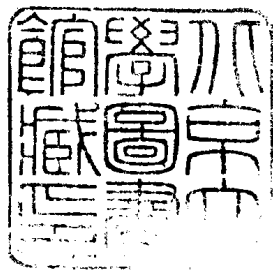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八四冊目次

翁山詩畧四卷(原缺卷四)

〔清〕屈大均撰
清康熙刻本

一

翁山文外十六卷

〔清〕屈大均撰
民國吳興劉氏刻嘉業堂叢書本

四一

確庵文藁四十卷

〔清〕陳瑚撰
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

一九七

賴古堂集二十四卷附錄一卷

〔清〕周亮工撰
清康熙十四年周在浚刻本

四七三

翁山詩畧四卷（原缺卷四）

〔清〕屈大均撰

清康熙刻本

中山圖書館藏

近居二載不與通半刺然心服翁山詩翁
山亦知余詩丁丑再至粵翁山歿矣吾友
凌儀吉與翁山交以詩最久翁山既歿予
詩其歿也卷帙寔多散失凌子肯為整齊
詮次之屬炳為之序余謂翁山產于蠻鄉
其人狂恠不盡滿于時俗然其詩雖冤家
此人欲殺諸國使其滅沒不傳豈可得哉
余名詩畧節取也四明有雪山人者吾服
其詩與翁山竝然卒以狂被禍其所著息
賢堂集世亦少見嗚呼狂亦有幸有不幸
也夫古越周炳曾題



翁山詩畧目錄

番禺屈大均著

卷之一

五言律 計二百六十四首

卷之二

五言律 計二百五十首

卷之三

七言律 計六十五首

卷之四

雜體 計四首

詩畧目錄

翁山詩畧

番禺屈大均

五言律一

遠遊初歸作

蘇耽成道返阿母大歡娛何意天邊月還爲掌上珠白華長
抱帝威鳳更將誰日夕流霞獻慈顏似鮑姑

舍弟大城刈稻贈以詩

今年風雨好汝稼有收成十畝妻努力千秋沮溺情雲歸
碧海秋草上寒城求祿非予意高堂白髮生

家園與弟種藥

先人好種藥遺我神農書與子理營業春冬帶雨鋤道從多

翁山詩畧

病入力是耦耕餘莫嘆生涯拙韓康此隱居

寒食

故園松楸裏君臣幾杜鵑卧龍成白首躍馬已黃泉風雨悲
寒食干戈失基田先人薇蕨在采采暮雲邊

二樵眺望

二樵一西樵一東
樵東樵西羅浮

海上青山好東西望二樵三秋觀海日半夜逐江湖宮闕金
銀在仙人素手招何當共徐市一去十洲遙

石樓下有懷

天邊二石樓水簾不上鈎玉女應如月白雲開向秋悠悠紫
芝唱處處羽觴流不見王孫逐猿聲萬壑愁

從軒轅宅入迷姑洞



東火

曉起遊珠峰行行花影重林鳥飛落月山鬼嘯寒鐘野飯芝
泉冽秋衣竹翠濃昨宵逢道士疑是七星松

宿金沙洞

谷口雨霏霏燕燕向晚稀寒花秋盡發孤鶴夜深歸松定聞
泉細峰高見月微幽懷如有待竟夕倚巖扉

欽州

野外稀禾黍城中但索馳愁聞新戰聞忍見舊山河荒服餘
交趾將軍憶伏波南征遺玉笛猶奏武陵歌

廉州

象郡元秦塞龍門是漢關天開珠母海地接桂林山交趾兵
頻入戈船使未還何時銅柱折吾見滅南蠻

翁山詩畧

中宿峽

天上猿千樹聲合秋雨哀二禺峰窈窕三峽水滌洞帝子吹
簫去仙人采竹來夕陽烟翠滿愁見望夫臺

任黨城

流口高城在將軍舊啟疆觀星知越霸絕道待秦亡虎豹三
關踞旌旗五嶺揚保民功不小祠廟遍炎方

度騎田

鞍馬何時息行行棧閣間天寒風落木日暮雨連山招嶺通
三楚柳江下百蠻遺民思義帝伏臘淚痕斑

從大小鷄鵲諸灘上郴州題蓮子精舍

山水頻開闔仙源不可尋水簾飛四壁花雨散雙林猿鳥聲

仙亂蛟龍氣自深扁舟今已矣漁父最知音

人日衡陽舟中

人日雪霏霏孤舟上翠微帆隨南嶽轉鴈背碧湘飛知已惟
長劍還家復短衣猿聲如送客薄暮更依依

南嶽頂觀日

中宵登嶽望開闔赤霞邊光采頻迎日空濛不見天蒼梧龍
馭失紫蓋鳳樓遷萬古湘纍淚東皇太乙前

湘陰

青草三閭墓黃陵二女祠風清聞玉珮雲暗見蘭旗湖口蒲
湘澗天邊鴻鴈遲容顏殊姣好公子未曾知

拜三閭大夫墓

——奇山青集 五言律一

三閭蟬蛻後玉珮堇湘川披髮重華側揚靈太乙前墓田滋
杜若宗國委寒烟詞賦開苗裔千秋哀怨傳

黃陵悵望

二妃埋玉處山壓洞庭波野外蒼梧遠祠邊斑竹多佳期愆
北渚離恨滿雲和靈降先風雨來聽衆嫵歌

長沙

熊羆開南楚長沙應小星城臨湘水碧苑接嶽山青帝子留
佳鶴娥皇隔洞庭徘徊秋月夜玉殿見流螢

有古玉故宮

漢陽除夕

漢陽江上客寂寞度殘年曉髮無朝日沉身有大川獨醒漁
父笑同病大夫憐此夕逢除夕清樽涕淚漣

漢口

漢口清秋夜雲霞寒亦稀新潮隨月滿落葉帶螢飛白首難
玄往青山欲早歸憑誰報慈母遊子有寒衣

荆門

巴水吞三峽荆門控百蠻山連夔子國天作虎牙關白帝秋
空外明妃夜月間行人憐古柳多向楚宮攀

豆葉坪病起

山靜長如夕微微樵牧踪有時聞遠瀑終日對高枰久病悲
歡盡新寒衣衲重他宵秋月滿應上陽峰

五老峰背觀三疊泉

我愛匡廬瀑無如三疊泉高高從五老飛落蠡湖邊石上池
——奇山青集 五言律一

明月日中令綠煙海風吹忽斷一半入空天

雨過坐三峽橋望石人峰流水

雨餘一片水壁立白雲端流過三峽亂聲入萬松寒復有石
橋月宜人秋夜看羽人渺何處相憶玉琴彈

玉川門精舍春日

三疊泉邊閣春雲映雪明聽松忘日永承露喜天晴谷暖蘭
先吐林幽鳥不鳴寥寥人境外一病入無生

秣陵

牛首開天闕龍崗抱帝宮六朝春草裏萬井落花中訪舊烏
衣少聽歌玉樹空如何亡國恨盡在大江東

望鍾山

一床茅山至蒼蒼煙霧濃神宮開六代王氣出中峰
臣始九天樓殿重臥碑當輦路春草未曾封

題招屈亭

楚人端午日招屈向湘沅河伯空交手巫陽不予魂蛟龍侵
木屋風雨蔽天門掩泣紛歌舞思君不可諼

舟入門門

曲折木蘭橈穿城四百橋錦帆風未散茂苑雨初消煙火合
春樹人家逐暮潮相思明月夜歌管爲誰驕

望天平

天平青不斷雪盡數峰分表裏背倚石朝昏在白雲樓臺橫
水出鐘磬隔花開採藥吾將老行隨麋鹿羣

一身山青暮五言律

吳門逢京兆杜子賦贈二首

我愛秦風勁無衣不自謀美人居板屋女子解戎朝嶽走三
峯勢河吞八水流君從關內至意氣正橫秋
姑蘇秋月夜歌舞亂如雲我亦吹簫至吳王不可聞徘徊金
虎跡想像水犀軍泉下三千劍光芒盡在君

懷祁六

賀監湖邊月風流憶舞筵星河花外轉樓閣鏡中懸長袖紛
留客清歌但承蓮此時君見贈西子沼吳篇

水濱

潯潯五湖口荷花遠接天巴陵遺地道林屋隱人煙樓閣波
海裏帆檣空翠邊名峰七十二爭向鏡中妍

胥口逢梅里諸子

一出太湖口芙蓉萬疊斜飛來天外翠散作鏡中霞之子梅
谿至相逢漁父家包山有禪客招手入寒花

題翁子東洞庭山館

東西兩洞庭吾愛莫釐青往日鷗夷子迴舟此翠屏君今胥
毋住門對太湖局旦夕懷仙意長歌入杳冥

從洞庭還東瞿子

芙蓉青翠裏昨謁洞庭君玉柱開天闕龍威導白雲靈書人
外讀仙樂夜深聞明共扁舟去還尋鸞鶴羣

吳江贈顧茂倫

月出承香洲吳娘唱棹樓垂虹楊柳暗鶯脰白蘋秋故國蒼
茫別美人遲暮愁夫君若萱草一見卽忘憂

禹廟

龍蛇盤禹穴窈窕萬峰連玉簡藏何處梅梁失幾年雙珪開
日月九鼎奠山川終古思明德謳歌俎豆前

姑蘇秋夕與余丈廣霞坐京兆杜子寓樓

嗟爾姑蘇客蕭然含暮愁相思二舉月獨立五湖秋吳俗輕
高節秦風急好仇今宵共樽酒感激與貂裘

春湖曲

士女春遊早梅花折滿船飛來玄墓雪香散太湖天漁父歌
明月夷光出紫煙鴛鴦誰似汝長在浣紗邊

贈李武曾灌園

平生慕農圃之子在丘園爲母藝花竹歲寒無與言人煙不出谷古木自成村兄弟枯梅舉一溪流到門

杏鍾廣漢

梁鸞頌高士最愛採芝翁一出安鴻鵠還棲林屋東子孫洞庭口耕作上皇風我亦能遺世年年桂樹叢

送王汾仲還新安便道訪石埭姚明府 二首

白雲歸白嶽道過陵陽峰爲我期仙令何時駕白龍愁隨一片月挂在九華松早晚思携手治城春酒濃相思似春水一路送漁舟自此臨流別湖名非莫愁庭閣君自戀京雒我空遊珍重南陔去崇蘭正可求

題龔柴丈園 二首

一 金日香 五言律 一

一

頗年遠遊去鸞鶴恨無羣采藥難供母逢山便憶君平生無素業萬里一浮雲愛爾丘園好徘徊至夕照

清涼山翠滴花藥繞開居半畝松杉外三春雨雪餘人傳高士頌地接遠公廬遙我爲沮溺相將此荷鋤

渡江

渡江神慘淡去國意蒼茫白首成遺老青春過異鄉山間京口濶水落海門長戰後黃雲滿旌旗更幾行

李驃騎置酒長干招同陳氏兄弟送子與杜子遊大舉

卽事賦 四首

張弩將軍在千秋肘法傳驍騎悲失路鳴鶴想橫天探過丹書裏承歡白髮前朋來因孝友盡醉鳳臺邊

紫髯何處真詞客杜陵來四座風流映三峰氣象開將子華白帝別雨上雲臺江左飛龍地明秋鼓棹迴

蕭條陳孺子黃老學多年貧賤非輕世精誠自格天鸞刀揮

社日翎羽拂春煙既醉驪駒駕歡娛惜此筵

如意堂前筑今宵變羽聲悲風吹木葉落月滿江城爭博同

句踐飛鵲屬慶卿丈夫窮不惜大器晚方成

同杜子入秦初發滁陽作

天曉滁陽望蒼茫大野開風威肅人馬煙色慘墩臺慷慨無衣賦艱虞不世才平生一七首爲子入秦來

臨淮道中

南望家臨海西往路向關爲奴無廣柳寄母但刀環積氣汗

金日香 五言律 一

入

淮浦窮陰覆楚山歲寒難自保風雪損朱顏

風陽 二首

神臯是鳳陽瓜瓞接天長仁祖勤耕稼文孫肅禘嘗塗山餘寢殿淮水入宮牆父老無多少依依陵樹旁

地插羣峰翠夫垂四野青皇基猶氣象帝宅自精靈木秀侵

周道貂蟬壞漢庭卧碑誰與守臣僕日凋零

具茨

帝受神芝錄天開大隗宮白雲迷七聖黃蓋導雙童有象成金鼎無爲合上穹龍顏如敝日瞻望具茨東

邠縣

雪晴行邠縣山色撲征鞍大道風沙暗孤城煙火寒蒼茫瞻

少室迢遞入西安臘酒裏陵美無暖行路難

硤石道中

天險惟陽西臨關萬嶺低水堅人馬滑雲暗驛樓迷疎石頻
當谷飛梁忽接溪幾家陶穴住煙火暮淒淒

閬鄉道中呈杜子

中條高積雪太華遠橫雲初日光相亂芙蓉望不分水開河
艇過風起微鐘聞明日蒼龍嶺攀躋定與君

首山

壺嶽舉山北連峰蒲坂東巨靈揮斧鑿黃帝采金銅翠障三
邊盡洪流九曲通茫茫天下脊形勢爲誰雄

登潼關懷遠樓

李詩集 五言律一

元

山挾洪河走關隘地開八州高仰屋三輔迫當臺戍晚樓
烏亂城秋班馬哀茫茫王霸業撫劍獨徘徊

西嶽祠

地引黃河帶天垂太華旋威靈揚白帝肅殺散高秋鐘鼓存
仙殿雲霞拜嶽樓憑將巨靈掌萬古溫皇州

桃林坪

窈窕桃林映天如匹練垂石門人獨入谷口馬難窺拂席飛
泉濕銜杯白日移神仙亦塵垢半壁玉棺遺

姚

東壁有小坑如棺形藏希夷

車箱潭

潭水車箱滿潺湲春雨餘上啼毛女洞中有得川魚龍曼銅

盤臂人臨水府居先朝遺玉簡靈氣發芙蓉
齊投金龍
玉簡其巾
潭通河謂天下第七水府也宋

雲臺峰

開道黃河底雲臺一穴通水簾橫洞口天井出空中一接茶
龍珠雙開白帝宮三峰南迴尺青翠更濛濛

歷千尺峽百尺峽諸嶮至嶽頂

臨崖垂半足飛上微蓮端玉井窺天小蒲池弄月寒白雲吞
萬象瀑水瀉千盤左右石樓敞吾將寄羽翰

飛梯何裊裊千仞翠微邊路滑愁春雪身輕墮紫煙峽中稀
見日花裏屢逢泉早晚携妻子同餐玉井蓮

青牛臺訪彭荆山

李詩集 五言律一

十

誰鑿芙蓉翠飛樓架此峰千山圍落鴈一床度蒼龍日射黃
河雪天搖白帝鐘王孫遊不返此地種長松

大雪西峰作

三峰逆峻皎萬嶺雪深濛玉女花頻散仙人霧欲空光搖尚
掌月聲亂紫霄風天地茫茫失驂鸞路未通

太華作二首

仙掌三峰立天門半壁倚蓮花園白帝玉井出明星橫度蒼
龍登高歌落鴈亭河山襟帶盡兩戒據天經

昨夜聞長笛依稀鸞鳳音三峰吹落月一半駐空林人道水
簾裏玉姜之字時弄翠神仙不可接悵望白雲深

荅王六惠寫中

叔夜能台殆利頭已有年飛蓬悲髮乳墮馬愧枚妍時在生

渭川

渭源從鳥乳東走向黃河勢到潼關大胥流沃野多雙橋象
牛女七水滙風波往日皇威震呼韓緩轡過

三原題杜子草堂

從君來谷口日夕賦閒居田傍池陽數門臨鄭國渠峰高先
積雪花落細沽書太舉勞相導遊仙駕鹿車

三原人日作

春水流漸滿雙渠接瓠中橋橫清峪澗城倚仲山雄遊女驕
人日新粧儼漢宮慈梅猶凍雪著柳已光風

全口詩集 五言律 一

登慶善寺閣

三原城西

駐馬鄆原下天晴眺寺樓池陽城對出清峪水中流貫酒乘
春風歌散暮愁梅閣千萬里歸及馬橫秋

送晉人劉六茹入舉山兼寄彭范二道者

魯國信男才黃齊尚不希昔當猛虎步今叩老龍扉日觀辭
汾海蓮花攪翠微舉陞雙隱者蘿薜好同衣

張穆之爲子書支公養馬圖

支遁憐神駿今朝得紫駟風沙生素練剪拂向高秋半落千
金骨蒼茫萬里侯舍毫何慘淡憐爾在林止

荅毛子

總角逢君日羊城正卜居心摧哀痛詔淚洒治安書倉卒貽

蘭草飄零附鯉魚時聞騷些曲沅上弔三閭
魚意秋蓬轉重逢在晉陽解憂如王樹舍垢亦龍章鳥鵲虛
驚月芙蓉不拒霜相看疑夢裏高詠慰參商

離亭愁執手嘉會不崇朝假食歌聲苦從軍塞路遙文章沉
百草斂力盡秋鵬三奏金箭濕胡蟾慘不驕

我愛吳音好悠揚國士風美人懷別鶴清夜拂焦桐月迥秋

河失花深鏡水通天風吹不散一曲彩雲中毛子吳人

晉祠二首

風雷經一木松柏貫雙溪注向橫汾北來從懸壺西霸圖煙

漠漠王跡草萋萋蟋蟀催遲暮王孫思欲迷

一水解離老泉名交流出晉陽東西穿古栢左右結飛梁報祀

全口詩集 五言律 一

三

追桐葉雅容見袞裳金沙不可拾月照一荅荅

贈汪子荅文

吳人

兼鴻嘉游札肯向姑蘇臺意意延陵子今逢劉北來爲君奏
風雅是日陳樽壺曲半新聲發宮商待爾裁

荅荅文

君問羅浮裏仙靈事若何須知蝴蝶大更是梅花多時有麻
姑客紛從翠羽過峰巒勝處獄四百玉嵯峨

送岑金紀之趙

使氣誰相讓紛紛俠少場休從句踐博今與仲連觴日照漳
河白天連代草黃邯鄲饒挾瑟知爾樂無方

登馬陵

俯把中州盡河山表裏來天懸句注險水調孟門開一笑雄
圖失長歌故國同遊從孤突廟直下馬陵臺

信都

歇馬風門望襄州秋色開太行盤鉅鹿漳水遶邢臺閭里聊
爲俠皇天不愛才當時趙魏霸誰繼武安來

沙河

濕餘諸水落南北作沙河夾岸離宮起飛橋御盤過華華天
陰在感漠羽林多此日餘煙樹徘徊奈夕何
漢帝朝陵日沙河駐翠輦宸樓春水上玉几白雲端重鎮軍
都極長城下口盤自天來疊嶂龍虎萬年安

展思宮殿在何日 肅皇年列聖著高色 諸陵枯柏煙黃

身山詩集 五言律一

花通御氣紫雲振長鞭一路金湯固其人自守邊

三宮撼大漠九塞扼居庸羽衛何曾戰九泥本可封諸堵爭
折盜萬國夫從龍牽路沙河曲婆娑煙草濃

銀錢山

銀錢若翠果 先帝有損官衰草榮金縷高天墮寶弓遼陽
來獵火秦地起悲風心共桑乾水千秋繞漢宮

不及東西井義義亭殿開單于封樹去故老歲時來萬古啼
烏怨三秋落木哀中消陪玉匣誰莫自頻杯

渴龍春秋恨千戈禮未成一抔秋草滿萬里朔雲平白日沉
蒿里青山斷寶城微臣有蘭杜何處薦皇英

結語

險絕太行北居庸第八陞長城橫塞白堊噴通天青未可憑
飛將何當棄大寧宣遠中路斷此地豈藩屏

龍虎臺

漢帝親征日楊威龍虎臺翠華迴朔漠天壽起蓬萊太液桑
乾接佳城玉帶開萬年宮樹在鸞鶴獨飛來

八達嶺

俯視神京盡居庸若建瓴出關胡草白入塞蘆山青千帳牛
羊繞諸陵雨雪局元人南北口此嶺作藩屏

宣府作

往日多遊幸雲州作帝家離宮臨馬渠御氣繞龍沙青接明
妃草香傳蕭后花羽林軍散後淒切任吹笳

身山詩集 五言律一

遼后多遺跡人憐避暑宮塞花明寶曆邊月滿驪弓二水桑

乾合三雲大漠通花園經上下歌管慰靈蓬

上下花園遼后種花之處

烏金

烏金營裏市馬乳點茶香漢女燒銀鼠蕃兒騎大羊粗顏如
糞土白骨作垣墻向晚吹蘆管烏鳥斷客腸

佳人

佳人回鵲裝衣帶內家香一曲飛龍引思君淚數行空後悲
夜月眉黛落秋霜辛苦良家子年年向戰場

贈文及先丈

往日商山皓相知有子房英雄如女子高尚亦君子今代無
芝草此翁惟我獨行年過八十亦足傲淮陽

庭居府有感 三首

崖石爭盤束羊腸不可攀
塔留番字古城設漢軍開小作彈
琴吹微開納款關中幸無鎖鑰辜負萬重山

嶺出岩崖上窺閣若井中水聲千尺落林響萬山同地許孤
城扼入改一語悲風吹不盡戰血染沙紅

北口連南口雙峯壁立多峽山迷一綫陞水阻重河間道松
林有潛車半夜過錄來天險地容易倒前戈

岔道

八達資屏障秋來鼓角雄上郡西出延安北門通馬湯街
冰亂狼驚入艸空 宣宗遊獵地不與四樓同

逐禽

分口詩集 五言律 一

鷹隼秋輕疾風霜激羽毛逐禽千里遠卓馬萬山高莊莊養
偏飽晚封臥不牢臘肉河畔月寒影惡征袍

謝天壽山 六首

文章當正脈 列聖繞中峯地作諸華福山爲五嶽宗東西
金殿起左右寶城重雲氣如宮闕高麗六龍

豈意千秋後空餘龍鳳門白狐登鄉榜肯續入文園主朝陪
刀壞銀泉浴鏡潭維門照眼淚霏酒 列朝恩

夾道雲龍任橫空日月樓金波鴻鵠動玉氣白虹潛命可中
華水功爲萬古謀豐碑無一字瞻仰淚頻流

十道穿橋水千林拂殿枝飛騰神馬在興廢石人知盛火炮
音鳴如雲壓王舞邊清虛內外無計設軍機

二月東西在諸妃莫木崩 國朝稀廟寄宮女少陪 賦雨
爲瓊淚滴雲似絲未凝終古開瑞瑟淒淒無不勝

陵家紛紛望 先皇骨肉舊小王陪王匣貴王接珠丘街石
瑤姬恨吹簫子首愁白楊風颭颭誰與與與清秋

赴昌平州作

可憐 陵寢地千重艸離離二水沙河在雙橋御道移水泉
邊馬識風飲野駝知亦有城頭月蒼蒼似漢時

日食

陽回逢日食慘澹闕門邊黑水無全地黃雲有半天魯陽戈
尚在羲仲御應旋萬里蒲甘國龍旗正倒懸

白髮

分口詩集 五言律 一

白髮羞明鏡青春老異鄉醉過邊艸綠夢怯游天長音信乖
鴻雁庭閣傍戰場寒衣誰與授妻絕玉門霜

冬夜宴趙將軍宅

騰脂邊女豔雨雪地地紅小隊銀箏合淡情玉盞通歌長愁
落月髮白慙驚鴻明日城西獵還將舞袖同

膚施客舍作

今夜宿高奴大寒尊酒無風驚聞墮雁月過見飛狐寒難
障漢黃河三眼胡千秋無定水鳴咽爲扶蘇

偏頭關作

往歲搜河套誰令飛渡頻三關元情伯諸將故邊巡市口黃
雲飛雪滿山腰新修美休野營荒草沒

萬里干戈路間關真可憐心從天北飛眼向日南穿楊僕舊
船在唐蒙築界傳牂牁春水漲直至石門邊

送吳子歸河中

昔年上泰華遙望薰風臺一片蒼梧恨茫茫天外來若今蒲
坂去門對首陽開並向夷齊墓松間掃綠苔

懷慈公

聞爾蓮花客新樓銅井山飛泉爲玉塵明月滿松關戎馬時
方急難浮我欲還相思蓬海隔流淚損朱顏

有贈

淒涼淮海上一飯進王孫龍種無人識天潢幾派存浮雲迷
紫極蔓草失朱門珍重神明肯風塵莫受恩

金口詩集五言律一

望三塗

壁立如天關三塗險在前陸渾雲曉曉伊水雪濤濤逐波過
雙洲尋弓落一鞭當時幸有淚霑酒爲東還

贈田子約生時在雁平備兵幕中

天險俄堪建關高雁不過股肱憂漢帝節鉞使廉頗幕府才
賢大軍儲計畫多邊花初破雪香泛玉壺波

輓王安生

三首
右序

安生江陵人名席民嘗爲大中丞胡公際亨書記達州城
破胡公不屈歿安生與諸客皆就縛臨刑諸客仰天哀號
涕泗被面安生獨慷慨請死監者壯之爲言於王帥悉減
死分籍平伍安生遂得隸參將趙君籍中趙君異其才請

爲上客借守雁門邊城多暇輒爲詩悲涼悽恰人無知者
竟鬱鬱以沒予傷其苦節隱忍爲詩吊之云

雄臣馳驚日慷慨詠法風赴節人誰力謀軍爾匪躬千節沉
白帝一矢落冥鴻遂使王孫草迷離朔漠東

飄零軍祭酒老向雁門營北海難語南枝鵲易驚魯連無
王氣猶剩有金聲涼劍空歌裏何知後世名

壽命非金石邊州歷苦辛憐才多走卒酒淚更羈臣龍性馴
何補枯枝龐有因遺音幸不墜騷雅與同倫

東莞伯

狂時雄保障功在祝融墟帶礪盟猶在山河昨已除不稱南
武號頻上黃龍書此日知王命英雄總不如

金口詩集五言律一

獵

日暮歸千騎騎嘶鞞風盧溝衰艸外督亢亂雲中鞍上齊
傾酒營前各祭弓誇稱小郎主射得一黃熊

臨洮

伊昔臨洮戰幾樹吐谷渾將軍頻失道天子不垂恩豺虎無
聲過城池幾處有空餘青冢月長照黑山魂

長城二首

一片長城暮邊聲不可聞月兒秋月月下笳吹動成羣榆柳迷
青海牛羊下黑雲今年高太白努力漢將軍
屬國無三衛中華有一府關人分鎖鑰偵帥作金湯地產邊
才少天行劫運長六龍殊未遜出沒在沙場

獨宿天難曙孤征日易曠夢魂青塚月涕淚白登雲書斷隨
陽鴈知連守凍軍代王宮咫尺枯杆車愁聞

邊夜

萬古明妃月光含漢苑愁無邊羌笛怨散作鴈門秋白露沾
禾濕天河接淚流南飛鴻鴈盡何處寄離憂

已恨

已恨關山潤還愁鼓角悲家食難在外年長易傷離弟妹柔
農苦園林風雨避夢中見慈母白髮總如絲

贈張穆之謫馬

今代推曹霸紛紛絹素來真龍誰解好天馬白無媒萬里從
軍夢三秋伏櫪哀何當將汗血雷灑拂雲堆

身自詩卷五言律一

贈別頃州劉子三首

君昔蘇門隱移家自汝陰孫登善長嘯和引夏峰淡白日依
毫素流泉出玉琴清虛抱天識軒冕幾沉吟君常就處士孫
鍾元居蘇門之

夏年

還如山吏部幽賞竹林風賓客誰名伙平生一阮公惟予繼
光祿作詠及安豐亦自能荒宴相逢樽酒同

陳思白馬篇遊俠寫當年王霸今如此神仙亦偶然虎頭吟
墨妙龍性養朱絃官舍風吹竹清涼似百泉

將從鴈代返嶺南留別

漢壘懸高柳胡門控太行三年愁山塞萬里夢還鄉馬門渾
河雪裝沽白草蕭蕭無才替教木蕭索行裝

太華當秦關終南作漢標圖書藏玉井兒女下青霄信美非
桑梓言歸逐海潮三閭元隱士費爾小山招時自華
山來

高商峨口月萬里照邊愁白鴈銜霜信明河掛戍樓庭闌南
海隔井日朝天留去住難爲計悲歌歷九秋

鴻鴈南飛盡子將大庾還紅梅探漢驛玉枕度秦關上客青
雲迥先人素業開離心同落葉一夜滿秋山

重別周量六首

流落真無計依人古所難自憐因老母不敢謝長安骨肉歸
鄉保關山去正寒勞君治行李岐路泣相看

豈小簪纓客無如桑梓情相依期白首此別見平生孝友慚
諸弟詩歌慕兩京才華竟何益早去事躬耕

身自詩卷五言律一

炎洲山水好秀色滿烟霄與子爲兄弟東西若二樵相憐皆
昔翠自媚蘭若此日京華隔子行秋沈寥

聲詩滿京國大雅似君稀不有黃鐘泰誰知自紆非先公尊
人

先生多樂府西漢一音微更作離騷傳佳人志不違
羅帶雙帶時一半是蓬萊風雨時離合波潮若往迴寧無蠅

蝶測不及鳳皇臺文獻曲江後須君接武來
不單人老大種柳已成圍羽翼中朝少堪鹿故園稀微言及

贈王子阮亭三首

今代青雲客漁洋麗句多芙蓉開曉日鷓鴣深金波擁傳揚
州去還鞭上苑過玉鉤斜畔月水調奈君何

朝耕樹樹吟暮拂洞庭琴楚客元多怨佳入最賞首先臣有
芳草移植羅浮陰採擷沾行露憑將答所欽

昔年尋白社君贈廬山謠以我棲禪寂相思不見招北來望
宮闕又欲返東樵喜爾客臺上殷勤玉珮環

荅錫鬯

白日今誰照途窮總苦辛亂離難自食高尚易違親水咽
蘇谷花愁紫塞塵凄凄知已淚千載一沾巾

馬上

馬嘶曉橫吹征夫心最悲邊雲多慘淡隴水易流離翠嶂盤
度邑渾河繞微祠時艱思用武未忍采葦芝

望田子

金山詩卷五言律一

主一

天寒左射獵君向大同川紫兔懸鞍後銀筵在馬前沙城迷
積雪橫山出驢烟口暮行人盡關門待玉鞭

贈雙子

晉詩仁漢始誰謂楚無風我祖離騷賦人稱小雅同明珠貽
下女草草思童蒙之子荆南起還將樂府工

贈子

古今多苦友辭章世所希今君鳳池上文承更玄暉我愛添
江練來舉青鎮閣親勞折紅蕖高詠送將歸

贈別顏修來四首

終南天大阻萬里翠鳳急去茂樊川酒來君紫閣雲英辭金
石奏初服道蘭薰西望方流月驪駒惜已分

斗柄垂雙龍門控大河精靈從此得哀樂向來過白帝開
珠闕蒼龍引玉珂登臨吾與汝萬古一高歌

相岱臨東魯高高作地宗神光探日觀元氣會黃鐘陋巷終
歌業先人組豆容孤生子有竹願託丈人峰顏爲復聖之
舍曲卑人也

我憶炎洲好乘秋返故鄉鷗鵠長向日桂樹不驚霜別酒愁
燕市征車苦太行青雲君已達應自惜圭璋

陳正子方仲樞遊五臺作三首

公子追康樂名山挾少文鵬浮二峨木馬蹴五臺雲北松連
陰翠黃沙似夕驪酒酣能射虎不必李將軍

並騎登巖岫行行紅葉淡五峰秋積雪雙瀑日穿林孤鶴先
知曙神龍善處陰先朝鐘鼓在草莽最驚心

金山詩卷五言律一

三

雪擁山花落隨風入翠微木崖愁馬滑霞壁羨猿飛高尚何
會得伴狂亦覺非林泉殊可住無奈隔庭闈

荅杜子

萬里高堂月光從漲海來衣裘軍幕冷節管戍樓哀高舉思
黃鵠嬌歌厭落梅音書頻報爾秋別白登臺

武安君廟

往日多奇陳飛揚殺射夫今真如處女出門掃林胡伏臘三
關淚兼并百戰圖代州祠畔月英爽風虛無

永平

碣石懸天柱虛龍接北庭海吞滌漆白山擁薊遼青古塞燕
王桑雄關漢將威名思李廣猿臂瞻朝廷

唐晉王祠墓三首

代北威名著飛揚射馬鞭長安迴帝駕天祐紀臣年三矢山河啓千秋俎豆懸從來賜姓者獨有晉王賢

發憤收京閣當時節度無奸雄紛紛據父子一征誅輦路迷秋草陵門怨夜烏三垂圖上淚老去惜維圖

河代丹青妙雄姿動武皇精靈猶白日弓劍已秋霜石馬嘶風急沙河繞寒長應州金鳳井霜氣共蒼蒼王有畫像武宗取入大內

九日

西風吹白鴈天半落秋聲感此無衣客登高賦不成并門橫大漠潯水繞長城惜別那能醉樽中酒自清

謝牧將軍

身山青馬五言律

三

無事客邊西名王共角觥飛騰空射虎汗血狂成泥蘇武猶生丁安離已夢妻無繇持報漢慙何朔雲啼

寄伯休

陰晉樓雙舉弘農會兩河關門春水潤馬首白雲多海日搖蓬閣天風拂玉珂向來登眺處哀樂奈君何

平刑二首

全晉咽喉此城橫萬疊山西屏句注塞東控紫荆關砧杵三秋急旌旗一代開天心元朔漠臨眺且開顏

寒垣寒太早裘馬懷秋分山雲爭初日河冰亂白雲一關天上度雙角月中聞故國南歸好無因逐鴈羣

武靈王墓

威靈傳主父四載霸山東六國朱旗即三胡紫塞空涉丘留大塚夏屋失離宮長技開中國誰思騎射功

愁

養生苦不早四十更情深親在寧言老愁多欲廢吟天長迷朝馬月冷急秋砧淚向他鄉盡將歸更滿襟

送別祖公先生五首

父老蕭蕭欲惜關河節鉞無安危誰可寄出處道同孤露冷邊庭草霜啼憲府烏自今公燕罷文采盡窮途

七路關山險藩侯清嘯邊翠屏開大漠丹嶂夾高天一腋孤裘助三盃劍術傳同心免絲草歲晚更纏綿

滹沱鳴咽水雙淚共東流蒲葦依盤石雲霞媚素秋千人因

身山青馬五言律

一

老母越禮愧諸侯君獨容任簡圖書慰遠遊接劍涼風出雄雉傷前飛靈舍愛子魄光助新王威一日悲

歌合平生遂使非殷勤解相贈憑此報恩暉

秋來離別盡知已更情傷感激因尉鈞飄零爲稻梁園葵復待日向鴈已違霜明歲重開府招尋定不忘

保定重別祖公

去盡鴈門客無依餘片雲佳時託瓊樹鸞鶴共紛紛幕府虛秋憲潯池但夕曛何當遲旌節重向朔方軍

三年求菽水流落向人看臂力風塵盡裘馬雪寒非君重騷賦之子在游盤揮手此爲別依然行路難

返顧同黃鵠將分戀玉杯淚從今日墮愁自故鄉來夫子且

絲竹中原尚草萊夢中如識路應向誰公草

送天生 三首

萬里未知已從君旅鴈門作期那再得歧路竟何言高尚難
爲客居沽易感恩思若春草處處逐丁孫

白雲來市井爲母一吹簫馬度關山險帆歸漲海遙壺梁漁
父與王叔美人要羨爾南陔去春風蘭杜飢

不爾丹青樹終南地絡陰道隨春草長人與白雲深聚鹿鳴
相召義皇夢可尋時時望黃鵠一寄歲寒心

別田約生 三首

安妻秋夜月萬古玉關愁雲漢隨天轉霜華逐水流高堂懸
海嶽絕塞託旂裘又別同懷子驪歌欲白頭

翁山詩略 五言律 一

三

慷慨風人度飛文駿馬邊羽聲悲不止劍擊氣無前別緒縈
春草離心逐玉鞭河梁頻執手日暮兩凄然

君家道淅祖垂釣日多魚湯沐先王舊格極孝子餘 詩人
未母兒童催白髮君父託遺書早晚還桑梓蕭然賦樂枯 則先生

留別陳子

之子賢兄弟殷勤念旅人三年共裘馬一旦作參辰麋鹿歸
山澤文章托隱淪所期敦令德莫負歲華新

塞北罷遊獵江南思采蓮高堂有書札久廢東臯田別爾漁
陽路愁懸鴻鴈邊臨鴈無可贈只此白華篇

別天生 二首

故園離亂後萬里背春來市井多恩怨詩書一草萊若非此

鵲巢定愧白華開吾子同將母秋江馬首迴

知君他夕夢迢遞廋關西應看木綿發莫聽鷓鴣啼我家殊
海曲當戶綠楊齊更入羅浮去烟霞路恐迷

送麥生

人生故鄉好親戚使情多常歎遠遊者無如山水何若歸畢
婚嫁莫即浮滄波往日陶彭澤田園事匪他

折口

折口孤城在橫當晉上遊山包寧武戍河繞秀容樓設伏宜
天險防邊及早秋太原此門戶諸將莫輕裘

軍中

白日消愁獵軍中一事無花驄盤雨雪塞女瀉酖酥入向黃
翁山詩略 五言律 一

三

雲老春將白草蘇平生王霸畧盡與酒家胡

長與既高潔妻子亦冰清白首堪偕隱青山不用名依人愁
鴈塞將母憶仙城萬里車同挽明當故國行

別倪子

亂離爲客早與爾一浮雲母在身難許年衰道未開離筵臨
廣武岐路指橫汾努力還桑梓天南有鴈羣

雪中陳挹蒼饋酒

故人念風雪相送一尊來是日梅花下中閨錦瑟開大歡惟
惟子遠望尚高臺期爾秦淮曲春晴共舉杯

呈周樸園

平生五嶽遊今上謝公樓樓裏多山水空濛雲氣流先生有
富故鄉在南海夫子有羅浮置我丹青上芙蓉四百秋羅浮

餘幸

秦牛雙毛女秦時一丈夫相逢白雲際共結合歡孺子亦同

夏子鴛鴦玉井俱高堂臨海嶼歸去爲親娛

岐岐白華安公爲處子師補自同東哲教我在筌詩將母慈

無計十人已後特烏啼空自苦日夕白門枝

人日秦淮上值內子生辰賦贈二首

萬里從關塞相將負歲來爲憐菴葉渡木嶺海珠迴海珠石在廣州

牛日逢人日杜臺倚鳳臺梅花頻采采爲子汎春杯

旅食江南日相依幸不孤慰情慙弱女養志及慈姑雨雪侵

一命以詩吟五言律一

雲髮驚花待玉壺年年人日好白首此歡娛

贈陳子新昏

秦嘉美才藻昔賦述昏詩今子綢繆夕能無仇儷辭月明遊

笛步花發合歡枝見鴈爲卿弋翔翔昧日時

谷伍七丈惠藥

蝴蝶作莊周伴狂世上遊有身惟殉道無地可埋憂月出先

微雨梅開後素秋承召念寒疾藥石重相投

羅顯甫以角弓贈行

丈夫求一飯不到孟嘗邊貧賤多知己飄零及壯年親勞角

弓贈申以紫駟篇此去非遊獵堪應滿朔天

病中對酒作

全骨不須變玉顏應自醜離離問道早貧賤著書多今我不
爲樂他人亦已歌集陶大招君莫故來往往在風波

寄姚子六康時爲令石埭三首

聞君挹井溜日夕訟堂閒人道羅浮月飛來天柱間子安有

黃鵠肯送故人還還及梅花發未明更掩關石埭仰古陵陽

者飲陵陽丹溜泉與其弟子安騎黃鵠而去子明

曾爲令陵陽六康宋近羅浮石埭有天柱石故云

昔向三關去今從五嶽歸紅顏辭子女白首見庭闈任俠成

何事遊仙亦覺非歲寒行役苦將子念無衣

信陵去已久高義在夫君我亦居沽者諸侯莫不聞昔勞贈

贈余鴻客

寄日清吟五言律一

歲寒鴈門鴈來及江南春向爾池塘裏雙雙棲白蘋高堂在

南海少婦自西秦萬里寧親去從君一問津

荅陸水修二首

平生愛吳越山水足登臨有友皆高尚如君最素心錢唐昔

相見湖北此招尋思我新詩好洋洋破玉琴

五嶽初求道高堂兩鬢霜自從居市井不敢薄詞章翡翠空

毛羽雲霞自混茫夫君一知己感激未能忘

爾愛沉香浦著草多夕暉時令明月出鴈負碧天飛欲訪難

移棹臨分重攬衣白沙橋隱處吾自玩芳菲

子遊頻陽遇彼美符所夢焉贈以詩三首

湘紫魂越散端賴美人招故國無三秀佳期有二姚神光離

復合幽夢暮還朝不道襄王賦頻將玉佩要

南楚來萍實西秦遇薜荔舞驚王廟里歌掩美原城薄夢爲

媒約多情愧友生思爲連理木枝葉何冬榮

風吹珠海月日照弄珠人窈窕匏瓜匹徘徊子夜春驚鴻翩

欲舉墮馬驚無倫太白金陵子風流繼後塵

答定上人

乞食元吾道蕭然似古狂九訝驚市井一笑受盃漿世能從

輕薄仙源自渺茫逢君人外賞把臂竹林傍

題戴務施小田圖

與君沮溺心農事懷江陰昨夢水田鷺飛過青竹林朝來作

圖畫春色東皐深安得耦耕去還爲桑者吟

翁日詩卷五言律一

鶴舒帶

英雄多羽化高尚更安期豈乏留侯舌羞爲霸者師登臺駕

步鶴涉海握神芝父老蒼蒲會千秋空爾思

贈朱大

少小逐遊俠騎行白鼻駒昔逢宋如意今得魯朱家拂劍舞

秋月閒情臨暮霞高臺有歌管斟酌曲中花

贈黃勉思 二首

嗟君問里使金盡欲如何亂後田園少愁中鼓角多將軍無

細柳漁父且洽波懷有遺書在行行避紫駝

盧墓今何去西樵瀑水西故人思寄子居士已無妻未敢忘

溝壑何當罷鼓鼙離亭相送後風雨各凄凄

以下原缺

翁山詩畧

番禺屈大均

五言律二

漳州作

赤龍飛作漢玄鳥降生商帝統歸中夏皇靈戀故鄉光華金

鏡在精爽玉衣揚終古份榆社人祠太上皇

渡淮

長淮愁不渡駐馬向秋風天人黃沙暗人歸白艸空塗山餘

王氣泗水有離宮父老思堯德謳歌尚未終

登觀象臺

飲天山峻極西接獨龍崗樹色迷長樂鐘聲似景陽帝王空

有廟星宿不成行此日觀乾象愁心黯未央

覆舟山下

千年龍虎國悵望一平蕪風落臺城柳雲沉太液湖大江流

王氣遺殿怨棲鳥玉樹歌良苦英雄莫據吳

訪錢牧齋宗伯芙蓉莊作

四面炮波繞藏書有一樓興亡元老在文獻美人畱橋細穿

荷葉舟輕及素鷗愛予初命筆交廣有春秋

于忠肅墓

一代勳猷在千秋涕淚多玉門歸日月金券賜山河暮雨靈

旌捲陰風突騎過墓前頓拜手願借魯陽戈

錢塘觀潮 三首

子胥乘白馬天上湧潮來雷破江門出風吹比軸迴孤舟凌
瀟瀟雙笛引悲哀欲作枚乘賦先揮張翰杯

千里江湖勢奔騰禹穴前蛟龍爭水國雷雨戰空天長劍中
流拔孤帆落日懸誰言天堦險飛渡有存堅

百越支身久孤臣白髮多棄梓浮岩澗洗甲挽銀河勾踐心
殊苦申胥怒未過乾坤誰砥柱俯仰重悲歌

謁謝皋羽墓三首墓在嚴子陵釣臺南軒

君事文丞相曾蒙國士知漆身追讓讓埋骨傷要離露夕鶴
寒冷風秋涼彌悲墓門誰拜手淚滴白楊枝

孤臣餘犬馬後成亦浩然血淚長江瀉愁心朔漠懸千秋蘭
麝土萬里虎狼天雷待冬盡樹凌霜自宋年

金日諫客五言律二

六帝橫宮沒孤臣坏土留可憐秦望月不及富春洲昔恨啼
黃鳥新悲值素秋精靈依釣瀨長與客星遊

題許劍亭在早羽墓前

一劍君誰許燕中就義人剖心懸日月披髮上星辰故國浮
雲碧荒亭古木春嗟予猶隱忍何以報三仁

與客遊陽明洞

陽明仙洞口與客共攀登注酒泰皇遊探書大禹陵山開蒼
樹出泉落白雲崩猛氣真無敵呼風放角鷹

人雲門作

平生山水興最在流沙洲夏入雲門去青山一陪秋風含可
磬度水帶落花流白乳泉甘甚簞瓢足久留

孤生

街草鹿鳴鹿呦呦春澗西介推惟負母弘景未歸妻遜世心
無悔遊仙路不迷瀛州山水好兄弟且相攜

題張二丈山房

窗戶掩雲煙山翁春正眠瓊瓊等手好燕燕書心玄呼鳥掌
中食舊僧花裏禪幾人能白髮珍重采芝篇

贈尹子

嗣祖超朝日謀猷動至尊孝須承諫艸忠可繼天垣花夢枝
枝好鷄雛一一存述昏新有作文藻亞諸昆

贈人學新婦

良人新葛勃國子舊仇香二月迎桃李三星下鳳皇讀詩陪
金日諫客五言律二

刺繡采藻及芬芳警戒鷄鳴好先人德業長

寓蘭陵別業作

五年遊五岳三度下三湘故國臨珠海初歸得玉堂山公愛
名飲邀我竹林旁復道詠懷好高情寄八荒

問查子有家信至詩以戲之

接佐方盈尺門人遠寄將生憎雙野宿不續一鴛鴦夜月愁
梅嶠秋風冷游昌越娥休更問點鬚已微霜

懷沈武功

勾吳多好友不及爾情深昔見如瓊樹相依若雅琴愁生落
花處夢繞包山陰吟詠內書罷松風吹好音

西樵碧玉洞作

斷峽開青工飛泉掛白虹光搖千尺雪聲亂 天風臥石虎
衣冷披苔鳥篆通茶人半紅粉掩映翠林中

萬家洲晚眺

楊柳秋含蕊芙蓉暮飲花林聲全似雨海氣半成霞島宿煙
村寂人歸石路斜月明思一醉隨意向漁家

家園采菊

東籬花數木成歲後重陽灌漑慈親力清冷處士香摘來添
菽水餐去帶水霜一卷離騷在清修不敢忘

索居

永服曉丹盡圖書換米餘養親生計薄求道世情疎兒女催
華髮親朋吟索居黃花寒不落歲宴欲何如

五言律二

吊淮陰侯

天奪英雄墜三分勢不成伴狂悲劇微變詐恨陳平雲夢秋
風急長淮夜月清可憐伊呂業千載一沾纓

宿陳藥長凌寒軒作

今夕第堂宿不知秋雨寒故人同枕簟清夢滿欄杆葉落驚
山鳥林香識夜蘭愛君詩句好吟到曉鐘殘

途河不借往桂林

桂林襟五嶺山翠盡成嵐去逐湘江北歸從灑水南故人待
徐孺太守是稽舍巖穴多勾漏行春共玉驂

石城旅店

歸來鳥鵲好絕勝鳳皇飛野艸偏多艷含花露不晞與姑炊

午黍爲客絕春永岐岐茅茨月良人樵禾歸

苗烈婦輓詩 四首

烈婦平涼人增城參將苗幹臣之女也聰穎嫻詩書參將
馬愛以胡博羅之子其敬爲美士使委禽焉丙午秋其敬
自平涼至就婚烈婦年十五矣莊事舅姑虔修內饋和柔
婉淑動遵禮規暮年產一千其敬遽卒烈婦哀毀成疾誓
以灰殉舅姑婉詞慰解勸之服藥弗從也泣血七日竟厥

吊曰

二八蛾眉女將軍掌上珍從戎來百粵挾瑟自三秦蕭史乘
鸞日羅敷采葉春桃花甘短命一灰殉良人

夫壻平涼至飛揚萬里鞭合歡蝴蝶洞 在羅同夢素馨田衛

五言律二

玠人看殺陶嬰自可憐孤鸞不飲啄比翼向黃泉

阿舅羅浮令初移鮑說家可憐勤撫字不得鍊丹砂有婦爲
黃鵠無兒比白華返魂終已矣酒淚滿煙霞

猶能辭老父不忍視孤兒慷慨摩笄日從容絕藥時無山堪
共穴有樹已連枝四百峯邊石先題幼婦辭

答陸子餽藥

哀樂銷人盡中年貴遺情無才營服食多病愧平生月冷含
霜氣風悲帶葉聲感君頻饋藥高舉覺身輕

懷魏守

平生魏雪實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沒三年不鼓琴文章感
禹井涕淚滿山陰向夕聞悲築魂應起壯心

江皋

江皋春色好，雪盡陽來遲。女晴初出，梅花展正，開憤門爲口。賁竹葉是愁杯，自夫久蕭侶，無心上鳳臺。

讀陳勝傳

閭左稱雄，日漁陽適戍人王侯，寧有種？竿木足亡秦，大義呼豪傑，先聲仗鬼神，驅除功第一，漢將可誰倫。

秋郊燕集作

披髮穿行，已淒涼去國身，龍蛇無四海，日月在孤臣。淚洒秋江滿，愁隨白草新，相逢聊取醉，莫作別離人。

春日喜從弟無極至東莞賦贈

我學老萊子，婆娑膝下時，弄雛殊未已，采藥更何之。汝自主

寄山詩集 五言律二

五

峯曲來尋澗，水涵林中無所有，祇瞻白華枝。

與子傳家學，離騷廿五篇，楚人元善怨，漁父豈爲仙。以道娛

贈卜者陳生

往日松山戰，而翁出漢家，主恩酬馬革，臣節著龍沙。令子

寄龔榮文

我友推龔勝，會同倅，穀來人間無不可，鸞鶴莫相催，待奉白

喜陳元孝舉第三子

四十慚華髮，懷中一子無，爲君頻緩帶。

語云：一人生有婦，印子三人緩帶。

生珠元孝新清廟琳瑯器，沙塲汗血駒。先公忠可憫，天意在諸孤。

謝李丈惠菊

陶公有秋菊，多贈九華枝。最勁先朝木，純黃後土姿。香含霜

出門

守道難無悔，遭時未免愁。何因入泉石，不敢負春秋。豈以妻

別稚女

稚女難爲別，臨行淚欲揮。可憐初絕乳，未解一牽衣。念爾在

寄山詩集 五言律二

六

憐渠繞門歲，無母已期年。多食春生病，長啼夜不眠。撫摩惟

乳媼，嬉戲只香田。那得無離別，朝朝置膝前。

自失備糜婦，家中日益貧。東門如復出，黃口託何人。況此桑

榆日，尤須寂水身。此行惟數月，卽返楚江濱。

悔不從卿，厥歡娛，同夜臺空閨，形影在白日。夢魂來夕鳥驚

風，葉秋出泣露，苦人間今已矣，何處是蓬萊。

東安舟中

秋水游何急，魚梁欲上難。風雷爭一石，煙雨失諸灘。渡口鳴

榔亂人家，落木寒青山。千萬轉，不得見東安。

許二烈女

二首

二處女皆許氏番禺潭山鄉人父明宗某縣知縣父已嘗
王師至以潭山鄉與晉王交通攻之二處女從母某氏
及庶母某氏投井歿

雙雛隨阿母游戲在芝田正鼓湘靈瑟俄驚老上弦銀瓶齊
墜井玉鏡不當天百尺寒葉裏連枝產白蓮

雉子斑斑好同栖春曉傍一朝矜意氣雙翼碎文衣
能使明妃實不祥可憐龍塞去眉黛拂秋霜

吊莫節婦

二首

新會莫氏婦美而寡守志不嫁甲午晉王兵圍新會婦之
家人皆登陴拒守窺其無人抽刃脅之婦力拒不得以

翁山詩集

五言律二

首觸牆血流被體怒殺之置首糞盆事平其姊夫見之
將收瘞之首重不可舉嘆曰娘禮義人也生與我無相見
今雖歿英魂不爽如此出告婦之兄兄舉之應手而起吊

口

嶺首丘山重蛾眉日月充簾帷生不捲車轆歿猶防切玉刀
方利焚蘭火亦香花門天所命使爾烈名馳

漢將投戈遁蒼兵喋血遊一絲婦婦命九鼎美人頭但使烏
高食無爲犬馬求恭姜多苦節與爾共千秋

何節婦

有序

何順德桂洲堡人夫周醉溺歿何沿江哭三日屍浮水出
葬罷不食哭以歿

曉安難街石狂夫竟渡河哭聲沉白日婦影逐清波蒲葦侵
盤石驚鷺別緒寒當知天帝憫以爾屬湘娥

蘭陵卽事

二首

當軒昔古木遶屋是寒塘石笋穿雲亂花鬚拂水長雖然多
幽香尚未足驚鷺小妓牽舟至風吹珠翠香

夜宴多銀燭春眠少象牀近愁碧玉女不嫁汝南王白馬穿
花去黃鸝入柳藏可能端午日來唱荔枝香

贈陸舍人

翡翠巢青瑣梧桐拂禁林朝裁紫泥詔夕弄素琴昔往在當
湖曲相思春水淡露華零蔓草遲延慰中心

寄夢姬

翁山詩集

五言律二

少別成千歲悲歌了不聞老龍猶下土雛鳳已高雲詞賦微
言在經綸艷色分憐才吾不淺願

通題七盤嶺

棧間連千里褒斜上七盤白雲通子午紅日近巨
天險悲秋倚將壇何時諸葛出吾見漢旌竿

贈繆天自

朝飛野田雉耿介絕無群白首誰知己青山獨有君披裘驚
季札請組美終軍壯志應難就相將入海雲

洞口雨色暗寒河溪向田家宿情如蓬黍何

送周子之京口

形勝南徐好英雄行迹存爲龍思帝子聖武笑公孫浮玉甯
京口粉黛是海門君行涉天塹詞賦與諸公

三水縣訪朱丈

地控三江口城開白塔村縣治舊爲白塔村市橋春雨滑漁艇暮潮
喧聲水清淨縣昆都山名翠映門停橈訪知已相見總琴尊

端州感懷

地扼東西粵中丞作鎮雄松臺舊駐輦錦石有行宮兩載偏
安業孤臣再造功可憐天運去倉卒六軍空

蒼梧西咫尺終古哭重華水接牂牁潮雲開石室斜天孫類

七夕

七夕時同帝子久無家不分浮生苦飄零信海槎

七星巖

冷曉數巖穴明滅一煙霞石乳凝爲石花光散作花萼多
綠字蝙蝠是丹砂散帶尋仙迹行行磴道斜

入新興江路

一水清環好易帆入萬峯灘聲驟亂石山影落寒松青艸餘
春瘴疎花隱暮鐘大風頻拔木知是洲中龍

太平驛

樹裏空城在藤蘿暗女牆野煙連水白燈火滿山香已產蠻
齊以運投瘴鄉郭僕大顯衣食失清狂

大觀味鼎同郭子作

榕陰行不盡夾路鵲鳴樹樹包青嶂山山出一溪虎過風
葉亂蹄立露枝低于役雖云苦林泉得共閑

自五藍經熱水山入十里至大牙宿

日暮未遑宿我勞將奈何野花香笑滿山鳥驚啼多古木蒙
蒼蘚溫泉出綠林深屢迷路衝虎一人過

題龍白熱水山

我同學雷去頻經熱水來峯峯蘿薛滿面而瀑泉開花裏多
猿飲林間有雉媒斜陽在西曬紫馬尚遲迴

珠湧寒泉裏潺湲觸石分寒融千嶂雪暖結一溪雲十里丹

砂氣三時沉水薰黃午西三時尤熱神靈嘆此水世上少人聞

四出青峰下褰裳未敢前純陽成玉液眞火在寒泉不斷炎

不月月言五言律二

霞鬱時流落蘊鮮晚風吹不冷堪拂石牀眠

南國冬炎德吾生服何高荔支皆火實湯液卽金膏白此瀾

憂疾無之長羽毛太陽流烈氣嘔吸未爲勞

經陽江電白邊界感賦

南極成沙塞長城界海雲濤聲天外落雨氣日中分不見戈
船影徒勞甲馬羣紅尾有孤鳥辛苦漢將軍

城從虎門起十里跨空冥多壘虛防海非邊亦築亭中華餘

一島正朔在重溟寧斷黃龍艦風帆似水萍

次蕭洞

劉虎應相識年年此路行伶生慈母望不灰故人驚水漲添
多毒林深晝一雨雨中白雲起隱隱數峯明

化州道中

百里盡珍禽林中交好音落花封虎跡流水滌人心誤踏峯
峯葉貪眠處處陰僕夫憂日暮驅馬去駸駸

金溪道中

車碾空林響深愁虎豹開路從山鬼問身與僕夫分日氣含
幾雨天絕散白雲聲聲行不得負爾鷓鴣羣

次沙灘

四野無窮落荒雞何處聲風驚雙鶴出月照一人行點點愁
粘早沾衣喜露輕丈夫矜七尺饑渴見生平

次關口 三首

忽自投豺虎生還亦偶然路迷千里瘴行盡九真天夢裏知

香山詩集 五言律二

親朋貧中賴婦賢那能如孔雀身上有金錢

朝穿魍魎影暮入虎狼林木陰多慘惻風聲更惡野人毛
布與樵女窈窕分喜向空山曲茅茨宿白雲

美藥愁步水鳥鵲恨無枝艸野原吾分皇天不我私鮑焦垂

楊日桑戶遂與時所恨無甘旨歸爲老母怡

廉州雜詩 十三

海上餘珠市城中盡竹房居隔巖室近望人象林長野曠秋

無色江清水有霜炎州惟此地風景最荒涼

城內江水貫婦女賣魚橋珠母生明月般人出紫綃游光千

里接霞氣五黃山標何處大廉洞人傳藥草饒

六池光澈灑寒動楓城樓分野非東粵炎荒亦早秋伏波驛

漢廟棄地恨交州一夕廉山宿凄涼欲白頭

玳瑁乘生水蛇蛇吐毒雲花從江口亂茅向嶺頭分銅鼓交
鑿器金標漢將勦青牛城上望懷古思氣益

珠隨明月滿半作淚光流獨立當蟾兔相思若女牛投荒頻

自苦入海欲誰求忍使閩中子離顏一片秋

下馬還珠驛山光見百良山狎狂賢太守零落古封疆碑沒

蕪苔宇堂虛俎豆香漢家今已矣憑吊淚沾裳

豈意珠官郡珠娘藍色多褰裙隔水汲跣足踏花過錢村聞

元字廉州能用唐開元錢爭調合前歌酒漿頻獻客甘有蔗霜和

漢代經營地今餘憂艸長軍無新息將女作鹿冷王煙重寫

頰墮霜高桂自芳延州城下水流盡淚湯湯

香山詩集 五言律二

白龍池最大珠池以白龍池爲大百里盡珠胎亦千兵煩弄紅夷船恐

來邊墻殊未築海界已先開此地成雲朔勞君鼓角哀

甘蔗新調粉班枝未脫綿捉人餐玉齕留客取金鞭鸚鵡雖

多慧桃花已悟禪爲卿書諷賦不惜練巾妍

殷勤求孔雀迢遞自防城五歲金花滿三年小尾成文章聊

自喜飲啄不須驚莫使珠毛損樊籠足寄情

去苦炎天遠歸愁白髮多珠光秋吐納銅表日摩娑披髮憐

交趾揚威憶伏波陸沉殊未已何處有關河

百里無煙火林峯氣鬱蒼月中穿虎口花裏轉羊腸命有三

人記身餘一劍防閑闕差不負詩句卽金裝

高廉雷三郡旅中寄懷道香樓內子

美人居荒水邊子在崧臺一片閣中月清光夜夜來淚痕知
滿鏡行處定生苔白露秋方冷芙蓉勉自開

月片蜘蛛度花軒翡翠過風長憐柳弱水綠恨萍多瘦出飛
龍骨涼添孔雀羅裁書頻見青細脈寫曹娥

憶爾結連香別來雙帶長三秋多怨曲七夕定新粧珠掠
女子以珠圓盤明月花梳以彩絲貫素絲菜
新梳盤曰花梳問海棠針樓如

有夢西去即高梁

暮局閒歇玉熏爐冷鬱金千年為仇飽三度作商參苗苗新
舍的芭蕉好展心學詩諸弟子劉碧最知音

肝腸莖多汁檳榔子滿房道中雖解渴聞裏更生香馬上杏
橋滑車盤石燈長飛飛合浦葉何日始還鄉

夢山詩集 五言集二

十三

日日康陽道愁攀碧柳枝可憐千萬縷總是一相思海女開
珠肉寶重關畫眉夜光應購得歸作耳瑤垂

此日得聞秀三娘復令嫺內子亦
行三貧愁昔卷少病惜筆淋闌
組織憑雙腕叙細買一山心光憐水月禪坐碧池間

送我幽棲志平生得並光况兼鳳凰彩益助薛羅香月夕聯
珠句花晨對羽觴不須悵蝴蝶散愛在文章

亦願秋來美鬢娘素手分心憎巾影拂夢恨鬢花薰椰子舍
甘液伽南吐紫氛幽人正苦不忍惹徐問

課妾香奩體娛姑絲綺聲煥寒勒診問甘毳苦經營無下詩
能著牆東隱已成囚人又于役貧使別離輕

駭驅嗟命苦四十好端居淡井寧無里中田尚有廬堂前呼

天子膝下玩蠶書莫問霸王事吾才日以疎

夫人張繡憶刺史奮羅裙犀杖先朝淚驚旗女子軍英雄歸
粉黛事業比桓文肅肅瞻遺像題詩一報君謂先
夫人

白髮婦姑在鵲鳴汝問安長先諸妾起不顧一身寒抹麗裝
花引沉香製半盤新詩多則婦姑定傳看

路暗隨螢火行行陷澤中陰森山鬼影藥列野鷹風汗酒炎
雲濕愁將碧水空幽閑知已在未擬哭途窮

樹樹山鵲喚村村竹園火雲秋更起清露午方晞高士難
求食佳人易樂饑歸與浮嶠曲與子共芝薇

黃泥灣道中

樹樹藤蘿掛峯峯洞穴通人家依石壁客棹轉花宮竹密愁

夢山詩集 五言集二

十四

無路村多貼有風鷄聲莫唱早鄉夢正禺東
陽春道中

羣松圍石笋一水蔽巖扉蒼翠含秋色陰森散夕霏采菱人
未罷食稻蟹初肥百里雲峰路愁中望欲微

未夕

未夕見新月微微如白雲牛羊數峯落煙火一林曉樵女歌
聲合漁人艇影分不知花近遠溪口即香聞

雷陽作

鷓鴣啼不已春艸更萋萋地向聲雷盡天連漲海低中華勞
多寐白若苦東西杯酒沉冥好歸與石醺溪

一願疎爬凡邊界停車悵望有作

水族隨潮至，招人捕，辦多客，愁消七，筋鄉，夢長，關河，樹作，長
邊，界，風，鳴，小，港，波，蕭，蕭，一，茅，宇，雙，淚，滴，斷，歌

稚女

膝下方嬌小，非男亦勝無，可憐頻失乳，未得復將雛，一月行
邊上，始生一月三齡向海關至家時黃泉有慈母，念爾淚如

感秋寄秀水沈子

炎方風氣異，秋盡始知秋，桐葉方飄戶，梅花已滿樓，故人多
秀水之子，在中洲，白露滋蘭芷，應舍八詠愁

夢鍾廣漢

爾尚爲人子，未應蘭玉凋，著書方屬州，求食正吹簫，夢頻
來，往，精，靈，未，寂，寥，成，生，元，不，隔，一，片，月，橫，霄

清明展先處士墓

藏薇爾寸草，桑梓別經年，積雨崩丘壠，名山失簡編，大招空
有賦，薄祭竟無田，酒盡皋魚淚，蒼茫對昊天

昨夢猶嘗藥，淒涼夜月中，江山精爽在，伏臘几筵空，攀栢徒
悲泣，吹簫尚困窮，未能廬墓左，王事正西東

報國無三畧，違親有五年，空將禾黍淚，滴向蓼莪篇，海濶迷
龍馭，山長斷馬鞭，茫茫移孝日，難別此黃泉

雨露悲寒食，丘中宿草萎，蘋蘩無婦采，烏鳥向人啼，弛轡春
秋志，高求嶠岳棲，右軍能誓墓，此地飛山齊

送某錄師

片言爲寶劍，贈爾壯遊人，兒女非無淚，英雄日有神，黃冠辭
白粲，白馬入三秦，談笑取卿相，歸來復養真

哭從弟季士

往日趨行在，忠貞有我兄，禮部君士燾兵部君士煌六龍誰忌從，雙驥
獨功名，淚洒蘭倉水，心懸緬甸城，家中憑第五，季士行水菽

苦經營

吾宗荆子姓，人重楚王孫，與弟成嘉遜，惟兄在白園，白園在都所
非情將同被，薦道以朱徽，尊今日人琴喪，悲酸不可言

親

嗟汝年雖少，英姿已絕倫，士節真俊弟，仲武始成人，膂力難
爲用，季士力舉五六百才華易致貧，紫荊凋一幹，痛絕是天

奔墓吾無及，招魂爾不歸，池塘誰入夢，花萼舊相輝，一女生

彌月三兄淚，滿衣不知朝，與暮何以慰，慈幃
未有遺孤在，彌令寡婦悲，慈烏啼欲絕，孝竹稿多時，康樂詩

賦離騷，學不遲，靈牀盡一慟，泉下可能知

王子春日弄羅軒作
窮極垂經重，天機破雪新，一身備作苦，十口隱居貧，性拙鳩

無辜，機間鹿，近人羅浮多，笋蕨采采及青春
日遲無一事，清嘯和泉音，水國春難暖，窮途已陰娛，親唯

影半學，道有青皋慈，孝憐多竹枝，枝帶露，溪
少妾訕調，管賢妻，喜讀書，花沾紅袖濕，月照君應虛，食盡

千錫，身危屢卜居，纏綿殊未已，別亦愁予

木獸收養數惟房口弄姿中專習勿婦來子作嬰兒俱養

春酒歡娛更盡眉茶更黃轉帶月明時

楚俗多哀怨三閭曲最高木曾生漢武誰顧愛離騷託意

男女凌虛少羽毛相思泉下淚濕舊檀槽

自曉單家子疎巾節年人肝分盜跖馬革矢文淵花落又

將盡河清殊未終知不得志白首作神仙

清狂亦自難老大欲誰親未敢求知己猶然愧古人雨中微

見月花葉好留春曉計惟兒女家庭道不貧

自讀書菁就亦是一春民受丁宜厚橫經大石樓少年誤

黃老中歲賴窮愁絕學江門石吾曾風夜求

答梁子

萬里孤征日三朝痛疾人還家如紫塞見雨即青春天馬難

離王鵲脈幸及親白頭得知已感激更沾巾

丈夫時命薄不幸作神仙梅福監門日安期賣藥年道須高

士得書必後人傳歲晏多風雪枯枝好自堅

與子復何事千和一采薇自矜鸞鶴貴不必稻梁肥游氣樓

臺結溪壑水不飛離公我兄事牀下拜無違

滄浪歌自遠漁父三閭哀怨復何益芬芳雖久居月華舍

露濕泉響入風虛吾道遠遊如實有悲如

時無哀鳳在誰與楚丘子知音好從茲古道收野鷺元

共命蘭蕙亦同根寡過相須甚勝晴一討論

春山草堂歌原三首

地因濱海濕人以著皆貧况復多風雨潮令嘆苦辛

俠誤一代逸民真葭水勞妻子空問刺繡頻

辛若朝那女隨子萬里鞭還家猶是客事母未經年陶器餘

耕園松樹滿墓田可憐清夜淚滴到黃泉

客心傷已盡黃鳥苦流聲一水穿雲直孤花吐日明東西家

未及四十道無成何以獨憂疾文章送此生

送梁子還舊京

遙昔蒲棹發歸問林陵春龍虎三山地煙花六代人林園連

大內眺望及佳辰我有舊京憶臺城待結鄰

丁崇嘗覽鏡李固日極頭遂使青蛾客爭持紫綰裘三年困

孤貴一尺練裙愁我亦憐昔聖時從池上遊

風詩吟絕豔騷雅變新聲以我多香艸相投有紫瓊鳳皇高

不下杜鵑曉方榮自古欄才彥都於出處明

荔子端愁物損柳洗輝丹令君發玉齒有女捧水盤鬢影花

煙濕春聲濕雪寒生情湖上柳不爲繫征鞍

梁鴻元烈士吳市幾人知七尺無溝壑雙棲失綰紫芙蓉懷

麗日翡翠慕瓊枝天性多哀怨勞君比楚辭

蕭蕭天北風吹亂客心蓬明日御溝裏水流不可同莫忘貧

賤好類使夢魂通與子相爲命蟠蛇在月中

虎踞關前客鷄鳴寺裏人君歸持桂酒自可得餘車

道在農桑日天雷耕野馬平生求友急見爾必情親

託命在薇蕨予生日以敬故人那可別浮世已無歸懷海底

會談岐亭酒滿天與時爭發故相望在燕畿

失志

失志今如此吾生安所成但能飲美酒自可得高名孔雀春
多翠黃花晚有英九歌誰忍續綺靡但傷情

慷慨

慷慨空長嘯無心愛好春愁多生白髮命薄失佳人海燕成
巢屢安橋結子頻纖纖銀鬚爪猶憶楊柳新

偶憶北邊舊遊有作

往日邊頭獵飛揚共細君名鷹奮金距駿馬馳浮雲白艸春
猶見黃河凍不聞無心盡孤兔留前立奇勳

嘯夷河畔宿雨雪妓圍寒絕塞襟玄嶽長城跨紆千行吹

葉管臥擁橐駝鞍意氣歸兒女宵深酒未闌

醉酒鴉兒墓英雄今已非人閒消汗血世亂失戎衣戰氣橫
雲朔邊愁滿夕暉向來雄割據精爽去何歸

廉酒寒難醉駝鞍暖易眠呼鷹來口外敗馬向關前艸帶霜

花白水含日色妍流螢當畫出慘澹戰場邊

苦憶

春遊懷柳彈夜怨拂檀槽遠嫁悲黃鵠單棲笑伯勞邊和酒

被濕海月入樓高一且成黃土相思有二毛

大蝴蝶

二月大蝴蝶家家出繭來仙衣成鳳子光采似花開芍藥人

爭餵麻姑使莫催養成三尺胡笳汝人蓬萊

懷鏡

隱忍身將老英高世不知梁鴻元烈士魯肅本狂兒陰市名
刀久橫行匹馬遲朝來顧攬鏡嘆息賢邊絲

途黃生扶其父麗農隱君觀還吳興

汝父先朝露人悲失首丘伯鸞頻客疾梅福早仙遊返葬關
河杏招魂弟子愁艱難扶觀去嗟爾孝無倚

亦有要離墓撫如傍哲兄麗農遺命葬其兄墓次沒猶敦孝友生不愛

功名白雪才難盡黃花節已成瓜田今罷灌茗水爲誰清

白首遺民少青山故國非誰憐溝壑裏盡是芟荷衣逆旅煙

多冷浮生靈易睎孤兒憐爾苦匍匐墓田歸

白華天性好黃石父書存詎改三年遊難忘五世恩劍虹浮

白日兵氣結黃昏年少多輕俠須將詩禮教

臨風盡一哭淚洒越江濱白首少知已黃泉多故人引棺愁

道遠磨鏡苦家貧何日杼山上來披宿艸春

贈郭子昂旭九首

之子富湘彥風流亦可宗豪雄似翁伯博雅比弘農來作花

田樂歸期錦石封大才應晚還冠劍且雍容

雙瞳猶點漆五十學書年老覺黃金貴愁令彩筆妍淨家因

范蠡破產爲韓嫣攜手高涼路相將詠甫田

少小持胎素行將服海霞心殊同皎月意蓋卽丹砂合浦探

鼓室羅浮御鳳車羅浮大觀多情如陸賈愛殺素馨花陸賈

紀云南越花姓

素馨香特酷烈

憐才惟越女女出琵琶洲高義綠珠似始蘇無與倚相逢若
鳬藻比翼向珠丘曾有容成術令君再黑頭

鷓鴣元越客茉莉是蠻花南嶺鄰同妾西飛莫憶家蚌生珠

子樹龍織海人紗自可成家富無令金谷誇

漲海精華盛真人沐浴多命須紅粉續吟奈白頭何素女師

宜早清琴曲貴和鳳毛行冉冉宜子是交娥

我似青黃病須君羽翼來蝶生元鳳子蝶長郎珠胎瘴海多

珍物炎天少異才無人知寶惜零落委蒿萊

知音君最善不負此朱絃鸞羽吾方鍛蛾眉世不憐雲爐

段丹氣玉液激飛泉虎豹姿如此那堪便學仙

與君結交早不忌久要言道以文章重情將骨肉敦天心歸

艸莽世事任丘同何以獨憂疾蘭房更樹萱

題張氏石鱗山房

四首在東安城東

龍東好巖壑片石亦嶢峨樹樹穿雲竇峯峯拂水波落花間

處滿啼鳥靜中多君有蒹葭在樓間奈樂何

幾夕松間石披衣坐忘寒嘯聲空外谷心影月中看果落驚

山鳥風來墮釋冠淒涼殊不寐更上步虛壇

四壁蒼苔滿晴餘濕布痕玲瓏多洞穴綠繞盡林園谷口雲

霞塞人家彩翠屯九星巖咫尺城外有啼猿

壁峻全如削峯斜半欲飛雲根爭絡石玉乳亂沾衣處處梅

花覆村村古木岡鹿門妻子在來此借漁機

陽江道上逢盧升卿歸自瓊州賦贈

嗟君南渡海波浪白赤空三日迷瓊島中流遇颶風生還自
魚腹險絕有神功辛苦乘桴去依然道未窮

大風吹海嘯舟似轉蓬飛競與波濤鬪私將涕淚揮旌旗過

水惟燈火降天妃欲作玄虛賦心魂今尚徵

天妃神吾粵

波中河山岳知是海鯤迴勢欲吞舟去光先噴火來不須頻

拔劍自可靜揮杯忠信豚魚格多君學易才

海鯨身長百里

黑風寒挾雨城沒大洋邊魚驚人誰免波濤爾獨懸行穿龍

洞穴戰退鬼樓船莫向高堂道平生險自憐

高帝稱奇何南漢豈大荒諸垂同禮讓一賦重文莊

解題

天晴空翠滿五指山佛雲來樹樹奇南結家家末而開野人

朝儼去黎女暮歌迴調酒黃塵血君曾盡幾杯

首夏過瓊甸檳榔得食花螺杯川上拾拾酒

山月新詩奪海霞買愁村若到定愛髣髴斜

草木多為狀山川絢作箋龍宮爭欲得游船早相傳功比樁

舍密才兼郭璞好圖經予亦作先就照真天

人人攜釀具處處熟離支一夕香成酒三危露滿冠和風嘗

天給暑氣不侵肌花是檳門好清分百里吹

土人多就樹

陳荔支酒

臥病

隱几長忘世扶病始覺身外生元不服藥餌且相親明月已
云滿桃花那再春浩歌聊自送去作北邙塵

寄李將軍

三翼雄蒼兕將軍有戰船憑陵南海郡訓練九真天白馬封
侯晚黃龍負帝先伏波原大器一挫莫頽然

行

聞與羅浮嶽朱明一洞通石牀流水上丹竈落花中時有大
蝴蝶來從四百峯慚予學仙久羽化未凌空

題蘭陵別業五首

李詩集卷五

欲共山公醉移居傍習池紅顏花底駐綠醴酒中滋
何妨道清狂是此時向來觀物化蝴蝶亦吾師

夜半羅浮月高高上沈寥光含滄海氣聲振大江湖
旌捲諸峯入樓閣百谷朝虎門看咫尺帆影滿青霄

花裏藏丘壑幽深人不知水光連碧甲水山勢接黃旗欲

雨雲生石方晴月滿枝小童呼孔雀雙影暮歸遲

行行花路斷橋接水中亭山色含煙綠天光入鏡青
黃公采芝詠范蠡養魚經父子多高逸朋來亦客星

水長頗無路林深似有山蟬聲隨雨去荷氣逐風還
柳外龍媒蹀花中雉子班謝公正休沐日夕道心閒

送陳明敏遊吳因訪參州諸子

二首

之子三吳去爲予過秀州故人盡高臥空谷可相求梅里山

多雪爲湖水易秋幾宵夢好隨爾水蕩舟

故人如有問新住珊瑚洲西望江連海東觀羅與浮家貧少
生計人前多春愁知已日零落相思空秀州

再送明敏

中年須學道五岳更尋師早得青蓮法來歸紫水湄天邊雙
燕布谷日一茅茨與子棲閑去人煙不可知紫水陳白沙先生故居

寄沈武功

之子日思我書來天一涯飛歸南海鶴長繞北堂花母在小
天姥妻亡陰麗華人間欲無意禪寂向煙霞

春懷

李詩集卷五

泉下多吾友兼之窮宛岑鏡臺餘落粉花徑失香綦燕子皆
雙宿櫻桃不獨枝相思無日夜不覺鬢成絲

答張君策

張子知者久南康舊法曹匡廬憶若翠彭蠡夢波濤白鶴歸

何早芝華采未勞錦光如彩玉相贈及秋高

自古楚歌好清溪與鳳兮今君擬賦此春卿賦妻妾獨往惟

漁父相逢此碧絲羅浮日未出與子待天鷄
有女分銀管隨君出畫堂左思憐纖素太白愛平陽小鳳桐

花煖新蟬柳葉涼遊聞能咏雪兼寫十三行
相憐燕白髮過庭有秋霜鏡已沉鸞鳥裴空典鸛鶴楚辭多

賦禮奈女久無香君有忘憂艸春來好寄將

送鮑子韶還韓州 三首

嶺南秋氣早八月已寒永處處邊笳咽年年塞馬肥空嶺淪
海戍不慮白登阻漢使君能任重來事未非

朝臺黃氣在偏霸意如何鴻雁秋還少牛羊日已多大才先
艸微餘力在橫戈遲雨梅關上圖書載案馳

如何炎微外乃有二食果香尉繚來衆金裝亦未賢君知食
賤好抵裁素琴解歸種章江曲長吟對紫煙

贈張萬里總戎 二首

從來紫髯美識是大將軍況復榆林產應高驃騎動狎狂居
市井叱咤起風雲太白頻穿月橫行欲借君

一 寄 江早 五言律 二

將軍自行酒醉我越臺東往日青蓮客能成大將功驍鷹方
側目櫓馬不嘶風一片深沉氣屠沽事未終

端州道中 四首

嬌鳥一山響秋來多曉晴月舍清露濕花出白雲明行役書
難著棲遲道易成僕夫工早起催上手車輕

雙槳搖魂夢江干欲曙天鷄聲催落月人語亂寒煙作客憑
辭賦歸咩少薄田潘郎多內顧咫尺已情牽

峽口苦風浪維舟日未曉拾聲古寺石氣結寒雲山東三
江小沙迴一水分思家愁不寐竟夕戍歌聞

而急不成濕林高知有山松花等運口攀竹上天關兒女幸
黎錦生淮鷺白鵲晚來飛駁馬投宿有微顏

寄何子

病裏知秋早涼風生鬢絲夢隨林葉語心與海雲遙明月不
長滿青山空有期斜陽在南浦每憶送君時

送某職方奉使安南

爾建相如節宣威象郡中從來神武策不用羽林戎早晚歌
鍾賜西南職豐空功名歸使者勒石伏波宮

席上賦得梅花爲陳正子壽 二首

雁門云至候春色早驚梅解渴如瓊樹衝寒向玉杯舞迎流
雪態欲倚揆天才橘柚無華實須君羽翼來

一夕花元動三春草昧開美人未逢春羌笛莫徘徊薊北飛

香犬 上南邵月來枝高難 一 破寒杯

經韓侯釣臺

漢王能將將斯意漸通知自是英雄德難忘衣食私功高應
不賞器滿寶難持森森長淮水當年把釣絲

揚州感舊

往日無城國君臣總不知頻飛丞相疏不遣靖南師薊北天
崩後江南穴閣時血書三四紙讀罷淚如絲

吉祥寺古梅 六首

癯然雲霧窟疑是六朝僧鶴髮垂千尺蒼衣覆幾層枯枝全
化石冷饒忽銷水慚愧春華發教人見古藤

受命生南國孤根不可移寒光含雨雪元氣在茅茨空寂無

人見芳華祇自歸上林粉粧盡珍重歲寒期

一夜東風拂春回半成根瑤華各街雪碩果孕乾坤豈有山川秀居然鶴鶴尊惟應招隱士來此日攀援

枝枝經百折終不畏冰霜到地花仍發橫空影自長月中那可得人外始聞香夜夜難爲寐因君坐石牀

空山長自傲不愧此寒饑冰雪歸玄鬢乾坤寄縞衣朝隨晴日放身作白雲飛一自冥心坐間香每發機

白雲間生樹香已遍晴春明月曾無夜空山豈有人風驚飛濕斷雪洒落花勻坐久石牀暖氤氳一氣新

福興山中古梅 二首

念是先朝物風雷不忍侵桐焦空有尾竹老已空心以道酬

泉石無言問古今幾宵明月上爲子動瑤琴

一花開混沌前者最先知雪滿空山夜雲生絕壁時幽光溪獨翠素影鶴相持辛苦傳春信陰風莫太吹

紫峯閣梅 二首

絕壁春難早鴻濛養有餘光生無月處香在未花初入石僧同定橫溪客自諫年年紫峯閣爲爾一踟躕

夜夜空林裏相看凍不歸坐幾千嶂雪添盡五更衣結侶如固綺爲餐當族微無人愛幽獨於此共忘機

松子

松子和枝落蕭疎見鶴巢秋聲多在竹露氣半含梢寂莫通先哲饑寒答素交年來無可用慚愧似空袍

風門山

壁立青天上千峯接祝融風門人不度石棧馬總通射虎隨巖俗稚牛聚叢壘千生軍旅事辛若桂陽東

雲門山中作

悠然拂盤石獨坐對杖分羅雨靜可數杓泉寒不開孤懷吐明月導眼懸高雲興至莫長嘯恐驚樵牧群

八尺洪

春來灘水急噴薄萬松間風雨時驅石雷霆忽破山葉深黃鳥亂花落白猿閒漸至蘇耽嶺尋仙擬不還

未陽觀諸葛武侯碑

武侯擒孟獲刻石未陽川威震華彝日心勞將相年三分雷

正統二表格呈天終古英雄客看碑淚滋然

柳江口

驚濤出江口一片雪山飛舟與雷霆鬪人爲魚驚歸偷生慚有劍卒歲嘆無衣歷盡人間險吾今解息機

奉贈高士周以濂先生

白髮垂霜雪端居嶽麓峯客星光隱現王命論從容薇蕨留饑鳳風雲待伏龍天人多秘策授我定堯封

樂昌水漲

春水三龍發驚流兩壁飛蹴天迴壘嶂灑雪亂晴暉峒形車城暗猿聲出浦微幾時相世事來此坐漁磯

度廐嶺

一徑穿紅樹千盤墮白雲
衡湘林外出交應
傾頭分流水如人語
廻峯似雁羣
問闕何所事
蕩子去從軍

南嶽四首

峯繞祝融尊
湖映映獄門
香爐雲夢氣
湛布洞庭源
客至看秋色
晴初見曉暎
蒼蒼一千里
望似陣雲屯
伊昔洪荒世
衡山佐禹功
巨靈分一掌
明德繼重瞳
岵巖神
鶴蓮花繞故宮
千秋金簡氣
龍虎鬱無窮
烈氣流炎海
真形隱玉壺
雲霞相變化
日月自虛無
綠樹蔽千里
朱天開一闕
飄飄鶴上高
掛列仙儒

山隨湘水長
轉轉向清湘
九面芙蓉翠
中天紫蓋張
峯峯朝

赤帝樹樹帶衡陽
萬古香
藟氣氤氳
桂郎旁

獄廟二首

肅肅朱陵廟
懷柔憶我
皇乾坤
歸火德
日月起南方
秩禮

壯與興
肅心啓
夏主千秋
巡狩跡
想像閭闔荒
先皇鐘鼓在
肅穆百神朝
鳳管流清殿
霓旌捲碧霄
坤輿雖北陷
天柱尚南標
繼獄司休命
無疆錫帝堯

煙霞峯寄李鄴侯故居

中峯含翠微
隱者舊光輝
日月間黃石
風雲繞白雲
書臺春木秀
霜節暮煙寒
今日瞻靈武
何人扈六飛

原缺第一葉

煙霧隔知君何處著袈裟

郊縣經故督師孫白谷先生戰處

一敗中原勢不還二陵風雨慘龍顏朝廷豈合頻催戰司馬
惟應暫守關殺氣未消面谷裏忠魂長在大河間行人郊縣
踟躕久淚洒斜陽匹馬閒

華山作 二首

青天低拂芙蓉乳白帝高臨落鵬孤太乙西來朝紫翠首陽
東走入虛無仙人博戲凌丹竈毛女琴聲隱玉壺萬古雲霄
隨變化秦皇漢武莫能圖

浩蕩松聲走太虛凌峰一把羽人裾軒轅臺迴風飄笛玉女
懸寒露滴書秦地山河明月在漢家宮闕白雲餘蘇耽未肯

乘鶴有母衡陽日倚闌

雪晴擬頂毗瑩

三峰雪照黃河白萬壑雲含碧落空醉何似進餐曉露狂臨
仙掌舞天風雷霆聲起車箱裏日月光吞玉井中間闕仰觀
真咫尺 高皇精爽昔相通

杜曲謁杜子美先生祠

城南草杜消川濱工部千秋廟貌新一代悲歌成國史二南
風化在騷人少陵原上花含日皇子陵前鳥弄春櫻非平生
空自許誰知詞客有經綸

黃河

黃河萬里貫長城勢落龍門太舉傾一自鴻濛開大禹至今

形勝壯神京中華事去因潼谷朔漠人歸爲柳營天意不憐

司馬苦頻將風雨喪

兵司馬謂孫公傳庭

望晉恭王閣

襟帶河汾王殿長一朝弓劍委秋霜將軍死戰哀寧武帝子
生降恨晉陽馬首關山空落日城中歌吹罷清商悲風處處
吹松柏誰到并州不斷腸

咏葛稚川贈內

葛令當年勾漏去求仙却娶鮑家姝雙栖紅翠三花樹對寫
煙霞五嶽圖芙蓉自可爲金液蝴蝶何知在玉壺將子羅浮
明日返人疑佳父與麻姑

舜廟 代州

李益七言律

三

虞帝時巡北嶽還翠華南駐鴈門山千秋玉殿臨邊起萬里
龍媒出塞攀雲盡滄茫穿大鹵雲生句注失寒關竹書多少
龍魚恨空有娥皇慘玉顏

携昆山人出鴈門關送錫童至廣武

不覺沙場日日寒美人一路梅驢欲教遊子千觴盡莫使
明妃一曲殘此夕襟懷開廣武明朝涕淚落桑乾琵琶若換
青歌去那得紅顏生羽翰

送戴務旂入華山

夷齊祠墓白雲間君向三峯峯上攀河至華陰分地絡山連
蒲坂作天關昭王祠舊芙蓉裏毛女琴聲瀑布間爲語青牛
臺客彭明濯纓吾亦玉泉還

送顧亭人

鳳門北接崑山路爾去登臨勝槩多天上三閭橫朔漠雲中
八水會渾河飄零且覓藏書洞憐懷休聽出塞歌我欲金龜
買五嶽相從先向曲陽過

紫荊關道中送客

紫荊雄據飛狐口河統長城去渺茫萬里悲風隨出塞三千
明月照思鄉平生亦抱昭君怨白首猶尋結客場愁絕春空
歸路雲行難得酒盈觴

重過易水

年年易水弔荆軻總奏平生變徵歌上谷悲風吹淚盡紫荊
斜日傍愁多驂騑老去空知路鴻鵠高飛亦受羅好向城西
歸口詩界七言律

史浩酒英雄惟有玉顏酤

送張彥若

駿馬無從逐故園心隨春草送王孫去從太嶽穿西嶽來自
龍門出孟門散帶仙人姑射館題詩玉女洗頭盆秋深待我
中條曲共聽疎鐘與暮猿

臺臺秋日別終天自之鳳門

臺臺秋色晚來多一片邊鴻拂雨過雙闌芙蓉開疊嶂九門
榆柳茫長河離人衣袂從軍漢小婦琵琶出塞歌況是黃雲
千里蔽故園蕙草總如何

諸公餞于玉河亭子賦別

御溝一片東西水相送扁舟去五湖天上若無娥月好人間

誰伴客星孤但同慈母餐芝草便是仙人隱玉壺燕市悲歌
今已矣諸君好自作屠沽

金山口恭謁天下大師墓

諫帝飄零滄海東龍歸猶識未央宮風雷豈敢疑姬旦禾黍
何當怨枝童父老爭迎靈鷲錫山河如棄鼎湖弓傷心陵墓
無封樹秋草離離白露中

望天壽

諸陵山起太行東天柱香爐霄漢中黍谷晴開燕與室榆河
春注漢離宮青絲白馬塵雖滅紫蓋黃旗路未通愁絕清明
多雨露萎萎芳草漸園空

平臺

在天壽東山口內一里成和魯驛驛旁嘉靖十
五年命作亭于上名曰平臺十七年四月宮中
金日蘭亭七言律

臺祀成和

翠輦紅旗去不還平臺一片朔雲開宮邊流水通諸口陵後

黃花控二閣列豆中官修漢鳳松楸南園憐天顏玉環何日

歸廷尉流落龍沙戰血斑

宜府道中

花園北抵驚鵲深一路闕氏往跡多恒嶽白雲連上谷桑乾
春水接洋河紫髯日市牛羊入紅粉時吹簫策過此度關山
無內外漢時空費羽林戈

塞上逢李武曾

相逢一醉白登鄉岐路蒼茫恨夕陽塞北離愁隨地潤江南
歸夢繞天長高堂望斷陰山月班馬嘶殘子夜霜明日黃雲

千里隔故人那得共壺觴

宜府平古

遠后宮臨鎮朔臺明君祠傍拂雲堆天寒鷹隼三關落日暮
牛羊四野來幾日玉鑿榆木返無邊毳帳上都開遠東一臂
連宜府誰使寧王罷鎮廻

望雲州

西望雲州但夕陽漢家何處有金湯三年馬首迷春草八月
龍沙愁早霜夢逐黃河穿塞盡愁隨鴻鴈入關長平生壯志
成蕭瑟空復哀歌弔戰場

大同作

飲馬東連白道泉桑乾西接紫河烟何年代即淪秋草幾處

金日詩七言律

六七

秦城出遠天事去英雄羞一劍時來游俠苦三三
思鄉曲都尉臺前月正圓

塞上感懷

水有英雄羽化期茫茫一劍報恩遲天寒射獵龍沙苦日暮
笙歌塞女悲太白秋高空入月黃河春暖又流澌吳邊一片
天山雪莫遣高樓少婦知

弔寧武周將軍

三關保障推寧武苦憶當年禦賊才有戰不緣飛將失九門
何至內臣開夫妻力共山河盡士馬魂隨風雨來北望長城
空酒淚不堪斜日滿旗臺

岔道

軍都下視居庸險北口高懸太乙軍一自中官迎白馬至今
新鬼哭黃雲山連陰嶽當關合水抱榆河入塞分城外風沙
橫二路雲州西去恨無羣

居庸

軍都關向兩山開不關陽驄漠外來往日遼金頻失險只今
龍虎在當臺城從夏口穿河去水落黃花繞塞迴幕府不須
懸萬戶異時華髮自生才

紫蒙

紫蒙近接黃花成黑水斜穿白草軍一道淪關兼扼海雙峯
渴石故干雲天生地得都無用人是長城獨不聞愁絕遠西

金日詩七言律

八

征車後兩河燐火

西來

西來天險自崑崙登嶽方知白帝尊豈有巨靈開太華錄來
神禹繫龍門潼關戰後金湯盡雷首歸來寇藪存愁絕兩河
諸父老歲時空禮督師魂

章臺

年來無淚洒干戈遊戲章臺日日過喜與佳人馳寶馬愁
壯士視天河五陵日落牛羊亂三輔秋高鼓角多慷慨不知
時命薄醉中梁父又悲歌

經南嶽

朱弓天邊配五峰澗湘倒映翠芙蓉白雲冉冉香爐出古洞

陰陰玉簡封一氣衡陽生帝子十年南極見飛龍遺宮縹緲
無尋處日暮空聞紫蓋鐘

長沙秋望

雨過長沙楚望開天邊王氣尚昭回蒼梧倘得重華返紫蓋
應朝南嶽來父老謳歌思帝力君臣馳逐失龍媒茫茫秋水
雲吞夢騷賦空投二女臺

荆南歸興

牢落風塵一削緇荆南空上仲宣樓家貧豈是無長策親老
那堪更遠遊巫峽啼猿驚旅夢洞庭飛雁引鄉愁湖湘戰後
豪雄盡一片煙波接淚流

寄從兄貢士中翰

萬里干戈蔽楚天愁君匹馬戰場邊將歸故國無喬木欲住

元

春山有杜鵑絕袂空傷愁母意未薇誰和寡兄篇艱難只合
參帷帳白首龍驤部曲前

白門秋望

龍盤虎踞是鍾山鳴鑼誰教入漢關豈為深宮歌玉樹遂令
高廟失金環臺城日落樓烏怨淮水風高戰馬閒愁見盧
龍秋艸外名王千里射鵰還

城北有盧龍山

漁湖述哀

一戰漁湖喪六師南朝宗社遂傾移花常竟繁降王組細柳
難張大將旗馬角不曾生大漠龍髯誰為弄馬支秦淮父老
多哀慕歲歲清明祭不遲

逢日者周生賦

知子青囊有妙篇升沉一爲快皇天莊生漫說屠龍技蔡澤
猶逢躍馬年湖上蟬聲催落照雨中艸色染輕煙離情直與
長江水迤至梅花大庾邊

南鎮

稽山形勝配朱天漢帝登壇肅豆籩王笥宮藏神禹簡香爐
峯拒祖龍鞭風雲有氣生林外虎豹無聲立洞前十道河山
勞作鍾更扶黃屋斗牛邊

登華山作

天邊雙舉鬱嵯峨萬仞丹梯掛女蘿玉女盆中冷皎月仙人
掌上瀉黃河歌送四皓商山近淚酒中原烽火多席卷三秦

余山詩集七言律

十

有此日留侯書策莫蹉跎

華陰贈簡子

愛爾秦雲似美人朝朝光狀舉山春青天盡是芙蓉削白首
長爲玉女鄰永日一觴消世事平生雙劍結交親玉泉如酒
吾將老不恨飄零折角巾

早發大同

中宵秣馬大同城笳鼓凄凄出塞聲青塚風高寒不煖白河
霜滑馬難行旣鉞昔日圖成事滿壑今朝欲殉名枉歷三關
征戰地無絲一杵曼胡縷

陽方口

三關要害是陽方往日旌旗夾道旁寧武將軍能報國

雲中壯士不勤王秦城北走陰山盡汾水東穿紫塞長
馬臺前多返哭行人悵望欲沾裳

沙河悵望

百二關山起太行華華宮樹曉蒼蒼 諸陵水落沙河濶十
口雲連碣石長士馬當年悲雨雪君臣此日怨參商居庸欲
度頻回首弓劍天邊白露涼環天壽山

燕臺曉望

太行千里削芙蓉環繞漁陽紫翠重雪盡黃河吞碣石雲開
絳闕倚居庸鴻濛一氣通群帝寂寞 諸陵鎖萬松設險只
教回紇笑薊門原不是堯封

讀史

余詩集七言律

二

出尤祭後霸圖雄一劍能成赤帝功龍起不曾陪尺土人歸
何必在重瞳天邊星宿朝東井沛上旌旗捲大風此日留侯
方寂莫咸陽王氣空無窮

寄刺禪師

首時請度瀋陽
開法於首山寺

黑水黃沙滿塞天穹廡深處一燈然三更望斷羅浮日師博羅人
十載吞殘北海鹽水月道場聊宴坐山林心史好重編蘇卿
有節終歸漢賦是嶺僧白可憐

江山戰後不堪哀甘露門當湖漢開鐵騎千羣迎錫去貂裘
百匝獻酥來玉闕此日春風滿華表何年白鶴迴西向燕山
休悵望夕陽方下赫連臺

南澥祠下作

南溟天盡水茫茫江漢爭朝百谷王萬里雲霞開解市中宵
日月出扶桑未標銅柱炎山上且近星槎織女傍自昔仙人
功業早乘時吾亦擬張良

波羅曉望

將柯春水蜀中來東注扶胥浴日臺江浦月明龍戶合海天
雲散虎門開金銀宮闕隨潮汐錦繡山河奇艸萊氛稜冥冥
殊未息南征深仗伏波才

棉花村吊宋義士熊將軍疏

東官口是英雄地熊氏將軍首建威血戰軍于邊草濕魂隨
少帝游天飛花溪陰雨聞金鼓玉嶠春風長蔽微一片戰場
當縣出至今人土重無衣

余詩集七言律

三

書生此日思酣戰男子絲來舉大名不是將軍起劉備誰令
丞相文公有金城十年滿素君王淚一片盡棄士女情血染
棉花紅不盡溪流時作斷腸聲

馬當關殺氣秋雷定一戰役炎州功如東莞何公難封伯
節似增城張公本贈侯景甲永潮來驚日月黃旗名雲起接
羅浮同時亦有將軍許名之相與橫戈滄海流

陽春道中

參差石笋插天長翠壁丹崖映夕陽雨過白雲如瀑布春來
江水沒魚梁人家多養鴈瑞鳥市口惟聞茉莉香故楚州
風景好當墟處處有紅粧

陽春道中

民書

使君慷慨秦聲欲繼空同一代花縣不嫌神電小炎
偏有玉壺清人飛國士無雙譽家信初第一城他日夔龍
多事業更令珠海盡銷兵

贈州將軍

吾家一派在遼東世世蒙恩作總戎苗裔有君承將
此日掃蠻風石城笳吹三秋咽炎海樓船萬里空念是
歡不淺經過頻駐玉花驄

寄尹太翁

日出羅浮紫翠重芙蓉爭繞老人峯天因四皓生芝
狐臣在赤松坐處花深處壽兒夢餘風過雁真鐘山公膝下
能娛志春酒今朝汎濯瀼

贈張子新婚

增城侯家公家之第四弟也增城
無子須弟之子

增城往日建功勳一片丹心契寒雲有弟共鹿
應隸羽林軍馬鶴原上今憑子翡翠樓中正遇
歌一曲異時芳土待重分

壽東莞令

新年花柳暖爭開茂宰根鵬是壽杯四百峯霞扶日出東西
江水送春來三城吏治推經術一代公卿讓賦才
榆次縣歲星行上柏梁臺

以下原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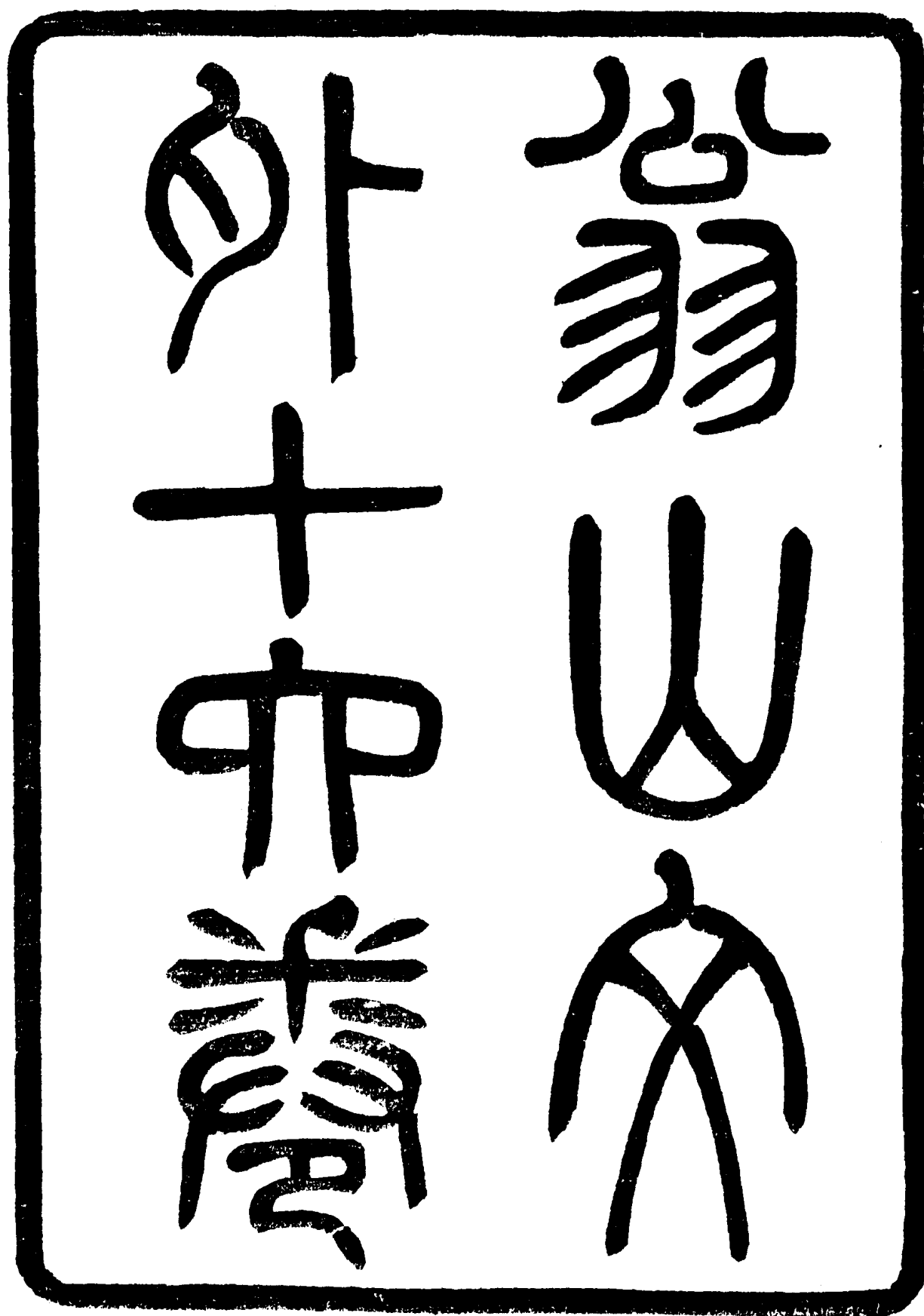
翁山文外十六卷

〔清〕屈大均撰

民國吳興劉氏刻嘉業堂

叢書本

首都圖書館藏



翁山文外目錄

卷一

記

孝陵恭謁記

宗周游記

自代東入京記

自代北入京記

入永安縣記

游白仁巖記

文昌閣記

長樂臺遺趾記

翁目

七人之堂記

易葉軒記

古丈夫洞草堂記

天下有山亭記

翁山亭記

臥蓼軒記

卷二

序

詩義序

老子注序

參同契證易解序



字說序

永安縣次志序

代

廣東文選自序

代

廣東文選序

廣東新語自序

閩史自序

楊太守疏序

陳文恭集序

林光祿集序

龐韶臺先生集序

譚處士集序

翁目

黎太僕集序

學文堂集序

黃太史文集序

福州府烈女烈婦傳序

嶺南詩紀序

嶺南倡和集序

清風集序

六瑩堂詩集序

關中王子詩集序

王蒲衣詩集序

錦石山樵詩集序

荆山詩集序

存耕堂稿序

无悶堂文集序

張子詩集序

于子詩集序

無題百詠序

寒香齋詩集序

哀陳恭人詩序

歷代嘉言序

訓練輯要序

飲食須知序

卷目

易簡單方集序

見堂詩草序

粵游雜詠序

尋墓詩序

送田子游吳序

紅螺詞序

西屈族祖姑韓安人遺詩序

于夫人詩序

贈四潘翁序

過易菴贈龐祖如序

贈某巡簡序

送李天生歸陝西序

程樸菴先生七十壽序

壽鄧先生序

周秋駕六十壽序

黃元祥先生七十又一壽序

林處士七十壽序

某公壽序

送司法參軍黃侯序

羅母黃太君壽序

卷三十

傳

卷目

接輿傳

老萊子傳

女官傳

錫眆傳

行狀

詰封定遠將軍王君行狀

繼室王氏孺人行略

繼室黎氏孺人行略

卷四

論

孟屈二子論

卷五

說

春秋說

歸儒說

林叔吾名說

爲翁生更名說

得齋說

自字冷君說

柏舟說示族中貞女賢姑

紫陽易墨說

一錢說

習

畫竹說

卷六

碑

重修翁源縣學碑代

三都義學碑記代

明死事都督同知羽公墓碑

馬氏義壟碑

卷七

墓表

先考澹足公處士四松阡表

伯兄白園先生墓表

仲兄鐵井先生墓表

胡烈婦墓表

卷八

墓誌銘

自作衣冠冢誌銘

有明處士孺朗施君墓誌銘

施母邵氏孺人墓誌銘

王氏夫人墓誌銘

華姜衣笄冢誌銘

亡媵陳氏墓誌銘

四殤冢誌銘

翁目

幼女阿端壙志銘

翁山屈子生壙自誌

卷九

書後

書朱子所補致知傳後

書夏臣靡事後

書友人所作殷三仁論後

書伯夷傳後

書齊太公世家後

書孝獻皇帝紀後

書宋武帝本紀後

書杜甫詠懷古跡詩後

書聖慈天慶宮記後

書陳文忠公紀夢後

書嘉興三進士傳後

書王君畫像卷末

書藍公滿冊子

書羅浮詩後

書淮海詩後

書絲樹篇後

書李淑人行狀後

書葉氏女事

跋

袁太玉先生書札跋

跋高雲客端溪硯石考

哀華姜詩百首跋

卷十

雜著

姓解

陸梁解

易月象

讀莊子

讀秦本紀

習

七

季札

書西臺石

題周子畫像

書汪子畫冊

書林節婦事

聶子詩卷題辭

白華園辭

耕辭

祝倉困辭

卷十一

銘

翁目

懷沙亭銘有序

靈渠銘有序

死菴銘

學易圖銘

七曜研銘

藥鑪銘

墨牀銘

鏡銘

大璞銘自用之研

玄圭研銘

研銘

八

又

又 爲王伯佐作

黑漆匣銘

臂關銘

竹筆筒銘 爲盧雋千作

石枕銘

又

又

又

石坐銘

蠟石銘

九

歛硯銘

蟲蛀硯銘

急水泥茶爐銘

竹節杯銘

匏杯銘

私印匣銘

十三疊泉琴銘

香盒銘

筆牀銘

墨銘

酒壺銘

膽瓶銘

墨田銘 有序

作畫硯銘

太極硯銘

風字半硯銘

又

方硯銘 爲王黃澗作

家慈古藤杖銘

蒲葵扇銘

又

木瘿筆筒銘

十

鏡銘

方鏡銘

破鏡銘

屋漏銘 有序

甘泉井銘 有序

易葉豕銘 有序

藏髮豕銘 在羅浮黃龍洞中

卷十二

贊

趙先生像贊 像作僧相

長髮乞人贊 有序

三外野人贊

沈子濯足圖贊

周子畫像贊

陳子脫巾圖贊

王君像贊

洗硯贊

又

八百里人贊有序

漏骨龍贊有序

頌

禿頌

目錄

卷十三

雜文

祭真武神文

大行廟號考

告四世祖文

哭從弟孚士文

辛亥人日祭王華姜文

葬華姜文

焚悼儷集古文

以荔子薦華姜文

哭稚女阿雁文

慰妹壻李生文

遷葬仲母文

引

晉菴詩集引

桂林紀游詩引

詠物詩引

卷十四

哀辭

死事先業師贈兵部尙書陳巖野先生哀辭

王惠愍先生哀辭有序

吳端烈先生哀辭有序

目錄

韓石畊哀辭

二汪子哀辭

凌君哀辭

夏母俞孺人哀辭有序

殤女說哀辭

卷十五

書啟

復友人問易外書

與孫無言

又

復吳綺園書

復汪扶晨書

復汪于鼎書

復王不菴書

復吳綺園書

辭清遠劉明府請修志啟

與李氏婚啟

復莫氏婚啟

與陳氏婚啟

卷十六

賦

誦詩賦

目錄

藏髮賦有序

阿巷賦

寄居羸賦

四一畫像賦有序

東山文外目錄

記

孝陵恭謁記

出通濟門從天壇舊址沿鍾山南麓以行山向背不一雙峰駢開狀如天闕東首龍盤之勢西首虎踞之形古所謂金陵山也最秀麗者屏風嶺次則桂嶺多紫青黃碧之氣日凡數十變舊有松數十萬株蒼翠陰森與巖石雲林相蔽虧皆六朝古物今彌望無一存矣 孝陵在中峰下自朝陽門入東行至下馬坊有碑曰神烈山肅皇帝之所封樹以與天壽山並稱二嶽而爲萬年

翁

嘉業堂校刊

之形勝者也又有臥碑一 聖諭存焉爲 烈皇帝所立數百步至大金門有神功聖德碑巍然高大中當御道則 文皇帝所立其文亦謨自 文皇帝有 御名焉踰橋橋下之水通霹靂溝曲水流波潺湲斜注於東澗是日御河橋以北有石獸六種首爲獅子次獬豸次橐駝次象次麒麟次馬每種有四皆兩立兩蹲東西相向森然若鹵簿焉擎天柱二白如玉雕鏤雲龍文石人凡八高可四五丈四將軍介冑執金吾四文臣朝冠秉笏若祗肅而候靈輅者御道盡爲櫺星門又踰橋橋下之水西注於前湖其流稍微亦御河也越百步有文武方門五三大而二小今塞其四出入僅左一門又大殿

翁

二

中門左右方門亦五門內神帛鑪二左右廡三十門外御廚亦二其左爲宰牲亭右曰具服殿 皇帝所駐以具服者也殿後則六部房今皆亡矣正殿有金榜曰 孝陵殿凡十一楹中官奉 高皇帝 高皇后神主其中以黃紗幙覆之非舊制也殿後門者三爲夾室數楹皆用黃瓦中宮居之以司香及灑掃焉亦非舊制也踰橋至隧道上有明樓樓後爲寶城周遭完固 梓宮實葬其中封之崇三四丈望若崇正然東有小山特起穹窿與其南之獨龍岡相似其下爲 東陵 懿文皇太子之所葬也相傳 思宗南渡初謁 孝陵告奠甫畢卽顧問 懿文皇太子寢園享祀云何都人傳其語以相訝嗚呼二百餘年自革除以來聖子神孫未嘗有此問也其 讓皇帝復來耶考建文元年二月追尊 皇考懿文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 皇妣懿文皇太子妃爲孝康皇后 陵曰 東陵 思宗初立以禮部尙書顧錫疇言光復諡號而 東陵亦仍其舊稱 建文君則諡曰惠宗讓皇帝云 東陵故有門殿各一重今亦亡矣黃土一丘蒙龍荒草誰復有過而弔之者臣大均自至陪京嘗三謁 孝陵以及 東陵匍匐階墀與二三宮監相向而哭松楸已盡御氣虛無髣髴神靈其猶未遠也耶有牧馬蕃兒方斫殿柱柱上金龍鱗爪半欲摧殘臣大均與以多錢拜之而求免嗚呼尙忍言哉

亦尙忍而不言哉

宗周游記

乙巳仲冬予從蒼舒杜子以入陝西杜子生陝西三原嘗自稱秦人予謂杜子子之鄉非宗周之地與漢唐之故都耶乃今天下人但以爲秦而前不稱周後不稱漢唐何也夫秦在戰國時所謂嫪秦無道之秦也彼三晉田齊之篡楚之僭秦固可以并吞二周神明之統堯舜禹湯之所傳秦之祖襄公以兵討西戎而救天子其孫昭王大逆乃遣將軍攻西周使西周君頓首納其地至莊襄而東西二周皆滅不義如秦其爲名也爲雍州之辱大矣稱雍州之人但曰秦人其爲士大夫之羞也亦

第一

三

久矣子何不察尙自稱爲秦乎昔高皇帝定天下以雍州之地爲陝西陝以西之爲言始於有周蓋二南風化之所本也高皇帝不以雍州爲秦而以爲陝西以屬於有周蓋有念彼周京之意焉今子之敦詩書而樂仁義其猶周先王先公之德教所被者也誠能毋忘其本而易稱宗周大告國中使皆舍其尙氣概先勇力之習復爲文武成康之遺民以不負我高皇帝所以貴重雍州之意則子正名之功實有大造於西土西土之人將以子傳於不朽子今者從子西歸詩人有慨歎而不得至者子今得至亦子之大有造於子也杜子以爲然於是予爲游記遂以宗周爲名以先杜子

二十七日自南京渡江至浦口買驢子陸行寒甚披氈冒雪手僵不能執鞭暮至烏衣宿明日三十里至滁環滁山色蒼然瑯琊出其西南與豐山爭峙尤高秀豐樂醉翁二亭在煙樹中不可見十里過清流關乃宋太祖擒皇甫暉之所崇禎九年正月總督盧公象昇亦大殺賊於此賦詩紀之十二月朔百餘里至黃泥浦三十里至鳳陽兩面山勢盤迴有如鳳展故曰鳳陽皇城在萬歲山之陽左日精石月華三峰巍然若屏障皇陵自荆塗淮濠之間發祥其脈縣亘自南而北誠東南最勝萬世本根之地又三十里至塗山謁禹啟廟渡淮水甚濁似黃河岸邊頗有古樹繫騎久之穿懷遠縣城並

第二

四

荆山行荆山禹鑄幣之所下有卞和洞西一水曰淝河與淮相接二里有花常二將軍墓五十餘里至雙澗集爲蒙城縣境蒙城莊周所生之地也九十里至西楊集柿葉凝霜凋零未盡風起蕭蕭如秋深人家茅華一往淒絕渡淝河九十里至白龍廟竟日行棗林中又三十里至考城歸德屬縣也四十里至毫謁湯廟明日八十里至魏家橋踰黃河而北河水渾濁日色皆黃人馬渴甚不敢飲三十里至鹿邑黃塵逆面咳唾皆泥土矣四十里至馬廠又百餘里至太康境蓋自懷遠荆塗二山至此路皆平曠風沙四射如刀箭交集慘淡若蠚螭之寒每旦率五鼓起畏嚴霜瘕趾不敢騎必步行至三十

里候足底大熱乃騎午則黃埃蓬初曉則霜凍馬毛冰旋人毫髮皆縮如蝟蹠踟不前歲暮北征之苦若此明日過潁水七十里至扶溝人家依棗柳閒每築三了高臺禦寇向暮雪四野皚然明日三十五里至鄆陵五十里至五女店是許州所屬一路多樓房漸繁盛矣四十里至許州州西有曹丕受禪臺及碑始見禹州諸山迤邐直接關西潁水穿潁橋而過粼粼見底酈生所稱清深肅潔者至州城西豬爲湖多菱荷魚鼈之產餘流散布深淺成渠流漸涓涓可愛遙望大隗之山與具茨箕山相閒百里青蒼暮至潁考叔祠祠後有碑曰鄭潁谷封人考叔墓明日五十里至河西集有二泉出不數武

翁一

五

卽合流爲溱洧水鄭士女秉蘭之所也又三十里望錙山扈陽少室在煙雨中嵩嶽隱隱爲錙山所蔽微露其西一角予賦詩有雲西嵩角出之句少室頂方有九峰狀若蓮華麗甚暮至郊縣爲孫督師敗績地賦詩云朝廷豈合頻催戰司馬惟應暫守關亦吳梅邨催軍仍用松山箭之意也斯戰爲本朝存亡所係惜當時計畫未定遽以全軍孤注一敗而天下遂不可支邨酒甚美名襄陵高酒夜飲至醉痛哭督師不能已明日三十里至鈞天臺又五十里至孔子駐轍處二十里至汝州解鞍上望嵩樓崆峒風穴諸山一一皆見明日八十餘里至內堡爲宜陽縣境北望嵩少緱山伊闕一帶空濛無

際箕山特起若箕踞有居此傲堯君之象天官書云箕星如傲客上爲箕星下爲箕山故爲隱士之所居耶山下卽潁川洗耳之跡存焉明日大雪三十里渡伊川川出伊闕闕者大禹所鑿伊水出陸渾盧氏絕山而下北當雙闕故曰伊闕秦時表以爲塞曰伊闕塞白起欲將兵出塞攻梁卽此塞塞乃西周險要西周武公嘗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獻地周遂亡武公此舉甚得天王大義之正以此亡國猶賢於夏商之季矣陸渾在同雲庵暖中甚高西周之主山也四十里至白楊鎮鴉路紆迴爲漢光武閒行故道冰堅泥滑登頓長坂中下

翁一

六

馬凡五六次四十里渡雒水畔多古柳冰珠點綴其上望若梅華商雒一帶山岫時明時滅唐人所謂一峰晴見一峰雪也三十里至韓城韓故都也地與秦密邇當日山東之國其勢在韓使諸侯能合兵戍韓韓不以道假秦秦雖強必不敢從他道出攻秦近攻莫先韓韓服而天下無六國矣蘇秦之從不解不惟存六國且可存周十里至白堡爲澠池屬望熊耳雙峰峻削陰陰半天人家在陶穴中微有煙火繇石壕冒大雪行上下崖谷人馬數傾陷欲墜千仞之下雒西惟此最險每山谷絕處輒有飛梁跨澗水洶湧隆冬不凝雪填空谿時或誤投一足日暮陰雲慘晦鳥獸跡絕四眺不見一人或至

一關關有驛曰破石乃古峭陵地北崇岡南深壑最可設伏人多穿土空隨山高下以居至磁鐘暮矣復從塹中行兩面崖懸千仞旁爲深阮馬足下皆穹窿成洞蓋大水衝激日久其上存地皮數尺下則虛空不知其所底也自此至潼關皆古桃林塞河山扼東夾以高原狀如函者數百里若穿地道以行車不得迴旋馬不得並九國之所以逡巡而不入也塹盡一關曰大谷人家在崖腹都不可見至則燈火熒熒出罅漏是夕始宿土窑土窑者古之營窟也地有驛樓曰盤石樓坊曰嵩河保障是日凡行百二十里皆在險中此險與長盤朱陽一夫可守崇禎間賊入則繇長盤秦兵不能擊出則繇朱

第一

七

陽豫兵不能禦地利果安在乎長盤古武關朱陽古函谷也明日三十里至陝州爲召公聽政地東有峭陵之險西有函谷之固南有乾山之障北有底柱之雄秦蜀之扼隘河雒之門戶在焉黃河沿中條而至繚繞城下沙與水半其勢最怒若驚雷奮發每上流決則下必淤下淤則上流必決所貴因勢而利導之捐數百里之地予之而勿與爭斯河治矣陝州當河干澗河之水注之渡澗河冰始堅凝冰爲河水所染其色多黃予詩云冰底河聲小塵中雪色黃四十里至好陽河河小有草橋十里至靈寶函谷舊關在焉北枕黃河西達商雒南控盧水山高澤廣巖邑也崇厓千尺時崩陷窈深無底人

民掘土以棲河流衝激遷徙不常面目皆帶泥水色登夫家山川原蒼莽雞犬依稀則虞虢之遺墟也經魏野草堂河上公談經處皆有碑並河行上下高原深谷三十里至稠桑虢公敗戎之處又三十里至閿鄉其南爲鼎湖西秦山東南商雒東北中條皆積雪千仞獨太華蓮瓣分明其頂無雪日照河冰千里晃耀與山光接射暮至盤豆鎮有水南來入於河不數武河兇爲津此鎮又名兜津河曲有首陽山對華而峙延袤數百里東接太行巉巖峻拔巨靈胡之所擘也有祠祀夷齊祠後二冢歸然古柏森鬱一白鹿蹲焉石也土人云二子當時食薇飲白鹿乳今祀者率以水一盂蔬一束蓋體二子

第一

八

之意云祠外有風后陵甚峭率一云風埽河畔柳樹多偃臥無枝一路陰谷冰稜頗傷馬足凡六十里至潼關關北俯洪河南倚秦山一綫天險爲全陝咽喉城有樓曰懷遠兵備使者居之藩屏三省關當河山要害千仞孤懸賈生所稱踐華爲城因河爲津者婁敬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潼關秦之一塞也田肯曰秦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關據高而臨不測所謂高屋河則其瓴水也虎豹當之大可以爲守崇禎間流賊出入惟意多不必繇潼關蓋關城南有平野四十里名曰南原直抵南山之麓與閿鄉壤地相錯寥闊漫衍實爲流寇往來之孔道豫秦在在爲鄰

並皆山峪繇豫入秦之峪南通商雒道境者紛紜不可指數其西通潼關道境者有五峪曰蔥峪曰寶峪曰蒲峪曰通峪曰嵩岔峪皆通華陰曰澗峪曰喬峪曰構峪曰石隄峪則通華州使南原四十里罅漏一塞則華陰華州九峪皆有一夫當關之勢而關門一帶節節皆成難踰之險然南原四十里中皆下臨禁溝深峻可據前督師孫公傳庭常議於南原上設立三堡堡與堡相距每十里屯兵二百扼守聲援又棊置一十五墩墩各距三里宿火器手各二十人俾憑高擊打火礮之力彼此相及堡墩皆旁禁溝又將溝旁磴道剗成壁立賊雖有十萬眾其若我何然我據溝設險險皆在外不在內設

第一

九

或賊從內出則必先據南原是非墩堡所能控禦故夫自關中而出者易爲功自關外而入者難爲力建瓴之勢自古所以爲雄也然商雒賊入之路萬徑千蹊亦難扼堵則惟有預偵早報嚴守城池以待援而已其說如此五里至楊太尉墓坊曰四知地卽桃林周武王放牛之所渭自此入河四十里至嶽廟門有灝靈樓複道相屬左右兩夾樓甚宏麗南對太華三峰日照神掌膏壘所溜指骨洞然五色蓋白帝所居以太華爲旒以黃河爲帶其體最尊非此樓不足稱金天巨鎮也樓後有青牛老樹長二丈餘上拳曲而下擁腫不葉不柯黝黑堅潤若角沈一截相傳老子繫青牛其下或曰凡樹千年

化爲青羊萬年化爲青牛聞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不勝或墮地髻解披髮牛畏入水又始皇時有老樹化爲青牛入於黃河此樹或精去而形留耶有一古柏大合抱內包槐樹一株亦千年物唐玄宗封禪碑在其旁碑爲雷震僅存駕如二字隸書徑四五寸最顯尙存高文許次門曰金城有古柏數百株酈道元所謂列柏也柏林多碑版然無漢碑有後周華嶽碑制作精雅洞達若玄鑑論者謂其隸書險俗不入格碑陰爲唐華嶽精享碑隸體頗得漢象而不得漢意顏魯公題名楷書在碑陰大五六寸碑兩旁多唐人名蹟西一石幢六面潤如黑玉乃宋人題刻又有石刻李衛公上西嶽書

第一

十

蓋屋趙子函云漢有西嶽華山廟碑爲郭香察書此石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嶽廟碎爲砌石今灝靈樓下多有古碑淪沒云廟正殿額曰少皞之都又曰聲收之府階前槐柏多奇詭殿後有萬壽閣俯渭背河中刻太祖夢遊西嶽文拜而讀之是夕宿道士房始飲槐麵酒食石華魚槐麵味微苦華陰酒之良者石華狀如鮓味甘河魚以此爲美陝人得之不敢嘗輒以奉客以爲魴云自潼關至此六十里是日初入關見陝人皆麻葛巾白袍或不巾但裹一白布無有異色衣冠者蓋雍州居仲秋之位色尙白故以白爲常服遇慶賀亦皆麻葛巾白衣以往弔喪則加一白布於巾上云南望華山五千

仞一石耳而上岐出爲三峰三峰中又有三峰如芙蕖大小瓣半開半含初視三峰並高繼則中峰高東西峰小遠近殊狀夾道古柳與榆棗柿林相間人家多築土砦二華蒼青影壓簷際數里至華陰石橋流水皆玉泉玉井所滲液有古長城數丈黯黯雲際乃梁惠王所築自鄭濱雒以與秦分界者渭水逕其北長澗水注其東自喪此地七百里而秦始有河西得專關西之陝六十里至華州有坊曰郭汾陽王故里穿城至鄭桓公墓碑下憩焉城西有紀信祠紀信與昌國君項伯爲漢功臣之首惜漢高帝不追封之豈以詐降爲諱耶我高皇帝封韓成高陽侯祀於康郎山忠臣廟位居第一其賢

翁一

十二

於漢高遠矣彼夫榮陽二千女子爲君而死猶紀信之義也予嘗欲爲文哀之自華陰至此馳道寬廣兩旁榆柳陰陰大小石散布四野崩窪處輒生荷花至四五十里不絕嘉靖閒地震少華崩其石飛墜所致一路亦有池沼泓澄蕩漾郭脣伯沚園季舉漪園在焉三十里至酒水有長橋是渭南境是日凡度大石橋四橋畔雲林雞犬杳若山中又二十里至渭南渭源出鳥鼠同穴合汧漳鎬戲漆沮澆灃澇涇汭之水東行千里至於船司空以入河空同詩隘地黃河吞渭水蓋秦川以渭爲歸渭以黃河爲歸也自縣西行皆平疇沃野直接長安矣五十里渡渭至臨潼之安陽屯又四十里至高陵漢

高帝長陵在焉楚屈景昭三族嘗從此今諸屈散居華陰蒲城閒實子番禺南屈之所本景昭二族不繁惟屈氏繁其左徒忠義之澤耶秦之亡以屈景昭三族三族卽南公所稱三戶猶楚言三閭也楚滅於秦而秦之滅楚之子姓居其地至今千有餘年不可以見天道乎哉四十里至三原古焦穫地亦曰瓠中曰池陽秦之謠所謂池陽谷口也城北有仲山清峪河出其東冶峪河出其西合流至谷口鄭國引爲渠以溉關中田蒼舒家在渠上流水依微古柳臥地甚有致出城南寓慶善寺寺在鄠原之下咫尺爲薄太后原廟居人祈子多驗寺有同元長老衣紫筆筆嘗爲威廟田貴妃祈子得定王

翁一

十三

故以爲賜云丙午正月朔在寺寺外多鬪雞人元日卽鬪雞陝俗也多茵陳草臘盡已生少陵詩茵陳雪藕香入城謁李衛公祠像戴唐巾眉目森秀豐頤巨口美鬚髯望之屹然丈夫復遊於北城三原有二城一南一北一石橋跨清峪河踰之則分南北一縣而有二城天下惟此予詩池陽城對出清峪水中流國朝有王端毅公當時稱曰王三原在留都飛章抗疏郵傳錯互時人爲語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王公居南城溫恭毅居北子皆往拜其祠十五夕觀鐙南城城有鄭國渠繚繞閭閻之中夾植白楊人多懸鐙其上火樹煙竿至曉不絕二月二日觀會於漢桃洞洞去涇陽六七里有東

嶽祠士女至者數萬人百戲紛綸迭呈妙幻若走絙打
蝶搗箏唱鍊相演元人院本雜劇彈大小琵琶歌謳風
花雪月瑣南枝玉娥郎凡數十隊多邊塞音聲明日又
觀會北城婦女結束若三吳以千萬計率騎而不輿不
帶眼紗色多美而頰長詩含神霧云秦女多高腴白色
秀身音中商聲清以揚是矣陝地繁華以三原涇陽爲
第一其人多服賈吳中故奢麗相慕效云聞流賊初起
卽至三原涇陽官兵圍之清涼原賊脫走追至雲陽僅
百餘許人忽天雨雹官兵僵仆不能前賊遂東趨出關
禍延晉豫楚蜀直至神京崇禎末三原有焦公源溥涇
陽有王公徵出其方略相縣令保守故繁盛爲今日關

第一

三

西之最至溫氏館遇華陰王山史閱其所注於鱗華山
記華山欽奇之狀恍惚在目山史邀予爲太華遊予謂
華山居積高之府爲天下名山大宗風氣剛厲金德肅
清蓋太素元精之所鬱積天地大文之所發源夫遊山
而不遊嶽猶讀書而不讀五經遊嶽而不遊太華猶讀
經而不讀春秋太華者魯司寇謹嚴之書也山史以爲
然是夕連牀山史談太華子談羅浮至夜分不寐明日
同出北郊飲於宋蘭之館秦城多女妓號曰樂戶士大
夫召客必以女妓奉觴食多肉味豕羊居十之六驢肉
有鮮者腊者酒則三原之石凍春蒲城之桑落寧夏中
衛之隴酒飯則黍稷麥梁蒸者熬者餌者粉者及薄餅

溫麵蝴蝶麵甜者調者凡十五六道而以稻爲殿先飲
諸酒撤席乃飲咂嘛酒主人揖客奉煎水一杯客則援
筒而吸其酒在糟中吸至一杯則以主人所奉煎水注
之糟得煎水復味發爲酒酒微苦易醉一日蘆酒或兩
人共吸客尊則一人獨吸方言凡熱日煎不以醋和羹
則曰甜所謂甘受和也又謂餅曰側猴以嫩麥爲條子
曰麥索明日過魯橋拜王端節先生像先生名徵字葵
心以不屈闖賊絕粒死其嗣子大春攜予出杏灣觀杏
杏沿清峪慈蛾凡四十餘里清河五渠周迴其下雜以
綠楊千萬花驟子輒躑躅不前望仲山瓠口鄭子真故
隱在焉兩壁峭削飛泉激灑六月無暑氣所謂寒門也

第一

十四

亦曰仙寒三月六日從故道復往華陰大麥新黃天氣
暄暖人始栽鞦花竿繡板處處成場矣初八至山史獨
鶴亭亭在華北與三峰相向嶽影滿窗陰翠寒人可受
也山史命其子伯佐導上太華而送予至醉谿陝人好
遊歲三月十日率朝西嶽從數十百里而至肩摩踵接
雖以叔卿博臺賀老全眞崖爲華頂第一嶮然婦女十
百成羣皆能躡飛梯援鐵縊而上予亦雜諸遊人從天
井白汲晨晨孤懸自青柯坪至巔居西峰二十餘日大
約得華中之勝十而四五別爲登華記焉四月朔下山
返山史砥齋觀華山廟碑搨本碑乃後漢郭香察所書
石久失郭肩伯獨藏此本其結體運意乃漢隸之壯偉

者鋒芒鋸利如新山史云漢隸之失也久矣文衡山尙不辨自餘可知辨之白肩伯始碑有秦府王孫懷離字季鳳懷丑字長生誼斗字子斗誼汜字仲宗者書其後季鳳云肩伯嗜古甚於飡飲其分法爲當代第一每出母論遠近必以三代彝器秦漢人書晉唐人畫數種隨行稅駕處必先展一過是帖裝製皆精尤可寶仲宗云王元美謂挑撥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此碑與王語符合其言如此盛平時關中多好事家肩伯而外有趙子函者尤嗜古仲宗贈以詩云先秦隻字必淪腴詎楚一篇嘗在口而子函嘗於終南九嶷閒徧訪殘碑斷碣所得往往奇祕華州則東雲駒有墨莊樓三原則來陽

翁一

五

伯有卿媛館皆畜藏金石古文精於鑒藻諸王孫彬彬作者以工詩及四體書相矜尙當時功令推擇接迹仕途而宗才之英尤以仲宗爲最詩則仲宗有松雲閣集子斗有八斗齋集諸王孫有青門七子集是日王玉質招飲手蓉閣閣面華山三芙蓉故名玉質善大書以子愛華中古丈夫洞因書古丈夫洞草堂六字見贈相與飲於華下黃神洞又飲於華下大上方之下漱園有羽人彭荆山者來自華頂青牛臺博學精老氏書荆府諸王孫也有歌人家本朝邑善甘涼雜調酒酣荆山吹長春笛和之明日又同伯佐飲山孫亭亭在華山之北谷口巨石屢屨四環有宋游師雄 國朝王瓊屈直孟洋

題名其上字大如斗龍藤十餘樹覆之玉泉經其下可以流觴子醉題於柱云有奇一千來自萬里一見華山大笑不止將居三峰以沒其齒天生斯人以太華死伯佐贈子詩云屈子多才兼好奇萬里來探太華峰手把一卷時吟嘯但恐孤負山與松又曰屈子自來憐玉女青蓮今復駕茅龍山史則爲序送予五月二日山史攜入西安二十里至敷水水出敷山羅敷之所產也岑參有歌岸花仍自羞紅臉隄柳猶能學翠眉四十里至華州經新豐里新豐多樹詠唐人蔥蔥漸見新豐樹及新豐樹裏行人度光景依然渡灞水水上有橋夾道楊柳榆槐之屬隨水逶迤望之不窮暮入長樂門古青門也

翁一

六

有秦王故宮秦府爲 本朝宗國若姬周之魯其坊曰天下第一藩封又曰世守秦邦東西則曰天府之國盤石之宗皆 高皇帝所命里許有鐘樓造自尉遲敬德上懸景龍鐘唐睿宗有御製銘書法古雅拙朴在唐以上乃楷兼篆分者從蒼舒寓樓望終南萬里如帶橫亘城南其前兩高峰始皇嘗表以爲闕山勢依然而別館離宮高臨龍首所謂下見南山盡者不可問矣雍州沃野金城千里相接城東北斗渭象天漢自是帝王奧室受命者必宜都之 高皇帝嘗有意焉四望郊原佳氣盤迴時於素朝晴日見之與伯佐往觀碑洞洞在西安府學藏晉唐以來碑刻有唐玄宗書孝經碑甚高大

四石合成其體方頂有一玉山磊砢隱隱可見亭柱白石瑩潤雕刻龍虎文悉精麗有烈皇帝賜楊嗣昌出視師碑草書大四寸許上有方壘及花押旁一長圖書文曰御筆之章餘碑若聖教序九成宮藏真爭坐家廟等陝人日擗取以紙計直敲擊久字畫崩損視數十年前所揭懸絕矣聞嘉靖閒地震往往數百里崩塌華山亦忽低小秦雍閒碑石多摧碎圓如鵝卵獨洞中碑僅存以肩伯金石史折衷之亦可以知四書之源流矣明日李叔則蒼舒山史李天生伯佐置酒高會時有十五國客予與曲阜顏修來以詩盛稱於諸公一座屬目先是有傳子登華長律至西安天生見而驚服謂自有太

翁一

七

華無此傑作可與于鱗一記並傳比相見卽再拜定交謂今日始得一勁敵云天生雖心奇子然嘗欲抑子馳騁雄奇之氣而一湛以醇粹與遊輒多所琢磨予大喜遂約爲鴈代之遊明日出安定門二十里尋未央宮故址未夕而返過弔忠泉泉爲長安知縣吳公從義殉節之所賦詩一章南出永寧門有寺名曰薦福一塔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爲二癸亥地震復合無痕奇甚又六里爲慈恩寺有鴈塔東南一里至曲江曲江久涸形隱隱在苜蓿場中北一阜名樂遊原今爲永興王墓江頭多有唐宮殿基及杏園芙蓉池之蹟東南二里爲漢宣帝杜陵七里爲張曲地漸高迤邐過長安西南皆曰

少陵原少陵原西則秦王園地松柏森蔚華表石人數十里相望原上有牛頭寺其下一里爲韋曲杜子美故里也有子美祠予書其柱云一代悲歌成國史二南風化在騷人又前爲神禾原滴水穿原西流經咸陽入渭望終南一帶青靄虛無紫白二閣參差相映而紫閣尤妍媚又有黃閣峰相去不遠紫閣者謂旭日射之其色紫白閣者太古積雪盛夏不融唐人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終南三閣羅浮二樓吾見此因有朱明故隱之思旁有昆吾太乙諸峰蔽虧林表不可辨原東十里爲杜曲北五里樊川地膏腴宜禾黍桑柘之植郁郁蕤蕤號爲陸海民事耕稼有先王遺風予詩九州上腴地

第一

六

天地輿區中原上有道安洞土窟耳渡滴水西北望皇子陂多大冢其西爲畢原有周文武二陵父前而子後各爲壇廡又十里爲香積寺樊川御宿二水交流其下西入於澧是名交水又十里爲古漢陂曩時汪洋無際紫白諸峰隨波下上少陵云半陂以南純浸山自此入漸多泉瀑子面嘗稱高冠之瀑如怒仙谷之瀑如喜則此山又以水勝明日自橫門三十里渡渭望五陵陸如又二十里渡涇涇甚濁一石而泥八斗甚於黃河三十里至涇陽縣昏黑矣驢蹇不前月落乃至三原明日自北門過清峪橋三十里渡漆沮水詩潛有多魚卽此又三十里至富平其南有掘陵原禹導汧及岐至於荆山

卽此又三十里至流曲有漢武祠又三十里至韓家邨
去北山五六里山與終南對故曰北志稱祓祠之山直
接榆中北山者祓祠也邨有土城蓋雍州土厚而堅以
垣以牆固如磬石自潼關以西民皆築堡以禦寇土不
可勝用不必壘南山之石其甍已弗克攻矣雍地多土
入其境自二華外所見無非土者以土多故山之平者
曰原原土之高者也并皆深二三十丈以輓轡取水窖
中粟可數年不壞天生家堡中予登其堂拜母歡喜如
歸與濟寧劉六姑及諸田氏上王翦墓飲酒諸田賦詩
見贈石臣曰南海來高士西秦問大宗子庸曰何妨海
岳高龍臥最喜琴書旁馬羈天生則曰十年勞夢想一

翁一

充

語託生平予則爲文贈天生進以橫渠之學時天生方
編九經大全未就予謂學貴自得九經者吾心之註疏
吾心者九經之正文不得於正文但從事於註疏是謂
玩物橫渠所謂天地之塞者九經也天地之帥者吾心
也予能先求之於天地之帥苟有得焉則九經之言皆
我之言是爲九經註我非我註經天生以爲然遂偕往
鴈門同學於陳大夫尙友齋中

自代東入京記

丁未八月朔出自代州東門十里至平城有墟落曰白
登邨又十里城曰秦雲道旁故有扶蘇祠蒙恬墓在蔓
草中不可識但聞水聲從殺子谷而來細流鳴咽曰恨

斯恨斯而已鄧都葬所相傳在其左右今亦失之北望
西隴夏壺雁門諸山爲峰千萬橫亘長邊而出雙陘中
裂大者爲關小爲口與內外邊牆不斷勢若長蛇其首
起雁門故雁門爲內三關絕險志所謂雙關斗絕雁度
其閒者也迤邐而西層巒疊嶂直接雲中九原蒼翠陰
潤若晴若雨則句注之山也三十里至繁峙縣縣孤懸
無援寇往時從平刑小石而入輒先受害代東次衝之
地也欲尋泰戲三泉觀滹沱發脈之所以日暮不果明
日二十里至拂蓮堡四十餘里至沙河南望五臺北峰
積雪如白雲光亂初日此七月中新雪也記去秋八月
六日與客登陟五臺蹋冰攀磴雪片與山花交落沾衣

翁一

二

盡溼夜擁狐裘三重身猶寒慄谷中有太古雪一塊大
三四畝黑如漆稱萬年冰淮南子云北方有不釋之冰
此其一矣明日四十里至大營自代至此皆逆滹沱以
行淺深凡十餘渡是水引之可溉恆山田又三十餘里
至平刑關關據山絕巔崇垣矗立乃紫荆雁門羽翼山
西東路之門而全晉咽喉之寄也北當諸台吉孔道爲
戎馬區要害不亞雁門故國朝山西東路之邊以平刑
爲首備兵使者兼轄兩關稱雁平道焉平刑號極衝嘉
靖閒寇三大舉皆從平刑而入北樓參將沿牆擺守晝
多旌旗夜多火鼓四面以驚疑之使之狼顧不及而以
勁弩飛車及毒虎大礮豫伏於山勢盤迴之閒俟其半

渡而擊往往大創此誠扼關上策也崖澗峻仄欲崩欲陷下馬度嶺四重河五重始至平刑嶺口於堡城宿焉明日四十里至靈王墓在縣西高阜崔嵬前帶湯河後枕黃花嶺形勢雄大沙王宮舊亦在此墓前有烈女曲秋葉兒碑東有李存孝故里碑又二十里從深谷上銀泉嶺嶺一名遺釵脊長高聳道巉絕乍步乍騎四十里度一小關至腰站樹林中有煙火數家下臨虎落上接鷹巢寒風颼颼拳人毛髮少憩上驛馬嶺山梁詰屈益艱嶮管子所謂輟軼之險也踰艾河二里至廣昌即古飛狐縣道旁有東嶽行祠門內古松三十株左有小塔銘云唐天寶二載李仙芝奉敕所建塔下

第一

三

石穴大小六七所有噴泉流聲淅淅是曰涑源以釀酒絕甘京師稱爲涑酒涑水灌溉多上膏之田居人五家一水碓十家一水車甚資其利榆柳閒茅茨錯列咸依溝壑以居一小寺建自遼乾道中石幢瑩潤楷書心經及梵字皆可玩山上邊牆百餘仞石色皓然橫界青冥起紫荆至白石口凡百里城以山爲首尾山以城爲藩籬我散而守彼聚而攻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不待交戰而勝負之形已分當日事勢若此自大營至此四面皆崇山無一空隙視天若在井中京西要害此爲最昔人欲塞飛狐之口良然明日二十里渡拒馬河三重入浮圖峪峪口礮臺林立牆與山勢並馳山斷則牆續山

以牆屏牆以險衛險虛必依牆以爲實牆實又依險以爲虛虛所以戰實所以守守又在河河水緣牆曲折多礮石不可騎扼之乃可取勝出峪嶺益峻鳥道傾仄上下浮沙危石下馬十餘次踰河八次又七十里踰河至一小關關有羽翼紫荊四字又七十里至紫荊關西岸其牆內外十餘道斬山堙谷爲之一路接火墩空心礮樓自浮圖峪至此凡數百座關南又有小關一城環之又踰河乃達紫荊關關有重門與浮圖峪皆半閉稽察甚嚴非有方印符不得度副將某要留帳中以易酒黃羊相餉使伎人彈箏打碟爲樂爲予言此關肘腋京師曩時防秋孔亟士馬雲屯然且戰守不給今者戎夏一

第一

三

家無分邊服漢兒一向臥今益可以高枕守將閒暇但歲時省視諸部落馬牛羊橐駝及羊羴駝毛狐羴羊羔諸皮張所入收其稅課萬金取羨餘以供賓客而已紫荊乃內三關之一內三關爲二邊外三關爲大邊一關中又有三關關外又有暗門夾道煙臺或高或下每座皆費千餘金今者傾頽幾半與金城湯池皆無所用矣予聞其言爲之太息者久之出關復舍騎而下磴道裊裊若懸髮石賦莓深跬步已困渴甚解帶中椰碗酌瀝靈泉而飲回望關樓若天半霞起旌旆飛揚尙有雄吞朔漠之氣十里至谷口有券門女牆環之是曰茶窩口凡關必有口相輔紫荊在中而浮圖在其東茶窩在其

西此唇齒之勢也紫荆實京師鎖鑰金史表云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扼其吭上濬云京師北抵居庸東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者三百里居庸蓋吾背也紫荊吾吭也一不戒彼將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其踰牆直至神京不過一日程耳嗟乎當日之可憂如此夫又八十里渡水四五重至易州白紫荊關至此民男婦率多項瘰蓋山谷之氣寒溼所致語曰險阻氣多瘰是也渡易水弔荊軻舊迹慨歎久之易水清冽宜釀故易酒最名引其水可漑京師田明口六十里至涿水縣又五十里至涿州馳道平衍縑塵漸撲面矣明昌三十里度琉璃河橋四十五里至良鄉縣二十里盧溝桑乾水自西北至水在雲州混濁至此乃清有大橋柱皆青石雕鏤獅子不可數又三十里至京

自代北入京記

戊申八月二日自代州北行二十里許至南口又二十里踰橋至傅家坪仰視雁門關在兩峰頂孤懸千尺勢若雲翔里許至關城城隨山曲折其形三方北有外羅城石女牆一土女牆一左右烽墩凡四譙樓曰寧邇下有武安君祠祠南一泉曰白谷有九龍亭覆之山上即古長城乃趙肅侯武靈王所築築並陰山至於高闕者今因之以作邊牆牆大者三道小者二十五道純以巨

翁一

三

翁一

三

石蓋十人隘之總門也出關咫尺寒風凜冽即與塞內不同兩山漸開茫然黃沙白草矣一泉迸出北流入於桑乾名曰豹突古飲馬之窟也谿石大小相犇馬行殊古又三十里至北口七里至新廣武城倚半山南當雁門之缺西折十餘里爲舊廣武藪澤中多鴻雁野鴛鴦之屬語曰北陵西隄雁之所出雁門以此得名西隄即雁門又多黃黑雕長尾短翅大如車輪盤旋空中見人輒欲下擊勢絕可畏單騎輒不敢行日未暮已趨店宿店旁頗有土窰民居其中所食者苦菜燕麥窩窩所爨者沙蓬貧嫗以石炭禦寒有生長不識布者慨歎久之明日七十里至陽方有城在南山口當朔州大川之衝平沙漫衍亂水流離每當秋高馬肥十萬鳴鏑可成列以進外三關此爲最衝不比東之雁門句注西之老營偏頭崎嶇山谷限隔黃河不便大舉者蓋守陽方口所以守全晉之三路也又二里至寧武關關據兩關之中號爲中路垣牆壁壘凡二百餘里直接太原往闖賊犯關以寧武不破不可以向大同故力攻拔之自都督周公遇吉戰沒一路金湯皆若摧枯拉朽矣東門教場有周都督墓予焚所作公傳哭而去出至新廣武十里至榆林堡並山行過黑圪塔有黃水河從朔州之三泉而至泥沙渾濁人皆濾漿以飲又六十里至山陰山陰以在覆宿之北故元名之曰山陰又以在桑乾之南故遼

名之曰河陰或曰北接陰山山陰卽陰山之南麓未知
然否縣川原平衍每風捲細沙堆積成山其白如雪上
生蔥蒿可食曰沙蔥沙蒿其土饑其民貧竄窮陰所積
黍稷麥麴難育柳三月而芽白楊四月而有芒如毛婦
女戴於首以代花是曰柳毛然七月而皆黃落矣冰霜
慘裂木皮厚至三寸民以爲瓦又六十里至應州桑乾
渾河二水東西環繞羣山乍斷乍續起者爲龍堆伏者
爲雁磧大風一起黃土漲天沙壅處馬脛陷沒此古沙
陀地也李鷄兒於此創業有金鳳井存焉北有黃華岡
武靈王嘗登其上與樓緩謀胡服以取中山者城中
塔上下積木爲之高三百六十尺圍半之盤旋紆曲內

翁一

五

外玲瓏視之若井幹樓有成祖峻極神工 武宗天
下奇觀御書天下浮圖之奇者惟此爲最故應州號塔
兒城塔遼清寧三年所建也於時新霜始降雉兔方肥
予與三五騎小出城西射得沙雞一半翅一以夜猴縋
入穴中捕得黃鼠二聽鄰店妓女彈大琵琶唱口西曲
夜分乃寢五十里至桑乾河水黃濁泥深數尺得河夫
五六人著渾脫入水夾扶騾馬乃能涉其源自汾州天
池洑流至馬邑雷山之陽匯爲七泉七泉合而爲一乃
至此以洑流故性暴怒從穴中噴薄如沸不減黃河之
暴太行水皆洑流桑乾其一也又十里至西安堡夜寒
以煤暖酒煤色如烏金堅如石名成火亦曰宿火言成

卒所用而能隔宿不化也邊頭苦寒貧者以火爲衣日
夜在土炕上煤臭多惡易病人蔚州煤則否且耐火故
燒炕貴之成火蔚州產也又六十里至大同地夷衍無
險可恃北路尤難守中路次之西路東路又次之蓋畿
北大戰場而九邊中之絕塞也山西以大同爲藩籬以
三關爲門戶以崞嵐一帶爲庭除故大同以戰爲守所
以壯藩籬也諸關以守爲戰所以固門戶也城東御橋
甚高大上有擎天柱雕刻獅子有鐵牛四在四角以鎮
川流 康陵嘗駐輦焉尋涼馬臺故址不得乃宿代王
宮外宮已燬僅餘紅牆周遭土人穴其下爲營窟所砌
馬槽皆琉璃斷瓦明日六十里至聚落城一路多石田

翁一

六

草木少生七月已有嚴霜矣驚蓬展轉不離馬蹏之間
隨風散去輒復依人爲感歎久之黃埃蓬勃目眇無所
見隱隱一口與雁門斜對號極衝蓋昔日帝堦之所從
出者是曰殺狐林其近宣府者曰張家口外卽大漠其
東天城陽和其西左右威平南則朔應渾源蔚諸州皆
以此爲鎖鑰焉六十里至陽和堡有額曰襟嶽帶河嶽
北嶽河桑乾也三十里至枳兒嶺是大同宣府界得句
云大同宣府嶺頭分自廣武至此數百里深沙大鹵莽
莽無際嶺崛起故不甚高踰嶺則兩山漸合矣渡水深
者一淺者十餘至懷來堡又六十里至宣府入謁故巡
撫朱公之馬祠焚所作大同宣府二巡撫傳二巡撫皆

不屈於賊與國存亡朱公及衛公景瑗也有槐數百年物在刑官廳事幹文餘耳二人手圍之不能盡枝條夭矯武廟稱槐龍焉又十餘里踰小嶺並洋河行兩山偪束洋河橫穿而東勢甚洶湧塞外水消長不常成河者少此河洋洋不已故曰洋河出隘至雞鳴驛有山銳絕是曰雞鳴山唐太宗北伐聞雞鳴於此六十里至上花園又十里至下花園皆遼時蕭后種花之處有澤曰鴛鴦灤灤一曰泊旁多古榆柳又有檉柳檉柳一曰霧柳又曰三春柳言以三春時而發塞外柳皆萌芽於夏故也一樓曰鎮朔乃遼后洗妝樓遺址地涼爽風猛早霜宜牧馬多沙米燕麥之植沙米粒細如黍以羊羹作

翁一

宅

食味亦甘滑邊外名黍喇棘又善水草多產黃鳧白雁遼元皆嘗避暑爲離宮沿泊以居元又以爲上都開平東甌二王埽除之乃爲冠帶之室自大寧棄谷邸遷而遼東宣府數千里中斷古北喜峰二口遂爲外邊二口當居庸山海二關之中不能制其扼塞東西臂肘既斷而險阻與其畿輔閒騷然多事矣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見西厓氈帳高低不一所謂穹廬連屬如岡如阜者男婦皆蒙古語有賣乾涇酪者羊馬者羴皮者臥兩駱馳中者坐奚車者不鞍而騎者三兩而行被戎衣或紅或黃持小鐵輪念金剛穢跡咒者其手頂一柳筐以盛馬糞及石炭者則皆中華女子皆盤頭跣足垢面反被

毛襖人與牛羊相枕藉腥臊之氣百餘里不絕予就奚婦市得黃米大磨及野馬肉峰子油以行峰囊馳封也十里至新保安又十八里至沙城城有二東西相夾又二十里至土木英宗蒙塵之地也城西有祠祀當時殉難文武三十五里至懷來又二十五里至榆林皆有堡城二十五里至全道有二路一自懷來衛保安州歷榆河土木雞鳴三驛至宣府爲西路一至延慶州永寧衛四海治爲北路蓋全道者八達嶺之藩籬而八達嶺又居庸之藩籬也自宣府至此一路深溝高壘連絡諸關關外有牆牆外又有城城外有山山外有墩墩內外相夾其勢亦一長城而對角敵臺偃月羊馬牆相間率

翁一

宅

不踰二三里單邊五之複邊十之亦可謂極其秘密矣岔道兩山崢嶸若犬牙錯從澗中亂石以行三里許至八達嶺嶺軍都山也有城曰北口城下視居庸若井底居庸以此嶺爲咽喉守居庸當守北口守北口當守八達嶺元人所以設萬戶軍府於此蓋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斯嶺最高憑高以拒下其險在我失此不能守斯無關矣逾嶺數百步卽岔道堡守此又所以守八達嶺也嶺下澗壑逶迤湍流界道二十里許有小峽水聲琤琤名彈琴峽此水乃濕餘河之源南流至下口潛伏十許里又復南出爲榆河今涸矣關路多行水石中苦罌阿不可疾驅路益狹雲木蔽虧四里至居庸

古謂鐵門關在兩山間絕壁平峭如削成巨石中僅過一軌四十餘里乃得平地其上峰嶂倚空東連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羊腸一綫曲曲相通此天下九塞之一而太行八陁之第八陁也陁隘也北曰陁南則曰逕也契丹故有地曰陁尤高涼常以五月上陁避暑八月下陁其後則以宣府爲陁道從居庸出入也居庸自遼以來號絕險金之取遼厓石自崩戍卒壓死不戰而潰其後金人以鐵錮重門布蒺藜毒箭百餘里守以精銳然夜半黑松林中已有蒙古之師閒道而入矣關中有延慶衛治一寺曰泰安有白石樓雕鏤佛菩薩天王諸像甚精巧多梵書跡蓋遼元時物又有過街塔塔累

第一

完

石爲之狀如譙樓車馬穿其窾以行出關復行澗中十五里至南口南口者魏書謂之下口以南爲下也北齊書謂之夏口以南爲夏也凡一關必有南北二口爲羽翼關華夏之吭而二口又關之吭也 長陵在天壽山如萬馬從天而下至此而止蓋太行結脈之處百里至昌平州自州西門而北六里至 陵下繇白石坊入坊北有水一石橋跨之二里許有大紅門中路碑亭有仁宗御製 成祖神功聖德碑 長陵在天壽中峰之下直當正脈門曰祿恩凡五空以亂石塞之子與一中涓從水溝匍匐以入享殿亦曰祿恩凡九閒他 陵則五殿前後門三道石案上鑪一花瓶燭臺各二皆白石

琢成其後爲隧隧上爲明樓有一碑以金書曰 大明太宗文皇帝之陵上二字篆書下七字隸書明樓後有寶城 梓宮藏其下皆一帝一后合葬如 孝陵制凡十二 陵皆然階墀欄楯華表及石人石獸亦皆白石甬道有屏風則以黃琉璃爲之 長陵之左爲 景陵右 獻陵制度狹樸僅及 長陵五之一最壯麗者 永陵其殿十一閒純以竹葉錦石鋪之其平刻左龍右鳳 長陵之平止刻龍 諸陵門皆有崇碑無字惟 長陵有字山童童樹木皆盡惟 景陵寶城前有白松四株豕上一株司香者護視惟謹 定陵全燬於賊 昭陵 康陵僅明樓被焚 泰陵殿上存御座案榻各

第二

三

一及承塵五色天花板餘具服殿宰牲亭焚帛鑪之屬或完或不完一望琉璃碎瓦金光滿地目爲之眩御橋下一一無水雀池與九龍池皆涸九龍池在 昭陵西南供御盥薦者也計天壽山凡五水一自老君堂來逕 長陵前一自灰嶺口一自賢莊口合流下 泰陵橋一自錐石口下 康陵橋至 泰陵橋南合上二水下 定陵橋一自德勝口來逕 昭陵橋俱至樞星門北之七空橋總爲一河流出東山口至沙河沙河有二一南一北夾鞏華城而出漢書所謂濕餘水東至潞南入直沽者也河上有二橋南沙河橋曰安濟北曰朝宗歲時 車駕上陵經焉城有行宮 車駕亦嘗留駐今荒

草矣 定陵西北爲宮人葬地名西井其東井在 德陵之東南井者內人斜也 諸陵皆有神宮監以司灑掃一二老太監猶存歲收御園花紅蘋果以獻予從之求飲少憩焉四十八里至清河橋宣德五年二月乙未上奉 皇太后謁 長陵 獻陵 上躬褰韉騎導皇太后輦至此橋下騎扶輦既度橋 上復乘騎郊甸之民夾道羅拜皆稱萬歲卽此橋吁嗟此盛事不可復見矣又十二里至京

入永安縣記

舟自歸善水東溯東江而行凡三日至苦竹派取輜歷橋田月角嶺至義容屯飯涉谿四五夕宿寬清谿岩次

翁一

三

日歷員墩白谿上嶺者六七涉谿十有三二嶺路偏仄皆蛇盤沿谿以行或在谿左或谿右穿箐竹披茅霧露沾溼至午風氣不開鬱煥蒸人甚苦之一路山谷間皆茅屋或一或二或十餘二十餘家高者曰砦平者曰圍或曰樓或在山絕巔或在隘口皆一徑微通一夫可守自白谿以東道旁多古松樵火所燭膏液迸注往往凝結成芝菌大者如盤盂其色瑩白松或被伐橫臥鱗甲四散磴道多爲所礙至林田漸有大邨高下基列稻田隨山勢開墾徂夷相半多狹長細畛無有方廣至於數十畝者十里間兩涉秋鄉江至鐵潭渡抵縣縣所處稍卑丹嶂宮之嶂於諸山傑出最高大如屏障橫空故曰

嶂其最著者如羊角燕尾雞冠以形名白葉紫簾烏禽以五色名雞公鹿母黃鸞鹿幃以鳥獸名柏樹柏興漆木黃草黃花以草木名餘如天字寶峒描眉上瀨寶山企壁吹螺茅灘等凡分三紀其名一一皆美狀亦奇秀而雞冠嶂當予所居紫金書院之前大小爲峰者八九色丹紫多變煙翠欲流尤可愛羊角嶂在南當學宮其旁一峰與縣庭相直名文筆銳而不高予與縣中士夫言人以一罌囊實土覆其上立可培高數丈勢益峭拔巨靈最願諸君獨無此巨力乎皆以爲然縣境內多水水從諸嶂而出大小皆數百折大者爲江江有五以爲之經小者爲谿爲阮謂凡有百餘以爲之緯四面爭流

翁一

三

或分或合而秋鄉江最長自火帶逕以下二百餘里皆秋鄉江納小水三十有八自南而北而西又而南而西以入東江如使從城南鐵潭口至牙谿以下稍疏濬之排其闕沙燔其礪石使灘龍三百六十一無所阻三蓬四蓬船子可通行則穀賈四方輻輳而穀貴穀貴則種葦者多益盡地力田雖稀少而葦多無農不葦則無山不爲邨落縣之富庶可計日而待也計縣境方七百里山凡九之田一之土壤肥沃多上田無所用冀種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琴江乃有嵇藏古名寬得多富人之產秋冬間漕歸舟尾銜接田家所有二三而已地多谿以竹石障壅成陂埭輻轉過天車水從下至高以

慨常有萬夫之力其不可破者亦皆有水田在山罅率津潤成膏不苦旱田而瘠則種大冬一穀歲一收餘皆種早翻二穀歲二收其烏禽天字二嶂及下黃沙羅院一帶乃多營葦所種山旱及薯芋菽苴麻薑油茶諸物與白衣山子同風其初或是猛人采實獵皮毛山濯乃徙今悉化爲齊民矣縣中多開豫章潮惠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農或商樂其土風遂居之風氣所移大抵尙勤儉務敦樸有淳古之風秀者絃誦不輟文學相宣樸者多農氓少事工賈其居菅茅其服絡麻蕉葛惟城中乃有瓦甍房衣帛婦人纈棉大苙衣多青黑髮左右盤無鬢鬢皆戴塌笄笄廣五六寸與頭相等以羊

第一

三

皮金紙翦擘爲條者七或九或十一名曰金縷子以傳其上笄亦以紙爲之外冒黑紗四旁插大釵簪自朝至夕無或有不笄其未笄始有髻子笄則無之故常不去其笄雖至貧笄亦華好嫁日其姑來迎其母送之至夫家貧者率務勤苦跣足長裙以耕以織或采薪罕有坐而衣食其夫者丈夫重儒婦則惟師巫是聽有病輒以八字問巫巫始至破一雞卵視其中黃白若何以知其病之輕重輕則以酒饌禳之重則畫神像於堂巫作姣好女子吹牛角鳴鑼而舞以花笄荷一雞而歌其舞曰贖魂之舞曰破胎之舞歌曰雞歌曰暖花歌暖花者其男嬰兒有病以五綵團結數十花環之使親串各指

一花以祝祝已而歌是曰暖花巫自剗其臂血以塗符是曰顯陽七月七夕則童子過關十四夕則迎先祖男子或結場度水受白牒黃誥婦人或請仙姐施舍釵鈿仙姐與女巫不同女巫以男子爲之仙姐以瞽人之婦爲之山深谷邃淫昏之鬼或憑藉以爲禍福未可知縣中士大夫常以爲病若麓張令公下車首厲禁之然其根株深固未能剪除二三也所喜者士夫多崇禮讓歲時會聚雅多文酒之歡泉甘而醞釀醕以黃糯之良者爲之其地高寒非此不足以禦風霧若燒春則反涼冷云計縣去苦竹派其高不啻百餘丈冬時微雪或飛霰以故荔支龍眼不生多蕨或數年有或數年無貧者粉

第一

四

其根及土茯苓以代糧多天門冬及筍粳秫有餘則以鬻諸四方俗務本業無些竄地鮮磽确入其疆雞犬熙熙禾苗蔽野四達乎城闕之下城甚小半枕紫金山巔城爲四山所束拘攣不能舒展如能拓其東南南濱秋鄉江北渡黃花水使秋鄉與轎尾二水夾城形勢益善諸君以爲然

遊白仁巖記

代州南北皆山予遊其二曰五臺曰白仁巖五臺去州遠大而高寒四時有雪不可以常遊白仁巖最小然自州西行三十餘里抵茹山自茹山逕入四五里而抵崢嶸山崢嶸之上則巖在近而易遊故吾輒以爲勝歲丁未

春與富平田子清苑二陳子遊焉初入谷行亂石中望層巒疊嶂白雲縈帶髣髴若在天半並澗詰曲而上林木間松黃委地與苔蘚厚積至尺絕壁有石井五澗洑者二其三清瑩可鑑錯列狀若七星曰七星泉飲之甘冽泉上一石平廣可坐百人亭其半以祠白龍祠後一大巖是曰白仁左右有定心棊枰二石壁立空際志稱是石舌吐危崖立者熊經蓋非守身者所敢躡也有寺亦曰白仁去白龍祠數十步爲晉遠公隱處昔有白龍化爲白衣人聽法故又曰白人巖云其曰仁者以白龍能爲甘雨以惠代人也田子曰斯巖絕勝惜遠公當時舍之而往匡廬予曰生人之樂首朋友次書次乃山水

翁一

三

使遠公不往匡廬則何以得見高賢如陶靖節而與之爲友乎陳子曰靖節非遠公之友也其道不同予曰靖節中年聞道東籬采菊悠然而見南山得意忘言庶幾顏子之卓爾時人不知惟遠公知之其相視莫逆遠公遂忘其爲禪而靖節亦忘遠公之非儒超然人外一笑無心蓋非劉遺民周續之宗少文輩所能窺其淺深者也南昌蘇桓嘗以靖節爲周公孔子之徒雖與遠公交遊而不赴其社所謂守道獨立入焉不緇百世之一人也嗟夫遠公之所以愛靖節者端在於此今之浮屠動以儒門澹薄誘學者入於異端以爲其教之羽翼見有高談周孔者輒啞然而笑以爲不足以了死生如靖節

隱居高逸亦尙譏其有外而無內吁豈不爲遠公之所鄙笑乎哉想慕流風爲之三歎

文昌閣記

西寧治東三里有小山無名邑令中州張侯以羅旁之口隔江二十里許有錦石山漢陸賈大夫之所封者也小山橫當羅旁之水爲西寧塞門與錦石若相表裏因名之曰輔錦而造文昌閣其上屬予爲記考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司中司命之祀始於虞書曰禋於六宗孟康以爲司中司命六宗之二也周則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

翁一

三

神祇鄭康成謂司中司命與焉噫嘻此乃天子之祀也今士庶人皆祀之何居其母乃踰於禮歟然吾聞庶民惟星星有好風好雨月貴從乎星日貴從乎月歲貴從乎日從其所好而雨暘燠寒風之時乃無易而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則士庶人亦得祀星上之人因而遂其好惡之情斯亦政事之大者也考文昌爲天之府上將次將主武貴相主文今閣中之像稱帝君綠衣烏幘而玉帶狀若王者則貴相之像乃文昌之第三星春秋元命包所謂理文緒者也而司祿之賞功進士司命之主災咎司中之主左理皆繫焉文昌之職掌誠大矣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

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而道家以爲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者謬也文昌之星其氣得之於日其精得之於天此天之神而以人之鬼當之母乃非所以事夫天乎事文昌六星而不區區於司祿善事星者也善事星斯善事天矣且天官書文昌六星先將而後相先命而後祿故楚詞大司命之歌曰乘清氣兮御陰陽又曰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又曰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此三閭順受其正之旨也無所徵於司命是能知命知命則不干祿而庶幾乎君子之道矣吾願與西寧人士交勉之

長樂臺遺趾記

翁一

三

惠州長樂縣西北一里五華山下有長樂臺遺趾相傳漢封趙佗南粵王佗受命築朝漢臺於番禺復於龍川故治築臺曰長樂以示其與漢相休息之意蓋至是而偏霸一方東西數千里新造者皆集地遠者以財役之佗真可以自樂矣當秦之亡天下發難實始南粵先是時秦以振男女三千人與徐福而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以女無夫家者萬五千人與尉佗而百姓離心瓦解爲亂者十家而七蓋徐福尉佗皆秦之陳勝也秦旣亡南粵之地亦定漢不得而有之倔強一隅爲蠻巨大長以自雄以中國人而反天性有所不恤何其忍也然佗實藉粵人之力而懲桀駿之禍因其好

惡半羈縻之不致遽變剪髮文身之俗故棄冠帶椎結箕倨以媚粵人且欲自外於漢與北故冒頓相爲角立也佗於南粷蓋有恩故能得粵人之力而用之粵人性勇悍尚義梅鋗用之以助漢佗用之以據粷而秦於是乎因之而亡矣嗟乎秦之亡以粷人首難元亡亦然粷人亡元之功如朱光卿鍾大明者比韓福通爲大光卿姓朱而鍾名大明其元曰赤符皆 皇朝將興之先兆噫嘻豈偶然哉

七人之堂記

翁一

三

孔子稱作者七人何晏以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實之王弼則以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爲七人鄭康成云七者十之誤也有十人焉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也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也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也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予謂不然作者七人次章卽載晨門荷蕢之言晨門知其不可而不爲荷蕢斯已而已是皆作者之言王弼所舉則夫子已稱其爲逸民矣又晨門以下七人皆辟世士康成乃謂荷蕢長沮桀溺爲辟地荷蕢楚狂接輿爲辟言其言何所據乎夫長沮桀溺又自言其爲辟世矣嗟乎士君子不幸生當亂世重其身所以重道天下無道栖栖然思有以易之惟聖人則可不然者寧爲辟世勿爲辟人至於辟人而其失有不可言者矣予弱冠卽慕

棲隱間取孔子所稱隱者錄爲一編名曰論語高士傳其堂則曰七人之堂七人者依論語之次序列之首儀封次晨門次荷蕢次楚狂接輿次長沮次桀溺次丈人爲木主祠之以志予之尙友其不以逸民七人並列者蓋以予方爲農求耦耕之人而不可得故欲以長沮桀溺爲同心陶潛詩云遙遙沮溺心千載常相關吾亦柴桑之意云爾且荷蕢能稱苦葉之詩接輿能作鳳兮之歌其風流大雅良可想慕吾好爲詩故有取乎其人而首列儀封人者以木鐸一言能知孔子者也

易葉軒記

予所居之東偏爲一軒其前有芭蕉有貝多羅有梧桐

第一

三

有梨予嘗讀易有所得輒拾諸葉書之積久成書因名之曰易葉而軒亦曰易葉軒爲之記曰今夫易有大本焉得其大本可以無畫無辭畫且爲易之枝葉矣而何有於辭乎雖然大本不可言可言者枝葉而已矣一奇者天之枝葉也一偶者地之枝葉也六十四象三百八十四爻二傳十翼人之枝葉也使人因枝葉而得夫大本四聖人之所用心也故易有不言言則未有不爲枝且葉者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其言能盡於枝葉者其意亦盡於大本矣乎而予也不敏未能至是亦惟夙夜以思以諸葉爲樂玩之具葉者易得之物多用之而不以爲費芭蕉也梨葉最大以書長言貝多羅

也梧桐也其葉大次之以書短言梨最小一葉爲一卦任取一卦以相配配其所可配者而言出焉配其不可配者而言更出焉言既多不忍以其有枝葉而棄之錄爲二通一以請正於有道一以藏於軒中其葉則別爲一冢而銘之

古丈夫洞草堂記

予游太華於北斗峰絕壁之下得秦時古丈夫洞及毛女洞堂與相連是乃陽明之室欲與內人王華姜氏分居之尋以還羅浮養親不果因爲古丈夫洞草堂一扁隨地懸之以志不忘西嶽之意桐城方文曰古丈夫毛女二洞自秦迄今千五百年未聞有高人居之直至翁

第二

四

山始開闢而居之斯亦奇矣然翁山不久居此又攜家而南將無爲二洞所笑矣乎非然也昔少陵居浣花草堂白樂天居香鑪峰草堂蘇子瞻居黃州東坡惠州白鶴觀皆未及數年而此地遂爲三公所有翁山復何疑焉大均因爲之記曰吾觀古丈夫其賢過於四皓夫四皓嘗爲秦之博士矣以始皇無道乃隱商顏之山古丈夫則未嘗一日服官且無姓與名以致子房之知並無采芝之歌使後人得而傳誦易所謂遐世不見知又曰不成乎名斯人可以當之矣乃毛女王姜願有其名至今芬人齒頰噫嘻亦大異甚常人之情喜傳女過於傳男張麗英不嫁長沙王芮爲石鼓之歌仙去一時乃有

女高士二人吾爲是草堂雖以古丈夫爲期然得無媿於二女高士也亦云足矣洞之上予刻曰南海屈翁山先生與其配榆林王氏華姜夫人同隱於此凡二十二字用漢隸並刻所爲古丈夫洞草堂歌一篇歌在翁山詩外中歌之序則在翁山文外是爲古丈夫洞之故事云

天下有山亭記

予沙亭之鄉其山環之而起者或平或銳或卑或高峻蓋以數什伯計若在錢之輪郭而予居則好中也予以所居山至多不可以一山而名其亭乃名之曰天下有山亭使吾沙亭之山其有名與無名者皆遜而不見知是吾所以厚愛夫沙亭之山也嗟夫山以人遜人亦當以山遜自今以往予亦豈終以名爲事也哉

翁山亭記

丁卯秋七月予以志事至永安諸士夫日夕過從以詩古文辭下問甫半月而予遂去諸士夫不忍相別爲作亭於紫金之山以待予明秋復來名之曰翁山之亭而屬予爲記以志之亭所處高在十餘古木之杪其前與雞冠嶂相對嶂高大而峭作八九峰其色蒼翠過於左右諸嶂予姪至見其掩映竹間白雲過之倏少其一二峰頃之復多一二峰日夕數之不能定其爲形也乍如匡廬之香鑪之屏風九疊之五老參差焉乍如羅浮之

大石樓小石樓焉計永安諸峰十有五六無如此嶂之奇秀其變詭爲不可狀也嗟夫子字翁山翁山者翁源縣之山也予平生好遊於五嶽四瀆皆有足跡而獨未至翁山翁山之亭顧不於翁山之上建之而於紫金之山建之使雞冠之嶂巖巖然日與相望於是而永安亦幸矣哉

臥蓼軒記

禮男子以弓矢爲器以軒爲居行止皆不離乎軒吾以軒名其所居蓋不忘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布之以蓼以臥蓼之生春苗秋華多在洲渚之間其味甚辛人不得以爲蔬鳧雁不得以爲膳而古之賢王霸主不敢康寧

翁一

皆有取於蓼故成王之詩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越句踐則置膳於旁以蓼爲枕簟傳曰越王臥薪薪者何蓼也予家在扶胥之口西去蓼涌之邨五里而近蓼涌之上多蓼予取之以充寢處其華之暖不如蘆而吾不以蘆而以蓼蓋惟恐以暖而忘其辛也苦其心以膳辛其身以蓼昔之人凡以爲雪恥復仇計耳嗟夫物有以甘而人不取有以辛而人多取之若蓼是也內則之篇有曰不蓼有曰實蓼有曰秋用蓼有曰釀之蓼有曰無蓼蓼之於飲食也爲調和之所必需凡皆以其辛焉耳予本辛人以蓼爲藥石匪惟臥之又飲食之即使無恥可雪無仇可復猶必與斯蓼相朝夕況乎有所甚不

能忘者於中也哉

卷一

七

序

詩義序

昔者春秋之未作也其義在詩詩亡而其義乃在春秋故春秋者夫子所以繼詩者也其義皆詩之義無春秋則詩之義不明詩爲經春秋乃其傳也人惟學夫詩而後知其義以春秋而明左氏以周鄭並稱斯則周與鄭爲二國又外傳之中有周語斯則周與同姓異姓諸國爲列國而天子夷于諸侯矣其亦未嘗學夫詩乎嗟夫子之書王風也猶春王正月之義也不以周與十五

第一

嘉業堂校刊

國並所以尊王十五國之中而有王明乎王爲十五國風之主也又言王風以別于周南也周南者文王之詩文王諸侯也故曰周南南亦風也言周風則與周南同又嫌于與列國同也且也周自東遷而周失其爲周諸侯知其爲周而不知其爲王言王風者使諸侯知其爲王也又宋無風而有商頌魯亦無風而有魯頌宋與魯皆夫子之宗國故尊之而存其頌書曰王風亦所以尊周室此詩之義也嗟夫詩未嘗亡亡者詩之義耳夫子不爲詩以存義而爲春秋以存義夫子之力其殆窮于詩而通于春秋乎予嘗爲詩義一書純以春秋爲言以爲今之世匪惟詩亡而春秋亦亡夫子之所通焉者至

是而大窮其義遂不能行于天下舉世之所謂公卿大夫者皆不可以王之風王之正月爲夫子所大書特書者與之言嗟夫詩者事父事君之具也不知王之所以爲王則何以事其君父將忠于其所不當忠孝于其所不當孝忠與孝至是而不得其正徒爲名教之罪人而已矣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則思無邪者其亦無邪于忠與孝求其所當忠所當孝者而忠孝之斯春秋之所亟褒以爲臣子之典型者哉

老子註序

諸子中莫精于老氏其學蓋得之于黃帝史稱黃帝明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

第二

二

木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士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是皆易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然則善演庖羲之易者莫如黃帝老氏之學既得之于黃帝則亦得之于易矣然吾觀易尙陽而老氏尙陰易貴剛健而老氏致柔老氏于易甚不類所謂易之失賊老氏有焉晉人以老言易不惟非易之用且非易之體此三聖之罪人也而吾今者乃以易言老以易之正救老之偏以易之公救老之私以易之源救老之流開之于易之中收之于易之外使莊列之洋洋自恣與申韓之慘礪少恩其弊皆可以少止其亦差可切于吾儒否耶吾友朔方郭子初從參

同契以知易繼從易以知老子其學深于後天象數平生所言無一不本于易故其言老子一如言易焉庖丁刀以無厚入有閒所解牛數千而刃若新發吾嘗謂郭子以易爲刀將批五經之大郤導諸子之大竅皆因易之固然無不躊躇滿志其大醇則得之于易也其小疵則失之于老而子弗計也惟吾言之所至使儒者見之以爲儒老者見之以爲老斯亦已耳而何必自名一家之爲引史稱世之學老子者絀儒學儒者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郭子殆不然郭子之易得郁溪之傳郁溪不言老而郭子推其意言之亦猶老氏不言儒而莊子推其意言儒其亦寓言之意云爾

參同契證易解序

屈子曰吾嘗讀參同契而知古神仙之學皆得之于易易之道廣大精微與天地相準得其一端可以出有入無而爲神仙況于吾儒得其大中至正者乎王文成云吾儒亦有神仙焉顏氏子是矣昔孔子贊易謂顏子其殆庶幾至以列于繫辭直接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之統夫何嘗以其年之弗永而置之乎夫復卦爲天地之根本造化之心因之而見以顏氏配復之初卽配乾之初也乾之初潛龍勿用子曰龍德而隱者也夫龍而潛人雖一陰一陽變化不測亦何嘗一息而不

在人世哉今讀易而恍然見庖羲以下九聖之神明洋

洋耳目之謂與日月同其盈虛與四時同其消息而亦何疑于顏氏之子乎哉魏伯陽氏得斯意故其于易動則循乎卦序靜則準乎彖辭表以爲麻終而復始遂以窮神知化通德三光而蟬蛻人世今觀其書言言歌敘大易絕不及道德南華一語誠可謂能尊三聖者但其言秘奧幽渺非知夫易之源者不可以知其流今方外士有知參同而不知易者矣未有知易而不知夫參同者也朔方郭子少習丹家言篤信參同玩味十餘年未達其旨其後南遊至韶陽師事彬如郁先生得其後天象數之傳因以所聞詮釋參同以易爲證予讀之以爲易傳也不知其爲參同之傳也噫亦至矣哉因謂郭子

卷一

四

日子之師彬如先生殆儒而仙者也吾聞其在高涼夢有潘茂名真人者爲講益卦至水道乃行豁然有省嘆曰真人于我神友我于真人心師因建仙易亭于鑑江之上以識所得臨終無疾過子丹霞之堂朗誦定性書端坐而逝噫嘻此非伯陽之所謂化形而仙淪寂無聲者乎今子之于易也合天人而一之貫佛老而通之其將爲顏氏子乎爲伯陽乎使仙家得子以爲仙何如吾儒得子以爲儒乎孰正孰偏孰修孰短子之智必能辯之

字說序

字心象也心無象以字畫爲象象心而畫畫外無心心

外無畫伏羲倉頡其皆神于心之用者乎故夫人能即畫以見心則可即心以論畫至矣哉梁子之字說也梁子善易所言多發明康節先天之秘康節每視一物即能分爲四梁子見一字亦輒能分爲四蓋從伏羲卦畫識得此心之本故能以心說易以易說字雖其字之義不必皆合于古人而其易則合矣其易不必皆合于字而其心則合矣先□人云凡有畫皆後天也先天亦何所在乎神明者即此後天而先天以見又曰先天明體而用卦爻自內而生後天明用而體卦爻自外而生內者何心也所謂先天也梁子于畫前有得故能于畫後肆口而言知易之爻爻皆具太極體用則知字之畫畫

卷二

五

皆一出乎吾心開闔之機卦爻即字字即卦爻能識自心之易則知自心之卦爻知自心之卦爻則知自心之字故非識心者不可與論卦爻並不可與論字六書之源一畫之本學者當求之于心求之于心而有得又豈以梁子之字說爲非也哉

永安縣志序

代

永安在明代立新縣厯十有八年而志成自萬厯丙戌至今百有二年于茲矣所傳者猶然葉石洞先生之所撰此外紀載蔑如不佞始至邑念昔朱紫陽氏守南康下車即詢邵志君子謂其識先務何者土地人民政事國之三寶哉諸志皆爲周官之典故是亦一邑之閭史

也能治一邑之閭史是即讀書是即爲學亦何必沾沾學優而後仕之爲乎且夫民人者吾之師社稷者吾之保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所以師民人事民人也師民人所以師天子事民人所以事天子邑無大小即儉猶周室之未成子苟盡心焉是則吾爲學之大焉爾矣石洞志凡爲八篇圖四自言其事核其辭危其稱文小而鏡鑒大然其時去筆車藍縷尙未久事多綿蕞規矩未備茲于建置都里山川三篇則本之微有損益以其四圖爲綱而益以三十有七圖爲目命父老各以其約畫方計里爲圖以上而緒正之志則爲十有七篇與二三士大夫相博採歷歲久數被兵革掌故一一無徵固

卷二

六

窮鄉下邑則然無足怪今天子雅重史事萬幾之餘按閱天下輿圖職方物志數召諸儒臣顧問我大中丞某公因命諸郡縣以次編纂補闕拾遺續成新志斯誠國家一大盛典哉志有三長不佞不得一重以聞見茫然益爲悚懼稿成謬以石洞所撰爲初志茲爲次志將與初志並行石洞平生志惠安志順德及永安凡有三志皆簡古卓有體要議論正大多醇儒經世之言永安始闢時賴其八志四圖于疆里山川徭賦民風吏治賢士大夫理亂之原阨塞戶口多寡強弱之處燦然具列得傳至今使後之爲令者求治理于是乎在而當時實因郭令公之藩所請郭自序稱夙夜兢兢撫流徙度土田

定賦更薄征斂重積貯養孤疾本秩禮嚴什伍治兵戎詰奸慝止罪法伐山通道自官寺學校祠廟倉廩城池至于榑梁廡置亦悉增修噫嘻二君者一賓一主志也賴其草創邑也賴其經營不佞生乎百載之後得遠邇風徽踵事增華于其際雖孤陋寡聞爰爰之識于蒐羅纂組未能有補其一二然珠玉之前糠粃之後亦二公之所不拒也敬書大略以復我大中丞公之命云爾

廣東文選自序

夫子稱述而不作述之中有選存焉若書詩是也書始唐堯而五帝以來言不雅馴者勿道詩始殷湯而白帝皇娥塗山之歌言而荒誕者勿道夫子之慎其言如是

翁一

七

彼夫左氏之述國語昭明之述文選是皆夫子之志也哉書詩如夫子一家之言國語文選亦如一人之所作以我範圍古人不以古人範圍我夫子者述者之聖二子者述者之明者也大都均不敏竊嘗取廣東先哲之文纂爲越語以附于左氏越語之後既而思之不如稱爲廣東文選之善蓋以予先有廣東文集之役自兩漢至明人各爲集大家數十名家百餘凡爲二百餘集譬之水焉文集爲牂牁大洋而文選爲一勺譬之山焉文集爲羅浮二嶽而文選爲一卷使觀者從一勺以求牂牁大洋從一卷以求羅浮二嶽是一勺爲牂牁大洋之所必須一卷爲羅浮二嶽之所不可少文選爲文集之車

右輪相輔而行而不可廢一者也嗟夫廣東者吾之鄉也不能述吾之鄉不可以述天下文在于吾之鄉斯在于天下矣惟能述而後能有文文之存亡在述者之明而不徒在作者之聖吾所以爲父母之邦盡心者惟此一書于先哲之文如桑與梓存者爲先哲顯其日月光華刪者爲先哲藏其珠玉瑕類是吾之所以爲恭敬也云爾書成合詔令疏奏序記傳論碑誌之屬與賦頌樂府四五七言諸體凡爲四十卷梓而行之以爲廣東文集之先聲

凡例

一吾粵舊有嶺南文獻一書督學蕪陽張公鳳翼所撰

翁一

八

又有嶺南文獻續集一書督學晉江楊公瞿峽所撰皆起自唐開元至明萬厯年而止今合二書爲一刪者五之增者五之刪其不文增其文起自漢文帝時至明崇禎時而止名曰廣東文選不仍稱嶺南文獻者蓋以嶺南非今代所命名而是書主于文不主于獻也其說則在廣東文集自序中矣

一子所編纂廣東文集自漢至今凡有二百餘家人爲一集集分諸體卷首載其原序卷末則載行狀傳誌但是浩繁未能盡刻姑于諸集拔其十之二三以見大槪不能連篇累牘爲先哲多所表章子之所不得已也

予所選止于文蓋以文而存其人不以人而存其文其文未能盡善雖大賢不敢多錄傳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一是選以崇正學闢異端爲要凡佛老家言于吾儒似是而非者在所必黜卽白沙甘泉復所集中其假借禪言若悟證頓漸之類有傷典雅亦皆刪削勿存務使自家辭旨皆祖述一聖之言純粹中正以爲斯文之秘栗絕學之梯航

一爲入當以唐宋大家爲歸若何李王李之流僞爲秦漢乃文章優孟非眞作者吾廣先哲文體多出于正一接大家之武者實繁其人是選無遺美焉

卷一

九

一吾粵詩始曲江以正始元音先開風氣千餘年以來作者彬彬家三唐而戶漢魏皆謹守曲江規矩無敢以新聲野體而傷大雅與天下之爲袁徐爲鍾譚爲宋元者俱變故推詩風之正者吾粵爲先是選中正和平咸歸典則于以正人心維風俗而培斯文元氣于是乎在以此選一邦卽以此選天下無不可者以春秋之謹嚴爲詩人之忠厚不佞竊有志焉

廣東文選序

予承乏川甫下車卽以徵文考獻爲先務會番禺翁山屈子有東文選之役書成予覽而善之爲之裁定以爲嶺海人其光明俊偉瑰麗多奇于此得其大概

是可與唐之文苑英華文粹宋之文鑑正宗相爲頡頏者矣噫嘻百粵之文獻自漢以來其盛遂有如此而昔之人謂祝融之墟日南之地其陽德之所炳耀炎精之所孕含多鍾于珠璣丹砂石乳伽楠諸物而罕鍾于人夫豈其然乎哉昔王僧孺爲廣州太守首表章董正唐頌羅威三孝子以爲粵獻之宗復表章陳欽之春秋詁楊孚之南裔異物志贊王範之交廣春秋黃恭之十三州記以爲粵文之祖而韓愈刺史潮陽首置鄉校延進士趙德爲師旬留一州學事于是潮人彬彬向學遂與廣諸望縣翁然有海濱鄒魯之風予不敏向爲珠江義學竊心昌黎之心茲于廣東文選復思事僧孺之事用是捐俸刊之俾與省志郡乘相爲表裏不敢云有功于前賢亦使論世者鏡其得失謀國者準其經權語云觀一隅知天下斯亦策書之淵府爲周官外史之所掌未可以一邦而少之也 今天子右文覃精載籍數詔天下獻遺書以充金匱石室之藏又命儒臣編摩古今藝文以爲十三經二十一史之羽翼惟此一書雖漲海珊瑚之一柯羅浮孔鸞之片羽網羅摭摭未獲大全然其間以明經者極其精研以綜史者極其宏博以言道者極其淵邃以議典禮者極其正大以施政治者極其和平咸體正而辭醇雅莫不出入史漢沈酣八家言言有典有則斯又宗匠之規繩而學者所宜取法者也

卷一

十

今天下直省凡十有六使皆有文選一書萃其精華俾無散佚則天下之文獻庶幾大備斯不亦洋洋乎成一代之鉅觀哉此不佞所以厚望于著述之賢如吾屈子而將以此一書爲先聲者也然子又有說焉昔蕭做爲嶺南節度使官閒無事日以穀紙寫書而劉崇龜知廣州姻舊或有所干率不答但寫荔枝圖與之是書梓成子可以無費穀紙免異時惹苴之嫌而宦橐中以此爲南物焉爲聚珠扇焉卽以爲荔枝圖焉亦無不可者斯蓋拙者之所得也哉

廣東新語自序

廣東新語一書何爲而作也屈子曰子嘗遊於四方閱

卷一

十二

覽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問焉予舉廣東十郡所見所聞平昔識之于己者悉與之語語既多茫無端緒因詮次之而成書也或曰子所言止於父母之邦不過一鄉一國其語爲小子曰不然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而其無窮見矣言地者言其一撮土而其廣厚見矣言山言水者言其一卷石言其一勺而其廣大與不測見矣夫無窮不在無窮而在昭昭廣厚不在廣厚而在一撮土廣大不在廣大而在一卷石不測不在不測而在一勺故曰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夫道無小大大而天下小而一鄉一國有不語語則無小不大大然而何以新爲名也曰吾聞之君子知新吾子廣東通志略其舊而新是詳

舊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語國語爲春秋外傳世說爲晉書外史是書則廣東之外志也不出乎廣東之內而有以見乎廣東之外雖廣東之外志而廣東精微可以範圍天下而不過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爲可補交廣春秋與南裔異物志之闕也書成自天語至于怪語凡爲二十八卷中閒未盡雅馴則嗜奇尙異之失予之過也

閩史自序

閩史者三閩之中屈氏之閩之史也當戰國時楚屈氏之間爲昭景二閩之長靈均氏左徒掌之蓋楚之王以王族甚繁而屈昭景三族尤疆大難治乃置三閩大夫以治之諸公子不使獨使左徒爲三閩大夫者以左徒子姓之長其人甚賢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能以德行爲化以文章爲教使其子姓皆彬彬文質以左徒爲師而左徒能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三族治而諸公族皆治也考屈之先出自楚武王子瑕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瑕者屈氏之始祖也自瑕而下屈氏之知名者見於左傳國語國策諸子凡若而人而三閩大夫作離騷僅述其皇考伯庸而不及其祖僅稱其姊女嬃而不及其兄弟子姓至今考求屈氏人物者輒以爲憾然以三閩大夫之忠未必無後安知漢高帝所遷屈景昭懷四族于關中者無三閩大夫之子孫在其中耶吾番

卷一

十三

禹屈氏當宋南渡時有祖迪功郎諱禹勤者實從關中來始居沙亭今至予十有八世不知迪功郎之祖何人或卽三閭大夫之後未可知要之皆楚之同姓帝高陽之苗裔云爾沙亭之屈故有譜以迪功郎爲始祖自始祖至予曾從孫凡二十一世其譜曰南宗屈氏家乘吾易其名曰閭史而采古之屈氏知名者自春秋至明千餘年凡得五十餘人各爲列傳繫以論贊以冠閭史之首並爲古今屈氏世系俾吾家于姓有所考焉嗟夫自三閭大夫之懷石自沈也忠者欲得大夫之忠文者欲得大夫之文以爲有離騷之文而大夫之忠遂與日月爭光夫日月之所以爲光者文也天地之文在日月人

卷一

十三

之文在離騷六經而下文至于離騷止矣大夫之姓爲屈自有大夫而天下之姓遂以屈之姓爲天下人之姓之至高至美者蓋大夫之姓以大夫而重大夫之忠又以離騷而益重爲大夫之同姓者不能學大夫之文寧不能學大夫之忠忠出於人文出於天天不可爲也人則可爲吾願與吾宗子姓交勉之

楊太守疏序

吾鄉先達若漢太守楊孚與議郎陳元二君者同生建武之初方是時人倫再造三綱復整帝王之正統重興蓋自少康商高周宣以來于斯爲盛使二君者有嘉謨讜論不以入告于廷議政令得失無所建明得無自負

其時而有乖天地所以生我之意乎哉嗟夫時之盛也孝之道必大明于世蓋孝者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本而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當西漢末王莽不服母喪天下誅之而永元閒朝中公卿大夫懼父母大憂不得去位以和帝之賢隆師重道經學修明然猶未知以孝治天下之爲要故孚獨憂之而亟亟昌言于朝以詔天下臣民均行三年通喪爲請吾覽其疏雖寥寥數言然已舉天經地義所以通神明光四海者洋洋乎包括無遺于以扶植人倫感動天性亦可謂至矣盡矣無復以加之矣其亦孝經之一翼也哉嗟夫孝經者夫子繼春秋而作者也夫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

卷一

十四

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與春秋相表裏舍孝經而言春秋則治爲徒法舍春秋而言孝經則政爲徒善治天下者能以孝經爲仁之體以春秋爲仁之用舉而並行之則天德王道其皆可以無憾于古聖賢也哉孚疏凡三篇此疏爲大子故首錄之

陳文恭集序

吾粵自成弘以來先正多以理學名其家其淵源皆本白沙白沙則本于濂溪濂溪主靜而白沙致虛其旨固不殊也朱子不言靜而言敬蓋患人流入于禪然惟敬而後能靜敬也者主靜之要也蓋吾儒言靜與禪學辭同而意異吾儒以無欲而靜故爲誠爲敬禪以無事而

靜故淪于寂滅而棄倫常不可以不察也今夫主靜之學性學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于物而動性之欲聖人當寂而當感故有欲而實歸于無欲所以能盡其性濂溪曰無欲則動直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白沙曰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矣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此與濂溪之言一致也劉念臺云靜者執中之旨也心之明曰惟精心之誠曰惟一允執者敬而已矣敬以敬此精也敬以敬此一也主靜者允執之謂也致虛亦猶是也然明道云靜中須有物有物者言乎自得之也白沙亦云夫學貴自得也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之心察于動靜有無之機去耳目支離之用存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此又白沙本之于明道者也淺儒不察謬以白沙之言爲禪然則濂溪明道其亦禪矣乎王青蘿云白沙非禪者也白沙初學于吳康齋而未有得歸坐春陽之臺潛心數年乃恍然有得于孔顏之所以爲樂其學蓋本諸心其功則得于靜似禪而非禪者也李九我云自白沙起謂學必有本源靜而反觀乎此心之體得其自然而不假人力者以爲至樂具是自是而天下學道者浸知厭支離而求諸心豈謂盡出白沙哉要自白沙默敗之噫之二公者可謂能知白沙者也念臺又云周子者再生之仲尼也明道不

讓顏子橫渠紫陽亦曾思之亞乎陽明見力直追孟氏矣自有天地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謂不孤然念臺知陽明而不知白沙豈未嘗讀其書乎念臺生於浙故知陽明子生於南海亦惟知白沙豈皆有私其鄉之心乎陽明曰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甘泉者殆聖人之徒也陽明之學多繇甘泉啟發而陽明亦未嘗數言甘泉之師爲白沙則又何也白沙平生不著書所言學散見于詩文之中甘泉謂白沙文字發乎自然如日月之昭雲之行而水之流又如天葩含吐紅者自紅白者自白故嘗纂陳子至言一編以惠學者謂白沙有言皆從天之無言而出言詣乎天故曰至言高簡氏曰白沙言論簡易凡有所作罔非妙道呈華譬之化工流形萬彙森布各止其所而其文固煥煥乎莫之繪焉噫盡之矣集凡二十卷詩半之名白沙子集今錄其尤醇者若干篇易名陳文恭集中有借用佛老之言一皆舍之是亦予之所以厚愛先哲也夫

林光祿集序

光祿林公之以治行自知縣擢爲御史也犯顏敢諫直聲振朝陛嘗自言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蓋欲以一死寤主爲忠之愚如古之湘纍自沈史魚尸諫也者旣而得謫優游于林壑之間踰數年而二三

大臣亟以光明正大薦詔將起之則公已奄然以其浩氣往矣公之志雖未得行然猶幸謫居入閩嘗被臺檄訪求往哲遺迹得於朱子文獻之邦探本窮源見夫朱子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與孔子所以集羣聖之大成二者與天地終始猶天地之有日月焉孔子猶日之周行而主乎天朱子猶月之迫日而從其朔焉于是而從朱子所生尤溪長五夫讀書雲谷武夷而終老考亭之地莫不徘徊瞻拜翦闢荒蕪以及龜山豫章延平三先生祠墓而于師友淵源之堂求其授受得其會歸而知天地日月之終始即帝王神聖之終始易詩春秋之終始即泰嶽紫陽之終始焉公此舉豈非道學一大通塞之

卷一

七

機而諸先儒精爽之所默啟者哉今讀其醉經樓一記所以闡揚敬義之旨精粹無餘有曰聖人以心之敬而作經而吾不以敬直之則頗僻慢易入焉而與聖人之心二聖人以心之義而作經而吾不以義方之則適莫窮內信果窮外而與聖人之心二故曰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噫嘻公於是而羽翼紫陽之心至矣哉親至閩南之關里見而知之將其父艾陵公之所不能得者實得而盡心焉繼志述事之美不又爲孝之大者哉先是艾陵公嘗爲福建鹽運同知分司水口欲徧往幔亭九鯉之閒訪求紫陽之師與其弟子遺書舊迹以守官不果公之謫也用故事可以中道而返

或居家自矜高毋行而公以君命至重也重君命而即使諸賢講業之迹一一修明新其俎豆而整齊其圖書艾陵公有知其不以公爲有大造于後學乎哉公遊記具在可考而知其疏章公牒關乎政治之大足備太史之訪求予並詳錄而無遺焉公諱培萬祿間人

龐韶臺先生集序

龐弼唐公有二子長者曰韶臺先生次日有臺皆能以賢父爲師世其家學故吾鄉先生常稱斯道宗傳在先生父子之閒先生自稱韶臺也以羅浮有黃龍洞其左瀑布自鐵橋右瀑布自瑤石臺蜿蜒三千餘丈合流爲九曲溪溪上有臺巉巖奇秀於聽泉爲勝先生治之以

卷一

六

爲韶音常在耳也音出於泉泉不從天來不從地出而自于先生之心心外無泉泉之在于耳者心在于耳者也弼唐公得之以教童蒙而有先生以克其家蒙之所以亨行者以是有蒙之君子必有蒙之君子之子以養天下童蒙之正而作其一家之聖功此時中之聖之所爲而公與先生以之先生之繼公設教也凡於蒼梧於養利於永昌身爲州縣所至乘巨象冒瘴煙周行箐薄于咨詢疾苦之外先求蠻貊之蒙而告之其應者皆盤瓠之族白黑二仲與羅羅之民也人各異音書各殊字男女穢雜人獸無常公嘗欲爲同文編以三字經及聖諭大明律關係人倫之大者大書漢字于前附註凡字

于下以教雲南迤東迤西諸邑又奏請賜姓千餘字以別其種類而無同姓爲婚之瀆先生以爲箕子開朝鮮泰伯治吳夫子欲居九夷我有以發其蒙而教之說其耳目之桎梏而禦其心之冠使咸知仁義而服詩書以無外聖人之化斯則吾之所以爲繼述之大焉耳矣故公子曲靖未竟之業先生皆遵行之而無失蓋西南之土血氣之倫先生父子以治蒙之道而世其業兩代之泉蓋洋溢乎中國而施及蠻貊焉出於羅浮之山下而果行于三宣六慰之鄉至今讀其諭俗一書所以人其橫目之人使之襲衣裳分牝牡充習禮之尸生就同倫之社學日遷善而濡染于文教者其用夏之心變尸之

卷二

十九

力舉古聖賢之所不得爲者先生得而委曲爲之嗚呼豈非師儒之盛事乎哉先生筮仕二十餘年在尸中者強半朝廷以之爲禦魑魅之具而先生卽以爲過化存神之資故曰君子居之而何陋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焉至於政事之精明文章之醇雅一本乎道德之所發其詳皆在志狀中予不具論特舉其所以爲教者疊疊言之因自稱而得其泉因其泉而知其得蒙之道有合乎易象故以之序其文集云爾先生名一夔南海人弘治間舉人

譚處士集序

處士譚君東莞人名清海年少負奇思以布衣奮起功

成不居如古魯仲連之所爲焉肅皇帝時走京師上三大禮疏不報其後復上書莊皇帝所言十事皆碩畫輔臣張公居正與同鄉先達葉公夢熊龐公尙鵬咸偉之將留讀中秘書君夷然弗屑也萬厯初戚公繼光爲薊遼大帥君杖劍出關閱其營成謂之曰公四面置守所費多何如一字守耶戚公異其言從之請爲其軍祭酒會青台吉連搆火酋生事洮河以東以覆軍殺將警告有詔張皇六師掄選邊才各舉所知以應時南海龐君尙鴻以鹽城司訓爲留都公卿所薦其安邊一書見者嘆其知兵戚公以君及尙鴻皆倜儻非常之材並宜超格錄用以爲天下豪俊倡疏薦于朝不報君乃返轡羅

卷二

二十

浮於見日峰爲草堂以老于是賢士大夫皆稱君爲見日山人見日者猶其自字永明雖草野而不敢忘君之意也年七十時猶規畫交趾著論甚悉爲霍君尙守祁君衍曾所知乃論者以君喜言兵懷持壯略當聖明拊髀之時一策未施以紓北顧誠不如彼仲連者身處圍城之中抵掌笑談而能使強秦不敢爲帝復能使六萬乘之君不敢尊強秦而爲帝而且周之天子以此邯鄲一役得以四十年宴坐無事保守宗祧此誠布衣之爲功曠世無兩君視之誠邈如也然予以君三大禮疏正一朝之典禮明萬古之綱常蓋亦春秋之志使其言行則君之所以爲功誠有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而不謬不

惇者存又豈仲連之所可及也耶君才氣豪邁筆下滾滾千萬言甫脫稿即散去不復存所著靈洲詩草增城湛恭先鏤版以行其疏則具載東莞志予合爲一編名曰譚處士集蓋謂君輕世肆志蟬蛻簪紱自不欲仕耳非君相不能用君也當治世而恬淡爲處士與遭喪亂者難易固殊焉誠一代之高逸云

黎太僕集序

自申酉以來天下賢大夫之死國者類多文士非文士之能死國也其所以爲文者固有以異乎人也是故天能喪其人而不能喪其文其文蓋無物足以尙之太僕美周黎公吾粵文士也平生死國之心于文是見使其

翁一

三

早出而仕於北都必將與范文忠文倪文正路同其從

容于南都必將與黃郎中伯金御史聲同其慷慨以爲

古聖帝明王治道二統之殉其不肯佯狂自穢少緩須

臾以負其所爲文也亦明矣贛州之死公無乃亦恨其

晚乎嗟夫易之困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公于易學甚深

蓋久矣箴之于心焉嗟夫忠者臣之命也孝者子之性

也君得有其臣之命父母得有其子之性而天下已治

矣致命遂志云者臣致其命而後臣之志乃遂子致其

性而後子之志乃遂也云爾公之守贛也其時已大不

可爲拮据兵食勢力既窮而即與其友萬楊龔姚四君

子相攜以死以其輕于鴻毛者與城而俱亡而以其重

於泰山者與天下而長存至今日而二三讐民者出乃相與求之于溝壑之中而位之于雲霄之上五忠之祠屹然與鬱孤並峙焉至是而公學易之事以終公之所以爲文者以至而蓮鬚閣一書遂與日月並懸矣嗚呼豈不偉哉吾嘗論次其書論序最高詩次之賦文次之其論許衡也義正辭嚴與王文莊陳文恭如出一口詩五古若從軍結客諸篇激昂慷慨義烈動人使聞者掩泣沾襟盡懷殺身成仁之志是皆有補于人倫予嘗于

春山詩語極論之然竊怪五古始自河梁而蘇李二人忠不忠迴別論者謂都尉文士漢武用失其所長以至于喪師朔漠名敗身頽然子卿鹿鳴野草之章黃鵠遠

翁一

三

別之什稱爲高古非清廟朱紱一唱而三歎更無可喻而其在北海時臥起持節凜然不可挫辱亦獨何耶豈其獨非文士而有以異夫都尉之所以爲文者耶觀子卿則公可知矣公名遂球番禺人子別有公死事傳

學文堂集序

椒峰陳子所爲文名曰學文堂集予見而歎曰嗟夫古聖人未有不學夫文者也伏羲之文學之于天地文王之文學之于伏羲孔子則學于文王以贊易易者文之至于嘗曰吾五十以學易學易者其所以學夫文耶陳子爲文甚眾義本儒先能于五經四子書多所發明而易解諸序尤爲精醇其殆有得于聖人之文耶古聖人

之文在易伏羲以卦象爲文文王以繫辭爲文孔子學
文王故以文歸之文王而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乃又
以文歸之于天曰天之未喪斯文至傳易之責則曰觀
乎天文豈非以文出于天文王出於伏羲而已出於文
王耶則學文者又非徒學夫聖人之文乃學天之文也
天之文日月得之以久照四時得之以變化而久成聖
人得之以久于其道天之文無窮則學之功亦無窮吾
與陳子學之一日而得焉未可以爲至學之終身而不
得焉未可以爲不至亦惟日夕孳孳其中不知老之將
至也云爾

黃太史文集序

第一

三

太史黃先生文集既成求僕一言以爲序僕非知文者
也然嘗愛先生論文行其自然之說嗟夫文之至者莫
妙於自然自然之至者不見其氣並不見其理如日月
之光然光可見也而其所以光不可見也光氣也理者
所以光者也不見其所以光而理化理化而其氣與之
俱化是之謂天地至文先生之能行其自然也蓋用力
之久窮極變化故能曲折縱橫無不如其意體與格百
出而不窮子瞻所謂行乎其所以行止乎其所以不
得不止先生蓋優然其有之矣先生奉使典試自黔至
粵文益精到酬應中有典有要一以經術爲歸視子瞻
海外之文出入佛老未能中正純粹者相去有閒識者

自當知之

福州府烈女烈婦傳序

春秋于僖公九年書伯姬卒文公十有二年書子叔姬
卒襄公三十年書宋災伯姬卒皆以其能貞之故獨衛
共姜未書意魯史記舊文無之故夫子不得而書僅錄
其柏舟之詩於國風也嗟夫婦女之貞貴乎有終爲史
者必求卒之年月而謹書之春秋者烈女傳之祖也而
二百四十二年閒僅有此三姬之卒可得而書而一姜
之卒不可得而書聖人之不幸也當聖人之世貞之婦
女若此其難顧今日去聖久遠先王之化衰微二南之
風不作而婦女恒其德者於海濱一郡輒不勝書如固

第二

四

齋高子所撰福州府烈女烈婦傳自丙戌至癸亥三十
八年之閒率皆致命一旦以死成仁寧爲賢者之過之
爲高明之所難行而不肯爲不肖者之不及爲中庸之
所易至在窮鄉荒落簞人賤子之中殆有甚焉舉聖人
之所不得而書者高子盡得而書之噫嘻豈非高子之
幸乎哉高子先烈女而後烈婦各爲年表列女傳之有
年表自高子始予頃者修廣州府志亦於列女三致意
將倣高子亦分爲廣州府烈女烈婦傳一書亦爲年表
以與高子並行高子其亦許我以爲有同心也哉嗟夫
公甫文伯之卒而宮女縗經而從者十人其母以爲不
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顧左丘明豔稱之載諸外傳文

伯之令名雖損十宮女之貞則昭矣惜未得十人之姓名而傳之耳嗟夫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此亦能得之於賢者耳死於情已得爲賢況死於禮義者乎高子所書一皆慷慨自決以溝瀆之諒爲泰山之重有關於倫常不小爲婦女者不可以不知此書雖與女論語女孝經女誡合爲閨閣四書人各一編日常誦讀可也

嶺南詩紀序

王子蒲衣譔次嶺南詩紀請序於予予時方譔次廣東文集集中人各有詩然不專于詩專于詩則以屬蒲衣以爲文集之夾輔文集所不及者藉詩紀以補其闕于是而吾粵之文獻庶幾以備嗟夫詩之有選也自夫子

詩一

孟

始古詩三千夫子僅十而存一以爲三百篇故嘗自言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逮其孫安國亦曰詩三百今乃多一十篇論者以爲此一十篇者乃夫子所刪去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以爲三百一十篇云爾蓋詩必刪而後正正而風雅頌各得其所乃可以爲經而與書並行於世故書猶日也詩猶月也有書不可無詩猶日不可無月以代其明也五經惟書與詩主乎文夫子刪後而書與詩遂爲夫子之文章故曰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述者因作者以爲文章亦猶月受日之光以爲光也士生聖人之後有志於文不能師其作當師其述述而有其本焉則父母之邦是也以父母之邦爲天下之本

詩一

孟

此春秋之所以因乎魯史而費誓之所以殷乎書魯頌之所以殷乎詩也吾粵自郡縣以來在前有交廣春秋十三州記在後有廣東通志粵大記然文與詩百而錄一未有專書斯乃人文之闕典嶺海之憾事也予茲不揣愚蒙謬有廣東文集之役思爲同鄉先哲罔羅放失纂輯成編以一國之文獻爲一家之私書而裁擇未精中多允濫頗爲識者所病然予志在廣收以爲富有備史臣之肆考資學士之多聞若武庫之有利鈍太倉之有精粗不違計矣蒲衣之爲詩紀也其尙毋如予之所爲寬以居心嚴以命筆紀其人以詩者十而三四紀其詩以人者十而五六其亦庶乎可矣文宜博而詩宜約固有體裁離騷二十有五篇而昭明止取其九詠懷八十有二首而昭明亦取其十七昭明者蓋刪述之巨匠仲尼之肖孫者也若于麟唐詩之選臥子皇明詩之選並稱醇潔可以孤行于世此選家所宜取法者也然詩紀與選亦有異焉紀以其人選以其詩以人者其法宜嚴於人而寬於詩以詩者其法宜嚴於詩而寬於人若宣城梅氏之古詩紀初盛唐詩紀購者多金家有其帙則以其人詩兼備也上元有龔野遺者近爲中晚唐詩紀所刻僅八十餘家以無資而止吾嘗恨之吾今與蒲衣心雖有餘力則不足以一國之書而成以一人之手其不爲人之所訕笑媚嫉亦幸矣寧復有解其囊橐而

助之成者乎今且與蒲衣鬻郭外之田廬賈臨邛之車騎以爲剗剗之需傳曰一簣苟覆九仞終成其無以爲難而中止可矣是爲序

嶺南倡和集序

昔張曲江公爲有唐人物第一詩亦冠絕玄宗嘗稱爲文場元帥謂朕終身師之不能得其一二而公爲人虛公樂善往往推重詩人爲荊州時辟孟浩然置幕府又嘗寄羅衣一事與太白故太白有答公寄羅衣及五月五日見贈詩而王摩詰有悵望深荆門終身思舊恩之句浩然則有陪公遊譙諸篇三子者皆唐詩人之傑他公卿鮮知羅致獨公至誠悅服與之交好嗟夫唐之興

卷二

毛

亡大抵繫於詩人少陵云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蓋謂曲江公也若夫太白者以身救汾陽使汾陽奮起行閒大成再造之業曲江之知太白以太白能知汾陽而不徒以其詩之美噫嘻豈非詩人之盛事乎哉張紫閣先生觀察嶺南下車卽枉駕沙亭訪予三閭書院公生長闕中曲江之上門生屬吏亦往往稱曲江公若廣州則公之荊州也公爲靖逆元侯大將軍之子與兄又南先生元侯大將軍皆善爲詩填麋廩和有聲作者之林茲在嶺南政暇輒與賓客登臨分賦求之三百五篇又有尹吉甫來歸飲御之風焉予觀三百五篇詩之盛莫如吉甫其人既有文武之才爲萬邦之憲性又樂于取

友韓侯申伯召伯仲山甫張仲咸與同志人得其言以爲重己亦不讓其美崧高烝民之卒篇一則曰其詩孔碩再則曰穆如清風君子不以爲夸惜當時工師能誦而諸友不能和以張仲之孝友乃亦無文使吉甫洋洋大雅之音一唱三歎竟有寡和之憾斯亦燕喜之一闕也哉公治鹽鐵之餘攝行方伯其接士以文爲經以詩爲緯今倡和一集自賓客以及所部孝廉貢監文學俊秀詩篇皆在五七言諸體彬彬可觀此不惟吉甫之所無卽文獻亦未之有昌黎所稱裴楊二公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采與韋布里閭樵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

卷二

毛

全而能鉅者公今又復兼之噫嘻豈不偉哉

清風集序

武進毛子集其友所與贈答之詩若干篇爲清風集屬予爲序予拜手而言曰古之作詩以贈其友者多以風而寓於雅之中風者所以諷也五諫以諷爲善蓋直以言不如微而婉以詩其入人也尤深故吉甫作誦一則曰其風肆好再則曰穆如清風夫肆好之與穆如皆微而婉之道風之莫善焉者也毛子以清風名集蓋以其友之詩多如吉甫之所爲誦乎吾觀天地之風莫善於清清風者南之風也所以長養萬物者也人之爲道也父母生育之如春之風而自東朋友長養之如夏之風

而自南風之清者尤爲太和之所發吉甫自以爲穆如
蓋以其言多出於中和可以薰朋友之德性而輔其仁
潛銷其乖戾不平之氣而歸之於道者也嗟夫古詩人
之盛莫如吉甫其所爲詩若崧高烝民諸篇多爲朋友
而作韓侯申伯召伯仲山甫張仲諸人得其一言以爲
圭璧之重而吉甫亦不嫌自矜其美蓋以其言實有益
於朋友非與尋常一美一刺者同也夫子載之於大雅
不以爲風而吉甫乃自以爲風嗟夫風之善者乃可以
爲大雅也哉是集也經毛子所定皆雅之流善讀者求
其風於雅之中斯可矣

六瑩堂詩集序

卷一

元

古聖人多以詩言道三百五篇天人終始之本性命通
復之源廣大精微無言弗及子思作中庸多稱引之以
明其旨蓋中庸者易之外繫辭而詩亦易之外彖象
辭也歟夫子教人先學詩詩之道無窮其學之亦如學
易有學之一日而至焉者有學之終身而弗至焉者才
之不同亦所以用其才者有善不善歟吾黨二三子才
之高者莫若梁子藥亭其詩雄奇光怪能開鑿自成一
川嶽下筆風馳電激倏忽千萬里不見其起滅之迹人
謂其多得於莊周吾則謂得之於易吾好者易所見言
之精粗大小奇正方圓曲直無非易者不惟以藥亭詩
爲得於易且謂天下人之詩皆得之於易天壤閒書之

奇者首易次則詩三百五篇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相表裏一正一變莫不符合吾嘗欲以易爲詩使天
地萬物皆聽命於吾筆端神化其情鬼變其狀神出乎
無聲鬼入乎無臭以與造物者同遊於不測其才化而
學亦與之俱化斯道也庶幾惟吾藥亭可與同進乎此
今天下詩皆有委而無源才雖具而無道以爲之本無
本故其詩不能縱橫自得蹈空獨行稍擬議卽成變化
以合於風雅其僅善者吾所知秦有二人魯一人齊一
人吳越三四人吾粵則藥亭元孝其傑出者矣粵詩自
曲江白沙以來於今爲盛曲江以人白沙以天純用天
者於風有餘於雅頹不足吾與藥亭爲二三子之倡是
必以天之才而範圍以人之學使其人與天相等斯其
音中和應節浸淫上古然吾今者方以學易爲事與人
言詩未嘗不先言易蓋學詩必先學易學易而後能得
其天學易而後能用其人藥亭故以易起家故爲序其
六瑩堂集言之若此

關中王子詩集序

卷一

三

予曩至關中於華陰三原富平流連頗久於其中有詩
人焉二十年來神思之所注夢寐之所之未嘗不營營
於二華之麓漆沮之墟慈峨清峪之際其地土厚水深
風俗剛厲人鮮驕惰國易富強爲可畏而愛也某某王
子自富平來遊嶺南山所爲詩相示大抵規矩子美咳

唾夢陽其慷慨之氣重厚質直之姿不問而知爲秦之風與予向者相與倡和之人同一強毅果敢爲山東諸國所不及也吾嘗謂秦人爲詩當以周之典則漢之經術爲本根其音乃純乎諸夏既不流於浮靡亦不過乎廉勁一唱三歎有風人溫厚之旨無西鄙殺伐之聲斯爲篤於仁義洽於和平王子深以爲然嗟乎王子秦之地詩之所起周之盛時詩人多生於二南屈宋以來騷人辭客乃往往出於江漢離騷之賦於三百五篇之終洋洋乎大放厥辭譬之河宗三百五篇爲星宿之源離騷則東注於溟渤也古人祭川先河而後海則學詩者亦先秦而後楚可乎王子秦人吾將從王子歌詠秦風

卷二

三

且吾嘗娶於榆林吾雖非板屋之君子而室人則小戎之女子也車馬田狩之盛襄公征戰之雄時時能言其事王子今歸矣吾安得攜手偕行同居河渭之上無事則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有事則修我甲兵以勤王爲務兒子長成將與六郡良家選給羽林期門爲一時名將立功邊域王子其亦許我乎否耶

王蒲云詩集序

南豐甘京樵齋嘗撰無名高士傳自舜時至宋凡得四十有三人以蒲衣爲首夫蒲衣豈非名耶以蒲衣名使舜得之以爲師是猶未能藏夫名爾夫人而高士不必名不必無名孔氏之門顏閔曾皙漆雕開澹臺滅明諸

賢皆高士而皆有名卽逸民伯夷叔齊七人亦有名其無名者記者猶或書其官曰儀封人曰晨門或書曰荷蕢荷蓀或但稱之曰楚狂或形容其一往不返之志曰長沮桀溺以爲名而傳諸後世蓋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疾其名之不稱也疾夫世有飛遜而其名不自我稱之也吾友王說作先生有子隼嘗自稱曰蒲衣年二十餘卽棄家隱於匡廬服沙門服與豫章王孫熊燕西者遊詩歌唱訓甚樂也旣乃返於儒所居西山去吾鄉沙亭咫尺旦夕過從相與講求聖人之學儒其行不必墨其名儒而名不必儒而無名必欲無其名者其人大抵莊周氏之所稱必非醕儒蒲衣其知之矣夫儒

卷二

三

者之道在六經六經之有詩所以通夫易書春秋禮樂之精微者也三百五篇作者多有其名古聖賢自周公召穆公尹吉甫家父衛武公以下未嘗隱其作詩之名蒲衣賦才奇麗能出其新意追琢爲樂府五七言體陵轢漢魏三唐仍其家學先以詩名後以其人名吾方引領而望之然雅頌非聖賢不能作風則婦人女子皆可爲之吾與蒲衣所爲詩風多而雅頌少今欲繼爲雅頌當先學爲聖賢如古者聖賢發憤之所爲作斯可以爲名屬其刻大樗堂集成卽書之以爲其序

錦石山樵詩集序

白有南越以來其爲客而有文章之美者首陸賈次則

終軍賈之風流於羅浮則愛其山頂有湖環以嘉植於
端江則愛錦石之山常施錦步障以登又以異花偏樹
其上以爲山靈之貺故德慶州舊有大中大夫祠以祀
賈錦石山與祠相近越人蓋以賈有大功德於民而思
其所愛云以予觀賈實漢初諸儒之冠非叔孫通蒯徹
諸人之所及其新語十二篇大臣以道事君之書也高
帝能聽而三傑不能言三傑有愧於賈多矣又賈楚漢
春秋多爲司馬遷所采惜其南中行紀所言山川草木
鳥獸辭多瑰麗光怪而散佚不傳六朝人徒傳其彼中
女子穿花繞髻數言以爲詞賦之膏澤已耳錦石山本
以賈知名意南中行紀亦必言之西寧之邑在錦石山

翁一

重

之西石如玉柱矗立空際若太華之蓮莖岐作三峰若
匡廬之屏風上開九疊與雲吐雨蒼潤氤氲之色掩映
窗戶吾友木文林子愛之而以錦石山樵自名且以名
其詩集焉林子從浙嘉興不遠數千里而來客於西寧
西寧之水其九十九曲而南注於牂牁之江者爲羅旁
水水之口有錦石以爲塞門瀧之西有錦石以爲華表
賈昔爲南越而愛之以其有造於南越也林子今爲西
寧而愛之以其有造於西寧此仁人之所用心後先一
揆非徒以文采風流欲相輝映也予嘗恨賈不能詩於
南越無所歌詠林子今乃洋洋正始含風吐雅才以磊
落而使氣以慷慨而行漢魏三唐任其筆之出入蓋自

嘉興以至都下名公鉅卿多自以爲弗如焉予生平知
已嘉興爲盛若繆子天自周子青士郭子臯旭朱子錫
鬯查子韜荒徐子敬可勝力撫辰李子斯年武曾分虎
鍾子廣漢沈子武功其尤敦篤者也當乙巳秋子再至
嘉興林子年方十八與諸公唱酬已駁駁陵轍古之作
者若飛兔之欲絕塵雛鵠之欲凌雲也廣漢武功皆負
異才年甚少詩文垂成而卒林子有天之幸方壯而已
大成未老而已聞道天之欲厚相林子始於詩終於大
道固將期其奮發爲聖賢事業富有日新有過於陸大
夫之所爲者吾茲爲林子喜而爲廣漢武功悲喜林子
深則悲廣漢武功益深於序林子之詩遂不禁泣然而

翁一

重

出涕吁嗟林子其將毋以予爲情之過乎哉

荆山詩集序

詩之衰至宋元而極矣明興百餘年北地李獻吉崛起
斟酌三唐以少陵爲宗而後風雅之道復振論者謂西
京積高之府風氣剛厲太素元情之所凝結洪河二華
之所盪摩往往大文出焉自周秦兩漢而下少陵獻吉
又一開闢夏聲至此益大是皆詩家所宜取法予以爲
此篇論也予向交富平李孔德孔德諸體詩陵轍少陵
而五言長律尤善曹秋嶽使君嘗歎爲空同以後一人
荆山程子生富平與孔德同里孔德長律以十三經二
十一史銘鑄成篇詞無空設悉有典故吾嘗謂其才能

多而不能不多驅無數荆楚奇材劍客而戰與驅十萬
淮陰市井人而戰其爲不善用寡則一也荆山才多而
能用其不多節短勢險動必精悍磨韻調聲皆有穿天
心出月脇之妙滌濯滓窳思清辭潔舉蕪音累氣不足
染其筆端所謂節制之師十可當百者也然而不能有
所加於孔德以孔德之多與荆山之寡截長補短猶之
鳧之脛鶴之頸各有其天皆可以戾雲霄而鳴徹九臯
也者則甚矣富平人之善於爲詩也秦之風至富平爲
盛王翦之里流曲之墟其關中風雅之淵藪乎以語整
屋李中孚華陰王山史伯佐是當以予爲知言

存耕堂稿序

翁一

孟

予族父友石先生澹翁以名孝廉遭亂隱於山中者十
年既出爲瓊南學正於椰子桄榔之正櫟門之園手一
卷日夕詠歌不輟閱十餘年以資進國子先生翁弗就
仍歸躬稼沙亭年僅五十餘耳其集曰存耕堂稿取唐
人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義也予與翁同祖翰林
誠齋公當宋南渡時公從祥符珠璣巷來止南雄其巷
亦名珠璣已而復遷沙亭江有扶胥山有煙管極炎洲
之勝概數百年來予與孫環繞墓田而居煙火相接以
讀以耕皆三閭大夫之同姓也予所居名沙梨園去翁
之家咫尺春秋佳景觴詠流連蓋無日而忘之每以翁
之方寸在扶胥之間者自虎門而放乎南海在煙管之

閒者自華山以達乎羅浮皆仁義之田予欲與之耦耕
而未能也然翁以此膏腴上上亦將盡樹之五穀而已
乎昔者三閭大夫耕於秭歸其放逐也淚滴而生玉米
後人因名其田曰屈田屈田所植多香草若薜蘿芎藭
之屬花葉紛葩或以九畹而計或以百畝而計其子若
孫以之爲佩紉至於今芬馨不絕聞於南楚之閒翁之
方寸今所留與而子孫者自此以往無論肥磽其使之
種梗稊者十之三種蘭荃者十之七以繼先大夫之孤
芳其亦庶乎於家風有光也哉若夫詩詞之美則翁以
離騷爲祖述者其能嗣響於風雅也固宜予可以無多
言

翁一

孟

无悶堂文集序

吾嘗謂文人之文多虛儒者之文多實其虛以氣其實
以理故也天下至實者理而已耳至虛者氣而已耳爲
文者能以理而主其氣則氣實否則氣虛故有謂文以
氣爲主者非也儒者之道舍窮理之外無餘事窮理所
以盡其性盡其性所以至其命命至矣性盡矣如是而
發爲文廣大爲外精微爲內高明爲始中庸爲終其造
詣有非文人之所敢望者噫嘻豈非文之至乎其極者
哉吾友超然張子所爲无悶堂集其文一一尙實無所
待於辭華無所假於事物文從字順惟其理之所然
理足而氣益以生焉孟子所云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

張子其知之矣惟如此而後文乃純孟氏之醇乎醇以是也嗟夫文自兩漢以來莫正於唐莫純於宋考亭橫渠中正精粹集文事之大成而朱子之理尤盛蓋理水也言浮物也理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而目黎以爲氣水也言浮物也此非知文者也是故君子有窮理之功而無養氣之功氣之剛大以直而塞乎天地皆窮理之功之所爲吾與張子將終身以從事於斯以求至乎其極夫豈徒爲世之文人者之文而已哉

張子詩集序

昔夫子教伯魚學詩必兼學禮蓋學詩所以言學禮而詩之言乃文故禮者詩之所以爲文者也天之爲文以

翁一

三

日月而日月不過其則日過其則則日過乎月而日爲月所食月過其則則月過乎日而日爲月所食而萬物皆受其災青矣故則者日月之禮也人之性與日月同體才則日月之光明也禮者所以使日之中月之正者也惟詩亦然有禮而詩之言乃中正於是乎以風爲之始以雅爲之終風以變化其才而變化乎風而其天之文可觀矣雅以範圍其學學而範圍乎雅而其人的人文可觀矣吾友侯官張子沈酣六藝以風雅自娛所爲詩一以禮爲之規矩其方其圓其正其變皆使之合乎風雅而止蓋以謂風者月之所爲月至子而中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雅者日之所爲日至午而正喜怒哀樂

已發而中節之時也中節而後光明盛實陰不失於寒陽不失於暑洋洋乎太和之所發育而爲天地之至文噫嘻風雅之道張子之能言之若此宜其詩有以異乎天下人之爲詩也哉

于子詩集序

詩至楚騷而大放三百篇龍門積石之河也騷其詩之尾閭乎騷亡而後樂府作漢之樂府學三百篇而不足學騷而乃有餘故夫以騷學騷不如以樂府學騷之爲善其風蓋自高帝開之大風鴻鵠高帝其作者之聖乎關雎爲文王宮詞房中歌爲高帝宮詞皆出婦人之手漢於是可以比隆於周矣五言古亦漢之三百篇也其

翁一

天

音至六朝而衰至唐而亡樂府亦然夫詩惟五言古樂府有三百篇遺意能工五言古樂府始得稱爲詩人雖律絕不工可也律絕今之體也昔人稱陳思之於文章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然亦五言古樂府二體擅長耳或又謂子建才敏於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質漢樂府之變自子建始然子建亦復樸渾未必卽遜父兄文帝樂府氣骨輕宕不如植之斷削精潔自然沈健也大抵兩漢氣純故辭多質魏氣爽故辭多華六朝氣俳而靡矣故文質多傷故爲詩貴養其氣古今人才皆相及所爭者氣而已耳吾友于子生長浙之嘉禾嘉禾風雅於三吳爲盛言吳

風者吾必以嘉禾爲善焉于子諸體悉工而樂府深入漢人堂奧唐人所不能者于子今乃大能之可不謂難乎哉明三百年詩巨匠莫如空同其樂府甚新而不悖古在所撰諸體之上七言歌行次之七律又次之然空同樂府不多猶芝草一叢醴泉涓滴不能供人之饜飫也于子樂府多至數百篇合漢人之所有以爲有漢人得三于子乃得其七以貨殖言于子其樂府之陶猗也耶歲之甲子季冬于子自嘉禾至于扶胥信宿草堂盡出所爲詩陳於三閭先大夫之前自謂樂府無所不足可以羽翼離騷予謂于子無所不足於樂府斯無所不足於諸體矣況于子諸體悉工能洋洋不失正始誠可

以俯視一世之作者因爲之序以歸之

無題百詠序

詩以麗爲貴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今天夫之文莫麗於日月地之文莫麗於百穀草木人之文則麗於文章詩尤其麗之易見者也麗至三百篇而止矣樂書云君子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三百篇之鳥獸草木與夫白雲皎月美人彼姝錦衾玉佩之屬皆聖人之膏澤所謂麗也而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其則也蓋詩以膏澤而麗又以情而麗以禮義而麗不淫而後可以好色不亂而後可以怨誹以合乎其則合乎則而後能變化不失其正斯則麗之至者哉王子蒲衣深於三百篇者其

無題七言律百章予以爲絕麗麗而不越乎其則所言不過男女而忠君愛國之思溢乎篇外殆吾黨詩之可傳者也吾觀詩與易相爲表裏所言多半男女蓋男女之道可以無所不通明乎男女之道而易與詩之精微皆得之矣予嘗欲著一書以易爲經以詩爲緯不以易傳易而以詩傳易合二經爲一以男女之道貫通之蓋以天地之大亦男女而已耳愚夫愚婦之心卽日月之所以麗天者故易言離麗卽繼以咸咸者感也天地以日月而感人以夫婦而感感得其正而化醞化生之妙至焉五倫之閒父子兄弟而外無不可以夫婦言者其道蓋本之日月莊姜不見答於莊公輒呼日月而訴之

一則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再則曰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三則曰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四則曰日居月諸東方自出柏舟之婦則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此皆賢婦不得於其夫之所爲辭也嗟夫日月者一大男女而已耳日月之麗以相交男女之麗以相合不得不以爲麗於是而哀怨之情生焉蒲衣隱居不嫁猶月之未嘗受日之光以爲光而以陰道自處者也雜神之篇有云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嗚呼此蒲衣之所以爲情者與又曰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嗚呼此蒲衣之所以爲禮義者與

寒香齋詩集序

予嘗謂陶公不棄官歸其詩必不能工其田園諸作乃東晉以來絕調夫使營營五斗之閒豈能聲希味淡若太音玄酒之不可及耶大梁張先生爲武進令未及一月而歸逍遙門吹臺之閒以詩自娛歲之乙丑郵其寒香齋集若干卷屬予論定以予爲隱者也遙遙沮溺之心陶公相關於千餘載之前而先生相關於六千餘里之外先生其真知我也哉先生有陶之樂然予也有杜之憂昔人謂陶之樂天固無如人何杜之憂人亦無如天何予得先生詩日夕諷詠將以先生之樂而解吾之憂然先生之棄官也避人而已其爲樂也猶易吾之佯狂自廢與世相違則終於鳥獸同羣而已矣其爲憂

卷一

望

也將與天地而無窮焉先生亦終何以相慰耶先生詩氣骨古樸語本自然不以雕琢爲工與陶最近陶詩猶有讀山海經諸篇其言曰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感憤之深可爲嗚咽流涕論者致比於屈子之賦遠遊先生沖淡無憾純以道情自勝覺陶公猶有所不能忘者累其神明然則先生殆真達者哉

哀陳恭人詩序

恭人姓湛氏增城人吾友陳子元孝之配也族祖文簡公諱若水爲理學名臣父粹以明經舉先是丁亥春元孝父兵科給事嚴野先生起義與敵人數十戰而敗不

屈死之一妾二幼子皆被害元孝亡命無依走匿明經復壁中敵人大索不得執明經下獄以千金賄吏乃免戊子秋車駕蹕端州元孝泣血上書於是先生以死事得贈兵部尙書元孝廕錦衣衛僉事湛氏封恭人當是時國中賢士大夫皆多明經之義以方古程嬰爲不愧云明經故與先生交好元孝十餘歲時有美才爲明經器重許妻以女未昏至是元孝上書明經之女已死明經曰吾不可以負故人復以仲女妻之今恭人是也成昏後猶依外家新塘以居元孝有事四方恭人抱稚子以歲時饋食先公罔不虔恪憾其未及舅姑且痛心死國破巢毀卵之酷每朝夕潛然流涕年三十有五

卷一

望

遂遭疾卒既沒一年而子携內子華姜自秦代歸華姜慕恭人賢淑方思望見以爲女儀謂兩家夫子骨肉至交兩家之婦亦宜恩同兄弟昊天不弔不謂華姜亦相繼而逝也子嘗讀秦嘉贈婦之篇及嘉婦答書未嘗不流連感傷情意欲絕至潘岳悼亡孫荊除服江淹室人永暮諸篇則廢置而不敢觀聞人讀易至困之三人於其宮不見其妻之語輒掩耳卻走畏其凶兆不謂元孝與子遂皆及之伉儷之傷無所逃於天地如此嗚呼東門之篇有曰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餽糜貧士之妻盡無斗粟析無懸衣所勞勞者筆墨自賣食以六經爲庖厨以百家爲異饌如斯而已亦何嘗暴棄天物白

速其辜而上天必務壽禍之至此徐淑之詩鍾嶸以爲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予嘗爲詩哭華姜世之詞人見之鮮不流涕而元孝亦以其哭哭華姜也爲詩八百餘言倣焦仲卿體幾於長篇之聖予所不能言者元孝代予言之非元孝之善哭恭人不能代予言之然非華姜之可哀如恭人亦不能使元孝代予言之之善也子無以報之亦以其哭哭恭人爲詩五百餘言元孝之多子之寡辭雖不及情或過之蓋元孝達人能以名理自勝而予之哭華姜聲有止而哀無終貽世所譏卒於無可奈何嗟夫丈夫不得志不能如董仲道愛玩賢妻則爲苟奉倩以燕婉自喪斯亦已矣君子覽其詩而悲其

卷二

感溺憫其蹇厄可焉

歷代嘉言序

同里積菴黃子取先哲嘉言自唐虞迄於明代識爲一編凡十有餘卷名曰歷代嘉言屬予爲序序曰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今夫德之在人猶天之在山中也山能畜天以虛人能畜德亦以虛惟其虛故能多識先哲嘉言以自實故曰多學而識之一以貫之一者何德而已矣人之身誠若山然山以草木之生禽獸之居寶藏興焉見其廣大是山之多識也而天在其中天大而爲山之小所容則山之畜其德也黃子平生好學蓋得易象大畜之旨以多識爲山

之篤實以畜德爲天之剛健光輝予蓋跂而望之且也大畜之交卦爲頤頤曰自求口實夫有先哲嘉言常在其口口之實何以過是是能自養其正也黃子年六十有餘老矣實其口以言實其心以德人將觀黃子之所養序卦曰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黃子勉乎哉黃子嘗問易於予故因序其所爲書爲之言大畜與頤

訓練輯要序

言兵莫善於易其曰師出以律丈人之所以吉長子之所以開國承家不越乎是矣律其身以律三軍之士三軍之士以吾之所以自律者而律焉於是而人莫不和人莫不和而後天時地利可得而用故爲將必貴知易

卷二

四

三代而上無論矣漢唐以來善兵者率多書生若張良趙充國鄧禹馬援諸葛孔明周瑜魯肅杜預李靖虞允文之流莫不沈酣六經翩翩文雅其出奇制勝如風雨之飄忽如鬼神之變怪皆於大易之旨有合是誠所謂儒將風流者也有明戚繼光嘗爲紀效新書予善之以爲師卦之衍義爲將者所宜講習其法始於訓練訓練者易發蒙擊蒙之義發者說其心之桎梏擊者使其知禦寇之利蒙既正而後爲師之聖功乃成聖功成斯可以行師故師卦繼蒙師也者師也三軍之士皆弟子平居則耳提面命誨之諄諄使之悅而誠服有事則手足相維腹心相倚若子弟之衛父兄故以戰則克以守則

固而爲天下節制之師江左修五謝君少以武官起家分符廣海口討軍實而申敵之威愛並至居然有古名將之風嘗與子遊出其訓練輯要一書相商命爲之序予以君儒者因舉大易之旨爲言而左祖古之儒將似有所阿於君然而非也蓋爲將者不可以不知書有謂兵者變化之物而遷移倚伏之事故夫知兵者性知者也用兵者性能用之也霍去病言願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然兵法者規矩也擬議規矩而後可以變化乎規矩仲尼之不踰變化之至也爲將者得規矩於書之中而神明規矩於書之外是之謂以道用兵故孫子之言兵也一日道蓋得斯意也君其悉集古今兵法爲

第二

聖

一書若信陵公子名賓客之所爲而其終歸之曰道以合乎大易子雖不文尙能爲君序之

飲食須知序

養生之道莫先於飲食易之頤言自求口實而夫子以觀其自養釋之自養則以節飲食釋之然飲食而不知其味則亦何以能節知味者何知其正復知其反知其正則爲養正之吉否則爲顛頤而已矣凝陽朱君有飲食須知一書諄諄以味之相反者爲言其亦聖人欲人養正之旨也君爲人多才博物於養生家言尤善所稱引老聃一以孟子養氣之說爲歸夫養氣之說何始乎頤之初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蓋龜以氣爲口實以氣

自養故正虎以欲爲口實以欲自養故顛氣爲陽而欲爲陰養其陽則爲太和之保合太和者浩然之謂也嗟夫吾人日用之間以一飲一食之故傷其太和使其氣不能剛大以直而塞乎天地者自古及今亦既比比而然所以易一書始終以飲食爲言始于需曰需于酒食貞十於未濟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蓋惟貞所以爲節節所以爲貞貞與節相爲始終而後其所養乃正然則君飲食須知一篇吾卽以爲易之外篇而頤卦之箋註也亦何不可之有

易簡單方集序

第三

聖

无悶梁子以所集易簡單方屬予爲序序之曰今夫知本易而人故難之能本簡而人故繁之非所以合乎乾坤之道也夫子稱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用藥如用兵兵能易簡則奇奇則無所往而弗勝孫武子使吳王寵姬視心與左右手背鼓之而前後跪起皆整齊可以蹈湯赴火何其奇也故知兵法不在多一言可以蔽之曰律易曰師出以律有律而後其奇乃可用用能以寡敵眾以弱敵強爲天下軍鋒之冠善醫者以藥爲兵以天道爲律天道在乎易六十四大象聖人以人事合乎天中庸所謂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於斯見之所謂致中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亦於斯見之故善醫莫如聖人天地且受其療治以去其雷風之蠱而況於人乎故夫不知

易者不可以醫能以易簡爲道調其陰陽濟其水火行其血氣而天下之疾已瘳矣一物之微皆吾生殺之具殺中有生生中有殺故不貴乎其多此梁子單方之所以爲妙歟梁子嘗箋補神農食物本草未及治物是篇始專言之而以日用尋常之物在在皆有無煩別求索者爲用按其方人人可以自治雖藥而勿藥勿藥而藥斯誠易簡之至也扁鵲言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惟道少故其藥多藥多而疾益亂梁子之意其得扁鵲之微者乎集凡二卷凡病皆有方方皆已驗非以矜奇尙異子亦頗以平昔所集益之以惠斯世其亦吾黨仁愛之一端也夫

見堂詩草序

今天下善爲詩者多隱居之士蓋隱居之士能自有其性情而不使其性情爲人所有故讀其詩者非自有其性情不能得其性情之所至吾於黃子俊升又有然者黃子故善琴以其喜怒哀樂之和平出於琴者入於詩其集曰見堂見者何琴有人焉能見其人於琴而後能不見其人於心心之所存不惟無人且無我無我而詩之神妙出焉黃子一室獨居蕭然無營終日閒見其所可見即見其所不可見聞其所可聞即聞其所不可聞以琴爲聲而琴非聲也以詩爲色而詩非色也非聲者如風之於空人皆聞而不知其所以聞非色者如月之

於水人皆見而不知其所以見能知其所以聞而琴於是而無聲能知其所以見而詩於是而無色無聲無色者聲色之至以聲色之至娛其性情不惟性情己之有聲色亦非天下人之所有如是而黃子之詩而日以深遠矣

與游雜詠序

予嘗謂不善易者不能善詩易以變化爲道詩亦然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詩以神行使人得其意於言之外若遠若近若無若有若雲之於天月之於水心得而會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斯詩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絕尤貴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

一人蓋非摩詰龍標之所及吾常以太白爲五七言絕

之聖所謂鼓之舞之以盡其神繇神入化爲盛德之至者也吳先生向有詠懷五古數十首駸駸與阮公爭勝於毫釐之間予旣已序而傳之今自歷陽入粵江行所得有五七言絕各一百首其精者流動不居能通唐人句不必其是字不必其非絕去步趨之迹又其質有餘而不受飾以其真而勝人之僞以其質而勝人之華不規規於形色以掩天性殆得全於神者耶吁吾無以知其筆墨之所至矣

尋墓詩序

護衛徐君幼孤失其母夫人墓之所在越三十餘年得
開從京師以至廣州於城西龜峰之麓蔓草之間無有
若堂若坊者若馬鬣者可識無有若輓父之母者可問
乃不失於穴之前咫尺焉不失於穴之後咫尺焉不失
於穴之左之右咫尺焉若上啄而下啐然闕地尺餘得
瓦罍以其十指之血滲入骨中無點滴凝留於外氣已
冷復煥色已槁復滋一號哭而精驚於幽焉再號哭而
魂返於明焉或曰是其鬼神之所爲歟非鬼神而能若
是歟予曰鬼神者何也誠而已耳誠之所至手與足斯
至之手與足之所不至而誠能生鬼於陰生神於陽以
至之誠猶聲鬼神猶響君子亦誠而已矣於是學士大

第一

元

夫作爲詩歌以嘉君帙成而屬予序其端

送田子遊吳序

關中田子將適吳子謂田子昔吳自子游以文學得聖
人之一體而季札善審詩樂其風流所及後之學者多
能得其精華昔梁鴻亦以關中人適吳企子游季子高
風見之詩曰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今田子其
有鴻之心也哉田子潔身不仕久隱祿福之山所爲詩
於周則愛幽風七月於秦則愛蒹葭白露夫蒹葭白露
之篇秦之君子所以招隱士也水之湄水之涘夫非涇
渭之閒漆沮灞澹之上乎哉田子求伊人於彼中其亦
可以得之矣胡爲而又適吳夫吳之水三江五湖爲大

三十年來隱居樂道之士多於水而少於山吾所與遊
者其一在震澤之旁其一在襄江之曲其一在秦淮清
溪之閒子往來之歌所爲風雅之詩當必有賞音見微
而知清濁者如以爲夏聲有先王之遺風焉則子之詩
於是乎其可傳矣

紅螺詞序

詩所不能言者以詞言之詞者濟詩之窮者也詩至唐
而亡有宋之詞而唐之詩乃不亡詞至南宋益稱善吾
友鮑子韶喜以玉田白石梅谿爲宗所作紅螺詞驚采
絕豔誠使香山紫微降格爲之未知其孰勝其舊刻江
樓台選則又與查沈二君稱絕矣子韶狀貌魁梧有文

第二

五

武才具近自虔南至止當酷暑袒裼彈琴聲妮妮若兒
女語戶外聽者不知其爲奇偉之人也子房若好女子
其手纖柔不以撫絃動操而以椎秦不善用其所長者
也紅螺之詞子韶之琴聲也其恩其怨而相爾汝吾安
能測其中之所存也哉

西屈族祖姑韓安人遺詩序

吾屈自三閭大夫以騷賦起家爲宋玉景差唐勒諸人
師於是南楚風俗皆好麗辭哀怨之音百有餘年不絕
漢高漢武好其聲嘗製爲大風鴻鵠秋風瓠子落葉哀
蟬之歌以象之蓋楚辭至漢初而大顯若夫四皓淮南
大山小山枚乘司馬相如蘇武李陵朱買臣息夫躬王

逸之徒以及女子如唐山夫人戚姬烏孫公主卓文君
華容夫人昭君班婕妤之流是皆能祖述離騷九歌以
爲歌爲賦爲樂府爲四五言詩聲情相擬比興相師其
一體親承宛若子孫固不必其出於同姓也其出於同
姓唐時則有千牛將軍同仙一人然寥寥五律數章未
能光大三閭之業蓋三閭騷之聖也其所撰不徒能變
風雅抑可續夫春秋爲之苗裔而忠者得其忠文者得
其文誠非易易天之生才固不能代有神奇如大夫之
齊光日月者也考吾屈自漢高帝遷之關中於是關中
多屈氏與昭景懷三貴族及齊諸田皆猶稱王孫傳至
有唐吾屈有節度使諱政者自關中來始居梅嶺之南

卷二

至

南宋時其孫迪功郎誠齋又遷於番禺沙亭今子姓千
有餘人輒稱三閭大夫之裔復號爲南屈以別於關中
之西屈然文風至明興始盛有都護公仲舒者與吾高
祖滄洲處士及從祖博翁青野五松悅梅楚鄉若而人
皆好爲詩合爲騷餘若干卷而閨閣之詩尙無聞歲丙
午予至關中詢諸蒲城華陰宗人始得族祖姑爲參議
韓公邦靖之夫人者遺詩一卷其思親寄夫贈送兄弟
諸篇諄諄忠孝纏綿悱惻溫厚而多風甚與離騷之旨
相合予甚喜以爲可補騷餘之闕手錄以歸因念自古
屈氏賢女子善于辭令者莫如女嬃其申申以詈也說
者謂其族三閭爲甯武子之愚毋爲史魚之直以速禍

旨哉斯言可謂深知女嬃惟如此方無愧三閭大夫之
姊今夫人之詩優游婉順發乎情止乎禮義誦之可以
知其德於以繼女嬃之嬋媛誰曰不宜詩舊有序爲康
修撰海所作夫人故無子有女名異痛其父母俱亡身
爲兒女子不能發揚休光乃貽書修撰之女張氏代請
修撰爲序萬厯甲辰夫人之從孫受善鑲版以行越四
十年癸未賊陷華陰版燬是本以受善之弟受合所錄
故存嗚呼女才之難傳之亦不易如此又安知吾族沙
亭無有如夫人之儔風雅洋洋湮沒而不彰者耶夫人
之父都御史公韓直歷事四朝以文章經術顯著休沐
輒課諸子經史夫人年十餘公令爲三體唐詩精采煥

卷二

至

然多合矩度是雖得之庭訓然非資性過人不及此吾
祖家約女子惟許讀女孝經列女傳女誡諸書不得旁
及詞賦以是閨閣罕爲詩嗟夫吾宗閨閣不可以不知
離騷無論離騷卽如夫人之詩得而誦誦其爲興起而
知事父事夫之義寧不多歟且夫人之女孝而能文能
請於先生大人以傳其母之著作又可以教天下之爲
人女者而所貽康氏女之書不傳良可惜云

于夫人詩序

易家人之卦以離女爲主離爲文章而二曰无攸遂在
中饋未嘗以離女有文章爲言三則曰婦子嘻嘻終吝
婦人而能詩詞嘻嘻之象也故夫子以爲失家節所以

者何離之女詩之所謂哲婦者也聖人恐其以哲爲用故以无攸遂訓之无攸遂則純乎愚矣純乎愚故能順在其位而有富家之吉富者何自四至初水上火下有爲酒食之象家有酒食斯富矣婦人之文在酒食次乃衣服不問以詩詞也然吾觀詩三百篇多婦人女子之所作其首章則后妃也周南者文王宮詞而作之乃自后妃文王繫易而后妃爲詩夫婦之閒各有其所以爲文文王爲王假有家之吉后妃爲有孚威如之吉威如者離之文章所著見者也然則婦人而能詩必其賢如文王之妃宣王之后者也不則莊姜恭姜衛女之流或行露白茅之女與夫雞鳴執殳葛生于役之婦性情正

第二

聖

而禮義明其樂也不淫其哀怨也不怒庶幾乎家人之二所稱順以巽者哉武進唐孔明先生有賢配曰于夫人能詩嘗與先生唱酬有集曰雙燕樓稿先生以易舉孝廉既遭亂隱居不仕夫人亦貴家女居貧勤苦手釀黍製茶以爲先生朝夕娛而聞薛氏女多才復解簪珥鬻鼎彝置爲先生側室三人者相與靜好女君有不如其娣之謙妾人無實命不猶之怨今讀其詩洋洋乎含風吐雅而交相愛之誠多合易象信家人之可法者也當庚子之冬先生與予客錢塘觴詠之餘未嘗言及夫人能詩越二十有六年乙丑先生之子于光來遊廣州始以雙燕樓稿及薛夫人吹蘭草相示孝子之心不

忍其親之著作泯沒亦誠君子之所取也故爲之序以歸之

贈四潘翁序

番禺陂頭之鄉去予沙亭二里許有四潘翁者同母之兄弟也一日秉彝年九十二一日岫巖年八十九一日慶存年八十七一日慶餘年八十一其族人以聞有司有司表其閭曰一門四皓已而有司欲請於上官昇四翁頂帶爲壽官三翁聞之掩耳走岫巖翁則謂其族人曰亟爲我辭吾兄弟四人生於我穆宗神宗光宗熹宗威宗思宗紹宗至於永祿大行皇帝凡八朝於茲矣幸而不死爲有明之遺民以老邀福於八朝之先君甚厚

第三

聖

今一旦視然頂帶爲異朝壽官舉予兄弟之九十二年八十九年八十七年八十一一年爲八朝之先君深仁厚澤之所培養者而盡棄之吾兄弟其亦忍乎哉大均聞之曰噫嘻嗟乎四翁之節高哉是不可與商山之四皓同語夫四皓嘗爲秦博士矣觀始皇無道而身事之事之而後逃之晚矣且其四人異姓高士傳云東園公姓唐夏黃公姓崔角里先生姓周綺里姓朱或曰季夫爲異姓之四皓潔身修道相將嘉遯難矣況同姓乎況爲同產之兄弟乎吾考古來兄弟俱壽者南齊時有徐伯珍兄弟四人年俱九十餘然未聞高節可述今者四翁在異姓則過於商山四皓在同生則過於徐伯珍兄弟

其真我八朝之先君深仁厚澤之所培養而致然者求之天下如四翁者豈可易得也哉予嘗與岫樓翁遊詩卷中所稱潘七丈是也春晴秋爽鴈詠爲驩數聽翁談隆慶萬厯年閒事神往久之酒酣耳熱感激家國亂離主憂臣辱之故又相與愴然而悲翁爲人魁梧豪爽善飲啖意氣豁如三翁則醇樸恭謹恂恂若孺子不出戶庭吟歎自樂蓋皆有得於頤性養壽之道者嗚呼苟有聖人者出如少康周宣其人光復祖宗舊物吾知四翁者必欣然至止辟雍爲天子之五更三老而享珍羞王杖之賜王公以下皆所北面焉若夫羽翼皇儲朝舍芝華暮從鴻鵠此易姓開基之事非四翁之所樂聞亦終

翁一

於爲有明之遺老而已矣其後妻翁以九十八歲歿以九十六歲存翁以八十

過易菴贈龐祖如序

易菴在南海之弼唐弼唐者龐振卿先生所居之鄉也先生嘗于廣州天關開講堂復于羅浮黃龍洞作精舍以居學者而奉豫章延平二先生於其中他所至則爲一書院以奉甘泉而甘泉平生所至亦輒爲書院以奉白沙二先生者皆可謂能尊其師者也慨自庚寅變亂以來吾廣州所有書院皆燬於兵獨釋氏之宮日新月盛使吾儒有異教充塞之悲斯道寂寥之歎祖如固先生之曾孫也使祖如有志理學於所居之鄉弼唐爲一

書院略如天關黃龍舊制使先公之神明長存於宮墻之內先公之教化長流於桑梓之間豈非孝子慈孫所以爲繼述之大者哉區區易菴之作聚禪者數十百輩沈空守寂於其中其亦不可以已也夫雖然菴者精廬之名易者日月之象以易名菴使人因日月之象以求夫性命之理將四聖人之易從斯而見先生與白沙甘泉之易亦從斯而見則斯菴亦大有造於吾儒而亦奚其病焉嗟夫今天下之禪者皆思以其禪而易吾儒矣顧吾儒獨無一人思以儒而易其禪豈誠謂禪者之怪妄其辭而闢之莫詳於先代諸儒吾茲不必諄諄其說耶吾少嘗學於禪私謂禪者之精微乃吾儒之精微禪

翁一

者得其似而故以爲不似其亦以爲至高至美矣不知乃在吾儒範圍之中蓋其徒得吾儒之偏而不得其正徒得吾儒之私而不得其公然吾儒本公禪者得之則私吾儒本正禪者得之則偏是禪者終未嘗得吾儒之精微也今使有一醇儒於此能以斯道講明菴中使儒者不至流而爲禪而禪者亦將漸化而爲儒於以維持世道救正人心昌明先聖之絕學其功將爲不小祖如其亦有意於斯乎弼唐林水幽清土風敦朴人多儒先詩書之澤而祖如家中復有白沙甘泉陽明與先生遺像吾欲祖如常懸于易菴之堂以爲吾人之師表昔人云讀楞嚴經一部不如讀一艮卦吾以爲禮如來諸相

不如禮四先生之衣冠祖如其亦念之哉

贈某巡簡序

攷周禮有鄉師鄉老鄉大夫之職次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鄙師鄼長鄰長皆鄉里之官管子書曰擇其賢民使爲里君里君即今之巡簡也宋書百官志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秩畜夫游徼鄉佐主賦稅三老主教化秩畜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顧炎武有言游徼即今之巡簡洪武年中九重之特賜之勅自弘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巡簡裁則總督添矣崇禎之末至眞定保定二府設二總督此衰世之不得已也蓋巡簡過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者也嗟夫自古至今

翁一

卷

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塗罔不繇此夫惟治天下者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今日而一切蕩然無復有存者矣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下無與分其職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爲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故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繇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已大均曰夫里胥者管子所謂里君民之賢者今之巡簡是也我國初甚重

巡簡之司巡簡一官兼三老秩畜夫游徼之職主教化爭訟姦非使民從事孝弟力田而不敢爲暴縣大夫力所不能及者巡簡能及之巡簡近而縣大夫遠巡簡親而縣大夫疏巡簡爲之有道使民親己不必其親縣大夫使民近己不必其近縣大夫而巡簡之道盡之矣某君官菱塘司巡簡問治于予予以爲其職甚重慎毋以小官自卑告之某君以爲然因書于冊以爲贈

送李天生歸陝西序

夫子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茲者何也吾思之聖人有聖人之茲焉吾亦有吾之茲焉文王未沒是茲在西文王已沒是茲在東茲以西始始於伏羲之一畫茲以東

翁一

卷

終終於夫子之六經然子與氏七篇其猶東之復起者也西則自周至宋千有餘年始有橫渠先生者以易爲用以中庸爲體以復興於聖人之文今觀西銘一書窮神以繼天之志知化以述天之事踐形以肖之不愧屋漏以無忝之欲天下人皆盡夫事天之道而爲天之孝子其見極高明其言極醇至不謂聖人之茲在焉不可也昔有問乎伊川者曰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孟氏後未之見也嗟夫天地之文以聖人而顯聖人之文以賢人而明橫渠之西銘非所謂賢人之文乎吾人有志欲求夫聖人之文而未有得而先從事於賢人之文充之至盡亦何不可以爲聖人天生李子西人也

有志於文蓋自其幼齡已然今且繇橫渠之西銘以求文王周公之文繇文王周公之文以求伏羲之文譬之升太華者必始青柯之坪溯黃河者必自風陵之口安見五千仞蓮花之峰一萬里星宿之海不可以從容而至哉且夫太華爲五嶽之宗黃河爲四瀆之首卦畫爲斯文之原西銘則濟川之舟楫而陟嶽之鈎梯也李子方以編定九經大全續修朱子綱目爲事吾慮其工大而力勞荒廢時日未得斯文之淵源而徒汎濫於其流其學將爲無本故嘗以西銘進之蓋欲其先得是茲於易簡而後可以直接斯文之統緒也云爾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於其西歸遂書之以爲贈

程樸菴先生七十壽序

程文錚爲予稱其尊人樸菴先生學深于易以寡過爲事歲己巳先生年七十日夕手易書不置所著有易合參一編及自稽實錄自稽者先生欲求善補過而无咎者也昔夫子晚而好易欲假數年以學易以庶幾于無大過嗟夫易之卦有大過小過蓋陰陽不得其中之謂夫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以其陰陽之不中也善學天地者學易善學易者學中先生所著有中論其得斯意也矣先生生長宗周易之書文王之豕周公之爻辭二者爲宗周之書之祖文王曰乾周公曰乾乾夫子之雜卦以夬終夬去一陰以爲純乾亦猶乾乾之義則夫子

卷一

五

卷一

五

以學文王周公爲學易者也先生以宗周人讀宗周最初之書而師宗周之先哲非文王周公之大幸者哉先生遭亂不仕自稱荆山逸民在乾之初曰潛龍勿用夫惟龍能潛斯能亢而有悔悔者悔其亢之過而復返于潛也先生始終不出自少至老無日不在于潛潛則無大者小者之過大過之遯世无悶小過之不宜上宜下先生皆得其亨吉矣尙何有過之可寡也哉文錚將自嶺南歸拜先生之壽而求祝嘏之辭于子子不敏亦嘗從事于易者也易不言壽而言貞貞先生在貞爲幽人在元爲大人年六十爲貞之終自六十至今七十皆元之始之時也元之始之時見而在田將從飛而在天之次人而起爲聲應氣求雲與風之從其類是在今日矣不佞敬執爵而預爲先生慶

壽鄧先生序

子之姑之夫曰鄧宜嘉先生者中歲遭亂棄諸生隱於占候卜筮閒今年己未年八十有一鄉人以先生高節且善易於天道有獨至欲得子文以爲壽予觀易不言壽然二經十翼所言多有養壽之方至頤卦則專言自養矣然聖人亦祇曰頤貞吉養正則吉耳夫貞者何壽也天地之道貞觀日月之道貞明天下之動貞乎一易之書一言可蔽曰貞以貞爲壽則雖謂顏氏子與錢鏐皆至今存焉可耳先生平生所行絕似司馬季主然季

主雖與臣言忠與子言孝而大指多稱引老莊不純乎易今先生分策定卦按式正其陳天地之利害日月星辰之災祥五行之正變咸一準乎仁義之歸順乎性命之理以爲吾人吉凶符契蓋無一言不本於三聖斯固易之大宗天道之所存繫焉者夫以道視節則節小節者道之一端以易視神仙則神仙小神仙者易之一端雖然易有節卦其五爻曰甘節吉先生出處順乎道之自然是誠所謂行而有向者鄉人以爲然遂書以爲先生壽

周秋駕六十壽序

周子秋駕幼年時與華亭夏存古交好其尊人斗垣先

卷一

三

生嘗佐存古之父文忠公允彝爲宰長樂秋駕師文忠而友存古爲學甚勤存古撰代乳集時年止九齡才華颯發而秋駕亦以髫髻能文章爲文忠所器重文忠以薦於陳黃門臥子臥子司理浙東攝府象比試諸生則以秋駕爲蕭山士冠於是秋駕以所師文忠者師黃門其問學之有淵源品行之有矩則得與庸常不同蓋天之所以相秋駕也蕭山多隱君子來成夫蔡大敬而外有徐徵之者嘗從劉忠正宗周講學以忠正爲大師忠正大節與文忠一揆其問人僅存者自丙戌至今獨徵之與其弟涵之及秋駕若王玄趾潘子翔則久矣自沈於柳橋鑑水之間先後其師死矣徵之今七十有七

敬六十餘秋駕亦且六十其亦何以無負所學歟忠正有人譜一書教天下之所以爲人入之道莫先忠孝秋駕以其不死之身奔走四方求脆甘具裘帛以爲其尊人之養怡怡煦煦年至九十有六而終于子道其亦何闕焉嗟夫人盡臣也然已仕未仕則有分已仕則急其死君未仕則急其生父於道乃得其宜存古當丙戌之變年僅十六與其友崇德呂宣忠亦年十有六而從長興伯吳公易總兵黃蜚起兵太湖三泖間戰敗而死殉其君亦以殉其父忠而且孝天地之所賴以長存日月之所賴以不墜江河之所賴以無窮乃在一成童之力至今讀其大哀一賦淋漓嗚咽洋洋至萬餘言猶似未盡麥秀采薇之短大哀之長固皆與風雅同流春秋一貫爲一代之天文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歲之辛酉予與秋駕同館五羊燕坐之餘未嘗不以存古爲懷子竊羨秋駕之得交於存古也方爲秋駕六十壽言輒諄諄存古不置以不壽之人爲秋駕壽非秋駕其誰能聽此言

卷二

三

黃元祥先生七十又一壽序

同里黃元祥先生當崇禎末以經明行修貢于鄉既遭亂閉戶城隅不出教其子若孫以經學子長者名徵以能文有聲諸生閒於乙丑季秋某日先生七十又一誕辰請予不文之辭以爲壽予以先生隱君子老而好學

因舉易象天行健一言以質於先生今夫天之日月行於人則爲精神人之精神行於天則爲日月學也者所以行其精神於天者也使吾之神化而爲日精化而爲月日強於書月強於夜而不息之功以成於是而吾之學直爲天之學矣先生於易所以教授於家庭者未必沾沾于訓以天之學自爲而以人之學爲人年至七十又一吾知先生之所得有以異乎世之經生之所得也哉記曰七十曰老而傳言其學之足以傳諸人也百年日期願言人以百歲爲期及百歲之期則宜願養以至壽考無期也願者何養正而已矣日正于晝而以夜養其光月正于夜而以晝養其明不養則日或息乎晝

論一

月或息乎夜非所以爲久照之道也先生以杖國之年而志氣清明視聽不衰燕居無事輒爲諸孫細寫書動盈篋衍與其配李夫人靜好一室日夕諷詠古詩圍棋鼓琴相樂也夫人少先生一歲紺髮朱顏老而仍少十數年未嘗少違寒暑平生寬柔醇樸性與先生復相類蓋皆得其所養者在易坤必至乎乾婦必至乎夫先生期頤之年吾知夫人亦必與之齊壽也已先生嘗以擁戴得授推官所條奏及碧山草堂文集凡若干卷藏于家吾將于稱觴之日從徵求而觀之

林處士七十壽序

予嘗取論語諸高士各爲一傳繫以論贊名曰論語高

士傳竊以古之高士其隱也多不以姓名自見長沮桀溺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長而沮如其一桀然高大而塗足與楚之狂接夫子與而歌及晨門荷蕢荷蓀皆不得其名而強爲之名者相類噫嘻隱者之所處欲藏其名而不得其難也如此吾嘗遊於梅里梅里者秀水之最勝處有隱君子二三焉其人風流儒雅率以詩歌古文辭自見往來吳越人皆識其姓名若逸莘先生林君者廉正守道而經學精深議論弘博高出于辭章一藝數倍則未聞有稱之者也然二三隱君子道當其否不幸而東帛加壁遂以博學宏詞一科應令朝爲徵君暮作顯者而君端居教授林

論二

論三

野自如以六經爲田羣弟子而五人一耦有沮溺之心焉人之名之徒以荀卿講授最爲老師而已耳歲之庚午君年七十矣諸弟子以先生傳業致身通達或正學以言或曲學以阿世其人不可勝計而君銜媒自絕清靜無求竟獲免於安車蒲輪之役其爲高致何如也梅里之閒蒼然平野然父山在前橫山在後長水之塘錦帶鴛鴦之浦大小相通煙水瀾森有千石魚陂焉君嘗以煙波釣人自署投竿之暇或摘玉乳之梨或斲燕來之笋一觴獨引顧影頽然君其有以自樂可知已雖然昔之隱者如接輿老萊於陵仲子皆有令德之妻佐其高逸楚齊之王使使者聘以爲相三君子雖未許之而

已爲其妻所笑君年四十失賢配不復繼娶恐異時齋金之使車軼深於門外而無人笑君之少而行義老而遺之將不免有往治河南之舉也唐處士之詩有日家中匹婦應相笑湖上羣鷗盡欲飛噫嘻君亦慮之審矣屬君生日輒復書此相告君將毋以予爲非知已也哉

某公壽序

代

歲丁卯二月日爲某公五十有六初度之辰于是南海遺老年八十有五黃鶴僊大集里中耆英年八十者七十者六十者五十餘者得若而人皆與公未嘗相識而習聞公之盛德不能已於頌禱者相率爲清防以壽公而鶴僊拜手恭執兕觥爲言曰易稱天數二十有五地

卷一

五

數三十凡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成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今公五十有六多於大衍之數者一是五十有五爲貞之終而五十有六爲元之始然則公今乃初生如四時之春雷兩方動草木方勾萌泉方騰沸出山下洋洋發育之機方與日而無窮焉鶴仙等亦奚煩合諸耆英之年以爲公之年也哉昔者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公平生寬厚愛人治軍及民無不以仁爲道得元之氣既多今行年又當一元之始公欲頤頤則期頤矣欲難老則難老矣公能於天之元有所益天不能於公之元有所損也公以爲然遂書以爲公五十有六壽序

送司法參軍黃侯序

嘗讀詩至簡兮之章竊歎榛木得有其山藟草得其隰而碩人乃處非其位無西方之人以薦之終於不得志焉夫碩人有文武之才宜在上位猶榛之子可食藟之根莖可茹皆甘物也某齋先生黃侯之在粵也官不過下大夫職不過攝郡縣其御亂有力其治民有文章有傳丹之容而無一爵之錫時無美人安能知其文武道備而與之同登於朝也哉侯今歸矣不爲執籥之碩人則爲考槃之碩人碩者美大之稱詩言之易亦言之易以碩人爲果當剥時以坤土之厚而含養以艮山之高而安止人不得而食之天地亦不得而食之至於一

卷一

五

剛之反遂得輿而爲萬民所載故曰君子尙消息盈虛碩人不用以爲消用以爲息碩果不食以爲虛食以爲盈皆天之行也侯多才多藝詩及草書繪事擅美一時此萬舞之餘事也今返舊京將治秦淮水屋以居所留英石十餘枚高者至頂卑者及要呂巉巖勾漏若巖若洞爲予朝夕之玩予嘗爲留石篇以酬之石非碩人不可貽碩人非美人不能用美人而必於西方西方爲成東爲生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君君爲西故曰西方之人若文武成康之在西亦是也侯之思亦吾之思也侯之門生故吏多愛戴侯與其民若南雄若廣州若新會嘗被侯恩澤者皆欲爲文送侯予以侯行事有合於古風

人之義故爲之言若此

羅母黃太君壽序

予比者爲吾母壽以先高祖聽泉公之配周太孺人爲祝蓋太孺人年百有四時其子滄洲處士八十有八以經學爲鄉閭老師所爲詩天眞獨寫一皆有道之言白沙氏嘗稱之而勿置云顥甫羅子有賢母黃太君與吾母同姓系山江夏而子與羅子生長白沙之鄉常思學白沙之所學而以無欲爲大端焉蓋無欲之旨發自濂溪至白沙乃光大之又至弼唐而益明弼唐有麗振卿先生之所居也羅子今移家其地以視白沙之鄉其猶鄰邦之與魯耶白沙平生以出處爲重其論計衡有曰

卷一

卷一

魯齋當仕豈忘天蓋不欲其屈身於元以乖春秋之大義也而白沙生當聖明蟬蛻軒冕日與二三弟子若世卿民澤緝熙之流捕厓門之魴鯉采圭峰之義蘭一飲一食不敢違其孀母卽其心所想慕近若羅浮西樵遠如匡廬衡岳亦徒寄之夢魂未嘗一至故其詩有日多病一生長傷母又曰天下名山皆可愛夢中慈母不來遊又曰少有菑畬供俯仰不妨漁釣老東南嗟夫此皆無欲之所至也惟無欲故能高尙惟高尙故能全其仁孝有終身之養而無一朝之憂舉孟氏之所謂守身與曾氏之所謂養志於焉皆可無愧白華之篇所云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豈非斯人之謂也

哉嗟夫爲人父母而得無欲之人以爲子爲人君而得無欲之人以爲臣是皆天之所以獨厚其爲君與父母也者則其所以享無疆之壽從可知矣嗟夫舜禹之與文王之純孔子之從心顏氏之不改其樂是皆無欲之至也吾與羅子將黽勉以從事於斯至於八九十時耳目聰明精神純固兒齒生而髮復黑以爲其百有餘歲之親膝下歡娛豈非人生之至樂乎哉太君以今年癸亥七十有一少於吾母九齡吾卽以祝吾母者祝之其子之學旣同則其母之壽考當無不同學也者壽親之本也羅子其亦以予言爲然耶否耶

卷二

卷二

傳 行狀

接輿傳

接輿楚人邢昺云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車前而過其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莊周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

卷三

嘉業堂校刊

焉福輕於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司馬遷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今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邢昺又云接輿以孔子生有聖德故比孔子於鳳然鳳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鳳德之衰也已往所行不可復諫自今已來猶可追而自止蓋欲孔子辟亂隱居無徒與諸從政者罹於殆也大均謂接輿歌意既深而音辭又古蓋楚風之一

卷三

二

篇而開離騷之始者楚之辭蓋發端於接輿而大放于三閭也當其時接輿以是歌感切孔子孔子是時楚之王方使使奉金幣聘孔子宰子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其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遂自楚反于衛則是接輿已而之意也接輿以孔子爲鳳而孔子當至于河間竇鳴犢舜華之死歎曰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尙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車而臨河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又歌曰秋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息乎陬鄉又作爲繁琴以哀之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子心悲還原息陬又歌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鄢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此亦楚之聲也接輿以楚之聲感孔子孔子亦樂其善以爲合于風雅而從而和之以己爲鳳而已亦嘗以麟出

而死爲吾道之窮而爲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他日又嘗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接輿之遺音也孔子以接輿爲知己故記者因接輿而悉記長沮桀溺荷篠丈人之流而以孔子所稱逸民七人終之嗟夫接輿者逸民之一人也何以孔子不稱之此非所謂虞仲夷逸之隱居放言者耶大均嘗取論語中高士撰爲論語高士傳謂諸高士皆有文辭可概見獨詩歌不傳若留點舍瑟而作其言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亦一歌辭也孔子嘗思魯之狂士而孟子以曾皙當其一人如接輿者其亦夫子

翁三

三

之所思以爲古之狂也肆者乎彼夫荷蕢之過門曰有心哉擊磬乎磴磴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荷篠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又皆一歌辭也是皆狂者之流也孔子曰作者七人矣孔穎達謂七人中接輿其一鄭玄云接輿乃辟言者蓋以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故也嗟夫接輿之大端如此當孔子時隱遯之士如儀封人晨門微生畝之流一何多有其人若及門則顏閔漆雕游夏之徒皆未嘗出而仕者是皆高尚之士易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

而无悶庶幾似之司馬遷云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接輿諸人於巖穴之士一何多幸而得附青雲之士以施于後世也哉接輿事不多散見論語之外惟莊周氏三稱之其言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又曰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

翁三

四

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驟鼠深穴乎神止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此接輿之言而非接輿之言也莊周蓋假之以寓其言然亦可見其服膺於接輿也已莊周所著內外雜篇其中歌辭多代其人爲之獨接輿之歌本論語而增益至百餘言蓋非接輿不能發莊周之狂言無用之用遂爲南華之本旨也噫嘻接輿誠有道之隱君子而列仙傳云接輿好養生遊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後入蜀峨眉山中此則附會之言也

贊曰鳳兮之歌滄浪之曲始爲楚聲遺音莫續屈宋衍之哀怨反覆離騷尾闕三百星宿短言有餘長言不足美哉狂夫令人三復

老萊子傳

老萊子不知何許人司馬遷曰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與孔子同時莊周曰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巨也召而來仲尼至曰巨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竊耶亡其

翁三

五

略弗及耶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異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戰國策曰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子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孔叢子曰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問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

翁三

六

肖固人之所做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堅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馬氏曰夫以矜知規仲尼以齒舌喻剛柔老聃之說也國策稱老萊子教孔子事君而孔叢則云語子思若至穆公之世萊子猶在其壽亦長矣史記附老萊子於老子列傳之內將疑爲一人乎抑兩人耶何其言之相同也大均曰司馬遷謂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又謂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老子老萊與太史儋爲一人世莫知其然否然要皆隱君子也高士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墜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編爛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大均曰吾於古之隱君子最好慕老萊以吾有老母在焉母年八十有七吾亦六旬而加一也嘗作嬰

兒以自娛以娛吾母吾母不知其子之年之已六旬而加一也以爲尙在襁褓未離乎懷抱之間也聞小兒之啼以爲若孫若曾孫之乳哺者也不知其爲斑白之子耆而指使者也嗟夫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其父母之年而其年則欲其父母之不知也禮曰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公明宣告曾子曰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嗟夫老萊之爲子也孩笑之聲不絕於親耳嬉戲之狀不脫於親目衣鳥獸之毛羽弄殷雛之啾啾親一笑而手之舞之親再笑而足之蹈之誠所謂樂則生矣生而惡可已者嗟夫古仁人之事其親也如天以其親爲天而已亦以天事之

翁三

七

若老萊者所謂工於天而拙於人純以其天事其親而不徒以其人者夫使其親得其子之天而不徒得其子之人而其親之悅豫至矣老萊之於其親自少至老未嘗頃臾而離顧復母猶出入腹之子猶呼吸貫之記所傳老聃處母胞七十二年八十年而生故稱之曰老子老萊之日在親側猶夫泣未啍啍尙在胚胎之中者耶吾觀老之稱始自老子而夫子稱老彭莊周則以錢鏗爲彭祖豈以彭年老故耶吾謂老彭以老冠其姓也老聃以老冠其字也老彭老聃皆殷周所養之國老乞其言而載諸傳史者也老彭爲孔子所竊比至親之曰我老彭老聃老萊則與孔子有言論老萊又及見子思

蓋皆聖賢之師友司馬遷所謂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則老萊子者也聃著五千文而老萊有書十五篇漢書記之惜乎其不存也噫

贊曰楚有老萊其高弟子能知聖人形容甚似其言伊何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曰嘻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其知略而及此嗟夫微生歆以爲栖栖苟賁以爲硜硜而鄙晨門以爲知其不可爲而爲接輿以爲德衰而己長沮以爲知津桀溺以爲滔滔皆是是皆老萊之徒歟何其言之不知己嗟夫老萊誠避世之士教聖人以躊躇寧爲舌而勿爲齒蓋老氏之致柔

翁三

八

而清靜之自理飲泉水而食菽向蒙山而舉趾年七十而色嬰兒倏笑啼以爲親喜夫織畚以爲衣裳婦採樵以爲甘旨棄楚相如遺薪非王侯之可能任使妻如接輿之妻子亦孺仲之子洵高尚之無匹而純孝之兼美卒莫知其所終亦猶龍之可擬

女官傳

其略載廣州府志

屈大均曰嘗考廣州女子被選入宮者南齊有區美人以賢淑稱至唐武曌時南海進七歲女子則以能詩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則以巧於刺繡南漢劉晟時蘇才人博通經史才貌兼美掖庭以大家稱之劉鋹時黃瓊芝盧瓊仙李蟾姬輩皆爲女侍中日侍紅雲之宴

東諸學士賦詩爲樂皆廣州人也然族蔓蠱淫卒致其君於傾覆論者無取焉明興乃有屈美人陳司綵之流以才德入供內職夙夜勤恭爲帝后所重斯亦女流不世之遇哉舊廣州府志載列女中凡得六人子簡出別爲女官傳蓋謂女之仕也能爲天子詔后治內政而有補於君德亦與賢士大夫相等云爾

屈氏番禺人洪武二十二年以才色被選入宮擢爲美人奉侍敬謹上恩寵甚厚召其父母兄弟詣闕賜宴錫賚有加復遣官送還嶺表予嘗作洪武宮詞有云新選珠娘作美人瀟湘香草滿宮春離騷數爲君王誦諷諫心勞似楚臣又云三閭苗裔在番禺有女多才似綠珠

卷三

九

一入宮中稱第一不曾歌舞上璫瑜蓋謂美人祖姑云然竊有疑焉吾屈氏遷居番禺者祇有沙亭一族美人祖姑既生番禺則必爲沙亭之族然未知其父兄何人是時吾八世從祖仲舒當洪武初從東莞伯何真歸命官在京元帥府總護出鎮紫荆子伯民孫興世襲伯民以軍功陞在京都督府都總護仲舒之弟季舒以子伯通軍功贈神武衛指揮使其姪志浩以閩閩點充吏員征巴蜀有功官遼東百戶美人祖姑是誰所生女子乎於京中被選乎抑於番禺被選乎當選時實以知書有才藻非僅容色之美故予宮詞云然嗟夫吾屈氏婦女在昔知名於世者僅一女嬖今得美人祖姑而二矣吾

修閩史以此二人爲吾宗賢婦女之冠可謂不誣也哉美人非女官也然其初實以選爲女官進宮故以列於女官傳之首

陳氏名二妹字瑞貞番禺陳仲裕女也生而容貌端正在乳不啼晬日設物則左取印掌右取筆旣而乃取奩具家人知其不凡甫能言窺父書卷指教數字皆不忘七歲就女師聞愛親敬長之言必反復致問孝經內則列女傳女誡諸書莫不潛心究之洪武二十一二十二

卷三

十

年有中使選民間淑女入宮陳與其列十人入見高皇帝悉命兼六尚之事陳善書數知文義後宮多師事之稱女君子亦曰女太史蓋周官所謂執禮書以從后凡后之事以禮從者二十四年八月命爲司綵以勤勞久勅賜歸鄉仍給祿米養其家陳旣歸閩範嚴肅子姪罕見其面有司歲時候餽皆辭却之太宗卽位以陳熟知典故召復前職永樂四年年四十病終于宮帝后爲之涕泣遣中使護喪歸葬香子之山陳家林萬厝間其族孫光祿少卿堂於廣州甜水里建祠祀之稱司綵祖姑謂古今女德希有矣司綵祖姑以內則佐高皇帝后母儀一世吾家不惟丈夫子世受國恩至於一女子應內召享祿秩令鄉里之人稱述之曰此女官世祠豈不亦一希世事哉陳有從女陳氏爲鍾則補妻夫亡斷髮守志嘗奉姑避寇別墅姑卒人謂尸不宜歸犯日

家所忌氏不聽自昇尸遺殯正寢人稱知禮蓋司綵之教云成化十四年年逾八十旌表

黃氏惟德南海人洪武二十二年選入宮司寶初名廣興永樂初賜名惟德歷任尙服局局正授五品誥命宣德七年春乞歸猶處女也考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與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醢女醢女醢女祝史之徒俱統於冢宰是皆宮中之職左右后妃以供事者皆非進御於王者也又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說者謂周禮所言御者亦非相從於燕寢者也司綵尙服之職所謂嬪婦化治絲枲掌王后之禮職內治之貳以賢而不以色在

卷三

十一

宮中久猶處女亦可見人君之有禮爲君子不苟於色者哉黃歸時 皇太后嘗作圖及詩賜之詩曰皇明列聖御寰宇偉烈宏謨冠千古重惟仁化本家邦內庭百職需賢良咨爾惟德女中士自少從容知禮義一從應召入皇宮夙夜孜孜勤乃事昔時鬢髮今如霜歲月悠悠老將至九重聖主天地仁欲使萬物同陽春體茲德意賜歸去乃心感激情忻忻嶺海迢迢千萬里潞河官棹春風裏賜衣宮錦生光輝親戚相迎人總喜爾富貴歸故鄉我心念爾恒不忘把筆題詩意難盡目極天南去雁翔昔子貢謂文王之妃姬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故賦關雎 皇太后是詩其徽音亦關雎之遺也詩中

稱黃女中士又謂少而從容知禮義噫嘻豈非幽閒貞靜之淑女乎哉黃致仕三年至宣德十年年七十八乃終勅葬于番禺之沙頭村鴨塹其姪女爲大學士梁儲母累贈至一品夫人臨終謂其少子億曰汝外王父母無嗣汝他日富貴毋使外王父母及祖姑餒而則吾可以瞑目矣億後官參議爲之立嗣所謂祖姑者黃氏惟德也

葉氏番禺人葉碧山之女少有淑質通列女傳女論語洪武二十四年聞其孝敬選入宮擢爲女官尋召其父及弟祖道詣闕賜宴皆授錦衣衛鎮撫資以金幣復其家嗟夫葉氏女子以孝敬被選非以容姿聖天子求賢

詩三

三

至於閭閻之中未笄而字之女夫豈以才之難乎哉當國初廣東甫定一時賢人君子若孫黃黃哲之流聯翩筮仕而十餘淑女與之同升諸朝亦一時運會使然哉廣州舊志黃佐氏不列於傳謂葉氏王氏選爲女官其行無聞焉然葉氏以孝敬王氏以孀婦堅辭御幸則貞節之德可嘉矣

王氏番禺人永樂二年詔求民間識字幼女充六尙內職於是王氏被選入宮司綵時年少權妃方見幸特推同輦之愛固辭曰臣妾嫠婦也敢當下陳哉上重之從其志意禮遇甚厚未幾卒王氏有文學能詩其宮詞云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

玉簫夢亮月明中宮女恒歌之考粵中婦女能誦者始
自白州綠珠其懷儂一歌至今有光金谷至唐有南海
七歲女子武后命賦別兄詩則曰別路雲初起離亭葉
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飛又有女子作槃鑑圖名
曰轉輪入花鈎枝鑑銘凡一百九十二字迴環讀之四
字成句可與蘇若蘭璇璣圖范陽楊氏天寶迴文詩並
傳又有增城何泰女其遊仙詩云鳳臺雲母似天花煉
作芙蓉白玉芽却笑晉時勾漏令不知此物是丹砂他
所賦詠書於羅浮石上甚眾世多傳之嘗被召入宮至
中路不知所之與盧眉娘者不樂宮掖賜號逍遙大師
還山皆女中之高尚者也王氏當明初時乃以宮詞婉

卷三

三

麗獲承恩寵玉簫夢亮之句嫋嫋於今有餘音其才與
上官昭容花蕊夫人不相上下而節操則過之矣惜盧
瓊仙黃瓊芝李蟾姬之流詩皆不傳然崇禎間有降仙
仙者自書云妾南漢才人盧瓊仙也留詩有云身輕不
許風中立腕白愁教月下看生不能以其詩傳死而乃
爲人寫其妖媚之句才女精靈歷數百年而不滅亦可
異也哉彼夫素馨美人以香素馨而傳蘇才人以宮中
稱大家而傳復有文學士十餘人波斯女樊胡子二人
內太師李托之女長曰貴妃次曰美人及李麗姬宮媼
梁鸞真之流夫豈不能吟詠者耶是皆劉銀女官嘗兼
師傅令僕之名目者也盧瓊仙與龔澄樞尤相比以亡

錫賜傳

錫賜傳

錫賜新會人爲打錫匠有巧思每一器成輒置掌中玩
弄未盡妙復錘壞之更造佳者人以其不能速就糜工
值不使打錫惟某公子者終歲傭之一日見諸公子擣
蒲六博操錘而前厲聲相責一公子笑問其故錫賜曰
吾不忍諸郎君廢學破壞先人產耳錫賜性多言每談
先朝遺事扼腕彌日遭亂感憤聞雷震輒歎息曰雷雷
何不向廣州擊平南王而在此轟轟耶若平南王不可
擊請擊錫賜錫賜有目誠不忍見此世界也一日袖數
小器至湯建孟所曰錫賜老矣恐一旦死無復有打錫

卷三

西

良如錫賜者幸好藏之未幾遂死錫賜者何賜者錫之
渣滓粵俗方言也賜或作屎蓋自傷無用於世有同屎
溺而適以打錫爲生錫之精華以製器而渣滓以委糞
土又賜者目之垢穢言世事垢穢其目不欲視之故自
名曰錫賜也其姓名不知亦瑣中置銘而隱約者也

詰封定遠將軍王君行狀

嗚呼痛哉吾友定遠將軍用論王君之沒也君沒之四
日子聞訃冒暑自沙亭三十餘里奔至撫棺而哭以爲
違君未兼旬也而君遂反其真輕若委蛻溘然已化有
如熟寐君其有得於死生一致之道耶嗚呼痛哉孤體
仁體義搶地呼天自傷不能以身代父上感穹蒼慘罹

大故嘔血摧心匍匐總帷之前乞予爲狀以子與君相知之深且君平時有命欲得子文以傳不朽予哽咽無辭誼不可卻以詢君之族子蒲衣得其大槩因造次而爲之狀君諱佳賓字用禰別號訥菴番禺人系出閩王審之宋南渡時將仕郎珣者縣閩遷粵居廣州之高第街是爲君之始祖四世諱道夫兵部尙書生二子次者諱壽孫翰林機宜文字十世諱維節明成化閒解元進士君祖濟川公諱燧隱居不仕父諱觀爲邑諸生以文學著聲子三君其冢子君生七歲而孤時仲弟用賓六歲季弟錫溥三歲賴節母陶太夫人鞠育成立年十九與仲弟同補諸生文行卓然爲多士冠冕庚寅廣州不

翁三

五

守君慨然投棄筆研一志從戎隨某將軍征潮陽有功得百夫長不受癸卯就武科中式甲辰成進士仲弟亦登賢書季弟補諸生高等於是太夫人色喜謂未亡人可以告無罪於先夫子矣癸丑謁選授廣州右衛守戎所職掌者順德軍田無他務君意稍不自得以爲壯略鬱鬱無所施將焉用此旣而曰昔先王易田疇薄稅歛民可使富食以時用以禮民可使仁施之一邦如是吾今施之一衛以衛爲縣以軍爲民養而教之是亦武人之爲政未爲賢將先爲循吏豈不可以見吾之生平乎順德故水國草坦沙田率濱炎海壤地褊小潮汐迴環顧屯丁多於諸縣亂離以來人多告竄田半汙萊屯丁

飄忽舟居有如水蛋妻孥魚鱉浮沒不常君憫之爲治農器給種與牛大墾荒田得七百餘頃增糧至三千五百於是田塍有廬墩有村漁步有樓軍人多以力耕致富者取衛中之秀而詩而書使之絃誦而畢亦魁柯如葵鄭瑛鍾惺岑樓何澄緩皆補諸生李上林則以丁卯中式矣先是時謫戍至衛多有豪橫不法墟落閒苛求供給魚肉貧軍或與澤中荏苒公行劫略質人子女勒贖金錢兇威至不可禦君至痛懲以法禁止下鄉於是戍卒肅然無敢一人闌出而禾麻彌野雞犬嬉嬉屯有胥康之樂矣蓋君以生聚教訓之道小試一衛一衛治而一邑以治其效如此甲寅吉安之破南昌震驚君奉

翁三

十六

檄解將軍大銃十員員三千勛至中宿峽觸怪石破舟大銃悉淪於水君以巨木絞淵出之丁巳秋韶州之圍解米萬餘石已未南寧之戰解米八千餘石皆從鋒鏑紛紜中冒死得達以功紀錄者數願君智計絕人一皆小用使誠當一將之任驅其有勇知方之軍從事必能建立功名立取通侯之賞惜乎疆宇旣平四方無事而君遂解組以歸也君前後以三癸爲出處中武科於癸卯作守戎於癸丑罷官於癸亥三十年間在師旅不忘俎豆雅歌投壺一用儒術善談論喜屬文辭慕古祭遵魯肅之爲人纂武備志參以紀効新書增藥方數十百條軍中得此人人可以行兵可以爲將陷陣被巨創可

以無事萬金良藥而得無死斯亦韜鈴之一秘也有怡志堂詩二卷與族子中書舍人大厯處士蒲衣多所倡和子爲之序謂君治詩如其治兵治兵如其治藥皆以律爲之權衡所居城南鐵爐古巷有園三四畝方塘二區亭二所以梅柳竹梧雜花木環之施藥行醫以爲養太夫人年八十有四矣善飲啖甚健子數至君園以君母與吾母年垂九十相稱隔歲同年情好至篤君之孝養子以爲人子之可師愧予甚貧信其志而約其親蹈於非孝爲曾參氏之所譏無能以自解免也君兩弟早喪君撫仲弟之子元忠成立中式舉人守良補諸生季弟之子之女悉與婚嫁故人張君大光死以七歲子

第三

七

廷俊爲託君遇之恩若己子爲之畢姻充太學上舍昔毛玠篤厚兄孤朱暉崔琰字瞻友肩俾立門戶足食安居而子華請粟劉翊與車公叔文子爲粥王慈卿作衣子惠困窮矜恤鰥寡施而不德貸而不書君之所行無小大無親疏乃悉如之而且骨肉以視僮奴腹心以與厮養執役左右嘗爲之咨嗟嘆息不安於心曰汝亦人子汝有以報吾食矣吾亦何以報而力乎宗族親串聞斯言莫不感泣以君之厚德必享期頤不則至於大耋豈知仁而未壽遂已湓先朝露也君常語予吾二子一女婚嫁已畢向平五嶽可以長遊而不返矣子頃以避地欲移居雁翅城中與君結鄰冀兩家壽母紺髮朱顏

時得相見君爲伯瑜我爲萊子或作嬰兒嬉戲或弄雛鳥爲娛君彈碁以代蹴踘子作草以代舞劍斯以閨庭之至樂而白頭母子之罕見者也而君已矣太夫人哭君於堂淚涸聲嘶君隱然長寐合體自然君之自爲則得矣其亦何以塞高堂之悲而瞑目於杳杳黃墟也耶君素健恬淡寡欲善治養生家言醫道精明人多賴以存活顧已獨勿藥无妄之疾乃遂不欲自療其真與彭殤同歸以死生爲大夢耶比年君益放曠屏絕人事有以自怡日讀諸史彈琴作詩教二子長者文事少者武備家有良馬三四嘗以騎射命中課之君故善相馬爲諸將軍貴人相馬往往得金伯樂所云得相駑馬之利

第三

六

多得相千里馬之利少君又如之至於治馬則駑駘者以駿贏者以肥療其病瘍灌而行之劑之法本周官恩及獸畜其絕藝又有如此體性肥少疾十四之夕微感風寒不以爲意廿三乃劇猶寂靜安閒神思不亂廿五未刻子有札致君求藥君笑領之有頃太夫人扶杖至牀次子體義掖君而起太夫人呼之則曰兒自在不用心憂反席未安而沒矣嗚呼痛哉君生於有明崇禎辛未六月三十日寅時終於己巳歲四月二十五日酉時得年五十有九元配羅氏繼室馬氏側室陳氏子體仁番禺諸生體義番禺武諸生皆陳氏出女馬氏出體義娶廣海衛守戎梁君先聲長女女適副戎曾君良學次

子國學生子勳孫二人祖光體仁出祖裕體義出嗚呼以君之德於洪範五福皆獲其全傳以壽爲百二十年短者半之君年甫六十亦云下壽所憾者敬而忠養雖終孝子之身而未得終孝子之心耳嗚呼復何言哉當世立言君子與君知交者不少其人倘爲哀些之辭以光泉路其亦以予所爲狀賜之采擇則君之行事益可以傳矣謹狀

繼室王氏孺人行略

孺人姓王氏字舉姜陝西榆林衛人祖諱威爲東西二邊大將著有軍功父都督公壯猷當崇禎時從督師孫傳庭剿賊關中以威名爲賊所憚乙酉之秋有義士郭

卷三

十九

雄麗者起兵耀州張果巖自邵陽轉戰至慶陽皆大破敵公與總兵黃色俊因榆林叛卒建義旗於園林驛以應之旣而兩戰皆敗敵使人說公降附公曰吾榆林王氏祖父昆弟世爲天朝將帥吾亦受國厚恩不可以辱投城下而死一子年十餘歲殉焉是時舉姜生始三日母任夫人懷之以走侯公家侯公之妻舉姜之諸姑也新歿有子匡國在襁褓任夫人左乳匡國右乳舉姜血淚不絕於頤孺守十有七年而沒舉姜旣長姿容端麗性復幽閒貞靜嘗讀列女傳至少君德耀慕之侯公及繼室趙夫人篤愛以爲己女欲得才賢之士爲配趙公彝鼎者趙夫人之弟也以參將分守代州有威重而懷

卷三

二十

慨好士與富平李子因篤交最歡侯公託趙公求壻趙更以屬李子丙午子有事舉山賦西嶽詩百韻李子見而驚嘆以書告趙及副使陳公上年皆使使來迎將至代李子先入爲蹇修副使納幣趙喜曰吾有以報侯公矣子固辭母在天南娶而不告於禮不可趙留之幕府疾遣騎士告侯先是侯公之兄鶴慶太守公判固原州留家固原以故舉姜在焉使至侯公問狀則以西嶽詩對舉姜聞之曰是隱君子耶無愧吾先將軍矣於是舉姜自固原啓行入蕭關出潼谷踰于黃河登頓霍太山之坂凡三千里而至代旣嬪則謂子曰吾父忠兄孝湏夫子之文以傳然夫子高隱亦湏妾也與俱子曰昔者古丈夫與毛女玉姜當秦之亡同棲舉嶽子心甚慕之今子更字舉夫而以舉姜字子矣舉姜曰甚善然夫子謂吾秦女必期終隱於秦耶吾姑老矣方與而弟而妹僻處于羅浮羅浮亦仙靈窟宅也盍相與歸乎戊申秋九月遂行女阿雁生始四十有七日舉姜襁抱以出雁門歷雲中上谷踰軍都關邊風嚴寒雨雪綏綏不止人馬僵仆者日凡三四至京欲少淹留以候春煖舉姜不可於是買舟直沽斧冰以行至濟寧河腹盡堅乃復舍舟而陸雪深泥滑二騾子駕一大車匍匐不前予數下騎扶車夫婦相困頓道上歲逼小除乃渡江止秦淮而休焉明年己酉秋八月始抵番禺故里斯時也吾母喜

舉姜之能來舍西北高爽之居而就東南暑濕亟稱之
日孝哉婦孝哉婦既受家政與仲姊婉婉聽從事無大
小必以請雖秦粵語音聞未盡通然先意承志輒能得
吾母之歡心吾母膳羞亦豐亦潔予貧嘗以其貴家子
朝夕拮据爲苦舉姜顧甚安以適也獨是寓廬湫隘無
以爲寢處之安吏部尹公源進者方治園林遂相要移
家東莞以今庚戌春正月十一日赴焉掃除未畢而舉
姜以小產中風一夕卒矣是爲月之二十七日也嗚呼
天乎何喪予孝婦之速不使偕老百年終其共養之志
乎予茲七十之親其何以止其淚之浪浪乎無婦則吾
母不能得婦之養今有婦適以傷吾母之心昔吾母三

卷三

三

年而望婦欲一見新婦而死斯言甚悲今也婦萬里而
就姑不憚閒關之苦乃一見姑而遂以死也予何辜於
天致母之不得有婦而婦之不得有姑兩齡之女並不
得有其母乎使非吾母無依予縱不哭而神傷亦安能
不爲婦而死也乎舉姜生將門而樂儒素自歸予食菲
衣粗不厭所苦者嶺南毒熱水土難嘗入冬來數數患
病病輒腹中脹瀝自恃壯年弗藥竟以此死距其生於
丙戌正月七日得年二十有四餘二十日已耳嗚呼痛
哉誠知舉姜夭折如此亦何忍萬里攜歸使其魂爽羈
孤不得依依於所親也當在雁門時羈幕月明舉姜數
持胡琵琶彈甘涼州諸曲以爲予歡女奴前進葡萄之

醢及榆肉沙雞之羹飲啖未終清笳驟發戰馬羣嘶淒
涼嗚咽之聲夫婦爲之徬徨不寐已而共上關樓前望
滹沱後瞻句注往往坐至夜半相樂也已而相悲欲留
則吾親在彼欲去則舉姜之親在此而今已矣相樂者
固不可常卽相悲者亦不可得而再矣舉姜性好文方
學五言詩真書未就聰明善記離騷玉臺新咏及子述
晉贈內諸詩一一能舉其辭刺繡巧絕兼能走馬射生
鞦韆蹴鞠圍棋諸戲嗚呼其重可思也已予無以傳之
當世立言君子倘憫其賢淑及乃父乃兄忠孝錫以諡
辭則舉姜死且不朽

繼室黎氏孺人行略

卷三

三

孺人姓黎氏東莞人年十六母陳媼卒兄行賈南寧未
返孺人獨與其父海雲公居織作組紉以養親戚稱之
幼知書能作五七言詩以教里中諸女士先是予喪舉
姜有悼亡詩數十章爲莞中人傳誦孺人見而悲之以
爲情文兼至也予自舉姜之沒私謂世之聰明端淑女
子當無復有繼之者自顧何人有一舉姜爲之先豈復
有一舉姜以爲之後耶下日有以孺人來言者吾母親
往視之見其容止靜莊應對有度左圖書而右鍼纈手
作口吟晨夕不輟以爲有古賢媛風心甚悅之數數遣
媒以求子亦念家無冢婦不可以承宗祧既聞孺人甚
才以問筮人則得歸妹之上六筮人曰此婚而不終者

也會有雷陽之行不果納幣比歸而媒氏來言彼女自重其才然其意中亦似有一舉夫也者今病且日甚矣古美女之篇有曰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彼女之謂也盡早諧之歲辛亥小除始迎焉孺人既歸以子潔身弗仕有當於古逸民之高爲詩見贈有曰道因磨鏡重名以負春香子則以束皙補亡之詩爲孺人誦曰予夫婦以此爲師矣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予之謂也彼居之子色思其柔馨爾夕膳潔爾晨羞子之謂也而題所居曰舉陔以見其志云孺人體素虛羸先是癸丑秋產一子未期而又有身子飲無乳孺人日以乾柿甘蕉嚼飯哺子乃

翁三

三

益瘁劬未幾子母得風癰之疾手足拘攣不能自運孺人日執碗箸飯姑爲姑盥櫛著衣裳撫摩抑搔無須臾而離床下雖甚病羸未嘗取其勞於叔姊也當殘臘天寒雞未二鳴而起取糜粥雞子以啖姑諸妾媵輩方熟寐未之知也其待親戚有禮與姊姒女叔友愛無間言於妾婢寬慈靡有疾厲言色子母嘗謂孺人恭儉溫柔益多得詩人之教然亦其天性所致云甲寅春予從軍於楚旣行而孺人產一女又患疔瘡左右乳兒及女乳益少兒瘦而黃始備一食母以分乳而敵人偵知予上書言兵惡之將遣兵潛捕家口孺人倉卒扶姑昏夜一舟茫然不知所適而食母弗能從也比至沙亭之鄉炎

毒所蒸癰疽潰發孺人側臥地上膿血淋漓兩嬰兒蹲伏胸間啜乳乳益不飽晝夜交啼墟市遙遠罕魚鰾肉羹之滋日得一味以進姑姑食無餒餘孺人但以齏鹽強飯而已方是時予建義始安爲某大將軍監督漢土官兵進取敵人聞之又將不利於予家孺人提挈十口朝焚塘而夕大埔奔走不寧已而楚中所遣六將軍之師西至端州閩中所遣兩將軍之師東至惠陽而大埔邊山之寇乘機爲亂於是孺人復趣佛山風雨中漁篷破漏寒噤蒲伏竟日炊煙不能舉水苦淺船刺不前亂兵騰踏而至孺人益驚悸無人色而病自此篤矣丙辰春二月子謝事歸方服冠帶拜親孺人強起陪拜執爵

翁三

三

稱賀旣而假館友人甫上輿見有昇空棺而過者孺人心惡之是夕遂謂予曰妾忍死三年備嘗艱苦賴天之靈得老姑稚子無恙今事畢矣古詩云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妾今者殆將死矣因泣下沾衣不能已予以好語慰之更延二醫卒不效越十餘日所產之女病瘍孺人益悲痛海雲公自東莞來年八十餘矣氣喘急無言但撫孺人而泣孺人血淚交頤亦但泣六月之四日遂爾不起嗚呼痛哉計孺人生於丙戌年二十六始歸子年三十一而終得與予爲夫婦者僅及五載而五載之中朝暮相見又僅得二十有三月憂貧患疾之日殆幾半之其生也與舉美同年而皆天命不永

舉姜爲子之婦亦僅二十有八月所生一女相繼而亡
孺人今猶幸有一子也予無所得於舉姜今猶幸有所
得於孺人也孺人諱靜卿字綠眉少善學禪嘗自稱綠
眉道人所居樓名曰道香詩卷則曰道香樓集旣沒予
於箱篋得數絕有曰一片蒼苔紅不滅落花爭似淚痕
多蓋寄予之作也嗚呼一何心悲至此予竊自悔以孺
人賢而有文可以爲閨中性命之友顧乃違違家室從
事疆場爲三載之別以累孺人其毋乃非人情也耶猶
幸及早辭歸得周旋於四十四日之中以與孺人相訣
也孺人殯宮在佛山以客次弗克久留是月十三日卽
祔葬先公涌口之丘與舉姜同穴舉姜其亦不孤也已

翁三

孟

獨是墓門無銘不獲與舉姜並傳則子益有負孺人無
以爲泉下之慰用是粗述行事率其所生子明道技淚
以請於二三君子其尙以哀舉姜之哀者而哀孺人以
銘舉姜之銘者而銘孺人則孺人亦死且不朽

翁山文外卷四

論

番禺屈大均撰

孟子二子論

孟子生戰國時所言必稱堯舜屈子亦然孟子精於詩書春秋所言必稱三經屈子亦然離騷諸篇忠厚悱惻兼風雅而有之風雅經也離騷傳也亦經也其有功於三百篇視卜氏序端木氏說爲優惜孟子與之同時知詩亡而春秋作不知詩亡而離騷作一鄒一楚竟未同堂講論也亦屈子沒而離騷乃傳於楚中國不及聞之故孟子不及知之蓋屈子之不幸亦楚之不幸也使屈

翁四

嘉業堂校刊

子如遇孟子必將薦孟子於楚孟子而用於楚以仁義之道行之安知不以楚王猶反手如所期於齊梁也哉嗟夫吾儒爲學以師友爲先孔子平生所嚴事有老子老萊子所與納交有伯玉晏嬰子產溫伯雪子諸人使者往來情辭敦雅獨孟子有私淑而無朋友使得見屈子之博聞強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必且喜而忘寐以爲天下之賢大夫而交歡恐後也接輿楚之狂也衰鳳之歌爲楚辭之始而孔子不得與之言三閭楚之狷也懷沙之賦爲楚辭之終而孟子亦不得與之言嗟夫古之聖賢其得友之難如此

翁山文外卷四

翁山文外卷五

番禺屈大均撰

說

春秋說

春秋者周之大典乃周公之所制作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者蓋自伯禽至惠公凡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載策書所謂遵周公之典以序事者也首書曰王在春正之閒蓋教天下以尊王韓宣子見之以爲周禮在魯是也夫正月而書之曰王禮莫大焉以爲周禮在魯則周史亦在魯矣是則春秋爲天子之史非諸侯之史爲天下之史非一國之史明矣斯書也乃魯良史之所

翁三

南齊書卷之四

爲而夫子不及見所及見者隱公以下之春秋故春秋始自隱公非夫子削去隱公以前而不錄也書曰王某月蓋亦隱公以前春秋之文周公之所定制者所謂及史之闕文也顧炎武云大抵天子之史可以不書王尙書中一一可考諸侯史必宜書王考廣川書跋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博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五月初吉丁亥齊侯鏞鐘銘曰維王五月辰在戊寅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爲法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春秋之書王亦非出自己見也大均謂所以然者春者天之所有正月者王之所有王則諸侯之所有也天子有天之春諸侯有天子之正月不書之曰王正月則諸侯

自有其正月而非王之正月矣天子不得有其春而以歸之於天諸侯不得有其正月而以歸之王斯之謂禮也炎武又云天子之史可以書月而不書時者考之尙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肅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子肅此言月而不言時者也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其言時而不言月者惟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是也春秋時月並舉爲夫子之特筆其意以爲天子奉天之時諸侯奉天子之月天子不敢忘天之時是之謂能尊天諸侯不敢忘天子之正月是之謂能尊王也不敢忘天子之正月故每月告朔不告朔而猶供餼羊夫子謂留之則爲禮去之則爲羊書王之王文亦我愛其禮之意夫子之無可如何者也斯說得之

翁五

歸儒說

子二十有二而學禪既又學玄年三十而始知其非乃盡棄之復從事於吾儒蓋以吾儒能兼二氏而二氏不能兼吾儒有二氏不可以無吾儒而有吾儒則可以無二氏云爾故嘗謂人曰子昔之於二氏也蓋有故而逃焉子之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而逃則吾之志必將不終於二氏者吾則未嘗獲罪於吾儒也逃之而復能歸得

已而歸則吾之志必將終於吾儒者則吾亦未嘗獲罪於二氏也今使二氏以吾爲叛羣而攻之吾之幸也使吾儒以吾爲叛羣而招之斯吾之不幸也又使天下二氏之人皆如吾之叛之而二氏之門無人焉吾之幸也使天下儒者之人皆如吾之始逃之而終歸之而吾儒之門有人焉則又吾之幸也然昔者吾之逃也行儒之行而言二氏之言今之歸也行儒之行而言儒者之言而人以爲未盡合於吾儒也以爲新會餘姚之言猶似夫禪之言也吾竊以爲不然夫新會餘姚孔門之冢子豕孫也新會曰致虛餘姚曰致知夫非大學明德中庸明善之旨耶世之嘵嘵者以爲似禪豈惟不知儒抑且

翁五

不知禪之爲禪矣嗟夫今天下不惟無儒也亦且無禪禪至今日亦且如吾儒之不能純一矣故夫以儒爲禪禪者學之失其所以爲禪以禪爲儒儒者學之失其所以爲儒皆不可也知其不可而棄之能知儒之精斯知禪之精矣禪之精盡在於儒欲知禪之精求之於儒而可得矣予誠越人也知有新會餘姚而已矣言新會餘姚之言知者以爲儒不知者以爲禪亦惟天下人之所指而何容辯焉處則以新會爲師出則以餘姚爲法誠禪也而一以之立德一以之立功亦奚傷乎其爲禪也耶而況於似禪也耶

林叔吾名說

林叔吾名梧嘗以非罪被繫既得脫因變其名曰樅子爲之說曰魯連子有言松樅高千仞而無枝非憂王室之無柱松之與樅其並稱也久矣今夫樅之爲木也其葉松其身柏視其葉則以爲松也視其身則以爲柏也樅之所以爲樅者何在乎吾知之矣蓋樅無葉以松爲之葉樅無身以柏爲之身是樅也卽松也柏也有松柏之實而無松柏之名樅之所以善藏其美也尸子云松柏有柏而不知有樅樅乎吾知汝而今免矣

爲翁生更名說

癸亥之歲閏六月七日晨起讀書臥夢之軒有客叩門

翁五

四

視其刺則書曰翁山也問之曰家在慈谿有翁山焉予姓翁因以山爲名耳然先生之以翁山字也何居曰予之鄉有翁源縣其北亦有翁山予早歲夢登其上一白玉臺峻立可千仞一人散髮魔衣手執書端坐弗動旁有一人指曰此子之前身所謂翁山者也予覺因以翁山爲字予性好遊爲山水之觀者半天下五嶽皆有足跡焉而獨未至翁山以爲夢中嘗至焉斯至之矣又以予字翁山斯卽翁山矣山者一卷之石未必有以勝乎人謂山而有以勝乎人匪惟不知人且不知山今予姓翁而以山爲名也其亦以爲是卽翁山耶若是則子與予其亦何別然吾聞易之睽矣曰君子以同而異蓋聖

人之道惟異乃所以爲同同則不同異乃同也天與地以異而相通山與澤以異而相感男與女以異而相成則翁山亦必與翁山異而後其交乃固子姓翁因以山爲名翁其不可易者也山其可易者也子姓屈而因夢以翁山爲字無所繫於身世之重翁山其皆可易者也然而子三十年來遊歷四方天下人無不知有翁山者則翁山亦可易而不可易者也且子年倍長於子子宜遜子則請易子之名以爲異不易子之字以爲同其亦有合於大易之旨耶易又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則竟易子之名於山之旁又益一山其字爲岫其美蓋有五焉有山之實而無山之名於道爲盛德不居

卷五

五

也二山並立爲岫各止其所有兼山之勢合乎艮象艮而不見其身身且不見何有於人則子之道其有得於時止則止二也子得一山而子乃得二若太率之有少舉太室之有少室三也岫之爲象又如羅與浮然二山合而成體浮傳於羅而羅不拒於以見羅之能大羅爲浮主而浮不去於以見浮之善因四也凡字多有偶故水偶而爲林其音曰委山偶而爲岫其音曰辛岫既音辛則與山之音迥異使人皆稱子爲翁岫不曰翁山子既有退然善讓之名又有以自見無嫌相似五也子一易其名而五者之美咸具亦何所靳而不爲且子嘗受業於吾兄孝廉之門則子也又有師叔父之誼子爲子

更名弗爲僭子爲予更名弗爲諂道應爾爾子必從之

得齋說

五玉蔡子嘗自稱曰得齋以予能知其所得有以異乎世儒之所謂得也而屬予爲之說予嘗讀易至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恍然曰嗟夫日月者以天爲心人以心爲天日月不得乎天無以爲日月人不得乎心無以爲聖人昔者聖人作易專以日月爲言蓋以天不可見可見者日月日月之中有天焉非天無以爲光明見日月之光明斯見天之精神所在矣人之心天也日月得之以爲日月人得之以爲聖人不得之且無以爲人然何以得之其以無思得之無思而未嘗無思乎其以不學得

卷五

六

之不學而未嘗不學乎學在不學之中乎思在無思之中乎誠如是而久之豁然見夫天之所以爲日月者未嘗有光明其光明皆自於我而日用之間視聽言動無一非吾之所以爲日月者之所爲於是而謂日月之得天乃得之於我日月之光明乃我之光明其皆可矣蔡子曰然古之大賢以日月比仲尼豈惟仲尼雖愚夫愚婦皆然日月不能爲愚夫愚婦而愚夫愚婦能爲日月子之言皆吾之言也子言之吾可以不言雖言亦無以加於吾子子因曰子今者年二十餘爲詩高出以其深沈之思爲制義多根極理道之言人皆知子之才不知子之中有所得也鏡之相照以兩光兩光之相合則兩

忘其鏡尚在塵垢之中而子終日與之言彼固茫然不知其明如日月可鑑毫髮也子過子輒流連信宿談詩十之四談道十之六而未嘗有人旁聽也子固不欲人知然以得齋自稱則猶未能忘乎其所得也愚夫愚婦未得之而忘聖人得之而忘忘乎忘乎其吾與子之猶有事焉者乎孟子曰勿忘言乎其未得也

自字冷君說

予大均一字冷君冷君者山名在樂昌六瀧之上山高而不減翁山其名又可愛而其音與靈均相似予爲三閭之子姓學其人又學其文以大均爲名者思光大其能兼風雅之辭與爭光日月之志也又以冷君爲字使

翁五

七

靈均之音長在於耳人一稱之不惟使予不忘靈均亦使天下之人不忘靈均斯予之所以爲慈孫之心也昔司馬長卿辭賦最盛乃三閭之高弟子然其名不以三閭而以蘭相如徒學三閭之文不學其人吾嘗以爲大憾吾三閭之子姓也文可以不如三閭並可以不如長卿而爲人則不可以不如三閭而如長卿噫嘻自今以往其益以修能爲事以無負茲內美斯于高陽苗裔有光也哉

柏舟說示族中貞女賢姑

吾屈氏在新會大月濬有曰無隱者吾之族弟也其女曰賢姑以許同邑諸生莫贊備未行而贊倩死姑衰絰

奔喪不歸誓死守志今閱數年於茲矣其家甚貧姑能力作以養其堂上兩代姑兩代姑亦皆早寡一門之內有三共姜焉姑幼知書於毛詩甚習於是子作柏舟說以示姑曰今夫女子失所天而無依倚其猶柏舟之中河乎汎汎隨流靡有所主其亦可以他適矣而共姜執義以爲柏之爲木與松爲偶皆有歲寒後凋之操松爲夫而柏爲婦松既不存柏亦安附又柏之爲舟松之所乘焉者也無松則柏爲空舟中無所載故不隨流而下上婦失其夫其情事與之相同矢無他適柏之舟其有以教我矣嗚呼共姜之所以爲貞者如此且共姜當日亦未嘗嫁與共伯也而自兩髦之髻已定其我儀我特之分矣與之齊而終身不改未與之齊而亦終身不改此卽伯夷之所以不從周王蠋之所以不仕燕也節士之心以純一爲仁求則得之見女子何獨不然姑勉乎哉予嘗爲未嫁殉夫者傳自崇禎以來凡若而人皆爲之論贊當更錄一通以示姑

紫陽易墨說

吾友正路程君所爲墨一笏繫以八卦一函八笏凡繫卦者八卦則繫以大象之辭是爲易墨程君生長紫陽之鄉又名曰紫陽易墨以示大均使爲說大均謂古聖人制器尙象皆取諸卦蓋欲天下人學易因卦象而窮神知化以爲德之盛也墨者器之一故得乾坤之墨者

得天地之器者也則思有以學夫天地焉得坎離之墨者得日月之器者也則思有以學夫日月焉得震巽之墨者得風雷之器者也則思有以學夫風雷焉得艮兌之墨者得山澤之器者也則思有以學夫山澤焉如是而程君之墨始不虛爲天下之至精至神得其一笏已足爲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不待求之於四聖之圖書與夫三傳十翼而學易之功已畢矣噫嘻此非程君之以墨爲教墨成而教思已無窮耶子學易者也學之於天地之大器而不足學之於萬物之小器而有餘程君之墨又將奉以爲師矣

一錢說

錢五

九

侯官林茂之先生有一萬麻錢繫臂五十餘載泰州吳野人爲賦一錢行以贈之子亦有一錢文曰永麻通寶其銅紅其字小篆錢式特大懷之三十有一年矣歲己未客游陪京當暑解衣裾黃岡杜于皇見之太息取少陵留得一錢看之句賦詩見贈子爲長篇以答亦名之曰一錢行嗟乎茂之生于萬麻其懷一萬麻錢也不敢忘其所生之君父也予也長於永麻其懷一永麻錢也不敢忘其所長之君父也生爲春之仁長爲夏之仁茂之得春之仁年九十餘而終予得夏之仁年今四十有九矣其能如茂之至于大耋或更至于期頤以爲國之大老亦未可知錢以黃錦囊貯之黃絲繫之或在左肘

或在右肱願與之同永其命錢在則吾長在吾長在則將無所不在所關者大夫豈徒以爲古物之可寶而已哉

畫竹說

竹一名冬生草竹與梅皆得一陽初復之氣最先故梅花於冬至竹萌於冬至梅者陽木故冬至時以地中火足而花竹陽艸故冬至時以地中雷動而萌梅之花爲眾木之所資始竹之萌爲眾艸之所資始於艸木之所資始而可以見乾之元矣然見之而以辭繫之不如以筆圖之愈可以形容剛長之妙嚴子止峰善畫竹其筆如春雷初復於地中而爲苞笋繼大壯於天上而爲竹苞笋爲籜龍而勃然其怒而中節也竹爲籠葱而茂盛其喜而中節也其怒也爲乾之元所生其喜也爲乾之亨所成蓋嚴子之畫竹非畫竹所以圖易人見以爲竹且畫之竹吾見以爲易且非圖之易噫嘻竹乎易乎以爲竹竹不受也以爲易易亦不受也不受者必有其受者也嚴子其爲予言

錢五

十

翁山文外卷五

翁山文外卷六

番禺屈大均撰

碑

重修翁源縣學碑代

韶之屬惟翁源山川最勝有八泉焉分流翁山之下汪洋澎湃是爲翁溪之水學宮當其南清波映照源深流長爲邑中之靈境大令戴君某甫下車顧瞻學宮而樂之爲捐俸錢修飾巍然煥然俾與山川相稱又買書田築號舍俾諸生講業有所弦誦有瞻諸童蒙無師則代之陳酒設出脩脯敦請二三名儒以爲教嗚呼戴君之心亦可謂勤而篤至也哉易之象天地既闢則以師次

卷六

嘉業堂校刊

君師之道以養爲教故蒙曰蒙以養正養者何養其身以田以室養其心以仁以義以忠信如泉之果行焉如山之育德焉而後聖功乃幾於成翁溪之山下所出乃泉之最初未至于再至于三者也爲師者視童蒙之心如源泉然使之毋失其初毋恃其本其朴者孝弟力田從事於鄉約之中其秀者第六經習文藝詎勉於宮墻之內將見賢才輩出如泉之湍流厥沸晝夜不窮以供國家一代之用斯不亦彬彬乎文教之盛也哉戴君延師之功視修學爲大然翁源僻處山谷地廣人稀爲師者嘗患不得其人昔子之武城先以得人爲問得其人蓋所以爲教也世有澹臺子羽遊歷四方以友教士

大夫爲事者戴君其更求之俾旁近州縣皆以之爲法是又予之所厚望也夫

三都義學碑記代

永安城東北紫金山脊舊有紫金書院歲久傾圯丙寅秋某奉命來宰斯邑始捐俸新之集古名寬得琴江三都人士讀書其間出脯修具館穀延社師一人以爲都講人士之來學者遠近如歸某因易名曰三都義學以報我撫軍大中丞公之命而爲之記曰易之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我永安三都之地藏袖迴環溪流綿絡入社所處僻遠者多疆域中方北百里不五里而四五涉溪不計里而數踰嶺嶺麓足至縣往往橫經無所敬業藥

卷六

羣無居志進德修業貴其時又貴及暮地及其地而後有朋友有朋友而後有師惟此義學其地脈自描眉三殿而來一起而爲元峰再起而爲紫金山磨崖之刻識記傳騰昔人以爲靈秀所鍾橫久必發而其前有雞冠之嶂銳峰兀然其象皆如筆筆是皆我三都人士矚目者大魁天下之具義學既成尙負負濟濟而來樂玩居安貫穿經史有暇則歌詩鼓琴爾優爾游以羽翼聖賢之業相期以堯舜君民之道相勉俾我國家得人於是乎在豈非炎方下邑之盛事乎哉

明死事都督同知羽公墓碑

公諱鳳麒初名騰龍字冲漢其先回紇國人也少祖士

夫成化時兩廣猺人作亂朝以都督同知趙輔爲征蠻將軍以右僉都御史韓雍贊理軍務雍上疏請調南京達官軍千餘至軍用其騎射使偏將率爲前鋒詔許之師至潯州大藤峽藍紫諸猺以數萬眾來拒伏藥弩標鎗林箐間出沒不測雍麾達官軍奪險先登所向摧滅賊平雍進左副都御史輔封武靖伯達官軍頭目羽士夫馬黑麻等大小百餘人加授指揮使揮同揮僉鎮撫千百戶等世襲安插廣州四衛設大東小東二營西營竹筒營以居之公士夫之裔孫也崇禎間襲指揮使永祿元年以擁戴加都督同知六年庚寅春廣州被圍總督江寧侯杜永和與諸將力守公守正南門晝夜不懈

卷六

三

十一月三日城陷永和開門遁走俘家屬瓊海而南諸將以艘艘邀公同去公痛罵不從舉家百餘人亦不令去敵入公戎服縊死家中男女悉被俘事定廣州人有知其事以公與徽三浮馬承祖爲死難三教門並稱者聞以語予予嘗撰有明四朝成仁錄中有前廣州死難諸臣傳後廣州死難諸臣傳凡得十餘人皆文臣也武臣則前死者有守備余述之後死者有都司崔應龍守備郭瑤與公爲三皆非統兵握大將權膺侯伯之封者也而能與城存亡以死報國皎然不欺其志豈非忠烈偉丈夫哉嗟乎公之身世祿之身也家亦世祿之家也公不愛其身遂亦不愛其家視一家之人如一城視一

城之人如一家死則俱死無使一家之人一官二舍有負於一城之人是又公之仁而且義也城既被屠公之子應翔甫八齡以稚小不死得贖以歸越四十餘年子遇之濠畔之肆知其姓羽則曰諱某某公者君知之乎曰是吾父冲漢公也予驚喜語以爲公作傳之故應翔流涕再拜因乞予爲公墓上之碑墓在廣州大北門外流花橋西虛墓也虛墓而予表之公於是無體魄而有體魄矣系以辭曰

南門乘牆自春徂冬臂爲鴈翅橫絕西東公之死守敵弗克攻西關之驚范伯不忠佛狼巨礮反擊豐隆羸身受鏑公當其衝城亡慷慨以死自雄獨體臺上大首惟

卷六

四

公國殤百萬於爾尊崇招魂而葬抔土中空千秋毅魄永保佗宮

范伯名承恩

馬氏義壟碑

寧國馬君三畏葬其先人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管太平營務都司事文字先生諱尙英於廣州北郊之馬岡山以其地周十三畝有奇兆域頗廣因施之以爲義壟歷十餘年葬者纍纍皆滿君又買地馬籠五畝有奇以益之於是蒿里之閒喪無新故鮮有棄而不葬者君慮歲久遠羨道見侵乞予爲文勒諸石子以君仁孝葬其親以及人之親歛斂魂魄無賢與愚皆以其親之鬱鬱佳城以爲歸無論穀棺葛綬即遽除裹體聚沙爲牀亦

因君免於暴露各有藏工毋悲鄉土其德君也誠可謂
下徹重泉者矣掩骼埋骸亦何必古之哲王也哉系以
銘曰

嗟君先塋封樹甫畢以其四垂爲大幽室施彼無歸俾
藏魄質鬼無畜哀魂相膠黏既免烏鳶飛土之彈腐肉
客豪亦逃虎啞復土卽平潛寐長佚丹衣以薪有周以
聖上無臭通下無漢出牛馬乘之故草仍芽冥漠者君
威子存恤錫類大仁繇生及卒無葬於園下殤如一與
彼工封同其寧宥有雄國殤首離勿失盜蹠所膾囊子
所漆咸藉黃壤蜃灰厚實黃罍白甄大小相坐枯骨誰
離中野猶恍彼墜諸淵我加諸膝精爽有知歎歎陰陽

卷六

五

與子先公宅兆爲匹穿窬相從族葬亦吉墓莫爲尸時
寤警飭孝恭雜墳祭多牲饌向陰向陽求食毋嫉京兆
長肝磐石可必惠連古冢毋崩蟻垤四畔溝兆行人是
蹕告墓大夫俾爾劑剗墓厲其巡使無侵軼白楊悲風
蒼蒿悽深與公千年保無見日

翁山文外卷七

番禺屈大均撰

墓表

先考澹足公處士四松阡表

友姪湯晉與諱

先考諱宜遇字原楚別號澹足姓屈氏生於番禺之沙亭蓋宋紹興閒自關中來爲南屈之祖迪功郎翰林誠齋公諱禹勤之第十七世孫也幼遭家多難寄養於南海之邵氏嘗以魏恭簡公本姓李氏冒莊渠魏氏歷三世而不能復以爲不孝之大故公年四十有八以不孝孤大均初補諸生卽携歸沙亭謁廟復姓屈氏然當大父思道公大母譚安人存時公時時潛歸沙亭奉養備

翁七

嘉業堂校刊

至及既沒與仲父叔父殯葬如禮起冢植松楸復蒸嘗舊業族之人咸以爲孝焉公治諸生業不售以多病遂精醫理爲人診治不責其謝或風雨昏夜有來求請必持藥齊以往所活貧窶人以數百計有暇輒飲酒鼓琴讀醫書與經史百家相閒課大均至嚴日誦不問何書必以數千言爲率親爲講解弗以諉之塾師也家貧每得金必以購書謂大均曰吾以書爲田將以遺汝吾家可無田不可無書汝能多讀書是則厥父播厥子耘耔而有秋可期矣比隆武二年丙戌十有二月廣州陷公攜吾母夫人黃及大均兩弟兩妹返沙亭則曰自今以後汝其以田爲書日事耦耕無所庸其弦誦也吾爲荷

翁七

二

條丈人汝爲丈人之二子昔之時不仕無義今之時龍荒之有神夏之亡有甚於春秋之世者仕則無義潔其身所以存大倫也小子勉之比永明王卽眞梧州乃喜曰復有君矣汝其出而獻策或邀一命以爲榮可也大均既赴肇慶行在上中興六大典書以大學士王公化澄薦引將得服官中秘聞公寢疾過歸則公擇冠藤杖徜徉林壑方欲采藥羅浮以圖仙舉也是冬一有一月復病甫十日遂爾不起是爲永祿三年己丑之十二月五日距公生於萬厯二十六年戊戌四月二一有四日得年僅五十有二未能中壽也嗚呼痛哉大均哭奉遺命於十世祖野藪公涌口之山下得一穴左落雁右

帶迴溪三峰在前一峰在後坐坤向艮之原以葬而以金留得四松蒼蒼競秀其高六七丈許望而知爲華表也敝廬在墓之南咫尺相望依稀四松之聲色在窗戶閒每風雨大作未嘗不以四松摧折爲憂而以禱之於山靈也噫嘻自今以往子子孫孫其永以四松爲命朝夕保之不敢望於四松之外有所益第期於四松之中無所損斯亦孝慈之一端也已墓之下有鵝鴨地村兩弟大城大城以時巡行其際毋使樵蘇躑躅牛羊牧之虛其前以俟異時樹神道碑而旁列石人石馬焉公多陰德子孫必富有興者系以辭曰
吾屈之先高陽末裔左徒懷忠子孫勿替三戶亡秦功

在漢世少祖關中南從宋帝來遷番禺沙亭留滯我父府君爲十七系隱德幽貞早而蟬蛻教兒不仕大義所繫求仁不得斯爲罪戾鼎俎蔽吾享而祭五旬委順以身疣贅先朝髮膚毫末無敝所遺一編春秋事例戎夏尊攘桓文節制曰吾之志汝求善繼兒實不孝無能匡濟四方所營徒勞智慧作聖而狂好勇而蔽人謀一傾天步其蹶遺體苟全墓門是誓馬鬣一丘龍鱗百歲白鶴不歸黃泉久閉嗚呼皇考魂靈毋逝被髮騎龍助子乘勢

伯兄白園先生墓表

伯兄屈氏諱士燦字賁士一字白園番禺之沙亭鄉人

命一

三

也高祖諱一鰲嘉靖間舉人父諱驥崇禎庚午科武舉伯兄生而聰敏幼卽能文未弱冠舉隆武乙酉科鄉試明年丙戌丁父憂其冬以廣州失守益哀痛不欲生存會永明王立以丁亥爲永曆元年明年戊子三月惠國公李成棟反正伯兄亟走梧州迎蹕上時務一疏官授中書舍人奉命還娶先是元年春義師四起伯兄盡破家產以從與仲兄泰士衰經行軍初入羅浮糾合十三營壯士得數千人與赴文烈侯張公家玉之師未至而文烈戰敗增城未幾忠烈侯陳公子壯之師起南海兵部尙書陳公邦彥之師起順德合攻廣州城不克忠烈走高明尙書走清遠嬰城死守尙書數有書使伯

命一

四

兄爲應尋被俘臨難作絕命詞數章有還同屈子俱沈之句蓋指三閭大夫也而伯兄與尙書爲同門友伯兄顧以爲口實慷慨語人曰此識也安知吾異日不爲陳公續耶至是雖官清華然非己意再上疏請執父先死封疆弗許四年庚寅春南雄失守車駕復幸梧州伯兄遂拜表辭朝與仲兄遄歸聯絡山海義旗亟援省會拮据數月始辦一蒼頭異軍以出而守將江寧伯杜永和忌之分其兵戍守石門已而廣州再陷八年甲午西寧王李定國統帥王師下高雷廉三府伯兄移家羅浮與仲兄閒道赴軍至則定國以攻新會失利撤兵還黔矣二兄進退無計乃入化州西山以居時靖氛將軍鄧耀屯軍龍門島中間二兄名亟發蒙幢迎至有兩郡王一巡撫六部監司知府以下數十人先在每宴會冠蓋鱗集伯兄年少居末座然諸公有大議必顧問屈先生以爲何如伯兄知無不言其令東請凌海將軍陳奇策之援西解漳平伯周金湯之關近連交趾屬國遠結延平水軍皆至計也已聞定國扈從入雲南進封晉王伯兄使仲兄爲諸公齎表先行伯兄從交平特摩州入既至行在上書指陳利害語侵執政且極言秦王孫可望之惡時議遷伯兄諫垣以其多言畏之乃轉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於是兵部侍郎冷孟鉅少詹楊在爲之憤恚不平都給事齊環首出疏請以已位易伯兄太僕

卿蔡鍊繼之孟鉉在又繼之待讀汪蛟復繼之同時五疏皆言伯兄艱難險阻九死一生破先人之產絕老親之祿與弱弟閒走交南匍匐詣闕而官秩卑微車服未稱非所以獎厲瘁臣也伯兄聞之惶悚不自安久之奉溫旨慰勞而已十一年丁酉八月充雲南同考試官得士景同春等六人將典試四川未果行逾月而可望稱兵犯闕晉王與蜀王劉文秀敗之於交水可望僅以三百人脫走長沙其羽翼有保國公王尙禮者於朝中驕橫無人臣禮伯兄上疏糾之尙禮大怒將遣使見爲不利皇親武靖侯王國璽力解之得免伯兄爲人纖柔謹愿貌恂恂視若孺子而猷猷不畏強禦侃侃敢言人皆

命七

五

笑以爲迂是冬冊封漳國公賜姓成功爲延平王內議伯兄持節晉王不許十二年戊戌轉員外郎以賊可望平朝臣皆晉階一級予覃恩二兄父誥贈奉直大夫協正庶尹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母劉封太宜人其夏掌儀制司印初晉王爲人苛細慮諸道督學使者貪墨每出行部較士奏遣一都司隨行謂之監試伯兄言其非體罷之長至節江西瑞昌王與蜀府內江王爭列盛氣至署詈責掾吏伯兄出曰蜀王太祖十一子寧王之兄玉牒具在王今欲亂之耶因上言喪亂之餘舊日天潢存者無幾自當龜勉親親不宜自起戈矛以貽國憂會宗藩某王薨子幼弱不能自立伯兄疏言請命吉藩

收養教誨俟長襲封於是宗人府建議凡諸宗孤無告者悉以歸吉藩議出諸宗戚屬凡署篆六月而雲南陷十二月望上西走永昌百官倉卒隨幸敵騎追急日夜冒雨雪行凡七日始至楚雄伯兄病甚伏枕山寺旬餘而六軍入騰越矣十三年己亥四月上幸緬甸晉王走木邦鞏昌王白文選亦走茶山二兄往依交水交水有宿將開國公趙印選者方以兵敗脫歸聞沅江土知府那嵩起兵復維摩州圍臨安府全滇響應於是使人邀二兄共事伯兄將令仲兄先赴沅江約師期未行而嵩復敗與其子希圖家自焚死方是時敵人傾國在滇控弦三十餘萬分據要害知事不可爲矣乃決意

命二

六

東歸叛臣洪承疇將委三兄某官二兄不可謂人臣之義君爲社稷亡則亡之吾不能亡之於緬甸豈可不亡之於番禺是時延平王賜姓成功方擁樓船數千一戰瓜洲遂抵白下南都城勢且降拔二兄亦欲浮泮河大洋往從之故遣番禺取道比抵家母子相持痛哭旋聞大行皇帝與皇太子遇難伯兄憤惋過傷遂得吞酸翻胃之病歷數月嘔吐頗平然遇春時輒發連歲苦之乙卯正月二十有九日遂爾不起距其生於天啟七年丁卯八月十二日凡得年四十有九嗚呼痛哉伯兄之死死於君然伯兄死於君王寅之前人或知之死於君王寅之後至于乙卯凡歷十有四年而哀愴之深始

終如一則惟仲兄知之予知之而已壬寅者 大行賓天之歲也嗚呼痛哉伯兄終時予方以廣西按察司副使監督安遠大將軍軍於桂林未及撫棺盡哀丙辰四月謝事歸則伯兄已祔葬於其先祖之塋矣塋在沙亭丁奇岡乙向之原元配盧氏雲南參政諱龍雲孫女誥封宜人後伯兄一年而卒與之合葬予一人茹遂娶譚氏生孫一人曰女觀援許聘關氏子伯兄墓之銘屬海內耆舊凋謝秉筆無人予姑爲之表志其六略他日將爲永麻遺三錄以伯兄爲錄中之一人云

仲兄鐵井先生墓表

仲兄諱士煌字泰士一字鐵井伯兄白園先生之母弟

翁一

七

也隆武元年乙酉伯兄年十有九舉于鄉仲兄與予及族兄躍天皆年十六同爲督學副使林公佳鼎所錄充邑諸生有文名廣州人咸以吾家兄弟爲可羨云二年丙戌冬廣州破陷仲兄義不欲生子亦同懷忠憤有捐軀報國之志已而諸道義師蠶起張公家玉起東莞陳公子壯起南海黃公公輔起新會陳公邦彥起順德仲兄奉伯兄命往來諸軍約爲犄角會諸軍相繼潰敗永麻二年戊子惠國公李成棟反正伯兄走梧州擁戴拜中書科中書舍人仲兄以諸生在家奉母四年庚寅春南雄失守 車駕西遷潯州伯兄拜表辭朝與仲兄特起一軍以援省會而總督杜永和者嫉之調往石門成

翁七

八

守二兄智勇無所施憤惋久之是冬廣州再陷援師盡降二兄乃遯跡西樵不出八年甲午閩西寧王李定國統帥王師攻復高雷廉三府二兄微服從之至則定國撤兵還黔矣靖氛將軍鄧耀者慕二兄之義迎至龍門龍門者欽州海中巨島也南與牙山對峙東隘若門有七十二逕從涌淪江西行可達交趾蓋粵西南之要害也二兄依之將與兩郡王一僉都御史及六部監司太守以下數十人合謀大治樓船煮海採珠收積古錢與交趾互市以充軍需爲恢復瓊崖之計耀甚然之會行在有詔使至言定國進封晉王扈從入滇中外義聲大振於是諸公夜舛表趣仲兄先齎入賀伯兄稍留治裝既至闕廷仲兄引宋陳亮故事上書陳三大計六要務且極言孫可望之惡時可望亦封親藩號曰秦王握重兵居門庭內朝議方欲羈縻之兩相君陰使人來言朝廷已悉君忠憤然封疆大計尙宜慎密章遂留中不下伯兄繼至上言利害益切當路畏之欲處以臺諫及詞林不果乃授禮部儀制司主事而仲兄得兵部司務試職方司主事令持蠟詔使延平王軍及魯監國朝士疏留之不果行十二年戊戌以孫賊平朝臣僉晉階一級予覃恩二兄閒曹無事輒操觚爲諸勳鎮代謀貶封詰命及謝表日不暇給無何敵兵大入其統軍信郡王多羅鐸尼率我叛臣洪承疇等繇楚入滇留守漢陽王

馬進忠棄貴陽走仲兄憤恚上章數其失律棄城不戰三罪不報雲南陷十二月望上幸永昌二兄衝冒雨雪晝夜兼行至楚雄車駕已過大理勢不可追聞延平王以舟師攻復鎮江已薄南京城下乃決策東還將從大庾關取道以往比抵家太宜人相持慟哭所聘妻蘇氏以仲兄七年於外死生未審鬱悵而終而第三弟士煜亦已死難四年矣二兄此時俯仰悲酸欲行復止踰歲爲十六年壬寅其四月二十五日大行皇帝變聞先一月有自雲南來者傳緬酋弒兄自立十五年辛丑九月於亞哇城下以咒水戕殺御前文武無遺宗藩松滋王及皇親王維恭黔國公沐天波文安侯馬吉祥

翁七

九

綏寧伯蒲縷以下大小臣五十餘人皆死二兄聞之深以不獲共命爲憾至是益痛憤成疾日研淚賦詩以寫其哀未幾而伯兄病沒矣始伯兄同產五人伯兄居長次仲兄次士煜次士灼次士燼士燼賢而有文先伯兄四年病鼻衄卒後三年士灼亦卒五人者獨仲兄僅存耳太宜人年八十餘每病哮氣息僅屬餽粥藥餌之奉惟仲兄一身是資仲兄性狷介不妄求取日以筆墨代耕稼有所得輒復匿迹山村一室偃臥人希見其顏色時論高之予沙亭屈氏舉宗干有餘人然道同志合窮苦不移在兄惟白圓鐵井在弟惟予兄爲有鬲之遺臣弟亦青盲之義士三人者旦夕相依靡閒生死不謂仲

翁七

十

兄又奄然舍予而沒也仲兄既沒太宜人膝前遂無一子矣太宜人三十年間哭子者四哭至仲兄而太宜人之淚竭矣一兄三弟皆不獲永其年齡以終高堂之養幸而仲兄年至五十有六也將謂一兄三弟之年盡與仲兄豈知仲兄之年僅多於伯兄者七年伯兄不得五十而仲兄亦復不得六十也嗚呼痛哉仲兄嘗恨不死於庚子以前而死於壬寅以後壬寅以後患難之君臣俱盡破碎之山河胥亡仲兄雖欲死之又寧有仲兄死之所乎哉仲兄生於崇禎三年庚午與予同庚仲兄三月予九月仲兄長予僅八月而鬚髮皓口顏枯瘁乍見如七八十歲人多疾病骨見衣表肌肉剝滑予每以爲大憂病劇時方客廣州友人勸之返舍再三不可揣其意蓋不欲太宜人見其彌留垂絕母子相訣有難爲情者也沒時爲乙丑十有二月六日太宜人奔至城中已無及矣嗚呼痛哉仲兄娶蘇氏生子二人長嘉遠次嘉錫嘉遠聘教諭李某某之子女二人皆幼以丙寅正月六日葬於丁奇岡某向之原予匍匐送之得盡一哀因述其平生大槩以表諸墓

胡烈婦墓表

烈婦姓胡氏其父休寧人潮州參軍戡也參軍流寓惠州以烈婦許嫁海豐葉氏子祖麟未幾祖麟病篤其母欲得烈婦以事之請於參軍參軍慨然許之烈婦既歸

事祖麟惟謹治藥餌朝夕不懈五閱月而祖麟竟死祖麟將死謂烈婦曰子有父母吾死汝即歸寧烈婦泣曰吾已婦於君矣以君之病亟而來以君之肉未寒而去毋乃與初心相悖乎然妾不惟不去而已君若行將以死從君祖麟遂瞑烈婦被髮號踊哭泣極哀數取佩刀自裁家人謹守之已而水漿都絕氣息厭厭臨終請姑至前與訣而口不能言矣時丙辰九月之晦距夫口及兩月也年十有九於是參軍以烈婦祖麟合葬於豐湖之上豐山之原惠之人士皆稱之曰胡烈婦墓嗟夫未昏而合葬非禮也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禁遷葬與嫁殤者使烈婦當時不及葉氏子之未終而歸也日斬衰

翁七

士

而弔焉既葬而除之除之而嫁於禮未爲失也而烈婦從其親之命不俟親迎以急其夫之病爲心生得結其稿死得視其殮舍而與之同葬未成婦而成婦焉免歸而葬於女子氏之黨則烈婦亦可謂幸矣其亦勝於詩所謂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也哉予以乙丑冬至惠就烈婦之墓拜焉爲之表以爲湖山之光使與墓右王氏朝雲之墓並傳云

翁山文外卷八

番禺屈大均撰

墓誌銘

自作衣冠冢誌銘

予於南京城南雨花臺之北木末亭之南作一冢以藏衣冠自書曰南海屈大均衣冠之冢不曰處士不曰遺民蓋欲俟時而出以行先聖人之道不欲終其身於艸野爲天下之所不幸也銘之曰

噫嘻我有衣冠而我藏之藏之於生良爲可悲無髮何冠無膚何衣衣乎冠乎乃藏於斯噫嘻衣冠之身與天地而成塵衣冠之心與日月而長新登斯冢者其尙知

予之苦辛

有明處士孺朗番禹施氏始祖蘭溪公諱滿南京寧

君諱焜然字孺朗番禹施氏始祖蘭溪公諱滿南京寧國府涇縣人國初從太祖高皇帝起兵著有戰功洪武元年夏四月奉命從征南將軍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太子同知詹事院事廖永忠征南副將軍中奉大夫湖江行省參知政事朱亮祖南征廣東西元榮祿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右丞何眞以嶺南諸州歸命公以功授榮祿大夫廣州前衛指揮世襲七傳至少梅公諱津授明威將軍是爲君之大父君生而敦敏篤學不倦與父古里公仲衡諱元樞爲邑中名諸生冠古

翁八

嘉業堂校刊

翁八

二

里公生子八人君居第四第五弟副總兵燁然太子太師王化澄軍前昭勇將軍永祿四年庚寅廣州被圍分守西城十閭月城陷巷戰而死家男婦十餘從之子祚基五歲以哭父亦死從子廷基以城陷被俘不屈死成基以從西寧王李定國班師還黔死第六弟燦然當崇禎七年以從從伯兄指揮使炯然奉兩廣總督兵部尙書熊文燦檄解將軍大礮兵餉至山東河南與從五弟燠然以勤事死第三從兄諸生燁然六從弟煥然永祿初同爲護駕將軍後爲益陽王軍前副將皆以殉難死君哀痛在心思所以昭雪家讎國恥者不可得居常悵悵不欲生先是隆武二年丙戌冬廣州不守君已厭棄諸生同妻邵氏奉生母鍾太安人隱處龍江以先公世受國恩諸從伯父叔父諸弟諸兄爵祿蟬連三百年來不絕義不可倍恩蒙詎復仕異朝有負一門忠節乃自稱番禺遺民屏居養母歷十餘年無須臾而離膝下臨終猶以陪葬鍾太安人墓旁爲治命蓋君平生孝友其大者見於如此君嫡母王庶母殷與古里公合葬小鳳凰岡有第二兄煜然陪葬庶母張葬大鳳凰岡有第三兄燠然陪葬庶母王葬白雲山御書閣則與伯兄灼然冢域相近獨君之母生君與第六弟燦然第七弟煥然而一以國事死一以羈旅而死骸骨棄捐不可問獨君得保全七尺以歸髮膚不毀爲其母之所有魂爽依

依相從於若堂若斧之間嗚呼君之母其亦不幸而猶幸也矣君生於萬厯丙辰八月二十有七日終癸卯十月十有八日得年四十八歲其葬爲丁未正月十日在鍾太安人白雲之山臘茶之坑坐辛向乙之原之左子雄基克遵遺命可謂曰孝予故允其請爲銘其母邵氏孺人之墓復爲其父孺朗先生墓作銘銘曰

國初勳庸厥有施公南從朱廖底定番禺一官二舍世祿允豐三百餘祀十九飛龍恩爾一衛與子男同子孫何德所賴祖功自宜死國天室始終九世昭勇將軍實忠西城困守裏創執弓巷戰殲敵血濺佗宮乃君之弟是曰孺弘君念天顯怨毒填胸反戈難關憤塞蒼穹還

卷八

三

依聖善以孝代忠有弟孺昭先罹鞠凶轉餉齊魯死爲鬼雄餘君爲子靡敢匪躬母旣不怙馬鬣其封哀毀滅性執喪未終遺命附葬白骨相從下當螻蟻上禦辰蟲惟君之母臘茶龍從弗與女君合葬而翁非君之耐咫尺音容漆鐙耿耿泉路誰通出腹之子三人存公兩者不葬國殤猶童君獨捧土防墓能崇黃泉上食魂爽溫恭隧而相見樂也融融

施母邵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邵氏徽州望族父諱德科爲瓊南大賈丙寅春遇強寇海中以殉義死母陳氏生孺人三歲而孺守志堅苦孺人年及笄歸廣州諸生孺朗施君丙戌冬廣州

城破君以家世勳衛受國恩深久遜跡順德鄉中絕意仕進孺人辟蠶春汲相夫以勤馨潔膳羞養君姑以忠夫旣早歿則如其母氏報夫以節教幼子雄基成立則以方嚴不敢有慈而無威於是而未亡人之事畢焉戊午十有一月十四日令終正寢距其生天啟癸亥正月十六日年僅五十有六雄基故貧戊辰之臘二十有一日始克葬孺人於番禺白雲之山柏涌之坑坐辛向乙之原不與孺朗君合葬於臘茶坑者徇堪輿氏之言也雄基以母爲師學問早就補番禺諸生遵父命不應清試娶高紹源女次室郭抱江女生子鏐鏐二人鏐高出鏐郭出女桂芝彩芝予與有通家誼故爲墓銘銘曰

卷八

四

於惟孺人恆德之貞其姜高行艱苦難名與妻雲逸鴻婦冰清黃鵠子母兩代陶嬰孤雛卵翼天幸有成年未象著已似千齡柏涌一穴龜筮祥徵臘茶相望咫尺陵肅也離之古禮所稱旣安旣固孫子其興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宛平人都督同知朝宣之女濟寧人監紀同知張法靖禹公之妻禹公從軍於楚垂六七年夫人治鍼縷以養其姑屬兵興屏履甚貴夫人與婢媵一月之中成結底屏履三百餘軸或布或帛堅緻而文鸞之得百金以爲其姑湯藥殯葬之資禹公未歸每夜向北斗禮司命星三百拜至曙不息禹公從鋒鏑中百死

生得保首領以歸而夫人積勞成疾遂不可療其生成
寅七月十有九日終丙寅閏四月廿有八日得年四十
有九無子一女許字平樂婁傲舜之次子某禹公哭之
慟過時而悲屬其友爲詩歌悼之而予爲銘共墓墓在
廣州城北白雲之山蚺蛇之坑坐乾向巽之原附於其
姑婦以不孤生與死所依惟姑以代其夫吁大人之憾
亦可以無銘曰

噫嘻孝婦有幽其宮生於宛平葬於番禺叶阿夫奉養
服勤以終黃壤已矣毋事女紅

華姜衣笄冢誌銘

屈子大均既耐葬其內子王氏華姜於番禺先府君之

第八

五

兆既念姜生長秦中於太華之山不獲與予終隱今既
沒矣魂氣當無不之倘之太華而雲車風飄忽無依
是姜既不得有太華於生前復不得有太華於死後豈
不爲重可悲耶吾昔於太華絕愛明星玉女之峰其上
有玉女祠焉歲當暮春秦之婦人女子相與左攀鐵鐺
右持繡幡躡千丈之峽百尺之峽迅如飛鳥輕若浮雲
以至于玉女之祠者嘗數十百人靡不挹洗頭之碧水
飲太上之鸞漿流連至暮而後去姜神遊其地嘗謂予
曰太華有三峰焉其松檜蓮花則仙丈夫之所遊也明
星玉女則太陰之精所凝結而女而仙者之所棲託也
在昔唐有金仙公主白日乘鸞茲峰而秦之毛女四人

亦嘗避秦其上今猶有玉女之龕玉女之室在焉異日

者與君歸隱三峰君有松檜蓮花妾有明星玉女夫耕
芝田婦汲玉井相與白首爲歡樂而忘死豈不令華山
經中又多一美談耶嗟夫今固已矣以孝養之故來客
炎方不幸以不能水土故枉而沒姜之游魂倏忽雖與
其季妣黎依依於我先公之旁然昏夜月明碧天空霽
之候吾知姜必將駕紫煙乘鸞輪而西止于太華以明
星玉女爲師以金仙公主毛女爲友又安見夫死之樂
不有以勝於生之樂耶吾觀陶貞白所志羣仙有八靈
道母西嶽蔣夫人有西華靈妃甄幽蕭又有華山夫人
姜今者其皆依之以學道乎骨肉還之父母魂魄返之

第八

六

虛無其有不生不滅者存焉目之所見非見也耳之所
聞非聞也非見非聞神光獨出炯炯萬象之中其仙之
所以爲仙姜之所以爲姜者乎維年辛亥月既肅霜卜
云其吉利我歸藏大均謹開遺篋得珠笄一紅繡縠襦
二明鏡一鳳凰釵二遣使持往華陰屬友人王伯佐爲
石函一具瘞之於明星玉女之峰而乞山史王君書其
碣曰有明處士屈華夫先生之配王華姜孀人衣笄冢
嗚呼姜自今其亦有所憑依矣異日者松檜蓮花之間
予將爲一文冢與汝相望其猶同穴之意也夫銘曰
夫何一人冉冉鸞輪朝遊南海暮返西秦魄依皇舅魂
逐仙眞鏡藏玉井衣化珠塵一心影滅萬象光吞煙霞

作質空寂爲鄰遲子蟬蛻同穴千春嶽靈發育以昌後昆

亡媵陳氏墓誌銘

陳代州人子先室王氏華姜之媵也歲己酉秋陳從華姜自代至番禺越一年華姜卽世予以陳爲側室家人稱之曰西姨又十年始生一子明德予母乃甚愛陳今年己未予以避地攜妻子將赴舊京行至漢陽而陳苦毒熱病劇以死其生爲丙戌故與其女君華姜緣眉同年華姜終於庚戌得年二十有五緣眉終丙辰得年三十有一今陳以己未終得年三十有四蓋多於華姜者十有一年緣眉者三年嗚呼何丙戌之所生而爲予妻

翁六

七

若妾者命皆不永然而陳視華姜緣眉則幸矣緣眉者黎氏繼華姜而配予者也其死葬於番禺與華姜同穴華姜右而緣眉左今獨陳客魂無依焚焚四千里外爲可悲耳陳墓在大別山之尾一名梅子山南臨漢口北俯月湖頗得山川之勝予復土卽下江東不能與此松楸相守也爲之銘以代招魂之歌其辭曰

噫嘻大別之山與子大別魂氣無不之其歸於華姜之穴兮左有緣眉三人同年歲兮相以下原本缺字數未詳

四殤家誌銘

四殤者何屈子翁山氏之兒之女也兒曰明道子妻東

莞黎氏緣眉所出黎亡之五年而明道年九歲以痢而死時爲辛酉之五月曰明德阿遂予媵代州陳氏西姨所出陳亡之一月而阿遂年四歲以食積疳而死時爲己未之九月女曰阿雁子妻榆林王氏華姜所出生于代之雁門關甫月餘王卽抱之歷寒北江南萬里而歸王亡之一年而阿雁年四歲亦以食積疳而死時爲辛亥之六月曰阿說子妾南海丘氏辟寒所出牛僅一月餘十有九日以驚風而死時爲丙寅之正月是爲四殤嗚呼皆中下殤也一者九歲兩者四歲一者一月餘十有九日嗚呼九歲其最壽者矣天誑吾兒吾女以生吾兒吾女誑予以死嗚呼與其死也誠不如無生使子勞

翁六

八

勞於悲風白楊之間一葬吾女二葬吾兒三葬吾兒四復葬吾女也嗚呼豈不哀哉阿遂生於番禺沙亭與明道從子之漢陽之南京死於揚子江舟中葬於上新河之上予招其魂葬於是骨肉歸於南京之士而魂氣之於浦口之山與其兄姊妹三人依依於二嫡母之左一庶母之右其亦可以無驚無恐也二嫡母者王與黎一庶母者予妾梁氏文姑也西姨葬於大別之山予未及招其魂而葬於是阿遂其姑以三母爲恃也哉銘曰兩兒兩女天殤如許生作蜉蝣天其誑汝三母黃泉不憂無乳大者欲書季黎邊取

幼女阿端壙志銘

阿端者予之幼女生于甲子五月七日五月初陽也故其母劉名之曰端予則以雲之字之劉姐端時有異兆以爲是必佳男子既生而女眉目秀好啼笑有常甚愛之己巳年六歲矣四月十有八日患痢越六日遂已大劇予在城廂之疾歸已先一日而死所購良藥以療其十歲之姊姊得之立愈亦帶下也端死先一日淚淫淫下有亦是吾命之言嗚呼痛哉其信乎有命也耶得子之藥未必死死而目不瞑絕而猶視端之天枉其天耶人耶端上有一女兄阿雁兩男兄明道明德皆以其生母之沒相繼而亡端今者死于所生母之手則非人之咎乃天之咎予彷徨四顧亦將何所懇耶白沙之銘其

第六

九

孫机墳也曰生之異保之未至愧極生哀哀極生愧嗚呼天亡吾女而使吾愧女而有知其亦以吾之愧而勿憾焉而瞑目於九泉也耶嗚呼端甫六歲而能臨死不亂以是命爲言其早慧而知命者耶則亦何所怨于天人也耶嗚呼痛哉當哭端時上有一祖母一叔祖母一生母二庶母旁有二姊一兄一弟獨父也不在其前一弟三齡在襁褓未知哭汝然見家之人皆哭則亦哭哭非爲汝乃哭家之人之哭也比予歸則哽咽而不能哭家之人見予不哭則亦不哭之矣嗚呼吾生平喪兒喪女亦云多矣無不哭也今而欲以不哭而終夫哭也吾尙有四男二女天之所以與我者已非予不德之人之

所敢當四也不敢望其五二也不敢望其三不哭所以求無得罪于天也端之死次日而葬墳在涌口之山四塲冢之旁黃口小魂相聚一正尺寸之膚不足以飽饕蟻既無瓦塋亦匪桐棺不終朝而化爲糞土矣嗚呼痛哉銘曰

四塲之冢累累在前四塲未足今又一焉嗚呼數不過五塲止於端自茲兒女皆及百年吾以不哭終其哭旃

翁山屈子生墳自誌

先君先夫人墓右稍下有一穴焉大均營之以爲生墳而誌之曰嗚呼吾父母之墓在於斯而吾之生以有事于四方不能廬墓死將附之以不違吾父母焉昔漢有

翁九

十

逸人趙岐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於賓位而圖己爲之主焉大均今者將何所圖其圖唐頌羅威於墓亭乎二君者皆番禺人番禺之有人物自二君始而皆以廬墓稱者也大約今者六十有六矣年甫二十而先君見背以爲尙有母存也故未敢溝壑其身而朝夕祈天請命欲得大臺以事吾母謂孝子之身不可以終焉者也今不幸吾母已終則此身贅疣留之何益以爲尙無死之所耶則六十六年之中無日而不蒙乎患難無時而不處乎困窮險阻艱難備嘗其苦亦何常有生之所耶所受于父母者而已毀傷所稟于天地者而已戕賊無罪而爲城旦之髡無辜而有裸國之逐亦

何嘗一日而得爲人也耶則一日之生非卽一日之死耶所惡有甚于死者而吾不能失其所惡所欲有甚于生者而吾不能得之所欲則今之得全首領以歸之于父母之前是豈大均之幸也耶然而親言祝在君言君大均今者親之身也以親之身而還之于親手足之敗淵冰之終其亦不幸之幸耶遺命兒明洪寸吾死之日以幅巾深衣大帶方舄斂之棺周以松香以液而槨之三月卽葬而書其碣曰明之逸民墓前有言則書曰孝子仁人求我友羅威唐頌是吾師嗚呼吾之生不能師二君死而始能師之不孝之罪吾其又何辭耶

翁六

十二

氣復爲嬰兒與親體魄盤石相持下富螻蟻旁禦狐狸親膚無土周槨松脂丹凝血珀包裹三骸骨膠肉漆魂不他之

書後跋

書朱子所補致知傳後

大學與中庸其旨一貫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者何蓋天之所以爲命人之所以爲性者也天無命以知爲命人無性以知爲性能知其知則知天之所以爲命人之所以爲性矣不能知其知則必有以致之致之之功其端在於格物物者何亦知中之物而已矣知中之物蓋生於知而非生於物者也所謂喜怒哀樂是也朱子云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卽物者卽此

翁九

一書製堂校刊

喜怒哀樂之物而窮夫喜怒哀樂之理也理卽知窮理卽致知也天下之物卽喜怒哀樂之物也窮之云者用其力於無可用求其心於無可求一旦豁然以寤而貫通夫天下之物斯則知之至矣知之至斯物格之矣知之不至雖使窮盡天下之物理而於吾知中之物無與也知苟至之則能格吾知中之物能格吾知中之物斯天下之物無不格矣所以者何天下之物無理也以吾知中之物而爲理吾知中之物可以爲天下之物而天下之物不能爲吾知中之物也舍吾知中之物無所謂天下之物也而知中之物亦不外乎喜怒哀樂之四端而已能格之於未發之先斯能致之於已發之後矣能

致之於未發之先斯能格之於已發之後矣故夫致知

無功也以格物爲功格物亦無功也以致知爲功二者

相資以爲終始故謂物格而後知至可也謂知至而後

物格亦可也嗟夫知外無物也天地物也而無吾之知

則不能以高明博厚日月物也而無吾之知則不能以

照臨山水物也而無吾之知則不能以流而且峙艸木

鳥獸蟲魚物也而無吾之知則不能以榮落焉飛走焉

蠢蠢而生焉洋洋而遊焉蓋是知也天之命也非天之

命也人之性也天不能自有其命而以人之性爲命而

人不能自知其性而順以天之命爲性則是惑也中庸

曰天命之謂性予則曰性之謂知致其知者知性之謂

翁九

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予則曰心之謂物盡其

心者格物之謂也又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至於知天而

格物之事終焉耳矣予生平爲學以知爲本謂必知之

而後可以行之此程子之言而朱子本之以補亡傳是

眞孔氏之遺旨云爾

書夏臣靡事後

或有謂夏故臣靡當祀夏配天之日年當百歲上下靡

忠且智獨不念人壽難得惡名不可久居使當羿浞在

位之時一旦奄然物故則萬世下靡當與亂臣賊子並

列然靡恬然爲之久而益晦則誠何心也大均謂莊生

有言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靡之天

定于胸中年雖老而其天不亂故天以壽考報之故夫忠臣義士之在於世不患其無人而患其無天有靡之天其人必不得而死即死而其心終見白於天下世之人有偽爲忠臣義士而終于身敗名滅者繇其天不可得而問也故有天則天成其事無天則天敗其名此中庸所以貴乎至誠也

書友人所作殷三仁論後

予嘗讀周頌振鷺之篇言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有瞽之篇言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有客之篇則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噫嘻當是之時周之君臣何其視此客之重而以有之爲榮乎吾知之矣當

第九

三

周之克殷其君子惟微箕獨存此二人者以先代宗臣懷忠抱義乃肯爲周陳洪範及陪祭而來彼殷之餘民者雖思念成湯與六七王之德澤然嘗以此二人爲耳目二人來則商之孫子殷之士莫不周服莫不裸將而周於是乎無有與之爲難者矣周之所賴於微箕以爲輕重固有甚於讎民百君子者也嗚呼管蔡畔而微箕不畔微箕其能無愧於心耶使當日者微箕出其智勇助武庚以圖光復武庚孝子管蔡忠臣而頑與迷之民相與響應周之爲周誠未可知也嗚呼殷有一仁而不能救殷之亡有二仁而不能興殷之滅其自爲則誠得矣如宗社何吾其不能無所憾也已友人某嘗爲殷三

仁論於微箕有不足之辭蓋以諷今代之爲宗臣藉口遯荒爲不失忠貞之節者使微箕爲法受過亦誠有所不得已者也

書伯夷傳後

古無死節之士也有之自夷齊始其讓國也孝則許由務光善卷有行之者矣其諫武王也忠則未聞自唐虞夏后以來有一人能行斯義者也斯義也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錯行如四時流如川峙如山嶽而發之乃自夷齊則當羿篡太康成湯放桀之際爲之臣者遂皆懵然不知君臣之大倫耶昔孔子嘗稱夷齊曰仁又曰民至于今稱之夫以夷齊之義在當時十亂諸臣不稱

第九

四

之八百諸侯不稱之後世公卿大夫亦不稱之獨有斯民者傳其姓名記其世系至於數百年之久而夫子乃得而論定焉噫嘻其故何哉吾知之矣夷齊者民也商之臣子皆不能爲故君而死者以非民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明爲卿大夫則多失其所以爲民而不好是懿德也然則君子尙論古人其必以民之所稱者爲準斯無失於是非之正可知矣雖然以臣弑君數言夷齊之春秋也民雖稱之亦未必盡知夷齊之意然亦可見公道之在人心矣哉

書齊太公世家後

大明之篇言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當時伐商

之舉實太公望主其謀故詩言牧野陳師只言尙父不及周召羣公蓋以孟津之會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身爲大元戎主兵故也司馬遷齊太公世家言西伯與呂尙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又曰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又曰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尙父謀居多蘇轍云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賈誼無異非然也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怠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非詭詐傾人以自立者大都謂自太公治齊其後得安寧者僅有三君哀公而下爭奪戕賊接踵於世昔人謂舜五臣後皆有天下獨咎繇不然以其爲刑官也太刑官尙爾況兵乎陳平云爲將者道家所忌且太公尊賢而尙功實啟後世多篡弑之臣太公世家不載此言蓋爲賢者諱也嗟乎以周之盛德武王周公之聖猶區區藉太公之權謀以得天下孔子平生不稱太公爲聖人豈以其強武王違卜伐紂耶然夷齊扣馬而諫微太公使扶而去之則武王有殺義士之名與紂之殺比干何以異則智謀又烏可少耶

文王謂呂尙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予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因號之曰太公望太公者太王也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望得聖人以興周其後

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太公之望不虛也太公望之號甚奇以其爲文武師又稱之曰師尙父而後世但稱曰太公其後田和立爲齊侯亦自稱曰太公史記稱太公和亦曰田太公莊周曰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嗟乎豈惟聖知之法又舉太公之名而盜之肱篋之篇其感憤竊國可勝道哉雖然田氏自景公時已得政數十年而至常常又百餘年至曾孫和始能篡奪不仁得國其難亦復如是後之奸雄亦可以勿萌是心也矣

書孝獻皇帝紀後

新安謝陸氏爲季漢書於孝愍皇帝稱孝獻不稱孝愍予嘗以爲憾其言曰凡失尊之君不受篡國之諡此史法也然亦有之如晉恭宋順齊和梁敬之類以其無貶詞也孝獻被篡之時昭烈聞其被弑乃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夫以宗臣繼統而恭諡舊君則史當遵之然而考之諡法聰明睿智曰獻魏人以此爲諡雖感其推位之情亦誠贊其主德之實觀袁范二紀帝于聰明睿智誠無所愧所憾者生不辰耳使在孝文之終當居孝景之上是固當以獻與之不特恭順和敬而已至於在國逢難曰愍如晉愍之弑于劉聰唐愍之弑于廢帝是也孝獻被篡未被弑則愍字爲虛昭烈君臣哀之云爾

余今不必遵之但稱孝獻一如袁范之說云大均曰不然夫失尊之君不受篡國之諡不惟諡之有貶詞不受也卽美諡亦不受也爲魏之臣子者宜從丕而稱孝獻爲漢之臣子者宜從昭烈而稱孝愍且夫人誰非漢之臣子乎漢雖亡而漢之人心不亡漢之人心不亡則皆昭烈之臣子也皆昭烈之臣子則皆孝愍之臣子也愍之諡雖不如獻然而稱孝愍則哀孝愍之心不忘哀孝愍之心不忘則思昭烈之心不忘得一昭烈以爲君而其爲漢之心亦云足矣且季漢一書禮樂征伐無一不尊昭烈獨於諡法則違之夫禮之大有過於諡法者乎知禮如昭烈如孔明豈不能求一美辭以尊孝愍而必

卷九

七

以孝愍爲諡蓋使天下人哀之後世亦莫不哀之親親之心誠有重於尊尊者存也出於其所不忍以動人之所不忍而愧曹丕之所忍於是而丕之罪益不容誅此聖人之斧鉞天地之雷霆非章武君臣不能有此大書特書之法孝愍聞之亦可以慰其在天之靈也夫所憾者未嘗爲檄討以聲曹丕僭諡其君之罪陽尊大行而實以欺天下爲可深惡痛絕者耳嗟乎丕之罪浮于后羿羿以篡爲篡爲湯武之罪人不以讓爲篡爲堯舜之罪人不之言曰舜禹之事吾知之是則舜禹之事適以爲亂臣賊子攘奪之資征誅不可爲也揖讓其亦不可爲嗚呼吾今爲征誅而悲益爲揖讓而悲矣

書宋武帝本紀後

劉裕本楚元王之裔以裕之才使當時以宗子舉義盡取司馬氏而誅之告於高光之廟復稱爲漢其功豈出昭烈下哉惜也僞立恭帝以操始而以丕終自失非常之業也嗟夫漢之仇讎司馬氏爲首曹次之漢滅於司馬氏非滅於曹裕取司馬氏之天下漢之幸也乃以復仇雪恥之師而爲篡奪之舉何當時智識之汙下耶嗚呼不可以爲唐而爲唐李存勗之過也可以爲漢而不爲漢裕之過也裕之過小以其去漢之世遠也存勗之過大以其去唐之世未遠也且又沙陀之種其稱唐也淵之稱漢也傳曰誰滋他族實偏處此噫嘻豈非區夏之大不幸乎哉

卷九

八

書杜甫詠懷古跡詩後

杜甫詠懷古跡詩有曰蜀主窺吳下三峽又曰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自注云山有臥龍寺先主祠在焉夫蜀與先主後主之稱始於陳壽壽貶漢以媚魏此悖史也甫知春秋之義者猶不之察而沿其稱且曰窺吳夫天子討而不伐王者有征無戰甫宜稱漢帝征吳方得大書特書之正且夫主之稱何昉乎顧炎武云春秋時稱卿大夫曰主故齊侯唁昭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而南唐降號江南國主以奉中國正朔自貶其號夫劉玄德帝蜀廟諡昭烈葬惠陵初無貶絀

末帝降晉封爲安樂公自可卽以本封爲號陳壽作三國志創先主後主之名常璩蜀志因之以晉承魏統義無兩帝今千載之後猶沿不改其尙爲曹氏之臣乎司馬氏之臣乎大均謂末帝當稱後皇帝或曰建興皇帝如以爲安樂公則仍司馬氏之所稱耳嗟夫人生而有心有仁其孰不爲漢者乎爲漢而欲其長有光武也不則而長有昭烈也終不忍以其末帝而末之有末其帝之心非人心之所安者也語云忠臣不忍死其君

書聖慈天慶宮記後

臣大均嘗登五臺其上有九蓮菩薩塑像焉司香僧云此神宗皇帝生母孝定皇太后也萬厯中以

翁九

九

皇太后篤信佛法因謂皇太后爲九蓮菩薩化身而作塑像於是山也顧炎武云太山有聖慈天慶宮焉其前一殿奉九蓮菩薩後一殿則崇禎中威宗皇帝尊孝純皇太后爲智上菩薩而奉其塑像者也自國破以來宗廟山陵之所在樵夫牧豎且或過而褻慢而此二殿獨託於太山之麓元君之宮焚香上謁者無不合掌跪拜使正名之曰皇太后固未必其能使天下之人虔恭敬畏之若此是蓋大聖人神道設教使民由之而不知者也臣大均曰臣登五臺時所歷庵寺廿餘所於諸佛菩薩未嘗禮謁獨於九蓮菩薩伏拜階前瞻仰淚流不能去同遊者皆以爲疑嗟夫臣大

均不敢以皇太后爲菩薩也又不敢不以皇太后爲菩薩也大聖人神道設教欲民由之而不知臣大均獨非民也乎哉臣大均知之則已得罪於大聖人矣然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辯則猶爲臣子能曲體其君父之心知其中有所甚不得已者在也炎武爲聖慈天慶宮記中有云國將亡而聽於神噫臣大均又何忍言亦惟有涕泗潛然而已耳

書陳文忠公紀夢後

崇禎六年二月上召五府六部等官至文華殿出副都御史王志道所參王坤疏詰云此數者皆非坤大過朕用內臣以其不要錢耳爾文官輩作得何事來本

翁九

十

當駕上掣了閣臣跪奏念志道大臣姑著朝房候旨時陳文忠家居雲淙見邸報不懌者累日夜夢承對曰臣下之賢不肖自不能齊然非甚不肖亦是祖宗科目作養之人陛下尙宜愛惜內臣之監視雖賢然已違祖宗干預朝政之禁矣陛下尙宜慎重臣愚不能窺測高深誠如聖諭所云竊以爲失輕重之平矣俯伏聽旨久之遂覺嗟夫公之忠誠夢寐不忘啟沃昔虞世南夢進讜言於太宗史冊稱之公其又世南後一人也哉

書嘉興三進士傳後

嘉興三進士傳有曰沈泓者字臨秋嘉善人崇禎十六

年進士未授官以父母俱在淺土陳情歸葬國變敵兵南下泓投河者再被救不死因泛海至紹興爲僧名智可棲跡于東山國慶寺曰吾以袈裟報國恩耳而熊開元者字魚山楚人崇禎朝以給事中疏擊元奸于朝有正直聲國變爲僧號檠菴爲靈巖禪師高弟子嘗過孝陵一再反顧去不拜有問先生故名臣也何以見高皇帝不拜豈非無禮於其君乎則曰佛之道君父拜之于君父不拜識者笑之是豈以袈裟而報國恩者之所爲也哉嗟夫士大夫不幸而當君父之大變僧其貌可也而必不可僧其心若檠菴者僧其心之至盡而反得罪於君父者也

翁九

書王君畫像卷末

貴陽用昭王君嘗爲子言貴陽之北有南望山東有馬蹄嶺莫家峴皆產丹砂丹砂有牀牀如白水精晶瑩澄徹大小皆六稜與丹砂相抱而生凡有丹砂之所則有牀子謂砂者日精也牀月華也日之精以月華而滋養故砂與牀不相離世言一丹砂大者在牀上羣小砂環之象若君臣引詩顏如渥丹其君也哉二語以爲徵非然也君生於丹砂之地少好道術得異傳其畫像作羽人冠服紫髯飄蕭長至尺有四寸眉端兩角聳起目光若漆見者輒以爲神仙中人雖子亦心疑之予少嘗燒丹及學易而後盡知其非易之夫一陰決未盡不可以

爲純乾夫子作雜卦以夬終之蓋乾乾之學也乾乾者所以求至平於穆不已之命也命在天性在人命不可至盡吾性以至之性不可盡窮吾理以盡之窮理爲盡性之本盡性爲至命之本性盡而人成矣命至而天成矣人而天成天不能有人之性而人能有天之命而後乾乾之事乃有終魏伯陽嘗得此意而偏之爲仙參同契一書吾以爲易之外篇也君好丹家言吾今爲君言易專舉夬卦亦參同契之內篇也君其亦以爲然否乎

書藍公漪冊子

翁九

吾嶠南山小以昌樂六龍爲最漢人所歌武溪深水經注所稱監家之山號曰龍中爲天下至險韓昌黎龍吏之詩皆謂其地廿年前予嘗往遊作有龍中絕句十餘首未能盡其勝也歲壬戌友人孔君將往樂昌署縣子書武溪亭一扁贈之使懸之龍口並屬其疏鑿六龍以利舟楫於是孔君邀予與之同行予不能辭因冒雨過別公漪謂天下之人知有瞿塘三峽不知有昌樂六龍公漪幸卽踵至與予或爲記或爲圖畫使嶠南山木如六龍之奇絕者一旦名冠天下此舉豈不勝於謝康樂開闢永嘉龍湫雁宕之勝乎哉書於冊以爲要約莫忘莫忘

書羅浮詩後

羅浮之名自陸賈始言之謂山頂有湖環以嘉植楊梅

山桃之屬可往食不得攜取豈陸賈當時嘗與越王仇往遊耶司馬遷言羅浮佐命南嶽天下十大名山之一不知何據豈亦本之賈耶古使臣至越莫先陸賈番禺二山之下錦石端溪之間多有其跡使以賈之才於南中行紀之外復有詩歌數十章於山川之雄奇艸木鳥獸之怪異多所表揚豈非南武之幸事乎哉歲甲子秋給諫王先生來典鄉試事甫竣邀予導上羅浮造其絕巘至二山分合之處求所謂鐵橋大小石樓者一一觀之而雲氣晦冥至午不散視浮山滅沒若向在大海之中漂流未定風輒引之而去若與羅山漠然不相顧者以爲此卽三神山秦皇漢武數求之而不得初望之如

翁九

三

書淮海詩後

雲旣至反居水下者也先生向有登太華詩一卷與蒼龍落雁爭其奇險茲上羅浮復得詩二十餘篇陸賈所不能者先生能之嗚呼亦可以驕視大中大夫也哉

失其正其變始可觀易道尙變詩亦然少陵變之善者也吾欲鄧子始終以少陵爲歸從少陵以求夫變風變雅斯無負平生之所用心也已

書綠樹篇後

詩寓於風風寓於比興惟比興故其情愈出其旨愈深而能感人於神明之際此三百篇之所以多言鳥獸艸木也綠樹之篇諸君子感時序之變而作也繁葩已盡茂蔭方滋春去矣而不與春俱去者長存於枝葉之間一比一興情景相生主乎風而不主乎雅蓋欲以形容造化之妙也其閒清新秀逸各有所長又可以輝映江東嗣音小謝子故合而刻之

翁九

十四

書李淑人行狀後

遊擊崔君先娶淑人鄧以城破夫婦散失於是更娶淑人李亡何鄧淑人復歸崔君乃竝嫡之鄧生子京柱李生子文衝君嘗命之曰子無嫡庶母無大小生事死葬祭祀各尊所生臨終復遺書以爲言歲丁卯李淑人年六十有八考終文衝致喪三年京柱以鄧淑人在於是爲李淑人杖期禮也然京柱願以李淑人之名未正爲言子謂崔君嘗有先娶後娶之言始也鄧不存則李爲繼既也鄧亡而復存則李繼而非繼矣非繼則爲竝嫡而乃使李以身下之始爲妻而終爲妾夫豈人情之所安乎哉崔君之所不安而禮於是緣情而起矣爲京柱

者宜以乃父之情爲情而勿違其治命斯於孝道無所
闕夫爲人子之道父母之所貴者不得而賤之父母之
所尊者不得而卑之內則之篇有云父母有婢子若庶
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夫婢子且然
況於與其父敵體者乎內則又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崔君
之於李淑人其爲愛且敬也久矣夫犬不聞於其閭內
之言以之並嫡蓋數十年於茲矣京柱今欲於其名而
追正之又從何而正之不請正之於父於李淑人未沒
之前而欲追正之於父於李淑人既沒之後卽正之而
無所益於鄧淑人亦無所損於李淑人祇見其不以父

第九

十五

命爲重而已矣祇見其有忍於死其親之心而已矣夫
鄧與李迭爲先後李繼鄧鄧亦繼李以禮言之鄧當爲
趙姬之下叔隗而李亦當爲叔隗之下趙姬交相下也
而皆成其女君斯春秋之所亟稱而不嫌於過讓者也
吾聞李淑人之沒也鄧淑人周旋其喪哀傷篤至平生
交愛之誠於斯可見鄧淑人未嘗有所爭於李淑人而
京柱願爲鄧淑人爭之夫使爭之而得亦非鄧淑人之
所安況爭之而必不得者乎京柱之爭適使鄧淑人謙
謙之德不彰順異之誠不著所謂思貽父母令名必果
者將安在乎李淑人懿行薛子炎洲狀之甚悉中援趙
衰之事爲喻經權並得有關於名教甚大議禮之言以

斯爲正子故善之而爲推廣其說

書葉氏女事

葉氏女者名九姑順德龍山鄉人父曰世章女及笄其
母之同產弟薛玉書者爲媒以字其族弟夢蓮女以古
無甥舅爲婚之禮辭於父母父母不從比婚夕入門則
逃之於玉書之家於是夢蓮速訟有司者不知婚姻之
律判使成婚遣役人監女以往女痛哭遂投井中鄰有
宋氏者聞之歎曰噫嘻女禮義人也救之女遂不嫁去
爲尼按律堂外甥女雖無服不得爲婚姻又外姻尊卑
爲婚以親屬相姦論夫舅尊也甥卑也女一守禮而朝
廷之律以不違顧有司者不以尊卑不得爲婚爲斷而

第九

十五

以悔婚爲斷使主婚者不坐而男女陷於非禮亂人倫
而蔑王章罪莫大焉夫女也在家從父而有時父母之
命不可從不可從而從是爲不孝故夫愚孝者父母之
罪人也女之不從蓋以禮事其親且以禮事其舅未嘗
知以律爲之大防也乃有司者不惟不知律且不知禮
而必以女於不可從而從嗚呼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義者何律而已矣女之不嫁非
不欲嫁不敢嫁也上之不好義之所致也其去而爲尼
也不敢復信其父母不敢復信其舅骨肉之間視之若
陌阡焉吾身苟留不能保其不終罔我也一廢其身而
父母之羞辱毋貽舅之刑罰可以免無殺其女與殺其

甥女之名所全者大有功於倫常何如也噫嘻可以旌矣

袁太玉先生書札跋

予僑居東莞從梁子无悶得其尊人生洲先生及太玉袁先生之爲人皆清剛孝友有道而能文之君子也二先生生當變亂一出處一處不獲行其所學平居無事每以麴蘖自娛以寄悲天憫人之志今觀袁先生所與生洲先生諸書凡十餘紙大抵風朝月夕杯酒相邀流連景物之語而天時人事國家理亂之故罔有及焉其情致頗與白沙相類予觀白沙詩多言飲酒有曰盡數籬前菊一花拈一卮又曰處處開花徑牀牀是酒卮又曰

翁九

七

放歌當盡聲飲酒當盡情又曰日日花邊喚酒船梅花開處酒家眠又曰白頭無酒不成狂典盡春衫醉一場只許木犀知此意晚風更爲盡情香其真樂吟則曰真樂從何生生于氤氲間氤氲不在酒乃在心之玄行如雲在天止如水在淵私謂必如白沙者始可稱能飲者也蓋其得趣於心之氤氲以心之玄爲酒之玄舉天地之元精胥融液於醅醪之內而以大塊爲卮萬物爲肴是非猶夫人之飲也昌黎稱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乎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迷噫得孔子而師之與不得孔子而師之存乎其人焉耳白沙從孔子

千餘年後吐六經之糟粕含一心之精華醉之而不厭道之旨發爲酒之旨是眞所謂中聖中賢也者蓋得孔子而師之然後可以遊於醉鄉如是也二先生蓋得斯意所以悲天憫人之懷不出於口而能善其用於酒也元悶合太玉先生諸札裝爲一卷其書法之妙絕似爭座位帖以不用意爲工麤服亂頭皆有絕世獨立之致斯乃神於法者可寶也袁先生名崇友萬厯間進士官至太常寺丞生洲先生名煌哲崇禎初歲貢皆東莞人跋高雲客端溪硯石考

翁九

六

之精蘊辯哲毫芒大洩神理俾羚羊寶藏一一肺肝如見美惡精麤莫逃淵鑒自唐宋以來罕有人能言及此眞端溪之幸也高子來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大異其美亦不如昔因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無遺天地眞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兩峽將成陵谷將雲漢之扶輿三江之榮衛無以復完恐爲斯地之災青噫嘻誠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予嘗爲文弔水巖有曰嗚呼水巖有此寶藏斧斤自戕精靈日喪尺寸之膚雲情水狀氣含九淵無以自養日燠月寒晝夜摩盪似剛似柔面粹背盎白葉青花瓊瑤不讓大璞難完經營巧匠天地大文惟人醞釀豈在一卷光華可仗水坑

雖美於寶無當作者之聖不以爲尙述者之明不以相
貶嗟爾三洞有消無長山腹穹然穿穴相向無石可觸
雲不能上發育無功厲生腑臟負之而趨巖巖大創有
力之人肩項相望山靈自災敢云无妄曷不崩頽淪於
沆漭捲彼胖江以自深廣

哀華姜詩百首跋

嗚呼吾之哀汝也爲五言古詩十三章七言絕句一百
章自古悼亡之詩雖潘岳江淹元稹未有如此之多也
汝生時吾有贈內二章詠葛稚川贈內一章從塞北至
江南道中贈內四十章汝愛其婉麗多風情溫以則有
古詩人之遺意熟而誦之曰他日學成當一一酬汝也

堯

九

且也歲之人日吾必爲一詩以壽子謂自此至于百年
將必有人日壽內子詩百章傳之天下爲從古詩人所
未有豈非風雅之盛事乎哉乃今奈何天之不樂子爲
人日之百章顧樂子爲哀華姜之百章也豈天不妒子
之詩而妒子所贈詩之人耶嗚呼天胡不妒子之詩而
顧妒子所贈詩之人耶

翁山文外卷十

番禺屈大均撰

雜著

姓解

吾屈爲嶺南望族子弱冠以國變託跡爲僧歷數年乃棄緇服而歸或問其故予曰吾爲僧則必舍其姓而姓釋吾以釋之姓不如吾屈之姓之美也吾爲帝高陽之苗裔雖至不才亦猶賢於爲迦文氏之徒也且吾愛吾之姓所以愛吾之祖與父天使吾祖與父姓屈復使我爲屈氏之不才子孫天之愛我亦甚矣吾豈可以負之而姓釋乎韓愈之言曰人其人夫欲人其人先在姓其

翁十

一嘉業堂校刊

姓舍吾之姓弗姓而姓釋是敢於不祖父其祖父也卽使吾終於爲僧亦將姓吾之姓而毋姓釋使人知吾爲屈氏之子也人卽不爲吾惜亦將爲屈氏之子惜吾以屈氏之子而使人惜是吾幸而爲屈氏之子也吾幸而爲屈氏之子復幸而有此不敢舍其姓而姓釋之心使其身長爲屈氏之祖父所有其姓存則其人長存雖在僧猶其在屈氏也則猶爲有以自守者也且在昔竺法汰于法蘭帛道猷支道林康法朗之流爲僧而姓其姓而佛氏不以爲非況於有託而逃逃而須臾不忘其返而可無以自別於姓釋之儔者乎吾友陳子升嘗爲屈道人歌見貽有曰支公與林師彷彿云一人方袍白足

采蘭蕙僧伽未必非靈均蓋知吾之心者也吾之心因姓而見見吾不舍其姓或自書或使人書或曰南屈曰狂屈又或曰楚之同姓則見吾之心長存於木本水源之間雖在僧而非異端非異端則長在僧中若雪菴和上日夕飲酒狂歌或讀易或誦離騷而人知其爲葉御史景賢可也

陸梁解

昔秦以嶺南爲陸梁地說者謂嶺南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予謂陸梁之稱亦甚美當秦之時嶺南人故多越勾踐之子孫及六千君子之族屬攸見夫二周傾覆六王烹滅先王之綱紀盡亡四海之戡賊靡已

翁十

二

於是憤激不平怨深怒積嘗思建名扶義獨起而亡秦以繼霸王之遺烈故自始皇并天下八年始能略定其地以爲南海桂林象三郡而猶恐其畔服不常又以謫徙民與越雜處以陰制之且得爲秦人耳目又於五嶺間築關置戍三年不敢弛弓解甲以防新郡之變誠兢兢畏其陸梁之性也其後始皇貪欲無厭利其犀象珠璣翠羽諸珍物使屠睢爲將率五軍攻之而越人負其烈氣深入山林與禽鹿雜處莫肯爲秦而乘秦人怠惰師敝糧空夜從叢薄中踰踰而出大破秦軍伏尸數十萬流血百里此其功實在項梁陳涉之先固秦鋒銳之所繇挫而山東之難因以奮發者也其後越人立梅鎬

爲將戶出壯健家出資糧以從沛公而西臺閣之險不能限任囂之威不能禁卒能先入咸陽破滅強秦遂其歷年堅忍之志蓋秦之所謂陸梁漢之所謂豪傑之士也號爲勁越詎不誠然乎哉先是尉佗至越其黨皆中國人而越人惡秦無有與佗黨爲婚者故佗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二世可其十其意欲以匹配士卒使之生育繁孳亦以越人陸梁不肯與之親好也其後陸生說佗有曰王今不降欲以自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佗乃蹶然而起北面稱臣蓋陸生深知越人忠義知有天王之尊不欲以蠻戶自外

第十

三

而佗亦以越人深惡疾秦而身故秦長吏而嘗與之爲仇敵者也又其後越太后有淫行而國人不服太后恐越人持正一日起而爲變故欲倚漢威以劫之蓋亦畏越人剛強之甚也呂嘉非越人也其爲南越則至矣而天王名分不知也小忠建德而大逆漢廷越人惡之而越郎都稽遂起而執之矣伏波遣使相招而越將軍畢取率城中甲盡降矣故越之所以不變蠻風長爲衣冠禮樂之民以與中原頡頏者皆越人之自爲之越人誠知春秋之大義者也

易月象

予撰易月象取上經二卦下經二卦以爲一月之象正

月曰雲雷屯山下出泉蒙天下有山遯雷在天上大壯二月曰雲上于天需天與水違行訟明出地上晉明入地中明夷三月曰地中有水師地上有水比風自火出家人上火下澤睽四月曰風行天上小畜上天下澤履山上有水蹇雷雨作解五月曰天地交泰天地不交否山下有澤損風雷益六月曰天與火同人火在天上大有澤上于天夬天下有風姤七月曰地中有山謙雷出地奮豫澤上于地萃地中生木升八月曰澤中有雷隨山下有風蠱澤无水困木上有水井九月曰澤上有地臨風行地上觀澤上有火革木上有火鼎十月曰電雷噬嗑山下有火賁山上有木漸澤上有雷歸妹十一月

第十

四

日山附于地剝雷在地中復雷電皆至豐山上有火旅十二月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在山中大畜風行水上渙澤上有水節凡四十八月以之配十有二月爲四十八用卦而十六體卦不與焉昔有郁溪先生以此四十八卦爲上下經入運之卦故予本之以作易月象月象之中有月令焉聖人上律之以爲位天地之本下襲之以爲育萬物之原故曰聖人則天嗟夫則天者亦則夫易而已矣則夫易者亦則夫此月令而已矣

讀莊子

漆園之書化書也化之云者形化而後仙神化而後聖乃爲逍遙之至也列子御風旬有五日斯反矣以有待

也有待乎風則其未化也可知周之俄然爲蝴蝶蝴蝶之俄然爲周也且爲蝴蝶而不知其爲蝴蝶爲周而不知其爲周也以能化也故夫鵬之飛蝴蝶之飛卽周之飛也其飛以怒怒者其神乎喜者其精乎喜不能飛以怒而飛蓋精不能飛以神而飛也六月息者陽之氣生於十一月而息於六月龍以六月而潛故鵬以六月而息也九爲陽六爲陰鵬之上於九萬里飛於陽之終也息以六月息於陰之始也此莊生自喻其變化之用也又鵬也蝴蝶也是皆所謂姑射之神人也其塵垢秕糠猶將陶天地鑄日月而況於堯舜乎

第十

五

視下亦一蒼蒼也皆一氣細縕之所爲天以息吹下下以息吹天下以天爲野馬天以下爲塵埃相消相息無時而止而萬物化醱於其中莫知所以此造化之所以爲妙也

天積氣耳氣無形而有色蒼蒼者其色也蒼蒼之所吹萬物以之化醱醱者太和之所醱醱者也野馬塵埃乃山澤細縕之氣非蒼蒼之正生物以之相吹者也物生於太和不生於野馬塵埃太和者元之氣也元之氣不可得而見見於蒼蒼故曰蒼蒼其正色

至人之無所待也以無己也如堯之以己爲燭火而以許由爲日月也以己爲浸灌而以許由爲時雨也以許

由立而天下治而已猶尸之也其自視缺然則無己之至者也而許由以己爲鷦鷯所巢不過一枝也以己爲偃鼠所飲不過滿腹也則亦無己之至也惟無己故能無待吸風飲露而不饑乘雲氣御飛龍而無外彼夫物之不疵癘年穀之熟皆無己之所至惟無己故能神凝神爲純粹之精水火之物不能傷以其英華與造物者爲一而以其塵垢陶鑄堯舜有己則己亦塵垢矣自陶鑄之不暇而安能陶鑄堯舜也哉

第十

六

天放離騷入放皆言之不得者也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此卽致知格物之旨也心從知而得知之外無所謂心也常心從心而得心之外無所謂常心也知卽心心卽常心一而二之常季之所笑也大抵聖與愚之分在知不知知卽有物皆心不知卽有心皆物莊生之齊物物何以齊亦齊之於吾心云爾知心之外無物物斯齊矣

自聞所以爲聰白見所以爲明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不自得其得則不能自適其適是淫僻之行也莊子之學貴乎自得大與吾儒相同開卷卽言逍遙蓋形容自得而適其適

之樂也鯢鵬之化皆以喻心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心之寓焉者也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適其適之至也化其心爲鯢鵬化其身爲大樗樹夫既已無已矣而何有夫功之與名乎哉

嗟来桑戶之歌招魂之祖也反其眞則人而天矣生而爲人死而爲天爲人不如爲天而又何悲焉雖然人之生而已爲天矣天下人知其爲人而不知其爲天故有生之說惟生而知其爲天而以天爲人則死而知其未嘗爲人而以人爲天於是乎而天與人爲一生與死而不貳矣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以人而人不以其人而天爲大而以天之天爲大以故天自天而人自人故

卷十

欲知天之天者必先知人之天

讀秦本紀

司馬遷言秦之先女修吞玄鳥卵而生子大業是爲柏翳以爲秦祖此與簡狄姜原事相類毋乃秦之開國竟無以異於商周耶予謂秦當以蜚廉爲始祖若柏翳則當祖趙爲南北宋四百年王業之祖況申侯之言曰昔我先鄭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潁胥軒者仲衍也中潁者蜚廉之父也則蜚廉實乃戎種其非柏翳之苗裔也明甚故申侯不欲以爲大略之適而孝王不察猶以爲柏翳之後而邑諸秦耳遷作秦本紀故當始蜚廉蜚廉之祖胥軒既稱戎起自西垂好馬及畜又所居犬丘

卷十

八

而仲衍爲身人言其非我族類可知宜其子孫世世慘虐號曰虎狼秦蓋天性之與人殊也自秦與諸侯戰所斬首動以數萬數十萬計皆異類之爲禍至莊襄王而秦亡秦亡而其禍方始遷以始皇別爲一本紀蓋與始皇嗣秦之暴而不與始皇繼周之仁也秦宜稱世家而稱本紀者又以昭襄王常爲西帝而受東周君之朝西周君之歸而天下來賓也嗟乎秦亡於莊襄與東西二周同時故謂秦繼周則可謂秦而滅周則不可蓋周之滅初則西周君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秦使將軍嫪毐之繼則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二周之滅皆自滅也自滅而猶得天王大義之正勝於夏商之亡多矣其頓首獻邑乃西周武公非赧王然則王朝之氣尙振不失爲文武之子孫又何赧之足云

季札

吳之君世有讓德太伯讓之於始諸樊讓之於中季札餘味復讓之於終而季札之讓也始於壽夢中於諸樊終於餘味亦如太伯之三讓焉太史公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夫季札以諸樊義嗣又願附子臧之義可謂之慕義也已然使季札繼三兄而立去其王稱革其蠻俗以德而綏諸侯以禮而尊天子使齊桓晉文之業不能專美斯尤爲義之大者季札一讓而吳遂有篡弑之禍爲自太伯以來至壽夢十九世之所未有噫嘻

是非吳先君之所望於季札者也且夫諸樊之立也特攝行事當國猶非眞爲君也諸樊眞有太伯之心使遂攜其兩弟去之三江五湖而不返則太伯仲雍之事復見於世豈非吳先後之美哉諸樊臨終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是諸樊之孝也諸樊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又諸樊兄弟之友也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蓋諸樊兄弟之孝友國人莫不知之季子之立上可以慰其父下可以慰其兄是又季子之孝友也況吳者周之宗國也以在蠻夷不通中國故不得與諸姬齒論同姓之諸侯周當以吳爲長而魯次之使

翁十

九

季札讓而不立而諸樊卽以爲相舉國事而聽之季子欲行其道不爲君亦何必不並爲相乎嗟夫吳本王室懿親而損爲蠻夷其名號不正也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且千歲矣諸樊以下六王唯二十五年已耳自壽夢已下始與諸侯盟會而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吳而不人蓋禮義不足故也使季札遂立爲君變其俗而爲中華襲冠帶藩屏周室爲姬姓之振吳之興卽周之興矣豈非春秋一大盛事哉又何至夫差之無道黃池之會爲晉所責以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以干其不祥也噫亦可惜矣

書西臺石

辛丑之春子避地桐廬嘗從一二樵採自娘嶺歷漢皇墩跣行五十餘里以至嚴先生子陵之祠祠在富春山麓萬峰迴合灘瀨爭流有小魚白身尾赤與五色石子不辯名子陵魚嶺上兩倒筍石聳立千仞下削而上豐有數十古松支拄若半墜危雲所謂東西釣臺也當文丞相殉節有謝翱皐羽者每登西釣臺以竹如意擊石爲招魂之歌歌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喙焉食歌已痛哭失聲山中斷猿寡鵠落木寒泉皆爲之感動嗚咽助其悲哀嗚呼此誠天下之至慟者子也生遭變亂家國破亡之慘與皐羽同而吾鄉先達若陳文忠張文烈及吾師巖野陳先生憤舉義旗後

翁十

十

先抗節其光明俊偉慷慨從容亦皆與文丞相同而皐羽之事文丞相子之事文忠文烈巖野三公或執鞭弭於沙場或奉血衣於空谷其艱難險阻之狀哀痛思慕之懷歷久不衰亦無有而不同者今登斯臺也吾將以皐羽之所以哭文丞相者而哭文忠文烈巖野三公復以哭夫皐羽子陵有知其不笑子爲愚耶狂耶雖然皐羽與子所遭乃生民之至不幸使子陵處此忠憤所激搶地呼天亦不能已於不哭當夫漢祚中移國賊未滅龔勝既絕粒於前義公復戰亡於後子陵歔歔流涕未免有情豈無國殤弔誅之篇與平陵松柏一歌使人聞之而肝腸斷絕也者而惜乎其不傳也古之聖賢未有

一息而忘天下忠臣義士之心以至愚而爲聖賢聖賢之心以大智而爲忠臣義士其道一也祠之中有子陵遺像幅巾深衣垂大帶容貌偉麗旁爲皐羽木主以配因再拜酌水陳蔬薦之而爲長歌書於西臺之石曰嗚呼皐羽之於子陵兮非徒慕其高尚蓋羨子陵能見漢室之再興兮而已不得見胡元之掃蕩彼巨君之無道兮漢兵親劓刃於漸臺之上子陵之心已足兮自可以逍遙乎桐江之漾苟高帝之仇已復兮身何必乎卿相而皐羽之命苦兮竟爲亡國之大夫以喪聖宋無重興之期兮天已絕乎天下之望士固有幸有不幸兮幸則見故人之南面而王留此身於白雲兮爲一朝氣節之

翁十

十一

醞釀不幸則依六帝之攢宮兮與麋鹿而俱放爲中華而留此膚髮兮以爲遺民之所仰蓋易地而皆然兮道既同而有所不讓生既慕子陵之不已兮死而魂魄必與之相傍得配享於一堂兮令終古遺民之氣壯水分沙以徹底兮山疊雲而成嶂惟兩先生之高兮若東西釣臺之相向聞風而無有不興兮論世而無有不諒我之所遇亦與皐羽同兮久飛逝乎煙瘴朝哭文忠與文烈兮暮哭巖野而神愴彼三公之於我兮師弟之情固不淺於宋之丞相登斯堂而流連兮欲希踪於子陵而不自量儻得見眞人之再造兮願終身乎藜杖頓頭正以薄薦兮爲長歌而相貺冀神靈之聽之兮哀此被髮

爲狂之情狀

題周子畫像

平山周子以今癸亥爲六十甲子一週問言於予予觀易數九終而六始六終而九始九者一也一以剝之盡而後復明咸爲上元甲子周子將復其初矣初之陽爲乾潛龍以勿用爲無窮大用其藏於心者如雷之始動如日之將暉其見於身者齒落復生髮種種復長貌枯悴復童孺如紅玉自此以至癸亥又爲六終則周子年已百有二十矣子生庚午少周子六歲明年甲子爲五十有五數雖未足六十值甲子亦必與周子同復解之彖云雷雨作而百果艸木甲拆周子之果碩大而仁繁

翁十

十二

書汪子畫冊

昔王安道善畫多得馬遠夏珪風格及遊華山乃恍然曰畫不神於所傲而神於所遇於是盡棄舊習率其意爲華山圖四十餘幅妙入渾淪絕無筆法墨氣之分人問其何師曰吾師目目師心心師華山嗟夫山水何以可師以其素耳傳曰繪事後素善畫者能以山水之素微加點染不失其質神以遇之斯則安道之所至道之

東晉書云：宋能各其所至哉？吾不善畫，然平生所與交好，多善畫者。吳中若申荅、青方、葉地、龔柴、丈、張大風、徐昭法，爲尤著。嘗見諸君作畫，多以渴筆取妍，其惜水也亦如惜墨。其筆之所到者，山水未嘗有筆之所不到者。山水未嘗無使天機深者，得其素天機淺者，得其繪蓋皆匠心而出，超然品物之上者也。汪子好遊，向於華山登眺，觀巨靈之磅礴，攬元氣之蒼茫，黃河渭雒盪其胸。玉女明星眩其目，可謂極人間之勝覽。如能以之爲師，始而有終而無有，無之際與造化者相爲無極，則眞山水在焉，道亦在焉，而文石自此遠矣。

書林節婦事

第十

十三

吾友孟陽林子有女，名相，歡聰穎，知書於毛詩。尤習年二十一，歸庾氏。子叶文甫，百日叶文病死，女稱未亡人者十年於茲矣。吾觀詩首關雎，其第八篇則芣苢、采芣、惡草也。婦人以喻其夫，雖有疾，猶且采而綴之，冀其宜子。夫不忍舍其惡艸，與不忍舍其死麕，死鹿而以白茅包之，純束之，此皆如玉之女，其意之溫良敦厚，良可感人。故聖人亟亟取之以爲白茅，能爲死麕死鹿而潔白，婦人能爲死夫而堅貞，此風化之所繇。以善故以冠於風雅之首也。當女歸時，其舅文學君已卒，姑病且危。女晝夜手治湯藥，衣帶不解，比姑沒，未及卒，哭其婿相繼又亡，方是時，女欲以身殉，泉下者數矣。以庾氏無後，

滿忍久之，既而營葬已畢，舅姑及墳墳墳馬鬣歸然松楸夾植，女之心於是盡矣。乃與其嗣子永傑歸寧，子嘗至東，自登林氏堂，大書於兩壁間云：從父早敦黃鶴節，教兒先補白華篇。而名其堂曰節孝，不曰孝節者，婦人以節爲先，能矢其靡他，靡惡以無貽父母之羞，無益中外之累，乃所以爲孝也。林子之高祖郎中公諱烈，曾祖御史公諱培，以理學直諫著聲於隆萬年間。其父羽客先生亦以忠勤死事，蒙恩贈卹兩母弟及諸從子皆能彬彬文行克世其家。今復有女相歡，以其姜之操增其門，以內光華可不謂得於天者有厚幸乎哉？嗟夫，家者一鄉之本，一鄉者一國之本，故易曰：正家而天下定。

第十

十四

林子有女若斯一家之風化以正矣。女故多懿行，仁慈勤儉，爲親戚宗族所稱。予不具書，特書其大者以歸之女，而有志其於經史之外，但以女孝經、女論語、列女傳、女誡諸書淺之乎？以教其里中婦女，使娥娥閨秀皆有古禮宗之美，斯更予之所厚望也夫。

聶子詩卷題辭

予於唐人最愛王維，摩詰其詩云：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乃摩詰當時則愛張五弟，諍有詩云：屏風誤點，或孫郎團扇，艸書輕內史，諍詩不多，故摩詰止稱其書與畫。昔人言善畫者必能書，書與畫本一道也。然詩亦卽畫也，而世之善丹青者往往不能兼長，惟摩詰以詩中

有畫畫中有詩特稱嗟夫如摩詰者自有畫師以來無此詩筆讀其五七言諸體宛如身在朝川二十四景之間見其淋漓破墨揮灑煙雲窮玄妙於意表合神變乎天機噫嘻豈非曠世之絕藝者哉瑱聲聶子子初見其扇頭諸山水心愛之聶子願爲子作二美人圖曲眉豐臉以花蝶之餘爲之幾幾乎得顧之肉陸之骨吳之神卽作翎毛花艸亦多徐熙父子沒骨之法予爲之延譽縉紳先生之間旣念聶子技雖神然亦止乎此且不知聶子詩清新後逸絕與繪事相稱一日者出其古今體數卷示予曰乞爲序予不善畫而平生樂好書師過於詞客能知詞客之不足而不能知畫師之有餘聶子今

第十

五

白華園辭

吾友昭子於所居北山之下爲園夫婦相灌漑以養其母園之四周多茅弗刈弗翦以爲藩中有黃芒白芒焉芒者華也詩所謂白華菅兮者也昭子有親其在身也當如白華之皎潔以爲孝妻則詩人之淑姬也而以菅爲屨雖有絲枲而不棄朝漚之池而相與晤歌暮漚之池而相與晤語斯亦人生之至樂也已於是予名其園曰白華而軒曰菅軒復爲之辭以美之辭曰夫爲白華

妻爲菅英英白雲出其間東門之池水潺湲與麻枲芬漚不問彼羊淑姬不可攀白華爲身紅爲顏娛母氏兮北之山長衣食兮無艱

耕辭

予也平昔無田年五十有七始得菱塘黃女官沙之田三十七畝潮田也所蒔者交趾花粘歲止一熟佃與犬耕止得穀七十餘石以十石賦于公家所餘者六十餘石不足以供一家之食於是予自耕之計秋成合早粘糯當得百石年豐或不止乎是於是二三田父笑謂予曰今歲雨水多鹹氣輕微牂牁之水大至其泥淤肥而毛蟬螟不作苗皆易滋蒔一二日已青青三四日而弟

第十

六

齊其兄以不費我耘耔當秋分前之數日卽可接早耒而穫之不至如白露霜降諸種之遲遲吾等自耕此外沙十數年來未嘗有大禾之美如斯豈吾子之於躬耕獨宜而天故相之耶於是盡酒一壺相與嘻嘻而予爲之歌辭曰我苗之碩兮以天君苗之碩兮以人以天者不可恃兮吾將從丈人而長苦辛下農不可爲而可爲兮一日之怠猶可追十日之勤

祝倉園辭

予有小倉僅受穀三十餘石其形方以木爲之園則形圓以竹青爲之如篋箔然可以舒而大卷而小然受穀亦僅三十餘石子家所有者一倉三園歲虛其三亦嘗

其言曰今將力耕務求爲上農夫俾禾米多有如
伐檀詩之所云而以一倉三困爲始基於是爲辭以祝
之倉之辭曰彼君子兮不素食言敢乎哉不稼穡千斯
之倉自今積同我婦子相作息困之辭曰君子有穀貽
孫子小人有穀養父母三百之困自今始大田多稼歲
其有

翁山文外卷十一

番禺屈大均撰

銘

懷沙亭銘

有序

吾之鄉名曰沙亭先祖迪功郎誠齋之所命也往陳
白沙先生嘗至沙亭主於吾從祖博翁之家博翁之
子青野師事之先生以博翁為三閭同姓每舉遠遊
之篇壹氣孔神於中夜存虛以待之無為之先四語
為博翁言而先生亦嘗有得真於亥子之間求中於
未發之前致虛以立其本之語辭旨與三閭一致蓋
白沙之學得於三閭三閭其亦儒之醇者與司馬遷

卷十一

嘉業堂校刊

作傳獨采懷沙一篇又以知死不可讓願勿愛數言
誠離騷之正終儒者之極致與易之所謂盡性以至
命一道者也予今為學即以三閭之言為師師三閭
所以學夫白沙其淵源殊不二也聞昔有汪提舉者
嘗築亭海北名曰懷沙蓋懷夫白沙也吾今竊取其
意亦築懷沙之亭一以不忘吾鄉以不忘吾祖一以
不忘白沙以不忘三閭提舉之懷一而予之懷四其
亦皆以為學而已矣銘白

聖人盡性君子知命白沙得性之深三閭得命之正吾
今師之其學大定生學白沙以道為家死學三閭成仁
有餘爰作高亭朝夕與居豈伊水仙三閭死為水仙乃是天儒

三閭在左騷賦為娛中和自盡明哲誰如白沙在右薦
以琴書無言乃實有本惟虛夢追終古神契須臾

靈渠銘

有序

興安縣東南五里有渠廣二丈許秦時史祿所穿渠
之水曰嶠水亦曰始安水嶠者始安嶠也水自始安
嶠出注於漢潭分流南北南為灘北為湘湘背而馳
其疾若箭祿為磯以激水又壘石為鐔提其湘之流
而注之灘使逆行六十餘里以通糧餽號曰靈渠云
唐李渤又作陡門三十六所以蓄洩之今分分為二
南渠會于灘北渠會于湘兩岸皆破磯巨石中開一
罅舟從石上行若魚貫舟人輒於陡口以三木為父

卷十一

二

橫菅席其中障水水滿則去菅席是曰開陡一陡開
則一陡闔也舟上下者必爭焉銘曰

灘出海陽其源同湘湍急而散流離四行不導而諸曷
利舟航功惟祿渤陡門是築為渠以贏為鐔以縮水可
利民不辭拘束北未至湘南未至灘優游石罅洩以其
時其本既疾其末貴遲一開一闔奔濤蹴踘舊流是吐
新流是納諸門不分一門乃合門門相須勢苦繁紆石
磯所夾舟子踟躕盈科而進吾道之如

死菴銘

予自庚寅喪亂即逃於禪而以所居為死菴銘之曰
日死於夜月死於晝吾如日月以死為壽晝夜之死非

日月之否欲晝夜之生須晝夜之死故曰天死我身吾將生之天生我心吾將死之欲生其身須死其心心生於死身死於生夫能如是是之謂能生能死之至人

學易圖銘

昔人五十以易爲師子今五十天命可知命不可至盡性至之性不可盡窮理盡之理顯於象而隱於辭觀象有得不用著龜四聖精蘊祇在耦奇易之門戶闔闢於茲乾外無卦一龍所爲潛以終始有悔其飛勿用乃用天則如斯

七曜研銘

日上下月象爲未濟五星共之月有環衛重光在天大

第十一

人所繼重輪在地君子所麗朝斯夕斯尙其惕厲文明之生水雲之際毋曰膚寸天下是繫

葉鑑銘

三十年不識汝一旦寒疾與相處火之陰其燄深深吾之性毋浮而沈火之陽有赫其光吾之情毋柔而剛是爲吾藥藥在於火不於水吾師之以爲療疾之方

墨牀銘

墨之不臥益吾之過有王者牀姑偃息以無述作吾也雖貧以文爲貨且假子以晝寢毋使蘭膠長破

鏡銘

鑒爾容毋寧鑒爾心心靜而聖爲萬物之鏡鏡乎鏡

乎其天之命而人之性乎

大璞銘 自用之研

水巖一角天然大璞自成圭璋不用追琢蕉葉白凝火痕丹渥文聖之純潛龍之確水涌雲蒸書成不覺一氣氤氲其元在朔與我心華殷勤浣濯

玄圭研銘

其德玄之故天成之圭以表之終葵首之維錫之告公用之

研銘

石之精微於水乃見青花有無白葉成片呵之泉流有氣如練天地大文於斯蒸變

第十一

又

水巖之內白雲沐浴溫潤多文君子所服

又爲王伯佐作

水之與雲凝結成脂天然紫玉琢磨安施元氣細縑文章是滋沐浴膏澤壽考因之

黑漆匣銘

知其白不必守其黑守其黑者白之賊夫子云白而白黑而黑是之謂能白能黑

臂閣銘

龍跳虎臥勢之所至鳳閣天門在吾一臂

竹筆筒銘 爲盧僑千作

龍慈之孫餘一節孤根羅浮昔蟠結摩挲久作青瑯玕
光生手爪乍明滅貯我管城十有餘一枝紫玉一枝鐵
毫毛吐出多鳳凰君其以此爲丹穴

子從永安藍塘道上得一蠟石廣六寸長八寸厚
如其廣沐浴以爲子枕銘之曰

昔爲小人所履今爲君子所枕噫嘻一升一沈造物之
於君毋乃太甚

又

枕之非升履之非沈君子愛之是爲君子之心

又

昨何卑在人拇今何尊在吾首卑則其常尊恐非久子

命十一

五

子孫孫其永守毋曰碌碌是吾瓊玖

又

一卷之多而枕之以代曲肱樂在斯

石公神江中多蠟石予入水取之大小得數十枚

其一可坐銘之曰

憾爾不長使可臥喜爾能平使可坐六人可昇猶未大
黃石老人又一箇吾家有五日摩娑一者爲君四爲佐
顏色相似蠟所作雖貧有此卽奇貨

蠟石銘

亦猶之石而玉不如何必落落始是瓊琚所重者色黃
與眾殊爾中爾正后土所須

歙硯銘

吾友歙之高士王良字不菴貽我歙石一片琢爲金鎖
玉池之形以退光黑漆匣貯之吾十餘年來出入攜持
不以端溪石爲貴也每磨墨墨不入石墨浮於空石不
飲食然久而不乾可以終日吾每爲文手追心思駟馬
不及憚於磨墨苦焦不溼故以此石爲宜吾筆筆苟沈
酣墨流其汁不必與石相爲膠漆寶而銘之以人之德

蟲蛙硯銘

大璞雖完亦嫌剝爛如彼碩果螬食其半人未其瑕我
以樂玩三蟲之生其蠱可幹我雖不事能無患

急水泥茶爐銘

命十一

六

水爲膠泥爲漆大火燔之乃益堅實昔爲土膏今與石
匹作我茗爐愛其太質嶢眼山泉沸聲一室飲以陶匏
竹林人七

竹節杯銘

節之苦於世何補不如甘之以酒自頤

匏杯銘

在天獨處在地不食嗟爾匏瓜繫而亦得慮以爲杯輕
如蜩翼匹我酒星其樂何極

私印匣銘

方顯卽藏吾名可忘方用卽舍善處名者

十三疊泉琴銘

春州白水長在吾琴一嶺一疊一疊一音疊凡十三響落寒潭全含風雨半掛松杉黃巖布水歸宗馬尾玉川三疊與之相似吾琴寫之聲帶流漸大絃澎湃小絃漣漪智者樂水泉恆在耳混混之源出於纖指山下之蒙養以聖功果行成續琴德乃終

香盒銘

生熟之結藏而益烈木氣未盡芬馨不徹香有精華在根與節煎取其魂氤氲欲絕毋使玄黃得見其血水而不寒火而不熱玉以間之微焦一截舍舊而新生機勿竭神欲其凝炎炎則滅

筆牀銘

翁十一

七

欲無口過以筆能臥言滿天下所貴無作述者之事吾其不情

墨銘

損子之黑以益吾之白不玷而磨用圭之則

酒壺銘

爾腹欲實以時而出庶幾哉滿而不溢

膽瓶銘

膽爲之外心爲之內心不見心於水平在艸木之藝此其家一器雖微生也無涯

墨田銘

有序

墨田者硯也其形方故以田名之

直以方坤之大水其中雲其外毋以同流易其介視此一卷文明所會

作畫硯銘

其動也天以揚吾筆之煙其靜也淵以流吾墨之泉

太極硯銘

水雲之力凝爲太極珠斗盤旋可見天則寶爾精華毋令墨蝕鴻濛大文水巖中得硯有鸛鶴眼大小七枚如北斗狀

風字半硯銘

有序

予有佳硯蓋端谿東洞石也形如風字而斷其半右短而左長稍磨之名曰半硯爲之銘

毋日爾全爾全石而毋日子半予半玉而嗚呼半可用

翁十一

八

也而不可貢也故君子以玷缺爲重也

又

維天之道雷欲其全風欲其半茲石符之故可玩

方硯銘

爲王黃澗作

有美一卷文明所寄直內以誠方外以義得自盪羊水巖之次氣本黃虹化爲玉粹宜君用之爲天廟器硯中黃文

家慈古藤杖銘

有藤千歲來自東樵其節三百自首至腰下餘二百礪柯盈條瑩然光澤美若瓊瑤我母扶之舉趾翹翹顏朱髮紺如日之朝算如藤節以永逍遙

蒲葵扇銘

如月團團不口素手一葉雖微爲風之母

又

雷生于足風生于手假此蒲葵清涼長有

木瘦筆筒銘

毋言臃腫亦中規矩形管暇時入此室處

鏡銘

朝如日吾以麗其躬暮如月吾以光其心

方鏡銘

人鏡皆圓圓爲天規我鏡獨方方爲地矩人亦有言聖人圖之以天自處賢人方之以地自圉吾希賢者也鏡

第十一

九

之方蓋於地有取也易曰方其義也吾其惟義是與之

破鏡銘

日宜方中月貴幾望鏡亦水精光能自養一半含陰照人無象金質久銷土花日長孰使蟾蜍蝕之泉壤方寸鴻濛分而爲兩魄已磨礪神猶恂恂悅君子盈虛以此爲

尚

屋漏銘

有序

爾雅室西北隅謂之屋漏孫炎云當室之所白日光之所漏入也予宅向西北坐臥之所在其隅因顏之日屋漏然日出東南每旦必先照予窗戶其光洞然非漏也非漏而求其漏蓋善觀日者不於麗天之時

而於容光之際容光者人之所不見也惟君子能見容光之日惟容光之日能見屋漏之君子故君子畏之畏之斯不愧之銘曰

漏乎漏乎長在吾屋毋惜微光以鑒幽獨昭昭之多於吾已足何必無窮始見於穆

甘泉井銘

有序

甘泉井在口安南嶺之北井本毒泉宋文丞相駐兵其間軍士或飲以死丞相祝之變爲甘液土人因名曰甘泉井銘之曰

巖巖南嶺虎豹所家我公孚之士不蟲沙一勺毒泉噴出嵒岬口爲甘液中有月華是公白血變化成霞逝將

第十一

十

口口發我心葩

易葉篆銘

有序

吾言易以葉書之積至數千不忍棄於沙亭之春山爲冢以藏名曰易葉冢其銘曰

有黃者葉維蟲書之其書何言蟲曰不知以爲易也似是而非吾如蟲耳安識庖羲書不盡葉葉不盡辭不如默默以葉藏之

藏髮塚銘

在羅浮黃龍洞中

翁山屈子藏髮于茲四百山君長呵護之

翁山文外卷十一

番禺屈大均撰

贊

趙先生像贊 像作僧相

遜國遺臣雪菴皎潔公今同之寧期寂滅所戴圓光先朝日月淚冰長凝玄黃之血亞哇城下龍蛇無穴公不殉之天留苦節一老猶遺 祖宗所悅肅肅典型毋慚先哲

長髮乞人贊 有序

浦子口有一閩人已亥秋七月在延平王國姓成功軍中王攻南京弗拔軍潰敗後是人流落浦子口乞

余十二

一臺崇堂校刊

食市中髮長不翦不語不言有司拘之欲殺卽引頸就刃使之剃髮不答官以爲瘋子也釋之五年髮長委地人皆稱曰長髮乞人云子爲之贊曰

哀今之人誰非刑餘爲城旦舂髡也不如汝何人斯非智非愚鬚髮至地髮長何須全而歸之非孝子與不爲乞者安保吾軀毀傷之罪庶幾免諸風乾雨溼瘡瘍不除晞無暖日濯鮮清渠膏澤久絕蟻虱與居塵垢膠固不可爬梳拔我一毛寧死王鈇爲我之學不同楊朱衝冠一往所持一區如雲之鬢取以自娛人寸我尺甚稱美鬢天形無損祇可爲奴一絲華夏在爾皮膚不使毫末辱於泥塗卷之如蠶口口之都中華瞻視在此有旗

噫嘻洵美不冠亦儒髮之離我不可須臾無髮則死七尺何需嗚呼天只髮亦何辜於吾之首朝有夕無視如惡草蔓則難圖穢爾頭角濯濯爲姝人皆禿者汝美丈夫散之不束以爲衣襦摩頂有覆首不畏濡以茲蓬亂三捉長劬非髮之故安作黔婁髮而行乞樂在持蔬鮑焦槁死豫讓漆膚爲癘爲啞蒲服道隅中懷怨毒聲溢吹竽怒而上指私憤鬱紆未曾種種或玄或烏如膠與漆在我頭顱白不鑷皓乃吾徒牛羖馬尾終始與俱況爲人類而以其屠童顛之恥甚於餓竽狎狂以此見者張弧或時今撮簪用莖蘆餘髮四垂糞土毋汚父母遺體幸脫庖宰嗟爾君子名姓誰書無髮則鬼所在一車有髮則人今惟一夫汝獨人也我非人乎生於天地於今則虛安得角髻復我童初

余十二

二

三外野人贊

予嘗見元張叔夏山中白雲詞卷有三外野人序蓋鄭所南氏也予不幸生與所南之時不異而嘗有翁山易外詩外文外三書行世自稱屈子三外不謂所南先得我心豈所南所著心史之外亦嘗有三外之書耶吾知之矣所南之身以爲在天地人之外其時之天地人不可以身在其內也嗟夫世有人焉生於天地人之內而乃以爲在天地人之外又非遊方之外者可同日語則其人豈非天下之至窮而無所歸者哉予所著三外之

書非此之謂而其人則與所南同矣於是亦自稱三外野人而爲之贊曰

噫嘻我生之初在三之內我生之後在三之外身已非人苦未蟬蛻鳥獸羣中徒自怨艾乾坤之毀適逢其會人亦有半頂踵災害所幸盜跖吾肝未膾油油與偕不恭是賴

沈子濯足圖贊

嗟此流泉何處不有濯子之足勿濡子之首跌而臨淵試先其拇愛彼冽寒非以塵垢中有薄冰未可以久不如濯纓清斯以無負

周子畫像贊

第十二

松之枝含素風步其下者鹿皮翁此心自太古何必黃與農狀貌亦仙人何必喬與松負書將往清溪之東欲知大道問彼童蒙像有童子隨行

陳子脫巾圖贊

嗟此好冠乃挂石壁豈同大禹身入裸國子試摩頂毛髮已白將我簪兮製爲岌岌同作羽人羅浮出入

王君像贊

霞壁巖然灌木蒼然流水之涓涓爲君日說太極之方圓而君之髯不連蜷長至一尺有三四寸豈非神仙君曰吾將返吾黔陽之山將使長駐吾童顏君毋但羨吾之髯

洗研贊

去其黑乃發墨墨如湧泉乃出于蕉葉之白噫嘻用其白毋留其黑是爲吾洗研之則

又

以黑去黑有炭如漆噫嘻不可磨也爾毋墨

八百里人贊

有序

張雲舉於天津衛得一人曰王義其行也嘗自天津至居庸一日來往八百里因號曰八百里人身瘦小不多食飲日惟啖二麥餅脰毛長二寸許舉足若秋鷹頃之滅沒每當平沙曠野欲止則直奔一樹以兩手抱樹久之其神乃定抱樹不牢則兩足又蹈空而

第十二

馳去矣贊曰

天行以神人行以身日八百里身爲神使以神爲風以身爲蓬其行所至何有鴻濛子嘗遠引繭足西東得君負戴鸛鶴其同

漏骨龍贊

有序

有黃牡馬形如龍頭方額有旋毛而白眼碧燦光有半長八尺通身漏骨寸有半瘦甚蕃人以鬻於市莫有顧者張雲舉一見驚異問之云得於玉門關外以二金買歸鹽水調芻豆飼之數日漸解食經三月而應發然猶肉不掩骨其漏節節可數偶騎之從高粱橋越河冰頃刻二百餘里至南海子一嘶而羣馬辟

易不敢近人始奇之常從諸裨王圍獵一黃麋突出
未及射馬前逐及之口銜麋脊諸裨王驚爲龍種因
號曰漏骨龍贊曰

爰有龍馬產自西戎其奇在骨漏出身中天然瘦削一
一玲瓏方頭廣額紫雷爲瞳聲如猛虎哮吼生風艸甘
不食吞嚼胡騶紛紛飛肉逐及秋空口銜麋鹿不待彎
弓以神爲駿非力能雄

禿頤

吾友超然子行年三十而髮禿如薤感而作頤子
與張子生斯世有髮而不能保月一薤之無使其
短而種種而披披故張子以其禿爲幸而頤之嗟

卷三

五

夫禿也而猶可頤然則予未嘗禿也乃予之不幸矣
而亦爲禿頤者何居蓋亦頤張子之禿也云爾頤曰
髮吾外物生之何爲非馬何鬣非牛何鼈生而乃禿遺
體非虧行父誰喙巨君誰訾毀傷之罪我今復罹剝膚
之痛人皆患之養子之禿不見刀錐無煩髻結不用辦
垂不毛之首有如鼓槌石亦有鬣苔亦有衣何子禿確
勾萌不滋黑之與白不見毫絲摩頂滑滑似沐膏脂勝
於新鬢白屑生皮所少屋幘覆此鬣受之父母未損
毫釐根本在內且勿生黃留須異日以襯冠綬方春而
茁方冬而萎吾髮草爾與時盛衰

翁山文外卷十二

翁山文外卷十三

番禺屈大均撰

雜文 引

祭眞武神文

惟神北陸端居天樞獨握破軍之上運珠斗以秋殺春
生泰一之前麾金精而東征西伐天子師其神武下土
仗以安平陰陽斯民掃除一世惟楚之北紫霄別府元
開太和之峰乃越之南玄武行宮今作扶胥之口天威
震讐儼龍車帝服之常臨靈馭虛無恍雷赫雲旗之有
赫惟茲多十咫尺聰明明德惟馨冀呼吸之通紫極爲
狂克念期結日以事玄天當此春陽屆茲上巳殷勤俎
豆長依黑帝之精匍匐麾幢兼禮北宮之將所願文經
武緯蒙輔相以無疆物阜人熙被休祥而未艾敢申祭
告用瀆光靈尙饗

大行廟號考

崇禎十七年六月顧錫疇爲禮部尙書首請更定大
行廟號是時大學士高弘圖恭擬曰思錫疇曰乾曰禮
又曰正奉 旨 大行皇帝諡曰思宗烈皇帝錫疇又
請復 建文君年號仍追上皇帝皇后諡號及追上
景皇帝 景皇后諡號謂洪武三十二年乃 建文改
元之歲至洪武三十五年凡四年皆 建文年號乞敕
史臣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仍爲 建文實錄

其編年紀月悉改正如初庶爲一代惇史追上諡號則

恭擬 建文君尊諡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親文揚武

克純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 建文后尊諡曰孝愍溫

貞哲睿肅烈襄天彌聖讓皇后 景皇帝尊諡於原諡

恭仁康定四字上下增崇十二字曰符天建道恭仁康

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 景皇后尊

諡於原諡貞惠安和四字上下增崇八字曰孝淵肅懿

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又謂 懿文皇太子 懿

文皇太子妃當建文元年二月已追尊 皇考懿文皇

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 皇妣懿文皇太子妃爲孝康

皇后尊 母皇太子妃呂氏爲太后今未尊諡尙爲

追崇則已尊者必宜光復乞並 敕下史臣追復諡號

奉 旨悉如擬於是 三詔並頒於本月二十八日頒

思宗烈皇帝 孝節烈皇后詔文一道於七月三日

頒 孝寧太皇太后 恭皇帝 恪貞仁壽皇太后

孝誠皇太后 孝哲皇后詔敕一道頒 興宗孝康皇

帝 孝康皇后 惠宗讓皇帝 孝愍讓皇后 代宗

景皇帝 孝淵景皇后詔文一道於是朝野歡慶以爲

此國家盛典 新天子卽位甫一月卽盡舉行使二百

五十餘年典禮一朝明備以無遺 二祖 列宗之憾

而慰兩朝 帝后在天之靈斯誠中興一大機括而發

之乃自錫疇可謂賢秩宗也已其後弘光廟號永祿間

諡曰 思宗安皇帝而以 烈皇帝爲威宗隆武則曰
紹宗襄皇帝 皇考桂王曰端皇帝喪亂中詔書未
及頒行故天下人罕知之其有稱 烈宗曰毅宗者謬
也世之君子倘私有所紀載請書之曰 威宗

告四世祖文

維丁卯十有一月丙子朔十八世孝孫大均敢昭告于
十一世祖考聽泉公祖妣周氏太安人十二世祖考滄
洲公祖妣李氏太安人十三世祖考素菴公祖妣譚氏
太安人十四世祖考梅侶公祖妣劉氏太安人黎氏太
安人其辭曰大均不肖無能爲吾祖大其堂構念吾祖
自十一世至十四世凡四世皆未有祠神靈不安無以

翁十三

三

享祀其罪在于孫子茲大均有自買沙田頭地一區在
本鄉思賢里社之東前對煙管福船二岡後倚蔗林平
阜左接人居右鄰父宅地勢方直而深厥土堅厚數求
籤筮於丕顯南海之神皆云大吉以建祠惟良大均念
舊祠久毀其遺基湫隘且在人家尻脰之末於風水不
利與陰陽家言相悖大均茲以此沙田頭地敬獻於我
四世祖俾諸父諸兄卜日爲祠同堂異室昭穆並列以
爲先靈降福無疆之丕基謹先議祠名曰壽昌以祖妣
周氏太安人壽至百有四歲鬱爲人瑞而滄洲公梅侶
公皆年八十有餘世享期頤爲郡太守鄉飲大賓昔者
文王問武王曰文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

翁十三

四

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其後文王九十有七武
王九十有三則是則父有德能與其子以永齡祖有德亦
能與其孫以永齡可知也洪範之言福者五以壽爲始
中庸之言必得者四以壽爲終而皆以攸好德大德爲
之本吾四世祖先皆有隱德故天皆以耆壽報之吾等
子若孫能如吾祖之德則必能如吾祖之壽或當過之
以皆至于耄期不徒富且貴而已大均故議祠名曰壽
昌使子子孫孫顧名而思其義以求所以光大於前人
也其饗堂則曰百有四歲之堂又以大均有母黃年今
八十有四而大均年五十有八當周氏太安人百有四
歲之時滄洲公年八十餘而未脫兩髦躬執子道不衰
大均今欲吾母如周氏太安人而已亦如滄洲公也或
過之而無不及故以名斯饗堂也且禮曰君子將作宮
室宗廟爲先大均今者僦居沙梨之園未有寧宇此沙
田頭片地不以爲半畝之宮以庇其身及其妻子而以
歸之吾祖焉夫亦遑遑報本之意書曰奉先思孝詩曰
作廟翼翼大均不敢不勉吾四世祖有神尙其鑒之

哭從弟孚士文

辛亥秋九月族弟孚士五郎以暴疾卒越十有四日訃
至東官子時驚慟欲絕不及歸而哭諸廟也於春山艸
堂爲位而哭之以文曰嗚呼沙亭之鄉吾之宗凡數百
人而與予雁行在兄則爲汝伯兄白園仲兄鐵井在弟

則五郎汝蓋道同志同予之所朝夕相依以爲性命者也汝今者年三十有四長身美姿儀有經史之學文武之姿使汝左屬囊韃右操筆札以與時之人從事選舉之場吾知其必有合而不後於吾宗之登上第者也而汝體二兄高蹈之心留其身弗試其藝倘伴林水恬淡自甘其志量之遠且大他人不知惟汝二兄知之予知之而已嗟夫汝之二兄昔者追從車駕朝向昆明暮趨騰越艱難險阻瀕九死而弗移人謂汝二兄忠貞竝篤蓋善學其祖靈均也者夫吾家爲三閭大宗子姓之秀固宜以靈均爲師忠以致身文以流藻以求無負先大夫所以垂光來葉至意汝之二兄大節皎然蟬蛻垢

卷十三

五

氛既善學其左徒先祖矣吾與五郎繼之復將善學其兄豈非吾宗之盛事乎哉嗟夫賢人君子道同志合可以爲死生之友世不多得萃之一國難矣況萃之一家吾抄亭當炎州窮處煙管之峰扶胥之水靈秀之所孕鍾有汝二兄爲之兄復有汝爲之弟一家而三美合不惟人妒之天且妒之今者汝其遂死矣二兄哭之於前子哭之於後舉宗之人亦咸相聚而咨嗟歎息也年方壯而不得有爲學欲成而奄然物化南屈之不幸其遂至於此極耶嗚呼不寧惟是汝尙爲人之子堂有七十之親而可以死耶汝始爲人之父懷有一月之女而可以死耶且也汝復爲人之後須生二丈夫子一以後而

季父一以自後而今未有一焉而可以死耶嗚呼痛哉
辛亥人日祭王華姜文

嗚呼吾子之生於人日兮實爲一歲兮辰之良自歸子而得爲兄弟兮吾才能四度而陳人日之觴昔歲之丁未戊申兮吾觴子於雁門之傍則子有舅母之依兮及諸中表姊妹以驪蹴鞠相與翱翔已酉之觴於秦淮兮則惟吾與子稚女之嘻嘻而雨雪兮滿床去去年庚戌之觴於家兮則子雞鳴而起拜姑也姑賜以翠羽之珠璫小姑詣似競以花勝遺子兮而嬉笑於一堂汝玉顏之既配兮復姣衣之芬芳吾教子爲椒花之頌兮子援筆而霞不成章子驕子以梅花之額兮拂之而

卷十三

六

瓊蕊飛揚吾妹舉人日之故事兮謂昔承華之降王母而今明星玉女之來炎方咸誇子之神麗兮召親戚而相慶子荷骨肉之厚恩兮亦欣欣而樂康計子自有生以來兮歷三十六兮星霜而未嘗有人日之歡兮有人日之歡則惟吾子之故使我式歌且舞而不能忘子私自念汝方二十五齡兮即使壽命不長亦必尙有三十年二十年之景光而奈何一旦先朝露兮今歲之人日徒見丹青之明粧汝姑雞鳴而起兮已慟哭於中堂汝小姑與諸姒兮遠在扶胥之鄉鏤金箔以爲人兮將貽汝於黃壤汝妾媵之哀哀兮陳遺衣而繡履盈箱悲玉琴之既殉兮餘蛛絲之錦囊汝之女自離懷抱兮幾不

免於水火之殃幸痘疹之新愈兮誰爲饋面而調桃雪之湯會嬌癡之不知子之生日兮見舉家之涕泗亦呱呱而泣於房並不知有母之在重泉兮而輒呼其食母曰孃徒匍匐于靈几兮隨家人而上香越二十有一之日兮又爲吾子之小祥悲歲序之易流兮忽一年之參商欲除服而不忍兮尙縞素乎吾之衣裳陳庶饌之芬馨兮及扶荔之甘漿子魂靈而未遠兮其窈窕而來享何上天之夢夢兮使佳人之早殤此人日之痛毒兮吾終身其結於中腸

葬華姜文

歲庚戌十有一月戊辰屈子大均耐葬其亡室王氏華

卷十三

七

姜孺人於先府君之兆於是割牲醑酒而申之以文曰嗚呼哀哉吾今葬姜於茲土也上則吾累世之祖中則吾父下則姜之季姒黎也前有扶行之水爲腰帶者九十餘曲相環後有澗口之山如連珠者大小十數峯相接而且松楓烏欖之林軒轅離枝之植一望青青也周遭而室處者千有餘家皆三閭大夫之同姓而吾之宗族也姜之魂魄其亦可以無虞也姜之葬也吾之友臨而弔者若而人吾之宗族尊行臨而弔者若而人吾之諸從兵部君士煌姜之兄公也則有言曰吾弟欲攜姜隱於太華而姜不從曰吾家有君姑也欲攜姜隱於羅浮而姜至珊瑚之洲遂不幸遘疾而歿去羅浮尙六十

有餘里也是姜也太華與羅浮皆不得而有之得而有之今乃在沙亭之里澗口之土咫尺家門朝夕在望豈非吾弟欲成姜孝養之志其生與死皆不欲違姜之所願歟嗟夫姜也生不得終事其姑死而耐於先人之兆猶庶幾得依於其舅矣使姜死於太華與羅浮則吾弟必將葬之於太華與羅浮是姜也生既不得事其姑而死復不得依於其舅豈不重爲姜之悲痛乎哉今者姜之志已遂姜之名亦傳其與季姒黎蒼蒿悽愴惟皇舅之靈爽是憑以歲時同享而夫之祭薦其亦可以無恫矣乎嗚呼姜兄公之言若此亦可謂之知姜而有以慰夫冥漠之心也已墓也虛其右以待予之同穴焉予學道廿有餘年即使仙成終不肯乘鸞鶴而上升也將尸解以與姜合葬於是姜其安以待之毋恐

焚悼儷集古文

歲辛亥二月屈子大均編悼儷集既成謹以一冊焚於孟王華姜之前而告之曰嗚呼悼儷一書自古以來無之有之今自予始皆海內之賢人才士所爲哀汝之文辭者也詩則樂府古今體文則序傳疏誄墓誌銘墓表之屬無不有焉吾兄兵部君士煌則有迪功郎十八世孫婦王孺人傳載於家譜之中而吾宗之士大夫咸爲論贊書之於傳末嗚呼汝一婦人女子也今得此文辭之富以爲泉下光榮其亦可以無憾於蚤喪也夫吾觀

離騷二十五篇多托意男女善言男女之情者自國風以後莫若離騷吾先三閭大夫固辭人之多情者也乃篇中但言其姊女嬃不及其妻使其妻之姓名泯沒不聞豈如汝傳滿藝林復得與吾宗諸賢婦女備書行事於譜以繼女嬃之徽音其爲可幸何如耶吾之鄉有三閭大夫之祠祠之後有嬋媛堂以祀女嬃汝之墓與祠相近旦夕間雲裾風佩其與女嬃之精靈遊焉吾將爲精舍於汝墓林以奉汝繡像竝藏此悼儷之一書焉吾之文辭師乎三閭者也亦嘗善言男女今者悼儷諸篇於夫婦之間三致意白言之不足又使天下之人皆爲言之嗚呼其亦情之所逼而大義之不容已者乎古無

第十三

九

此悼儷之書也諸賢人才士以予出言之善故千里應之者也以汝之可哀故不靳惜管彤而競爲表章之篇者也雖然吾竊羨汝焉昔荀奉倩之歿也名士爲誄者四十餘人咸悲其惑溺爲賢者之過吾他日設若不幸溘先朝露世之君子必將有哀輓之辭連篇累牘可以追踪于騷些者而望誰集之以成書也則汝豈不爲大幸乎哉

以荔子薦華姜文

嗚呼子昔謫我以西涼之葡萄三原之銀桃吾攜子而歸將以南中之荔支謫子也以爲令人美顏色補體獨愁滋澤膏潤人口散流莫荔支若也奈何汝福之薄命

之窮而不能待之數月見其離離之圓丹耶今者左有增城之掛絳凝冰子右有東莞之黑葉小華山盛之以赤玉之盤沃之以丹井之水皆荔支之最珍者也汝魂而有知其亦來享之否耶韓致堯之詩曰想得佳人微露齒翠釵先取一枝懸予向者謂此情事行當親見之今而遂成虛語矣吾有荔支詞八十六首曩者示汝於太行上黨之間汝未嘗口含甘液心愛芳氣不知其言之妙也而今瑯琊然誦之於汝畫像之前汝當知予睽於漢之叔師唐之子壽也雖然荔支雖美吾不見之五年矣而今不得汝同餐亦視之如道傍苦李矣悲哉

哭稚女阿雁文

第十三

十

歲之辛亥五月予有稚女阿雁患痢而殤越二月孟秋子歸自雷陽乃得撫棺而哭之其言曰嗚呼痛哉至是而華姜眞死矣子自華姜之死不見華姜見雁如見華姜焉天或者憐其母而祐其子乎異日成立爲忠臣之外孫孝子之甥以留榆林王氏一絲之脈乎是雖女也亦將如一丈夫子矣而今已矣嗟夫子之不德天降禍於子之身可也奈何降禍於華姜且及於雁華姜雖夭枉乎然其生亦得二十有四年矣能使其父母與兄之節烈傳聞於世亦庶幾無愧爲人之女者矣今雁也生僅四齡孩提未有知識天縱不能與之多福亦何不以所以待華姜者而待之使之亦得二十有四年能知詩

書識大義而傳子平生志操及所爲文章於不朽爲天壤間一賢女子然後以之嫁一黔婁或一於陵仲子食惟糟豆衣止裙布復艱難困苦而死豈非天之大惠乎哉吾今者年四十有二矣煢然一身終不敢望天之俾我以有子也得一女以爲幸矣亦不敢望女之享富貴尊榮以爲門楣之耀也得如華姜之所行足矣嗟夫天之喪吾華姜也以爲華姜乃文士之妻也然天知華姜爲文士之妻獨不知華姜爲忠臣之女孝子之妹耶殺文士之妻也可而殺忠臣之女孝子之妹則不可天之喪吾雁也以爲雁乃文士之女也然天知雁爲文士之女獨不知雁爲忠臣之外孫孝子之甥耶殺文士之女

之所侵凌風濤之所飄蕩舟車之所顛覆蓋瀕於死者屢矣隆冬慘裂雨雪載塗華姜裹之以狐貉之厚灌之以薑椒之辛以淚爲丸以腹爲襪者半載幸而有此微命也瑤環瑜珥孩笑嘻嘻方以爲祖母之所含飴衰年之所娛弄也所憾者僦居湫隘暑溼薰蒸雁與華姜從西北方而歸水土不宜飲食不節竝得脾泄之疾而雁又以多啖荔支成疳已而患痘予時百方療治夙夜祈禱于天曰天乎庶幾憐其母而祐其子乎痘亦旋愈吾方以爲天之不終見罪也華姜所遺衣笄釵釧圖畫琴書其什襲藏之以爲雁異時之服玩也屬雁之食母樓煩女時時省視惟謹也吾之奔走雷陽也以故人爲守思求升斗之粟以爲親養頗行雁坐一小榻啜粥拈匙直視予無語予入舟卽爲別稚女詩有云可憐初絕乳未解一牽衣方謂雷山電水去五羊千有餘里疾駕而歸上有老親下有黃口必不爲三月之別也奈何行不越月而雁以食積患痢遂已不起乎當雁之疾篤也雁祖母與家人焚香籲天咸願減己算以延雁雁父寢食不遑朝求醫而夕求巫以救雁數謂雁曰汝其能記汝爺乎則應曰能又曰汝其能待汝爺歸乎則又應曰能嗚呼嗚呼雁雖嬰孺然明心聰警異於常兒喜弄書筆能承色笑雁祖母常賴之以釋悶調愁以爲帷

屏之媚子今而食不甘味四顧寂然欲髣髴雁喧呼之聲嬉戲之狀而不可得矣鮮果初摘或羹或梨乞巧之夕競渡之期欲爲雁斜梳角髻淺傅唇脂以爲鄰姊妹之所攜持者不可得矣傷哉傷哉子實不慈旣不能療雁於生復不能送雁於死中心崩碎恨也如何已矣哉雁今去生父而就死母九泉之下亦庶乎有依精魂不泯其尙乞靈於皇天后土轉女身而爲我男以續父子之恩以慰祖母之念毋冥冥長往而不返乎嗚呼痛哉

慰妹壻李生文

歲丁卯季夏三日己酉山門李某客之子某某生年十有九病卒庚戌訃至沙亭吾族父某某之女曰某姑

翁十三

三

者於大均爲妹生委之以禽納之以純帛旣日年矣姑年十八未笄聞生卒哭泣請於兄嫂往趨喪以以其父他出須父還卜吉乃行姑曰吾將往視殮含進則無及乃開篋取一布夷衾俾使者持還以爲生覆同屬以勿卽掩棺將行兄嫂難之姑陰以一簪一裙賄一媼從行辛亥昧爽匍匐三十餘里至山門以吉服先見舅姑乃撫棺慟哭服斬衰自誓守義於是舅姑以爲知禮相持痛哭盡哀而舅曰吾四十祇生一子不幸而長殤今吾媳歸則吾子殤而不殤矣夫禮也殤不爲後今旣不殤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而可以爲吾子立後是吾無子而復有子矣蓋吾媳守義之事猶小而使吾子有後之事

爲大噫嘻吾媳誠節而仁不愧乎名家屈氏之子也已大均是時方爲廣州太守纂修郡志以廣州十七州縣諸名族皆有貞女烈婦而吾屈氏之居新會大月滘者有族弟無隱之女賢姑焉賢姑許字諸生莫贊倩未昏而贊倩卒趨喪不返力於織作以養兩代孀姑子嘗爲栢舟說以美之今於番禺沙亭復得吾妹某姑以爲三閭大宗之光異時族譜載之郡志亦將載之而傳靡他之節於不朽嗚呼豈非吾家之幸事乎哉吾與生及生之父未嘗相識今以吾妹之故爲文以慰生雖不永而生之姓名將與未得嗣爲兄弟者而永焉其亦可以瞑目於泉臺也哉嗟夫傳有之曰壻有吉日而女死齊衰而弔夫死亦如之夫弔禮也弔而遂因以爲歸卽先王未之有母亦亡於禮者之禮先王所不禁父之志得爲而爲之不亦可哉嗟夫弔之禮其亡也久矣矧而因以爲歸古有未祿於君能爲社稷而死于汪篴且以爲難於丈夫子矧女子乎噫嘻吾妹寧爲賢者之過母爲不肖者之不及使人謂左徒未胄有士大夫之忠良復有婦若女之貞而恆其德一以光百世之門閭一以善一鄉之風化夫豈小補之而無關於倫常之重輕者哉生之亡吾茲不爲生悲而反爲生喜故爲文不曰哀曰悼而曰慰生如有知聽斯言亦將自慰異時同穴有人無干乎遷葬與嫁殤者之禁而女子氏之黨吾妹不復

翁十三

三

歸焉爲之對女貞之樹吾將爲生更銘之

遷葬仲母文

歲癸酉七月某日從子屈大均謹以香帛牲酒之儀昭告先世仲母陳氏安人之靈曰於惟仲母棄世二十餘年惟父原遂公生時未遑擇地乃藁葬仲母於我先父澹足府君墓迤右肩吾父兄公也仲母妯也奈何曩纍兩塚咫尺相連於禮不合體魄誰安仲父老而無子昔之殯葬實惟素均所專以附吾祖思道公高曾密邇信佳城之鬱鬱分靈秀于石坑之山念仲父仲母穀則同室死乃與寢夫婦相望睽隔林泉夜臺各處焚獨多年命者大均負土匍匐因葬吾母遂遷葬仲母於仲父之

第十三

五

西偏欠離忽念慰爾拳拳易棺加礎薰用香棧紅衾白褥吉貝多絲蟻蟻之餘幸未成煙筋節雖散百骸尙全自茲白骨金石同堅與夫相保生氣盤旋兩膠兩漆永無棄捐清明薄薦甘醴肥牲我之孫子俾無闕焉嗚呼哀哉尙饗

晉詩集引

員屋山之勝曰玉屏峰玉屏者東峰也下有蘭若爲眞公禪寂之所磴道多折折處輒有古木寒泉巉巖怪石令人盤桓不能去眞公善爲詩目之所見以詩寫之而成色耳之所聞以詩寫之而賦聲惟色與聲之所至詩之王拙無所容心於其間焉若招隱之詩有曰何必絲

與竹山水有清音何用代嘯歌灌木自悲吟嗟夫山水之清音非山水之清音也有所以爲山水之清音也者灌木之悲吟非灌木之悲吟也有所以爲灌木之悲吟也者眞公得之可以長居是山矣詩云乎哉

桂林紀遊詩引

吾嘗薄遊桂林於獨秀天柱之峰日夕臨眺以爲奇勝甲天下自太華黃山而外無有踰於此者所作詩上自始安嶠下至陽朔亦已數千百言窮吾擬議之所至然終於情狀未有得也歸安夏子一至其間以其雄才絕力揮斥巨靈使灕江癸水之上石笋雲臺無奇不出一一詠詠而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之槩恍惚在心目中何夏

第十三

六

子之工於言山川若是耶昔之善寫山川者莫如康樂其漁浦石門諸篇爲詩家一大開闢吾願夏子於康樂之體更多爲之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吾將從夏子詩中寄其神明焉

詠物詩引

詩之風生於比興其詩婉而多風無物不入油然而感人心善於比興者也詠物之詩今之人大抵賦多而比興少求之於有而不求之於無求之於實而不求之於虛求之於近而不求之於遠求之於是而不求之於非故其言愈工而愈拙劉子漢臣所爲詠物詩甚眾若雪與梅尤其用意深遠者言在此而所以言者在彼其辭

微其氣象肅穆使雪與梅之精神旁見側出於行墨之間風人之能事至是而畢所謂善於比興者非耶

翁山文外卷十四

番禺屈大均撰

哀辭

死事先業師贈兵部尚書陳巖野先生哀辭

先生諱邦彥字會份巖野其別號也永祿元年丁亥三月以兵科給事中起兵與督師大學士陳公子壯合攻廣州不克退保清遠困守月餘城陷被執不屈磔以死子痛先生忠烈以師讎益恨堅志不仕既為先生作傳載諸皇明四朝成仁錄以表人臣之節而申弟子之義矣又念昔楚大夫宋玉景差以其師懷忠蹈義而死各為大小招辭以復其魂而翟義公門人亦為平陵松栢

翁十四

嘉業堂校刊

之歌以寫哀痛先生之弟子當日從之而起者有霍師連霍懿芳馬應房諸君血戰捐軀不負先生之教誠子未能死則騷些之辭淋漓嗚咽應有以嗣音宋景而慰先生之神靈焉於是長歌當哭為哀辭一篇以為送葬之曲不忍言招以先生精爽有所歸也亦曰反招魂辭

辭曰

魂兮歸來魂兮毋歸魂其南兮惟神烈之憑依向

高皇兮勿慟幸骨肉之為糜尺寸膚兮不愛隨白刃兮紛飛雨子烹兮一妾醢維馬乳兮臣脂分種落兮饜飮舉捫酒兮消之餘精爽兮尚在日涕泗兮嗟咨魂兮歸來魂兮毋歸魂其北兮於天壽而委蛇向文皇兮

勿慟幸作氣之母哀雖再鼓兮潰敗能牽制兮離旗保

三宮兮臨桂使驍騎兮毋西事不成兮功已大延國

命兮如絲十二園兮遍謁機武臣兮細微仗威靈兮一

日奈七尺兮難支向威皇兮勿慟幸鬢髮之披披甫

進賢兮在首已致命兮月氏夙不忘兮溝壑何有官兮

尊卑臨西市兮長嘯色不變兮怡怡肝跳躍兮擊賊而

噴薄兮射之目東門兮燧燧頭繫斷兮樹枝殉煤山兮

未得陪中涓兮已遲惟銀錢兮渴葬恨不耐兮熊羆魂

兮歸來魂兮毋歸魂其東兮翳南澳之然疑向襄皇

兮勿慟幸蒙塵之在茲龍為魚兮一勺與螻蟻兮相持

誰銜珠兮為冢化青鳥兮低垂魂兮歸來魂兮毋歸魂

翁十四

二

其西兮於緬甸兮流離向大行兮勿慟幸不辱兮恩

私拂臯臣兮而大用為國殤兮敢辭蒙輟朝兮揮涕霑

留丹兮遺詩大司馬兮疊贈及羽林兮孤兒與陳張兮

同郵成三仁兮庶幾爭日月兮光耀為臣子兮芳規十

七年兮正朔賴一手兮指麾自丁亥兮元祀至于寅兮

春時伊夫子兮再造以一死兮為基終龍蛇兮無穴待

寄命兮蠻旦委君臣兮鼎俎以寇讎兮視之紛亂賊兮

為逆乘倒懸兮顛危魂在前兮在後徒為厲兮安施龍

髯墮兮糞土血玄黃兮成泥餘灰撥兮白草瘞淺壤兮

藹穢誰飛土兮逐肉使蠅蚋兮毋滋嗟鬼雄兮夫子當

此際兮踉蹌在地驅兮虎豹在天禦兮梟鳴哀喪元兮

太早不及陪兮瀛池有弟子兮後死曾沙場兮輿尸抱遺弓兮哽咽拾齒髮兮囊之憤師讎兮未復與國恥兮孳孳早作狂兮不仕矢漆身兮報之欲招魂兮不忍任先生兮所之上九天兮訴帝下九淵兮驂螭射天狼兮助我血日逐兮相追

王惠愍先生哀辭 有序

嗚呼吾廣東有三大患焉一日交趾二日澳門三日黎昔湛文簡有恢復交趾之議龐惠敏有鑒鏡澳可虞之疏海忠介有滅黎之疏載在志書一一可考然三大患黎尤近蓋黎居五指之山爲瓊郡三州七縣之心腹熟黎姦究勾引生黎未嘗一日不思得三州七縣而甘心

第十四

三

焉永祿三年己丑夏六月叛酋馬澄根結黨林冲霄黃敬純謀破定安擁上流以窺瓊郡我義士如綸王君軍殲身死瓊之人至今憤恨此近事之最烈者也當事大夫苟能以忠介之疏聞於朝依所區畫而行諸峒既平分爲數縣使黎母之子孫鏤頰雕題與乾腳生岐之眾悉爲編氓沐詩書而知禮義猶反掌之易易其當王君之未沒也所居龍梅咫尺我邊疆自甲申至己丑凡閱六年守則定安隨之乃散家財糾壯健爲捍禦計賊知有備不敢越龍梅咫尺犯我邊疆自甲申至己丑凡閱六年乃乘其稍暇以數萬眾出攻君率死士先登陷陣多所斬獲既而參將張某軍行遇伏棄戈潰敗君單騎衝突

手刃數人毒矢雨發不能支遂死是秋九月定安陷夫入陳氏被執以計脫其孤懋會亦罵賊死嗚呼君守龍梅而定安以固延至六年不被寇人倚以爲長城地恃以爲磐石君死而定安遂失禍流數縣數十萬生靈無所寄其須臾之命焉天之亡君夫豈一身一家之故而已哉君諱昌元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尙書諱弘誨之孫思明府知府諱汝鯤之子以大父蔭當得五品官弗就當黎賊作難可以挾妻孥負圖史飄然遠遯而君義不反顧與城存亡遂與吳端烈先生爲定安二烈有光邑乘視彼有官守者委百里之命而不恤相去何懸絕也君私諡惠愍定安人以君常置義田設義學賑饑恤貧

第十四

四

修橋治道路有德於鄉又能保障一城屹爲巨鎮以一死殉其父兄子弟也於是予以教諭梁君廷佐之請爲吳端烈哀辭又爲王惠愍哀辭辭曰

嗚呼定安乃有二仁吳之與王忠義其振端烈惠愍社稷烈臣身沈海水血灑戰塵惠愍之死夫人同淪蛾眉罵賊亦動星辰脫孤於死智計如神尙書勿絕盾子酸辛一鄉一井一郡本根王之水土小大惟均守死勿去以保城閭爲士如此爲臣必純屹然大節未厓垂芬

吳端烈先生哀辭 有序

瓊之州有吳先生履泰字亨若者定安之諸生也當丁亥四月清兵南渡瓊海閩郡官吏皆薙髮迎降先生時

丁父艱乃以衰絰起兵盡散家資召募旬日間得壯勇三千及黎岐之眾數千於五月五日慟哭文廟大誓師分水陸二道進擊十二日戰於買萬長陂斬獲首級以千計清兵稍卻次日黎明以鐵騎夾擊我軍遂潰先生謂其弟履節曰吾力盡矣事之不成天也汝可歸葬先人毋使暴露乃大呼崇禎先皇帝數聲抱石投海而死其甥王蔚文從之於是門生故舊爲先生設位而哭私謚曰端烈先生越四十年丁卯教諭梁君廷佐自定安來以子數問定安人物因舉先生以對子於昞潛然出涕以爲當宋之末瓊人有謝明謝富冉安國黃之傑者從安撫趙與珞拒元兵于白沙口事敗被擒皆慷慨不

翁十四

五

屈以死於是瓊人義之終元之世瓊州無登進士者明興人才大起邱文莊海忠介以文章道德嘉謨嘉猷鬱爲名卿大夫之冠當成化二年秋薛公遠進戶部尙書邢公宥進都御史而文莊進翰林學士皆在一月之內雖天下望郡亦罕有衣冠勝事如瓊者瓊本海中一大洲去畿輔絕遠自孝陵稱爲南溟奇甸未百年而人賢奮興肩背相望環五指之山三千餘里遂爲名臣之淵藪雖孝陵煌煌天語爲之開厥禎祥然亦宋之末忠臣義士之氣鬱勃而成天不得忠臣義士之子孫而報之而報之於其地之人賢天之所以厚愛夫忠臣義士也如此先生之事與謝明謝富冉安國黃之傑四君

者後先一揆異時瓊之生才其光明俊偉以經世之文而爲名世之業如文莊其人者當五里而一人焉十里而一人焉不但吳氏之子孫簪纓蟬嫣獨受其報而已也則先生在天之精爽其亦可以少慰也夫爲之辭以哀先生亦聊以慰夫先生先生有知其亦毋吐予言也夫辭曰

有美人兮何英雄衣斬衰兮爲元戎父死謂何兮有他志未卒哭兮辭殯宮將破姜兮瓊海出奇旬兮水火中募黎迺兮半萬雜生熟兮蠻童果下駟兮爭跳蕩骨爲鏃兮藤弓血濡縷兮三躍穀藥弩兮成叢棉木槍兮三丈進退運兮如風蒼頭包兮黎錦香皮甲兮重重百子

翁十四

六

礮兮鹿鐵洞人馬兮心胸初塵戰兮大捷血十里兮沙紅天不助兮義旅再鼓行兮摧鋒如流星兮突騎貫吾陣兮西東鳥獸散兮驚駭羌半化兮沙蟲沈那黃兮抱石與湘纍兮相從魂魄毅兮長在何艸莽兮孤忠無一命兮爵祿爲國殤兮以終展我甥兮壯士於魚腹兮依公驂兩螭兮騰鯨子前海若兮後祝融哀陸沈兮赤縣挽潮汐兮洗炎邦嗟後死兮無力徒望之兮鬼雄投大招兮水怪爲我致兮蛟龍

韓石畊哀辭

宛平有韓先生名位字參夫嘗從高宗憲講學京師所著道統一書有功於聖學甲申三月國變先生執義不

辱潛自宣武門出至于陪京明年陪京不守留其二子於清涼山麓遂浮海去二子者分走東南海濱求之閱十數年弗得於是長者客丹陽更名曰田字畊良少者客江都更名畊字曰石畊其名也兄之田一而弟之田二蓋欲弟爲其勞兄爲其逸也其字也兄之畊在於前弟之畊在於後蓋欲如古耦畊者之所爲兄畊其膏腴之良而弟畊其石也然石畊竟未嘗畊性絕高簡不以家計爲事年四十餘不娶人問其故輒流涕而言曰吾父飛遜殊方存亡未審吾不能相從而去同死同生吾亦何忍而爲家食甚恆寄食於人不合輒去旁無僮僕惟與一琴臥起朝夕不離其所爲琴多奇聲變調激昂

翁十四

七

嗚咽之音然絕自矜重無人乃彈有人則止嘗曰吾不欲以末藝求知音故所善二三君子若南昌王于一闕中王築夫雷伯籲秣陵龔柴丈之儔皆未嘗數聞其琴卽欲聞其琴而不肅貌容不致誠敬以太古之樂求之石畊不爲奏也辛丑秋予將南歸番禺石畊聞之從平湖至于秀水以爲予能守布衣之節以文傳道與其父同一流人旣已定其交久矣此行五千餘里豈可不出其琴以爲知己之歡娛乎予大喜焚香再拜石畊穆然久之初爲思美人繼爲白華終爲離鸞別鶴皆其所自作之操彈至夜分淚灑灑沾襟不知宮商之遂亂也曲未終相與別去去之兩月有客自西浙而來則言石畊

遘疾以沒矣嗟夫石畊自愛其琴未嘗妄奏不知石畊別予之後亦復爲人一奏其琴抑遂囊匣其琴不復能一彈再鼓也嗟夫子生平亦不妄聽人之琴一聽楊太常正經一聽石畊而已耳今已矣石畊遂與琴而俱亡矣父高舉不知所終子特立不知其窮蓋咸希聖之清而恥爲夫不恭也者誰知之矣畊良予未相識然聞其人善丹青多材多藝石畊亦善爲詩有集曰臥琴先生稿江淮間人多傳之其死也貧無以殮畊良爲之乞貸於是其友始知之秀水鍾廣漢者爲石畊作傳而予哀之以辭其一日噫嘻天降喪亂兮父子乖離咸高蹈而弗家兮成厥仁於渴饑父求君於四海兮死不可知子

翁十四

八

求父而十年兮生亦何之援琴而鼓之兮聲慘怛以鬱伊蓋何怙之痛兮匪怨恨于無妃其二曰嗟彝倫之攸敘兮天乃託于布衣雖春秋不敢作兮而褒貶見乎歌詩眾皆以爲有君兮一夫無之眾皆以爲無君兮一夫有之援琴而鼓之兮音怨慕以淒悲蓋痛父之於君兮有於已而無於人斯竟焚獨以終身兮嗟美人其安歸

二汪子哀辭

有序

二汪子者一曰瓚字璉士一日瑄字文璧歙人城霞先生之第四第五子也璉士年十四能詩及篆刻十七以奕棋次品與仲兄侃士齊名文璧亦知讀書歲已巳二月璉士文璧與叔兄分道爲商以爲父母之養輸鹽至

荊州張際港纜斷舟沈璉士文璧死焉璉士時年二十
五文璧二十有三皆未娶先是時兄弟出門有鴉遺矢
於璉士肩文璧曰是殆不祥璉士曰然意者其有盜患
乎吾將晝假寐而夜觀書以爲防守庶幾可無事乎死
之日味爽舟行璉士方讀離騷倦而鼾睡舟覆陷溺不
知文璧泗水及岸以其兄未出復躍入洪波救之曰吾
不忍吾兄之獨死也灘流湍急與旋渦力爭不勝遂死
土人哀之以二子年方壯盛負才能而能不汲汲功名
動走數千里外爲商以養是皆孝子也而文璧沒水拯
兄願與兄畢命九淵抑又涕弟爲仁者之勇勇者之仁
者也漚得其屍璉士面色如生手執離騷不釋乃藁葬

翁十四

九

江干以待以是侃士聞之將從廣州至江陵取兩弟骸
骨以歸瀕行泣請於予爲辭以招其魂予以璉士好離
騷終從湘纍之所居而波及其弟爲鱗鱗之腹予乃離
騷之後人也哀二子以離騷而死雖未恩於河伯必無
怨於三閭因擬九歌而作誄以請命於江魚幸蛟龍之
不食得還附於故都蓋離騷之殤子而其魂之可禮者
歟嗚呼二子有死於離騷之兄之智不可無死於死離
騷者之弟之愚是皆得其所死而不辜者也而又誰之
咎歟乃放招曰

嗟二君兮賢孝羌就養兮無方躬子職兮勤苦牽車牛
兮服商父豪華兮好客飲食視兮原嘗爲閭里兮輕俠

擬朱家兮不遑留克家兮長子作家督兮高堂遊大人
兮成名遣仲氏兮週行擁車騎兮都麗挾仙奕兮翱翔
叔雄俊兮絕力龍文鼎兮高扛鄧孟賁兮不學徒血氣
兮方剛雖如熊兮如虎亦沈酣兮篇章搏大刀兮電激
指長矢兮貪狼負材武兮有待將奮發兮非常嗟兄弟
兮分賈恥馳逐兮名場季與五兮偕作輸魚鹽兮荆襄
事錐刀兮毫末助公姥兮壺觴何續夫兮不戒百丈斷
兮平岡兄昧旦兮假寐執離騷兮中艙夢湘君兮姝女
逐蓀蘭兮幽香旣抽思兮山鬼亦含睇兮東皇與湘纍
兮言笑方綢繆兮未央忽彭咸兮相挽使湛身兮湯湯
弟脫水兮登岸免滅頂兮汪洋痛乃昆兮坎兮恐魚腹

翁十四

十

兮參商復入淵兮用拯流湍駛兮無梁觸巨石兮碎首
鼉鼉銜兮足傷恨波臣兮見愛留客居兮鱗房鮫人綃
兮爭獻稿從者兮華璫喜弟恭兮兄友司水府兮甚良
爲河伯兮左右治水怪兮一方念靈均兮熒獨倬相逐
兮沅湘前揚波兮徒狄後汨泥兮務光雖稟命兮不辰
幸天顯兮頡頏魂相抱兮不解隨溯洄兮阻長乍浮沈
兮未遠旋僵立兮菰蔣紛郢人兮涕淚哀孝友兮難忘
人百身兮莫贖怨不仁兮穹蒼禮雖溺兮不弔然成人
兮非殤魂歸來兮故國將陽厭兮宗祏幸鳴夷兮非襄
得親膚兮黃壤魂久羈兮蒿野未先兆兮返葬仲氏痛
兮將往求遺骸兮北邙乞螻蟻兮勿食完齒髮兮還鄉

告吾行兮倉卒扶靈輶兮俛仰孰緇謳兮長短我遙和
兮摧腸寄滂沱兮涕泗與不腆兮酒漿爲三酌兮淺土
陳蕪詞兮蒼茫

凌君哀辭

歲戊辰兮冬仲吾有事乎端州君與予兮未識乃掃舍
兮相留啖吾兒兮果餌復旨酒兮新斲金華腿兮白鯊
鯊魚翅兮鮫頭海燕窠兮紅白麋鹿筋兮滑柔俾令予
兮親饋或君來兮獻酬君於客兮愛敬於不才兮何求
辱周旋兮十日攬執袂兮道周久不見兮顏色自春別
兮徂秋舟再至兮端水君忽同兮蜉蝣五千里兮客死
不得正兮首丘遠服賈兮廢著方貨殖兮是謀君子富

第十四

兮行德好施予兮誰尤散千金兮奴輩數一錢兮王侯
遇季布兮必買知漸離兮必留作輕俠兮閭里亦不借
兮報讎聽予歌兮激烈恐長抱兮幽憂主人言兮不敢
三日噤兮啾啾數于飛兮垂翼不遑食兮離愁脫兩驂
兮莫賻涕無從兮長流遇一哀兮過慟中腸痛兮若抽
舊館人兮不少吾於君兮有由死生隔兮一旦復誰主
兮綢繆撫旅櫬兮堂上問錢刀兮誰收藐遺孤兮匍匐
知勝喪兮能不扶魂魄兮返葬悵故鄉兮阻修待執紼
兮薄送致東芻兮松楸

夏母前孺人哀辭 有序

俞孺人者吾友嘉興夏煜之母也江寧人鄂國公大海

八世孫世廕百戶父某崇禎初補天文生孺人年弱笄
爲若水先生繼室有繼姑崔太孺人性甚嚴與兄公伯
姒往往以無端責備孺人格敦婦職承順不違事無大
小必稟命戚姑請于家婦惟恐稍有闕失已獲罪戾以
累及夫子先生平生孝友門以內人無閒言而孺人周
旋骨肉自尊而卑用心爲尤苦云家本豐饒孺人復能
勤儉所積布帛桌絲以百千計歲饑半以周給三黨於
吉凶有無往往不俟求請黽勉相助而其人多所未贖
也庚辰春煜時七歲屬外舅朱公紳以中書舍人上疏
劾中官某交通狀拜杖而卒訃至孺人撫煜歎息手治
祭具遣煜隨先生以行越二日孺人產子暹有以侵湯

第十四

一孟進者盡飲之中毒而絕年僅三十有一嗚呼痛哉
蓋使之者非他人煜尋知之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言
亦非孺人之所安先生與煜之所得而讎者也嗚呼生
人之不幸煜也遂至於斯也母之讎所不敢言言則不
可以爲慈孫亦所不忍言言則不可以爲孝子煜之心
其終何以自解於天地之間也耶嗚呼君不可讎也子
胥鞭平王之墓而後世以爲怨毒王者不能行之於臣
下矣父不可讎也章子忍其母於馬槽之下以爲不取
死父而通國以爲不孝矣自來人倫之變雖聖賢有所
不能處況中材以下之人也無可如何夫亦安之曰命
而已矣予言至此不禁涕泣沾襟爲煜而悲其何以塞

煜之悲姑爲誄辭以歸之云爾辭曰

嗚呼雖不同戴子亦有心有心不可義在嗚咽哀哀賢母飲恨敢深婦罪當殛未伏斧耜免身災害業豈著蕩思齊思媚未嗣徽音平居婉婉須臾見侵恩徧三黨疎尺親尋吉凶靡闕施至笄簪貧人罔飫禍歸藁砧母也引咎天不鑒臨手爪之積出自織繡箱奩百十累致焚金仰取俯拾不遺刀鏃母之既沒攘及枕衾旨蓄亦罄詎保金鸞複絲單縷或玄或齡親蠶成匹文陽理陰錙銖之取糞土之擇是皆骨肉乘爾方妊取子毀室如鴛在林一兒七歲隨父江南一兒墮地嗶嗶以瘖三朝無乳臍帶在紵遽蒙鳩毒泉土長沈仁而致禍命誰任

翁十四

三

性同春和行比秋凜溫恭柔順和靖其馨乃嬰斯難慘若劍鐔煜兮哀痛自哲至黔淚出肺腑濡濕淫淫人倫異變委命浮湛搶地劈歷號天霽澤和之不和忍與之琴巧予作誄代寫呻吟杯圈有澤盤皿有箴所餘慈旨世世其欽庶幾不置母其來歆

殤女說哀辭

予以乙丑仲冬二十有八日生一女子未生時筮之得兌之上六知其爲女而以小象有未光之言未以爲喜三日而名之則曰阿說以兌者說也丙寅元日以一歲之吉凶筮之則得兌之九五其辭曰孚于剝有厲予以爲阿說之母年十有九亦兌之少女也與之孚而憂其

剝先聖人有以命我矣不意十七之夕阿說遽以無病

而殤前之未光後之有厲此二爻遂成凶兆也嗚呼痛哉先是十四朝子和族父澹翁病起詩有日酒中那得有彭殤又曰夢爲胡蝶元非我生作蜉蝣亦是仙蓋以達人齊死生忘物我天壽不貳爲吾翁之寬廣也豈知無心之言又成惡識與卦辭同一符應若此其速嗚呼豈不痛哉於是瘞之於其亡姊阿雁亡兄明道之方使與其先二嫡母相近而爲辭以寫吾哀其言曰

嗚呼斯家咫尺相望上有二配下有二殤前配者誰王氏華姜後配者誰綠眉黎孃首殤阿雁四歲而亡華姜所出相繼黃壤次殤明道九齡不長綠眉所出蒿里同

翁十四

四

僵復有阿遂所弄圭璋天時三歲葬之建康其母代姬先赴北邙幽幽一穴獨在漢陽兩兒一女陳死十霜今茲阿說吉日辰良予從端水適返家鄉親攜益母丸散芬香呱呱墮地亦寢之床明矚秀額毛髮有光時如欲語小口微張彌月能笑視我端相四十有九爲日未央奄然中夕音影茫茫不聞啼哭寂爾閨房有如委蛻驚恐未嘗蜉蝣微命生死堪傷蟪蛄勝汝尙見秋涼驚精無藥吐乳餘漿倏來倏去爲蜨爲莊小年若此變怪難量未須怛化亦復神愉情知夢幻終絕肝腸兌爲毀折少女逢殃母剝其子凶兆先彰予詩作讖同一非祥嗚呼數定敢怨蒼蒼槿花未萼風輒飄颻鳳雛在轂早已

摧藏蚌珠唇畔細小如梁忍同糞土委棄白楊重重繡
襖短短髹箱乘昏而瘞殘日荒荒嬰魂一尺泣似啼醬
乍離懷抱寧不驚惶一杯乳湏哭奠三行汝兄汝姊泉
下相將雖無知識亦共彷徨誑予兩月以爲惠芳將吟
嬌女辭采成章皇天見罰吾實不臧兩凋芝玉三失糟
糠澤蘭金瓠四在陵岡今茲金鹿又復難忘無窮怨艾
已踰方剛一哀遂已上慰高堂恩勤未晚及此亡羊存
者六雛如彼鴛鴦待其成立抑情自強

翁十四

翁山文外卷十五

番禺屈大均撰

書啟

復友人問易外書

足下以吾未嘗學易而言易耶吾謂人無智愚無不能以言易者也不能言聖人之易寧不能言愚夫愚婦之易耶能言愚夫愚婦之易寧不能言吾之易耶吾之易吾自言之言之而有得乎易之內與有得乎易之外吾自知之有非人之可得而聞者矣嗟夫易無內外也內言之而是焉外言之而亦是焉義之畫其內乎外乎文之彖周之交孔子之十翼其內乎外乎四聖人之所言

翁十五

一嘉業堂校刊

其內其外不可得而聞即愚夫愚婦之所言其內其外亦不可得而聞也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能言焉夫吾亦愚夫愚婦而已耳愚夫愚婦之言雖聖人有所不能言其有所不能言者乃其所以能言者也其有所不能知者乃其所以能知者也然則吾也遂謂吾之言能言聖人之所不能言吾之知能知聖人之所不知亦何不可之有嗟夫鳶之飛鳶之言易也魚之躍魚之言易也鳶有不飛飛必戾乎天人有不言言則必至乎極然則鳶也但求其戾人也但求其言天之不戾極之不至鳶自知之人知之而已斯說也足下必以為狂然知言之君子必知之

與無言

僕自錢塘奉別遂與杜蒼舒西入秦非有所欲干也欲遊太華之山耳華陰有王山史者素愛僕詩古文延至其家因遣伯佐導上三峰值三月十有九日於巨靈掌上痛哭先皇帝雨雪滿天大風拔木僕寒栗口噤不能言忽心足下不知已歸黃山否在黃山天都遇此日不知慟失何如也有三月十九日華山哭先皇詩四章奉寄足下和焉

又

僕又從秦之代矣於李克用墓前晝射獵夜讀書或聞二三豪士李天生田約生輩及彈箏唱鍊怕諸姬腸詠

翁十五

二

於雁門之關廣武之戍慷慨流連不知其身之羈旅也獨是秋風初起邊氣先悲揚粵之人疎理性不能寒終不如故鄉此時方御增城纖葛浴蒲澗寒泉為可樂也吾兄今在廣陵抑在雷溪雷溪之松千歲夜有奇光吾兄與之堅保歲寒勿如僕之不肖奔走邊陲智勇無施徒飽受風霜之苦也近有出塞詩數十章頗得高岑風格不能盡錄錄大同軍中二章奉寄欲兄知近來能走馬不弱井州兒也

復吳綺園書

曩在邢江得與令伯兄鹿園交好不謂謝兄陸弟文宋相宣又復有足下為二難也敬羨敬羨辱惠書勤勤懇

懇於鄙人著作三致意以黃山志珍墨爲副知足下欲藏僕所撰屈沱五書於丹臺石筍之間而傳之足下其人也僕自愧不文不足以當司馬氏二言在足下過愛則誠厚矣桓譚之稱子雲未爲篤論足下可不慎之詩二章及已刻詩外文外各一部聊以爲報望有以教我句斟字酌如足下之所期於僕則幸矣大作幽奇靈奧直與黃山爭勝於毫末此三十六峰眞宰所欲泣訴於天而不能已已者足下更勿多作俟僕至黃山爲足下少分斯過可耳如何如何

復汪扶晨書

與兄相別自庚申至己巳凡一十年其相隔也自潛口

第十五

至珠江凡五千里而書疏時通新詩珍物絡繹而至兄之愛我不忘我曠觀天下誰有人能出兄之右者曩辱千言長歌見贈在兄則過於任華矣願僕猶太白之荷官青蓮之廝養也安敢遽當詩仙之目乎哉數欲來遊黃嶽消釋二十餘年夢寐以依依膝下未敢少離甚苦家貧欲扁舟載所刻書親作吳越書估半年跋涉書售即還又恐奇貨祇可自居買貴不能賣賤失利無益徒闕晨昏往往束裝欲行輒止茲者一錢尺帛悉以委之梓人所賣文者取之錙銖所刻書者用之沙石終冀未已暴富無期所撰十八代詩選李杜詩選今文箋今詩箋翁山六選等書久置篋笥未能剗刪一二也近刻四

書補註兼考以資後學志在射利或可代哂而當塗伙助祇有空言一手拮据捉襟肘露今方經始兩論未知何日刷青憂甚悶甚右湘綺園諸君子倘有同事之舉請以十八代詩選爲先書出將必大行雞林爭購價重華戎誠名實兼收之舉即或不售以視世之選本美惡殊矣傳之後世當使坊間選本盡廢大兒昭明小兒于鱗或子僕視之誠不能多讓也黃山園甚佳雖未嘗至已若親見三十六峰眞形矣紫霞之茶與漆匣玉鑲頂煙紫丹素冊悉拜嘉賦小兒輩疊承賜墨愧未學書俾之磨濃飲嚙先染就子安肝腸使玄如勁漆光可以鑑然後命之吐葩爲文含梅作對或亦無害此蘭膠八寶

第十五

焉耳笑謝笑謝嗟夫吾輩二三子亦俱老矣兄札云去秋一病纏綿半載至今筆研廢置兄幸勿復爾爾千秋大業病中儘可有爲以苦吟而驅二豎以酬倡而愈膏肓與鉅菴不菴扶孟賓連于鼎綺園右湘一腸一詠五則五君六則六逸七則七賢潛口之隈阮溪之澳何在而非愈頭風蘇肺氣之所三十六峰一峰一發枚乘之賦所未言仲長之論所未及人生行樂耳何爲營營苟苟自困苦之爲乎僕茲亦病然病中往往覺有神助以此知兄努力當亦如是新刻騷屑中多四聲諸協有善歌者其以是教之小紅低唱汝吹簫能如是乎是亦治疾之一方詩人之一福也已笑笑

復汪于鼎書

僕嘗謂太華集天下名山大成而黃山具體而微方黃山於太華猶顏之於孔也學孔子宜先學顏則欲遊太華者宜先黃山去冬與令兄扶晨相約將從潛口而上直抵天都以遂平生臥遊之志開歲以來秣陵諸君子苦相援止日向虎踞雞鳴錦衣倉諸處嬉游以故未能踐約三十六峰白雲如海松葉如浮萍亂石如鳬鷖出沒徒形之夢寐而已始信峰前知賢兄弟彈琴賦詩若忘人世爲生人至樂僕向者寥寥短章未足以撫寫風流揄揚高致茲別爲長歌奉贈辭采疎庸無當大雅賢兄弟加以衡裁無使纖毫有遺憾則德我深矣又啟

第十五

五

者前已酉春承足下枉顧萬竹園時僕匆匆返番禺交臂而失去秋惠書則僕又在晴川黃鶴之間不獲長跪祇受海隅曲學天末狂才未審賢兄弟何以注存稠疊若此僕生平立命在同人之卦中車所至輒爲賢士大夫所敬愛然未能如同人之君子以道通天下之志合乎中正區區詩歌末藝童子雕蟲豈足以當聖賢之大業哉卽以詩論若足下見贈篇章高華秀逸才氣直逼青蓮僕三十年來學之未至足下駸駸已至僕欲爭勝足下行當以太師克之往者關中李天生嘗以偏軍待江南人比見僕登華百韻長篇始驚歎以爲山東大敵足下將來亦僕之晉楚可以狎主齊盟者也僕何幸而

得並驅中原使人稱之爲文中二霸也哉

復王不菴書

比承札伏知三四年間頗有家難何肉周妻又復取累而鞠子未能先之招弟淵明云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足下幸少待之商瞿五子尼父早已前知公沙六龍漢人行將復見阮溪之上況有好友若栗亭若岸舫若扶孟若秋水黃山在前白嶽在後風朝月夕以琴以詩更使白描好手畫僕槁木形骸參錯其間與公等爲五一或爲六一豈不可爲頤性養壽之一助也哉栗亭近亦生子否僕有四兒以三幼者在家侍阿婆以一長者追隨就傳黃頭厯齒所僅有者詩書所絕無者衣飯

第十五

六

陶家栗栗不能嘗得孺仲每以爲慚丈人不敢以見客囊橐所存卽鉢黍許亦以委諸梓人年今六十矣求旦之烏霜白其頭俟清之人河黃其目未審何時相見相與十歌一哭以消此鬱鬱不自聊也黃山冊子見貽足下將以三十六峰浣我塵垢知己之愛乃能推見至隱如是耶敬謝敬謝臥龍松歌以少陵勁筆模寫盤攫輪困之勢一鱗一爪無不天成恰肖僕勉和一篇怒張爲工略存大槩而已足下幸勿嗔噓大笑也

復吳綺園書

僕行年遂已六十道德未成文辭何補欲於五經實書有所纂撰往往以無書考訂閭筆久之誠所謂左氏門

庭雖多筆研稚川史籍不滿巾箱可爲歎息者此也每恨僻處嶺南圖書鮮少徒欲萬卷咸披不得百城長擁面牆而立欲信無徵蓋天之窮予不在於不逢堯與舜禪而在於孤生瘴鄉塗耳目而拘神智安得遂舍桑梓乘長風與白頭老母駕蘇耽之胎禽黃口小兒躡鰲覲之鳬舄直至秣陵三山街口徧購羣書廣借藏帙勒完五經之私本更裁諸史之大成與足下輩三四人日夕編摩迭相參訂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乎足下念我齒長乃與諸君爲黃山圖見壽母言黃山黃山乃吾心腹腎腸之物言之輒五中牽動搖搖曳曳不能曰持莊子云逃空虛者見似人而悅今見似黃山者於卅子悅極

翁十五

七

辭清遠劉明府請修志啟

伏以二禺南北昔傳軒轅帝子之簫聲三峽東西今見姑射仙人之鳥影瑤箋忽下石戶生輝恭惟老父臺執事中天氣象光嶽精華名父淵源富有青箱之家學神君政事頻來赤縣之謳歌平津開閣於他時漢重循良仁見公孫作相單父鳴琴於此日魯多君子早聞宓子知人不少丹鳳高賢去陪拄笏更延白魚下士來佐編

書束帛情深緇衣誼篤某識慚孤陋才愧淵通口事稷鋤與農丈人而爲耦久疎筆墨非管城子之中書在君侯玉尺千尋製錦長閒自可精裁大志會鄙人花黏五畝策場方始未能敬赴嘉招對使披誠受書浹汗伏冀冰壺照鑒諒其方命之無他珠海汪涵矜此感知之實切容趨偃室更負廉荆某臨啟可勝瞻崇惶恐之至

與李氏婚啟

伏以彖稱取女乘二氣之細縕南詠宜家及三春之荏苒絲蘿宜於早結玉帛貴以時將嵇氏幼男止新篁之始苗左家嬌女方雛鳳之初儀得遂昏姻殊深喜慶恭惟尊嫜家先生大人門下胄接隴西門高揚越檣蒲劉

翁一五

八

毅儘英雄百萬之指揮尺牘陳遵極賓客三千之應接賄取宣城太守只用圍棋傾來謝氏將軍惟須詠史朝浮竹葉暮泛榴華每中聖中賢之有託春持彤管秋弄雕琴更以南以雅之長閒然諾重乎西京朱家輕俠是人皆借高名尊疊多於北海文舉風流所至盡驚廣座固鄙人所願交而未獲而吾黨之聞聲而相思者也而且承元戎之武烈尙父能師作都憲之文甥邨公易勝猥蒙不棄下采寒微以孟令媛太白之平陽秦沖之織素淑德已光乃長小兒陶家之歷齒孺仲之黃頭蒙心尙困辱聽蹇修之作合頓成嘉止之禎祥天荷之休神啟其吉自此葛藟長繞陰陰成樛木之枝低從茲竹篠

孤生冉冉賴泰山而根固敬誼上已將先人不腆之禮
納采其行欣邁芳辰合二族無窮之歡問名兼舉所冀
女論語女孝經垂庭訓之勤劬未已行看賦雞鳴賦思
媚俾家人之順異可宗百男既衍乎螽斯一本復縣於
瓜瓞仰惟鑒納可任光榮

復莫氏婚啟

伏以文后宮詞首以好逑爲重宣尼咸傳亦言下女其
宜禮始儷皮祥生文定恭惟太嫻家老先生性樂人倫
動循天則標商顏之高致三秀煌煌扇太丘之德風二
難亶亶誠寶安之耆碩乃揚裔之典型令長公嫻家先
生善承家學早作王賓身在孝廉已負公卿之望化行

翁十五

九

鄉里咸欽父子之仁爵既備乎天人慶將流於奕世以
鄙人鹿門耕稼恆懷遜世之心萊氏衣裳薄有娛親之
樂乃不遺葑菲過聽蹇修之成言遂結昏姻頓忘齊大
之非耦顧小女教訓尙疎若左思織素太白平陽之始
幼愚蒙方甚惟曹氏孝經劉家論語之未嫻而令家孫
者雛鳳聲飛已聞清於老鳳龍孫甲坼漸見齊乎龍公
祖武克繩父書多誦鏘鏘乎和鳴丹穴卜既兆彼于飛
矯矯爾比翼青雲天乃神其妃匹蒙尊先典既以嘉儀
既弗庸辭已同菟絲之縈附敢不重拜長令鳬藻之因
依自茲二姓蟬嫣合歡花合歡艸無窮枝葉行見百年
燕婉九子水九子山不盡源流肅報雲箋少致瓜桃之

副喜開蓬徑全邀喬梓之光不宣

與陳氏婚啟

伏以鹿皮初麗逢二姓之成歡鳳卜終諧屬羣祥之既
集虔行陰禮敬及嘉時天之難忱能爲大邦有子之合
月之幾望方懸帝乙歸妹之期義在承宗儀先下女恭
惟尊姻家先生大人門下穎川華族揚越名冢門對牂
牁矯矯龍鶯學海堂臨石礪翩翩鶴翥文峰可鶯鶯之
和音動諧律呂奮騏驎之逸步迴出塵氛東前有筠伶
見植虹梁于帝室南金無繡行看貫牛鼎于一庭而且
謝朗舉家妙皆親乎毫素杜林外氏雅並嫻公辭章入
華林而珠樹非多閱眾簾而紫簫惟一鶯含多子櫻桃

翁十五

十

解結於垂簷烏乳繁枝楊柳能低於人戶有太沖嬌女
行居第五咸知織素之幽嫻似李白英媛拜每當中其
美平陽之慧淑惟母氏昔乃謝家之擬鹽擬絮林下天
人厥女兄將爲宋氏之若華若昭宮中學士女論語一
一須箋曹大家人人思學顧次兒明泳方嬉牀下八齡
未學難吐孔融之詞每置膝前九歲能文未及班彪之
子兒童忽聚逢苦李而奚知賓客相過問楊梅而未對
何期不棄得託東牀承蹇修之結言忘齊大之非偶緣
繇天造事豈人謀小小比肩喜同月同年之齊誕雙雙
照路疑珠娘珠子之孿生既已冰玉之不違是用玄黃
之篚厥合歡鈴長命縷同庭實以云將九子墨五色丹

本先人之不腆自茲孤生蒙竹根冉冉託乎泰山將使
鉤帶甘瓜颺縣縣滋乎沮漆高陽末胄復標南屈之一
支曲逆餘波永沐外家於百世伏惟鑒納可任光榮

翁十五

翁山文外卷十五

番禺屈大均撰

賦

誦詩賦

誦詩賦者屈子誦毛詩招隱之篇而作也其辭曰

緊毛詩之三百多招隱之篇章扣槃歌而在洞碩人寬其未央樂衣巾之綦縞雖雲茶而弗減染茹蘆兮色絳等憔悴於姬姜執女桑之十畝時閒閒而執筐與子逝兮勿返冒零露兮微行懸鵲鵲兮翦子實方圓兮香杭豈君子而素食負四體之方剛雖永日而鼓瑟亦爲樂之未康望君子兮適我庶飲食之不遑況兼葭之堅實

第六

嘉業堂藏

食吾牛而肥疆江之水兮秋澹魚鱗脆兮多肪伊人邈兮莫寄隔洲島兮微茫瘵朝饑於泉列何鰕鮒而非魴何彫胡而弗米何菡萏而無房似蒲荷之皎大孰得親兮芬芳朝葺葉而爲蓋暮紉華而爲裳聞兮嘯兮不見與鴛鴦兮迴翔恍陰羽之警路子和之兮引吭渺予懷兮寤寐涕泗流以浪浪恐薄寒之相中欲遺子兮衣襦荷白駒兮可秣吾何惜兮菰根荷朱鳥兮可膳吾何吝兮膏梁善爾音兮金玉抱遐心兮忽忘勉遐思兮沒齒期好修兮爲常

藏髮賦 有序

友人某子拾平生所薙之髮藏於定安山中口予爲

賦賦曰

髮兮髮兮吾爲子悲子何不幸以至於斯朝爲骨肉暮作塵泥不如牛馬尚有鬚鬣毀傷之皁孰不可哀生未銖黍勾萌絲絲根株盡剗無使髮鬚刀剗新發厚利爲期梅花馬牙純鋼是揮濡縷血出丹濺燕脂連心之痛慘不可治小若鍼刺大則創痍頭苦冰凍朔風薄吹毛管粟起所憾不貲難容舛剔除毫釐肌膚至昵弗使相依髮兮涕泣有命何微生乃爲髮不如豪眉眉少長在髮多奚爲未嘗頰白已穢光儀得子拔鑷是卽恩私在子之首晦朔不知有如覃菌朝榮夕衰又如韭薤未黃而萎蒲嬰種種尙可櫛縫田蚡禿翁尙勝冠綬馮唐

第十六

二

衣領有素可垂秦穆之敗有黃可諮今胥一世無復髮量不完彰鬢輕重同纍官皆雍氏客盡消于春爲城旦鉗爲胥靡摩頂蕩盡鬢髻無時頭責子羽髯訴主思子乃不淑剪髮爲犧仲雍斷髮逃於蠻倭爾豈讓國文身是師魏武割髮狗彼畜菑爾豈犯令自刑不移在子髻卽總角無姿在子衰耄華皓何裨羨彼曲局采綠嘻嘻羨彼如舊有旗被被姊妹者子髮鬢三圍四起大髻子昔同之玄可以鑑膏沐排排如雲之鬢倏爾生離飛蓬不得莫底虱蚊身雖未漆面已成勞改容不恥垂首獻猷稽生疎懶不梳良宜祭酒散髻今可無嘗桓桓突髻不若于蟻蝟毛之磔所恃多髭銜鬚不盪覆面其遲難

結者脯結纓者醢血餘外物患不成廢弁髦遺體以變
羌氏豈甘戕賊弗欲全歸索頭有國實逞淫威降此凶
虐亦惟撐犁昔徒祭野今遍華夷裂冠毀冕爲患者殫
敢不囚首以免雉罹金錢爲頂鼠尾爲綬彌月一解佩
有銳鱗烏桓之俗女直無違遂易天下拖辮垂規無髮
則雄有髮則雌雖有髮雙鬢不垂珍髻匪屑象掃安
施燕髻蟬翼不可以馳盤頭簡易安用髮并雄而有髮
惟餘句麗彼不肯髡大冠如箕猶勝中國髡及旄倪子
都之狡醜蔑之嫫成濯濯同一批惟秃者相御取笑
齊釐不如彼醜折頰欽頤銳頭盡見巧項可窺如掘掃
帚如研米槌思眞醜婦人盡如之膚無茸毳若老桑皮

卷十六

三

星星之皤不蔽斑黎雖令更黑詎得蕨蕤紅蕊之收未
老而緇素華之吐亦不須史如龍天矯去其鬣髻如虎
彪炳去其毛皮六極之惡莫此爲災三疾之殘莫此爲
疾秃瘡無髮廢篤不醫侏儒癡啞腰折一肢如斯何可
有髮披披盲聾癭腫亦未爲嫌肩高於頂頤隱於臍彼
猶會撮未即支離嗟我之生男角女羈晬而爲髻念昔
尊嬰襲藏壯髮氣含胎胚丸丸肉髻有卷參綖韜之成
束手作繩纚豈圖未醜顛無細翬事親何餘兩髦長鬣
一月兩刺吹毛倒持蘭湯溫煖以去膩肥茶楚皂角木
櫛相偕頻呼待詔酬以鉢錫尹洪肉角露彼髻鬢巨君
憤屋覆之傾欹成湯髻鬢不可復幾其工朱髮亦已全

削長身有半不如彼髮髻然既去何用須眉拔其下頤
以便射飛何關神智唾棄莫疑子念毛裏拈拾盈瓶非
子膠漆焉用相私實同肱贅又若駢枝肘腋尙可在昔
何居人皆糞土委之九釐子獨愛惜爲冢嗽蟻有生所
積半白半黧自少至壯一縷不遺夙同爪甲出入提攜
服官瓊甸涉海憂危恐遭不測奪於蛟螭未遑殉葬且
崇封之形如馬鬣樹以龜碑金雞之嶺遂作騷丘我亦
有髮髻將安歸不祥之物久爲厲階怒而上指半已燼
煨衡無冠弁少不勝篋徒餘一撮朝陽猶晞二毛誰執
三捉長辭頭如尻尾心長何施彼寢處我禍洽黔黎禽
獸我人使首成脍腥臊之德魚羊莫厭結髮與戰廣也

卷十六

四

數奇被髮而救回也弗爲閉戶可爾與世委蛇徒煩新
沐彈冠以希所盼孩稚了髻多歧餘鬢垂頸編作長纜
保茲髻彼以待母追我愧童首烏孤見嗤覲然人耳狀
若蒙魑雖則視息何殊大殍餘茲一握學爾髮彌結成
纂纂橫心而非雙重紗帽典型依稀龍鍾之節玳瑁陸
離不能方寸簪之屢墜髻者多半化爲虹霓蒼頭特起
以爲元龜時常引鏡尙有耗耗稍幸霜雪不忍全欺陽
未痠病頃刻生莢棄者已矣存者忸怩垢餘一掬未溢
鬢番浣之清水薰以芳離終晨三省撫之涕洟懼終漸
滅不可久稽亦欲大葬以告孫支何必蟬蛻四體在茲
異時橫草野死不埋誓將腐肉以飽狐狸惟留爪髮用

鎮月氏

陋巷賦

某大夫館子於萬家洲所居陋巷有客過而歎曰噫嘻是主人之過也夫其爲巷也二尺許而陽溝半之子行扶牆而左顧足縮縮如有循前趾茹而後趾始吐也予曰雖然予不聞夫太華乎吾嘗自莎蘿坪至于千尺之峽百尺之峽矣上穿陰井下蹋飛橋橫度則厓磨吾鼻直度則石束吾腰汗濡梯之滑滑魂與絙之搖搖雲欲沈而號呼曰帝風將起而匍匐青霄今別太華六七年於茲矣而躡茲陋巷嘗若夫蒼龍之嶺背與落鴈之峰椒也客曰然則子盍去之子曰否否吾聞之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惟茲陋巷予以爲太華之門戶焉兩壁相夾中裁容人垣屬其耳仄行遙遙從罅中視一縷天痕下臨絕壑膏溜難循則千尺峽百尺峽之所同也古苔陰濕斷砌參差旁有深渠黑水瀰瀰東家之米泔肉瀋西舍之洗紅棄脂壅而難疏肥垢成糜吾一不慎沒脛以緇則陋巷之所獨也夫禍患嘗生於所忽而戒慎必始於至微孰使我朝出則兢兢暮歸則戰戰如深淵薄冰之矜持者非此陋巷也耶予有裳衣子母所治子有履焉子友所貽一武獲疾百武難醫載汽載曝爲日遲遲惟茲陋巷實予之師子如我卽小心翼翼匪如微塵可以拂拭舍子之車屏子之役左撥

第十六

五

絲石塞門席如上冰稜如行劍脊中有一人癯然山澤談道爲慙以永今夕客曰嘻有是哉子其子淵之徒也已子欲避而起曰是何敢居然竊有志焉欲學孔子先學顏子欲學顏子從陋巷始

寄居羸賦

祝融之汪東進搏桑鹹潮作苦汨濁離光離之羸蟹千萬其匡膏含陰火胎結明瑤蛤螺種族或圓或方雌雄蟠柱牝牡蟻房修廬扁囀車螯爲兄一潮一暈文甲玄黃玉珧比日膏葉如霜雀雉服翼變化無常味皆甘羶不腥而香奇者寄生在海鏡腹其名蟹奴瓊瑤孕育又有寄居跪而且足螳螂蜉蝣與之同屬其散無之裸袒

第十六

六

相逐託彼空羸以爲伸縮戴之而行毋使顛覆閉戶自防亦如魁陸諸散陸離紛葩水澳三蠓所旋九孔所踰彼已蛻而中無復蜻假之不歸蚤負匍匐大者信信小者宿宿棄樸取華一往不復朝甘暮肥祗求潤屋故雖穹然新寧倜促蠢爾無知明亦在目五貝之珍霞青綬緣闕其中虛惟意所欲鸚鵡之羸脫殼出暴求食須臾密其殘殼飽爲魚吞悔歸不速截破成杯蜿蜒委曲酒家所須汝休蒲伏瓊蟻以珠覆銚以玉與鵲相持或遭一啄剖寶於屑蚌脯見鬻與月長虧魄難縮胸殃及有時汝毋珠珠馬刀銅丁質厚而複二蛤所遺汝其往僦石砌沙蟠不盈一掬以爲遽廬未免蹣跼姑勞羊蹄海

扇移角恐爲匠人所害問雷口開互焉勿復若士
餐餘委諸溝瀆或爲鮪醬以佐旨蓄或以餘刀或爲肥
賣介物雖多亦難穴復洪蚶專車妙若秣粟大者猶小
自狗更毫末丘山背而予鼈冠蓬萊與爾相觸如
彼井龍蹴跼足蟲不能天竊奪自恣安室利處忘其
非肉海人執之泥於三沐易設以金俾之踴躍汝新是
圖遷徙其倏怛燿人前未稱其服故散弁髦之顰蹙
中道相剪情甜不淑同是贅疣身外一握不愛其躬金
步僕僕亦固有之美惡同辱盜止皮毛已莫能贖寧知
不貪金之枉性不如奇生靈羸相鞠生死不離同室於
穀榆莢之微義何篤蘊其嘉名有光陽谷

四一畫像賦

有序

四者何謂先室王氏華姜黎氏綠眉梁氏文姑劉氏
武姑也一者何合四人而爲一畫像也予將遠遊不
能多攜畫像合四人爲一而畫之蓋在神而不在形
神無二則形亦無二也置之巾箱出入展視得四人
之神於形之外神以吾情而在情以斯畫而在也存
則吾與朝夕沒則以之殉葬焉爲之賦曰

夫何四佳人兮今乃合而爲一神無彼此兮蓋皆已離
其遺質當其生也年齒俱相若兮王與黎其皆丙戌越
九年而甲午兮而梁以是冬而出其明歲之乙未兮劉
卽呱呱於室何賦命皆不長兮得意一人而早畢王春

第十六

七

第十六

八

秋二十有四兮黎僅齊乎三十梁十六而歸子兮歷十
八年而病革最壽則惟季劉兮至四十而始衰疾無返
魂之胡香兮與三美而俱失哀王黎之無子兮兒皆產
於二姑先後母兮不殊同享祀兮馨飭畫遺像兮長攜
作無形兮相匹一卽四兮非虛四卽一兮非實無須臾
而相離兮若月之隨乎日苟受日之光明兮月何患乎
沈汨似爾我之無分兮生與死而皆膠漆人神之道豈
殊兮美玉手而當可執處太陰而何隔兮旣來復之已
七時懽情以交接兮非探湯之戰慄爲比翼之鸞鵲兮
爲比目之鰈鯢惟無身兮易合以神遇兮無不得長心
存而目想兮精無幽微而弗入是耶非而不疑兮來姍
姍而相及光一陰而乍離兮復一陽而乍合流精采以
相授兮目微盼而若淚濕忽將飛而未翔兮又靈體之
嘗獨立無髣髴於几筵兮但丹青之可卽久潛翳於窈
冥兮欲驚精而弗克思纏綿以終古兮撫衾裯而歎息
悲吾老而無妃兮羨雉飛之接翼何遭命之奇薄兮爲
嘉耦而多悽惻顧單影之熒熒兮當桑榆之旣旻哀割
慈而忍愛兮令鞠子之緘墨或扶扶於牀垂兮或在地
而匍匐咸無恃而伶仃兮在懷抱而不卒受孤兒之屬
累兮免寒饑而無術昔嬌癡之肆姐兮常提持而加膝
藏餅餌以私與兮又拔簪而市東栗徒有慈而無威兮
致八齡而未諳書筆今黃頭以圻面兮孰爲之除其蟻

蟲依兩姊以爲命兮相涕洟而銜恤指流紉之圖繪兮
尙音容之可識王與黎而旣遠兮茫然而昧顏色幸梁
劉之未遙兮猶一氣之呼吸勤卷舒以日省兮惟綠塵
之拂拭恐煙煤之點染兮致衣裳之玄黻與桂醕而如
醢兮問之言而似鳴咽彼無子而有子兮些毛裏之同
物爲吾父之敵體兮忘其庶之與嫡各端相以謂其母
兮而未嘗以爲恍惚梁之子以爲梁兮施朱以王而太
赤劉之子以爲劉兮傅粉似黎而太白眉長短以皆連
蜷兮湛流波而咸美口芙蓉肥而不傷於肉兮瑯玕瘦
而不見其骨飄華裾以隨風兮帶搖曳而佩雜紛珠璣
之綴翬兮時有聲而瑟瑟男已分其卷書兮女亦藏其

第十六

九

衣和琴有微而無軫兮朱絃大小而皆絕餘玳瑁之纖
纖兮乃彈箏之義甲鏡在奩而不忍窺兮任重雲之掩
月當忌辰而陳列兮禱無多於箱篋新已故而襪襪兮
故成灰而無殘馥杯箸得其三四兮氣微含乎口澤思
所嗜而不能餐兮各已廢其甘滑幸有父之尙存兮未
敢任其毀滅父雖老而未衰兮更十四年而大耋有元
申之能孝兮肯再娶以慚先哲庶溫清之弗愆兮咸晨
昏而竭力生盡養而死盡思兮長與天而無極

華夫先生所著有翁山易外翁山文外翁山詩外共若干卷易外一書余少時從先生鄉人搜尋已不可得豈國初列在禁書內藏遺稿者懼罹罪故任其湮沒不傳歟昔崔鼎來題翁山集有句云空著遺書累子孫則當時法網之嚴豈可知矣詩外吾粵坊間早有刊本易名道援堂集惟文外則原編十七卷爲吾家秘藏向稱孤本順德李研卿太史應田手鈔先大父得之許青皋明經處屢欲剞劂而未果者也先生之文簡潔清高浸淫秦漢蓋其身當鼎革遷徙流離讀孝陵記王惠慈哀辭諸篇愴懷故國獨寫孤忠廣漠無人淚隨聲咽草野韋布之士乃有如先生之奔走關外志存呼籲者真不

翁文跋

媿湘纍之遺裔矣先生一生雖窮困孤苦然詩文爲精魂毅魄沈鬱篋底終騰作日月之光吳興劉翰怡京卿特刊入叢書俾彰于震旦乃歎先生遺作僅遭禁于一時而大顯于後世不止蒼水晚村哀然于今日也京卿多刻遺老著述有功藝林今又竟余先人未逮之志余深德之因爲序戊午四月邑後學潘飛聲書于翦淞閣年六十一

翁山文外十六卷番禺屈先生大均之所著也先生著書有三外曰易外詩外文外易外久佚詩外有一活字本文外向藏南海潘氏子假得之以壽之木有明之季黎美周鄺湛若以瑰意琦行稱於嶺南繼之者爲先生黎鄺殉國後先生負其旁薄鬱鬱之概馳驅關塞足迹幾徧天下嘗參永麻軍事所圖不遂則以浮屠自晦且效其遠祖靈均傍徨山澤以寄其哀郢禮魂之思蓋貞元之交一義士也觀其文首載孝陵恭謁記稱臣大均猶亭林之謁攢宮稱臣炎武也其爲三外野人傳也則自比於鄭所南其書西臺石也則自比於謝皋羽其書夏臣靡傳後也則云忠臣義士之在於世不患其無人

翁文外跋

而患其無天其書殷三仁論後也則曰有一仁而不能救殷之亡有二仁而不能興殷之滅其自爲則誠得矣如宗社何於戲未祿周京屈強自遂無時不於文外見之至與孫無言書云三月十九日於巨靈掌上痛哭先皇帝書漢獻帝傳後云失尊之君不受篡國之諡不唯諡有貶詞不受卽美辭亦不受至今讀之猶爲咋舌宜先生詩之在嶺南三家巾者曾經抽燬也若是編經進石門呂氏之獄殆將及之然則是編垂三百年而始顯未始非天之佑先生也國初如亭林竹垞皆引先生預於敦槃之會然先生所爲詩文視亭林則毅然忠蹇之氣適相抗衡若竹垞則未免噫嚅鬱伊捫舌駢顏此當

於知人論世驗之予曾刻查東山外紀今又刻先生是
編蓋兩先生在明遺民中譬之羅浮兩峯並峙於天荒
地老之間可望而不可卽此又深予尙友之願者也庚
申季冬大寒節吳興劉承幹跋

確庵文藁四十卷

〔清〕陳瑚撰

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陳確菴先生文集序

夫士之鬱鬱不得志於時者類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徜徉恣肆曠達鳴高而行檢不拘名教弗恤間或作爲詩古文辭以自寫其湮鬱則又憤懣不平狂惑怪誕不免好惡乖張而是非顛倒欲如

張氏一

古隱君子之躬耕樂道言可師而行可法也不旣難哉婁江確菴陳子抱經綸濟世之才而所如不偶隱居考道閉戶著書與同里陸桴亭諸子朝夕切磨求濂洛關閩不傳之秘得之於心者筆之於書所著有窮理錄求道錄經義錄治

綱治事講規諸集盈笥滿家惜余多不

及見止見其詩古文一集或曰此陳子之緒餘何足以見陳子余謂不然夫言以明道也道之不明而徒逞其支離浮蔓艱深詭僻之辭以自命爲不可一世言雖多適與道背馳耳陳子有是乎哉

張氏一

今觀其講學紀事讀書會業諸作所抉摘者儒先之精蘊所擯斥者異學之空浮其詞顯達而易明其氣雍容而不迫其所責望於人者大中至正而有規矩之可循學至此醇矣雖薛胡諸君子何以加焉乃至生民休戚庶政修舉一經

籌畫又莫不犁然曲當而可行何抱負
之宏而措施之遠也今得讀其遺編雖
吉光片羽亦足窺見本原又何必累累
數千萬言而後快閱者之心哉抑吾更
爲陳子幸者藉使當年得大行其志佐
天子出政令立綱陳紀輔相日有功充
其量不過一功名之士而止其道德文
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
疑也用集其文若干首刊以問世俾當
世盡識陳子爲學之勤誨人之切而又
以知士君子處世隱顯非二理用舍無
岐趨苟不得志憂思奮發有未可一刻

張氏三

卽安者而又何敢囂囂自肆放浪形骸
以見棄於古昔聖賢之徒也哉是爲序
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秋儀封後學
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張序四



確庵集序

嘉隆之季吳中文章家以嚴華浮豔為能事崑山歸熙甫守其樸學言稱古昔典其常布弟子端拜誦誦唱道于荒江寂寞之濱于是吳中有歸氏之學逮及百年而確庵陳子挺生于百里之內磨礱名行礱砥經術學者頷然奉為大師人皆曰確庵子今之熙甫也確庵子顧不自以為足捧其所為詩文過而問于蒙叟讀之決

錢序一

旬撫心沉思泫然而歎曰昔者吾夫子知道之不行刪詩書之禮樂翼易象六經之道大備春秋既成使曾子抱春秋河雒北向夫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六經禘矣至春秋而始告備者何也斯義也唯文中子知之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春秋成而周存存周者天也故曰以告備于天也元經之作也書陳亡而具五國援夫子存周之義以具五國皇極所以馮

建而斯文不喪也確庵子繼銅川之志歌伐木之章茅簷土堵講道勸義固將以贊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六經七制之能事研之深講之熟矣苞塞演迤作為詞章本天尺按人紀蓋莫不有畏天悲人自古在昔之思焉文中子論永嘉皇始之事曰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確庵子之文其傷與懷之交乎文乎文乎叟之所以泫然而嘆也嗟夫世之摘華

錢序二

揆藻游光揚聲者亦多矣日及之花非不鮮妍也風前之燈非不呈耀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確庵子居今之世抱遺經以道古昔志勤言徵其道大備後百餘年人將以婁江一水為疎屬之南汾水之曲然後知余言之不徒也老夫亦何異之于振綱綱敢竊取薛內史之詞以為確庵子贈歲在屠維大淵獻余月二十一日虞山蒙叟錢謙益謹序



序

余牧婁六年要固人文淵藪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得把臂其林幸甚而獨心儀言夏先生言夏明之孝廉也學富鄉閭才優經濟俾出而用世寧不足康濟方需而會際鼎革輒埋名肥遯不上公車顧其

人恂恂自好式金式玉絕無塵隅圭角之迹蕭然蓬蒿時往來于虞山夢江間訓諸及門以淑人為任其毫心良苦秉志良確而由夷自遠併不見其牢騷倜傥之氣所稱有道君子非耶哉

清徵山林隱逸之士檄下靄邑余特舉先生

應辟先生咲而不就興到則策杖而至索之則不可得余嘗與友人揚榷時彥必首誦指先生其出處似陶靖節其行己似郭有道其文詞似曾子固又人咸以為然一日先生出其文稿數十篇示余余展繹再四大約詞簡而潔法正而嚴義精而核借

他人之品題據自己之經濟與世之摘華闢彩以為名高者不可同日語固家丞之秋實允庶子之嘉華也有德者必有言先生之文乎至與映碧李廷尉一書其勸勉逆尉者皆其所自道也余幸獲交於先生先生亦不棄余以為望罪於斯士余讀先

生之文益心儀先生故不揚弁言以風世焉

戊戌冬月三韓社弟白登朋題

素風軒中



先師確菴族叔私謚安道先生諱

議曰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爲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朱子曰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然則人之於道豈待有所矯勉焉竭智盡能而後幾而得之歟而或且帖帖然若負之而趨者曰道在是則惑也先生孝於親友於弟敬以持身和以接物門內外無不化而先生若不勝舉鄉進士制義一出荒陬僻壤無

益

不知有先生先生無有也甲申乙酉而後躬耕水鄉沾體塗足與蓬歷牧豎伍先生不知其高三旬九食突煙蕭然先生卒知其困四方來學者諫以大小學日程記過省躬互相糾舉孜孜矻矻先生不知其勤詩歌古文盈箱累軸攷古經義泰酌冠婚喪祭諸禮都爲一卷著開江平賦等書療若刳炬先生不知其學之博所居蔚村田瘠而窪先生築隄捍水方數十里歲得稔做常平倉法積粟賑饑養其父兄教其子

弟先生不知其惠之足以及人曰吾力之所得爲
爲之其不得爲者可無憾也昔人所稱因閒觀時因
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者非先生之謂歟陶淵
明西田獲稻詩曰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
不營而以求自安察太子統序其集因爲安道苦
節焉曰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汚隆孰能如此乎若是
乎靖節之謚不足以盡淵明也義熙以前義熙以後
循其分守其常亦天下人心之所固然淵明之不得

蕭蕭

二

不然者耳豈以孤生介立標榜一世也哉謚法好和
不爭曰安先生卽口不言道身不行道而動靜語默
日與道安之猶率其性也已爾滇南介石文公謚
貞太倉桴亭陸公謚尊道皆發自先生而推本於
河南夫子顏游先生之門三十年見之實知之深用
敢從諸子後述其梗概私謚曰安道先生朔顏謹議
先子之喪成服門人會哭於村三日議私謚曰文曰
敬曰節曰貞未有定也應及大祥乳豆既舉而家焉
思議出賃諸先生長者皆善之遂以付梓其餘
爲篇見賜當與勉第年譜彙錄以光泉壤不肖遠識

陳先生蔚村祠堂碑

崑山之北距城二十四里而近曰蔚洲村有七十二
潭潭種蓮兼葭楊柳煙波淼茫先生避世得之樂而
安焉至今稱先生者系之以村村之名聞天下蔚村
地界而水濱歲不登先生築塍建閘以戒淫潦無稅
主唐尉遲公爲茲土神其先立廟以祀復其址無所
與廟廢先生新之設義田立鄉約布帛菽粟以周其
父老禮義廉耻以教其子弟無菜色無悖德先生卒

蔚村

再期鄉士大夫請於官祀諸太倉鄉賢祠崑之人弗
與焉耻乃請祀諸尉遲公廟東偏之室郡伯縣令皆
喜飭有司奉祀事樹石以風遠而屬予爲之辭予惟
先生盛德至道大其經綸足以衣被四海而獨區區
表見於一鄉一井之間俾蔚村之名藉先生以傳村
則幸矣先生何有焉夫尉遲晉產也封於鄆解組歸
田當在晉謂其曾耕於此其說誕而無徵廟廢復新
行與先生相傍以有血食也名臣高士所得孰多

又公與先生之幸而予之書其事者亦有幸焉至於先生之名與號與謚樵夫渙予能道之故不書銘曰要難塚傍埋渠鴻先生祠廟依鄂公雲行雨施公事業山高水長先生風

康熙丁巳秋八月

賜進士第翰林院掌院學士禮部侍郎邑人徐元文撰

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虞山門人翁叔元書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崑山縣知縣山左王大人立

清室

安道先生小傳

先生姓陳氏諱瑚字言夏號確菴太倉州人莊介先生子也幼奇敏孝讓長而任道統闢異端旁通律曆兵農之學遠近名流皆相就從遊者以千計小試輒冠軍食餼廩崇禎壬午舉於鄉甲申後居崑山之蔚村力耕養親著書自娛村固低洼所築堤禦水石田悉成沃壤又嘗捐貲賑飢立條約致鄉之人無菜色無倍德建議開婁江六府沾其利歿載史志祀入鄉賢門人私謚安道先生蓋先生有濟世才而以理學氣節文章名海內其理學尤足重云年通家眷姪王吉武頓首拜撰



徐 鈞 王 祈 鞏 侯 開 國 薛 熙

門人翁叔元 顧湄 王攄 葉淳較閱

蔣扶暉 孫致瀾 楊崙 毛辰

陳遯子莊
陳陸潛晉夫

男 陳遜子謙 孫 陳陸溥乾如

陳陸輿以載
陳吳根岳盤

編次

陳士麒孟侯
姪孫陳福全五

陳士麟駿侯

陳澧爲章

確菴文藁總目

卷之一

詩 頑潭集

卷之二

詩 隱湖集

卷之三

詩 玉山集

卷之四

詩 婁江集

卷之五

詩 婁江集

卷之六

詩 鄧尉集

總目

確菴文藁

卷之七

詩 淮南集

卷之八

詩 楚江集

卷之九

詩 蟻橋集

卷之十

詩 破山集

卷之十一

詩 苕溪集

卷之十二

詩 山樓集

卷之十三

詩 西郊集

卷之八下

詩 後蟻橋集

卷之九

詩 東野集

卷之十

詩 紫陽集

卷之十一

詩 雙鳳集

卷之十二

詩餘 未刻

卷之十三

序 共五十二首未刻六首

卷之十四

序 共四十五首未刻五首

總目

確菴文藁

卷之十五

序 共五十一首未刻一十四首

卷之十六

記 共二十三首未刻四首

卷之十七

傳 共二十一首未刻六首

卷之十八

生傳 共二首未刻

卷之十九

行狀 共二首未刻

卷之二十

墓銘

卷之二十一

贊 共四十二首未刻二十九首

卷之二十一	題跋	共七十一首未刻六十二首
卷之二十二	書	共五首未刻一首
卷之二十三	小劄	共七十八首未刻
卷之二十四	說	共二十一首未刻四首
卷之二十五	雜文	共二十首未刻九首
卷之二十六	聖學入門書	
卷之二十七	講學全規	未刻
卷之二十八	近社約法	未刻
卷之二十九	蔚村講規	未刻
卷之三十	淮雲問答	未刻
卷之三十一	講義	共八首未刻一首
卷之三十二	條教	未刻
卷之三十三	條識	共一十三條未刻一十條
卷之三十四	開江書	未刻
卷之三十五	築堤書	未刻
卷之三十六	治綱	未刻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卷之三十三	典禮會通	未刻
卷之三十四	日記	原名總義錄 未刻
卷之三十五	日記	原名治事錄 未刻
卷之三十六	日記	未刻
卷之三十七	日記	未刻
卷之三十八	日記	未刻
卷之三十九	日記	未刻
卷之四十	日記	未刻
卷之四十一	細目副刻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確庵文藁

卷之一

頑潭集 起丙戌盡巳丑八月

無悶語有引

丙戌春予避地任陽區自號無悶道人所居矮屋四楹茅茨不蔽幾舍臥床之外虛其二楹以聽風雨地偏人遠理亂不聞任永之失明杜微之瞻閉庶幾近之時以國郵家憂廢詩不作而即事觸心有不能已者乃作諸辭以寄意焉

我有敝廬不蔽風雨容膝易安寧懷故宇我有破衲敗絮其中紉綴補綴可以禦冬我有小瓢空自守且以酌水且以飲酒我有短床足不能更鷄鳴而起嚮曉而息嗚呼何乾坤何旦何暮何醉何醒何寐何寤吾目其暇吾耳其聾生乎吾始死乎吾終

无枕吟

維高士之石兮吾病其硬硬而忤俗維昔人之木兮吾慮其展轉而反覆

確庵文藁

維此物之胚胎今固水火之具足庶以此而充全今聊寤歌而獨宿

懷黃冠蔡伯仁余乙酉避地主人也

啼鳥三匝欲何之記得當年借一枝張儉東萊亡命日朱家關內置奴時
溫淪情性窮途見任俠肝腸亂世知回首白茆江上月秋風今夜正淒其

除夕

抱影寒潭索居驚心胸障有來除鄉人祭賽逢新臘社老衣冠見古初
夜聽風聲生怖畏朝看雲影悟空虛樓晚晚拚霜雪土室袁闕可得如

丁亥春日奉懷湯楊卷座主

一別愁如雨天南苦戰爭衣冠存一風雪靜蠻蠻千古君臣義三年師
弟情及時崇令德爭敢負平生
子也誠後久不通問近有友人傳道見則必以道德文

心苦調今世少因作此詩
鳳里友人訪予詩村阻水不得入悵然而去

臥雪真門不記年是音空谷又徒然津途隔山漁人路興盡紆迴好客船
啼鳴春社雨一溪霞散夕陽天北望成義義莫笑陶家愛醉眠

中夜嘆

蘆中人真義上眉間尺真孝子嗟哉古人其逝矣嗟哉古人其逝矣中夜思之涕如雨

種菰

蕭蕭無髮並無家菱製荷衣度歲華十畝晚禾都種菰一池春水獨澆花
迎風燕羽飛還墮帶月蛙聲靜復譁回首故園雲萬疊夢魂和淚落天涯
對酒述懷座客有泣下者

南冠相對不勝悲甚矣吾衰髮欲絲海角颶風天有恨作舟師
潮信地無知江破愁酒擬沽千日避俗歌將續五噫何處尚餘
土此生應與首陽期
還金詩有序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利弗明苟富貴必以賄敗窮則沮然易
喪其所守此見余忘躬利乃不利也戊亥之交予避居周市東
偏瀨新塘塘之南有鄰人徐者拾白蠟五十金越三日歸其主

確庵文藁

人封識宛然里人詫為異聞吾友茂先鼎父惠父輩相與歡欣
而贊嘆之尊青又為之傳其事予亦欲作文以志之而所欲言
者已盡於尊青之文乃止既而思之昔伊尹耕於莘野而樂堯
舜之道非其義者雖千駟萬鍾弗顧雖一介毋取與予今其能
乎未能也然則予之有愧於若人也亦已多矣遂援筆而為之

詩其辭曰

人生大塊間如魚吻水中果腹便何勞致求豐鄙人聞此理皇皇亂
其衷臨財多苟得見金或忘躬比聞草茅下高義一老農家鮮儋石儲而
乃能固窮拾遺僕厥主慷慨無恚容廉恥與人心不謀自辭同在昔生民
初含真守性慳達來老死絕予奪兩無庸淳薄一殊源巧偽羣相攻安得
盡若人重親義皇風

苦雨

平野綠初翦小山青未明風雷兼曉夜叮嚀失縱橫鼠見銜羣跡鳩聞逐
婦聲片雲又垂黑何日破愁城

讀易示自茸城

我生丁百罹厄運在陽九天地何不仁萬物如芻狗愧無神龍德不敢見
其首遣與數行詩陶情一杯酒上有白頭翁此身肯許友需泥倘致戎徒
為丈夫醜三復括囊辭庶幾靜無咎

漁父辭

漁潭七十二漁父性踴躍茅茨小結廬曾不蔽風雨遠峰在南窓眾升當
門戶漁父既忘世世亦忘漁父祖身捕魚蝦泥水沒雙股呼婦煖濁酒中
夜獨起舞仰占天漢星零落不成伍援琴一再彈悲風動環堵

郎玄翊挽歌

客遊瓊涇里揮涕思故人故人具壯志龍性誰能馴倉皇避兵燹逃竄居
海濱海濱人何思處堂日嬉嬉飲酒兼六博相與共歡娛朔風日以競殺
氣日以盛蹀血到雞狗尚乃微天幸吾友明且賢苦為眾論牽一朝喪頭
顱含怨歸黃泉聞君遇敵至生死視如寄初未乞哀憐但有怒且詈此乃
古人義所惜僅小試親今不得養女今未昏嫁篋中舊詩文半與物俱化

確庵文集

風為蕭蕭悲雨為盈盈下風雨有時窮長恨何年罷我來不見君燐火光
成君泣君君弗知呼君君弗問為君作挽歌辭竭傷心多死者今已矣生
者將如何

插田歌

西天月初落東天日未生鷄鳴喚女奴洗鍋燒肉羹忽見東方白旋見
東方紅穉子入烟霧小船刺刺聲鄰翁到門來相呼不相揖雖非風雨
天仍然具簑笠鉅荷來齊下田結束一何慎下田如下操排布花門陣
鳴鏡知飯熟大家飽其腹飯已立斯須好風來樹木顛插田苦日熱炙人
背小熱爛人股插田苦可奈何不唱跋遮曲但唱吳江歌吳江歌歌入人
耳唱歌動人情貪唱吳江歌種秧錯種秧秧錯種秧錯種秧錯種秧錯種
酒人一盞雙眼都生花航一日六七餐嗜理無華色對酒不能御舉肉不
能食耕柳榆周后稷懊惱神農氏毒害秦始皇偏不廢耒耜一日沒歸
西山結伴相與還還又何曾聞耕二力田能勝貧謹身能勝儼古人不我
欺微言起悟者解

遺社招隱詩

蔚村有七十二潭潭皆種蓮花思與友人共樂之而作是詩
日月易化遷晶晶成炎夏茅簷雨乍晴潭水波微瀉心跡雙悠然繁艇共
暮下青靑綠葉浮淡淡香風寫此樂致白私願為古蓮社其中有妙善所
與能同者

五月十四夜

揮手登舟去不還不將離別動愁顏羞同張儉投門急漫學嵇康鼓瑟閒
孤桐吟

龍門有孤桐崇幹干天日上有鳳凰鳴離離吐朱實桐生何不時斤斧賊
其質拉雜摧燒之乃與眾卉匹哀哉無察豈留此斷琴瑟

神龍吟

神龍躍深淵變化不一方大乃風雨怒細能爪指藏未免具所欲畜牧如
馴羊一日烹醢食行道為懷傷是以至人心澹然天地忘

黃雀吟

啾啾三黃雀依依未鳳旁朱鳳既成垂黃雀亦翔翔二雀游北渚一雀巢
南岡飲啄與羈栖各在天一方一雀飛飛中鼎大二雀哀哀欲同死

猛虎吟

猛虎逐深林風伯甘前驅偶爾嬰係蹄遂乃絕踏趨豈寶環寸踏以傷七
尺軀萬物理良近為我生嗟吁

次韻答陳義扶同年

蒙頭咄咄問天行病骨輕於江上萍雨入寒砧秋樹落風吹殘角夜潮生
雞聲空作無端舞雁足難傳不盡情何日月明相對飲荷花深處一舟橫

翻翻者羽五章

章六句一章四句二章十句報與參
翻翻者羽戾於中路棟宇顛覆巢將焉附豈不懷新終不如故
剪剪其非采采其藕十畝之間胼足胼手既食而粟亦孔之醜上總白頭

下牽黃口任運無心叩師五柳

有琴在堂有酒在觴有書在床可以豫康今我不樂日月無良
酒既醉矣琴既闕矣憂從中來不可治矣

有美一人采桑東阿首垂火齊身佩鳴珂吹氣成蘭吐辭欲波來我好音
翊我微和道阻且遠我夢如何

讀史四首

坤維限中表大化殊尊卑此乃天道然亘古恒如斯舒夢一以滅春秋有
餘資負乘寇之招募夜思奪之機槍自此始在席知何時雄龍耳翁張雌
龍尾垂垂二龍今不至誰為辨雄雌

白起破長平邯鄲亦垂斃救兵如拯溺晉鄙何遲滯魏客辛竹來公子惡
無計時無膏仰連秦已尊為帝卓哉蹈海節然萬夫勢千金笑不納功
成遂長逝

項籍既滅滅田橫懼為俘逃入海島間從者五百徒漢王強指召殺身在
中途不惜亡虜苦所惜南而孤二客遂從之眾客與之俱一死頗傷勇三
綱賴此扶

炎火丁中衰新莽居奇貨一時頃周公上書相煽和梅福棄妻遁萌挂
冠卧陳咸歛書帙薛方守窮餓鵬飛既寥廓羅者不得下白水真人與百
鍊卷文美藻

承運詞渾中留客

諒遠南宮繪圖像聲名永遐播不聞隱鳳徒終作從龍佐
芙蓉今夜為誰開繫纜花叢汎綠醅飲莫愁盡裏盡小舟落葉又沾來

登山詞

登山莫太險涉水莫太深山險股必栗水深身必沈股栗尚可身沈殺我
前人失脚後人把滑

讀陸道威八陣發明奇贈

吾聞龐德公寄跡鹿門野卧龍每從之憤然拜床下床下何如人况乃床
上者皆無二顧動沒齒同啗啞身隱焉用文此言信非假

五歌

古人歌以言志屈原九之杜甫七之今下僅得五焉音愈促心
愈哀矣

有客有客在他鄉秋風浙浙吹衣裳陶侃呂桓虛無藏一朝饑餓凍且僵
東西南北魂翱翔床前月兮地上霜援琴鼓兮來決涼懷美人兮何時忘

嗚呼一歌今歌已悲雪庵樵叟知為誰

有親有親在東皇硯田託跡心切初種瓜一畝生蓬蒿髮禿短維二毛
肌膚瘠病何人搔我呼天兮長叫號杯有酒兮蟹有螯老人樂兮母劬勞

嗚呼二歌今歌轉痛愁為我啼歸夢
有子有子癡復癡大者不肯勤書詩小者索飯啼門相尚有孩幼穉穉持
寄食他氏為人兒治善裘兮弓善箕泉有醴今艸有芝何必強兮從所宜

嗚呼三歌今歌草草陶家有詩掛懷抱
有弟有弟在城北居無田廬食無肉結束縹緲罷不讀世情波瀾同反覆
何時出幽遷喬木伯為手兮仲為足家積善兮天降福擇所交兮慎爾獨

嗚呼四歌今歌黯黯長枕大被無人眠
有婦有婦手摻摻綃衣袂無寸縑糟糠蔬水常相兼日不再火安不黔
飛蓬井日愁心添樵有新兮織有簾黍離離兮麥漸漸終吾生兮同惡墮

嗚呼五歌今聲氣極白日為我寒無色
桂村訪陸仲威

確庵之妻

小閣虛窗立釣難春蔬臘臘盡君歡魚吞花影吹波細燕啄泥香入暮寒
秦地桃源開歲月漢家粉社舊承元莫嫌任承偏忘世時事而今不忍看
失明賦

村居

蘆白楓丹沼綠蘋粘天波浪自翻翻愁知日月催雙鬢貧覺妻孥絆一身
詩卷行吟書甲子薰爐正坐守庚申南山當戶悠然見相對年年似故人
除夕尉遲廟迎神送神曲五章

朔風吹兮當戶霧霏霏兮如雨呼童子兮伐鼓神之來兮不怒
陰陽爭兮能圖死道之窮兮土不制水渺渺兮寒波村不烟兮無禾神將
愁兮奈何

捧桂酒兮盈危潔吾心兮致辭齊萬物兮洞沌神不樂兮何為
神首肯兮心昭遂破涕兮為笑嘗余肉兮一嚮醉予酒兮大酺
忽視視兮欲歸翔空兮靈不知不可乎流連嗟窮獨兮誰依

戊子元旦

積霧雲書不開溪流續續到門迴芙蓉衣製先民服樹樹燬昨夜灰
疑碧年年摩詰恨曲江歲歲少陵哀多情幸有梅花在轉眼春風偏八垓

寒溪八咏爲盛聖傳賦

出門星在天入門鳥歸樹羣動同一勤當此有心悟
開雲以爲餌野月以爲鈎嚴陵較慚魏多却一半裘垂釣
昔上作似竹竹乃似君子六月清風生科頭讀心史倚竹
君道不如鳥春來啼更好鳥道不如君天機獨了了
夜雨一畦綠春風三徑香臨溪笑陳仲空爲別人忙
故人雙屐來清言弄玉屑一夜明燈中唾壺已擊缺
月華凌太虛心蹟非人境徐咏陶詩揮杯勸孤影對月
空白渺無際風搖天地寒主人抱微尚不什啓扉看曉雪

丘文眉行脚詩

山哀浦泣動離歌無計維駒奈若何赤脚那能痛地脈壯心空欲挽天河
楚關豪載催頭白蜀道鞋行踐血多烟岸一尊春耐綠龍鐘雙袖入烟波

雜文彙編

子別號確庵今擬改借庵放筆大笑

借田鋤種借稼居几榻琴書借滿廬借得此身仍長物半同老衲半樵漁

梅花將盡寄所遊客

昨夜梅花光照門紛紛如雪又如雲春風無盡相思意只恐梅花不待君

信賴摩士盜警兼請職廉居詩卷

二氣混茫萬物錯有充鷄林有鶴古之盜賊畏仲弓今遇仲弓色不怍
古之盜賊畏方今遇方今遇方今遇其囊一身以外皆長物人情當此恒旁皇
先生養氣得其真我心不動只如此掛讓從容整且暇揮却青瑣似嫌絨
篋中舊著詩三百擲地琅琅作金石笑語群盜勿毀傷此吾至寶君不識
幸得留來遺野人披卷橫素傳幽真雖然未必篇篇酒也應還是義民

附摩士和作

此生未死百事錯燒煮何嫌到琴鶴舉世從知付何類亦死不作可憐
作我昔交遊滿四方一貧固守惟空囊冬寒月黑有底急坐煩豪客來
張皇膽肝塗腦紛紛裹白日黃塵亦如此數口飢寒豈足云一身之內

猶樵樵嗟哉生年誰滿百安用兒孫作弊石五生破滅去不顧此意却
待林宗識武陵聞有避秦人吾亦前身黃道黃道黃道黃道黃道黃道
深處訪遺民

得劉映菴先生殉難成都消息

十年游宦著能聲萬里孤忠不爲名我亦辱稱門下士心喪三月哭先生
蔚村八勝詩同石隱寒溪梓亭作有序

蔚村在崑城東北三十里地遠而僻水道紆折無鄉導則不得
入焉相傳爲有唐郭公尉退敬德躬耕處陳頑潭即其故宅趾
潭之陽有郭公祠土人奉爲社以祈風雨賽禱每著靈異土風
儉陋薦僅蔬菜予至易以血食更謀鼎新之祠前雙柏樹作門
祠下有井甃碑爲苔蘚所蝕蒼碧難辨井中有神菴一時浮沉
水間人欲取卒隱不可得村山倚巖千崕窪而頗腴作隄四圍
之水旱蓄泄是類內爲潭七十二悉種荷花而陳頑潭爲之長
其大浜則村潭之不稅者故土人不種荷公取魚蝦之利秋夜

確庵文集

玩月於此爲勝祠北爲龍窟窟曾有白龍於中飛去故名更北
爲郭母溪郭母不知何時人也亦不詳其事跡地以人著大抵
亦賢婦人云楊氏宅即今予所選跡讀書處也嘉靖中倭寇海
上顧里周公錫避兵居此宅周爲名賢土人謂此宅前後居停
隱者亦宅相之善戊子四月石隱移居寒谿見訪款留信宿賦
詩贈別雷雨猝至吟興未已因指蔚村八勝每題各賦五言一
絕頃刻而成或稍後者浮以大白時案上止一筆相傳疾書文
不加點八又七步未足喻其捷也惜藥園不與此會石隱命之
補詩越一月中庵見示和作并附錄焉

太湖八九峰蔚村八九潭高深雖異致各自有奇標七十二潭

郭公本英雄胡爲不血食我來尋鷄豚洋洋如有卽翁遺廟
何年一古堞寒泉微見影天地悲化遷改邑不改井
但傳楊氏宅不見草玄亭幸得同心者時來共醉醒楊氏宅
本爲下溷田築隄作防護却使問津人周遭失歸路四圍

雲從龍已去波浪尚千重水計詩人笑終身郭母漢
曾記入村初停棹郭母漢主人歡出迎呼郭母漢
寒冬十二月水淺露微沙漁翁百艇橫袒臂爭魚蝦郭母漢

附石隱作

澄潭七十二潭潭種荷花摘子當饌糧采葉裁袈裟七十二潭
當年奪槩人居然事草野宏勳著唐室英風赫吳社尉遲廟七十二潭
皆日避兵人今日避社長兩賢去百年土人稱宅相楊氏宅七十二潭
水漲四堰平水落四堰出村農百餘家於焉長稼穡七十二潭
一泓清澈底藏鱗亦能辨要知龍潛處不在水深淺七十二潭
郭母一婦人猶能重其妻君子當自樹千秋志不朽七十二潭
水面平于鏡微風靜墳末長者不種蓮留以貯明月七十二潭

附寒溪作

荷潭七十二潭夜有餘清月光與水色萬古只同情七十二潭
讀書見高義拜祠識精英鄂國曾分土何時此退耕七十二潭
村中有古井淵然神祠下泉水一何甘藉以飲甯者七十二潭
此宅百年餘兵燹未嘗厄但願天下安誰如楊氏宅七十二潭
水村却畏水架堰郭行淵夜深風雨急不住往來看七十二潭
龍去已存窟游魚尚不馴至今千尺水還遙見金鱗七十二潭
郭母何如人彷彿有高致溪水日夜流今各稱不置七十二潭
水面大于天無溪可泊船偶來閒蒔蕩蕩暮起寒烟七十二潭

附浮亭作

何處放舟好紅蓮四面開澄潭七十二處處看花來七十二潭
鄂公千載豪未必辨稼穡固知山林趣英雄所得七十二潭
村中好溪水不識井泉香寂寞古祠下夜夜發神光七十二潭
昔賢避兵處今日成古跡遙知千載後高風更踴昔七十二潭
村中多水田遠岫作提捍春水自浮天村流只半坪七十二潭
白龍已飛去尚餘龍窟窟惟有臥龍人時來酌溪水七十二潭

但聞郭母名不聞郭母事溪頭流水聲彷彿猶古意郭母漢
儂家大浜南種田大浜北飯熟放船去遙遙未能即郭母漢

附藥園作

大潭日月舉小潭雲物翔長風撼林木野水啗天根七十二潭
郭祠荒烟裏雙雙雙樹作門風來葉聲戰疑是神靈言尉遲廟七十二潭
神寢或浮沈恍惚忽著靈異年登神今喜井上小游戲七十二潭
宅豈能重人人自能重宅今賢與昔賢高名懸白日楊氏宅七十二潭
都來一掬土屹如百雉城高城已摧壞此中未受兵七十二潭
龍潛伏勺水龍怒鼓百靈試看龍窟上雲氣水嘗腥七十二潭
村中潭八九雖多亦何有何處指清風陳頑與郭母七十二潭
擊舟入東堰遙遙水勢寬白露兼葭中碩人賦考槃七十二潭

附中庵作

五日遊一潭一年潭一遍何處藕花多惟應驚鷺見七十二潭
當年第一功曾賜吳公履湖食擬桐鄉魂乎猶戀此尉遲廟七十二潭
倚綆待晨變徘徊不敢汲為有夜浮光神寢井中出七十二潭
一望棄段曲高人卧白雲空傳草玄宅不著美新文楊氏宅七十二潭
堰東復堰西堰南還堰北向南斷船行何憂逢俗客七十二潭
龍來窟背平龍去窟背露低田久無食願龍不更怒七十二潭
作婦未必惡作男未必賢君看郭母漢非因郭父傳七十二潭
我行尋詩洲先及大浜裏不知隱者心共指浜之水七十二潭

乙酉九月劉河所郭純一婦朱蹈海死友人張元樸簡予曰此婦

人中魯仲連也因爲之歌歌曰

於乎魯仲連蹈海不帝秦高義千古傳哀哉古今人相去河天淵況乃一七十二潭
女子生死如浮烟獨有郭婦朱矢節以自全時當乙酉之九月七十二潭
東海邊王帛載馬後子久羅馬前忍辱圖苟活行道皆哀憐朱乃從容蹈七十二潭
東海仰天含笑歸黃泉有女義不顧有夫情不牽江南丈夫幾百萬此舉七十二潭
偏讓婦人先吁嗟婦人之中魯仲連七十二潭
閏月三日偕陸鴻逸攜花載酒訪酬清友人歸舟遇雨鼓棹而歌七十二潭

夾岸菰蒲起棹謳夜添新漲足溪流攜尊求友心先醉感物成吟調入秋
漁網家懸屋角野花片片撲人頭倚舷高卧分簑笠細雨添衣更不愁
贈白庵生曰次韻

芙蓉衣被簪皮冠日日青絲白玉盤酒向春風常作主人如秋月不禁寒
花間坐隱拋棋局溪畔行吟弄釣竿底事夜分還不寐鵝群書法剪燈看
夏四月新安程士起夜過子述鄉井之亂鬱鬱不得歸爲子鼓琴
涼一曲予爲作絕句以序其離愁怨思之情

程生書記故翩翩爲客於今二十年俠骨旋醒頭旋白囊中不掛一文錢
江湖離亂幾時還家在黃山白嶽間一曲土風操未畢泪痕如綫墮潛潛
消息天涯不可聞良家子弟半從軍仲宣恰向樓頭望紅樹青山見白雲
風吹鵝結袖編欄從密頻思慈母願夢裏分明經越水勞來依舊住吳山
訪江俊求口占二首

燈火那齋對讀書回頭已是十年餘相逢不用寒暄語招我前溪看打魚
家住蓮花深處灣隨風偶爾到人間輕舟載得故人酒趁此月明連夜還

破山瓔珞樹歌

破山之麓興福寺庭雙珠樹狀如瓔珞抱佳趣上有虬幹千青雲下有垂
條蒼蒼拂行路傳聞植自齊梁間龍山北磻詩未刪名賢新聲更聞起野
人對此怡心顏茲樹篤生有妙理左今開花右結子山鳥不敢巢其顛像
係震鼠不能穴其裏豈曰碩果宜留存天地亦若爲爾培靈根我欲斬其
根披其枝當風拉雜推燒之樹若有靈聽我前致詞泰山山頭千丈松只
今已受秦官封斧斤柯石遍海內爾樹安得仍以不材終君不見七星壇
前七株檜昭明手澤今何在又不見三峰數仞丹桂花可憐剗削無萌芽
萬物成毀固有數生無坐礙死無怖爾住四高僧前千百年聞吾此言當
恍然

責子

家世本南渡隱德代可數遺傳守一經素風清舉大人秉剛方言動必
稽古父道更兼師訓子繼祖武強勉頗有年稍稍振其羽如何丁百罹時
事多離離蹤跡各東西父子不共親大地大罪人甘同草木腐肯構與肯

堂責梓將在汝汝輩復不才永絕高曾筵中夜昧昧思涕淚零如雨

村中大水李墓青以四絕句見訊蓮花次韻解嘲

舍南舍北水平分携杖檐頭看白雲遙望前村樹深處每隨風雨欲呼君
日日尋花花未分閒心一點亂如雲蓮花還是無情物歲歲相思不及君
蛙黷填廬閣夜分窓中波浪似層雲輕句抱膝床頭坐君入村來愁殺君
綠葉紅蓮雨不分池塘倒映一天雲花開疑向深潭下捉月採花還待君

餓

愁殺池塘兩部蛙誰家烟火望中斜床頭夜盡柴桑粟雨後朝嘗顧渚茶
酒飽三蕉身似夢駱駝醉醉琴彈七日眼生花西山亦是周人蕨閒較前
賢却自誇

蓮花行

蔚洲村中潭八九問子潭中何所有潭亦無所有但有儵鱗能下酒潭亦
無所有但有蓮花大如斗去年潭水深儵鱗出沒不可尋今年潭水深蓮
花憔悴傷余心此花胡爲以藕名花花葉葉常並生月長一節應氣候直

破庵文集

與天地相流行又能偶然出秋水骨幹正直中通理絢爛之極返太真所
以古人比君子豈其君子亦有窮須臾翻覆波濤中爛死沙泥不得起七
十二潭潭潭同野人素抱濶溪癖思與此花共晨夕花應怨我來何遲不
見當年全盛日我願花兮堅自存但傷枝葉勿傷根來朝水淺風波息依
舊開花滿蔚邨

陸梓亭見贈陶巾

王子新裁處士杖破陶巾風流約略似柴桑濯纓好覓滄浪水稱服憑添碎
蕩裳襲美寄來詩作報山公游處俗爲狂醉餘只恐隨風去露頂人前髮
未長

擬邀文介石先生住尉遲廟

寒風獵獵送斜暉雪滿頭腦淚滿衣六詔山川歸夢遠三湘烽火客程非
岑殘丹葉空留恨讀遍青烏未療饑我有寒潭依古廟不妨老此竟忘歸
荒村連雨用皮陸秋懷三十韻寫愁寄二三知己
死秋日日雨荷笠眺荒郊潭動疑龍窟林低羨鳥巢蘆花搖蚱蜢桑柘落

標蚺戶駭金戈至恣驚鐵騎敵蛛羅張枕昨蛙吹開庭顧荷絲今
青不見梢窗垂如倒馬墻壞侶鳴靜漁具懶歌咏農經倦錄抄
濯短髮帶泥抓鋤鏤花侵室鞭懸爛及新求新梓板後乞火
聲音咽絲桐韻響朝朝塵甌釜夜夜冷厨庖元亮規瓶粟坡仙
呼天次土簫新社擊神鏡候月看箕畢占晴問卦交白頭揮涕
喧堯堯莫傾瓢戲巴胡嘆酒嘲場頭爪折項床下菌蒸胞有鴉
魚不利包商羊欣跳舞黑蜢恣咆哮股后思遷歌周王欲避
烈田亦戊申拋擲年計六梓天震澤波難定妻江勢漸交賈生
屈子小誅茅天地頻翻覆陰陽若溜滑愁心山鬼伴詩骨病魔
榜漂迂庸嘆斗管句憑宗匠削理向大賢教應笑無高論浮沉
一飽

蝸牛書舍詩

三月大水室無容膝乃携琴書偕兒徒輩放棹中流隨意所適
潭影空映荷氣襲人漁歌易語之中琴聲書聲絡繹聞起微
田畔遂日以爲常殆古人所謂泛宅者歟因自號其舟曰蝸牛

雜庵文集

書舍觸景會心率然成詠

誤道銀河泛客槎小初一葉當浮家魚忘人影閒相狎蛙愛書聲靜不
微雨清朝依柳陰香風亭午坐蓮花兒童長日真如歲日斷前村起暮鴉
風里顧郭生嗣子振少年奇孝受先傳之子常贊之中庵天御又
詩之其不朽可知矣戊子春郭生請予一言予曰唯唯雖然有諸
公作在可母贊也夏遇郭生于直水又謂予曰吾子尚年少氣質
未定與君一言俾相勉勉爲善人不亦可乎斯言也郭生真長者哉
予也孝子父也賢父矣遂直陳其事而爲之辭

天道可必乎仁者必有壽天道可必乎仁者或無後無後而有後天道仍
不苟善人顧郭生幾作郭家叟猶子承宗祧名振子子厚是時志學年
孝天所授郭生病且劇引刀腹可剖倉皇不得肝遂乃剗其肝血性通神
明病者終无咎縷縷痕如絲見者欲驚走至誠挺奇行豈曰出矯揉郭生
更有兒傳遍里人口刺史表其閭邑乘番諸久顧華有各篇此事定不朽
哉教化夷風俗日彌觀誰念錯之發員耻及韓岳德色父借鐫許語母

取帚還問通都中有此獨行否且喜郭生意退讓不敢有吾子尚冲齡未
能保厥后願得君一言藉以堅素守此言更有道舉筆殊自忸遜贈直
詞臨風一拜手

八月刈早稻

飲食取充腹求者何皇皇學稼未逢年餒也固其常閉關牛牛廬烟火微
通光八月秋正中早稻裁登場力田二畝牛納稼不滿箱長炊薦社公
春餉高堂尊親畢所願乃同兒女嘗知足便自足大烹非所望

舊錢

人心興廢總關天太府無煩制貨泉蝦菜水村船作市家家仍賣五銖錢

生女歌戲慰妻青

生男每歡慶生女恒傷悲人情貴男偏賤女豈知生女作門楣君不見黑
山崔符寇疆場水蘭爲父持矛戟又不見淳于犯法當加刑綬榮上書感
朝廷有女淺愚苟如此不讓鬚眉丈夫子詩人之辭迂以拙男女生來強
差別寢床寢地上下殊弄璋弄瓦尊卑絕若還桓家無女郎安得乘龍李

雜庵文集

與黃若還鄰家無女郎安得右軍坦東床何況里人口花前而子後桃李
謝春榮蒼松綠夕秀商瞿四十尚無嗣後來乃得五男兒君比商瞿尚年
少瓜瓞綿綿正有期勸君且盡一杯酒何必爲此長嗟咨

贈黃奉倩

斷空圖畫意偏長擊木悲歌木是狂醉後偶然多筆墨但書正月不
題與參晚翠庵

題與參晚翠庵

閱盡人情萬事慵靜中詩卷日從容慣迎賓客花間犬粗識君臣架上蜂
釣雨及辰荷作蓋著書經歲筆爲農庵題晚翠何人伴恰有黃冠號洞松
棘嶺湖土

秋聲

秋聲吹不寐起視正宵中窺窺愁飢鼠啼花急亂虫露舍雙樹白月借一
燈紅可嘆草端已行蹤似轉蓬

節黃勿玉并書

承諭詩句枕上口占一絕與尊指殊不相合覽之可發一大笑

也古人云十窮見節義松柏之姿經冬不凋松桂之性至老愈
辣昔陶潛有乞食詩賈島有乞米書雖高人達士無所不可然
臨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前合甫援留時有出粟相餉之說弟固
已探之于心久矣止而弗遷者所以申其情辭而勿受者所以
存吾義今適彼此相安何為以詩促之哉鹿城諸君皆當今第
一流也明歲定當延致村中談心論道若有所為而為則非本
志矣鄙見如此仁兄以為何如噫知我心者其勿玉歎不必令
他友見也

故人雅意獨倦愧我才非賈浪仙乞米無書存瘦骨祭詩有酒送殘年
已丑元夕送徐次桓之桐江三首

官領春風酒有壺送君烟雨一村孤不知此夜桐江裡向有羊裘釣更無
何處當年許翺亭白雲源上白雲生憑君寄我西窗雨碎盡江頭竹石聲
西湖山止兩高峰無限離愁有夢通遙想過江風雪夜梅花路月明中
春日

春日

權庵文集

春上晴溪冰腹開山村烟景暗相催枝頭有鳥窺虛牖門外無人掃落梅
餉水一簑衝雪去市魚孤棹帶花回久知學道能忘世只恐猶添萬恨來

斯友堂詩

已丑孟陬同人集斯友堂詩易石隱以事不至屬予為作斯友堂
詩客公不寐剪燭直書遂得百韵

既為萬物靈自稟兩儀秀五性初感通逐物欲構衆形役一心下乃夷
禽獸此理在結繩微妙無人逗自從羲皇來群聖相左右八卦畫其先洪
範叙其後人極一以立萬古開迷悟尼山老布衣厥命實不猶歌鳳悲填
膺復麟涕橫袖則述兼贊修神功無滲漏為天植斯文上帝可其奏大道
難日月燦乎如白晝弟子三千徒四海群輪轉千古一大朋心法傳薪燭
奈何微言絕大義遂乖謬麻衣并六合一火毒于寇漢儒傳精柏經學僅
存何所傳趙宋文明開絕學續其脈太極與西銘暗至孤燈透明道顏冉
生何所教趙宋文明開絕學續其脈太極與西銘暗至孤燈透明道顏冉
生伊川子與復瞻庵集大成可功一原收傷哉諸儒沒儒途又難辨明與

三百年文成發其韜不免間微沙何況諸未流憶自丁丑歲吾黨相詰究
或探萬象源窮理幾天授或交戰而勝道體肥不瘦或靜嘿無言淵心如
井甃或比春風和醉德飲醇酎或捷如發機或滿如引穀或銳如輪攻或
堅如墨守禮義當干櫓詩書作甲冑班班實有徒一一符玄術尤愛石隱
翁求賢甚於購羽關斯友堂群英日馳驟芝苓備諸龍騁驥諸旂方為
吾道慶忽爾蛟龍開海嶽盡翻飛大厦驟結構昂湖痛莫攀天位乃南狩
前轍既傾推後車復顛覆時勢累卵危舉朝充耳發蟋蟀聞平章黃犬吠
促宵百姓怨湯火腹誅而詛呪引領敵國兵望之如望后朔風動地起弄
去直如做漢德重見思天命反不又非無玄永旗旋與亦旋仆披髮走荒
郊小子多傷德破涕強為歡枕上啼痕留採菊傍東籬開窗見南岫魂乎
不歸來甘心伴猿狖足進惟趨起言終誼譎耻彼馬牛尻樂此鷄鶩味
察察二三子歲寒鼻自殷需沙且需泥不徑并不寶碩果僅能存意者天
所設石隱閉門抗科序種種極幽寒溪焚衣冠藥園事耕耨餘亦雅能軍謹
身逾斤張縱爾風塵塵君子亦何陋泰伯入荆吳周禮相習狎箕子治朝

權庵文集

鮮以俗草其舊管寧在遼東亦復陳祖豆摩刀刮乾腹揚炭慰坤轍時時
風雨中訪我荒簷舊每攜之蘭香以逐海上臭剪韭但烹葵信宿肯停留
王君更好學草心蔬文罔論道剖儒墨學古通篆籀正月春始和吹律中
太簇頑潭運社開講易開復姑空谷無足音我心怒如疾遙屬堂中詩野
禽強一雉嗟予本蓬材所恃衆麻侑瀾溪多古風隱者烟雲湊克已有同
心相約共勉懋實為痛膏肓畜艾備灼灸乃思朋友樂當為人事首父子
所不傳兄弟所不傳夫婦所不謀君臣所不觀朋友苟義合大小皆可扣
樂善誠觀摩規過非厲詎所以朋友倫實補五倫謬縞帶與紵衣相和在
邇迨雷陳膠漆堅白首同新遺生有彈冠貢死有分宅邱青松柏心霜
雪乃逾茂良哉王君意不屑為小就既採鄉國瑜復攬九州秀還念一堂
中皎然別字由不復戀膏粱何心被文縉但願諸同儕竭力相盪激如行
必赴家如飢必春糗學問日益宏德業日益富顯晦適機宜剛柔應物候
陽升鳳皇鳴霧散虎豹吼請以此數言永為此堂壽

附石隱和作

擾擾黃埃中，此雙蛾秀。戈矛森戶庭，匪曰求婚媾。大海滄海龍，深山伏猛獸。撫茲懷戒心，計敢輕一逗。號著罔攸懈，著言銘左右。仁義勉厥躬，韋弦佩前後。拙寡本愚劣，荒流重迷替。緬我生之初，賦命實不猶。王父風清嚴，冰雪滿襟袖。翁少負羸疾，遺業為滲漏。遂俗遺世，憤標拔。不能素落，颯江濱。抱書腹，白晝育甫十數齡。諸難難，輻輳朝，似拾橡栗。夕獎採薪，煩力事父兄。失學又何謬，薄德偶內人。鼠雀垣墉，冠冠驚。惟鼻祖還促，盡釘假幸。吾舌尚存，厚邀皇天。宥校筆，魏班超學詩，慕張祐性情，稍獲舒。亦易救感，憤多不平。抽刀思斷，胆楚章句，鐵硯磨幾透。不憚仰鑽功，口誦而心復。寡昧竟何益，徒勞無少收。玄黃戰胸腹，夢寐殊難。操憤悱，結鬱脩程，誰降蘇蘇子。肩山喬，逆氣駛奔流。白馬雄辨才，稷下未能究。陸家兩兄弟，英俊自天授。洪詞馳青雲，書法爭肥瘦。更有伯陽子，靜深如古壑。雞野八拜交，如日飲醇。關弓仰飛鳥，霜翎響應。刻燭裁妙篇，旗鼓慶戰守。陸郎豪雄士，蘇卿乃世胄。出處各有道，不得共林宿。而我交交者，冒復奚購。離離井市，倚焉足共。

確庵之真

馳驟衡非千里駒，終不樂凡庸。本欲學鳳皇，寧與鷄鶩同。爰聞有隱士，決澗分堂構。盛江與曹王，丘索同蒐狩。精一尚折衷，鴻秘發潛發。可以解醪醑，可以警警。褒可以佐冕旒，可以號介冑。稽顙孔孟前，樽俎尸以視。時雖切履霜，上有明明后。馬周器旅臣，承恩一塵甃。衰年蒙不棄，嗟已多又于千載。賓與子雋，陸則作策。征匪無日，國運適倂。德業復鮮完，卯淵倒無停。溜魚鼓或跳，梁雲懶常依。袖屐談如可，食投身餌猿。狹子乃逕遐，荒餘留殊。語端雄鷄，斷厥凡鷄。聽惡其味，竹折不改節。梅寒香獨，艷築土為管。冠穿窈窕，作窈窕。策卦得明夷，探錄龍乳。穀俄看瑞頭，樹累累垂絲。袖農人與有秋，春不廢耕。耨兒首拂琴書，捍眸望煙埃。舉世共膏溺，誰能請固陋。脩身以俟時，豈云積習。狎賦詩贈新，知以屢進者。舊奕奕斯堂中，宛然飾知豆。少者意眉青，長者舒面皺。酌酒歌鹿鳴，習禮拜中霽。異地有同心，一一芝蘭臭。林宗附井里，星軺為停留。互鄰或請見，不為風俗困。愚稍通一藝，六書溯蒼籀。確庵新樂論，損益成不族。桴亭闢大易，六陰壯於如。著述紹河汾，世風又何改。得氣辭動物，雄

升鼎耳，雖炎祥未可知。占或得衆，俯將見百里內名彥。日夕素持，升兒豚犬亦勉。慈架訓賴賢師，痛處每著炎文豹。在能隱神龍，貴無月明。徑寸珠術，沽非善售。日月無終晦，綢緞佩有作。親兵諫非周，王馬首敢輕扣。昔者揚子雲，至今蒙世詆。詭行藏真大事，毫釐千里謬。遇合誠有神針，芥投邂逅。吾黨諸君子，欽哉慎所遊。逐鹿凶終張，聞鷄鷄開。邪相彼歲寒，枝風雪轉芳茂。後先諸從遊，死生各成就。火沆綴木難，吉光表瑩。瑋卓犖，嶺人倫。嶢嶢撐宇宙，不愧好男兒。夙昔買絲繡，嗟予困草茅。山水供枕漱，荷芰製衣裳。松菊備糧糗，知足聊遠辱。無求自稱富，混俗養天和。閒情玩物，候群鷄。闢禪中靜聞，若牛吼委形任，推遷不羨安期壽。

魯國圖詩有序

歲已丑，與同人爲請經社。白泉先生聞之，仿朱謝臯羽意，屬其紀綱。揀夫子像與定，所募魯國圖見遺佑，以和臯羽詩。樂其爲，距躍三百，乃敢拜而受之。蓋臯羽當德祐之後，與講學

確庵之真

方吳諸公游，遺以是圖。歷四百年，所先生秉鐸，其地好而求之神物，復還石缺字漫，幾不可辨。揭其本藏，箝中久一旦出，以相贈。豈所謂天下之寶與天下共之者耶。昔人好觀山水名畫，謂之四遊，今得是圖，每一展對，如入關里坐舞雩，此其樂豈止山川草木之勝而已。月朝十五日，敬懸草堂，瞻拜典儔，一如方吳諸公以仰成先生與人之爲善之意。因依前韻奉贄一章，兼寄同社諸君子共和之，將以是誇於田夫野老焉。

附白泉作并序

昔謝臯羽浪跡海上，募魯國圖於定海學括發，間隱惠之士，講經山中。遺以是圖，與夫子像對朔望，肅謁國華，讀其詩而嘆之。前者司論是邑，即詢此碑，鮮知者。後得一老人，年八十餘矣，言勿時曾見此碑。半埋土礫中，指其處掘得之。已深數尺，爲立堂廡，間復

還舊觀其本藏為中久矣確庵陳子今之古人也講學淵溪之

上從遊者眾乃仿學羽意以是圖歸之
舊傳蹟不朽無嘆說新席煥或梓里梓安即海濱龍蛇潛大道鳥獸

聞斯人異代同懷日規趨古逸民

和陸辛庵詩村夜話時辛庵避公車不上
一箇溪水漲春洲喜有龜蒙破寂寥書卷明燈急雨酒杯短劍照深宵

髮長白似三千丈疏短青無十二條君是北溟魚化鳥不能飛去伴仙鶴

和辛庵寒食二絕句

尉烟寂寞斷晨炊非為當年歲上悲懶向鄰家乞新火對君酌水漫題詩
家野哭墓田中日斷城山淚血紅馬鬣三年霜露裏紙錢若箇掛春風

陶九章遠遊言別忽修弟子禮賦贈

久稱兄弟接杯厄牀下重修北窗懷若白虛懷能問道吾慚大患好為師

確庵文集

四方投分宜矜慎千古傷心足亂離家在暮雲歸不得殘山剩水繫人思

悲洪都

擊鼓莫擊少卿鼓拭劍莫用南昌土蛇不成龍虎變鼠模偷大笑天公苦
馬騰騰所翻翻營後戶失前門矢折鐵車敗校南昌城頭饒饒哭傷饒饒夜

夜啼人屋烏為公然食人肉

昌國衛

昌國衛今日屯兵昔置吏沐伽山昔時佛國今虎關虎關前推無人守銀
索金剛夫何有木石勞勞精衛心一朝風雨三光沈三光沈六龍去龍去

龍孫在何處夜潮排激鯨人淚

命大兄操舟過鹽鐵塘

會向湖千學弄船水嬉噴汝五年前而今才子孤蓬裏翻喜臨風搖更便
伊人待中庵先生詩見次韵贈答

蝸廬問字詎能堪喜子將市過草庵綠樹曉濃黃鳥外青山晴白雲南
吟風弄月詩心細剪韭烹葵酒政酬從簡衛門送君去過溪忘却笑

附伊人原韻

避世無如此地堪白雲深處水迴庵教邀鹿洞垂高範學擬龍門不掛
南溪漲魚兒波競躍窓留草色翠微酣暮春侍坐春風裏敢謂區區獨

異三

中庵和前韻見贈又次韻奉酬

老南任風病不堪忽聞長者叩荝庵冠裳先進存三代著述功臣在二南
劉向老教青火泣陶巷飢為白衣酣相期皓首崇明德敢負人生俯仰二

附中庵原韻

簞瓢何處樂猶堪村繞澄潭捧一庵依斗正瞻文在北邙流還識道歸
南詩將陶寫非關辭酒欲淹留不重酬慚愧十年呼類我却期言下悟

前三

諸令甫約其宗人鼎甫惠甫莊甫月吉告祖悔過遷善感而有作
孤將忠孝續先傳普墓文成告几筵五世衣冠君子澤百年譜牒後人賢

門風恥與時流伍心史勤搜國事編海內只今誰舊德章家花樹尚依然

確庵文集

宿領雅集詩堂二首
幽人住何處墨莊東復東卷簾看曉日散帙坐晴風客話烹雞豈猶過剪

鹿葱一時借隱樂可得似渠鴻

結茅丘壑畔孝義古人家家放犢依深樹尋魚背小叉花香鳥語細甚靜口
光斜秉燭無言處空庭一夜蛙

凌葯庵南園出家樂術觴有感

驂眉江頭意未平雲散忽奏不勝情衣冠尚見今優孟痛哭何人似海清
雨打鼓聲遷客淚風飄系音斷腸聲周郎且喜無煩顧費盡黃金致得成

和自庵掃徑

徑繞蓬蒿罷剪鋤就荒吾亦愛吾廬蒸藜餉婦攜新酒分火鄰家讀舊書
社散人歸疎樹外山晴鳩喚落霞餘江潭風景年年轉又見榴花照眼初

同人攜酒過白庵草堂和白庵韻

每遇交知興欲高不煩折簡枉相招遮門大立迎藜杖隔水人過話板橋
香借三瓶風滿座舟移一路月半湖醉歸錯認秦人洞谷口烟溪記此宵

予家潭上目擊村人日不再火乃創為周憲法惠顧不貲重午前一
日年友葉帽初忽遺余粟即公之村人書以紀之

牢落天涯甘餓死忽推仁粟到衙門為君市義寒潭上散作春風滿野村

五月十三日織簾小集以周程張朱分韵得周字

織簾居中花四周織簾先生何所求梅子乍肥還帶雨竹枝初醉已含秋
白雲盡日堂前合碧水經年戶外流談龍歸來殊自得田園無盡不知愁

大塊稟群生含吐陰陽汁痛癢共摩搔水火齊燥濕賤縱有殊靜觀昔
自得割彼以自肥母乃非所急昔稱右軍我及聞迦蒙鴨寄托見幽真立
其脊昂寡哀哉口腹人刀几淋漓赤下著輒萬錢嘆以鼻端白膾蟹新其
筐脯蝦脫其憤寧知湯鑊中盤旋不能泣我受孔子戒疏水或時缺我永
考亭教獎來款嘉客養茲朴素心古風庶適集

家人以已邪落卷糊窗用宋林景曦韵志感

雲樹腫臃日正東照來殊卷十行紅故胡封事今何在應與山窗曉曉風

懷顧中卷織簾居中

結廬煙市近心遠斷聲聞香自茶靡入青從群荔分竹深遲引月墻短易
過雲遙念夢林夜齊心著述勤

水國詩和顧伊人

下溪年年稅未成樹頭布穀枉催耕何須毒霧愁為雨乍得輕陰喜當晴
蕉葉滴殘隣婦淚荻花吹斷野樵聲無端社燕辭巢去定怪當門一棹橫
飯後青無酒次日寄詩相嘲步韵即答

水漲溪田夜夜平十朝僅有一朝晴君來索酒偏豪上我規空囊太瘦生
花護苔磯鴻鴻靜人歸煙艇影驚驚無端訓唱松陵句盡入愁雲作雨聲
和陶擬古同白庵作

開門薄暮望遙對南山偶誰家獨晚炊儼然煙光舒降翁偶相遇班坐愁
舌應爾我風雨後入口皆升居不惜舟居苦但傷田禾蕪顧瞻就樂國去
去將焉如

附白庵作

大婦愁朝帆揮涕向東隅小婦愁晚帆蛾眉結不舒去年五月中游魚
入吾廬今年五月中有娃產吾居不獨禾黍及兼令瓜豈蕪僕愁有
端皇天獨晏如

諸庸甫家社飯

雙扉烟雨閉菰蒲連社樓心避世徒家學東生移泛宅身同漫士老杯湖
留賓截髮成佳話對客揮毫入畫圖疎磬一聲幾住處龍頭歌唱起樵夫

舟居

由園蕪廢水潺湲贏得無營日就開十指懸椎紅蓼裏一家炊飯綠荷間
大雲乍蠶愁飛鳥雨氣全收見遠山鄰叟不知何處去數聲羌笛釣魚還

白庵見贈移居詩次韻奉答

立錫曾未結疎櫺萍梗天涯託此生無力買山卷石地有心求友十年情
時時酒債兼詩債往往棋聲答水聲誰道移家輕似葉尚多妻子未全輕
附白庵原韵

自愧窮廬不滿楹竟無行屋住先生漚園原為他人計買宅殊慚故友
情懸楊尚餘一客地傳經遙聽兩書聲浮踪久矣如萍絮不道移家似
葉輕

次和白庵枕上吟

於物無營是學仙於心無著是逃禪花迎玉露枝枝笑月落金波處處圓
幻影休食蕉下鹿潔身宜似樹頭蟬莫嫌夢裏常多夢且和君家說夢篇
蘭潛諸氏墓

平中忽一突迴環水如帶漢唐無寢園諸家墓門在

次和黃初玉夏日早起

率率天南落星閣隱分影透疎櫺苦吟怯似空蟬腹畏露愁如病鶴翎
日月已知九作客乾坤久悟草為亭年來學道心無著平旦全須此刻惺
白庵草堂連飲

瀾水中分陰柳榆望衡對宇接歡娛互誇囊裏還餘在頻探筒詩已唱無
醉學蠶發花盟手暗添魚網火依蒲歸亭一笠臨風側笑語山妻為手扶

次韵劉文成夏日雜興七首

先是戊子與參同辰子音皆有和作家大人亦和之今夏苦雨不能對書乃邀白菴同和以消永日

扶疎疎荔富離垣颶母風吹雨打門碧浪以雲翻白晝青燈如夢照黃昏
兵戈未定書巢破煙火裁通土銓存今日落花誰作主却令銷盡黯然魂
村水漲柳花餘夜夜鵲鳴開索居兒子美船行黃酒山妻掃港學求魚
占晴欲廢田家曆種樹備抄先隱書應得北窗高臥穩閑津已斷故人車
清齋日日愛炊糜留作高陽歲歲悲久濕菌如衝雨午晴人曳看雲素
眼枯芳草王孫淚腸斷西風帝子旗記得去年三月裡一場春夢繫人思
秋煙蘆月恣清遊茶籠書牀盡日留亦屋未秋風已被林田失歲雨先愁
說經不到無雙地求友難逢第一流何必淵陽能寫恨夜深蛙吹鬧牀頭
綠波渺渺暗荒郊日與忘情草木交蘆葉一灣圖寫蓮花千歲老龜巢
移牀就樹雲爲枕倚竹懷人月滿梢不用勞勞叩詹君十年前已決誅邪
斗指南丁秋又催瓊樹往復動寒星侵帝座何年見喜掃旄頭永夜情西

雜興七首

蜀青首成皓首唯陽白骨長蒼蒼最憐野老無窮淚都付江頭酒一杯
采蓮新社做天也物外同心學道宜止酒久懸根矩介盜牛差畏彦方知
一潭雲淨波生處十里香來月上時我欲忘眠客忘去幾回潦倒碧荷絲

秋水

夾岸蘆花秋水清桃源寂寂少人行霞明山易獨歸去雨歇林蟬齊有聲
舍北敗荷當鏡立床前纖月倚空橫比來天地多憂患落葉金風一夜生
今歲佃田十二畝以三之一種稻以其二種秫查遭風雨一望盡
白已心置之越三日復有青青波浪中者非分所獲逾千大有家
畜童子二晨而出午而歸酒掃之餘兼煮茶麥入日一二行止適
瀾上諸君采蓮頑潭之土見而嘆曰噫時將秋風井月而泊其尚
可及吾助汝庸夫乃呼其一僕一婢至且了則呼其弟之僕至白
菴則命其僮兩入至窮日之力遂以終畝且携蔬挈飯而來不煩
吾酒餽餉也此一役也諸公其有三代之風哉領子何能坐享公
田之利既深荷畝行自愧也是日白菴有詩見貽因次韵和之即

以爲報

折秧頗費工藕頗費日風雨一朝來生死爭瞬息是以天與人其數常
小敵吾家兩奚奴濕毒爛雙膝此亦一人子何忍殫厥力載星自往還奴
亦頗勤劬獨嘆兩人遲不及多人疾厚意感君革亞旅呼相給鄉約如藍
山高義同緩急邀哉思前修生我慙規色南州徐孺子非其力不食敢當
公出利一家八家役

移家月餘書囊裏盡置村中頗不經意客以爲訝因簡寄一笑

莫訝山村風俗奇淳如皇古少人知一笑呼我猶稱字二子炊藝誤作糜
溪曲每逢還劍客樹頭曾見掛錢時青毡吾亦忘吾有不鎖門庭不治籬
毛子晉載書攜酒見枉却贈

水漲衡門臥野漁雙桡攜酒扣吾廬花知愛客香先動月爲留人影尚虛
龐老肯容床下伏謝王郎欣受篋中書獨悲慟哭西臺記何事備成十
載餘

晨起

雜興七首

銀漢迢迢星在天貪看月落不成眠隣翁入市忙回棹報道兵符又捉船
奉酬陸錫庵十二辰體詩

不願生作永州鼠但願牛角子番紙公然畫虎行市中屏跡當如脫兔
六龍不復御天飛一蛇甘自焚山死門外喜無車馬喧掃徑惟待羊求耳
舊恩戀戀供奉候中夜雞聲板劍起狗苟蠅營何足云一豬不捨尚如此

和陶咏貧士七首答陸翼王見贈

結廬水中央漁叟相因依小初薄莢叢坐釣斜陽暉孤鳥失其群啣哀不
能飛窮鄉細舊林去將焉歸中宵起浩嘆所感非寒飢四十尚無聞已
矣吾衰悲

憂世固戚戚樂天亦軒軒素心卜南村雅集追西園區區簪與紵非上如
雲烟有時對周易小窓獨探研悲哉投閣人玄白徒空言千秋萬歲後誰
爲真聖賢

吾齒齒淵明愛張無絃琴揮杯撫松餘歌咏出天音傷哉先生沒北道不
可尋我生千載後汲古以自斟三復咏貧篇猶然非所欽忘貧不口貧乃

爲達士心

衰亂六七載長揖歸東吳寒潭雨雪中高臥無鳴鴈我愛平原君所學亦
程周時時雙魚來必爲吾道憂當世有若人邈焉寡其儔一城阻千里命
窮復何求

十年懷一刺經經無謁干肯如堂下囚號呼堂上官種田不逢年一日不
再餐美蓉以爲衣風露忘其寒耻爲飢所驅辦此乞食顏雙雙白板扉曉
夜永閉關

日月如弄丸寸心如轉蓬願亦學著書窮愁不能工卓哉高義人漢代傳
兩龔餓死寒溝整苦節軒未同一斗自然合三杯大道通庶幾或流亞亞
顧長相從

蔚村有名解更喜無監州痛飲助清譚往往高人儔吾子天下士方今第
一流胡不一買棹慰此調飢憂新詩既披吟祇墨聊和酬願言再申誓皓
首同束修

客從城南來遺我行波戲開殘見新詞妙理何芳妍其學本六經其人必

聖賢置諸懷袖中譬彼章與絃由來下里音和者或數千對此白雪調含
毫不能宜孤村風雨夜燈火爲凄然

已丑中秋將移家隱湖與石隱翼王諸子論六書之學和陶斜川
詩言別

三日秋雨內來往不能休相對非今人曠若皇古遊六書剖疑義舌辨如
雲流精言駭池魚奇響驚沙鷗茲事亦匪細功成在墳丘許徐何爲者恐
非吾黨傷恨不起蒼顏侍坐相論酬未知子雲亭有此樂事否我年未四
十嘗懷千載憂黯黯然自茲別好友將焉求

鹽鐵塘別石隱翼溪杼亭默庵

回首愁雲思惘然舟分南北淚如泉十年兄弟空雙鬢四海功名剩一毡
看世有心留白眼埋憂無地問青天何時合買深山住欲借襄陽百萬錢

蔚村別切玉且了白民惠甫萼甫
蔚洲村舍是吾家近隔瀾溪路一叉雪裡夜過高士屐兩餘春闕大官茶

丹雘白大乾坤異碧浪紅雲歲月賒惆悵別君何以贈年年無恙問蓮花

別梅仙伊人

三年水國釣魚舟一枕騰騰學四休兔腹盈虧弦上下燕巢來去社春秋
簞瓢不輟顏琴樂絲竹曾誇曾殿留今日碧潭分手處斜陽哀鴈可勝愁

確庵文藁

卷之二

隱湖集起已丑九月盡甲午

詩歌

已丑仲秋移居湖頭村之陶家舊廬毛潛在和陶移居詩見贈次
元韵奉酬
一枝小借樓乃得陶家宅移居翠樹巖溪將夕入門忘主賓擁簪爭
先役載酒自西林幽光黃中席微雨洗空庭清言慰夙昔經學非毛公帝
虎共誰析

平生寡嗜好好在書詩抗言談孔孟下士大笑之獨有素心人遙適百
里思重陽風雨候落英正其時望衡共晨夕歡情方自茲却燒筆與硯毋
爲君苗欺

湖村晚興十首

舊居七十二道潭一棹移家湖水南湖水平分潭水碧晚來添得有山風
山南山北落霞紅處處炊烟浦浦風徐聽櫓聲咿嘯近黃菱人叫荻花中

確庵文藁

蛙喧雀亂鼓頻過一片秋風擺斜笑指歸雲擁溪樹女郎齊散大欄車
陶家宅舍背山阪板屋斜懸面碧池預報來秋當種菊呼童編棘作東籬
湖流東去急于潮蟹舍漁燈取次挑一抹人家是何處鄰翁指點七星橋
朝從東渡暮西回布衲隨身稱舊裁怪得兒童不相識山僧何處又歸來
村姑沽酒尋蓬鬆青布包頭白抹胸刺得小舟輕似葉沿溪采去木芙蓉
朱莊溪畔見人烟近水雕胡蝦菜鮮隔岸便通汲古閣夜來聞到賣書船
百家村落號湖頭雲物蒼茫鎖暮愁何必西山有楓葉周遭霜樹已酣秋
黃面瞿曇叩佛前疎鐘遙與夕春連誰家小犬聲如豹依約風情似剡川

虎嘯水

殷介平讀徐烈婦張傳作解佩刀樂府以傳其事烈婦許堅關
人地以人重矣子因賦虎嘯水一篇以附于介平之後

虎嘯水何滔滔東南下西北高關吏橫舟作關橋朝泊估客船暮泊估
客船朝朝暮暮估客無數不事詩書而事刀布秀稟坤貞生此烈婦烈
婦之生實命不猶于歸于徐歲月未週雄雉其偶山哀浦愁呱呱遺腹亦

孔之憂兒髮日繁兒年日成媚媚玉立可以慰寡婦之心延師于熟友
授之經載星而出載星而入視我機聲細細我生之後遭逢亂離磨刀霍霍
佩以自持解乙酉夏戎馬縱橫止民舍義不受辱泣且罵拔刀斷喉見者
詫須臾含笑入地下嗚呼須臾含笑入地下守貞曰節捐軀曰烈二十
二而孀居三十二而引決節與烈兩無缺虎嘯水永永竭烈婦名永不滅
衛節庵先生國初待御也持身清素圖筭茄以見志謂之二蔬圖
介平有詩紀事次韵和之

一瓢官舍豪二簋暮年身獨行非驚眾真清却畏人幸辭肉食誦喜共菜
根陳廢有遺圖在家風正不貧

庚寅四月遊虞山

載酒過山西雲深谷口迷數峰青自出萬樹綠初齊昂帶餘花亂人隨返
招低晚風歸棹急回首憶藤溪

秋日遊維摩寺

招提崢兀冠峰頭俯瞰丹黃萬木稠路折行人饒似鶴僧貧香飯冷千秋

確庵文藁

但餘老樹當樵徑幸有疎鐘送客舟堪笑維摩居士病身消受一牀愁
不寐爲金章章賦

凜凜朔風寒噤噤霜華潔耿耿彼姝子憂來難斷絕永夜何所思所思在
天末踟躕空復情誰者訴悲悅臂彼飲川魚展轉不能說俯觀階下影仰
見牀前月照此深閨心幽光淨如雪

次韻徐仲昭瓶中落梅四首

一枝不借艷陽烘始信人間色相空點筆暖雲能作雨覆書香雪自爲風
芳魂冷逐筠簾散好夢虛憑紙帳通顛顛故應成棄擲肯同繁卉喚紅紅
折來薄命自尋思況是江城臘淚時顧影徘徊輪錢石全身猶幸剩橫眉
未容浪蝶侵書生爭許狂蜂過慢窺收拾冰心點點生縱教拂拭向誰施
斜倚書窗遠客塵香風吹作百千身磨瓶別有寒暄候斗室依然去住春
羌笛一聲虛弄色玉關千里暗傷神飄飄香得入聞事疑是前身漢子真
十分春色九分回零落何如夢物苦還客有情依故園美人無夢遠陽
挑燈賦別愁千斛呼酒招魂怨一杯忽度春風暖曉窗香透欲上枝來

贈歸玄恭五首

書劍雄風病未能扣門七發賴良朋飢餘身在同爲客弱到冠時共作僧
天上銅仙辭漢殿人間金盞出唐陵雞聲啼曉夢驚夢挑盡芭蕉雨夜燈
多君意氣重千山一笑頻開壯士顏詩到變風都不採史當閑統便從刪
短牀未必存三尺廣廈嘗誇置萬間自別君來無好思空餘湖上月光閒
散髮狂歌話水濱含悽兩對市門身何年攜手雲深處向西臺慟故人
去國共憐遼海唱吹簫相對市門身何年攜手雲深處向西臺慟故人
天縱奇才數偶奇未須惆悵美人遲高風只合西山壯志何勞博
鳥鵲夜飛明月見杜鵑春叫落花知曉曉却悔無持贈悵垂南雲有所思
袖出新詩淚未乾對君請罷動悲酸鬼歌夜雨山川怒人泣秋風草木寒
劍不自心休浪擲琴非知已可輕彈龍蛇尚有存身術象在天山仔細看
辛卯花朝嚴仲木招山中看梅風雨不赴夜坐月色忽佳次潛在
韻

楊居吾亦愛吾盛傳道城春花草初香滿山中遙置酒雨來湖上懶巾車

雜庵文集

人擬續王猷傳種樹聊鈔沈勝書燈火紙窗青未了一簾華月照衣衾

疎樹人家斷復連片帆隨意入新烟湖添夜雨水不定山怯春寒花尚眠

車馬笙簫天上樂綺羅士女鏡中仙愁城聊借清尊破短髮風吹又一年

過吳門有感

不泊吳關下星霜又幾回憶車新使舫烟艸舊歌臺易入主維恨能令庾

信哀桃花綠底事還傍戰場開

訪陸履長不遇其尊人子垂先生出心史手蹟拜而讀之

賣卜何如謝侍郎著書借隱有高堂井中四百年間物詭讀猶聞翰墨香

大水勘村人築岸

禹跡茫茫不可期年年春水漲春池未愁梅子將黃候先怕桃花欲放時
雨打青門瓜折項風吹栗里柳披枝征徭那有深山避乘勢隄防莫漫遲
滇南路爲孝子黃端木作

滇南路八千里外有嚴關十二車內有防秋百萬士前有食人之虎狼旁

有深谷荒蕪惡溪絕澗苗裔之雜處其危也如此誰其行者黃孝子孝子
行此何爲爾父名孔昭字含美遠宦大姚兵戈四絕不得通音問供滸
孝子念之泪如雨一朝徒步向天涯別去妻孥猶展展艱難辛若得達白
鹽井父母見之驚且喜秉燭相看如夢裏孝聲動滇南涕泣或拜跪終
奉雙親返故園往來之期五百三十日而已嗟乎孝子亦人耳乃知天下
何事不可爲但少至誠如孝子

於淮雲寺口占贈別

秋日嘉禾屠閣伯俞右吉張白方潘美舍陸水修諸子見訪論學

寄訊陸應京賣藥

弄月吟風興不孤平分吾道與鴛湖一宵蕭寺明燈話得似天泉擊鼓無

曹植何曾遇神女陶潛豈肯學懷春陳思雖有賦難求注解蘇軾之千

秋自此銷遺恨二陸從來號絕倫兄弟高賢節市上神仙無漢魏山中艸

江南曲

雜庵文集

江南人烟百萬家王侯第宅凌雲霞徵歌夜夜三秋月載酒朝朝二月花

誰知繁華有顯類如火如茶風雨至西子臺前紫瑤瑤莫愁湖上關支騎

吁嗟江南真可哀十載悲歌安在哉烽煙暫銷聲鼓吹蕭管樓船依舊來

獨有盈盈蕩子妻年年歲歲守空帷天高地迥無窮恨花落花開春自知

憶昔三十韵贈吳啓周憲副

憶昔當陽日維公服政年文章緣吏治綱紀正官聯至止調琴鶴供張戒

稟饒臣心清似水吾道直于弦力欲傾先否才堪補積偏三吳資鎖鑰四

海望旬宣觀察聲名重朝廷倚仗專亡何丁喪亂不奈遘屯遭粉社祇祥

動微垣慧宇躔蕭蕭鳴馬站點點墮南禽無權藉傷時有涕連伴任

存性命小隱閉園廬介性追根矩貞風憶仲連雀羅忘貴賤魚服困恩賢

蕉鹿食無著杯蛇避更先衆人皆醉矣老我獨怡然酒愛沽千日藁羞刺

一錢手談凭瘦石苔蹊試名泉古德中邊味南華內外篇道因窺更樂心

以靜逾便爲抱江山稱常移書畫船嚴灘秋弔古禹穴夜探玄艸木觀風

土昆蟲驗性天荒花歸杜宅蒔菊返陶田維下人偏舊香山社再傳匏瓜

甘自繫碩果幸能全門內栽桃李庭前藝梓梗渾書攤荷腹得句聲吟局
欄闌呼名鴨盤供縮項編已堪娛歲月何必問坤乾

壬辰三月訪黃陶庵所見壁間血痕縷縷向空拜而哭之
天心人事縱難回氣作山河亦壯哉碧血九京懸劍恨素車雙淚東易來
流風尚有傳書在末俗誰將大道裁還憶方舟江上語中論道可憐絲髮
漸相催

西隱寺贈微言上人

為愛逢迎第一流空山花落此淹留鵲巢松影千年佛經卷鐘聲百尺樓
慧遠社招元亮入高閑文何退之求清言始得忘機處斜日碧雲生暮愁
和停雲四章

暮春既望翼王陸子迂子過嘍嘍地多君子夙奉陶庵之教既
見談道甚歡越數日將歸隱湖適讀陶庵和淵明詩多言性命
之指因次其韵贈別諸同人匪和淵明實和陶庵也

我求友生如曠瞻雨誰哉同心闕此榛阻既見君子天懷共撫斯文在茲

補應文憲公

勞我延佇

陶庵有學事追鴻濛紹我洙泗軼彼姚江春風在庭明月在窗爾其以歸
執鞭相從

維木有華瞻瞻春榮當秋而實乃見性情各敬爾躬與時偕征毋為中道
負此平生

魚潛于淵易集于柯就為尸之肩以微和喀然忘言一語為多春云暮矣
欲別如何

林銜者閩中奇士也將歸詩以送之

林子天下士篤生南海閩內挾龍蛇心矯矯與人殊外稟熊豹姿兼兼微
有鬚石齋百世師乃出其門閭正學以為勗日夕相勸勉道德我所寶文
章持其餘大器登明堂為國儲備與倫忽道盡官闕為丘墟漢法窮儒
冠秦令播詩書丈夫會有志安能負頭顱掉臂走川谷涸跡于樵漁中夜
立空庭仰天長歎吁著述千萬言困關墮清天頗然念中原靈秀之所都
斯文苟不絕必有賢聖徒芒屨渡錢塘冠冕過姑蘇析疑止婁江賞奇來

隱湖聯牀述所學不謀乃同符涉筆即滔滔矢口皆魚魯當饑與渴既
我有醴醕此樂不可得奈何賦歸與吾聞子朱子曾與西山俱教鐸振君
土風流猶在無明興三百載子當成大儒吾衰久矣夫讓子以前驅日邁
月斯征古人言豈誣努力追素修闕此荆榛塗

次韻徐次桓香山草堂二首

萬山之麓必有泉萬水之涯必有川載酒輒過成都宅招隱先求綿上田
草堂有人自太古木樹無語常經年不蠹不扇者何事研索荒寒先後天
南山之南深復深白雲漠漠春陰陰相國祠堂渺何處相國祠下漁郎挑
花如到今鳥語蛙聲相下上月光燈影同浮沉遙知此中美人在抱膝支
頤時苦吟

次韻金孝章寫怨六首

吹盡參差意未通望天山下夕陽窮生憎蘭葉戎戎綠坐惱蕉花故故紅
好夢依稀啼鳥後閒心飄忽亂雲中合歡繡被前生話寂寞風光軟轉蓬
休現好與睡鄉宜欲上粧樓步履遲拭淚錯認隣母訊含情羞語待兒知

補應文憲公

桐澁雨後空成字蟾蜍秋來倍有絲敲斷玉釵還不見盈盈一水繫人思
桐露垂垂垂染墨池千迴萬轉不成詞涼生條脫秋風早光滅流蘇曉日遲
墮馬笑看梁苑夢曼曼蛾愁憶漢宮眉紅顏命薄應如此腸斷空禪祇自知
倚遍闌干坐曲房簷前小立夜初長回文枉寫千行淚伴惡情燒百和香
雲雨人間無楚夢星河天上有裴航可憐結髮為夫婦孤負佳期是不將
衝烟獨夜浣溪紗肯逐春風鬢麗華曉曉黃鸝綠底事呢喃紫燕傍誰家
郎顏定向金微老妾而長垂玉筍斜記得漢皇初解佩也曾相許貌如花
老此羅敷未嫁身空自目挑頻舞衣棄久飄為蝶歌扇拋殘化作塵
雁帛浮沉千里信鶯花顛顛十分春登樓一記走馬芳艸何處王孫愁殺人

孫銘常畫蘭

畫蘭不盡土畫棘不盡蘭前哲抱微尚寄托肯高寒今之傷心人彷彿同
此觀此蘭學劍餘弄筆如徐九一花一香氣一葉一波瀾
次韻孫子長歲暮雜述十首
蠅字蠶殘客遠攜小窗吟罷日徂西論文君定推龍腹避世吾方學馬蹄

十上秦書何夢夢三分漢業大傾傾昨非誰覺今朝是不過陶潛不破迷
攤書龍袖擁寒爐愁見初更柳散株兒子欲教焚筆硯故人強半潤醅房
鼎羊是處歌猿首龍馬何年記負圖搔髮問天不語函關開殺老潛夫
世前有易靜中茶心在空曼影在潭風蕩水田遙渡白雲銷山郭半接
壺傾一任梅相笑朋好何妨鶴共談就曉鳴榔富肉爛殘滋味有餘甘
溪風山雨撼中林篝火青宵夜氣深鶉落翎花饒欲死鴉懸泉著冷全侵
閉門我愛塵中軀除道人誇肘後金明日好尋驢背客潮橋詩思正堪吟
雲壓荒郊天地翻貧家閒況共誰論病妻絮被食高枕弱女茅簷學負膺
擁腫無文獨對老嗟呀存骨小山尊烟深艸沒求羊路惟有梅花長在門
江離冉冉澤蘭香點點鷓鴣鷓鴣行曾不悵情帶去住何勢端策叩行藏
長腰米向隣翁乞縮項鰻呼稚子將縱有羽雲綰霞畫衙門月只尋嘗
無錢羞並笑空蘿木葉同于病骨輕白水未通千里夢青山徒負十年情
故侯甲第荒苔遍義士沙場宿艸生短劍寶來還買憤鹿門判得老躬耕
藜牀木榻忘春秋時起微和汗漫遊豈有星文驚帝座並無香篆漏漁舟

雜詩

閒來詩卷橫雙袖醉後花枝插一頭不是澤陽多隱士藍輿何以慰窮愁
關廟終歲斷經過非避元規嬾較多田父好懷容對答村醪妙理足婆娑
種瓜畦作鋤烟園闢鴨池成浴馬河勝有武陵天地別桃花流水更如何
青筠歲晚影燈檠臘去春回增慨歎望帝鵬魂啼未了杜陵花淚灑將乾
差排世恨聊乘化收拾新愁強學歡猶作南鳥三繞樹帶星何處一枝安
陳義扶同年以書訊病兼資藥物賦此作報

紙窗燈火入殘年病後閒居更悄然喜有長鬚遺藥餌無清酒祭詩篇
行踪只似離羣雁愁緒還如不繫船一卷殘書一竿竹遲君烟月五湖邊
癸巳春石林上人見寄鄧尉梅遊八詠湖上諸公各有和章憶于
甲申春卜隱潭東流連忘返回首舊遊如前生事矣感而次之

寄江曉發

尚憶前生夢曾為避地行殘星入市亂初日女牆明花木能春色山川不
世情只今江上路但有怨蛙鳴

登七十二峰閣

凭欄聊約略七十二高峰影入太湖水不知更幾重風疑吹掌動霧忽添
眉濃對此生微悟乾坤盪一胸

虎丘坐月

踏遍湖頭雪來尋寺裏峰酒市知曲徑茶幔見高窠客有攜絲管僧無
箭鋒坐深歸路白明月一聲鐘

雨窗即事

藍輿香細細竹屋簷涼雨急易蹲樹人歸花在窗亂雲迷鄧尉殘夢落
吳江濟勝非無具春風未可雙

家家春鳥鳴

鳥亦何多事衝烟處處聲枕高齊覺曙門掩盡知晴斷續隨芳樹愁歡送
落英感茲求友意為爾賦鳴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四首

落木蕭蕭遠戶吹梅花無語鶴心知似憐鐵骨難為別如對水頗有所思
立破香光入靜後踏殘疎影月明時仙姿拚老荒臺畔未許春風向北枝

雜詩

永夜漏殘靜不喧凍雲漠漠倚窗門天涯更廣無消息地角西冷有夢魂
羽欲極時吹片玉爪從舒處點雙飛東風歲歲相期待何日街書到故園
豈必岩棲伴鹿麕梅花深處便為家啄殘夜雨飄紅玉舞罷春風長綠芽
求友只貪香寂寞避人偏愛影橫斜斜羅浮夢斷蓬山遠空惹閒愁怨歲華
纔放龍中去故山忽聞玉笛旋飛還春生何處雲千里夜落無聲雪一灣不
忍別離傷歲暮儘容行住似僧閒華陽高士能銘否瘞骨還須玉炤間
癸巳初夏雨後潛往邀予同石林上人遊虞山諸泉歸而作詩以

紀其勝

桃源洞

便與次第女牆低石磴如星坐不齊人佛被除分月令三月八日初陽
道人乾坤典廢一招提桃花久共香雲散澗水猶爭好鳥啼只此逢僧閒
平日已添波浪到山溪

石屋

吾聞古三吳禹貢揚州城胡為鳥目山乃寓鷹揚跡公孫此世人間見恒

好奇往往山水緣飾之仲宜登樓非一所昭明讀書遍天涯見亦不足信
聞亦不必疑但取前人風能為後世師只今石屋清泉在隱者孤踪係千
載芒鞋藤杖共招尋青山不用一錢買泉流石屋東紆迴滴瀝懸長空泉
流石屋西盤盪清泚無端促泉流石屋北溯前白玉髮可沐泉流石屋南
瀧瀧明珠手欲探吾將坐其中枕其側穴土作鉢煮石為糧可以忘年而
永久思哉尚于平此願何時畢君不見石屋之水深復深洗盡人間萬古心

破龍洞

龍來澗水腥龍去澗波冷長寒夾磬音明燈見幡影有僧導我入花木非
人境論詩圖槍旗月落燭兼秉妙香羣動息悠然發深省微聞門外曉彌
覺山中靜

連珠洞

破山度嶺緣崖路傳道連珠深洞處洞門盤石狀如虎扶腰摩牙坐烟霧
其中忽示一奇觀欲言不言交相顧誰向山頭鑿井幹崩奔風雨波濤注
五采寒光射初旭珠璣大小落無數參差回互佛燈前後現倪有象王怖

確庵文集

乃知天地有大文歎息徘徊不能去

秦坡

蕭道烟光裏秦坡一段明崩雲山有語居雨樹無聲谷暗深眠鹿寨危冷
墮雞日斜遊未了回首動離情

贈友人二首

昔將杯酒酌弓刀艸莽書生膽氣豪清白故應懷德思忠豈為博名高
棋敲夜雨爭殘劫人秋風感二毛雙鐮據鞍人未老印溪明月長波濤
當時風雪避人行長向看家話不平回首遂成千古恨凝眸已是十年情
襟期磊落難兄弟忠難周旋托死生我有所南道筆在壯夫心事特書明

觀奕六絕和錢牧齋宗伯

賭墅聊當鉅鹿看侵邊飛角落聲寒分明勝負無人識只為交爭切未關
不與云低者取邊者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一着先人豈在多推枰斂手意如何等閑跳却雙丸去祇恐樵夫欲爛柯
巧速不如

源河焚楫有成勢破釜沉船秦將逃母夫一先失子昆陽國手果然高
智勇全於一局收棋逢敵手要深謀方圓動靜周天合眼底何人李郭侯
西敵東擊是耶非下子還應審事幾欲殺天都并野利可憐身已被重圍
誰是重圍誰獨眼孰為墨守孰輪攻提奇多少孫吳算盡在旁觀一笑中
壽費省公表兄二十六韵

憶昔髮未燥學為科舉辭容形無鑒不能辨妍媸時兄館城南晨夕贊
所疑中表固骨肉道義即吾師檢知兄最真焉敢阿其私惟兄具文章同
學羣見推腹簡窮六經專家治毛詩維兄抱德弱心侍嚴慈入戶登其
堂恂恂復怡怡維兄秉高義一介堅自持操竿立齊門掉頭不肯為蘊藉
三十載可用為羽儀亡何彈指間淳耀忽潛移朱泣岐路墨翟悲素絲
亦有草玄人榮名正其時兄獨顧而笑甘與漁樵期青衿仍國恩其忍終
負之嗟余亦廢棄匿影湖之涓白髮老高堂教授以自支望衡正相並對
宇遙參差情話寓詩篇往往復常見貽遊子在天涯稍稍慰離思竊恐有樂
境世俗誰能知兄齒今杖鄉千古清風垂質言愧無文聊以侑一卮願同

確庵文集

癸亥年投老南山芝

文介石先生為五冕師帥十年于茲矣近黃孝子尋親歸述滇南有
路可達先生遂有歸志此邦之人將于誰而問道乎乃賦詩六首
以尼其行

圍橋抱籍久蕪萊祭酒家從六詔來青火夜迎劉向入絳紗晨侍馬融開
長江鏡鎖竟何為中夜旁皇泣素絲盡日筆隨降表進草玄人恐獻文遲
武陵洞口桃花笑朱雀橋邊燕子知獨有孤忠老博士焚冠和淚寫新詩
荒城斜日數歸鴻南望愁雲不見家五夜杜陵驚鼓角十年庾信老風沙
瓜官栗吏看人事鹿苑難周度歲華傳道故山春色好烽烟無恙有梅花
十載秦風緒論多忘年何幸共婆娑時從野寺烹茶話兩兩曾向湖
村踏月過歸子先生皂帽遶東陳俎豆黃巾高密化兵戈關門無恙可憐
回首辭官日落木蕭蕭兩鬢嗚

楚水吳山艸色微
輕帆欲共寒鴻飛
黃冠未遂成仁志
皓首還思仗節歸
城郭已移啼鳥與
城妻孥猶在故人非
王原至後傳消息
歸得新愁淚滿衣

尚有將軍出漢關
小朝廷是舊江山
文犀輪貫哀牢國
狂象前驅板楯蠻
鉅鹿馬嘶秦楚際
王官人在亂離間
歸心且付東流水
待到蒲輪始放還

讀吳梅村官詹南中雜詩却寄三首
學士風流當代師
空山明月鶴書時
黃冠投老孤臣志
皂帽全生千古思
出處不言秋水在
登臨有恨落花知
卽今仗劍驅車日
賦裏陽關北闕詩

十年憔悴雨花臺
釀酒狂吟亦壯哉
自是曲丘悲細柳
非關凝碧詠高槐
夕衣日落青山老
玄武漁歌白水哀
莫歎王侯無第宅
憂前猶見野樵來

金戈鐵馬日紛紛
小隱梅花天地分
放鶴故人攜酒慣
換鵝道士乞書勤
徵君自有歸來賦
丞相何勞生祭文
不見白門雙燕急
一天詩思動江雲

秋水殘山泣暮雲
素書溫語托秋鴻
一穗迎來功各顯
雙鵝歸後影潛移
秋日得同門許琴公劄遺寄

老大同雪滿舊庭
芳州綠劍懸空廓
落葉紛紛斷橋明月
揚州夜回首妻其是夢中
和吳官詹南中八詠

上方橋
虎踞龍蟠古石頭
垂虹重見枕溪流
鱗鱗馬跡踏去江南雪
蘆管吹來塞上秋
幕府岩岩非故國
恭壇烟雨一荒丘
笙歌隱隱歸何處
依舊雙橋送莫愁

鍾山
蔣山當日寢園開
翠柏蒼松王氣迴
萬國衣冠和露立
九天鐘梵入雲來
卽今石馬悲無主
誰復椒漿薦一杯
聞道蓮伽誅戮早
秋風靈谷動悲哀

臺城
都城百雉昔今同
不見烟雲起故宮
翠袖市門驕北語
白頭里社哭西風
江豚夜舞悲龍怒
石燕朝飛鳥雀空
玉樹金蓮還在否
六朝如夢落花中

國學
六堂禮樂絳紗明
稽古曾誇內賜榮
弟子盡傳楊伯起
國人猶識鄭康成
燒書有劫儒冠候
釋菜無時野艸生
稍喜南廂園吏在
亂離辛苦十年情

觀象臺
太史靈臺侯日基
風餐雪虐土圭移
銅駝實下通侯涕
仙掌虛存漢帝思
勝國機衡昭代法
綱維泰西律歷後
人疑機槍枉天如
瓜墮帝醉均天那
得知

雞鳴寺
燭天光氣御書斜
寶鏡勸漢家興廢
不關今夜月
戰爭還發舊時花
寶鴨山寺悲魚磬
鳳去臺城怨鼓笳
縱令高僧開講席
蕭條無計禁鳴蛙

功臣廟
百戰功高報禮長
千秋廟食擬蒸嘗
漢家事業推三傑
昭代助勞冠六王
尚有龍蛇垂面壁
更無香火到迴廊
雲臺麟閣歸黃土
愁聽寒鴉噪夕陽

玄武湖
太平門外後湖深
六代繁華記古今
自與邦家存載籍
更講車馬得登臨
漁歌近罷遊人禁
烟水重傷學士心
蕭瑟子山詩思好
但愁何處問知音

有懷西田寄王烟客太嘗
吳塘鴨綠漲波渾
一棹西田繫夢魂
屋角荔添芳杜色
石埭壁破落花痕
牛宮遠近人歸市
蛙吹參差月在門
黃鶴如公能得幾
布袍策筆是君恩

次韵王太嘗西田招隱詩二首
南村北垞犬聲稀
綠樹叢中白板扉
行踏亂紅三徑濕
坐看遙翠一山微
綠簫蜩蟬噪漁醉
打鼓雞豚社史圍
還有芙蓉溪上好
呼童栽作水田衣

城闌十里客來稀
或有山僧夜款扉
望斷綠波漁舍出
嶺殘紫芋佛燈微
烏啼柏樹星千點
露立蘆花雪一圍
退谷杯湖客寄傲
十年前已拂朝衣

次韵梅村自歎詩卽用贈別
先朝全盛久辭官
屢詔何當行路難
春色玉鞭回首暗
秋風衣帶渡河寬
避人漫倚金門下
投老還求鑑水干
明月圓船蕭鼓待
早成青史拂黃冠

之起故城
先朝全盛久辭官
屢詔何當行路難
春色玉鞭回首暗
秋風衣帶渡河寬
避人漫倚金門下
投老還求鑑水干
明月圓船蕭鼓待
早成青史拂黃冠

誰將圖圖點蟻蜂幸得和親棄虜塵不信但看飛燕在可知延壽是功臣
四十年間復漢家中興天子最堪誇後星易位前星廢但爲官中有麗華
傾城能動雀臺思一炬何煩亦壁師若使當年端主德分香實履已多時
三分指顧在南陽娶婦曾誇黃彥良只爲喬家有殊色風流公瑾最先亡
江南佛寺一奴才羽檄牀前醉不開結綺臨春空百尺止堪高望五牙來
殿脚春風管領香雷塘添得墮釵斜當時清夜宸遊曲恰和陳家玉樹花
栢梁災罷起阿房蘭麝塗墜壁柱香正是蓮花生好步已傳蕭衍入襄陽
明誠夫婦樂無倫金石文章結聚新書散聚上兵火後可憐清燭嫁他人
唐宮宣事響鈴嚴趙宋鑾儀不避嫌祇有聖朝家法好從來金殿不垂簾
哭同門包驚幾三首

悼臂西山別故園蓬蒿三尺閉衙門只將苦節酬親志聊以窮愁報國恩
江左風流誰尚在襄陽舊舊汝猶存如何一夜金風裏玉折蘭摧不忍論
馬蹄踏雪醉京華轉眼風塵落日斜公子緇衣地白社故人碧血灑黃
沙歸飄零書圖三春舫柳勞苦波濤八月槎橫泉路倘逢江夏輩聊定知

桂庵文集

卷五

攜手歎無家
前燭西窗撥棹回共添二豎送愁來
我不及漢汗薦一杯季子泪垂縣劍恨曹公腹痛過車哀僕身久學山頭
石只恐君心不化灰

懷同年包朗威馬萬侯徐定侯許琴公何元長

回船明月昔揚州尊酒狂歌醉未休投轄主人燒短燭墮鞭公子入高樓
人間事去成蒼狗解角身存漸白頭欲寄雙魚恨無路泪痕常對落花流
抱甕丈人歌爲顧茂倫賦

君不見漢水之陰一丈人灌田抱甕多苦辛朝與閉雲出山岫暮隨飛鳥
投江濱朝朝算算抱不倦飛鳥閉雲兩無戀非無力少致功多只恐機心
從此見長安少年豈識此馬如游龍車若水一朝失足墮兩羅請君入甕
將奈何達人知己苦不早何似終身貧賤好即今有客聞其風濯足尚半
以自老

雪夜有懷沈伯叙

十年風雨歎飄零木榻遙聞老一經世事已如人醉甕天心終愛少微星
城頭笳鼓悲聲急海上旌旗戰血腥輸與表安僵臥穩夜深嚴雪舞空庭

題程杓石悼亡詩冊

悼亡麗句墨花生爲寫空幃歎息聲莫訝安仁似兒女人間何事可無情
詠史二首

君不見勾踐臥薪會稽日主憂臣辱真難得一朝吳滅蘇臺焚文種獨饒
賜倉卒又不見秦王鹿走天下爭捷足高材楚漢兵易江波血美人盡
布祖醢韓王烹就中獨有陶朱公輕裝出沒五湖東亦有報仇借漢者
穀甘心事赤棠功高不賞古今理明哲全身貴知止范蠡誠哉問世豪
侯自是奇男子

鸞化爲鳩仲春月當其學習火尚烈但問淮北橋變枳不見江南枳成橋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水難清涇易渾義興周處古豪士一日溯除三害去
徐勣十三曾殺人後爲良將功名專章章甘作朱梁兒画像銀槍何足齒
吁嗟乎素絲岐路真可悲墨翟楊朱空淚垂飲君酒祝君壽但願成仙勝

桂庵文集

卷六

鶴飛直上瑤池見王母

甲午元夕同人集射遲廟文介石先生講蔚村三約限真字韻
老屋荒江寄此身鵝黃溪上柳初勻鄭公鄉俗懸君子漢代承冠見昔人
社散漁翁語亂酒催絃管月華新武陵尚有桃花路淳朴山川一夕春
挽殷介平

蕭然應作老僧看月似無心水似寒蟲鼠自天隨付子龍蛇逢歲動悲歎
溪中孤憤留三策泉下寤愁欠一官何日東笏流絮酒碧雲西望路漫漫

瞿稼軒臨桂挽辭并序

甲午春明留守大學士稼軒瞿公之喪至自桂林藩臬大吏令
丞以下莫不奔走而拜之國中縉紳先生耆老子弟暨其門生
故舊之屬皆束芻絮酒會哭于其丙舍之旁蓋自國變以來士
大夫之仗節死難成仁取義其感人未有若此之盛者也當公
之在桂也中原鼎沸閩浙瓦解解公以書生未諳軍旅首倡大義
定策瑞州此豈復有成敗利鈍動其心哉及乎皇天

將傾內則馬吳諸臣外則趙陳諸勛鎮曉夜謹諷以亡桂爲事而公以一老臣拮据其中左枝右梧首張尾決至于嚴關不守容江四潰逆知勢不可爲遂乃危坐衙齋幅巾待盡醪杯酒以呼天却牽馬而不御卒與少司馬從容賦詩同日并命嗚呼何其壯也錄今觀之一君死復立一君則世傑之忠也留守重地以一人當敵則宗澤之志也絕命之辭最顯數千言則文山之歌也牙將家人慷慨殉難則江萬里之義也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而公之死則真可謂重于泰山者已僧虔顧子謂余言公生平有至性太公病卜于關壯繆之廟得前三三後三三之詞太公果卒于九月之九日後公謁選都門太夫人病卜于神兆如初時將給事黃門有成命矣棄不受戴星南返以得侍湯藥爲快張西銘太史之過虞山也泊舟東臯之畔聞有孺子哭者哀聲達左右則公以至日祭其先人蓋每祭必然者也太史爲之感歎不已古人有言忠臣出于孝子之門豈不信哉與公之

陸唐之妻懷德

長君諱泰同籍而有不見荆州之恨于其喪也乃得拜其儀容想像其爲人而作詩以憑弔之其辭曰

殘山剩水強撐持回首中原竟屬誰鎖鑰無人諸將去衣冠有主二陵知書生義盡平原日丞相名成柴市時子自殉親臣殉國一門忠孝足吾師歎公敏結縢里平陂天運亦人謀一柱于今砥濁流招隱東臯看舊業籌邊南國想高樓中營星隕千秋恨遼海魂歸萬里愁不是別山司馬在下泉含笑共誰遊少司馬諱江之孫同鄉五載經營志未平滄江半壁老空城曾無將相甘新膽但有門庭起鬪爭子古人倫存主僕家法疎解一時吾道見師生別離公呂蒙後死無多日枉與人間罵姓名昆湖家世滄源長耕石還餘舊德堂山水烟雲環丙舍琴書水雪煥匡林儼亡散佚丹青盡神名同傳僧老留存翰墨香今子文孫工繼述不煩行井鐵函藏

次黃樞六韵贈毛泰叔補率入類

簪家子弟麗如雲醇謹門風萬石君山水兩湖鍾地脉圖書千卷動天文王曾有志非溫飽李沆終身藉見聞正好聯林分研席然黎內夜究三墳

送伊人之澄江見其宗人程崑崙崑故大俠也

芙蓉城外夕陽斜一棹秋風沂荻花山水舊樓離亂燕江潮新怒戰爭蛙輕生魏勝曾無秩破產張良不爲家愁思夜來應向月兩行清淚落悲笳

放歌行答袁石民

崇禎皇帝御極初天下一統同車書文章風格變彌主摩光括垢相吹噓是時高視有袁子聯社論交道如水敦槃蠟炬走諸賢我亦從君執牛耳少年意氣競豪放題柱投毫肯多讓黃門給事笑楊雄天祿然黎小劉向一朝地坼忽天傾四海龍蛇起關爭我自長君甘反袂棄諸生我任湖濱君海角艸木春秋忘暇聊雙魚黃耳到來稀無復當年友朋樂曾從舟次漫遭逢萍水天涯似夢中半語寒胎乍舉手帆移彼此各西東脉脉相思不相見空有水心持一片何繇剪燭共西窗話盡十年悲與忡

陸唐之妻懷德

今日君過直水汀眾人皆醉君獨醒髮鬢蕭蕭還未白眼光炯炯猶能青訊君動定近如何君言累比尚平多嫁女并無主簿大換書安得右軍鵝天公相前更太急亦居經秋不曾算盲風怪雨陡然興遠林穿漏妻擎泣破愁止有詩千首一曲歌聲起戶牖願爲痛哭雷海清不願度維呼作友世人共笑君狂人君或聞之亦不嗔次山忤時稱漫士魯望逃名號散民潭上期于采蓮約七月秋風花未落吁嗟美人來不來蟹肥酒熟堪徘徊

秋夜王減庵網庵顧伊人江位初全過荒廬

溪光入暮小山連忽聽簾中笑語譁載酒叩門驚吠犬移船縛柳亂棲鴉坐銷紅燭添秋思半側身悄立露華話到彥先琴瑟吟一時回首淚如麻願辭先賦也

谿南卹堂詩爲中州陳簡庵賦

草堂人住浣花溪流水靜環連舍西亂後百年喬木在春來一路好鶯啼牙籤舊拜先朝賜白版新添野老題日有閒愁伴詩卷教教然斷夕陽低寒溪書屋歌爲盛聖傳賦

寒溪先生讀書處近在城南芳州路前有十畝之方塘後有精藍老僧住
老僧枯坐斷聲聞時出鐘魚和白雲先生定靜略相似其中微妙淵源分
吾道于今泰如土碧瓦珠宮遍區宇同心蕭瑟四三人歎息無徒老環堵
憶昔相逢各少年頭髮鬢髮初及肩掉鞅文壇開飛將縱橫筆落揮雲烟
爾時浮慕儂榮名出門通顯作公卿博得黃金大如斗徒勞妻嫂羣鄰迎
繁華富貴艸頭露母乃還為識者輕幸從屈勉源園學不負平生被儒服
鵝湖促席討論勤鹿洞攤書校讎樂對林風雨一篝燈五夜雞聲常不覺
或如楊子說經確或似朱雲折樹微羨君凝思獨無語千頃汪洋差可擬
三日不見黃徵君鄙吝之心復萌矣無端四海動干戈斗米平林匪地多
惜陰亦有投標志報國空成擊柝歌最足傷心是甲申銅駝荆棘天
白板江南謬冠從丞相何人王茂弘轉眼神州遂沉陸江頭野老吞聲哭
不見絃歌魯兩生但聞馬上跋遮曲吾儕相對日慘悽窩室全生理亦足
短褐同為編戶氓身心不辱我家潭上君寒溪我學耕田君授書
土銚藝蔬聽夜雨沙堤花柳釣春魚我亦時時乘野漲襍被輕舸過溪上

陸庵文集

西隣老圃不相識曳杖門前頻一望君能為我具壺觴傾倒胸中積
擔簦抱籍走門生爭坐春風如挾纘若非繁露仲舒惟定是忠經季長帳
等閒一任跳雙丸安問聖容與俗狀獨憐兩鬢已星星木榻窮年註六經
窗外踏殘三徑雪案頭乾死一囊螢人生失意恒八九退谷愚泉古來有
先生自號為寒溪此意得無相類否蔚村七十二進潭為有頑民潭亦頑
今古窮人盡如此愁殺人間水與山

諸季心新居落成

蔚村古桃源儼然在人世水木互相明瑟斐蕭相映蔽中有蓮花潭傳聞七
十二居民自餘家老農之所住雞犬罕人聲別有一天地季心何為者舍
舊圖新計不見斜塘濱兵戈日來去烟火不得寧重受倉皇避此中獨按
堵夜戶永無開以此觀季心允矣賢且智善頌與善禱冥機以卒歲

臨安篇

歲乙酉詔封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為臨安伯遣官祀之太僕
陳濟生為之使未及致命會國變而止後九年太僕追傷遘事

形于夢寐因賦臨安篇以紀其事遂屬珞和之

臨安東西三異人青田一出攀龍鱗智擒羣鹿者誰子聲色不動兵如神
伯仲之間見廷益英謀偉略無人及當其年少尚諸生磊落慨有聲跡
秉鉞恒嵩二十載驚鴻語今猶在也先入寇鐘震驚聞人失策勞親征
英皇北狩景皇守社稷為重君為輕力阻南遷議甫定士氣人心乃
重振十二營開德勝門三千軍提黃花鎮是謀非自當年始彷彿公孫歸
鄭主惟其不急上皇歸上皇之歸實以此一朝復辟奪宮門日有青蠅移
至尊碧血一腔灑無地奉天火裏來忠魂甲申之春陽九極母后君王
殉宗祏安得九原公再生隻手扶輪囷磐石國家多難追前功世爵恩綸
下九重使星銜命乘傳去荆棘銅駝道不通遙拜西陵淚如霰夢中靈爽
還依稀十載重登放鶴臺風沙馬矢吹人面讀君詩飲君酒傷心不忍重
回首廉頗李牧拊髀思數奇飛將能容否君不見笳聲動地天子愁相國
倉皇司馬羞采石江邊一片月年年人哭靖南侯
和錢中野五十自壽詩并序

陸庵文集

士遇則視其所為不遇則視其所不為孟子禹稷顏子之論詳
矣然觀古之隱君子如文通彥方之徒或脫巾解紛或分釜庾
以救邑里之命而勿安之在海表也講詩書陳俎豆置器井
旁以待來者蓋分有限而心無窮勢固不能以自已也蔚村全
之桃花源也其中居民百餘戶以船為家以魚為食其俗敦樸
而淳固以耕釣為業子傲居者三年始以孝弟力田為善三約
約其村人又一年築岸墜修陂塘禦水患又一年行周急法濟
饑者眾利賴之然非予一手一足之烈也黃君幼玉實相予而
比年以來則有錢君中野中野舊家鳳凰里變革之後編茹于邨
之大濱躬耕自給暇則與黃髮小兒嬉而遊有不當意則寄情
于酒量可容一二石雖極醉必呼其家人煖一大白就牀擁被
一吸立盡始就寢所謂堯舜千鍾孔子百觴蓋其信也吾聞酒
者天之美祿也其人非高人達士不足與飲酒果其人矣不遇
窮愁抑鬱無所俚賴之時與江潭烟水艸木悲涼可歌可泣之

地不足以見酒之妙而飲酒之樂千古之能飲而又適當其時
與其地者柴桑一人耳然有男五人不好紙筆遂往掛其懷抱
今中野之子梅仙從子遊學聖人之道不苟試于有司而中野
亦毫不以介意時時召酒徒飲酒醉輒仰天而歌歌已坦腹
摩腹鼻息訥然酣臥於七十二潭之上斯其樂已極矣必如之
何而後謂之得志哉今歲甲午中野年五十矣予讀其春日自
遣之詩曰春鶯移樹弄春陽兩翼新添半百霜雙鵲日遲花影
覺艸堂風細酒杯甘貧賤愁中樂老任迂疎分外狂天與
閒人閒歲月小初一葉泥滄浪其一種夷然自得落落然不可
一世之狀有見乎辭者予欲爲之進一觴而無以相侑也爰歌

而和之

疎陵殘荻漏初陽睡起茅簷薄有霜衝窗青山當戶立帶花黃鳥過谿香
陶潛止酒貪逾劇阮籍寢途老更狂願得江潭同醉醒免令漁父笑滄浪

讀史詠張世傑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一十歲當一十州十年報國奉心肝盲風惟雨蛟龍泣刺水殘山日月寒
前海樓船千里震聲聲詩句萬人看武功應記當時冠只是將軍不信韓

確庵文藁 卷之三上

玉山集 起乙未盡丙申

道陸翼王菊隱圖

短髮垂垂不整冠陶家籬下獨盤桓歌成白雪常秋暮人對黃花共晚寒
亂後鄉關雙袖濕夢回心事一燈殘可憐名士推江左祇許風流入画看
乙未春盡日同李映碧廷尉葉白泉水部冒雨尋山次梅仙韵
是物關愁緒春歸雨一簷蛙添行際浪鶯失跡殘花度嶺陶興怯衝泥謝
嚴斜隔溪烟火暗人語辨山家

宿友人齋感舊

一別如萍兩鬢宜柴扉風景依然種梅老作年年雪裁柳陰成日日烟
何處碧雲催牧遠幾家紅樹觀漁船憑君不盡尊前意定許劉伶荷錦眠
黃鵬六吉州生日詩四首

昔日在客所推一官正值亂離時吳山楚水傷心盡越易江花減淚詩

去國身如一葉輕十年不守守吾員衣裁荷葉騷人志筆採松枝處士情

陶令折腰終寄傲胡公勵節豈求知而今併入槐根夢續佛明燈照髮絲
去國身如一葉輕十年不守守吾員衣裁荷葉騷人志筆採松枝處士情
天道豈知弓並曲人心終似坂難平我來每爲開尊酒一笑花前醉月明
印溪江夏素風長父兄孫笑滿堂人物傳中推叔度晨昏林下拜文疆
小拖印杖立殘陽

師友君臣吾道窮雲天瓶水老僧同六窗那許懶猴入一枕從教蝴蝶通
入定月殘香未冷詩成花落雨初紅燒字夜到山中客不是支公即遠公

癸巳歲暮長洲李如石使君見枉于子晉對溪州堂余報訪十韻
寺感懷往事流涕慷慨日月如流已再易期矣追憶共語成絕句
奉贈

積雪空庭印屐痕門生持刺刺無文布袍皂帽渾閒事不道當年舊使君
沈雲老對水邨田惡歲那堪佐案牘並廢墨池部不音更無人贈買文錢
碩鼠貪蟻猛虎殘紛紛羣盜逼江干綠林也解知忠義却問新官與舊官

曾記我義奉詔來漢家天子御平臺就中請劍成何事博得秦淮系繡回
白帝黃牛萬里歸十年遷客老無家啼殘夢後春風以落盡愁中夜雨花
襖被輕寒寄一葉寺門魚聲老僧敲磬蘇不覺清談永恰似前人杵臼交

簡凌約庵

漁唱前村醉綠莎斜川風物近如何板橋霜滑行吟緩竹屋春深坐隱多
花出樹頭隨鳥墮人經浦口卸帆過遙知曲誤頻回首未許周郎獨解歌

寄馮定遠

綠陰如幕透繡闌小院春深畫掩扉一樹啼鶯花自落無人知是謝玄暉
和子晉贈鵬

零亂芙蓉夕照微羽毛如雪點烟霏慣迎書舫隨風住閒逐漁簪帶月歸
避地祇知秋水樂忘機真與世情違無端乞食人間去笑殺鸛鵲不耐饑
請歸玄恭傳陸履常事有感兼弔子垂先生

一門風節與人殊先後淪亡狀恨俱零酒尚虛徐孺子琴舟可有范荒夫
功臣斷碣今何在義士遺書定已無手敲當代文章誰似汝好傳者

舊到吾吳

次韵陸彦修生日

虞夏神農事渺然路衢日斷醉人眠拋分漢位龍爭日鹿走秦庭蠅動年
攤飯一牀當午後灌花三徑起秋前文姬未贖明妃嫁獨守空閨覺汝賢
中秋葉九來招飲得秋字

雨過江城一片秋清光尚阻醉人遊已驚出海雲霞動未得當空鬼魅愁
汝社有期肯晚信玉山無客不風流遙知樹閣層亭畔最桂生香到上頭

同湯公綸陸彥亭看楊柳古桂
天香十里苦爲迎非是無材老半生綠葉動雲秋有色黃花落地夜無聲
雀穿曲榦和烟立人臥橫枝待月明勝事只今能得幾笑沽村酒醉班荆

白壁
白壁誰云點點瑕青蠅多事枉相加曾參未免三投杆馬援何曾戴一車
但得酒星明似月從它真舌大于瓜封姨尚有蛾眉妬落盡枝頭一夜花

贈王元倬追和中庵韵二首

事客波仙并一身全將辛苦答焚倫空山花落年年恨故苑啼啼夜夜春
秦地關河天有醉漢家宗社國無人相逢盡說陶元亮忠孝如君始是真
何處堪巾花外車江湖天地老蓬廬絕交論著陽狂日誓墓文成痛哭餘
萬事雲烟悲短髮十年風雨抱殘書明燈落木蕭蕭夜詩卷言愁正起余

懷李映碧廷尉

一別雙丸去似梭涉江風物近如何田園蕪廢身名重書劍飄零著迹多
落木怕聞盡夜泣微霜愁見雁南過遙知相國祠堂裏祭告纓綿痛兩河
次韻得閒廬詩

矮屋雲深綠水灣露華皺竹老成斑門開柳色春風裏人在梅花夜月間
高適有年吟興發尚平無累道心閒全生養拙于戈際未許移文笑北山
霜景

晴光散秋暮天地嗒然真樹老將至山山紅又新有聲宜獨夜不定似
羈人莫歎成搖落含風別是春

寄懷攝六

中原河嶽異回首事如麻茗院清秋思魚聲洗暮笳杖隨溪上月屐印雨
餘花料得東籬下持螯酒正香

村居即事

楓谷涼飈萬葉飛蘆花如雪照柴扉七歌欲絕腸應斷百鍊將成事已非
南浦犬聲漁網集西山鴉背夕陽微沿溪一棹咿啞急應是兒郎得酒歸

香雪藏詩

吾友王子春別號石隱通于文字之學者六書論正其說出漢
唐諸家之上近預爲生墳旁種梅花百株謂之香雪藏作詩自
述因次其韻贈二首

秦斯周籀等閒身叔重遺文又一編雙髯半因傷亂白十年都爲著書貧
詩成石壙高人趣香滿孤山處士春生便埋名死即貴乾坤何地不風塵
百年幾見百年身一歲驚看歲新大塊有生必有死達人憂道不憂貧誰
知在昔陶元亮便是當年王子春千載風流弔君若玉壺斗酒醉香塵

馬鞍山百里樓聯牀

紅閣起悲風惡關思不窮一城秋水際萬木夕陽中丘氣連滄海人烟混
太空感時徒作賦王粲豈英雄

靈岩禪庵和尚故黃門魚山先生也崇禎末直聲震天下今逃于

禪杖錫至玉峰于拜而見之因成四詩奉贈

已無姓字挂人寰尚有聲名重泰山萬里一身餘涕淚十年雙鬢老關關
龍腥怪雨江城黑鴉背殘陽木葉斑爲問天涯幾知己可能留得舊殷頑
曾爲修竹上彈文又見寒松倚暮雲故國山河愁裏夢異鄉鴻雁定中聞
今感未化遼東曉伯樂能空冀北羣我亦欲從飛錫去紙錢杯酒醉韓墳

觀石山頭二井空

吳王曾作館娃宮銀牀素綆銷沉久青艸垂楊感慨同
法鼓三千存世難辨真偽老英雄攢眉休笑陶元亮止酒何妨對遠公

丙申元旦步大人韻同選邀兩兒

條風扇暖斗初旋消息江梅取次傳菽水笑添鳩杖酒桑麻判老鹿門田
迎神社廟來村鼓龍釣漁舟繫野烟聊寫陶詩掛蓬戶不爭艷冶入新年

過湖上次的訓潛在

抱籍囊詩過野堂蹴天高浪動湖光春風鷗鳥幽人賴夜雨梅花處士莊
顏色看來還似月幾毛別後各如霜借書曾有荊州約准擬明朝載滿航

立春日同梅仙歸村舟中次梅仙韻

寒沙雙岸白水雪掩殘苔乍霽山先見初春鳥未來竹爐沽酒醉漁艇載
書回小犬眠花影柴扉叩始開

賦得人日題詩寄州堂次蔚庵韻

何許相思天一一方兼葭十里動溪光餅餘竹葉時時醉雪近梅花片片香
細柳有風春駭蕩殘燈無月夜淒涼破甯喜得停雲句人日題詩寄州堂

次韻九來蘭園十咏

家人人遜趣同和見蘭集

大雲堂

面崗背竹曲池環之清風爽氣日夕自佳

曲巷埋名過虛堂日夕開簾疎花氣入樹靜鳥聲來客有青雲士家多白
雪才坐深忘漏永寒露下莓苔

唐亭

形如土室穴其四旁梅花掩映雪月皆宜

愛此唐亭僻梅花靜倚門無人如太古有月共黃昏山凹生雲竇溪平露
雪痕干時何事樂一卷對清尊

小有居

土岡而南別有天地長林叢薄中朱欄圍棟入者疑爲仙居

忘情思草木細與參駝謀移竹宜乘雨鋤蘭不待秋名花分上苑異種自
仙州蔗境吾生足浮名水上漚

綠梧軒

樓數層下臨曲渚柳風拂拂四槩時來檻外桂花鬱然也

荷致足樂也

小樓幽眺獨片片落霞飛入夜琴絲潤先秋桂樹微自蟲依大亂一鶴向
人歸忽見塔前月光華上板扉

度笠

土岡小而高夾以深池復側一山相望成勢松壽壽然四下

攜筇亦可入何必整車巾松籟時時雨花香日日春楊柳多載酒蔣徑少
行人卜晝常兼夜風光幾度新

綠天徑

竹有萬竿蟠窟三畝高下具徑入者如步山蹊

未必分蕉影依然其綠天引颺涼小徑漏月照斜川外面看誰似中通覺
汝賢若吟正相倚凌絕一聲蟬

樵閣

遠寺吐朱閣春潮浮綠烟頗通翁得意語也閣外似之

閣外幽芳合隨時樂不窮葡萄綠綠架綠枸杞上墻紅鏡柄浮生托奚囊依
友同開來喜竟句得意似通翁

煙鬟榭

去緣天運數武環以高岡止水一泓深碧可鑒泉聲屈注不

絕白泉自號謂此也

源頭有活水積勢小成湍玉碎流荒樹珠明飛淺灘亂雲生曉樹層雨凝
秋密三寫焉爲誤攤書仔細看

濠上

城內諸河盡淤獨園東一帶水從新洋江來曲折清深磊石

爲難望薦嚴寺無一牛鳴也晨鐘夕梵與牧唱樵歌相和樵
竿其上可以適志

柴桑喜高尚地以此心偏漁集烟中網僧歸雨後天鈔聲春曉蕩花信日
周還兒戲真如蜃蜺根夢又圓

古松園

千章古木間以老松曲江云天清風雨開差盡其勝此際暮

物以亭目之如爲已有
置身當百尺東望女牆低樹杪穿孤塔溪腰俯一草野樵愁獵騎村犬吠

征聲無恙春風柳關關兩個鷗
附九來原詠

大雲堂

大隱即人境書堂此日開竹聲千個合荷氣百重來方丈凌雲構嘉賓

詠雪才清涼俯衆國花路香芬芬
唐亭

好事尚山水邇來春開門一亭風濤蕩百樹月黃昏鶴夢通幽響雲
消舊痕何人東閣上獨寤老清尊

小有居

衆壑春流曲爭爲洗耳謀桃花真避世福地不知秋幽絕成孤島微欲
見十洲百年高枕外何處著浮漚

據梧軒

畫閣垂春望。喃喃燕學飛。柳花外轉琴語。月中微。惠子聊深坐。莊生有夢歸。頤占秋桂影。叢綠映巖扉。

霞笠

五粒涼風裏。翛然脫角巾。雲山收一氣。花柳入殘春。自在羲皇夢。何知晉魏人。平生多漫興。詩句規清新。

綠天徑

種祇古人事。此君亦綠天。琅玕分夏簟。風雨卷晴川。屢洗應關癖。獨醒漫避賢。徘徊恣幽趣。薄幸亦新蟬。

樾閣

寺鐘楊柳外。極目況無窮。借樹周遭綠。評花次第紅。何人肯一顧。吾道許誰同。晞髮悠悠者。前身號放翁。

烟鬟樹

泉從不意得。日夕響奔湍。以鶴守三徑。與鷗分一灘。荷雨夜迢遞。挂烟品定無。潮白年年雪。後看

濠上

輞川南北垞。何似此幽偏。蟬起夕陽樹。陽暄春雨天。冷浪歌未杳。潮海客應還。夜半鐘初到。前林孤月圓。

舒嘯

離立萬松樹。野墻不礙低。如潮來晚磬。及雨放春犁。雪路增樵採。風聲隔鼓鼙。正堪朋酒會。並坐數黃鸝。

附遜兒作

大雲隱者路。中有草堂開。移樹黃鸝亂。穿簾紫燕來。酒依金谷數。文聚鬼園才。時覺涼颼入。蒼筠覆砌苔。

大雲堂

亭外香風好。春來長閉門。高人時白醉。冷月欲黃昏。石際垂水箭。階前破屐痕。花光添焰處。匡坐獨忘尊。

唐亭

人間多碌碌。總爲稻粱謀。靜聽催詩雨。閒忘入座秋。樹深蟬聚壘。水淺鷺停洲。何必仙源好。浮生一泡湫。

據梧軒

搖曳林烟合。時時一鳥飛。小樓人語細。孤嶼月華微。客爲彈琴過。家從種秫歸。閒尋無隱義。香氣遶朱扉。

霞笠

前代衣冠古。芒屨折角巾。露深三徑濕。艸穠一庭春。幽澗夜浮月。野禽朝喚人。小亭眠覺後。松子墮簷新。

綠天徑

蕭蕭簟帶雨。入夏忽參天。積翠遮斜徑。重陰卷小川。孤舟桑竹叟。曠達竹林賢。箕踞無餘事。頑聞隔浦蟬。

樾閣

蓮峰何處出。荒閣思無窮。四壁山光翠。一簾花氣紅。暮帆遠浦盡。春社幾村同。放脚東山外。含哺有醉翁。

烟鬟樹

何人能樂水。不息自成湍。濯藥雲生屐。烹茶鶴在灘。渡頭疑夜壑。天外見晴窗。詩卷兼庾鮑。年年借客看。

濠上

忽添深濮想。心遠地爲偏。魚戲銜池藻。鴻歸摩雪天。農歌衝霧出。漁唱載潮還。栩栩聊乘化。莊周夢欲圓。

舒嘯

借得隣家樹。移來翠蓋低。可無朱雲笠。却有子真犁。夕焰驚魚鳥。春風送鼓鼙。幽人長嘯罷。歸鶴鳴鵲。

附遜兒作

大雲堂

無人深巷曲。忽扣板扉開。本自桃源路。漁郎何處來。當居千載士。座納一時才。奇字爭前問。庭堦綠草苔。

唐亭

唐亭有佳趣風月滿吾門樹色忘今古花光失曉昏看雲生石罅曉雨
走溪痕坐到無言處時時對一尊

小有居

未與人間隔聊爲世外謀難書悲楚漢玩神紀春秋道欲存三代人疑
在十洲滄桑何所似舉目感浮漚

據梧軒

碧空絃夜響忽動絲雲飛憑檻睨睨遠支筇得句微雁乘星影度移帶
露華歸叢桂天香發秋來長掩扉

霞金

居然錦里跡還舊時巾鶴唳無眠夜鶯啼有脚春松高能答響月白
最宜人長恐年來事青山與世新

綠天徑

萬綠中一徑尚別有青苔新篁瘦石殘葉下斜川節勁高千尺林成
隱隱風雨正淅淅

樹閣

平楚蒼然際憑高望不窮柳分雙岸綠楓落半江紅風雨愁心共山川
變態同宜詩并宜畫天地一漁翁

烟蓑舫

一泓止水淨何處起風濤世故三千客人情十八灘落花殘天雨歸鳥
倦尋繹不定烟雲意開襟日日看

涼上

忽添春雨後野漲遶東偏僧眼開前寺漁歌起暮天地幽無客至江濶
有人還俯仰能遺世孤心月共圓

舒嘯

孫登客一嘯回首亂雲低蕩子移春舫山農放晚犂樓頭催怨笛城角
動征鼙醉倚春風裏鳴聲遶樹鵲

元夕爲邀兒行冠禮口占示之

成人在弱冠汝年已近之百拜思宗祖三加習禮儀童心從此盡古道以
爲期老我嗟遲暮無聞悔莫追

映碧先生見遺地圖仍用前奉懷韵

圖画山川感慨多邊陲風景近如何入關無復蕭丞相聚米空思馬伏波
兩戒一江橫似線九州五嶽小千螺錯認留守魂歸夜風雨聲聲喚渡河

春家皇士齋遇顧茂倫吳赤溟沈雪樵徐棠之施又王瞻拜先

帝王遺像已而皇士出表介人送家孝則詩暨茂倫又王和作漫

賦一章紀事并示介人幸則

詩門橋頭春水曲對門道上晴烟綠兄弟相思歲月深一朝相遇驚相
斗酒金尊話正長疎簾日影移清光掃架圖書照髮髮須吾友來登堂

登堂傾盡吐肝膈跡寄縑塵心白石茶竈書牀夜雨舟尊羹鱸膾秋風客

吾儕不必恨長貧投老天涯學避秦識兆食人常甲子運逢鼎命降庚寅

世情翻覆如蒼狗得喪寔通無不有天寶餘生我尚存永嘉流禍君知否

誰使干戈滿地生北都煨燼南都走

龍起空聞三百年上庸是解書之醜嗚呼志士多苦辛丹青一卷傳真人

真人颯颯悲風壯前列王侯後將相隆準重瞳氣象珠豹頭燕頤精靈王

采石磯頭奪槊容都陽湖畔張弓狀拜舞膽依喜不勝泪痕早濕青衫上

西田日暮各歸家袖出新詩尺幅斜自是河梁離別曲珠爲咳唾筆爲花

九峰峩峩三柳急不歌乘車歌戴笠調高和音較偏多堪嗣玉山州堂集

何時載枉峭帆輕同岸紗帽望月明石鼎聯成彌道七江關吟遍謝宣城

江上拜江國海國二吳公祠

百戰君兄弟孤城重帝京到今江上水猶作寶刀聲

弔戚舍人宅

文華殿中書舍人戚勛號羽明乙酉城陷自盡年月姓名于壁

闔門焚死妻侯氏妾程氏葉氏梁氏女三姐八姐九姐皆從焉

計死者三十一人堂列男女兩棺蓋燼中餘骨也余偕潛存極

仙拜而哭之

白骨埋青艸全家烈燄餘夜來牆上月光照數行書

過黃博士故園

黃毓祺字介子已丑歲庚死金陵獄中著遊仙詩一卷今其故
居已爲僧舍改名萬佛林矣

讀君遊仙詩一汨成一字可憐義士居竟作浮圖寺

閏端午

又見菖蒲泛綠醪滿城簫鼓畫船勞游入自惜歡娛晚兩度江干弔楚騷

拜季子墓次壁間張正見韵

季子空祠廟風流自不移山如相讓色樹老獨醒枝家作詩能醒人醉地脉迴申
浦天心愛孔碑雷懷刺字班荆齊酌酒此意許誰知

申之水三章題季子廟微王元吉體

丙申孟夏偕潛在梅仙泊舟芙蓉城外每遇風日晴美則登君
山瞰長江歷覽鵝鼻嘴大小石灣諸勝過劉伶巷上杜康橋訪
伯寧荒塚于城濠凡吳氏三侯祠祇舍人黃博士廢宅無不歌
并而憑弔焉起復求季子墓而往拜之及國初王逢嘗賦申之

水詩以題其廟其序曰廟在申港大阜上去阜二十餘步有田

二畝名池子區相傳呂舍人花園也呂氏宋末官閭門舍人方

治園時夜夢神告曰吾季子也汝將鑿池處吾實葬焉呂鑿池

及土深果見巨首圍五尺許始驚焉亟移柩今廟後至正戊子

歲子躬謁廟下爲賦三章用追平云詩具存梧溪集中潛在簡

示于屬子微其體同賦其事

申之水何湯湯登君子墓爰薦馨香嗚呼讓國同子臧太伯虞仲遙相望

十字碑題炤千古胡爲宋儒輕管量君不見龍行虎步作天子廷美德昭

不得死

申之水何湜湜登君子墓爰薦黍稷嗚呼四月十二日蚌肝男婦如雲走

如織此豈浮圖老子宮神所憑依將在德君不見梁公淫祠毀無數廟貌

歸然永如故

申之水何源源登君子墓爰薦蘋蘩嗚呼呂氏空治園葬欲速朽前人言

一杯黃土二千載豈有巨首仍軒軒君不見漢寢唐陵骨不保孤臣涕泣

冬青道

子晉重建破山寺空心亭卽用常建詩邀同社分賦四十首樹碑
亭左得晨字

曾依潭影宿疎磬報清晨聲靜龍身勢僧閒虎跡親高林仍炤日曲徑尚
通人興廢增悲感題碑又一新

皇士前五圖詠

皇士太僕叙其生平往蹟分繪五圖范質公黃石齋楊機部諸
公江上講易一伏闕請文莊卹典二謁天壽陵拾松子歸成樹
三視馬滌陽四乙酉奉使晉于少保臨安伯爵五一時多賦詩
以紀其事者余因作絕句五首

回首江頭受易年已騎箕尾笑歸天羹牆倘許重相見定授潛龍第篇

萬戶千門響玉珂小臣曾此乞恩波御溝流水依然在半作他家飲馬河

天壽峰高十陵幾多孤兔炤魚燈東雲北望愁千疊欲哭冬青恨未能

青絲玉勒踏春風徐上山好句中明眼似君今伯樂管教一過馬羣空

白香齋集卷之五

皇士後五圖詠

太僕又作後五圖坐禪一高臥二擁妓三觀瀑布四指揮軍政

五太僕雅量高致繁見于此余亦作五絕句題之

春鳥空啼曉樹聲花開花落不關情閑中只有興亡感坐破蒲團銷不成

多難乾坤一腐儒十年風雨臥江湖希夷高枕吾家法可有華胥到夢無

何許蕭郎白鼻騮風流春色惱人家曾聞閭闔壽春口不見如花祇見花

翠嶂遙從天外開飛泉百道下如雷何當化作中山酒鼓鯨吞萬萬杯

百萬貔貅指顧分他年樹下識將軍誰知盡代文章千露布磨崖總是君

和皇士揜關詩

爲食枯坐好盡日揜雲亭銷暑看雙劍忘年注六經榆陰遮戶綠螢火入

簾青冉冉流光去殘花下一庭

秋夜懷家館客時有許以陰事者

久知肥遯作冥鴻何事人傳觸網籠中敢有詩傷命排步兵無淚向途窮
亂離萬事成蒼狗慷慨孤心感白虹秋夜懷君頻坐起小窗風雨一燈紅

訪無當上人

小通畧約處峭倚褰禪關溪冷泉初引畦深艸未刪蟲鳴花外雨人立樹
頭山別去誰爲侶涼歷月一灣

哭毛補仲

落木蕭蕭作雨聲魂遊應向月華明青山舍北平生友綠水門前舊日情
退筆滿牀人不見殘燈如夢鳥空鳴比來頗學情騰睡哭汝重教恨未平

七夕

銀河如練入秋明烏鵲勞勞駕未成天上相思應有恨人間離別豈無情

所聞

梨園子弟奏新詞越女吳姬舞柘枝黃羊西前若個史驃兒

金錫狎侍御死節詩

俠國一劍更難君父後
全家無魏聖賢徒
獨挑燈細

讀微君傳尚有程嬰抱兩孤
公任青孫

大雲堂即席次九來韵贈家謫公

瑟瑟涼聲墜葉鳴天涯尊酒坐班荆踈跼風雨存吾道離亂山川仗友生
一曲羽聲來易水中宵劍氣出豐城玉峰高會予偏晚慙魏風流顧阿瑛

九日瑞五攜尊招同二勝德下致一湘九令則九來登山作

木落秋高破帽同黃花尊酒夕陽紅別尋曲徑無人處團坐深林古墓中
隔岫不知誰弄笛舉頭忽見月當空醉歸一路狂歌去野艸寒烟遍暮蟲

病肺

病肺秋風臥一廬髮毛冉冉白何如雨關枉著王符論報國空存葛亮書
上銓荒寒鳴鶴馬茹牀甲濕走衣魚長庚夜夜光如月萬事頽然一醉餘

送與王歸謬

梅花燈火對深宵門外西風利似刀今夜角聲催舞劍來朝木葉送歸櫈
幼安遠海人依舊早羽西臺怨未銷同是天涯離亂客幾回腸斷練祁潮

確庵文藁

卷之三下

詩歌

丁酉春暮送江恩庵燕遊二首

鳥啼春盡水悠悠，撲岸楊花送客舟。不奈別離宜醉酒，曾經征戰莫登樓。
夢來尚作劉琨舞，秋到還同宋玉愁。望中原思無限，廿年全盛此神州。
燈火連宵舊日情，當時天下尚承平。書成木榻花初落，劍舞郊檐月正明。
已屬古歡難再得，不堪人事日紛更。憐君雙袖辭妻子，千里迢迢作遠行。

送王憐民之燕

薄霧輕烟逗午和，送君南浦意如何。玄融師弟圖書樂，隱隱傷札實朋綯。
紆多故國夕陽帆，外見帝城春樹馬頭過。刀環定候深閨約，莫聽高樓子
夜歌。

吳玄思兩謝微苦賦贈

蒼松月下東皋空，負丘園負郭勢馬隊。校書早祖謝芝山，高枕失蕭曹。

任能中酒三年醉，老愈工詩一世豪。非是烟霞成癖，癖漢家宮闕久蓬蒿。

送王登善謁選

曾溪一路聽啼鶯，無限春風在此行。故世定存三代志，窮經休負十年情。
風流人傑推王猛，文獻中原屬許衡。慙愧故人空老大，祇將饑餓答平生。

閉關詩

西春三月坐虹友，齋頭雙扉深鎖。閒無車馬之跡，吟詩讀書怡然自樂。
自樂古人所謂邪邪之中，曠若郊野者也。爰書別有天地四字，粘諸壁間，因成一律寄興。

字粘諸壁間因成一律寄興

橫木為關當邵武，天根月窟此中過。空庭夜雨添青柳，瘦石春風長綠蘿。
吟罷不知花片落，靜來還畏鳥聲多。時時有夢歸潭上，釣艇烟深背一蓑。

簡歸玄恭

淮陰陳確庵白門，顧塵上城埃泥。良玉渭水濁潭水耳，食與目論人情房。
如此近聞大江南，亦有兩歸子一歸。性簡傲臣朔，饑欲死一歸袖圖書，醉飽崇川市我還問歸子歸子果誰是。

簡黃樞六

髯絲初白佛燈紅，回首當年事事空。花落花開三月裏，人歌人哭十年中。
宅邊綠柳思陶令，洞裏丹砂問葛翁。長生術又兄榆烟，近寒食健兒驅馬鬪春風。

李灌溪侍御家定齋太僕百齡合壽詩

同是孤臣旋白頭，江東人物舊風流。惜模天下思元禮，文範吾家重太丘。
後甲先庚齊得戌，龍溪庚戌一時偕。隱足千秋他年好，記遺民傳瓜落青門兩故侯。

重陽後一日合綠堂吟社初集表重其索賦

黃花絳葉送重陽，水雪文人聚一堂。有國共牽庾信恨，無冠誰笑孟嘉狂。
老知節物驚心易，愁覺烽烟入夢長。稍喜封門表孝子，年年雙鯉乞詩忙。

和袁海叟白燕三首

昭陽宮闕是耶非，盼盼樓臺夢已稀。玉樹但聞花外語，晶簾難見月中歸。
藐姑水雪疑為骨，京雒風塵未化衣。今日畫堂誰舊主，肯從簷下傍人飛。

確庵文藁

零落香泥故壘非，珠玑落處應稀。獨留潔白遲春至，為愛空明入夜歸。
掠去不知花似雪，舞來還借月為衣。自憐本是尋常色，頻向青山襯處非。

墮簷如雪又成非，一水空濛鑒影稀。圖畫定依梨樹立，夢魂長遶玉釵歸。
蘇卿塞外還家夢，陶令門前送酒衣。新畫與亡無限恨，春來秋去故飛飛。

次韻董得仲詠柳

江南三月亂鶯時，怕見千絲與萬絲。馬上郎君回首淚，閨中少婦斷腸詩。
眉因恨鎖眼偏紅，腰為愁纖舞故遲。記得漢家霜雨露，年年花遠鳳凰池。

和陶三首

形贈影

相須雖最殷，相遇有疎時。賢哉君于我，日夕同所之。膠漆與水乳，綢繆不
如茲。少小遂投分，沒身以為期。因依四十載，遙遙使人思。君應共我老，撫
運與悲流。我髮似君髮，君亦不吾疑。顧壁各相笑，嗒然無一辭。

影答形

世人皆愛巧，惟君獨守拙。拙亦如君拙，與時好相和。但知審邪正，豈能辨

客悅蕭蕭風雨夜疑若暫乖別青藜一以然我跡仍不減君賤我不寒君賈我不熱君本凌霄安有願終當竭我其從君遊方軌無優劣

神釋

三才人最靈厥義古今著猶鑑照物實以光明故自從有生來與君相體附我為渡君舟曾聞真語又云車從馬車敗馬何處君行由我行我任非君住要有立命術騰化何足數交梨與火棗只在此中具夷齊雖餓死不朽千秋譽鼎鼎百年中有時別君去得固不足惜失亦不足懼反躬良其肯動靜兩無慮

蘇臺懷古

吳人歌舞越人愁轉眼蘇臺見鹿遊洲上百花還有恨偏教西子占風流

觀耘

赤日蟲蟲向地燒項愁成稿背愁焦晚來薄醉三杯酒爭唱吳歌細似繭

高築旃提學于墓旁築石屋有詩紀事奉和二首

寥屋空山傍故丘等閑心事係千秋鳴泉暗寫孤臣恨落日平添孝子愁

萬木雲邊見高島五湖天際辨漁舟無窮事業歸書卷玄晏先生未白頭

萬木雲邊見高島五湖天際辨漁舟無窮事業歸書卷玄晏先生未白頭世事今如折足鐺誰為吾道作干城一祠早拜楊中立五嶽還從尚子平絕壁翠遮黃犬吠亂霞紅照碧泉明我來策杖尋蹊入只向漁人問落英

揖山樓月夜觀荷有作

丁酉季夏東郊池荷盛放白公舉香山之會王子續蘭亭之遊于是載酒揖山樓中招集同社賞花賦詩斯時也薰風南動圓曜西沉青山與白月交輝螢火共禪燈相亂酒具聖人之德花開君子之香遂乃分硯劈牋各伸雅志燭痕滅而金玉鳴鉢響流而珠璣落筆不停綴文不加點以今揆昔始有同情諸兄皆人之表儀國之後傑涉斗牛之分野山川助其壯懷更陵谷之屢遷今古資其憑弔固宜登高能賦觸物成吟而使君以政事之餘旁通風雅雅心閒手敏落筆驚人康樂出守海郡池上有登樓之篇知章屏居鑑湖中流有采蓮之曲豈非天挺之安秀出人區者哉予以負荷兼旬辭不獲命勉應賢主之招妄廁良宵

之席披靈均之芰製岸襲美之紗帽叔夜之迂狂自如淵明之謬誤可恕顧不自揣量輒以揆批先導已而復成投贈四首并諸名篇彙而錄之都為一卷將攜歸蔚村誇于田夫樵叟之前亦以見太守之風流為一時之勝事云爾

圓碧輕紅漾一池樓臺倒影見參差杯湖人重非干進金谷才高各有詩山勢忽移知月近花香徐動覺風吹使君心地清如水野鷺沙鷗定不疑

即席贈白使君

訟堂無事使君來對酒看花圖麗才月帶艷光搖竹樹風飄香氣入樓臺綠綸圖勅雙鳬近隔岫禪燈一磬催幾度揖山山不語倚闌凝思獨徘徊

贈主人王周臣端士異公

猶是當年綠野堂湘簾半捲藕花香青絲繫艇人如玉絳蠟籠紗筆滿牀客醉已成王粲賦主歡重進孔融觴脫冠露頂車茵汚定笑狂生老更狂

又贈蓮花

清光斜映一枝枝無限含情祇自知騷客薄醒秋思後美人初浴晚妝時

確庵文集卷之五

圓珠的的迎風碎陸粉娟娟帶露垂七十二潭吾舍在亂紅零落繁人思

次韻攝六西田汎月詩三首

十里波光月在田空明如雪照嫋嫋隔林吹火驚燈火出水游魚聽管絃但覺人間無曉夜不知天上有神仙白蘋紅蓼漁眠穩一鰲磯穩立釣船築成場圃納新禾積雨平疇受月多到處樓臺永作國誰家池沼錦為波青山雲淨高秋見翠羽花香靜夜過不是醉吟當此夕悶愁何事解消磨乍看如烟近却無清沙白雨模糊忽聞風入蘆花亂不待霜催木葉枯甲煎暗招雲外鶴洞簫聲咽樹頭烏朝川賢主今摩詰定有秋心入画图

通暉樓詩為松陵沈建芳作

危樓百尺五湖東亂後天涯極目同宛馬曉嘶芳艸路杜鵑春恨落花風有無人物蘆蘆裏多少山川鼓角中解道仲宣工作賦愁來閒凭夕陽紅

丙園精舍與天御園棋

風人疎簾午磬遲翠恩紅漏響潛移山僧削得瓜如雪坐樹閒敲一局出

秋孫不應科舉書此懷之

壞屋荒郊草滿蹊野花片片踏爲泥青山盡處秋雲白白鷺來時早稻齊
消渴嬾題司馬柱清齋貧欠太常妻牀頭書劍渾無著四壁寒蟬切切啼

懷定齋

曾經離亂愛逃禪梁棟雲生近學仙秉燭春宵光似畫函關秋夜靜如年
蛟龍有日終爲雨雞犬無心錯上天欲共一樽開笑口庾樓明月幾時圓

山南書閣葉九來葛周州送酒

北窗高枕見青山不盡烟雲自遣還馨報午晴僧飯熟茶敲秋雨佛燈閒
沙明霞外易千樹人在牆東水一灣忽到白衣來送酒陶潛從此破愁顏

蘭園夜坐卽席和白泉先生

小山秋更好團坐一亭陰塔下聽流水堂中橫素琴微雲生戶牖涼月動
衣襟何處天香發無言此夜心

同虹友遜兒夜話用放翁初冬韵

疎幕迴風動月光皎于白日冷于霜蕉吹敗葉頻疑雨菊倚寒枝尚抱香
愁聽亂離烽火逼細論人物酒杯長桐江釣客吳門尉不遇真人髮已黃

壽師母趙太夫人追念業師我完先生有序

吾師我完先生以文章學問名滿海內海內望之如山之有嶽
水之有海莫不擔毫抱籍走千里而幣見以得與門牆爲幸也
朔年未弱冠卽偕江君士彥陸君世儀王君揆撰同受經于先
生之門時先生家食貧又兩尊人在堂旦暮餐食常不繼吾師
母太孺人時出其并游織紵之資以佐之歲已卯先生登賢書
然布衣疏食如故太孺人安之無微毫非分之望也先生性充
爽鄉黨間或有不平則義形于色挺身而鬪一切米鹽瑣碎非
其所屑故常遠游江北不問生產數十年間先生得讀書勵行
寬家室之憂太孺人內助之力居多酉戌之交先生遊于膠
邑之嵯溪瑚與天御託跡任陽先生徒步造訪彈琴賦詩流連
三日夜始別去其于行也諄諄欲求一結隣之地如潯陽三隱
故事亡何遂及于難而忽忽憂愁抑鬱以致今歲丁酉太孺人
年六十屈指計之已相去十餘年矣向使先生之志得遂而望

衡對宇杖屨無恙今日者度阡越陌修隻雞斗酒之歡豈不大
樂今乃不見先生而僅得壽吾太孺人其爲可感也已于是乎
系之以詩

登壇獨立是人豪盡道龍門聲價高橋外衣冠觀聽盛閣中燈火校讐勞
亂來踪跡悲梅福老去文章續謝朝今日升堂拜吾母草深門巷雨蕭蕭

戊辰春贈姚鑑三生還

自古誰無死生還亦偶然窮愁與我共蒙難感君偏木以霜逾老全知鍊
更堅天心今夜月如爲故人圓

春盡日病中自遣

昏昏如醉復如疑藥裏書籤強自支但有暮愁微雨後更無春夢落花時
學仙爭得長源骨客有勸子驅鬼空吟子美詩九十風光容易別祇添雙
鬢白于絲

次韵白林九明府東郊芍藥

紅影翻塔香滿枝含情無限信風吹偏迎晴日生搖蕩不與春光管別離

名亞花王猶有恨人疑仙窟可無詩停杯早見鈞廉句太守風流話一時

客秋與家定齋有洞庭之約而以病不能往讀其遊記歷歷如在
目中今歲四月過定齋于玉峯同過費江連宵對榻忽又別去予
尼之不得云將歸而閉關銷夏成吳中文獻一書其好學如此予
乃書閉關學道穿榻讀書八大字并成長句一首以壯其行因邀
同人共作

同人共作

天涯兄弟對床艱忽漫逢君綠水灣豪氣未除書卷在高冠無恙酒杯閒
到來謝展方乘興歸去楊亭又閉關後會相期何處所五湖烟月洞庭山

聞隣郡三月十九日事

置酒高臺幕四垂紛紛絲竹奏清時世間只有主摩詰曾解傷心凝碧池
重午寄餘亭夜集留別林九

綠楊村舍閉高眠忽訝招尋尺素傳白愧人非陶處士可能文似杜樊川
入來雲影搖溪月坐處花香過竹烟記得鷓鴣詩句好公堂瀟灑有林泉
贈四明虞生餘

客裏相逢更子山暮年聲譽壇詞壘奇書禹穴然松探古碣娥江立馬看
賓榻高眠花自落墨池飽醺酒初關主人爲吏清于水日餉官厨一片肝

有數三首

人道長安好惟脂待詔車出門向西笑多恐不如初
齟齬難成龍纖腰祇自傷泪窮河滿子爭得感君王
畫錦誇歸里誰知覆一莎只教魏扶句裁作五言歌

西爽齋避暑

入戶香風細荷花六月初午無驚夢客涼有快心書山立人烟外農歌餉
酒餘翠禽斜掠處撥刺一溪魚

虞山道中見插秧

千家村落雨蕭蕭纔送泥牛急稅徭境有城狐爭避虎野無田鼠罷迎貓
鬼妻向夜登牀泣微火驚人動地燒天若解憐貧戶口來朝稂秀盡成苗

口號和有仲

花落春殘細雨時和愁和恨一枝枝分明記得宵來夢只合東風燕子知

虞美人花和有仲

春風搖搖春雨吹紅紅白紛紛參差白如楚殿凝粧日紅似易江灘血時
江東景色有何好香魂化作江東草應憐子弟八千人從軍一旦爲灰塵
爲君歌舞爲君死千古有心誰似汝拔山蓋世信英雄當日英雄安在矣
低頭問花花淚垂欲言不言長相思君不見明妃墓上寒烟碧至今青艸
無顏色

寶伯以農事歸寄示一首

竭盡書生力躬耕二畝田麥愁庭潦沒耕作杖藜然計拙全吾道時危覺
汝賢誰知鷗鷺畔一笠破溪烟

和有仲十蟲詩

米蟲

只因玉粒愛纖纖不惜將身葬釜鬻百萬倉箱誰禁汝柴桑饑殺有陶潛

蛙

池塘鴨綠漲如天鼓吹煩君伴不眠今日梨園坐何部料應博得水衡錢

蝨

北向禪居意若何北向腹中應道赤心多吮人膏血纔三日便與同儕作
太婆

蚊

當空圓耀靜無聲入夜兢兢到五更總有鋒芒能刺骨祇教成得露筋名

壁蜂

雕甍頽屋等無分斷盡聲聞臥白雲今日山僧誰靜坐九年面壁不如君

蠹魚

漫道香芸辟惡方殘編零落不成章逢渠即是詩書劫何必人間有始皇

蜘蛛

檐牙屋角置身遙機巧渾如壘斷招一網可憐空打盡持竿童子不曾饒

紅蜻蜓

偏與炎威六月宜綠楊攀附最高枝一鳴自覺驚人甚忘却泥丸轉糞時

螢

緋服朱幘結隊新曾從龍廟學潛身不知可有真龍否耀日屯雲祇候人

書偏伏處夜偏紅也有微光點碧空不是幸逢隋煬帝爭教陪從景華宮
以挿秧詩示潛在潛和四章備極其妙因登前韵代述農家
之樂然亦如天寶宮人談開元舊事矣

鶴儀鳩杖髮蕭蕭共話升平減稅徭曲曲池塘晴鬪鴨離離花影晝眠猫
紅鱗味美開窗釣紫芋香生就地燒春社始過秋社近懷新門外見良田

雨後同潛在梅仙師周論詩池上

雨和花共墮蹴處欲成蹊翠愛藤蘿合香知菌萑齊山晴何處易村午一
聲雞共暖敬亭茗論文日未西

寄錢隱庵勝公

月落空江夢所思清風祇許鷺鷥知化邊餘課兼鋤藥回裏禪機更得詩
翠竹有聲涼雨後青山無恙晚霞時珠林亦是炎涼路誰走荒郊拜勝師

貧況

范家甌釜久拼塵之死何曾怨苦辛祇是近來貧到骨每逢中夜淚沾巾
儘耕酒盡攢眉婦炊黍烟寒髮親更有征徭無計避柴門黃犬吠聲頻

和友人夏日喜雨次韵

桔槔聲亂火雲初忽有涼颼暑氣除雨洗萬花香片片烟籠一易去徐徐
南隣荷笠徵吟笑西壠分秧且廢書願得碧翁知此意早教遺穗滿畬畬

梅村學士詩四首

天下文章今在茲杜詩韓筆是吾師縱長萬丈言外衰起諸家八代時
隸草通神花共落丹青得意陽光知風流已合人人醉曲誤能看更阿誰
五十荀卿又見茲故應再作警宗師高僧鄧尉求銘日都講長安獻賦時
花下麗詞妃子笑座間新句雪兒知清朝若要脩唐史眼底虞陵試問誰
竹箭東南總聚茲侯芭應得問奇師龍尚記探珠日金馬方逢避世時
夜露含情隋柳見春花感泪蜀鵲知中原天爲留文獻舊稿于今定屬誰
玉馬金貂肯戀茲鑑湖投老是心師多排絳帳春風裏管領青山夜月時
玄晏序成天下重子山詩在後人知雞林海外傳名姓不問梅村又問誰

懷門人杜若洲

多情最憶杜樊川蕭瑟能將麗句傳人比暮雲愁不斷心同秋月恨難圓
身謀去住傳書研家計盈虛撲滿錢今日麒麟都作脯蒙莊山水老天年

毀重齋賞牡丹

入門先覺一庭春萬卉羣葩與作臣薄捲翠帷籠不語高燒紅蠟照無塵
風生鳳閣含香吏光射龍池侍燕人錯比傾城有遺恨擬將心事叩花神

瑞上謁選北行次烟客先生韵送別四首

三千客路一孤蓬愁聽江流只向東鼓發五更何處月笛吹今夜故人風
酒尊欲盡青山合漁火初明碧水空添得別離多少恨成笳角亂雲中
人心長恨有波瀾世事于今眼倦看張祐悔歌年少樂鮑溶重唱路行難
鏗錙利向盤根見驟駟才因遠道彈英但瞻雲頓酒淚好將助樂當承歡
無恙輕帆去不驚河聲山色若爲迎巧知不向天孫乞名豈徒容孺子成
白雁暮同雲外宿碧溪晴在鏡中行平生志業思伊呂忍使漁父笑獨清
陳登湖海氣曾豪被髮年來續楚騷廣武淚教何地哭漁陽遇合有時探

自知薄命多兼病敢道逃名浪得高珍重廿年同學苦方剛休歎獨賢勞

平淮南李平子

大雅風微賴有君關山秋月思氛氲誰知一夢歸流水却送孤心入斷雲
江上落花春已去天邊哀雁暮偏聞簡君遺墨無窮恨小札殷勤細論文

寄瑞五

半日耽書半日眠靜來禪悅動來仙布衣三教吾家事今日都歸葛稚川

陳鶴齋三首

運李映碧先生渡江不至
美人渺渺隔江流有約相過肯放舟皓月乍傳千里思碧雲先散一天愁
仙帆只想迎元禮玉軸誰知戀鄴侯何日西窗聽夜雨一編心史續陽秋

懷義興丘文眉

誰更交情似汝真亂離愁殺四方身跡同王粲家安在貌類方千命不辰
雲散風流何處雨易啼花落幾回春衙門柳色依然綠不見相思命駕人

題秋孫述詩二首

確庵文集卷五

檀園曾是浣花堂刺有風流奕葉香人遇二珠驚解佩月明一乘照催粧
深宵消渴貧司馬愁愛多情瘦沈郎比欲爲君傳獨行轉令人廢我章

題山背水一茅堂

面山背水一茅堂中有詩人花艸香水帶離妃離合意山分西子淡濃粧
已航微尚歸盤谷應寄愁心到夜郎賦就銀河誇織女幾回機杼不成章

題王太常爲馬退山畫扇

亂雲生處萬山開短屋疎籬樹色迴曾舉高人黃子久片帆烟雨尚湖來
擬唐人送宮人入道二首

朝卸紅梳下未央晚衣霞帔拜星光鳳凰近學從仙史鸚鵡曾聞說上皇
獻曲尚疑金管奏繫符猶見絳紗香桃花玉洞千年藥莫遣人間賺阮郎
明于秋水湛于霞拜謝昭陽別有家不向楚王行暮雨但隨毛女浣春花
衣裁薛荔拋條脫冠戴芙蓉却知車何似雷塘望取脚之陽惟見王鈞斜

王研存進士生日詩

曲江春色韶衣裾聲鼓漁陽動地初皂帽便爲千古計青門已臥十年餘

謝脁詩不交 漢家避世無金馬 唐衰傷心有玉魚 不是適逢開歲月 誰容玄晏老耽書

下周臣中翰生日詩四首

東髮論交覺汝賢 才如風發思如泉 誰知書著窮愁日 已是人當強仕年 規矩高曾思舊德 墳塋兄弟見新篇 烽烟不用頻搔首 綠几焚香即地仙 著述功臣繫聖賢 小窗松火雨餘泉 雙星天上渾如歲 疑在日一人間也 似年北闕久吟牀 下句南華先注馬 蹄篇鏡湖別業 東皇在賀監風流一飲仙

沙鷺依鶴果誰賢 何處堪求洗耳泉 雞舞劉琨驚午夜 祇歸蘇武數丁年 綴文早擅無雙譽 學易今占第一篇 奚必桃源問津去 擁書南面是神仙 五嶽何能讓昔賢 興來隨意坐流泉 筆牀茶竈尋春日 布襪芒鞋秉燭年 雪裏綠蕉摩詰画 山中叢桂八公篇 尚湖曾有楓林約 人道陶家又一仙 和虹友懷漢槎次漢槎獄中元韻

秋風鳴鳩化啼鳩 逝水雙丸送白頭 曾記去年花裏別 豈知今日龍中囚 確庵文集卷下

次和李義山無題詩

何處香雲臂膊蹤 夜闌花潤一聲鐘 杜鵑有淚春應老 鸚鵡無言思正濃 曾是別離將芍藥 更誰消息到芙蓉 卿來帶水非為遠 卿不來時遠萬重

偶成

纔見開花又落花 月初東上日西斜 人心到底如書版 印盡千差與萬差 久不寄省公詩 適殷重贈省公扇 賦此書之

共作天涯一冥鴻 范家驍餽料應同 秋近病後無詩寄 夜入愁邊有夢通 挾彈馬過門閑處 吹簫人立月明中 熱心自合銷殘暑 況有相遺兩袖風

見殷重述詩寄贈

二十年來共學情 濟川喜見勒功成 只今誰是高常侍 晚歲吟詩得盛名 病中許入御時亦臥病

白髮上今已不公 更堪高枕故人同 愁來藥內君臣在 老去人間得喪空

忽斷蟬聲繞曉雨 漸疎梧葉始知風 一潭秋露寒猶晚 不及招尋醉碧筒 惠眼

看花却似霧中行 對酒還嫌綠蠟明 桐葉一庭書萬卷 只將詩句和秋聲 和虹友讀武昌女子詩四絕句

濁浪朝朝動地來 香魂一去幾時回 從今招屈亭前水 競渡應兼為汝哀 吹盡參差木葉秋 無情湘水到今流 當時白向蒼梧死 君為何人更覺愁 女子何曾解立名 亦知一死重于生 明知只怨君恩薄 那有合羞地下情 武昌何妨去如龍 爭醉真娘古墓中 拚得將身葬魚腹 可容男子吊春風 附虹友原倡

去年鉦鼓動漁陽 今歲飛旌下武昌 同與屈原葬魚腹 武關何處問懷王 年年恨血楚江波 黃鶴磯頭月色多 若與湘君同鼓瑟 傷心應唱玉蘭歌

江心血淚滿羅衣 空有香魂夜夜歸 猶幸窮泉不相見 不然愧殺漢明妃 確庵文集卷下

苦調人間未有雙 遺鈿何處水淙淙 涼娘尚有題詩者 誰為傷心弔楚江

飲元又齊郎席贈別同虹友伊人限先字韵 白登高冠坐少年 興來今夜醉君前 金尊錯落花無語 銀燭銷殘月正圓 別去幾時來早雁 送歸一路入秋蟬 趨庭他日如相問 為說邊韶只愛眠 秋日獻烟客先生

花護書巢柳覆庭 廣東人坐一簾青 魚鰕脫落新裁句 虎觀家傳舊賜經 十資定承天上詔 四休初記谷中亭 只今便是高陽里 更有何門聚德星 登前韵和烟客先生西門詩四首

一片秋光落戶庭 隔烟遙見數峰青 溪頭人語蟬聲亂 雨後苔痕易篆經 紅愛晚香荷艷艷 翠看高節竹亭亭 瑤池若降西王母 定指人間有歲星 稻花香細入空庭 雨過平疇分外青 二仲到時桑落酒 八關齊日貝多經 芙蓉綽約王維畫 楊柳扶疎白傅亭 遙想披襟深坐處 夜涼人定一池星

雲影溪光共一庭梧桐初下薛蘿青添成高士求魚具註就仙人相鶴經
自有丹青題謝障誰云玄白笑楊亭比來學化莊周蝶栩栩何愁兩翼呈
雙扉習靜閒秋庭佛火長懸照帝青菊品新添先入譜茶香罷鬪已成經
夢魂想到慈恩院名姓應垂麗句亭邊報差除都不管無煩術士問三星
投宿西田又登前韻題壁

蒙蒙花柳登門庭約略疎籬帶露青犬吠一燈驚獨立竹開三徑記曾經
眠分孺子來時榻掃學林宗去後亭十里望衡知不遠早涼歸棹滿溪星
秋日東郊遊鵬得歌字

輞川幽事近如何布襪青鞋有客過山易去臨秋水見林蟬聲向夕陽多
風吹面飭從鵲鷺月吐朱樓照菱荷豈爲罰依金谷酒一時離席動高歌
再訪李研齋太史不遇留贈

去住如鷗又十年故山萬里隔風烟當筵尚憶卽倚酒得句還書蜀錦箋
猶人侍從昔爲天上客隱淪今作市中仙昇菴蕭寺重相訪門掩花深思
惘然

確庵文集卷十三

寄懷吳元修

風塵回首恨難裁此日江南更信哀鳳只成車下謁臥龍空老隴中才
烟和艸色經秋冷雨送蟬聲入暮來一水盈盈勞佇立短筇吟遍釣魚臺
馬退山入村乞余作生傳疊蕭字前見贈因次答一首

荒烟漠漠艸蕭蕭似入深山好避俗客欲到門喧樹鵲魚纔舉網過隣貓
嘲君遺衆空求傳笑我含毫苦未燒別後布帆何處去青靑一路立新苗
雨後憚民齋小集見其新詩

雨後秋光分外清蕭蕭梧竹亂檐檼花飄石畔香猶沾露落天邊晚更明
玉軸堆牀三代物金尊照座一宵情誰能吟就城傍曲應許龍標得盛名
解恨聯

次和憚民詩同梅仙作
侵檐石色冷苔衣年少風流坐陸機文債未能消慧業酒兵早已破愁圍
尊前風入疎桐亂雨後烟籠片月微最是玉山頽放處一聲白雪和人稀
秋日寄題秦叔齊齋館

遙知芸閣畔萬卷一匡牀山色分秋雨湖光動夕陽風詩歸大雅燈火及
新涼解得雲聲意無言桂子香

寄懷登善

匹馬燕山兩度秋朝衣誰與護香篝看花不入劉郎觀愛月偏登謝朓樓
宣屋席逢中夜召春陵詩爲一隅憂故人豪氣空湖海野水茫茫照白頭
鴻逸齋聽雨

寄懷吳茂長

故人家住練祁東雙鯉頻將尺素通幾欲放舟尋夜月可堪高枕怯秋風
里符征賦村村急獵火燒天日日紅回首楊州成一夢謝山蕭瑟庾樓空
賦詠故中史

瑞和上人乞銘母塔書此贈之
烟霏蒼蒼護一關秋來片月照君閒策杖助舊記姑蘇寺及第今歸鄧尉山
瑞和上人乞銘母塔書此贈之

夢只在白雲孤塔間
夜聽吳飲和彈琴
銀漢迢迢北斗橫九華人夢不勝情
流挾雨清能使四遊如靜女似從六代見咸談曲終定笑湘靈瑟空向人
間寫不平

確庵文集卷十四

哭江俊求四首

生死交情萬萬行淚門一哭路人狂風流已失周公瑾憂思能傷盛孝章
花似爲君春寂寂月如無主夜茫茫男婚女嫁猶餘事白髮衰親歎北堂
延英開社應如雲珠樹堂中張一軍
華堂錦瑟延英社夢去五花生綠
華迎來一笑出紅裙羽觴向月深深醉檀板臨風緩緩聞今日哭君思不
得重重哀感淚紛紛

君承舊宅久蕭蕭還傍紅飛南市橋春去梁間無語燕秋來池上有鳴蜩
壞牆醉沒行人路老樹烟寒故國條最是多情惟艸木年年紅淚落芭蕉

亂餘踪跡寄江村廢盡田園十畝存稚子習耕耨荷耒里胥催賦夜還門
遺家止有殘書篋盛酒兼無老瓦盆地下可知長不暇哀哀孤家空寄昏

二泉書院落成詩寄梓亭

萬樹松烟萬壑聲空山書院落初成千年俎豆尊先進一代人文律後生
王佐只今誰董仲經明當世少匡衡故人高枕荒江畔涼月秋風無限情

寄江升士

田家兄弟只三人白首相依對紫荆窮殺俊求歸棄壤饑驅虞九入燕京
一村戶口荒餘盡五歲官租赦後征料得秋來明月夜也將歎息助悲聲
和寶伯雨中雜詠

向日葵

託根秋氣合先悲敢怨義和得馭遲消受淒風并苦雨孤心端不要人知

白頭公

啼殘花下三春露叫破枝頭五夜霜秋雨雨離離還自語笑他鶯燕爲人忙

桂花

桂花

天香蕭瑟雨中開漠漠秋雲暮色催只恐金風易憔悴可能留得一枝來

附寶伯原倡

辛勤衛足留根在宛轉當階待日來可惜秋風連夕雨此心應向阿誰

開前日葵

孤立寒烟花色慘啼深秋雨頂毛摧新勞休送輕頭白曾見春和麗日

來白頭公

盡含秋露葉能烟得濃香滯遠天莫訝荆榛荒桂路花開經雨已多

年桂花

吳錦雯司李新任吾郡承其枉駕不能走客賦贈六首

片帆風送闔閭城翠蓋朱轡候騎迎已有才名推國士豈無經術爲蒼生
刀能切玉操時見瑟欲調絃解後更吏治近來多粉飾吳儂獨首望澄清
十分財賦五東南約略姑蘇郡又三晉爲催科多害馬農因剗肉誤春蠶
不知他邑誰稱母却喜吾州獨字男料得下車先問俗早將朱墨記廉貪
聲華曾動越王臺教化今應取次開橋外衣冠扶杖至堂前車馬抱經來

行同孺子方真士文類相如未是才人物可知逢水鏡滿門桃李一時栽
誰云司李一官輕青史前修記載明夷簡宏材終作相建封直節早知名
擊蛇立破人間惑造印能求法外生萬里只今纔發軔低回千古不勝情

縱因舊蹟歐公論尚德還傳路史書但使有文懲黠鼠何妨疎網漏窮魚
惠心定合兼寬猛弊政應教一掃除懸愧于旌空見枉贈言聊當報瓊瑤
十年相憶思騰騰欲拜車塵病未能餓似凍蠅妻子笑拙如窮易世人憎
三毛頗悴魚蝦侶一榻蕭條粥飯僧聞道獨留青眼在不將苛禮責陳登
簡呼德下

平林流水帶茅堂蔣徑深深半就荒一路曉烟魚虎去滿庭秋雨豆花香
伯休賣藥青囊在玄晏執書白髮長料得詩成琴靜後研田蠶蠶小兒忙
九日懷默庵因重題其菊隱圖

空潭秋老盡芙蓉想到蓬蒿仲蔚居三徑黃花香細細半塔紅葉影徐徐
傷心句出高樓上冒雨詩吟破帽餘不覺窮愁多歲月素頭已少未成書
題懷園

懷園

元家終日在樓臺主領林泉宰相才魚狎回船眠水竹鴛依柳杖立庭苔
蒼頭抱甕花間出紅袖添香月下來夜半聞鐘沈夢醒蠅頭蝸角付深杯
表姑母曾太孺人八十

衰親鶴髮頃荒少喜有吾姑話昔年曾見五朝全盛代誰家四世一門賢
世情漸覺貧來好人事無如健是仙十月小春天氣暖玉壺爭獻早梅前
寄懷朱近脩

寄懷朱近脩

停撓剪燭記吳閭別後相思特地長夜雪有心雲黯黯秋鴻無路月茫茫
緣溪漁網家家酒落戶綠車樹樹桑我欲向君尋舊約巨卿難黍莫教忘
程翼蒼翰林出爲郡博修郡學成寄贈二首

堂前書帶入秋深門外衣冠見蓋簪經學講論開虎觀文章名如動雞林
炬光尚作金蓮餞珮響還含玉署音此日已知稽古力不教絲竹歇銷沈
郡學荒蕪不記年蕭蕭古柏草芊芊射亭礎斷樵蘇路賴水泥渾浴馬泉
誰損案牘成盛事重教簾櫳奏新懸一穗盡視如傳舍始信三魚屬大賢
懷屠關伯

懷屠關伯

曾從蕭寺話深更客歲相逢恨別輕心似落英隨水去人如明月入懷清
帷中董仲成繁露枕上王充得論衡聞道春風開講席抱經國丈走門生

懷義扶

檄下江南征賦急遙知愁緒到田廬西山花信曾攜酒北闕風塵嫩上書
車轍歸山竹塢棋聲秋雨夜湖天詩思落霞初可憐昏嫁還同累五嶽
遨遊志尚虛

愛妾換馬

燕趙佳人冀北驄各將心力事英雄酬恩一死情應並得意千金價正同
今夜玉釵辭暮雨明朝珠勒踏春風亦知美色人人愛要為君王立大功
宿無垢園贈寓上人

雲木蒼蒼遠陌塵綠谿魚鳥自相親敲檐翠竹曾秋雨落戶青山似故人
琴靜壁間蟲響細燈殘窗上月華新夜深得得吟肩瘦應許詩家拜後身
簡侯紀原研德

羊裘零落釣臺星尚許孤潭數獨醒四海才名推三陸一時人物指雙丁
碑廬文集

黃芽骨化蘇門嘯鶴聽青火光搖座右銘擬擬聞道東籬多種菊可容乞
取制頽齡

茂長扇頭得玄咫詩寄懷一首

甘與紅霞結近隣桂叢空賦小山頻養生論就稽康懶屏跡詩成杜甫貧
攜手春風思野寺傳杯寒夜記江津憑君佳句添開長青草也堪見故人
史曉瞻同年觀察浙西以書招予不能往寄贈二首

放浪江潭鬢已華誅茆栽芋作生涯故人早跨揚州鶴老我徒成井底蛙
宦跡近傳清似水詩心聞更麗于花何時烟雨樓重建收拾湖光萬頃斜
羊公緩帶祭公歌調劑軍民費揣摩澤國桑麻行卧穩訟庭鳥雀往來多
龍旂曉颭清風遠虎帳晴開麗日和欲向鷺湖尋釣艇蔚村烟月杳如何

梅村齋頭看菊卽席作

綺筵排日向花開五色綵紛入幕來香遶回欄人不語光搖銀燭酒頻催
碑題黃絹中郎學龍香丹砂吏部才成得陽秋書一卷茫茫往事使人哀
時賢題賦

逢迎戊子年夜開秉燭遂忘眠論世吟詩傾濁酒念外梅花香滿天明年
已丑正月望君來訪我瀾溪上流連信宿石尤風如飲醇醪如挾纊不覺
郵筒唱和多以膠投漆意如何討春攜手松陵句賞月持杯長慶歌結茅
曾傍青山畔楓葉蘆花夾兩岬栗里春風楊柳門輞川秋露茱萸君來
示我草堂圖我笑題詩與君看相期全過尚湖灣茶甌書床共往還君去
先行三日夜我來惆悵已難攀自此足音隔空谷荏苒流光似碁局可憐
憤憤到天公報道勿勿登鬼錄君之才馬相如喬題驪馬凌雲日賦買千
金望幸初君之學張茂先見毛解識三丈異龍肉能知五色鮮君之志祖
士雅聞雞午夜舞不勝擊楫中流涕盈把鳴呼哀哉我哭君宿草離離三
尺墳軒騰渾渾飛作雪文章直恐化為雲哭君哭君何處所青燈焚榮似
君語伯道當年不見兒中郎此日徒存女更念高堂割荻人白髮蕭蕭淚
如雨我如有聞長太息雙眼摩挲痛填臆陳蕃榻畔永蕭條季札隴頭空
偈多世上交情漸不真翻雲覆雨與時新腹痛過車多負約誼高分宅屬
何人我向西風醉一壺聲聲嗚咽和啼鳥即看今夜寒潭月尚有君來具

確庵文集卷三

醉無

反行路難贈端士

行路易君勿疑不聞太行山車轍皆傾摧不聞瞿塘水舟楫皆顛危客容
未必福白璧尚可為忠信與篤敬堅貞以自持行路易君勿疑

家亮工兩尊人先後即世皆以三月十九日有詩追痛辭旨哀惻
次韵贈之

三丈一恨併茲辰野哭年年係五倫雪虐風饕天有夜烏啼花落地無春
每逢家祭先思國欲報君恩敢負親聞道曼卿營馬鬣范家高義未應渝
有將仙之呼

皇士撰啓禎遺詩閩中余廣之銓部贈詩四首次韵和之

鴻飛龍卧罷朝參稽古弘文昔鄭單有道姓名傳郡北窮愁詩句動江南
垂紳委珮先公服玉軸牙籤故國收拾殘編無限恨十年戎馬費尋探
萬事傷心見一車錦除島索史臣家簫韶世遠仍觀樂風雅人亡尚採葩
自恨淒迷三矢在新愁香鬢六龍還范車衰室無言語載記分明當齒牙

王官心事舊恩塵落日西風戰戰麾一代傳人想一草兩朝遺墨奉頭披
身沉白馬清流禍涕灑冬青義士詩莫道中原文獻絕秦檜前許見吾師
永夜函關記見聞朝堂邊鄙事紛紛度詞謔諒春秋志孝節忠規天地文
血染花殷啼蜀帝淚分班管泣湘君絕倫已遇桓譚真有人將野錄笑
和友人讀西臺慟哭記
濛濛雨未收漠漠雲方翳菱蒲掩映問森渺白無際相對各不言吟詩寫
吾意几上讀何書慟哭西臺記

有感

到處春陵元結詩江南民命日貼危要江降調泉山死天意人心事可知

水田嘆

莫學東隣情朝朝忍飢坐莫學西隣勤日日事耕耘日日耕耘何太苦泥
水橫腰草沒肚脚穿手爛不得停救得十分存四五忽忽風雨蛟龍來開
門一望何有哉昨日禾苗青簇簇今朝波浪白登時東隣種和田荒熟總
由天西隣官稅急鎮夜不能眠入市典衣沽酒去重插秧針再車戽再車

確庵文集卷三

岸了無益河流一夜添三尺枉弄功夫枉費錢東隣大笑西隣泣

贈杜于阜

六月聞征戰江山感廢興無家歸赤壁有夢到金陵近聞家嶺州世亂知
時命途窮見友朋茶村詩卷在挑盡佛前燈打金針

秋系避兵瀾潛以脫粟餉之

黑風吹雨溪頭木葉蕭蕭萬戶秋遙憶避兵瀾水畔閉門應作子桑愁
聞白林九以左遷去任賦寄三首

陽城雖下考撫字有誰先雄拔全千戶渠成利百年鄉遵周禮約農力漢
人田處處謳吟徧葦風到管絃

正憶草鱸候江干動鼓聲登城馳匹馬仗劍舞荒雞靜氣疲昨息嚴城悍
卒齊試看百里外木葉下淒淒

門慚非孺子不敢見諸侯何意停青雀頻教起白鷗騷壇寄餘榼酒時
山樓忽漫輕離別河梁無限愁

和陶挽歌辭哭毛子晉并序

嗚呼予與子晉締交在己丑之秋七月而今子晉棄我先逝則在己亥之秋七月屈指計之蓋十年云憶子晉之初訪予于蔚村也陳書列瑣端莊四拜訂千秋之約予樂其爲之京葵剪韭草蔬同飯子晉歡若平生賦詩投贈盡醉而去不啻如茅客之於郭林宗也子晉遂招予移家湖上時余貧病見子晉逸氣雲生精神滿腹竊自念托生死全妻孥誰復有知子晉者故不遠百里而相依子晉乃授策授屋和陶移居詩見贈殆又如梁鴻之于臯伯通焉自是以後凡遇青山綠水花晨月夕風窓雨樹無不交唱互答有言必訓蓋又如陸魯望之于皮襲美矣辛卯歲大水壬辰予又大病家人以歸耕蔚村先返敝廬乙未丙申而後往來于玉峰虞山之間比又客館婁江歲僅得一再過從而敬之十年如一日頃二三年來稼屢不登賦繁役重日不暇給微觀子晉雖理煩治劇調應如故而精悍之氣亦少衰矣或

確庵文集

相對而慶頌或當饗而愁嘆時時有之今春三月過予村綢繆總絕似有不忍去者入夏六月則子晉病矣然子晉雖病尚強起爲予一持杯意其尚可無恙已而聞其病日益深亟戴星而趨視之則已不及永訣矣嗚呼痛哉予追維十年交誼不勝死生聚散之感爰和陶挽辭以哭之以托于古人蒿里薤露之義嗚呼子晉生而好吟詩又好和人詩今日而有知其亦將和子詩于泉下也耶悲夫

十年如一日流光何局促中道君亦捐先我登鬼錄秋風向夜吹颯颯聲在木天道既可傷人事亦堪哭蟬蛸寄天地誰夢復誰覺生者未必榮死者未必辱君其悟此理泉臺永知足

高樓好天夜歡至頻舉觴有時泛雙湖擊鮮共烹嘗君今去何許琴書猶在傍唧唧寒蛩鳴熒熒火光明月空照人誰與同醉鄉仰天看明月低頭悲未央
庭前動高秋寒馬鳴蕭蕭街巷過君處禾黍尚在郊水綠自滌洞山翠空

召寒楓變霜威楊柳垂衰條豈君歎此世長夜不復朝長夜不復朝生死情如何我生如逆旅若死如還家呼入一長號淚盡繼以歌蓋棺見人傑關西嘆非阿

舟過新塘書一路所見

蘆荻蕭條過稀烟橫蒼蒼掛斜暉斷橋破屋無雞犬惟有寒鴉作隊啼

入周市

江村小市遠風塵亂後人烟慘澹新夜宿侵霜無四壁疑春乞火少比隣兒愁馬過柴門閉婦怨兵來酒錢貧見說捉船供轉戰家家漁艇罷垂綸

夢虞九哭而覺
三千犀甲動江頭楚水吳山兩地愁我夢哭君君夢我朝朝應上仲宣樓

過友人印溪書舍

印谿東望有高原犬吠雞鳴自一村流水綠楊藏竹塢亂霞紅樹照柴門
其破卻夜花香細鳥啼清陰石丈尊最是滿庭明月好素琴相對澹無言

確庵文集

與茂長對飲菊下二首

憶在征西幕憐君髮已華全身天地濶望氣斗牛斜白水愁邊夢黃山亂後家正逢人送酒休負一簪花
廿四拾頭月時時感舊遊祖生曾誓楫王粲獨登樓失路棲鸞鳳伴狂學馬牛故園回首在無限黍離愁

白明府解任以兵阻不及送別賦此寄之

縱橫帶甲雨生烟黃葉風吹下碧川一鶴已隨康公去雙鳬猶夢借君年東悲妻水春如游西望吳山峭人天不及離亭折楊柳幾回惆悵釣魚船

和皇士山居雜興四首

江關離亂事如麻玄晏先生著述家已久避人依對水又將卜築傍梅花雪晴樹變三春鳥雨過溪添一後蛙松地葵畦生事足風塵回首莫咨嗟回首風塵意若何乾坤局勢動悲歌里香夜叩求金急寒馬朝來帶甲過一權去時紅樹遠萬山深處白雲多仙源自在人間世未許微書到薜蘿
薛羅回互草堂寬翠柏蒼松自鬱蟠亭似風流能獨立泉如詩思恰清寒

倚檐敲桂同僧悟遠屋疎梅倩鶴看閒凭曲欄何所見亂雲羈客有雙密
雙密相倚似君臣堯舉湧翠浮烟分外親柳色門前人是香桃花谷口地
非秦劇雲子美長鏡柄衝雨林宗折角巾麋鹿魚蝦客結侶無煩重問葛
天民

寒夜宿皇士齋次和又王歲暮雜感四首

片帆行歲暮抱影自相憐避世已無地知心獨有天回鷗鷺古樹急霰下
平川幸遇鍾期在聊噉山水絃

馬矢吹人面蕭條吳市門青山無草木白骨滿乾坤不有讀書樂誰知養
拙尊與君同醉卧絮被定奇溫

患難周旋獨狂歌起暮愁時方江明三戶冷月黑一星流似此干戈
際偏爲汗漫遊與皇士又王梅花莫相笑筇杖自夷猶

察柏誰云是相逢喜賤貧雲卿天下士臯父歲寒人劍有凌霄氣衣無化
素塵及辰且行樂吾道正艱辛

除夕奉和家君作敬步元韵

確庵次齊七

弄似九年風雪送艱難桃源雞犬泰人老粉社衣冠漢臘殘
笑回十日酒燭歸春人五辛盤新符換後爭題句八十親容帶笑看

確庵文集

卷之四下

詩歌

鄧尉集起庚子正月盡三月

遊家君酌送諸湛庵客遊暇上二首
一片青蓮一葉舟送君珍重道南遊
避人有地全勝鳳呼我無心任馬
囊底詩篇題甲子懷中書卷續陽秋
獨斷折盡河橋柳難絀春風百里愁
對宇瞻衡一水舟與來長得從君遊
開籠共放林通鶴扣角齊歌甯戚牛
研北傳經消永晝月中飛羽醉清秋
如何此日輕離別極目雲山滿地愁

研山草堂與明成夜話即席漫成
研石山南一草堂烟霞依約輞川莊
家家鳥語春風碎樹樹花飛夜月在
乘燭道皆游淨域焚香宸翰見先皇
蟬鳴柳絮憑君重話開元日清酒下
后淚萬行

明成齋得過李府公黃六湛吳公及三君李爲忠教公子黃爲介
子先生子與爲驛樺先生子

確庵文集

陳慨三忠裔相逢隱者家所南心似鐵
皁父淚如麻短鍾隨書空空囊拂
初花靈嶺佛國好不見有風沙

靈巖懷古

研漢珠林倚翠峰繁華銷歇剩青松
溪頭水染香脂色石上苔留舞屐踪
西子笑時春鳥喚鳴夷去後夕陽春
歌臺舞榭今何在不及山僧夜半鐘

過啓塾十日始入鄧尉意謂花信已殘
及登馬駕山官梅方盛爛
狀如玉喜而賦此

爭先非我意花事亦踈蹤似有春風惜
偏容夜月過染衣香作國淚眼玉
爲波更竟高峰頂翠綠上翠蘿

山中喜遇昭法飲我以酒即席漫賦

一夜寒香鶴樹開相逢花下且銜杯
窮途兄弟難成醉故國風烟易入哀
雪滿山中蘇武客月明江上謝翱臺
寸心不盡斜陽晚淫遍青衫首重回

朱華山巖間無殊昭法愚古秋孫曉跳
赴晴扶醉入梅花行踏香蕪石徑斜
白雲萬山街落照青松十里帶殘霞

雞豚狼籍漁樵社丘壠參差富貴家
頻展復興人去後疎鐘何處送歸鴉

贈徐次洲

山色花香併一樓潺湲清澗到門流
尚平已謝塵中累次洲五十六年
陶峴宜爲物外遊夜雨遠聞鄰寺磬
春星光照故人裘與法交宅年高
士重書傳好記青芝徐次洲

坐銅井石臺次吳勉庵先生韻題壁

千山松色萬山梅鳥道籃輿取次來
爲愛五浮波上好石臺盤坐幾忘回

玄墓晚興

翠閣丹樓玉樹蟠空山日落萬峰寒
遊人亂逐牛羊下輪與僧閒歲歲看

秋孫忍飢肥遜擬招同人買山助之

碧天斜插翠芙蓉卜築甘爲石戶農
室有萊妻能共隱身無呂桶可相容

只恐從孤竹碎穀非關慕赤松願得
同心致好借錢二萬買古峰

春日同素庵侯齋愚古電觀集次洲
山樓分得灰字韵

雪穿雲嶺去看梅向晚同登澗上臺
昭眼湖山坡頃變堆床書畫等閒開

確庵文集

家藏文簡山父子空庭花影下丁局
短燭歌聲盡盞杯五月楊梅還讓汝
桂叢秋露擬重來次洲約余食楊梅

贈梅花

過頭藤渡無聲疑在羅浮夢裏行
看去似雲兼似雪踏來宜雨又宜晴
香浮殿閣臨春動光合湖山向晚明
自此年年尋舊約免教塵網誤平生

附寶伯和作

霏霏玉屑灑無聲石逕苔封策杖行
香起暮鐘千樹靜影分春月一山
晴幸當僻地客伊老特許閒人坐
到明終願得君爲伴侶空林偃息看
雲生

梅遊紀事一百十韵

春二月初吉仲入五湖際誰與偕
此行隱者柴桑裔揚帆信天風風
靜聊小憩紆迴汲古莊華伴相嬉
戲義和取始遲韶光正佳麗閉訪馬
扶風欄人絳帳多子弟散步齊女
門忽與山塘會晚宿白樵庵花落
門空聞扣戶聞聲音沙彌出驚視
昔同毛公遊伊蒲饌鹿具彈指四
三年老僧送

在庭塵禿座滿床香火漸殘萬事有盛衰感人亦可涕且發度極橋雲

嚴奔烟簪下有老康家園門同遊世間晨泰須提夜拜

鵲來陳剪燭不成寐相對疑夢現狂歌當飲飲吾宗賢大僕結廬相

心爭蘭蕙遙望新王墓峨峨古碑兩兩與舊遺宅不知在何處

前捕漢墮空翠綠溪一路斜放脚尋香契門下隴西子移居始昨歲

疑義五字守長城萬卷作生計相見喜忘言寒暄覺已稀壯歲遇故人

州一高士端布履與芒鞋荷衣而芝製獨行昔所稀苦節今無對

既空深書法復遺媚費此供素體亦屬幽人事尚虞嚴齒喧見客急趨避

允矣桃椎潔展也黔敖介舉世多潤潤翻以此爲異嗟予幸相逢十載風

心慰畫出共登臨夜則聯床第中酒忽忘天放言無所忌或哭又或歌

節不能記詰朝買便與且看梅花去馬駕誠可攀珍珠信可貴或踞花之

類或坐花之內官梅方爛熳野梅未憔悴一時同遊人瞠目但驚悸嘆息

默無語其妙難平譬師如春雲凝兼似晴雪聚初疑冰作花又道玉爲樹

靜如高工迎芳若美人睡平居好吟吟含毫便描曳對此真景色茫狀無

一句花光使人眩花香使人醉上山香在跌下山香在袂不知花與香是

一還是二銅井何崔嵬蒼峰倚天峙壁寫袍庵詩小楷蠅頭細典來強效

羣尾續心殊愧石臺最高頂鼓勇拼一至此年履坦途躊躇頗頗

登覽巖巖兩足頗快利始悟方寸心真能造一切行行抵茶山路若別世

皆領兒太胡佐以烟雲勢昔年李先輩曾此幽心寄六浮雖未成其

名至今在徘徊觀遺址再拜起長明從游即文孫風流雅能嗣苦無可

錢紹此前賢志壯哉潭山開辟峰人胸次莫蕭繹縹緲間坐觀不得濟輪與

捕魚人烟波任所暨轉跡長旂嶺仰見萬峰寺樓殿凌丹霞規模迥象緯

亭下立奇石堂前森古桂時時法華鐘無間明與晦公亦人傑遠勝吾

儒輩膠庠安草莽燕穢誰一治四下川迴車於駛得聞賢主人掃

門已極聲言念乃祖德示我生增足爾爾

酌我以旨酒痛飲千百

帆舫政厥惟何射覆同一字歸來遠酣寢山山醒還未遊興轉復刺正

萬象同幽秘左山不見天右水不見地坎上十餘家懸崖直恐墜今夜折

簡招前村得徐輝言旋急過之明月久相避山樓枕湖濱蕭然忘世

慮盡傾參斗橫唱和聲如沸樂哉成此遊臨風動歸思看花不盡花似欲

留餘味曾聞製十柄突兀寓真趣更聞妙高峯鍊師之所住鵲井驚

魚瀾總俟後來繼此行雖偶快宜亦天公賜入山尚微雨十日喜晴霽俗

人應笑予君行有何爲予獨不自持俯仰適吾意此日無此行此生塵土

集明年其再來扁舟肯需滯

吊郁泰玄

細草春風古墓田野泥曾記燕千千

何人說泰玄

重遊五雲洞弔顧簡洲先生

甲申歲小恩鄧尉謀於簡洲先生先生贈以五雲洞下萌亭古

屋後以亂故不得達今日重遊此地先生已不食周粟而死石

飲水洞亭樹蕭條不勝感悼情見乎詞

十五年相宅來白雲深處草亭閒水流花謝先生死洞口無人滿翠苔

珍珠塢吊楊維斗先哲

關西夫子是人豪和淚題詩血漬袍

尺向風號

蟠梅嘆

司徒廟前四古檜枝葉參雲倚天外強直曾經刻缺焚

孝廉拜楚韻之常朱華山畔雙高松亭亭骨幹如虬龍鬱鬱可容漢將坐

蕭散不受秦皇封更有蟠梅致足誇年年歲歲埋黃沙東雪寒霜飽無數

留得千花與萬花千花萬花向人立范落如愁雨如泣欲言不言有所思

只爲春風惜春色春風歸來色過子離離影婆娑梅今梅今奈老何

題積翠庵觀樹堂

何處知僧臘清陰滿戶庭花飛輕柳輕月落靜翻經一水吟邊白千峰定

與青宗雷時過此端不魏山靈

山中遇秦弱水侍御承見枉賦贈

梁路者舊在扶杖看花行短棘鈎衣怯香苔視履輕孤臣悲獨醒老納話
無生沿澗筆黃好春風共濯纓

次梅仙韵醉後書懷

雲變化有龍鵬萬事徒狀感廢典雲登蒼梧天欲淚火生炎井地難憑
消磨白日無過酒占斷青山未到僧願學吾家灌園叟早辭楚組避於陵

一叠前韵和梅仙

自分蜩鳩敢學鵬春深風雨百愁與夢中五道分銅虎覺後孤燈隱素憑
未斷文章還是累尚牽妻子不如僧江花江水關情物細柳新蒲哭少陵

一叠前韵和梅仙

列鎮雲屯勢若鵬此山當年幾見衛中興人心惟蜀千秋恨天墮江
淮一夢恐難催國堂愁緯婦離虛空局笑山僧金盤既盡銅仙去石馬嘶
風泣茂陵

龍唇之茶詩

三叠前韵和梅仙

折翼天衢莫笑鵬一成立戶古曾與須知狗盜才堪用要使蛙鳴氣足憑
銅馬北來終作帝台尊西去竟爲僧拋戈棄甲無邊恨誰指龍函有二陵

四叠前韵和梅仙

祇見蟻螂不見鵬漫天黃霧黑雲與山川夜夜蛟龍泣城社年年狐鼠憑
論到有身元似客算來無髮合爲僧梨花烟雨清明候麥飯蕭條十五陵

次韵和雲居願公

當年哭廟解儒衣踏盡名山一笑歸黃鶴樓中新句好白牛壇上故人稀
蛙空色相宵長靜花斷聲聞曉亂飛東髮論交頭共白含悽不計對斜暉

附願公元偈

卜得雲山掛衲衣十年重復賦東歸故園竹樹欣無恙舊日親朋嘆漸
稀風鶴正逢蠻觸開鸚鵡誰向海空飛開身喜在烟塵外萬里秋暉對

夕暉

附寶伯和作

脫却儒衣換衲衣寒鐘古寺淡忘歸雲離澗底山客淨月墮松顛易語
稀面壁枯禪人定去臨崖危欲向空飛也知舊恨消除盡可有餘交對
落暉

山歸再過湖上和梅仙寶伯次韵

已放花間棹重過湖村紅深啼鳥路碧落浴是痕啓戶山仍在卷簾人
不言出詩同一笑返景照西軒

庚子春仲同寒溪鴻返看桃南渡口占一絕句

梅花看盡又桃花雙鬟逢春惜物華爲愛田夫相泥飲盡鵬攜向過橋家
桃花千樹錦成堆取太東風一裁醉卧花陰樹深處不知溪外有人來

桃花行

過南渡綠溪而行訪得閒廬主人祝其夫婦雙壽不遇而歸悵
狀有作

要江城南古南渡二月東風芳草路榆柳參差生碧烟綠溪種得桃千樹
千樹桃花夾水濱家家戶戶武陵春桑麻難大非人世中有神仙能避秦

梅仙避秦忘歲月碧眼方瞳髮如雪自是東陵老故侯青門五色瓜盈
不狀或是赤松子辟穀餐芝永不死又道當今黃石公圮橋書卷知英雄

神仙插首笑不應紛紛漫擬君休聽家本南村一老翁衣冠耕鑿與時同
甲子滄桑面不問惟看桃花幾度紅桃花紅時釀作酒一飲能傾三百斗

劉項分爭未足云馬曹禪讓夫何有當日乘風羸女臺吹簫聲徹鳳皇來
只今乞得麻姑爪曝日菲擔撻背好時時拍手歌徐徐弄月嘲風思有餘

凝墨淋漓蝌蚪字生平不喜人間書神仙神何自得桃花若爲留春色
凝艷枝頭不肯飛霞作樓臺錦爲國我是漁郎黃道真偶向桃花一問津

神仙不見空歸去谷口茫茫何處尋

送吳興公移居下邳三首

我非陳孟公君乃吳季子千金重一諾結交有終始仗劍作遠遊欲爲報
仇死惜哉不遇時長嘆歸故里其事雖不成其名滿人耳

昔年良宴會乃在東岡陂朱華媚清池綠樹垂修羅酒酣雙耳熱四座起
飲別來忽如雨歲月傷人多逝水無迴瀾落花難上柯明燈見孤影燈

箕空婆娑

留侯博浪椎破產曾一擊潛身匿下邳大索勞十日君今從此去想見當時跡臨風聊酌酒慷慨生悲泣世無隆準豪弁之重瞳力長使英雄人子歎無顏色

春暮結菲渡蟻橋畔與凌恂如田居相望過其室見草花百種賦贈二首

何處幽香發綠溪小隱家忘情三徑草觀變四時花白度晴烟鳥青牛夜雨蛙石蘭隨意坐橋外日初斜

諫得花千本閒居稱此情頻芳宜作佩入藥或忘名異酒求方釀佳蔬逐月成卜隣歎近局頻到就流鶯

與袁石民話雨

不見袁生又一春相逢白首笑長貧伍蕭志大空存我祢鼓才高只罵人坐聽鳴鳩催雨急生憎乳燕與時新儻中編得遺民史舊事要其不忍陳

蘇東坡詩

三月十九日大省公伊人韵二首

萬里烽烟萬里塵年年此日淚沾巾風傳雨怨前朝恨花落鶯啼異代春

江馬渡來猶有國雙鵝飛後更無人吳儂歌舞閒閒事計復傷心到甲申

付地僻少風塵桐水羊裘錦里中忽過十年如一日每逢三月不知春

鮮馬忘銜恨廢殿供儀罷罵人只有松高詩可誦美它生前又生中

確庵文藁

卷之五上

淮南集 起庚子四月盡九月

贈山塘主人

市門小築傍山塘，書舫油車盡日狂。夾岸落花黃鳥喚，隔路深樹翠峰藏。其娘夢畔春風近，主簿祠前夜月長。怪得昨宵詩思發，桐橋無語立蒼茫。

虎丘十咏同有仲作

張公祠

生祠肖像遍山塘，宋冀中丞張侍郎。至竟千秋公道在，始知天意未茫茫。

五人墓

烈烈英風入夏寒，豐碑屹立表江干。高人義士分抔土，恰似要離近伯鸞。

烈婦墓

繁繁烈婦塚成行，埋骨青山草木香。我欲題詩尋墓碣，風流不識有真娘。

確庵文藁 淮南

試劍石

自昔秦皇拂劍花，石痕猶帶薛痕斜。青鋒淬得光如雪，留與他人斬白蛇。

主簿祠

主簿風流異代思，亂烟斜日照荒祠。倘然不幸生今日，喜怒由人未可知。

千人石

盤龍墮馬躡香塵，載酒判花生月頻。春去秋來一片石，朱顏看作白頭人。

劍池

白虎曾傳一丘金，昆王雁事難求三。寶劍埋池底尚有，忠臣賜賜屬錢。

悟石軒

空向毛公問說法，依然頑石立層丘。笙歌酒肉猶如蟻，悔却當年誤點頭。

五賢祠

雲水蒼茫變態新，五賢香火肅千春。官游此地知多少，占斷名山有幾人。

三畏齋

和靖先生此讀書，齋顏鐵畫魯公如。只今吾道多榛莽，化作三仙七佛居。

次韻和高彥游提學再得草廬詩四首

遲俗優游此一廬，獨留絕業切灰餘。帝皇王霸無千古，雪月風花有太虛。白虎觀中同異席，紫陽洞裏討論書。十年去得惟餘字，自領玄談喚不如。閒尋精舍到墻東，坐竹看花踏草叢。靜抱微君千頃水，春生茂叔一堂風。走西荆棘吳遺館，直北塵沙晉故宮。幸有道南存俎豆，可知吾道不終窮。平生踪跡效天隨，茶蘼書牀自得師。浩劫正逢天寶日，惠風難見永和時。問奇寂寞先生宅，送酒蕭條處士籬。誰道此存蝌斗字，壁間繚繞係人思。世事無言學管寧，但看座右有崔銘。雨滋薛得迎三益，月上松窓註六經。道脈龜山如授受，家風止水識精靈。鶴書不到潛龍地，唯曉雲關底用脞。

贈呂誠之

梁鴻溪上隱淪家，回首當年逸興餘。岳破雲求禹碣滄洲浮，月弄濤樓。誠之自海知入有道同黃石，得句無心似白沙。詩和自慙愧野村垂釣客，載書千卷作生涯。

咏惠泉二絕句

確庵文藁 淮南

陸羽曾題第二泉，寒流如玉夜清消。誰知暗度前峰去，能託人間萬頃田。

拜高忠憲公祠次有仲韻

九龍蜿蜒入雲青，平得靈泉汲不停。盡道金山應第一，不知何處問中冷。

魏巍先哲祠瞻拜動欽欽，正學吾儒少孤忠。異代思溪雲依檻，靜松月下。

詹運能使山靈重，游人或未知。

贈高南旂

壽康堂上燭搖紅，缺盡銀鈎自晦翁。壽康堂額田氏留，荆三世共石家數。

馬一門同梅分書，幌娟娟月蘭護筠簾。細細風此夕，為君拚痛飲醉鄉吾。

欲記無功。

贈陳集生次有仲韻

方丈蠅廬四壁詩，蕭然貧病古人思。黃金未賣長門日，白壁方逢按劍時。不妄似因連德曜，多才還合遇無知。周情孔思吾衰甚，空盜虛聲誤汝師。

附作

蕭瑟客路讀君詩，慷慨悲歌起壯思。擊筑正逢燕市俠，破琴如在雒陽。

時規根勛業原無定蝸角干戈總未知珍重男兒當此日鴻溪盡有餘師

戲咏梁溪放生池

放生池外水漫漫東南湖天地寬何不放魚從此去一池終日轉團圓

次韻訓劉中琬同有仲作

弱齡聲譽冠詞壇異縣論交綺紵作賦豈因玄晏重題詩應笑孟郊寒豐城寶氣能知少冀野龍交得見難珍重及時崇令德春風沂水動波瀾

附中琬作

龍門高峙起文壇喜接班荆笑語歡靜氣秋容蘭泣近道心長炤雪霜寒窗中燕雁占星至帳下弦歌和曲難久切望洋今始得許從千仞一觀瀾

附有仲作

幹才懸待宋郊壇到處偏多遜近歡筆底金聲隨地擲座中玉樹映人寒遠時自得同心樂有友無歌行路難吾道仰瞻山斗在相期努力砥

確屋之妻

狂瀾

寄贈蔣路然時適臥病

共道能詩蔣路然雨中新句萬人傳秋來宋玉多愁日賦就相如病渴年馬羸湖頭花似雪隱鴻溪上水連天思君不得逢君話山樹蒼蒼起暮煙

洲錫山葉賈侯兼爲其尊人梅廊壽

七十二潭秋月冷鱗鱗斜漾金波影楊柳星稀鴉在門芙蓉露濕螢啼井西鄰有客夜相過柔暢啞啞菱路驚起沙鷗拍浪飛踏破苔痕扣蓬戶爾時主人尚未眠掛客入坐篝燈前客出新詩懷袖裡展卷讀罷心怡然問詩誰氏作乃是九龍山下葉賈侯年少多才又勤學擲地淵淵金石鳴寄風宛宛珠璣落一言本祖德再言述盛儀三言阿翁壽敢乞祝延詩此乃千古不墮心得不爲君一一鋪陳之神廟當年全盛日君家司空號閒適曹節王甫煥燦天孔父仇牧義形色自倡信邱山閣議欲爲宗廟計磐石東林講席紹龜山忠憲端文相匹敵煌煌太史豐碑銘穹然煥燦

晉山立嗣君不幸忽早世閨中少婦能守志熊膽和成仲鄧九扶灰盡就歐陽字七月呱呱襁褓兒已作珪璋廟廊器弱齡聲譽早登壇規矩高曾永不墜有文婉美黃絹詞有詩嗣響青蓮句更能顧曲似周郎風流才調今無二是謂君家堂上翁惜哉不遇天夢夢幸有一丘兼一壑可以徜徉歌嘯乎其中問道翁年今歲始五十遙知習家池上杯光燭影參差紅顏陳頌詩詞已音規未工泰伯鄉采鴻水千秋姓氏垂人耳請以一座置君翁高風奕奕輝青史

潤州懷古同宋閔叔業明初撰有仲作

鐵甕城高古潤州金焦雄峙大江流蛟龍得雨思先主豚犬生兒嘆仲謀很石尚存韓蓋跡算山曾費亮瑜籌三分事去無人傑萬里烟波一片愁

附閔叔作

驚濤箭激潮門趨憑險誰人展霸圖千里雲山空楚塞一時風景舊吳都魚龍夜夜潮初落鼓角天晴日又晴欄檻木蘭船上望揚州燈火入烟蕪

確屋之妻

附囑初作

山川虎踞亦徒然誰柱南徐半壁天襟帶自能連楚越舟車空復走幽燕滄桑百感情難極蜀魏三分事偶傳江水不知何日始東流無恙到今年

附有仲作

秀公亭下水湯湯指點當年古戰場南北空驚船似馬英雄祇剩石成羊烟荒城郭寒春草茂馬暗樓臺亂夕陽欲向波濤問消息蓬萊未信入蒼茫

所見

萬戶千門一炬焦燕樓林木雨蕭蕭藏春草暗先生塢丁卯烟寒刺史橋古寺啼烏新鬼哭空城走馬健兒驕舞雩都成夢搔首江頭看落潮

偶感二首

楚尾吳頭埤埤斜黃沙白骨少人家綠蟻去後波濤息獵馬嘶風喚落花山勢橫江入夏寒客心向夜水漫漫無端憶著前人句北固青崖眼倦看

寄訊家菊公

自別秋風裏空潭片月開千戈滿吳地兄弟隔燕山念汝才方壯憐子鬢
已斑遙知春草句入夢不曾慳

舟中王楚白度曲一童子吹洞簫和之悽婉動人口占一絕句

清歌珠貫斷人腸明月無聲下鳳皇正是當年戰爭地風流憶得有周郎

金山

誰向空江裏孤青柳一峰潮生浮殿閣月靜遊魚龍客間中冷水僧驚北
固烽曾傳碑五婦袍鼓壯軍容

揚州雜感六首

亂餘無夢度維揚此日重游淚數行鼓角一城空鳥雀風沙千隊散牛羊
笙歌院落橫樵徑燈火樓臺作戰場蕭瑟祇應前代柳絮眉含怨倚斜陽
邦薄終古水湯湯永相身隨國運亡圖畫麒麟空列鎮湖山蟋蟀有平章
麗譙夜聽睢陽笛羽檄朝馳綺閣牀熱血至今還帶碧報書曾動左賢王

確庵文集卷五

風流年少魏王才想像芳遊舊日開夜月前舟停桂樹春風玉樹照金樽
仙霞恨血啼鴉去石塔悲魂化鶴來欲酌空江一杯酒只今何地覓西臺

天

峰烟極目思依依城郭猶然風景非南寺僧亡鐘磬寂寂西園人去
管絃稀細雨淅淅津梁官吏金錢窟塵市兒童襁褓本更憶當年謝公墅梅

花零落夕陽微

看看賓榻藉高眠忽忽蘇卿塞外年一別十入夢尚疑春鳥藻移情還記
撥湘絃春衫夜踏瓊花觀綺席新歌燕字箋此日聞君最蕭瑟種瓜已傍

邵平田

錦帆天子下揚州清夜曾招殿脚遊十里香風吹水調甘橋煙月帶迷樓
高臺賦罷呼韓恐玉樹歌殘後主愁至竟繁華有憔悴雷塘博得似沙丘

悲勝湖

天意留吾黨行藏豈爲身十年曾不字一出係斯人才大心偏細情多意

送別咽初

更其於與殊可念努力濟時屯

嵇家莊

曾傳丞相此題詩今夜淒涼動客悲百里風沙孤店月崎嶇戎馬似當時

早發

掛席食風正平波森森天殘星初店火初日柳堤烟健婦栽秧早仙車灌
水便欲隨風去人憐催忙般定急歸夢繞園田

至昭陽贈映碧廷尉

久咏三秋句寧辭千里煩攀轡聊命駕御李合登門望比東山重書同南
面尊相思頻入夢相見却無言

廷尉齋頭種梅二株數年於茲矣庚子春其右一株根上忽發二

花瑩然如玉賦此作頌

托根多歲月祥發自今年只謂老將至誰知天獨全守身謙處下養氣厚
居先姑射人如玉春風占地僊

贈陸玄圃玄圃昭陽隱士也坐卧小樓十餘年矣

確庵文集卷五

年年尚枕小樓中祇有羊求徑通芳草似愁凝暮雨落花如夢愁春風
人能古道偏宜隱詩到工時只合窮千里尋君無限思凭闌惆悵夕陽紅

昭陽雜咏十首

昭陽墓

城角風高落日懸登樓西望水如天昭陽古墓知何許十里平湖一點烟

濯纓亭

滄浪亭畔水禽鳴應有題詩錢舜卿幸得素衣細未化下煩到此濯纓纓

務子角

徐王旌旆動風雷入幕吟成思魯才蔽壘黃埃渾似昔當山紅日有誰來

得勝湖

得勝當年事有無紛紛水鴨與沙鷺孟威不見張榮少寂寞秋光月一湖

共極臺

共極臺

翻然長瀟瀟書臺為客慚無作賦才解道長天陷西北極星移向日南來

張園

池臨海子諫臣家園海聚樹離離正放花留得赤心還報國何如五色

故侯瓜

屈原廟

寒食家家斷曉烟朱明偏就水嬉船游人寂寞笙簫冷可以靈均憔悴年

韓樂吾先生祠

肚餓搗丸白晝時斷烟流水雀聲悲浮糧五歲誅求急誰誦韓公論盜詩

李文定公祠

仙國祠堂異代垂君恩十世子孫知當年最羨歸川日白髮雙親健飯時

雙鴛塚

風吹雨失注村莫漠愁雲斷客魂十里蓮塘天際遠不知何處煙雙鴛

草堂集詩有

余陰伏蔚村多歷年所客有過衡門而止者輒不能答去則忽忽如有所失惟對清風明月以為太息一日讀嵇康傳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喟然嘆曰噫今人何遂不如古人哉于是囊書襍被涉波濤冒戎馬而訪李映碧先生於昭陽之食邑既見之明日乃求高士陸玄圃宗子發李謙吉之廬而一一遍訪之之數子者皆先生向所稱道於予予思其人而不得見者也已而諸君子忽置酒招予至則開一草亭匡坐其下亭可方丈許碧闌曲檻軒敞受風樹影竹色參差可愛在座者則李文山元父九晚及從游輩有仲八人而已賓筵秩秩簋豆不亂酒半予乃酌諸君子而告之曰嗟乎天下事尚忍言哉夫子繫乾之初又而曰龍德而隱者也士生今日不具變化之才霖雨之用惡在其為隱哉三代以下有其德者惟南陽之臥龍然其言曰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信斯言也三顧無先生則亦免

耕老耳此其所以能屈能伸而與伊呂相伯仲也楊雄草創太玄宋莫清淨然其卒也劇秦美新貽羞千古文中子之學醇乎醇者也太平十二策所獻非其時君子惜之然則儒者之立身持已進退言動之際其可不慎乎哉願諸君子相與最之將以此亭為息壤也諸君子皆遠巡避席而興曰敢不早夜以思無忘今日之會乃人占一韻各賦五言詩一章予遂書一時座中之語以序其首

節亭天地在吾黨尚能容草色青袍暗林光綠酒濃江潭愁正則時局重

附子發作分得先

何處堪流眺行吟向水邊草堂高士集天漢客星縣驛路悲戎馬春愁泣杜鵑扁舟歸去晚新月照前川

附玄圃作分得陽

高軒千里至兩度問茅堂自愧才名短誰憐客興長卿雲猶錯莫處士

確庵文義

獨光芒回首宋明節含悽話楚湘

附文山作分得三江

荒亭無客到榆柳暗前窓道為幽棲重心逢國士降劇談書滿案泥飲酒盈缸異日懷安道扁舟溯大江

附元又作分得十二侵

秋水伊人遠玄亭可易尋窓閒從網集增僻什苦侵獨擁書成圖同依竹是林情多耽勝事不厭酒池深

附九晚作分得十四寒

痛飲尊前酒天涯此聚難江分南北遠人共楚吳歡苦色釵邊靜烟光檻外寬詩名推上客墨沼動波瀾

附謙吉作分得十四鹽

何幸高賢至相邀坐草橋新蒲斜倚檻幽鳥亂窺簾歲月青峰老乾坤白骨添所思人未見共指慶雲占

附有仲作分得四豪

四海足波濤一亭風自高他鄉朋更好亂世酒偏豪說劍多驚生論文
薄及驛相期今古事吾道係吾曹

吊高文義公

枋國方多難遺達聖明神書千戶重解帶令人榮鎖院持公道窮瘁感
義聲兩朝賢宰相不愧科名

別李文山

細雨如絲草似秋片帆明發動離愁十年刺字逢知己一夜簫聲見白頭
海內秦烟驚逐鹿天涯楚調和哀鴻知鶴髮孤村裏倚遍衡門
月一洲

次韻謝李西駿

白雪千人人外長城五字中幾聲嘲少伯花夢入文通名豈淮南隱才應冀
北空異鄉得同調吾道未云窮

附西駿作

十載神交久欣逢此日中時賢欽郭泰吾道重王通作賦三都麗論文

確庵文集

人代空相構多慷慨不獨爲途窮

上吳鹿友相公二首

相公出處係安危其奈伴狂避世時誰悞國家千古恨獨存忠孝寸心知
高樓夜月劉琨嘯短展春山謝傳暮閒檢當年舊封事蕭蕭霜鬢淚如絲
避兵自古說昭陽白露兼葭水一方漁火不驚鷗夢穩村醪初熟稻花香
漢官舊服存王社楚調新歌祭國場應有草堂詩萬首春來花鳥待平章

映碧橋梓構樽餞別於五里亭又以父兵船衛送至泰州因咏二

首

聞道雙鷺塚相依五里亭漁橫舟半白婦掃稻全青別緒行還止離筵醉
又醒茫茫烟水濶客路此中經

萬方多難日豺虎正紛紛異縣誰憐我同心正憶君烟分村岸鼓波接海
門雲喜見長途戒魚又張一軍

題官紫玄春雨草堂

西湖春雨濤於秋西風亦雨吳青郭堂成象外幽溪過落花無覓晉徑間

芳華有羊求一門龍勝高陽里五色瓜如故國侯著就奇書作奇字
與爾搖筆鬼神愁

江堰風雨同有仲作

天際孤村夢裏家石尤風壓一舟斜人情舊雨兼今雨世事開花又落花
漢漢雲山迷向岳漫漫烟水笑張槎浮生自分鐘如葉誤盡行囊載五車
時載十七史

附有仲作

樹色烟光欲雨時飄飄一葉更何之溪頭雲張垂天翼岸脚風施擊浪
堆培世賢豪元是畫弄人造化豈真兒叩舷莫漫歌行路一路蕭蕭
已絲

舟過曲塘

掀天波浪打頭風鼓角無聲野戍空稍喜荒村有人住綠楊影裏見牛官
青山無恙白鷗馴地角天涯分外春壯歲好奇游五岳參年行善活千人
冒辟疆夫婦偕隱詩

當時珠履佳公子今日羊裘老逸民却喜彩雲騰弄玉簫聲吹徹鳳皇津

確庵文集

相憶全憑尺素書一江無奈隔雙魚門多媚柳胡安定足不窺園並仲舒
四海千戈愁裡共孤村風月別來虛說已自開關翹喜見聯珠美陶令男
兒恐不如白頭五子

贈吳白耳

有巢人物樹頭仙其言其行其志其下視塵沙總渺然蜩國紛紛十七史蠅場
攘攘四千年興亡似夢元非夢得失由天不是天萬卷贈君消永日相期
三絕等章編

水繪園贈月殺梁青若

習家池上小樓寒寶榻殷勤掃落花發小山招隱地月明深柳讀書堂
圓珠的神仙佩寶劍雙雙變化才慚愧此中開講席却教布鼓亦成雷
季大來同年聞予渡江棹舟候于泰州至則予已過矣乃以書招

予其詞酸楚謂一別十九年人生有幾十九年耶苦不能往因作詩寄之

曾是蘇卿十九年傷心同老牧天戎笳吹落江頭月埃火燒殘海角烟千里遙迎空鶴首兩行驢肩托魚箋相思不得成相見漠漠雲山意惘然

贈宗彥先識得鵝湖物外身綠杯光焰白頭新尋詩每愛移情句求友都逢學道人茶裏槍旗圖八陣書中絲竹動千春偶然避雨成風俗半是林宗墊角巾

得全堂夜譚次果民原韻四首千里烽烟入夢寒殘山剩水異鄉看愁時似我傷心易好客如君亂世難

堂上銀箏催柝舞江頭瑤柱薦盤餐三疊停雲後月落參移玉漏殘辭家三月客愁紫柳色青青欲斷魂龍舌津頭初病酒聊勝鳳池亭畔又開尊曾驚奪隘三更鼓尚笑連營百里屯回首畫屏詩卷在中原舊舊

幾人存陳氏裝清師友無雙國士數偏奇啼笑於今總不宜泥水功名絲竹裏江州涕淚琵琶知

入山只合招萊迪傾盡空勞說項斯師有鳥巢暖世路風波誰最險回燈首一回思

楊枝桃葉緩聲歌吹落天涯別淚多幾樹啼烏驚鼓角一天圓月照藤蘿周郎才調應難並顧鼎書庾信江山未易過客路明朝向何處紛紛缺馬共金戈

再讀得全堂爲主人者皆遊於吾師我完先生之門者也追悼吾師泣然有作絳帳曾來過季先傳經誰笑腹便便填門夜雪長三尺對客春風滿四筵

一自龍歸歸紫極便將玉臂付青天笙歌此夕叨佳宴獨有侯芭最泣然和仲觀劇斷句十首贈別巢民揚州曾記識君時白面何郎傅粉疑顧曲風流渾似昔可憐雙鬢已如絲

十五餘郎舞袖垂秦蕭歌罷又楊枝魏公未是知音者但有新詞付雪兒曲曲明珠轉玉盤聲聲吹向碧雲寒無端愁殺江南客袍笏威儀見漢官燕千傳笑未千虛多情紅葉御溝如何當化作南飛雁好寄蘇卿塞外書

歌處士慘搗氣最雄文長舉回調偏工綠知橫題詩膽半落漁陽一鼓中

秦蕭北山響摩天刻羽流商動客憐擬諸唐官疑碧恨海青心事倚伊傳雪滿弓刀血裏中燕然山下夢中身楚囚淪落新亭淚不見邯鄲作夢人

莫笑盧生一枕空神仙亦在夢游中蒼蒼烟霧茫茫水何處蓬萊綠髮翁琵琶胡馬漢官衣萬里風沙去不歸南望玉關齊一哭可留青塚似明妃

秦蕭歌堂上醉葡萄堂下秦雲嫩左盼舞徐慕右吟歌秦蕭秦蕭秦蕭調最高當

庭一曲摩雲霄邯鄲盧生橫大刀磨崖勒銘意氣豪漁陽搥鼓工屬曹

瞞局踰如猿猱長安市上懸一瓢義聲能激哀家焚歌即聯語一歌雨

江潭騷怒如秦廷筑哀如廣武號引我萬種之愁腸生我一夕之二毛淚亦欲爲之傾心亦欲爲之搖吁嗟乎秦蕭兩居楚地但解作楚歌胡爲乎

悲壯慷慨乃能爲燕趙之長語我愛秦蕭聲不惜秦蕭勞願將義士忠臣曲遍付秦蕭緩拍調君不見黃幡綽微新磨嘲笑談話何足慕惟有千秋

雷海青凝碧啼痕感行路有仲燈下作豔詩戲示久客江頭有所思孤燈細雨寫新詞來朝贏得狂名滿不是微之是牧之

蘭陵美人歌示仲彌辟疆豪氣今人獨客來便肯開醞醪生平杯勺未能勝勸客千觴歡不足

荀卿迎我向圓亭夜夜紛紛奏絲竹如殺楊枝鴨歌惱亂秦蕭鳳凰曲徐郎窮究十五六髮覆青絲顏白玉昔之紫雲恐不如滿座猖狂學杜牧

珍珠百斛傾主人好客情未已池上明朝重脣更攜紅袖坐蘭舟
下上芙蓉水維時客卧不能從主人強起聊相同一見美人問何處云在
蘭陵渡頭住誤落青樓塵網中不知誰是僕夫僭美人對罷朱顏羞我爲
美人愁更愁低頭不言并不顧美人嘲我村如牛作客既無金絡繹當遣
那有錦纏頭我謂美人卿莫笑將爲卿卿發長嘯井昔因誰氏沉蘇臺
舊爲何人沼觸撥與亡今古悲仰面看天增損穩主人勸我且飲酒一吸
遂盡三百斗醉來白石叱成羊醒後蒼雲化爲狗美人美人爾來前人生
豈得長少年不如歸去江南好飄泊天涯最可憐君不見湓浦灘頭琵琶
婦江州司馬亦蒼然

定惠寺吊文丞相

丞相蹈海時曾游定惠寺欲以一人力區區醒天醉當其開變初一朔屏
聲伎亦知功不成庶幾遂厥志要爲千萬年存此君臣義我來吊公跡愁
雲滿天地四顧生慨慷精靈颯然至撫運同艱難臨風起長嘯

留別維摩諸公八首

嶺南雜詠

吳山一片雲從風渡江北北道多主人爲我開醺醉堂上弄清謳堂下紛
拜竹白日忽西沉圓月淨如玉客醉賦言歸主情歡不足意氣能傾人一
似三百斛舉世重黃金雲雨在翻覆願保青松心歲寒永相易
昔我雨中過青青一池柳今我雨中歸澗澗千杯酒雨亦不停流杯亦不
去手折柳送子行主人意何厚願此繼繼歡其忍別離否流光如飛電浮
雲似蒼狗浩渺一江烟能得幾聚首去去勿復陳雨聲愁殺人
家本鹿門山不入襄陽市翩然絕大江一朝走千里喜遇素心人夏宗與
白耳耳白頭交夏宗傾蓋始論學追淵源門牆共天水相見顧而笑不
言乃心喜草哉程朱學期君共典起天未喪斯文吾道其北矣
昔時胡安定道開濂溪先經義與治事門下資陶甄雅雅雅樂後起多
英賢雄羣萬生地風流至今傳明允吳周靜庵通石月川同堂異膏火疑
義相續續我今別君去分手如雲烟願言各努力及此英妙年
曾聞先正言禮失求諸野學校久凌夷大道如土直鳳池七八子乃紹鵠
湖社白雲調誠高寥寥和者寡我幸從之遊習禮大樹下臂彼靡靡中忽

奏黃鐘雅憫悵從此別誰可與語者

世無瓊玉璫亦鮮金光草白日顏朱顏去去如飛鳥堯非金石委焉能長
不老渺然靈明臺天地同壽考孔孟及今存顏淵未爲天願君持此身千
秋以爲寶

誰謂泰山高舉亦可登誰謂滄海深方舟亦可乘竟與同此心不爲匪
不能是以古君子夙夜必兢兢法天在不息入聖期有恒博我以大道超
首望良朋

蔡君好任俠高義似朱家此風世久絕君言母乃率我來一問君四顧但
長嗟自言少年時行踪半天涯燕趙多貴客萬里三京華贈君珊瑚鞭乘
以白鼻驕夜醉酒家胡小婦彈琵琶一笑千金去去如塵沙君年已半
百壯志還未除此地幸逢君如見故園花明日別君去風雨孤舟斜欲借
秦箏鼓爲君起三疊

夢後憶家

風雨聲吹曉夢寒歸心日夜渡關干牡丹可有仙枝在折向高堂老眼看

嶺南雜詠

海陵歸途憶寄映碧橋梓兼別昭陽諸公五十韻

十年不出戶出戶便千里輕舟溯大江特訪昭陽李李公舊廷尉高義古
無比朝餐陽山薇暮採湘江芷宋宗聚園居一池臨海子澹寧以名齋其
中有妙理坐擁萬卷書百城差可擬庭前種雙梅左右宛如右右林根抵
間忽發芳菲藥想見天地心元化實資始公家有三鳳文秀冠都鄙玉樹
何翩翩象賢稱繼起積厚者流光朕兆母乃是宗人又多才往往嫻詩禮
或覆白疊巾或隱烏皮几或荷伯倫鍾或曳東郭履或學希江都或詩宗
子美始知文定齋舊德固如此時而擢尊過有酒多且旨時而折簡招不
盡醉不喜流連竟忘歸時日不能紀曰予性固陋涼涼而踽踽不見乘車
入但求戴笠士雲間四五輩高蹈騰騰耻我爲叩其廬一見驚水乳有亭
延我入蓬蓬迎急倒屣商山古衣冠彷彿追黃綺剪韭且烹葵炮鱉而膾經
既探風雅源亦復論經史厥惟投淵日再拜三閭氏已遊八蜡壇風俗尚
古處魏魏丞相祠肅肅真儒址皆得登其堂高山遂仰止明日別公歸片

帆乃南指豈期行路難豺虎紛如蟻公獨遠相慰衛我又兵艤啣戟有餘
情真報將何以去去過海陵愛館鳳皇溪東道多主人淹留二旬碧忽然
風雨聲攪入愁人耳黑蜩躍於淵商羊舞於市東風西風雲上河下河水
十里烟漫漫百里天瀾瀾昨夜海安村川壑波塘圯堤防一以決洪流去
如駛牛官沒波濤漁舍沉沼沚遙念昭陽城津下如釜底遭此懷襄災不
知有何恃只恐隴畝間家家廢耘耔神禹不復與民其爲魚矣更憶柴桑
宅水或及床第平濕似長沙得無傷棗柿是以行役中愁思不能已悠悠
故人心紙墨用書紙書亦不盡言寫懷聊爾爾

送吳弘人從塞外二首

要離冢畔泣吳生萬里蕭條塞外行江水遠流遷客恨易言初換異鄉聲
秋風黑雨千山道暮雪黃雲五國城莫謂生離非死別臉波端可濯塵纓
淒風落日叫鵲鴝雙袖龍鍾送楚囚詔下金雞千里步書傳黃耳一門愁
雀歸定想依華表孤死何曾忘有丘對面九疑人未識傷心那忍聽殘夜

東阜和王無功韻留別廖郊諸兄

確庵之妻

王無功隨之逆民也逃於酒自號斗酒士有柴桑之流風其
作東阜野望詩感懷於落暉秋色有殘山剩水之思而終之以
長歌采薇一語寓意深遠詩家論世知人必以無功爲首予思
其人而不可得見久矣庚子秋放棹廖郊廖故有東阜一社一
時有數君子皆躬耕讀書志乎古人之學而吾友湛菴卜隱其
地相與晨夕予至則諸友皆開尊延余予欣然命酌酒酣耳熱
乃援筆而和此詩且訂移居南村之約予高尚不如無功而好
酒頗近之然無功尚致憾於相顧無相識而予則有數君子以
爲依歸其所得不已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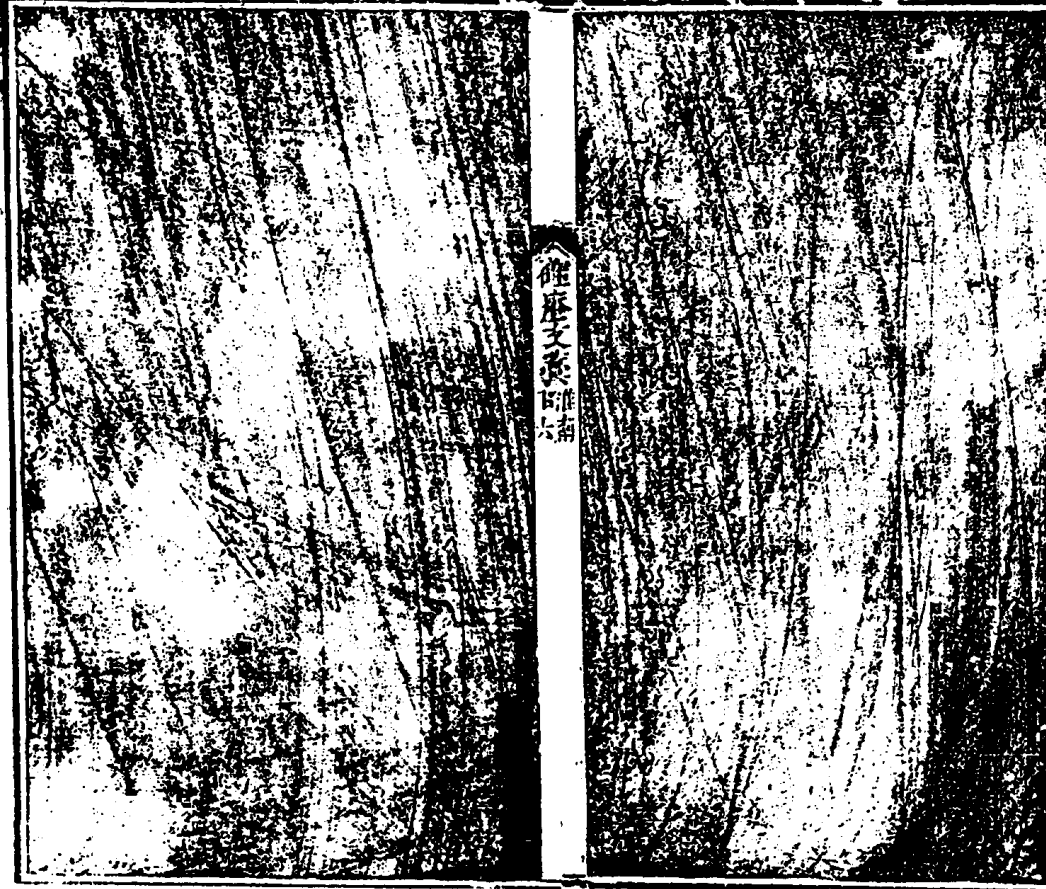
東阜數君子相見晚依依脫帽臨秋水開尊坐落暉平岡千樹今遠廂一
帆歸擬卜南村宅同心共采薇

山響齋詩賦贈張鶴民

淒淒塵壚中張生特清妙晨炊無烟天子不能詔詩心冰雪寒四筆烟
雲峭有時拔翠彈技也進平道四壁如空山秋風鳴萬竅舉世尚淫哇誰

我識古詞靜觀殊自精下士啞然笑

確庵之妻



確庵文集

卷之五下

楚江集起庚子十月盡辛丑八月

將楚游別所知

比年烟水事耕種被何曾望鄂君雙鯉故人情脈脈孤舟游子思紛紛
愁來有路隨風月夢去無心出岫雲慚愧歌數杯酒蕭蕭黃葉竹離群

龍潭大風浪觸余首見江上漁人慨然有作

昨孤舟內行雲亂夕陽江上舞海鳥背帆飛浪捲蓬鬆風欺獨
太生惜留步更垂釣穩漁磯

石頭城歌

石頭城邊山色紫石頭城下潮聲駛陰風蕭蕭鬼火青十萬水軍同日死
水軍來亦壯哉犀甲耀白日龍旂捲黃埃樓船喧天地動欲標麟閣書
雲臺春秋惡稟師河上議徘徊既無沉舟智亦乏濟川才一朝事變起肘
腋爪牙甲士生狼豺鼓如雷委棄若刀如雪投草萊可憐田橫客化作塵

確庵文集

與灰龍蟠而虎踞千古空崔嵬我聞當年戰赤壁一炬焚燒江水黑只今
本意學周郎誰道繼同曹孟德又聞當時戰八公風聲雀唳何英雄只今
如似苻堅敗東山事業總成空石頭城烏夜啼霜天月落無枝栖不見桃
源渡昔日繁華今道路不見莫愁湖昔年車馬今惟蘇興亡得失盡如此
當貴功名何有乎長庚光芒大如斗人肉腥腥賤於狗回頭莫看石頭城
君且爲我醉此今宵一杯酒

吊黃南浦上江神東下歸靖南擊之干

寧孤挾槩楚江沙叛帥紛紛骨似麻本謂五蛇猶有國誰知一馬已無家
赤心牛渚依山色碧血梟機作浪花枋政當時問誰氏可憐遺恨滿天涯

朱石磯

先登金嶺是何人憶殺當年常遇春最是不堪回首處降幡一片下江津

望青山遙吊李太白一首

薄陽十萬水軍來脅上樓船半夜開欲靜胡沙談笑裏可憐孤負謝安才
生時愛讀玄暉句死傍青山謝氏堂莫笑詩人無所用問誰能救郭汾陽

蕪湖贈山陰胡維仁

烟茲相遇跡如萍且喜天涯共醉醒
孤蓬浪白催頭白江上峰青照眼青他日扁舟訪安道一溪風雪夜冥冥

禪定庵逢僧閑話

開士幽棲一水邊潮聲帆影落窓前
閑中看盡人來往遺事猶談萬曆年

識舟亭晚眺

亭臨羅山勝名賢記識舟亭名始自一江風落木萬戶火明樓
賦入書生怯寒添佑客愁殘碑詩句在吟罷重淹留

臬磯孫夫人廟

家本吳王妹身爲漢帝妃霸才女子力千古占臬磯
久不得長沙劉杜三消息寄此奉訊

蕭蕭木葉洞庭霜渺渺相思水一方須橋人傷買仰看花君子笑劉郎
身經喪亂功名薄書著窮愁歲月長矯首雲天鴻雁遠雙魚憑寄淚千行
定遠有詩送別舟中次答二首

確庵文集

白水青山動客情片紅纖夕陽明前
附定遠原咏

三戶存亡漫愴情此中神理自難明
方城漢水今何似爲我投書問屈

上游形勢算興亡回首金陵事已荒
雲夢不知寬幾許與君胸次合相

雪夜泊舟老龍池贈越中沈非如子榮
余子聖趙得雲鍾文卿

無端飄泊大江濱積被寒生昨夜新
兩昨就蘆花連釣艇一天風雪送征人

雲連楚水披圖遠家在吳山人夢頻
賴得同舟遇知己異鄉相見倍相親

雪舟卽事

江山渺無際入望白漫漫映轉篙師苦
沙危戍卒寒持杯曾不醉行路信

知難杜甫詩心壯開編映雪看

黃荊塘歌

江豚風吹浪花起朝上望江暮晚水月明一夜靜無聲直下潯陽三百里
小孤山在夢中過明發惟逢滿船喜喜未已愁忽生黃茆塘畔沙洲橫波
心隱伏參差成閣住吾舟不肯行舟中之人色如土長年邪計力如虎萬
人雷動轉輾齊亂叫波臣達水府達水府君莫愁金錢寶馬投中流須臾
巨鱗凌雲浮捷于飛鳥輕於鷗布帆無恙乘風去來朝依舊到江州

詩師語

寧行十里遠莫食一里淺淺水易膠舟兼愁聞風轉風爲調風
過彭澤抵湖口懷陶靖節

兩色爭輝高士跡月臺墨沼景行遐抗顏心事因司馬松筠玩世風流出
血嘉嘉九生外五斗不如漂母惠萬錢都付酒人家未知誰是終歌地擬
向東籬問菊花

阻風八里江謁水神馮大王廟

山色連雲水接天大王祠廟自何年巴人祭告三千里楚帥輸將十萬錢
有力慣分風上下無心頻看月虧圓投生沈璧由來事乞放征舸去似仙

確屋之夷楚江

桑落洲全文卿寶林亦史登臺望廬山積雪
桑落高臺立釣難客中攜手一凭闌隔江正對匡廬秀薄暮千峰積雪寒
望雲居

我友願雲以名諸生丁國變削髮爲僧隱於雲居思之而不得
見乃作是詩

一峰天上是雲居歸人天上雲慧遠於今此結廬他日故人來入社不知
活酒意何如

石鐘山

石鐘山下浪如椎獨許坡仙深夜知一自故人吟咏後鐘聲猶在石我來公
眺懶題詩

月夜泊舟湖口

水落沙平野燒紅漁燈明滅荻花中人離鄉井愁看月客老江湖解候風
又云云七九風聲轉其勢甚急向憶石鐘曾駐蹕前星曉曉此誰從彭蠡
是元功我來空擊中流柁昂首長天數寒鴻

師還

南詔功標銅柱新據鞍嬰鎖許誰倫赤心十載無三戶青史千秋少一人
有廢有興知曆數一生一死見君臣歸來圖面凌烟閣頭白如霜最苦
又絕句四首

婦人自古戒戎行只恐軍中氣不揚共說當人檀道濟偏教紅粉唱籌量
關帝詩案精于九九

今嚴刁斗夜無譙獵犬成群走白沙舟中幾何似伯顏歸去日嶺南攜得
有梅花

縣官出郭候江干從吏紛紛大布冠舊時曾見竿鼓船頭寒河伯一時小
市萬人看

哨帆風送下江船萬里專征奏凱旋獨有書生嘆命薄武昌難似上青大
悲九江

九江上流雄郡亂于左非若丁全兵仗之餘風物慘淡賦此
悲之

確屋之夷楚江

雙塔烟寒埤圯迴蕭蕭水驛浪如雷晉陽甲自當年下敬業旗曾舊日來
紅樹有情愁裏色青山無恙劫餘灰只今若箇英雄在廣武場邊阮籍哀
謝鍾文卿見餉雙魚斗酒

一舟飄泊偶同居正是嚴霜凍雪初邑有鳴狐經幾後村無吠犬喪家餘
鵲黃吳市攜來酒雪白落江買得魚君亦客中能樹客破除愁緒竟何如

江中聞笛
片月蘆花凝夜烟誰家玉笛弄江天一聲吹落南飛雁惱亂人盡不眠

淞浦口

淞浦亭前噪晚鴉空城微燄起風沙行人過此青衫濕不待鄰舟曉琵琶
江上

片帆江上畏烟波他日風塵負得羅城郭驚心離亂久姓名客籍嗚呼多
避秦已分青門老人郭卿爲白雪歌日斷蒼梧正愁絕九疑山色近如何
小至日舟過武家六

澤陽棹水響武公暮漢酒酒同然還醉時從亂後刪殘燈下里雁落月萬

重山明日知何處先王正閉關

道士磯俗謂之道士伏即西塞山也

危磯如羽客倪首向江干霞作朝朝帳星懸夜夜冠去虛波影動獻曲樹聲寒可是黃州重教入夢看

土人云緣江郡縣鄉村悉為獻冠左兵所蹂躪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聞而哀之

清笳客淚叩千行山郭江城總戰場人住赤眉燒後宅雞鳴白馬踏殘桑愁歸木葉飛寒雨恨入波聲帶夕陽未暇悲歌到千古眼前風物已淒涼

入黃岡境

客子畏長途人烟近楚都竹樓宜宿雪社鼓醉神巫天地愁飛鳥山川笑腐儒不知真軫分道有少微無

赤學二首

赤嶼峰頭夜月明空江無復洞簫聲令人錯憶周郎跡蘇子文章俟後生汎汎白雲水中央今已平沙作戰場五百年來事如夢可知人世有滄桑

建康文獻公集

途次無酒詩人謂此不可無也

自入江黃境前村無酒家一杯虛竹葉五粒談松花德媿劉伶頌功喚村甫誇壯辭騷人如可作獨醒底須嗟

大風不寐

昨夜宿江均長空忽怒號黑雲翻地急白雪捲天高估客推蓬恐篙師繫纜勞桅樯愁不寐欹枕聽波濤

雨後

山水壯詩曉風波生道心柳杯如有付把筆不成吟洲渚天邊斷烽烟雨後深蕭蕭江上雪雙鬟一時侵

和少陵詠懷古跡五首有片

行篋中携得杜詩一卷升居風雨不叩山而讀之見行詠懷古跡五首每歌一篇輒浮一大白因思予足跡所至皆在古人之鄉屈宋楚漢也隆中有三顧門峴山有龐公宅鹿門有孟浩然故居入其地如見其人臨風憑吊感古傷今乃即本少陵之意

而追和之文不加點略無詮次

楚王獻賦不同時宋玉多才祇自疑宋玉巫山雲雨夢蕭蕭秋氣古今悲荒臺惆悵知何極故宅風流轉合思漂泊西南已酒淚可堪吟咏杜陵詩

左徒何許作騷經廢宅蕭條草自青七澤變風成楚調九歌哀響動湘靈下人未敢謀凶吉漁父空勞笑醉醒欲悼君魂繫玄石洞庭南望水冥冥

此地曾為梁父吟卧龍起作漢家霖霖時早定三分局報國終存六出心孟獲縱擒宣化遠李平涕淚感恩深誰云將略公還短魚復江頭石未沉

著書襄陽自昔云龐公苦節到今聞孔明尚向床頭拜劉表徒觀隴上耘高枕鹿門偕隱婦望衡沔水素心群我來憑吊增悲感不見天邊五色雲

行有難計則

祖褐吾憐孟浩然詩凌鮑謝愛林泉非無雲夢驚人句却誦南山遜跡篇春雨流根園有蔗秋樣縮項水多鰾高風往矣無來者花落溪流八百年

見江上有放水燈至三千枕者陸務觀所謂燈毬也

三千燈火一江斜點點星星焰浪花貧女可憐愁夜續餘光不遣到隣家

建康文獻公集

過青山沙嘴

青山沙嘴江涓牽挽千人逆上遲疑是黃牛峽下過三朝三暮異成絲舟行甚緩偶作

昨夜狂飈吹土囊鳴萬竅帆檣欲崩摧啞啞群鳥叫今朝勢一靜開我山川貌銀沙夾明鏡所過特清妙獨恨舟行遲斜陽忽西照舟師呼少女時時如鬼嘯大塊顛倒人詎復人所料何日武昌城登樓恣游眺

口號示亦史寶林

匝月江行沒道遲片帆五兩信馮夷知君不厭風波惡添得囊中幾首詩

寫懷

元化初氣亂山川本一氣不知何年月摩壘割為二萬壑入地流千峰拱天翠因之壯心魂發我狂歌思北有太行高西有夔門異十洲與二島紅人之所寄何當御風行一一探靈秘我頭既已白聊復寫吾意

黃鶴樓和崔左司韻

當時崔顥題詩處今日依然黃鶴樓萬里乾坤雲漠漠百年人物水悠悠

鳳凰尚想英雄嶺鵲空傳處士洲不為鄉關動惆悵傷心別有一天愁

苗生儔

苗生苗生何太古不讀詩書不弄武只待衡文絳帳開翻身跳向堂前舞
似是虞庭帝德敷遺風當日傳千羽頭上何所有羽青氍毹中螺髻彈身
何所有鵲黃銅錦連錢裏口唱蠻兒九轉歌手打華奴兩頭鼓鼓罷成行
出棘門來朝紫籍青衿伍莫訝苗生奇莫笑苗生魯只今儒林滿都邑禮
樂衣冠棄如土三寸毛錐重百鈞何如去學苗生儔

獻冠破武昌今數十人界乘輿與楚王而投諸江城中二十萬戶

其屠戮不盡者皆驅而沉之

楚王宮殿化為塵龍種銷燬問水濱豈是膠舟沉共主却同魚腹葬騷人
銜痕重染湘娥淚腸血長啼望帝春見說從君十萬戶夜深風雨哭青燐

憶昔二首

憶昔亂離初揚帆東去為愛青一竟殊風濤應始猶微波忽作橫
天勢忠信使平生不疑並不畏此志雖不終亦已行吾意流光彈指間吾

建康之興

衰一何遽楚行溯長江日有垂堂懼夕陽漸西流剛柔頃殊致一詠劉琨
詩長嘆不能置

長嘆亦何為關山滿戎馬悠悠行路人無可與言者不知何年宮燒落
樛瓦國場千載魂夜哭楓林野哀鴻自南翔江水只東流荆州四戰地家
家古人寡縱有隆中龍誰領衡茅下

周瑜廟

百萬緣煙一炬焦周郎人傑嘆前朝烏林戰罷成三國赤壁歸來有二喬
顧曲當筵驚粉黛散花醺酒話漁樵風流去後江山在萬里金

猶見射鵰

孟德湧月碑

曹公題碣樹江干雨刺苔侵點盡殘獨惜風流似公瑾不留一字與人看
樓后遺興

武昌南望接荆蠻倚高樓客思閒官舍晚烟紅樹裏女牆寒日翠屏閒
鳳生郭渚魚偏美霜下衡陽雁未還舊角聲殘試回首故鄉已隔萬重山

附梅仙遜和作

落花風靜鳥綿蠻遙憶春殘客館閒鵲雨深烟草外鳳凰晴出曉雲
間一天歸雁愁南望萬里征人見北還歸鵲七十二峰看不厭却從
一髮認吳山

喜王英文異敏有贈

座無尼父別顏回更有誰題鳳字來十歲已看牛可食半班先識豹為胎
吟詩今日何郎少賦得何郎題鳳字來十歲已看牛可食半班先識豹為胎
一枝開

賦得有客新從趙地回寄馮定遠

紅絲匹練健兒裝駢鞍上金鞍落日蕭蕭走太行毛遂安思公子俠廉
頗癡憶趙人強蟻沽白墮經旬美靡過黃茆盡日香數間相如墓何在幾
多俗眼笑君忙

題呂仙祠次楊孟載韻

鐵笛猶疑弄月光劍花長與拂秋霜徒聞劫火燒黃雀不見飛鳬醉岳陽
壺裏乾坤無戰聞人間陵谷有興亡傷君亦避中原亂歸路無

由薦一編

焦仲卿堂遇黃禹客為故人敬渝之子感而有美
追維昔友淚如麻死別生離天一涯故業想隨安史盡遺文長動應劉嗟
過車似我空悲腹肯構如君定克家賴有邱成敦舊好練裙非復任西華

念亦史

罪罪輕雪點矣翼微寒風送客轡黃鵠磯頭江似練白泉山下月如霜
天邊雁影和愁斷枕畔雞聲入夢長準擬君回過殘臘寒燈旅館對千觴

漢口

莊周夢裏踏塵沙烟火舟車十萬家於越暮停充海內新安估客過天涯
為吏者多越人年年來往如蟻日喧闐亂似蛙解道漢陰終古地忘
機獨許丈人誇

湖南

機獨許丈人誇

移御天心恐未仁湖南說亂離頻燕求巢處嘯依樹虎穴城中書噓人
不見春

聞雁

早是疑霜急雪中宵切切小樓前詩成鄭谷他鄉日
楚官人

楚官人

烟銷金殿失舊蒼衰草離離恨夕陽白髮怕談行樂秘細腰愁似入宮娃
脂粉波冷春何在雲雨臺空夢已荒獨有江頭一片月年年長伴吳君王

幕府

幕府東南隅駭臨大道新官初上任日出開門早牙旗飄長空鏡吹駭
飛鳥能使爪牙尊坐令縣官小供張括租賦一飯千人飽笙歌聞夜延爲
樂及時好金甌永無恙富貴長相保回首楚王宮黃沙三尺草

病猿

泥沙顏面托微生金鎖纏頭意不平坐似愁胡凝眼碧立如宮女餓腰輕
巴山憶別千峰色湘岸思懸萬樹聲寂寂寒烟今夜月斷腸應不到三更

日出入行

眇夫不識日向人問何人言狀如繫扣繫無復疑他日聞鐘鳴遂謂日
出時勸君莫相笑人人盡知斯昨夜西方死今朝東方生一出與一入人
物以枯榮夸父不能追魯陽不能助願從仙人寶子明騎龍直上青天去

樓中夜眺

風吹愁思落天涯東眺吳山不見家樓上凄清乘興月消邊宋竄勞軍花
羅含故宅生秋草陶侃垂楊宿暮鴉正是客心無那處亂猿聲裏一城笳

久別離

久別離別離不見成傷悲離離不盡女遠寄日南綸縷繞千百尺一尺一
相思情誠感天天不違韓憑之妻化爲連理枝其上有鳥啼雄雌人亦有
青山高水深山亦不高水亦不深自古至今同深者心天地有窮時此心

無終極一年復一年一日復一日一日復一日花落又花開川流何窮回
人去何時來孤之無知尚死首丘龍之矯矯終復其舊舞巡香梧於何
所二女有淚滴成湘浦不見所思如此其苦所思不見不如不思今日白
髮昨日青絲中心之灰誰知之

四不如酒效樂天體

莫鑄金錯刀枉用磨礪力我有眼中絲知君割不得莫牽五絲繩纏綿亦
無益我有腸中輪知君挽不得莫撥博山爐寒夜徒蕭瑟我有心中灰知
君燃不得莫求巨海犀空費囊金直我有髮邊塵知君辟不得刀不能割
眼中絲繩不能挽腸中輪爐不能燃心中灰犀不能辟髮邊塵不如且飲
劉伶酒一醉長眠萬古春

題寶林新詩

山色江聲夜入樓宋寥詩句足風流綠知朱玉多才思任是無愁亦有愁
淚

寒夜讀義山作盡態極妍惜其少丈夫氣乃廣其意而和之

碓磨之裏幾江

蔡廷七日與聲俱易水衣冠送壯夫曾爲賊洪啼故主每依阮籍到窮途
冬青樹下埋金掩朱鳥臺邊碎玉壺最是春秋應廢筆魯麟已死不能無
讀徐平若公于行却寄

最憶風流徐偉長獨將壯米檀人場文成玉樹枝枝秀筆落瓊珠夜夜光
乍得見時驚欲拜已相知後喜成狂江淹頭白才應盡燒燭吟君句幾行

懷吳弘人

罪人古不及妻孥弟罪兄流古更無才比蔡邕投期漢事殊蘇武使匈奴
八千里外紅顏婦十五年餘白面雛夢裏欲歸歸亦得一聲愁殺夜啼烏

炳燭二首

高樓坐餉武昌魚入戶青山靜有餘體物喜裁又手句捫胸悔欠等身書
侵晨課業如禪誦向夜焚香似被除莫笑晚年重炳燭味行從此正慈予
接得江頭尺素魚明燈促席酒杯餘夜長細聽城頭柝寒澹食糲架上書
春尚未來梅已放人方爲客歲云除凡心亦欲更詩字商也專家正起予

陳寶林詩

與登善夜話

涉江日四十去國路三千一別遂如此相思真可憐
昨銷今夜停杯憶往年新詩無限感不必萬人傳

讀嵇人全詩奉贈

陰鏗佳句解風流吟罷能銷千古愁願我老為江漢客
論君先作洞庭游隨風味玉囊中見著眼烟雲筆底收
為問巴陵勝太守幾時重建岳陽樓

武昌遇周逸休奉贈

芙蓉城外別君歸五見春風燕子飛烽火一天漁夢
穩關河千里雁書稀月明相憶洞庭水歲晚初逢黃鵠磯
長共翩翩今阮瑀吟詩寒夜一燈微

示登善三首

聲名君已動當時行道於今或不疑抱籍圖橋記
聽集傳經重席典刑垂元龍湖海登樓見王儉
美琴入幕知全得遇人孔萊莫效嫌馬隊河汾門下

帝王師

二十年前意氣雄論詩說劍與君同高原校射秋風緊
小閣占星夜月空

自煒烟生前北便拋書卷卧江東

今終蠟園爐夜啼猶疑是夢中
峭帆朝渡漢川回漱盡杯光向夜開兩鬢蕭疎驚歲月
三年離別話塵埃故人未免依劉感弟子應容御李來
已醉欲眠眠不得前山黃葉滿高臺

附登善和作

少小論文曾幾時白頭心事更無疑行藏易地同酸楚
儒雅流風信例垂一榻閒雲高士夢扁舟皓月異鄉知
夜來紫氣江湖焰寸舌應占帝

者師

晦昔歲懷期許雄老來學道願還同秋時負射難酬國
午夜觀星近鑿空萬里風沙愁塞北片帆烽火怯江東
愛時乘燭紆籌論互看星

吳中

漢濱柳色到春回好友相將青眼開詩酒可如浮赤壁
滄桑幾欲問黃埃衛非五十編韋懶魏彼三千抱葉來
獨有驚心野望處寢園無樹一荒臺

度谷嘆

曾聞大孤山鄒湖立洗養我欲從之遊渺然凌雲想
今來眺望不得見但見鞋山在指掌野老向予言是一
非有兩西去武昌城下宿漢水清連江水濁北有龜山
似龜踴南有蛇山似蛇伏龜山古大別蛇山古黃鶴天地
山川千秋萬歲只一氣胡為乎今古異名如此其紛紛
而碌碌豈有深谷不為陵焉得高原不成谷

漁家傲二首和諸六在限字作

落日炊烟生古屋霞影山南度山北孤舟罷釣繫垂楊
舊下前村送歸鹿秋雲淡蕩秋風清水上微燈照幽獨
長笛聲中月正明美風吹傍蘆花宿金笳聲不到青溪石
冷雲深似灤西絲捲釣車驚翡翠竹欹欄岸響莎雞
飽瓜諸粟要罕飽土缶招鄰老稚齊章故鼎新都不問
木蘭舟上聽猿啼

寄贈諸六在時守岳州

武昌西望一江烟傳道巴陵太守賢曾定哀鴻營及舍
為憐疲馬示蒲鞭宦游勝地添詩思客愛高人乞酒錢
人知欲擬襟懷誰得似洞庭千頃碧波天

楚城大雪次東坡韻二首

朔風吹舞白纖纖漸覺寒威入戶嚴萬樹蕭蕭籠王氏
玉一庭狂下謝家鹽先春未信梅依袖不夜偏疑月在簾
忽失巫山何處所但餘十二碧峰尖折竹無聲不見鴉
寒山千里斷行車斜飄座上欺衣袂亂撲簾前灼酒花
放棹綠溪無戴宅開門高枕有袁家欲題詩句含毫冷
謾學王庭筠手八叉

附寶林作

飛花撩亂白纖纖寒氣侵衣入夜嚴玉藥參差明謝樹
晶盤漸灑點吳鹽隨風六出飄歌席折竹三更響畫簷
山色漫漫無際隔江依約鼓烽火收柳離亭起暮鴉
寒江空泊釣魚車將疎乍密無聲雨欲墮還飛不樹
花野色平開千里日同雲深鎖萬人家殘照添得王維
筆停燭春風待

兩文

除夕

雪滿前山水滿川一身爲客楚江邊俗無淫祀惟迎龍門有陳犧却祭夫爆竹聲催千戶鼓新桃光射萬家烟主人醉我屠蘇酒撥盡寒灰又一年

辛丑元旦雪霽登黃鶴樓

高樓百尺俯江濱雪風一夜分萬戶亭臺晴後出九門鉦鼓望中聞遙池西去思青島蓬島東來見白雲欲向神仙尋往蹟楚人指點正紛紛

黃鶴樓歌

古今名山大川天造非人鑿人功爲之點綴能使山川不寂寞少時便識子安文誰能不慕滕王閣南去由來有烟雨羣飛百尺駕湖裏西來黃鶴與岳陽江漢之交洞庭渚此是人間四大樓觀經歷幾千秋一時成毀關氣數劫火焚燒神鬼愁黃鶴重新自己丑彼何人斯亦不朽我來登臨失聲忽狂叫如此奇觀得未有此日逢春歲始正此時積雪天初晴萬里

離騷文卷之三

銀沙浪邊白千重玉嶺雲中明隔江指點漢陽村參差城郭人烟聚上有摩訶大別山禹功當日知何處凝眸遙睇古襄陽鐵馬金戈作戰場叔子遺碑徒涕淚孔明舊宅已荒涼更是荆州不堪憶清宮埋沒愁雲碧生子誰如孫仲謀劉表豚兒空太息沉吟此心事悠然欲隨飛鳥凌浮烟手扶青天弄白日踏平五岳爲神仙世人但識神仙顏色好只問仙桃與仙棗我有金丹九轉成能使人長不老噫吁嚱歸去來回頭忽見楚王臺黃沙一片生蒼莽茫茫使我與悲英雄豪傑安在哉眼中之人如塵埃

迎春詞四首

亭亭臺閣楚人狂點染春風作戲場正是一城殘雪裹粧成蘇武牧羊紅娘打扮又昭君或似含羞或似醺七尺肥軀三尺面杏黃衫子石榴裙耕牧漁樵次第排兒郎鉦鼓鬧如雷一牛纔向堂前過早見雙獅跳舞來傳道單門要看春漢陽春色渡江津城多官舍勾芒東走西奔見貴人

檀林系

李感之邑檀林嘴吳家有禾生六子子生墮地一夕死厥二人形足四趾

時維仲秋歲庚子

元夕

燭龍火樹焰山連鼓角聲高不夜天遙想蔚村潭上月家家春社散所作晴川閣外亂雲橫夾岸銀沙帶雪平古壁丹青神禹殿空江烟火楚王城陌頭柳巷深閨思笛裏梅飄故國情極目天涯渾是感春來花鳥倍心驚

即官湖

昔李白與張謂月夜宴湖亭賦詩刻石將與大別山共相摩滅今湖已廢止存一溝矣感而賦此

大別山猶在即官湖已平可憐江上月空照漢陽城

過陽臺山和劉夢得韻

片石飛來點碧蒼石上有人云有女郎登臨自昔感劉郎朝雲宋玉荒臺暮雨淒涼故國紅湘浦暗分瑤瑟恨漢皋遙接珮珠香誰云宋玉空文藻千古春心見楚王

離騷文卷之三

讀公安志感呂蒙襲荊州事

棄好塞盟擢一州關張熊虎一時休漢家火井終灰冷不恨曹瞞恨仲謀

萊公竹

誰將白骨感公安插竹千年淚未乾最是無心惟草木尚存公道與人看

題李感遺墓

季子行傭渴葬親到今雙墓傍湖濱休將繖緝疑天女好與千秋感路人

沙洋夜泊

死宛漢川斜春生何處家綠烟縈細柳白月晃圓沙不寐聽村柝因愁畏

桃花夫人廟即息嬭也

不死終成恨無言空復情息亡綠底事楚嗣問誰生面比桃花豔心慚漢水清易門有烈女祠廟孰爲更

花朝舟至郢城渡口和長源韻

陽春亭上足高歌白雪風流比若何

附長源原韻

咏哦

鄧城歌

春夜和寶

確屋二美

附寶林原韻

安才

百一歌爲毘陵毛子霞賦百一其詩名也

君不見李太白窮年落魄爲人客君不見庾子山老來作賦驚江關人生
半百不稱意不如放跡江湖去功名富貴等雲烟金張許史今何處我懷
鬱塞未能開薄游楚國臨高壘長江波浪蹴天動滾滾雙門巫峽來愁
坐幾春歸早零落山花啼啼鳥主人示我五遊詩却是毛君子霞草子霞
家世本蘭陵獨向西南占得閒麻鞋踏破千重嶺赤脚擔殘萬里筵可憐
依業非吾土瘴雨蠻烟間鬼火惡溪處處走龍蛇大陸村村伴豺虎千言
當此心悠然添得奚囊更幾篇東去尋章貢水北來又上祝融源從此

河陽二首

氏才

寄李行人寶侯時使至武昌

碓庵文集

子胥宅在監利縣

春曉

夜雨驚殘夢朝來有所思不知春幾許又是落花時

依舊

聞歌偶成

造和家大

風物蕭條人事非
楚土宮闕已丘墟
鳳衰低忍接與笑
龍臥空無著碣砵

歸期思倚問
白髮寄詩知健飯
敝衣爲客倦
歌魚秋來月
照寒潭水

題宋玉井

宋玉空遺井清泉
萬古饒誰爲白雪調
和者正寥寥

將之襄陽思家作

杖藜應有倚門愁
衣帶能無日緩憂
片人行湖北路
白雲家在海西頭
遙知暮燕添新壘
最憶溪禽上釣舟
落盡楊花歸不得
幾回惆悵仲宣樓

黃叔度墓

牛醫兒墓何在
千頃汪洋領郭太
清靈人間鄙各心
高山流水停車拜

襄陽道中

本緣沙明古大堤
漸漸麥秀草萋萋
斜風虎踞中林石
密雨猿號夾路泥
入市畫鷁紅叱撥
欄街誰唱白銅鞮
漢濱日暮無游女
鼓角聲中氣慘悽

行過峴山

已去襄城近
疑從蜀道行
平視千嶺直
俯瞰一江橫
雨脚澗瀦怒馬頭
雲

碑文

亂生不知巖谷下
蒼梧幾年新

襄陽雜感十二首

墮淚碑

渺渺無情漢水來
峴山題碣有荒臺
客行到此先垂淚
非爲當年叔子哀

隆中山

伊呂功勳在指揮
君臣魚水願無違
衡門若不逢三顧
老死隆中一布衣

鹿門山

龐公棲隱鹿門岩
孟高風尚可攀
先後幽人同託跡
千秋山水重人間

呼麴堂

生子空嗟豚犬兒
野鷹來曲有餘悲
當時倘用隆中計
得得荆州未可知

龐統祠

驍足何曾百里才
未陽不治亦宜哉
若非子敬貽書至
幾誤當年雒陽來

高陽池

山公酩酊日何之
騎馬歸來倒接羅
自清狂成晉俗
遊人還醉習家池

仲宣樓

極目平原獨倚樓
仲宣作賦擅風流
河清未極今猶昔
信美曾何足少留

的盧塚

樊西昔走漢中王
陷入檀溪古戰場
踴躍的盧能報主
一時老馬係興亡

沉碑潭

襄陽太守好名多
潭下沉碑意若何
只道千年陵谷易
豈知金石有銷磨

夫人城

晉傳宋亭守襄陽
城號夫人是女郎
帥恨殺將軍先避賊
令人不信有男兒

文選樓

危樓百尺倚蒼蒼
留與行人吊夕陽
可惜景家一帝子
止招賓從治文章

襄王宮

長沙穆國建名藩
十世賢王感舊恩
崔嵬不還腸血盡
年年芳草怨孫

和師周有仲送別六首

狂風掛席水冥冥
客路愁多恨獨醒
羅剎石排行地齒
小姑山立插天屏
荒烟草沒幽人宅
落日光寒處士星
回首遠潭村舍遠
半牕花影鎖空庭
鴨綠春波漾白沙
一江倒影浸流霞
黃陵波照思君竹
綠雪香銷醉客花
三戶淒涼吳地月
六朝彫謝楚人家
風光自古多惆悵
添得傷心是暮笳
東風何處聽流鶯
但有春鵲不住鳴
客淚如花和雨墮
閒愁似草帶烟生
鈴聲俠憶甘與斷
鼓響狂懷補正平
幾度南樓仰獨倚
看他來往暮帆輕
長天江上叫悲鴻
千里江山雙淚中
華蓋蕭條傷故里
細腰未莫想離宮
伍胥市靜愁雲暗
王粲樓高落照紅
佳氣春陵今在否
垂楊只合老江東
二十年前未亂離
行人好唱白銅鞮
朱顏妙舞桃花苑
白雲嬌歌柳絮堤
前鼓牙櫓浮浪動
旗幟畫閣入雲齊
可憐昔日秋娘地
烟月無情衰草迷
客中落魄哭殘春
春色依依似故人
露花殘蕪侵馬跡
烟橫楊柳卷車塵
傳經漫說扶風帳
漉酒空開栗里巾
却憶蘇家兄弟好
對床風雨味哦親

附師周作

千里征帆到楚關昔年形勝可周旋從來地扼東南險何處軍屯人小山劉表荒城王氣在周郎廢壘陣雲開隆中自有龍高卧三顧無人登

地靈人傑冠中州事業先推第一流解劍南來終破楚卓刀北向欲安劉星沉玉帳依龍角霜凍金笳咽虎頭滿目興亡多少恨可堪土燹歎登樓

風波一望兩茫茫纔過江南又武昌千里樓船衝曉角五更裘馬踏秋霜山空夜動金銀氣草澗朝探茅麝香只有客心清似水高情無限寄瀟湘

漢燭烽火燭天涯楚尾吳頭一望餘烟月年年愁過眼江山處處夢爲家西門有地堪栽柳南國何人復散花從此王孫莫回首相師山下暮啼鴉

乾坤幾見泣銅駝楚客蕭騷半薛蘿烽火凋殘三戶改都城周匝六朝多鳳凰渺渺風流盡鸚鵡妻妾哀窮過料得只餘惆悵地不教錯認舊山河

山行
秦殿霜氣動吳鉤落磯江干怨木休洲鎖潛龍雲似墨亭儀雙鳳月如秋春陵子弟忘文叔赤壁樓船想仲謀一卷離騷兩行淚寒潮萬里擁行舟

附有仲作
去年得侍雙城頭記得同憑多景樓龍飛二楚雨詩成曾發一江秋北來帆影悲倉鼠東下潮聲笑解陽此日登臨更何處烟波愁絕五湖舟

南北東西總莫容短蓬匹馬浪遊踪散花不散雙愁眼磨劍難磨萬三胸漁花洲前嶺上烟霞空夢鹿池中風雨向藏龍南陽此去無多路三顧門前雲幾重

幾回戰處笑英雄洗馬呼騰轉眼空神女館前虛暮雨將軍灘上自東風蛟螭駭浪月還湧狐火燒秋壁更紅城是人非都是恨賦成得早寄文通

三吳入夏景蕭蕭玉女無衣鬼婦驕漢井尚徵秦火熾巫雲不到越山焦投竿涸海餘周臂樵薪焚林學楚腰時事奈何天可問一帆早趁夜迴潮

別來怪事日更端袞袞清流盡倒瀾玉解摩烏空善賈珠堪彈雀不輸官先生披笠投裘佩弟子餐藜帶石磐傳語楚人新沐後鵲冠畢竟是南冠

久御龍門謾自誇人龍別後減才華愁城無路心生草詩苑辭春筆落花途到窮時羞慟哭道看戰處正紛拏秋風可亦思狂者狂興年來狂更賒

將東歸過江漢書院留別長源
三千客路遠相依不道潛然灑淚歸俗薄何妨爲吏拙時艱正喜潔身微秋風月昭芙蓉國夜雨涼生薛荔衣準待君來共垂釣蔚村潭上飯鱸肥

二年薄宦在資南愁聽鶯鶯落夜潭桃洞雲嚴千仞立龍山霜樹萬家酣
刑書國領僑爲母戶口人爭賣字男誰誣曾參告堂甘誤教一日付投三

相思千里洞庭霜誰料相逢在武昌天遠久疑方並山月明應恨漏偏長不愁市虎言三至自有金鷄詔十行轉轉莫向尊前動惆悵寒翁得失總難量

秋夜武昌作
身病連三月家書重萬金天災榮感崇人事訓狐深露下血聲急風飄漏響沈倚閭有垂白展側不能禁

漢口達蘭陵孫彥侯伯兄弟賦贈
家世東來舊漢生漢先僑居傍楚洲鶴樓眺江漢龜岫感松楸其傳人友是人中傑與吳通名耶市上留相期載書來往一扁舟

吾郡吳聖蕃招飲題橋館酒肆戲占二絕句
楚天南北一江分黃雀晴川麗入雲紅雨北二樓閣望但見相如頓鼻誇不知何處卓文君

確庵文集 卷之六上

蟻橋集一名王寅詩集 詩歌

壬寅春寄孫孝維

山中宰相水中仙 誰仰芳踪覺汝賢 紅杏花飛吾谷雨 綠楊枝拂尚湖烟 錦繡緩步春調馬 玉笋清歌夜放船 記啓交情在儒水 往來燕下一年年

寒溪移居

清溪環屋見南城 景物幽閒遂此情 夜雨落花千萬點 春烟乳燕兩三聲 西鄰僧飯傳鐘靜 北陌朋過杖輕白 眼摩挲看人世 沙頭猿鶴幾回更

哭錢中野四首

傾蓋論交自鳳林 天涯戎馬正交侵 艱難磨髮千秋志 奔走風塵萬里心 橋下聲雲號豫讓 行間草檄痛陳琳 回頭十八年前事 尚使中宵泪滿襟 飲酒何曾問聖賢 興來長共醉花前 江樓春夜看燈月 湖水寒風冒雪船 詩餘不敲杯在手 翅車方過口流涎 而今一昔歸黄土 若此可教欠二年

虞安

茅舍相望烟火親 杖藜越陌度阡頻 園田伏助三年力 義庫支撐百屋貧 但有雞豚招近局 並無鴻鵠鳴比鄰 誰知來歲逢春社 扶醉賓筵少一人

一暇和教萬應休 人間塵夢付悠悠 佩牛動處村心急 政虎來時戶戶愁 夕報樓船橫海曉 傳烽火照青州 哭君却羨君先識 爭得如君肯肯丘 寄懷梓亭時在江右

客楚歸來正憶君

客楚歸來正憶君 恰逢君又歎離羣 蕭蕭落木疎秋雨 緩緩征帆淡夕曛 鹿洞藏書前代見 虎溪高士昔年聞 長江西眺頻搔首 何處匡廬一片雲

報毛安義如石

山城雄傑小 于九捧檄聊當肥 遁看瀑布聲中公事少 老峯巖下訟庭寬 賓徐掃得三年榻 婦婦 餽問遺來一片肝 盡聽溪流夜防虎 不知何術濟艱難

春暮鴻逸招同石隱九陽雪堂存齋寒溪樊村原竹雅儔飲花下

即席賦

十畝芳陰魯望家 夾岡層疊亂雲遮 石閣島立窺蒼局 芹沼魚翻避釣車

曉露碧滋書帶草 春風紅墮米囊花 高朋坐到斜陽候 尊酒論文興較賒

附鴻逸和

敢學天隨隱士家 鴨欄魚具作生涯 深林老種千頭橘 隙地閒栽半畝花 鳩坐綠陰晴喚婦 蜂盤香園午排衙 遲君觴詠堪行樂 莫遣春歸負物華

送有仲入滇

最愛吾門點也狂 離歌此日惱人腸 千山萬水酬知己 匹馬孤舟去故鄉 季布諾應金並重 陳蕃賢合榻高張 河梁惜別頻回首 不覺銷魂兩兩行

嚴武伯有詩見示次和

百年過客看跳丸 斗室團團磨馬盤 門柳露晞鶯語清 簷花風靜鵲聲乾 心當火候功逾細 學到竿頭步更難 敢向蠶鹽食勞穠 敗人名檢是懷安

附武伯作

環堵幽宮抵彈丸 剔除垣壁去蜩蟬 盤烟風細和雲凝 研墨壓銷似鏡乾 閒裏流光堪把玩 醉中情緒少艱難 覓心至竟猶多事 任運騰騰處處安

虞安

過馬退山

黃鸝啼落綠楊花 門對寒流靜者家 稚子蕪篲拖弱線 鄰翁漁鼓去浮槎 簾草色侵書幌四壁烟光動 畫叉話到晚來西望好 數峯天外夕陽斜 膠邑某與錫山某交善 歿後過其墓而哭之哀 米堆山高梁暗皆

有詩稱道其義因次韻和之

交情生死始為真 宿草叢中泪滿巾 雲雨獨無翻手日 山川一足轅弦春 叔牙古道分金舊 季札高風掛劍新 愧殺悠悠行路客 只將然諾許錢神

次韻瑞五送鍊師支札陽休東嶽

占斷玲瓏片玉山 雲深非復任人間 貪看桂月簾常捲 愛聽松風戶懶關 竹葉數盞銷隙影 桃花千樹駐童顏 朝來底事榮心緒 散髮開籠放白鵝

春雨滋新篁一夜長 一尺君子學如斯 日新乃有獲

送張月鹿歸四明山

磨堯堅吳家清也



鑲隱庵夜坐

西爽齋四時

西爽齋四時六言詩

追和顧中庵齋中晚望詩

王紫修齋卽席賦

一哭先君乃是邀兒有

城六首其

人名藝苑推

北塹傍江城

1

1

邀作

親友正堪

100

促席話團圓
代古衣冠詩成笑屬兒孫和花發閒隨士女觀最憶年年是除夜燈前

一天慘澹度征鴻四壁殘燭候蟲青草白楊如夢裏黃花紅樹恰愁
中化隨後鶴聲名在占應龍影事業空阿父總惟須強飯豈堪老眼泣

小隱江頭二十年年年節鼓隔江傳斜風細雨愁中句剩水殘山亂後
篇刺業祇留書作種生涯惟有祈爲田月明回首鄉關夢魂猶應一

荒村盡日敢雙扉渺渺天涯暮景微蒼渚日沉飛白雪蓮潭波冷落紅
衣東所南陌人何在酒社詩壇事已非盼斷溪邊黃葉路竟無教杖履

東山高臥意何如聞道南村別有廬帶草碧深春雨後豆花紅靚霞初
巡檐健勝過頭杖燒燭閒抄夾注書應忽比來音問少三年攀相涕共餘

同吳漁山過吳興
夾岸女桑齊衝烟鳥亂啼雨深千澗合水澗四山低鳥酒名難辨股亭路

欲迷喜同黃子久翠障有新題
雨後舟泊湖州館驛河

山城沽酒水驛繁吳舟帶殘雲亂星隨返照流春盡紅女靜更稅里
胥愁恐歸帆路重逢還婦鳩

輕梳十日盡天涯五兩風吹又到家細雨春深紅杏葉亂烟晴撲綠楊花
綠溪漁網墻頭見近市禪林屋角遮何處高人書畫宅斷碑殘礎易飛斜

波浪粘天未有涯流鶯啼處兩三家綠楊溪畔多漁父鳥白門前盡落
花荻浦中分逕岫出竹橋西轉亂雲遮可憐一路名賢地細草荒烟日

又斜

吳興遇羅蒿庵同年

相思不相見相見忽於茲張籍窮方病日疾嵇康懶自知湖山同此夜杯
酒又何時世德應銘墓無絕妙辭其詩人墓

湯楊庵座師遺友過訊賦此奉懷兼寄同門何鐵崖
碧潭春漲到門流蕩梁相過起白鷗正憶懸魚新太守鐵崖會同騎鶴
舊揚州

蕪城盡思深瀚海未能酬
訪越中陳璧庵於水雲亭時以醫隱

遇性非肥遠違時不道狂君思存玉軸相業托青囊柳入先生傳蘭分王
者香水雲亭子靜匡坐到昏黃

次韻懸馬病中雜詩前八首
何必遊仙覓大還及時行樂在偷閒人無賢否當恭敬詩長幾說要改刪
容舍綠簾聲簌簌春城黃鳥語關關獨憐自許偏蕭瑟老病迂駭狂怪頑

雙髻微微白半垂壯心回首忽成悲命途磨礱多愁日年過攀龍獻策期
入市吹簫空有淚登城聞笛已無詩思量只合同攜手長向深山老茹芝

偶抱微疴亦自佳免教剝啄到蕭齋曉詩面壁時凭几行藥巡檐或下塔
高士尙生先自祭達人如死信他埋久知遺恨歸青史換上心頭又惜懷

姓名數易棄家逃樹立何妨且自高欲載天孫雲漢石喜看公子廣陵濤
山中歲月沉冥久腹裏春秋筆削牢莫笑魯儒尊守拙但知綿蕞豈人豪

何從何去未分明大朴原來自性生巧拙趨時耳狗盜靜思爲善坐鷄鳴
粘天波浪神常定破柱風雷意不驚自古騷人有騷福橋邊守死也成名

太白雄豪朝士忌文淵慷慨族人哀漁夫樵子驚相語頻使狂名到草萊

怪

千雲度雪是人宗只恐還爲世未容豈慕授書逢漢石早辭封爵及秦松
場羣五彩驚丹鳳魚服多年田白龍瓦在尋常人悅耳問誰能不詫黃鐘

頑

采薇登山志不疑願領樵倅俗人嗤時呼鄰叟傾杯酌偶遇兒曹習水嬉
曲徑草香春躡屐殘燈花落夜敲棋避人久號頑潭子不道吾癡雨亦癡

次韻元公病中雜詩後八首

小極君應未怨嗟十年爲客久無家鶴離碧落心猶壯龍失青雲性自遐
亂後窮愁與我共閒中樂事向人誇陽春一曲真難和藥酒甚書詩字花

藥

藥籠焉能一日無收皮蓄艾諸非評三彭訴帝戎生口二豎欺人剝到膚
赤脚好求蒸米婢長鬚當買刷精奴可知造化同兒戲萬物從他作炭爐

酒

在唐下集

君本文星又酒星幾曾人醉獨爲醒亭過問字願先朵社散治驢耳解驄
春去就驚消永日秋來尋菊制頽齡公田只合都栽秫多事闌家粟滿瓶

棋

勞苦功高寄一枰休疑方對或無情龍湫晉水興王業楊喉泥波走賊旌
勝筭只爭先與後奇兵全向死中生久謗國手千人敵伏枕難禁技廢聲

書

好讀人間未見書三瓶不惜走雙魚簡編斷爛秦灰日絲竹銷沉晉蠹餘
老眼豈嫌夾注苦愁腸聊借五車舒旁人多恐抑掄汝半部扶王事已虛

詩

詩思偏從枕畔深新詞何必灞橋尋八叉才提撚鬚句三顧名高抱膝吟
珍重過於和氏璧流傳豈待子昂琴珠璣大小隨風墮不盡猶聞是鉢音

字

草聖風流付自天墨莊依約米家顛雙鉤直欲三分入一掃能將八法傳
鐵限路殘花正落練裙書就月初圓獨慚我不如鶯座蛸結鴉塗未值錢

花

病餘曾不廢判花斗酒頻呼稚子賒晨踏芒鞋三徑露曉攜筇杖一溪霞
鵲啼泣盡枝頭血鸞鳴驚回夢裏家若使好花能解語定憐公子滯天涯

次韻慈弓初夏族弟齋中黃麥

我命多家累君才是國醫行藏遠俗好聞達及時宜室通心偏曠情疎性
不移判花卯酒早看竹午炊遲有句囊長滿無錢杖獨敲雄雞彈劍黑
白聞殘棋萬卷堆書架羣鵝戲墨池此公真可畏何事不能爲獨行人間
少狂名天下知楷模吾道主圭璧後生師鐘巨鳴隨扣縵修汲取資開來
十丈絹醉後百篇詩不道偏多病還須善自治珊珊聲在骨戰戰汗流肌
二豎膏肓苦三蟲督任破祇知求白獺未暇聽黃鸝坐失紅稀候旋過綠
暗時池中無苗苗架上少茶藤閉戶聊高卧開編強自怡倦來身軀轉樂
處眼迷離錦讀思防口又占戎朵願孔顏存足法虞夏沒難追俗敗衰倫
敦儒衰道統危有心惟我在當世舍君誰忠孝懷先祖衣冠謁廢祠鵲
兄及弟舊臨本兼支蘇氏連床話姜家共被思那堪人老大又見月圓虧

在唐下集

借前境鹿劉當平粗豆竭却無同布鼓噴復復奚疑

確庵文藁

卷之六下

破山集 起甲辰五月盡閏六月

甲辰夏破山雨後觀泉示梅仙

肯却放舟好青山烟雨中畦分過澗水林度落梅風僧定門長閉樵歸路忽窮穿雲覓泉脈幽與喜君同

登前韻贈山遊諸子

山行信節杖散髮綠陰中澗響千峯雨花殘萬樹風入深雲竇濕望遠水源窮不有逃名者林泉與孰同

飲崔虞章山居重遊破山登前韻奉贈

酒盡拉君去尋詩花木中瀑飛晴亦雨松動晚仍風范叔寒猶在癰生遇已窮徘徊最高頂長嘯一聲同

梅仙別去獨坐山中登前韻遙寄

泉聲長在耳獨夜破山中憶引松門月鐘傳竹徑風但恨非是病不學乃泉聲長在耳獨夜破山中憶引松門月鐘傳竹徑風但恨非是病不學乃

真窮何日重來此秦坡放脚同

附梅仙作

山行齊跣足策杖亂流中石遺泉飛雪松依水作風過橋聲忽斷落澗勢無窮若是明朝雨來看更不同

不見虞章二十年所今忽相遇感而有作

匿影空山逝不歸夜深剪燭淚痕微世更劫火家何在人過中年事已非四壁琴書司馬渴十旬風雨子桑機閒來采得東籬菊可有壺觴到白衣

偕虞章采芝鳥目山登前韻

亂雲深處好忘歸攜手巔巔上翠微靈夢未醒重話夢昨非纔覺又成非雨鳴澗水堪爲枕露濕芝田不療機儒服十年看弊地相期同製芝荷衣

附虞章作

怕驚猿鶴偶忘歸豈爲名高戀翠微詩酒送窮人已老岐黃懶口計仍非立徒四壁瓜牛死食少三仙豚聖機風指飄流多歲月君來始得賦無衣

贈鑑如開士

妙香羣動息清況似綠君山色窓中見泉聲雨後聞程松微露月開戶冷過雲自得安心處明燈坐夜分

見義扶戲贈交客詩因次其韻戲贈虞章

手成風雨思成雲勝負無心惜眼分李泌昔年空覆局謝安何處獨臨軍欲支尚白君憐我以後爲先我笑君爭得太真長侍座放教獨子立奇助

次和陸放翁自述

鬢髮戎戎白年踰學易期聞爭蠅角見變化蝶魂知山寺驚鐘飯燈花夜雨著未能全出世終勝在家時

次和義扶宿遷甲古

入烟落洛戰場灰曾上公車此地來秋雨黃沙河伯路夕陽紅樹楚王臺近雖無力江東恨舞袖多情帳下哀一自蒼生訴悲憤精靈終古泣荒苔

三峯三絕句

不知何路入三峯踏石看泉信短筇忽見白雲天半起萬松影裏一聲鐘

石臺寒溜下潺湲

石臺寒溜下潺湲坐可千人獨我開始嘆虎丘明月夜玉蕭金管結青山上方臺殿翠微連萬里孤臣遁跡偏曲盡木中揮拂子有無花雨灑諸天

雨中觀泉喜遇晉公文石晉公有詩見寄次韻酬之

看山晴亦佳看泉雨方足我乘薰風來萬樹巔綠山水似私予相招入溪壑夜夜怒奔流朝怒遊羈轡登頓千仞岡芒鞋小蹣躑忽而遇故人笑聲出中谷脚底白雲生班荆坐林麓向予道微尚取同塵網逐貧富裁吾

別芙蓉製吾服結契霄漢間鳴琴事耕讀此樂追古人聆之動心目

附晉公作

陰寒當夏令時雨霑初足良苗恐懷新衆草蕪以綠歷落登崇丘逶迤入深壑百道響飛泉奔騰快遐矚吾師何時來禪房寄芳躅相逢澗戶聞梵音正空谷所存食時交

幽居傍林麓策杖款荆扉壺觴笑相逐願從夫子遊浴湯試春服共結林泉盟既耕亦以讀佳况難具陳悠

然在心目

退山和晉公作見寄疊韻奉酬

禪房深無人日高睡初足丁丁樵斧聲剛破山烟綠披衣起扶筇凌岡詩
幽壑飛泉懸百丈眼光縱所矚故人在城南高樓閉芳躅恨不與之俱沾
酒坐空谷其時夏日長微風起林篴一鳥樹頭鳴雙蜨花間逐人心易知
時綸衣變春服歸來月當庭忽得新詩讀讀之見素心宛然君在目

次韻孫雪屋見訪二首

山影度空院微風生竹林羣蟬鳴雨歇一犬吠雲深扣戶驚何客吟詩見
此心還期明月夜長嘯最高岑

長日容高卧雙扉剝啄稀泉聲喧到枕松色冷侵衣烏亂晴烟細僧歸夕
照微懷君當此際采薇意無違

南浦至

偶然踪跡在空山未得如僧出世間泉石有情成痼疾君臣無藥駐顏顏
看雲藜杖晴還倚待月松窗夜不關最喜足音來小阮碧梧清影覆苔斑

坐王石公太古草堂

幽居如太古學士營名堂遠澗忽微響開花無定香林蟬喧夕照山鳥美

秋光話到芳尊歇開門納晚涼

高林僧舍度夏

聽盡松聲與水聲蕭閒能使道心生山中宰相蹲鳴火淮上神仙菽乳羹
茗園槍旗酣戰醉鄉風俗少輪征靜如太古長如歲一枕騰騰到五更

槩公見訪口占三絕奉贈

高林稍舍枕山烟忽扣雙扉醒書眼驚起披衣呼弟子低頭相見佛燈前
破龍山下遠公來慰我調機亦快哉笑指白蓮花已放尚虛前席遲宗雷

陳草先朝第一流亂餘風節問誰儔王峯同首逢迎日彈指飛光共白頭

讀史

瓜實瓊山是禍媒魯經姬禮化為灰只教圖籍藏天府留待他家相國來

看泉秦坡次南浦韻二首

僧寮習靜破山阿忽想秦坡策杖過雨勒斷虹懸峭壁雲分鏡照叟深蘿
紅泉洞口漁郎路白練天邊玉女祠臺殿上方幾只尺可容靜者當行窩

一條寒玉下蒼烟絡石縈沙萬丈妍有客昇簾迷失路何人衝雨着先鞭
挑燈手定高僧傳作爲公傳避世身依繡佛邊願得素心相結伴詩筒還往
送行年

次韻贈魏王上人

杖笠從師住碧山炊烟縷縷盡人寰被材十丈鵝千隊誰許禪關盡日閒
上人能書

笑殺

汾陽諸子總奴儕陶令多男空掛懷笑殺向平山水癖只將昏嫁負芒鞋
閏六月望夜同簷庵雪屋坐月烏目礪和雪屋

東山圓月上不覺晚涼生一水微微下三人緩緩行乾坤開快論麋鹿見
幽情大道真無隱風來萬樹聲

次韻岳貢晚眺

寺門秋色迥平眺與雲齊潮落雙帆急天空一鳥低牛宮遠近見雉堞有
無迷盡日空山話斜陽看又西

附岳貢作

古寺開新徑門臨衆整齊鶴盤秋樹遠蟬噪夕陽低海霧連潮合山雲
過嶺迷追隨節杖側極目數峯西

確庵文藁

卷之七上

詩歌
乙巳春送梓亭昆陵講易

茗溪集起乙巳三月盡十一月

碧柳如絲草似烟送君春雨漲平川不愁我道方窮日賴有斯文未喪天
義氏無言留一畫孔門算過絕三編京房焦貢都休問况是楊雄續太玄

家雪峯小司馬生日詩三首

麻鞋萬里踏塵埃鳥道羊腸去復回帝喜孤忠天上至人驚辛苦澤中來
運移獨抱聞鷄志世亂方知逐鹿才何事忽開銅柱折姓名無夢上雲臺

駝馬朝天事已休歸來日日坐窮愁人生得失歸蕉鹿吾道浮沉學海鷗
南國伊蘭香入戶關山西田晚稻綠盈眸圖向想風雲勢文石累嶽

聚一丘時登石
世事如雲瞥眼更那能漁釣老吾生采芝不免深山後飲水難逃比戶征

海角樹頭峰作臥雲間田田鷗鷺飛只今永夜猿啼在兩歲中未兩歲

四句皆志
鴻逸招予看花春星草堂燒筍共食見壁間舊句感而有作

繁花婀娜曉風前綠樹初肥四月天記得粉牆題句日摘櫻桃笥一年年
簡何鐵定二首時何爲湖

到處歌聲響桔槔五湖八月壯波濤雲埋積雨輕輦卷日美初晴旋旋高
千萬縷深綠岸柳兩三株老傍溪桃故人休笑陶元亮也爲僂軀乞食勞

兄弟雲泥數十年鄉袍情好故依然酒能爲我求千日人盡綠君戴二天
綠水聲流官舍外青山影落訟堂前蒼溪自昔多肥遯願下南郵學市仙

簡閱菊如
無端客淚墮天涯回首風塵感歲華皂帽側時頭帶雪青山過處眼生花

菰城急柝秋先入蕭寺疎鐘月易斜且喜故人無恙在好從茗雪共浮家
贈松陵包自根門名咸同

憶昔吳山髮覆頭將車抱膝話荒丘到來不敢門題鳳別去常思氣食牛
僊有書供記誦家無負郭稱遊遊邸成分宅嗟今雨老眼西風淚暗流

附自根和

逢迎却憶髮垂頭山水蕭條寄一丘宅種綠楊依白社人來紫氣引青
牛十年刺得寒暄在九月依然萬景遊兩世交情如風昔深談能不淚
俱流

蕭寺無聊予吟詩漁山作畫漫成紀事

碧水連天靚若空五湖作客有君同傾殘名酒詩方看到奇山盡更工
千樹橋前秋雨後一聲砧起夕陽中白蘋洲畔漁眠穩何許當年桑苎翁

附漁山和

霜落千林雁滿空客心孤迥興還同池無春草詩難就屏有秋蠅畫未
工山勢崢嶸臺舍外波光綠繞鶴庭中由來名酒迥求璧且醉蒼溪作
釣翁

附自根和

溪光瀲灩欲浮空一榻棲遲復此同青舊久推龍尾重丹青今見虎頭
工畫蒼龍可秋山畔掛席還家曉夢中索處未須添客思往來茗雪有
漁翁

附述和

漱澗湖光映碧空秋林搖落故園同頻年作客逢迎拙一路題詩唱和
工曉網漁歸山色裏浣紗人語月明中勝遊自古稱茗雪不矣滁陽有
醉翁

秋夜

只合江村度歲年孤舸何事入溪烟多愁却照秋山月不寐偏逢夜雨天
連俗猖狂雙目眼看囊盈溢一青錢關河失路浮雲事未免投毫意惘然
贈了凡上人

若溪一路走山根蜿蜒波光宜到門無數白鷗閒裏過有時黃鳥定中喧

老來習靜身還健亂後安貧道自尊每遇秋聲正盈耳妙香燈火坐黃昏
遊天聖寺咏壁上趙松雪畫蕭湘手蹟和漁山韻同邀兒輩作見

王孫文彩妙潏墨見風流不雨雲常潤非寒雪自浮黃陵蒼竹暗銅清落
鴻愁留與山僧話蕭蕭故國秋

附漁山作

咫尺千山在淋漓萬壑流雨昏林遠近波亂鳥沉浮有竹遺留怨無花亦帶愁

咏管夫人畫竹滿頰雨過生微冷風來動細香

何年閨秀畫竹滿頰雨過生微冷風來動細香分像守霜班寫怨妃腸不改滄桑後依稀彩鳳翔

附漁山作

億昔含毫際簪管先滿牆月來枝欲動風過墨猶香消合蓮燈影工分錦字腸但令無辭飽會見鳳凰翔

秋日同漁山遊兒遊道場山往還各得二首

湖上看山好秋林生曉烟雙棹開綠鏡一杖入青蓮曲澗漁歌出危樓鳥道懸深林間路綽楔記坡仙代東坡書六十六

湖暮村春急輕帆轉渡頭僧歸孤寺晚木落萬山秋遠燒隨風暗疎星入浪流一勾新月上釣起吳鄉愁

附漁山作

放棹晴湖裏青山兩岸斜松門深窈窕竹徑暗交加望遠秋方好尋幽誤亦嘉雲峯何處是鐘磬在烟霞

晝日登臨好千峯勢不齊黃花山路靜白鳥水天低佛國猶談虎僧窺亦登鷄酒酣歸興晚睥睨有烏啼

附遊作

扁舟乘興出幽曉不曾問郭背家竹湖心面面山露陽來往際阡陌有無間笑指雲峯下萊蕪路幾灣

不入桃源路安知別有天僧歸紅樹裏人吹白雲邊影落山頭塔聲流石脚泉片湖吹浪浪幾個採菱船

附自根遊和

久負登臨約離羣復此時泉聲應有恨山色定無私目送青鞋遠心歸白社遲更宜百葉愁絕更誰醫韻補不

却憶城南勝常懸野客情晚山青未了秋水綠初平樵徑松千尺僧房

竹數莖尋幽嗟病肺高枕聽鐘聲

雲峯登多寶塔又題其巔名勝境也

元立雲峯最上峯紛紛脚底白雲濃太湖北去水千頃天目西來山萬重

附遊和

推劇空林蟬曳響僧歸曲徑鹿留踪神仙只在人間世辟穀何勞問赤松

附漁山和

指節直上最高峯縱目浮圖與轉濃萬里晴光波渺渺一天秋色嶺重重掛瓢隨尚想幽人侶伏虎結難尋老衲踪我欲乘風便歸去早移茅舍傍青松

青松

却從一徑上高峯古塔迴遶樹色濃秋水綠奔吳地遠晚霞紅越山重渡頭風急沉漁唱洞口雲飛見鶴踪曲曲清溪何處所幾家烟火出青松

甲孫太初處士墓

太白山人託跡奇烏巾白袷想風姿釣竿曾拂蒼蒼暮詩卷長留咄咄詞

崔居士墓

太初詩三徑烟深孤鶴下一丘碑在老僧知高名不朽同山水埋招輪君及盛時

附遊和

當年處士成仙去此地空埋處士身野老能言騎雀事寺僧猶憶掛瓢人幾碑漫滅生青草古木蕭疎照碧燐占斷吳興山第一興第一山與粉題咏墨如新

口占贈漁山

踏罷雲峯曳杖還解衣盤礴不曾閒風流彷彿黃癡筆又一吳門謝登山

謝山

謝山

謝山

謝山

謝山

謝山

謝山

謝山

謝山

謝山

謝山

謝山

謝山

絲來朝剪取欄街賣向吳門遊冶兒遊冶兒歸且羸于無務妻無福虎
丘花柳橋月換得紅顏一解脫

九日同自根漁山遊兒遊升山白雀寺二首

風舉東風起白蘋登高佳節勝湖濱門前到處催租吏籬下誰家送酒人
公子舊城浮綠水霸王遺宅沒青筠蠅蠅先索頭破帽依然在儘許山花
笑客貧

松風十里石門幽尋勝招提到上頭僧度翠微雲外語人捫碧落鳥邊遊
菊花髮短羞將插竹葉囊空愁得愁豈有右軍書帖在也教風雨誤歸舟
附邀作

具區千頃碧漫漫望里思入天涯起浩嘆佳節每從愁裏過好山多
向客中看風迴小院花枝冷日落空林木葉乾我亦望鄉鄉不見隔江
誰倚畫闌干

一年只此一重陽肯憚登高一望鄉對景有詩吟未得破愁惟酒醉何
妨醉臥夜月驚殘雁逆旅秋風咽語聲遮莫布帆歸去路五湖烟水新
人勝

偶成

青山紅樹白雲飛作客秋高倦欲歸急拆送回蝴蝶夢驚颼吹上芙蓉衣
刻舟劍處人應笑戴笠車前自覺非何似鵝湖村社裏鄰翁爭席共忘機
自笑

自笑何無謂憂虞過此生時艱嫌僕拙世晚覺身輕未了青氍債仍將綠
筆耕驢背舊廬蛙在籠遙憶不勝情
將游安吉泊舟金山下

乘興囊書載筆行綠谿一路向桃城酒沽遠市暮烟起帆落小橋秋水平
白鳥掠波雙影亂青山擁漢一峯橫前村穉柳斜陽裏築園家家笑語聲
附邀作

幽絕惟聞一鳥鳴相逢野老話班荆荒郊禾黍新編戶小市人烟舊避
兵帆帶夕陽天外去杖依秋樹畫中行山靈若解人間事豈合於今有
富名

梅銘

水色山光裏朝朝問渡喧日斜羣虎嘯早閉一谿門

阿母山曉發同遊兒曉歸

阿母山前估客譁輕桡蕩漾渡頭斜高秋落木千村虎殘夜微星幾樹鴉
縷縷烟生浮玉磬淙淙溪響瀉銀砂路行難似青天上心火平添髮髮華
馬家渡同漁山遊兒

山中何所有翠竹萬千行抱甕科頭婦樵薪赤脚郎虎過斜炤洞鷄立短
牆桑處炊烟直微聞黍飯香
附漁山作

一簇幽篁裏參差住幾家柴薪成小市烟火聚平沙水曲舟難到山溪
日易斜客來秋興好詩酒對黃花
附邀作

竹筏桃城路晴溪走白沙亂山千萬疊荒市兩三家日落村村虎烟深
樹樹鴉吳國思故里終古號繁華
附邀作

投宿龍清觀同遊兒

道院空山裏西風飄野烟斷碑眠虎跡壞壁墮螭涎鬼火茅君夜暮聲楊
戛年黃冠能辟殺只是未成仙
附邀作

清幽古道院挂眼思紛紜洞冷常流月松高不礙雲野烟千頃竹青草
百年墳坐到忘機處悠然麋鹿羣
寄懷諸石門二首

憶昔論交未白頭輕風吹到木蘭舟撚鬚林下拋茶局散髮尊前看劍橫
蘆葉霜飛紅寺晚藕花月照碧潭秋而今豪氣都消盡何日還同百尺樓
清白名臣奕葉孫于今爲庶隱青門飽經離亂水霜苦廢盡田廬賦稅存
種菊故人逃五岳歸勝愛蓮衰友守孤村憐君奔走空皮骨猶是先朝素
餐思

秋水懷瑞五山中

綏山高立萬峯頭別去成仙似葛由大陸汪汪千尺水可能乘鯉一歸遊

展墓

一年兩度故鄉回雙袖龍鍾髮衰青草白楊三尺土秋風誰禁野樵來

酒闌

一回相見一回親白首相憐是故人城郭依然風景換酒闌燈炮各落巾

秋思

百年多難未還鄉萬事無成斷客腸滅寵怕因人共熱吹燈羞與魅爭光

高秋日落金笳急靜夜風生玉漏長惟有斷鴻知此恨蘆汀鷺散一行行

宿秦叔書舍戲示賓伯禹思

賢哉顏氏子味道尊孔誨委心甘爨空浩歌天地內寥寥聖賢風千秋故

常在予獨感其遇乃不值晚世家有負郭田幸也免罪戾書此貽二子懷

古一反袂

夜坐

瘦于病鶴老千僧儼似啼烏疎似蠅長夜不眠頻坐起數莖白髮一孤燈

和顧通集見贈

金龜去盡隨風

憶別鴻溪遠德馨年年風雨感飄零窮愁愧我頭空自古道多君眼獨青

救世雖存三寸舌著書耳老一囊螢正蒙絕學今誰繼願共臯比究六經

叩

中原舊舊總彫零樹擁樓船戰血腥千里塵沙鳴夜白二陵風雨哭冬青

江關化去鵲名宇華表歸來鶴姓丁澌若不知千古恨秋來依舊水冥冥

至日送友人渡江

他鄉飄泊恨難裁又向他鄉送客回千里江楓和淚落一天初雁帶愁來

金笳夜徹還家夢玉琯寒飛應候灰莫嘆風波無渡岸知君自有濟川才

確庵文藁

卷之七下
詩歌

山樓集丙午

丙午春寄贈孫沂水同年之任粵中

十年太末思悠悠又指天南作壯遊
水驛花飛鸚鵡視山城柳拂鷓鴣
南望望氣爭先返海關風向遠投預想政開清
畫永放衙頻夢入羅浮

嚴督孫小司馬隱湖上

蕊粉神韻鶴威儀湖北山南稱隱居
謝傳局中開壁壘盧仝說底閣槍旗
晴烟鳥弄臨池影夜月花低繞戶枝
無限仙源好風景不知人世是何時

錢系谷中丞山滿樓落成

高樓置酒始和時綠日凭欄有所思
簪笏削成光匪見孫羅立影逖迤
女墻日月當窓見仙井雲霞對榻移
爲問山間何事樂都侯書卷杜陵詩

二樂閣

橫空快閣避人宜只在人間或未知
山色翠深春雨後湖光紅亂夕陽時

確庵文藁山樓

香車蠟屐幾叢下估艇漁帆翠翠移
坐到晚鐘諸品靜倚欄無語獨裁詩

和姚曼菴題雲谷三倫詩

刀金血路想遺身雪虐風饑異國人
靈夢茫茫長似夜閑愁黯黯鎮如春
如門一水開生面客幾已能起塵
五十平頭三又過天留蟲鼠一頑民

偷生

短髮鬚髮懶不梳自憐髀肉已非初
過頭杖下尋詩句折脚鑪邊讀道書
盡日養創曾到鹿經旬垂釣不驚魚
浮生碌碌嗟無謂刺股函漸掃除

偷閑

人間何地可相容翻覆波瀾幾萬重
虎未成時窮狗魚當困日爛如龍
死生齊物忘榮辱上下全軀謝古
山布被奇溫春睡美小窓紅日又高春

偷安

和顧通集四十自壽詩

松栢休嗟蒲柳姿鹽風味少人知
蓬蓬有蒲柳田無惡歲常存研門有
催道祇乞詩堂上劬勞聞截髮日頭
恭敬見齊眉哀遲却美方剛日天爲

人間作羽儀

題李肅公聽鵬圖有年

肅公聃甫忠毅公融端被逮與其伯兄同行有詩云勞勞車馬
日迫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鴻雁影斷腸初信鶴鴒詩
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萋萋泣路岐寄語見曹焚筆硯好將梨
摘聽黃鸝肅公既長乃作聽鵬圖以志隱痛予爲之題三絕句
於上

子牟臣忠世澤遥都將清白答先朝畫圖留得長弘血幾度滄桑碧未銷
終令丁寧記昔年燒餘筆研轉凄然江城三月春風裏不聽黃鸝啼鵬鵬
骨節珊珊約隱時山中松火熟蹲踞新愁舊恨歸尊酒和得陶詩與白詩
肅公和詩

潮燈

海邑風流自昔年上元燈火吐清烟錦裁天漢星爭艷珠出鮫宮月讓鮮
浦壁女郎嬌墮髻劉袍公子吟垂鞭歡娛卜夜蘭膏盡日費中人百戶錢

確庵文藁山樓

墓田

扶杖墓田東春光咲病翁花香營燕壘土膏祝牛宮雙樹前邨雨孤帆遠
浦風兒童湘首宿烟火幸裁通

自悼二首

委心任運夢魂安所欠無過未蓋棺方丈書巢盤馬磨半生家產釣魚竿
妻孥累重支吾拙朋好愈多補救難回首中朝全盛日茫茫已作上皇看
枯天濁浪障天塵不死嫌遲二十春交到白頭能有幾看將青眼屬何人
和疑多事文章版張儉無家思難身美殺兒驚閑泛泛碧波清淺日相親

示隱湖諸子

叨坐羣比降屈年餘隱湖紛紛玉帛走高賢惟將忠信酬知己未有涓埃
答上天米芾齋頭毫作冢大詩三六陶潛廬下研爲田子潛和此情
爭忍輕追憶才眼臨風欲法然
狂態平生未解愁而今命日與仇謀知交冷面看塵金親串翻唇咲飲
流玉荆山天墮淚吹簫吳市雪侵頭自憐恤緯還無暇却爲人間抱杞憂

和肅公四十自序詩次韻

避俗開關十載宮掖烟霞月老江東書巢獨若幽求子蘭宇常稱賢世翁
霜霽嶺紫先祖脫衣裝荷芰野人風乾坤覆載非無意肯學昌黎但送窮
門人王帆仙以季至姑布之術隱於虞市感舊傷今賦二詩贈之
記得傳經立雪時千秋盛事與君期書探白洞淵源秘字究玄亭點畫奇
兩戒山河指掌見三垣象緯按圖知而今賣卜成都市却任蜩鳩語枝
此地初無避債臺君從我執鞭來誰誇富貴輕唐舉敢誣陰陽學呂才
日月乾坤供把託公侯將相識塵埃命逢磨蝎君知否欲算他人且自猜
三月十九日映碧先生書至
穀雨纔乾早荷銷青青細柳陰吾廬江頭野老吞聲日接得先朝廷尉書

春暮

黃鳥聲稀春又殘曉風花落獨憑闌子真只解成仙去未識人間行路難
華初春太史以將母歸里請其詩文忽得百句
君本金閨彥而有丘園趣春莫日所賦秋幹心獨勞京雒幾何時頓起暮

權庵主表山樓

謫思叩關三上書臣母七十歲朝夕倚闥望嚙指心常悸言念頗復思
轉不成寐少讀孔孟訓忠孝理無二臣謫實方剛勸躬正有地東西惟所
使宜敢辭勞勩移孝以作忠他日庶母親區區烏私願畢臣之志帝曰
爾欽哉大孝可錫類世風日頹敗取箕立誦許念母盡如斯薄俗尚堪
其下所司知終養考事例君乃奉成命翻然作歸計束裝戒像從星飯辭
象觀輕舸走會通掛席及風利路人以為榮嘆君賢且智達河蓬踰淮濤
聲夾榜樵屐步在前頭金山擁螺髻鐵甕城蛟蜃深溪水浴瀟瀟聲估客
船烟火萬家聚白雲魂夢間故鄉忽而上堂拜慈顏入室喜相謂令子
膝下迎婢僕增前侍乘燭當夜開大咲絕語輩里人驚傳告車馬喧如沸
縱或昧平生望門亟投刺僕居蔚州郡聞知竊欣慰君歸已三月剛纔把
君臂久踈城市跡為君亦趣勢脫朝服君也不遐棄飲我以旨酒下
榻留僕住座有天下上相須得相遇名流火來驛客湘江濟其餘皆解
者天機發妙謨與來盡君歡流連不能去今章巧用儼髯尚可記明日
凌清晨出其所撰若下筆韓歐陽中園兼外詩歌金石鳴聲律老逾綢

快哉得未有嘆賞口不啻僕亦雅好古茲當退舍避君之制舉藝沾旣在
海內紙價貴難陽光餘照四裔經國此大業只今引領企傾竊勿吝教閱
彼盲與瞶母謂徒空言起衰在百世人文以化成大哉責之義

眼見

天涯何處避風塵眼見青山與世新歲歲營巢雙燕子也應相咲白頭人

意雨

枯樺軋軋滿江鄉一夜溪喧漲雨痕青並綠衰齊吟語不知真幸若為恩
帆仙從學於予多歷年所近者囊書載筆薄遊江淮行將涉青齊
走燕趙出其所學實之高明所謂得一人知可以不恨者也予壯
其志為賦詩四章贈行帆仙其持吾言以往天下大矣當有能物
色之者

蕭瑟江關道愁君此別離亂蟬薄暮際哀雁早秋時破帽迎風側孤帆背
日移誰知王景畧捫蝨俗人嗤

秋聲滿天地長嘯走江湖晒腹書千卷澆胸酒百壺鷹鵠看物化牛馬信
太罕弔古南徐漫沉沙見僕始

權庵主表山樓

知命稱君子宜尼故罕言是龍多失水無錫不乘軒古任吾何嫌尻高世
自煩孰能虛上座竹箭待虞翻
東髮為師弟驚看各二毛言心無劇孟枋政失山濤吳市簫聲壯齊門瑟
調高歸來問行路斗酒共酣陶
晚侯研德二首有序

晚侯研德二首有序

吾友侯研德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予從亂後得交其人美丰
儀善談論賦詩屬文落筆敏妙生平嘗以留侯鄼侯自况一旦
化為鬼物予聞而深痛之若於逃債鄰邦相違二百里不得一
撫其振酒告哀中心耿耿乃作此詩寄吾徒大年焚諸靈前
泉臺有知其亦當諒我於形骸之外也歟

縞紵交惟破國初招携情好見雙魚白衣宰相山中骨黃石神仙地上書
六客存亡今日識一門忠孝古人如風姿冠玉吾能記衛玠頻驚入夢餘
薄命生逢中酒天故人零落思惓然空依故壟悲懸劍未得靈林坐撫絃

逃稅鄰邦門有吏避兵潭國突無烟負君然諾長懷似向欠三都序一篇

南浦以其弟子顧舜年好學早世為作小傳屬予題之

弟子能成續橋文先生反與賦招魂青燈黃卷人何在白髮紅顏淚滿門

豈有見才同李賀應知骨相似虞翻北來天道茫茫甚誰壽誰殤未足論

招真治

左道走愚民紛紛地起塵時卑官濁俗國亂見侵人五斗難與魯三山錯

問津非開邪說燒孔孟久荆榛

秋日登烏目山放舟湖曲尋僧不遇

客中愁見是秋山盡日登臨一破顏帝子亭臺深歲月中丞祠廟動荆蠻

紅日暮歸人烟漠漠高城外漁艇依依返照間關土不知何處去風吹松

子落空關

次韵和孫本芝嚴警珠詠西瓜

誰道嘉賓自東陵玉枕銀盤取大升片削月華三五夜子排星點百千層

心脾天上金盤露清著仙家鐵脚水縱有佳人能雪藕輸他五色爛騰騰

八月十四夜瑯琊王書城招同芝鳳伊人維夏心遠堂雅集分得

光字

疎雨微雲逗月光照人秋思共蒼蒼菊松舊護名賢徑書畫新開傲吏莊

三湘蘆葦登見美五湖蝦菜引杯長西園勝事君能續客醉猶稱夜未央

奉酬書城見贈仍用光字

先朝東壁吐輝光華國風流數二王玉樹慙遺家督在牙籤高擁秘書香

一官寄隱心如木萬里歸來髮有霜游好直追前哲遠文詞精法雨歐陽

病馬五首次曹唐韻維夏九日伊人同作

昔美龍媒產渥洼驅馳無分覩堤沙戰場厭踏冰霜苦遠道愁逢雨雪斜

卸罷錦鞍憐小項控殘金埒長牙皇州憶得春風裏紫陌紅塵上花花

西望秦關東眺齊天涯何處着塵蹄身依穆清心猶壯骨實燕昭價未低

老智可師安校豆權奇無用委沙泥誰知生死真堪託縱鑄金鑪不易嘶

萬里長征去似翻枉將心力總王孫垂來雙耳無花也禿盡千絲竹薛猿

噴玉聲高哀帝廟驚河夢斷人侯門當年真非容易爭忍輕忘顧恩

眼底皆誇有旋毛理池弄影失波濤楚王運去烏江冷漢將時移紫衣向

足踈監車空蹀躞心馳天威強呼號堪悲逐電追雲物却怕西風利似刀

孤負孫陽作意看朱纓錦襜已摧殘五花散落連錢暗雙眼迷離夾鏡寒

落月到秋和露立朔風侵曉向泥蟠飲流不羨長城窟聞道天山行路難

送嶠初之任貴陽

楚塞江頭木葉微輕帆五兩疾於飛秋風未到周郎壁曉月先過太子磯

萬里雲山天未遠百蠻烟火日南稀故人不得從君去相送徒傷心事違

簡陳鹿屏州侯

海邦為政素艱難况復輪將今未寬烟火蕭條勞夢寐繭絲調劑竭心肝

疏排力繼前官緒暮夜羞承大吏歡六載琴堂欠三拜想他疎懶是方千

聞瑞五將遊貴陽寄此

西山東海各風烟第一相思意渺然忽漫別離成萬里不知聚合在何年

蓮花幕合高賢入柳丁松同勝友傳美爾向平婚嫁了身輕如葉似登仙

過都農

南山一點映茅簷子姓成邨五世餘舍北曉烟過翡翠門前秋日冠芙蓉

不知文字無機械但守耕桑畏里胥若使人人盡翁輩結繩何必上皇初

虹友病瘡口占寄慰

經年不見苦相思壯士聞遺瘡見欺我有良方當七發只教吟汝步槍詩

友補集

過雙鳳法輪寺贈僧文和上

六朝臺殿影沉沉古柏高槐白道林雙鳳和雲天外去百虫滿地雨中吟

僧幢寂寞傳經鼓佛面蕭蕭布地金不遇生公來駐錫荒郊誰轉法輪音

楓葉

秋山霜後萬林紅士女停梳醉晚風盡道春花難比豔豈知衰似白頭翁

羅叔獻

下年如電影猶記說延時夜雪湖頭酒寒燈夢裏詩青山老眼在白髮故

人知南國長征事茫茫萬里思

有嘆



大族高墳三百春一朝松栢斧爲薪前人樹木誠何意留與孫枝只救貧

權庵先生集

確庵文集 卷之八上

西郊集丁未

丁未春孟和宋菊齋六十自序詩二首

利天猛志昔干雲去國曾成誓墓文五百田齊解邑客六千於越水犀軍
龍占亢日知無位雁門秋風苦離羣縱有魯陽戈尚在可憐何策挽斜陽
歸來舊業已成空壁立依樓妻水東歸驛僧帽帶水高士傳萊蕪蔬飯
聖門風江山有恨歸青史蠹鼠無心付碧翁仰假岐黃行相業綠知吾道
不終窮

葛橋菴生日詩

移家深入翠微間便似神仙去不還花發暖雲香作國月明春雪玉爲山
雙趺危坐心常定五字吟成手自刪何事尚驚清夢覺松風謾謾潤潺湲
客春接衡州葉靜遠書道遠未報今春枉駕吾妻月雪訪于靜觀
樓相見甚懷却寄二首

確庵文集

三衢烟水隔重重一夕相思命駕從鳴待朝陽知隱風氣噓春雨識潛龍
垂名似欲同諸葛願我抗節曾聞效兩翼自接魚書勞夢寐敢辭風
袖龍鍾

紫陽人去道無傳絲竹銷沈五百年盡墮虛空成鬼國誰開雲霧見青天
身更喪亂才逾健目擊艱危志益堅獨抱遺經來論學笑看邊讓腹便便
客諸湛菴見懷

人在天涯歸不歸相思雨雪日霏霏流光背我公然去頭白如霜兩布衣
秋孫過春星草堂話雨二首

山雲樹樹難通忽杜杜相存一夕同竹屋燈花聽夜雨並床書卷坐春風
人情反覆青梅外天運蹉跎白髮中却笑退之何太拙苦將文字送窮
樵溪家世清源長亂後移居卜異鄉入戶山光容咲傲到門澗水春筵黃
地多禪院頻聞梵客有高人數舉觴慙愧結隣還負約何時湯餅會南陽
附秋孫作二首

河汾甘甘行丁未此夜班荆有客同花暗江郊春社鼓燕飛變隴酒旗

風文章惜命千秋後身世銷魂一望中多少功名成孺子漂零獨有阮
生窮

西窓促席話初長忽忽相逢各異鄉燭暗花紅人似鶴水流客住鳥如
黃荒江歲月書千卷細雨天涯酒一觴岐路年年冰雪急劇憐今夕坐
春陽

靜觀主人歌爲郁存齋壽

靜觀樓頭春鳥鳴靜觀樓下春風生樓中主人捲簾坐左圖右史紛縱橫
樓外梅花白如雪參差影落黃昏月萋萋春草滿階青紫紫文石中庭列
主人讀書深閉門愛探月窟探天根萬萬事如浮雲獨向尼山守絕學
主人好客專馬來交游四海多英才高士欲留常下榻故人相訪便留杯
主人有心過管樂主人有道出伊維人間萬事如浮雲獨向尼山守絕學
軍時招我共登樓登樓遂與古人遊雖憂兒敦敦光耀耀清風四壁聲
或共吟詩或看劍或論千聖開生面始知名教有其樂富貴何如貧與
主人有田在海東歲歲年年遭颶風醫藥窮窮窮窮苦無計主人樂亦在其中

確庵文集

古云知足自無辱人生待足何時足夫留莫問踏雪鴻得失還同覆蕉鹿
客歲春秋周甲子秉燭夜遊吾老矣試向樓頭一靜觀萬物自得皆如此
有兒聲名動八坡有甥獻策黃金臺向平婚嫁累已少今我不樂何爲哉
噫嘻今我不樂何爲哉

問昭法

日日征求到石田棄家無計轉悽然故人烟火能通否寫畫吟詩直幾錢
簡次洲

山爲宅酒爲年齒正堅牢髮正玄新論桓譚應可廢隱淪何必讓神仙
白牡丹

洗盡鉛華露未乾玉如溫潤雪如寒花稱富貴衣偏白合與山中宰相看
和伊人題尉遲忠武祠

武德宗臣蓋世才安烟名姓上高臺心同山嶽妻寧體滿瘕瘕主亦哀
祠廟千秋泥馬在雞豚百戶紙錢來白頭自幸還無恙元夕年年扶醉回
附伊八作

古木殘碑像儼然鄂侯名字舊相傳春來社酒澆泥馬夜半靈旗閃鐵鞭玄武功勳歸一戰凌烟圖畫失千年廟旁屬有躬耕者莫嘆沉埋向野田

讀書太微道院贈張斗垣張天一兩鍊師

儼然人世有蓬萊長日雙扉掩翠苔青精烏舞下晚吹玉笛鶴飛回松風拂拂爐中火竹雨喧喧掌上雷隔却妻孥便滿酒始知梅尉是仙才

斗垣天建篇和荅因疊前韻成即景二首

此身恍惚入蓬萊頻扣雲關破碧苔雞解守玄談未了蝶知乘化夢初回風來水面天心月雨過河源地肺雷誰向泰同添註脚當年曾費紫陽才洞門深鎖似蓬萊鎮日無人掃砌苔西去青牛開尹識南游黃鶴酒家回眼明合飲長桑水心定那驚破柱雷得盡前原有易堯夫人傑亦天才

喜遇夏子音以著作見示

印谿谿上闌吟笑瀕洞風塵各一天蠶嘴竹編書作命雞生醴甕酒爲年農傷穀賤渾如土君苦文衰不直錢今日丹臺同寄跡門無租吏即神仙

確庵文集西郊

次和天一久晴喜雨

道院無人徑薛苔鳩聲雙喚燕迴翔片雲頭上催詩急細雨亭前入夢涼萍約半池開綠鏡花明千樹洗紅粧遙知弘景丹臺畔不寐閒燒看錄香聞有仲歸里遲而不至

忽得君歸信愁中且破顏別離經歲月涕淚動關山白髮世情賤青氈吾道艱勢空帳望永夜一燈閒

得長沙劉杜三書兼承佳句見懷奉酬二首

側身天地此何時落木蕭疎短髮垂半死養成雞似木一生傳得豹留皮燭當灰後心淚錦到裁成段段絲回首燕臺秋夜月爭教宋玉不成悲故人消息隔江天忽有雙魚萬里傳南岳雲埋仙骨在西臺月照客星懸銅駝宮闕三生夢玉樹湖山六代烟莫漫投書吊湘水酒杯潦倒送餘年

贈江右丁景呂孝廉爲舊州侯丁公之孫共五首

割置吾州弘治初龔黃召杜不曾無何人獨冠循良傳記得西江丁大夫先勿登樂委蓮謫名宦祠堂瓦礫高猶有山僧懷舊德斷碑頽字薦溪毛

堂懸對句似春臺父老歡騰記若雷鄉下有田須早種州中無事莫頻來不用詔書多李賀自甘下考少陽城江南吏治今如此誰道前賢得得名百年遺愛在桐鄉奕葉孫枝尚肯堂食報門高流澤遠可知天道未茫茫

次韻謝朱仇池見贈

我愛仇池子高譚過野珣解銷愁作喜能使醉成醒山水囊中句圖書座右銘自慙行炳燭霜鬢兩星星

次韻謝姚襄周見贈

寂寞丹臺畔偏宜福性居竹聲三徑雨花影一床書受月池秋淨延風燭夜虛懷君對珠玉危坐整冠裾

自嘆

禪房道院寄閒身二十年存一角巾夢入槐根曾作將文陳天宿強稱臣耽詩易得傷時句愛酒元非用世人颯颯涼颺無四壁臨叩司馬未全貧

諸且了生日詩七首有序

予與且了交二十餘年矣父子祖孫已閱四世今歲中秋爲七

確庵文集西郊

十覽探之辰無今追昔不勝愁懷聚散之感因賦七詩以介一觴宅枕南村近輕舟易往還傍堦流綠水當戶立青山放眼乾坤外忘情草木間渭濱垂釣者未得似君閒竹色開三徑花香亂一亭人間賢世叟天上少微星粟貯陶潛瓮茶修陸羽經長年今有道宜醉不宜醒

記後爲兄弟悠悠廿載餘愁多頭共禿興減酒同疎避世禪中證全身轍底魚何時潭水上乘月坐芙蓉

記往稱觴日偏逢既月時鄉鄰舟車三縣客長短百篇詩扶醉難爲別連宵樂不疲如何一回首遍滿似皇幾

先子通門久時時過約壺壺雙槩去帶露一筇回詩興皮逢陸交情陳與雷至今思風昔魂夢有餘哀

霞霞連天際朋儕舊蓋簪風雲一日散消息十年沉華表多爲鶴唳初發歸歟興興輒半似禽鳴情三韻難入繡帙相看吾與爾同此歲寒心杖屨從吾好相思卽度卅九年機五告一歲舍三遷時命窮爲何生涯研

側身懷古與時違白水青山好息機微士曉開松竹徑騷人秋製芙蓉衣
鴻行雪際空形影鹿麋問冥是非今日臨岐楊子泣夢華遊似故依稀
春烟漠漠路迢迢天外揚鞭破淡濛暫化緇衣游宛雅終期白首共策蹕
齊門莫漫誇工瑟楚俗應先學細腰不是迎人輕折節英雄原不恥吹簫
來往湖山一葉舟會憑何物慰離愁傳書盡壯如墨地近神仙嶺似猿
忠孝好存千古志行藏莫爲一身謀倘慚杜甫囊羞澁無計爲君壯此遊
疊前韻自嘆三首

年光冉冉壯心違不學應悲欲斷機俯仰千秋餘白髮追隨三嘆混緇衣
箕山穎水家何在孔思周情道已非更比來安絕處風雲流散舊交稀
孤村兀坐思迢迢盡日清齋對淡寥耕耜成文入苑醉餘覓得句盈瓢
讀書枉示山妻舌乞食誰憐處士腰獨有春風最相惜黃鸝啼送九成簫
身事輕於不繫舟閒思往昔起窮愁越人失路虛雖賴齊客無能老剡溪
世際江麟從俗簡命逢磨蝎與仇謀何當女嫁男婚後五岳名山汗漫遊
和倪元鎮江南春寄翁季霖

小園夜雨萌春笋邨落無人白晝靜金衣兩兩跳枝頭玉剪雙雙飛波影
館娃宮地蘇臺冷銀床素綆留空井此生不飲負頭巾流光冉冉吹飛塵
吟追遲義取急香閣擁髻啼痕濕把酒弄春愁不及花爲誰紅草誰碧
萬戶烟生古城邑賣絲雜穀人骨立雪中鴻爪水中萍魚針蝦劍徒營營

次姚襄周韵贈周仔玉二首
儒家淡泊得新傳白首安貧志愈堅筆有好花江令夢現無惡歲法卿田
螳城襍選衣冠地蝸國喧騰戰陣天輸與先生獨高臥風光月色兩悠然
犬聲不吠烏聲來竹屋茅堂背郭開花下討春垂帶立水邊覓句倚筇栽
他時子驥迷津口今日元英住釣臺亦有忙於世人處菊畦藥圃費栽培

春星草堂看梅
江城二月春風來春星草堂梅花開小舟蕩漾吳塘口柳絲夾岸波潏池
同行好友六七輩白頭如新斷金契閉門埋足其沉淪局脊高天與厚地
一朝聯袂羣山游浩歌長嘯舒吾愁其時梅花正堪賞花光照眼花香浮
花中自是幽棲處風塵絕堪逃世花外離離五色瓜花前燁燁三珠樹

雙鳩百舌參差鳴紫燕黃鸝相和聲暖風吹花下如霰時飄一片垂冠纓
或坐清陰石闌亞或立高岡隔谿語或因覓句踏蒼苔形容彷彿蘭亭畫
主人床頭出酒卮一飲一石不須辭醉來便向花間臥且欲呼天一問之
此花元自瑤臺出宜伴神仙住姑射何爲移種到江南駝塵馬矢無顏色
此花結子能調羹不比尋常糞土英却涸涸揀揀樛樛何事天公也不平
天公比年不得意長星慧孛終朝醉人間世事總沉冥紅粉黃冠任遊戲
魏王魏王魏王魏王乃知真宰本如斯萬物榮枯各有時慎莫不飲空歸去梅
花笑人癡復癡

太微道院看紫牡丹五絕句
魏家艷色雒中神移向元都占晚春鵲鳩欲來風雨急護花忙殺步虛人
清歌狂笑恣盤桓月黑風來燭淚乾客醉似花花似客石闌干畔兩相看
盡日無言倚翠幃內家裝束紫羅衣分明雨露恩施重獨殿春風不忍飛
誰倩天孫剪絳紗香分蘭麝色凝霞漫將富貴誇人世富貴江南今幾家
花王長侍玉皇臺冉冉雲軒駕日回仙尹人間渾未識函關紫氣爲誰來

追和亡友黃敬渝悲雨詩次元韻
廿載荷衣與簪冠荒江積雨一村寒風塵萬事悲雞肋戎馬餘生怯鼠肝
秤長石田新國稅熬熬荒荒舊盤餐故人逝矣翻多福料檢遺文酒淚看
次韵仇池雷吉四首即用爲壽
高山流水獨移情入越曾誇五兩輕好客壯心囊底見驚人佳句馬頭生
偏從角奕饒機械祇有街杯喜聞爭十載歸來雙白眼寒窗得失已紛更
北牕高枕盡悠悠身外浮雲底用求童子傳經排老大野人爭席化思營
梨園曲韻周公瑾下澤車乘馬少游慙愧望衡郭結隱醉鄉天許共封侯
了無塵夢破吟魂四壁蕭蕭閑一杖存春雨綠蕪尋小徑秋風紅葉坐高原
半生不負谿山債獨往潭邊忘鳥喧且喜晚年才力健江關詩賦與君論
矮屋頽檐向碧溪旁風上雨遠人樓眼光玩世驚牛背劫火全身學馬蹄
奪帳詞壇全下趙揮戈墨沼抵平齊窮年元元忘頭白囊裏囊乾上月梯

再和仇池原韵四首
堅持孔思與周情舍却書淫萬慮輕抱籍願爲秦博士傳經其共魯諸生

青樓故業安貧賤白髮新愁見戰爭最是然鬚風雨夜小燈火坐深更
人問行路總悠悠快意還從吾道求筆底花香吟自得書中葉落掃如鷺
三春鶯燕供驅使四壁湖山當卧游首宿滿盤生事足風情不減種瓜侯
蕭颯寒風入夢魂開披青史感懷存孰從一局興江表誰向正祠下太原
抱膝思量千古事等身擲盡比鄰喧過從袖出蠅頭字疑義奇文細細論
志在高山俯洞溪優游暫假一廬棲龍悲失勢井同服虎解知幾央係跡
十上篋書羞入趙三彈劍缺懶求齊天人事今旁午相對雄談好去梯

次韵李刺齋春日懷咏十首

已教天上寄愁懷更把閒憂借地理身共蟬蛸無住落夢依蝴蝶少安排
調高宋玉人誰和刺減補衡俗未諧莫笑入春長病酒久拚荷鍾是生涯
高霞孤月未寒盟白水青山見此情看竹時時林下坐判花往往雨中行
鵬羣下試前溪浴蛙吹初喧昨夜聲養拙怕為塵網誤吾師五柳一先生
衰年只有睡鄉宜一夜春添兩鬢絲綠風伯怒逢終訟日天公醉到未醒時
橋山龍去攀髯泣魯國麟來及袂悲爭得墮驢開口咲對心還與白雲期

確庵主筆

移家僦舍小橋西回首桃源路不迷帶雨鳩聲相遠近隨風蛛網自高低
吸殘冷燄長江水斷盡酸醜破甕壺傍塚為亭似襄漢儘教鳳字到門題
一枝三匝此相依黃髮漁樵共息機書貯腸中閒望望詩成江上老雄飛
山川變幻看朝槿朋舊彫殘恨落暉不覺流光去如駛伶俜甘載卧苔磯
剝啄無人鳥雀譁晴窗書卷惜年華何曾挾策謀簪尹不斬傾囊付酒家
城上金笳奏塞月樓頭玉笛漢官花明朝曾有西鄰約好昇藍輿去開茶
念機身世兩無猜瞥眼春風易入哀南土滯淫王案淚東山偃卧謝安才
柳絲有恨幾絲綠蘭麝多情細細開每到夕陽攜杖看前村無數鳥飛來
白晝沉沉草自芳一庭春色粉飛鴈風飄花氣蜂王貴雨送泥香燕子忙
世事有歌還有泣人情如醉又如狂何當挽得虞淵日正想揮戈倩魯陽
一椽茅屋枕荒江向夜春星射小窗歸浦亂鴉排作陣當門獨樹影成雙
披殘漢傳杯浮白讀罷騷經淚染缸慚愧元龍空老大尚餘豪氣未能降
鄂國祠堂覆薛蘿由他爭席野人詞絲絲白髮催花落冉冉青春逐水過
入俗逃名惟爛醉仰天當哭是高歌五更題越驚風雨百草凄迷奈若何

重刊歌為顧樊村志喜兼贈何藏之醫士

樊村溪上盈盈水流入城南去如駛旁有賢人面水居潛修自號樊村子
少年意氣辟千人眼光射牛世罕比讀書必讀有用書五經六藝究終始
策時筆落風雨驚旁人不取窺滙淡江南昔年歲大早家家戶戶食糠粃
君獨上書請當路力陳民命與國是予與梓亭泰未議奔走不辭多道里
是時同心有南郭籌畫許謨極桑梓朝廷聞之為惻然獨折三分下俞旨
日月幾何遭鼎革吏胥胥姦互依倚天心似念我州人忽簡白公為刺史
白公仁政古所無卓魯黃堪媲美欲為州人利百年大興水利誰可恃
知君雅負命世才芳名久滿國人耳延君諮詢益識君果是無雙真國士
先派朱涇達下流次鑿婁江與大舉君能拮据不憚勞不日成之萬家喜
城東石田百萬畝一朝如雲荷耒耜宋有郊公精水學今日得君推後起
郊墓去君居只尺其中疑亦有神使比來世事多披猖君乃知幾井掃軌
可憐烟火盡蕭條獻朴窮黎到骨髓英雄有策無所施先憂後樂徒為爾
往往憂心中夜焚烟燭雙眸被塵滓張籍胸中雖有奇母奈茫茫不能視

確庵主筆

吾黨同人爭嘆惜欲往救之恨無以忽然得遇長桑君神針一撥病良已
遂令銀海還舊觀重見蠅頭字滿紙如君才德天所靳何君之術亦奇矣
何君之術信足奇君之食報應如此

新柳

東風細剪自今朝帶雨拖烟幾萬條淺淡學描西子黛輕柔試舞小蠻腰
陌頭走馬驕難繫枝上啼鶯澹未調添得別離多少恨不勝攀折上河橋

古劍篇

床頭古匣橫吳鉤質纔三尺經千秋夜夜寒光排斗牛如水欲釋如泉流
磨之霍霍風颼颼剗犀截玉難其儔能與英雄報大仇客來嘆息不敢求
可憐寶物無人收嗚呼可憐寶物無人收化為遠指剛成柔

朱扶九東岡草堂落成

十祀閒開住水涯桃桃雅尚少人知竹意正關京候候相徑初平好月時
尊擁百城晴散帙功高一戰夜敲砧他年太史書名姓文苑還兼獨行正
收春亭詩為徐平谷賦二首

草亭如笠冠高丘春色平教一望收雙樹倚雲天外見萬花映水月中流
換鴉池坐求書客載酒橋停問字舟惟得此間多隱適清風今日有南州
亭前瓜地傍東陵亭外簷簷冷翠凝雨過樹聲催夜月風來花影護寒燈
閒吟思此傷春女枯坐身如入定僧無限陽和歸肺腑從前獨有邵雍能

次石隱韵寄蒲君望

雲散風流幾度春相思如結不相親運逢晚晚催頭白家爲徵求到骨貧
吹火一生餘蠟屐車七尺笑開身神州大陸湯湯水信得人間有劫塵
秋日訪東岡諸友讀其社詩款治累日臨別次周元揚韵賦謝
馬帳重教喚道東阮車無復泣途窮珠戴神女家家媚錦出天孫箇箇工
四座風生棋局裏雙橋月落酒杯中自知腹儉兼才拙敢序三都誤太冲

次韵西嶠草堂落成

春風吹動柳條西新築茅檐歷歷低玉慘香從地出金盤露美與天齊

確庵之集

酒之興者細推世事應耕釣靜看人情敢咲啼每到中宵眠不穩雄心還
欲舞荒雞

魯岡招同石隱寒溪聖誠愚庵飲桂下得初字

溪流漱漱散英渠早報涼風入袂初蟲語一庭聲細細桂香三徑影徐徐
草玄揚子沉冥老多病文昌寂寞居已送夕陽還待月幾回欲別又踟躇

賦得綠雲擬仕最高峯

準擬青鞋萬丈門白雲深處探名山身穿碎篠循蘿入徑上岩巖絕壁攀
謝眺高吟驚帝座孫登清嘯落人寰飄然拔宅成仙去犬吠鷄鳴竟不還

次韻酬越中余一士

多君方弱冠才調入名流世亂哀王粲時艱困馬周燕聲連夜雨竹色一
庭秋無限家山夢相將付水鷗

重陽前一日同人攜酒寒谿書屋次石隱韵

紫萸黃菊九秋高攜酒寒谿醉濁醪渺渺水天浮澤國蕭蕭木葉暗亭皋
計窮婚嫁謀牽犬老酒漁漁咲鼓刀欲向中原問人傑不知若個是蕭曹

寄諸乾一九峯

高秋木落九峯寒下有幽人弄釣竿玉露細侵書幌潤銀蟾斜入酒盃寬
文章壇坫疑姚合絲竹風流想謝安此日蒼生待霖雨可容岩壑久盤桓

清燕堂連夕菊下小集得二首

采得東籬菊招尋共舉杯景方秋雨過人自蜀江來
高談見雋才令章相困急不覺曉雞催
風醒還未解向夜又看花玉笛從歌緩金尊勸酒餘霜天過寒雁燈火散
林鴉欲借禰生鼓狂來起奮掘

贈蜀中陳贊叔四首

六朝佳麗地當日舊京華夜月沉絲竹秋風散鼓笳輪蹄聊結客山水暫
爲家天意留人傑雄才似永嘉

白帝家鄉遠青城驛路高風塵淹歲月舟楫仰波濤懷古膺頻撫愁時首
欲搔且傾彭澤酒花下一持螯

聞爾先君子身丁厝數窮時危耳獨立國破矢孤忠碧血三年在丹心驚

確庵文集

確庵文集

古同著書留篋衍持此答天公

膂力君方壯憐余已白頭豹文應變化陽性祇沉浮草木關兵氣乾坤惹

客愁相遺無編帶期許在千秋

袁石民以名諸生辭鄉校屏居北村者二十餘年今棄家爲僧哀

其志而贈之以詩

少微昨夜吐寒芒吾友逃禪入上方何肉周妻都解脫鼠空鳥即獨向宇

神遊世外華胥國眼看人間傀儡場他日紅樓誇及第三車詩傳各空王

弱齡文譽重如雷意氣當年亦壯哉忽製荷衣釣東海時傾杯酒醉西臺

馴時未是蛟龍性老後從知薑桂材圓頂方袍歸淨域笑予終歲守汗萊

自林九刺史重過東平病不能晤對枕上口占四首

東郊登柵憶風流杯酒詩歌互唱酬一自我公解組後十年不復見諸侯

萬戶攀援舊令車幾回欲別且踟躇却慙無物當芹獻續得離騷一卷書

謝松

中原沉陸勢淪淪萬里烟寒四野空西此若教興水利幾江昔有成功

征輸傳傲急如梭其奈年年儉歲何若使公仍爲刺史且應保障意偏多
州人日歌蜀鵬啼蓋吾師匡威先生事也予遠聞之泣不已

萬里爲官蜀道難千年烽火碧光寒梨園爭唱鵬啼曲川蜀西州不忍看

八
確庵文集
恒
三

確庵文藁

卷之八下

後曉橋集一名集四集

己酉春卧病丙舍寄懷友人

膏肓有二監鎮日抱愁眠花落殘春夜風狂薄暮大青山來好夢白雪上
華顛何日同尊酒相思意惘然

三月十九日

高枕不知春忽遇傷心日空留老病身乾坤莽何益

王書城雙壽詩六首

世運方全盛文星產鳳麟家傳書萬卷名著史千春壇坫空前筆笈表諸

後人君才能繼述好古近無倫

弱冠公車日聲名似子安蹉跎摧盛氣踟躕受微官風性弱鳴拙龍身雙

屈難歸來三徑好松菊恣盤桓

嗜好無他奇揮毫獨擅六書尊叔重八法出歐陽道士龍飛白門生戴

確庵文集

酒香風流真墨妙不數米家莊

閉門深歲月皇甫只書淫獨行希賢聖高文橫古今天人三代策禮樂百

年心但識理頭樂渾忘雪侵

伉儷閣中秀齊眉到白頭風波依遠道文史話高樓蘇酒裁偏旨桓車挽

正道通儒與淑媛合傳共千秋

左顧勞車馬貽余却壽書立言根孝弟懷德守謙虛冉冉三春暮陶陶孟

夏初予懷未能寫聊此付雙魚

不侍楊庵湯師二十五年矣今夏忽命駕視荆湖適卧病墓廬師

至論心數日別後感賦

桃李栽培賴至公誰知瞥眼陸莊空三春高枕孤村裏廿載披裘大澤中

門下昔年容北海瓣香今日奉南豐臨岐無限傷心處一望西江夕照紅

葉梅庵六十壽詩有片

梁谿梅庵葉隱以居開道司空之從孫白泉都水之猶子珊珊
骨節貌類神仙抑抑威儀家傳忠孝入則琴書焚其雅尚出則

山川助其壯懷情有餘休心無近累登高作賦思同江令之花
觸物成吟夢協羅含之藻奪機雲繡口冬嶺十章騁燕許驚才

青燈入咏有終鄰鄰春漁網芙蓉國重安身楚策軍持橘柚山

間乘興暗騎鶴日鴨頭綠辨九成之記雪中蕉窗摩詰之圖

戒白露以悲秋調高宋玉按紅牙而顧曲量雅周郎誠學海之

游龍而詞壇之飛將也瑞向托通門之誼始自宗人精家近接

介壽之詞俾來江縣謂令子用成二律為頌千春惟水濱識字

耕夫無慙糠粃願海內綴文君子不吝珠璣

奕世臣清婦節家遙傳麗句有才華山應去錫名樓玉露合移梁觀浣花

曲顧周郎歌扇緩詞填柳七掛斜斜儂來索醉君休評江艇村醪已自謬

江艇村醪

微烟薄霧逗春城小出詩放脚輕風月江湖花是主文章瓊玷墨為兵

養離化鶴神雲路種子成松作雨聲戶外山清兼水秀不須三泖羨倪生

簡靈隱願雲和尚四首

確庵文集

東髮知豪傑雄才眾所宗松蘿同視瞻文壇堅壁壘華陣走蛟龍道爽

儒冠棄我文儒服移佛面逢錫飛半天下長嘯最高峯

素耽神悅志此願竟無道白社行吾道紅樓隱少微魚游依柝靜花落繞

床飛細數珠林叟如公古德稀

愧未離塵網居然粥飯僧不知香國裏亦念故人曾春曉湖山夢宵寒雨

雪燈此時正相憶倚遍一枝藤

古剎西湖上蒼蒼擁翠雲從雙嶺合月近六橋多宿鳥歸禪磬鳴韻和

梵歌陶潛久止酒有日放舟過

張子德符以方顯顏其居賦詩二百次韵和之

淳朴江村似鄭鄉水明林瑟靜年芳鳥聲不斷隨時變草色無名到處香

世事即且其食帶人情偶偶劇登場函關學易生微悟筮得雷風肯易方

釣絲日日傍溪橋故老還傳世德遙早稻熟來催晚稻暮潮歸去接晨潮

花前酒醉三家社竹裏棋驚百歲樵最是無邊好風景一輪明月吟詩歌

曹孝子詩

郁東堂從都門寓子大興曹孝子傳子因作詩其序其事以風世之為人子者

孝弟本天性人人皆有之聖學久衰息汨沉其秉彝孔孟等糟粕大道成上直狂瀾日以倒古風趣難追賢哉曹孝子獨行世所希篤生於大興舊德名門相其字為蘊昔其名曰廣捷四歲識之無八歲通毛詩十歲學屬文取次諸經治十五博士鑑便腹中箭家莊腐司馬篤嗜日孜孜老成不好弄適情祇琴瑟從親宜嶺南五兩隨風吹鄱陽波浪惡長年且驚疑孝子坐孤燈讀論備晏如此乃中有主豈其強自持無何王母逝阿父守喪儀必誠與必信父悲亦同悲扶輿夫白門欣然得良師賞奇析疑義斯文如在茲矣窮性命理超超悟微羅陳章艾義鈔錄手為厭十九入太學守身常自惟登臨懼辱親不受旁人羈咄嗟矣夫謀禍患起斯須間關三千里微服潛馳歸遇變具膳識行事適機宜時維己亥歲阿父江干馳乞假迎母喪歸楚放鄉居道阻且修遲遲一載餘孝子孑然身竭力持門閭蕭索蕭條將母勤拮据救水能承顏和氣生庭除阿父金陵至歡

痛辭

喜無他虞不意辛丑秋陰陽忽偏毗兄弟交廢疾阿母尤危孝子日呼天哀聲何慘悽髮膚共身體總屬阿母遺阿母倘不諱兒生獨何歎昔聞陳藏器註釋本草書割肉以療親此事吾能為引刀割其股秘不令人知進母母尋愈痛苦其如飴纏綿二十暑寒風沁肝脾藥餌亂投京師罕良醫姊妹兄弟間詳詢知創痍義感王將軍焚香代禱祈天道嗟茫茫二聖終難驅當其彌留際語語含涕洟首言二人恩戀戀不忍離次言念諸父同氣本連枝終言諸舅氏一一有所思指天指其心可以容神祇天理滿胸中雖死願無違所祈喪葬薄母為古人唯言已遂長冥端然返空虛一閉閤都城曹氏有佳兒為神聞其賢作傳寄東梁焦牧問其賢行路長歎婦女聞其賢雪涕交雙願斯真不愧心往古誰能儼趙苞聞人義棄母全城陣鳥與李彥均面頰等顰顰哀成敗俗孰為挽沈沈曾聞先民言上好下必趨朝廷向廉潔忍飢餓無稱朝廷敦孝行割股墓門慮是以令甲中禁之若係規孝子不好名自詭唯區區生死且不計豈有纖毫私只此一念間鬼神共鑒諸忠臣與義士胥從一念推明道曹先生西河陳

痛辭示之以中庸情義兩無虧子也非常孝父也非常慈始知聖賢必與千秋期國史暨家乘日星示昭垂

次和王書城七十感懷詩六首

放翁老學鎮芒芒肯逐庸流事稻粱黃菊晚香身計穩白菰幽味歲華長鵝池書法追先代鹿柴風流憶舊莊更喜到門無俗客義黃一枕自相將晴日初遲來始開樽遊鄧尉去旋回重綠水舫邊柳曲曲青山脚底梅高士昇籃招隱過老僧扶杖祝延來憑教念分多爭席我自無心不用猜物情猿鶴化蟲沙萬事開花又落花揮架圖書人尚美堆床袍笏客還誇聲名早歲無雙士文獻中原第一家天末早棲聊吏隱心知未免動傷嗟橫表年光荏苒過自將圓鏡解降魔琵琶古調知音少楊柳新詞託興多三徑未荒歸正好百城獨擁樂如何遙知飯罷徐摩腹從倚花陰一放歌踏遍風波萬事盡平看江海與溝渠忍飢抱影閒如鶴用拙全生散似樵毛穎肯承供奉職孔方今上絕交書洪爐陶鑄歸天地一任陰陽弄巧移山看世總愚公齊眉相敬昔賢同書卷薰爐話曉風吞那吟人多巧婦移山看世總愚公

確庵文集後集

鵬心廓落青天外鴻爪高寒白雪中知有昌陽年自引不將祖課學韓終

次韻和王虹友見貽

八九潭中斷俗營春來花木變新條芝山宅舍風烟古子居郭國祠堂歲月遙半世為官成酒政千金遺子在詩瓢自憐髮髮如雪日曝茅簷不肯消

附虹友作

卜居水國遠塵囂五柳門前綠萬條天與烟波供嘲傲人從耕釣得逍遙白鷗影裏開書幌紅藕香中掛酒瓢獨有江南離亂後子山遺恨未能消

莫釐嚴公奕七十詩

五湖烟水稱幽居飽看風波十載餘燒燭夜披高士傳吹毫時作右軍書短筇花徑行隨月小艇林陰坐釣魚慚愧兩山還負約興來相訪莫躊躇

瀾溪舊隱為諸港庵賦瀾溪溪上草堂開鳥語花飛水一灣舍北曉烟眠翠柳村南春雪立青山

尋詩徙倚迴廊下習禮雍容大樹間此日風塵懶回首管寧雖老不求還

閒攜柳標入天台亦賦想見登高作賦才脚底鶴歸紅日落鉢中龍起白

雲來

門志義古人稀嫁世通跡祇圖甘息機西望愁雲千萬疊故鄉雖好

不思歸

高枕荒江已二年君來倒屣嘆無緣遙知禪榻秋風夜細雨殘燈思悄然

病中公亮持詩顧我又遣藥物賦謝

念故人

東髮傳經四十春公亮持詩顧我又遣藥物賦謝

四壁青燈在煩君特地來重吟李涉句可有戴淵才送老惡書卷驅愁杖

酒杯倘能留此物依舊笑顏開

奉答東園諸友見懷躬耕血水之作三首

確庵文集卷五

貢士年年感露霜小倚墓田旁忍飢折脚猶長令卧病踴躍圖就荒

四世止知陳氏臘五男不似寶家郎南陽當日躬耕者可亦曾愁賦稅忙

一望寒原半草萊木綿花爛委塵埃傲霜紫菊飢時供煖月青梧葉下村

鼠瞰空餅成隊去燕知愁戶引雛回人生自古元如夢何事偏無好夢來

客歲交歡恨別輕歸來病疴苦三彭春秋過眼如呼吸寒暑中宵忽變更

羽士書符空美筆醫師遺藥枉多情君公持贈驚人句瘧鬼今應辟墨兵

讀史雜感二十首

禹平水土稷除荒百世孫枝食報長竭力催科求上考皇天多忍重農桑

三千虎賁應天人八百諸侯會孟津采薇西山甘餓死千秋從此識君臣

游說諸王機智深博他高位與多金歸來祇解誇妻嫂那有纖毫濟世心

孟嘗門下客三千市義馮驩智最先莫謂鷄鳴并何益小忠報主亦稱賢

禮樂儒林半在坑六經一炬有誰明伏家女子能傳授猶勝迂儒惡兩生

太公兵法世間書授受何勞怨後期假使下邳無老父子房原作帝王師

貢生年少遇明君痛哭陳書駭衆聞七國兵興屍錯死始知才調獨無辜

旌陵祠下釣臺高相對方干與謝翱看盡人間來往客紛紛祇爲利名勞

知已天涯竟不逢一時滅竄想高蹤伯通後世留名姓爲許庶問一簣

勸進書賤血淚深中原消息久浮沉當時若不成東晉預却劉琨一片心

獻策千時爲救時河汾學術少人知天心厭亂如求治不屬斯人更屬誰

淮蔡功成夜雪高相公獨斷是人豪請看終古碑詞在枉費當年劊劊勞

鄭公胆智魏公才西賊心寒北使來只合交歡效平勃晚年何事兩相猜

介甫經綸少變通漫誇新法本周公富強已失周公意枉廷登賢一網空

勢臣都作問中京獨有漸王禍未櫻跨蹇西湖臂無指可憐不死是餘生

邵先生有打乖歌秋月春風興較多花外小車時結韉家家樂與治行窩

薇欽北去一人無誰爲君王贊令圖成得朝廷李綱在天生豪傑管夷吾

嶺離關閩道不孤仔肩孔孟閣棟燕如何五百年前後紹述曾無一大儒

趙宋山河痛不堪移衣席帽絳絳成三信公既死宜中道尚有西書鄭所南

涼墩湖上草堂春酒社詩壇集隱淪風月人間無限好不知若個玉山人

附作仲和作

肝脈無端鎮歲他只緣多事教農桑耕鋤未了追呼到入口會留幾日

二老千秋孰是非神農虞夏總依稀西山畢竟輸東海肯把魚鹽換祿

薇

莫將富貴笑蘇秦大有妻孥子有親可把黃金等閒看世間多少哭途

人

欲向何門彈鋏來賣文不得買愁回商量且敗馮驩義貯在周王逃債

臺

吁哪君臣自有情何嘗天子獨尊榮叔孫禮樂工阿世魯國眞儒只兩

生

韜畧陰符一炬虛祖龍笑事妙無餘如何將死坑灰裏猶剩橋頭此卷

書

賈誼何須弔汨羅若生此世更如何縱然淚化湘江水流到而今有幾

多

嚴子陵才豈隱淪清高合作帝王賓柳塗好笑劉文叔欲向烟霞臣故

人伯鸞廬下賃春時魂夢難忘歌五噫一片肝腸向誰訴生同德耀死要

離中原戎馬自縱橫起舞平生志未成枉教劉琨眠不着綠知惡殺是鴟

聲門下英才箇箇奇天心治亂自應知當時可用河汾策那有元齡李藥

師丞相裴公平蔡師昌黎碑記義山詩此三不朽垂天地當日君臣那得

知不爭獻納只爭和幣用空論少與多秦檜原來循故事只將此字賣山

河空誇萬卷已兼該介甫何曾識字來新法誤時僧未足還遺八股壞人

材確庵文集後集卷七月窟天心與浩然先生自際太平年而今那有高安樂只合橋邊聽杜

鵬回首神州便黯然杜鵑聲裏舊山川休嗟南渡君臣事猶保江東一百

年乞斬奸臣氣概雄金人賄落一書中李綱已去靳王老立小朝廷是此

公星日照垂宇宙中千秋吾道豈終窮擔當自有陳同甫開拓心曾第一

功井中遺恨却灰餘爛爛精光照碧虛吾欲續君詩作史柴桑甲子不堪

苦玉山翻唱自千秋風月無端又起愁應付雪庵和尚讀扁舟慟哭向中

流

確庵文集 卷之九

東野集起庚戌盡壬子

庚戌春前五日飲蘇武齋年友梅花樓

奇懷取次入良辰小坐花前軟語真白髮兩看人似鶴紅顏一笑世如春
行迷早復回車路官冷曾無落網塵
作釣魚人

次韻王研存先生七十自壽四首

地偏養晦與時宜長日江村獨掩扉曲逕烟生蘿幕合小園雨過芥臺肥
不爲歲月急今古獨狗乾坤冥是非種植有書閒檢看已前情性不相違
眼空秦漢薄周殷靜寄悠然石戶人高枕北窗殊自得擁書南面未全貪
營歌小院燈清盡馬嘶香堤稱健身何日麗公休下拜怡逢湯餅會嘉賓
蠶觸蠅頭運不知獨憐孤影勸芳厄飽經冷趣因誰熟銷盡雄心守我齋
時夢湖山探鳥道只愁風雨誤花期詩腸招提如東野鬼設神施得句奇

確庵文集 東野

多年肥遯重于山十畝瓜畦水一灣朋舊到門疎禮數兒童逐隊學痴頑
囊雲擬上高峯頂美月頻行獨樹間誰謂神仙難接引于高終古駐紅顏
看春社迎神

花柳含烟二月春荒祠祭賽走村民衣成短後盤龍袈裟學高莊墮馬新
一日散金與漢棠百人折竹洗邊塵英雄靈爽今何在祇博鷄豚作社神
神馬

次韻黃殿邦雨中漫興二首

梅花落盡杏花過雨雨風風木末扇和白髮數莖方老大青春三月半蹉跎
挑燈漫興閒愁集擁被高眠好夢多却羨東隣有遺老斷髮得句學陰何
遠種乘潮掛席微絲絲拂色映雙扉魚苗雨足吹波細燕于春寒入幕遲
南浦漸看烟草合東風頻送海雲飛且將萬事歸尊酒放眼乾坤甘思機

寂莫荒江日閉門攤書深念聖賢思人生不朽惟三立吾道收功在一原
正氣未妨牛共阜福心并學虱居禪步趨遺想文星聚俗慮全祛倒百尊

過蘇長侯話舊次日同步城陰二首

雲卿微尚臥蒿萊更歷艱辛志不回細雨簾遶書萬卷香風花伴酒千杯
驪頰人誦探珠句驚足天留鍊石才正是愁心孤迥日一時懷抱向君開
十載離居相憶勞重逢攜手嘯東皋錦轡去拂門前柳盡舫停依渡口桃
西墮成樓圓曜近南歸海嶠亂雲高知君晚晚心猶壯夜夜牀頭吼寶刀

徐虞九齋小飲

聞君腸似雪何幸此班荆巷曲藏朱亥天涯老伏生卷簾初燕入把酒正
鵲鳴漸得清溪月流波照眼明

同湛庵菊隱侯亮文訪桓園留飲明月堂

十載重過問字亭白頭猶草太元經依依統戶先生柳桐桐排空處土星
珠玉千行供嘯咏縹緲萬卷靜儀型斯文未喪吾儕在話到更闌醉又醒

清明後一日謁上谷宗祠

空城花落雨蕭蕭上谷新祠舊德遙祖笏宗彙傳十世地維天柱重三朝
惟自來宗祏世令威化雀魂何在杜宇成鵲血未銷且喜靈光尚無恙示

確庵文集 東野

爲後死玉衡初

三月十九日

龍去橋山嘆落輝年年此日淚沾衣恨來短髮還能豎灰後雄心竟不飛
飄泊鄰邦貧也病浮沉世路是耶非可憐梅尉多妻子坐使成仙雅志違
病中言懷次葉詠庵韻三首

枚叔雄文枉在月經年病肺蕭門中半芋大欠倚山骨百藥空勞勃海龍
帝則有符書大賜岐陽無鼓勒車攻挫朕混跡聊全命眼見風光漸不同

哀老應將貧世呼極古象緯數與圖塞翁得馬元無馬車鬼張弧又脫弧
讀史浮乾三大白吟詩撚斷數莖鬚雙丸底事團圓轉新火明朝報取榆

孔思周情路已岐夜長頻起問何其迷途覺後今非昨大夢醒來我是誰
龍困豫且饒欲死驥遺伯樂老成罷中原文獻留君在敢謂天心欲喪斯

叠前韻和菊隱三首

苦將萬卷滯塵勞壯志全銷蠹簡中踟躕乾坤整折柱蹉跎日月鳥盤纏
文愁苦海填難滿詩興堅城法未攻輸與天隨多好夢生花春藻兩相同

嚴祠篝火向宵呼王會何當繪作圖奔馬誼思追日翼射復疑欲挽天弧
玉珂婢爛持笏手銀燭軍燒草檄數雅量自誇堪比並可憐香已桑榆
休嗟行路或分歧且學狂生野食其天欲治平寧舍我世方溫燠可依誰
壯年附驥頭先白暮齒牽牲力未罷試看古人優絕處不中與幸盡如斯
登前韻和九來三首

多君列宿已羅宵更探驪珠掌握中碑版文求黃和讀動亭詩待碧紗籠
風騷以下從奴命伯仲之間見火攻欲與解圍聊倚和耳條允仗可能同
往事中宵咄咄呼守雌無復騁雄圖九鳥背我忙於駿園蓋欺人曲似弧
竹探窮山苦攫首毛吞人客雪使鬚忍飢也想錢神論但解衡門種白榆
絲有元黃路有岐被人誠是子何其安排鬼窟徒知我園獻場形却望誰
板斛營生多益辦海珠求媚遠寧罷稅深殺衆稱良吏肯更千秋一李斯
次韻庭韻贈九來

矯首城南笑眼開大雲堂下淨無埃黃鸝紫燕三春友翠竹蒼梧百歲才
宗炳山川橫几榻郭侯青卷照尊尊過庭苦問頑潭子乞與新篇補幾迴

詠史
庭庵之東野

哀哉袁氏子家世本公侯不念同根生化為盾與矛為書苦口諫厥惟劉
荆州豈知目睫間亦有成仇讐往事既折轅來軫後傾輈或者天運然不
藏匪人謀榮榮參與商萬古東西流

病中懷瑞五山居

不見龍仙又隔年自憐雙鬢一燈前任真懶過問元亮多病踈如孟浩然
無力買山同避地何時拔宅共升天相思未及今宵月能照愁心到夢邊
贈張明初六十生日次韻二首

著精空自佩白髮已相尋狂欲無天地愁多為古今詩成篇百絹書著字
千金一任悠悠世堅持只此心

黃塵不到處萬卷獨函關縱竹欺荒徑看雲背遠山抱瑜三飲泣拭劍一
閒頭歲歲中秋月江湖去又還

次韻桓園十二詠有方

侯子紀原抱道養晦學者即其居稱為桓園先生中國而夷壇

者曰明月堂藏書萬卷筆研精良蕭然有遠古風味堂之前左
池如鏡夏月則荷花爛熳清香襲人環以碧梧翠竹參差回互
蟬鳴鳥語之外四無人聲今歲庚戌予為討學究於嚶之京土
小舫還往則過而問焉六月初紀原寓子詩卷父子友朋人十
二首皆與萊陽宋荔裳觀察訓明之作屬予和予以荔裳聞
聲而未謀面不敢傳會乃檢其卷中夾注有桓園雜詠適如其
數遂次韻為之其中第七首仍記荔裳一時雅集之勝亦以塞
其請也詩成書一通示紀原其為我命治書齋頭一吟調之

桓園環堵宅地以遠心偏白髮從來日鳥衣付往年有全家產薄獨立命
途邈但有驚人句難禁萬口傳
先生四不出入夏廢簾與健骨千竿竹涼心數卷書蟬喧人語寂犬臥客
來疎無恙堂前月清清梧索居
忠孝兼儒雅於今此最賢桂叢招隱地松老著書年草法雄成聖詩心妙
入禪好風窗下至蝶夢幾回圓

庭庵之東野

朋徒舊歲月兄弟嘆雲烟冷落床頭鐵鏡殘僕底篇人倫已如此天運亦
徒然更信哀時意還悲好賦傳
偶然乘興過愛此絕塵薈綠映雙高柳紅浮一小橋衣冠聊近代金石牛
先朝吾道長貧賤逢人莫漫驕
問齒吾稍長相依東海濱文章興八代禮樂重千春甫里逢知己潯陽喜
結鄰異時耆舊傳可有兩窮人

轄投千里客
結鄰異時耆舊傳可有兩窮人
結鄰異時耆舊傳可有兩窮人
結鄰異時耆舊傳可有兩窮人

幽居多暇日寂歷釣魚竿雨過苔磯滑風生草閣寒聽鶯輕曳杖行藥小
堂虛爽氣入梧葉弄清陰怒惜煙蟬臂啞知蟋蟀心簡編攤盡永機杆伴
宵深岸樹荷蘭操從君理素琴

野漲亭亭礎遺留滿院芳露荷開墮粉風竹細吟香鳳戩真爲德麟來或
未祥此幾君獨覺充舜有羨牆
幽事關心細晨興亦有爲掃畦支筍直移石趁花欹變化觀三候迴環記
四時以茲貽令子奕葉素風垂

雨後將赴村塾過門人陸公麟
脫巾寒衣過陸郎芳陰漠漠水茫茫行經竹下鬢眉綠坐向花前杖屨香
却敵侯功歸玉局救時相業在青囊
佐帝王

迎燕
年年社日去還回向曉雙扉爲汝開盧氏金堂頻易姓謝家玉樹已成灰
春愁儘可將離話盡示何妨挈伴來肯與主人共窮巷不驚車馬受喧喧
客中送春次蘇晉韻

送君無計可留君滿引船到十分人坐落花間似夢水流飛絮冷如雲
鶯聲漸背征鞍去楊舌初從驛路聞最是他鄉無奈處五更風雨思紛紛

確庵文集

贈徐少游兼慰鼓盆

聊將東海作南州四壁蕭然又入秋夜雨兎車喧渡口京風促織語床頭
長貧未了肯毡債多病頻添白髮愁近日空幃倍惆悵可能齊物似莊周
秋夜金亮文奏星堂文識有序

門入金亮文志行軒舉貧而好客四方士大夫之賢者游於暇
莫不叩其居而樂與之交也吾妻王太室嘉其意隸書奏星二
宇以頌其堂堂高敞受風清陰通時七月既望予止宿其中者
累日夜適山子來自松陵或齋歸從濟北亮文乃爲予招利齋
鐵庵拒園菊隱東舉愷似川咸服尹諸君子輩後先踵至雅酌
清吟客舍三江珠分一字論者比於南皮之會西園之集以爲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明日予將放舟別去亮文屬予書
此以紀鄉里歲月

一片秋聲落戶寒鄭莊好客酒杯寬庭空待月簾先捲堂敞生風燭易殘
卿主詞壇皆上國肅行航政似廉官奏常聚台千天象應有占星太史看

老大

少年人事等閒觀老大方知閱世難戶減不須三葉醉囊羞并欠一錢看
視田力盡終爲石黍谷陽回祇是寒且喜空腸非魯望朝朝首落滿盤餐
楊庵看桂次韻贈肅函有序

予自己亥之冬過訪肅函時方結構楊庵爲予開尊命酌止宿
數日一別又十年餘矣今歲庚戌予教授海濱距其居五里而
近八月既望重過其宅園月在戶叢桂風生肅函乃廣招人
醉我以酒酒闌客散出一冊示予則去秋紀原翰臣士延及其
兄肅聲倡和之作也卷首虛側理二番以遲工詩而好事者予
于詩不工而好事或有之遂依韻補和一首予聞晦堂以無隱
論禪而有取于桂頗合儒者時行物生焉飛魚躍之義今肅函
以楊名庵乾乾終日澡躬浴德於天香之下其亦有嗒然自失
者乎存之他日亦吾黨一則公案也

十年風雨費相思招我重過醉不辭開戶共看今夜月停杯補和去年詩

確庵文集

松風有影搖虛幌桂露無聲濕短簾好客如君誰得似令人却憶鄭當時
題汪子梧影語軒軒以美人圖命名

眼倚小軒中誰知色乃空嘆非金可買情豈札能通入夢難成雨持裙不
怕風息嬌長脉脉千古寸心同

或齋有二鶴今秋客歸招予縱飲予曰鶴無恙乎作問鶴詩并代
鶴答以道其自得之趣

橫江西掠大蘇航幻作黃冠入夢鄉留與孫枝同寄託放過仙院自翱翔
秋風天上盤空遠夜月樓邊弄影長爲問主人曾作客載歸可有餉君糧
右問鶴

主人春暮上征航一夜秋風返故鄉去日花間頻悵望歸時月裏共廻翔
伴他把酒銀河直看我梳翎玉漏長慙媿和梁恩意重來朝又許探支糧
右鶴答

簡王翰臣

莫江惜別杏園春練水重逢桂滿輪夾聖藥王雙國手驀壇酒社一天民

菊花長拂虬鬚古鏡影初生鶴髮新聞道尚平還看累劇憐同病轉情親

朱登嘉齊和元恭壯丹詩五首

香山題句妙傳神入夜長教把火煩非爲明朝怕風雨紅顏燈下十分春
何年奉詔雅陽栽仙質休勞羯鼓催未解迎人媚顏色還回曾惱內家來
弄花經歲護花難祇傳春風十日歡元是玉樓天上種等閒那許俗人看
斷腸傾國比名姝苗丹葦施得似無欄堤爲衰荷帶盛知君獨有邵堯夫
種花秋社候良辰裁剪殷繁剝換新憑仗將離作根蒂待兒承寵號夫人

關鷄出青詩以爲戲

亭午爭雄到日斜血腥很籍染冠花先朝債帥能如此不把河山送別家

盡眉

金籠高貯羽衣新解聽詩詞解弄唇何事惱人佯不語愛他靈慧耐他噴

詠史二首

南史何人執簡勞直孤亦是偶揮毫千秋笑罵爲長樂詎識同時有鄭霸
南史正五代史載鄭霸事並稱十一君此
地事四姓九君故也今史無傳不載

確庵之夢

有子誰家讀父書中郎傳祭亦先幾張融鄭重曾遺令不及堯封女貴妃
鮑白詩其文或十號哭以讀

冬日飲南軒張忍庵齋出所藏書畫見示

菊于消黃柿葉丹一年曾此駐江干魚書累接傷秋句鷄黍重叨卜夜歡
霜落小庭人語淡星流平野角聲寒縹緲墨妙連城壁剪燭殷勤爲細看
予友吳葦庵物化予以描選海虞未及憑棺一慟今過令子發靈

追述風昔因檢篋中有葦庵見懷詩句次韻哭之

故人生死各西東相見全憑夢裏通往春春光流似水霄騰世事去如風
心隨石化千秋碧魂逐花啼五夜紅車過里門先腹痛摩挲淚眼問長空
冬夜夢吳江馬萬侯其即世已半載矣伏枕哭之

簡德符

夢裏相看覺後無斷魂啼殺樹頭鳥只須一夜思君淚流入吳江漲太湖
十載相思恨各天每逢風雨一悽然南山戰歌牛夜東海梁鴻牧豕年
颺盡柳花曾似絮殘榆英未成錢方驪別有乾坤在何日過君共醉眠

原缺第八葉

老去交知漸寂寥况堪攜手上河橋花飄別淚千千點柳彈離情萬萬條
周孔微言誰共析春秋美景若爲招雙魚珍重傳芳訊屈指歸期日正遙

江南賦額重他州九度年機萬戶愁米價似珠薪似桂男形如鵠女如鳩
槐堂大有調羹手錦帶能無借箸籌自古救荒奇策少祇須兩稅

緩征求
百王禮樂半榛荆興起斯文望老成且喜故人多有道共爲國子作先生
諸公天竺歌帳後非云樂車馬庭前未是榮獨有河南夫子議憑君寄語
見施行

憶同姚子駐長安醉墨淋漓語夜闌
成終漫士愛他不負是言官寒如抱葉蟬偏易感比鳴陽鳳正難君若相
逢應恨晚今雖出龍虎下與王蓋鈔疏葉示予看

次韻答馬止延見贈
偶遇荒江呼忽忽意未申舌咻人欲老耳食世非真被帽羞無髮窮途厭
有身相看交淚淚我亦百憂人

同舍函武九鄰家小飲次韻
綠溪曲曲入桃華十里春光放脚時日見沙隄明似雪風和人面淡如
席逢舊友作論主楊僑高僧不憶家別去有詩能紀事小蘇才調偶無加

生蹕三宿賤如蓬垂老移居傍海東放脚團圓盤磨外藏身曲曲斷壺中
妻孥婢僕登天尺筆研琴書負版蟲龜熱因君君莫笑古來曾是幾梁鴻

門人李元又見過快談賦此惜別
正爾懷吾黨中車忽過君程門仍積雪陶舍只停雲聊話冷語慰非把
卷消長憂銜杯送落照非無孟公井投轄意空殷

寬句亭鳥周音生賦
小築臨池照眼明華詩盡日檻邊行任惟命酒爲歡自傲不呼錢作孔兄
梧竹影中清句得菱荷香裏豔詞生孟亭未覺風流遠悵望千秋共此情

口占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公麟遇高齋不值有詩投贈次韻和之

爲有良朋約行窩向北移迴驚木葉小而濕花枝孺子常懸榻留伏或
候期生僧鈎月細送汝太遲遲

附公麟作

出飲床仍在牙籤靜不移庭閒風落木客散鳥鳴枝問字虛今夕鈔書
有後期獨憐歸路晚新月向人遲

追和嚴齊舟太守遺詩次元韻有并

辛亥冬十月洞庭嚴翁工見示其六世祖彰德守遺詩招摹故
舊共作登高之會和之者自吾家眉公以下數十人舜工念祖
不怠誠孝所感類失頻復眞嚴氏之天球弘璧也予亦用元韻
尾續其後而獨念眞釐縹緲結想多時人事鹿鹿尚未一至思
昔人一生不負青山債之句不亦慙乎彰德以五十之年猶稱
老大予將耳順則又過之今且以明歲爲期青鞋布襪秉燭夜
遊山靈有知知不以踟躕笑我也

確庵文集卷一

風吹哀雁下灘頭湖水微波木脫秋太守登高書帖在茲鞋何日步清游
玉峯莊晏如舊曾枕戈今隱膠之下肆百錢自給有詩見投次韻
以答

一歷托跡意翛然風送鈴聲古塔邊俯仰乾坤眞似夢浮沉牛馬若爲賢
君平閉肆垂簾日簷尹端龜拂策年往事到今成一笑心旌依舊碧空懸
同長侯訪慧遠上人於東林慧遠有詩見贈次韻答之

逸興同蘇晉芒鞋過佛堂地偏人自遠天靜世能忘落日流疎梵微風送
妙香茶根滋味好時欲傍君嘗

過元恭於膠城旅舍兩人對酌論文時序梓其先祖震川先生全
集將竟限十一眞韻

共作江城客憐君一病身飄零天地老忠孝性情眞穢溪村偏萃幾知籠
不貧儒林兼獨行文苑又何人
家學中朝冠彭城嘆絕倫數載重雙行帝虎難離恨艱仙有三駕魯魚
蝦天爲傳文獻人知尚雅馴殺青重有託盛事足千春

緝雪樓

膠花夾岸紫年年借樹開何時一載酒樓上相徘徊

藕花步

扶杖納涼時香風聞十里六月采蓮花七月采蓮子

木义菴

縛菴儲笑夜夜見禪燈清磬一聲起蕭然退院僧

待窪坡

蹠影寒香畔巡檐何所思林逋已有婦祇欲待佳兒

君子亭

幽窗映簾簾一皆君子茆亭淨無埃對此心如水

坐花巖

繁石結層臺醉向花間坐偶然玉山頽高枕青苔卧

侶陽池

方塘帶流瀟瀟羣卿同社浮沉水中央共是忘機者

確庵文集卷一

同野堂

同人在於野同志幸同堂何似長安道殘更馬足霜

凝香榭

春盡夏初天露重花枝彈夫人既傾國侍婢亦嫵娜

二仲廬

願將二仲廬改爲三隱室儂已久無家一校小託跡

春雲渡

烏宿欲黃昏雲開逗月痕綠溪弄小艇春夜過西園

送門人殷又新游雲間

朔風吹入五茸城書劍蕭條別恨生踏盡青峯才半路歌殘白苧異鄉情

客春贈集菴詩扇失而復得同人異其事賦詩紀之集菴見示因
依此詩

調慙諧鳳宇塗鴉付與溪南處士家得失偶然輕似葉騷壇贏得句如花

雨阻嘒野次韻答門人徐壽侯

紙窗竹屋近幾年愁殺幾迴雨漏天遠市水迷沽酒路小橋人斷釣魚船
異鄉景色先春變故國音書入夢傳期汝高懷似磨鏡莫將一行讀前賢

壬子春次和姚襄周贈顧漢平得子

桐長新枝桂吐芽石麒麟忽到君家曉珠得月初離澤玉樹先春已見花
吞鳥他年才千夢弄塵今日相公誇抱來孔釋爭相送湯餅三朝樂事賒

送葉詒庵還朝五首

春風楊柳綠千條折贈君行寄託運所學平生惟四字正心誠意佐新朝
文章經國千秋事侍從多君著你才試問當年廷對日何人獨解賦藏臺
拜表陳情爲老親歸來湯藥及親身趙也溫嶠千秋士誰識今人勝古人
久向清溪伴復鶴今從黃閣綴鵷鸞之行實慰蒼生望豈爲榮身重一官
陳泥此撥過齊城定入萊蕪見阿兄爲語故人初病起蕭蕭白髮滿頭生

羅溪舟夜

家在萊蕪澤國中無端爲客練初東寒烟百里三江路夜月孤舟五兩風

瘴庵文集陳詩

北去友朋頻入夢子晉仙士老來踪跡獨飄蓬平生豪氣都銷盡不敢分
別問朋翁

送門人毛叔豹北游

感君拜別淚如泉握手河梁思渺然三月曉風啼鳥路半江晴靄養花天
馬頭看過青山色囊底裁成白雪篇倘遇故人猶我訊寒暄無恙一年年

辛亥秋日過湛菴館訪范華先不遇留宿書樓今擬再過賦此

清溪十里月華明夜照高樓雜韻聲南面傳經老博士西窗擲管衆書生
厄厄芳潔知中饋僂從溫恭上主情尚有石湖風韻在未經謀面已心傾

庚戌秋訪汪雲遇別後有詩見寄次韻答之

曾從蘭若一相存杜甫幽居宅似村曲亭橋花滿徑紛紛梧柳水填門
二雙吟看雙鵲簷牙噪臥聽羣蛙枕角喧何日輕舸重過訪與君把卷對
清尊

客慰感舊寄懷金治文

昔遊蕭寺每招攜廿載流光去似驛人事悠悠類醉酒天心漠漠只看棋

多君百鍊才逾壯笑我孤窮性不移且共放懷寬似海底須求與俗情知
次和武齋楊庵齋浦村居二首是日楊庵大舉吟社座客四十餘

人

藤杖芒屨未怕泥到門楊柳數株垂紫驢靜立深溪院黃鳥啼密密枝
碌碌影橫松菊徑枯槲聲亂菱荷池田園無限閒風景總與詩家畫手宜
高齋長日夢魂歸細聽江潮走白沙雨後倒披天竹葉風前輕墮海榴花
石床歌管游仙窟艸閣茶聲小隱家坐愛晚來添謝句練如澄水綺如霞

次韻謝贈王燕思

一從傾蓋識交情補劑曾通漫滅名檐外霜華催菊綻樓頭月影弄波明
藏身小市高風見對客虛窓靜氣生雙鯉近傳開府調驗堽應讓主齊盟

哭門人程孝子源一

正擬扁舟來往頻誰知一別隔千春書生志大難逃命窮鬼權高易殺人
重覆蕭蕭空有筆一袖中懷稿已無身可憐風雨蕭蕭夜魂魄還依白
髮親

瘴庵文集陳詩

過北門故里

先子傳經四十霜舊居何處照斜陽重來老眼猶難認况是兒孫長異鄉
仲春唐孺舍寓書及詩約往梅花源書到時已五月矣即用其韻

答二絕句

花源聞向竹陰開不及追陪倒百杯欲賃一區傍君住香風十里去還回
一別悠悠兩判年寄書催放看花船獨憐書到荒江畔已是黃梅五月天

附孺舍元詠

春明漸次隴頭回瑟縮梅花破凍開記得歲寒人有約幅巾芒屨待追
陪

棧南十里接墟烟莫負繁花媚遠天柔櫓輕鷗風日好河干頻望孝廉
船

次韻和伊人四十述懷

鳳里家聲遠筑莢有鳳毛牙籤傳述廣金匱校讐勞吹律成幽雅探可續
楚騷壯游凌海嶠微尚託林泉道降輕膠序時危舍俊髦困車甘伏驥升

木恥從樂宗伯三垣斗司成八月滿雲烟生落紙珠玉在揮毫蔡絛歸三
祭韓書仗李翺嗟予空碌碌避俗且驚地僻洲名蔚身潛穴似陶西鄰
憑樓東園縱浮桃執問貧顏巷誰憐冷范袍多君來舊雨念我狂輕舸
市遠無兼味林空祇濁醪已看皆潦倒爭忍不配陶狼籍拖腸鼠荒唐斷
足整酒經聊擬續錢論敢仍衰不惑年方富能窮調愈高覽時教雙屈何
必數迷蕩

王太嘗書至云有小極寄此問之

弱歲招延醉飲醉白頭隆詎尙如新兩疏車馬當年事四皓衣冠此日身
絹華襪材求畫客門穿錢限乞書人相期強飯兼願性遙慰天涯一放民
過伏波將軍廟拜題

平生曾遺少游哀一日從龍亦壯哉聚米成山助世暑鑄金相馬異人才
沙場革髮非欺語惹惹攻車還是誘媒萬載瞻依崇廟食漢家翻欠畫雲臺
再次伊人生日述懷韻自嘆有年

予與伊人數十年古處蓋畧見於前篇矣已而思之伊人衣裳

陸厚之集

之歲即予采藻之年少者日壯壯者日老而予流離世故自前
無成其可感也乃再次元韵以自傷云

自笑成何用霜華上髮毛乾坤慙俯仰父母負劬勞解讀推車傳曾沉繫
石驢牧羝邊雪步馬楚蘭皋苦調甘如薺浮名棄若髮飽食羞永鼠好
睡學吳獐世事春宵夢人情夜壑清身輕從斷梗命薄委秋毫仙未游梅
尉儒還拜謝朝有卿子學則荒江陳祖豆香國避塵囂林林
北海床穿管南村宅卜陶清心數竿竹銷恨一溪桃渴不貪泉水寒惟敗
縕袍悲歌唐將祠野選公顧坐卧晉漁舸雨雨勤耕韭衝烟黃濁醪警教
忘租復且得小醅陶何幸供烹雁偏同脫網驚每懷先哲訓時懼俗人褒
學道方知病偷生敢高百年森櫛食直欲廢邪蒿自以和清名思成

贈門人顧以清

吾黨多英彦如君未易才墨池書北面
月孤心迥臨風萬象開新詩渾似玉光燄出塵埃

寄懷門人馮寶伯

馮郎曾感太冲深君似閑孫繼德音知命躬能持白壁違時口不道黃金
鵝羣書帖雙鉤聖牛角巾箱萬卷活却笑天公窮有盡但窮祿位未窮心

壽石隱八十

記君七十欠君詩詩好又是年干一轉時蜨夢開身常栩栩雞窠樂國
自熙熙杜陵嫡派千家祖許慎功臣百世師門內啼聲剛在抱可能再索
是男兒

覽門人葉桐初白雲圖賦贈

十年山水阻相思蘭苦重逢把袂時匡匡天形圓似鏡嘗騰世事亂如絲
白雲故宅人何在黃卷殘燈淚自知我亦暴魚風木恨轉爲君廢蓼莪詩
次和莊溪老人八十生日詩

八十老人雪滿頭毛雖三寸當封侯登舟祇愛同元禮御馬何曾羨少游
眼爲空高天可問骨因貧傲俗偏警假君定合期願壽註盡三墳又九丘
秋日同長侯九達于湛過長春禪院次和壁間雲憑作

背郭雲深處禪房出短籬人過犬獨吠花發蝶雙窺竹雨散聲松風一

局甚何當同結隱老此茹商芝

同是荒江老放民君偏愛鑠長丰神劇精鑊去烟光細種豆鋤歸月色新
翠竹千竿三伏冷紅花百樹四時春比來朋舊風雲散樂志田園更幾人
傍市橋頭賃一椽望衡對宇劇堪憐長爲南北東西客虛負風花雪月天
胥怒只驚符似火友來爭得酒如泉輸君歲取租茶判兩腋清風想地仙
次和何匡山少參菜圃詩四首有序

士大夫之好尚關乎風俗當漢之東徙三公皆敝車羸馬敦崇
節儉而其後遂多砥行立名之士晉之中葉爭以奢侈相誇或
日食萬錢而云無可下箸卒至中原雲擾嗚呼可不慎與少參
何匡山先生解組之後流寓江南恥肉食之鄙雅志淡泊有菜
圃吟四首予聞其風而善之因依韻奉和匡山見之其以予爲
咬得菜根者耶

半畝園蔬綠生機台自然春陽開徑早夜雨入庖鮮未羨萍如斗何須栗

過拳丈人勤四體抱甕已忘年
尋鱸歸傲吏杞菊老天隨力把紅芽覆頻將緝甲移葉垂經雨足香細受
風迴同幹觀時序流行物自知

寂寞元都觀曾傳詠菜花誰知漆園吏不戀玉堂麻帶月分陶豆先時
鄭瓜長炊熟豈似飯蒸砂

荷歸樊人徑揮鋤護鳥巢物情知脆軟地利別肥境益智多夢繞延齡長
夜交頤生兼百藥無復想嘉肴

再和匡山茶園詩四首

小民不可一日有菜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菜味不獨自奉
即款客亦應然若以吃菜事魔相誚非知已也因再次元韻和

月芳畦暖籬根花復然只須勤學圃不役事烹鮮奔馬紅兒掌蹲賜白
鷺拳蒸毛防折項儻約已多年

確屋五美

色遲今年生意美為報故人知
薄箔籠庭樹輕風灑徑花洗鑄燒瓦陸敲石教胡麻籜解青青笋絲牽翠
翠瓜應借勾漏令劇雪問丹砂

老圃滄江上薄風近有巢但愁道雨露不復問肥境小摘從鄰媪分移及
故交草蔬同客飯誰謂尚無肴

就舍東皋庭中早桂正開簡四三知己

為喜東皋嘯移居傍友生兒曹雙脚健襪被一肩輕避地從吾好先天玩
物情相期桂花下坐月倒深觥

壽忍庵八十生日四首

客星長共歲星明藝苑驪壇舊主盟五鳳高才驚上谷三魚都講重彭城
廣成放養南州不負登臨債江橋北閣能陳轉漕情

居詩萬首久成佳傳冠耆英
素華吐彩碧瞳明肯結忘年汝社盟學足九丘成武庫才高五字作長城
伏生但有傳經志尚父應無入夢情解道雲端見雞大小山叢桂已含英

春風柳媚紅花明排日相尋卜夜盟豈惜為歡當秉燭也憐難得是傾城
滿窗明月頭金盡歸時命篋底詩存見性情

更誰嗣響到元英
好客來時眼倍明忘機鷗鷺有前盟墨池疾掃千行陣書卷高攤百雉城
納履久疎長者教贈綈緜深見古人情何當卜得南邨宅時傍東籬坐落英

閏七夕

天孫多好夢幽恨一時消再見針穿月重逢鵲架橋別離無幾日會合又
今宵未免嬌娥妬年年悵寂寥

秋公錫東飛虎谿滿路陶潛傲欲死總為琴書悵亦思扣門去踟躕且
却顧拙守誠足啜聊以全吾素

次韻答元恭見訪

就居僧舍古城東小寄天涯汎汎踪難得深山藏變豹且依勺水學潛龍
白沙繞宅斜還直紅樹當門淡又濃眼底心知幾人在願君乘興便移筇

附元恭作

婁江南畔練川東僻壤宜栖高士踪豈是三遷希范蠡方看百尺卧元
龍木棉收後寒衣早叢菊開時村酒濃展倦尋芳須訪友荒郊挈伴一
扶筇

元恭東舉鉅固長侯大年同集小齋仍用前韻同賦

可卜吾儕道欲東即看泮水聚幽踪德衰笑我成凡鳥識遠因君羨子龍
元恭不知誰主誰為客排日何妨數放筇

附元恭作

來往婁東及玉峯又從練水寄孤踪狂夫早已歌衰鳳亂世誰能識卧
龍海甸風高寒木勁江村秋老晚花濃相尋各得探幽趣隨意輕舟與
短筇

途遇申湘令感荷
西隱禪林結伴游曾過別館重淹留論文共欲無千古

何知有百愁春去秋來驚社燕天空海濶羨沙鷗廿年分袂重相見君已蒼顏我白頭

生日謝親友

作蠶人間六十春重逢母難淚沾巾虞翻相豈封侯骨趙壹生元薄命人白髮蕭蕭空老大青匱兀兀只長貧乾坤俯仰多虧欠慚愧知交載酒頻壽湛庵

黑髮論交等已斑置身君在古人間韓歐落筆空秦漢瀛洲傳心紹孔顏貧後愈知吾道樂老來方覺世途艱儒宗壽自符金石豈必神仙有大還

題六梅雙雀圖壽錢純甫

丹鳥藏嶸谷青鸞棲女床茲有雙白雀振響古崇岡其子和之飲啄恣翱翔吾聞三神山乃在洲嶼旁上多仙人居長年且悅康雀將從之遊逍遙白雲鄉歸來壽無算寒葩正芬芳俯視塔前芝五色生輝光圖此持贈君一笑傾千觴

題畫雀圖

確庵文集卷一

會伴孤山作隱翁羽翰應不涸雞羣獨懷萬里翬霄志何日飛鳴天下聞

確庵文藁 卷之十一

紫陽集卷五

歲朝趙邑侯以修志事枉駕元夕招飲書院賦謝二首

元日方高枕千旄破薛羅莢頻下詢鷗鷺辱輕羅世易舛知少書殘亥
豕多茫茫尋墜緒詳慎欲如何
異縣羈絆跡漸將重客看微風搖燭短圓月引杯寬舞袖春回冷歌鐘夜
向關賢侯清興劇耶爲罄交權

家笏書見訪

多君高義枉牆東踏破青草一叢曲徑雨過春社後小窻花淡夕陽中
文傳忠孝傷時變詩記艱難備國風見示偶讀最是交歡異人處太丘遺
絕本原同

寄顧以青芒鞋

芒屨聊相贈尋春緩步宜過時芳草合蹴處落花知徑曲深深入崗危

佳居之葉紫陽

牽移堪隨素心友放脚就黃鸝

展墓有感

高原一望墓門東蔓草烟寒野水空子姓飄零五世後松楸搖落百年中
德慚柳下焦蘇至功異汾陽剪伐同今日紙錢斜掛處淚痕差比杜鵑紅

簡管平侯

花信蹉跎二月餘故人消息近何如徒聞窮鬼怕雙命不見神仙授秘書
泉石有情成痼癖乾坤無地着漁樵桂村東望頻搔首好寄雙魚慰索居

懷存齋秉憶靜觀樓講學

昔人清閑問吾子靜觀樓出山姬周賓書傳趙宋鏤深心同有託絕學獨
無傳回首驚湖席相遠又幾秋

越方齋賞牡丹

錯認平章宅栽成富貴花春風三月暮曉雨一枝斜鹿去卿偏麗蜂來採
更嘉年年當此日沉醉不歸家

聞王書城上已舉吟社續其先世蘭亭之會寄贈一首

即看修禊日恰遇永和年歲同社集蘭亭花飛曲水遊風流千古合詩
卷萬家傳念祖崇明德還期古聖賢

馬退山八十

生傳當年駕炤真作傳相逢恰喜又湖濱熊車合入周家夢龍尾終非魏
國臣老愈爲謙應不老貧能樂道未全貧他時青史書名姓耆舊如君更
幾人

和蒲浪臣移居二首

聞君小築傍吳松避俗伴狂學老農十里烟光春漫漫一江月色夜重重
讀書快處頻浮白賈句閒時或放翁自魏天涯長作客未能襍被一過從
天生傲骨天時耳賈句憂黃唐有所思正則騷心漁父笑伯牙絕調故人知
齊眉恰得閨中婦折膝能尋世外師延拜我友野老若還同燕席定教爭
坐不相疑

贈錫山門人秦雲碧

能通三極理儒學始爲真盡性先知命言天必驗人虛中推後起守敬似

確庵文藁卷二

前身老矣吾無用君才洵絕倫

將之新安別吳東老友

朋舊風雲散相思入夢頻誰知飄泊子又作別離人江上青山路天涯白
髮身不須愁醒此夜已沾巾

別練邪諸子

卜宅因知已相看喜欲狂何堪初煖席忽漫是離觴舊雨如今雨他鄉又
故鄉依依分手處春色斷人腸

長侯拉新溪同人餞予於百尺樓有詩贈行舟次吳江依韻作答

交情直欲化雲龍韓孟當年戰筆鋒韓孟雲龍韓孟當年戰筆鋒雲龍韓孟當年戰筆鋒
豈期千里又孤蹤帆移茂苑生春水燈落吳江急暮鐘回首河橋楊柳色
故人已隔數青峰

江行口號

囊書襆被上蘭舟笑指江湖汗漫遊放棹亭前花萬樹釣魚臺下月千洲
松蟠鱗甲疑龍窟寺結雲霞半屢樓濟勝縱然才力盡也須長嘯碧山頭

過釣臺二首

夜雨平添百尺濤，釣臺雙聳入雲高。足加帝腹原無意，只合悲歌學謝翱。
桐江山水最高寒，萬古乾坤此釣灘。生傍亭臺死同祀，教人妬得是予。

入溪雨後

每話登臨意氣高，予今始釋夢魂勞。山隨地脉頻頻轉，水挾灘威旋旋流。
傑閣懸崖危似棧，長年挽艇捷于猱。雨餘倍覺添詩思，回首看泉飛百重。

連雨五日夜溪大水發舟行甚艱

老去重爲客，逢人怯問程。時時看峽影，夜夜聽灘聲。小市難求物，荒村不
辨名。蘭風兼長雨，百感一時生。

東都司馬高蒼巖

憶昔輕帆渡揚子，行人曾入江都市。望古先瞻董相祠，縱遊直上謝公墅。
平山堂畔人烟稀，大半駝塵雜馬矢。其時同升有學亭，學亭爲我道君美。
肝腸飛雪氣吐虹，此是當今大賢伯。彌衡刺字毛久生，却爲交君通一紙。
君能傾蓋如故人，促膝論心日移晷。別來君遂上都門，謁選天官得司李。

龍虎寺

日南遠涉洞庭波，故鄉回首數千里。蓮花幕中從者誰，吾門有仲無雙士。
一言然諾身許君，不怕蠻烟與瘴雨。多君遐方尚予念，尺素裁書付雙鯉。
雲刀犀利可切玉，永著閒雅足銷暑。至今候衍寶藏之，欲報瓊瑰愧無以。
已聞君才健如虎，仗劍前驅傾國否。政成量移入內都，司馬新安清似水。
黃山入我夢多年，況有良朋在尺咫。恐君疑是秋風客，幾度欲行姑且止。
去冬忽辱惠嘉藻，有以金卮一何後。今春又念陶潛飢，吹簫誰入曹公耳。
招延重理免圓冊，頭白應難任驅使。感君厚意不敢辭，其得因之親笑語。
舟中書此叙情懷，數言聊以訓知己。

贈郭伯曹澹齋先生

承簞千里辱相投，知己情深愧汗流。拙匠詎能勝柱石，寒夫寧解御驂騑。
過庭詩禮明訓經，國文章占上游。說於今日他山何所助，紫陽未遠
是前修。

和門人曹中谷賦夢

不知身在一匡床，頻去頻來客路長。此夜登天生八翼，何時行雨徧諸方。

黑龍乍入華胥國，白醉曾遊混沌鄉。尚見姬公衰未甚，邯鄲且莫問黃梁。

附冲谷作

難分蝴蝶與莊周，一枕憑君汗漫游。舉世盡同蕉鹿幻，此身真共水雲
浮。殘燈照思歸路，斜月魂飄遠戍樓。金屋曉寒人未起，幾聲啼鳥破
春愁。

和蒼巖春游

梅花落盡又桃花，兩度行春散物華。圖盡山川樵子路，神仙樓閣野人家。
亭移勝處千峯合，仙竇深中日月移。勝境入偏時，衆鳥誰司馬。風流饒覽
句，定知郵壁已籠紗。

送許斗瞻還衡門并序

燕山許斗瞻先生，學淵程朱，經通馬鄭，隱居遼海，戶滿詩書。教
授河汾門，多將相悟。人生之泡影，感世事之滄桑，遊好空王息
機，淨域太常。齋日永，辭何亂之。萱輞口問居，并斷陶潛之酒六
窻，皆應不至。騎牛而覓牛，七華全勾。寧論失馬與得馬，加以餌

龍虎寺

廿二萬竊學情之玉桃，積行三千食安期之火棗。甲子將躋終
縣，庚申獨守黃庭。允爲三教之導師，不止一鄉之善士。邇者薄
遊郭郡，小憩天都，訪親串於烏聊，紫陽之問求聖賢於黃山。白
岳之際，適荷錢之乍放，會榴火之初燃。太守風流，亭閣淪上。故
人情話，榻下江州。舞袖連宵，歌鐘達旦。將麗車而登屏，開携謝
履以嘯斗山。信千里之快遊，亦一時之佳話也。胡江介腐儒，海
眼蒙叟，親辭家之三鳳，心驚縹緲虎之才。謂清遠實遇王幕之雙
蓮，騰奔吟梅之句。謂暗得乃濫叨乎西席，得高會于南樓。方欣
紫氣之幸逢，忽見白駒之難繫。感前入賦別，使我銷魂。詠騷客
悲離，勸君盡醉。愛托管城而爲怨，耶惡側理以輸誠。育不文行
不遠，殊慚樵樵之居前。蓬相應氣相求，遂親珠璣之累幅。所願
時之行篋，壯爾歸裝。介以一杯，宛似陽關三疊。留茲數字，且當
南越千金云爾。

山城遙近，日初長。忽漫匆匆促去，裝止酒眼看人盡。醉茹蔬心與水同香。

無生自得長生術不老何須却老方見說康成還教授爲君欲立鄭公鄉

注兩若年友見訪未過讀其咏蘭詩賦贈

相思三十年盈盈隔一水今來紫陽山近若忠孝里兩語讀君采蘭詩

倚然得心理古人愛蘭分君子以爲比君家百蘭亭便是百君子君固王

者香緞佩應爾爾余慚草木腐聞之亦色喜或者二人心其同願如此相

期在清秋訪君空谷裏大開羅美堂鋪錦一宿養蘭趾

李秋孫至止太白樓余以酒貨遺之并占二絕句

謫仙終歲客他州君立孫枝亦浪遊我有廣文錢乞汝免教典盡鵲裘

太白樓名天下知詩人旅館恰相宜憐才合想開元日醉裏傳呼屬艷詞

武陵程子崔崖古韻君子也予與定交郡署贈予二詩有絳帳訓

當年弱冠狂名封事裁成欲請纓請纓上馬漫擬揮戈迴日墜何曾

鍊石補天傾樓居百尺凌湖海微草千行當甲兵往跡到今成一笑髮

白髮滿頭生

確庵之斐陽

山城習靜可逃名水似滄浪稱濯纓鳥語忽來京雨過蟬聲初歇夕陽傾

三杯悟入青蓮道一局功成太傅兵只合假茲閒半日與君相對送浮生

贈秋孫二絕句

長衡詩賦動皇州歲歲西湖作快遊一葉尚存孫子在將弓冶誤箕裘

古人交誼重知心龍尾龍頭割席宜亦有夷吾逢鮑叔金多自與却無詞

烟橫九點見齊州天上曾經夢裏遊何許丹臺仙子窟其君百歲老菟裘

白頭師弟苦相知萍水天涯偶和宜乞與黃山一片石磨厓取次勒新詞

最應識面是荊州狐貉何妨敝緼遊即看汝隔陳無已篋中從未有

重裝

廬同才調退之知赤脚長髮破屋瓦我亦爲文賦相徵綠草修得磔蛙詞

蔚村有嶺少監州秉燭會同卜夜遊向憶蘆花最深處釣潭風雪木棉裘

埋名官舍畏人知疎懶常愁不合宜病起呼僮烹茗粥儲家早寄采菱詞

問政山示仲谷

昔賢問政處今日讀書堂山徑干霄檜虛亭拔地望洞聲喧夜雨山影澄

秋陽老槐僧同話悠然與世忘

海暑與滄齋倡和

官齋仍辟暑長日靜如年健骨因松竹涼心藉簡編午風雙幕燕晚照一

林蟬高枕羲皇上蒙莊未是仙

曹賓及見遺竹夫人戲占二絕

永爲肌骨玉爲膚問有塵埃半點無漫學息嬌嬌不語動人憐惜是清癯

翠帷黃簾好橫陳飛燕輕盈掌上身誰道溫柔不如肉儘堪長伴白頭人

七夕

烏鵲無聲蟾影虛銀河可有七香車思量學晒便便腹却欠撐腸萬卷書

又和中谷韻

亦作閒情夢香餅夜渡河無心弄玉杼有淚洒金波爲恨經年別翻嫌此

夕多不如吟決絕不可莫相過

以詩代書寄內

確庵之斐陽

鄉關千里外客舍九秋初未卜西窗夜難裁尺素書

又川前韻寄少子適

清秋炎暑退明月到窻初正好垂良夜挑燈細讀書

詠書齋茉莉四首追和程孟陽先生韻

薄籠華月淡籠烟載自西江估客船正是秋來愁雨露香消粉瘦劇堪憐

詩方

吳閶門外野人家何處園林不賣花記得僧房花下坐竹爐松火木山茶

向晚枝枝帶暎開凭闌輕摘小徘徊素窻少貯梅花帳已覺清芬枕畔來

呼童移近碧紗窻頻拂珠絲護玉缸涼夜客心無奈處香風寂寂影幢幢

碎月難

太白樓前碧澗高素娥分影照秋毫何人剪得鱗細細八月金風利似刀

游十寺志感

簇簇樓臺面面山珠林偏許占清閒紫陽餘韻依然在誰與千秋破冥頑

晚四明孫鳳寬隱居從其子中書君之請也

先世高風賦遂初耳孫猶自愛吾廬儒冠不負君臣義聖錄全尊孔孟書
潔性人傳倪瓚修翳天昇李珣如舍人攀恒成家傳半是三年血淚餘

寄懷仰山和尚

病餘高枕小窗中未及深山謁贊公天上雲翎應似宿雪邊泥爪愧如鴻
桃飛紅雨隨春水竹弄清陰醉曉風願得浮生同布帽一僊投老法堂東

和曹靖遠白甌水貯石子光艷可愛

益如冰雪水如空文石疊疊見化工錦射天孫銀漢外珠藏神女玉壺中
聲蘇定作供餘枕頭米應於拜後籠不識何年誰鍊就願將五色補蒼穹

遊黃山雜詩有京

黃山去郡治百五十里其所經歷處地險民稀烟火不接即新
安人百無一二至者癸丑之秋從于南浦在署促尋與遜兒同
游而舊京何子東離興亦劇然以跋跣難難根糧無所出踟躕
不前冲谷聞之欣然爲我命巾車戎徒御猗杖履四人行色遂
得壯焉出郭城口占一絕句

雁序之集

囊書曳杖出江城無限青山解送迎若使宿春無弟子陶潛爭得弄籃行

浴湯泉

第四峰根水千秋永似湯靈能仙俗骨潔可浣詩腸衣後灑融汗風時細
細香自從沂浴罷重見老夫狂

宿慈光寺和南浦作

丹砂峯下法王臺直逼宸居拂上台衣鉢舊藏宮詔賜幡幢新自甯家來
綠垣鱗次千巖石面棟置飛萬歲材靜夜松陰扶杖立一庭秋月冷蒼苔

小心坡

絕欲懸崖下瞰深時時風雨作龍吟人生失足多遺恨何必登坡獨小心

老人峯

茫茫下土劫灰新不識何年此避秦扶杖對君還一咲相逢都是白頭人

鍊丹臺

松作屏藩石作城坐看一葉捲秋輕霜林取次紅十錦疑是丹砂鍊欲成

天都峯

眼觀銀漢手捫天河鼓參旗近及肩三十六峯雙脚底更從何處問神仙

太白醉石

白也狂歌處曾經墮酒尾以同天共醉不敢獨爲醒

文殊院晚眺

八月黃山頂涼涼忽異觀花光還近夏巔騰葵風氣却先寒雲起浮如海
霞飛變似絳塵沙不到處縹緲共盤桓

臥龍松

百尺無枝跨澗松蒼藤縹緲繞翠苔封豕因未得逢三顧耳老空山作卧龍
文殊院次程篁墩先生韻四首

雲門天闕迥塵埃羅列羣峯入望來懸組已無前代蹟矧有鐵索磨崖猶
見古人才

西三島近爭知此地有蓬萊

誰從斷壑駕虹橋引上秋空逸興遇日吐火珠明似錦雲銀海幻疑潮
松筋長護浮丘問天鳥頻吹弄玉簫願得把茅長結隱不爲神客卽爲樵

雁序之集

惆悵浮生夢覺關向平昏嫁幾會開一身投老還無地萬事忘情却愛山
獅象威儀雲漫漫蛟龍窟宅水潺潺白頭濟勝輸年少追躡丹梯尚可攀
泓岬蕭瑟古來名大好靈區與化城北谷作寒南谷暖下方飛雨上方晴
野花豔異看難識石筍參差刻不平已識黃山真面目且留餘興待重行

黃山道歸

翠閣烟霞縹緲間清溪盡日水潺潺幽深端是神仙窟祇恐山人却厭山
與東籬奕戲贈

黃山繞報杖藜過早解優游養太和浴罷湯泉仙骨健看殘雲海道心多
問天巧鍊驚人句倚石狂吟愛酒歌砧聲獨有棋經傳未得不知爛却幾
回柯

黃山三章章六句爲蒼巖賦以頌亦以規也

黃山之水冽冽其香君子之心既溫且良僕躬浴德邦家之光
黃山之松矯矯其龍君子之才爲世儒宗交柯敷葉福祿來崇
黃山之雲瀾瀾其海君子之德步元游愷用汝作霖虛席以待

紫霞山

山村樓閣幾人家曲曲沙堤帶紫霞
隔水酒帘招客飲名園怡喜報開花
從一線天上玉屏峯和施恩山少參韻

山井身如縞雲梯峭壁縣縣載將孤
腐骨元立衆峯顛日月團團影河山點
點烟玄暉詩和就清響欲摩天

附愚山作

絕磴無門入盤空有棧縣飛來一片月
招我萬峯頭松葉接寒聲蓮花
明暮烟忽然長嘯發只恐欲驚天

過雙嶺

重重鳥道倚雲斜一路秋風入桂花
雞犬不聞松竹冷清溪白石野人家
秋夜和南浦韻

蕭蕭微雨過高林愁聽江關急暮碁
画虎未成千古恨聞雞欲舞百年心
黃花籬下金風蕭紅燭尊前玉漏沉
自笑腐儒還健在好山尚許一相尋

附方韻

確庵文集

附南浦作

風高木落下喬林不奈千村斷續碁
偶爲好詩牽客緒苦無佳夢慰鄉
心琴尊話共燈花剪魚雁愁隨漏鼓
沉惆悵旅魂消未得萬山叢裡費
招尋

送別駕鄧在公入朝

匹馬秋風驛路長雞聲山色曉蒼蒼
帝城雙鳳雲端采禁苑千花雨後香
漸見爐烟霏殿陛早傳玉珮列班行
九重識得心如水考曾主河南都未許
登樓久一方

蒼巖招飲花下伶人歌送國疑卽席成三絕句

鵬血猿腸故國悲誰將遺恨譜新詞
哀絃急撥秋風裏四座無聲兩淚垂
離蜀交爭苦未休釀成宋社作荒丘
皇天此恨應終古豈報方黃十世讎
白頭供奉唱江南紅豆聲殘酒正酣
莫訝王偏愛老渭城高調是何哉

斗山亭懽集詩并序

倚新安良維之雄曰斗山冠山有亭歲久而圯太守曹公攷其

圖牒喟然曰噫前賢之遺跡在是不可不復乃與卿大夫士共

成之且爲之記予讀之而竊有嘆也江南數十年來兵戈飢饉

古今名勝之地鞠爲蕪莽滅沒于荒烟白露之中者何限獨此

亭巋然賴公而復非偶然也歲癸丑九月日修登高故事一時宜

舍諸公羣往而嬉酒酣賦詩屬予序之而饒諸石予秋士也倪

仰今昔當秋而悲雖言之庸足重乎然予僻在海濱相去千有

餘里今日者幸登此亭借山川朋友以宣其鬱滯而去其幽憂

之疾人生往來聚散之故又豈偶然哉不可以不書于是乎書

江關秋老雁南征置酒高臺客思生雙郭風搖千樹直一天霞飛萬山明

黃花獨照愁中眼白髮偏多醉後情無限夕陽吟未盡令人却憶謝宣城

曾見干戈送老儒異鄉登眺獨踟躕范范天地空今古渺渺山川亦有無

紅寺小橋翻去鳥白沙斜澗浴歸鷺高秋搖落堪悲處可有荆關入画圖

龍潭

龍去潭猶在鳴泉日夜徂潏空成雨露到世作江湖石燭頻高下風吹尔

龍潭

龍潭

龍潭

龍潭

龍潭

龍潭

龍潭

龍潭

龍潭

龍潭

龍潭

確庵文集

卷之十下

雙鳳集 起甲寅盡乙卯

甲寅春再之新安詹齋將去官矣置酒諸天閣賦詩話別和答三首

清江北上響如簧白鳥依依近酒香最是風流賢太守一回吟罷一飛觴
雲山疊疊笑顏開誰似官閒上釣臺莫憶故園春色好虎丘花柳待公來
勝流高會倚青天醉眼看山點點烟應念故人江上路孤帆細雨一書船

用邀兒韻送靖遠中谷歸漁陽

千山萬水送君時離恨悠悠曉夢知雨後桃花紅濺淚烟中楊柳翠顰眉
西園公子才方壯南國騷人移已絲况是天涯征戰日小窓文酒正難期

附邀作

公子翩翩年少時平原十日早相知當筵曲誤多回首倚檻詩成少落
船夜雨離亭花有淚春風去馬柳如絲烽烟莫遣雙魚香楚水燕山未

確庵文集

可期

附有仲和

疎懶從來未入時東西南北少人知對君一笑才開口別我千愁又上
船太白樓邊春黯黯紫陽山外雨絲絲丈夫自是豐城劍分合延津有

定期

附遜和

二月條風送別時舊愁新恨少人知正看異縣花如雪又見河橋柳似
眉帆底暮山雲漠漠渡頭春樹雨絲絲舞雞躍馬尋常事壯志男兒好

共期

附靖遠答

那當載酒聽鶯時却向河橋別所知花滿江南春似海人歸嶺北柳如
眉千家壁壘傳烽火一枕滄浪卧釣絲從此天涯應有夢西窗剪燭更

誰期

登前韻留別實及時賓及在署

澄江如練好春時爭奈魂銷別故知雙燕急分春水面孤帆斜帶曉山眉
衙烟翠翠驚飛弄日蜻蜓立釣絲回首紫陽官舍遠不知何日對鍾期

留別詹齋

相見不相知不如不見時相知還相別不如不相知去年練江來夏木鳴
黃鸝今年練江去春柳搖青絲江水故依然此心殊歡悲公本金園彥應
守新安卑吏治兼文章風流世所希愧予一放民漁釣滄江濯虛聲入公
耳招延作賓師下榻客最上敬愛久忘疲山水縱登臨談笑生光輝頻呼
兩條友夜夜同輝杯清歌遠西梁絳蠟明丹墀已養海鳥母乃非所宜
公子皆高才儀表白玉姿臥幕多良朋交好如蘭芝連床共風雨論文咏
新詩兩兒先後來具得承恩施通門效荀陳千秋以為期詎知轉盼間公
起鵷鵬思以公骨鯁性頗與世俗違折腰事上官蠅強不能為是以動多
任訪與名亦隨近聞江漢濱埃火傳楚華干戈滿天地介馬風雲馳公得
賦歸來言侍雙親闕臣忠兼子孝今是覺昨非此事豈人謀實乃天相之
冥鴻遂厥志去不復疑獨有故人心傷感情依依最樂相知新最苦生

確庵文集

別離平生慕俠烈氣矜而振奇願為知己死願自負男兒今日別公去遙
遙天一涯何年重會面會面復憂羣嬉長嘆不能言虛齋雙淚垂

贈武林門人程魯望

家占湖山勝名賢舊德存詩書傳大業孝友重清門彩筆春揮灑奇文夜
討論交情如孔李古道自相敦

西湖送中谷用韻有亭

中谷以烏衣子弟黃絹才華從其尊人游學徽郡予叨一日之

長遂訂歲寒之交入則彈琴讀書出則吟風弄月喜同朱紫樂
過元融近者言旋北里至止南關乃放棹于西子之湖連開尊

于通仙之舍折烟中之楊柳腸斷草莊觀水面之桃花情深李

白爰成長句聊當一曲驪歌用貯行囊庶作千秋蘭譜

送君二月西湖上春色無端亦黯黯片片花飛黃鳥路絲絲雨綠楊天
其如煖火傳清柝不那笙歌沸西船明日醉醒何處夢燕南湖北一年年

破涕送君翻作笑錦塘花木為嬌然翠樓水面疑無地紅寺山腰別有大

獨樂銷沉雙目孔軍書驛亂五牙船心長幾煙燈何及撥轡澄清望少年

附題作

六橋烟月會相識今日重來思惘然于晉去時芳草路遠公棲處碧雲
天一春柳傍江南馬萬里人歸前北船痛飲莫驚頭上雨再同放服侍
何年

自古錢唐佳麗地客心今日轉悽然並無花月迎雙槳但有笳吹起半
天靈隱寺前蕭店酒清波門外夏家船送君已滿西湖淚莫遣停杯說
往年

附王露清作

夢魂每憶西湖上此日來游却偶然十里亭臺如故國半春花柳待歸
天松門窈窕雲詩徑水鏡空明載酒船不那相逢便離別好憑泉石記
今年

登前韻寄潘齋

程屠三妻

鶯花笙管香山社蝦菜江湖范蠡船此福儘堪銷歲月委心直到墮鴟平
四登前韻贈別靖遠賓及

建安兄弟交情重三疊陽關倍悵然正歡詩書方掃地忽驚烽火又連天
壯心半入桓伊笛豪氣全歸米芾船何日相逢還剪燭對床重話綠江年
書城乞詩挽其儒人用其辛卯寄內韻

結交重貧賤娶婦思糟糠此是人倫義生死無相忘讀君乞言詞感君古
道長室有賢內助多年藉匡囊書卷羅窓前茗碗陳座旁既如德耀賢又
似梁鴻壯顏同文君誥不學相如狂拈掬手口齊朝夕恒皇皇夫子異多
難薄宦游四方儒人獨從行僮僕一身當艱難與辛苦中道成備嘗此詩
出心附先生言豈迂曰首幸惜老化去誠悲涼割股腸欲絕幸婦何成行
哀哉儒人德乃近魯敬姜食報必有期凝睇瞻空蒼雖為九原痛實係一
門祥

楊友松六十次其自壽韻

印更一甲子半是亂離年好酒醉千日新詩吟幾篇岩棲常恨晚市隱獨

居先不似為官者心心祇要錢

寄懷程崔崖

天涯寶榻喜相依忽漫離羣心事違青草似袍春又合綠楊成絮曉初飛
書城冷落無征戰酒國沉冥少是非南望紫陽君不見幾回惆悵釣魚磯

題畫梅寄賓及

記得山城分袂日輕烟細雨落梅花不知別後春多少可有新詩送歲華
去年長得接光儀銀燭搖搖照酒卮月下聞歌秋思早花前扶醉夜歸遲
別來又值梅黃候夢見偏驚鳥喚時吾子後先親笑語人壽今幾幾又添
滿不放千里費相思

家創滿五十

桃源原只在人間避俗幽人自往還書別湖頭風細酒旗花外鳥關關
祇聞驢思驚南國未許移文到北山不規家聲清白後素心端可破愚頑
錢梅仙五十贈言十首有小引

程屠三妻

梅仙忍飢餓經有其類之操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念其及門已
久賦詩相贈震川先生所云生辰為壽撫今追昔感慨之意居
多者也詞雖鄙陋敢以請正於四方立言君子惟冀錫之詩文
共為表章其幸履朝亦與有榮施焉閑逢提格之戲律中無
射七十二潭漁父陳瑚啟

憶昔論交始相依在蔚村豈知非舍令祇覺布衣尊連葉風吟水蛙聲月
照門將車湯餅會往往到黃昏修禪村與僧相識如南隱隱僧故事
桂村東海畔招隱聚同羣過往驚何處通途美陸雲街五裁矚句剪燭賞
奇文猶記桃源路迷津恰共君

湖上藏書閣傳經不計年春風汾水宅夜雪剡溪船泉石從吾好衣冠少
世緣王生圖回在羣芳獨推先

四壁蕭然立匡床抱膝吟身能持白玉口不道黃金長嘯無天地雄談有
古今行藏三十載喜爾長同心

著述誰宗區廬山有巨公登龍聲氣合掛維本源同考牒知昭諫題辭重
太冲尚傳吾炙句一日滿江東蘇軾與蘇軾書吾党真遠俗繼經劫人餘玉峯花月夜寒水重霜初鄂國修春社陶家掃
舊廬樓接無煖席從我抱殘書蘇軾與蘇軾書先師撒降地遺俗說新安尚有逃名士猶多習禮壇樓臺天外見山水畫
中看我至君歸矣人生聚合難蘇軾與蘇軾書蘭陵古名郡羨子近移家座客求黃絹門生走絳紗文章新氣象人物極
聲華西眺盈盈水相思天一涯蘇軾與蘇軾書弱冠爲師弟無端共白頭函關全性命把卷送春秋舌在才還壯心長志
未休吾衰今已甚賴汝障顏流蘇軾與蘇軾書門牆多國器伯仲見錢璠健谷時談鬼梅仙只守株亭亭天下士兀兀古
人徒至竟成何事嗟他兩腐儒蘇軾與蘇軾書次九日韻送不庵上人往湖田二樂閣

七人縱機智曾不及飛鴻得道關門尹忘情塞上翁儒流多汨汨佛國自
空空杖笠翩然去君才古大雄蘇軾與蘇軾書更郎詩賦好楚調少知音飄泊還從昔艱難直到今靜觀無物我肥遁有
山林中夜旁皇嘆何人識此心蘇軾與蘇軾書種豆荒丘畔相過六月天蘇軾與蘇軾書雲如火論心日似年坐深同一笑不覺膝頻前
城南二樂閣地僻幽居山色秋霖後湖光夜月初千峯雙脚遍萬頃一
杯如更喜哀閑在蘇軾與蘇軾書瞿有仲五十蘇軾與蘇軾書

吾門瞿子有仲今之振奇人也歲在乙卯爲其知命之年菊月
初度其兄師周賦詩勸酒詞旨辛酸予爲感嘆者久之因成四
章以叙其抑塞磊落之槩并邀同人共作焉
志大才高運未逢側身天地一吳儂蘇軾與蘇軾書志大才高運未逢側身天地一吳儂蘇軾與蘇軾書志大才高運未逢側身天地一吳儂蘇軾與蘇軾書

誰道依然作卧龍
會輕萬里走天涯鼓角霜寒鳥道斜懷古淚流招屈水感時腸斷避秦花
身耳貧賤長爲客性愛登臨不憶家記得江干秋月夜也爲商婦恨琵琶
經歲囊空欠一錢尚餘豪氣似前賢指國矣欲傾三百縱博狂思盡十千
星在天電應有日命臨磨蝎已多年金山風浪揚州月回首同游一悵然
予舌封侯事已虛壯心取次欲銷除東山聖賢食高枕西嶽祠中懶上書
富貴漫誇吾自有行藏休問世何如勸君且置無愁酒萬事都歸一醉餘
輓徐鳴球二首同天來作
昔歲趨庭日蘇軾與蘇軾書愁租賦全家避草苴每逢東海畔相對淚潺湲
青蓮生計薄研凍冷于冰歲餘嫌妻子時危戀友生蘇軾與蘇軾書戎削食轉骨峻增一昔歸黃土悲君獨撫膺
簡穆文和上

溪分南望安禪處歸鴉帶夕暉
愚山賦詩遺予敬亭綠雪拜而吸之不待七椀已風生兩腋矣報
以二絕句
敬亭終古地偏靈艸木清芬見德馨今日若教鴻漸在定費綠雪補茶經
簇簇旗槍數雨時采遺千里寄相思遙知山館傳殘夜耳聽松風手寫詩
墓田種荳
柳樾街烟柳穠輕荳苗無微及時耕山他龍藏粉如蟻蘇軾與蘇軾書

柳樾街烟柳穠輕荳苗無微及時耕山他龍藏粉如蟻蘇軾與蘇軾書

確庵文集 卷之古文

序

東日堂集序

家軒與公同難之三年其宗人叔獻歸自桂林手心史一卷示瑚瑚始知公之死事為詳又三年公之子玄錫出公東日堂詩集屬瑚為序瑚讀之而嘆曰公之文信國也瑚慕公而不得見見公之詩如見公焉蓋其詩之於公也文正公以不得見為生平之恨及序文正遺稿乃深自喜其詩文字之中以為幸然則今有信國其人而得序其詩以掛名其中其可不謂之幸歟公之詩指高而骨秀采壯而聲烈其孫昌文綴拾懷抱於流離兵燹之餘十存一二玄錫為之詮次而錄之其中有所謂雲漢集者則自乙酉五月以至丙戌九月觸物感懷而作也所謂松九集者則自丁亥正月以至庚寅十月勤勞王事而作也所謂浩氣吟者則自庚寅十一月以至癸卯四月感懷而作也當今法網寬大無稍苛文者則自

公之所爭者不在一時而在萬世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哀公之志而諒公之心公之詩又何必諱哉當公之留守桂林也內無腹心爪牙之臣外無此鮮蟻子之援公以一人拮据其間左支右吾首張尾決已逆知勢之不可為矣及乎嚴關失守溶江四潰諸將棄城宵遁聞風崩角者不可勝數公獨危坐衙齋幅巾待命酌杯酒以呼天却牽馬而不御從容就義視死如飴誘之以利而不疑劫之以威而不動何其壯也今讀公之詩有云君臣千古重生死一身輕見公之識之明有云完貞方是德砥世即為功公之志之定有云死豈求名地吾當立命觀公之學之誠公雖死而公之激昂慷慨光明剛大之氣其見於詩者自在然則公之死乃其所以不死也歟史忠靖死維揚之難引決不知其處絕命不聞其辭天下未嘗以此疑忠靖之節則知公之為人待詩而後傳然而讀信國指南之集者輒往往唏噓感動流涕太息其關於世道人心甚鉅則詩又曷可少哉夫東日堂稿固公之指南也

吳匡威先生詩序

瑚少從家大人讀書里塾無外傳長而受易于韓勉趙先生受春秋於匡威吳先生兩先生皆以文章志行名重海內當世所謂經師人師者也韓勉先生避亂嚶邨不幸而罹丁亥之難辭辭以病死已而匡威先生之弟事衍歸自蜀述先生一門死于甲申之冬獻賊之禍瑚聞之仰天西向而哭且自念為弟子不得從其師於患難之際為可愧也今年春匡威先生之嗣子孫祥出先生詩集屬瑚為之序瑚乃再拜流涕而言曰嗚呼瑚尚忍序先生之詩哉先生忠孝性成意氣豪上以溫嶠謝安自許其入蜀也置酒張樂召瑚言別伶工奏精忠樂府至岳鄂王慷慨誓師音節悲壯座客人人泣先生獨奮然曰人臣受天子命苟不能立功萬里之外馬革裹屍垂名竹帛豈稱智勇大丈夫哉將行又造瑚廬而請曰今天下為吏良苦善事上官毋失名譽非吾志也倘有嘉謨碩畫有大造于社稷生民者而其悉以告我先生之不嫌下問也如是瑚送之江上賦詩四章其情別章曰竊聞人臣義實勞乃其肯東西惟所使王命豈敢忘是以慷慨別揮

確庵文集 吳匡威詩序

手無旁皇蓋以道義相成也其聞成章曰吾聞江之許跳浪多黃巾舟楫不得渡漢漢生愁雲丈夫向前去詎復辭艱辛轉念君恩重翻然有戒心蓋憂獻賊之在武昌也其道古之曰區區百里城恐非大賢路願為張益州天子忘西顧蓋祝先生之入用也先生嘉瑚之意為感嘆者久之意其赴官僅一年而身首異地妻孥隨一門四十餘人同日并命罹禍之酷一至於此今日者執筆而序先生之詩能無痛乎先生為詩遇物成詠不留思慮高者似漢魏次亦齊梁遺響然緣手散去故其存亦無幾虞山毛子晉有國秀集之選瑚錄一通示之而孫祥意以為未足欲盡梓其存者可謂孝矣讀吳官為小傳具詳其一生行已之大畧與被害之本末瑚故不再述其事而但序一時師弟之誼如此嗟乎樽勉先生之歿也野有宿草而始得哭而拜之於墓先生則并無墓可拜然先生之詩賴有孫祥綴拾其斷簡殘編以傳于後而樽勉先生之著作則零落散亂將化為雲烟而不可問矣是則瑚之罪也夫

黃錫六詩序

嗚呼此吾攝六黃先生之遺詩也先生病時塗次其生平所為詩共若干卷嘆而言曰嗟乎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乃手自刊定少不如意者去之存其十之五六于易簣前一日呼公環而告之曰序吾詩者確庵也公瑕泣稽首而受命曰唯不敢忘越三月遂奉其詩以來嗚呼杜甫有言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托存歿再嗚呼予自乙酉以後顧領顛頽無生人之樂所藉鄉里之間以詩歌文酒交相往來者惟先生與麟士子晉省公三四人不意數年之中零落殆盡其幸而存者如省公與余又貧且老且病矣此余欲序先生之詩輒深存歿嗚呼之感為之流涕太息而不能書也今歲庚子秋余有楚游之役所見山川草木觸物傷心忽憶先生江明無月夜猿喚不眠人之句歷歷如在目前因嘆先生之詩之工又不忍不序先生之詩也先生沉潛詩學多歷年所予方弱冠遇於太原家即出其所作相賞時尚鍾譚之學故其為詩刻削清新頗與人同而鐘錘之妙匠心獨得則與人異已而西宦於蜀南宦於越流水聲中寒山

確庵之妻黃錫六詩序

彭張簿書牒訴之餘干戈戎馬之間每有所得發之于詩激昂磅礴無非忠君愛國勤勞王事之語迨至棄官歸里杜門謝客蕭然如退院老僧其為詩也哀而不傷怨而不亂有小雅騷人之遺蓋先生之子詩至此而三變矣間嘗以其稿示余點竄字句無慮數十次必至於極穩而後即安宜其屢變而益上也雖然先生不獨詩人而已才健而心細智深而勇沉使其出為方伯藩臬一方可以為天子掎收固飭吏治然而仕不過解環官不過州牧文法拘牽不盡其用識者已卜朝廷之無人而天下事之不可為矣百世而下誦先生之詩讀宗伯之傳識其世而知其人其將有感於斯焉

陸桴亭先生詩序

吾郡之友與子稱性命父者多不過數人其人皆聖賢豪傑之徒而其感時不遇發為詞章又皆卓然有以自命予生平喜道人之善凡詩文之有一言合于道者不靳為之序以傳其人而獨於此數人者則皆未及為以不敢苟而為也日者衰老而多病靡靡有溝壑之憂於是乎將次第及之而首序桴亭之詩蓋予與桴亭生同里長同學而交又最早自束髮時吾兩人者見天下多故人才寥落即有高視闊步之意必欲為當世一二人而後已而桴亭天姿英邁凡五經六藝諸子百家之書以至于三才萬物變化之情狀莫不究悉其精微而貫通其指要其於經世之務匡時之略則原本王道斟酌古今而著為成書確然可見之施行人見其應於外者不窳不知其足乎內者非涉獵之才記問之學所得而望其涯涘也其為詩也少時即有會於風騷比興之指而古風則取材於漢魏近體則得法於李唐及乎弱冠以後潛心明體適用之學詩歌小道非其大志所存然間有作則能抒寫其中之獨得而為尋常思慮之所不及古今之論詩

確庵之妻陸桴亭詩序

者亦多矣其最得者莫如司空表聖嘗自擇其詩而論之曰飲食之味必資鹽梅而其美則在鹹酸之外今其詩具在誠如其云顧其所論者詩焉而已而未嘗關於性情學問之微天下國家之大也表聖蓋唐末之有道君子要其所見止于此不可以例其餘乎然則使桴亭與古今人角立于詞壇之上出其偏師賈其餘勇即足以摧鋒陷敵制勝千里譬猶齊晉之君主盟中夏雖強如秦楚且不敢與之匹敵而況于曹滕郭呂乎學者即其詩而求之庶幾乎得其詩之本焉而如以詩人目之未為知桴亭者也予于桴亭思辨錄序既詳言其人之本末矣今復序其詩以傳之夫桴亭之人可自傳其詩桴亭之詩可自傳其人蓋不待予言而後傳而復序之如此者亦以曉世俗之目論者也

周叔文詩序

果實之中有橄欖焉田父見之而大嚼惡其酸且澁也櫛諸茅檐之上外之而津津乎其有味也爬搔而求之則已不可得矣蕭閑恬淡之士世或自爲無用而卒不可少者其毋乃與之相類也歟吾嘗讀古高士傳有拔豕自贍者矣有風雨閉戶十日不火者矣有却絹而婦無種有織屨爲業而置之路隅者矣當其時豈無王公大人行青拖紫乘時顯榮然皆漸滅而不傳可傳者僅此無用之數子誠以其蘊義生風世固不可少其人也況當變革之際人倫道盡而有人焉堅不字之貞守肥遯之志如淵明之俱臥瘠餒如叔夜之頭面常一月十五不洗其有關於風俗廉恥之故又何如耶吾友周子叔文術者也當其少時卽峭獨而自高兀累而寡與其爲制舉業也鏤心濯腸不屑隨人步趨而自成一種幽深微妙之文表予幼白見而好之以爲雜文正章大力之流也其人學宮最晚連不得志于有司然叔文不以是貶其志世之作五經諸子史漢六朝優孟衣冠變更百出而叔文不以是改其學有以自守泊如也端蒙作墨之夏遭逢世

確庵文集序

故遂棄其經生業屏跡于荒郊寂寞之墟躬執耒耜種茶刈禾揮汗赤日之中荷囊凍雨之下意態尚羊殊自得也客秋相遇於陸子道威之館舍見其齒危髮秀面目黧黑無復向者儒雅風流之狀蓋居然一老農矣問其年曰五十也問其田曰十畝也問農事之閒則何爲曰吾賦詩以自樂也噫如叔文者豈非世之所目爲無用而終不可少者歟夫羅水雪於洪爐之上火不滅則水乾不能以兩存者其勢然也蓄後鶴於簾籠不決而出則將枯稿不食而求自斃者其性然也以叔文之爲人卽使其當無事之日而置之于塵俗俗狀之前吾知其必且睜目仰首無一可其意而況乎其在今日歟百世而下或有誦叔文之詩者亦可以論其世而知其心已矣予故爲序之如此嗟乎叔文與盛子聖傳同出于四明錢先生之門皆先生所得之以弁冕多士者先生既餓死于海外之琅琪島而二子者亦皆焚其衣冠甘老丘壑可謂不辱其師者矣此又端人取友之論子與氏之所致數于尹公他者也

孫雪屋詩序

雪屋先生孫子長開戶讀書行成名立垂三十年有司貢於天子之邸爲世用有日矣一日遭時之變退老虞山之下著書教授日以詩歌口娛予見其壬辰歲暮之作而心慕之從而和焉子長見之亦以予爲有心入交相慕也丙申夏遇於江上班荆握手惟若平生相與吊故侯之廢壘搜義士之遺踪唏噓慷慨且歌且嘆盤桓累日乃別去忽忽又七年矣今歲之春叩其居而訪焉則子長之詩卷帙日富已鏤版行世屬予作文以序之嗟乎子長功不得背時而盛名不得違俗而彰假令吾党生全盛之朝出其才力以報所受吹笙鼓瑟爲王國之嘉賓夜寐風興爲封疆之能吏其意氣豈不壯哉不幸而丁崇弘之季鬱鬱不得盡其用而僅爲黍離麥秀之歌細柳新蒲之哭感口山聲以鳴其不平此固世道之悲而亦吾黨之窮也當子長上都門時執筆書腸肥腦滿往往以賈誼公孫弘自況燕齊道中懷古傷時諸詩念一人之憂勒閱四方之未靖慨然有昔人攬轡澄清先憂後樂之風見當世士大夫處爲遠志出爲小章子長曰咲

確庵文集序

之久矣此其志豈易量哉曾幾何時而九廟震驚京師淪陷至於半壁江淮收合餘燼而朝綱濁亂時事日非讀其北望長號之篇拒虎轉鷹之句雖以是見子長之知幾而天之窮子長也則已甚矣雖然先儒有言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者也昔文中子遊長安陳太平十二策已而垂翅東歸返先人之敝廬彈琴講學於白牛溪上續素王之業以教其門弟子皆斐然蔚爲名世之佐使文中子用於隋其所成就未必卓卓如是然則天之所以窮子長者乃其所以成子長歟子故因序子長之詩而論及之不獨以信子長而亦聊以自信也

嚴子尹詩序

昔嚴子陵爲光武故人高尚不仕後之傳隱逸者必首稱之子尹以爲士之不得志而埋沒於荒山大澤之中者何可勝道而世獨重子陵豈非以天子所物色歟狀則人之傳不傳亦有命焉蓋各遭其勢而然也虞山嚴子尹子陵之苗裔也曾祖文靖公爲世廟時太平宰相子尹承藉家聲風流靡麗而不幸生當陽九其撫時觸物無聊不平之情時時雜見于詩歌今夏過予山其稿數卷問序于予予且與之言古人之爲詩可乎古人爲詩高文大篇鋪陳排比如阮嗣宗之咏懷陳子昂之感遇慨詭譎怪使人誦其文莫能得其端倪而亦有不盡狀者趙倚樓張三影之徒飛華落藻務求一二穿袖之詞鑠心之句亦足以傳之不朽而有開于後世狀則詩之工拙固不可同途而論也今觀子尹之詩泚筆而書不留思慮而卽其單詞片語使讀之者追然解頤此已能抒寫其中之所得矣而又何暇與世之言詩者爭黑白較長短耶吾聞桐江之濱釣臺之畔有嚴先生祠焉好事者以方子謝翱爲配子尹之侘傺不遇有似雄飛而甲乙舊人之思

確庵王素齋詩序

居狀以草羽自命其鼻祖之所不棄矣乎予故爲之序云

陸勅先詩序

吾熟滙江湖湖山之秀而爲吳郡一望縣在昔春秋時先賢游于聖人之門以文學顯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漢唐以下代有聞人迄吾明隆萬之季古學凌夷儒術衰息鬼園村夫子教其子弟都爲程文熟爛之習而以博聞強識爲諱文采風流蓋蕩然矣牧齋先生出而振起之于是海內學者始知讀書嗜古一時人才群出其門下而吾友陸子勅先者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勅先好學深思沈酣載籍作爲詩歌渾淪盤礴含英咀華得先生之教居多嘗聞先生之告勅先矣古之詩人必有深情蓄積于內奇遇薄射于外輪囷結轡朦朧曲折如驚瀾奔湍鬱閉而不得流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雲陰蔽蒙而不得出于星乎發之爲詩而其詩亦不得不工蓋先生之序虞山詩約也如此其詞彙數千言而其指要歸于風騷之義欲學者深造自得以求跂乎古人勅先師承其訓鑠礪磨多歷年所然後出其所作錄版行世于讀之而重有感也士之爲學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漢之韓毛

確庵王素齋詩序

馬鄭之徒其爲詩也訓詁章句而已學者猶然習其讀而信其傳而況于作者乎是故有屈子則有宋玉有退之則有李翱有永叔則有聖俞子美莫不雅有淵源遠祖述所謂水濕火燥各從其類者也後世雖材小生奮其私智非薄前人其于先生長者之教或身入其室而手操其戈或陰用其言而陽背其說風俗之日偷而人心之不正也可勝嘆哉先生之論詩也原本風騷別裁偽體蓋文章之大法詩人之總萃也勅先尊先生之書如法律之不違用先生之道如規矩之不易其詩之日新月盛又何疑乎予自媿失學文而無聞近將卜宅尚湖之濱問津于二三好古之君子而得聞先生之緒論焉勅先詩我其以斯序爲息壤可矣

陳均寧詩序

問閣之閒虎丘之畔春花秋月香車而舫酒肉如抵簫鼓如沸入其中日
眩而心搖色飛而神動也越明日而再至焉又明日而三至五至焉則默
然苦惱之意生矣乃進之以幽人韻士警之以魚聲磬響洗之以妙香若
若然後恍然悟前者之失而後者之得也詩之爲道也亦然世之作者大
約蟲魚香草風雲月露撮拾狗爛以爲工有能者出則必猷蕪一切掃而
空之以爲快近世王李之後變爲鍾譚是也夫王李鍾譚之於詩若赤白
之樹幟若左右之分租學之者各守其師說而不相下然二者則有辨矣
學鍾譚不成其失也爲僻爲細爲空疎猶可言也學王李不成其失也爲
庸爲俗爲笨爲酒肉者爲甲乙簿而已矣吳門陳君均寧梓其詩若干首
問序於余讀其詩空明而宵遠蕭疎而閑澹蓋山林寒瘦之詩而非臺閣
之章香奩之調也乃其人則固隱者也其問序之言曰當世之欲序子詩
者不少矣子以素甘岑寂之人不欲借題於名公鉅卿故特乞言於陳華
三子由是觀之則均寧之所志可知已矣古之文人當其踈伏羣野名聞
未章則必巧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品題而揚之於以定其聲價如太
白之於韓荆州退之之於于襄陽蓋雖賢者未之或免而均寧獨以爲不
屑此蓋有所得非苟焉而已也予聞之風雅之道每變而愈上譬之酒然
清者聖濁者賢顧不林而酒又俱其爲水也語云誦詩百篇讀賦千首其
是之謂乎家君子性好吟詠故予自十歲卽學爲詩迨丙子以後悔其少
作悉取而付諸祝融越至今則十年以明之作又不足觀矣因序均寧之
詩聊復書予之進退以告焉

陸秋玉詩序

易剝之辭曰碩果不食今之爲碩果者亦寡矣柯亭死年少死驚幾死今
臙庵履長又死其幸而不死者則亦去死無幾耳臙庵之爲人誠摯而耿
介顧領而不悔者也予思其人而不得見見臙庵之所與友者而如見其
人不得見臙庵之所與友見臙庵之所與友者之詩爲臙庵之所手定者
而如見其人此讀陸君秋玉之詩爲臙庵卷而嘆也秋玉有西山看梅歌曰
看梅須拉梅花人人不梅花不如獨遊人盡說梅花佳梅花却笑遊人俗
嗚呼臙庵往矣誰復可與同遊者乎銅坑鄧尉之間筍與駢集方舟輻輳
有不令梅花笑人者乎秋玉固言之矣一人知我可以不恨秋玉其以隻
雞絮酒及今梅花初放時焚此卷於臙庵墓上懷母效天隨腹中物俾不
知我者攫之而去也

陳均寧詩序

太原二子詩序

固哉今人之爲詩也徇其所好必已之爲是而他人之爲非交相詬厲而莫之勝也古之論詩者不然觀其邪正以知其志觀其哀樂以知其情觀其曲直以知其行觀其廣狹以知其量觀其壯老以知其氣而詩之遺盡於此矣不然不論其世不知其人而徒談談焉求之文字之工拙音律之乖和是豈真知詩者耶是故讀變文錦瑟與揚州一夢之詩則知其人不矜細行讀松月夜窗之章則知其人不屑韓朝宗之援引讀北征諸將則知其八必情不忘君此觀其邪正以知其志也天下無事賦詩相樂則有漢之栢梁貞觀之功成慶善貞元之曲江享宴及其不幸而丁衰亂之朝則韓偓著感舊之篇韋莊有思歸之作此觀其哀樂以知其情也主文諷諫官者無罪而聞者足戒則如李景伯之迴波辭魏徵之積翠池莫不因事納規義形於色若夫韋元且劉允濟之徒則狎狎佻佻以文華取幸而已此觀其曲直以知其行也樂天賦性曠達則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孟郊賦性褊狹則其詩曰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觀其廣狹以知其量也李百藥八十五而賦帝京江淹年未老而才盡李賀鬼才而早歿此觀其壯老以知其氣也詩之道盡於此矣子友端士異公以世祿子弟舞勺之年卽嫺歌詠近者咸時多故愁苦並工端士客遊燕齊涉江淮踰河汴不勝山川人物之悲異公開戶讀書登樓眺遠亦多言傷之作蓋其志正其情哀其行直其量廣其氣壯讀者猶見三百篇之遺意焉太原氏有九子大都以文章名世其能詩者則聯珠如寶氏今端士異公先梓其近體以示同志已足見其樂矣周臣有作子將傳之離憂集中而吾弟惸民虹友亦皆具九品之能八父之句也於乎盛哉

王異公近詩序

異公年數歲卽能爲詩其學大率溫季敦厚一本於三百篇之指近更沉酣於三唐宋元大家之作漸漬融冶而出之高文大篇鋪陳排比使駢杜家學之士驚嘆而不敢望其後塵予不暇具論論其最著如念母述懷諸作或一題數十篇或一篇數千言皆發於性情之微關乎人倫風俗之大初非如世之區區剪華葉繡聲悅以爲工者也常世之學詩者多矣黃吻小兒粗知四聲排偶輒吟吟詠有然發穿袖之苦然而摘句或佳而尋義則謬此猶奕者之巧於一子拙於全局非長技也短歌或勁而連篇則取此猶畫者之能一樹一石不能層巒疊嶂非化工手也或工於近體而不工於古體此猶作字者之能正書不能兼行草篆隸無本而不善變化者也今觀異公之詩體備衆家美非一律各造其深各極其勝人以是服異公之才而予獨以是歎異公之學才不可以強而能而學則可以積而至才或出於一時聰明提給之所爲而學則必錄乎數十年讀書養氣之力明乎此者始可與讀異公之詩始可與論異公之詩也矣

山滿樓詩稿序

錢泰谷中丞家於虞山之麓有樓三楹軒窓闢楮與山相接俯瞰巫咸之官旁瞻言游之氣招真治倚其北讀書臺時其西四時之景晴雨萬變泰谷顧而樂之乃以元人趙松雪所書山滿樓額額其楹而即以自名其詩卷昔人稱鳥目之勝西城爲冠樓適當其勝處故其詩不盡作於樓而繫之以樓者從所好也吾觀古之服官受祿顯名當世者類皆栖皇皇憂人之憂而山林陂池臺榭之樂則大都輕世肆志不遇於時者之所爲夫物之待命於天無窮而天之與人有限得於此者必且遺於彼分固宜然然而午橋之莊杜曲之墅雒陽之園進則豐功偉業彪炳顯融而退則山林陂池臺榭之樂天若獨私之以爲其有何哉君子寄興於物而不留意於物不多求於天者天亦不靳與之故得於此未始不兼乎彼也今泰谷之有是樓也不聞以崇高雕鏤爲笑也因其舊而新之耳目親好可與幽人酌士嘲風弄月而已蓋有高而不危苟且自足之意焉故其爲詩蕭酒出塵風格秀上覽其篇章即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獨私於天而兼有其樂豈非其分歟泰谷雅善鼓琴瑟又能陶香草作正書此特其餘事耳不足爲泰谷異然而多藝有如此者

東雲軒詩序

新安吳茂長胤侯子金石交也甲午冬十一月予挾門人錢叔江震兒子

東雲軒詩序
新安吳茂長胤侯子金石交也甲午冬十一月予挾門人錢叔江震兒子選買舟渡曉水而訪之于瀕海之楊家巷茂長樂其飲子酒酒牛出詩一卷流涕而語予曰噫此先君子次魯先生集雲軒集也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今爲先君子所朝夕歌詠而成者其精神所寄豈獨手澤而已耶予其爲我序之嗟乎士君子有志而不遇于時佗祭無聊放情山水悲歌行吟退老于荒烟衰艸之畔沒沒而無聞者可勝道哉或不辛而無子幸而有子矣而不能贊揚前人之遺言墜緒以傳諸其後此亦爲人子者之羞也茂長之言固孝子之志也予何敢辭先生幼工進士業已棄去不屑治從其同里王仲房汪古矜諸先輩結社論詩先生年少退然稱後進而其狎主宗盟則在伯仲之間性好遊嘗擔簋裹飯過吾吳登虎阜歷九峯三泖遂折而西南渡錢塘探禹穴還舟京口陟北固上金焦近太湖觀采石開平戰處又折而南走江州拜潏溪先生祠汎彭蠡臨匡廬又折而西北循漢口抵襄陽窮鹿門參嶺之勝其與會所至慨然而賦人謂宗少文韓退之不如也中歲結廬養母于瑯琊丘隴之側顏其舍曰止耕日與田夫樵叟狎耒耨之餘擁膝長吟讀書自樂無城府之跡作止耕詩數十章以貽同年八十而終可謂曠矣吾見有株守房閨者足不踰戶闥目不辨東西垂頭支頤老死牖下豈知人間有名山大川登臨眺望之樂其或周旋名利之場則又陸陸風塵奔馳駒隙如卽且之甘帶懸鼠之食牛蒙志喪心而不知返也先生之壯也則豪氣歷落交遊徧四海其老也蕭然環堵陶陶閑淡以全天年假令生當今日不南走蔡嶺西走哀牢善關則被髮埋冠從梅子真輩遊耳肯復俯仰浮沉于天地間乎程巨源序其遺事曰次魯善述名邑令以聲詩物色之輒望望然去欲見之不可得及解任則一送之郊外世俗之事其邦大夫也當其來也宜請謁惟懼一不當去則曰五日京兆耳獨吾鄉顧太學麟士爲能一反其習以觀先生抑何高人行止前後一轍也先生之爲詩冲夷恬雅漸近自然非猶夫裴孟之徒屑毛盡落而衣袖皆穿者其宗人玄昶錄之家乘足以愜孝子之志矣予將屬吾友子晉選而登諸隱秀集其庶乎並大

其傳也與玄咫隱君子繼先生而作耦耕詩者子晉則昆湖毛氏好
述古而能鏤板行世者也

確庵文集卷之四

三

同庚和白詩序

酒肉歌舞之地車馬馳驟之場庸夫濁子溺情喪志迷途而不返窮老而
不悔者蓋有之矣達人視之則以爲猥瑣羅網如蛾之自焚蠶之自縛漠
然無所動於其中是故捐欣戚齊得失一生死空乾之效儒者老而學焉
達達而然也昔唐之白樂天庶幾乎知道者也觀其出處之際忠誠鯁亮
敢於剛上而切於論事其時可大用者屢矣然而迴翔容與難進易退不
屑以楊李之援驟躋於太和開成之間終於乞身歸里優游林壑以全其
真史稱其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其信然哉後千餘年而底
山蔣南陔毛子晉孫子長履字文四君者今之學爲樂天者也讀其集有
我年五十七之作四君之齒適與之齊乃相與後先屬和謂之同庚和白
詩四君之爲人外以儒行修其身內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詩歌
琴酒樂其志未知其於樂天何如而吾於此竊有感也樂天當憲宗之朝
生全盛之世擢高科被榮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於鎮陽之拒命則指
中人爲制將而戰士悅心於武相之被傷則責京兆以討賊而奸臣屏息

確庵文集卷之四

三

杭州救旱則因農隙而積湖水龍門通險則出家財而鑿八灘甚至剽竊
邸壁無不記其篇章牛童馬走亦能言其姓氏可謂得行其志矣今四君
不幸丁陽九之厄運或困於鷄肋或老於蝸角或浮沉於丘園隴畝蓄才
而不試引分而自守不得已而尚羊於筆床茶竈清泉白石之間借詩歌
禪悅以蕩滌其情志而磨耗其歲月其行誠高而其所遇則已窮矣此可
爲嘆息者也雖然樂天之當五十七也念謀身之未遂傷歸去之已遲岌
岌焉有涸迹衆人終老塵土之恨而今讀四君之詞或云諸有一空或云
家累已了或謝微車之招或幸門庭之寂蓋皆超然逆旅之中蟬蛻汚泥
之表較之樂天當日之所得不已多乎百世而下其有過琴水昆湖之韻
憑吊往迹而問香山故事者必且以是詩爲美談曰猶望四君也

和陶詩序

陶元亮千古一人也其詩冲澹閑遠出於自然予瞻追而和之後人和陶遂爲故事起元亮九京而鳴其不平蘇其首也黃唐莫逮八表同昏士之不得志於時而以元亮自負者不少矣君子讀其詩未嘗不哀其命也甲辰夏予習靜破山有持和陶詩一卷來問序者則瞿子曉見也予度置其詩且戲之曰君乎而亦知元亮之爲人乎好讀書不求甚解君能之乎饑則扣門乞食飽則雞黍留賓君能之乎故人送錢二萬悉付酒家君能之乎老且死爲文自祭君能之乎瞿子微笑而已予又問瞿子曰好事家謂其糞糜鉢中日再拜曰充吾腹者火之力也其信歟否瞿子張目視予語喃喃不可了予憊垂頭伏几鼻聲聞作不知其何謂也久之夢有人葛巾短褐扶策而入一似有所告者予審其狀貌非今人也亟掛之坐忽驚覺起視瞿子瞿子去矣遂書之以序其詩歸其詩於瞿子

毛子晉和今人詩序

毛子晉和今人詩序

隱湖子晉社兄梓其所爲詩四卷而以其一屬序于予曰子今人也其爲我序和今人詩予讀之而竊有感也本朝以文章制科詩賦小道屏而弗御儒者或頭白不諳聲律歌詠之事其間才人學士悒然恥之往往于披讀之餘兼覽旁治而精神所至亦自造于微妙蓋其初風氣深厚作者大都含醇而酌雅其繼則文明開英華褻淫淫至七子之季而浮靡極矣一變而巧鑿再變而瘠微風雅之道日離而一代之氣運遂相與爲終始嗚呼是可數也然其變也必有一二能者厭其積習而特出新異以易之亦必有一二能者矯然自持而敦其風好故有能變者即有不能變者焉今觀子晉之詩體備衆妙美非一倫可以網羅囊括乎前人其諸能變而又不能變者歟如李迥之梅花九詠專美千古而子晉能追而與之匹敵則其他可知也已以子晉之才之學俾其生全盛之世上下馳騁于諸先生之林相與作爲雅頌贊宣太平之盛德奏之清廟而用之朝廷不亦休乎乃不幸而丁晚季僅從雞鳴風雨之時登山涉水之際神交而訓對之此猶以爲未足盡吾子晉之志也嗟乎子晉所和者今之人也十年以內時異世殊風流歇絕論者已躋之古人之列矣顧子晉不忍古之而仍目曰和今人詩者何心也

隱湖唱和詩選序

嗚呼此吾友毛子晉與友人唱和之作也子晉家隱湖之上績學多聞名滿海內海內士大夫以得交子晉爲幸爭造其廬而請詩焉子晉性好客客至則剪韭烹葵欣然命酌出其藏書數萬與客賞奇文析疑義傲古人月泉吟社玉山草堂之遺風酒酣耳熱分韻賦詩家有制則良匠朝落筆而夕上版矣如是者數十年所子晉及其子表表衣履置詩卷不忍讀曰吾父手澤在是也明年春表入都門游上舍將挈之以行而哀重難舉請於余剛而另梓之會先君子病未卒業卒哭之後重過湖上則三子已詮大成軼矣其間或因事以存其人或因人以存其詩三子蓋有孝子錫類之恩焉嗟乎謝臯羽當至元之世依吳渭以居用瑣院試士法制爲詩盟田園春興之作至今傳之以爲美談顧仲瑛築室西偏涼臺煥館華軒美榭招致四方文人勝流日夕嘯歌其中與會標舉名垂天壤今子晉生乎三百年之後聞風興起所交接者皆讀書學道之士所酬唱者多樂天知命之辭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豈非一時之盛哉歲月幾何而諸

隱湖唱和詩序

君名姓半登鬼錄子晉竟作故人先君子亦一病兄背回思昔日庚寅之春陸家舊廬吾兩家父子刻燭傳牋更唱迭和之樂如同一夢此予所以讀未終篇而不勝嗚咽者也集中前後次序一以年月爲斷而汲古閣者則子晉之藏書在焉海內之所向往也故其詩特表而出之載諸卷首蔚村鮮民陳珥序

山居唱和詩序

虞山古逸民虞仲之地然竊怪世之賢人君子能超然有高尚之志如史書所記者何少也豈山川風氣與時變遷耶將母務其大者遠者而匹夫小節所不屑爲耶抑或者凌青雲入汙泥伏而不見見而未易識耶子客于虞山數年得盡交當時賢者往往其才多過人者而求蟬蛻于榮辱之中自致于寰區之外子子乎難其人後得吾徒瞿有仲有仲爲人於氣節好大言世無有能知之有仲亦不屑求知于世每爲予言虞山隱君子輒舉所謂晴窗道人者謂其人豪于酒隱居放言有虞仲之遺風因出道人山居詩百首并其屬和百首以示予予讀之爽然若失起而嘆曰此亦居虞山者耶何爲乃能是豈予所謂伏而不見見而未易識者耶道人固有仲婦翁也與有仲相得甚歡人以爲如梅尉之于嚴子陵然予觀有仲之詩磊砢英奇洶湧鼓盪而道人之詩則神靜而致幽非少年可及蓋有仲猶有子房剛銳之氣而道人則已上老人之流亞也嗟乎聖賢立身自有中道奚必離城府弃人民窺身于鹿豕鳥魚與草木爲伍而後快願

山居唱和詩序

昔陽餐薇商山採芝伯鸞踪跡蕭關陵尚平浪遊五嶽雖各有志焉亦有以致之使然也憶予前十年爲有仲言俟婚嫁粗畢勅隲人事背崖環澗築荷舍數椽與二三同好讀書談道歌吟笑呼于其中至今日而此願未遂道人亦以貧故無買山之資猶混跡市廛倘山靈有知以諾責責我三人其將何辭以對有仲其爲我問道入而一問之

虞山游草序

往予與顧中庵先生同授書於昆湖之汲古閣開窓風雨屈指當世人物
卽知昆陵許青嶼侍御之才時侍御尚未登賢書也未幾成進士擢言官
數上封事直聲震於時吾門人漁山交於侍御父子間又數數爲予稱
道之予向往久矣今歲壬子冬仲相遇于虞山西城客舍挹其風采知夙
昔所聞不謬旣別去簡其紀游詩草屬序于予予受而讀之爲之欣賞移
日而不能已也予觀古者賢公卿大夫砥礪名節在朝在野皆有以自見
進則與天下同其憂退則與天下同其樂侍御之立朝其所樹立如是及
去官歸里謝絕請謁屏去聲伎教其子若孫皆爲國秀囊書載筆游虞
山訪帝子之臺拜先賢之墓日與騷人韵士更相唱酬酒盡則解裘而沽
日窮則焚膏以繼奇情逸趣一往而深故其爲詩淵淵和雅大音小音不
窺不擬俾讀者於氣平而躁心釋非有得於中不及此侍御與予齒皆六
十而其朱顏元髮尚如年少文章德業堅悍不衰顧余則支離放廢晚晚
無成其有媿侍御多矣因序其詩而并及之亦庸以志感云

確庵文集虞山游草序

自吟草序

予見李刺齋春日雜咏心交其人久矣今歲秋夜亮文舉社譙於秦星堂
飲酒微酣刺齋乃出其自吟草一卷屬予以數言爲序自吟者蓋取少陵
自吟詩送老之句予携至海濱館舍誦咏累日爲之擊節稱快其詩律
之細一字一句皆陶鑄古人稱量而出可謂當世少雙者也當其少時尚
及與前輩唐叔達程孟陽諸公遊故能詩最早宜其巧生於熟如此其中
香奩玉臺之作居其大半或以謂雅似韓致堯嘗讀致堯詩有所謂光景
旋銷惆悵在一生贏得是淒涼者其詞酸辛往往使人嘆息今刺齋行且
老矣三十年前招枝桃葉都作揚州一夢得毋亦有淒涼惆悵者耶雖然
里諺云八十老嫗科頭理髮回思合卷不覺啞然失笑刺齋試於寒風獵
獵時負暄南榮之下自吟此詩以之送老殆可時時破顏安見其淒涼惆
悵而已也時庚戌冬十月

確庵文集自吟草序

生卒編序

晉江夏黃氏以孝行書于太史後于五百年而吾郡有兩黃孝子曰端木向堅曰上枝承祚蓋皆其苗裔云端木徒步走天南跋涉山川出萬死一生尋其二入于金戈鐵馬風雨虎狼之際聞其事者驚相傳告以為美談梨園子弟作為樂府被之管弦觀者莫不涕泗交頤欲一見其人而下拜之而上枝則于兵餘儉負土成墳塋其大父母父母兩世四殯一時執紼來會者數百人素車白馬填咽阡陌郡伯邑有司鄉士大夫之屬咨嗟嘆息說為詩歌以美其事積成若干卷謂之旌孝編嗚呼風俗之不苟也其不講于門內之行久矣一二賢智之士起而矯之則必以剗肝剖股埋兒嘗糞為孝君子未嘗不哀其志然而揆之中庸之行義無取焉養生送死之間竭誠致慎無過不及斯為孝子之至而已端木之孝孝以養生上枝之孝孝以送死世固有飲酒六博貪戀帷房忘其親之客遊于外而弗之顧者矣有墓壙數十年惑于青鳥家言卜牛眠龍耳委其骨于荒烟蔓草而不問者矣如二子者所謂中庸不可能者非耶吾聞端木為人恂恂篤謹退然如不勝衣而上枝則個儻負氣好游俠之行嘗以武功自奮不當意則汎滄溟深淵而不悔及端木之入滇也置酒坐之上座出囊中裝資其行又能教其子敬旃以奉世其家蓋二子之所趨向稍有不同如此子固樂道人之善者于端木之孝既屢見于文詞言之重書之複矣而上枝之孝尚未有以表章之也乃不揣而為之序其編首

生卒編序

生卒編序

夏五集序

晉郭文舉性愛山水雖陽陷步諸入大淋山倚木覆苦獨宿其下鹿裘為巾不御酒肉採竹葉木實實鹽自給時有猛獸為暴獨無患苦葛洪應闢並為作傳贊頌其美以為是真異人能遺世獨立者也海虞陳子兼固窮獨行隱居桃源洞守其先莊靖公之丘壘鍵扉高枕烟火不通里人知與不知皆嘆曰嗟乎狷士此其意與文舉豈殊耶予數年不遊澗上不知其所居苦覆幾檣竹幾竿木幾株不酒肉否冬鹿裘夏葛巾否山中猛獸頗匿跡否子兼經經非沽名者他日傳與不傳固不論也子兼嘗自序其詩曰歲暮大雪起視四山落木翛然獨老梅放花數顆微風入林雪片颼颼聲從松頂下又不知文舉當日有此佳趣否亦能詩否今人未必不勝於古人也然吾聞文舉在山餘杭令顧颺者嘗造之攜與俱歸贈以韋襦襪懼不受投置室中而去于導重其名迎養西園娛之以賓朋絲竹之樂今世無颺導其人子兼雖假臥東餒悠悠六合袴裙誰為贈絲竹其何時而奏乎予是以序其詩為之俛仰而太息云

生卒編序

生卒編序

鳳齋集叙

予同年友葉子媚初數爲予道其弟子吉之才予每欲識其人而以屏跡郊外願莫之遂歲乙未館於昭陽李映碧先生之旅舍先生又爲予道了吉如媚初已而得交於呼子德下丘子近夫德下近夫又道之如映碧也時與子吉居隔一垣然子吉好讀書杜門息交每過其居雙扉長閉寂無人聲會子吉有香草集之選時時以詩筒相往來而始稔知其人允矣乎通敏湛密之君子也丙申之冬乃出其近詩一卷屬予爲之論次而弁其首今天下之言詩者多矣偶有所書輒鏤板行世漢魏三唐人人自許然識者見之非覆瓿則資童子易餒飽食耳卽有能者未必兼長長於樂府未必長於近體工于五言未免短於七言今觀子吉之詩衆響咸備諸妙悉臻其詞則寥廓無涯寓目陳理其音則曲折浮沈尋變入竹古人所謂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者也予愛而誦之不能去手如感遇雜詩何其似伯玉也感春諸咏何其似子美也豫讓荆軻之作吊古以痛今螢火蟋蟀之吟傷時以及物何孝子見善善之公憶昔行得惡惡之正龍燈繩伎工爲形似之辭琵琶十五詳於記述之法讀金陵海上之曲而君臣之義存觀思觀述哀之章而父子之情著以至怨懣杯酒言兄弟之歡流越山川序友朋之樂語其指歸蓋三百之遺風騷人之流亞而不徒以綺麗爲能事矣予於是而不勝有感焉昔香城先生丁世變之後掃軌匿跡不入官府但與子弟數輩賦詩飲酒以適其意優游夷愉克終天年子吉所云獨把髮膚還我祖自留冠珮謝先皇蓋紀定也當世士大夫愛惜名譽始未嘗不謹密自持而後稍委此從時也非夫樂天知命烏能白首一節有如是乎予故序子吉之詩而爲之三嘆云

候鳴集序

海虞嚴元功故相國文靖公之曾孫也余於隱湖得交其人退然不勝衣凝神靜氣望若木雞以相去遠不能數數相見未嘗與論詩亦不知其能詩今夏其子鑒從余遊出一編示余謂之候鳴集乃元功言志之作也昌黎有言物不得其平則鳴元功豈有不足於中者乎讀其詞哀而不傷怨而不懟可謂君子者也嘗觀古今人生不遇於時其以言語之微不免於亂世者不少如種萱看桃吟薇採檜之作往往爲貪人口實論者雖哀其志而未嘗不深爲之太息也元功之詩自託於春鳥秋虫應時而動之義則其氣和其心直故雖以鳴其不平而不至傷於已甚觀元功之詩元功之所養可知已矣余故喜而序之

確庵文集

雪廬集序

丁未歲暮坐西郊舍舍擁火苦吟聊以撥悶時積雪在地登高四望玉樹
銀砂詠昔人詩思清人骨之句不覺爲之起舞也周子元恭忽寄示雪廬
詩稿屬予爲其序吾觀世人之詩多以敲金戛玉儷花鬪葉爲工而元恭
一切皆吐棄之獨寫其浩浩落落不可一世之狀讀其自序之詞索若自
喜若不屑屑于聲音章句之末者元恭之志則已高人一等矣昔陶學士
掃雪烹茶誇示其黨家姬顧反以勢利見詆于竊嘆其識趣卑陋而嘆習
俗之移人賢者不免元恭乃以雪廬名其集而其爲詩又如此此其中殆
有所得非苟而已也予故不辭呵凍而序之序成顧視爐中榾柮已冷然
成灰矣



陸定爾集明詩序

吾友陸定爾多才而好學以讀書之閒作集唐今體詩若干首爲一卷收
齊先生序其簡端已而又集三百年故國名賢之作爲一卷其詞句之工
選詞之妙較進於前而數稍過之乃出其稿屬序於余余讀之而歎定爾
之深於詩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國風小雅之章其旨遠其詞隱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千百世以下之君子習其韻而信其傳往往因其寄托
求其義心苦調以想見其爲人今定爾獨得遺意以爲集句哀而不傷怨
而不怒其於古人之學殆庶矣乎先朝當泰交之會和氣翔洽歲登物阜
長養涵濡藹著深厚聲名文物之富前代無比維時賢士大夫皆以文學
詞翰相磨切其在朝則歌頌功德被之管絃而山林隱逸之輩亦皆輕
世肆志俯仰自如但酬之好聲出金石故其詩鏗鏘富麗備極一時之盛
定爾生不幸遭逢世故屏跡伏處愁歎寡而能撫拾遺響者之篇章假
咏唱於他人抒一己之孤憤或爲樂天知命之辭或爲悲黍歌黍之義正
而不出諸君之手蓋定爾之詩而非復前人之詩矣定爾與余同遊
郡庠又爲吾妻太原旦腹故相知最深歲暮聚散得喪之感定爾與
余共之塵沙頃刻垂三十年夕陽西流素襟掃首回思昔日相遇于風簾
之下吟哦揣摩縱橫馳騁筆研受擊之聲猶然在耳彈指刹那如同露夢
上余所以序定爾之作爲之投毫太息者也定爾聞余言其又當慨然而
賦矣

張秋紹宮辭序

春予臥病湖上重其表君手一編不遠百里輕舸被欵于屏而屬序焉
披其辭爛然而光華剝然而鏗鏘蓋錫山秋紹張子之官辭百章也予觀
古人之工爲是體者無慮數十家大抵原本掖庭鋪張揚厲以紀太平而
垂無窮其間時代不同風物各別有見而書之者如花蕊夫人徽宗楊后
諸家之作是也有聞而歌詠之者如王建和凝張宋王周之屬是也有傳
聞而追紀之者如蘭雪王人之作元官辭是也是皆足以裨益耳目補國
史之所未備故貪奇務博之君子選選有取焉夫官闈永巷之中其事幽
窈知之者鮮昔人云山入不能揚舲海人不能驟驥所處之地非也官辭
之作出于帝王妃后之口宜其工矣王和華以儒臣學士近清光而承恩
寵則其與聞者尚多憲王紀勝國之舊雖非其時然猶有七十老嫗習居
元宮通書翰知故實也獨張子以梁溪一布衣而形容禁近之地節序名
物服食典章瞭然如目睹其事而道之斯以奇矣且其指高而思遠于爲
本深履歷通而情厚全盛之風近日憂勤之意猶有存者將使當世之
人義其辭動容離黍秀之悲與曲江碧池之感而不獨以浮靡之辭誇多
能而已也吾聞張子閉戶讀書隱者也觀其立言可以知其心焉

諸湛庵亡詩序

乙未秋予偕湛庵諸子散步瀾溪之上湛庵語予曰子筮宅舍得旅焚其
次喪其僮僕之辭此咎徵也余口爲之解而心竊怪之不三日其婦李孺
人以免身不有遽卒湛庵哭之慟已而屬門人陸炳述其內行之大略以
乞言於綴文之家予惟夫婦人倫之本也丁年而失其耦恒言謂之大不
幸况爾貞淑慎如孺人者乎湛庵曰婦有令德失今不記哀子在抱無所
據以悲思於其後非所以教孺人思發乎情生乎禮義非潘安仁空
幃悵泥者之說也予何可以無言孺人十九歲歸湛庵敬相待如賓者十
有八年其事姑也孝其處妯娌也和其於賓客則簡賅殮以禮之曰此吾
夫子之畏友也其於宗黨鄰里則緩急濟之曰此吾夫子出入與俱者也
其於婢僕則時其飢寒以撫字之曰此旦暮侍吾夫婦者也湛庵故有歸
孺人爲元配當其忌日湛庵卽出外孺人必脯酒束芻潔獨薦享茲茹前
者婦人之性而孺人能若此申酉之交湛庵棄儒服耕田孺人甘心偕
隱布衣粗結不以爲陋是出沒不以爲勞晨暮養其不以其爲苦得獨

諸詩序

壁誦書辭繼相易以道湛庵嘗自嘆曰嗟乎成吾志者吾婦也達歲已丑
湛庵就居鼎甫之室予以辟水亦移家惠甫之廬聲咳相聞通有無接烟
火以故稔知孺人之賢筆不勝書且有不能書者予婦嘗爲子述而美之
今歲遊兒從湛庵學事孺人如母孺人祝邀如子於是知孺人之德終始
如一曰云嗚呼天之報施善人惜矣以孺人辛苦拮据櫛風沐雨則不宜
歿其生以湛庵遷善改過惟日不足則不當窮其身天道有不可知者人
固無如天何也然聞之誦於前者必有仲於後他日湛庵教其子立身揚
名有所成就三復斯編其慎無忘母氏生我劬勞之日也哉湛庵聞予之
言稍稍喜有間復泫然流涕嗚呼悲夫

孫岷自道詩序

予向聞廬山有孫岷自者隱君子也欲交其人而未果亡何岷自則以第
死其執友陸勅先哭於其家搜其遺文得詩若干首選而存之屬予爲其
序惟岷自之爲人勅先記之詳矣而勅先之所以不朽其友者則獨有感
於予心也勅先之意蓋以岷自耿介絕俗義心苦調世之人有不得而知
者不及今錄其詩以傳於後天下遂無知岷自者矣嗚呼勅先之用心至
於如此夫世之治亂時也人之遇不遇命也君子以道受命岷自不得志
而窮窮而且死其於時命庶幾安之非以求名於天下後世也曰吾道固
如是爾然荀卿有言儒者隱於窮簷漏屋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
爭名昔者趙宋之亡謝舉羽鄭所南之徒皆以窮死而作爲詩歌抒其孤
憤埋藏於空山管井之間易世而後出古人亦未嘗不欲其有聞於身後
也然則不得志而窮窮而且死死而不求名者岷自之自爲則可耳以朋
友之義言之豈能使其沒沒無聞與草木同腐哉此勅先之所以流涕太
息而不能舍然也嗟乎賢人君子遭逢世故願頹樵悴叫呼無聊不得

諸詩序

信其志而至於死者何可勝道惟其人有岷自之行而無好友如勅先者
爲之掇拾其殘篇剩句以傳於後故其姓名不登於史策由此觀之勅先
之高義又曷可少耶予故序其詩不復論岷自之爲人而特爲勑先三致
嘆焉俾後之觀者知當此之時尚有篤於友道全其終始者也

送平博毛伯羽先生詩序

歷陽毛伯羽學博教海虞弟子員有年當事以爲能微攝長洲縣學事今年秋將遵新令以行兩邑之士之能文者競爲歌詩以道其美且來告曰先生行矣弟子事先生有年矣有介然於懷者詩不能盡也請一言以序之予聞之矍然而起曰異哉何以得此於諸君乎今夫博士之於弟子員名也平昔非有佔俾之素觀摩之雅橫經送難朝夕一堂相應答如響也在上者不過曰吾以分臨之而已在下者不過曰吾以文觀事之而已或視學官如傳舍曰廣文一片席吾豈久居此者春秋釋奠以故事報稱而已不則走廨役盛呵從喧啞叱咤曰吾御士如卒而已然則爲博士者不已泰乎爲弟子者不已簡乎其來也孰以爲歡而其去也孰以爲戚乎嗚呼自師道之陵遲而人情之薄也當有宋之時廬陵之門切摩後進惟恐不及尚不免有薦衡射羿之嘆況其以名分文貌相師弟者欲朝煦而夕暄之繫人心於去來之際豈不爲大難也哉今於伯羽之去也而見諸君之篤于情而重于義也如此乃知伯羽之於諸君非猶夫世之兄爲廣文

不確虛文集毛伯羽詩序

者也縑衣白駒之詩夫子深有所取焉篤于情而重于義如諸君者亦何可沒哉

嵇人全素游草序

予閉戶數十年忽思吾且老矣天下之大四海之遠其爲名山大川者何限白首而不得一寓目焉亦此生之恨也庚子春於是乎有淮南之役涉江都走昭陽抵雋畢而返孟冬復以吾友長源之招扁舟至武昌前後共得詩二百有奇頗能言其叫呼無聊欲歌欲泣之意雖未合於道然而使覽者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始知人世幽憂結轡之疾必得江湖草木以盪滌之人生飛揚跋扈之氣必假大塊之文章以助成而洩越之司馬遷韓愈李白杜甫之徒窮年東走西馳席不一煖無惑也錫山嵇子相遇於黛岫堂中相知甚歡恨相見晚也先三年嵇子自昭陽歸風雪之夜明燈促席輒爲予述其勝游之概黃河之大函關之雄玉女之高棧道之險賸阿房之遺址歷岐山之舊封彈箏叩缶尚有秦聲玉枕金魚已無漢寢爲之喟然而嘆慨然而思心動色飛直欲置身其間如衛公之叫西岳大王而李望之遇驪山老姥也然雖嚮往之已不能至矣既而嵇子出其篋中詩三卷則自秦中紀其瀏覽所及慨然立就者也予讀而樂之昔宗少文

不確虛文集嵇人全素游草序

圖回山水以當卧游今予得嵇子之詩以爲坐游嵇子樂其樂而余樂嵇子之樂無車馬跋涉之勞而有風物流連之美較嵇子之所得不又多乎余故書數言弁首以拜嵇子之賜嵇子爲人質直而平易學道人也君家叔夜吐論凝神晉之賢者而才多識寡不免於亂世君子惜之今嵇子恬憺自得蕭然遠古有屈平之騷而無其艱有梅福之潔而去其名知其志念深矣區區古人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鄉乾一詩序

吾里姚子襄周鄉子乾一皆英杰可畏人也客歲之秋予讀書西郊道院
丙夜不知何人竊青蠅以去乃僦市廛於東偏杜襄周館舍數武時時以
詩相往來因襄周又得讀乾一之詩也予觀乾一年少而才將及其鋒而
用之非如予之兀然空老若詩歌小道亦其興會偶及所謂餘事作詩人
耳而豈足以盡吾乾一哉雖然溫季敦厚詩教也唐虞之教胄子必本于
詩之言志漢孝武時申公受詩浮丘伯而其論治也切中當世之疾轅固
以治詩爲博士而其弟子皆以詩顯貴爲名公卿李唐以詩取士而韓休
張九齡之輩出詩之爲教所以浸潤于和平大雅之中而古今人才之所
由見也今天下之無吏治也久矣平日無以預養其性情而一旦服官蒞
政從其意之所欲爲力之所得爲卒至身敗名滅爲世非笑目前所見比
比而是不亦悲乎乾一之詩其合于溫季敦厚之指可謂深矣它日者舉
而措之必且拯彫瘵之殘黎障狂瀾于奔潰而謂詩歌小道無關於世道
人心者非通論也予故因乾一問序而爲道之如此乾一爲道鄉先生苗
裔道鄉德義名節師表人倫吾知乾一念祖不怠振起家學道鄉之道自
此而東矣

鄉乾一詩序

黃殿邦詩序

庚戌春余館于朱君肇嘉所其地瀕海其俗好治生耕織爲業無一人以
文字相告語者時黃君殿邦之子鶴從余學因而聞殿邦能詩竊心異之
居亡何鶴持其雨中湯與詩至披吟再過古調抑揚如抗如墜然後知殿
邦之能詩信也壬子冬殿邦將梓以問世出其全帙示予余嘗嘆詩雖小
道而世之能之者亦無幾人其皇皇衣食于奔走者每無暇爲詩即暇矣
非胸次瀟灑有箕山潁水之志者不好爲詩或好矣非讀書而爲于古者
不能爲詩殿邦辟居隱之東野日率其亞旅傲從畊田數十畝早作夜息
又有閭閻黨正之仕長一鄉之徑賦時時入城郭走解令策農田水利以
佐有司治其邑意其于詩必有所不暇爲也然而入其室窺明几淨竹暗
花深架上圖書自六經諸史以至漢唐宋元大家之集裨野之編不下數
千卷陶元亮所云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者殿邦有焉而又以其春秋
餘閒青鞋布襪扶杖出門訪虎丘美人之墓拜孤山高士之亭入句曲求
茅君之與區陟新都開任守之遺跡懷人感物則惻然以思弔古傷今則
慨然而嘆其意氣可謂壯哉宜其所得之作清剛峭拔有度雪千雲之想
也殿邦之詩序其西湖草者定遠序其句曲草者眉聲序其黃山草者將
必諸君皆知言君了其足爲殿邦重矣今復都爲一集而索言于予予又
何多道哉特以塞其請也乃爲之書其卷首

黃殿邦詩序

乳山道士詩序

今天下有曉如杜微者如張籍暗如子光輝如士安者乎人必目笑之吾獨愛之重之且願效之曰此莊子所謂以不材全其年者也乳山道士吳越武肅王耳孫也其高祖贈光祿公死倭難子孫得爲世胄繫籍羽林乳山食其舊德遭逢鼎革幾觀變開關燕齊依附日月可謂智矣使其聰明強健必且懷甲冑犯霜露爲新朝剪除荆棘一跌不振吾恨其隕越以貽先王羞也天牖其衷而益之痼疾耳目充塞手足跛倚使得優游嘯歌於高山流水之間嗚呼何其幸哉今乳山且茹蔬糲染涕泣求哀爲學佛人矣吾聞佛以空諸一切爲教自今以往當焚其筆研口不言詩以嘲風弄月之才爲竹筴屎檝之侶則庶乎其可也乳山其能之乎乳山俯而慚仰而嘆曰善哉雖然僕病未能也

權庵文集乳山道士詩序

東歸吟序

余嘗序眉照半樓詩草以爲賈休齊已之亞今又寄示東歸吟而屬余復以數言弁其首其詩律之細較勝於昔而其名則更稱浪遊子又爲氏意蓋以賈長江自況賈休齊已非其好也長江初居法乾寺雒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長江賦詩自傷曰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韓退之見而憐之教以爲文之法遂去浮屠舉進士人之出處何常視所遇何如耳眉照之詩刻露清異彷彿長江而世無退之其人不能躋之於青雲之上顧眉照生非其時將以水邊林下終其身則雖不遇退之亦無怨焉然則吟病蠅以刺公卿詠薔薇以譏執政又眉照之所不肯道者可謂善學長江矣其得免於斯世無疑也予故不辭其請而爲之序

權庵文集東歸吟序

家南浦詩序

昔唐元和開成間風雅道盛盧全以現閣與衍之才爭雄一時而韓子西
稱之於東都李商隱首倡西崑沉博絕麗王介甫謂其善學老杜若二子
皆卓然自成一家之詩者也今年夏予偃息虞山一日南浦過予出所爲
詩而屬序焉予讀之終篇其聲鏗鏘然其光景晃然使人欽其寶莫能名
其器也爲之沉酣者久之既而適然有會曰予之詩其在玉川義山之交
乎人生而靜性也感物而動情也詩也者所以言其情也世有升降情有
得失故詩亦有正變變而不失其正者風雅是也嫫母之捧心優游之破
涕不悲而泣不歡而笑豈情之正乎玉川子生唐明夷之會布衣落拓作
祭于南衙北司之間其感於中者深矣義山名姓不掛牛李之籍而餘波
及我端端末路誠有如河東所嘆者今觀玉川月蝕之作聲牙侏屈主文
而謫諫隱然自負於二百四十年之後義山之隱語史拍洪崖碧城閨苑
亦小山叢桂之所託也豈非變而不失其正者歟南浦好古尚志博綜群
書而抑塞磊落不得盡其意故其爲詩酷似二子假令二子復起與之角
確庵文集卷之五南浦詩序

立於塢站之上殆未知其孰勝也訛川有人振起風雅予日望之矣三峯
枕流道人瑠譔

何東籬黃山詩序

歲在癸丑仲秋之初余與金陵何子東籬同爲黃山之游昔李太白稱黃
山四千仞三十六峯奇峭甲於天下余未游時意謂得佳山水必能引入
入勝登臨之際當有絕妙好辭以肖似而抒寫之及游其巔危峯怪石生
平未見應接且不暇而何有於詩獨東籬過一松一石必大呼叫絕招擢
腸胃以求奇警之句得則朗然而吟不得則甯然若喪可謂不負黃山者
也余見世之游黃山者類必有詩然徒點其面目耳山如有靈將不以爲
德而以爲恨安得以飛流激沫爲徐凝一洗者今東籬之詩余汰其病者
獨存必傳之作得二十餘首蓋東籬年壯氣張才情奔放生長通都大邑
之間而又足跡半天下其所見舟車文物之美山川風土之變固已磊落
於胸中一遇黃山之奇則曠懷逸志拂拂從十指間出足與黃山爭勝負
無疑也且其詩一似其爲人有兀傲孤鶩之氣黃山谷所謂寧律不諧不
使句弱寧字不工不使語俗者讀者固自能得之毋俟余言之屑屑也

確庵文集卷之五何東籬黃山詩序

枕煙堂詩序

歲庚子予偕門人羅有仲爲淮南遊道過錫山拜龜山先生于道南祠時
高賢學業瞻講學東林書院見其三子歲培節培楚培皆修各行善文章
已而渡江抵昭陽李廷尉映碧家元又舊從余遊其弟九晚倚江英英競
翼有隴西三鳳之目已而又至雒陽訪司李辟疆與其二子穀梁青若
相朝夕言論舉止卓犖非常不問可知爲佳公子也越三宿青若出其枕
煙堂詩稿屬予爲序予乃作而嘆曰嗟乎國家深仁厚澤生養教誨浸淫
浹洽垂三百年其名門右族沐浴膏沐禮樂衰息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
率不謹世祿之家遂有鮮克繇禮之嘆而一二老成尚在食舊德服先疇
守其祖訓以治後人其流風遺韻間有存者嗚呼此亦國之元氣而人之
碩果也冒氏之先以孝弟世其家寧州公之教嵩少先生也嚴策名之後
不廢夏楚不當意則跪伏于庭以爲常辟疆之事其二人也亦然嘗告之
鬼神願身行萬善以爲祝延之辭以此教其二子所謂少而習焉其心安
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者也予嘗稽之往昔如萬石之對君數馬以告其醉
謹可法也而文采不足稱焉衣子弟擅江左之風流然封胡羯末而後亦
凌夷衰微矣誰謂今人必不勝于古人哉予故張其事而序之且以示昭
陽錫山兩家仰其益念而祖事修厥德交相勗以有成也若青若之詩出
入三祖馳騁七賢則吾家其年言之詳矣

曹冲谷黃山白嶽詩序

予比年善病不能如放翁之老而好學今歲癸丑漁陽曹子冲谷以一日
之長事予制舉業之暇閒託興於吟詠予賜枯筆秃頰有才盡之嘆冲谷
天姿秀敏而三唐名家又爛熟胸中每有所作清辭妙句往往出入意表
至與之討論經史揚扞古今則又具深識慧眼得其菁英而不爲糟粕之
學者也近將薄游吳越先梓其黃山白嶽詩卷出以問世而請予叙之夫
黃山白嶽晦庵先生篤生之鄉也予考先生之門弟子其傑然者衆矣晚
而得蔡季通季通聞道獨早於書無所不讀凡奇辭奧義難學者或不能以
句而季通爬梳辨析細入秋毫先生嘗稱之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
易又曰吾與季通終日言而未嘗厭也今冲谷年方弱冠而好學深思其
一種邁往之氣將追躡季通而尚友於千載之上矣予亦晚而得冲谷雖
未敢竊比紫陽而友朋之樂視昔之於季通何以異哉冲谷之尊南嶽登
先生治郡餘閒閒情風雅而其伯子清遠仲子賓及皆以詩文鳴世茲冲
谷又如此其河謂崑山之入以玉抵鵲者也扶輿清淑之氣萃於一門天
之生才必有爲矣冲谷勉乎哉

曹冲谷詩序

北遊草序

予性好山水近從天目歸足跡所經輒高歌嘯抒其中之所自得然每見幽與險異者多生於荒寒之地非其好奇士不能至幸而歷千百歲始得所託以見於世其翳伏委棄於寒烟蔓草兔狐蛇虺之中蓋亦不少矣惟金陵錢塘山水之勝富郊開俯城郭秀潤清美日接於游者之耳目故其名滿天下宜歐陽子之所稱詔而樂道之也予嘗持此說以論詩詩者言志之物也情文聲響之間即可卜其終身之所就宋景文之落花冠乎仲之孤舟皆布衣貧賤之作而識者知其為富貴福澤之器若夫孟郊賈島之徒指肝擢腎務為艱深抑塞以闢其能既以窮其身又以愁於人其亦山水之翳伏委棄而不得自見者耶王子惲民太原佳公子也食文肅之舊德用奉常之規矩窮經讀史之暇間為歌詩牧翁梅村嘗序而梓之矣近有都門之役復出其舊游諸作將以是正於風雅之家予諷詠其辭雖其間登高山臨大川亦有懷古傷今悲歌慷慨之意而氣象之裔皇文采之雄壯則絕無孱儒餓士蓬巷茅簷嗟卑歎老之態蓋在景文平仲伯仲之間而不屑與寒郊瘦島為伍譬之山水則金陵錢塘之勝名滿天下者也予老矣瘡癥放廢間有所作不免於哀思勞苦唯殺之音與山水之生於荒寒者何以異而獨於惲民之詩喜其有成知其行之必有合也聊書此以當繞朝之策

北遊草序

北遊草序

北園詩集序

歲甲辰余有幽憂之疾習靜於破山之高林去吾門凌子南樓徐子南徐所居不數武其比隣則有季子元棠三子皆能以其詩鳴者也一日者三子同為我沽酒縱飲於元棠北園時方夏五荷香微來新篁簇簇架上薔薇爛若雲錦余坐卧其下不忍別去酒酣笑謂元棠曰陸魯望豈貧人哉元棠歡甚許割草堂三楹為余讀書之別業而余以征徭絡繹言旋故里一別五年為歡不再良可嘆也戊申冬南樓袖其北園詩集過予婁江之旅舍屬一言為序余觀元棠狀貌魁梧如羽人劍客讀其詩慷慨豪上飄飄有凌雲之氣豈古之所謂仙才者歟仰其放浪詩酒而有園亭泉石竹樹之勝以助其逸興天亦若予之以清福矣異日花開時余當扁舟重訪元棠蓄酒以待予毋效坡老客至而謀諸婦為鄭當時所笑

北園詩集序

北園詩集序

北園詩集序

馮寶伯詩序

海虞瞿有仲馮寶伯皆以一日之長事予予皆愛而重之以爲不當在弟子之列者也二子者其家貧同其孝弟同讀書博古學聖人之道同不應科舉又同能爲詩然予嘗論二子與其詩矣有仲性疎而情上負抑塞磊落之才古之狂也故其詩哀以思直而能廉深於國風者也寶伯智深而勇沈懷潛泊岸靜之德古之狷也故其詩和而莊怨而不怒深於小雅者也二子亦以予爲知言予老矣猶自懼白首無成將於鳥目之麓尚湖之畔結茆數椽招延名人魁士論學求道綴修微言以待來者而以二子爲都講乃不謂二子先後同爲遠遊有仲涉長江渡洞庭而走滇南而寶伯亦且囊書策筆爲入都門計天南地北相去萬里予欲尼之而不可得也無已則請贈之以言以壯其行古者男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明其所有事也孔孟轍策列國席不暇煖退而著書立言昭示萬世漢唐以還司馬遷韓愈李白杜甫之徒窮年決歲馬跡輒跡幾遍天下其見於筆墨文字之間鏗鏘金石幽眇動鬼神往往得山川之助焉

權登之集

是故不出戶庭關觀如女子君子耻之今有仲所遊碧雞金馬銅柱朱崖之地吾未之知也若夫江淮以北黃河之大泰山之高余計偕時嘗驅車其處由今思之蓋七閩矣寶伯過而問焉鄒魯文學之儒燕趙悲歌之俗尚有存焉者耶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立乎今日以指嚆昔威儀文物之盛有以異耶無以異耶才如寶伯弔荆卿之遺跡想郭隗之高臺得毋有悠然而思慨然而賦者耶寶伯行矣予特書此弁其詩集并錄一通寄示有仲以爲何如也

錢既白詩序

予年逾知命齒髮秀龍鍾偃蹇擊壺壯心于今盡矣門人錢既白簪方剛狀如羽仙劍客家虞山之祿園背郭六十里戴星衝雨徒步往返窮日之夕不爲疲也其性喜吟詩予嘗謂之曰而非詩人也精悍之色時時露眉宇間而豈容以山中老哉既白唯唯已而曰曙誠非詩人也然數奇予已而寄興于詩夫子其教我矣予曰而居祿園在江海之交將以八月之望與而觀濤乎其間當是之時紛紛翼翼波湧雲亂枚叔通所謂如勇壯之卒蹈辟衝津此天下之至文也子美太白曾何足以當之既白予是惘然若失喟然而起曰夫子其教我矣

權登之集

賈天來詩序

直州治而北爲村墅者三日鳳里曰直水曰沙路阡陌互通烟火相望其間有隱君子焉顧中庵賈蔚菴黃攝六其人也三君皆精學尚古以辭詩聞于里中予獨僻處蔚村離羣索居嘗戲謂之曰鼎足之勢已成吾辟君三舍如虬髯客逃入扶餘井蛙自大而已皆大笑曰誰爲留侯燒絕棧道使沛公不出者乎亡何三君先後化爲異物而予亦老且病又鬱鬱終歲有淵明五男不好紙筆之嘆伊人天來能讀父書風流文采不至墮其家登嗚呼其可敬也客歲夏秋臥病先人之丘墓來時枉相存乃盡索其詩而披覽之大都清剛峭拔得長江東野之遺風行見賈勇先登主齊盟尚漢幟與作者周旋于壇坫之工豈不快哉予雖憊尚當據鞍顧盼以示嬰鏢天來其母以老病舍我可也

壘篋集序

客歲戊子夏大水以舟爲書舍放於蓮渾始命二子學爲詩入秋則禁不得作今夏五月予自何舍歸見壁間有愁霖詩則二子承內子之命而各言其傷者也頗能如其所欲出已而大水轉甚乃移家瀾清之上暑而酷者十餘日爲數年以來所未有予不能危坐止高臥北窓揮汗而已二子亦以讀經爲厭苦且教之讀史讀史之餘令復理詩學既成予乃點窠而存之月曰壘篋集噫古人之爲兄弟者不少矣吾家太丘有元方季方所謂難兄難弟者也吾知二子不能學也二子其亦平其心和其聲兄弟之間更唱迭和相好而毋相尤相諧而不相奪則於壘篋之義庶幾焉

壘篋集序

下忠毅公落落齋集序

瑚十歲則愛讀李忠毅公之制舉業已而聞公立朝抗章論魏奄死詔獄見德州道中誠子書君臣父子之間纏綿篤摯每爲之廢卷太息公死二十年而國變又二十年而公之子遜之捧其遺稿踰門而屬序於瑚瑚於是焚香正襟莊誦數四因其書以想見其人而後知公之不可及也古之忠臣義士直言敢諫仗節死義載於傳記者多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等死耳其有難易之辨者何也孟子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直養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夫氣動物也而善養者則主乎靜武侯曰才須學也學須靜也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能靜而後能動龍潛而勿用必其見而躍者也鳥三年不飛不鳴必其驚人也而神天者也公之爲人自其書生時閉戶誦讀却行側立恂恂如處女可謂能靜矣服官之日不名一錢情不離山水口不忘忠孝其遊白鹿洞詩云至理悟消息達士置云靜由此觀之公平日之澹泊寧靜所以養其剛大之氣者爲何如哉而世之稱公者但知其蟬脫于泥爭光日月而不言其樹立之有本蓄積之有素則亦耳食目論者之爲見矣瑚故讀公之書而獨推原其學術如此嗟乎惟天下之靜者爲能見微而知著當公之時天下尚全盛然外有疆場之驚而內有朋黨之禍公已遠知其必壞也故極論天下之勢謂以三患生三病噫然有履霜堅冰積薪厝火之懼向使公言得用而志得行及其病未中乎膏肓而求良醫以救藥之或不至於山傾谷圯魚爛土崩事未可知也其憂在二十年前而其驗乃見諸二十一年之後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於此此公之所以爲不可及歟

澹寧齋全集序

昔西漢之世天子喜用經術儒雅之士故其臣如谷永劉歆輩皆以博古知名而為國家決大事定大議不免依阿諛忍以誤國是唐貞觀時如王珪魏徵遭逢明主上下相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謂忠於所事矣而其先則委蛇以失其身乃若梅福嚴光高尚其志足以使人聞風而興起而竊意其介然獨行之性其出也未必有為而其處也未能著書立言以萬世名教為已任嗚呼人各有能有不能古今以來篤學勵行才全節備之士何其難哉以予所聞表表有以自見者猶尚如是而況其下焉者乎昭陽李映碧先生少登進士以司李考最天子臨軒而策問之擢居諫垣先生受恩感激大司寇不職上書箴規左遷於外會司寇以罪廢上念先生言復召用先生已而奉使淮藩遭國變復命南都首建議贈諡開國靖難諸忠臣見時事不可為遂叩心絕氣泣血呼天返其初服矣蜚語以後佗僚鬱抑無所俚賴於是杜門著書手不釋卷積累歲月詮次成帙屬瑚序之瑚讀之而喟然嘆曰大矣哉先生之人文乎先生之人天下

確庵文集序

不啻有之先生之文天下不啻有之文也人之於父母也其親踈孰與君然而喪以三年為斷謂其情之有所極也終身慕父母則孟子以為大孝謂其有異乎常人之情也先生之喪其君也數十年於茲矣而涕泣悲痛之懷未嘗有時而或釋其見於筆墨之間者惓惓皆不忘其君之言也非終身能慕者耶先生美丰儀善談論每與瑚攬書燒燭援據經史抉摘同異貫穿錯互舌如懸河比年以來讚言日富屬辭比事微顯闡幽往往出人意表而其好惡是非一軌於正今讀其集有論古者有述今者有奏之朝廷有上之史館者有書國家用人行政之大有記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細者雖壽之棗梨十未四五已足以衣被海內沾丐後學矣嗟乎當世士大夫受國恩而食舊德如先生者蓋亦不少矣而不忘其君先生一人而已耳先生之孜孜著述非徒以翰墨為勲績詞賦為君子蓋痛明堂之不祀懼文獻之無徵將以此區區者報君父之德而盡臣子之心也先生之人豈非不朽之人先生之文豈非不朽之文哉瑚是以不辭固陋而為先生序之若此後世有好學深思之君子誦先生之書論其世而知其

心其必歎慕先生為百世之師而以瑚言為徵也

確庵文集序

吳梅村文集序

往歲戊戌梅村先生年五十珣嘗頌之以詩而竊擬先生於子美退之時
入聞之皆以珣為知言也越十年而為戊申先生著作日富門弟子傾伊
入輩稟集其詩文四十卷刻而行之二將變先生以書來告曰君知我深
序莫如君宜先生之詩文向固以為子美退之者也世有子美退之其人
而得弁言於其文字之首可不謂大榮歟而又何敢以不文辭憶珣燥髮
時先生以制舉義冠南宮反天下程文腐爛之弊而振之以東西兩漢唐
宋八家之學一時號稱得人是時先生之文家茲戶誦羅深山幽谷兒童
婦女莫不耳熟先生之姓名者海內士子始蒸蒸漸進於古人之業先生
之功在儒林蓋已久矣三十年來閉戶却掃紬二酉四庫之藏擷其菁華
而見之詞章其為詩古文辭遂造於精微與博之域世雖有秘為中郎枕
中物者要其全集尚未有專刻也然則伊人之為是役也吾黨之志也天
下之望也豈非千古之盛事哉珣聞之詩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不文行
而不遠故人之有文如龍之有鱗鳳之有羽龍鳳之所以振拔於其族者

確庵文集

吳梅村文集序

固不在乎區區鱗羽之間而非鱗羽則不成其為龍與鳳也六經以後詩
莫妙於蘇李而齊梁以降相率為俳優之調而詩衰矣子美起而別裁偽
體而詩於是乎一盛文莫工於班馬而魏晉以還相競為浮靡之習而文
衰矣退之出而剴削陳言而文於是乎一盛是二人者人文之大成後學
之宗師也然苟卿嘗以為藝之至者不兩能是故子美無退之之文而退
之之詩則亞於子美求其兼而有之蓋幾幾乎其難哉王介甫有言悲歡
窮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或綺麗而精深或風流而醞藉或嚴
肅而百萬之師或奮迅如千里之駿此子美之詩也而先生之為詩亦然
本兩紀有言汗瀾卓犖奮法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
萬鈞鳴雄偉不常推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此退之之文也而先生之為
文亦然噫嘻可謂兼而有之矣藝之至者其殆兩能之矣何其盛也何其
大也珣故申十年以前之說而為之序之如此先生間嘗謂珣曰凡人之
情不能則肥食蛙則瘦子獨不然向者快嬰世網今得返其初服與二三
知己詠白傅池上之篇讀啓期三樂之論優游歲月以老餘生於願足矣

然則先生之恬淡冲和有得於中久矣宜其見於詩歌文字之間淵中而
祿外此又讀其集者當自得之而非珣一人之臆說也

確庵文集

吳梅村文集序

婁江志序

三韓白公治弄州之四年率州人潘朱涇既成州人謂其可以代劉河也
易其名曰新劉河於是乎有新劉河志又一年直指李公按輿以公爲能
令公以潘朱涇之法游劉河而劉河亦成於是乎有婁江志婁江者劉河
也或曰暮月之間兩河告成官不費民不勞嗚呼何其神也故成此志者
公意也其春秋所謂自序其績者也予曰否否不然公實有懼焉爾公之
言曰婁江之通塞東南六郡之大利大害也六郡之民治六郡之水已
事也今予獨率一州之民而治其什之七是勢吾州以安六郡也予懼一
開江綴輿動言百萬政頒祭或截漕先朝有言之者今役一州二十九區
之佃而受粟於其主是以豚蹄易羖車也予懼二由來命吏必遣大臣其
懼重其責專權重則無中制責專則無旁撓予故州牧也力小而任艱予
懼三然則予之幸而成此河者皆吾州父老力也其何忍不志志之者蓋
以志懼也雖然公又有懼焉公之言曰婁江之通塞東南六郡之大利大
害也百年一治數十年一治所以裁成天地而節宣其氣也然興大役動

婁江志序

大眾則必有勞則必有怨勢與怨予所不辭也或以予爲口實而過而不
問焉此又一懼也天下事有其志矣難於有其人矣難於有其法
倘有踵予而爲之者委任非人規畫無法則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蓋有之
也此又二懼也婁江六郡之婁江而非一州之婁江也或遂以婁江爲一
州之婁江而交相諉也此又三懼也前乎三懼懼在事先者也後乎三懼
懼在事後者也懼在事先者今幸告無罪矣懼在事後者不能無望於後
之君子焉此公意也故曰公實有懼焉爾若夫成此志者爲誰吾友殷重
領君士璵也殷重佐公治河身親其事故能信之也上卷今制也下卷古
迹也二郊之論附於其末者明水學之原爲萬世法也蔚村老農陳利序

爲王長源題孝感縣志序

古者九州有志列國有史蓋紀其疆域土田貢賦綱紀文物之大關於國
政者掌之小史外史而藏之內府而又有小行人以適四方辨其萬民之
利害逆順凶荒和樂各爲一書以反命于王故其時天子得端冕南面而
周知萬里之外後世郡縣志率數十年而始一修甚或以爲不急之務而
廢焉不舉毋怪乎治之不久若也某奉命視學湖北竊總總然憂之初
官卽下檄所司俾各脩其所治之志而還邑志踰月而告成董其事者邑
令張君擢士而成之者則沈司李宜夏孝廉煒楊文學洪才也某讀之作
而嘆曰善哉志乎昔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
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親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當是時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二王之後空陳白馬之詩柱下之藏半付青衿之嘆
先王之制已將蕩然漸滅而無有而區區東魯尚秉周公之章能動韓宣
之敬故得因春秋舊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存一王之制下以明
將來之法是則孔子之意云爾爾縣之有志猶是也其間風俗之貞淫賦

婁江志序

役之繁簡政治之得失人物之善惡皆當識其大者而其微者則宜略焉
而弗詳問譬以此意求之作者而寥寥乎未有其人大抵多鋪張科第之
榮與一氏怪誕不經惑世誣民之說否則後言其山川臺榭之美詩文之
富爲風雅之家登高作賦之助而無當於經國治民之用嗚呼何其謬也
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煩而志寡嗟乎知此義者蓋已鮮矣今
三君之成還志也不過旬月之間而發凡起例綱舉目張封域有圖食貨
有考官師有表災祥有紀有說以冠其端有論以斷其後列傳之監者則
削之藝文之蕪者則刪之國政民瘼雖瑣必錄僧綱道紀雖盛不書其事
則備于前其文則損於舊網羅弘博猶存周禮之遺筆削謹嚴竊取春秋
之義傳之其邑垂之久遠還雖小亦今日之魯也後有作者舍還其奚適
乎書既成三君微言于其某爲之參訂一二而欣然序之既以嘉三君之
才而不沒其苦衷而且以爲凡修志者法焉

爲王長源題公安縣志序

公安邑志成其讀未卒業不禁慨然廢卷而歎也曰嗟乎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臣爲天子奉社稷治貢賦其可不明於古今持大體審緩急輕重爲一方良有司哉公安古屏陵地昭烈公之遺跡在焉襟江枕澧荆州一門戶也向者田肥美人殷富稱沃野之國而比年以來寇盜憑陵家室離散又其地卑濕當江流東下之衝堤防廢壞蛟龍魚鼈窟宅其中農有懸耜財粟殫亡且水陸之會軍旅載塗秣馬靡食奔走驛驢無所控告公安之失其天也亦已甚矣官茲土者可不謂難哉昔先王之治天下有司民之職書其生齒於版而歲登下其死生又有稻人雍氏之屬掌稼下地蓄水止水蕩水均水之法與溝瀆池之禁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而賓客師役路室候館則命遺人以掌其道路之委積凡所以加惠元元而休養生息者其法至備後世王道缺微人失其所遂有愁於室而嘆於路者君子往往作爲詩歌以傷其事如黃鳥若華諸篇是也公安之難治如此而爲之吏者思其難以圖其易者周官之所重鑒詩人之所刺將

爲王長源題公安縣志序

可不爲之勞來還定安集之乎予故此筆序之而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成此志者訓導孫君錫蕃孫君前學多聞登高能賦黃岡之僑舛也

爲王長源題黃梅縣志序

某不敏奉簡書衡文楚北朝夕惴惴惟不得當是懼已而思之學臣之職非徒以課帖括定殿最而已凡事之關乎綱紀文章人心風俗可以裨益政教者皆當脩而明之乃撤下有司各排摺其所治之郡邑志而梅邑獨稱荆告竣其讀之而竊有感也政治之大兵農禮樂而已梅地廣袤不過二百餘里而山林川澤實居其半高者苦旱窪者苦澇固濱江一瘠土也然而歲賦糧三萬七千有奇賦重則民貧民貧則吏困元結有春陵之詩陽城無上上之考此其難治者一也賦寇踰躡之後災荒流殍戶無土著人不聊生獸聚鳥散剽掠四起然而旗鼓之臺不存關隘之防未復武備既弛誰捍牧圉此其難治者二也教化久衰風俗頹敝紳廝養以號交呼耆頭虛兒皆列上坐少可陵長賤可妨貴加以好鬼信佛人病不爲致賢而專崇淫祀居喪不與哀泣而廣召異端漸漬既深極重難返此其難治者三也此三者兵農禮樂之大務也而難治如此譬如琴瑟不調當急解而更張之異日朝廷采風問俗勸德懲惡以梅邑利病臚列上聞爲之

爲王長源題黃梅縣志序

薄其賦歛討其軍實與其教化則此志也其亦王道之一助乎然則學臣蕭君詮次之功與邑令徐君贊成之力亦何可沒也是爲序

為王長源題穀城縣志序

載籍之於人重矣哉春秋時穀伯綏始見於經其後秦改為郿縣二千年
間茲土者何限而宋秋君栗獨以賢令傳宣非以師古好學為歐陽子
所稱道與聖人之道甚不便於俗吏故世鮮有能尊孔子者秋君為政其
月而治成能重儒術興禮樂修孔子廟有司簿書所不責獨認然急之
以故歐陽子嘉其賢然則俗吏之視為不急之務而不屑認認於此者蓋
亦多矣今穀之困於亂也歷三十年所師環其疆官吏野處方增城浚隍
捍牧圉之不暇而予視學行微首以修志為責毋乃亦責其所不急與然
而考山川之形勝審戶口之虛實稽賦稅之贏縮不出几席之闕而周知
百里之外非文獻不為功誰謂穀之所急不在志乎哉後之君子凡為穀
令者覽乎此志當思穀人之有太古而內其人情去其桎梏利導教誨不
遺餘序使綴文之家書之曰某也庶其也明作有功某也小心奉上法此
則穀人之幸其慎無視穀如傳舍而俾秋君專美於前也

穀城志序

為王長源堤書序

此郢之良二千石馬君翰如築漢水堤成而自序其績者也古今治水之
法有二疏以泄水防以止水而已書曰九川滌源所謂疏河以導之也又
曰九澤既陂所謂築防以障之也今天下國賦之不足原於農政之不修
而農政之不修由於水利之不治予吳人也揚州之域大江南北其廢為
沮洳斥鹵者何限予嘗私自嘆之奉命入楚涉江漢之津輒有意訪求神
禹故道過漢口漲沙為梗水流淤塞方以為楚人憂已而行郡至郢歷沙
洋道中顧見兩厓勝岸如城決者埋凹者墳百穀用登烟火以興詢之野
老則皆拜且頌曰此吾郡伯賜也噫異哉今觀其言規畫拮据井狀有理
廉以正己公以和衆敏以集事一舉而數善備非有大過人之才能若是
勝任而愉快乎朝廷重南服之選知翰如能擢為漢臬行有日矣郢人且
惴惴然惟去父母是懼予思古者唐虞之世禹為司空棄為后稷官以久
任終身不替如翰如者倘大破資格加以司空之職使之巡行荆揚
覽以數十年之力專修滌川陂澤之功吾知其利不止一世二世而已也

堤書序

予之懷更切于郢人者如此翰如聞之其亦將為之流連繼絕而不忍遽
去此土也遂書以序之

爲王長源題人模樣序

昔周子論太極以謂一動一靜而兩儀分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後氣化形化於是乎出而終之以聖人主靜立人極人極者聖人之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也陰陽剛柔或有偏毗而裁成輔相必賴乎聖人無聖人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天地亦幾乎息矣予自弱冠時即有志乎主靜之學而在苒歲月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乎初心今歲備員楚地乃得讀賀叔交先生人模樣一書其書言簡而旨約不過日用平常之理然由其道爲聖人而有餘反其道求寡過而不足誠哉其爲人之模樣也今夫耳目口鼻人之形也生而有之者也有一不具則非人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之倫也亦生而有之者也有一不盡則非人矣先生所言耳目口鼻焉而已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焉而已可謂卑之無甚高論矣而推而致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將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合德大地者皆不越此而得之其可以先生之言爲淺近而不之信耶世之學者讀先儒太極諸書則畏其精微頭岑欲臥如先生者則又忽其淺近以爲不足學無怪乎不聞道而成其爲人者之寡也予故表而出之以爲學者勸焉先生爲誰對陽相國之贈公也相國居家清謹劬猷冠之難語云觀其父可以知其子益信

爲王長源題人模樣序

爲王長源謹禮記敬業序

孔子曰恭儉莊敬禮教也又曰不學禮無以立蓋先王之制禮非好爲煩苦天下之具也所以禁其淫慝防其僻邪而引之於中正也是故君子變化氣質莫善於禮自王安石廢儀禮不治而學者多不明其義其後考亭朱子參互經傳集爲一書而惜乎其未成也蓋禮教之淪亡亦已久矣國家以經義取士專用小戴其中多漢儒傳會之文駁而不純儒者固有言之者而沿習既久粹難變革然學者猶病其章句文字之繁而讀者益少緝庵楊公京山之名進士也起家曲臺憫當世經學之荒蕪而特爲之刪訂陳氏集註謂之禮記敬業蓋以友教天下之士大夫而誘之以學禮也以爲小戴之書不過以作制義應科目而人猶苦其多而畏之况欲其漸漬被服於三千三百之訓乎吾因人情之所便而爲之去繁就簡俾之家誦戶習或有好古君子出乎其中反俗學之陵遲考先王之絕業恭儉莊敬之教庶幾其復見矣乎嗚呼公之不得已之心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公爲吾吳海虞令九年拯民疾苦不畏強禦其歿也以宦蹟列豆澤宮聞其性素下急常以戒性二字鎔之方尺以自警其變化氣質如此公可謂能自立矣如公者其真可謂之善學禮也已矣世之讀此書者其毋以爲口耳之學而務進於古先王恭儉莊敬之教亦如公之善學禮焉是則公之志哉

爲王長源謹禮記敬業序

字學正論序

先朝嘉隆之際政治休洽人才蔚興瑯琊二美先生崛起婁江文采風流沾溉海內傳之二世而為書城孝廉原本祖德鐵礪名行著作之盛充林滿家近以歸田之暇坐卧于萬卷樓中究心文字之學著字學正論一書中分正體正音二部部各四條置為十卷蓋所以針砭俗學裨輔聖教也嗚呼字學之廢墜久矣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七歲屬象胥論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蓋其制度周詳是以守而不變自秦命李斯程邈制小篆隸書遂稍更易其舊今世所尚者楷法則去古愈遠而其失愈甚矣文苑之規撫兔園之傳授承謬襲訛日甚一日使非有好奇之君子起而隨時救正之則點畫之差將流為籍帳文案音聲之錯必至于信屈侏僂而不可復問也書城排然有憂之于是反復考訂勒成一書使學者讀之而知道有源流學有雅俗由此而進乎六書之學于以窺見古人制字之精微則此書之作豈非六經之功臣通儒之津涉也歟昔沈約鍾齊梁之後定為四

禮學彙纂序

聲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親顏氏干祿字書去泰去甚遂奉為一家之宗蓋古人之矜其所得如此今書城好學深思不讓古人而退然自下如有所不足此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哉蔡旣削出以示予予讀而好之為序所以作者之意冠于篇首俾後之君子得以覽焉書城所輯書又有二十一史紀傳要略一百卷讀史便蒙五卷詩選彙纂五十卷家集合選八十四卷將次第行世世必有能識之者此又不待予言而後信也

說文論正序

文字之興也其在畫卦之後乎一二者奇偶之數也水火者坎離之象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易之道也而文字亦然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古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司徒掌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外史掌之以教四方宣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職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周衰官失其守士失其學列國異制不可究詰秦李斯出乃奏同之更為小篆蓋猶不失作者之本義至一變而隸書再變而楷法而聖人之遺意蕩然矣其幸而存者賴有許氏說文解字一書其言必有所受而亦有承謬襲訛不可盡信者君子讀之遂遂有遺憾焉王子石隱為之慨然而歎曰經義之不明殆由于六書之不講乎蓋不明于文不可以通其辭不通于辭不可以得其意此古今之大疑學者之大事也于是曉夜精思發憤揣摩凡席簪潤皆置筆枕立乎千百世之下以其心求合乎千百世之上久之而觀其會通恍然有得每與吾黨相對月白風高酒闌燈灺輒抵掌辨論以為笑樂王子遇叩必答

禮學彙纂序

無響不應若虞機張有不釋釋必破的若格五六博橋尾屬角而不相下也若引絲貫珠之相屬也閱十年而書成為卷二十有五為文三十餘萬言嗚呼盛矣蓋儒者之論文字也猶之乎論易也文字之有象有義猶易之有數有理也自京房之徒以數言易而易之數愈亂自王弼之徒以理言易而易之理愈失不知其義而作者比比矣叔重以後為六書之學者無慮數百家其為失也可得而言信古太過守其前說不敢變通以求原本其失則拘如徐鉉係傳之屬是也分別部居錯綜無章支離害道其失則瑣如鄭樵六書略之屬是也師心自智擅易古文牽合吾說穿鑿附會其失則妄如魏校六書精蘊之屬是也諸家之中惟戴侗差得要領而趨古則次之其詳備者無如趙宦光之長箋則又紛糾舛戾不可勝道矣夫立乎千百世之下而以其心求合乎千百世之上此豈成見可執私智可參乃將以明之而反以晦之將以存之而適以亡之何其繆哉王子之為是書也本之十三經以證其原參之鐘鼎銘周秦諸子以通其識極之山川上下草木鳥獸以窮其辨不專已以貶古不徇古以傳訛不變形以

取義不曲義以從文而其言則曰明道必求六書致用則從楷注則又合
乎窮變通又因時制宜之義如王子者其子學易之道思過半矣斯可與
之言易也已矣蔚村陳明謨

權臣之妻

諸忠紀略序

昔元至詔修三史集儒臣議義例前代忠義士皆得直書而無諱然議
文謝二公傳論者猶疑其未備焉蓋當變革之際一時忠義之事往往詳
于野史而略于國史固其勢也如吾明方正學之慘夷婦人孺子能言之
而尚以叩頭乞哀見誣況其下者乎然則國史何可盡信而野史之作豈
可無其人哉昭陽李映碧先生今之陳尚書范太宰也當其筮仕由司李
入為諫官昌言正色天下畏愛其風采自遭國變蘊藉義憤日取其立朝
時所上諸諫建文諸忠疏置几案間以自磨切已而舉甲申以來死忠諸
臣撮其大節之卓犖可觀者勒為一書刻受而讀之為之惺然起曰噫九
原可作其將以先生為知己乎非先生不能誌諸公之實非諸公不足以
當先生之筆也蓋諸公之為烈婦也先生之為貞婦也貞婦而述烈婦之
事必刺刺乎不休臺臺乎有味焉非然者舌橋而不得下矣先生嘗與友
人書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士君子所守者止此一關耳此關
一失可越而二則由此而三之十百之皆所弗論豈非一守而二流流斯

權臣之妻

顧底乎婦人守此則貞而流則寡姬王后三而夫人七丈夫守此則忠而
流則馮道歷朝六而歷君十三此豈先生之好為危言激論也哉憫夫世
士以達權通變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當前後兩朝之變先生皆以奉使
出都故免於難其不瀕于死者幾希耳然則食人之祿而徒以一死報國
諸公之不幸既死之後有人焉摺據其遺事而排綴之以耀後世而垂無
窮則諸公之不幸而幸也不與于兩都之變而留其身以有待者先生之
幸不獲從諸公之後含笑入地而僅載之空言所以發抒志士仁人之氣
而寒奸臣亂賊之膽此又先生之幸而不幸也百年遺藁空山之泪徒殷
一動西臺朱鳥之味安在與言及此不亦悲乎先生又嘗謂謝諸公之
中某也吾師某也吾友某也從容而赴某也慷慨而殉某也砥礪于平日
某也引決于一朝蓋以貞婦而論烈婦故其言之不與如此嗟乎無先生
之貞婦則諸公之烈婦不傳今日之傳諸公者先生矣他日之傳先生者
誰歟此愚小子所以投筆而長歎者也

續高士傳序

皇甫士安晉之高士也耽玩經籍專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林古今高尚之士自亮至魏凡九十餘人錄而存之謂之高士傳盛聖傳今之高士也閉門教授於寒谿之上人稱寒谿先生祖述士安之志自晉至明得若干人人繫以傳傳係以贊而又為之續入仲連子真輩補前書所未及謂之續高士傳予讀之作而嘆曰嗟乎聖傳之為是書也其亦不得已焉耳矣聖傳之論曰高不在跡貴取乎心處士無顏曾之學伊傳之才徒然粉飾虛名傾動君相舉望雖隆胸次不淨不足錄也其特論也精其取舍也嚴如東漢郭林宗名迹並佳雅俗共契猶以為近於鄉愿一流而不可以為後世法豈好為已甚之辭也哉蓋有所不得已焉耳君子之持身也如執玉然洞洞屬屬猶懼或失之銜而求售於市則人以為偽君子之守節也如處子然出門而蔽其面猶懼其褻也目挑心招則人以為賤是故歎美謹愿安梯滑稽俗之所嘆羨也古人耻之教僻清狂幽憂蹈躓俗之所憎惡也古人美之古人之所是今人之所非古人之所非今人之所是

續高士傳序

此非今人之性情有異乎古人蓋其塵俗垢穢之氣蟠固於心腹腸胃之間是以輟輟而不可拔也吾聞張仲景之治疾也病在裏者其日已深急用承氣湯以下之聖傳此書其亦今人之承氣湯也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高士之行或多出於狂狷而未必盡合於中行然而孔子生今之世則必有取焉是則作書之意云爾雖然聖傳之為是書也非以治人實以自治吾觀書中所載如習靜避世不苟仕進此李長源也而聖傳之峻潔似之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此衛大經也而聖傳之端慈似之居常獨坐如對嚴賓則范伯珪之飭躬勵行也待人均一無所愛惡則黃元吉之厚性寬中也講經教授從學數百則似沈雲龍衣食不給屢空晏如又似林君復惟其有之故能言之士安無所媿於前聖傳無所作於後可謂與世而同揆矣聖傳撰述甚多其善特其一爾其地利全書讀史葉攷諸集皆有功學者然聖傳閉戶自精未嘗務名當世聖傳固不求人知而世之知聖傳者或寡矣嗚呼此其所以為聖傳歟

殷介平質言序

烈皇帝御極求治甚亟時天下多故國庫殫竭兵疲甲鈍而朝廷之上方以復遼勦寇為名征調搜括裁省捐助加派之弊政確然並舉介平先生因著書而私論之其說大約原于王道率乎國本以為如是則治不如是則亂如是則存不如是則亡如燭照數計而龜卜焉嗟乎天下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耶天怒于上民怨于下風俗頹敝人心衰息草野之民知有今日久矣而一時秉國成者方且務為督責之術苟且之治朋党比周以濟其姦頑鈍無恥以蓋其貪食四方之水旱兵火盜賊之患則置之罔外恬然不動其心而萬人一轍牢不可破若夫六經仁義之言本固邦寧之指省刑薄稅深耕易耨之說則共詬為灰塵而相以為戒焉嗚呼此索靖所以與數于銅駝郭男子辯髮而痛哭者也當其時天子宵旰不遑寢歎孤立擇相而相無人箇中樞而中樞不應獨先生以渾官布衣肝衡世變借箸而籌有賈生陸贄之學而屈于時位僅為空言不得見諸施行豈非先生之窮而世道之不幸歟今讀其書感其辭之剴切識之醇正望選

續高士傳序

為之擊節而歎賞至于深中當世之病使人痛心疾首而流涕歎者蓋亦有之今先生老而學佛且斷肉止酒頽童商豁而無意天下之務矣予讀先生之書壯先生之志而又以悲其衰也嗟乎豈非時為之哉

定齋讀書約序

天下有難書萬卷充棟汗牛而東之高閣者矣此有書而不能讀者也天下有兀兀窮年焚膏繼晷而不學而墮者矣此讀書而不能行者也有書而不能讀書之書肆讀書而不能行謂之書籠二者勢遠雖殊其歸於無用則一也吾家皇士食敬齋之舊德奉文莊之規矩生平書卷之外無他嗜好近復與友人為讀書之約有趙季仁讀盡天下書之志嗟乎當世之名為讀書而不識忠孝字者比比矣文莊以盡瘁之餘留心載籍皇士克紹其緒光大前業奉使臨安適遭國變返其初服引義自守十年以來兢兢閉戶乃樂與遺民故老講道論德蒐採前人之嘉言懿行蒼庵成書斯其意將在乎千古之絕業而痛天下之無人也此豈有書而不能讀書者而不能行者可同日道哉愚伏枕支離窮居自廢皇士不以為不敏而數惠顧之且教以友于之好中以對床之約不覺為之瞿然起而此然病已也詩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忒爾所生此兄弟相勸戒之詞也願與皇士交相勉焉乙未二月日序

定齋讀書約序

讀藏書日記序

天下治極而將亂必有奇家之士輩乎其間不屑為中庸之學務為非常可喜之論以鼓動一時一時苟從其說則其禍中於人心流為學術而後乃及於國家聖賢當此則必正其罪而誅其人如孔子之於聞人是也不幸而不得位不能見之施行則惟有著書立說明吾道以勝之如孟子之於楊墨是也又不幸而其書不能大白乎當世則將藏之名山而存吾議論於天地之間俾後之覽者庶幾有所折衷焉有明當隆萬之季天下治平其時之文人墨士習帖括之陳言以博科名而肥妻子孔孟之書委諸口耳而已其黠者起而非之以為不破除世俗之見聞不可以抒吾之孤憤不顧倒古今之是非不可以動天下之信從而於是李氏有藏書之作蓋公然敢悖乎吾儒之說而自為一書夫李氏之為人其詭恠桀驁不具論論其書之大指則往往醜持正而尚通變抑忠誠而揚智謀李斯商鞅皆曰名臣溫瞻王陵俱稱逆賊秦皇武后謂之聖人馮道胡廣皆為賢者以正誼明道之論細仲舒而進楊馬以并田學校之說非孟子而是軒轅

讀藏書日記序

取桑弘羊均輸平準之法則謂其病商而不病農因司馬仲達食少事煩之言則以為料生亦能料死詆誣道學不遺餘力崇獎亂賊惟恐不至之今論者或咎其水滸一書為流寇彼猖之祖而不知藏書之害為更酷焉殷介平先生今之學道君子也見其書而疾之為之正以吾道辨其外錯而後此書之謬字備句始無遺漏夫天下之理其是是非非可可否否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尋常焉而已天不為人之好異也而日夜而月晝地不為人之好異也而山桑而水剛人不為人之好異也而首下而尾高李氏獨非天地間之一人乎善乎介平之言曰誠如其論用黃帝之井田則可以廢學校而堯舜之教養周公之禮樂可不設矣有五伯之事功苟卿之兵法則孔子之春秋孟子之仁義可不作矣謂呂惠卿章惇之有才韓侂胄之功可錄則新法之厲民可以不報罷內批傳旨之亂政可以無排擊而劉蕡蘇轍之奏對為多事朱子經筵之進講為忌功矣秦皇武墨為之君李斯許敬宗輩為之臣而叔孫通公孫弘孔光張禹胡廣馮道之徒從容論思於其列曰我以結主也我能容人也我能忍辱也我能全身

以救民也而世方以爲大臣方以爲識時務有學術人欲肆而天理熄豈非藏書之說誤之歟嗟乎先生之正人心而扶名教若此其心不猶之乎聞人之誅楊墨之辨哉雖然先生之於李氏不同世矣然讀其書而猶惡之假令先生之時而惑世誣民以竹筴矢楪之常談詮義文周孔之心法其禍更不在史而在經也其見惡於先生又何如也

確庵文集續錄書目記序

講學紀事序

天下有衣布食粟之事而人以爲怪且迂者儒者之學道是也學道非他讀書成人而已天下之人既爲儒者矣有不當讀書者乎既讀書矣有不當成人者乎父兄之教其子弟有不欲其讀書成人者乎人之自處有其居於不讀書不成人之列者乎然而有人焉言現行矩繩趨尺步奉孔孟之教守程朱之說則相與非且笑之其亦不思而已矣昔元承宋季理學大明去諸儒未遠書院義塾所在都有其後山長之中多節義之士而劉又成宋文憲諸先生遂皆以道學之傳佐王業而開太平然則學道亦何啻於人而且有大造於天下國家也嗚呼風俗之敝也人心之媮也儒林道學分而爲二胥天下不知讀書成人爲何物而以科名富貴爲急務以聲色嗜欲爲本圖廉耻之道微仁義之風熄生心而發政作政而害事秉君父如仇讐視民物如草芥馴至邦國殄瘁宗社丘墟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予與同學數子早見其幾於十五年之前而慨然有憂之困閉戶潛修相約爲窮理持敬之學未幾而沙溪呂石英至述其里中亦有以遷善改過相勸勉者不勝有心同理同之嘆而不幸世變紛紜不得同堂聚首而相與質疑論難也今歲之夏乃得見其講學紀事而讀之止吉嚴義利之介岱群密誠僞之幾德公有安貧勸學之論君成有致知力行之說雅備之重孝弟辟吉之辨聖狂拱先之矢志不欺端成之有心經世莫不篤實輝光窺見原本豈非真能讀書成人者歟此又豈科名富貴聲色嗜欲之事足以動其心者歟嗚呼此人心絕續之關宇宙升降之大機也諸君子勉乎哉癸巳除夕作

讀書堂會業序

南國三歲一貢士。士囊書走車馬。白門者不下八千人。其幸而售者不及五十之一。榜放大邑。報雋多不越三四人。小邑一二人。甚或寂然無聞。登賢書之難如此。而毗陵率常居其十一之一。世之人爭健羨之。以謂毗陵獨多才。疑殆有天助。不則地脈使然。予獨不然。其說毗陵之人。非有四目兩口。可以致青雲。登天衢也。父兄教其子弟。子弟之所以承教于父兄。皆以讀書明經為急務。其於制舉業也。行之以勤。而習之以敏。口不絕吟。手不停披。簡練揣摩。必中當世之好風。櫛寸晷。每遇一題。則如成誦在心。借書于手。吾友湯公綸嘗為予一一道之。左丘明不云乎。譬如農夫。是穡是栽。雖有饑饉。必有豐年。然則毗陵之人。取科名如寄蓋道。當爾不足奇也。吾見當世學者。有却燒筆硯。不知帖括為何物者。矣。有呼盧酣歌六經四子。束之高閣者。矣。不此之咎。而顧他人之健美也。何其繆哉。薛羅山仔鉉方山先生之孫也。博物洽聞。工于制義。今宦遊之後。賈其餘勇。尚有精悍之氣。可以登壇樹幟。其長君內文年少。而才梓其讀書堂會業。以問世子。

讀書堂會業序

受而讀之。見其駕輕就熟。得心應手。有造父御車。庖丁奏刀之樂。且品格迥上。高視闊步。行古文于今文之中。而於是益歎方山先生之流風遺澤為不衰也。先生以文章名重海內。而實以理學世其家。顧端文高忠憲諸公皆承其端緒。而昌大之。後之君子讀先生之文。而因以想見其為人。蓋天下以文重先生。而先生之可傳者。實不盡于文也。故其子若孫皆立身樹行。功名氣節。代有傳人。內文規矩高曾。原本庭訓。進而求之反俗學之陵夷。紹先儒之絕業。其將有厚望焉。豈但如前所云善取科名而已乎。此予所以序內文之文。而為之距躍三百者也。

同學會藝序

古之為士者。其敬敏任恤。則問胥書之。其孝弟睦姻有學。則族師書之。其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州長攷之以核其實。鄉大夫褒興之以拔其尤。後世以科舉取士。則雖有賈董之策。韓范之才。程朱之德。而非由制科。則不能置身通顯。而有以自見。故必先磨礱其科舉之業。以為進身之羔。雉此凡為博士弟子員者。其分之所不得而辭。而不可以小其道為不足為也。二三年來。予臥病廢學。度置筆墨。間有以文社告者。急搖手謝之。曰。噫。此非病夫所知也。客秋坐王子虹友書齋。見其雅志好古。心竊喜之。其兄匡今亦常以文請質於余。乃謂二子曰。近者文社之習。伐異黨同。標榜名高。吾不願二子效之也。若夫二三同志。風雨一堂。樂群敬業。相親而善。不亦可乎。儒者有真學問。必有真文章。有真文章。必有真殷。殷不介而自孚。不謀而自合。其孚也有本。其合也有為。不然而但閉戶息交。獨學無偶。亦無取焉。匡令虹友因退而與黃子孝直。吳子綿祖。江子位。初輩朝夕揣摩。得會藝若干。首刻之以就正於四方。昔人論牡丹。謂蓓蕾為盛。爛熳為衰。今

讀書堂會業序

諸子論交。僅及數人。其亦有蓓蕾之心也。且諸子之為學也。先之以父兄之教。繼之以師友之傳。文行兼脩。本末並治。蓋將從事乎問族黨正之所書。州長鄉大夫之所舉。其所成就。當不止於是。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英絕起而領袖之者。或者其在諸子乎。吾日望之矣。

減庵文集序

予年未弱冠即交王子減庵時王子少予五歲讀書過目輒成誦爲制舉業下筆千言風颯如蠶之食葉又好爲古文辭有志于唐宋大家之學一特見者皆驚異之不數年學問益廣著述日益多申酉後閉戶不出乃究心于性命經術之書其于四書五經大全則有補有續于史則有集斷于經濟則有類編以及語錄奏議之屬皆有纂述用以補先儒之缺略綜歷代之典章今讀其諸凡自序之文而可以窺其大略也夫本朝試士之法前場欲明道理即安定先生之所謂經義也後場欲通世務即安定先生之所謂治事也明道理教之以明明德也通世務教之以新民也原立法之初意豈不欲家弦戶誦率天下以古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而其後乃僅以爲騰仕之階梯勦襲襲而不得其用亦可歎矣王子獨于悲天閔人之餘俯仰憤懣之日而能以刪定修述爲已責讀其序而知王子之志蓋將在乎孔孟之絕業而痛斯文之欲墜也在易并之九三渫而不食則行道之人皆以爲心惻惻王子處井渫不食之時而備王明受福之用身否而道則亨此王子之志也吾觀當世之人遭時之變類多窮愁淹滯局高天而躋厚地不則飲酒賦詩博六博以終其年甚者溺跡于屠沽市販俳優戲弄之中以自放廢君子聞之往往爲之撫時而太息乃王子之遇彌憂而讀書之志彌壯其陽明剛大之氣發于文章而闢于世道此所謂望而可敬者也王子性鯁直中無城府有所不可輒義形于色不避忌諱其論交也非薄子張而喜子夏使其當隆盛之朝居臺諫之任吾知其必爲唐子方鄒志完之流無疑也而不得盡其志豈非其命歟雖然王子兄弟數人爲持其門戶或計偕入燕齊或爲博士弟子員走金陵應貢舉于子風檐之下而王子獨縈綿几簾閣左圖右史伸紙砥墨于古人之間其亦天下之至樂矣窮通顯晦之故又何足以動其心耶王子之文澹蕩容與變折不窮大類歐陽子然有見醉翁亭記藝者字竄而句削最後乃得環滁皆山也五字而王子則信筆直書文不加點綴又爲歐陽子之所未及也

減庵文集序

減庵序

菊隱先生文集序

菊隱先生者吾友陸子默庵也默庵抱道守貞生平百世之下而尚友元亮於百世之上采菊以自給人稱之爲菊隱先生云予交於賢人君子衆矣大都聰明怪僻之士豪氣抗浪不屑以咕嚕爲業其有志好古則未必能援經據傳會粹指要而爲之疏明其得失即或如是矣未必能以古人之已行者體諸身而勉之又未必能見之於詩與文之中以輝耀其聲華也蓋當世之學者如是難也而默庵則不然綜其爲人孝友於兄弟篤於師友外無町畦中無城府卒世鈞奇不屑爲也其詩書也何夜則然燈帷帳擁被匡坐先朗誦數百通章句爛熟而義理自出書則手鈔註疏條分縷析鉤貫成編而一斷以已意其詩則以穩順聲勢爲主然後吐爲金石之音江河之氣其文則原本六經兩漢而上下馳騁於歐蘇大家之間由是觀之可謂好古而能疏明其得失者也以古人之行善其身者也以其所得出之而見於登華者也然則默庵之詩與文非詩與文也學也學也者道也道者天下之所公而默庵則先得之先爲之而私爲獨有不推以與人共得之非默庵志也而惜乎命之不偶俯仰人世有不得盡其意者而默庵亦將老矣雖然退之有言化天下莫若口傳來世莫如書默庵雖窮而其書具在它日必有聞風而興起者它日苟有聞風而興起者則一時之顯晦尚何道哉

菊隱文集序

菊隱文集序

逸園文集序

子顛毛種種皮肉如脂自分芻狗勞薪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矣而吾友孝
逸年少於子精悍之氣猶時時見眉宇間古人捫蝨擊壺壯心具在也今
年春子就居西郊之道院爲鬼園邨夫子舌耕之暇則過其所居之逸園
園故瑯琊舊宅青松翠竹花柳交映有亭翼然出于池上開門遠眺女堵
逶迤田塍如畫孝逸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客至則煖酒煮茗談詩論道
超然於塵垢之外樂矣哉今人所不可多得也昔瑯琊二美先生博學好
古著作之盛其書滿家孝逸履其門第想其風流子擬之庾信之於宋玉
韋莊之於杜陵孝逸亦未嘗多讓焉顧孝逸爲人原本忠孝不畏強禦人
有不當意則汲汲乎去之如食之有蠅不吐不止磨光鏤鼓龍胡孝逸不
屑也其所著古文辭激昂慷慨有龍泉太阿斷蛟刺犀之槩讀孔璋之檄
可愈頭風吟子美之詩能驅瘴鬼幾幾乎近之矣夫文章一道發乎性情
止乎理義其用底於經國治民其功足以垂世立教蓋豹變成文鳥吐爲
綬物理固然無足怪者楊子雲之言其可信哉予故喜而序之如此孝逸

逸園文集序

其益東修績學及其錄而用之母如予之玩歲愒月徒傷老大也

陳傅公築庵集序

憂至後一日過直塘抵和舍阻於風雨不得返與天御辛庵義扶紀原留
連者十餘宿少霽乃棹舟過歸遜兒手一編示予則吾家傅公築庵集也
日昨見枉不過故別去頃復來度未離潭上可及也予大喜急追而招之
至則熱壺酒佐渴遂同出卽借榻於蓀青之瀾溪草堂聯床風雨醉歌互
答蓋一時之樂事焉聞傅公之先人服一公篤好古學家有藏書雖兵燹
之餘猶有存者以故傅公承其手澤工詩歌能文章而伯氏肅公亦績學
有聲兄弟怡怡爲善讀書自求師友太丘之風庶幾復見於吾門矣予故
志其大畧以弁諸簡首

陳傅公築庵集序

魯得居文集序

張子修敏讀書學道於斐江之上已酉秋為舒城博士先生願行其執友陳子酌之以酒而送之曰君將何以教舒城之子弟歟張子正襟危坐而告陳子曰愚不敏何足為人師雖然舒城之子弟則吾子弟也其敢不擇所以教之者吾聞先王之立教也鄉閭里巷莫不有學人歲而入小學則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而入大學則教之以窮理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大司徒之教萬民三年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實與其賢者能者獻其書于王王拜受之而登于天府蓋如此乎重其事也漢興其法寢廢而所置孝廉茂才賢良方正諸科猶有古之遺意故得人雖不若先王之盛而終非後世之所能及晉隋以後變為科舉之制上之人不考其德行道藝而惟技舉業之工拙下之人亦自幼習為舉業不復知以德行道藝自治其身往往以偶然之合而微取終身之富貴觀於人才之消長而古今治道之盛衰繫焉舒城子弟則吾子弟也吾將以先王之立教者教之日率子弟之可教者相與講明正學俾去其非僻之心而登諸聖賢之域使人不問可知為舒城弟子其庶幾告無罪於一官也歟陳子聞之而歎曰善哉此者吾吳歲屢不登家有愁嘆之聲澤宮子弟放廢詩書不復知尊師重傳之禮而其為師傳者亦復視如傳舍皇皇焉較尺寸錐刀之利大江以北士風淳朴猶知尊師重傳相與奉先生之教而不敢非薄其先生吾以此問之蘇子眉聲王子聖誠皆官其土者皆曰信先儒曰師嚴然後道尊又曰師道立而善人多然則張子此行其亦可以得行其志也茲會張子梓其詩文將挾之以行乃書此一時言別之語以序其簡端

確庵文集

魯得居文集序

學文堂集序

今天下士子殫其心力揣摩簡練作為文章父以是責其子師以是傳其弟非為古人之學也亦為制舉之學而已不幸而不遇則自垂髫以至白首罷散於帖括者比比而是幸而遇則有交游之願有案牘之擾六經諸史百家之言束之高閣曾不一寓目焉甚矣夫人之不學制舉之學也雖然制舉之業由來稱四大家而荆川先生卒以古人之學顯然則制舉何能悞人亦存乎其人而已吾門錢子梅仙館于毘陵得交吾家廣明郵寄其學文堂集以屬序于予予一再讀之大都皆明體適用經緯天地之文為無卷而噴異哉制舉不足悞人而適以成就人有如此乎廣明以中丞為之祖以比部為之父固已胚胎前光矣一舉而登賢者再舉而擢上第為方典盛滿次選曹乃以其英敏壯盛之氣肆力於古人之學當其暇日則游覽山川車轍馬跡幾半海內以登臨之所得供其筆墨之華其作為文章以傳天下而垂後世豈非其分與假令廣明浮沉諸生困于場屋則將兀兀牖下吟哦咕嗶之不暇其又何能上下數千載周遊數千里發揮於文章為不朽之盛事乎予故曰制舉不足悞人而適以成就人為廣明言之也抑廣明生於荆川先生之里而其文與之後先相頡頏是猶今日之荆川也荆川而在予雖執鞭亦所欣慕乃廣明則以比部同籍之故屬序於予若反以予為元晏然者此又其錫類孝思為不可及也已

確庵文集

學文堂集序

汲古閣制義序

虞山之陽星橋之偏望之巋然而傑出者曰汲古閣昆湖毛氏藏書處也閣之下梓工數百人翻宋刻十三經十七史以行世當世學士大夫傳聞頌記之家無不思購而讀之以故子晉先生名滿天下云其二子褒袞從余遊予得時時登其閣而覽其書其間秦碑周鼓國史邑乘山經水志梵筌道書唐宋詩歌金元詞曲或繙而纂或章而編或版而束或櫝而函五車所未載四庫所未收其穹如壙其齒如林予爲之目眩心移而不能舍也子晉寢食於中者數十年以此誨其二子有餘而顧命之請業於予今二子出其制義將以求正於四方君子予何能無一言予聞之文以理爲主詞爲輔高者簡質而疏通大者縱橫而曲折簡質而疏通得於經者也縱橫而曲折得於史者也譬之將兵得於經者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也得於史者如處女如脫兔入百萬軍取大將頭直捷囊中物耳二子之文伯氏簡質而疏通矣仲氏縱橫而曲折矣子晉簡閱藏書授其鑠版分爲世業伯以經仲以史蓋從其性之所近而磨切之知子莫若父信哉今天下

確庵文集

汲古閣制義序

窮巷布衣家無藏籍晨盥曉膏火焦涸或頭白不得志於有司若者皆足以耗其雄心而短其氣二子籍高堂之麻廕良田美池力足自給年未弱冠已爲諸生而又坐擁萬卷充棟汗牛百城南面不以易其樂也其得於天者不既優歟語云觀千劍者善劍二子樹幟於壇坫之上何必他求入而求之汲古閣可也

月穀梁制義序

雋臯吾師趙我完先生舊遊地也崇禎甲戌乙亥間先生開絳帳於隱玉山房一時門弟子從遊甚衆而推吾友吳子白耳石子夏宗爲都講二子皆能篤信先生爲之廣其教化而臯之人文於是乎大振蓋先生之學傳於大江以北者垂三十年矣先生既歿二子尚能守其師說以淑後人如冒氏穀梁青若年少而多材則固二子之弟子也今歲庚子予過臯訪二子而談先生之遺言舊事相與泫然流涕久之及觀穀梁青若制舉業爲之破涕而笑曰噫先生之學其在茲乎予惟古先王之教人也攷其德行課其道藐國無異政家無殊俗秦漢以後古道衰矣而六經訓詁各有師承如馬融賈逵之徒尚能循誦習傳守其說而不變唐宋以文章取士而昌黎之後有李翱廬陵之後有蘇子莫不源流相接同條共貫古人之學益如是焉穀梁伯仲以烏衣子弟敏而好學受經於白耳夏宗二子能守吾趙先生之所以教者以教之其尊人司李君爲之開水繪園延兩家子弟周靜道川月川輩與穀梁伯仲相朝夕肄業其中日課七義卯而命題

確庵文集

月穀梁制義序

西而卒業蓋其所以磨礪其學者如此其勤也故其爲文其清剛峭拔離奇大矯之氣酷似吾先生而世或有不知而怪之者以爲太高而無適於用韓退之所謂小稱意則小怪之大稱意則大怪之者其信然哉其信然哉予聞之於先生之論文者曰聞中之文權其得失高者得數多卑者得數常少南國歲比士八千人其高者一二百人而止耳其卑者則比比皆是然榜放此一二百人而中必有一二十人其高者其餘七千人外高者多不滿百人夫一二百人而高者二十人是以十人而一人偶也七千餘人而偶者不滿百人是以七八十人而一人偶也其孰得孰失豈待問哉而世不察反弃其所易得者而務爲秦離腐爛之習亦已過矣予焚燒筆研垂二十年已不知帖括爲何物乃因穀梁屬序而特述其所聞於師說者如此蓋以堅穀梁伯仲之志而亦以見吾白耳夏宗之不忘其師也

蔣氏先世贈遺集敘

澄江之族蔣爲大代以孝弟聞而吾友文石能守其高曾規矩者也嘗于錄其先世贈遺詩文若干篇將弄之以告後人而丐予一言弁其首予謂人情莫不忽近而貴遠凡金石玩好之屬與夫法書名畫得古人之一銘一跋以爲希有而濡首滅頂以求之鏤之雕文尙之篋衍者多矣况係乎祖功宗德動人仁孝之思者哉吾聞蔣之先自宋少師叔明公由陽美徙居暨陽寔當文皇靖難之年已有讀書尚義顯名於世如叔度父子其人者而誦美之文肇於其時踵事增華暨天刊履三百年如一日也夫運逢屯難滄桑陵谷之變不知其幾漢陽諸姬所謂碩大無朋者不免與江黃同盡爲秋塵燼灰之不留而兔園之老猶能守其三百年之故物以奉耀於人而傳于後其亦可敬也夫其亦可慨也夫語云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茲之爲敝帚也大矣子孫其念之哉謹書而歸諸文石

確庵文集序

蔣氏遺集序

其已然之明效見之施行者也法律一書巨無不該細無不貫呼寐使醒引盲使覺不得已而折衷羣言于淆亂之日先生其有憂患乎學者誦生

生之書明乎尚論之指則合乎寓意之用而可以爲法不明乎尚論之指則入乎醫律之條而可以爲戒蓋先生救世利物之心至是而始極也醫雖小道豈曰小補而已哉莊渠魏先生曰通乎方伎者可以爲醫工不可以爲醫師醫師通乎道者也當今之世宜一倣周官法擇良醫數人掌醫之教令分教天下之醫者誠如是也舍先生其誰歟嗟乎自天下無農師而水利不修耘耔無法其爲饑寒惰窳者不知凡幾矣自天下無醫師而虛實不辨損益淫施其爲天札橫枉者不知凡幾矣語云模不模範不範豈不深可歎哉今先生年七十矣而著書立言之志老而不倦也敢述其大略而序之世有知先生者其必不以瑚言爲阿私所好也

確庵文集序

蔣

三知編序

三知編者顧君選集本子朱子童蒙須知而推廣之又益以父兄師傅所當知而勒爲一書者也天下之無人才久矣古之成材者多而今之成材者寡非天之生才厚於古而薄於今也其所以教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人教其子弟也必先之以立身脩行繼之以經國治民而又未嘗畧等而無序也有小學焉重規疊矩有常有漸磨浸灌於孝弟忠信詩書禮樂之中而使其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故古之爲子弟者當其舞勺舞象之年則已彬彬大雅無一言一事之不合於道及其長也如南山之竹不揉自直括而羽之鏃而礪之有不達於犀革者乎後世則不然其所急者未嘗及乎立身脩行經國治民也不過記誦詞章以爲富貴利達之資而已至於小學之教明倫敬身之務則共嗤以爲迂腐而不足道也通集慨然有憂之以爲世道之陵遲由乎人心之不正人心之不正由乎蒙養之不端於是讀書課徒之暇聞一言之有關於師說者則書之見一事之有助於小學者則書之積日累月遂爲成書蓋其教子弟也既身體而力行之而

確庵文集 三知編序

又將以教天下之爲父兄師傅者其嘉惠後學之心可謂至矣選集之爲人崇孝弟重廉耻嘗就館於錫山游於道南諸君子熟聞高忠憲顧端文諸公之遺教故能踐履篤實如此客冬予嘗贈之詩曰救世強存三寸舌首肯甘老一囊螢又和其四十自序之作曰田無惡歲長存研門有催遺祗乞詩其蕭閒恬淡之致略見於予詩蓋真不愧乎爲人師者也先儒云師道立而善人多如選集者使羣邑子弟皆登其堂而親其教澤焉則右小學之興也不有日乎是爲序

切己錄序

暨陽張子德御今之橫渠也橫渠棄舉端而從二程夫子之教德御始亦旁求佛氏者六年既而與予相遇錫山講學東林書院恍然若悟其所以然者遂去其舊習醇然爲濂洛之學其於四子六經之書俯而讀仰而思思而有得則筆而志之名之曰切己錄共成若干卷客歲之冬不遠三百里而問序於予予方放授婁江之上讀之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嘆乎予應之曰吾之歎蓋爲道也慨自孔孟既沒儒術陵遲聖人之道煨燼於秦糟粕於漢沈溺於詞章榛蕪於功利亦已久矣趙宋中華大儒者出始起而修明之而游其門者如五峰上蔡之徒觀其所記語錄有得有失君子覽之不能無致憾焉明興百載講學寥寥其後姚江海門有志乎此則亦漸入於虛無寂滅之學而未流所極遂有倡爲三教合一之說而無所忌憚者矣甚矣斯道之難其人也予自崇禎下丑始與友人相約爲窮理持敬之學一以考亭爲宗而偶有一得懼其遺忘于是有求道錄之記如是者三十年所矣然而德不加進業不加廣獨居寡偶悠悠斯世無可相告

確庵文集 切己錄序

詔者而不謂讀張子之書油然而如乳之相合也嗚呼豈非吾道之大幸耶張子又謂予言伊邠刁蒙吉先生杜門積學挹其風儀如光風霽月真能以道自任者予聞其言而向往之惜乎不得同張子一過其廬而與之促席論心也

不欺錄序

歲乙酉江南民死兵燹者百萬戶其前則旱暵數年其後則水潦者數年今歲辛卯又大水天之愛民甚矣生之不得而殺之殺之不變而將殄滅之亦可哀已雖然一家行善一家必受其福一人種德一人必食其報不事應而事應其存况匹夫匹婦之誠有可以感天地動鬼神者乎吾友鼎甫天資剛毅人也自戊子已丑予在蔚村相約瀾漕諸友為迂善改高之學月朝十五則考其進退而勸戒之鼎甫與焉亡何予徙隱湖諸友各散去遂以中輟今春鼎甫感於凶歲重理前業名其所日記曰不欺錄其自序曰善事隨遇隨行惡念隨起隨滅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善哉言乎人之恒情大都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然當流離窮餓之際救死不給則又棄禮義為不暇治薄名節為不足惜矣鼎甫獨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靡靡乎有感天地動鬼神之志焉其所成就豈可量乎予故因其乞言於予也亟嘉與焉而為之書數行於簡帛

不欺錄序

霜哺篇序

吾郡袁重其孝子也其母吳太君節婦也歲癸卯母年八十重其年亦五十二矣海虞錢宗伯為作旌節頌而序之其略曰往者國家崇重敦化御史巡方竟條列所部旌表孝義節婦上史館其時為臣忠為子孝為婦貞友是為怪民惡物光天之下不得見形影焉予讀未終篇不覺廢卷而歎也嗚呼王道缺儒術衰內行不修風俗頹敝其所由來者漸矣當此之時而有匹夫匹婦以節孝行於一家豈非近世之吉祥善事哉豈非仁人君子所亟欲稱道而歌詠之者哉或曰事親無孝名孝之至也重其陳乞詩文至六千人有奇不幾於近名乎予應之曰重其非為名者也為揚親之名因而成其孝子之名者也凡為女子皆為人婦太君年未三十而即稱未亡人苦節五十載可以勸天下之為人婦者矣凡為人子皆有父母重其奔走四方遇公卿士大夫必求其一言以永其母之名于不朽可以勸天下之為人子者矣雖曰近名庸何傷或唯唯而退遂書之以為霜哺篇序云

霜哺篇序

古今四書論選本序

猶記二十年前予與同學數輩講道婁江之上慨然而嘆曰嗚呼天下無人才久矣人才之難制舉也制舉之壞歸入股也入股之弊有二端其一曰吻則拘牽文義不能自言所得以求合乎聖賢之道專尚排比則束縛於對偶聲律不能引伸觸類曲暢旁通而發揮其指趣今當變為論體上下古今百家諸子皆得縱言無忌使其人之心術學問顯顯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如胡安定之於程正叔歐陽永叔之於蘇子瞻皆因其論以得其人庶不悖乎古人明試以言之法矣余改易人事悠悠不謂斯言驗於今日也昆湖毛子華伯諾賈人之請搜其篋得古今論若干首選而授之問序於予予為之中前說以告之曰今天下何患無人才患不能教養之耳古者教而後擇擇而後用後世止求詳乎取士之法不求詳乎教養之法非法之至者也周禮以三物實賢孔門以四科立教求之近代湖州有經義治事之條伊川有太學分教之說考亭有按年讀書之議皆所謂教而後擇擇而後用者也予猶及見洪武初年試錄以四書五經疑義課士未嘗拘拘入股不知何以一變其法遂相率為程文熟爛之習而不適於用良可嘆矣予之為是役也固將以為後學之津梁也十三經二十一史子家汲古閣之所梓而行之海內者也使學者讀此選而求進焉博聞強識嗜古通今蔚為大儒則予之功也不然而勦襲陳言徒為苟且功名之地則是上之人求之以實而下之人應之以名其視向者程文熟爛之習何以異哉予恭因華伯之選而告以本末輕重之辨如此倘有笑予者曰君雞皮老嫗也東隣之女理其嫁衣於君何與而語之以初篋補綴之法則予有泚然汗下而噤不能出一言也已

歷試草序

先儒有言學莫先乎立志志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動其心志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動其心志乎富貴品斯下矣世衰道降父兄之所以督責其子弟子弟之所以奉令承教于父兄皆以聲華勢利為急而修身立名之事共相忽為灰塵而甚者從而非笑之嗚呼母怪乎人才之不多也岳貢天資秀世年方弱冠讀書自好家無斗筲絃歌不輟且其志意高遠痛其先人司城公大才小試不究其用偕兄禹思脩諸牒治丘壘渴壑祭其所樹立也有古人孝友睦婣化邨之風不幸厄於數奇尚困童子科然每試輒拔前茅今梓其歷試草以就正于當代能文之家亦可略見一斑矣而岳貢意以為未足曰吾將務其遠者大者將以古先聖賢明體適用修己治人之道淑其身而見于世此其立志為何如而豈區區聲華勢利所能動其心哉吾家世籍虞土裔出清河岳貢雖師事予而予有從子之誼吾衰已甚白首無聞元宗承家于岳貢有厚望焉岳貢其勉之哉蔚邨湖識

續歷天義歷試草序

王烟客太常七十壽序

天之福一鄉也必先福一家焉以爲一鄉之望使之煦燠而安全之天之福一家也又必先福一人焉以爲一家之主使之蘊崇而昌大之是故善人天地之元氣也天以元氣孕爲一人而一人復以其元氣渾淪旁皇乎天地之間如江海之爲百谷王如布帛菽粟之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則其積之也厚而天之報之也亦不薄太常王烟客先生吾鄉之元氣也今歲辛丑爲先生七十覽揆之辰周臣端士兄弟輩屬珣爲祝嘏之辭珣辱先生交最久知先生最深其敢無一言以獻先生壯而登朝守文肅太史之遺訓夙夜恪共宜勞於國駁歷周旋多歷年所晚而退老於東阜西田之上磐石爲山引水爲池優游結隱蕩滌情志於園亭花鳥之間歐陽子謂富貴之樂山林之樂二者不可兼得而先生獨得而兼之然而先生曰此特吾寄跡焉而已爲善最樂漢東平王之言吾師也以故德行字於人人聲稱挾乎閭黨里之人聞一善言則稱道而歌咏之曰此先生之言也聞一善事則歡欣而贊嘆之曰此先生之行也下至販夫椎豎兒童婦女莫不舉手加額頌先生者大都不稱官稱里居稱行不稱姓蓋親之也親之也者德之也先生其冬日之日乎先生謙以持已而厚以待物其教子也有禮而其治家也有法凡事必退讓不爲人先對鄰舍小兒嘻嘻然無疾言僂色接晚進折輩行相往來有賢而文者則下交惟恐失其持已也不亦謙乎宗族有告輒相周救親戚故舊多待以舉火鄉黨之間傾囊倒屣好行其義急病讓夷無少德色其待物也不亦厚乎門有才子八人以孝弟恭謹著爲家範且茲則立於堂下告之以古人束脩厲行之法洗刷肺腑馬足若菽而君之教也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若伏波之戒其子弟也是不亦公乎子者有禮乎閨門之內肅如治軍僮僕畏罪小心不入官府遇賓客於道必却立或與人角不問其曲而輒筆楚之是不亦治家者有法乎吾嘗見他鄉縣人一登賢書或成進士見故交不下車刺字大於錢子親戚無一鉢鄰舍烟火不通問子弟手反接眼生頂上家人狀如餽賜攫訟皆公庭奴隸叱衙官比比而是也而吾妻獨無之以蕭然閉門能受人辱爲榮以干澗外事武斷鄉曲爲可耻論者以爲吾妻人心之厚風俗

之美而珣獨歸其本於先生蓋薦紳先達後進之楷模也世家大族寒素之表帥也其薦紳先達世家大族如是則漸漬被服以爲固然而莫之覺矣故子嘗謂周臣端士變革之初屠戮之慘所在都有而吾妻幸無恙即君家積善天之報之亦應如是雖周臣端士遜謝不敢當然而聞者不以爲諛而以子言爲可信亦信其理之不誣者而已矣然則先生之善有以福一鄉之人則天亦必有以福先生之壽之無疆無疑也先生之壽無疆則先生之爲善於一鄉者愈無疆天之福先生以福一鄉又無疑也珣故不爲先生一人賀并不爲一家賀而爲一鄉賀所以致其頌禱於先生以復吾周臣端士諸兄弟者如此若夫讀書好學老而不倦揮酒詞翰涉筆千言書法丹青妙絕今古先生之多材多藝不一而足他日必有傳之今日亦必有能言之者皆不必道也

確庵文集

王太常壽序

徐錫餘六十詩序

崇禎朝 上念天下無人才詔邊 祖制用諸臣之數歷中外通達吏治者侍從禁闕傳宰相之選時於鹿城得二人其一司李震青朱公以清謹特簡而以縣令課最同時內召者則錫餘徐公也公家世舊德年三十而登戊辰進士適當時人所謂精力方剛經營四方之日故其爲令也發在摘伏摩痛爬癢有神明豈弟之譽 天子既得公又欲因公以得人乃命公典試八閩公至震動格共拔十得五一時皆知名之士報命之後朝廷以公爲能將大用公而公已知時事不可爲遂拂衣故里杜門不出矣課花稅柳平章風月負海內東山之望者二十餘年鳴騶入谷徵車登至而公稱病之書四上起起濡滯卒賴以免今歲舉月爲公六十覽揆之辰姻亞故舊莫不烹羔酌兕祝公萬年之觴而合甫諸子獨請於立言之家以詩爲賀予讀之而竊歎夫公之深于易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當 烈皇之初政也有飛龍在天之象焉公精白一心媚乎天子所謂利見大人者也及其末年則占在亢龍矣元則勞勞則變變則通然而文恬武熙牢不可破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上觀天道下察人事大木之顛非一繩可維公于此時引身而退不俟終日壯趾之凶遜尾之厲兩無譏焉其矣公之深于易也今日者布袍角巾優游笑傲入香山老人之社磨囊陽舊舊之詩謂非先朝之賜不及此而亦孰非公之沈幾觀變有以致此哉予故因合甫之請不辭而爲之序

陸新川隱居七十詩序

崇禎癸未秋予客燕過同年友黃陶庵邸舍叩嚶地人物其所曾知交者指凡六七折門弟子陸翼王蓋其所首稱也予筆而志之不敢忘既歸欲相訪則嚴霜已降木葉既脫歲寒道阻願不得遂越明年甲申冠氣日張求辟地之所爬鄉野村日相心營舟無停暑夏六月曾一過嚶城四郊焚殺聲震於通都與陶庵談有間星夜適反無暇少稽而訪所謂陸翼王者又明年乙酉則予且日挈家人自寓於荒烟大水之濱而不知所從也又奚暇走百里之遠而歌伐木之詩以爲愉快耶丁亥夏予以省親至沙溪忽有人焉從倚夕于溪橋之側呼予舟而問渡焉問其姓名則固向之陶庵先生所稱陸翼王者是也噫異哉相思累年而不一見者乃以邂逅得之人之聚散離合豈偶然耶時翼王方奔走山谷之難宵行晝伏背垢不洗足繭不濯往還數百里之遠殆不惜身殉其事者以是知陶庵之言不謬已而思之夫人當生死患難之交奮不顧妻子捐頂踵以赴友生之急斯已奇矣假令爲之父者執親在不許人之義相督責翼王雖欲不失信義於天下其若之何以是竊意其父必非常人必盛德仁人有道君子也今歲夏五月之望適當其尊甫新川先生七十初度之辰翼王手其行略乞言於予予拜而讀之然後知其尊人新川先生果非常人果盛德仁人有道君子也爰述其生平而爲之歌曰
婁江東南練川許中有遺民一規矩少年天性素椎魯讀書不成去學賈亡何鄰人妬其技陰屬里正推官府作棧長洲不得拒阿翁臨行授良誥更胥之威猛於虎汝其春風獨煦煦吏胥之奸猾於鼠汝其推心置人腑勿謂荆棘匪鳳止鉛刀一割耶爾爾本朝三途並出仕曾有徐睢作宰輔亦有况鍾守茲土母犯而科墮而務清慎與勤汝記取饒粥之資我給汝公拜受之涕如雨夙夜其勤堅自砥強亦不畏弱不侮柔亦不茹剛不吐不侵官橐飽私貨收稅膠關估客喜正賦以贏倍常精委吏姑熱實我吏繼司獄囚枉濫理一囚負遺囑子女公閱其窮免係累一囚犯罪拘且死公察其情爲請弛巡簡番禹冠盜彈鐵厥渠魁脅從已厚性寬中類如此公之居家儉不侈布可爲衣菅可履竹頭木屑無棄毀閨門之中肅有

盛暑未嘗袒與裸懿德更僕不能數年當杖國今夏五班衣在庭歌且舞
伯力於田仲隱市季也大儒天民伍受業陶庵敦素履德師程朱道伊呂
患難不貳金蘭諸季布朱家躬自矢不重爵祿重廉恥維公家風最近古
仁者必壽豈欺我百年期願固其所

確庵文集卷之二 詩序

和石田詩序

古人無壽詩非無壽詩也三百篇所載臣子頌壽君父如介眉壽祈黃耇
君子萬年黃髮兒齒之辭皆言壽也而或贊揚其休烈或稱道其令名故
能歡欣和悅以盡其情恭敬齋莊以發其德千載而下讀其詩而美其斯
愛愛斯傳後之爲壽者則不然雖珠璣璧帨拾煨燼以工媚悅耀當世其
所侈言者官爵之高車馬之富子孫之榮顯而已夫爲人而僅以官爵車
馬子孫見諛于人則其志之所存可知矣爲詩而僅稱人之官爵車馬與
其子孫則其詩又可知矣其不崇朝而弃之如鳥獸好音之過耳也又何
疑乎白泉葉公以文莊孫子宜游崑里家有賜書門無遺客工翰墨好山
水園亭池榭之勝花木魚鳥之樂朝夕嘯歌偃仰于其間其爲詩也刻鵠
腸胃銳削萬物必造于精微而後止蓋今年已七十而好學覃思老而不
倦也見沈石田自壽之作喜而和之其寄托深遠有風入小雅之遺一時
名公鉅卿騷人遷客相率屬和積成卷帙觀者嘆美以爲玉山草堂之續
焉可謂盛哉昔者元白之交驩也其詠中秋有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

確庵文集卷之二 和石田詩序

之句千里同聲如出一口孟嵒唐肆業廬山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
無斷時鄰舍生亦得此而交爭之訟于江州然則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此
言未可盡信也今以零星丁青靈五字限韵而作者皆觸物成響稱圖始
言較之古人可謂有積薪之勢矣今十九來張其事而付之剞劂以傳諸
後予惟公之爲人不待詩而後傳而可以傳諸君子之詩諸君子之詩既
以傳公而卽諸君子之所以自傳則雖謂壽詩之傳以是集爲權輿可也

錢中野五十詩序

士遇則視其所爲士不遇則視其所不爲孟子禹稷顏子之論詳矣然觀古之隱君子如文通彥方之徒或脫巾解紛或分釜庾救邑里之命而勿安之在海表也講詩書陳俎豆置汲器井旁以待來者蓋分有限而心無窮勢固不能以自已也蔚邨今之小桃源也其中居民百餘戶以船爲家以魚爲食其俗敦龐而淳固以耕釣爲業于就居者三年始以孝弟力田爲善三約約其村人又一年築岸塍修陂塘禦水患又一年行月急法濟飢者衆利賴之然非千一手一足之烈也瀾漕黃君勿玉實相予而比年以來則有錢君中野中野舊家鳳里變革之後編茅於村之大瀕躬耕自給暇則與黃髮小兒嬉而遊有不當意則寄情于酒量可容一二石雖極醉必呼其家人煖一大白就牀擁被一吸立盡始就寢所謂堯舜千鍾孔顏百觚蓋其信也吾聞酒者天之美祿也其人非高人達士不足與飲酒果其人矣不遇窮愁抑鬱無所傾藉之時與江潭烟水相木悲涼可歌可泣之地不足以見酒之妙而飲酒之樂千古之能飲而又適當其時與其

和序

地者柴桑一人爾然有男五人皆不好紙筆達達其懷抱今中野之子梅仙從于遊學聖人之道不苟試于有司而中野亦毫不以介意時召酒徒飲醉酒醉輒仰天而歌歌已坦腹摩腰鼻息齟齬然酣臥于七十二潭之上斯其樂已極矣必如之何而後謂之得志哉今歲甲午中野年五十矣予讀其春日自壽之詩曰春鶯移樹弄春陽兩鬢新添半百霜曉闌日遲花影庭前堂風細酒杯香身甘貧賤愁中樂老任迂疎分外狂天與閒人閒歲月小舸一葉泛滄浪其一種夷然自得落落然不可一世之狀有見乎辭者予欲爲之進一觴而無以相侑也爰歌而和之疎疎殘荻漏初陽睡起茅簷滿有霜衝霄青山當戶立帶花黃鳥過溪香陶潛止酒食逾劇阮籍窮途老更狂願得江潭同醉醒免令漁父笑於溪

瞿叔獻六十壽序

君臣父子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必感親恩而後盡養是有所爲而爲孝也必食君祿而後致身是有所爲而爲忠也無所爲而爲則誠誠則一則久千古之孝子忠臣皆如是焉爾宋當德祐之後謝阜羽鄭所南之徒皆當時一布衣而以踐土食毛之分總總故君有死無二庚申君之北逝也亦有戴叔能丁鶴年其人者飲泣賦詩引義自勉此豈有所爲而爲者耶吾友瞿君叔獻僅海虞老諸生而蘊藉義憤徒步走八千里麻鞋以見天子欲出其奇策材力爲國家立功絕域不幸事不可爲乃痛哭而返閉戶索居者書自見于奇其行而傷其志近讀孝子黃端木葬親日記見其于弋風雨虎狼盜賊波濤颶魅之患皆不足以動其心出萬死一生以求二人有古人所難爲者而孝子毅然爲之然後歎當今之世未嘗無聖賢豪傑之行也乃叔獻之志猶孝子之志而孝子求親而得其親叔獻求君而不能終事其君此又人倫之際有幸不幸焉其無所爲而爲則一也今叔獻年六十矣其才尚可用即未知其至竟若何要其追維故人時時

確庵文集

欲勸則似謝畢羽表年紀事大義炳如則似鄭所南爾足風塵物色天下士則似戴叔能今且經卷繩牀學浮屠法又似丁鶴年矣以一人之身兼宋元四子之爲老益壯而窮益堅天下後世倘儼非嘗之士必有聞風而興起者然則叔獻之壽當在三不朽之列而區區百歲尚未足以爲叔獻祝也

王升伯六十壽序

嘗讀仲長統樂志論曰使居有良田美宅青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
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以代步涉使令以息四體陳酒肴以娛良朋烹
羔豚以奉嘉日躊躇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與達
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
受常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矣豈羨夫八帝
王之門哉斯言也可謂善言樂矣而有其樂者蓋少或有其樂而不能樂
其樂者又比比是也貧居窮約懸席為門家無斗筲日不再火則有所不
能樂此樂之斬于天者也仕宦而走車塵汗流于金張許史之門商賈而
涉江湖倘備于風帆浪船之中則有所不服樂此樂之牽乎人者也天全
而與之人全而受之然後有其樂而又能樂其樂焉爾吾友王升伯今之
古人也其為人恂恂如屬屬如遇事必誠且信不問其為公與私也處隣
里必和不問其為老與少也對客必恭敬不問其為賢不肖也家故有素
對所居在湖川楊林二水之間崇岡清池迴互左右古木千章竹竿萬个

確庵文集卷之四

春梅秋桂遺風動月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升伯率其亞旅晨而作暮而息
腰鐮荷鋤如雲如雨四子五孫誦詩讀書之聲與綠車相杵相間無些微
游惰之習無歌舞博戲玩好之娛歲時伏臘烹羔擊鮮招其近局度阡越
陌斗酒相娛樂矣哉豈非天全而與之而又人全而受之者耶升伯之言
曰古今豪傑之士眾矣蘇季子佩六國相印位高多金吾以為不如雒陽
負郭田二頃也馬文淵據鞍矍鑠紆金拖紫吾以為不如衣食裁足下澤
車欵段馬稱鄉里善人也諸葛武侯功蓋三分名成八陣吾以為不如抱
膝南陽終身臥龍也吾今年已六十矣此六十年之中俯仰今昔如同夢
幻當吾少年猶及見國家全盛時天下銷鋒灌燧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
肩田畝鳴雞吠犬烟火萬里曾日月之幾何而世變紛更江山非故高門
世祿之家其散為編戶化為雲烟者殆不知凡幾也而吾猶得以優游林
壑之間采山釣水衣食稅食租為先朝之遺老為當代之散人吾又安能以
世俗之戚戚而易吾之浩浩哉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賦思其居
勤儉質朴吾喜唐風蟋蟀之詩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少長有禮豐嗇有節吾愛幽風七月之篇吾之所以教家人者如此而已
予聞其言而善之乃屬其二子爾璣爾銓而告之曰樂哉若翁繼自今請
歲歲為若翁壽必誦仲長統之論毋忘也

確庵文集卷之四

顧新伯處士七十壽序

吾妻以妻江得名瀨大海天地之精氣蜿蜒磅礴迴環結聚於其處故富貴之家往往發祥東土而耆艾長年亦多有之洪武初周翁壽道百餘歲得見於天子之庭亦東土人物蓋其地勢深厚春秋潮汐各以時至如人之元氣充實又吐納導引血脉貫注其享福祿壽考之應宜也二十年來水政廢弛嗟吸不通高門世胄漸即廢削老成人落落如晨星豈非地脉使然哉新伯顧先生吾友殷重之尊甫也今歲孟春下泝為先生七十覽揆之辰而適當新劉河陽之慶也後鄉大夫士庶殷重之者皆捧觴上先生壽而屬瑯序其事瑯亦有榮耀焉何敢以不文辭先生之為人介石文以心學博舉大賓霞州朱公為州侯旌善士隱行孚於人人聲稱浹平間瑯不具論論其大且著者性至孝厥考照字公由庠生入太學產殖稍落思賦歸里迎公歸養公故適子三庶子五先生最長體親意令三適各撫一庶如子聞先生之風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焉生平多可而少怪急病

確屋子案

瑯序

讓夷好行其德當其省親也道逢一越人哀其窮而贈之金後十年其人以黃金百兩歸先生俾取息以訓前德不立券竟去後六年仍出原金還之封識宛然也其人請以十之一為壽先生則固却之其為善而不責其報也如是又長於知人立談間辨賢否無不中如臯吳白耳者篤行士也相遇澄江握手稱快呼殷重再拜結兄弟交開殷重與瑯輩論學究當世之務則嗟然喜曰正心誠意成已成物此古聖賢之絕學也子其勉之以故殷重奉先生之教孳孳仁義惟日不足崇禎辛巳歲大稷舉高忠憲同善會活無算甲申歲又稷畫策令友人伏闕請折漕米五萬餘不費公私一錢先生之教其子也可謂有大造於鄉里矣而其尤大且著者則無如今新劉河之役蓋自劉河既塞而東南之壤已成石田高者苦涸低者患滂全吳六郡悉受其害有司慨然以修復為已任而役大力艱未有端緒先生上下城鄉相度源委規畫朱涇一道謂省費功半可代劉河殷重乃力建其議手定其法身親其事遂得輔佐賢侯克成厥績予獨怪夫當世之人本無濟物之才仁民之志而或託於莊周列禦寇之徒以自蓋其拙

夫君子之心曷嘗一日而忘天下哉不幸格於勢分則不得盡其志苟或可以利及一方見之施行則固不得而辭也考之古人莫不皆然則先生以此教其子而殷重以此事其親不亦宜乎瑯嘗讀陶風之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田家終歲勤動幸無水旱之傷則臘臘社伏烹羔飲酒極歡盡樂新河既成不知為春酒介眉壽者幾百萬家先生理當食其報況乎疏東鄉數十年地脉使復見水土之深厚潮汐之往來以此酒練五藏雖有幽憂滯疾亦將霍然頓起周翁壽誼之續先生其當之矣瑯之言如此雖然瑯不獨為先生賀而已也

確屋子案

瑯序

李肅公五十壽序

予有敬畏之友曰江陰李肅公今之駕行君子也肅公刻其先人忠毅公之文集俾予序其末簡今爲肅公五十壽序又以其自訟十則稱其德蔚村曰是乞言之志也予其進而敬之嗟乎世之爲壽者莫不欲稱其德顧其福五十者人生頌禱之始也肅公顧反其所以稱之願之者而以爲海客之始何歟述舊德服先哲潔已勵行鮮佞於施此南陔白華之義也今觀其所自訟洞洞屬屬惻然若有所失也皇皇然如有所望而弗至也善則稱親過則稱己仁人孝子之用心於斯極矣予也馬齒加長而玩日愒月所謂視趙孟之喻而又甚者其將何以益肅公而爲之祝雖然肅公之所以歉然不自足者予則有以解之矣當忠毅之抗章就義肅公方在弱冠傷亭之冤久而未雪及其壯而有爲而山移谷變矣使肅公拘於世俗不死其親之見而挾有爲之材乘方剛之氣則山公之啓事必有及政侯子孫者王氏之職神其吐之乎而肅公不願也東漢楊文先耄年脚攀魏文帝賜之几杖名曰延年以強項之後贊維新之朝雖曰東京名族易

李肅公壽序

世顯崇然回思夕陽亭慷慨訣別伯起之心得無微有盡傷者乎人知移孝可以作忠而不知移忠可以作孝今肅公之五十與文先之八十孰多世必有能辨之者矣嘗讀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華而堂下之笙入秦南陔白華是爲一終所以致人於君臣父子之倫者其指甚大肅公開筵之日予願以鄉飲酒之禮陳之于前而爲之進一爵焉然後知肅公之行有本末而自訟者之不徒也已

翁山愚大祭五十序

昔周成康時命君陳畢公尹東郊戒之曰出入自爾師虞又曰惟既厥心至哉言乎可以知居官行政之本矣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情不通朝廷之良法美意不能是被乎下而草野之此倘踟躕無由告哀於上猶人之病癢痞然胸臆結轡而營衛不相貫通卒遇庸醫攘臂其間儼而治氣儼而理血蒼黃雜投寒熱互進則其人羸然槁矣是虞人之反裘而束野畢之御馬也欲不皮盡毛脫外強中乾也得乎然則古人之盡心於斯民而兢兢焉度之慮之者又曷可以已哉翁山愚大祭初以進士授地官郎權關者一度支鹽鐵者再凡三遷而晉今職分守河南適屆五十初度之辰其從子梅予門人也謀所以壽其從父者而乞予爲之辭予惟大祭所守卽君陳畢公保釐之土而位爲藩臬大吏又未可與郡伯縣令埒也一方之利弊若何休戚若何坐而言可以作而行其所以消其煩逆導其障蔽不至於病且槁者以國計民生爲壽其壽不有大焉者歟聞大祭之爲政也絕請謁嚴苞苴刑清訟簡初下治田之令下吏有僞報起科至數千

翁山愚大祭五十序

頃者祭之石田也亟請於大臣復其租役歌誦之聲洋溢洛陽聞此其志將以君陳畢公爲師而媲美乎保釐之蹟亦今日監司之僅事也予故爲之大書特書以授舉錫者

元功六十序

甲辰之夏避暑鳥目山中元功嚴君以所著詩曰候鳴集者跡予予爲點
次而序之愛其冲夷澹寂有天然之致無人世組綸離染之習其季嗣擊
從予游予戲謂之曰蘇子瞻所紀青城山老人口不辨鹹苦酸辛甘者其
天全也於而尊人之詩信之矣庶幾古之有道者耶今乙巳九月某日爲
其六十懸弧之辰邑之往壽者多爲登祝之辭而徵文于予予觀元功之
爲人近于老莊之學請還其說以壽之可乎老氏之言曰外其身而身存
身者何生人之富貴顯榮聲勢利凡可豐慕者皆是也人惟不能置之
於此則紛紜叢垢之集有不能保其七尺者矣元功之祖文靖公當昔世
宗朝爲太平宰相元功藉其餘慶少生統禧高門巨閥赫然里中一旦推
其所有以葬其親厚其族恤趙氏之孤急聊城之難棄家財如脫屣然遭
時多故僻居城南斷絕絕壁頽垣蕭然一室極屢人貧子所不堪者
而元功處之晏如也大鵬萬里鷗鷯一枝各適其適不相企慕達哉元功
其有得于逍遙之旨者歟昔李耳入關五千言之藎暢于南華太史公以
爲皆原于道德之意元功候鳴詩集有相合者予故因元功之壽而追論
其詩著其所以爲壽之說者如此若夫平生懿嫻則邑中諸家之文具在
其以是爲加爵焉可乎

元功六十序

周玉晃祠部壽序

吾郡陽山之東虎嘯之畔有遺老焉曰周公玉晃其人行安而節和外通
而中介莊莊乎抑抑乎舍命而不渝含章而有耀者也公非隱者也嘗仕
於兩京矣罷官歸田杜門却掃里之人不重其官而重其德不以爲鄉大
夫而以爲隱君子蓋公志也子觀古之隱者立異名高多崖岸嶄絕傲詭
難繼之事然而無取乎爾惟中庸之行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兒童婦女
皆能指其姓氏道其風流慨然想見其爲人此嘗學易而知之矣易之於
遜也係遜則厲嘉遜則吉肥遜則無不利易之於節也苦節則窮安節則
亨甘節則往有尚華歆身爲龍首而動色鉤金王戎名在竹林而榮倚鑽
李此遜而係者也君子以爲不克終也彥方化還劍之人幼安置汲井之
器其嘉遜乎魯望之筆床茶竈獨往獨來志和之菰飯蓴羹不窮不達其
肥遜乎任承託跡青官而兒墮不顧寒貧藏身行乞而衣弊不言此節而
苦者也君子以爲不可訓也承明之寢車終老君公之墻東自娛其安節
乎元亮采菊種豆不戀戀於去留紫芝飲酒彈琴不皇皇於名利其甘節
乎

元功六十序

平易又言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聖人也因而不失其所享君子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公少能文章登崇禎甲戌進
士當是之時朝廷求治甚急持法頗峻公爲刑曹奉天子之命平反冤
滯尚德緩刑人以公爲知大體南畿初立一時彈冠相慶踴躍功名之會
公則隨牒而進無所攀援時庶事草創公爲儀曹正笏立朝義形於色中
貴以下皆憚之已而知事不可爲乃翩然鴻冥返其初服十五年來恬淡
寡欲引分自守書不上要津名不登啓事識者皆知公之無意當世矣文
相國之孫園公高尚士也與公善語子曰公好奕酒關燈施手談坐隱子
聲丁丁然也葛瑞五鹿城之賢者也語子曰公好詩短章醉墨憂玉鐫金
泠泠可諷也奉嘗烟客先生公之姻婭也語子曰公好山水鄧尉虎丘之
間春而花秋而月緇衣幅巾符與竹杖飄飄而來者必公也由前言之則
進退以正由後言之則處困能亨嘉遜肥遜安節甘節公殆兼而有之公
其深於易乎學易可以無大過公其無大過矣乎今歲己亥陽月公年周
甲子奉嘗先生將登堂頌禱屬序於子以稱道其盛因書予之所聞於易

者如此奉嘗行矣主賓對榻鷄黍具陳汎蟻觴擗麟脯如桃源醉鄉中人
衣冠語言皆非人世所有倘山中或過負苓者其慎毋述予論易之言徒
令其掩口胡盧也

權衡文集卷二

王伯銓壽序

吾聞少傳文肅公之罷相也時菊東臯之上有隣人入焉公方踰踞花下
見公之背謫以爲圖師也以手拍公肩曰若許我菊此其時矣公回顧其
人皇遽走公徐召之還笑而與之菊或謂公雅量如某宗仁呂聖功非知
公者也蓋公之不可及者在乎忘物我齊得喪而曠然無所係於其中
後見公之大也吾友西水公之宗人子也述其世父伯銓之爲人猶有公
之遺風焉其少工文章隸博士弟子員已而去學劔不成又去而遊於酒
人間時菊百本以自娛一時名花異種甲於里中門多車轍馬跡伯銓復
厭苦之遂一切屏除而隱於農以老噫伯銓之無所係於中如是其殆幾
幾乎知道者歟君子之學道也無將迎於前無膠固於後不以好惡亂其
心不以趨舍動其氣范蠡留侯棄公卿如脫屣故能遂其功名梅福嚴光
視富貴如浮雲故能成其志節不然繫用微纆寘於叢棘母乃爲聖賢所
悼嘆哉昔陶淵明愛菊時時見於詩歌然其所愛者簞下之菊其味甘寒
故有可制頽齡之句今人之所執苦意而已而不免斂精神費白日朝防
其濕夕去其蠹其僅而存者率十不得三四史稱淵明任真自得肯勞勞
焉若是哉况菊之爲物也秋老而華傑然可愛故昔人比於隱逸而今人
輒加以楊妃西子之號其爲花之累也不已甚乎故今人之愛菊非真愛
菊者也如伯銓之能不係於物其斯以爲菊之知已已矣今歲孟冬伯銓
年七十傲霜之枝絢爛盈庭西水其采花釀酒卽以吾言爲伯銓浮一大
白何如

權衡文集卷二

盛旭初隱君壽序

崇禎庚辰與門人讀中庸首章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或曰其爲有位言之與或曰不然有其位著其事無其位存其心而解之曰否否若與我皆有之父子兄弟夫婦各止其所天地位也猶犬桑麻各若其性萬物育也福之與本乎室家道之隆始于相內和者致祥厚者流光固其勢也瑚之論交于聖傳也二十有餘年矣初聖傳居北城內濠湖外濠湖相去數武時得登堂而拜其尊甫旭初先生先生善氣迎人如春風被物性慷慨不治家業故人過輒斗酒慰勞款曲數日乃去客亦習貫以爲固然家故中人產坐是稍落已復困于訟厄於凶年疲敝于轉徙不得志者數矣先生豁如也先生今家南城隣太原梅墅所居有修竹茂林亭軒敞朗池可種魚畦可灌蔬入其戶于讀于虛婦組于室詩書之聲無間風雨機杼線車襍然並作夜則呼其家人剪韭沽醪燒筍煨芋一堂之中如兄如弟如賓如友明月在溪白露在庭老者在上優游夷愉幼者在闕于子徐徐長者在左淵停岳峙少者在右龍騫鳳舉酣歌鳥鳥載笑

確庵文集

卷一

載言樂矣哉廡所謂天地位萬物育者于先生一家乎見之且聖傳學道又經明行修足爲帝師而感時多故焚其衣冠肥遯林臯癯然自潔先生一意偕隱遂其素心乙酉之秋虞九嘗寓書湖曰成君志者賢父兄也和靖之母言夏之父千古一揆大家君有尹母之賢而湖曾無和靖之學蓋吾私心媿之今聖傳德業齊於和靖而先生曠達比於家君此言可以無憾矣當烈皇時朝廷求治甚亟抱一長者無不進庸吾党亦雅自負先生頌禱其子子裕而已茲其樂天知命已見之十年之前豈待今日而始驗哉今歲先生年杖鄉仲春二月屬先生覽揆之辰湖既與聖傳爲角州交而內弟越芳又先生之倩也故知先生最深竊喜聖傳能養先生之志先生能成聖傳之高而樂爲知己道也于是乎書

方瓢先生壽序

方瓢先生隱虬江之上所居先世之舊業有田園池沼梅竹榆柳梨棗橘柚之樂先生構精舍數椽日學易乎其中而顏之曰方瓢先生之年甲子一周矣其友頑潭子載酒于其瓢酌而祝曰賢哉先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而逃之掛瓢箕山太史公聞其風而高其義子貢廢著南財結駟連騎游于列國孔子非之而顏子窮居陋巷簞食瓢飲則稱之以爲殆庶由是觀之南面之勢不敵山林之逸而富貴而違乎命不如貧賤而安於道也今先生退老乎一瓢飢食而渴飲冬裘而夏葛坐於斯卧于斯醒且醉于斯瓢以外不知有天地之晦冥日月之薄蝕山川崩竭而不見人物鬪爭而不聞賢哉先生雖使復有天下之讓結駟連騎之榮其豈以彼而易此乎而又何媿于許由顏子乎且先生之所學者易也予請與先生言學易之道而更博引古人以爲祝嘏之辭曰遜亨言君子能遜則必亨也古之人有學之者夏市是也則請以是瓢爲先生之土室良之詞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言時止而止則无咎也古之

確庵文集

卷一

人有學之者孳然足也則請以是瓢爲先生之蠅廬願之辭曰願貞吉現願自求口實言養身而得其正則吉也古之人有學之者堯夫是也則請以是瓢爲先生之安樂窩一瓢也而亨吉无咎之義倫焉瓢之用大矣先生曰嘻甚矣子之善言易也雖然吾猶以爲固也子第知夫用之爲用而不知夫不用之爲用也前日所謂是今日而已非矣今日所謂是明日而已非矣尺寸而求至尋丈必差銖銖而較至鈞石必謬此豈深于易者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常虛其一而不用焉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也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于此吾學其虛且靜者而守之則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吾用也而子之言不已固乎頑潭子聞之瞿然驚躍然起曰辨哉先生之言易也吾久不見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知先生之不可測也姑且與先生飲酒

陸巽庵隱居壽序

予之與巽庵先生忘年友也定交於丙戌丁亥之際維時喪亂之餘苟且息肩有更生之幸每一過從巽庵輒具雞酒招近局賞花賦詩徵詞文史笑言啞啞流連斯夕以爲快樂自是予歲必一再至何市宿巽庵之廬巽庵登牀道古相與揚花風雅別裁偽體其精論多出前人詩品詩話之上予聞其說不啻如琴瑟之悅耳而冰雪之沁心也今歲丙申巽庵年七十其門生故舊以詩爲壽屬予作文序其首於是巽庵抱奇癖坐不寧寢不寐者二載矣予思古者至治之世民白頭不見兵革烟火萬里夜戶不扃其俗予予而唯唯無飢寒盜賊風雨疾病之患其老者則有粟帛之贈膠庠之養饒饒之祝生其時者不亦休哉及其衰也上酷烈而下臨狹有局高天踳地如正月之大夫者矣有不樂其生如鬼爰之君子者矣有勞苦而不得終養瓶罄耻如蓼莪之孝子者矣人生其間譬猶涸泉之魚相啗相濡其勢不可以終朝而又何壽之足云然則人之於壽亦有幸不幸焉難以同途也予交巽庵僅及四閱而閱歷人世之變民生日瘁政

確庵文集

壽序

事愈廢而風俗人心浸以大壞而不可救予方且避人如蝸守大易不出戶庭之訓曾不能一造巽庵舉飯而起其疾欲如嚙昔之杯酒歡娛詠歌促席何可復得今日執筆而壽巽庵巽庵其能無所感耶雖然世之言壽者必稱神仙謂數千年之久神仙視之比於旬日信如此言則鍾彭聃子喬未嘗多歷年所不可謂壽而吾輩生於今日窮愁顛頹度日如歲則以一年當三百六十年以十年當三千六百年較之神仙之所得不又多乎巽庵聞之其必爲之仰天大噱而泚然病已也

江環初壽序

新安江翁環初家吾吳之海虞以今年七月爲六十之誕辰春正月其親戚故舊子弟牽羊酒稱賀者闐咽道左先期踵至予門人張子禹思錢子梅仙毛子華伯泰叔輩交於翁父子間遂相率以祝嘏之辭來請予曰翁今天下之奇男子也微予言吾亦將有以贈之史遷不云乎農工商虞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范蠡用計然之策爲其君雪會稽之耻乃乘扁舟浮江湖治產積居擇人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白圭樂觀時變若猛獸鷙鳥之發其言曰吾治生產猶孫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取子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天下之言治生者必祖白圭山是觀之人之貧賤富貴之閒益有道焉非苟而已也吾聞翁之爲人其治家也有法其應事果斷而明敏能知人與人交不侵然諾少不得志出遊吳越間年三十無立錫數年之間誠一所致比於封君然往往輕財慕義好行

確庵文集

壽序

其德嘗有某假翁數百金十年而不償一日過於道急引匿翁呼而與之言治恰如平嘗其人漸且懼退而謝翁曰無傷吾忘之矣乃感泣而去其翁雖有善心計者翁聞其名羅而致之予以貴令轉移江淮間已而重索歸翁曰命也待之如初然則翁之爲人豈非所謂賢豪長者耶世有鐵齋箭力以治其生者其爲道也謹焉鑰鑰不食人一飯不予人一錢諺所謂缺口鐺子皆是也而翁獨反之他人以利爲利而翁以義爲利較他入之所得不更多于江海之爲物也取之而無禁故羣川萬壑爭歸其宅而爲百谷王穀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他不能以有容矣顧予更有進焉昔周公係易之家人曰富家大吉而其治天下也本俗以安之保息以養之大荒大札則通財舍禁弛力薄征以休息而煦燠之故能深根固本爲不拔之業後世如桑弘羊張延壽之徒以損下益上爲得計而其弊乃至公私交困日腹月削而莫之救今翁有才子八人他日以翁治家之道獻於天子之庭苟有用我執此以往豈特一家之利而已哉諸子曰善哉大子之祝翁及陶朱白圭之所未及也

鄭橫朱隱君壽序

鄭氏宋華原郡王之後扈蹕南遷爲鹿城著姓其族姓繁衍中國而處門
牆錯峙子孫世習儒習醫無他業者而橫朱先生以博子弟員讀父書
明入道尤當世所指目以爲今之秦越人也吾州去覓邑四十里而近故
翁嘗往來州邑之間余之與翁定交在太原王氏家而太原亦以翁爲司
命者也故知翁爲最深翁之高祖開陽公當世廟時海上有汪直徐海
之變梅林胡公用其策以平寇亂所著有籌海圖編傳於世客歲撫軍思
公之有造於東南也檄有司祀諸學宮翁聞是命大出其囊金凡祖廟之
圯而未完者葺之俎豆之未備者備之於是迎開陽之主以入於祠邦之
士大夫以及里巷婦子觀者莫不舉手嘆曰賢哉鄭翁能孝其先人如此
乎其明年邑侯聞翁之賢以禮賓之於鄉飲酒又明年翁齒杖鄉其從叔
父伯籍輩將聚族爲翁壽而以余在交遊之末也遂以祝嘏之辭來請予
惟古者盛王之世人和歲於仁漸義靡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當
其時士重根本俗修孝弟家有祠廟月有享祀子子孫孫必敬必共莫不
以爲食舊德服先疇微祖宗之賜不及此至於今此道陵夷衰微矣而故
家舊族猶有存者尚能念爾祖修厥德則君子急進而予之以爲猶近古
也如翁者斯亦可以風矣翁有丈夫子七人文章行業足以大其門閭諸
孫皆嶄嶄露頭角賢佐徐孺人治家井井有法自此以往享大年履厚福
食報於天容有既乎予之所以頌禱吾翁者如此請以是復於伯籍其以
予爲知言否也

盛寒路六十序

予自束髮時與寒路梓亭愚庵交忽忽四十餘年矣寒路生以庚戌梓亭
以辛亥愚庵以壬子予以癸丑四人如雁行然回思四十年中陵谷之遷
移陰陽之變幻親朋之彫落不知凡幾而吾四人者尚無恙天之慈遺果
何謂乎今寒路年且六十此昔賢所謂生辰爲壽撫今話舊感慨之意居
多者也當寒路之居北城也年將弱冠家頗不貧高堂方具慶吾輩少年
數人結社論文篝燈吟哦風雨不輟春花秋月則招友人坐其小樓杯酒
爲歡不問家人生產也此一時也已而寒路遭時不偶流離轉徙身無立
錫坐無容膝予亦飢顏憔悴不能數數相見則相與累欷而已此又一
時也崇禎戊寅已卯間寒路學問日進一試冠軍入鄉校名聲籍甚教授
生徒於淮雪禪寺予時時過從講學論道有鵝湖鹿洞之樂此一時也亡
何丁喪亂焚衣冠各抱遺經潛居土室寒路嘗至蔚邨予亦間叩其水亭
以詩歌文酒破除牢落苟全性命聞達不求此又一時也自是以後予困
於催科一徙虞山再徙白茆三徙婁江寒路雖寡賦役之累然而閱牆有
弟舉案無妻快婿獨亡幼子天折此又一時也今者梓亭愚庵糊口他鄉
販豕舟車予亦負耒荒郊櫛沐風雨而寒路獨坐擁萬卷立雪填門且三
人皆多病而寒路獨精神滿腹垂老益壯他日爲兩生歟爲四皓歟爲桐
江之釣叟爲遼海之逸民歟俱未可知然則寒路之在今日可謂煥然而
及其根矣予於寒路詩則有已丑八日四十歲詩有寒路先生歌文則有
賀入學序有尊甫旭初先生序有讀高士傳序今復叙一生交誼聚輻不
休者蓋以束髮論交已成白首故不憚其言之重詞之複也

贈劉公亮五十序

生於教授北門之外心服當世子第為制舉業者卑卑而不振將以六經者唐宋大家之學救其失而扶進之時從予遊者歲不下數十人而劉公亮來學獨早少於八歲公亮天姿獨美獨能為磊落峭直之文以行吾之教予心竊自喜以為吾門有人無何而遭逢革命流離播遷不得與之朝夕學而世之取科名者其道亦雜而多端公亮雖為諸生然家貧不能自拔是浮湛歲月而世推移不得以文采表見予每念及此未嘗不替其志而恨其時之不遇也公亮之為人磊落峭直亦如其文而折人過不畏強禦朋友有患則急之鄰里有恥則雪之為人排難解紛而無德色見有一夫九首之徒則嚼齒戟手發憤唾罵刺刺不自休予屏居荒郊二十五年能使惡言不入于耳者公亮之力也予讀子瞻上劉侍講書以爲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氣也蓋嘗持此說以論古今之士也遂掉三寸舌從平原君入楚率盤飧血定從嚴至強千百萬之師而相如秦望秦庭如立倚柱怒髮上衝冠強顏而歸

設寶卒歸壁于趙池之會秦王不得已為趙王擊饒陸賈使南越尉佗魁結其跡見賈賈陳說天命尉佗喜賜橐中裝直千金稱臣奉漢約三入之所以成其名者氣也以公亮之個儻不羈慷慨慕義其氣可謂壯矣便遭時遇勢得攝尺寸之柄何遽不如古人而至今懷抱利器鬱鬱不得仲太史公有言人能弘道其如命何是故得志則爲龍不得志則爲蛇用則爲虎不用則爲鼠古今人盡然而又何足怪乎今歲庚戌公亮年五十矣與予同病疴一林然時時度吁越陌枉道有戎作其餘氣可以有爲而未知何日也予雖老尚其拭目俟之

惺上人六十序

憶昔年予遊南翔而交佛者惺寂見其周旋左右歎其才之不可及客秋再過其地則十年餘矣惺寂之容顏志氣不減曩昔今歲年且六十吾友金治文謀所以壽之者而屬序於予予惟昔友侯宰亭之言曰嘉定之有南翔寺其僧治生殖產同於姑蘇之承天武林之昭慶而惺寂獨能盡其心力於佛不憚艱難辛苦而爲之寺賦煩重則請於漕使而蠲其征輸佛殿推額則謀於里人而新其棟桷此皆其功之卓卓者夫人既棄家難髮游方之外無妻妾子孫足係戀則視其身如雪中鴻爪而不計東西視其居如旅人傳舍而不顧風雨固其恒也而惺寂獨乃如此元李桓序釋氏稽古錄曰佛之爲教自身毒萬里至於中國愈久而益盛根深而本固者何也蓋以扶植其教代有其人往往皆英偉絕傑之才故能使王公大人向慕奔走之不暇也如惺寂者豈非扶植其教之人耶豈非所謂英偉絕傑之才耶吾於是而有感於吾道也古者盛王之世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故士之有一才一行者皆得造就於學即漢之東徙關西孔子

惺庵文集

惺上人六十序

之徒教授弟子倘使其能者爲之都講都養以見其長至於李膺郭泰之時教化衰矣而有八及以導人入廚以教人凡此者皆所以用其英偉絕傑之才扶植吾道而使王公大人之向慕奔走者也夫王公大人向慕奔走不足吾爲道榮而所以興起教化者則必先使人尊且信而後從之者衆以惺寂之才使得遇其時蓋亦都講都養八廚八及之流而惜乎僅用於禪燈佛鼓之間此亦吾道之無人而惺寂之不幸也夫予故因頌其壽而更爲之致流連愛惜之意予老矣今將時時與惺寂遊其亦以予言爲然乎否乎

徐武子夫婦雙壽序

吾郡自春秋時以忠孝節烈信讓世其風俗故生其地者往往在重名教顯
廉耻敦崇古道不屑爲卑鄙齷齪之行而近自國變以後尤多隱君子以
予所知如孝章伯敘履長彥修文初遂初日生昭法杓石又王雙白崔氏
彥兼仲日崔客之徒指不可勝折而徐子禎起則固卓卓在諸君伯仲之
間者也今歲乙未禎起當其兩尊人六十初度之辰自傷貧賤不能爲高
堂承歡執爵乃請於立言之家作爲詩歌古文以爲光寵因寓書予述其
素履而屬予序之予讀其書而嘆曰賢哉禎起之爲人子乎禎起偉姿儀
能文章以其才與學使稍委蛇俯仰獵取科第不難如世俗之以金章紫
詔壽其親者顧夷然有所不屑禎起之行誠高而志則苦矣乃其尊人武
子暨姚太君皆相與安之以爲固然然則人謂醴無源而芝無根豈可信
哉武子爲人讀書嗜古手不釋卷爲諸生三十年未嘗以私事干謁有司
其所交游皆一時正人當世所尊之爲泰山北斗者遭時之變窮愁孤憤
日取載籍中如周宣漢光唐肅宋高用人行政之大者勸爲一書其意念

破屋之妻徐武子夫婦壽序

蓋深遠矣暇則以書法自娛手鈔杜少陵詩及醫卜種植之說靡不周覽
而纂錄之以銷其壯心而磨耗其歲月而禎起兄弟四人又能率先孝養
立身行道以不辱其親蓋其父子之間交相成就如此子輿氏之言曰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家
君年瀕耄耄幸苦萬狀而甘心偕隱亦如武子嘗有詩曰親恩近更如
山重不願兒爲捧檄人每一念至未嘗不且慚而且喜也比子爲浮名所
累幾登薦牘稱病再四幸而獲免不知者心非目笑甚至以家貧親老之
義相詰責天下是非其可深論耶然則樂天知命明於出處進退之故如
武子者可不謂達觀耶豈非人子之所期望而不敢必者耶幸而得之有
不爲之且慙而且喜者耶意者吾郡以忠孝節烈信讓世其風俗故人皆
重名教而厲廉耻耶又得無近多隱君子相與嚴憚切磋漸漬破服以致
此耶吾聞禎起諸弟皆有妙才可以乘時顯榮矣而予之壽之者略無頌
諛之詞蓋以禎起爲長子有門戶之責而能不役役章貴則武子之榮養
而不榮勢欲其子以善養而不必以祿養可知也已予故質言其概以

武子即以慰起兄弟并爲同志諸君子凡有親者慰焉

十一

破屋之妻徐武子夫婦壽序

陸維衡雙壽序

吾門多季義潔謹淹通材莼之士晚而喜復得陸宗沂子湛子湛以維衡爲父而翼王爲叔父故其學本於家教者居多歲辛亥子湛跪而請曰沂父母年俱六十矣沂聞人子事親以顯親揚名爲孝然古之顯揚者飭躬砥行爲聖爲賢使其親爲聖賢之親也世俗則以祿位爲顯揚矣沂不肯上不能爲聖賢次亦不能如世俗之所謂幸惟是巧詞於當世之仁人君子錫之詩文以發潛德而耀無窮冀夫子一言先之未知其不可不善哉子湛之言乎非吾維衡之子而翼王之猶子不能爲是言也夫以祿位爲顯揚世俗之孝也飭躬砥行爲聖爲賢其不講於此道也久矣然而祿位不可得而致者也爲聖爲賢可得而自致者也君子盡其可致者於我而安其不可致者於天其爲之而得焉命也其爲之而不得焉亦命也君子修其學以俟命而已矣維衡自新川先生以來累世積善而未食其報詎於前者伸於後物理之自然也况以子湛之才他日必能以文章用世遂其尊養之志而在今日又何必預期其所未致者而始爲愉快也哉猶記

龍序之表

庚子之歲予過東臯訪諸子湛庵時素心之友結社論文嘯歌詩酒者蓋不啻數十人予方顧而樂之有卜宅南邨之約居亡何予以故人之招薄游南楚歸而世事紛更薦紳縫掖無不以通賦註誤牽於吏議而江南百萬戶烟火蕭條非復往者優游燕樂之時矣客秋重過其地問知已之中康強健飯者自維衡外長侯景遷三四人而已又皆家業衰落或退處隴畝或資研田自給如翼王者則又爲客燕趙去其家三千里外然而予十年前以前之言未嘗一日忘也將就茅舍三楹佃田十畝以老於東臯之上而適遇維衡之壽覽子湛之詞乃知東臯君子猶有昔年樂天知命之意而不蕪于近日聲華勢利之習也遂爲之欣然命筆而書之子湛試以吾言跪復于二人之前必有爲之盡一觴者且待它日翼王之歸而以此言告之何如

王母孫夫人壽序

予束髮時即耳周臣之母孫太夫人之賢已而讀書其家與周臣相朝夕益知母之賢非獨其懿德茂也蓋有才猷之助焉非尋常閨壺之所能及也詩人之言曰無非無儀爲女子言之也然而有不同于日不同後門寒素所治者紉紱之職所司者聚殯之務有智而不施有美而不耀固其恒也若夫世卿巨族簪纓閥閱之家昏姻好會則賓友如雲祭祀燕享則僕從如雨內而上下四旁外而族姓子弟親疎貴賤以昭其辨尊卑大小以章其分而欲以一女子規畫綱紀其間宣陰化修內則豈不難哉易言之矣健者陽之性也時而太亢則悔剛而濟之以柔然後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順者陰之性也時而太柔則廢順而行之以健然後含弘光大而不失其亨今母之相太常先生也夙興夜寐惴惴小心如臣之事其君也事無專制行無獨成樂其心不違其志如子之事其親也先生宦游京師挈母偕往雞鳴星飯驅車鼓柁揮汗而締成戎蹇而裘具以整以暇于加也先生退朝之餘傷王事軫國步當饗而嘆不遑寢處母亦改容却立憂

龍序之表

先生之愛取諸如也時而先生綈几簾閣焚香啜茗染次仲之翰寫摩詰之圖明燈促席盤桓歡賞母亦從容笑語樂先生之樂雍雍如也及其教周臣也少而告戒保母授以夏楚嚴晨昏之儀謹出入之節長而招延名入魁士爲之師友無博塞戲弄之具以動其心以故周臣束修名行蔚然儒者甲中之冬周臣以廩授中翰捧冠帔拜堂下母不以爲華曰此祖宗之賜也既而閉戶著書絕意仕進母不以爲愧曰此時爲之也蓋遭逢世故引身而退尚羊山水之間剛而能柔者也乾道也先生與周臣以之門戶重大竭力周旋不憚勞瘁順而能健者也坤道也母則以之予固知太原之門他日之顯融高明以受福於母者未可量也

屠母緒諸人六十詩序

凡賢母必有賢子曰子以母賢也凡賢子必有賢母曰母以子賢也歐母
畫夜作字以誨其子則永叔以文章顯矣范母欲其子與李杜齊名則孟
博以節義著矣尹母願善養不願祿養呂母治家有法則和靖原明以道
德垂矣此三者有其一端已足使其子為大儒而其母亦由是以不朽而
況於兼之者乎吾友屠子闡伯由奉世族少孤食貧好學問年數歲輒能
為詩古文辭長益博物而多聞士之稱能文章者必目屠子生平有澄清
四海之志而遭時之變棄諸生跡伏草莽士之稱節義者必目屠子躬行
孝弟單心理學至子石隱贈之詩曰聞說山中屠處士功夫三月不違仁
士之稱道德者必目屠子由是觀之屠子之母蓋不以世俗之教子者教
其子而以古人之教子者教其子也非其所謂兼之者歟客秋屠子不遠
三百里偕其友張子白方潘子美舍余于右吉陸子永修訪吾徒于荒江
寂寞之濱道瀕滄臺湖首風怪雨舟幾覆不為動既過堰上握手於淮雲
精合縱談承久凡氣入性命之指仁義中正之道靡不脗合無間如水之

屠母緒諸人六十詩序

於乳而鍼之於芥也端而告之於母即率其同人相與鼓舞切蹉講論力
行毅然以吾道為己任意當吾之世有一人一言及於學道則群起而非
笑之以為不急之務屠子顧急其所不急易之所謂獨立不懼避世無悶
其在是乎今年夏五母年六十海內賢者爭作詩為壽胡不敏敬體屠子
之意而質言以序其簡端亦以見英聲妙譽不足為母榮紆青拖紫不足
為母貴而惟此文章節義道德三者可以慰母之志而當無疆之祀也若
母之辛勤茶苦衣陋食粗垂三十餘年頗見於屠子之乞言紀略至其栢
舟之節事屠之孝則他日必有書之女史載之邑乘者皆不復道也

金氏世譜序

吳縣洞庭山東橋社里金氏之世譜以元至正時諱德傳者為先祖其八
世孫諱昭者實成之而今續而修之則其十二世孫名季植者也季植懷
其歷年既久支派繁多其間或絕或嗣或客或徙生死不相問緩急不相
通將一本而塗入之也乃茲日告廟訪之父老採諸見聞家誦戶考積有
歲月譜於是乎始條覽其書者知尊卑之分親疎之別貴賤之等孝子仁
人敬祖收族之心可以油然而生是則孝植之自序云爾而又終之以先
人之遺訓往哲之格言俾其後世守之而不替孝植其可謂明倫敦本
有志之士也已予弱冠猶及與吳門陳玉立先生同館于吾州太原王氏
之家塾先生嚴于持論而銘孝植大考之墓則盛道其世德有令于且有
文孫卜其後之必大今觀孝植之能知所務若此足徵先生之言不謬而
予于是獨有感也氏族之重莫盛于唐崔盧王李號為鉅族其他單門小
姓至不得與之結姻亞通嫁娶然而教傳以後則亦同歸編戶而已又况
世祿之家降為卑隸庸紳之胄流于負薪等而上之天潢之臣牒金章亦

金氏世譜序

且化為草木之彫殘烟雲之銷歇俛仰今昔有不勝盛衰興廢之歎者而
金氏自元以來更四百年獨保有族屬數千指于具區島嶼之間天之愛
金氏何如哉繼自今為金氏後人者其稟淵焉益修厥德以無忘乃祖之
儆戒而克成孝植之志則玉立先生之言如執券而取矣

新安吳氏世譜序

古者天子諸侯設小史以奠繫世辨昭穆而士大夫之家亦皆有譜牒以傳諸其子孫是故親其親子其子各自治其家而天下治焉近世休歛睦之問萬山蟠結聚族而居其歲時必率其宗人拜其祖宗之祠而子弟大小秩然有禮始猶有古之遺意而自春秋歷漢唐宋以迄于今千百餘年其世譜皆有次第可考而綿綿不絕者惟新安程氏吳氏較著程氏之譜嘗見之于友人士起之所圖畫而吳氏之譜則今茂長所梓以示予者是也蓋程氏推其先至周司馬程伯休父而吳氏則始于太伯其淵源爲尤遠云嗚呼宗法之廢壞久矣世數不明昭穆紊亂至有不知其身爲誰何之所出而一人之後視若仇讎益比比而然也吾以爲孝義之門不獨其祖宗積德之厚流澤之遠而亦必有綱紀以統治之禮樂以維繫之故能聚而久久而可恃不然而但如張公藝之能忍亦無取焉然則求之當今其有謹守先世之訓而無忝舊德如吳氏者乎吳氏固多賢而玄廋定遠茂長尤束修自好益同宗之中又其同志者定遠天下才而窮愁著書

世譜序

一

世譜序

一

洞庭東山翁氏世譜序

昔者周公以孝治天下而親親以相及故能使周之子孫深根固本而成八百年不拔之業及其制爲周禮則推其意以達乎士大夫而有司徒以本俗安萬民而聯其兄弟有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有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爲之圖正其位掌其度數凡所以教天下各親其親而使之有情相通有分相守者如此其詳且慎也翁氏之先蓋出於周昭王之庶子食采翁山因以爲氏其後譜牒散佚不可稽攷宋時有承事公者以汴梁右族從駕南遷家洞庭之東山是爲始遷之祖以始遷之祖爲百世不祧之宗禮也而有十三世孫名同春字子布者能廣搜家乘尋其墜緒而脩之因介吾友嚴子舜工而問序于余余覽其書而嘆子布之賢也萬物本乎天本乎祖人之有祖猶木之有根也其根一耳而千柯萬葉皆從此生其木之先尺寸耳而拂雲蔽日之勢皆由此起承事公之初遷一人之身也尺寸也今至于十有七世而子孫曾玄不下萬指則千柯萬葉拂雲蔽日豈勢也然觀之樹木者當其始也必扶之植之而後成其既成也必沃其膏厚其力而後盛又必防其風雨霜雪正其欹危去其蠹賊而後久子布之爲是譜也猶此志也子爲之綜其條例其合于春秋之筆削者有五焉其初斷自承事公而其前名號世次荒忽無徵則率闕而不錄此郭公夏五之文也遠近之族或有一二不肖者其人已死則不復揭其惡此爲親者諱之義也其卓然自立者則表章數言以傳其人此善善欲長之指也出繼出贅者必謹書之此吾人戒節之懼也子孫稱名多犯先諱則製二十字爲十六世子孫命名之始此成師兆亂之戒也而又終之曰父兄之教必先子弟之率必謹寧爲刺鴿母爲苛虎至于明禮義遠邪惡非讀書識字其道無由其爲訓也簡而易知其爲法也約而有則譜如是而可以傳可以大矣吾故序其簡首樂道其美使爲翁氏子孫者遵而行之無敢廢墜庶幾不負仁人孝子網羅編纂之苦心而自今以往翁氏之後繼繼承承以至于無窮未可量也是爲序

錢氏家譜序

禮莫大於敬祖敬祖必睦族睦族之道必立宗子法立宗子法必先明譜系諸系明而後別親疎辨尊卑循卑親疎之序以施吾情則情無不盡情盡則禮立而仁孝之風出乎其間矣錢君南翼聚族而居七浦之南以其讀書之閒作為家譜凡有十世分別爲圖繩聯鉤貫親疎尊卑次第可睹其言曰先儒有言人不私其父則非人子吾不過致其私於吾父而已吾敬吾父祖吾父之父也推而至於始祖莫不皆然吾愛吾父伯父叔父吾父一人之身也推而至於九族莫不皆然分疎而情親支散而本一焉私吾父之意以私之而已宗子之法吾有志焉而力未逮也嗚呼南翼可謂知本者矣南翼居家不信浮圖嘆俗節之祭非古倣文公儀禮行四仲祭法余嘗謂南翼曰浮圖之教自漢明帝以來二千餘年於茲矣有王者起必且修其本以勝之然以明道先生居雒而士大夫家化者一二則俗亦非此可知也愚竊有說於此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而其屬有家人以圖兆域有墓大夫以令族葬有職喪以泣喪禮令世俗不知

錢氏家譜序

其祖宗名號生死年月者則向浮圖而考之至於喪葬大事嘗不召而自至誠使禁其儼咒科儀誘惑男女而令之治士民之譜牒主吉凶之等威則亦因勢利導之法也何必人其人而處其居哉南翼以爲然乃因其間序而片書之

乞米奉養萬夫人序

崑山自昔稱望縣鄉大夫士皆修譽聞重名節勵廉恥而自甲申乙酉以後叠遭兵戈饑饉之慘並爭爲任俠好義急病讓夷之行此雖其風俗之厚亦二三君子有以維持振起之而致然也黃岡懷侯萬公邑之舊父母也其夫人暨猶子以公故牽連郡獄邑人聞而流涕曰公邑之舊父母也吾儕異國法無孫賓石之覆壁以免公於難顧其夫人何罪其猶子又何罪誰能以王政不孥之義上告者乎晉子恤功投袂起曰噫吾志也乃偕徐子蔚公戴星涉水徒行百里哀號呼泣於郡伯之庭郡伯義二子之爲如其請諸子合甫盛子珍示葛子瑞五相繼爲予述而歎之已而合甫又謂予曰公邑之舊父母也此豈獨一二人之責哉今二子既爲其難者矣而或使之饑餓於吾土地吾恥之子其爲我序其事以乞升斗之養于鄉大夫士鄉大夫士當有應者予惟公之爲人也甫踰年而流風遺愛猶在乎人不幸身當時變有中山狂人之事斷頸絕脰而死曾不能庇其妻子以至幽囚桎梏之不免焉亦可悲矣而猶賴有恤功蔚公二子無所慮疑貳而爲之周旋上下于患難之中乃合甫之意又欲鄉大夫士分載其半而使二子無獨爲君子之恥此雖一事而其所以維持振起乎風俗者顧不大哉予又聞公有僕三人尚係于獄而胥隸某某輩朝夕供養饘無倦色嗚呼人之欲善也如是是皆不可以不書者也

錢氏家譜序

送林衡者序

讀史至漢季三國之際豪傑之士何計衆也蓋天下治平四海晏息庸夫濁子擢高科被榮祿蠹蝕於天地之間而奇材異能之士往往伏匿而不出或老死於岩穴者不少矣及其遭亂兵戈饑饉靡然並至向之富且貴者皆縮首屏息而後頽垣破屋之中晦冥風雨之下波濤車馬之間始有人焉如穎脫而出也今年春吾于淮徐得一人焉曰萬子年少萬子生而能言長而多聞經史之書無所不讀與樂律射獵擊劍三式九章岐黃之術以至書畫雕篆之事無所不精其足跡半天下嘗走濟南觀趵突海上候蜃市跡泰山日觀摩挲無字碑跡江汴河渭漢唐入關故道予一見而心異之欲從而與之游不可得未幾聞海有林子衡者挾其師石齋先生之學暨其自著詩古文詞徒步而來其爲人修志行重然諾負氣不羈述前人忠孝節義之行輒鳴嗚泣泣其下筆聲震數千言又手立就爲予言吾將入白門登鍾山南湖都陽洞庭觀高皇帝之創業中山開平戰鬪之處東至于齊魯拜曲阜之墓乃返武夷下建溪築室九經萊溪之旁

林衡者序

著書樂道待天下之清鳴呼可謂壯矣吾友陸子桴亭與言萬子之才林子色飛神動欲過其虛而見之屬予作書以道其誠吾知二子必有合也大學問之道體用不可偏廢以林子忠孝之性與萬子經濟之才相遇而並奇相得而益章斯亦天下之至樂矣予生平無他好惟朋友之懷常結于心惜乎抱病掩關如穴強禪氣不得從林子之後而周旋論辨撫掌歡笑于其間且其將行爲序其事因借隱湖主人之酒酌之以爲別

送家謫公歸上谷序

謫公天下士也不得見者十餘年矣今秋忽拜于于牀下子病甚驚躍起急呼兒子酌酒爲謫公壽酒半謫公言曰天下大矣九州之外更有九州人主其間渺然如蟻垤而足不踰房閭耳目暗記不越尋丈之間惡足與言天下事哉予聞其言爲心動者久之已而出其南遊詩一卷述其渡河以來山川人物廢興代謝之感爲之仰天而歌歌罷又繼之以泣也吾觀古之文人如杜甫韋莊之在蜀皮日休之在吳羅隱之在越大都以詩歌文酒蕩其不平而寫其幽思然其人皆有故鄉之痛年至之憂故其爲詩多悲天閨人傷窮歎老之作今謫公齒方壯結客少年場所至傾動城郭車馬閑閑彎弓挾矢意態甚都其南遊也有紆綯之歡有茶筍橘柚之美有笙歌畫舫花臺月榭之樂以今況昔似謂過之矣而謫公意不在此乃退而求友於荒江之畔吹簫織屨之徒所慨者風俗人心所談者忠孝節義此其志詎可量哉宜其爲詩激昂慷慨壯欲起韋杜皮羅輩于千載之上而與之抗也謫公家本江南其先世以武功占籍保定太父太守公以徵

家謫公歸上谷序

造事性瑜李賀而大母張宜人母楊氏妻常氏及其弟仔及其妹與侍婢四人一時同死李賊之難蓋謫公之學得之于家教者爲多故其負氣卓卓如此郎山之峰尖銳如削而皎然玉立謫公其足當之矣吾于其行也贈之以言而卽弁諸詩卷之首聞同郡有孫徵君鍾元者有德而隱者也謫公歸其以吾言告之

送一勝和上遊武夷山序

昔子弱冠時與友人遊澄江之鵝鼻嶺臨高巖瞰大江波濤洶湧中石巖
聳人立距岸丈許子躍而上之同行者望見皆震懼股栗于方健如猿捷
如猱左右顧盼坐聽鐘磬之聲長嘯自得不以爲意也往再二十餘年身
經喪亂憂能傷人頰成衰老前歲九月爲馬鞍山之遊攀南崖而踰北嶺
前推後挽幾不得度比又善病四體緩散雖康莊平陸且頭搖搖欲仆矣
佑信人生少壯幾何祖士雅之擊楫陶士行之運甕蓋皆欲乘剛銳之氣
及其鋒而用之不然功業未建夕陽西流劉越石之詩可堪多讀耶矧隱
勝公子之方外交也感憤世變焚其儒冠而逃于佛其適然自得遺棄外
物久矣獨山水之癖不能舍然于心又有濟勝之具芒鞋布襪一笠一瓢
徒步百里不以爲困嘗遊莫麓峯未幾又遊黃山入虎穴躡雲梯登頓絕
險置身三十六峯之上遊必有詩詩必有紀今又將有武夷之行作書告
子言別其年長子三歲而筋骸之健意氣之盛如此使其遭逢盛世尚足
以馳驅王路而有餘力今不幸而爲浮圖弟子徒奔走跋跡于山顛水涯
之間以張其精神而耗其歲月豈其亦不自足于中者耶子愛其志之
壯而惜其時之不過又念子之早衰不得策杖相從于其側爲可歎也子
其將行乃書此以送之

懷慶先生集卷二 序

復開守鏤隱庵

吾友勝公入武夷不返其所居鏤隱庵屬其高足弟子攸聞爲之守已
九月勝公坐脫于南山禪院攸聞聞之爲位而哭心喪三年今歲九月過
許村倪首座賴弟交于願向予再拜而請曰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勉修祀
事願舍此菴雖僻處荒江實吾師靈爽之所憑依其貧且病又疲于賦役
及及乎不克終是懼先生其何以教之嗟乎師弟子之道廢久矣心喪之
禮自孔孟以後僅一行之于漢儒厥後無聞焉而今復見于攸聞其過于
世之儒者遠矣猶記十年前曾與葛子椅巷呼了德下徐子季重輩私祀
陶朱兩先生于西藥師殿已而僧人沮撓中廢不舉勝公之志猶陶朱也
將與同邑諸君子議割鏤隱尋丈之地奉兩先生暨勝公于其中而以攸
聞世守其祭不亦善乎致書此以質之同好

懷慶先生集卷二 序

送優閒上人越遊序

王峰之郊有鑠隱庵者吾友勝公肥遁地也勝公入關不返屬其高足弟子優閒爲之守優閒奉其師之教不衰勞其心瘁其形得一絲一粟必以益於其庵之有予思勝公不得見見優閒如見吾勝公也今年春又以其庵屬予爲之守而將有越之役問其故則曰吾年已向立矣懼學之無成而道之不能以有所得也吾將往而求之予聞之而嘆曰懋哉行乎古人有言懷與安實敗名君非好名者而懷與安則有所不屑爲然則其汲汲不苟止也何惑焉予是以壯其行而爲文以送之乃予固學儒者而衰且病老而無成亦以此自作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送太平庵僧學戒序 辛巳

釋氏務本之學持戒而已矣釋氏遺棄人倫以虛空寂滅爲教然有賢者出告其弟子必先嚴之以淫殺盜妄之訓而受之以律身之儀非法之地禁勿入非法之事誠勿爲故可以傳會吾道而不至大悖于古聖人之教者惟持戒一端君子猶有恕辭焉倘所謂失其半而得其半者耶近有某上人者年尚少性其淡素復慕悅同道之賢者不憚劬瘁欲往受教于瑯光剎察其志甚銳然吾願上人之勉之也夫儒者之從事吾道也聞吾道而樂焉承少年英果之氣自謂不終日之間可以爲聖賢有餘也及乎畏吾道太嚴則又進銳退速有初鮮終往往而然況釋氏虛空寂滅之學尤人情之所難行者哉惟上人精進而力修之以求毋失其所謂半焉者則亦庶乎其可矣

明倫彙編 家範典

贈江湛源序

何市去海十二里山虞鄉之尻與東趾相接田磽而戶瘠近多盜焚劫數十家客有市中來者子問江君湛源無恙乎客曰異哉群盜相戒毋入其室火逼其門慮忽反風滅之子始聞而喜既而疑謂湛源固善人亦安得遽至是及適市見陸子異庵異庵述其事如客言然後嘆天人感應之理蓋不以亂世而或興也君之先家自婺州初從外舅以醫術行於市上厥後學益進而術益工凡里中無遠近皆知有醫者江先生父老有小疾痛輒持錢入市曰吾乞藥於江先生兒童婦女莫不耳熱先生之名曰即無恙不可不一識江先生也蓋君之爲人和氣迎人人有貴賤賢愚不以介其意故里人皆愛之如此子初未識君乙酉秋避亂白茆婦有胃脘疾延君視之君曰濕滯可治暫欲除其根非丸藥不可時方倉皇奔匿無由從其說而婦時年五十五後從隱湖得丸方修而治之竟愈丁亥冬家大人病熱瀕危者屢久君徐徐執古方書謂予曰過經不解當下熱邪傳果當下舍下無他法也則下之次日遂疎客放子病有勑予不食鹽不御酒兩君曰不可已而藥滿三月大愈卒除酒肉之禁而漸復舊而君之術其行於四方者吾不得而知也就予一家觀之而從其說則可以生不從其說則至於殆復從其說則又可以轉危而之安術之工蓋不問而可知也已昔韓康隱姓名賣藥長安市不二價一女子曰是韓伯休那遂遷入山中君子曰是非真隱者也其失也好名宋清以藥予人不取值歲終輒焚券然其中有至大官者皆厚報清君子曰是非有道者也其失也遠取利今君居市上不求人知而亦不畏人知人有予值則受之不予雖乞藥數十次無倦色卒不望報有韓康之誠信而無其名高有宋清之好施而無其厚利其賢於古之人也其亦遠矣其不爲盜火之所及也宜矣予益信夫客言之不偶然也而序其事以贈之

確庵文藁

卷之七

記

得全堂夜譚記

予之倦觀歌舞也十有七年矣客歲館太原王氏其家有伶人張者年七十五能唱大江東曲主人召之爲予歌不勝何哉舊人之感今歲庚子夏戎馬間從一弟子初書襖被發虞山過梁溪歷見陵朱方乃渡京口上廣陵復紆迴之陽山折海陵而始至雉皋訪冒子巢民冒子時臥病聞子至急披衣起呼其二公子穀梁青若迎子水繪庵其明日開得全堂延子入酒行樂作子色變起則辭而重違冒子意乃復坐客有稱燕笑樂府諸自懷寧來者因遂命歌燕笑迴風舞雪落塵遐忽念吾其年素蕭柳枝諸詞真賞音者也歌未半子避席與揖冒子曰止客問曰何爲子曰古人當歌而哭謂不及情然憂從中來竊有所感而不能舍然也昔崇禎壬午予遊維揚者吾師楊公揚庵宦游地也予與冒子同出公門因得識冒子冒子飾車騎鮮衣裳珠樹瓊枝光動左右子嘗驚嘆以爲神仙中人尉四方離亂淮海晏如十二樓之燈火猶繁二十四橋之明月無恙予寓魯子戴馨家魯子爲予置酒亦歌燕笑一時與予交者冒子魯子而外尚有王子螺山鄭子天玉諸君皆年少心壯氣豪自分掉古握管驅馳中原不可一世曾幾何時而江河陵谷一變至此顧子來遊計道路所經爲府者四爲州者二爲縣者九爲里一十有二百爲時五十有一日所見皆馬矢駝塵黃沙白草問昔年之故人死者死而老者老矣予揚州難感有曰春衫夜踏瓊花觀綺席新歌燕笑猶今追昔能不泫然而忍復終此曲哉冒子仰天而嘆已乃顧子而笑曰君其有感于燕笑乎予則更甚不見梅村祭酒之所以序予者乎猶憶金陵罵座時悲壯激昂奮迅憤懣或擊案或拊膺或浮大白且飲且語嘗一時伶人皆緩歌停拍歸告懷寧而禍且不旋踵至矣當是時燕笑幾殺予迄于今懷寧之肉已在晉軍報國子弟復更幾主吾與子尚俯仰醉天僊寒渴世與黃塵玉樹之悲動喚字彈翎之悲謂之幸耶謂之不幸耶予之教此童子也風雨蕭蕭



則以爲荆卿之歌明月不寐則以爲劉琨之笛及其追維生死憑弔舊游則又以爲謝朓之竹如意也予曰善冒子遂命卑曲焉三作三終盡其技乃已月亭午而客始罷去

確庵文藁 卷之七 全堂記

全堂夜譚後記

歌燕于笑之日座上客爲誰余子公佑錢子季興持正石于夏宗張子季雅小雅宗子裔承節于昭伯周子席仲皆吾師博覽趙先生之門生故舊也談先生遺言往往行相與興思越一日諸君招余復開樽于得全堂伶人歌郎耶夢伶人者即巢民所教之童子也徐郎善歌楊枝善舞有秦簫者解作哀音每一發候必緩其聲以激之悲涼含兄一座歡飲主人顧予而音曰嗟乎人生固如是夢也今日之會其在夢中乎予仰而嘆俯而躊躇久之乃大言曰諸君子知臨川先生作此之意乎臨川嘗朝廷苟安之運值執政攬權之時一時士大夫皆好功名嗜富貴如青蠅如鸛鷀汲汲營營與郎耶生何異其作此也義形于外情發于中冀欲改末俗之頹風消斯人之鄙吝一歌之中三致意焉嗚呼臨川意愈遠矣豈惟臨川古之人皆然鴻首之剪粗犬之賜亦當時君子瞻念宗周興懷故國惟夫強暴如秦何以一天下悖逆如趙何以享晉國涕之無從不得已而呼天笑曰此必醉天爲之此必夢天爲之史臣不察載之冊簡後人信之遂爲美談干

確庵文集

全堂後記

百年仁人志士之苦心潭滅盡矣甚至借昔人之寓言助二氏夢幻泡影之說將使天地間有形有跡之物大丈夫遠大之任一切付之雲飛烟散酒闌夢覺間嗚呼有是理耶物之有生必有死也有始必有終也二氏畏之而思避之避之不得乃設爲妄誕之辭以炫惑當世吾儒之道與天地同其健與日月同其明與山川草木鳥獸魚龍同其變化且天賴以成地賴以平日月賴以明山川草木鳥獸魚龍賴以成若有物必終有形皆死而吾道獨無窮極也其可誇之一夢已耶今吾與諸君子同遊吾師之門皆有志爲古人之學吾師往矣而其剛果之氣挺然不拔之操尚有能言之者當與諸君子共勉之何夢之足云諸君起謝曰善敢不早夜以思從吾子之訓毋忘今日之盟也

吳民曰余弱冠卽出而交天下一時文章氣節之士無不延攬折節傾倒平生斐江趙我完先生經學淵學精研清究極手幾微而從其素遇之親人百尺樓下讀經書畢三年晚年節義坊表三吳唯應克紹師傳倡明正學躬耕養親不出戶閭今過吾邑訪師友之遺蹤扶理道于未墜風雨

到門水霜滿窗與之凝論今昔曲抑屈斷之懷出于忠厚和平之蘊淵即雖不可端倪吾師乎吾師乎于斯世而得斯人孰難恐後矣季真曰耳吳宗諸子成立雪我完之門重誌確庵于吾廬載有此記敬識數言庚子夏月襄記

確庵文集

對全堂後記

竹屋讀書記

王子穆尹太常公之第五子也以丙午之夏應試太學其冬遭母氏之喪以歸失告余曰拊無狀自惟年壯親老遊學京師冀少有所表見以報罔極不幸北堂見背抱恨終天泣血椎心無可逃罪今將屏跡郊居閉關養拙顧念東臯之上有竹屋數椽焉先文肅公之所寄輿而家大人之所時時歌嘯其中者也拊將葺而居之讀書學道以終其身夫子其謂之何余聞其言而嘆曰吁孝哉雖然子亦知孝之義乎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昔陽亢宗之爲司業也招諸生誨之曰學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多謁而歸養者何蕃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間一二歲乃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閱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六館之士乃閉蕃空舍而以其行義言于先生先生何人卽亢宗也然不聞以諸生之止蕃爲過而亦不聞以蕃之曲從諸生爲不孝何其所以待蕃者異乎前日之所以誨諸生歟由是觀之則孝子仁人之事其親其各有道矣今子痛北堂之違

竹屋讀書記

養而有志于讀書學道此立身揚名之孝孝之大者也是謂義榮堂以勢榮而易之哉鶴尹于是瞿然起曰拊也請終身事此言也

涓浦吟社記

吾友蘇子或齊惕庵世家涓浦之士兄弟皆喜作詩以見志壬子夏五之望惕庵續舉石佛庵詩社招延少長縑素四十餘人會譙於其所居之怡素堂而予爲客是日也薰風微來輕雲冠日花香林影之中輪蹄杖屨絡繹交至主人爲之分室布几聚以其類琴者耦琴者奕者耦奕者其書畫騎射亦如之衆藝畢奏時當亭午迺散韻賦詩人各二首或仰而吟或俯而思或巡檐而步或倚柱而立詩成則授之主人主人次第錄已于是呼釀出酒欣然命酌遶豆般核既多且潔紛紛紅紵不吳不做簫管迭興清歌間作今章有紀監史稱職曜靈西流顧兔繼之浴乎室風于庭洗盞移席高談分夜而後卽寢樂矣哉今世所不可多得也越一日惕庵以書來爲予述其始事之由曰斯社之興自甲辰以至于茲歷九年矣今惟一音生吳子雨臣輩幾人莊耳其餘或徙或死而所謂石佛庵者則釋者休中遁跡處有竹木魚鳥之觀能蓄泉烹茗以運嘉客自休中亦死而其徒散去瓶鉢飄零頽垣斷壑不可問矣撫今追昔益不勝感衰離合之感焉

竹屋讀書記

君其爲我一詳記之嗚呼善哉惕庵之言也予觀逸少之序蘭亭讀仙之述春宴每於游目騁懷坐花醉月極娛樂時有感於跡之易陳歡之無幾使人悄然而悲慨然以嘆夫然後達天知命不至心爲形役沒于塵埃之內也今惕庵之言此其亦有聞古人之風而興起者乎傳之它日焉知不與永和開元之勝事同爲千古美談乎予故如其意而書其事云

同善義田記

易之係井曰勞民勸相勸相者教民相養之義惟其教民相養所以養而不窮也上之人之養其下也課農桑輕稅歛安全休息之而已至於窮簷窮屋之下其辛苦無告不知凡幾欲家賜而戶益之勢有不能故周禮有五族五黨勸救之法使萬物各得其所而有以補其所不逮此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也刺史白公蒞婁五年田功水利百政具興州之北三十里為沙溪鄉士大夫黃穉六吳迨羣輩奉公之教建書院修鄉約之教招里人而告之曰吾賢侯之養吾民者至矣吾黨不能推廣德政而使之入自相養其何以答賢侯勸相之意哉乃做先正同善會法歲一四舉一鄉之中寒者不飽者粟疾病者藥于干然相樂也既而曰同善會法誠善然得毋有以歲一四舉為煩且艱者乎當變而通之由是又率里人某某公賈義田若干畝賦稅之外取其租入以相勸救俾行之可久而不廢其將成也寓書于屬作文以記之予惟同善會法雖以養辛苦無告之人而與人為善之道即行乎其中但患任其事者不力力之而無以繼其財則不免於廢廢今變其法為義田則其事將垂諸久遠而沙溪之俗有不永為仁里者哉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某年月日記

為王長庚新修孝感縣儒學記

兼三才者存乎儒儒開萬世者存乎學孔子帝王之師也澤宮教化之源也是故青牛白象官闕遍四方而聖賢廟貌穿漏不治非所以崇道術也百工技藝各有官府專肄其業而講堂射圃鞠為樵蘇非所以育人才也讀其書習其教我我其衣冠而祖豆亡鐘篴缺典章廢墜非所以大報本也景為此懼甫蒞職招都人士立堂下告之曰其修儒學是亟皆唯唯而孝感令張君才且勤慨然曰噫權士責也退則相土筮日鳩工出俸錢以勸來者不決歲而儒學成諸生伐石以請於某曰願有記也某惟孝邑山川卓犖之氣發脈于大悟而蜿蜒磅礴以至於雙峰九巘聚層巒疊嶂之奇合漢川湖水之秀而成為縣治故其人多果敢質直尚義而文章之美亦甲於漢南不幸遭時之亂城郭丘墟井社蕭條區區學宮圯於風雨火於寇穴於孤鳳官吏以釋菜為具文師儒以儼居為傳舍今賴張君起而更新之斬榛棘平塊壤正礎立棟丹楹刻楠有殿歸如有堂煥如崇閣軒敞頓復舊觀於乎盛哉繼自今邑之賢有司春秋養老飲射讀法於其中其師考鐘伐鼓橫經論道于其中其群弟子歌詩抱器相揖讓進退於其中登明倫之堂而知君臣父子之綱上尊經之閣而識春秋禮樂之義王道之興風雅之應其將自孝邑始矣然後嘆張君之功為不可沒也是役也用木若干植陶幾萬瓦幾萬輓役夫若干工為時若干日費白銀若干金佐張君者事者學博王君士乾曾君山而分董厥成者諸生彭治典饒芳程良巡也例皆得書

爲王長源諱景陵縣修學

漢高帝既受命有天下將召諸儒收制度興禮樂時魯兩生不肯行乃采叔孫通議定爲綿最禮後世惜之以謂早有大儒如董仲舒有生于其際必能考古損益昭然成一代之制而顧權宜倖陋使先王之教不亡于秦亡于漢以其不幸哉竟陵學官自壬午以後蕩然矣有司上釋奠苟且一時先殿昔之明倫堂也明倫堂昔之啓聖祠也啓聖祠日之尊經閣也廟貌不崇祀事不虔觀者有綿最之嘆焉直指顧公巡方至其邑拜其下而瞿然有憂之曰噫是予之責也夫乃首出俸錢以勸來賓而太守馬君司李與君暨學博諸生輩皆相繼而經營之惟恐後于惟孔孟之道與氏異引有生死禍福利害之說可以恐懼惑人也又未有初竟陵學與之事以鼓動天下之耳目也然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在初竟陵學宮在城西南隅嘉靖辛丑柯侍御過清江驛馬鳴不進掘地得唐吳道子聖像石像遂改其地今始其事者亦侍御而歲亦辛丑相台有二十二年時十一成日十二月辰月十二成歲歲十二成紀百二十者十二之積也人道變於上人事應于下今日之役豈偶然哉且吾聞其邑有異人出則泮水騰湧高三丈許有聲如雷里人相傳以爲盛事而柯公手植翠殿前古梅一株萎且死者數十年矣今歲華葉再榮此蓋有天助予竊謂文章之美科名之盛皆不足以當之疑將有魁奇特達豐功盛德者出其中然後有合乎春秋事應之指而不至爲魯兩生所笑願諸士大夫落成之日登其堂而賦其事以予此言爲頌禱之詞則善矣

貞道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崇禎癸未任太倉州學正越三年乙酉棄官僑居僧舍又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嘆曰吾老矣黃冠歸故鄉其繼先志乎遂南還道病歿于桃源縣門人顧士璉聞之率諸生爲位而哭于僧舍之西偏鄉大夫皆手祭卯秋三年心喪畢士璉哭而告于衆曰先生百世之師也昌明儒學以日程訓士士習丕變樂天知命身愈潛而道愈光其介然有守貞也德充于躬而物化之道也宜私諡貞道先生皆曰然乃榜其室爲思賢廬而歲行春秋二祭先生姓文諱祖堯字心傳別號介石雲南呈貢縣人記之者州人陳瑚也

確庵文集貞道先生記

昆湖毛氏祠堂記

聞之先儒家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神主所以尊祖敬宗大報本也海虞毛氏家昆湖之濱凡四世而生吾公以力田大之凡五世而潛存公以讀書成之今三子彬彬十孫濟濟君子卜其光遠而有耀焉三子表表衆念世德之不可忘也將以二公爲不祧之祖而禮無明文鯁鯁以爲疑乃向余而請質子惟古者宗廟之制各有等差先儒拘於古者固已謂祭四代爲僭矣至於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是說而嘗疑其近於禘祫遂不敢行考亭亦謂士大夫家世次久遠當遷毀而不當更祭也愚竊以爲不然禮也者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昔江州陳氏浦江鄭氏皆爲始祖立廟而近世歛睦大姓雖千孫百世必率之以祀其先祖平和李氏不忍祧其始祖以義立廟歸震川以爲宜蓋三代以上六德而爲諸侯三德而爲大夫故先王制禮以爵位爲降殺者降殺以德也後世之有德而無位者比比矣爲子孫者能及見聞其先代之賢追崇而報享之俾傳之世世知水之

確庵文集

卷一

有源水之有本母念爾祖聿脩厥德此固孝子之志人情之實也又何僭焉愚嘗論郡縣之世與封建不同欲舉古今喪葬祭祀之禮勸爲一書而與學者極論之也因三子之請姑記此以發其端

重修雙鳳鎮關公廟

古之忠臣義士歿爲明神歷世久遠而人彌尊且信者惟秦漢前將軍關壯繆侯爲尤著雖樵夫牧豎兒童走卒莫不畏其威而拜其下也乃子攷三國志傳則行事落落如俗傳桃園誓義秉燭達旦之事皆不載意者史氏之書爲失其實歟豈鬼神之事且信于天下者亦偶然歟雙鳳故有侯廟原於道家之說中祀天帝而旁以關溫馬趙四神將爲左右衛後馬趙燬關溫獨存以侯之神尤著故獨稱侯廟云或謂予曰昔嘉靖甲寅倭賊入犯里人持牲酒禱于侯明年乙卯賊從崑山抵直塘忽聞雙鳳砲聲疑爲官軍乃遁去又明年丙辰賊復入七浦一自沙溪而西一自直塘而南勢漸逼賊望見雙鳳白霧漫空如有神者侯之靈如是其敦不專且信予獨以爲不然夫禮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孔孟祖豆澤官爲其道德爲萬世師非必能憑依禍福人也山川社稷之祀爲其風雨以時陰陽以和有功王化非必其聲可聞形可接也然則侯之所

確庵文集

卷一

祀典蓋不徒以慰忠義之魂而實以爲萬世之爲臣子者勸也或人之云曾何足以重侯乎哉或又曰子之說則善矣桃園誓義秉燭達旦之事其信乎否耶予曰此街談巷說耳不足信然于此見朋友君臣之大節焉君子之論古人亦取其可以風勵人倫者而已是故割烹食牛之誣則辨之焚廩浚井則不必辨也必詹詹焉謂其惡有而闢之不已甚乎周文學廷召輩里之賢者也傷侯廟之圯墊而謀更新之乃徵序于予予嘉其意蓋亦將以神道設教而有志于風勵人倫者也其可謂能尊且信矣故不辭而書之說以告焉

重建尉遲土地廟

古者群聚而處百人以上得立社今天下之土地神廟是也然社以祀山林川澤墳衍丘陵原隰之神謂之地祇廟以祀先代之有功德者謂之人鬼今土地廟有宣公季武侯衛公之稱則合地祇人鬼而一之非古也鹿城之北有積善鄉鄉有詩洲村村有尉遲公潭潭之陽有尉遲土地廟俗傳爲唐尉遲敬德會卜築潭上崇禎辛巳歲大旱潭水涸宅址宛然又主人掘地得骨如車輪即公墳墓所在此其說誕曼不足信或曰公老歸隱於此地故云然或曰公非吳人然受爵吳國公吳人故至今祀之姑第弗深考獨跡公之爲人心如山岳積金至斗不能移公殆忠於所事者且糟糠之妻不忍下堂富貴不能淫公實有焉其忠信誠懇可以感君父之流涕而寧不可以動匹夫匹婦之心其當日之威靈氣餒可以拳敵貴戚而寧不可以懼後世之亂臣賊子公之尸祝一方享有血食也宜哉會廟多歷年所風雨剝蝕傾圮湫塵不可以久黃子嘉彥入焉心動借其同井某某共起而更新之謀諸陳子珊陳子曰天地閉民生憂仍舊貫如之

陳子珊陳子珊

何黃子曰唯唯否否廟貌不肅神有怨悵春祈不福秋報或此是誰之過況乎大事也唯社事畢出里唯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養盛問誰不用命者黃子又曰村故多水水性柔其民弱而畏犯法故吾村多善人客歲夏秋兵燹紛糾四郊震動吾村獨無恙謂非神之禦大災捍大患不至此吾將崇閣廟制率衆事神風雨以時禱禱必假物無天扎民無疵穢鵠翔和影扶醉歸家豈非天地之吉祥而一方之福歟陳子曰然善哉乎推而言之廟成與諸君子歌詩習禮彈琴學道於其中則請以此爲古人之講堂黃子曰可陳子曰廟成與野人燔黍捭豚養稌子鼓置社倉行保甲飲射讀法於其中則請以此爲古人鄉約所黃子曰可陳子曰此一役也收善備焉於今爲後雖然先庚三後庚三母傷物力母濫子錮錄某也出財某也助工母殫所不欲黃子曰噫此固子志也微聞命矣其敢不承陳子聞之舉黃子之篤信而不渝勤敏而能集事也於是乎書丙戌八月陳子道士陳珊齋宿序

靜觀樓記

吾友郁子儀臣靜者也尚志讀書與梓亭寒谿石隱諸子遊劇切以道學醇而守固家有書樓若干楹崇閣而爽塏容坐者數百人四庫百家藏于複壁琴瑟鐘磬雖與兒敦之屬無不畢具旁有曲房以戶相通窈然而深以爲燕息之所樓之下佳植香艸翕然可愛石丈鼎鑪疎立對峙蟲鳴鳥語之外聞無人聲丙申仲春大典講學少長咸集進退坐立皆中程度子以白鹿洞規敷陳大義花開于庭雪舞于席清酒三爵彬彬我輩邊豆不亂童子侍從各敬而喜梓亭曰是樓也不可以無名乃取明道先生之詩命之曰靜觀而屬烟客王公爲隸書于其額其矣靜之時義大矣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主靜以立人極其所以威儀臣故爲諸生一旦輟其千祿之學樂古人之道而澹然無以營可謂能寡欲矣所以養其剛大之氣而至於富貴不淫貧賤不困者其必將有所自得焉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故能觀萬物之各得也嘗聞釋氏學佛也體

確庵文集

巢頂盧賁膝而不自知莊周之述被衣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其真知不以故自持此天下之至靜也而不免于有體而無用若夫儀臣之登斯樓也目不視非聖之書手不好非禮之弄所接者端人誼士所談者天德王道所謂靜而有用者也夫人患不寡欲寡欲矣未必有所得寡欲而有以自得又患其無用寡欲自得而又患其無用其去乎今之人也不亦遠乎其觀物也不亦精乎雖然予獨有感焉樓之北爲元朱清故宅國家養軍萬戶府也殘垣斷礎今復有存焉者耶然則天地之消息人物之代謝上下數千年儀臣視之一如春花秋艸之榮悴于吾前而已矣觀至此觀止矣

西爽齋記

華伯治其讀書之室於宅之池上名之曰西爽齋而乞吾友歸玄恭大書於楹凡嘉客至止有題詩以紀其勝者華伯輒依韻和之戊戌之夏予坐其齋中長日如年幽曠可喜左圖書粲然成列斲石為磴編竹為屏益松爲棚階除之下名花草婀娜自得門有榆柳之蔭芰荷之芬瓜畦豆圃之美青猷綠蒲臨流交映浴鳬飛鷺往來親人遙睇浮雲之外羣峰疊翠難立乎其前華伯顧而樂之指謂予曰此西山也齊以是得名予笑曰目近不越几席而予志在西山何其貴遠而忽近哉華伯正襟而對曰不然三春之月城闌士女笙歌盡舫喧闐選乎尚湖之濱此庸夫濁子狹邪游冶者之爲匪予心之所存也茲山僻處郡西去吾地百餘里悠然靜遠可望而不可即似君子之有守當夫天高日朗風物晴和則層見叠起連類以出盲風怪雨陰霾毒霧往往伏而不見其與時隱顯似智或導若坐或拱若立或偃僂若俯其參差交讓又似彬彬有禮也詩曰高山仰止請以此山當吾仰止不亦可乎予歎其言以爲幾於道也遂書以記之

確庵文集

西爽齋記

卷之四

傳伊齋記

太學嚴舜工家吳縣洞庭山中其先祖彰德太守芥舟公遺一研于後人而系之銘曰坡視之形端谿之紫千百斯年傳之孫子于是遞至于舜工蓋六世矣舜工敏承祖命不敢忽也積而雨之以傳研名其齋而屬予爲之記予觀古之仁人孝子思其祖宗而不獲接形容聞聲咳則雖極微渺之物苟其嗜好之所存精神之所寓往往恭敬愛慕以想見其爲人而況陳諸左右用之時時且作爲銘詞勅其子孫世守而勿失者哉舜工之鄭重端拜而乞予記其本末此其意與世之以珍奇玩好自娛者大有間矣予嘗讀漢史所載鬱林太守廉石一事未嘗不廢卷而嘆仕宦而至二千石豈不顯榮乎即何必胥民自肥而朝廷之賜職官之奉境外之交某家已可不貧顧乃輕舟畏風載石以歸宜乎誌之千古以爲美談也彰德起家進士亦爲太守而傳之後人止此一研則凡居官行已之開清白以遺子孫者其自視何如鬱林鬱林之石國人樹之于道以昭其節彰德之研舜工藏之于家以象其賢一而已矣夫洞庭兩山僻在五湖爲自古兵燹所罕到而研又永年之器舜工其勒予言于貞珉陷置齋之壁間以示來者使知彰德之所好若此而因以想見其素風雖傳之世世萬子孫可也

確庵文集

傳伊齋記

卷之四

比丘尼潮音塔記

戊戌之五月鄧尉上人端和持其母比丘尼潮音之行狀張其坐脫一事
北面稽顙再拜而乞言于予予儒者也請言儒易之言曰無攸遂在中饋
女子之職寡酒縫裳善事舅姑此中庸之行也其不幸而貧寡無告則王
者有養老之政鄉黨有遺棄滯穗之利故得優游夷愉以終天年後世無
之遂有棄家而為尼者亦所以通其窮而全其生也世衰道微陰教不修
人妖女戎見於尼媼或羣聚而乞食或開堂而說法印證有師流傳有派
有語錄說偈之書有闍黎上座之號此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潮
音故常熟大河里人姓金氏歸龔某力田自給敬夫如賓治家儉約雖大
布常削之服不敢輕御夫歿後孀居自矢家法井井長子定暉為僧于郡
之北禪寺以疾先卒氏痛其生之不振也一旦有棄家為尼之志端和長
跪涕泣曰兒不孝願棄婦以從氏曰能如是乎與子偕往則端和果棄其
妻奉母入郡削髮于進家園而其身亦仍為北禪寺僧既而母子還故里
僦民居結精舍端和奉事周旋無間朝夕氏乃以七十三歲于乙未二月
卒於其所居之佛堂卒之日遠近男女聚觀膜拜填咽道路蓋相傳為預
知死期沐浴更衣坐化者也嗚呼當其為婦也修澣衣之行齊眉之禮無
負于女子之職及不幸而夫亡子幼則潔身自持勵詩人柏舟之操迨其
為尼也儼居城外杜門誦佛不銜弄以惑人不誕設以賈利不遊大僧之
門不干豪華之宅而其臨歿則又心志專凝洒然于生死之際無係戀之
私無散亂之苦世有不幸而為尼者其亦可以觀矣若端和之棄妻從母
竭力奉養又皇皇表揚其母之善頗有合于儒者之道予故不辭而書之
庶母使其無傳焉

確庵文集

卷之七

為王長源撰董孝子墓碑

漢孝子董永墓在孝感縣東去城七里而近黃公之記詳矣予視學楚北
例行郡不及縣不得一拜其墓乃屬所司致祭而樹碑表之以傳黃公之
後俾邑之人得以覽焉嗚呼曾子迴車於勝母墨翟停轡于朝歌惡其名
也名之者臧君子猶惡之而況其實乎吾吳以秦伯名其鄉越以嚴陵名
其郡而人以孝子名其邑地不能重人而人能重地聞其風者可以興哉

確庵文集 董孝子碑

周吳行人伍公廟碑

吾郡東洞庭山楊灣里有伍公子胥祠焉公之廟食於茲土也久矣當夫
楚之賜死而浮之于江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之曰胥山今去郡西三
十里地入太湖名胥口者即其處也祠尚存而祠前古墓松檜參差凄神
寒骨相傳以為公葬其下楊灣之祠則里人奉為土神有事禱焉而又稱
之曰胥王廟蓋王爵之封始于宋高宗南渡時疑後人由此遂仍其號
壬子夏山中士周君魯述其建祠本末屬予記之而伐石以俟今天下佛
老子官所任都有國家禁令扞格不得行而吾吳習俗榜仰之山無少長
男女舟車鼓吹奉牲體以徵福者春秋無間日至于聰明正直而為神者
則或黍稷不馨廟貌不治淪落於荒烟蔓草之中嗚呼不有君子何以反
其俗也唐狄梁公察江南淫祠而公之廟獨與大禹泰伯季札並垂天壤
予嘗考公之為人其始也棄小義雪大耻出萬死一生忍詢數十年而卒
行其志其既也竭心于所事犯顏強諫以此見疑被殺其身而不悔由
前言之則為孝子由後言之則為忠臣豈非砥柱人倫而爭光日月者哉

碑文

往者巡撫大臣治舟師習水戰大閱于胥口祠中必祭告然後入萬曆間
草巡撫不禮公坐少頃若有撻其背者嘔血歸竟死一武弁守洞庭矢沒
公墓旁入舟狂叫不踰時亦死乙酉秋黃蜚兵泊太湖將不利于洞庭夜
見神火滿山疑有脩也不敢動蓋其異如此嗚呼公之精誠氣隘足以
感人者赫赫在天地之間豈其與夫鬼游魂山魃怪較長短爭有無而
啗啞叱咤以禍福驚動恐人以其土然匹夫匹婦多好以此稱公子
故不得而畧也于是書其事而系之銘
烈哉伍公萬夫之雄以子則孝以臣則忠沒為明神簡在蒼穹楊灣之里
洞庭之東波濤喧喧草木蒙戎其來如雲其去如風神所憑依環堵幽宮
子子周生即鹿林中震不於降而于其躬卜告于廟後吉先凶信而有徵
神誘其衷乃樹斯碑酬德報功於千萬年廟食攸崇

講院碑記

今年夏侍御馬公按吾州日計國人而申傲之曰子奉朝廷之威命來巡
南邦察吏安民使者之職也雖然教化弗興風俗未醇吾恥之爾其修鄉
約明孝弟聯保甲以為從善之良民其母干大法以自取戾於是州之直
塘鎮諸生相帥以講院勸碑請蓋吾州舊無講院講院之設自今州大夫
白侯始也侯下車之初除奸剔蠹與民更始越一年濬水道勸農桑政通
人和乃興教化命四鄉士大夫創立書院首沙谿次直塘次鳳里相繼修
舉四鄉之人彬彬向化弦歌大作將尸侯而祝焉諸生鯁鯁然有憂之以
謂人情習則疏訖則廢市儈之所憑陵戎馬之所蹂躪皆不可以不慮今
幸遇與人為善如我公尚思所以成公志而永侯之化於勿替者其敢不
告告而既獲公命遂以其記屬瑚瑚惟古者教人之法莫備於周官大司
徒司徒頒教法於鄉大夫鄉大夫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
州長則於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戒之
黨正則於四時之孟月吉日屬民而讀法以糾戒之族師則於月吉屬民

碑文

而讀法書其季弟睦嫻有學者聞胥則以歲時及春秋之祭祀聚眾庶讀
法而書其敬敏任恤者是故家必有塾黨必有庠州必有序國必有學教
不一人人不一時時不一地何其繁而不殺也後世郡國州縣僅立一學
而其所以制為令甲昭示萬民者又不盡合乎先王德行道藝之法然則
古之成材也易而今之成材也難又何惑焉今侯之於講院也損官俸以
助成之立規條以整齊之聘禮名儒以為院師而主其事凡月朔望則少
長咸集拜先聖之位宣六論之教以鄉約治野人以文行治君子勤者以
勸惰者以儆久而行之將禮樂可興而三代之治可復見也我公今日之
役豈獨為一州下里成就賢侯之美且使諸郡邑有司聞風而興起皆以
教化為首務焉公之功顧不偉哉公諱騰陞遼陽人侯諱登明蓋州人諸
生費參凌世奕顧兆嘉崔華皆里中賢者而參即侯所擇以主院事者也
例皆得書

斗姥閣碑

天有紫微垣焉其中明且大者北斗七星四爲魁三爲杓十二辰隨其所建以成四時日月五星之樞機也儒者之論如此而已而道家之言曰紫光夫人春遊之日浴于玉池感而生九子長者天皇大帝紫微大帝幼者爲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之星人之死生禍福係焉于是當世之爲其學者莫不尊且說此斗姥閣之建所由來也予惟古聖賢之立教也其道在君臣父母兄弟之中其事不離乎飲食男女之際然詩不云乎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未嘗不稱天以臨之也書不云乎惠迪吉從逆凶易不云乎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未嘗不以死生禍福之說動天下之人之心而生其懼思也後之儒者則不然曰善我所當爲非必有所慕而爲之惡我所當去非必有所畏而不爲其義精矣然去古人神道設教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意則有間矣今日建閣諸君其亦有意乎爲善去惡而欲以死生禍福之說生其懼思者也予故從其請而爲之說

碑文

斗姥閣碑

確庵文集卷之

傳

為毛潛居隱居乞言小傳

今海內皆知虞山有毛子晉先生云毛氏居昆湖之濱以孝弟力田世其家祖心湖父虛吾皆有隱德而虛吾強力者事尤精于九九之學佐縣令楊忠烈隄水平賊功在鄉里者也子晉生而篤謹好書藉父母以一手又得之愛之甚而子晉手不釋卷篝燈中夜嘗不令二人知者歲為諸生有聲邑庠已而人太學屢試南闈不得志適棄其進士業一意為古人之學讀書治生之外無他事矣江南藏書之富自玉峯蔡竹堂東萬卷樓後近屈指海虞然庚寅十月終雲不戒于火而歸然獨存者惟毛氏汲閣登其閣者如入龍宮皎皎既怖急又踴躍焉其制上下三楹始子訖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庫書及釋道兩藏皆南北宋內府所遺紙理續滑墨光騰刻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見子晉日坐閣下手繕諸部覽其

確庵文集

毛傳

公第行世至滇南官長萬里遺幣以贖毛氏書一時載籍之盛近古未有也蓋自其垂髫時即好讀書有屈陶二集之刻客有言於虛吾者曰公括括半生以成厥家今有子不事生產日召梓工弄刀筆不急是務家殖將落母戈孺人解之曰即不幸以錢書廢家猶賢于博六博也迺出囊中金助成之書成而雕鏤精工字絕旁多四方之士購者雲集于是向之非且笑者轉而歎美之矣其所錄諸書一據宋本或戲謂子晉曰人但多讀書耳何必宋本為子晉輒舉唐詩杜松皆老作龍鱗為證曰讀宋本然後知今本老龍鱗之為誤也子晉固有鉅才家畜奴婢二千指同釜而炊均平如一躬耕宅旁田二頃有奇區別樹藝農師以為不逮竹頭水屑規畫處置自具分判即米鹽瑣碎時或有貽一詩投一劄者輒舉筆屬和裁答如流其治家也有法且望則率諸子拜家廟以次謁見師長月以為嘗以故一家之中能文章嫻禮義彬彬如也生平無疾言遽色凝然不動人不能窺其喜愠及其應接賓朋等役井井顧中極嘗笑曰君胸中殆有夾袋冊耶崇禎壬午癸未間編搜宋遺民忠義二錄西寧慟哭記與月

泉吟社河汾谷音諸詩刻而磨之未幾遂有甲申乙酉南北之事每日默

人之精神意思所在便有鬼物憑依其間即子亦不知其何謂也變革以後杜門却掃著書自娛無矯矯之跡而有淵明樂天之風與耆儒故步冠緇納十數輩為佳日社又為尚南社京款剪朝夕唱和以為樂聞或臨眺山水當其得意處則留連竟日遇古碑文碣志急呼童子磨榻數級然後去嘗雨後與子探鳥目諸泉窮日之力子饑且疲矣回顧子晉方行步如飛登頓險絕樂而忘返其興會如此若鄉黨好行其德篤于親戚故舊其師若友如施萬賴王德操輩或豪傑終其身或墜而撫其子建黃涇諸橋一十八里無寒涉之苦歲大饑則賑穀代粥周隣里之水火者司李雷雨津嘗贈之詩曰行野樵漁皆拜賜入門僮僕盡鈔書人謂之實錄云所著有和古人詩和今人詩和友詩並外詩若干卷題跋若干卷虞鄉雜記若干卷隱湖小識若干卷所輯有方輿勝覽若干卷明詩紀事若干卷國秀隱秀弘秀閩秀等集海虞古文苑今文苑若干卷子晉交閱數年矣久而敬之如一日也明年丁酉改歲之五日為其六十初度之辰其

確庵文集

毛傳

子褒表履猶子天回象謙雪章暨其倚陳鐔張潮顏鵠長武輩請于一言介壽子因作一小傳以乞言於綴文之家亦書子之所及知者而已子晉初名鳳苞字子九後更名晉字子晉潛在其別號也

馬退山家傳

吾郡陽湖之西荻溪之畔有隱士焉曰馬退山蓋取唐柳宗元所記以為號也宗元記云是山起於莽蒼之中亘數百里諸山星拱蒼翠詭狀綺錯繡錯鍾天地之秀狀而巖徑蕭條周王之跡不至謝公之屐無聞其潛德弗耀有類乎隱者之所為退山取以自號意謂是歟君子曰退山其知道乎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天之道也知進而不知退則亢亢則悔是故陶朱留侯以知幾保其功名龐公陶令以肥遯成其志節退之時義大矣哉退山諱宏道字人伯其先為嘗熟縣人家故食貧年十五即以章句之學教其鄉里子弟適當萬曆戊申歲大水無麥苗生徒各散去乃坵面跣足學稼圃以自給操舟肩水之事無不躬親為之然身雖困而志氣甚壯遇勝友往還輒從而商榷古今鑽研講貫窮日累夜凡史記通鑑諸書略皆上口兼旁通卜筮書算之術間或遊戲六博即知其無益擲去不復為也其讀書喜詳而惡簡以謂聖賢傳注昭然如日月豈可剪裁妄美故四書園外注如范氏胡氏諸說毛詩某篇幾章章幾句皆一字不遺其教子弟亦

確庵文集

如之江陵直解觀者多不能卒業而退山則能成誦若流即或以腐儒嘲之微笑而已年二十餘始學五字詩已而日進晚年而益工有遷鳴萍齋鴻雪遺諸庚辛甲乙等集若干卷其為詩長於和韻友人投贈倚字裁答又手立就集中如采菊秋水諸作叠韵至數十首見者莫不驚其學殖之淵博也子從已丑歲移家隱湖始得交退山時退山與長洲殷介平同為毛氏經師其學問人品亦相似介平歸退山賦詩送別有結社十年都是客歸家半月恰如僧之句一時爭傳誦之湖上故有詩社如宋末月泉吟社故事以天寒有鶴守梅花為題邀名家共作得數百首顧中庵與子嘗私自評論以退山作為第一曰諸家之作非不盡態極妍然而蘊藉矣貼則無如退山矣性愛鈔書燈下作蠅頭小楷雖隆冬研凍兩手皸瘃不以為苦錄唐宋元明諸大家秘本共百卷藏於家又好佛晨起輒誦梵經無間日嘗見人殺雞作羹食雞入湯羹中忽起走大駭遂終身不食雞衣服必潔濯書籍几案必修整雖居館舍庭中必時名花香草飲食稍不精便掩鼻去蓋好潔其天性云生平詩友如林若撫王德操翁善吉朱為裕

華小宋陳季采孫子長王與公諸君方外如蒼雪牧雲豁堂道開石林華皆有唱和而下榻最久稱最相知者則陸北登毛子晉王凱度也今年夏退山忽載酒過子蔚村曰子老矣子其為我作一小傳因出示研北紀略備書其一生艱難瑣尾之狀子讀之而嘆退山真豪傑之士也當其少時家無甌石之儲環堵之宅而崛起隴畝之間筆耕舌耨彊記博物有聞當世君家少游所謂衣食裁足下澤車欵段馬稱鄉里善人者退山其殆過之可不謂賢哉因不辭而為之傳其大概如此蔚村陳瑚謨

確庵文集

贈大理寺卿高忠節公傳

公名邦佐字以道別號表白世家平陽明初有名直者徙襄陵歷世仕顯
遂爲望族父濤鴻臚寺丞嘉靖末年石州告警添出家財城襄陵授戶部
長校公其第六子也中萬曆乙未進士知壽光縣以治最擅戶部主事轉
員外郎出守永平稅務高淮橫甚撫按臣不敢何問公獨執抑之潘濂河
築堤堤百姓便報副使傳兵天津盜匪時極者諸乘繼南公一鼓擒之
朝廷奇公才遷陝西參政督兵神木當榆林要害沙計爲患公出奇
兵時時斬獲諸部落噤指戒無犯故事餉有奇羨充兵使者索公曰異執
大干此耶耶國家竭民膏血以博軍力而民困軍微難此之由籍而存
之一無所取無何備兵朔州備車馬治器械勵將士人人自奮因議調
兵防邊與謀國者意相左被劾歸里途瀋陽公方讀書投袂起曰此國家
門戶門戶境恐生憂堂與矣聞郡丞陳九錫亦飲飲太息者久之會東事
日急起公分巡廣寧公奉母楊太淑人而泣楊年八十有三強爲製錦狀
趨東裝公乃再拜辭曰噫兒自今不復爲母有矣遂置家揚州馳赴官括

高忠節公傳

據爲畫策不憚時經累延巡撫王化貞主守主戰各持一說中樞
派鶴鳴石化貞化貞守衛渡河誘敵敵兵遂屠西平渡三岔破鎮武越
前屯轉楊子林而直抵沙嶺矣沙嶺去廣寧百里外金鼓震地有某將者
荷軍民難髮爲迎降計城中大亂化貞挾七馬而駱駝西走公方以病在
告或勸之去公曰一日未離官守一日吾責也敢惜哉廷時統軍五千
駐松山公匹馬從二僕馳告急請移鎮廣寧不得公曰東北藩籬全賴廣
寧廣寧一動山海蕩摧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城中雖亂敵尚未知亟提
兵入城斬一二叛人人心自定公不肯束幸授軍邦佐誓與城爲存亡固
請不聽公歿于公館曰事去矣顧其二僕曰歸好報吾母令母知有此事
兒可無憾乃整冠束帶西向拜闕南向拜母解印綬自經于松山館中天
啓癸亥歲之正月二十有四日也二僕者高求高厚也爭從公歿求曰皆
大誰收公屍者于是求求而厚厚公歿畢廷遣遣人火其館率軍赴厚
毀、嗣朝廷聞之震悼贈光祿寺卿加贈大理寺卿予諡忠節自京師而
襄陵而江都有司皆建祠春秋祭焉楊太淑人自趨公赴任聞訃報輒妻

其欲絕而問至勸哭仆地既而收涕慰諸孤曰吾兒不勉爲臣即不勉爲
子我所得於所吾何恨矣哉聞者難之以謂是母是子也公天性篤摯事親
孝事兄敬居官廉好赴人緩急置宗族義田三百畝其在壽光置官庄二
十八所招撫流亡三千家爲人恂恂若處女遇事則慷慨不撓卅年五十
有七而歿歿後二十有二年而京師陷野史氏曰觀遼事始終悲夫可爲
慟者矣予聞故老言萬曆間遼難方作東西將士一壁擡起股栗色瘰
軋軍聲齒聲聞數里外識者早爲國家憂之朝廷之上恬不爲視無事
然及烽火告急越四路出師以軍士戲銳卒宿將一旦殲焉然而諸臣尙
不能洗滌腸胃戮力同心猶然立戶分門比周朋黨以萬里金湯爲一人
快私之地志士氣短能臣肘掣疆場事日以益壞誰爲爲之夫清撫失曰
開鐵在開鐵失曰遼瀋在遼瀋失曰廣寧在廣寧失計又安之乎公將歿
燒刺草檄曰邦佐有老母絕裾受命左支右吾意圖恢復奈縹緲水火勢
不從心惟有一死以殉封疆嗚呼封疆以一死殉也豈公心哉豈公心哉
庚子秋朔過邦開訪高子蒼巖蒼巖出忠節公行畧涕泣示朔朔且讀
其文

高忠節公傳

且嘆爲詮次而傳之公有子六人蒼巖其第五子也癸丑秋蒼巖復見
示褒忠錄因得瞻公畫像方而豐頤令人肅然起敬嘗張中丞文信
國狀貌皆魁梧英偉乃知生爲忠臣孝子歿爲明神享不朽之令名受
千秋之廟食其人決非偶然者也

周鷺洲文洲父子家傳

公諱勛字之元號鷺洲初號鳴岐姓周氏其先出晉安東將軍成武侯開林公至宋提舉壽一公始家吳又四傳至明初汝能公移居常熟縣雙鳳里後割隸太倉州子孫遂為州人其常熟一宗世襲虞仲奉祀生員其分宗嘉定崑山金壇者蓋絲絲不絕也汝能生子四其季惠齋又四傳而得兄弟十二人四人成進士長樂飢生子二長芝山諱錫以貢士授潮州府通判一代大儒祀之鄉賢誌之州乘者也公即芝山之仲子弱冠中嘉靖丙午舉人屢上公車不遇謁選得益陽知縣益陽人畏而愛之尋改知江陵江陵人之畏愛猶在益陽也公初令益時益故有例錢凡里甲諸役必先輸錢長吏公正色曰此何為者此必役者畏吏虐耳後人不察以為固然而反受其例錢是再虐也急持去新令必無而虐也希父老聞之有泣下者會歲飢諸邑請賑臺使者難之公條陳便宜請賑其貧戶以豐年之價出粟糶之歲且檢則以餘價買而償官是貧民以民間一石之值可得官廩之二而官收目前數歲之牛仍不失後日有秋之全也臺議是其說

確庵文真周傳

乃微行諸邑活者無算又當事議城益督且急公建議曰無城無以為守然時諸賊是驅民於盜也不如嚴保甲使時又議分遣武弁提兵守各邑公曰武夫貪財小民少不當意則使大盜株連之中之以法不可使也抗論乃罷公乃召諸兵隸而申儆之曰當事議城益汝今已之議設兵汝今又已之萬一有乘之者是令缺之也汝曹其毋或懈以干罪戾乃夙夜躬自巡警益人安堵如故益益之士大夫書公政者如此公故長者然廩原有風裁不畏強禦以故推埋告計之奸武斷匪賊殺人之憂莫不斂手屏跡其知江陵也江陵相公適當國公挺然不阿凡事必裁抑之既考最行取赴京銓臣恐忤執政意出公饒州府同知公固請終養單車以歸囊橐蕭然家居閉戶灌花栽柳布衣蔬食吟詠自得足不入城府里人亦若不知有公也年七十九無疾卒子四人長履成克世其家履成字介甫號文洲蘇州府學生入貴升太學中萬曆戊子辛卯兩科副榜選授山東濟南縣主簿職理河務分署戴家灣君詢民疾苦額其堂曰思禹創立市集曰惠民百貨以通人食其利署旁有來青寺水環如半壁

君曰吾泮官也鳩生徒課業其中四方學者屢常滿若凌學閥張挺秀白樹張似綱皆君門下士也萬曆三十五年齊魯大水君所治河由東昌至臨清八十里而還捍禦得宜屹然如城朱旺口決總河曹公時聘請於朝起東充徐邳諸郡役夫數萬協治之邑今缺撤君率二千五百人攝其事俄而新令亦率二千五百人至先所率者皆願屬君不願屬令乃議與令中分之公疆力者事令魏不及也歲且晚給役夫稍食舊例人入白金五錢君所統二千五百人應入一千二百五十金君却不納又恐它人忌其異已也嗚受之而夜叩各營呼其長曰我與若周旋久今將改歲矣吾無以勞若人給五錢白金聊助汝市酒果饗且拜歡聲動地於旱釀金賽社爭祀君率卒賴其力以成河功是時臺臣交章薦君而君隨牒僅得浙之德清縣丞其為令者江西熊公德陽居官嚴肅無一當意者獨與君歡相得也月旦望熊公必偕君講學於明倫堂君發論如流人人願解熊遂以席讓君君度學官之側建文昌閣以課諸生時民間謠言有弄水之異香水云者有古柏一株禱者折一枝汲水一盂飯之病立瘥人奔走若狂熊

確庵文真周傳

公屬君往且戒曰神有靈今受之丞無與也君至其所亦戒曰神有靈承受之民無與也遂伐其樹淫祀以息熊公丁艱去亟召君投印於懷曰此事不得不煩君君謹遵熊公條教肅規曹隨邑人便之會漕兌衛弁橫甚君以法一切裁抑之當道有納弁賂者語侵君君數曰時事可知已即日解綬歸士民為建生祠尸祝君子所謂文昌閣中君歸故里好行其德其里之死無以為殯者君殯之族之貧無以為食者君食之三舉鄉飲辭不赴嘗書座右曰風不出雨不出寒不出熱不出然乘輿偷閑或違斯語或戲之曰遠公又過虎溪矣時幸遇太平人和年豐杖藜無恙徜徉於花晨月夕者歷十年所享年七十有一其子孫衣冠襲雲云近同里顧太學夢麟作雙鳳鄉人物志筆削謹嚴不輕許可獨君家父子皆得載焉則其為人可知矣于是以從其孫子之請而為之作傳野史氏曰子所居尉遲村楊氏宅即芝山先生避倭亂處也時時憑吊高風以為懷歎嘗讀先生集復集謂其僕李祚能周旋於患難之中其齊家之效大概可睹矣乃若鷺洲文洲父子之間又何其不苟一官有若是也

豈非法言懿行漸漬於子若孫者深乎嗚呼古之人與古之人

王儻公家傳

王儻公家傳
予嘗論國家用人之法得周官遺意而變通之者惟漢州郡辟召最為近古惜其所舉者多獨行名高之士而鮮經術才幹之人故雖有補于風俗而亦無救於敗亡唐制設科稍廣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往往得宏偉非常之人而多出於天子之自詔不本乎鄉里學校則亦失之迨至宋元以迄于今科目重而選舉輕士君子有用世之才而格於時勢不得盡意於功名或幽憂結轡以死者益亦不少矣嗚呼何其不幸歟予讀吾友王蔚儀述其先人儻公軼事為之三致歎焉君諱天叙字惇五儻公其號世為太倉人太原文肅公之從孫也少敏爽八歲遭王父喪與俯如禮文肅手摩其頂曰是兒非統緒中物也長而母亡術家謂月日不利於君舍敘時當避匿君厲聲叱之曰幸吾尚有兄假止吾一人吾母竟無親兒視敘耶哀毀不欲生甫蓋棺嘔血數斗不踰時復故人皆以為孝心所感君善屬文而數奇不得志州大夫四明錢公雅器重之命為鄉祭酒慨然曰陳仲弓王彥方是吾師也崇禎末大旱荏苒四起有舊家子無行君屢

風下復屬錢公隱語申戒盜風頓止此子終不著名一穿窬敗君察其有媿色詰之曰爾有父兄乎泣曰久失愛雖有若無越旦召其父兄至責以天性各揮淚引過挈之歸卒為良農所居近劉河營營兵皆土著不給餉者半年矣錢公分賑膏平米或言營兵不宜入饑民籍君力爭曰兵與民皆朝廷赤子今日賑饑非賑農也由是多全活者鄉士大夫舉高忠憲公同善會君偕其兄君延割膏腴田三十餘畝為助已而罷不行鄉人歸原田君兄弟不謀同辭曰為善不卒毋乃不可乎遂移以他助不復取歲乙酉北兵下江南海濱大亂焚殺四起太原之居北墅溝者禍最烈君門獨無恙無何難髮令急君遣家人入城而身自居鄉日抱父母柩涕泣及遇兵兵執見某帥帥詰其狀君泣曰止為兩親未葬故甘死此耳帥曰汝秀才乎果爾當不死君曰未也帥喜其不欺并向係繫百人盡釋之曰若得生皆此人力也蓋君當患難時其孝且誠如是故終以是得全其生焉先是君夢為亂兵所掠有持節者令曰不德者死斯人當免至是果如其夢歲丙戌始與蔚儀同補學官弟子員益以為善自勵時海隅困於兵臺

司撤州勒碑禁戢計工費三十金有奇無所出或歛錢於居民君不可曰
我當獨任之何多事為其視族人事如已事諸父昆弟往往以孤寡見託
君始終竭力庇之曰可以人而不如葛藟乎三韓白公治吾州知君能尤
倚任之白公與水利濬米運又患濬漕以東盡石田君建議謂引劉河壘
中港水入濬漕可灌田數萬畝白公是其說會與劉河大役不果行君之
督工劉河也投宿沙灘李氏舍李拒曰此閘僅餘一室吾有受恩者度旦
晚至吾留以待之君出李向僕從問姓名急掘謝曰頃言恩人即君也夫
婦羅拜於地具言厚德久不報初李買屋木數株實河干三年矣時禁灰
木入海或誣李犯禁至者信之君偶在座辨其誣李遂得白感君最深而
君已忘之矣君嘗與猶子西水歎宗人渙散乃修小宗時祭禮以謂王道
衰聖學息家禮廢墜宗法不行於是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
死不相赴甚至於父子相夷兄弟相訟者可勝道哉古者有大宗有小宗
大宗之法適子世為卿有采地圭田以為世守故可相為調救恤養以收
其族今世無之則莫若先復小宗於是為文以告其五世之祖而設像立

張文學傳

約以誠其五服之宗人曰爾無有不孝不睦爾無有游言游行淫匪
以貽祖宗羞其宗人皆唯唯曰不敢忘蓋君之才之行外著於鄉里內信
於宗族可以備周官之選舉可以當漢法之辟召而不意昔歲丁酉之秋
遽一病不可為矣悲夫人固無如命何哉君儀適應試入金陵不得見君
之亡於是夙夜仰天痛心泣血而狀君之行以求傳於予予哀其志乃為
之掇其槩而書之庶存之家乘後有徵焉

張文學傳

君姓張氏諱元榮字光甫號然虛其先揚州人宋南渡徙崑山遂占籍焉
五世祖汝舟以鄉進士起家歷官多殊績祀江西名宦君之生當母朱氏
病時娠八月而產故素羸弱善病年十歲始習章句年二十一補博士弟
子員時時病肺咳血嘗從馬鞍山陰遇一道士授以養生術疾漸愈君內
行醇謹與人交未嘗見喜愠之色性狷潔不可動以利終其身裹足不
至公府所居一椽上漏下濕不蔽風雨遇歲稔日不再火不能出門戶里
中巨室發粟周貧士以君不言貧擔其粟至門君麾之去曰吾豈受人憐
者暑夜露寢蠅蚋剝膚兒女啼泣有故人欲以帷贈之以君介且前且却
終不果其安貧為人畏敬多此類君父廷樞負才早失君母引義自守一夕
夢君父巾幘岸偉冉冉而至執手相勞苦如平時曰某孫授室當來攜汝
耳蓋呼君小字也時君已授室而復言授室疑之其後果喪其婦母乃慄
然曰吾知死日矣君泣曰吾豈忍令凶夢是踐乎由是不再娶且不再近
女色歲乙酉九月母病卒哀毀骨立餽粥不入口者四十九日或慰之輒

張文學傳

慟曰吾母苦節四十餘年而某困諸生無以顯揚母節又家貧奉養無狀
其何以生為因晝夜涕泣未幾舊疾復作竟卒蓋死孝云二子圻希珪皆
食餼郡庠績學勵行有父風也
贊曰君祖二南先生即諱汝舟者倅南昌當寧庶人時欲鈎致之先生修
溫太真祠以見志庶人好雀有帶牌者為民家犬所斃先生判曰雀雖帶
牌犬不識字禽獸相殘于人何與庶人憚先生不敢問庶人之妃之兄為
盜先生立置之法先生以一下僚能倔強梟獍之側而陰折其邪心然張
氏家乘暨南昌名宦志多不載顧文康公獨表而傳之然則忠臣義士其
晦迹不為人知者不可勝道也若君之天性孝友年老而孺慕不衰士之
稱獨行者殆其人耶

寒谿子小傳

寒谿子不知何許人也好賦詩又好游山水游已則解衣盤礴圖寫其勝狀嘗與友人結西湖看花社間歲必一往浮家汎宅延緣六橋三竺之勝越中士女皆歎羨曰米家書畫船復出矣少抗顏爲桐子師授教有法士大夫聞之爭延致家塾寒谿子必訪其居有園亭竹樹然後乃就東僦錢出片楮累置流囊曰此吾快遊具也年未六十以家乘付其二子不問生產年七十作自祭詩營生墳於錦峰春秋佳日嘗時時獨嘯歌其下云蔚村陳子曰吾聞海虞有隱者王古臣豈其人耶予逃暑破山僧舍古臣策杖來訪時雨霽適命籃輿上秦坡觀瀑布古臣遙望峰頂白雲淪然不知予所在乃投詩一卷而去爲其序者吾故友黃陶菴也陶菴之言曰王古臣先生以清詞麗句聞于吳中所至名山勝水僧窓驛壁輒爲詩以記之見者傳寫諷誦以爲唐世陸魯望方玄英之流往予讀書虞山數聞古臣名見其一二詩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今年古臣過嚶子乃得交其人蓋讀其前後篇什恍然如歷藤溪沙易日過破龍湖盤桓于古松流水之間欽岑峭嶺稜人性情甚矣古臣之詩之有得于山水也蓋陶菴雅重古臣而勝諸古人之列如此予嘗攷之傳記補唇先生之於鏡湖也憐故琴之尚在悲知已之難逢不勝有髮新髮空之感天隨子之于笠澤也老屋荒江下助苦雨采杞菊以自給貯聖賢于空腸二子之遇可謂窮矣然而聞其風者尸祝二子于釣臺甫里俾其名與高山流水同無窮極也今古臣一生好遊而以西湖爲結契千百歲後焉知不有好事家肖其像于放鶴亭側配食林和靖曰此二十七度遊西湖者乎

吳參軍傳

吳胤侯字茂長休寧人也父次魯以聲詩聞年六十有一舉胤侯幼好弄翰母程教之嚴然不忍夏楚或自損其首于壁以示警戒次魯歿家漸貧不能贊爵居故園乃廢箸鬻財遊江淮間性任俠三致千金傾囊結客意豁如也嘗自負經世才崇禎末援抱鼓立軍門陳時務策上聞部史公時公出鎮楊州賓之禮賢館假知縣職銜贊軍務知其有心計使渡江督餉行五日楊州被公死茂長聞之欲馳回殉難不可得迴闕冠芒屨旅食吳中遇故人輒飲飲泣潛爲文祭公如昔人慟哭西臺故事已而忽病離蘇夢有神人授之藥尋病愈又七年而卒嗟乎茂長當其壯時腸肥腦滿思立功報國家與予輩四三人歷酒誓天托妻子于江湖之上將致命遂志而後快時予亦意氣騰發然諾自許學南陽高風湯餅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曾未二十年而俯仰多故頭顱種種追思往事如成隔世向者擊楫舞雞之志一旦銷歸何所今日執筆而傳其生平能不爲之拊心而一嘆也哉悲夫

管平侯五十小傳

海虞之東鄉曰何市者故集賢里也去吾婁沙溪一舍而近其地僻遠多隱君子乙酉丙戌之交予以避地往來道經其處時則有鄉祭酒陸巽菴能詩博學一時里中人士皆樂從其遊予嘗造其廬而信宿焉因於座次得識吾管平侯也平侯少于一歲而爲人謙謹以長者禮視予予每至市上則平侯爲予具鷄酒招近局自巽菴外如公藝文通湛源介藩子達有仲南征諸子皆互爲主人交相樂也少年間巽菴介藩物故湛源歸婺州有仲客滇南公藝父子移家梅李之北而其在者亦皆佗僚不聊落落如晨星予等病又遭先君子喪不遊其地者六七年所祭卯秋命棹相訪平侯則長齋學佛蕭然如退院老僧向者倜儻飛揚之氣已刊落而無有矣予將歸平侯出其所撰如居士行略屬予作小傳如居士者平侯自號也哀其志不忍辭乃撮而書之曰居士管其姓名定國平侯其字秀川幸廉諱一德之孫合節文學諱諫之子滌玄幸廉諱日新之嗣子也生期歲合節君諱以堯喆謂他日當爲佛氏弟子七歲出就外傳十歲學屬文

管傳

十九歲補博士弟子員執經於孫本芝方伯已而從合節君游廬江諸山水交四方賢豪長者歸滌玄若疾亟合節君命爲其後士大夫聞之喜曰善人有子矣辛巳歲凶贊合節君賑粥活飢者合節君卽世讓產諸弟亡何喪其內助徐於是鬱鬱不得志託興樛蒲以銷永日歲辛丑年四十有八矣夢何人教之逃禪茹蔬可長生覺而遂如其言蓋平侯之自序如此而終之以悔過之辭曰于年五十上不能如孔子之知命下不能如伯玉之知非獨形宇內實慙且惧略陳罪狀使後人知吾過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吉凶脩短俟諸天而已舊村陳子讀其詞而嘆曰善哉人孰無過過而能悔善莫大焉古人悔過之辭往往見於詩書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无咎者善補過者也平侯其无咎矣乎平侯又謂予言里人某精心計累貲產巨萬日者弄妻子繕其園屋廬奴婢器用財賄拱手與人而去之蓋人不幸遭逢叔世踰踰天地之間以爲富可賤而貧可生可厭而死不怖也故能棄捐一切而不繫於心如是是皆可書也予故牽連書之以戒世之齷齪而不知止者陳開謨

陶愚古傳畧

陶鴻祚字喬昌晚自號愚古州之丘塘里人父某理學儒也鴻祚少好讀書不屑科舉業居家遵先儒禮斥二氏自以生不遇時嘗痛哭于荒江蕭寺間著英雄淚二十卷重編元通鑑綱目若干卷交不過六七人雲南文貞道先生州人王育盛敬華乾龍袁黃陳瑚及其甥顧鉞而已卒抱憂憤鬱鬱死

陶愚古傳畧

程景濂小傳 入新安志

程希周字景濂休寧人負氣不羈三致千金盡散之卒以貧客死寓吳郡與太倉顧太學夢麟陳孝廉瑚常熟毛太學晉善好奇策建議開衛山可富國或上其言行三月而金陵破事遂罷嘗古衣冠見縣令令怒囚之己知爲諸生釋不問所著有方外十三經解難經解仲警傷寒論等書

程景濂小傳

吳茂長小傳 入新安志

吳胤侯字茂長休寧人父宗儒好游跡遍吳楚有巢雲軒詩一卷行世胤侯客揚州閣部史公出鎮以策謁公公賓之禮賢館未幾使渡江督餉歸而揚州破公死乃旅食吳中時時潛祭公而泣與太倉陳孝廉瑚輩結爲兄弟托妻子同患難聞者以爲有南陽龐葛之風焉

吳茂長小傳

封淑人錢氏家傳

明侍御李忠毅公之妻封淑人錢氏其家故常熟人也淑人生而端莊父母不輕字人以與江陰赤岸里李氏世姻亞忠毅之父封太僕公又習聞淑人賢遂委禽焉淑人遂歸李氏時忠毅方試童子科家貧不問生產淑人佐之朝暮春蠶女紅操作機杼輒然也忠毅成進士司理南康歷官西臺淑人貴為命婦矣然而蕭然布素如故忠毅擢為侍御秉道嫉邪義形於色每箴嚴草疏淑人必問條上何事博擊何人一時正人如高忠憲楊忠烈左忠毅魏忠節黃忠端袁忠愍諸公往來朝夕淑人則庀饗殯治酒以資談具亡何魏瑞勢張其忠毅將入諫井及相國魏廣微淑人知不免嘆息謂曰君既願為忠臣我亦願為忠臣婦願國政家事可受者尚多願更慮之忠毅慨然曰事至此無兩全術相對唏噓數行下子遜之年幼從旁問何為則以他辭亂之不使知作何語也瑞既上瑞怒矯旨削職歸歸赴極車微下詔獄刑辱慘毒卒以計告淑人謂之嘔血數升淑人絕僅而不死當是時逆焰薰灼孽孽修籍沒之今日二四至淑人其

確庵文集 錢氏家傳

然一未亡人拮据其間上事尊嫜下撫孺子蓋不以患難廢也嗟乎忠臣孝子殺身成仁者多矣然忠與孝或不能兩全忠毅固逆知淑人之能孝其親以無貽身後憂而後一決於死也淑人於是舉忠毅之所以事二人者仰而代之間膳視藥無敢即安春秋佳日必躬饋食以饗堂上歡曰吾痛君夫之不及養也且謀子讀書動循禮法有古賢母風忠毅殺身以成其忠淑人全其身以成忠毅之孝夫而後忠毅可以死而忠毅於是乎不死矣吾又聞淑人賢而智者也方忠毅為司理多平反有誣陷大辟垂二十年者破械出之淑人曰是固善但前官何失入乃爾安知今日所入不有如前日者忠毅為之悚然改容其識大體如是忠毅宦數年以廉律身以惠養民以忠殉社稷而卒成其志者淑人與有助焉淑人初以忠毅為司理侍御兩封孺人今稱淑人則以特恩表忠進封者也淑人殺避之狀其懿行乞傳于余余既重過之之孝而益悲淑人之遇且嘆忠毅之德卒藉淑人以有成也乃撮其大略而書之

節婦傳

節婦宗氏字叔嘉定蘇時化之妻也父南平縣丞正傳相傳為宋東都留守澤之裔明初其先從太祖有武功世授嘉定吳淞所百戶故為縣人宗少而慧大母潘以舅與夫為怨家所殺子且幼懇于公府其誓伏法時稱奇婦人頗獨愛其女孫以為是其才頗類我也年十七歸時化勉其夫以力學膏火不給則脫簪珥佐之時化遂通經義後入北都為吏部曹令史宗留事其姑能致孝姑忘其子之在三千里外也已而時化歸病不起宗身不解帶子治湯藥時化卒紉其內衣欲死之已不食五六日矣夜分忽有鬼嘯聲動四壁乃張目曰頃吾見夫子謂死易立孤難吾不敢死矣時孤生五月撫而泣曰令我不得即從地下者為此一塊肉也有吊者至焚帛不戒于火宗撫柩號哭不下堂會反風滅火人咸以為節婦之能動天如此後有里中豪謀奪其志宗聞之遠引刀入室老嫗覺之急破壁竄而髮已斷右目已剔矣崇禎甲申夏僕人亂劫主索券白晝剽掠宗度其家哭于柩旁示以必死及至則相戒曰此四十年老寡婦不可犯也

確庵文集 蘇節婦傳

一聞而去歲已亥學使者張公上其事于朝准格建坊旌表有司歲時存問致栗帛年七十有一而卒卒之後崇祀貞烈祠云繼方六歲時出就里蔡問於母曰人皆有父吾父安在宗泣指柩曰此非爾父耶繼遂牽母榻而啼後凡從塾歸必以所讀書背誦于柩前既壯補博士弟子員母嘗疾焚香願天願以身代遭亂奔走與妻王氏左右扶抱卒脫其母于兵里人十以為孝子者也與于善

野史氏曰嗚呼禮義衰而風俗壞當世學士大夫或有不能終其節者矣而况乎女子哉曹大家之述婦德也以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其持躬淑行比于男子為尤難矣若宗之少而矢節白首不變可多得耶予于是表而書之俾他日之志邑乘者其或有所折衷焉

吳節婦傳

節婦倪氏嘉定吳之光之妻也年十七歸吳夫婦交相得也亡何吳闔牆
囊作挾疾走燕齊婦病亟謂倪曰生死命也不足恨恨家貧以老母孤兒
累汝耳倪泣曰君脫不諱請以身從吳撫床太息曰若然吳氏無種矣吾
棄怙時僅七歲今吾兒六七歲汝死兒必不肯勞勞養母將焉置之是重
吾不孝也死易立孤難吾願汝勉其難者倪於是廢寢食侍湯藥不解帶
者二年嘗籲天求代而吳竟死時倪年二十五號哭自經其母任氏余氏
驚救之委曲罕譬且申良人命倪始以養姑撫兒為己任矣族媼欲奪而
嫁之不可得乃假巫為神語恐倪倪孺刃嬰容正色叱曰鬼何為者未亡
人分當死所以不死者為有吳氏之藐孤在死則死耳可相逼耶媼母子
驚相告又相與謀曰不殺此兒無以絕其志也毒肉而食之兒胸腹彭亨
喘息垂絕倪抱兒號哭十晝夜夢吳授以方得不死兒即今名自惺字玄
咫嚶人稱為篤行君子者也嗚呼誘之以利而不動休之以威而不懼燭
之以機鬼而不惑中之以陰謀而不疑卒乃全其子以全其身豈不遠過

確庵文集 吳傳

於世之為大丈夫者哉自惺年十三出就外傳夜歸則倪自督課或字句
脫誤則詰而責之越三年自惺為諸生營諄諄戒之曰吳氏以孝義世其
家立身揚名而父素心也而其母忘而父之志自惺哭而受教曰敢不夙
夜惟母之命於是閉戶讀書磨切行誼家徒壁立倪處之恬如也某年某
月某日以疾卒自惺乃排櫬其行略哭告於其同學同學聞於有司有司
將上其事於臺使者以告於朝嗚呼母之苦節如是使當世有立言之家
如劉子政范蔚宗之徒則將志之邑乘記之彤史其關於風教豈小也哉
野史氏曰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乃觀於當世之夫子何不恒其
德者之眾也豈以易辭為口實歟昔歐陽子作史特詳李氏斷臂一事以
謂五代干戈之際綱紀不立人倫道盡天下無男子其可書者僅一婦人
而已子友吳茂長為予述其宗母倪氏之行予嘆息不能置特表而傳之
其亦猶歐陽子之志也歟悲夫

確庵文藁

卷之七
古文

墓銘

明孝廉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文旦字敬倫別字赤子號虛雪其先南昌人山谷之裔也祖
生四子雲錦雲騰雲富雲季即君父雲龍始偕雲錦徙居楚之孝感縣遂
爲孝感人君生而奇穎年十歲能屬文十八歲著夜行集問世臨川陳大
士見而異之曰何其似金正希也丙子舉於鄉爲吳梅村宋九青兩公所
得士治毛詩一日從賈肆中購得東萊詩紀讀之發憤精思者十五晝夜
謂二南與大學相表裏作二南義義二十五篇庚辰下第歸聞流寇倡處
漸黃門乃盡棄其田宅徙漢上寓友人李過廬家後孝感城陷而君一門
無恙人以爲知幾云癸未入都夢趨烈皇帝召旁立凶服二小璫諭軍
國事食皇不成禮驚而覺甲申國變君自念草莽臣宗社大禍先形夢寐
與人言泪下如雨其時楚亂區客吳越間與張南郭馬吳甫諸前輩游西

戎移家南昌感杜子美兵戈不見老萊衣句朝夕躬耕以養其父臨湖構
一草堂收遺書十萬卷晨夕吟哦其中丁亥江右大稜道殣相望啓篋出
郭恕先趙文敏二圖畫易粟數十擔瞻飢者曰吾寧私此而不以活人耶
已而復歸楚壬辰楚大旱家乏糧日挑野菜和荳炊之啖麥飯剝剩有聲
怡然曰此山中滋味不足爲外人道也甲午游中州越嵩山中都門有招
之者寓書曰林宗通隱薄游太學叔度高蹈亦至京師君笑而領之時弟
文選登賢書歸而嘆曰吾兄弟四人伯罵賊死武昌予不上公車叔守墳
墓爾垂耳舉十有二年今日之役亦聊以慰老親而已君少好讀韓文故
其爲古文雅似之每調歐不逮韓遠甚李習之復性書昌黎贊美不去口
明道下瞻同出歐門永叔推千瞻而不及明道若遇昌黎則必以軻之死
後屬明道矣其尚論古人好與人異多此類也詩學杜間亦學韓亂後有
爛醉詩數十首蓋所寓情獨有酒意不在酒者也生平慷慨有大志傷時
之亂鬱鬱不得意於世其詩多作論十篇又作乙酉竟慮二
十四篇追憶首禍之原其言皆切中時弊其文皆足爲世法

是時上觀乾象下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與矣而君獨以一介書生爲之
指陳其得失而思焦頭爛額之救使君成進士仕於朝卽未必稽柱大命
而要之竭力致死不食其言則人之信之如江河之百折而必東者也君
生於萬曆戊申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于今乙未十一月十六日年四十有
八子二憚惟皆庠生當君之初來吾妻也予與定交於蕭寺歡若平生越
五年從其師又來而予以匿跡水村不得握手一相見客歲癸子遇君子
於武昌則君久作故人矣予痛君之亡乃按其弟文選所撰行狀而作文
以傳之雖然予之文何能傳君而君之才之節皆足以不朽於則子之文
或賴君而傳也銘曰

明之孝廉黃君文旦字敬倫別字赤子號虛雪其先南昌人山谷之裔也
志而法死兮亦庶幾求仁而得仁嗚呼後之作者其尚有考焉斯文

明文學彥淵馮君墓誌銘

隱湖毛氏之倩曰馮生長武今之讀書嗜古甘貧賤者也予與遊見其蔬食布衣斷肉不御笑不見齒竊疑其中必有隱痛焉夏六月持其父彥淵之行狀來請銘以葬流涕再拜而謂予曰吾之生則不如其死也予讀未終篇爲之嗟然起曰嗟乎予之先人固不幸而歿于兵如此哉其忍不銘按君蘇州府常熟縣人姓馮氏諱知十子彥淵既長慕岳少休之爲人更名曰鵬舉曾大父副使公諱紀大父太守公諱冠以父子連第爲邑中著姓父諱復京字嗣宗通古今尤工毛詩生三子長名舒字已蒼次名班字定遠季即君年十四而孤年二十有六甫爲諸生君以數可不得志又見天下多故時仰天歎曰大丈夫學書不成當學劍徒老盡無何爲也乃好招致四方異人術士知星文曉三式能弓馬行陣者與談賓客長滿座無勑色田中寇陷京師君聞變慟哭遂挾策入留都陳書請討事刺數千言卒帝用其說臣某議而奇之疏薦君仲德兵太湖以江江浙君知時事不可爲兼職景監進固謝無何留都不守第髮令友人十數

馮君墓誌銘

輩呼君謀曰今至吾邑將若何或曰從諸或曰去諸君獨張目不言固問之則曰吾茂才也義不與齊民齒苟全吾髮膚使後人表吾墓曰明故生員馮某之墓足矣已鄉兵起邑人嬰城拒則又歎曰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北兵渡之如陷溝遂大勢去矣雖百萬衆且奈之何哉獨爲義士不當苟免我守此以俟死而已不五日兵至城中大恐君出止友人何氏舍卒與兵遇乃奮臂大呼逆而鬪箭中其胸仆地兵爭前斫之傷頰斷手遂死之時乙酉七月十三日也君兄定遠爲作三義士合傳三義士者皆邑人其一爲徐君瞻淇聞髮令陽陽如平常呼婦共奕奕已題詩几上闔戶自經其一爲徐君野王以母病不能去與兄爭死卒從母沉井中君亦其一也嗟乎此二徐君者一死于其家一死于兄弟相讓其大節固表表當世矣獨君死于亂兵搶攘之中與千萬人填溝壑何以異然而其兄傳之國人稱之無異辭蓋信之于其素也君爲人負氣倜儻不拘小節友人

有患難極力捍救不恤身家或有物故者輒涕泣歎嗟簡省酒食性好書籍及古名人墨跡又善吟咏其在留都時也常和少陵秋興八章上當事

爲其幽怨孤憤無聊不平之氣其一章曰紫氣依然遠禁林帝宮環衛正森森千官劍佩明秋日萬騎旌旗蔽夕陰屏舌漫矜樓護智烟波誰識子平心燕喜舊事堪垂涕曉角聲中憶暮砧其二章曰妖星芒角斗杓斜還指街南辨物華三章曰舊表飲牛迢遞隔靈槎紛紛幕府朝傳箭往往孤城暮接笳休向江邊重回首卽今滿地是蘆花其三章曰繫繩無計懸殘暉四石深疑力已微好逐冥鴻成獨往休隨語燕傍人飛推漁未是身謀拙無餌應慚壯志違社稷憂憂未文諸君何事輕肥其四章曰空局尋常未有基丹心題關總衛悲劇憐朝士蒙頭日恥見花門勝面時裂土河終莫改道淮旌節祇應遲短檠明滅淒涼侯青史悠悠攪夢思其五章曰新亭風雨舊河山王氣南移一瞬間空令寒風吹水可無尤上陸秦何心禾方悲涕假息逢萬盡強顏死魁豈能逃夏鼎通侯且莫競周其六章曰漫酌低吟未白頭高情差擬答窮秋雲山好處因當眼節物時爲少懶說邊城輪寒雁愛拋塵土學江鷗談天大有憑虛在滄海外以冀免其七章曰北地蒼茫石功微驚烽火元江中瑯瑯

馮君墓誌銘

總藉金張業揮塵論王謝風月映蘆洲千頃碧風清雲閣一燈紅垂綸載筆俱吾事隨分天公置此翁其八章曰稻畦菊逕向逶迤花滿離邊水滿陂莫以婆娑歎庭樹早因傷寒識嚴枝人情劍待千年合世事舟從半夜移麤飯濁醪知妙理髮絲禪榻放教垂嗚呼諸君之詩亦可以慨然想見其人矣君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年三十有八娶范氏生三子長卽長武次曰次蕃次曰勿淑君之子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鄉某里某字圩之新阡銘曰

其生也足智其亡也殉義是謂不昌其氣而昌其志

太學嚴君合葬墓誌銘

帝統嚴變以丙申歲喪其先府君越四年己亥母孺人亦卒卜以壬寅三月初九日壬午合葬於歸政鄉方字圩之原禮也前一月持行狀以來與然衰經籍頽涕泗而謁銘於余其狀府君者曰吾父諱機字于度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諡文靖養齋府君諱訥之孫中書舍人開字府君諱澤之第三子也年十三通六經應童子試學使者熊公拔第二吾父謂功名可廢契致也蓋自奮乙卯戊午兩躋省門不遇辛酉入南雍又不遇甲子中乙榜憤而成疾雖困而志未嘗衰也王父性豪好結客家中地常稱貸里中兒不能償則氣焰相加不可忍吾父思一當以雪其耻連不得志於主司故其疾輟輟而不解一日驟書於庭變趨過見一卷封識甚固題曰三北罪案變請觀之吾父血脈憤盈搖手閉目終不以示變蓋身雖困而氣未嘗平也吾父事王父母至孝每以墓祭大禮不得盡其志枕上時時有涕泣痕兄弟析箸衣服器用無所取曰廢人無須此也與人交和厚而誠信雖相知無狎容倨色好佳山水又

嚴君墓誌銘

好誦淵明摩詰詩鼓琴作書俱擅家法吾父既多才而又嘗遊鄒忠介高忠愍之門學問淵源雅有端緒生之不辰蚤嬰痼疾坎坷落以終其身有才無命豈非天哉其狀孺人者曰吾母安姓世無錫膠鬲山人雲南僉憲膠峰公諱如山之孫贈光祿少卿南司封我素公諱希范之子也僉憲與先文靖交厚王父外王父又世相好也故生七月而委會焉年十七婦母疾革孺變歸寧遂僦居舅氏廬下且傭且織者四年嘗撫變泣曰吾不意觀閔受侮若此生不如死不即死者徒以汝在小子識之時變歎且稚未覺其言之悲也庚午變且十歲王父乃命迎吾母歸而別居如故已王父歿復令變人或危庶母而吾母了無宿憾率先奴婢夙夜勤勞以資朝夕旋遭兵燹骨肉飄零補衣蔬食甘之如飴曰亂離之際如是足矣吾母雖長深閨凜凜有丈夫氣其教變也旦晚則述古人忠孝大節乃三朝近事治亂興亡之故壯有室則訓之以如稼穡艱難受稍束脩自好不敢效浮薄子弟皆吾母力也庶弟吹失丁兵吾母時為揮涕屬舅氏物色之

不得則命籍其田里歸而與之變不敢忘也悲夫今棄變往矣而一生茹荼集夢之况猶在目前不得已樂心棘腸略陳其槩凡三舉三廢而不能竟其辭焉狀如是嗚呼國家制科三百年士之乘時弋獲富貴者何限而獨奮於君之身乃至宅祭不聊齋志以歿何其窮也有男女則有夫婦以孺人之賢而獨處人倫之不幸其又可哀也已余忍不銘君年五十八孺人年五十九子二即變歿也孫二堪域皆變子耿失時年十七今又十七年矣終不反則以域為之後銘曰

夫也才而天弗受婦也不爽而人弗偶繫其命匪繫其咎有子也賢亦可

嚴君墓誌銘

虞士顧君墓誌銘

嗚呼古之達人志士引義命自安伏處於荒江寂寞之畔稿項黃馘以考且死者其姓名湮沒而不章可勝道哉以予所親處士顧君非其天札能述其生平而謁銘於予則當斯世而鄉國之間已無有知之者矣而況其久且遠與此予之所亟欲書之以存其人者也君諱冲季宏其字別自號曰若波崑山人也享年六十有五歲在某甲子某月某甲子卒於嘉定旁解之旅舍君六歲而孤能自立儻有大志其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用心於佛氏書蓋竭日夜之力忘寢食於其中者且數十年於是久而有得視世事皆不一介其意即先代遺業與其所自聚書畫珍玩之物苟散去亦置之不復道也故人多貴顯於時不至君不先往雖偃卧瘠瘦不屑以口腹累之其在嘉定之鄉也日以讀書行善教其子而不強其爲子祿之學與人無競人亦仰而愛之初不自言其何許人問其姓名領之而已嘗吟詩見志其詞多平淡真率近於堯夫擊壤之作蓋以道其性情而非欲與世之撚鬚落眉者較工拙於文字之間也少時喜游山水足跡徧吳越

確庵文集

虞士顧君墓誌銘

能解衣盤礴以寫其狀然已二十年不復作矣忽一日呼其子具側理百幅畫成檢其佳者屬之曰而其藏諸篋笥以見我寫意可也亡何遂臥疾乃口占辭世偈一章微笑而瞑君之一生得於佛氏而不以貧富貴賤死生亂其中者如此予聞唐虞三代之世君子不離乎飲食男女以爲學故其道德必出於一卽有不得已而埋名遠害棄其人倫而不恤者大都隱於耕牧居沽漁販之間而自東漢以後佛氏行乎中國於是高尚之士接踵而歸之以其澹泊無爲游方之外可以遂其不事王侯之志近之逃於禪學者崑人士爲多如君者其亦吾友葛芝李柴之流而情乎予不及知其人也然猶幸札之乞銘爲之論次以存之庶不至湮沒而不章而有以慰其子無窮之思君三子長卽札也次某次某銘曰
昔元季世高士原魯君其耳孫無忝乃祖僑寓隣邦馬牛呼我引分自持秉節太苦雖則太苦而心獨甘帶索行歌惟義之安安步當車晚食當肉不求其榮易感其辱不貪其生易畏其死生分旅人死今羈鬼如爪印雪印影涵水孰爲此身軀軀不已請君偈言想吾高風雷震紫飛月冷天空

一絲不掛投筆而終有子家流光可卜埤戶丘墓用昭芳躅

確庵文集

虞士顧君墓誌銘

林屋王君墓志銘

君諱國瑜字一樞一字述之號林屋其先唐張公藝之裔世家中都大柘莊明初徙常熟之半涇鄉今太倉沙溪也十世祖以避黨禍更姓王氏高祖西村諱詒曾祖懷村諱臣祖世充諱府父季村諱公求皆隱不仕君幼端重寡言笑年一十即就顏為弟子師工舉業連試有司不得志遂肆力為古文詞博綜六經旁遊百家衆術手不釋卷家貧膏火不給與妻子同篝燈吟誦織作聲相聞夜分飲熱水一盃始就寢如是者三十餘年性至孝歲入束修必上其父母母晚得疾君口為哺食廁牕必親冬夜必解衣擁蔽父母沒勺漿不入口者三日餽粥百日茹蔬者三年日誦孝經喪紀哀毀骨立今其子之道執君之喪亦不御酒肉蓋其家教然也先是君父歿隣不戒于火施及殯宮君號跪奔救躍入火撫轉痛哭守與俱燼大忽自滅既葬墓門枯梓生芝里人以爲皆誠孝所感州大夫錢公希聲舉鄉約擇一人都講受先張公固推君登座開論聽者泣下因作輔經冊一卷已江南亂避地集賢里遂家焉與陸異庵錢文酒往來稱莫逆庚

廣文堂主墓誌

寅春並得始之剝其繇曰失與剝履休坐徒居君不悅曰此何祥也仁何之沙溪里中兒倚醉柳榆君君遂得心疾不數日呼家人折梅花數艸皆吟詩而卒君好山水遊又好爲詩凡遊覽感觸悲喜無聊可歌可歎者皆于詩焉發之丙戌以後則多直書時事或以長慶體病之君曰子用紀事而已嘔心燃鬚不屑也生平繩幅自持燕居相對必莊髮童好女屏弗近寔婚用文公家禮疾病禁不祝喪葬不用浮屠法及音樂採娶時祭必涕泣仆地不能起見者數且笑君乃益爲之不以時俗故少變也所著有天文火攻海防諸書有博物雜誌論數譚與鈞玄醒語韋佩知非諸錄有桃源隴中江上招隱諸填詞而尤喜言易有周易拈悟程朱異同林屋易解已丑春予與陸道威世儀盛聖傳徵數輩論易潭上君聞之作或問六章相論難嘗自言生平無疾苦能飲酒與人說書累日不厭倦君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歿于某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七子一卽之道崑山縣庠生娶薛氏孫一女孫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新阡其門人王家祥遺私謚曰孝安先生嗚呼今天下公卿大人其卒也必請于立言之家書其

官爵祿位以傳其人而誇耀于後或飭躬稽古困于時命湮滅而不彰者可勝道哉以君之學白首不一遇乃其子之乞銘于予者至數四而不已其亦以予言爲可信也故爲之贊言其大略以成孝子之志銘曰
經明行修潛乃弗耀以孝世家永保宅兆

廣文堂主墓誌

王士墓誌銘

一士嘗熟人姓王氏諱昌壽祖某以萬曆進士歷官山東參政所至有廉名父字春工文章與羅元初同舉拂水社交遊半天下余髮未燥即耳熟海內有所謂季和先生季和者字春字也歲已丑其孫右維負琴書拜余於見湖跌宕不羈人以爲有季和風已而余偕毛潛游虞山遙見有科頭策杖于思而來者潛在謂余曰此吾友王君一士也一士年十六爲諸生多讀書好議論出浮屠語皆切實可聽合於儒者之道余嘆息良久謂季和有子有孫天報季和不薄越六年丙申五月友人自虞來傳君死又十日傳君妃羅氏死又三日君之長子某死又二日君之季子某暨長女又死而次子右維亦病且殆嗚呼可怪也死者人所不免獨以清白吏子孫家世讀書爲善宜其碩大丕昌顯於今而傳於後乃不幸而至於窮窮而至於死一月未更五喪相繼此其可嘆息驚愕而爲當世之有道仁人君子勸躬勵行者懼也是秋平右維於東臯時尚臥病憊僅一氣屬張目顧漆而泣曰右維其死矣奚足辭但以吾二人未得安葬土爲

王士墓誌銘

恨耳余俯而泣仰而視天太息曰是烏可死而果不死其明年丁酉冬錢宗伯嚴司馬爭往賻其喪右維之友馮長武僧德心輩奔走周旋以某年某月某日始得葬君夫婦於牛卧潭祖塋一時會葬者咸舉額曰王君有後又曰君三世好交遊喜浮屠終得其力自今右維可無恨葬前三日右維徘徊徙步走百里而乞銘於余嗚呼余何忍銘余何忍不銘銘曰吁嗟王君天道難言生不逢當路之憐死乃得乎故人之緣身不蔽市井之椽骨乃托乎名山之巔春花秋水朝霞夕烟可嘯可歌以日以年寶此銘章世世永傳其勿問夫冥漠之天

孝子呂石英節婦龔氏生死合墳誌銘

孝子呂石英節婦龔氏生死合墳誌銘
孝子呂生名雲奇字石英世居太倉之沙溪里五世祖益生子彪豪于賢教子孫登實書曰于是乎始大彪弟麒生道炳道炳生邦採邦採生良臣卽生之父也生生而眉目秀朗器識如成人不好弄或與嬉戲正容端視無一言一曰父母憐之爲去上下衣風于庭其師尊尊素偶見之驚愕莫措兩手蔽目體躡屋隅頰頰背汗不能起自後入內卽酷暑終不去裏衣父母強之加應也時止六七歲其重廉恥知戒謹如此性峭潔與俗異愛讀離騷出師表正氣歌及吾明遜國事蹟楊忠愍忠烈諸奏疏一切淫邪之書屏弗視小窗風雨靜夜孤燈思古人死忠死孝殺身成仁之事輒感慨歎淚注淫欲下也每嚴於論交嘗私著一編列古今人物次其等第最上者爲台師次者爲吾友其不當意者不苟許可也聞予與盛聖傳陸道威江虞九輩爲講經會彙書來謁論學信宿歸而與其師王止吉員氏顧雅儒暨同志五六人考道問德毅然以古聖賢自勵居母顧孺人喪哀毀骨立月朔奠几筵必懸像哭踴適客館有倡優至匿不與見或嘲之乘

王士墓誌銘

夜急走歸處閨門不嫻妮標榜臥室皆嘉言善行見者歎曰此真道學也乙酉五月江南大亂趣其父挈家避村落外賊招生往生不就曰我妻子雖重然豈可捨父他適哉謂所親曰奇若臨難棄當先女次妻吾父死生共之乃偕隱穿山北父惑于側室復歸里生每旦必出省其父七月晦北兵自城而下且焚且殺哭聲動天地生不忍先父行徘徊瞻顧兵已塞途父子窘甚舍卒匿宅傍荆棘中父被執刃將及生忽躍身出哀號求免曰勿殺吾父寧殺我兵不顧父子皆遇害時年二十有四前一日遇于沙溪握手出肺肝商出處以龔安節相勸勉含淚依依不忍遽別一似重有痛者歸語家人引予爲同志移燈向離落間檢其篋中得安節野古集啟而讀之夜分猶拍几大叫曰男子當如是矣嗚呼孰意其竟以次日死乎初兵自西來予以家君寓近水逆兵而西其不爲生者幾希耳乃卒以倖免而生獨父子見殺是可悲也昔嘉靖倭亂吾妻王在復年二十一掖父奔失于途在復脫兵二里許矣返而求其父父被執在復叩頭乞哀倖免刃髮首並墮猶相抱不解生之事適與之類然在復或本天性而生兼得之

子學問生之孝尤爲不可及已生婦葬氏于生之出也肉顛心跳疑爲不祥越三日得凶問卽號呼仆地欲自斃其父母慰之曰汝有遺腹生男卽呂子不死汝何忍絕呂後踰數日婦卒至生位前引刀斷左手一小指血淋漓沾几座間指墮地猶躍動婦悶絕不知人徐拾指焚諸爐拜而哭曰所不終爲呂氏養者有知指見者大驚曰何自苦乃爾婦曰吾夫子且以身殉父吾何惜一指哉將以分痛也嗣後且脯哭泣未及月而娘實以序立其從兄之子龍星爲後于是鸞產穿幃葬生大父母以下五喪悉屏絕簪珥統素之屬結紵東土僅蓄一眇目童子勝婢一以備給使室三楹奉生曾祖以降三世神主藏生所遺書籍器玩於其中力耕數畝躬自採作蓬髮垢服鹽米時不給豆苗糠覈咽之如飴兄弟病其不堪輒以餓死事小爲對父母家至近非有故不踵其門亦不妄有所貸也丙戌夏龍星以痘殤乃嗣生再從之子名曰元星嗟乎婦之遇益窮而志益堅一至是歲丁亥春江南謠言發婦送采女婦懼不免紉衣帶投後園澤中水爲之沸園嫗大驚呼羣婢挾之出得不死當是時遠近聞者皆知有斷指節

確庵之妻

婦云節婦之理葬事也虛一壙於生之旁以自待或難之卽恚曰若曹疑我乎請卽死以明素心退而入內閣中遍書惟一死四字衆不敢復言傳曰豫凶事非禮也然婦入夫死則稱未亡人君子又以其豫凶事爲禮節婦未死予特合而銘之亦以如節婦之志而已矣銘曰子孝父婦貞夫一門中三綱扶男爲範女爲模見者式迴者趨作銘詩昭永圖

崑山王義士墓誌銘

歲乙酉五月北師破揚州遂渡江南都不守蘇州諸郡縣吏皆遁閏六月崑山縣嬰城拒戰七月師圍城乘夜急攻城惡機附以入縣人戰焉時則有鳳翔王君其表表者也後二十有二年其子成周成易將葬君於戈溪先塋之次持其事狀介子弟子胡生而屬誌銘於予予壯君之勇而悲其志也大書而誌之曰義士嗚呼國家養士三百年申酉兩都之變王公大人食其祿不與其難者何限而崑山人以里巷小民張空拳奮徒手揭竿斬木易子析骸僥倖於萬死一生之計斯已奇矣乃如君者明知事之無成而不忍身之獨免見危致命赴死如飴可不謂義哉宜其子於二十年之後猶然創鉅痛深而欲傳君之名於無窮也君幼孤長於外氏貧不能讀書嗜觀大意偶儻自負恥與龔鮒凡輩爲伍啓禎之世朝廷門戶角立政以賄成上無鞠躬盡瘁之臣下無強項守正之吏四海怨毒內外交訐王崩魚爛不可救藥君雖布衣聞時事日非輒嘯幽唾罵竊載張人或笑其狂弗顧也當崑山之議城守也里中人皆知君推君嚆長君數日大

確庵之妻

履傾矣豈一木能支哉然義不可辭利害非所計也賈勇先登既而縣人內潰成周欲引君潛出東門君叱曰若不知而父素志耶若亟去同留死無爲也吾年四十有五今得死所長笑入地可不憾矣卒力闢以死其妻張氏與君同庚亦自沉於山塘澤以死君諱燭慶鳳翔其字其先晉太保祥之後五代時中原喪亂播遷江左宋末有慶五者官承事郭避亂崑山家於戈溪慶五生富三富三生華一華二華三希以承榮幸卯舉於鄉擢兵科給事中希生綱綱生珍珍生寧寧生輅輅生輅輅生都君大父也所居多沮洳如蘆葦鄉人困於稅都請於縣蠲賦數百畝里人德之都生世禮世禮三子長道明次道高李即君君天性孝友道明爲德家所君訟言有司事得白道高早世無子撫其孤女如已出崇禎辛巳歲大旱道確相枕君日持錢買餅爇作餅食飢者時有老寡婦通官稅繫於獄君稱貸而山之不以爲德也蓋其平日之好義如此銘曰崑岡玉石劫火燃鼓角殷地環戈鏃十人孤城絕小援烈烈王君志高審知其不可不敢言蜂蟻奮怒車轍前布衣欲與天爭權鏃刀交下命不延

翩然含笑游黃泉遂惜厥配沉深淵爾時死者人數千身名飄揚爲雲烟
幸哉有子君獨傳大義士何媿焉戈路之旁先而肝英魂風風蕭然

禮慶文表

厚葬庵墓誌銘

吾友葦庵之亡也時先子方見背斬焉在衰經之中不得走弔哭如禮然
自此不忍過其里居者數年前歲庚戌十月以其子旦復之招復登其堂
而入其室物在人亡滋然不覺涕之無從也旦復卜其年某月某日葬君
某鄉某都某字圩祖墓之昭而以君之執友朱魯王之狀來請銘嗚呼予
何以銘君哉予之知君自其宗人茂長始茂長者故相國史公所得士也
時時爲予稱道君已而得交君君亦以予爲可交也者而與予深相結其
歎予雖不能常至其家比至則必爲予下榻具酒食相勞苦因縱談天下
事激昂慷慨日夕不厭于是知君之學不獨介然自守而已蓋藏其用
以有待者也當是時予僻處崑山之蔚村又徙于常熟君故家于嘉定之
南翔里而茂長則寓寓東海之濱南北相去二百里所然而風雨之時明
月之下三人者未嘗不交相思或託興于詩歌郵而寄之使更迭唱和以
寫其同心離居憂傷終老之意無何茂長困于貧食且死死未踰年而君
亦從之地下矣其僅而存至今如予則又流離世故白首無成離生之日

禮慶文表

猶死之年此予所以銘君之葬而爲之流涕太息執筆而不能下也君諱
自惺字元尺葦庵其別號也姓吳氏其先徽州某縣人君之曾大父諱本
王如遷于嘉定大父諱思誠有四子其季諱之光君父也君生七歲而孤
世父某爲南京某衛經歷其爲雲南監運司提舉皆客死一門之中嬰婦
繁艱君母倪氏守節不嫁侍其兩姑任氏俞氏共相與拊畜君而教之君
則能刻苦自力于學十七而爲諸生通六經諸史擯其菁華發爲文章頃
刻數千言筆不加點往往造于精微應試必高等君亦雅自負謂通顯可
立致而不意數路省門不遇壬午幾遇矣又抑置副榜奉恩例貢入國學
里中人知與不知無不爲君扼腕嘆也君性嚴重不苟嘗咲凡擣捕六博
覆棋打馬戲弄之具皆斥而不御家貧教授以養母有三弟仲季天獨其
叔在叔棄儒而賈君意其能取什一之息以爲母養殯助也歲入弟子束
修傾其囊授之其弟折閱殆盡君怡然曰命也人其如命何哉其事母不
專制事母小不合意必長跪屏息俟霽顏乃退嘗上其母苦節于憲司臺
官爲旌其門且欲聞其事于朝大名枋國知君賢聘以書幣君賦耦耕詩

却之聞者高其義多屬而和者其處鄉里外雖落落中實和易近人與人交心有終始先子之喪君殆將病矣猶以貧故購我晚而好二氏之學旋香掃地靜坐終日臨卒口占詩偈數十言神明湛然不以生死亂其心也嗚呼君可謂孝悌誠篤守義知命之君子矣君之葬也予當臨其穴視之且封而後去之微旦復請亦將為之銘而獨是茂長之柩客秋其子啓隣載歸黃山予哭送之于道乃以其去之速不及銘其墓故于此詳書吾三人交好之本末使茂長亦得附君以傳焉銘曰

碑庵志卷二

墓誌銘

白眉道人墓誌銘
有葬於太倉州雙鳳鄉塗松里之原者為白眉道人鄭君之墓君之卒歲在壬寅距其所生萬曆乙巳五十有八年後七年而葬則已酉之某月某日也鄭為宋太師文正公居中之後世居崑山縣君父國鼎婚於州之曹氏始為州人其族之在縣者皆以醫世其業君獨曰醫良能活人不良殺入吾弗為之矣少負奇氣壯而以六博破其家奮曰丈夫志不在溫飽耳欲治生如陶朱公無難也乃買田築舍於沙谿之陽率其耆頭奴深耕力作順天道因地宜以儉以勤不二十年而其產大殖余嘗便道過其居所謂醉花草堂者有池園竹石之勝奇花佳果夾植其間曲室便廊回互左右自題其壁曰每常酒熟花開日正遇身閑客到時余心異其人不即去君命家人烹伏雌漉新醪剪燭情話圍棋達旦者三日夜由今念之顯顯然在心目間也君性嚴毅課其子督責甚亟已而有孫猷笑曰吾可以娛老矣因與鄰人田父為春秋社飲酒闌人散摩娑其腹偃卧松窓之下命童子誦樂志論池上篇自謂勝於吹竹彈絲也有所親無子病將死指其複壁中藏金以贈君義不取封諡以待之宗人有五受未舉君資以錢數萬其人為感泣余於是知君有古人之風非如里諺所云缺口鐸者君善農家言又得姑布子卿之術言必有中然終不以告人云嗚呼余過君之家在己亥之秋其時有田五百畝屋七十楹熙熙然按堵也三年而君死又三年而君之子困於賦役田園宅舍盡歸他姓其半生拮据如烟雲之銷滅而無有盛衰與廢之感往往如是可勝嘆哉君諱輔世字德卿生而左眉半白故自號白眉道人與君合葬者其陸氏繼黃氏妾陳氏子二人長良嗣於其兄文學遠寧大甸君之葬也良持其狀來再拜稽首而請曰先人獲交於夫子賴夫子一言之辱則不朽於地下矣余乃為之銘銘曰
布衣而致千金出處者之艷也引分自畫以全厥真吾所善也與也忽焉亡也忽焉天道何其變也

程處士墓誌銘

惟程氏爲新安世家其先出周司馬程伯休父歷東晉太守元譚公官茲
土子孫家焉十三世忠壯靈洗公以武功顯於梁陳載在陳書又十四世
唐都使御史中丞潘公起兵禦黃巢亂始家邑之漢口新安程氏固大而
漢口尤最盛又十五世當宋時有壽民公爲少師必公從子中省元胡元
華命高尚不仕自省元公以下及君凡十世皆隱於耕讀君大考岐峰公
諱大汶子八人其次即君考龍岡公諱宗各性剛勇能飛石追射矢於百
步外命中妣吳氏生長子某及君君諱世父字德恒號若水生十歲而孤
哀慕若成人事母至孝讀書過目不忘壯而廢著需財遊吳越間敦尚
氣韻急人之急爲人排難解紛而不使知也痛早歲失怙故自奉甚儉約
寡嗜欲重言笑兄好遊不治產業君給其家嫁其女無德色于未識君嘗
與君二子邦震邦安交故得習知其爲人好讀書性理書兼喜黃庭內景之
學其教其子也必以立心制行底於有用爲主以故邦震通天文曉樂律
邦安善技勇主擊刺其材皆足以有爲而厄於時命長貧且賤然君視之

程處士墓誌銘

程處士墓誌銘

程處士墓誌銘

程處士墓誌銘

惟如也君生於萬曆戊子六月廿六日卒於今癸巳正月十九日年六十
有六嗚呼當乙酉丙戌之交江南大亂金正希起兵新安時邦震以子身
客吾妻念父母兄弟奮不顧性命鋒刃間關數千里出萬死一生以求
見其親及歸而廬舍依然閨門無恙後海內稍稍定矣邦震伺君方健飯
家殖且落乃索其琴書就館教四方蚤夜誦讀而不得則向朋友講貫
通達而後已與少博修脯以資二人旦夕之養而不幸君死且不得一
見也人之死生禍福之故詎可料哉此卑魚所以感風木而流涕也君娶
汪氏子二即邦震邦安四女子長適朱國裕次適吳三元次適吳國藩次
適黃金鼎孫男二公悅震出元英安出三孫女皆未嫁君之子將以某年
某月某甲子葬君於某山之陽銘曰

其心若水是謂恒德我儆其人爰銘其質於千萬年穹然三尺

處士徐君墓誌銘

君諱時連字英之姓徐氏蘇州之嘉定人縣瀕海土厚而俗麗生其地者
類多魁岸磊落有河朔丈夫之氣而君之狀貌奇偉志氣豪上見之者不
問可知爲縣人也始其家貧甚君習於計然之術時時廢著鬻材而其產
大殖然性慷慨重然諾疎財仗義拯人之危不避險阻嘗作客維揚主人
漁其貲數十金歸而以情告君君怡然曰若以窮故爲此吾不忍相迫也遂
去不復顧既而宿於逆旅遇其故人困不能自振君傾其囊中餘金與之
歸途不能辦資斧旬貸而後反又嘗拾遺金於金閭城下候其主還之其
人欲分以半拒不受歲祿隣邑有賣婢者既成賈矣詢之知有夫在君焚
其券而歸之又資以索贖曰吾不使其有別離之恨且復不得其所也或
質水於君期除欠取質及期君遲至日晡而不至曰無褐無衣何以卒歲
耶趙命童子反其衣入門其婦果篝燈獨坐向隅潛泣而其人未歸也有
所親遭無妄之災家且破矣君在病鄉聞之投袂而出力疾至公府謀脫
之卒以無恙而君竟以此勞瘁不復起享年五十有七以卒時壬寅歲之

處士徐君墓誌銘

處士徐君墓誌銘

處士徐君墓誌銘

五月十四日也娶陸氏子一人曰九韶邑庠生女一人以今歲辛亥十一
月九日葬於守信鄉益字圩新阡之穆前一月九韶狀其行事泣而來請
曰先君孝於父母友於昆弟和於夫婦信義於朋友慈愛於僕隸而退讓
於鄉里鄉黨九韶不肖無以繫揚而光大之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亦所以
傳先人於不朽也余作而嘆曰君之行當世學士大夫讀書而談道義者
猶幾幾以爲難而君優爲之其可敬矣夫其可敬矣夫太史公之傳游俠
也以爲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其傳貨殖也以爲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
以適其力余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若君之排難解紛急病讓藥可謂有
古人之風矣茲求游俠於貨殖之中其人其事爲尤難也余雖不能銘其
可無銘
銘曰嗚呼予讀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其士其孝友睦姻任恤者
則謂之六行而司徒之所取後世以制科限人此道之廢也久矣君本
賈而隱於市考其志尚乃能庶幾乎如此予是以予君銘詞爲之論次其
終始不惟慰君之子亦將以告其鄉里

吳節母王孺人墓誌銘

海虞吳子漁山學於吾門其人讀書脩行能琴詩善書畫莊平士也
子夏子將有楚行手書其母孺人之內行涕泣而來告曰歷不幸死君
蚤見背歷母苦節四十年今且老矣敢乞言夫子圖所以不朽吾母者
諸其請遂巡未及為客歲春漁山則又涕泣而來告曰歷母以某月某日
從先君子地下矣將卜日啓墓而附焉夫子其賜之銘乎悲孝子之志不
及表之於生前猶欲傳之於歿後也悲漁山之責諸於子也乃序而銘之
序曰孺人姓王氏嫁吳文恪公十世孫士傑崇禎初士傑客死孺人稱未
亡人撫三子皆成立男子孫九人女子孫八人邑有司旌其門年六十八
卒嗚呼王道衰俗流失柏舟之詩不作彤管之教無聞其為閨門之話也
其矣若孺人者其可以風宜為銘銘曰

山高水悠悠維孺人稟坤柔年及笄有公德歸延陵內則脫簪珥
井領畫脩隨宵機聲匪疆勉本性成勞良人漕轉粟命不辰喪河北維
人哀黃鵠泝泝統茹荼蓼親諸孤穉稱中長啓泰大啓雍少啓歷咸章
維孺人教以正母儀言母情行親賢哲遠便依兒克承知大體季白眉
史勤束脩勵廉恥採風吏旌其門光前人裕後是死復生生不愧維
人無怨悔洪武初旌三寡史臣蘇作頌者臣忠君婦貞夫凡在位盡
煌煌言古今謨單闕歲白藏時頑潭于製銘詩石可泐文在茲於萬年永
昭垂

確庵之義

吳墓銘

錢母薛太宜人墓誌銘

宜人薛氏故武略將軍錦木衛正千戶錢公可興之妻今鑾儀衛治儀正
國輔之母也予初未識鑾儀君客夏習靜三學有僧宗珠從肇庵和尚扶
服受戒退而出其篋中皆當代名公巨卿往復簡牘所談論者政事之緩
急人才之消長予心異其人或告我曰鑾儀錢君也今年冬忽手宣人事
狀及相國金公誅詞來請銘予讀而歎之江南天灾流行野無青草此離
係歟莫我肯顧一切喪祭賔嘉之禮廢闕不治久矣鑾儀獨能潑葬其親
且昭德斷石以圖不朽此孝子之志仁人之行也其忍不銘按狀薛之先
散處武進江陰間其在常熟者稱河東薛氏宜人父某販鹽淮淝以貴堆
里中與武略父承恩交善器武略妻以女兩家相得其懽也縣令某結而
貪以事中薛連染及錢兩家門戶蕭然死喪相繼宜入安之曰吾命也家
有海棠一株枝葉扶疎置酒召客下陰廣席後宅舍就荒常春既暮垣
堦草中花故無恙宜人涕交於頤不忍見也武略之祖光祿公賜堂為棠
石所侵訟於御史臺事下有司有司阿豪右意總八家之產編武略長鄉

確庵之義

錢墓銘

賦轉漕京師以重困之宜人句資以資行李止都門三年始承世罷武
之得被國恩食舊德者宜人人力也其時下濕田數十弓不給體粥飯廬三
四椽不蔽風雨有收責者呼喚戶外武略甚堅臥不出宜人從窓塲支
吾使去既去無一言交謫也鑾儀年稍長延塾師徐某朝夕膳徐屬童子
今日食何味烹任何法不當則拂然怒宜人米薪醢醬悉出十指裁羹豐
潔曲將其意以教子為急務也武略仰世不以生產累鑾儀命之廣交遊
博聞見曰母念爾祖事修厥德而之責也而其勉之除喪之後鑾儀入
都門奉詔襲職亡何李賊難作逃出春明歸而又遇茶頭之亂持刃劫券
宜人倉皇避地泣謂鑾儀曰天下事可知矣祖宗世祿不可沒也於是鑾
儀間關江河歸命闕下沾溉新恩克還舊物光祿子孫不至降為編氓者
宜人人力也嗟乎家之有健婦猶國之有勞臣也送往事居鞠躬盡瘁敗
利鈍聽命於天臣道也亦婦道也予讀賜賜之詩至於漂搖風雨綢繆室
家手口交指羽翽同盡未嘗不廢卷而嘆也宜人遭家不造一生與憂患
相終始其視詩人何以異乎後之君子於稽其世俯仰數十年有無窮之

感焉如宜人者豈特婦人之則而已哉宜人人生二子長即國輔次國祿早
天年七十有四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附於武略青墩
之新阡銘曰

婦人無才古謂德配予曰不然觀其所趨譬爲人臣忠良異致家門又安
女正乎內無非無儀已無詭惟荷其反是如舟涉川能者則濟否將溺焉
惴惴小心庶幾罔愆哀哉宜人思難終始波濤喧喧盲風怪雨縉有友初
日夕敬止開口而笑爲時無幾宜人之生賢於其死爰作銘詩昭德彤史
匪宜人是誠以告臣子

儒林文彙

吳孺人周氏墓誌銘

江陰秀才吳琳喪其母周孺人前葬徒跣三百餘里謁于嘉定海之館
舍而請銘其墓琳同學友錢之璣以孺人中外猶子稔知其內行作狀以
告曰琳念母也至矣琳之父爾成先生屬琳乞一言于夫子之門而不敢
久矣微夫子賜之銘無以塞其父子之悲也予乃按其辭而論次之周之
先自宋有文蔚者由廬陵徙邑之顧山里代有聞于時而吳以延陵來李
子後爲江南世家故兩姓累世姻婭孺人少而知書曉大義年二十而歸
爾成交相愛也爾成故素封然性淡泊無他好好讀書而以其力主四方
之名士孺人治中饋不以雞豚錢穀入爾成之耳當是時其姑蔣太君即
世矣而爾成又不問生產家漸落孺人出簪珥罄稅相伙助內以養其舅
以資賓客而食亞旅已而歲浹飢斗米千錢孺人率僮婢一二藝場圃
取瓜壺作飯歉然舉案如未嘗貧故爾成亦安于窮困如未嘗富也琳五
歲孺人則訓以古人孝弟仁義之事琳長而知取友友未至孺人則係傳
以待其視家入子也儼未食不先食寒未絮不先絮有老僕女勝洒掃矣

儒林文彙

命之嫁曰吾不忍其世爲人役也婢有從廢者勤而思請爾成置簞屬諸
子以庶母事之終其身毋相嫌也歲甲辰十二月感寒疾呼琳婦具浴越
二日而醫至曰寒大作時不宜浴以閉其氣醫去而孺人語琳曰浴吾命
也而婦非醫何由知此理勿以是爲而婦咎且死不死數也即不浴其不
死乎又二日琳婦禱于天請以身代割臂肉作湯進之而已不起矣遺令
曰吾死未歛不得如世俗去帷帳祭我以蔬食可也琳兄弟哭而受命琳
婦伏地哭既絕而甦次女枕尸晝夜哭後七日殯嗚呼以孺人性識之明
其達于死生聚散之故矣自常情而論二十而嫁四十有九而卒辛苦艱
難多歷年所不及與君子偕老而見其子之大顯名于當世天之報孺人
也而若此此何說哉雖然其病也有孝婦呼于天其卒也有孝女從乎地
其葬也有孝子致其力求託于文字以傳無窮孺人亦可以無憾矣夫是
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其德何其天則豐之其命何其天又窮之雖則窮之亦克終之於大良友
於子賢師傳者之言信不我欺我銘其墳以永其存

蔣孺人楊氏墓誌銘

江陰赤嘶里隱君蔣文石其先世以孝友聞于嘗表其墓曰孝子世家矣今歲某月某日卜地於祖墓之旁改葬其父母因葬其妻楊氏呼其子立濟而諒之曰汝母賢從我於艱難不可忘也汝母未歸時其父母憐而愛之出入篋鎗惟汝母是問汝母錙銖不苟無少私蓄父母不獨愛之且重之也汝母性閒靜不權膏沐不御羅綺家無重門洞戶不聞聲咳聲父母授奩田數畝或私市於人亟詰之得半直旋爲其父母具終制不忍以財利傷同氣也汝母之爲女也則然吾早喪吾母汝母念吾父春秋高饒遺之使日接於道吾父病且革醫藥舍飲皆出汝母嫁時裝也吾家雖式微而祖風未亡吉內大禮竭誠致慎伏臘薦饗汝母以不逮事吾母而泣頻遭家難妯娌有非意相干若不聞也者汝母之爲婦也則然吾在甥館雞鳴風雨一燈熒熒汝母刀尺絡緯與書聲相應和吾倦就寢則壺漿慰勞久而益共吾傭口研田四方長者至汝母尾勉有無每藏斗酒以待不時之需吾多男女之累啼飢號寒汝母支左吾右尺布寸縑悉歸質庫數米

確庵文集

而炊無一言交謫也已而爲汝授室夙夜勞苦嘔血數升疾亟猶向吾泣曰滿望新婦入門同心操作不意薄命至此見理未成兩女未嫁不免以身後累君汝母之爲妻與母也則又然痛哉汝母事我三十年其德若此其貧困若彼汝其乞一言於當世之老於文詞者以慰汝母於地下乎於是立濟稽顙涕泗而謁銘於余嗚呼文石之命其子也以孝教其子也其子從父之命而圖不朽其母也以孝事其親也余讀史至五代之際千戈飢饉骨肉不保因之禮義日廢恩愛日薄如鳥震李彥珣之徒滅天性而悖人倫舉世恬然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今天下教化衰息風俗頹敝幾同五代識者有憂患焉當此之時而爲父者以孝教其子爲子者以孝事其親此亦世道之幸而君子所欲亟成其志者也敢不誌而銘諸銘曰

梁鴻之室厥有孟光椎結操作杵臼之旁薄彼浮雲樂是糟糠病曰吾命貧曰吾常溢然朝露聞者盡傷嗟哉良人有淚盈眶申紙紙墨詠詩悼亡奪命無榮返魂無香凝思不語獨對殘陽朔風入戶明月在房耿耿不寐

燈火悲涼此詩可存何必銘章亦岸高碧波洋洋水深土厚卜焉允臧乃以孺人依於尊章孝子之後必有餘慶

確庵文集

明進士陶庵黃公墓表

今天下之知有陶庵先生也久矣天下之知先生者始以文章終以節義而不知其平日謹獨養氣明體適用之學粹然其為儒者也歲癸巳其同年生陳瑚表於其墓曰公諱淳樞字蘊生姓黃氏蘇州府嘉定縣人祖諱世能仕平涼府經歷父諱家柱生三子長即公次嗣耀次流耀公生而敏不好弄夜篝火讀書父母憂其孱弱公微覘覺之乃夜輟燭伺寢息更從隣舍見乞火危坐默識嘗逮夜夜候寢門無勸色人以是知公非常人也年十七為諸生其制舉業博大醇正小試輒第一同里侯廣成先生兄第見公文而歎曰此人才識吾遠不逮也遂定交甚歡一時物望若張西銘太史夏瓊公吏部楊維斗孝廉莫不側席願交公公泊然如不屑也力學二十年隱居教授與同志十數輩為直言社以還善改過相勸勉益公自弱冠即著自監錄知過錄後更為日曆畫之所為夜必書之至是告諸友人廣其學焉崇禎壬午舉於鄉上座主王登水先生書曰某嘗求義理於六經求事跡於二十一史求萬物之情狀于騷賦詩歌求載道之器于

漢唐宋數十家之文章

編刻規摹涵括放而至于詩若文之間竊謂古之立言者非其有得於心則莫能為也夫既有得於心矣雖有言可也遷固荀楊韓歐之屬是也夫既有得于心而有言者矣雖無言可也鄙宗之叔度是也某之所見如此比來放華賤實玩思性命將來所以悟明其心而剛大其氣以庶幾于古之因文見道者尋繹久之亦復超然有得于文字語言之外世儒舍性命而言事功令事功而談文章是以事功日陋文章日卑而詖淫邪遁之害浸尋及於政事而不可救益天下之壞數十年於茲矣其雖無知其敢貿貿焉以文人自居以富貴利達之習自陷也哉公之志見于書者如此癸未秋予計偕入都門手齊魯道中詩一卷賈諸公感歎反復誦少陵獨使至尊憂社稷二語相與流涕久之予不第歸公成進士出周太史巢軒先生門下先生死李賊之難諱鳳翔諡文節者也公既釋褐寓書其門人曰祿仕非吾志也吾方續學修行揣摩窮世之務使舍我其誰始可一出耳又與弟淵耀書曰近見他人品骨不如我意思見識不如我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不進然在龍辱場中

豈立如鐵則所謂辭辭祿脂白分吾自信無憾過此以往并心一同終有一立脚處不徒然而已客中無可與語得唐詩數冊通鑑一部窗虛月白風急天高誦詩讀史自嘆自樂恨千載上人不能遊也天下事不可為可為者惟有已分內事勉之勉之未幾策蹇南歸杜門不出日與直言社諸子朝考夕稽毅然以道自任甲申春偕年友陳義扶掖蘇眉聲淵過婁江遇子論學于舟次不謀同辭因示予同學姓氏予筆而志之如唐聖舉昌全夏啟霖雲蛟侯幾道玄演雲俱玄潔皆死雉髮如陸翼王元輔侯紀原玄方衍德玄泓張德符懿實高德邁凝朱九初子素輩次第得交其人也自吾輩數人束修勵行勉為窮理持敬之學而世有迂而笑之者乃相戒儉德晦明勿令人知而公獨身承其責於風俗頹蕩之日禮樂彫敝之餘其勇為何如哉勸予交公晚又不數數見公然嘗與公約與幸天下無事當買山結廬聚首一堂之上纂修微言以待來者何意此志竟不從哉天之欲喪斯文甚矣公性純孝家居不私畜一錢丁內憂毀瘠骨立蔬食

終其喪待其弟教愛兼至讀書務根本

每涉一編首尾貫穿成誦若流為詩古文辭妙天下愛讀靖節詩自號為陶庵所著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詩創二卷史記實疑四卷語錄三卷吾師錄一卷有子一曰伯公既薨之三年子始得望而拜哭之于其死所其明年乃為之表其一生言行之大略以傳於後若公之兄弟死義凜然大節與日月爭光者婦人孺子能言之不待表而後見也故不書

奉節先生錢君墓表

帝熱錢君之墓在其縣七都之翔鸞里歲辛亥其子孫保狀其行請予文表之於是距君卒二十有六年距君之葬亦二十有二年矣孫保述君易賓之言曰我死而其巧詞於世之有道而文者勿徒以在勢者汗我孫保奉君之命不敢忘迄於今墓木已拱而始具書幣來謁慎之至也顧予何人豈其能有以重君而哀孫保之意又不忍辭乃爲之論次其事曰錢之先吳越武肅王之胄宋季有通州守邁者其子元孫渡江家縣之奚浦傳至君十世矣曾大考體仁以子貴贈刑部郎中大考順德嘉靖乙丑進士積官至按察司副使考世顯邑增廣生也君三歲而孤八歲而副使歿哭曰吾獨無祖父不力學自樹非夫也出其家經史古文十餘萬言讀之閒以其暇日游於歌臺舞榭春花秋月之下座客方縱酒歡笑君則停杯大息涕泗交頤爲道其鮮民之痛客見之無不惻然動容也嘗以文受知於邑令楊忠烈公公後有奄禍君走疾足視公詔獄公復書曰天地閉塞撥亂折羽不幸際其時子有母在當一意偕隱君心折其言已而篋其出處

碑序文卷一錢君墓表

得遜之旅又得履之無妄乃謝去舉子業相其宅之東偏築懷古堂以奉其母旌表節婦徐氏簾戶親深草木鮮潔母子相依听所如也聖安南渡人資得官者鄰車而載或勸君曰盍亦求之君笑曰守而窮不多於詭而遇乎他日幅巾布衣見先人地下亦何憾乎其從兄宗伯聞而歎曰吾愧殷之也嗚呼可以知其爲人矣生平好吟詩見志遭時多故困於饑饉徑役五年之中喪其妾喪其庶子又喪其妻故其爲詩辛酸悽楚情見乎詞甲申歲暮雜感有且作明年計一語呼孫保告之曰吾明年尚無恙過此則不可知吾詩已兆之矣又嘗自言蒙莊氏謂死爲南面王樂吾不知死何如生向所以不敢死者以有母在然而不能久不死而觀此世矣居亡何鬱鬱以病卒時丙戌歲之秋八月也年五十有四既卒哭其族子賁以君之老不遺親而賤不忘君也請於宗人故老易其名曰孝節先生皆曰然遂用之予嘗嘆先王之教化既衰士大夫之家務幹華而崇勢利酣樂其中而不覺寤富者不可復貧而貴者不可復賤豈其俗尚所使有不得不然者而孝節先生以閭閻之後奮起孤童兀然高齋至窮且死終於無

所就而不少易其守又以此教其子亦潔身閑戶不辱其先世其不謂之知命之君子歟予之言雖不足以重先生然使得志者赫赫於生前而不得志者泯泯於歿後則來者何以勸焉故爲之記其實以復孫保使錢諸墓上先生諱謙貞履之其字晚自號曰耐翁

碑序文卷一錢君墓表

蔣孝子墓表

嗚呼是為江陰蔣孝子之墓蔣之先周公第三子伯齡之苗裔也漢高士
詡以孝著四世孫山亭鄉侯澄始居陽羨宋少師靜遷江陰孝事其母有
石函刊書之異其後又遷斥岸里世稱斥岸蔣氏高祖諱胤年八十四能
慕其父母自號終慕曾祖諱諱祖諱諱達化皆以獨行重於時父諱士弘郡
庠生也性至孝春秋祭其先人俯仰悲號如見其饗之者得飲食未薦于
寢弗嘗也讀遺書必涕泣以示子孫事諸兄山告反面如事父然諸兄歿
為持其門戶不以累孤子內外之間凡可以篤于仁義者不敢愛其力之
所能為卒而門人私謚曰元靖先生孝子諱之傑少為諸生與東林繆文
貞高忠憲李忠毅諸公相師友侍元靖疾枕席廁論必躬親之不命之退
不敢退也疾少已則使人舁笥輿奉以周旋廬舍流悲花木間一破顏乃
喜如是者七年及其喪也擗踊苦塊無日夜終三年不御酒肉葬之日視
其土壤成五色會葬者數百人聚觀歎息而去于是孝子名聞里中今年
春其子鈞以其祖若父之狀來乞言于鈞之孝能不替其先人又如是

龍虎山縣郭侯墓表

知崑山縣郭侯墓表

天為民而立君君為民而寘吏而後世之失其義也蓋已久矣崑山丁
華之後烽燧饑饉之餘賦煩役重地瘠而貧貧而惡凡為吏者又皆工
于陵民之術而無息事寧人之意其室于怒而市于怨非一日矣郭侯文
雄以山右明經來官茲土廉而且勤會漕多弊政侯矯尾厲角與衛弁抗
不三月病故邑人感其德留葬于馬鞍山之陽立廟祀之一時執紼者萬
人皆涕泣如喪考妣俗故有朝山社會百神具舉以悲侯故輟不行僉謂
郭侯之賢崑人之義蓋兩得之而子竊以為此亦當世有司得失之林也
侯非有大過人之才其治崑也亦非有過高難行之事特其以惻怛慈愛
為心以敬慎為志異乎向之為吏者耳然而邑人之報之如此生榮死哀
孰謂廉吏不可為哉侯初至時投刺于子子謝病不答死而哭之于景德
寺之喪所夫生而不見死乃哭之亦以侯之賢固一國之公好也葉文學
突苞狀其行謁銘于吳太史矣又屬子表之于墓云

龍虎山縣郭侯墓表

知崑山縣郭侯墓表

顧太學碑文

麟士先生卒再葬於吳塘之東其忘年友陳瑚大書而表之曰雙鳳先生之墓稱雙鳳者何其里居也猶鄭公之名其鄉也不書代先朝老諸生也稱先生人文之師也不書字與號不問可知為先生也古之人尚質故辭簡而著延陵之碑萬世聞其風而吊之後人疊數千言其存者無幾也雖然瑚之心其未有已也乃最其遺事而饒諸碑陰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字也慕沈麟士之為人嘗以織簾名其居人稱織簾先生晚更號中庵蘇州府太倉州人少治毛詩補諸生以高等授饒舉德行中崇禎癸酉南畿副榜後授例為太學生國家以經義取士洪永成弘之間皆以明理為主而一篇之中首尾正反虛實莫不有法正嘉以隆小變其格然不出繩墨之外隆萬之末文風頹敝士習荒謬叛違傳注貴決規矩先生獨傳先民之學思以一人之力易天下上自東京訓詁下逮雜問語錄無不究極其書四方之士漸反其本而從其教浸淫沾溉奉為典型執經問業者牽挽相屬幾半天下巡撫張公國維莅吳延為公子師先生注書說經不少干以私一武弁夜以詣至先生瞿然驚曰噫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薦辟令下人江南北推重先生張公將上其名於朝先生固辭不應巡撫祁公彪佳備兵凌公義渠知府方公岳貢知州錢公肅樂皆賢者也以賓師禮待先生先生淡然而已其潔謹自持蓋如此與同里張儀部承庵晉浦同郡徐詹事沂楊解元廷樞劉南昌曙為文章道義交而與嘗熟楊都昌彘尤莫逆世有楊顧之目晚事理學與瑚掣白鹿洞規相砥礪同館毛太學晉家五載猶記庚寅之秋以家君壽會譙湖上諸同人行酒立先生監而誤者再先生無作客無慍色徐徐與引巨觥自謂曰官不稱職當乞休君子難進易退有如此酒矣四座聞之咸大噱此雖諧謔然亦可以觀先生也先生性至孝居母陳氏喪勺漿嚙味不入口三年中止酒斷肉而人不知也生平不隱人善不說人過身不厭布帛目不視博奕所著有織簾居詩集四卷文集二卷四書詩經制義各一卷雙鳳里志三卷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以癸巳歲十一月二十日卒距所生萬曆乙酉三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九歲嗟乎天下

之東修自好者不乏矣以瑚所知如先生者蓋難其敵也先生之學其庶幾安且成與百世而下有過其藝者尚其敬之哉

確庵文藁

卷之四

贊

示舌圖贊

吾柔而齒剛柔存而剛亡斯言也商客子以之教李伯陽道德五千言皆原于此而習其術者遂以為善世之方吾聞老子之學近于大易君子學易知健順而不失其正而不聞其任柔而廢剛然則容之說非乎曰易不云乎謙之為道也尊而光故君子之行已也與為艱羊之觸藩寧為无咎无譽之括囊斯其有合于聖賢之指而為示我周行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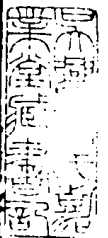
嚴晉公像贊

少如冠玉英姿秀世壯而博聞俯視一切鳴琴在堂蕭然靜寄人亦有言公輔之器君曰不然請言吾志用之則行惟力是視入著作郎出為諫議階下聽臣臣死不避臣有萬言不識忌諱首言柄政負恩朋比戎馬在郊誰階之厲中言中官欺罔盡散罷其親軍驛場之利未言國史一二大事

靖難者王遜國者帝君臣大倫亘古不廢人聞其言笑如吟嚶不幸而中燭煇數計敵國內訌宰臣尸位盤水加劔果拜君賜朝恩承璫立還大內宗祏而移壽臣抱器惠宗讓皇愛上尊謚昔笑君者嘆息曰智我思古人亦有自記五柳淵明醉吟居易彷彿高風千秋一致惜哉數奇均天帝醉未究其施不盡其意何怨何尤自嘲自譽我學也史替君辭費問何人斯明相國裔羊裘朕姓緋衣欣字離垢先生乃其自謂

附晉公自傳略

離垢先生者不知其姓名年少好讀書通大意薄時藝不為當居一樓前後梧桐數株坐臥其間吟咏不輟一日披衣曉坐橫琴几上作秋思一曲方撫茲有客自外來曰子曷為乎鼓此昔我先皇開國定制文為八股尊賢選士匪是莫由天下之士畢智竭力揣摩此道一旦登龍門升鳳閣富貴榮足盡人生樂矣今以君之才久未有所成就不思務此而顧徘徊自適已意愚竊知其不可也先生曰嘻子何悖哉當今長安之局賂原者美升遷氣直者嬰貶黜分于狐行冠裳鬼懼



早柔脂韋福之門廉潔正直射之的世道如此于何望哉豈若高蹈遠引搏拊瘡歌曉霞映戶清風拂几舉耳有餘聲舉目有餘色其為樂也不亦多乎若夫庸夫俗子悠悠碌碌不讀古人之書不聞達士之論熟爛程文呼嘔不輟乘時僥倖則善事上官要求名譽試詢以當今之務孰可與孰可除又詢以往代之政孰為得孰為失茫然增愧服而已假令敵人自塞外來雖匍匐伏膝行曾不足當其刃而汚其刃也國家尚賴有若人哉爾志惱吾腸爾言免吾耳客乃慚恐遜出先生揮弦如故久之名德日隆適上銳志求賢遂詔特徵先生先生固辭不往也三徵始勉就道及至闕則上大喜即日除諫議大夫時朝廷邪正迭興爭持門戶先生獨孤峙其間和祥剛正人莫能害之遂疏言如相之罪宦官之虐奏辭慷慨明切上大悟罷宰相宦官監軍事者悉收還大內又特選館職命修國史先生首以靖難事為言謂建文皇帝雖失位名義秩然燕王雖即位不免於篡由是忤上旨乞骸骨歸既歸命以所御冠服沉之尚湖曰吾私此物束諸李甚苦今得遂吾初矣客聞之乃喟然而歎

曰先生之正朝也與人異先生之歸也亦與人異吾儕小人誠失之今而後不敢復狂悖于先生之前而先生竟謝鄉里長嘯出門蹣跚抱鳴琴遊名山大川幾遍天下每遇風清月白殘雪曉霜江海波濤之中則震幽怪之處則悲歌慷慨永歌長嘯所遇多異人所見聞多變幻不經之事于是問益深如此二十餘年乃還故土則鬢髮蒼然飄飄有凌雲之氣當是時鄉黨親故多不在者客亦物故先生聞之潛然出涕曰大夫也為說我于利祿者乃持杯酒臨風而吊之曰惟人奇形宇內盡天不嘗吾故放誕將翱將翔之子不慧較短論長高張功名之網而馳心于富貴之場一旦神疲精竭而歸于無何有之鄉嗚呼哀哉憂心惻傷目是以後先生常居一溪上詩酒琴書怡然自得年至九十餘無病而卒有集百卷行世

錢梅仙像贊

其貌則癯其心則腹其冠我裝我不利走趨有書千卷有酒一壺浮家汎宅聊以自娛此何人歟應是吾徒也世之人有笑之者不以為愚則以為

而不知其浩然不動者學子與之大丈夫其介然而有守者庶幾乎
之君子儒嗚呼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義士乎

確庵文藁

卷之四

題跋

跋黃石齋先生墨蹟

先生百世之師也先生往矣親其筆墨潔淨而精嚴讀其詩辭剴削而幽
異令人猶覺其想見其為人而况親聞其教澤乎昔黃霸之受業于夏
煥勝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在其聚歛時也合甫之學于先生猶是也
先生以直諫異校國人畏國法無一敢目屬者合甫于先生非有積素累
舊之歡不避文網入國屏則旋左右傳其易學卒以是罹禍而不悔師弟
子之聞不恤古人矣已丑春合甫論易對出此示予為之志其感慨如
此

跋陸禮部使朝鮮卷

嗚呼此儀部陸公顯奉使朝鮮時諸士大夫贈行卷也凡序一篇詩十五
首時則有若侍中黃公觀奉常廖公昇太守葉公思仲皆自署其地與名

而天造一行

而天造一行則姓字者則史學博士方文正公也諸公當壬午遜國之難
皆能發身以成其節後人得其片言隻字奉如拱璧而公之四世孫原博
特為記而藏之其八世孫廷掄出此卷乞言于當代立言之家而廷掄又
不幸遭逢叔世能引義埋名以不辱其祖其事其人皆可傳也內書年月
有洪武三年仲按昭陽邑志公在戊寅冬改議部吏吏者洪武三十
年也是年閏五月乙酉大祖晏駕幸卯太孫即位其冬公始為儀部則
卷中所云兩使朝鮮皆在惠宗讓皇帝時其云皇上嗣登寶位又云自
皇祖世則非洪武三十年明矣密視其文似有刊落蓋華除後諱建文而
易其字也闕文正之名殆亦以此乃巨竊有感焉祖宗之訓待屬國有禮
三遣使臣錫之爵命厥後世守東藩固敢撓耶迄于今衣冠文物開尚泰
中朝之制天子失官守在四裔更其然乎此可拊心而長嘆者也

題勝公畫卷

昔人云畫力可五百年六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書力可八百千年而
神去千二百年絕矣然則畫盡小道耳不朽者惟人勝公之義心苦調不

朽人也或以其迂而忽之今翻然長往此畫亦不易得矣壬寅春仲哲生
蜀題數字平觀其畫益思其人也投筆三嘆

書八徵錄後

崇禎癸未夏獻賊陷武昌時賀對揚相國致政在家從伯平之遠則北面
稽首而從容必義于寧湖天下知與不知莫不聞其風而嘆曰先生人也
能殺身成仁者也乎入楚欲求先生之遺書行實而不可得而得見其
公本稿樣一書乃知相國之學本于家教者如此孟子曰規矩方圓之
也聖人倫之至也然則聖人者其為人之規矩與模樣者規矩之謂也
先生以此書教其子模樣千其家而後不婉乎為人父相國奉先生之教
肅謹不阿敢於蔬食模樣千其身而後不婉乎為人子則雖不苟免模樣
示其國而後不婉乎為人臣先生父子之問為人之規矩存焉楚有江漢
書院其水俸此書于院中以為人之模樣可也

徐訥給陽李廷初為其書模樣空與墓碣明然而發長嘆也曰嗟乎衣冠

以來荒江茅屋短褐破敗身雖林而抑鬱以成者獨婦人幾余性不喜
佛然忠臣孝子義夫貞婦往往借以自託如嗣宗之于酒叔夜之于鍛淵
明之下菊豈曰性然蓋有所大不得已于中者而奪其情也今之微空何
以異是婦人者足不踰閭閻不出閭離父則從夫喪夫則從子若夫夫
矣子殞矣矣孤影長此安依吾于是感微空之遇窮而益嘆微空之志
堅其逃于佛也蓋有所不得已焉耳庚子夏予避胎陽訪延初延初幅巾
皂納狀如老僧驢屑之氣時露眉睫問予方驚喜以為斯人不易得而
女弟又卓越如此忠義節烈萃于一門不亦奇乎昭陽古所稱避兵處全
觀一時隱君子皆獨潔自愛挺拔流俗而李姓尤多豈地氣然與抑家
服之有素與吾意慈蘆外或更有奇節偉行伏而不余見者惜不得乘舟
溯流而一一訪之也

題晉書若扇

巢民生平以朋友為性命其于故人贈言裝也完好一不不遺庚子夏予
過其家其于昔若山便面素題義興陳則梁物也其扇與民交在紀生

題格齋墨蹟

天下之端人誼士學修兼勵者一邑之中多不數人得數人焉足以正人心善風俗而有餘然天之生是人也又嘗不得盡其用而遑遑沈埋抑鬱其志以致嗚呼豈非世道之不幸也哉予婁東人去覓邑帶水曾不得過其地而問焉近家蔚村故畧北壤始得從合甫木公瑞五諸賢者遊聞當即其人才則未有不歎歎太息于陶圭稱朱以發葉水修三君子者也當烈皇帝之末年風俗陵夷教化衰息朝廷急門戶而不急人才郡縣修葺其而不修政事學校治聲華而不治文行蓋天下之無人以矣三君子者獨能以布衣儒生側身自好砥礪廉隅扶持名教于波瀾翻倒之中斯真介然有守獨立不懼之士也陶朱既死難殞而水修亦客死于外則所謂世道之不幸而後人為之歎歎太息者歟嗚呼三君子遑矣其學殖之所蘊藉精神之所寄寓或得從筆墨詩歌之際彷彿想像其人而仰止之今觀九來所藏格齋手蹟書法遒勁原本家學而其一畝一畝之間皆真有憂時憤俗忠君愛國之思庶乎永修之為久猶可樂見而陶朱兩公則予尚求之而未得焉悲夫是又可為歎歎太息者也

題錢孝君画像

虞山錢孝君以裝潢之技行於世予嘗于隱湖毛氏遇之其人向儻如粥粥如其術最工凡古人法書名画應手卒業皆中矩度不移一黍一時習其業者遙謝莫能及予見而歎曰善哉技至此乎梅仙錢子曰噫先生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其人有肝膽好任俠誠信為士大夫所推重丙戌丁亥之際有客避難於其室君匿之複壁周旋左右賴以亡恙詩人所謂避時曾變姓救難似嫌身者孝君蓋兼而有之嗟乎世之君子平居則握手相誓臨難則反面如仇覆雨翻雲自昔所歎孝君何人乃敢然嗚呼其可敬也君有画像示予露頂不冠採藥于清泉白石之畔蕭然有高人致飲以此乞言於作者予懼世之賞其技而不知其人也故因梅仙之請述其數言以題其首

與傅勒燕將軍書 辛巳四月

吾兄以萬人敵之才副上臺知己之選雖荆棘之地暫爾棲營然處囊脫
穎已可想見一班欣賀欣賀崇邑為吾妻屏障關係甚鉅自聞榮擢後却
不知者皆嘆羨吾兄得美地弟謂非美地乃重地也崇明海盜陸梁心懷
叵測當此多事之秋能日討軍人而申敵之勉以忠義鼓其勇力使海中
小邦屹然如巨鎮則崇明安吾妻亦安吾妻安江南舉安拜受明賜不既
多乎方今王事維艱朝野憂危大丈夫為國家任事一日即當盡心一日
苟能枕戈擊楫當胆臥薪則方召之業指日可卜慎毋視為傳舍可也高
議如吾兄固無煩弟諄諄然以相愛深遂相勉切耳一詩奉柬并謝不宣
吾兄好武不好文浩然之氣干霄雲拔劍殺人若斯張華捉賊如擒羅
雅歌投壺蔡征虜頭目擁盾樂將軍似此英雄曷可敵但祈努力匡明君

石屋三月一日

辭王肇瀾溪諸君援留書

僕棲跡村與諸君子道義相勉接杯酒殷勤之歡者三年於茲矣近者
將謀東徙而揮泪告別僕非敢怨也家大人年已傳家僻處東土為人子
者定省溫清之禮闕焉亡聞使垂白之人形單影隻糊口硯田早夜以思
有大痛於厥心者故欲移家奉養與以少盡人子之職夫僕之所以自託
於諸君子者諸君子之所以不棄僕者以頗能秉禮守義無大得罪於名教
也今如遠天裂而不顧則是辟兄離母而以為賢者也母乃刺繆乎哉昔
龔安節先生避難任陽讀書園中時時乘夜渡妻省母僕誠私心愧之顧
而責僕以講貫提攜之任諸君子之用心良已厚矣僕何敢復掉頭而往
委陸誼於草莽哉雖然實應且慚僕嘗聞之古人矣任昭先淳粹履道比
居者擅耕其地語人曰吾自借之耳耕者漸謝遠地子弟有不順者父兄
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耶王偉元家貧躬耕計口而田武代為
刈麥顧棄之自是其敢復佐州者管勿安處於山谷避難者就之旬月而

確庵文集 卷五 辭王肇瀾溪諸君援留書

成邑遂講詩書陳組豆教化行於海表王彥方分益庾之儲救邑里之命
誨人以道使之從善遠惡遼東化之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明道先生七啟
行恕言有物而行有恒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聞風者誠服親德
者心醉橫渠先生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
則反躬自治故識與不識不敢以非義及之此數古人者皆不言而躬行
故或慎名節以表正人倫或守一行以激揚末俗而其極至者則為子聖
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今僕之鹿鹿半生未能如昭先之與物無競也四
體不動未能如偉元之非其力不食也含貞履潔州閭承風未能如幼安
與彥方正躬格物未能如明道橫渠之仁為己任也而欲博舉古今之義
理闡明聖賢之學術無諸已而求諸人有諸已而非諸人適足為道仁
人之所羞稱而識者之所竊笑也其何說之辭焉昔敬陽諸公以道德為
節揚聲本朝今敝處去公葉僅尋丈之間遙望望而嘆之所謂生為鄉先
生沒而可祀於社者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其流風遺教猶在湖溪於
諸君子見之旦修堅貞不撓惠而篤實為心白民起然高舉庸夫謹慎有

師尊青書記翩翩茂先溫恭有度幼玉沈雅中幾晉南朴簡自喜雖未及
聖賢要亦一時之偶也諸君子既有爲善之資第當察識而擴充之因其
所長攻其所短沉潛者剛克高明者柔克豈非歸而求之有餘師者不此
之務而問道盲人僕竊以爲過矣亡已則有一說焉滇南介石文先生嘗
不後學之表帥也浴德澡身老而彌篤與子言依於孝與弟言依於悌觀
其行邈然不可及卽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其所著儒學日程蓋久布海內
矣僕將爲諸君子延之尉遲廟中秉一村之教鐸而東甌有數君子則又
僕數年來相與問道考德者也倘得文先生講論於前東甌君子嚴憚切
磋於後僕亦雍容揖讓奔走周旋於其側如縑衣之有住持如黃冠之有
香火爲僕者亦榮施極矣僕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諸君子實
亮察之

確庵文集 王學諸君後書

報李映碧廷尉書

判袂以來忽又木脫霜降日月如流良可浩歎伏讀手教知當事有薦舉
之役閣下一身爲天下所想望久矣當事縉纓多道好不介以乎此與世俗
資緣而得者不可同日語他人處此卽不彈冠色喜亦當捧檄心動而閣
下處此欲歔歔感泣國破君亡之悲依然在目反使痛定思痛情見乎辭其
所謂鐵心石腸確乎其不可拔者也但又云撫心自反未能翫光埋照今
日之舉實所自取僕竊以爲不然祥麟威鳳必有文采表見於世假使無
才無學泯泯終身此不過醜顏婆婦人自棄之豈曰難能惟其具西子之
容守共姜之節如閣下者斯足重耳至于齒牙簡牘之間直言正色亦未
爲過古人志行不同則上絕交之書割分金之席違違有之而何自取之
足悔耶不當悔而悔蓋見閣下之立意較然不欺其志有難與俗人遊者
也雖然僕之所願進于閣下者則有說矣夫子曰危行言孫詩曰明哲保
身聖賢之學蠖屈龍蟄以全其用今吾黨之愛閣下者非慮回面易行而
喪其所守也但恐制行太高立身太潔觸要人之忌成周章之局耳謂宜
相機變變稍示委蛇當事固請不妨一見謝之不必踰垣閉門爲已甚之
行此在閣下未爲屈節也天下事大約中庸不可能蘇卿持節十九年未
嘗不娶 婦管幼安不肯仕魏承詔未嘗不埒中國陶元亮不折五斗腰
未嘗不爲飢驅又文山之正氣未嘗無黃冠故鄉之請謝疊山之却聘未
嘗不上感恩之書也是故聖人係易之辭于遜則曰不惡而嚴于解則曰
見惡人无咎所謂挫廉逃名儉德避難皆古人知柔知剛與時偕行之妙
用與其矯激而纏綿不解何如權變而得遂初心願閣下一三復斯言也

爲王長源與郭士論文書

學臣提督學政謂之衡文衡者平也如衡之平物也物有輕重不得其輕重則不平物之輕重有銖兩毫忽之不同得其輕重而不稱其銖兩毫忽則亦謂之不平學臣之衡文猶是也文有優劣優劣不當則不平文之優劣有六等之不同優劣當而等第稍有不當則亦謂之不平不依承乏楚北謗叨衡文之責夙夜勤勞不敢或懈冀得軼倫超羣之士而振拔之自念亦曾爲諸生豈遂忘雞鳴風雨之苦所以臨試時必存忠厚之意每遇一文則必反覆審閱求其佳處拔之優等求其佳而不得然後姑舍之也其有疵謬者必爲之點綴一二字惟恐其爲劣等求其免於劣等而不得然後定之爲劣等也即三等前後亦按其文以爲次序未嘗忽略視之蓋此兢兢之心不敢不自盡焉耳楚地多材昔人所稱今觀鄂郡之文其間積學者固有而淺陋鄙俗者正復不少即如府學千卷姑從寬政止置劣等百人若以文論則責之不可勝降之不可勝降之不可勝降矣甚非所望于諸生也大抵作文之法平日誦四書宜先諷誦正文次則詳閱

確庵文集

爲王長源論文書

傳註將孔孟程朱之理融會貫通然後求之六經以潤其詞求之史漢以堅其骨求之韓柳歐蘇以宣其氣求之王唐瞿薛歸胡楊湯以正其體而又遇一題則細心揣摩相題之前後左右而出之則其爲文也得之于心應之于手油油乎如山之出雲也汨汨乎如泉之行地也是故格不論高卑而巧者勝拙局不論大小而達者勝滯法不論奇正而熟者勝生詞不論濃淡而雅者勝俗此制舉義不易之定法也今按諸生之病大約有五

一曰認題不明每一題則有來路有去路句有詳略字有輕重不可苟也如察其所安題上文觀其意之所由已是在內而不在外益人之爲善有爲名而爲者有爲利而爲者所由既善已不是有所爲而爲然有一種畏難而不敢不爲之心未能欣慕愛樂終是偽君子故須察到此處文中有所爲而爲無所爲而爲求之于外不如求之于內等語皆是觀其所由話頭與此題尚隔一層且所安人人有之不必聖人有之文中多云自然勉強似以所安爲生知安行之安矣又此是論觀人之法非自贊知人之明或竟作夫子辨姦論者非也更有以其安所安強爲分別則又謬之謬矣

原無夫里之布一節題先王欲境內無游惰之男女故有夫征里布夫征有二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今通場無一夫及百畝之稅者但云力役之征而已又作此題宜先言先王何故有大里之布歷之民何以不當有夫里之布逐一清出而願爲氓甸只須後半略一收束方妥作者多詳于下句而略于上句甚至牽引上文士商旅農又武云民而不氓氓而不民將民與氓二字糾纏無已皆可笑也能近取譬一節題近字正對博施濟衆而言是于貢對症之藥上文立人達人是已及人仁之心此是推已及人恕之事不能爲仁須先學恕故謂仁之方作者多混仁恕而爲一又或將題中取譬字填塞滿紙令人厭觀流水之爲物一節題此猶詩之有興體作者堆砌流水浮詞多者相語又粘孔子講不知此是就學聖人者言之非論孔子也今夫天一一段題雖長只須發明不取不測大意且出題偶然出此一役耳作者每云前既合言天地矣今乃專言天殊碍下文今夫地云云矣其中或有粘今字者粘斯字者有多講昭昭句者有謂昭昭亦可以爲多不識多字之義者有錯陳日月星辰天官

確庵文集

爲王長源論文書

家言者皆爲失體若曾子則可謂養志及下節題兩若字原有分別上若字乃承上發語之詞下若字則相若之意耳或遂以兩若字相照應又題只言曾子不言曾元或反置曾子而重曾元甚有云曾子不教曾元以孝者何其悖也緒密黃鳥至緝熙敬止題中間子曰一段乃是慨嘆以儆人之意作者多云替黃黃鳥無乃說索此之謂絜矩之道題此是覆解上文絜矩不必多講但須從此之謂三字着想便得覆解之意作者一味浮詞蕪爛不足觀使自得之二句題註云提撕警覺振字也又云加惠釋德字也德乃在上之德作者多誤以爲小民之德欲罷不能一節題此是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欲從末由只是着力不得意思作者仍主聖道難求上講與仰之彌高節何以異告子未嘗知義至無若宋人題題似繁瑣其旨本是一貫蓋外義則必不能從事于集義而將預期其效不能有事則心必至于忘預期其效則必至于助長助長之失則無若宋人宋人原是沒言非真有是人也只須收處一點作者頭緒繁多錯亂無措又多牽引宋人又或以告子爲宋人不知何據也此所謂認題不明之病也一日

油腔惡套文中習氣最多套語如是不如是及量不及量或然或不然
敵之于此而見其然者微之于彼而亦見其然得其一端而不知其又有一
一端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千篇一律殊為可厭至于重疊呼應
反覆之法古文中往往有之然必須有意味可尋方不嫌重複且愈重複
而愈見其妙今則不然武一叠再叠三四叠下句即上句之意對股即出
股之意後幅即前幅之意其實嚼蠟無味也古人作文如說難連用一難
字送孟東野序連用一鳴字喜雨亭記連用一名字皆有錯綜變化之妙
今則如流水為物題有四十體字三十餘效字五十理效字日省月試題
有二十七勸字今天天題有三十三窮字非挾泰山以超北海題有三十
六類字此何說也此所謂油腔惡套之病也一日勸襲雷同凡讀時文欲
相其體裁玩其機法採其華藻以為他篇步趨師法之用也非獨場中對
題抄寫之資也今則每遇題之有文者信筆直書致一學中有數十卷雷
同者自破承至末不差一字姑但以潛江縣雷同諸卷置之四等其餘向
不可勝道強置三等倘寬政也此所謂勸襲雷同之病也一日割裂生瘡

確庵文集 卷三 王長澤論文書

題中字有不能合一者必強而合之如察其所安則云視以觀由也或云
以由也今天天則云繫覆也能近取譬則云近譬也或云博眾也使自得
之則云使振也分田制祿則云分制也或云暴汚也欲罷不能則云立卓
也學而知之則云學困也或云次又也往往于破題中即犯此病而文中
犯者無數即廩生亦然此十人而七八者也此所謂割裂生瘡之病也一
曰訛寫別字如固之寫故故之寫固也如並之寫井井之寫並也如無之
寫勿謂之寫為追之寫殆反之寫返極之寫怯茫之寫芒嘗之寫常情之
寫隋也此十人而八九者也此所謂訛寫別字之病也是皆平日不肯讀
書為善武以聲色貨利亂其心或以賭博健訟昏其志故遇試則苟且草
率如此使其自以為是而不復以為非則為父兄者不惟自悞且以之悞
其子弟為師者不惟自悞且以之悞其後學其毒將至于深根固蒂而不可
拔其病將至于淪肌浹髓而莫之救豈不大可痛哉茲文與行原非二物
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行之表也其人而漢心厚力者其人必讀書養氣之
人其文而閑中肆外者其人必側儻非常之人其文而規行矩步者其人

必篤信謹守之人若其文而雜亂冗沓悖謬荒疎則其人必愚頑不肖薄
藏禮義之人矣是故聽其言可以知其心觀其文可以卜其行不佞游任
以來刊布大小學日程社學規條小學三字經儒門五戒等書無非欲誘
進諸生相與有成今之倦倦為諸生告者豈徒為區區八股起見亦豈徒
為一日之考試起見耶蓋風簾寸晷之下文有一日短長其在優等者勿
以一日之長而自盡當已精而求其精其在平等劣等者不可以一日之
短而自沮當未足而求其足顧自今以往將不佞訓戒諸生之說日日反
覆玩味時時提醒警察一心閉戶讀書進德修業自然月異而歲不同此
則不佞之所望于諸生文行合一之學也諸生其無負不佞諄諄教誨之
苦心則善矣

確庵文集 卷四 王長澤論文書

治病說

子抱病十載支離伏枕客有精岐黃之學者入而視予謂予曰語云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予標本但病非用服眩之藥不能治也予喟然嘆曰嗟乎今江南之病如予之一身子知之乎客曰不知也予曰坐我其爲予言之江南古揚州地也禹貢經賦其田下下今國家仰食於江南江南之民三空四盡人不聊生死亡載途盜賊蜂起豈非標本俱病歟客曰然然何以治之予曰治之之法有二請言治標之法曰定常賦以絕蠹源夏稅秋糧固有已米一定之數矣然每歲必重定會計會計定部下之省省下之府府下之州縣往往奸胥猾吏因緣爲姦私自加派夫一邑之田以百萬畝爲率畝加本色一升便加萬石畝加折色一分便加萬兩即以蘇松常鎮四郡言之共田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七畝畝是每歲四郡之田即加粟三十萬石加銀三十萬兩十年則加粟三百萬石加銀三百萬兩合江南計之每歲加派當幾千萬十歲則幾萬萬矣以有限之生產供無窮之需豈不正在下而但歸中飽大戶安得不貧小民安得不困田土

種養文藝治病說

安得不荒國課安得不缺先朝巡撫張公國維嘗語人曰甚欲力清此弊故爲易知單法然單發之縣縣委之吏官吏必力爭堅執反以吾單爲悞雖懲以大辟終不能行吾法也然則胥吏之不畏上臺不畏刑罰蠅據而不可拔蓋非一日之故矣以予所知近來邑之徵糧更有不可言者當春夏之交插蒔未與先立限徵十分之賦時會計未定則先爲約徵約徵之數必浮於會計之數及會計甫定而小民之所完已逾其數矣雖凶荒有蠲僅獨胥吏而不及小民雖大事有赦僅赦胥吏而不及小民甚至米賤則減米以加銀米貴則減銀以加米究之里排借收賦者未嘗減而增者則必增昂已如此他邑可知而其弊皆本於會計之無定嘗攷周官制賦之法量入爲出後世之法量出爲入量入爲出故取民有制量出爲入故傷財害民治國如治家然國之有賦猶家之有租也租有定額米開以冠昏喪葬之事而輕重其租則賦亦常有定制豈可以科舉兵戎之故而上下其賦法當定其畫一之規大約每畝已米若干牛徵本色半徵折色折色每畝出銀若干本色每畝出米若干明白簡易頒示府縣務使邑有

常賦田有定稅今歲不增明年不減部臣會計但酌量國家經費緩急項當先何項當後何項上納何項有留何項正供何項贈耗而於小民無與焉即使遇過遇赦亦明告天下曰本年常賦蠲赦本色折色各十分之幾此法一定清官府之培克杜胥吏之覬覦莫有善於是者也請言治本之法曰興水利以闢田疇今之言開河者不謀同濟矣然如何經費如何用人如何起役如何疏濬苟非規畫既定難以興此大役也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以郊置之明於水學然尚有鳴鑼擊曉之事古人已事可鑒其竊有一法焉建議之始即可使上下遠近懽忻踴躍而無異議請爲君詳論之可乎劉河爲三江之一宋元以來皆用六郡財力開濬今制嘉湖杭隸於浙省或不及助則當以蘇松常三郡協開先朝曾差工部郎中朱子觀估算劉河白茆三河之數約費銀一百五十萬兩予竊以爲其數太濫劉河之數只須米十五萬石足矣計蘇州一郡之田十倍於太倉一州之田松常二郡之田二十倍於太倉一州之田是合三郡之田可當太倉之田三十倍也今太倉漕糧每畝正米一斗五升是三郡之田每畝

種養文藝治病說

加米五合便可當太倉漕兌正米之數也法莫若於三郡之田加漕米每畝五合代太倉漕兌而截留太倉之漕米即用太倉之人夫以開劉河至於起夫則用予蒔村築岸之法不問業主而問佃戶責成於圩長而始田起夫每田二十畝役夫一人其人夫工食不必徵米入倉而後給之也漕兌之例每田出正米一斗五升加三耗贈約每畝二斗每夫給以信票許於田和每畝先扣二斗爲工食費每夫二十畝是每夫當扣租四石也每夫用力百日是一夫日得米四升有不子來恐後者非情也且日而計畝則必一日兼二日之功是不煩鞭笞而自肯用力也太倉田八十餘萬畝當起夫四萬人此四萬人夫用之百日便得四百萬工每畝一百八十丈劉河七十里當一萬二千丈其法分爲三段以四千丈爲一段每十夫開一丈四萬夫則開四千丈每段以一月爲限三限畢而劉河成矣土方之法方一丈則用夫十六工十夫一月當得三百工以上方計之此長一丈之河可面濶二十丈其利當不止百年矣然則三郡加米而太倉獨無加派歟曰每畝加折色五釐則當得銀四兩分而爲四釐壩壩

其用其一搭厥錫竈用其二稿賞用其一可也是當於明年之春以此入
告夏而定議秋而定册食夫冬而起工銓衡不必選吏督撫不必遣官但
責成賢有司如白公者即可專其任爲白公者亦不必委任佐貳不必參
用吏胥但於諸生中擇賢者數人便可襄其事信如此也雖用一州之糧
而可免漕兌之苦則業主必樂於出粟矣雖有三月之勞而日享四升之
養則佃戶必樂於出力矣有司不治漕而專力治河則官不煩苦矣錢糧
不經手而但給信票則吏無侵漁矣不傳一檄而可以集衆不撻一人而
可以成功故曰一建議而可使上下遠近歡忻踴躍而無異議也明年以
此法開劉河又明年以此法開白茆又明年以此法開吳淞將見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神禹之功可復江前可富而國用可足也客曰善哉言乎子
之言可以醫國吾將執途之人而告之

雜錄卷之三

五祀說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故以士大夫之家而歲正必享天神地祇
季春祈禱于山嶽于郊社之制非禮也是謂僭諛崇信釋老建家堂必立
大士三元玄武像于其中非禮也是謂誕罔有故則禱于上方五聖之屬
備陳水陸非禮也是謂淫惑夫非天子不得祀上帝非諸侯不得祀山川
大夫有家者也士庶人有身者也非其家之所有與身之所逮則不舉焉
明有品節不敢越也考之戴記曰大夫祭五祀士喪禮曰疾病行禱五祀
故知五祀者士大夫通行之禮也春祀戶所以順陽氣也秋祀門所以順
陰氣也夏祀灶冬祀井口用所需也季夏祀中雷中雷者即今家堂之制
位中央所以崇土德也分祀者何各成其尊也合祀者何歲首歲除大祈
天報人之情也伸其情于五祀而後淫祀可罷也又世俗有祀五路之舉
遍于國中謂之利市君子不言利吾家世不祀五路不以利爲利故廢之
也然聞之古人祭行蓋道路之神也五路之說殆昉于此今擬遠行則祀
五路因亦定其儀以附五祀之後居則祭五祀出則祭行邊而行之諸凡
世俗非禮之祭皆可廢也

雜錄卷之三

忍庵說

東溪湯丈潛如以忍名其庵而即以爲別號庚子夏四月高先生游解拉予爲慧山之遊遇潛如於舟中屬予作忍庵說予戲謂之曰忍非吾儒之學也佛言忍辱老言守雌所謂克伐怨欲不行不可以爲仁者也儒者之學以義制事以理治心責已厚而責人薄但知已之不是未見人之有非而何所用其忍爲潛如默然動色無以應予笑且解之曰無傷也商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豪傑庸衆之分在能忍不能忍之間而已文王幽囚而演易箕子蒙難而伴狂此其所忍者在道德管仲櫓車於堂卓犖折脊於舍人此其所忍者在事功以至伍員吹簫乞食豫讓吞炭報仇蘇秦受妻嫂之譏韓信甘市兒之辱留侯納履於黃石故能遂其志汾陽舍垢於朝恩故能保其身繆彤公藝以忍治家師德業正以忍接物古之君子欲有爲於天下未有不忍人之所不能忍者其已事可攷也而豈二氏言忍而吾儒獨不言忍乎哉潛如聞予言而恍然若有得也乃泚筆而書之以爲贈云

陸宗程師程字

陸宗程師程字

歲戊子大子遜年十三次遜年十一皆少有知覺予病其竄於兵奔走於蘆畔水厓之間而曠年不學也身爲之師而督責之友人李三有聞之移家于村率其二子堪與主從子而受業焉吾友梓亭陸君之在城也亦攜其二子允純允正從遊於龔德章之館舍而身爲之師而藥園江君亦結茅於蘆江之西以教其子龍震與其弟之子龍翔蓋吾三人者之各自教其子皆自今歲始也如相謀然者顧予二子性好弄而讀書又晚予之教之也於尋常記誦講論之外間進之以歌詩習禮手容足容之節與六藝之文不遇存沽小學之遺意而藥園之教其子與弟之子也棄舉業不理試之以經術治事期底於實用梓亭之教其子及其門人也則又毅然昌明大道考其德論其業責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術蓋兩君子之所以教其子者皆彬彬乎大學之事焉予聞之不勝其爲吾道幸已而又深自念歟爲吾三人者皆強仕曾不得見諸施行而僅求此幾微不絕者於後人亦足以見時與命之不偶而無意當世者之所爲也其亦可悲也

陸宗程師程字

邑夏四月初吉石隱王君寒溪盛君同梓亭人村訪予梓亭因舉其二子之名而問字於予且告予曰古者二十而冠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今二子年未成人而遽字之母乃欲速歟予應之曰否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則幾幾乎成人之始矣今吾子之教其子也皆大學之事則既責之以成人之道矣而字之庸何傷梓亭以爲然乃與石隱寒溪同謀所以字之者而字允純曰宗程字允正曰師程噫爲二子者可以思矣人之性無不善而習則有不同善者可以習而不善不善者可以習而善况父子一氣之相承家庭告語之相感尤親切著明而漸漬薰蒸不言而喻者哉東漢陳太丘道廣心平以名節志義相砥礪其二子元方季方有難兄難弟之稱眉山蘇氏工文章好爲縱橫揮闔之說其二子瞻子由皆下筆妙天下遂相傳爲一家之學以予所聞以名節文章世其家者猶尚如是而况學聖人之道者哉其所望於其子者又豈止於此而已哉且二子亦知而嚴君所以命名之意乎純者何明道諡也正者何伊尹諡也道之不行自秦漢以來千有餘年至周子而始闢至朱子而後盛

然非有二程先生講明昌大於其間則前乎周子誰爲傳後乎朱子何所
承受也朕則二程之功顧不大哉今粹亭以是字其二子望之不可謂不
切而責之不可謂不重矣雖然吾懼二子之不能無惑也二程先生同學
聖人而或純焉或正焉豈無說歟曰有之朱子於明道作贊詞曰玉色金
聲此純之說也於伊川作贊詞曰規圓矩方此正之說也又曰明道之才
如顏子伊川之才如孟子此又純與正之別也雖然吾懼二子之惑則滋
甚二程先生既同學聖人而或純或正其不同何也後之學者宜何所法
守也曰二程先生其學同其道同其言論又同故朱子集註始別之以明
道伊川之號既則削去之而一之曰程子蓋其所不同者特氣象之間毫
忽微渺之際而非後生小子之所得而優劣焉者也然則二子亦爲其同
者而已矣今粹亭之教猶之乎程子之教而無有不同者也二子能篤守
之而日新月盛毋論二程即以至乎顏子孟子不難不然而情慢放奔終
其身無聞則將有負乎嚴君所以命名之意而二子者不惟粹亭之罪人
實明道伊川之罪人矣可不畏哉可不畏哉子與粹亭交踰三十年矣兄

確庵文集

程字

弟也二子視子必以爲父之執也子視二子當以爲猶子者也故其字一
子而贈之言也不頒而規如此二子勉乎哉

聖師周有仲字說

常熟瞿生師周有仲兄弟乞命字於子予做古人子儀浩然之例而卽字
師周曰師周有仲曰有仲因爲說以贈曰二子年少有行能文章通載籍
進乎古人之學者也故其所慕悅者古之人而予亦以古人之例字之蓋
欲二子之果進乎古人也或嘗謂予曰凡人貴遠而賤近不知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昔何必古人之是而今人之非哉予向亦然其說乃今年未
五十數十年間閱歷人世治亂興亡之變而世風之日趨於下已如江河
之不可復返然後知古今人真不相及而狂者之徒嚟嚟然動稱古人宜
其爲孔子之所予也夫周公大聖人也孟子謂其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管仲天下才也孔子謂其相桓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此其人何等也而
二子以之命名意必有所取焉而豈其言大而夸也歟予仍以其名字之
蓋欲二子之果進乎古人也

確庵文集

瞿字說

字二子說

古人命字必稱子子也者男子之稱也古之人尚質其字也不異乎其字也故由之字曰路軻之字曰輿質辭也丙申元夕予命遜兒冠修古者三加之禮乃字之曰子莊而改字遜兒曰子謙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遜乎汝其勉之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嫻勉哉遜乎

龍溪文集字二子說

別選廟上梁文

兒郎偉偉積善名鄉蔚洲勝地職司五土實唐室之勛臣血食一方即此邪之大命額乃神宮未煥廟貌弗章既狹小其規模復飄搖於風雨豈獨土著者之責抑亦俗居者之羞是以糾合村人各齊心力計工受事刻日爲期飛甍雙翼早歌如易之詩築舍三年毋若道旁之室敢出蕪詞用升新櫺想均邪許共樂觀成

兒郎偉偉拋梁東開門正對玉山峰願祝神倉多穰程年年社鼓響冬冬
兒郎偉偉拋梁西但願天心雨露齊經述藍田舊鄉約家家豚栅與鷄栖
兒郎偉偉拋梁南中有七十二道潭吾願吾村多君子一心如水碧天涵
兒郎偉偉拋梁北幽人高卧在空谷任教風雪滿乾坤日上三竿睡初足
兒郎偉偉拋梁上何必山中無宰相魚躍鸞飛總是春管使村農如挾纊
兒郎偉偉拋梁下蓄洩堤防有四塘年年秣穡幸豐餘男可結昏女可嫁
伏願上梁之後人盡力田年書大有彈琴習禮即稱君子之堂爲酒介眉
而見血風之俗欲追芳乎往古實係望於將來

龍溪文集別選廟上梁文

奉安尉遲公神位文
間者歲比不登人多菜色茲值春和廟工告竣神位鼎新敬擇今月初九
社日良辰某等沐浴齋肅率我村人以鼓樂儀從奉迎入廟用妥厥靈神
其尚祐衆心永奠茲土爲蔚村億萬載無疆之休謹告

續原之表尉遲公神位文

弔李平子文

嗚呼予交平子久矣未交其面而交其心未交其面而交其心則其宗人
耿碧廷尉介之也廷尉之言曰吾邑之人潔清自愛無如平子骨鯁忠信
義形于色無如平子平子慕君甚恨不過江南見君也廷尉之道平子如
此嗟乎平子何如人哉庚子夏予過昭陽先三年平子死矣思平子而不
得見見平子之所相與友者焉予發懸圃艾山諸君昭陽之君子也皆告
予曰平子吾之畏友也吾邑之人潔清自愛無如平子骨鯁忠信義形于
色無如平子嗚呼平子其死矣有一善誰爲勸勉之有不善誰爲彌縫而
匡救之賢者何所法而不肖者何所畏憚也遂相與嗷然而哭諸君之思
平子又如此嗟乎平子何如人哉予欲求其墓而一拜焉茫茫烟水不知
何許乃北向呼平子而作文以遺弔之嗟乎平子死矣然有廷尉在又有
諸君在皆能推明平子之學以善其身而及後人平子其不死也夫

續原之表弔李平子文

哭陸梓亭文

歲壬子正月梓亭陸子病亡之七日其執友陳瑚以生芻絮酒哭而告之曰嗚呼弟與兄少同志長同學為道德性命之交者閱四十五年而今忽棄我耶弟流離四方窮愁善病方謂先登鬼錄而今乃哭兄之逝耶嗚呼弟將狀兄之言行乞言于海內立言之家以永兄之存而先酌酒以告兄之靈嗚呼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

陸梓亭文

新劉河銘序

弘治初割三邑壞建州治維時德寓天覆陰陽交和生息涵煦百五十年物盛而衰蠹生其中百務度閭閻農政不理既丁變革綱維縱弛狼貪鼠竊因緣盤踞民怨作讐國有大恐忽一日州人交相賀曰白公來矣白公來矣公至廉而不剝仁而有體櫛垢爬癢與民更始凡舊令之不如古者悉罷之首清徭賦歲省里甲金以萬計鉤致大慙賦之於市月朝十五懸法鄉遂申孝弟之教立保甲與社學風俗不變頌聲大作公以為未足乃召諸生而誦之曰予奉職守土幸無獲戾于父老子弟雖然田賦增民生感之苦墊隘無所控告其無乃有慙德且聞之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于是顧諸士連披圖考志畫策進曰水利者農田之本劉河者三江一劉河之議急且數十年然役大力艱不濟于成竊謂東有朱涇可以代之厥費什一厥便相埒公然其言即以其任任之今甫下難者蠶起公為動乃鳩聚徒眾立表刻期授之以法罔有掛漏公卑騎周巡賞罰其用命不用命者踰月而報績繪河五十里廣為丈者五深一丈有五尺用

新劉河銘序

民工三十六萬有奇謂之新劉河云此一役也蓋公之真實心誠信于國人也又知人而善使之故能調一州之夫建百世之利拯鄰邦之溺成全吳之安非偶然而已也嗚呼民命至重帝德好生雖時有升降俗有因革而更能養人謂之勝任野多曠上是為溺職亘古迄今未之或改當我先朝之盛也夏忠靖周文襄諸公絡繹道途問民疾苦疏濬三江百川歸壑及其衰也朝廷以水利為閒官有司以治農為迂務災祲叠告膏澤不通烟火蕭條公私交凋興亡治亂之故縱曰天命要有人事焉俛仰今昔可為吸泣者也予故州人也雖亡國越境糊口四方然父子兄弟猶然食土之毛而鬴其利古人采薇茹芝尚知感恩而況于余是用作詩銘之永久不獨贊揚仁政亦俾後之為牧者急所先務而毋替前人之功也其辭曰夏周既徂水道湮塞潦則為魚腴乃邇圻農愁于原婦歎于澤不謀同辭河是亟設官攝民財又誰出三年不成道旁築室賢哉我公獨有憂之政通人和與眾誨之諸生士連抱圖來前劉河之北朱涇在焉東迎湖沙西臨湖川疏以代之其利百年惟斷乃成毋惑眾言乃相形勢乃定猷畫

世業出資穡人出力歎聲雷動春鍾雲集湯湯者流浸潤街溢用兵之勞
二十五日公心如水公才如龍昔漢本始亦有白公穿渠溉田人頌其功
以今況古詎曰不同婁人苦飢公始飫之婁人苦寒公始被之既富方穀
以禮泣之

朱仇池隱居徵詩

予傲居西郊福性異人塞窗閉門意忽忽不樂獨喜與張子修敬朱子仇
池姚子襄周爲比鄰畫則衡宇相望夜則燈火相接三子雅不棄子而時
時過從清談燕坐商榷文史以銷永日陶詩有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
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蓋近之矣今歲夏五仇池年六十修敬襄周
皆屬詞介壽子命弟子各錄其文一通將以徵詩四方而爲之附數言于
米簡子觀仇池之爲人隱君子也約略其潛德有世人之不可及者三家
同素封多兄弟父母愛少子仇池曲成其志使蓄財江淮間挾貨而出垂
橐而歸仇池無少德色人以爲薛孟嘗復見也其尊甫嘗教之擇交游勵
名行仇池奉以周旋罔敢違命故遇輶輅里中兒則白眼相看無一當其
意而樂與端人誼士爲友蓋篤于天倫其不可及者一矣性好遊山水少
壯時必賈浙東弔王謝之遺風訪梅溪水心之故跡往往俯仰流連登高
長嘯累句而不返退而視其篋中金則綠手散盡無復存矣已而生事日
蹙爲桐子師以糊其口四壁蕭蕭妻孥凍餒然達天知命口不言貧有魯

仲連輕世肆志之風益疎于貨財其不可及者二矣乃者老而好學見古

今人詩文則晝夜鈔寫作蠅頭細字錦囊之句巾箱之書如剪綃如錯繡
目暇手輒染此不爲疲也間有所疑則必質之博聞宿素穿穴訓故涉流
探源不肯以糗糲憚置茲勤于學問其不可及者三矣仇池非無意當
世者也當其酒酣耳熱仰視天俯視地髮勃勃憤慨長歌樂府中范
少伯李義師與王定霸諸詞曲借以一世其胸中之奇雖賓朋滿座旁若
無人人訝仇池狂仇池目謂不狂也然則仇池爲何如人耶使其生而遇
時其磊落慷慨之氣必有以大顯其名者而惜乎徒抱遺經以老也雖然
仇池家世眉壽自曾大父以下皆春秋九十仇池精神滿腹其壽無量他
日之爲伏生申生安車蒲輪事未可知况君子以道律身信則龍屈則蛇
遇不遇何足論天下士乎昔人謂得一人知便可無恨今讀修敬襄周二
子介壽之文一以其晚歲能詩比于唐之高常侍一以爲風流清澗有明
太白山人之徒仇池可以不朽矣其又何憾矣哉予故申二子之說以答
言子海內章句之家使知吾婁之西郊有隱君子其人曰朱仇池也

四箴

酒箴

先王制酒醴養德兼養身一酌開人顏再酌歡人心本為成禮設安得繼以淫奈何過三爵遂乃忘天真是以古聖賢勸戒恒諄諄飲酒能溫克號稱齊聖人飲食若無失口腹仍當珍

色箴

太極生兩儀萬化從此起乾道斯成男坤道斯成女一剛與一柔其中有至理人生五大倫夫婦為之主德首慰我心自當燕且喜但恐毫釐差遂乃謬千里卻缺敬如賓呂公戒狎昵從此與危微吾道庶可語

名箴

太聖惡干祿富貴如雲浮况乃科舉學愈足令人羞沒世苟無閑君子非不憂但憂學未成豈為榮名謀芳蘭生空谷蕭然迥清幽桃李無一言下乃成蹊丘潛德發光華浩氣空王侯達人貴知命戚戚將安求

利箴

破產之箴

景公馬千駟夷齊餓首陽千秋萬歲後至竟誰芬芳人生慕富厚富厚難久長我思端木子貨殖徒皇皇習俗可移人慾者多不剛况乃桑弱資益當堅自強陋巷亦可居簞瓢又何妨此中有真樂貧者吾儒常澹泊以明志永矢慎勿忘

庚辰草素屬予作敏則有功箴持此以贈

嗟乎文公沒今道不傳至今四百餘多年日月既晦燭火出百家同異徒紛然龍場先生大有得猶未截然儒與墨何況白沙諸末流高崖戕剋竟何獲獨有吾友重威氏指畫敬天兩箇字千聖心法復觀茲六七良朋同矢志始於丁丑繼戊寅客歲已卯今庚辰庚辰後遇一好文尊素長兄得未有長兄篤實歸天資輝光朗耀真吾師鑒既沉船勢可畏我欲長跪下拜之長兄為善日不足敬止光明常繼續人情有初每鮮終其進銳者其退速且喜長兄獨不然工夫三月惟綿綿前乎開闢有陸子後乎躬行者繼起予以不才介其間靜言思之頗厚矣顧爾問道及吾人強予為作敏則有功之箴銘天生不肖莫如弟但能言之不能行既已承命豈敢却却且為長兄述所聞我聞學道如天然朝今夕今恒乾乾維天之命穆不已呼吸之間八才里太極流行一息停安得二氣及五行太極流行一息絕山川草木亦斷厥所以古來大聖賢自強不息求法天帝舜深山一野人一朝聞善江河奔奉服膺若顏子深潛純粹齋心存執謂聖賢不可至總

破產之箴

是吾人分內事閏月有書曾相砥大要不出居敬與窮理課業即是博我文考德即是約我禮二者持之行終身聖賢之道只如此更願理學經濟母偏廢經義治事勤劬記讀書之暇有餘閒次第當兼古六藝噫嘻時哉弗可失古人兩言須記憶勿謂今年不學有來半勿謂今日不學有來日

概

約都人士逐僧徒機甲申三月

佛之盛至吾妻而極佛之害亦至吾妻而極東延一衲焉曰某師西延一衲焉曰某師邦之人尊之如孔孟禮貌之如王公辰而出西而歸士忘其學農忘其耕商賈忘其貨殖游手我四民共害一自薦紳先生以下逮負販之徒日有摩不相讓曰佛法無貴賤也至目上也至亡等也亂我名分其害二男女雜還不辨鰥寡目挑心招色授魂與以梵剎為桑間大壤我風俗其害三海內多盜聖人有憂之江以東爾恬我嬉索餉不應徵進不應繼流有請則肝腦塗地不惜侵削我國課其害四塞江塞水旱猝至不得舉火者當百萬家逐佛如狂置不問妨我正務其害五巧辯破道偽言亂真學其學者妻子可離兄弟可棄父母之養可以不顧殄滅我人倫其害六嗟乎墨吏能培克聚斂不能使人泥沙棄之是佛之害較毒於墨吏也倡優侏儒能蠱惑男子而不及婦女是佛之害較毒於倡優侏儒也冠能殺人之身不能殺人之心是佛之害較毒於流賊也毒於墨吏毒於倡優侏儒毒於流賊皆可逐然則將奈何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

權屋之憂約都人士逐僧徒機

優侏儒毒於流賊皆可逐然則將奈何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

道以道之在上者之責也告諸先聖請諸上臺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討之謂邪說正人心此則吾黨之責也謹檄
入春佛教盛行通國如狂予頗憤憤因作此檄已而思若輩不可以語
言省乃秘不示人偶為好事者竊去粘諸庵牆登座設法之僧見之嘆
服遂為撤簾此亦天理民彝不容沒沒也反邪歸正誰非聖賢中人悲
夫

論村人

本村坐落低窪每歲必以築岸為急務舊歲奇荒雖天災異常然園岸不修各堰不壩人事亦有未盡秋冬以來戶戶啼饑日不再火木宅叨居此地目擊心傷因復不憚勞瘁為爾等料理岸事祇恐儉業主遭賠糧之苦工食未周本宅欲於各處借貸米粟代為給發俟至秋成每畝扣租三升存置公所依朱文公社倉法於種田時借與貧戶量取息米為每歲修岸壩堰之資共計卽中起夫田四千畝秋成收米春種約當白米百石即可得息米二三十石歲歲修岸壩堰已有其資在業主無年年給米之擾在卸人無嗷嗷待哺之憂此本宅一片苦心至便至便之良法也已經着糧米等公議奉縣批准遵行不意各處借貸一時未能應手兼聞各處大戶似肯自發是以散給小票聽各個自領奈其間發米之法參錯不齊有發者有未發者有未發而書押者有未發而并不書押者有無不均何以責其效力本宅仍欲照田代發補足其數因小票未經繳齊發與不發無從查考為此先招夫單每夫量給白米六升此米竟作本宅義助秋間不

確屋之憂論村人

必完償其各處借主本宅自行出息理宜與爾等無干到秋收時其未發者仍係舊糧收取每畝三升不論多寡留貯公所一俟社倉法出納倘邀天幸豐遇豐年本宅尚當多方設法務足百石之數以為業主佃戶承承無窮之利但願爾等自今團岸既築之後各守本宅孝弟力田為善三約務期耕種及時各勤本業以副本宅倦倦至意特諭

喻學

里人有母病者出見塗之人鰥其容跛其足里人哀其爲病也曰吾聞鄰國有善醫盍往治之遂與偕行累旬而後反歸而視其母則殆甚不能起矣里人之意誠善也然而忘其母嗟乎天下之忘其母者豈少哉

卷之三

聖學入門書序

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格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之生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脩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學而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衆說雜揉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材所以獨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蓋已衆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大學小學豈非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明興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

確庵文集

之大成於是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謀士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餽飣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材之盛意憶亦可歎矣愚自崇禎丁丑始與樸亭陸子寒溪盛子藥園江子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時樸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窺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記考德法而揭敬勝意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蹉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已午之交歲且游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宗社化爲丘墟詩書委諸草莽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材之消長人材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邇思邇跡窮朝夕往來得濶上數友而百葉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間從虞嚶長者遊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之語始蓋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入皆可以

爲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逆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尚未足以暢厥指也不揣固陋復取大學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盡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令邇邇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晝夜以思爲之且懼且耻猶幸得從諸君子之後竊聞聖學之緒餘而輒爲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顯三代之人材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

確庵文集

聖學入門書目次

太倉陳 瑚確菴編輯

大學日程

格致之學

誠意之學

正心之學

修身之學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附敬怠善過功課格

小學日程

入孝之學

出弟之學

謹行之學

信言之學

親愛之學

文藝之學

附敬怠善過功課格

論日省敬怠

論日省善過

敬怠紀法

善過紀法

總結法

奉行法

內訓日程

婦德

婦言

婦容

婦工

附奉行法

善過條

附講義

聖學入門書

大學日程

大學者初學入德之門而此日程者又入大學之門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大學之條目也條之中又有條目之中又有目則此日程所載者是也學者於此能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以至乎聖賢不難矣

○格致之學

格物者何窮理而已近而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遠而天地鬼神之變易獸草木之宜皆理也考之事爲之

窮理之學

著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審之講論之際皆所以窮理而致其知也厥凡有四曰學曰問曰思曰辨

讀聖賢書心領神會充然有得

此學之事也前言往行古人已印之理而我之所以爲格者也或謂夜討論或循序玩索或反躬體認或溫故知新其有得也必矣

讀書不能領會茫然無得

或論情不勤或紛紜無序或撥拾雕蟲玩物或志皆過也其不爲古人之糟粕也者幾希

仰觀俯察事物關心

此亦格之事也萬物皆備于我何者不當窮究先儒云一草一木皆有其理不可不察惟物物而格之此合內外之

也道

遇物不窮理

遇物而不存心則冥然無覺矣與盲瞶何以異

虛懷好問

此問之事也問官問禮聖人且然況下此乎能就正有過能詢於芻蕘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矣

不能好問

誠安誠已見或諱疾忌醫或恥於下問皆非求道者也

一動一靜刻刻反求事事精察

此思與辨之事也反求者思也精察者辨也既學與問又必思之辨之所以擇善而爲行之地也當於一動一靜

格致之學

之間反而求之如君子之所謂九思者而則詳辨其何爲過不及而不使有毫釐之差何爲惡何爲善何爲中庸何爲天下之事可以明其理而無所疑知

悠忽終日不求精察

察理不精尚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而況不加察乎其過有所不免矣

○誠意之學

誠意者人禽之關君子小人之所緣分也其要只在謹獨

能謹獨則自慊也君子也人也不能謹獨則自欺也小人

也禽也厥凡有二曰如善曰惡惡

發一善念能培養擴充

發一善念不能培養擴充

善端偶發道心也微者也不
能充之亦終必亡而已矣

發一惡念能克治決去

此惡惡之事也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忽舉一念不可與石知忽作一想不可與人見皆惡也能謹之于此而不使其潛滋暗長焉則善矣

發一惡念不能克治決去

惡未盡雖善必助故奸仁者又必惡不仁從奸仁而不惡石仁則有陷于不仁而莫之覺者生于其心害于其事

勝其道耶可

無所爲而爲

無所謂心當理也

有所爲而爲

如爲名爲利之類是也爲名而得善名不至則善寔爲利而爲善利不歸則善泯皆自欺之弊也真能好善惡惡者必不出此中而舉之也又所以丁寧之也

○正心之學

心統性情者也。操則存。舍則亡。厥凡有二。曰存。養曰。寡。察。終日終夜戒慎恐懼。使此心湛然天理。

不能戒慎恐懼使此心放而不求

人心一息斷絕卽與天地不相似故而不求則將肆欲妄行而爲無忌憚之小人矣可不戒哉

物來順應不以喜怒哀樂動心

此節察之事也。誠意之省察。於其善不善也。正心之省察。於其過不及也。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善有不致。惡樂不至。兢兢不至。傷懼不至。喪怒不至。遲緩不至。溺則發。皆中節而無過不及之病矣。事未來無期待。事已去無繫攬。則能不動其心矣。

不持其志以喜怒哀樂動心

之心以有然。然後能不動不持其志。則心無主矣。因喜而動。因悲而動。因樂而動。義之以荒。因哀而動。德之以傷。因懼而動。

[illegible]

夢寐之中持敬不懈

程子曰人于夢寐間亦可卜所學之淺深省察至此微乎微乎

夢寐之中操存不及

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立
操存不固能正心者無之

修身之學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言有物。行有恒。所以脩身也。厥
凡有四。曰威儀。曰言語。曰服食。曰起居。

動容周旋輕浮敖惰不中乎禮

足容不重或越或蹶手容不恭拳拳攘臂頭容不直或岸
冠脫帽或搖首側目色容不莊或遽色或作色或強顏呈
媚坐不如尸箕踞交股立不如齊膝倚几調以淫目視惡
色耳聽惡聲對天地日月鬼神聖賢襟程唾涕呼盧六博
之類皆過也衆人之類皆過也衆人忽之有道者勉焉

脩辭立誠非法不道

此言語之事也。慎言語所以養德也。言必忠信不多言不
惡則古昔稱先因時而言不見而高根在左神是去陳述
王之類皆善也。表裡如一。學道人善言終益人。

言不忠信失口於人

傷易則更傷煩則支言之失也或說辭或用辭或淫辭或
通辭以至勸說雷同便依欺僞稱人惡毀人善引喻不倫
抑揚失實雜浪言罵及誹謗及不言無時而亂推引舉
遺諸之類皆不忠信之過也

衣服飲食有節

此服食之事也二者皆所以養身然有節焉紅紫不爲褻服絺綌不使見體餽錫不食餒敗不食不爲酒困之類此聖人之節也衣敝如新屢穿無妨斷葷盡粥膏咬菜根之類此賢人之節也學者慎之

衣服飲食恣其所欲

起居有常

起居無常

如宴起早臥晝處內室之類志氣昏惰教無所施矣戒之哉

節欲以養身

講闔門衽席之間凡疾風暴雨晦朔寒暑之候大喜大怒
速行醉飽之餘皆當遠而戒之也他若漁色比頑則又君
子所必不爲不
必兢兢致戒矣

不節欲以致疾

好色則心志蠱惑不能精明強固疾必因之此亦在起居之列而復申言之者以養身係此爲尤重也

○齊家之學

確屋之夷六

家難而天下易非以情勝理卽以義斷恩過與不及皆非

也齊家之道正倫理篤恩義而已厥凡有六曰事父母曰

友兄弟曰正妻妾曰教子孫曰睦宗族曰御奴婢

冠婚喪葬祭祀燕享能率家人以古禮自持

此言其大綱也齊家者齊之以禮而已施難於齊祭祀燕
享家體之人者也酌古而不駭俗準今而不超時文質得
中奢儉合宜則善矣

冠婚喪葬祭祀燕享不能循禮

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風俗廢
敝古制蕩然如冠不父命。婚不親迎。乘喪嫁娶。治喪酒肉
信任風水。葬不以時。五祀廢。墜祭。祖宗不先期齋戒。任用
師巫邪說。非鬼而祭。燕飲賓客。備陳水陸之類。習俗因之。

以爲固然皆君子之所當矯正者也

善事父母論親於道

此事父母之事也。不得乎親不可爲人。不順乎親不可爲子。善事父母得親也。論親于道順親也。善事父母謂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愉色婉容。服勞奉養。出告反面。承順志體。親勞逸。撫親疾病。無私貨。無私畜。親愛亦愛。親敬亦敬。之類。皆善也。論親于道謂如贊親行善。勸親改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三諫不聽。號泣而隨之。類善之大者也。

不善事父母不能論親於道

不善事父母謂如定省失節。唯諾不謹。奔走不恪。湯藥不嘗。私財私貨。不守成業。狎恩恃愛。得行自遂之類。皆過也。不能論親于道謂如親善不能贊成。親過不能諫止。阿意曲從。防親不義。或責善而難。或激成親過。以至徒知露仕。不能義養之類。過之大者也。

禮記之要禮學

兄弟怡怡有情有義

此友兄弟之事也。兄友弟恭。讓地讓產。饑寒相恤。有無相通。同心協力。不爲譏說。所問皆善也。互爲師友。相勉以道。善之大者也。

兄弟相猶

兄弟友弟。弗恭或爭長。競短或憂患不恤。或貧富相忌。或異母相嫌。或妻子離間。或挑撥鬩牆。皆過也。惡養天倫。過之大者也。

教諭妻妾

此正妻妾之事也。夫婦居室。天命流行。不昵情而狎不執。而乖相對。肅雍如賓。如友。或隨事勸勉。使孝舅姑。和睦。婢安井臼。樂精織。不內操言。無出閨不私。口婦寧不入廟。燒香不親近。六妾皆善也。

不教諭妻妾

素無身教。致婦嫗不順。或閨闈謔浪。或婦言是聽。或姑。反目。或縱婦女入寺燒香。包來出入。或受妾虐。妻或寵。奪嫡皆過也。

教訓子孫

此教子孫之事也。令子孫安分循禮。奉公守法。以至。擇師友。禁絕匪人之類。皆善也。嚴以家訓。世世守之。使之遷善改過。希聖希賢。善之大者也。

不教訓子孫

謂如簡慢師友。縱子孫不修禮法。北顧匪人。護短匿非之類。皆過也。

敦睦九族

禮記之要禮學

不敦睦九族

此睦宗族之事也。禮貌恭謹。情好款至。勸燕享。息爭訟。皆善也。行義莊以養之。立宗法以教之。善之大者也。

善御婢僕

此御奴婢之事也。女子小人最爲難養。莊以蒞之。慈以畜之。而已恤其饑寒。時其勞逸。不妄笞朴。不數罵罵。皆善也。家法謹嚴。嚴禁戢爲非善之大者也。

不善御婢僕

彼亦人子也。虐而使之過也。或縱之爲惡。或畜歌童。或養醜婢。過之大者也。

治平之學

一命之士存心利物必有所濟故不必有天下國家者然後有治平之責也上下四旁事事絜矩物物得所治平之學在其中矣厥凡有四曰事君曰交友曰仁民曰愛物

進盡忠退補過盡事君之道

此事君之事也盡忠補過謂如夙夜勤勞清廉奉法出使四方不避艱險不立朋黨不畏強禦犯顏諫諍進賢退佞以至牢籠固圉殺身成仁之類即至出處以正進退不苟不把持官府不囑托公事不避差徭不進稅課之類皆善也

不能盡忠補過不盡事君之道

謂如長君逢君非道事君始進欺君遷轉欺君貪位固寵貪酷疲軟教上凌下把持囑托以至遲完國課脫漏差徭

確庵支彙 煙學

之類皆過也

善相勸過相勉盡朋友之道

此交友之事也責善朋友之道也能風雨不喻生死無二久而能敬緩急相通羣居有禮聚飲有節救患分災勸善懲過皆善也

不能善相勸過相勉不盡朋友之道

謂如勢交利交而是非緩急不救有無不通存亡易心初終渝盟游談聚處留連酒食幸人有過忌人為善之類皆過也

汎應曲當使人各得其所

此以下皆仁民之事也汎應曲當謂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解紛于人衣食濟人藥餌周人之急拯人之難交易公平遇事方便以至掩骼埋胔之類皆善也

不能汎應曲當使人不得其所

謂如不愛老不矜少侮鰥寡虐無告交易不公借貸厚息見人急可周不周遇人難可救不救自擇已利不行方便之類皆過也

為地方興大利除大害

興利謂如建議蠲租開屯治水擇一賢吏薦一善人興一善政之類除害謂如去一積弊戮一大奸除一大盜誅一亂首之類皆善之大者也

見地方大利大害可為不為

時勢權力可與利而不與利可除害而不除害是所謂見人視秦人之肥春欣戚不以動其心也天下陰受其害而莫之覺矣

確庵支彙 煙學

過氣甚焉

勸人行善改過

仁民之法養先于教仁民之功教大于養故君子與人為善之念無日忘之也勸人行一善改一過殆甚于以身為善之矣不亦善乎

見人善過可勸不勸

人有善過可勸而不勸此所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者也過也阻人之善成人之過則又過之大者也

明先聖之道繼往開來興起絕學

先聖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來相傳不易之道也既為先知則以此覺後知既為先覺則以此覺後覺所謂自明其德以及人使

索隱行怪欺世盜名左道邪術驅神役鬼皆聖人所不爲也使尊崇其教以之惑世而誣民其害甚矣

或者書立言發先聖之未發或編輯經傳集諸儒之大成此皆功在萬世澤及人心善之大者也

如淫詩艶曲及譏侮聖賢誹謗固是之書流傳後世足以臺人心志壞人學術顛倒是非邇莫大焉

此愛物之事也人物之生同本乎天好生天地之德也如
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魚禁鰓鰾鳥異穀卵啟翬不殺方長
不斫以至敝帷埋馬敝蓋埋犬無故不殺無故不
食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之類皆善也

大磻居天臺聖

謂如焚林而田竭澤而漁闢澤掩羣殺巢破卵以至見生而食聞聲而食取物不順時令無故殺戮大豕拔一草折一木之類皆過也

大學程殊異學和格是先生所屬

癸十月梅史謹識

如字身
已如注

集 184—448

[illegible]

小學日程

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取友陞師敬
長之道詩書六藝之文夫子入孝出弟數言足以盡之矣
今約其大凡定爲日程較之大學條例則簡而明簡則可
守明則易從所以便幼學也使爲師者以此教而爲弟子
者以此學焉亦可以養正而爲作聖之基矣

○入孝之學

愉色婉容

不愉色婉容

記在無語

親存諒

順親教令

不順親教令

父坐子立

父立子坐

出告反面

出不告反不面

視親寒煖撫親疾痛

不視寒煖不撫疾痛

爲親服勞

不爲親服勞

敬親杖履

不敬親杖履

舉足動容不念父母

聚傳其野念其父母

愛親之至敬親之敬

不愛親愛不敬親敬

○出弟之學

敬伯叔	兄弟相讓	徐行後長	言不先長	敬父之執	謹行之學	心術端正	不耻惡衣惡食	志氣堅強	手足神清	足容重	手容恭	坐如	立如	揖讓無失儀	飲食致謹	夙興夜寐	不戲弄
不敬伯叔	兄弟相尤	疾行先長	言先長者	不敬父執	心術不正	耻惡衣惡食	志氣昏惰	手足不重	手容不恭	坐不如	立不如	揖讓失儀	飲食不節	早臥晏起	戲弄無益		

○信言之學	言必忠信	非法言不道	不妄言笑	應對無失	○親愛之學	敬事師長	親益友	遠匪人	朋友責善	善撫奴婢	○文藝之學	終日勤學	讀書專心	作字楷正	習藝存心	作課專心	有疑思問
言不忠信	言不履善	苟言笑失	應對有失	不敬師長	不親益友	不遠匪人	羣居無禮	不恤奴婢	羣居無禮	不恤奴婢	終日懶惰	讀書不專心	作字不敬	習藝不存心	作課放心	有疑不問	

聖訓

不敬書籍

山學日程乃先生自訂刊列此本者集序濶及先生
先生自序之印身先生取筆一合可致貴
光緒己卯十月 丹徒後生趙廣修謹識

確乎之實

[illegible]

[illegible]

○論日省敬怠

君子非敬日強安肆日媮小學不繇乎敬則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之節與詩書六

藝之教大學不歸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勞主一無適是也有冬勞整齊歸也有一勞
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皆中節是也
有一日之教冬曰危危易若是也有一息之教冬食之間

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已聖敬日跻緝熙敬止是

也先儒曰敬勝百邪入小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父母之訓誨師保之提撕入大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上帝之臨臨

神之來格豈非所謂一敬立而萬善從之者乎故寧有善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學者

誠辭是而用力焉則庶乎其近道矣

謝曰省善過義之學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爲聖人之亞子路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所以爲百世之師古之聖賢下學而上達未有不從

事於遷善改過者也或曰儒者分卑而力微無善可爲亦無過可紀奈何曰人之爲善非必有所矯揉造作而爲之也善

過無他。是非而已。但於一動一靜之間。存心察之。何者爲是。是卽爲善。何者爲非。卽爲過。則善過將有不可勝道者矣。

而實靈以經而實重者有本大而反、又、而反大者有本

善者即此更可窮理即此更可講義此又存乎
爲善而有爲而爲反可爲過有本爲過而觀過知仁反可爲
而實轉似善而實重者有本大而反小本小而反大者有本

心之權衡臨事之裁斷能用此者當自知之

勸怠紀法
每日先分四格
自寅至酉約二時爲一
格內祀所
息如敬三則怠七敬四則怠六是也

讀何書所作何事閒過者書一曠字後分二格以

數而書之曰若干善若干過
恩吉去每半月一結自考其進退如何其法分爲四等曰大

糸糸注進曰少進曰大退曰少退格致學進則于格致下書

之誠意學進則于誠意下
尋之退做此小學亦如之

○奉行法

先期齋戒三日焚香告天隨置一簿編次年月每日
臨臥詳記所為明註善過不得欺隱不可間斷半月
一小比歲終一大比仍齋戒告天考其
善過多寡自知罪福不必更問休咎

陸居天家恒學

內訓日程

夫婦人倫之本也君子之道造端乎此故特列內訓條目
以為正家之要焉

○婦德

孝順舅姑一日為一善

不順舅姑一事為五過大事酌並之

舅姑有過逆施順受一事為五善盡誠感格為百善

舅姑有過不能順受為五過激怒為百過

得飲食奉舅姑為一善

陸居天家恒學

私自飲食為三過

能奉祭祀案盛豐潔一次為十善

祭祀之日不親理蘋蘩一次為十過

閨門肅雍敬事夫子一日為一善

狎昵無禮一事為一過

凡事請命夫子柔順和婉一事為一善已有失夫子正之

能歡欣聽從一事為五善

有事不請命夫子一事為十過不從正言執拘違拂一次

為十過

教子以正一事爲一善

偏愛姑息一事爲一過

待妯娌姑姁和睦愛敬一事爲一善

猜忌相讒一事爲一過

待內外遠近親戚辨而有禮一事爲一善

或濫或吝不分等殺一事爲一過

善待婢僕一事爲一善

不善待婢僕一事爲一過

能甘澹泊一日爲一善

確庵先生集卷九

不甘澹泊一次爲一過

取與有節一事爲一善

取與無節一事爲一過

夢行善事爲一善

夢行不善爲一過

○婦言

寡言寡笑語默得宜一日爲一善

多言多笑一次爲一過

勸夫子讀書行善一言爲一善

駕虛妄言榮惑丈夫一言爲五十過大事倍之呪咀罵詈一言爲百過丈夫爲三百過舅姑其過無量

○婦容

端莊靜好舉止安詳一日爲一善不施脂粉一日爲一善

暴怒躁急一次爲十過輕佻失儀一次爲十過輕露頭面

出行中堂一次爲五十過不問舅姑夫子歸寧母家及內

兄弟家爲三百過諸親戚家爲五百過

粗布衣服一次爲一善

衣服必求美麗一次爲五過不惜衣服一次爲一過

確庵先生集卷二

○婦工

操作勤苦一日爲一善

懶惰一日爲十過閒立閒走閒話一次爲一過

蚤起夜眠一日爲一善

晏起蚤眠一日爲一過

紡織中饋精工整潔一次爲一善

惰慢苟且一次爲一過

○奉行法 婦人本行內訓爲夫者將此數條與之講解明白隨自書某善某過不能書者每日下開列善過兩行有善則于善下加一、十善加一〇有過則于過下加一、十過加一二

講義

太倉陳 瑚確菴著

聖經講義

古人為學有大學有小學八歲入小學是教人學灑掃應對事親敬長詩書六藝等事十五歲入大學是教人學窮理盡性修己治人等事教者舍此無以為教學者舍此無以為學譬如百工技藝畢竟要守定規矩準繩一般蓋古人為學與今人不同今人只是讀書作文應科目為舉人進士古人只要明道理通經術為天地間一箇有體有用的正經人故于言動語只是講得做人的道理即便曉得做文字的道理如走過道路山川草木耳聞目見說去便覺十分親切比懸空想像的不同其實為聖賢便是舉人進士的階梯不要看做人是一路做文字是一路何謂做人的道理只緣所云小學大學便是諸子中有年當入小學者有年當入大學者小

聖經講義

學工夫其大綱盡于夫子入孝出弟教誨其節目詳于文公所集小學中大學工夫只此聖經便是先儒論讀書之法謂須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蓋大學比諸孟子不同語孟是就事論事大學却有間架有節次分明是替人做一箇腔子使人按着腔子逐件去真是他而今且把來反覆詳究融會貫通依他做去其中大頭腦只是明德新民四字盡之止至善不過是明德新民之極致只為恐人不曉得如何明德如何新民故又于其中分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條目來今恐人誦習既久看得平常了連八條目亦未能休貼得近裡着已故又分出幾條作為日程定一箇遷善改過的法則蓋自己已能遷善改過便是明德能勸人遷善改過便是新民自己遷善改過與勸人遷善改過必要事事天理無毫釐未當便是止至善知此為正經道路認真做去便是知止志乎此而念念在此便是能定守定此不為聲色貨利流俗誘侮所動便是能靜守定此富貴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便是能安守定此具行自然善多過少臨時又詳審一番便是能慮直至有善無過便是能得然工夫必先格物不格物

聖經講義

不能致知便恐認善為過認過為善格物者格其孰為善孰為過而遷之改之也其工夫又莫重乎誠意不誠意則見有善遷也得不得見有過改也得不得改也得此之謂自欺誠意者善無微而不遷過無微而不改也正心則于善之中又要無過不及修身則欲我之一身有善而無過也齊家則欲一家之人大家遷善改過也治國平天下則欲國與天下之人大家遷善改過也新民之功至平天下而極但古人平天下是要人革面革心變化氣質比屋可封今人平天下不過云海內殷富人民又安而已是古人富教並行今人却只說得富字忘却了一箇教字所以古人設官天司徒之職終日急急以教化為務試讀周禮大半都是教民的事今人則全然未及不知何謂天下平須如上文所云明明德于天下方是天下平也然其間微上徹下成始成終又只是一箇敬字先儒云一敬立而萬善從之故曰程之法聖敬勝息勝分數于每日之首敬只是不放心或心起妄念耳聰惡聲目視邪色口談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不以禮皆是放怠須是刻刻提醒戒慎恐懼使湛然精明有壁立萬仞氣象入小學的正好趁此童蒙時養成聖賢胚胎入大學的已前不曾做得小學工夫正好剷住脚跟栽培後來根基填補前日欠缺所以說徹上徹下成始成終只是一箇敬字某當初十年前也與同志數人力行此道十日便考課一次頗有所得只是間斷時多到今年近四十不能十分長進兩年在潭上也曾勸勉友人用力于此今來湖上復得同志如諸子輩仰此便知德不孤必有隣可見心同理同人姓皆善所以今日與諸子講明聖經便要明德新民自今日始只看經中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則知大學工夫不要看作帝王卿相之事不肯直下承當但要承當此事亦不是空空講論欺世盜名得的今人儘多講學頗為有識者掩口胡盧肯聖人亦以學之不講為憂不知古人講學不是發座說法只是互相切磋研窮義理而今且莫說箇講字只說箇學字大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也只是學孔子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不踰矩也只是學某也學諸生也學諸生有過某正之某有過諸生正之只是腳踏實地做去盡得下學工夫自然有上達明節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起華華爲利者聽之徒也舜聽之分只在善不善之間可不畏哉願與諸

同志篤信而共勉之

庚寅四月五日先生命日宣等奉行日程 至聖先師像於五柳書堂
告始事也先生北面立日宣等班居後亦北面立自東而西以齒爲序先
生偕日宣等同行四拜禮先生出位上香俯伏與就位復同行四拜禮先
生命日宣等相見先尊後親以師友父兄爲序乃就坐先生說大學聖經
一章及日經紀法題而筆之于書命日宣等錄之以志不忘門人日宣謝
跪天同發表等同拜手紀

確查子之學

特習講義

今日同志講學有三十五人可謂盛矣夫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
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聞義能徙是遷善不善能改是改過遷善
改過便是修德修德必要講學可見講學是廢不得的譬如行路一般先
要曉得這條路然後從南的從北的從北走得路頭不錯但古人講
學與後人不同古人講學不過賢師良友相聚一堂把天地間義理古今
名物象數講求討論與夫終日所言之言所行之事一動一靜互相勸戒
正其所得考其所失這喚做講學即如學庸論孟那一句不從講學中來
的後人講學未免蹈襲禪門套子聚集徒衆登座說法樹立門戶黨同伐
異大率口耳之學與身心性命絕不相干甚至爲名而不爲實爲利而不
爲義較之戰國處士橫議晉人清談有何分別所以三王之後張江陵執
政禁絕道學原是講學的不是故講學必要躬行能躬行又能講學固然
知行並進若能躬行就不講學也不妨若但講學而不能躬行這流弊便
不可勝言爲此前日二月初日承恤功兄便來見招已後又每次虛左以

確查子之學

待不佞不敢與者只恐犯了這箇痛癢然說便是如此說且看世間人儘
有賭博的儘有酗酒宿娼的儘有燒香惑眾迎神賽會的難道講學的到
不如此輩諺語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把聖賢書籍時常講解畢竟還有
些顧忌今人罵道學是假道學假道學便是偽君子偽君子畢竟勝是真
小人宋時濂洛諸先生倡明道學培植許多人才宋季便有無數忠臣義
士萬曆年間如高忠憲顧端文諸公講學東林後來遇著瑞禍畢竟多正
入君子可見講學是有益於世道人心無負於天下國家的今日諸兄在
此且將時習一章講究一講究見得聖賢教人爲學的大意夫子開口便
說一箇學如何喚做學學者效也人不能盡如堯舜一般的生知自然要
效學那古人之所爲如爲子當孝自己不能孝須效學古人之所以爲孝
方是箇孝爲弟當悌自己不能悌須效學古人之所以爲悌方是箇悌爲
臣當忠爲父當信也都要效學古人方是箇忠方是箇信如今人學醫學
下學射御學農賈都喚做學然下邊必要添一箇字只爲他當不得這箇
學字准吾儒當得這箇學字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以來都是這

一箇學字到後來學又不同了有莊老之學有楊墨之學有管商之學有申韓之學有蘇張之學都與吾儒之學相去懸絕了不但如此就是吾儒之學其中也有不同的如馮鄭之學止於訓詁韓柳之學止於詞章都與身心無關這學都不是了畢竟如何是學只是大學上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纔是學如何喚做時習一日之中共有十二時一刻不可放空註中說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不如此非禮勿視就是視的時習非禮勿聽就是聽的時習以至於食之間不違仁是食息的時習行不愧影寢不愧象可知行住坐臥時時要習譬如天這一般天行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一呼一吸之間亦已行過八十里了若氣化流行一刻間斷如何繫得日月星辰如何行得春夏秋冬如何生得飛潛動植所以古人說賢希聖聖希天畢竟要與天道相似纔與時習如今人便未免有苟安的意思他道做一個無罪過的善人便足過了一生何必定要爲聖爲賢不知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假如室之中偶然動了淫心若沒有婦女當前便倖倖過了若遇然有此邪德豈得古人閑

確庵文集卷之四

戶不約坐懷不亂然動了貪心沒有財貨當前也倖倖過了若遇然有此邪德豈得古人閑了一生譬如守城一處防衛不足賊寇便可攻破譬如治河一處蟻穴穿漏便可成懷山襄陵之勢所以工夫要做得密一件不可遺漏要做得久一刻不可間斷周易上說終日乾乾夕惕若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就是這箇意思如何說道是說人所未知的我能知之人所不能行的我能行之自家思道有得於心取之左右逢源自然優游洋洋豈不是說如何喚做朋朋方以類聚物以類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這是不介而自孚不謀而自合的如賭博的就有賭博一流人爲朋友淫蕩的就有淫蕩一流人爲朋友好詩文好寫字寫畫就有這幾等一流人爲朋友果然學道也就有學道一流人爲朋友果然時習也就有時習一流人爲朋友南海北海此心此理無不相同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所以說自遠方來此時知有勝是我的便可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不如我的我便可以先知覺後知

先覺覺後覺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豈不大樂如何說人不知而不愠古人成已便要成物明德便要新民學問已成便要去致君澤民見之行事譬如做一個名醫自然要人請他做一個良匠自然要人喚他做一個有體有用儒者自然要君相用他但只是隨遇而安不可有一毫意必固我意思愠也不是十分忿怒只是心有所不足氣有所不平這便是動其心丁便是怨天尤人的根腳這就是子張聞達之辨孟子有本無本之論此處煞要看得分明如何喚做君子聖門如子張未免干祿子路未免愠見他是大賢尚然如此能不知不愠便是易經上說的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已是潛龍地位了豈不是君子總之這一章書人人讀得人人不能行得就是夫子生平發憤忘食好古敏求也不過是時習三千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也就是有朋自遠方來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就是人不知而不愠聖人也是這工夫學者也是這工夫只是目前氣習有三件極不好的與這書相反一是鬪爭與時習相反一是結社與朋來相反一是鑽刺與不愠相反向來鬪爭江南不過

確庵文集卷之四

馬吊比不過鬪虎有能的還有不能的有喜的還有不喜的近日變而爲鬪鬥有許多巧妙在裡邊遂至窮日累夜廢寢忘食所習者無非機巧要詐這不是與時習相反前輩結社如張天如楊維斗諸公原是以文章爲主而聲氣自通尚然有務華絕根之慮近來結社全然不講文字只是醖錢聚衆看戲飲酒撒闊是非離黃人物而已以勢交者勢盡而交疎以利交者利盡而交絕豈不是與朋來相反世俗只重科舉要求科舉也要交兄朋友之便稍爲提携援引亦自無碍當初韓退之亦上宰相書也要人汲引但今人全廢讀書但去東奔西走奴顏婢膝去求薦牘豈不與不愠相相反此三件在座的朋友都是高明未必有犯此病者但恐悠悠忽忽苟且過日者亦未必不有這就不能時習不能時習怎能得朋來怎能教人不知而不愠做到君子地位所以必先要時習時習只是致知力行顏子說博文約禮博文是知約禮是行子思孟子說明善誠身明善是知誠身是行漢唐說尊聞行知尊聞是知行知是行朱儒說窮理持敬窮理是知持敬是行今也不要說致知力行則夜在舍前兄肅說的只以一

個讀書做人說了致知力行便是腐儒的迂話了難道說了讀好書的
做好人的還笑他迂腐不成但既說讀書則凡天文地理兵農禮樂十三
經二十一史那一件不當讀既說做人則凡為孝子為弟為忠臣為信
友那一項不當做然也不是空空去讀空空去做的須有一個規矩準繩
須有一個法則當初袁了凡先生有功過格劉念臺先生有証入社約文
介石先生有儒學日程這都是讀書做人的規矩準繩時習的法則今不
依又參酌三先生的定為大學日程半月一考較以此治已亦以此治人
功夫能進則對天地而無慚工夫若退則對師友而有愧然這個工夫也
不要看做苦難了為學也不是印板道學泥塑木雕一般的即看這說樂
不愠胸中何等洒落氣象何等開闊如曾點沂水舞風程子傍花隨柳王
陽明在天泉橋上與諸門人投壺擊鼓何曾拘泥太過只是要疾不徐
勿忘勿助月異而歲不同便是願諸兄從此篤信好學身體力行方不負
了不依一番說話方不枉了恤功一片熱腸
王學謙學侶於客秋主之者曾恤功道長也春先生館於陽李氏恤功

確庵文集

先生主講先生固辭八月既望前一登座命暇侍側而筆記之諸友既
集懸聖像於中堂恤功向有司鏡司香上香焚帛諸儀節先生約繁就
簡拜跪以序肅如也在座者三十有五人先生開示切實聞者無不悚然
心動講已恤功舉中庸首章和質先生復發明動靜合一存理遏欲之指
最為詳盡惜一時不能盡述云乙未八月十六日門人錢穀記

一貫講義

凡看書不但要書義明白是要身心明白亦不但要身心明白須是身心
與書義融治貫通身心即書義書義即身心彼此無間纔是工夫纔為明
白胡自庚辰辛巳以來見得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統體太極物物太極
小德大德與夫常變經權元龍有悔諸義便似於一貫微有所窺與同志
言輒好談一貫以為一貫之義必如此乃得然問以己意質之一貫章遍
觀註說更博採大全議論覺得身心與書義俱未融洽今年春與及門諸
子講一貫章亦只是舉註說為主雖略伸已意然未敢執以為是覺此章
書終是程子朱子之一貫非我之一貫問四月廿九日夜偶念及此因捨
去集註而專求之正文心胸之間恍然若有所得乃知向來所見頗自不
差即集註亦明明說出但語未透快故使讀者未能領略集註云貫者通
也通只是不礙之謂凡人未至一貫雖竭力躬行每有所礙竭力躬行者
即所謂隨事精察也隨事精察如行忠必主於極忠行孝必主於極孝此
未常非是然未至一貫則行忠或以礙孝行孝或以礙忠又或行忠而即

確庵文集

礙忠行孝而即礙孝行忠礙孝趙莖棄母全城是也行孝礙忠子胥鞭平
王尸是也行忠礙忠行孝礙孝則仲山荀息中生飯壽之類即如曾子其
事親之孝可謂至矣極矣而芸瓜受杖則亦昧於大杖則走之義是即所
謂礙也是即未能知其體之一也惟一貫者不然行忠則極其忠而不礙
於忠行孝則極其孝而不礙於孝又行孝即可以通忠行忠即可以通孝
即或忠孝不能兩盡而或主於忠或主於孝究竟忠孝俱得而忠不礙孝
孝不礙忠此即所謂通也此即所謂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而聖人之心渾
然一理也繫辭有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朱
子註云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所行而無所礙處何謂理
之所聚而不可遺處謂如一事而關係君臣又關係父子又關係夫婦舉
此則失彼無可遺也何謂理之所行而無所礙處蓋既看得定則權其重
輕若臣重則從君臣父子重則從父子夫婦重則從夫婦只就一路行而
此不礙彼彼不礙此故謂之通通者權也權而得中故曰典禮典者常也
經也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是即一貫之義也故學者隨事精察而不知

一貫謂之知分殊不知理一謂之知當然不知所以然謂之知小德不知大德謂之知物太極不知統體太極謂之知常不知變謂之知與立未可與權謂之亢龍有悔既知一貫則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小德大德物太極統體太極常變經權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觸處洞然了百當天地之間無復餘事矣至此者謂之聖知此者謂之賢過此以往者謂之神蓋未有不知一貫而可與語聖人之道者也然門人未達而曾子告之以忠恕何也忠者立心之本也恕者所以求通之方也無立心之本則凡事不可成無求通之方則雖能成事而終無以入聖賢神化貫通之域故門人所問者一貫而曾子告之以忠恕忠恕者造一貫之梯階也朱子註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其於字義固得之矣然又曰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發明則忠恕之於一貫似猶取其彷彿而未能確有所謂也程子天道入道之言極為精切而學者猶病其淡微未能言下即了故愚於一貫之義前此雖已見及而胸中未能釋然者一則註說未融一則忠恕二字未得一好註脚確然與一貫相通

確庵文集一貫講義

而不可易未敢執以為是前夜獨坐猛思得大學絮矩二字是忠恕二字註脚所惡於上一節又是絮矩二字註脚就忠恕二字以証貫通之義猶未為醒確就絮矩及所惡於上一節以想貫通之義則忠恕二字分明有八面四方玲瓏透徹之意學者未識一貫而欲求一漸造一貫之方孰踰於此既得此義心胸之間洞然如撤牆壁乃知前此所見未嘗不是註說未嘗不同至今日而身心書義始渾融無間然後方可謂程朱之一貫即孔子之一貫我之一貫即程朱之一貫而無彼此之隔也此章書真義理之淵海矣至於悟境時開樂不可道則誠有之弟自丁丑迄今未可計數每至會心獨得輒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小小會心亦未足言惟於斯道中大頭腦處終年未悟一旦豁然或出之精思或得之無意此時快然始未可與不知者道且此等境界亦非一時一處正如登泰山至一峰則有一峰之勝自謂妙境已盡於此及更至一峯則又輒復爽然因知此心此理之無窮盡若夫身登絕頂四顧豁然日月山河俱在眼底此時此際治非人境一貫諸義庶幾近之矣顧知之非難至之為難至之非唯青

熟渾化為難弟於此亦僅窺見其彷彿耳未敢云知況於至之乎然私心之樂則有不敢誣者故以質之諸兄
確庵有內聖外王之學與英溪藥園醫子輩講學數年皆書於溪隱樓下上公車杜門教授明道之志窮且瀕死時聞其風者可以興哉特予塵世僕識

確庵文集一貫講義

不達仁講義

舊歲八月十六日在此講學彈指之間已是五個月有餘了回想起來這五個月中若是讀得幾卷有用的書做得幾件有益的事不但襟懷洒脫就是夢寐也安穩若五個月中不曾讀得幾卷有用的書不曾做得幾件有益的事便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了古人道得好我日斯邁而月斯往真個是流光迅速如箭如梭且看天地氣化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冬沒有一刻停留吾人自少至壯自壯至老也是如此須要曉得精神狀貌也不

確庵文集

此或一月至于仁不能月月如此所以只得讓顏子做了聖門第一個高弟這箇不達仁要與前面無終食之間違仁參看若是食息起居行住坐臥略有一毫放心便是違仁了違者背而去之之謂蓋仁心所自具之理即心是仁本非二物原不要外而去尋一個仁來所以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有一息間斷便似背而去之一般如今看起來顏子之仁如何一定有個做工夫處莊子說心齋坐忘這還不切寔只是一箇克己復禮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動是也克己復禮也只是一箇改過遷善克己是改過復禮是遷善中庸上邊說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可見顏子只是一個遷善周易上邊說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顏子只是一個改過但今人于善未必能擇能擇未必能守于不善未必能知能知未必能不復行所以不如顏子其是除了遷善改過更無求仁之法即如項開諸君子對聖像白書其過須要就似嚴師在前有一種痛自刻責的意思又如犯了罪官長懲治一般有一種惕勵自新的意思不要今大如此後次又如如此看做虛文套子果

然能真寔為己不患不到顏子地位但道仁字也要講得一個明白夫子罕言仁不是不言仁只為仁道大而難言故不肯輕易說然四書中說仁處儘多仁只是一個無私心而合天理今人作事無私心的未必合天理合天理的未必無私心夫子之門如子路冉有公西華之才夫子皆不許他是仁如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亦不許他是仁只為他未必無私心而合天理如伯夷叔齊便許他是求仁而得仁微箕比干便許他是三仁只為他無私心而合天理即如鬻拳兵諫他是做一個忠字子胥鞭尸他是做一個孝字至若霍光之不學無術介甫之新法執拗皆是無私心而不合天理又如王莽之謙恭虛杞之清介曹操之徵名士佞冑之贈鄂王這都是合天理而不能無私心畢竟如顏子克己然後可以無私心如顏子復禮然後可以合天理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然後可以無私心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勿失然後可以合天理然天下道理只有一個三達德若要為仁前面還有一個智字後面還有一個勇字先儒所謂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也冷人動謂天資

確庵文集

愚鈍不能智又謂才力怯弱不能勇不知那一箇人不智那一箇人不勇即如關牌下棋自然有許多機巧貪酒好色自然有許多膽量那一箇不智不勇偏是遷善改過便不智不勇可見都是自暴自棄當初顏子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今請諸君子也作這個想回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丙申仲春朔玉峯諸君子會講于肅大草堂時乙未秋盟也謁聖畢諸君子各書已過交相勸勉先生乃登座問陳問者無不悚然有省輝因筆而志之門人李士碑記

白鹿洞規講義

今日令師梓亭先生舉行歲會延請南文老師主講爲同志款式不俟
單亦得與聞教澤又要不佞主講與高足弟子垂聽未免蛇足了只是既
承令師之命也不敢固辭只得略道幾句與諸君子商量一商量諸君子
讀先生之書奉先生之教只曉得先生天資高邁學問淵博也還不曉得
二十年前一番苦功宋時邵康節先生他具內聖外王之學胸次洒落頭
頭是道不知他在百源山中靜坐二十年冬不爐夏不扇費了許多工夫
纔有這箇境界當初吾輩講學歲有歲會月有月會旬有旬會季有季會
大家考德課業嚴憚切磨讀一句書就要身體力行遇一件事就要格物
窮理步步操存省察時時講習討論那時節覺得此心與天地相通與千
聖百王相接未免起了妄想出則致君澤民做掀天揭地事業處則聚徒
講學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如濂洛關閩諸儒一般不想時勢殊殊兩願
都不得遂只得杜門息交著書立言已是十餘年了這十餘年中吾輩精
神日減一日人心風俗日壞一日眼見得已是無用的人了幸而尚存

龜谷文集

息於天地之間若不將這道理明白一明白也覺虛度了半生反是得罪
於天地聖賢所以今日之舉稍稍廓而大之這原是吾輩的素志也只爲
不能見之施行只得教幾箇人才成就幾箇後學要留這種子在地
間以待異日當初文中子設教河汾之上後來就有許多人才如房玄齡
杜如晦魏徵李靖輩都是名世之佐元朝自許魯齋後大興講學學校之
外又有書院書院之中都置山長後來道德義功名事業都在山長中
出可見留這種子在裡畢竟還有用處所以先儒說爲天地立心爲生
民立命爲千聖繼絕業爲萬世開太平這不是大言欺人實實見得如此
但世間也有講學的只是模糊糊糊的多端聚剽竊的也不少總不曾足
得開闢以來千聖百王的真道脈如今看起來這箇道理堯舜禹湯相傳
至於文武周公孔孟孟子的真道脈如今看起來這箇道理堯舜禹湯相傳
中絕了直待宋儒周元公出另闢一番境界直按古人心法以後周子傳
之二程子二程傳之朱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規模更自不同了朱子以
後又分了支派爲象山之學者以簡易直截爲主往往流入於虛無寂滅

之教爲朱子之學者不是支離破碎便是渾渾淪淪做一個篤實謹厚人
沒有光輝發越氣象這個道統又中絕了雖然如此難道道統絕就沒
有人續他不成難道世界就沒有人撐持不成說到如此真覺料任大責
重不是欺世盜名得的前日令師見招來書云要如陸象山白鹿洞講義
利章故事如今就把白鹿洞規與諸君講一講白鹿洞規說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喚做五倫除却五倫便不是道
蓋自有天地萬物便有夫婦有夫婦便有父子兄弟有父子兄弟便有君
臣朋友天地間只是這五件做成一個世界這五件若整齊嚴肅便喚做
治世這五件若顛倒悖謬便喚做亂世所以堯舜禹湯文武敬敷五教敷
此而巳舜倫敘叙叙此而已孔子說五達道孟子說事親從兄都是這五
件儒者爲學舉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則有五焉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擇善而爲篤行之地而篤
行之事則篤行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言忠信行篤敬怨欲訟欲
寡改過遷善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爲處事之要

龜谷文集

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爲接物之要這幾句無非四書五
經的話平平常常無甚奇怪文公所以揭之於壁以教學者只爲道理原
是平常原沒有奇怪若行得這幾句便可爲聖爲賢若行不得這幾句便
是下愚不肖然世間人畢竟多不能行者只爲不能立志令師思辨錄中
說得好志是入道先鋒先鋒勇後軍方有進步志氣定學問方有成功侯
紀原先生和園學規第一條也就說個定心志人若無志貧的恥惡衣惡
食富的浮佚驕奢得意的貪位慕祿不得意的錯刺營謀無所不至所以
諸君必先要立志若立志這規模自然不同自然要明德新民成己成
物項間文老師所云不新民喚不得明德不成就物喚不得成己自然理學
經濟一時並進到此時欲罷不能了近日文宗頒行教條如先教化敦德
子孫經術端士習這幾款要人三年通經六年通史九年大成又要冠婚
喪祭服飾房舍俱以會典爲制以家禮爲訓若能實實遵行便可成一個
有體有用的大儒所以諸君必先要立志然不佞還有一句話今日之舉
不要看做社局不是箇立門戶也不是標榜朋黨只是要曉得一個爲己

日記日日進日日變日日化乾卦六爻正好體認假如今日時勢不當出見便是潛龍一爻既是潛龍一爻便當思何以爲非用凡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進世無悶等句俱要一一體認過必無愧於潛無龍于龍無愧于勿用然後可以謂之學易然後可以完日記善過之分量不特潛龍一爻也即如今日羣聚講學一村翁然便是見龍一爻各人心中兢兢業業便是惕若一爻已學問者更思進學未學問者翻然思進便是躍龍一爻充此心力覺世扶民便是飛龍一爻若雖行日記不思進德賢者自是而生驕慢不賢者自棄而生忌嫉便是亢龍一爻潛見惕躍飛五爻之心便是善便是天理便要充元一爻之心便是過便是人欲便要遏能充此善能遏此惡能存此天理能去此人欲則謂之乾謂之元亨利貞謂之天人合一而無負于今日之講易不能充此善不能遏此惡不能存此天理不能去此人欲則不謂之乾不謂之元亨利貞不謂之天人合一而今日之講易徒成一番空話兩者具存諸君子其敬擇之

遂至懸諸弗克又曰所學問者作所爲者以況其行履之實存是會元會也遂進中至絕其地諸君子學未盡日玉聖緒其人而諸君子陸陸數輩侯紀原華天德在石邑縣學正登善余交寄李三有節士陸鴻達諸翁王江樂允陸重慶陸正健許宗光字外由李鴻明發前御紀謝宗人時後甫且下焉要諸長王六三劉孟周久謝里民環而聽者無不

水繪園講義

中庸一書乃是孔門傳授心法如何謂之心法試看世間人熙熙攘攘林總總莫不有箇心帝王也是這箇心卿相也是這箇心士庶人也是這箇心但人人有此心而不能爲聖爲賢者只爲有箇心沒有箇法惟是孔門師弟終日講求這箇法依了法做去然後不差所以謂之心法這箇法不是孔門杜撰出來的道理當初堯舜相傳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便是講求這箇法了人本一心非有兩物如何謂之人心又謂之道心蓋天地間脫不得理氣二字人常有生之初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了天地之理便有仁義禮智這喚做道心得得了天地之氣便有耳目口鼻便不能無聲色嗜好這喚做人心人心原是不能斷絕的若斷絕人心便不是人道只是這箇人心危得緊即以飲食男女言之飲食是少不得的容易失之貪婪男女是絕不得的容易失之流蕩此處若一失脚便至墮坑落壑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所以這箇危字這箇道心又微得緊人爲物欲蔽蝕仁義禮智之念不過偶然觸發

性理文義水繪園講義

所謂利後之復一點微陽不能培養擴充每每至于銷滅了所以中庸微字所以保此道心安此人心者全在學問學問全在精一執中中庸所說學問思辨此是明善工夫所以求其精又說篤行此是誠身工夫所以求其一而又言君子時中又要賢智者不可過愚不肯不及這是所以教人執中可見這箇心法克齊以來相傳都是如此孔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每說性善人只道性善二字自孟子始不知原本乎中庸中庸開口說天命之性便是言道心道心無有不善所以下面便說率性之謂道率性便是道可見性是善的所以中庸一部書只是教人盡性惟天下至誠聖人盡得這箇性盡得這箇性便能仁民愛物盡人物之性便可贊化育而參天地若大賢以下不能合下盡性必要致曲然後可以盡性如何謂之曲此是善念發見處即孟子所言人皆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是非之心便是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端字便與曲字一般註中解作一偏最妙人性本是完全的如何謂之偏蓋人善念偶發即如不忍孺子入井此是偏于惻隱心爲人役此是偏于

羞惡不但如此就慚慚羞惡中亦有發見在一偏者如齊宣與兵構怨不愛百姓而獨不忍一牛此是慚慚中之偏萬鍾不辨禮義而受而獨不辨噍噍之尊食豆羹此是羞惡中之偏今要推而致之以造其極即如慚慚一念偶然在一事上發者推而至于事事皆要慚慚此是先儒所謂直致就慚慚一念推而至于羞惡辭讓是非之念皆是如此此是先儒所謂橫致這箇工夫即是曾子隨事精察即是孟子集義養氣可謂孟子以後幾千年來無人知此道理直待程朱夫子輩出始發明之而程朱以後又差錯了程朱論性分出一箇大地之性氣質之性似覺分性為二其實天地之性便是說道心氣質之性便是說人心其言窮理持敬窮理便是惟精持敬便是惟一正是克齊以來相傳道理後來陽明先生說無善無惡謂之性與孟子性善之說不相合了項間言性善之說本于子思要之實本于孔子易經上說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在前性在後如何說得無善無惡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這句似與孟子相左而其實相合此就氣質論性即孔子上智下愚不移之說陽明無善無惡之說

未免近于空虛寂滅了今且不論先輩是非而但就日夕所讀中庸一部書細細玩味實體驗便見得克齊孔孟程朱相傳道理點點不差只要從致曲上做去前不佞有所著聖學入門書要人遷善改過原是撒拾諸儒緒餘要人做致曲工夫今日講論一番也是撒拾諸儒緒餘要人明白這箇致曲工夫是千聖相傳心法昨日宗先生論學要從心上求陸先生論學要從事上求已而又云心離不得事離不得心要心與事合而為一愚意只從致曲做去便是即心即事無有不合未識諸君子以為然否庚子夏五月先生過如皋訪日靜齋吳自耳石夏宗宗先生商承陸之余公施諸先生館于水繪園中朝夕論學先生將歸諸先生請先生一言贈別乃為之畧陳中庸大意時與斯會者諸先生而外則陳祖隆雷允牧馬羽長沈必銘錢希真持正范歷正張榮章鄭章蕭玉昌席仲張李雅小雅邱昭伯張志卿宗敏功聚只嚴榮馬遷丁郭振分仁昭領仲光張潘子陳嚴慎許山諸曹文虎丁子輝張六先月天季無不聚焉若余初民最主連正五月引吳則靜道川者先生同學也門人懼有他議

申溪書舍講義

諸君妙年今搢又遇賢師誦育薰陶大成可計日而俟僕承令師謬引重獲預今日之會不揣固陋敢助一言在坐諸君長方弱冠幼甫成童正孔子所謂後生可畏者也夫人有可以為善之資與可以為善之時而父兄失教過在父兄師友溺職過在師友若父兄督率於內師友切磋於外而德不加修業不加進過將安歸這却是子弟因循怠惰不知勉勵之罪了今即將後生可畏章為諸君說一過凡人孰不有後生時節聖人却說山可畏二字使人猛省須着意思思所以可畏處何在只為他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正似諸君今日精神氣魄日新月盛時候從此進德何德不成從此修業何業不就即如僕較之諸君叨長了許多年紀精神意氣何就莫能踴躍無術浪擲悲眼而接對濟濟多賢豈不竊然起愧哉此可畏二字聖人自是實話設使天下後生果能乘時奮勵不敢怠安見前輩地位不可奪地勝越為聖為賢可大可久有誰限量蓋修為進退譬如行路前而行的遲緩而行的快慢而行的定然進止前而的又譬如

中果本多年老幹不如新時樹藝的枝葉發花實繁盛所以說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到得四十是強仕之年五十是服官政之年那時尚爾庸庸碌碌無可稱述這人的生平究竟都量得出了有何足畏若還徹底看來不但不足畏而已錯過少年時不知學問必至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成箇俗人這却便可鄙錯過少年時不求成立必至士不士農不農工商不是工商浮蕩一生漫無結束成箇棄人這却又可憐錯過少年時不走正路必至流入非僻無般不作成箇惡人這却又可惡後生日子錯過甚易苟流到可鄙可憐可惡境地悔轉甚難諸君且道悔之于後何如勉之于前但下學起手做工夫既立一箇必為聖賢之志便須時時省察見得自已受病處何在着力處何在方有進步請更爲諸君言之人生資稟不同大約不過高明沉潛兩等子弟聰俊的是高明一路其病常在縱肆朴實的沉潛一路其病常在惰廢世間後生大率坐此二病縱肆之病孔子嘗言之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文公註得好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此即孟子所謂自暴之

人自暴者不可與入道情廢之病孔子亦嘗言之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難矣哉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悠悠忽忽然則如禽獸依長林託茂
草飛走啄乾之外別無事所以說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聖人
豈是教人博奕乃其言無所用心之不可此等無所用心之人即孟子所
云日棄日棄者不可與入道今諸君質性馴美日暴之惡斷然不犯若因
循之失蹈者常多務期專猛精進勿使一念懈怠一刻虛廢方為自愛即
如日紀乃策厲進修良法遵奉紀錄切須誠實勿事粉飾以欺父兄師友
欺人實所以自欺已受其損於人何與惟存心既實處事不妄讀書是真
正讀書做人是真正做人工夫自然綿密聰明自然開發理義自然淹貫
踐履自然純熟文章品行都踞第一流異日致君澤民韓范富歐事業何
難再見故存誠二字乃為學人綱領其工夫節目則不出致知力行二條
今人纔聞說致知力行四字非謂為腐儒迂闊話頭即以為非我輩所能
不敢嘗試不知此是極切實極平常的事即今日讀書窮究肯起討論義
理要讀好書便是致知力行工夫已細行必於要處做好人便是方
行做人讀書豈不是極切實極平常的事諸君亦何憚而不勉哉抑樂記
有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禮樂二物尤學者致知力行之切務然禮只是
敬樂只是和即今應對聖賢講論道德拜跪俯仰嚴肅有節就是禮之所
在心恬氣靜出言有章就是樂之所在禮樂之實豈在身外人自不思耳
僕觀今師揭示規條詳詳以聖賢期荷用意良厚諸君若不存誠以立其
基致知立行以程其效朝夕惕期為禮樂中人是負令師也負父兄也
究則諸君之自負也後生之日不再來四五十之年不難至清夜自念
有不慚心汗背者當非人情諸君勉之
陳善先生此言諸君當人第一通靈諸座有深恩實感庶幾不負陳善先生
生不負不依即為不負自己世有孤陋終身聞善無益者亦有千里聞道
不憚開關者諸君今日大是幸事勿視為苦難而避置之也寓園主人錄
錄城○甲午歲夏望日陳善過沙溪予躬迎主館舍請說論語三章附五
詩鄉人人聲嚮既退予乃述而志之并賦其後刻又記

政折公費議

今歲旱荒吾甌水道久涇涇禍尤烈數萬漕米作何措辦將來允弁雲集
大可寒心幸朝廷允改折之請下部處分此億萬生靈安危生死之機也
但其間文移上下道里往還不無公費聞鄰邑父母及士大夫規畫處置
咄嗟而辦吾嬰可獨後乎約其數不下千金議庫給則不支議義助則不
應議軍儲則入條編諸說皆盡餅不可行也計惟有免役一法如五年差
解斷自明歲為始今有出百金者許免田千畝五十金者半之其出銀有
差免田亦如之公議既定人給一券後無變更更大戶必有權然應命者度
太倉田約八十餘萬所免不過萬畝即可濟用此甚便策也

卷五 政折公費議

凡米賤則樂于出米而苦于輸銀米貴則樂于輸銀而苦于出米此小民恒情也是當爲倉白交通之法秋成告登則開糧倉增價收米使原有餘粟粒免既迫則開倉開糧減價收銀使庫有餘財一經轉移利權在握且增減之間小民必爭先雲集省無限杖懲之勞矣
兵必有糧然後可責以操練捍禦之勞今累月不放人盡噉噉脫巾可虞雖府庫告竭無可如何恐非所以鼓勵衆心蓄養士氣也愚謂目前積儲頗盈不如竟以米發之當招時價量減少許使彼沾實惠吾收實利豈非兩便之策

通變二術

上督兌吳公祖漕兌議

江有漕事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古人云新法雖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今漕事之壞非法也弊也法者朝廷之所必行尚可寬之以爲民利弊者朝廷之所欲革而向者當事諸公不爲實心登別日甚一日以爲固然可是可嘆也夫官收官兌五兩五石之說議者紛紛繁舍道旁不能成功民命呼吸刻難再緩必欲救此窮黎計惟有具詳各憲大加整頓申飭有司凡從前積弊力行掃除使百姓省一粒則沾一粒之惠省一錢則沾一錢之惠此則目前清漕救民之急者也請爲執事條陳其說
一應革各衙門公費之弊舊例蘇松道兼理糧儲自專設督糧道以後凡奸胥猾吏皆盤踞衙門內通倉竈外通旗甲每縣勒索糧戶常例銀數千兩近胡掌科疏請應以漕事專責監兌司李而糧道止司催督以絕其成不得復至水次徒滋弊端如此則權無旁撓事無中制可以得遂執事爲國爲民至意此誠今日國家清漕要策乃若近來監兌亦有弊政如前任某某每臨水次既索糧戶公費又受旗軍陋規旗軍遂敢肆無忌憚搏擊糧戶毆辱印官無所不至而印官亦多乘此侵漁小民故有大送官小送官一切名色執事下車以來政事精嚴一清如水下邑聞風歌舞自知不爾此歉然必絕之又絕以無欲爲有爲之本首當革除公費一項以蘇民困如吳江縣詳文所云上下員役餽廩工食弁糧書冊紙上司供應等項亦須酌量緩急設法處置使不出于民間乃爲無弊此第一義也
一應革領兌差役之弊今日漕兌旗軍固然刁惡而其因緣爲奸者先由於本地之領兌差役從來倉役例用區催與糧戶休戚相關兌軍派出自能喚集出兌其間定入遲速自能協力催辦近來添差領兌反與旗軍結夥害民視糧戶爲奇貨凡糧戶之孰可欺孰可詐皆爲旗軍作耳目爪牙兌單一派先索糧戶門分每百四兩至于旗軍門分先講加一其外所勒賄耗又議均分扛幫作崇百般索詐所以糧戶費逾百兩惟太倉無添差領兌之役故漕事較之常熟崑山各邑費稍減省此當嚴行痛革無容稍緩者至各衙門差官差舍皆當申惡禁革去害民之病所以惠民弁去害

一應章旗軍需索贈耗之弊查旗軍所得賄賂浮于正俸今又是何處免尖米五石銀五兩體恤旗軍不爲不厚乃旗軍一到水次便糾合倉蠹播弄糧戶有米者不兌無米者要兌此爲開章第一題目索詐銀錢索詐酒食有門面有後手至臨兌之日講喜錢講折飯講公禮講私禮又迫勒使用然後開兌厥門一開則指好米爲低下又講米色一動斛則淋尖踢斛三捧三擎三筩恣其橫取諸如把版要錢插籌要錢捐匾要錢背飾要錢看羅要錢押担要錢守跳板要錢倒倉要錢剥船要錢提牌要錢報數要錢看斛要米看匾要米看色要米綱司要米伍長要米至於使用銀兩有每百六七十兩者最少亦四五十兩印官講兒設席演戲衛官便擁多人蜂聚倉場威劫印官印官惟以苟且了局唯唯從命而已誰肯不惜身命不顧前程爲百姓出死力者乎甚至有貪墨者反受旗軍賄賂而撲賣糧戶者矣糧戶有天無日賣妻兒鬻房屋產粉身碎骨以供刁軍飲酒宿娼花賭之費每兌正米一百石而災詐之數多至一百八十餘石是連正米

卷之三

二百八十餘石而止完一百石之正數謂民力能堪此乎此有米之苔也更有無米之苦假如糧戶應兌米一百石兌過九十餘石偶缺一石二石則串同領兌押差私鑽私刑遲一日費一日少一倍費數倍其慘有不可言者嗟嗟糧戶之米粒粒皆脂膏血汗也旗軍視之不啻泥沙矣今卽不能遽行官兌之法亦當祭用吳江條議每百石濕潤免尖樂輸津貼船隻盤運扛使等項共該銀若干兩糧戶脩銀交庫庫給收票印官計一衛應兌米數該加銀若干兩交與衛官總收分給旗伍則糧戶輸將正供其力易辦而急公之念亦感恩恐後矣夫民與軍皆朝廷之赤子也固不得爲軍而病民亦不得爲民而病軍近常私詢衛弁細叩其抵京交糧之費云往歲河收故有兵丁混搶之擾上年已變河收而復倉收之舊每米五百石費銀三十兩便可交割以此計之是每百石費不過六兩何得科索糧戶六七十兩至百兩耶此當加意裁損者也

一應革旗軍擁擠倉場勒捐盡票之弊臨兌之日紊亂舊規一綱一伍之例千百成群齊集倉場而軍強民弱之勢成矣今當恪遵舊制止許一綱

一伍遠立倉門外看斛不得多帶一人攜擾倉門本地用區催交籌訖數倉夫做斛行挽者糧亦立倉門看斛彼此俱不得動手但恐有司之令一時不能行于旗軍宜請憲頒領兌腰牌三十面發縣收貯候臨兌時交與運官凡應兌旗軍許懸此牌然後進倉無牌者不許擁入則混亂之弊清矣而其最刁處尤在盡票一節蓋糧戶正米耗米已經兌去大小使用亦已詐去苟或焚心未滿猶勒捐不寫收票每有因欠一石一兩而至多費十石廿石十兩廿兩至于人亡家破而不可窮極者矣今當發連三串單行縣行衛一體用印散在耆民并立用印收冊一本頒衛官完冊一本頒縣官凡糧戶兌過米數耆民填實印串某區幾畝錢甲糧戶某人于今幾月幾日兌米若干石與其衛某第幾花第幾船伍長某人收訖以連三串單一樣填明一付糧戶執照一付旗軍送衛入收冊一存耆民送縣入完冊完兌之日衛官將收冊交縣官縣官亦以完冊交衛官彼此執照則糧戶不求旗軍寫票而旗軍刁勒之計窮矣賦不用連三串單但請憲頒過若干石日一報旗軍可革除收票勒捐之弊

襦麤衣

一應華派兌不均之弊吳江諸云過年糶批作弊不足者不派到倉才有
熟黃之患米缺者派足致刁軍肆逼詐之威且此箇先兌而彼留不兌兌
者得計而不兌者心慌人心不齊刁軍倉蠹從而播弄兌規自此壞矣行
官兌之法則先據報數派兌隱其糧戶姓名止云某號米配與某號船交
兌此誠良法也倘官兌不能便行則莫如將糧戶報數已足之米分爲三
次派兌十月開倉上米于十一月初次先派槩縣兌米三分隨兌隨給連
三印串于十二月第二次均派槩縣再兌米三分至正月三次而十分儘
派儘兌矣計此三月之內週而復始有米者既無熟黃之患而缺米貧民
亦得需徐設法無臨渴掘井之急且省額外無窮之費民誠便矣卽旗軍
先到者先兌先足者先開亦免停留誤漕之罪更兩便也至于零星撥花
亦是弊端如糧戶應兌米幾石零星分派某船兌米幾石某船又兌幾石
根戶以一人之身左支右吾東奔西走旗軍遂得恣行索詐今亦當嚴禁
此弊又清船一科水次開單報縣按單分號查照先到之船最近于倉者
挨順派兌兌足之船隨令開幫停泊空所讓後船挨泊近倉則糧戶省挑

錢剝船之費矣

一應革糧斛不准之弊先朝有缺斛置庫而順治十二年間又憲頒木斛較勘平準適年才軍賄屬匠將劣板細釘薄鐵鑄造不幾日板裂釘腐漸斷寬大又有才軍竊斛私用鉄鑄鑄削斛內四面板薄斛寬有每斛多米四五升者每斛多米一升就一縣計之便多三千餘石每斛多米二升就一縣計之便多六千餘石當此民窮財盡之秋顆粒尚屬艱難何堪如此浪費誠有如吳江縣所云者今當着斛匠用大板粗釘厚鉄鑄造堅固當官較準斛內四面俱用烙印才軍不能私自鑄削則糧戶沾平準之惠矣至斛口用細鐵條釘連斛攪製用方木平直堅固不得以曲細者滋弊亦謹權量之一道也

一應革糧米折銀之弊客歲江南米賤銀貴有金生粟死之患旗軍兒本色則故作刁難用折銀則容易完局米愈賤糧愈貴民困愈甚而旗軍得銀則往往易干花費從前抵京欠糧之患皆由于此所謂折乾盜賣二者不可不嚴加禁戢也

糧庫之吏

一應革倉役多索賄費之弊凡為糧事任筆墨奔走之勞者勢不能不以優恤之然非定為畫一則亦有通勒糧戶需索過分之弊今訪聞邑舊例掛酌其數而條列之曰區差每區有糧衙差人專任催督一區糧戶舊例每糧長一名給米一石今當照舊但糧戶兒米時又有一色米之例此當禁革區差中忠勤謹慎者耆耄具甘結無結者更換曰倉夫一名色夫即為糧戶斛米行挽者今但行挽而不斛米每串同旗軍欺凌糧戶滿浮斛面堆高寸許畧去米尖而已今當慎擇其人須有耆耄給狀乃用之舊例每兒米一百石給米一石畚米做斛者名曰做生活每百石又給錢二十百文今當以五斗給色夫以五斗給做生活人若糧戶自有做生活者止給色夫五斗餘不得多索升合曰管倉書手舊例每倉一間給米一斗今當照舊曰本對書手舊例每糧長一名給米七斗五升又每倉一間給米一斗似覺太多今當酌定每糧長一名給米五斗曰正堂糧衙轎夫舊例每倉一間給錢五百文並衙各轎夫分得今當每百石給米一斗曰看倉夫舊例大廩一間給飯米一石小廩通減有八斗五斗不等今當照

舊但小廩不及百石者給米每石一升可也如有竊米疎失等弊看倉夫殆失米數償還糧戶曰區書舊例每甲排年名下派飯米三斗即甲分大小不同不妨一例派取但即以派入各甲兒米則非法矣年來兒耗倍于正米若代兒三斗則不止六斗且會計兒米中雜入書役飯米便有影借加派之弊法當嚴禁曰耆民舊例耆民每畝役米二合現年糧長每畝三合亦于正兒中派入各甲代兒法當禁革但于糧長名下取足可也曰挑糴錢即以崑山言之西南兩倉路之遠近不同錢之多少亦異今當酌定南倉每担挑錢米一升西倉每担七合其餘區差倉夫不許分取已上諸役隨當給米不當給錢亦宜頒示定數者也

一應革倉場積糶包收包兌之弊每有棍徒用無寸土包攬情兒盤據倉場串通旗軍故意擡高使用銀兩日加月增而自已則陰享其利往往倡言於眾曰我今出兒已用若干贈米已用若干銀錢矣漕事之壞半由此輩當各訪其入重懲一二以警其餘

糧庫之吏

旗軍徵糧不足責在州縣糧足而縱旗軍不兒責在運官故必先徵糧足方可索旗軍之口每見糧戶虛報分數或倉無粒米而報至十分待其缺兒而後督治之則已晚矣然欲盤驗倉厥以知虛實勢又不能遍及莫若慎之于始一照太倉點籌進糧之法令五六股實吏員或即用糧長于倉口分頭監看每進米一石則給籌一根隨記於冊其日某區某糧戶進米若干石是不用盤驗可以知其實數也倘有無米給籌虛報數目者漕兒缺時即責令監者賠補自不敢扶同作弊矣至於耆耄糧戶互相執結亦不可少若有無人肯為執結者其人必臨兒逃亡印官預先嚴比徵米入倉庶不至臨期阻悞蓋糧米原不能多貯廩中以執結為據則徵比稍可寬緩官不勞而民易辦

一應革糧長排年剝削細戶扳兒詐害之弊人但知旗軍詐害糧戶不知糧長排年詐害細戶有甚于旗軍者即就崑山言之凡排年收細戶之米並未曾給會計數日止給已米數目如已米三斗三升五合田則收三斗三升五合為正米而其餘耗米役米公費在外上年收糧太率每畝四斗

一升甚有四斗五升者公費又每畝五分甚有七分者時價每米一石易銀六錢五分是連白銀計之出米八九斗而後可以完漕白兩項也剋剋至此鄉民安得不困尤可恨者往年板兌一事排年收細戶之米不肯即入官倉往往私自載歸飽其妻子後日缺兌乃謂眾細戶曰事急矣汝等若不貼助我將逃匿累若等重科倉米于是眾復歛米以助之不足復那借來年之米有借至二三年者少拂其欲則板之代賠一時印官但求漕事易完只得聽其板害為之追比不知倉米之缺實由于此惟太倉白公備舉此弊凡有根長缺兌者寧監其人籍其產而斷不許板累無辜此風遂息思得向來根長排年收細戶之米每戶給以一單詳開某戶某則根田若干畝該正倉米若干外收耗米若干謂之青由票細戶執此為據根長不敢板害亦不敢多收耗米此最妙良法聞因吏胥每單索銀一分根長以為口實其法遂廢此當亟行復舊者也

補居之夷

用若干倉米照會計應該若干但混行坐派小民不得不依數清完而里胥自已之田則顆粒不兒已有代為完糧者矣甚至移熟田為荒田移輕根為重根種種弊竇不可枚舉其尤為通國痛心切齒者無如上年代兌一事本係熟田巧借荒區名色無端飛派別區糧戶代出漕米彼糧戶者止辦自已本分之米尚苦不足而又為他人代兌人情之不均不平莫此為甚多有搶地呼天欲得其人而甘心焉者今歲聞欲引為成例倘得僑議首惡立行禁止以杜將來此通國快心之事萬戶瞻仰者也

已上諸條皆係近來弊政小民困苦如倒懸待解不能須臾緩者因執事虛心詢訪故絕無忌諱引先朝義安節上書周文襄之義舉以上告然但言去弊而不言興利以漕事本無利可興去一弊政即萬姓之利也愚躬耕崑山水村故得之崑山見聞者為多而大約各邑亦相去不遠蓋吾郡歲歲漕事之壞必自崑山始崑山士民孱弱而奸蠹最多去任有司又不能正已正人故漕事必先壞于崑山次常洲次常熟次吳江皆因之踵其已事而遂成一極重難返之勢今執事加意肅清必先

親臨崑山水次監督一兩月大振紀綱庶于漕事有救而各邑亦可不勞而理若官兌之法果行則尚有簡便之法各另陳末識以備采擇

補居之夷

家君讀書之暇每留心錢穀之學嘗痛江南漕事之壞私著條陳一冊因讀吾師此議所見畧同遂削其稿褒今梓師議而傳布之與當事君子或加意焉毛髮識

先安道窮年著述以倡明絕學爲已任自天人性命之旨修齊治平之道以及天官河渠兵農禮樂罔不貫穿旁達雖治經生家言惟實學是務不屑屑於章句也甲申以後隱居蔚村釋孔孟之微言續程朱之正統焚膏繼晷不間寒暑至夫同道論難或與及門指陳有得必記不肖等檢核遺書詩文之外有治綱及治事錄荒政全書乃軍國至計也窮理錄求道錄經義錄乃性理源流也淑閩書堂講學全規蔚村講見社學事宜乃後學津梁也開江書築園書乃三吳利也爲先祖神權定禮家禮家語乃居家儀範也西湖約言菊窓隨筆乃見聞備考也以上諸書諒海內君子競欲寓日期速行世不肖等夙夜疚心思卽表揚前燉奈以家貧力薄剗剗有待茲僅詩文全稿之一聖學入門書及講義數章幸得先登梨棗質諸當代焉

蔚村後人述



賴古堂集二十四卷附錄一卷

〔清〕周亮工撰

清康熙十四年周在浚刻本

南京圖書館藏

賴

古

堂

集

賴古堂集序

櫟園周公既卒之六年長君在浚寓書幣於友人汪楫以授寧都魏禧汪君再拜屬禧爲公神道之文禧受書反幣再拜而謂汪君曰嗟夫周公禧何敢辭公之生也禧兄弟無葭莩交公尺牘選自先徵君以下表章獎進者三世五人焉他日禧與公同客吳門心欽欽然不敢以布衣見既而聞公卒竊悲悼將歸山中舟過上清河持曾子止山之書以辦香入哭公而同舟人歲且盡不肖泊遂悵望而去至今猶不能釋諸懷也嗟夫周公禧何敢辭禧竊見古今當代貴人傳誌之文皆非布衣所作

賴古堂集序

往年家伯子以疾召禧於浙江之幕大中丞范公極謙下之嘗屬禧爲其太傅公傳禧逡巡以草野辭常州太守駱公與禧交卒其子以誌銘請亦辭今是以不敢雖然公與禧以文章見知竊請論定公之文宣示天下後世將區區報稱之心君其爲我復周君也於是益發公賴古堂集日夜讀之平生所未嘗見者凡十之六不敢諱其不文而爲之敘曰士之能以詩文名天下傳後世者有三資焉曰記覽之博也曰見識之高也曰歷年之久也記覽博則貫穿經史馳騁諸子百家書無所不讀言有本而出之不窮見識高則不依傍昔人之成見

賴古堂集序

不汨沒世俗之說卓然能自成立歷年老則積久而變化生攻苦而神明出公於三者亦既恢然其有餘矣然竊嘗怪是三者不絕於世而名天下傳後世十不得一焉其文章之傳固時命爲之抑自有故使之然耶禧伏處山中幾二十年出遊東南交天下之士亦幾二十年博觀濫思乃始喟然而嘆曰嗟乎有以哉有以哉夫記覽之博如貪者之餐稻梁啖旨饍也方丈之珍一食輒飽而無氣以運之則必積滯而生疾故博覽之文其不足傳者氣不足故也夫見識之高必不屑於人爲類然古今傳文有必異乎衆人之見者有不必異乎衆人之見者不必異而必欲求異是猶濟深淵者人安舟楫而吾必泗水以渡踰崇嶺者人履徑術而吾必緣峭壁以行也其不溺且顛者幾希矣故高明之文其不足傳者好奇而不軌於正故也夫歷年之久何病哉久於學問則其後將不學不問而囂然自以爲足故古今以詩文名家者遲遲至晚歲則萎爾荒悖盡失其故不好學故也而公則皆異於是禧嘗覽公之文博極羣書而未嘗好徵引故實以自侈其富筆之所至浩浩瀚瀚若江河之放一曲千里而不可止其氣也如是每命一文必濳思力索戛戛乎務去其陳言習見而皆衷於理義

無詭僻矯激之辭以驚世駭俗其正也如是公弱冠成名年未四十隱然負三君之望沾濡膏澤成一家言以表見於世者不可勝數仕宦既顯且跌且振名日益高而服官退食手未嘗釋卷延見布衣之士相與諮詢議論聞人有一藝之長一言之善則必紀錄而獎譽之不問其老穉貴賤大都僻邑未謀面未通名氏之人如禧之父子兄弟其一也其老而好學問如是嗚呼公蒙難而人樂爲之歿公歿而天下知名士偃偃乎無所依歸豈偶然哉其文之足傳於後世豈顧問哉武進陳進士椒峰嘗攜禧家集過公金陵雪霽束裝行公謂陳君曰且爲三魏遲一日發也吾方抄錄未竟椒峰卒畱一日行嗚呼禧兄弟之文世或有好者先徵君傳錄嘉言善行未見有人舉似其一二椒峰出故冊則公所圈注筆墨爛然矣禧敘公文及此不禁其涕泗之橫流也丁巳嘉平寧都魏禧撰

賴古堂集序

三

賴古堂集序

吾友吳孟舉歸自燕亟稱周雪客之賢也余至金陵因見之則孟舉之言信相得驪甚雪客泫然出其翁櫟園詩文曰先子於喪亂顛躓之後舉平生所作畧之束炬此其流傳於知交而某收羅得之者也故名曰焚餘而吾子試序焉予謝不敏不能序大人先生文也雪客曰固知子雖然以某故也必序之余受讀而歎曰子知而翁之所以焚乎知其焚而存之是也不知則益之焚也亦如其不存坐客咸起曰何謂也曰古之人自焚其書者多矣有學高屢變自薄其少作者有臨沒始悔不及爲謂此不足以成名而去之者有刺促恐遺禍而滅者有惑於二氏之說以文字爲障業者有論古過苛不敢自畱敗闕者甚則有侮叛聖賢狂詩無忌自知不容於名教故奇其跡以駭俗而自文其陋者其焚同而所以焚不同也今櫟園舉前後悉焚之未始以昔爲非也焚之後又未始不復作也其書又不觸忌諱不墮魔外屬屬焉以古之作者爲歸然則櫟園之所以焚又必有不同於古人者矣嗟乎櫟園以卓犖跌蕩之材夙負令譽天開之上駟羣龍之腹尾也中州南國水委土附揖元禮於舟中醉正平於座上望者以爲神仙不測其所屆

賴古堂集序

一

也忽焉天地震盪劫灰盡飛猿鶴盡沙蒼黃類化浪平痛定一時同學厖有存者宇內屈指櫟園歸然其一也雪樓草廬豈異人任迺天下方乞膏馥於櫟園櫟園且取而煨燼之何歟免園糞溲重自珍戀猶什襲繚藉況著作如櫟園非有所大不堪於中而然歟余是以惜其書不如悲其志也豪士壯年抱奇抗俗其氣方極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爲千里始驟不受勒於跬步隱忍遷就思有所建立比之腐儒鈍漢以布衿終斂村牖固夷然不屑也及日暮塗岐出狂濤險穴之餘精銷實落回顧壯心汔無一展有不如腐鈍村牖之俯仰自得者吐

賴古堂集序

之難爲聲茹之難爲情極情與聲放之乎無生彼方思早焚其身之爲快而況於詩文乎哉然則從其焚而焚之乎又不然焚者志也其不可焚者書也知其焚又知其不可焚使他日不自焚以得手櫟園之所以焚是在雪客而已南陽村白衣人呂畱良序

賴古堂集序

賴古堂集故戶部侍郎周公所著公諱亮工字元亮號櫟園起家河南籍其上世由江右徙金陵故今爲金陵人公中前庚辰科進士令維邑治最召入御史臺觀察淮陽入閩晉都察院副都御史擢戶部侍郎會督閩軍者前銜公手版不來羅織公詔獄出之外臺歷任青州江南道又誣染糧吏胥案嗾罷公公自通籍官階至中丞侍郎不可謂不遇矣無如惡公者之必嗾罷公而又不幸以死而當世卒不能究其用也或者曰彼嗾公者其快於一去公而已顧不謂公死也而造物必死公以大

賴古堂集序

快去公者之意造物者之於公固薄矣乎余曰不然人之得年與祿位於天其脩其短其膺其辱皆有盡之物有幸有不幸焉尋常之人幸而康且壽且躡至大官而已耳而卒不能保其恒完而不敵長享而無窮及其盡也飄風腐火而已耳莫莫者果有意乎哉若夫非常之人縱之青蠅豺虎排下而進上又其甚者倘伴山水著書密娛放飯決肉者百年亦致足豪也而死又繼之莫莫者果無意乎哉余乃今反覆於豐此嗇彼之數而知造物之厚公者蓋在三立之說焉太上立德次則功又次則言公所至官活人數百萬其自閩逮而行閩之

人炷香號哭追送數千里非公德之人人溪耶今之閩海山萬里天晶日明降幡貢舶螺紋可數也冀固指邊海遠惡處以畀公公固遂於置數萬甲兵於胸中也公至創以雕勦收餘憊而往哺之脫微公其薄而破也幾城其穿而入也幾隨其激而畔也孰弭是其收而定也孰撫是顧不謂德功之至巨者乎

天子業知公能方大用而信信者口代劍刃與大獄至蔓數百人從公對復輿大呼公精忠無罪羣口同牢事乃得白司枋者猶令鐫級行於彼有佚罰焉余益追敘閩事以爲公德功之至巨而禍至

賴古堂集序

四

烈者人之惡公中於此天之厚公決於此而此後之升沈吾不淡論焉何則夫人有所惡者必先有所忌有所忌者必先有所畏公之德功憲憲在人耳目又

天子知公能且大用畏生忌忌生惡必快於一去公而已當是時固不暇計公之去而其言愈昌也幸而設弇下石之時固不留意於篇章著作之間不然守尉則已燒不然革除則已禁亦幸而設弇下石之人其所甚惡而急者在彼而所不急者在此於是相與急公功德因急公官急公官因急公之一去而不復振而不甚急其文之著也然何可

謂莫莫者之果無意哉公生而德功立公死而言又立公死而不能禁其言之不昌有號而讀諸其側噤不敢抵噤一字或因而擊節心瞿氣沮而自悔昔之云然者有矣又况後數十年而凡畏忌公而惡公者其獨能以久視息乎皆歸於無有而已矣而公之文炳然獨在將與日月爭久長凡得附名於公文者尚亦與有榮焉而顧謂造物者之於公不厚乎公貴而坦然襍易喜接士一技之微及其門獎借不遺餘力被論家居如觸於虛舟而遊於太空了無著於公也古之博大真人哉今雪客兄弟釐其自作詩文刻爲賴古堂集他所著書別

賴古堂集序

五

行焉雪客謂余曰先公雖喜接士然樹文壘甚堅顧輒開一面納子子有言以序先公先公或不吐棄乎雪客命之矣且附名於公文者尚亦與有榮焉因抽論閩事繫公德功之巨者而終之以立言云虞山錢陸燦頓首書

賴古堂詩集序

癸巳春余遊武林得櫟園清漳城上四章讀而嘆曰余與櫟園別八年矣久不見櫟園詩不謂其筆力蒼老感激悲壯一至於此今年相遇吳門乃盡見其賴古堂諸刻情淡而文明言近而指遠包函雅故蕩滌塵俗卓然以古人爲指歸而不復墮入於昔人之兔徑與近世之鼠穴信櫟園之雄於詩也或曰子之推許櫟園也其指要可得聞乎余告之曰有本古之爲詩者有本焉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離騷之疾痛叫呼結轡於君臣夫婦朋友之間而發作於身世偏側時命連蹇之會夢而噩

賴古堂詩集序

六

病而吟春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唐之李杜光燄萬丈人皆知之放而爲昌黎達而爲樂天麗而爲義山譎而爲長吉窮而爲昭諫詭恢莽兀而爲盧仝劉叉莫不有物焉魁壘耿介槎牙於肺腑擊撞於胸臆故其言之也不慙而其流傳也至於歷劫而不朽今之爲詩本之則無徒以詞章聲病比量於尺幅之間如春花之爛發如秋水之時至風怒霜殺索然不見其所有而舉世咸以此相夸相命豈不末哉櫟園之爲人也孝於親忠於君篤摯於朋友歸然巨人長德也汲水壞城張林宗抱其詩文與二子淪水中櫟園兄弟行求得其少

子載以歸家于役返里躬送之還中牟其守漳城也故人門客在重圍中相與登陴賦詩抗詞同日無一人思解免者蘊義生風起興仗物珪判而璋合金春而玉應此櫟園之所以爲詩也而豈徒哉櫟園近在樵川痛詩道榛蕪刻嚴羽詩話以風示海內滄浪之論詩自謂如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而未嘗揆極於有本謂詩家玲瓏透徹之悟獨歸盛唐則其所矜詡爲妙悟者亦一知半解而已余慙世之學詩者奉滄浪爲質的因序櫟園詩而稷粢及之若其辨論之詳俟他時篝燈剪燭抵掌極論而茲固未能悉也年家老友虞山蒙叟

賴古堂詩集序

七

錢謙益誤

賴古堂文集序

榛園先生以少司農出爲督糧使使江淮間四方之士慕之者爭願見先生舟車輻輳道路爲隘予向亦願見先生不可得聞四方之士如此乃益自媿且益重有慕於先生謂先生何以得此於四方人則間取先生文讀之然未多讀也及予避人走江介思入見又不卽入去而之西江逮其旣也以乞食將遠行手把先生所寄書徘徊摩挲誠恐湮死道路或從此漸遠終不得見乃始幡然見先生且得盡讀先生所爲文作而曰有是哉夫人以情相往來思心冥冥匪獨血氣所沁屬眇焉以通

賴古堂文集序

八

卽生植走飛虬蜉埃壙之罔所知者蠕蠕焉動而生其誠此無他所感者然也方先生之爲文也塊然乎其情宵乎淵泉灝乎若沆瀣之浮於天然後舉古今事物興喪之故與夫一時名類之顯然於前者從而頌之又從而刻覈鉅割之必得其形也得其形矣必致其思也致其思矣必求其興之鬱於初與神之濫於末也而於是讀之者目開而心驚指爪欲作而膚膜之不仁者皆逡巡癢接而不自禁有歎者有淚長善懷者有歌且喁者有起舞者有從而泣者如是而先生之爲情淡矣昔者先生嘗治閩矣閩之人以情愛先生卽微獨閩也天

賴古堂文集序

九

下之感先生情者當先生所至而必車與綏相隨卽又微獨其平時也當先生或不得志於人天下之賦飄風之詩者惟懼以跋扈之勞有傷赤舄攘攘焉盼望而欲前情也且夫子之乞食於世者非偶然也或投安丘或依瀨上女或游匿於酒人或從王成賣卜河上天下之憐而招之者與本不知予而願得予一顧者皆却足不往而獨懷思願見於未及一見之先生何則其情淡也夫情淡者文必明今之爲文者動曰師古澁青而續白而情匹焉望古人而走趨於其門能決其樊幸矣能窺其居乎不能窺其居能見其人乎不能見其人能得其人而與之頌內外較短長乎蓋鑒形者遺神而忘情者寡要也予生也賤所交多窮巷席門之夫懸瓢棲壺日委朝露往欲播諸文詞使略可表見雖言微不足重乎然意亦耗矣彼王公者而語寒賤則意指之所略也先生寫按螢之枯甚於繪龍彼夫抱甕以死終身焉將不齒於衆者而先生討論瑣屑抉微揆隱必欲極其愉快而後止且予違閩有年矣其更相詒誤族黨之餘漸暨友朋心非不念之而難言也先生敷腎腸而爲言詞口血瀾瀾雖使塗之人聞之亦莫不惄然泣而翕然感者此何如情乎夫文生於情吾於其文之明而益知

其情之淡天下未有情淡而不動者也昔者姬公居東東人願見之而且反慮公之將西歸至有形之詠歌而期以我違者向固不信迨今而知之然則謂今人不如古亦何其輕視人也若夫情淡而文明既已得之於心宛轉愷發浩然而行於方幅之間而猶謂龍門之文會師短長則輕視文也西河毛姓頓首撰

賴古堂集凡例

一

先司農束髮卽好爲詩自諸生以至歷仕所得詩章皆勒之梨棗有友聲劬雪北雪等十餘刻庚子春患難中自爲刪定授不孝浚刻之江寧今世所傳刪定賴古堂詩是也已西宦江南復廣賴古之全盡收諸集而次第之增以偶遂恕老近詩合爲全藁繕寫成書一夕中有所感盡取焚之並舊所梨棗亦付一炬遂使數十年嘔思化爲灰燼今幸印行之篇尚存敝篋收合編葺略還舊觀仍依定本一以諸體爲斷先司農古文以八家爲宗頗自珍惜不肯輕易著筆間有所作亦藏之笥中故未嘗有湔刻已西哀集生平之作約三百餘首遂成巨觀一炬之後等歸蕩滅詩集尚賴印行者可以廣揆文藁竟無副本所幸四方傳書名人選錄及勒之碑版題之卷冊者海內同志多方搜輯雖僅十之二三然嘗鼎一臠窺豹一斑亦可想見先後詩集各有弁言不下數十章或指陳風雅或敘述交誼各極一時之妙欲盡以入梓則簡袞浩汗欲略載數首又跡涉檢擇謹錄藏笥中以爲世寶其全集序引出自諸公近著者列之首簡用光家集

先司農所著詩古文外說部之書不一而足計

其已刻而焚者有書影閣小紀字觸三種膾炙人口士林爭傳幸有印行之餘不至湮沒當次第梓之以公海內至諸刻外尚有印人傳讀書錄耦雋及刪定虞山詩人傳雖一時隨筆未爲全書然手澤依然不忍磨滅亦容梓之以傳先司農選輯之書如賴古堂古文選及尺牘新鈔藏弄結鄰三集不在焚書之列迄今印行海內學者莫不奉爲枕秘咸望續刻以廣未見然古文選先司農存日久欲充廣彙選當世諸公著作始見端倪惟尺牘四選牧靡集已有成書具見諸名公序引因刊刻無力尚藏篋笥容有待夫好事者耳

賴古堂集凡例

二

前代名公諸集多附年譜誌銘行狀碑傳以及誄輓詩文於後蓋以表著生平告我後人也先集亦倣此例至於誄輓之章多至數寸當另彙成書如昔人懷賢錄之類此集不能備載不孝幼而失學半豹未窺雖能力接先集而先後編次則吳子介茲王子安節始終攷定則高羅栖夫子黃俞邵同學之力居多是數公者或爲良友或屬及門皆有功於先集者感次於心因表而識之至患難餘生力難謀梓其捐資助成盛事者獨楚中寇明允先生一人明允先生

與先司農邂逅一面相隔十餘年乃慨然身任其事不幸未覩厥成而先生掛冠以去寥寥高誼尤當於古人中求之者也用并揭揚以志銘感

嘉定張君諱瑄字原曜者爲公路先生從孫與先人無半面之雅卽不孝亦未嘗通姓字乃於梓人處見所刻先集隨取一冊細爲較定凡亥豕之訛及字句偶誤者悉爲標出貽書相示先集雖數經訂正得此遂無遺憾敬識姓名以爲先人身後之桓君山且爲文苑中一段佳話也康熙十四年歲次乙卯不孝周在浚謹識

賴古堂集凡例

三

賴古堂集目錄

卷之一 古樂府 五言古

出東門 出西門

今夕歌宿郎山呂正始天咫樓作

來日大難 汴上謠十二首

肉糜 河決後民多有以書

紙蔽體者 向河哭

野豕 賁書

賁皮 東家

招招舟子 水耶

紅蟲 百粒珠

賴古堂集目錄

苦米 悲歌

上邪 老僕歎

俱儂歌四首 義烏行

九日顧見山移樽同胡元潤望茱萸山

歲暮遠爲客嘉平廿四日賦

雜詩 白雲書屋詠爲王望如

作 有懷高康生蔚生

將樂玉華洞 高二澄甫將別予遊閩

悲予及見高還得五十韻送之

卷之二 五言古 七言古

庚子重九前四日板屋欲雨同姚仲潛吳冠

五諸君子共拈劉隨州藜杖懶迎征騎客

菊花能醉去官人爲韻得十四首

庚子重九雜感用古詩十九首韻呈今醉先

生並諸同人 客索壽母詩卽用客韻

客京口人 重九後一日偶成

重九後二日蘭次仲潛過慰用去字同冠五

賦 秋夜虎林寓園同胡元

潤吳介茲王隆吉

次施尚白韻與陳伯璣

介茲三十初度酌以紅露

悼黃山孫子 青州

賴古堂集目錄

高子康生偕予客青州以母喪歸予時在都

下不及追送 齒落

還硯歌 胡三元潤徵裘歌

羣鷗寒話圖歌 霜月乞酒歌

豫章郭生移家劍津爲羅使君徒步由閩入

秦晉至長安朴誠亦足重去年姑蘇值其

四十初度頃將還里索予補一詩

陳生於白雲司中乞得數椽晨夕依其老親

予哀其志爲賦二詩做少陵後苦寒行

齒髮

卷之三 五言律

雪苑不寐

圃田示張大占

寄海川師三戒公

遊新密雲巖宮同文大

士姊丈

同滕伯倫計玄柚吹臺

酌月

飲宋雨恭先生湖上齋

同吳讓伯延伸

侍家大人湖南夜泛

哭四十六叔穆然

孫北海夫子爲亮買田

涿鹿逢張林宗先生下第

同張林宗先生秋郊坐月

寄庾大

同張林宗先生南陂秋

泛

方密之張瑤星過飲子

將發北海

哭敏求家兄

賴古堂集目錄

三

李無塵校書

高非援至自膠西便送

其返敬亭

送馮伯宗北上次唐肯

堂韻

寒食同吳衆香盛玉郎

句曲道上

金梅郎讀書金焦沒之

前夕苾芻夢君來爲寺神肖貌祀之

寄蘇武子都門

哭馮九

寄支長卿

高密西園同何匡山飲

蓬萊閣

程慎先爾止侍尊人遊

粵

雪中見無衣婢卒荷戈

戰慄子乃服兼裳解一與之感而成詩

贈陳章侯

新城不寐

新河

天狼

東平

汪子白同至泗上先予

一日返石城

重過冶城唐道士閣上

江上畱別王子荆李遂臣盧長華張石平

望方山敝廬在其下

燕子磯逢返上眉慧上人

眉上人出林宗先生手書貝葉齋見貽燕磯

爲先生壯年遊憩地

靜海寺僧以塔碑見貽是初榻第一紙

過五木呈薛歲星先生時先生薙髮稱米和尚

尚

賴古堂集目錄

四

錢塘江示王古直

自光澤發邵武初登閩

舟

樵川城中從米澹生借

書送日

亂後過米澹生遯園

陸驤武至自清漳

哭陳磐生

兄子國光

寄高康生

洪江別佟懷東

林異卿

林得山

別許有介卽用其韻

鄭胎聖楊凌颺朱璧符張龍玉自樵川尾子

舟至柘浦別

客自秣陵至便與俱歸

庚戌春侍張林宗先生北上宿鄴下南寺越

十年己丑與公子子顧再宿其地見先生

壁上詩泫然泣下用原韻得詩四首

小亭再用前韻

同蘭江趙丙三往返北

道歸渡滹沱

江上畱別高康生蔚生

馮伯宗

舍弟靖公

章侯聞予將返湖上預成一詩次韻答之

甫發錢塘一僕失足溺水悼之

哭車亦仁亦仁相隨北海數年比欲從予入

閩取道返里遂沒於家三年嚶咽今始成

聲

江岸拾得野花歸插膽

瓶中次元潤

舟中蟋蟀

舟中載馬

隔舟一客顏頗岸昇穆

賴古堂集目錄

五

然蘭蕙中靜坐鈔書鬚眉雪靜弓刀琴瑟

肅肅望而異之走詢則杜日章也予覓日

章於維揚三載矣茲乃得之喜賦一律

阻漲

陳階六在雲間索同社

諸子作畫數十幅見寄感賦一詩

寇退寄詢文大士

卽席次韻贈信州周公

鼎

次韻贈同里馬遇伯

再次星子韻贈遇伯

黃田守夜

重九日茶洋驛有懷舍

弟靖公

咏燕子巖

卷之四 五言律

白蓮驛

謫郵吏

山樓繡佛咏

懷顧與治

清流雨中與客飲

寧化道中示子京

石牛驛

伯宗誕日

杭州同王將軍大士菴禮佛

同王將軍橋浦秋泛

汀署聽雨有懷秣陵諸同人兼寄星子元潤

時兩君偕予入閩畱榕署中

哭柘浦李文素將軍

杭州署中雜詠

菊

蘭

竹

賴古堂集目錄

六

芙蓉

松

抹麗

橘

畱別杭川諸生

閔中介移鎮沅湘飛棹

送之先賦二詩

伯常王大將軍剿江廣

之寇奏凱還汀適予返自杭川睹軍之盛

得詩四首

蔣赤臣比部吳岱觀孝

廉集蕉堂

送胡三元潤返白門

與楊猶龍

送羅星子返白門

哭林得山

遣僕子視何匡山歸述

瀨上草堂風景暨匡山念予狀感動久之

成詩五首復寄匡山

胡三禍公久別予返秣陵偶憶蕉堂作圖相
寄意致幼渺幾于無墨得之狂喜賦此言
謝

盧雉公年四十始補博士弟子員得靖公弟
字賦一詩寄雉公

今年予四十吾弟靖公亦三十矣感賦一詩
寄靖公

將發劍津病甚扶掖登舟枕上成詩四首

陳昌箕鄭圭甫許天玉諸君子至江上視予
醫至

作小舟幾覆予病甚羣僕拉移他舟獲免

賴古堂集目錄

七

壽張太翁

楊猶龍寄新詩至

有介弱弟中殤賦此慰之

贈京口劉長公用星子韻

獨臥驗夢菴永夜不寐覓歸無計便寄靖公

弟

羅星子至自白門得閔

伯宗鍾蟠菴高康生札子諸君南北關同

時下第

自劍津發燕江次西溪

次沙之洋口與子京話往昔盡夜不寐

早發杉口是爲沙永之界

尾歷從林際望小舟下急灘

夢與張石平登七臺山明日石平寄詩集至

石平返里門未幾復過江上此集半是途次

作再用還字 哭魯君寵叅戎

金谿吳士宣不返里門二十載矣比自新葦

至卽送其歸 馮伯宗下第

答黃東厓先生 飲東厓先生湘隱園同

林素菴周芮公楊康侯

陳開仲至 清漳歲暮王勝時誕日

酌以大斗 送勝時返雲間

黎媿曾北上寄張遠公

送臨川支長卿 雪舫再送元潤返白門

伯宗歸 送吳王府遊黃山王府

賴古堂集目錄

八

曾偕予北上勿勿四載矣

服公自三山返白下念予久別便與舍弟偕

來爲成小閣醉之

寧兒返白門 空隱和尚俗臘

江皜臣將遊丹霞入潮陽以道阻却返

卷之五 五言律

史蒼航司李以催科後期去闕賦詩送之

哭林徵君異卿 洪塘畱別

畱別榕城父老 壽陸達之

維揚人日同稚恭穆倩集友沂桐樓卽席分

得晴字

平山堂畱別稚恭友沂

穆倩

蟪蛄上元飲同年黃無

技齋中同王五采論詩

送陳陞山下第歸閩

次蘆溝

次涿郡

次定興諸生中有從邸外竝立期望見子顏

色者感賦

次安肅示唐肯堂

黃河阻雪同劉公勇登李家亭子予家大梁

久爲水沒累欲移家依劉穎上

過清苑哭呂正始是日次大汲

靜治堂贈黍丘張澹明大令

江舟與立山夜話

盧長華陸繡聞胡螭贊

賴古堂集目錄

九

載酒河干

高康生蔚生依依不忍

別信宿舟中始去

方與三賦詩相送次韻三首

八公洞逢蜀僧若水出鄭潛菴前輩札子相

示

五福阻雨

聞宗寶和尚久返粵東鼓山西禪華林法海

諸開士來相迓云宗寶和尚有返怡山消

息

維舟洪塘環而雪涕者

數千人相與入榕城

王師將返閩圍漸解射鳥樓上示諸同事用

生字

圍城中獨沈二後去送

之

寇退郊望

寇退出西禪寺見耦耕者

白下訛傳閩省已陷予殉難射鳥樓者遣僕

子歸慰家嚴慈

南臺萬家無一存者茲

然有感

寇退後從射鳥樓過神

光寺贈幻因上人寺在射鳥樓下時上人

欲遊秣陵不果病中不寐示謝爾將

月夜同陸違之陳昌箕徐存永陳開仲涂子

是謝爾玄許天玉過有介陶瓶看梅

卽席再次存永韻時有介欲移家秣陵不果

立春後一日遊漢叟過我次筵上韻

賴古堂集目錄

十

歲暮大典禪師以手製香相貽

送僧北上

心持上人過敢園謝季

立居士出艾粿共啖偶得一詩時持公移

鉢安蔬園

黃朗伯過訪便欲由粵

東入燕趙走筆贈之

送王長子返白門長子舊鎮閩畱滯十六載

矣

壽客

冬夜同陳昌箕毛子儀鄭圭甫集王逸菴大

行此君堂看菊

送陳昌箕北上

送游漢叟入楚

前歲冬予求比入閩萊

灘王來和欲徒步相從會來和亦有家難

予力止之今年夏來和閭關七千里乃抵
三山泣語予曰惠州果不在天上小子不
敢妄附古人恥宿言不踐耳于其歸賦此
志感

舟中與子儀 病與朱靜一

同初荔舟中夜坐 舟中見閩客買裘

泊頭 長蘆與葉子尚

天津孫茂先過慰 臣亮

臘月二十日小飲詩朱靜一倡

與林鐵崖 漱石上人持雙不借隨

子遷間關數千里首春二日過慰請室中

賴古堂集目錄

上

感贈四首 陸達之元夕爲予得吉

夢秘未相示走筆詢之

長安舊傳十賣詩僕賣不止十然皆非所憶

憶惟四作四憶 淚

壽介壽 送紀伯紫遊閩

芍藥無瓶簡芝麓園次

閏三月補祝林起八

重九有介送菊有介春日數折芍藥贈我

重陽前一夕同冠五燈下對菊用靜一韻三

首 九日李逸客載酒予與

逸客別于語溪十三載矣

重九同冠五對菊次韻簡芝麓

九月十三夜冠五菊影中看予爲詩有作次

韻奉答並簡蘭次

九月十六日望西山呈北海夫子

九月十九日宋人亦以是日爲重九冠五燈

下偶得花寒今十日酒冷古重陽之句子

頗爲擊節走筆奉和四章

九月十九夜隣牆有客爲予得吉夢凌晨遣

急足絮絮告予感其意成此

九月二十日同鄉人帥君載酒泛菊卽席同

冠五賦 九月廿一日餞菊和吳

賴古堂集目錄

上

蘭次 九月廿二日因樹屋送

秋限韻 大風拔茅屋

卷之六 五言律

九月廿三日餞菊限字

繪被裂裏和吳蘭次

夢至胡元潤家見所餞菊

燈下同冠五燈下兀坐有懷閩南高雲客

題朱靜一布帳眉 詠因樹屋簡王惟歲堵

芬木 堵芬木以襟蘭集見示

旅酒 獄事方急梁溪高大澄

甫囊無一錢飛棹三千里慰予悲予及見

高來作二詩

如臯黃六濟叔人同姓

名下叔獄數以篆籀慰僕僕旦夕齒劍死

病僮

病樹

病妓

病鶴

病僧

病馬

望家書不得與無間望如庭發

天恩緩孤臣須臾死籍臣家及身止兩親柩厝先

大父鴻臚公舊室中遂亦旦夕莫容頃得

兒書竟夜不寐痛哭成此

送章補臣出塞同田無間王望如吳庭發賦

賴古堂集目錄

十三

七月十九夜同田無間王望如吳庭發賦

庚子中秋與田無間王望如吳庭發賦

長至日菴居公至 庚子嘉平五日雪初聞

欲徙塞外

胡元青將赴當湖訪朱

鶴門賦此奉送元潤常從予在閩屢遲元

青不至

鐵崖林公被逮北上侍

者粵人鄧猷懷絮溫公銀鑰日凡數十易

左右公患難三年終始不怠高子雲客爲

作絮缺行予值猷湖上感而贈此兼呈鍊

崖

曹長公蘊昔以母夫人

之疾刲股愈親身乃遽沒羣公賦輓遂滿

巨軸子亦續成

吳賓賢爲予至飲汪舟

次齋中

步韻酌龔半千予北上

時半千出慰舟次

半千移家

不寐步梅花下念宗定

九多病鄉居不得數見東此

閩中許天玉徐存永廣陵宗定九黃濟叔吳

賓賢汪舟次夜集寓園卽席分得看字

過時齋訪孫豹人不值見其長君懷豐

吳賓賢力疾爲予至至則病益甚不能數晨

夕賓賢旣以病畱邦上予乃先歸

孫無言於王于一之沒撫其幼子經紀備至

賴古堂集目錄

十四

歎古道之猶存也感贈

連夕與舟次縱談無不盡兩月之畱獨爲舟

次耳返棹畱別

抵邦關遲汪舟次兼示

吳楚人

袁籜菴自書曰走凡詢

之曰客有自稱飛仙者以此對之戲成

寓園畱酌張天任丁漢公劉膚公黃仙裳鄧

孝威

寓園示韓秀才

泊宜陵秋水菴與澹公

過沂水從大令杜長虹索得申鳧盟全詩漫

成寄鳧盟兼示楊猶龍

十月廿六日城陽寄冠五

哭黃濟叔

雲門賦送與三

雲門送胡元潤還白下

甲辰歲莫再至都門襍被未解嵇匡侯索畱

山堂詩倚婁東諸同人韻輒得一詩悲感

交集似不獨詠畱山矣反欲畱山和我

真意亭同冠五介茲賦

哭陸遵之

夕陽坐亭子上

齊河半夜送孤鴈

得高座傳公書訃音與

俱至

送冠五還黃山

吳仁趾自廣陵過訪

哭謝仲美

丙午淡秋過南鷺峰訪

賴古堂集目錄

十五

曙公門庭肅肅破衲層披枯筍以外了無

伴侶猶夫十載前之曙公也欽其耐寂爲

畱是詩

題李武曾灌園養母圖

吳玉府過慰賦此志感

送羅飯牛之邗上顧見山從江上示予札子

云與飯牛將訪余于恕老堂爲一月之畱

旣以事阻忽返雲間獨飯牛過我又匆匆

欲往廣陵因步何省齋韻送之

王式玉至自邗江共醉恕老堂式玉五年未

歸矣

初春陳伯璣郵書相慰

細字千言難爲老眼

冠五歸臨岐黯然不能出一語送之別十日

得三詩却寄

石谿大師六十僧臘大

師與佛同日降

皖江與文燈巖

梁溪成二鴻舊以孝廉訓皖臨江築小閣讀

書其間未能遽歸也

何省齋往錢塘觀八月濤送之

從余鴻客乞竹澹心躬送至甫種值雨

龔半千半畝園

獨遊吳越畱別次德冠

五介茲

同籜菴酌第二泉竟寺

外禮古松肅立久之得二詩

慧山霜降夜雷雨不寐

賴古堂集目錄

十六

王石谷四十

獨過韜光

笑隱老人多情佛子有道文人余聞之叵友

于一者久矣辛亥至日同與三刺舟溯河

干得一見公公七十矣語語必及于一且

顧余曰推襟送抱垂三十年今始一見俱

老矣後會良難念往懷來淚輒欲下予亦

爲悲動久之返舟得四詩

冠五與予素心晨夕無周星之別壬子重五

後二日冠五將北上此行乃不知再見何

時予老矣患難數年淚未一下念兩日冠

五將別我去通夕不寐五鼓成此放筆之

餘不禁潸然泣數行下冠五至都門幸出
示沒兒使知老夫孤獨特處也

卷之七 七言律

贈膠西張用之

阿丘僧舍坐雨懷人

北上畱別馮伯宗

汲水陌後送六嚴弟返

豫章

送閔子濬內兄下第將

卜居吳中

警至計偕諸君子咸舍

予南去

巴叅戎西城捷至贈之

高澄甫念太夫人踰踰別予去

雨中招同里諸子社集徐園李遂臣適視師

江上

已發墳城復登舟返邗

賴古堂集目錄

七

上

海陵舟中吳橫溪寄塞

上詩至適長興王尉遠來視予王舊離尉

也

寄舍弟江右用陳古公

感秋韻

陳階六坐中次王雪蕉

韻與萬年少

八寶舟中懷舍弟江右

蕪城中秋念舍弟靖公

與陳階六期於吳門予未至階六已發雲間

矣

盱江逢張黃月侍御

夜登鄧武城樓感懷四首

南郊探梅

丁亥除夕獨宿鄧武城

樓永夜不寐成詩四章

魯叅戎君寵

戊子上元獨坐舊雨堂

感懷四首

寒食詩話樓感懷四首

初至洪塘感懷

馮伯宗至自秣陵

海上晝夢亾姬成詩八章

神光寺看絳桃

鎮海樓望紅白桃花

九日趙君重都閫堂中看菊

煙雲過眼堂看菊送張子京之鄖襄

重陽後二日林得山退耕堂看菊分得如字

周方叔至自莆田

望大梁城寄馮伯宗鍾

蟠菴王憲一

廩延壁上和雲間娟姬

詩

庚辰與尚海臣沔定交

賴古堂集目錄

六

漳河越三年壬午海臣舉於鄉又六年出

爲江夏令又三年以病歸甫抵里門死矣

海臣年甫三十際多難恫悼出爲世用堂

有老親幅悒以沒爲賦一詩以當痛哭但

招其魂夢以告之未敢示其老親也

臨洛關懷李遂臣用壁上韻

有感寄舍弟靖公暨唐肯堂

中丘贈喬磐石鴻臚庚辰與振陸可三諸君

飲磐石西園今並作古人矣

邢州道上懷陳階六

臨洛關李浦珠送酒抵邯鄲賦此寄之

寄隆慮呂麟生明府

寒食後一日新鄉道上簡許傳巖

汴水奔崩林宗張先生抱其詩文同長君次

君淪水中季子子顧甫十一齡浮木出子

弟靖公覓之河干三閱月載與俱歸匆匆

十年矣子役返里躬送之至中牟集其族

子懋德輩與其老僕郭明拜而授之紀以

詩

太丘去黍丘咫尺不得

晤陳簡菴和來詩寄之

駕湖逢同年萬允康盧長華小集萬楚人盧

與予同里

桐江阻漲

賴古堂集目錄

二

將至嚴瀨用元潤韻寄舍弟靖公

布帆

舟中看姬人焙茶

江行雜感

須江延醫

自長安返止清湖是爲須江盡處明日便發

霞嶺

仙霞關

卷之八 七言律

四年七夕詩

丁亥侍叔父酌秦淮

同張淑士舍弟靖公分得田字時隣舟有

盲女枇杷聲

戊子在榕城飲說餅

堂同馮伯宗賦

己丑修懷東齋中分

得麻姑降蔡經家

庚寅子重入閩懷東

甫出關相值拓浦飲懷東旅中

署中別羅星子胡元潤

西禪寺畱別

甫自北還卽有汀行舟

中寄呈 家嚴慈并與開也兄靖公弟

示裴生符剖

朱竹

長汀舟中有感時

家嚴慈在白下妻孥在

榕城

杭川舟中懷陳階六

自清溪返杭川諸子衿有以詩文相質者愧

賦一詩謝之

與同里諸子飲李遂臣

海崇下遂臣出北釀醉客

懷京口劉長公長公自太末偕余至須江談

賴古堂集目錄

三

三日夜視子度嶺始別去

夜登杭川城樓有感四首

杭川城上有懷樵川鄭胎聖朱璧符張龍玉

杭川署中哭張松瞻

裴符剖自清溪以新詩來質時子已發杭川

邂逅中途喜賦一詩

次館前驛念已與臨汀諸君子別黯然久之

清溪遇高甫澄卽送其南歸計子別澄甫於

白浪河時遂十年矣

林得山同次君孔顧招過嵩山草堂看梅得

曾字

南溪陳克興以所著詩

文見示賦此奉贈克典著有車塵雜

聞馮伯宗下第 再過遯園贈米澹菴

子以庚寅冬日出臨汀壬辰夏日再至鐵嶺
是爲臨汀界不獲見八邑諸同人黯然人
之賦此寄懷黎媿曾宣巖諸君子

庚寅在杭川賦詩寄懷樵川諸子頃乃復至

樵川竟歲迴環曾無定跡再疊舊韻却寄

杭川諸子 張瑤星札至并得友蒼

開士近詩 粵客過延津將往秣陵

陳章侯繪磨兜堅見寄感其意賦此答之

三至蕉堂 將入清漳畱別佟滙白

賴古堂集目錄

主

宋韓文公敏公諸君子

清漳城上感懷四首同唐肯堂作

今年夏在鐵嶺賦二詩寄懷汀南諸同人冬

初以使事至丹霞亦汀南接壤地得黎媿

曾道存鄭健也諸子所刻續懷帖感其意

成詩二首再用前韻

芳前峰示永覺和尚

次清風店詠黃芽菜

次新樂詠葦簾 贈樂城謝明府

初雪次栢鄉念明日當過喬磐石老人栢子

亭 二十日次內丘磐石喬

公今年八十有九矣子辛巳凡兩過公乙

未春子被召再至昔日同行並作古人其

年冬子被讒復返八閩幾不欲見公公開

子至策蹇出郭老淚縱橫慰勉交至復拉

子醉栢子亭下子至是益五過公惟此行

尤爲難別撫今追昔不能成語

次順德涇陽馬元御仲侍昆季乙卯與子訂

交返上越七年乙酉元御令如臯沒於王

事子時治兵淮揚經紀其喪俾返故里乙

未冬過邢臺見仲侍壁上詩悽然有感爲

賦一詩悼元御兼懷仲侍

賴古堂集目錄

主

過陳簡菴谿南草堂

維舟吳門欲探梅玄墓不果值七建商旅百

餘人相過慰勉涕泗交下感賦一詩

光澤父老相迎答之

錢牧齋先生賦詩相送張石平顧與治皆有

和次韻畱別 丙申寒食同張玄洲暨

諸同社重登詩話樓見壁上和予丁亥寒

食詩凄然有感再成四首

拿口父老衰米見貽感其意賦此

上洋口津吏餉新茗

竹崎先寄林孔碩 答榕城士民兼寄靖公

弟

林鐵崖從瓊海惠書見

慰感賦

王子義移家

儀封曹白公進士冠日夢予過訪自稱今名
時白公實不知大梁有予予時亦非二字
名越五年始從鄉牘中得予姓字又二十
年始過白門以詩述其生命舍弟相寄賤
子易名鬼神乃逆知於數載之前誠異事
也賦此以答白公

大興和尚俗臘時在烏石山

射烏樓紀事

圍暫解送陳立三返里

解嚴後病臥敢園

延醫不得寄舍弟靖公

賴古堂集目錄

圭

呻吟牀第聞家慈病

同門吳曰庸先生徒步自泉州過慰

王美厥自清漳過慰漳城前歲陷賊美厥僅

以身免

送李介菴呂素巖北還

王逸菴大行此君堂看菊時陳孝廉將北上

大行冊封流求以海波未靖暫阻榕城

卷之九 七言律

巨信和尚俗臘予別和尚于清漳漳城陷和

尚移鉢雪峰頃復辟兵來省今日語予曰

入秋太平見矣 郭去問還家未半載復

作章貢之行送之

鄭圭甫昔上公車因子與郎山呂西屏使君

交交莫逆也圭甫方期再過西屏而西屏

久以憂憤作于虎林矣于圭甫之行凄然

有感賦此送之 漳城陷後郡司馬周披

雲僅以身免棲遲會城遂踰三載枕上念

之不覺泣下為賦一詩將以貽同人為披

雲作歸計

有介漫遊遂至江南今

日忽返得家書感賦

芝麓自粵返白門送有介詩有加餐為報周

公瑾老眼秋隨鴈一行之句依原韻奉寄

安國寺訪心持上人寺前三石甚奇石上獨

賴古堂集目錄

圭

茂一松

除夕前一日高雲客始

過我減齋時有介初自秣陵返

雨中聞有介攜具過彥遠道山亭子彥遠初

至有介亦甫自秣陵返

偶過陶瓶值胡彥遠小飲得酸字

與有介

寄題南郭草堂

花朝過煙雲過眼樓簡彥遠初荔

萃林寺

寒食鄭玄公崔五竺高

雲客謝爾將過敢園

清明聞同人各有飲所風雨荒園悽然有感

上已集絳月蘭若

昨夢簡彥遠初荔

有感倣古意新聲 與王啓伯總戎

南浦橋亭望夢筆山

王弗瑑楊商賢追送予至邗江畱別

朱思遠羅星子高康生王古直暨予倩王隆

吉遲予于虎林程穆倩宗定九遲予于邗

上舟中賦此志感

舟中與胡元潤談秦淮盛時事次韻四首

過淮南湖心寺弔隱知和尚示首座本融

閩人翁陵移家公路浦過予舟與其同里徐

延壽醉

板閘與林戒菴

渡口答有介卽用原韻

賴古堂集目錄

三

再次前韻

桃源縣答宋去損卓初

荔

宿遷菊花同胡元潤卓

初荔作

重九寄鄭宜今蔣用焄

謝爾將高雲客

沛河九日次吳冠五示

王壽格若士

珠梅聞夜雨與鄭羽人

陳伯宗

深夜過滄州聞岸上傳

呼聲

張秋與客

和林戒菴守歲

己亥元旦試筆和林戒

菴

再與鍊崖

蘭陽王王屋大令斥負高才佯狂自恣不永

于年自誌其墓以坡公誌人之銘有合于

已卽以銘已予欽其達復哀其志曾鐫其

遺集茲系以詩 麗人行水上同蘭次賦

寄灘縣楊再蘧蔡漫夫于鳴岐

蓬萊閣和吳冠五韻海上春夏之交東南風

緩則海市見

羈中寄東萊太守鄧偶

樵鄧家白門前作郡清漳與予同守會城

二月十四夜月下望見林起八禁不得一面

黯然成詩

得兒書淡憫其意作此

寄之

送卓初荔返閩

送胡元潤返白門

少保商丘宋公錫謚文

康紀一詩與令嗣牧仲

賴古堂集目錄

三

送徐存永遊大梁

甌香買得芍藥數枝葦

屋中苦無花具強余爲詩

永夜不寐垂淚與小僕蘭水絮絮口占示之

午睡與冠五

白櫻桃

橄欖

文官果

六安梅花片

蒟藍

墨菊

佛手柑

旅中遙酌冠五

介壽以胡彥遠見慰札

子相示却寄

王勝時至勝時數過長

于向兒輩詢南北信

與劉竣度

五月廿九日烈風雷雨

聞缺崖明朝行黯然賦此送之

送客南還祝親 送客遊會稽

潘君重九前四日載酒同冠五過我適隣客

遣童子送菊 宋去損以予累客死都

門重九前二日素旄南返哭送四詩兼貽

令嗣峩長 送程伯建赴滇

再賦靜一帳眉 除夕向芝麓借書守歲

知芝麓念予甚爲予止酒罷歡坐客聞此

感而代泣予則自慶且用自恕喜賦二詩

用七十老人朱靜一韻

卷之十 七言律

賴古堂集目錄

七

正月四日五更大雪晨起忽念芝麓此時應

悲因樹屋中人作此奉簡

人日雪霽冠五傳芝麓和予詩至冠五語予

從驢背中讀龔先生詩歡喜欲墮

送朱士先還豫章 兒子南來壽格移尊過

慰靜一老人同賦二月十六日詩

寒食前一日若士壽格冠五風雨集因樹屋

念老夫數日人世酒酣耳熱略述生平時

予所著書影初成故諸君子詩中及之

芝麓舫齋字曰春颿

謝大潛初自中都來視我

京口王公量在獄投我一詩悲予將不及見

公量答此 重五有感同冠五作時

得紀伯紫卓初荔園南書

五更起坐走筆欲寄舍弟雙燕渡黃河弟句

也 七夕

補臣無間庭發望如諸君子見予得家信詩

皆拭淚相和同悲轉觸疊韻再成便寄靖

公弟兼示兒子 黃濟叔與人同姓字陷

若虛一載餘今日得白賦二詩送其還里

同芝麓蘭次賦 朝獻適有風異僉擬以

疑 告適 天恩樂減罪人死因置疑徙

塞外 茲受吳公至公以令子

漢槎累將徙塞外

見梅花 將移塞外先寄龍眠公

暨諸同人 雨露美王公也

黎媿曾過慰兒子過西昌時媿曾與大令宣

巖存卹備至 初聞徙信寄白門羅星

子高康生盧雉公方爾止杜于皇胡元潤

王勝時作客淮海寄別

寄閩南高雲客蔣用菽謝爾將

重過前岳陽太守李燦辰思鶴亭予赴閩日

燦辰送予東郊涕泗不忍別今忽忽七載

矣

南還吳庭發至自毘陵

高澄甫至自梁溪王勝時至自雲間朱靜

一至自秋浦申霖臣至自吳門徐仲光至

自盱江相慰感賦

東淘吳賓賢貧病工詩汪舟次手錄其近作

相示頗有同調之感舟次且爲予言賓賢

近札有夕陽殘照于時寧幾之語櫟下生

痛賓賢或真死不及見矣爲賦一詩急令

舟次寄示賓賢汪舟次每見予輒言賓

賢不置予旣爲一詩寄賓賢感舟次于賓

賢纏綿悃切復作此與舟次

賴古堂集目錄

无

同許天玉程穆倩集許力臣師六宿影亭卽

席分得楓字十八兄開也左右亮工

患難數年于外已亥七夕爲兄六十初度

亮工在請室不能相祝越三年辛丑亮工

南還又一年兄始別予還里予始和諸君

子詩爲兄壽欣感交集望始不及此矣

同唐祖命梅杓司王玉式集任貞生雪礪卽

席賦過宮紫玄春雨草堂

客吳陵張天任自延令過慰

田雪龕張天任宮紫玄張詞臣劉膚公黃仙

裳陸右臣宗定九黃濟叔宮武承集春雨

草堂次膚公韻

送許玄若還虎林

與謝仲美

與鄒方魯

與樊會公又新浴沂

與胡元潤元清

湯旌三約同鄧萬子登

平安山山高峻巔殊平曠望石臼湖在衣

帶間

同湯旌三鄧萬子集馬

寅公秀才齋中贈之

從山後倒入無想寺與僧惺悟

劉素先初度

與吳遠度雲林白馬峰

予與遠度家在其間

與高蔚生兼示康生

賴古堂集目錄

三

將發青齊聞中毛文山孝廉適至卽賦別

青齊得從化孫斯百大令書予與斯百別于

此地垂二十載矣

旅壁步王西樵韻時方憂旱

夜過劉藥生長白村莊

新秋過陽丘見西樵貽上旅壁詩用西樵望

女郎山韻寄懷貽上

夜同王國儒孫河柳高伯羣集馬三如源思

齋中值黃心甫自惠山至聞黃濟叔作古

登超然臺望馬耳山用謝在杭韻

雨中宿滄浪園示丁魯瞻顯若

過傳逸菴四本堂 雨中五蓮僧來相期往

遊不果 東武懷古

病肺讀李渭清海陽集時贈端石

城陽南望寄舍弟靖公

哭許有介 哭徐存永

哭陳開仲 穆陵關欲雪同劉公蕃

司李用弇州韻 過東莞武劉二孝廉載

酒談花之寺爲沂州之勝境同楚中劉公

公蕃賦 禮沂山東鎮神祠同劉

公蕃賦 百丈巖瀑布同公蕃賦

送陸違之還三山兼壽其七十

賴古堂集目錄

三

送朱靜一還九華 陸咸一招同陳階六張

鞠存楊修野宴集卽席分得歌字

丘曙戒季貞招同宋牧仲陳階六張鞠存楊

修野陸咸一張虞山杜湘草諸君子宴集

卽席得鴻字 王珂眉自襄垣過訪以

蕭尺木墨妙見貽卽步見贈韻並寄尺木

陳階六謙六招同孫惟一張虞山杜湘草集

恭恕堂卽席得頻字

荻江阻風如松菴次張黃岳韻

何省齋渡錢塘回出冬至前一夜燈下獨酌

見懷詩相示次韻奉答卽送其先返白門

並寄次德 壬子春正渡江汪長玉

舟次招同程穆倩汪秋澗孫豹人吳野人

冠五仁趾集玉持堂

卷之十一 五言絕 七言絕

題胡元潤畫定州雪浪石

沈休文帶圍 陶靖節無絃琴

李太白韉 將發汀州過順昌燕子

巖 閩中諸花皆早惟菊經

冬始茂 毘陵舟中不寐

躑躅 夢墨堂試燈分得浮字

課童子插碧桃膽瓶中

賴古堂集目錄

三

有感次壁上韻 內人剪綵製芙蓉燈供

大士 順昌舟中夢舍弟靖公

大清明曲 九龍灘口號

舟次桃源洞家人以吳釀至便寄王伯常

閩茶曲 再至焦堂

哭樵川趙雒川大令趙旣罷邑復過其地以

病死 哭樵川門人楊凌颺

同客嘗荔枝酒客皆未剝荔脩以詩

靖公弟至 清漳送郭無疆歸莆田

過華林寺壽心和上人

送客過富沙 送郭去問入燕

除夕渡蘆溝

次真定遙祝家慈

鼓山永覺和尚八十卽用和尚自題小像韻

子癸巳冬同趙臥齋直指王襄璞方伯曾

一登芳巖

次邯鄲簡李浦珠

送鄭丞

癸巳冬日過華林寺看

梅爲詩壽心和上人今日同王逸菴林涵

齋再過其地乃知上人寂去既已兩載嶺

梅欲發客思凄然再登舊韻示其首座道

目題梅花再送道目

送王將軍還里暫遲湖上

佛生前一日爲子初度神光西禪諸刹爲子

賴古堂集目錄

三

禮懺走筆示法緯開士

壽昌塔下示竺菴和尚

懷心持上人安國寺

竹枝詞爲胡彥遠納姬賦

送宋去損返莆田次諸同人茅屋詩

題箬蘭畫菊壽王若士

同人栢臺茅屋成題草鴉寒話圖

鄭羽人以六聲字詩來和之

王壽格三十初度壽格諒不受祝予亦不敢

祝人得二十八字聊鳴悃憶

羈室中客因予客歲可憐明日又清明之句

爲數絕句予復用原韻

卷之十二 七言絕

題有介畫再送伯紫

東甌香

甌香醉臥醒始見前詩

以一絕來答之採蓮曲

再步同人韻送徐存

榆錢

御溝橋櫻桃

重九和甌香韻

重陽後一日寫羣鴉寒

話歌賣錢沽酒

重陽後二日得蕭伯玉

許介壽兩家日記喜其三數行一則易于

作輟遂盡數葉十月十三大月下步過

賴古堂集目錄

五

降舍

叔舉欲醉我反醉我酒

去

芝麓今年試筆卽和予

詩更雪中疊韻懷予題後曰勝于開卷有

懷介溪閣老也

王壽格解杖頭錢買予

清明卷復成

再送冠五韻送初荔

六月十日紀事

無題

羈中題畫釋竹

題黃梁夢壁

渡河望中牟讀書處

醉翁亭畔歐公手植梅三月朔猶未落前此

未有也南還閔子濬邀遊一截誌感

辛丑清明日哭先嚴慈柩前

邗上重晤黃濟叔見其近書漫題十絕

題田雪龕小照 長年乞書

阻雪淮陰項永伯以詩集見示漫成

寄野鶴 再渡許山泊見西樵壁

上詩有懷阮亭 渡淄河

青酒苦澁求之士大夫家咸云乾醉嘉然絕

非廿載前風味矣

章丘追懷李中麓前輩

淄河旁土阜童禿傳是牛山

六度入會城見貽上韻有感

沂州東面溫泉 重晤程正夫

喜蔣用敬至自閩南

詩伴次何省齋 初與省齋約共吳船余

以事阻公先發數日舟中有懷

湖上夜月聽宋郎琵琶

每至湖干謝文侯輒爲余寫照辛亥再來余

年六十君亦七十矣復爲余描寫老頰慨

然作此 辛亥嘉平五日湖上見

新曆有感

湖上畱別

卷之十三 序

賴古堂詩集序

王王屋文集序

阮太冲集序

王于一遺稿序

顧與治詩序

向林遠詩序

西江遊草序

盛此公哭金冶王詩序

紀顛叟闕里詩序

卷之十四 序

陋軒詩序

汪舟次詩序

古香堂詩序

朱靜一詩序

託素齋詩序

理信存稿序

南昌先生四部稿序

託素齋文集序

學文堂集序

卷之十五 序

何省齋太史詩序

醫學正言序

賴古堂集目錄

美

袁周合刻稿序

胡元潤移居詩序

宋去損冰荔編序

閔伯宗詩序

放生社序

金陵覽古詩序

廣金石韻府序

卷之十六 序

黃母周宜人七袞序

覺菴兄六十序

祝龔芝麓總憲序

壽汪生伯六十序

壽青溪三老序

倪母朱太夫人序

卷之十七 序

碑記

送王庭一入楚序

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彝初周公救荒碑

休休道人授書圖記

卷之十八 傳 書

林宗先生傳 王王屋傳

盛此公傳 書戚三郎事

卷之十九 書

與鏡菴書 與黃濟叔論印章書

與王先生書 與高康生書

又與高康生書 與汪舟次書

與陳琪園書 與王隆吉書

追報亡友黃漢臣書

復何匡山書

卷之二十 尺牘

復高念東 與陳原舒

與何省齋 與黎槐曾

與帥君 與某

與陳龍季 與方與三

與高康生 又

又 又

與黃濟叔 又

又 又

又 答濟叔

又 又

與林鍊崖 又

與胡元潤 答范文白

復余澹心 與張宗緒

又 與吳冠五

答何省齋 與黃黃鶴

與倪闇公 與何次德

與張瑤星 又

又 又

又 又

與倪師畱

卷之二十一 引 書後

閩雪小引 北雪小引

陳香初詩小引 刻馬元御賦小引

周藩牛左史宮詞引

題楚西來傳小引 陳桐雨詩引

書丙申入閩圖後 書詩冊後與吳冠五

題高雲客詩 書程石門再遊燕臺詩

後 書徐氏所藏張林宗先

生舊稿

卷之二十二 題跋

題菊帖後 題與然大師畫冊前

題許有介急就帖 題陳章侯畫寄林鍊崖

跋顧少宰硃卷 跋黃心甫自敘年譜前

跋為與三序詩後 題陳章侯畫與林鍊崖

題所作八分書寒鴉歌後

跋宋去損分書卷後

宋比玉臨董文敏各體十九首跋

為林鍊崖題嗎咻吵國畫

題老蓮畫與王竹菴

題畫寄林鍊崖 題宋轅文藏淳化帖

卷之二十三 題跋 像贊

題黃濟叔摹泰山碑

徐存永鈔秦京詩集跋

題許子韶畫 題汪湛若臨摹黃素黃

庭後 題試雨茅弁急就帖

題鄭汝器藏李宋合作畫冊

題姚伯佑梅花簋子

題王東臯冊子 題許子韶郁李

題王東臯畫卷 題宋去損八分書羣鴉

寒話圖歌 題胡元潤畫冊

書馮幼將畫竹卷後

題徐青藤花卉手卷後

題蕉堂索句圖 又題蕉堂圖

又題蕉堂圖 又題蕉堂圖

題王若谷藏麻姑壇帖

題漚永和尙小像 題祝培之小像

題曹星子小像 題止菴和尚照

卷之二十四 祭文

祭福州城隍文 祭四人文

祭福建按察使司程公仲玉文

祭建寧司李君碩孫公文

祭汀州司李若義盧公文

祭毘陵吳儼若太翁文 祭靖公弟文

祭王瑞芝太翁文

附錄

年譜 小傳

神道碑 墓誌銘

墓碣銘 行狀

行述

秣陵于君杰 全書

蔣維章

金陵范翰伯精刻

賴古堂集目錄終

賴古堂集卷之一

浚水周亮

古樂府

出東門

出東門雨霏霏黃沙撲烏亂啼掉頭不飲酒驅我
病馬上大堤解一腰間弧矢鳴齒齒解弓衣來朝城
南射虎今朝先射咄咄兒解二咄咄兒日暮歌鐘娛
客白晝殺人為嬉日色蒼蒼河流瀾瀾生死甚重
未可知解三日色蒼蒼河流瀾瀾生死不重未可知
疾歌慎莫悲能報仇知為誰解四

出西門

賴古堂集卷一

一

出西門念所思今日不見君更復何之解一欲高歌
高歌當及時何能黃髮台背蹙蹙靡所施解二飲醉
酒呼所親但醉無所苦莫更道家貧解三死壽亦不
惡長壽勿復嗔彈箏更飲酒趁今夕此身解四自非
秦皇與漢武安能富貴更神仙解五使人壽如金石金石亦可穿寄
語西隣兒好華不再繁解六
今夕歌宿郎山呂正始天咫樓作
今夕何夕今明星煌煌今夕何夕今乃與美人同
堂芙蓉為飾今之蘭為妝芰荷為衣今薜荔為裳
何接美人之窈窕今乃使我掩袂而彷徨

今夕何夕今鶴鳴九臯今夕何夕今乃與美人同
輅吞玉華今舞翠翹服霜散今上雲霄何接美人
之欸欸今乃使我氣結而鬱陶
今夕何夕今飛鳥羣過今夕何夕今乃與美人同
歌望高山今山嵯峨顧流水今水滂沱何接美人
之靄靄今乃使我日暮而蹉跎
今夕何夕今風雨颼颼今夕何夕今乃與美人同
舟運居巢今發清謳揮鉞鉞今撥篳篥何接美人
之咳唾今乃使我慷慨而心憂

來日大難

來日大難冠敝履穿夢見故人云胡不歡解一邇彼

賴古堂集卷一

二

嵩山求見神仙神仙嬀我多與金丹解二自惜路狹
彳亍蹢躅俯無溪履仰乏峩冠解三里巷雜沓雨雪
覆覆日暮舉火親戚長嘆解四健日常少衰日苦多
不能長年如彼愁何解五願見神仙乞藥一丸如王
子喬馭鶴驂鸞解六
汴上謠舟中馮伯宗述水沒
肉糜饑者隨井
莫苦饑飲肉糜但願井中暎休見轆轤轉
河決後民多有以書紙蔽體者
雲綃霧縠經衣史服
向河哭

向何處風蕭蕭一聲能兼幾骨肉

對豕亂後四郊多野豕有齒如錐

黑豕白豕人立啼蹄躑躑去安歸吁嗟乎胡爲有齒利如錐

煮書

煮奇字去黑水蹣跚老蠹魚蝸蝓登土簋

煮皮

皮附篋笥者啓而食之形多龍鸞

篋上皮新剗味不如食指夜動烹鸞飪鳳

東家

菽菽莫哭東隣睨肉

招招舟子

賴古堂集卷一

饑聲蠅飽聲虎招招舟子逢彼怒

水耶

饑甚則棚上水至濡首如是而已

人耶鬼耶濡吾首者水耶

紅蟲

紅蟲羊溝注瞋羣求紅蟲一掬青蚨兩斛

百粒珠

百粒珠千粒粟莫道粟子貴賤似鮫人淚

苦米

煮百藥也

人亦有言勿藥有喜彼神農氏嗜此苦米

悲歌

丈夫學爲奇節兒女苦於饑寒莫學爲人但學爲

官攫金不誨盜猶得以廉名殺人寄他手猶得以恕稱

上邪

上邪我欲與卿相知相知何時左癰右疵匪夷所思炎炎被裘寒衿葛雨上天卿當與我合

老僕歎

老僕懷書字漫滅長跪視人人不接東向喁喁西喋喋

辰趨曰未飾午趨曰甫食暮趨曰息蛇行鼠伏賄闇者納之馬廐非予之慎失入惟予疚

欲止不通去失此候日已暮日已暮宿將誰叩三數見之囁嚅出書飾以貧賤豈常余申以生還

賴古堂集卷一

將報渠曰噓僕方啓齒客錯愕吾之室垂橐吾將勉圖之彼其之子涼且薄途棘盍自匿爲主

爾宐力我人不復遣相知寧形跡惟予之心蒼者識

急曰我不負逋緩曰彼不切膚恭以任之曰

吾實急彼急彼不自急吾久之不來再趣僕僕

曰雨落復上豪門再往秦人得疾越人檣額郎書

誠工鬼不激賞

慎儂歌

反

約誓不相離夢裏與歡遠儂意正可憐歡言夢是

歡

歡詢儂小名婉轉不成吐愛歡枕上呼故意打鸚

手觀歡看書問字歡心駭讀書折一角畱待小姑

解 唾歡右耳言左者亦未識如何嚼香兒盡是儂胸臆

義鳥行

有鳥有鳥名孝雀朝飛暮飛聲不惡鳥不攫人人思攫攫之道廣羅施樛間老鳥倦羽進乃不知還鳥入絛速爰罹其足動益急蹙哀此鳥敵鯨何來老雕謀老而聲噍古饒於腹下翼且飄旁有數鳥聲曉曉欲往敵之畏彼梟爾畱衛此吾徒

賴古堂集卷一

五

吾徒我往招爾鳥往南爾鳥往北爾鳥往西爾鳥往東馳檄檄余朋府中列栢銅臺相風秦家桂樹顏氏隧中城頭屋上但來莫計雌與雄道逢八九子且與俱回爾往亦不武不如率衆與俱來羣鳥來羣鳥來勇者畢力智者畢才號天蔽一蒼薄地逼九垓似有神者役羣儔蒼鷹曰吁夥頤鳥合雖衆急則死鬪緩則離姑示之以飽颺終將療我饑鷹揚鳥喜羣相告計失吾羣入蒼鵲窮寇卽遁勿蠻觸大事應解老鳥足或言先啄枝或言枝墮將復使誰擎或言并啄其絃或言絃卽絕我不具指誰能解其足上之九嬰慘淡經營

機在於晴望洋而歎黑頭俄看雪數莖挽鈴求

客客心必矜願學黃雀啣環致客爲公卿壯士

突如高顙溪目爰止瞻鳥登木發伏吁嗟乎羣鳥

彳亍救不足一手取之亦何速羣鳥曰都人果

異鷹慈聲上騰以此望人人以此應羣將集此公

之戟報之以百朋一鳥曰吁未必異鷹瞻吾之

屋機機發發趾高而直視其心將不可憑一鳥

曰彼夫何仇其靜以聽我聲徹天天不憐憫壯

士掉臂見老鳥不見羣鳥客憐羣鳥持錢贖之負

之趨反謂客曰我固慈氏不忍及其餘鳥非望

始張翅齒齒棹棹不敢前吁呀到地還復起回視

老鳥目矚足動遙遙雨泣難自己人心慈人心

慈吾道其終否老鳥仁者終不死謀人不善引爲

恥寄書與燕雀出入慎厥初人情不鷹卽此夫

同趨碣石礪吾喙吾將生食其肉啄其顙羣鳥

曰去吾將訴之吾家三駿日中鳥明明照爾不能

通譖諂今明明照爾不能通

五言古

九日顧見山移樽同胡元潤望茱萸山

客裏逢重陽舟中獨兀首故人提壺觴辛苦爲予

壽好語亦傷心婉轉善爲誘天子真聖明諫臣

有某某天不虐善良此事終當剖此酒出蘭陵吾

鄉所未有茱萸山在前其峰九十九不登茱萸山
且盡茱萸酒卽今在窮途忍使杯去手意在引予
醉較予多半斗酒盡片帆開已出夏鎮口回首望
故人醉眸引睇久多謝諸少年不如君忠厚

歲暮遠爲客嘉平廿四日賦

先師授我書黽勉敦其素可爲不可爲靜數平生
誤豺虎卽云驕微軀一已足所悲蔓引滋棘行無
良步枯木不忘華春風多曲護客從萬里來悲哉
歲已暮

清夜銀鐺急雙足苦交盤殘燈無完焰冷照鐵裏
痕借酒難自把殘書誰與攤北地不卑涇老人畏

賴古堂集卷一

七

下寒咄咄復咄咄所悲匪一端

南司北風高塞瑾成茅屋冷冷三數人歲寒共一
族有足不得伸鐵衾雪滿剝聞爾數過從所悲我
幽獨在難疾孔多良藥昧寒燠倩人施鍼砭復悲
艾未蓄悲哉昔人言病死詎須哭

松下多悲風霜寒月皎皎歲宴客心難閉門賦窮
鳥有翼不成飛入望江湖渺前路亦何修羈心空
悄悄出門復幾時半歲鄉書杳唏噓復唏噓白雲
天外繞

臘月廿四日是爲小歲辰有家不得返酌酒慰苦
辛團團相對坐不識此何因起步向庭除甲士罽

申申企足望隣牆獨客淚滿巾好言寄慰客屈雙
終奇伸昭昭大化內豈有私陽春

雜詩

在昔趙襄子見圍於晉陽圍罷時殊庸于次有相
當上賞乃高赫五臣咸怒張王曰昔在厄看人盡
激昂在難而守禮此意或難忘遠聞發聖歎善賞
者惟王力能使臣子安危守其常哀彼憂患人其
心易爲傷所以鵬夷子飄然雲水鄉

我聞越石父身爲羣垢輩忽然來上客解驂贖其
躬一朝脫羈勒專車引與同白骨附良肉枯雪煦
溫風初不昧此感久之識道窮登堂謝夫子高厚

賴古堂集卷一

八

實難終身本赭衣子公卿敢復通屈者不知已信
者未惜惜知已而無禮不如縲絏中

白雲書屋詠爲王望如作

王公意傲岸習苦有好顏昂首淥醺外獨愛白雲
閒著書醉不輟酒致滿名山退尋堅閉戶陶然理
貞艱因知彭澤意一觴千載關

車不覆羊腸大道車能躡馬不因太行康莊馬乃
跛王公獨醒者胡爲稱今醉揭覆亦何愚剗刃自
云智拙訥謝君子醒齷徒爲累整襟坐白雲歡古
不憚悴長跪讀君書調苦而心義

蒼狗與白衣是爲羣雲態斂性辨妍華五色不昧

昧王公少世情峻嶒雲外內一燈曳素燧書聲真
緩鍵成書數牛腰破屋不能載慎莫出示人人能
唾我背

君家住黃山萬雲填一海作屋霄漢凌小儒望崔
嵬瑤華落人間衰食充人餒竭來臥蒿牀奇憂義
所詒閉牖理象陳平尋所以乃曲直橫古今局覆
了無悔剖籬望遙青白雲終不浼

有懷高康生蔚生

長者常上書少者閒抱膝出處雖不同爲養志則
一閉戶抗前修何者爲名實薜荔滿階庭秋風吹
素室肅肅紡聲中兄弟同吮筆

將樂玉華洞

賴古堂集卷一

九

全焦虎阜非不一望而盡然數往數令
思玉華洞奇幻淡香至不可名狀然一過
輒不欲往豈勞逸之殊歟抑顯與晦之有
分耶問人謂紫陽鍾武夷鍾山鍾玉華彼
武夷無論矣若鍾此幽晦詭曲而生其人
殊可畏哉極知唐突名山遂欲開導遊者
天階尋玉華風急雲飄鍵欵忽墮坎宮躑躅魚龍
背萬石縱復橫意如敵所愾頽然或自放偃蹇亦
無配勉強錫嘉名意到形斯在古雲結不流溪聲
高處碎一燈夢相扶聲光全憤憤冥行更數武跋
跡不可耐長揖謝遊人微衷多感慨安得煩五丁
龍雷啓其昧劃然天地開爾我咸無礙朝暾照八
埏陽和滿一槩夕月映花酣長風吹大塊松栝白

石間篠簞蒼巖內杳杳與冥冥有餘於進退乃知
五嶽心不肯自晦晚悲哉陰翳兒偏欲求其晦

十韵送之

高仲忠憲孫承家澹以泊努力事躬耕歲歲硯田
惡焚硯走四方恥爲詩書縛憶昔在大梁遇君古
蘭若琅玕照乘車鐘鼓和南籥雄文爛紫霞新詩
麗金縢塞菴張蝶菴陳師兩家大著作進前爭譽
君爲聲不各各我時年甚少氣若魚龍躍大言不
賤貧與爾抵掌約談諧日淋漓學余餐餽飪一去
三十年汲水盈復涸出處撫微躬難將鐵鑄錯生

賴古堂集卷一

一

死空躊躇恨恨兩齒齟山東與閩南君來舊然喏
慙愧仕宦心遇人一以薄分此蝸殼涎安能肉臞
鶴竭來被竹彈蜂蠆匪毒蠶緯繡其難遷銀鐙聲
索索多君不及餐買舟冰自鑿只似向時來一錢
走京雒顧我頌繫中危途不少却飾哀爲好言奇
伸看曲螻行將披蒼穹與公遊遼廓此言委曲爲
余不以爲謔 天恩緩一息雞燂述湯鑊哀此須
臾人尸行憶魂魄新雨若盧中孤鴻號密繳叢棘
無燕飛况復鳴萬雀齊年憐我哀團團艾分灼時
時說兩師夢華東京昨使師生來此看君君無作
秋風動長安客子悲離瘼忽憶閩南人聞公信錯

愕我欲遊其間出公詩我索見詩知公在父老得
一樂一往慰彼誠非只尋丘壑意中得閩人視公
不隔膜太息聞此言蓬根欲誰托洪塘無渡舟芋
原朝鳴柝霜滿射鳥樓颶翻開元閣哀哀閩南民
有足無處著我友半泥途誰嗜黃頴雁見君難問
君相與爲劬呶寒雲滿芳前楓葉迷大箬雁少夕
陽多孤帆何處落亂中行路難况是書生弱惟楚
州酒人見君應酬酢更逢黃石公寄言謝童霍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五言古

庚子重九前四日板屋欲雨同姚仲潛吳冠

五諸君子共拈劉隨州藜杖癩迎征騎客

菊花能醉去官人爲韻得十四首

雨意漸欲成雲勢高未齊借書不能讀看雲獨策
藜故人忽作念一罇遠相攜入門自傾倒笑我何
悽悽有酒不肯飲日見夕陽西

草居若小舫銜艫共相向颶風四面來波濤齊蕩
漾隔離我友呼披塵自挈杖壺觴亦已陳談諧忽

賴古堂集卷二

復暢得酒一婆娑醉人無善狀

好友遺我札竟幅無寒暖修詞自雍雍豎義須侃
侃綢繆千百言責我疎且懶殘形不可藥敝衣難
再澣迴環諷良書厄酒一心滿

躊躇東籬下奕奕衆落英哀露有佳色澹與秋相
迎云是長年藥食之耆者明欣然採盈把泛此忘
憂觥奇憂願且避吾忽愛吾生

迢迢千萬里我昔事遐征波濤日鏗鎔苦與蟻蝨
爭強顏營一飽鄙哉食餅僧已昧禍鱗集寧知福
羽輕白日沉沉下此爲世上名

千林半夜喧銜枚奔萬騎隣客驚未眠攜觴析疑

義無籍佐遐稽意解等兒戲但感載酒心頗惛問
奇字同君盡此罇不奈秋風吹

東偏種兩榆西偏菊與栢草堂不數楹層層羅書
冊昨夜兒信來已成他人宅榆栢匪我思短菊我
所惜寒花有素心爲我色不憚北風向南吹珍重
後來客

去歲吳仲子眠余因樹屋風雨此重陽日日詠黃
菊菊花能再開菊帖難重讀明明昨夜燈歲序亦
何速草木不忘情悲哉我羈獨

浮蘆三五葉約束此爲家風雨忽欲來篷外數歸
鴉鴉聲不敢噪羈心不敢譁依依曲慰人得此霜

賴古堂集卷二

中花

楚楚高垣列孤鴈唳秋燈老眼披殘帙窈然雲霧
層拋書且飲酒大酌滿三升豐憂敵薄醴久之力
不勝酒醒鴈南去飛飛我未能

脾病久難痊疳羸掩清泪隙風傷人眸薄板何能
避昏黃壁上燈搖搖走魑魅恩怨亦已忘彭殤應
無二我非莊列流近之以大醉

碧潭映黃花花情平以忽率性貧賤家直心高下
著遲遲生退思每每同衆庶清泉泛老根坦然與
客茹我夢過其間酌之不願去

蒲心不自振弱葉伏蒼官蕉形不自束攢莖來竹

彈展轉逢彼怒聲折自心酸爲生不努力悵悵泣
歲寒惟此池上菊蕭條結古歡

去畱情無恹患難易爲真草草具壺觴歡然各有
陳菊葉前月長菊花昨日新素心三五友慰我旦
夕身曠世猶相感况此同時人

庚子重九雜感用古詩十九首韻呈今醉先
生並諸同人

日歸復日歸萎絕輕別離波濤騰日夜浩渺無津
涯昧不聞大道安能得前知高樾有奇蔭枯樹無
華枝危途不暫遠危機不暫緩雖有魯陽戈白日
何由返老鐵鑄錯成大悔亦已晚哀茲若盧人茹

壁以爲飯

賴古堂集卷二

三

羣芳盡搖落秋風歸衰柳肅肅籬外風宛轉穿甕
牖隔屋狼狽人大言握我手羅敷自有夫使君自
有婦名節此尋常微軀各敬守

峩峩梨嶺松楚楚箬溪石松石致足佳十年閩海
客感恩謝故人念遠意不薄仰面窺遙情煌煌滿
京雒忽復櫻纓籌形影自相索叢棘百仞高鐘鼓
傳大宅頗悉故人心不隔咫尺含淚欲有言惇
惇畏秋迫

入座心俱動繁冤難共陳無家可內顧悵悵枉馳
神浮雲自舒卷汨沒喪吾真酒至聊一酌語意重

未伸含悽念君子棄置若微塵鞭影無良馬問渡
失要津咄咄復咄咄良時獨含辛

野性若麋鹿慚愧謠詠齊積讒亦有因叢垢豈無
階唾心捧兩掌肉顫無人悲學成謫書滿笑彼樂
羊妻奇疾集弱躬行樂自徘徊况復值重九易爲
風雨哀寒菊難再見今年開或稀故里不成返孤
鴈有高飛

服藥求長年辛苦採百草大藥亦已成頃筐委周
道泰山日峨峨黃流時浩浩我年不半百何計驟
能老

新月入葦蓬寒風透木壁薄裳涼峭峭薄衾明歷

賴古堂集卷二

四

歷裘破思禦寒預爲顛倒易奇溫欲乞人持書欲
何適當時援手者匪不振高翮誤落畢羅中淄澠
同一迹良馬負鹽車加之以衡軛鞭策無終期高
節竟何益

我家近南陽菊種滿層阿竹篠隱葯房間之以青
蘿桃李匪不艷感此與秋空策杖東籬下白雲滿
山陂苦節不可貞美爾爭一遲羣芳無射出挺然
冷作輝妙藥貴始英食之色不萎我不期大年採
之欲何爲

我屋因高樹入秋色不滋松柏有直蔭遐矚使人
思餘木葉競脫飄蕭去安之不材何足惜所惜在

歲時

颺颺牖外風盈盈機上女悵然有所思俛首看機
杼機中燦雲霞空承曉底雨迹象本難明隱約寸
心許感激知已心欲語不盡語

折車羽有術鑠金口有道濃霜志殞物何惜一寸
草風雨日相催誰能容我老歎息經經人退耕悔
不早緇素色不迷願君淡自考慈儉不爲先今乃
識爲寶

鴻鴈鳴高天蟋蟀卑相屬籬花漸已黃葉葉紛承
綠惟此患難人獨傷時序速寂寂不敢言黯黯燈
局促搖蕩世外心徒爲萬棘束斂心就繩墨美彼

賴古堂集卷二

五

璞中玉飲灰欲洗腸腸哀空曲曲疲馬臨溪池自
嘶前路促無復高處登篷前聊躑躅秋風天未來
悲哉此板屋

夏畦與牛醫得拜先人墓悲我亦人子委視在道
路依依尚夢歸望望空旦暮鬱鬱幽閉中昧昧難
成寤歎息此危躬不若薤上露乃知爲養者出處
能堅固寒蟄絮我床涼颺林外度掩涕擁敝衾細
數平生誤披誠說向人誰能諒我素

白門有敝廬思以庇兩親竭來棲宿莽誰成數尺
墳弱弟難當戶我子空荷薪炯炯地下眸望此楮
衣人養葬無一缺孝弟良有因

濁酒進一觴自謂已忘憂短籬跬步行共云得遠
遊履霜不自覺勿勿已成茲擿埴不知息空爲達
者嗤頗聞陶元亮松菊有前期

隔離三數子互歌忽互悲冷泪互盈盈互拭短後
衣時命已不猶事機坐相違中有義心人強顏有
光輝却哀爲祥言否極福履綏金鷄自天下與爾
攜手歸買車不買舟早得達庭闈盲子不忘視病
鳥不忘飛長跪謝客言昂首共遙睎客去北風寒
瑟瑟掩柴扉

秋菊亦已花涼颺亦已慄悒悒幽室中徒見迷陽
列有悲自悄悄唾壺未敢缺念彼素心人躊躕一

賴古堂集卷二

六

寸札棘路慰人難寧不惜離別微傳發長慨此聲
久不滅璋珪雜甌窰或能爲我察

微霜入高林丹黃雜成綺寂寞得好顏枯樹有情
爾踟躕卧荒廬奇寒先襖被抑制心眠五更心
不解忽憶東籬花安能移著此

遙識我婦邁長歎攬素幃更憐我弟幼把菊自徘徊
日望廣柳來此是孤臣歸悲哉狼藉淚紛然欲
滴誰雨露不擇地且爲寄寒衣

客索壽母詩即用客韻客京口人

寒霜朝滿屋枯雪夜滿庭肅肅紡聲中教兒戶自
局苦竹有高節玉山多晚青明明天際月照此鶴

髮榮

白雲生遙望遙拜松菊庭旁人欽爾孝天心不盡
局殘書慰患難努力舊擅青文辭日燦爛金石日
晶瑩

秋風江上來瑟瑟盈戶庭念子遠行役悽悽盼柴
局瓜步曉煙直金焦夕照青安能此日返老眼慰
雙榮

重九後一日偶成

霜嚴百卉凋况此蒲柳質良友憐我衰筵簞卜凶
吉龜策紛然陳靈氛言不一理外借遙證淡情施
曲筆神有所不通數有所難必塞翁馬不來何者

為得失

賴古堂集卷二

七

重九後二日蘭次仲潛過慰用去字同冠五

賦

故人攜壺觴覩緬籬外覩入座無定心酒行真急
遽披誠亦草草一厄得百慮落日下空牆欲言客
已去

秋夜虎林寓園同胡元潤吳介茲王隆吉

賤貧輕別離容易同為客肅肅逆旅中徒為秋風
責鴻雁在高天寒蛩滿四壁蛩音無定情鴻心有
遠適

次施尚白韻與陳伯璣

孤雁凌秋風叢花殊未發誰謂故人來相顧無華
髮臨流揚輕帆或恐中道絕君意在瀟湘胡乃滯
吳越迷陽滿研足襪被危途歇寒香漸欲成踟躕
此明月

介茲三十初度酌以紅露

春雪正盈途淮南舟共借去鄉日幾何忽忽秋已
迫雨氣滿雲門寒風吹大澤爾年方三十黃鬚漸
欲白嗟我一生艱此行乃云謫彼路亦何寬我途
空格格與爾坐土牀層層布葦席杞菊不成飽茗
粥數相易夙頗尚繁華哀此地久瘡妄欲與人靜
難云有大益雙耳不能飛迫以稽逃籍我固叢百

賴古堂集卷二

八

愆終當以此斥意氣數欲振所悲昔在厄貧賤亦
能甘所悲累吾客客意良自厚擎卮笑啞啞公昔
白雲司欲謀無善策雙淚日盈盈寒衣猶有迹卽
今寂寞酒或當勝疇昔富貴亦尋常景光當愛惜
借卮一酬公愁心相與釋

悼黃山孫子

黃山孫承露為文若玉竿新詩頗優柔據琴興瀟
灑時時為我彈泠泠秋水瀉意中偶淒動酸風盈
四野自矜調難傳指去意須捨忽復抱琴歸長眠
英山下傷哉後死人欲聞此聲者

青州

自我來青州忽復近三載遠謫素所安所悲顏色
改髮童齒盡豁瘦骨儼若嶮旨酒難更飲妙藥誰
容採但餘愧悔心壯志何常在嘆息復嘆息白日
不相待

高子康生偕予客青州以母喪歸予時在都
下不及追送

高子方遠遊慈幃痛已喪仰天自搥心血淚空蕩
漾朝行不及星徒跣奔江上我時滯國門念之悽
以愴同悲復同悲親沒不屬續嗟哉南陔詩孝子
相戒養

齒落

賴古堂集卷二

九

常聞神仙侶齒落復能生我齒落已盡生意了不
萌兩足復半跛雙目亦漸盲衰相日錯雜老淚不
縱橫難絕鶯花想徒爲霜雪驚三芝何地覓五藥
無計成有形終自毀有堅終自傾雖有鳥獲力難
與造物爭

七言古

還硯歌

高士硯如美人鏡寒光易使新妝靚宛轉簪花花
亦憐蛾眉如殺秋波淨髯公有硯真奇哉帝鴻玉
紐不須猜汾水囊中流不盡著面依肢盡綠苔類
月涵星五色亂欲紫不紫紅玉斷血光肅肅座客

欽誰能竟作澄泥看兩耳蜿蜒雙蟠龍正面寶瓶
綠芙蓉仙女飛來時拂拭閒綠淨盡生春紅常笑
澄泥類甌瓦絺綌盡聲終啞此泥携來當石彈
冷玉清金聲上下波濤雷電滑與光摩抄久之作
古香他硯濡墨附此肌膚之恐與肉相防髯公割
愛遠贈我惟我不言心曰可座客嗤予石三災羞
見青蓮生朶朶却思寶鏡去美人玉臺易使玉顏
嗔即使團團生別照如花失月不精神何似還君
君自實情之所在莫草草攫人遂欲移人情我訝
世人輕所好美君寶研與鴻文揮手相贈見君心
曾經我眼卽我有我但欲與此君結爲隣

賴古堂集卷二

十

胡三元潤徵裘歌

前從逮者閩海回帆到揚州不肯開趲起一日復
兩日欲待我客與俱來我客不來書亦絕搔首船
頭自鳴咽朝憑鷁尾引雙眸胡郎岸上足蹙躡自
言待公凡幾時君乃成行我何之吁吁不定風颿
疾招招舟子淚漚漚扶持登舟急遽拜拂拭我面
持我械天平人耶至遂此搖首無聲但睚眦是時
當空日大炎胡郎正著葛衣纖綌多孔不承淚
點點穿從肌上沾伏日幾時北風潑胡郎葛衣不
成脫一絲兩絲人不憐馬上肅霜馬下駢嗟夫我
欲學爲裘奇服欲從句裏哀屈身成直良不易近

地遠天何所謀胡郎詩成句盡好甌窶汗邪多所
禱微書四出羽檄忤莫謂大寒索不早獲狼羊虎
罷豹麋紫鳳玄貂與青倪不信白狐偏有腋一寒
戀戀故人綈雉頭集翠出何門懸知此物定奇溫
人言君欲爲華耳其心不肯哀王孫飲章迫人身
被繫我有褐裘不自給六月披來賣與人十錢得
五人猶澁卽今只餘破羊皮割半與君兩不宐君
言爾在雪霜害脫復徵多分相遺茫茫雪花大如
掌妄一男子東海上知君立意學神仙彷彿似者
王恭斃我客不來爾泥塗重裘者子誰丈夫開口
告人豈吾徒逝將去此登天都食藥金庭飯玉厨

賴古堂集卷三

士

羣鴉寒話圖歌

許生崛起好畫竹整整斜斜風肅肅向北忽不見
此君一心惟愛寫枯木南司夜夜北風多呼酒不
來可奈何硯凍杯乾不肯睡禿筆閒從冷炕呵呵
筆搖搖拂敗紙童童偃蹇無樹理燈下微窺龍虎
姿離離欲死不成死雨鞭風撻老蛟飢左攫已絕
右挈離心憐欲益好顏色粉墨兩看無所施淺者
屈霜溪屈雪白摧龍骨黑老鐵到底不能看作薪

此公雖苦有高節半夜俄聞烏亂啼棹棹軋軋明
月低苑樹何曾集冷翼不知飛向誰家棲許生見
鴉長太息萬巢突兀生胸臆鴉爾來前爾鴉前吾
將巢子以奇墨我樹雖枯得大年南枝不脆北枝
堅關河雪冷謀且息暢飛暢舞好更遷夜溪鴉與
羣鴉語上下四旁同一處嘈嘈切切無留言我歌
爾和慎莫拒朝從昭陽殿裏來千門萬戶一時開
莫乎鼓之軒乎舞親見鄒衍吹律回鳩樂閒房鵲
笑大來遺我酒羣相賀吾徒豈不憶寒號枯枝得
坐且同坐楊柳藏身憶白門欲飛不飛戀黃昏此
心流水孤村外此地難言好久存葦屋風飄不成

賴古堂集卷三

士

畫放筆與鴉爲酸話不知幅間與樹間更殘月黑
羣鴉拜許生畫竹竹盡情許生畫鴉鴉有聲但是
一點兩點墨何至遂與羣鴉爭許生慎莫悲寒昀
會使墨光有奇吐噦噦天上鳳皇鳴日寫梧桐千
萬樹

霜月乞酒歌

長安何來百酒民脫衣買醉未辭貧三旬九食曾
不顧牆外涎流麴米春南方粳稻北黍粟易州滑
辣青州玉易酒以辣名青州往誇陳家甘露居新
推劉氏攔掖局冷冷白雪與青霞南和荷葉內丘
瓜南和刁氏以蓮露爲醴錯認水傳羅侍御德公
內丘喬氏以西瓜爲醴

飲瞻家釀近推第一飲瞻家釀近推第一百花獨羨衛侯家故衛侯以

內每種大錯認水僅其一種溪厄淺厄許介壽一年十萬八千覆自

言身入帝京來油囊薄薄雙眉皺一斟再酌難遽

酣半蕉耐此苦且甘蓮須頗憶曾家好閩會城惟

須釀酒即賤亦數雙門藍閩會省雙門前藍公以

北酒頻誇我我適飲之無一可平時斟酌如淋灰

比來對之願空朶許生傭書茅作房夜溪喉乾十

指僵五經不來鬼欲哭古傳以枯身難就水鐵牀

推戶打手發長慨月沉柏黑影噴噴急淚不垂霜

下衣風前冷盡無人態故園忽憶隔年釀閩酒以

爲安得致之醉爲龍帳裏欲持昭儀足成持不持

賴古堂集卷二

十三

意憧憧惡睡急搖小僕劣羅家或應餘甜雪長安

雪名斜傾倒覆都將來倉卒入口不滿舌二王是

時杯在唇若士羅公急人倒著巾更靜板門不敢

打一滴兩滴乞諸隣王子高義不昧昧大言此生

眞憔悴破觚盡顛倒壺觴我醉不急急客醉目動

輔睜意全超許生揖酒雙足搖獨影大吞殊未已

驟看十指發紅條厄厄未歇羣寒挫酒民聞之失

笑大淋漓作書又作書枯木斜添竹个个得醉不

寐意惜騰自言此飲得未曾素負知人遂失子名

下由來無妄稱猶是向者旨且苦一時不教與噲

伍乃知施人須當厄薄醴頓爲王郎醺厚明日酒

民報奇聞許生獨酌得大醺始識北酒有妙理我
公非故張其軍許生飲酒且從俗我譜北酒猶未
足天家秘醪不外傳桐乳溪紅蒲萄綠

豫章郭生移家劍津爲羅使君徒步由閩入

泰晉至長安朴誠亦足重去年姑蘇值其

四十初度頃將還里索予補一詩

載字攜家人閩粵心愛劍津龍一窟津口神物豫

章來一潭空碧雙崕岬日日持杯澆老龍客難夕

聞朝遂發越吳齊魯晉與泰萬里蹒跚意艷艷忽

然欲作故鄉人自言四十已白髮勸君隨地且淹

留去年曾醉蘇臺月

賴古堂集卷二

古

陳生於白雲司中乞得數椽晨夕依其老親

予哀其志爲賦二詩做少陵後苦寒行

門外城中心交憊晨夕趨蹒跚牆缺姓名時常變

向人顏色承親無定設老翁昨日酒飲喜儂罔只

隔此一闌夜淡讀書燈未滅

冒難爲養陳家叔廁牖不忍假僮僕前門鼓響帶

日關親榻肯容子並宿凌晨泥雪衝奔軸數錢乞

屋心自傷咳唾夜聞老人房

齒髮

黑髮既白堅齒脫方引爲歡誰錯愕主人欲歸客

安托忽去忽住任落落我衰豈復得大年常恐虛

爾黑且堅及見爾輩先我老始知于我功用全髮
髮齒齒爾勿苦相將歌舞歸黃土

五言律

雪苑不寐

萬感來清夜蕭然秋已成殘燈搖遠夢細雨數寒
更江國書難寄中原寇未平多情南去鴈頻喚度
孤城

圃田示張大占

酌酒獨唏噓十年愁未除殘書淹市讀茅屋趁人
居久病親關慮長貧友媿疎城東臺哭兀吾意且
騎驢

賴古堂集卷三

寄洧川師三戒公

不見師三久書來大驪山過橋聽水逸倚杖送春
閒新竹高何似故人去未還前朝雨甚好應醉灤
西灣

游新密雲巖宮同文大士姊丈

入谷石僂僂寒侵白罽衫幽亭秀木隱古寺晚山
緘野水閒爭壑孤雲靜結巖洞中幼渺甚應自有
仙函

同滕伯倫計立柚吹臺酌月

林壑秋冬際溪予一往情人同立素月圓自薄時
名靜聽杯醪濁閒消客夢清平臺鐘漏遠恍惚下

寒更

飲宋雨恭先生湖上齋同吳讓伯延仲

城老荒陰逼欄疎野秀開雲過茅屋去水望板橋
來藥褰閒書帙香筠共酒盃遙看鶴放處笑謝爲
予回

侍家大人湖南夜泛

落日驅游客湖山夜乃姿波光延月晶鐘韻引舟
遲過寺畱僧夢撐煙破荻帷蒼茫看不定攜得幾
峰隨

哭四十六叔穆然

風雨秦淮別五年相見稀夜臺攜女伴荒塚望兒
依疾以吟安得魂因親老歸櫟林他日過詎忍拜

慈幃叔遺腹未育一女以痘傷

孫北海夫子爲亮買田

亂識爲農好新分負郭田依親已有歲得食願逢
年目送槿籬月情怡麥浪天平疇春雨足八口笑
相牽

涿鹿逢張林宗先生下第

天下方多事上書胡復歸文章誰較是吾道未全
非弟子壺空缺先生塵自揮西山朝氣爽澹欲上
征衣

同張林宗先生秋郊坐月

流火初驚序開園報早秋林虛淡進鳥水靜淺浮
鷗時果牆頭摘遙山樹外求天風吹過處吾意亦
悠悠

寄庾大

爲語庾公子儂無昔日狂措身如坎宮到面識風
霜愁病違千里音書滯數行安危須將相勗矣趁
君強

同張林宗先生南陂秋泛

載酒南陂去霜林葉欲紅澹煙疎柳外小艇夕陽
中摘果閒村老捕魚鬧野童亂雲吹盡處遠岫欸
相通

賴古堂集卷三

三

方密之張瑤星過飲予將發北海

同是江南客他鄉情倍關倉皇千里去辛苦一宵
閒羣盜依嵩勁王師涉漢艱如何客裏酒未是送
子還

哭敏求家兄

淚盡江南信英雄死布衣三喪猶未舉萬事竟全
非慧性年多促文心子半稀秦淮空有約惆悵擲
金徽

李無塵校書

落落全刪艷蕭蕭別是芬相將入白社猶道醉紅
裙人澹溪秋菊歌閒薄暮雲江南夜有夢此地却

逢君

高非援至自膠西便送其返敬亭

荒隅無節序八月試新茶海岸同爲客杯中各有
家秋風吹橘柚潮水冷魚鰕欲去何由共蕭蕭數
暮鴉

送馮伯宗北上次唐肯堂韻

遠夢勞千里秋風冷一檠爐煙飄夜月茗火煮殘
更驛路烽煙滿羈心去住驚新醪清可醉莫聽亂
蛩鳴

寒食同吳衆香盛玉郎句曲道上

客裏偏寒食羈愁冷共嗟斜陽明野水孤鴈振荒
沙未覺予何事反憎人去家疲驢不解意故踏亂
飛花

賴古堂集卷三

四

金梅郎讀書金焦沒之前夕苾芻夢君來爲
寺神肖貌祀之

不謂梵嚴子遽乘玄鶴飛魂搖殘月嗅骨冷斷雲
圍古廟憑僧拜高文任世譏金山新有夢顏色尚
依稀

寄蘇武子都門

江南歸不易憶爾淚沾巾雨雪溪窮巷風塵老故
人青衫依帝里白眼傲羣倫空負燕臺約梁園寂
寂春

哭馮九

病裏難爲別殷勤望我歸貧猶雇鬼慮死恐累慈
幃弱骨支荒塚孤魂澹夕暉少年無故友泉路欲
誰依

寄支長卿

何地覓雙魚空聞返舊廬風塵羈旅淚愁病故人
書世亂客遊賤烽連家報虛干戈吾已厭容易去
鄉閭

高密西園同何匡山飲

何許奏清音鳥呼客入林徑香生野秀城老送荒
陰羣盜縱橫甚吾徒感慨浚草堂清可醉不奈夏

賴古堂集卷三

五

孤吟

且飲水西湄百端交未披欲愁愁始我之思思云
誰池靜花閒落簾疎柳澹垂故鄉離亂甚卮酒易
成悲

蓬萊閣

萬派空明際憑高昧所之先生移我意此水過吾
師雲墮千帆亂波騰萬島疑神仙不可接浩渺使
人悲

入望晝沉沉蒼茫何許尋萬山恆欲頻一水互爲
侵汨沒空時序波濤自古今百端交集處冷淚滿
衣襟

程慎先爾止侍尊人遊粵

碧玉繞青蘿依親好共過帆回山盡見鷗起水仍
波秋迴邀歸甚檣危受雨多北來何所事滿眼足
干戈

雪中見無衣裨卒荷戈戰慄子乃服兼裳解

一與之感而成詩

遠戍寧如此披衣雪滿膺莫嫌斑是血但恐絮如
冰挾纈恩難繼嬰城力未勝相看雙墮淚斯意足
相矜

贈陳章侯

甲子歲予侍在暨陽即索交章侯家大人

浣紗溪上過頗憶爾能文熱客紛相逐閒鷗冷自

賴古堂集卷三

六

羣伊人依白露妙畫攫紅裙清酒三升後聞子所
未聞

新城不寐

古驛魚龍裏行人盡夜驚洪波摧斷岸狂颶起荒
城不覺千行淚惟聞一派聲故鄉應有夢海月照
衾明

新河

古渡迷殘雪蒼茫未易過逢潮無定岸入海少停
波鄉思青燈黯羈愁白髮多不知緣底事擁絮淚
滂沱

天狼

共指狼星皎天弧未肯張此身同洩渤吾道總批
標不自我先後誰爲別雨陽可憐時已晦正色尚
蒼蒼

東平

烽火經年逼傷心大小東城孤倚雉堞路仄隱蒿
蓬人影殘骸裏孤聲敗壁中込鞋無定向未敢泣
途窮

汪子白同至泗上先予一日返石城

朦朧家作念未敢信爲人却喜君歸舍先時我慰
親隔江成往世作客遂三春畏路無朝夕關心淚
滿巾

賴古堂集卷三

七

重過冶城唐道士閣上

冶城曾結社不記是何年鶴老藥欄外竹添經閣
邊鐘聲猶肅肅春草又芊芊服食顏真好從公見
僊僊

江上畱別王子荆李遂臣盧長華張石平

逐客看山去荒城暮雨時維舟將進酒慰別遠如
期秋意蘆中滿寒風雁外吹嶺南卑濕地容易使
人悲

望方山敝廬在其下

我屋方山下學耕愧未能提壺閒聽鳥洗鉢偶隨
僧歲儉添僮懶途窮取世憎到門無一客遠水與

心澄

燕子磯逢返上眉慧上人

夷門諸佛子一笠萬山邊不夢黃河水黃龍沒汴
上人自水
出相逢江上煙萍蹤無異地霜髯有齊年上人與
子同甲
子笑指風濤惡孤帆月又懸

眉上人出林宗先生手書貝葉齋見貽燕磯
爲先生壯年遊憩地

猶有殘霞照應知世共奇謝玄暉書如飛花
滿日殘霞照人空山
曾杖履冷月認鬚眉光自帷燈見珠從破衲遺平
臺一夕水隻字足人悲

靜海寺僧以塔碑見貽是初搨第一紙

賴古堂集卷三

八

舟聚水淙淙魚腥人語呢小亭憑目送孤磬得心
降僧過惟談海即星槎勝
覽所載門開即見江立碑搨第
一贈我法華幢

過五木呈薛歲星先生時先生薙髮稱米和

尚

老鶴鳴溪夜林孤五木殘蓬蒿前太守塵土舊衣
冠蔓草鉏瓜瘦荒村索米難梅花堂下雪入望水
漫漫先生前守吾梁郡中有古
梅花堂今沒于黃泥矣

錢塘江示王古直

兵甲縱橫地三年此再經雲移千樹暮雨壓一舟
停海氣噴江折吳山攪越青天風吹不盡何處憶

湘靈

自光澤發邵武初登閩舟

閩舟從此始到眼已千巒難急提心過峰危仰面
看樹多依水碧葉不逐秋丹獨苦烽煙逼殷憂未
可殫

樵川城中從米澹生借書送日

大地悲秦火兢兢數卷書看山不出戶引水過吾
廬顧影杯兼月呼兒經與鉏干戈正滿眼珍重老
鄉閭

海岳菴中客時違但古歡辟園奴橘柚開社主芝

蘭山月映茅屋江籬倚釣竿舊京同一夢掩袂自

賴古堂集卷三

九

辛酸公舊官

偶然看世澹遂厭客勞勞冠葉新分籜瓶花舊種
桃戲魚吹藻密放鶴夢雲高欵戶惟容我頻來踏
綠蒿

碧玉環中坐如公即倥傯謀身驚短髻累世怯長
年細帙欣人借鶯花代客憐林邊桑柘好何地認
烽煙

亂後過米澹生遊園

黃葉垌邊路從公汗漫遊長橋浮遠水老屋閉淡
秋燼歎松杉勁香懷橘柚柔惟欣雨過處亂竹尚
修修

落日明樵水相看溪上雲編籬空索莫種樹昔殷
勤折竹扶新長殘書檢未焚燧燔猶不息卮酒意
紛紛

草草寒亭下林泉不外求紀遊同夢寐書校尚仇
讐空厭妻孥累難從里社謀望中全枳棘莫更上
高樓

萬馬嘶昭武將軍夜控弦園亭燐火逼城郭羽書
連且酌林中酒同聽雨後泉遙看飛鳥過雲外意
翩翩

陸驤武至自清漳

陸子文如海書成不自驕從人間打馬驤武新訂打馬圖行

賴古堂集卷三

十

世入市學吹簫清漳詩名市簫集醉雨終宵雨同聽八月

潮故鄉莫漫去前路易飄搖

哭陳磐生

何因草草出辛苦死微官老至饑驅易時危戶閉
難鬚眉秋月迥詞賦大江寒一面由來昧無端淚
不乾公集名大江草堂

昨見羣公子文章盡大家詩能傳五葉筆已秀三

花共歎廉州遠猶傳道履嘉何來溪夜信容易死

天涯磐生佐郡廉州城陷死

幼在秣陵日聞君賦遠游暇心開麗矚遠致越前
修龍樹心無累雞林句尚畱琵琶圖上客入夜泣

歌歌公小像作抱月懷風狀

硯耕多秀業錦字重三吳好事傳嘉客攢眉咏老
儒物疎雙眼潤道廣衆心輸銀管新花燦誰還合
浦珠公有嘉客傳老儒咏公雷廉稿弗傳

兄子國光

吾族凋零盡後來爾不羣厄淡同賦劍金重自提
文亂識農桑好衰看子姪忻何年款段馬虛里醉
斜曛

寄高康生

垂髫同一硯作賦古秦淮句讓兒時勁謀從老大
垂關心徒黯淡到面盡風霾且學當年醉悠悠未

可借

賴古堂集卷三

上

洪江別修懷東

江聲鏗鏘處此水卽吾師進酒求淡醉將離或不
知萬山何地去日暮重人思瘴癘殊堪畏春帆莫

更遲期以明春晤於秣陵

今日真成別泥人記此程場沙閒映雪岸鳥冷飛
更初客孤帆惑危灘一棹明誰憐鼓吹地渾不是
歌聲

林異卿

茅屋閒相向過從麴米春論文新悟老學儉始知
貧藜藿尋溪巷鬚眉認大賓時與卿再與賓筵危途容易

別何地更爲隣

林得山

常醉林居士陶然遇古歡畱僧忘日永閉戶識霜
寒家盡羣言悔詩成逐字安孤舟回望爾歲晚退
耕難得山堂名退耕

別許有介卽用其韻

輒作數時惡懷人未別先客心支夜永江影就燈
全鴻去看無跡魚烹望有箋獨憐吳越水不透鼓
山前

別正秋冬際羈心入夜真淡更沙際權厄酒遠遊
人煙逼山容暮燈搖水氣新後時應有夢風雨岳

賴古堂集卷三

上

江濱

鄭胎聖楊凌颺朱壁符張龍玉自樵川尾子

舟至柘浦別

竟歲嬰城地凭高看遠潮子固守樵川凡一周星萬山詩力
穩子爲樵川諸士一櫂客魂搖樓臺猶餘話詩話樓在
樵川刻萬山中詩流不盡樵問余前宿處尚剩幾甘蕉余在
於樵署種城上川流焦數百本

客自秣陵至便與俱歸

君來殊有意只似促余歸小艇同花坐空山看鳥
飛經灘閒注水過嶺勸添衣不若秦淮好相期守
釣磯

庚辰春侍張林宗先生北上宿鄴下南寺越

十年已丑與公子子願再宿其地見先生

壁上詩泫然泣下用原韻得詩四首

鄴下南頭寺同來聽妙香隨鐘攜竹杖分佛臥藤

床破壁孤兒淚長河一夜霜鴻文與祕笈蛟室可

能藏

先生遺集盡沒水中予所鐫百一耳

從公爲侍者早晚學焚香月下窺雙袖雲來宿半

床逢人疑鬼夢向佛泣風霜亦解淡山好云胡不

可藏

旃檀何地是再值逆風香萍跡茫無著雨聲盡到

床支筇雙展月托鉢滿懷霜慚愧當年事浮名不

賴古堂集卷三

七

可藏

明珠十萬斛撒向濁河香奇字仍殘壁高吟在笛

床亂中無伏臘定後習風霜鐵網難收處蛟龍解

祕藏

小亭再用前韻

小亭曾顧曲十載憶寒香落豆輕翻譜移絃近就

床輕容飛豔雪薄幕貯甜霜略記填詞罷脫人祕

自藏

同蘭江趙丙三往返北道歸渡滹沱

三載蠻煙客蘭陰曾再過逢人同北道下馬認黃

河長劍懸衣窄荒沙染髻皤如何來去路只倩小

奚歌

丙三童子能吳歌

顧客難爲夜聯床話未闌里鐘懸樹老

遇鐘大樹上之站馬嚙沙寒看鏡衰顏怨擎危旅思瞞

庖風兼駛雨不敢勸加餐

黑霧滿滹沱寒風吹客過羈人依凍柳瘠馬怯洪

波夢昔悲三輔還家昧兩河蘭江春事好與爾老

漁蓑

萬里閒來去前期未易論遐心儀劍道素節托雲

根與客同呼馬教僮學佩韃蘭陰酒正熟許我數

朝昏

江上畱別高康生蔚生

賴古堂集卷三

十四

曾期閩嶠去親老互躊躇倦笑書常蠹饑憐畝未

畚晨昏蔬笋饌兄弟薜蘿居辛苦長江擢三年再

送予

康生期入閩蔚生期入越皆不果兩君所居多薜蘿康生命予書薜蘿樓顏之

馮伯宗

爾昔移酸棗烽煙爲我哀飢尋高隴麥倦覆故園

杯奉母疑南北還家任草萊借舟宿所約得聚莫

言回

舍弟靖公

應觸庭幃意相看未敢悲猶言前路坦忍顧老親

衰歸計農桑朴泥塗出處危乙鴻看不定莫悵奇

書遲

章侯聞予將返湖上預成一詩次韻答之
地入蠻鄉去誰畱湖上居相期強善飯悔不早焚
書送別潮聲闊懷人鴈影疎贈予山怪甚帝見亦
啓噓

甫發錢塘一僕失足溺水悼之

風波吾已慣老僕幾人存倦葉迷秋樹岐途昧濕
魂重來予蹇拙獨累爾煩冤不謂梁園水奔騰尚
可援僕從大梁水中逸出

哭車亦仁亦仁相隨北海數年比欲從予入
閩取道返里遂沒於家三年哽咽今始成

聲

賴古堂集卷三

五

風雨燕齊路鶯花吳越舟乘桴萬里客織薄半生
遊處士憂方劇文章氣未休雲林三十六一一使
人愁

北海同爲客齋門盡日關家貧期永歲世亂重生
還結屋依溪柳攜書住萬山十年荆棘路處處憶
君閒

江岸拾得野花歸插膽瓶中次元潤

夕氣遙岑上明霞未易量巖花方一摘山句滿奚
囊麗暘疑高夢秋心昵曉粧可憐時已暮誰與問
三湘

舟中蟋蟀

清絕是何音遙遙損客心情來生古驛夢欲破荒
岑不識風波惡蕭然雨雪淩孤帆無地泊冷淚滿
衣襟

舟中載馬

輕颿載駃騠夾岸草萋萋浮鷺心相接飢鯨夢與
齊江空閒雪練波冷襯霜蹄半夜潮聲過歡同萬
馬嘶

隔舟一客顏頗岸昇穆然蘭蕙中靜坐鈔書
鬚眉雪靜弓刀琴瑟肅肅望而昇之走詢
則杜日章也予覓日章於維揚三載矣茲
乃得之喜賦一律

賴古堂集卷三

六

扣柁孤吟客縱橫未可京輕舸蘭韻老小雨劍歌
清圻頂分鷗白方瞳照鶴明暗中能摸索不爲舊
聞聲

阻漲

江舟維古驛一月兩黃梅廬屋難聽溜底田亦厭
雷徒看歸路迅如見遠山洄便欲乘流返吾廬數
舉杯

陳階六在雲間索同社諸子作畫數十幅見
寄感賦一詩

能事難相促維舟大索心伊人盈一水好句滿千
林早夢詩同寄傳聞意已歆瘴鄉風雨惡誰與應

苔岑

寇退寄詢文大士

城郭半兵殘山居想更難
殷憂荷聖主戡定恥儒冠
萬骨羣霜白千家一火丹
傳聞罪已詔又已出長安

卽席次韻贈信州周公鼎

兵戈十載後窮巷遠遊人
隔嶺悲親老囊書索米頻
江看亂裏闊語到故鄉真
金石蕭然發寒雲不肯貧

次韻贈同里馬遇伯

如君應將相十載老爲郎
嶺塞排雲逼天空倚劍

賴古堂集卷三

七

長荆榛江國淚蘭芷夢魂香
莫畏風濤惡蕭然一

葦航

亂裏談經處春風絳帳融
大言卑小賦努力挽長弓
盜賊殊方滿煙波故里空
無端飛動意指顧許誰同

再次星子韻贈遇伯

同輩君年少微官幸早休
一帆吹彩鷁萬馬響蒼虬
匿影無南北還家昧去畱
相依城郭滿只此是殊猷

黃田守夜

垌寇真難撲羈心盡夜忡
樓高歌古驛岸斷壓孤

篷鬼氣低翻火梟聲亂舞
櫻滕隴沙磧裏處處響弓刀

重九日茶洋驛有懷舍弟靖公

此日同寒食良時變欲窮
高臺難北望客意憚秋風
別路烽煙滿鄉書鴈羽空
插萸看幼弟天末雨濛濛

咏燕子巖

巖形酷似巖下離間萬石羣飛俱有輕盈受風之致雖扶遙燕子飛然致足相抗

瀨上呢喃處差池觸小舠
臨風難避戍掠水獨趨丁
藻映玄衣亂雲流玉剪停
鷗鳬狎已慣相與啜浮萍

汀水自南下故以丁名

賴古堂集卷三

八

賴古堂集卷之三終

賴古堂集卷之四

五言律

白蓮驛

古驛藏山曲，兵戈不盡焚。一燈隨雨亂，半榻向僧分。
瘠鳥啼枯樹，寒狐舞敗墳。砦門看早閉，虎跡亂紛紛。

謫郵吏

不覺灘聲隔，監輿意所訢。住村無小吏，懸額定奇文。
熟酒全分雨，生柴半爇雲。那堪巖上望，瘴氣夜紛紛。

山樓繡佛咏

弱影空山怯，香燈引夕晨。微風吹線慢，小雨度針勻。
磬落閨聲寂，雲歸佛面親。不知枯坐裏，何事翠眉顰。

猶是閨中事，絲絲佛子身。齋心千境息，入觀一痕紅。
破衲刪餘想，高樓理靜因。綠窗桃李燉，有女繡春春。

懷顧與治

予入閩時與治送予江上，留連不能去，時以宋北玉臺表費筆山嗣君見托。

舊作秣陵客，聞聲總比閭。論交矜最晚，相勗慎其初。
所托咸亡友，出門獨送予。過君曾到處，卮酒倍

躊躇與治往會遊閩

夢裏長江棹，過從酒隱堂。天風吹岸削，海月滿漁滄。
時予在九龍惟賤歸吾實，一貧止士常。傷心卑濕地，誰與問秋霜。

清流雨中與客飲

秋風吹不息，行李去焉如。小雨來佳客，山城候野蔬。
鶴聲千境遠，菊影一燈疎。獨憶峰巒外，寒雲老敞廬。

冷署閒如寺，蕭條任客過。甘蕉千疊雨，明月一林波。
蟲響秋堦淺，山空旅夢多。相期風日好，同泛九龍渦。

寧化道中示子京

尚作新羅想，驅車亦已秋。反唇驚佛佛，銜尾愧周周。
無計成長往，累君共遠遊。此間山果異，看盡不知愁。

石牛驛

餘風猶可見，誰使盡逋亾。古驛千山雨，殘燈獨客鵲。
聲枯鷗嘯樹，影黑虎夔牆。破被三更夢，真能返故鄉。

伯宗誕日

十年風與雨，大半老軍中。磨楯同爲檄，登陴互挽弓。
哀猿挑絮語，濁酒紀孤蓬。莫作桑弧感，江楓盡

欲紅

旅舍驚相問衰顏更一年
迷陽增促戚扶老重連
遭互掩思親淚誰傳
感遇篇南陔相戒養又借劍
津船

最是傷心地秋風白浪河
溪燈翻舊夢老雨節長
歌泥滑難爲步寒號得且
過相期江柳外與爾整
漁蓑

汴水平沉後知交漸已稀
獨生應有意所至復全
非海嶼年華酒秋風客子
衣老親時在念相勗早
營歸

黃流沒汴伯宗
獨從水中逸出

杭川同王將軍大士菴禮佛

賴古堂集卷四

三

倦客營歸步軍持一杖隨竹聲
安遠寺橘影澹空
池雪認飛鴻跡雲開野鶴姿
門前秋色滿去此欲
何之

慧將歸慈氏弓衣禮戒壇
花從天外落鳥入掌中
餐僧意從秋靜離聲入夜
寬聞鐘增愧悔俛首一
長歎

秋水掩柴扉將軍與世違
甲光明佛鏡劍氣冷僧
衣慈路欖槍近塵心鐘磬
微危途騎馬客偶坐亦
知歸

淨土林中是行藏
丐佛憐疎鐘侵靜語遠水縱浮
煙幾見兵戈息難同鷗鷺眠
從公得要道慈儉不

爲先

同王將軍橋浦秋泛

將軍真整暇小艇伴鷗浮
幕府琴書靜山城橘柚
稠寒雲千里暮落日滿池
秋慚愧歌鐘外茫茫客
子愁

畫舫逐輕波軍閒喜客過
岸花秋露滿山翠夕陽
多歌吹親魚鳥旌旗綴
薜蘿赤松游甚好歲晚奈
愁何

止酒客懷輕郊坰漸罷兵
孤舟述斷岸秋水澹荒
城籬落江南意鏡歌塞上
聲何時初服遂與爾學
躬耕

賴古堂集卷四

四

吾意存濠濮輕舟信所之
蘋寒憐皓月橘冷媚荒
陂瑟向瀟湘奏情從瀚海
移伊人何處望宛在水
中坻

汀署聽雨有懷秣陵諸同人兼寄星子元潤

時兩君偕予入閩畱榕署中

孤燭全無寐雨聲入夜驕
旅愁增老病鄉夢隔雲
霄別去踪無定同來信亦
遙終宵難更聽不悔種
甘蕉

哭柘浦李文素將軍

夜雨聽啼鵲懷人柘浦前
惟傳君久病不信已長
眠幕冷餘嘉客情多失大
年連朝書尚寄幾到夜

臺邊予別君來榕城書凡四

來往梨關路依君情倍殷高樓延素月詭句匿紅裙牙將悲長縛詞人拜野墳可憐邊塞士痛哭李將軍

君詩如入陣往往在人先用周羅明月城頭賦春

風馬上篇高臺遙望古君作堂於越王臺戎服勇

參禪恍惚孤魂泣迷離柘浦煙

如爾封侯易奇勳不可成形弓分舊好素旄泣窮兵旅櫬親心慘殘城鬼任輕多應爲我友雨雪苦相爭

杭川署中雜咏

賴古堂集卷四

五

菊

悠然籬落下佳種遠分僧色入寒林澹情看冷署
杳微霜凌晚砌疎雨豔秋燈頗憶家園好羈人見未曾

蘭

過嶺尋常見冬階漫自陳含煙輕入佩斂笑婉宜
人騷屑悲三楚氤氲秘八閩和風吹善氣竟歲有

花辰蘭蘭茂

竹

作客滯臨汀蕭蕭意未經孤燈一夜雨窗外數竿
青冷署聲偏碎懷人夢未寧無端天際想翠袖倚

娉婷

芙蓉

澹影入空池盈盈若有思輕紅依素月軟白媚秋
卮一雨紛披際百端交集時炎方霜可拒不奈晚風吹

松

獨立意蒼蒼天風萬里長濤聲翻鶴夢翠色滴秋
裳過嶺存卑溼微生念雪霜南枝凋縱後看爾不相妨

抹麗

抹盡東南麗抹麗謂掩難隨風土遷陸賈南行紀

賴古堂集卷四

六

無味百花不香獨有二花不隨風土而變謂素馨與抹麗也秋心窗外冷素袖
雨中鮮豔欲來長夜柔思伴小憐晚粧清似水桃葉渡頭船

橘

共抵垂千戶山城客不貧越州當置守吳籍願除
臣于野瘡星大過淮枳樹新置身無地好頗憶此中人

畱別杭川諸生

兵戈猶未息窮士滿孤蘆僻地迂聞見山城古步
趨但能學閉戶不敢厭爲儒慚愧烽煙內誰憐飢所驅

好山看未厭獨客倦思歸朴俗情多近高文世所
譏爲予閒載酒退卽掩荆扉小艇難輕發汀南鴈
不飛

閔中介移鎮沅湘飛棹送之先賦二詩

遂已先予去俱爲離別傷五年空瘴癘一水自瀟
湘楚客皆能賦江離不斷香後時同有夢落月滿
琴岡

杭川面山如橫琴
土人以琴岡目之

瀟水入湘清波濤未肯平雲邊馳逐意懼外遠離
情江楚難爲客荆襄未罷兵芳衡容易采脫復待
予行

伯常王大將軍剿江廣之寇奏凱還汀適予

賴古堂集卷四

七

返自杭川觀軍容之盛得詩四首

汀水高無際將軍控上游垌人疑電馬奮客走霜
彪願見餘氛息甘從下士謀瑯琊家世好半壁許
誰儔

嶺外烽煙息東南爾自擎秋風吹泗水夜雨夢彭
城甲士聞雞舞丁人買犢耕革心眞未易所重在

先聲

伯常家彭城
舊鎮泗水

共話榕城外鄴江風雨宵三年空荷戟一水舊名
樵鼓吹清秋發旌旗復嶺搖虛堂能憶我更爲補

甘蔗

予困守蕉川時作蔗堂種蕉
數百本公過其地爲予葺之

海波鞞際鐵騎起幽燕邸第花間出陰符掌上

詮選山營勝壘卓土得清泉相顧眞難老登壇廿
載前

蔣赤臣比部吳岱觀孝廉集蕉堂

梨嶺人能過寒梅影倍鮮別君疑昨夕更得幾新
篇劍外江南棹卮中海嶼煙相畱隔歲任飽食荔
枝還

送胡三元潤返白門

頗欲畱君任能還亦我私慮親開遠信仗友飾歸
辭疲硯分燈倦勞魚任字遲秦淮春事好弱柳綠
絲絲

度嶺時無幾言歸每謂遲悲子連歲任更切老親

賴古堂集卷四

八

思胤客述勞劍殘書借倦卮煩君安我友瘴溼漸
相空

與楊猶龍

藥雨溼梨關花繁映旆閒蜚人知問字畚客引看
山劍倚腴雲外書殘船趨問壽麻不可任肯待荔
枝還

送羅星子返白門

送盡同來客看君又已歸殘城經歲病骨肉幾相
依意內人皆遠天涯事日非春風花信好有淚莫
教揮

帝城花色新頻促遠遊人小艇明朝遠孤燈此夜

真香流千岫雨紅亞一蓬春知到秦淮日登堂慰我親

哭林得山

得山居士好予詩每誦予詩未嘗不欣然稱善也得山沒無復有好事者今日得六詩哭得山於一盞香一盞飯聲誦于得山之側以期冥政嗟夫得山沒矣誰復有相知訂吾詩者哉泣下久之

閉戶如君好經年巖壑中留人看破研課僕洗高
桐出塞篇猶健登樓賦自工歛然長嘯去吾道果
終窮

神理有遙感吉凶未可量嗟予京口棹夢到退耕
堂榻下閒琴瑟階前滿雪霜寧知寤寐事于此不

賴古堂集卷四

九

荒唐

竟歲常居寺邀予晚聽鐘可憐猶命駕何處獨支
筇辨藥偏逢僞知醫獨任庸並耕人已失不敢學
爲農

冀北經年別嶺南客更來馳驅未敢厭溪淺故人
杯老句平相賞閒踪冷任猜自天亡我友乃識在
塵埃

吾友懷東子

中丞全城之功多先生壽畫

言君每自傷先生看

玉貌後死泣文章才在身終累情多物所妨夜臺
能解脫塵下有西方

今歲梅花好蓬門爲我開

得山今歲邀予嵩山看梅書蓬門今始爲君開

句於壁林中握手約載舉隔年杯老友看垂盡春風
吹不回南枝他日燭曾肯照泉臺

遣僕子視何匡山歸述瀨上草堂風景暨匡

山念予狀感動久之成詩五首復寄匡山
老僕欵蓬戶雙松隔水隈主人倚杖出好友有書
來失喜捧遙信開函爲我哀可憐瘴癘地五載未
成回

前堂蔭竹栢後戶映松蘿高壤新栽麥低田舊種
禾西牆懸藥裏東壁挂魚蓑拉僕迴環視笑言此
孰多

我昔秋冬際曾爲萬里行悄心看雨雪獨立昧陰

賴古堂集卷四

十

晴未敢輕憂患所嗟負友生箴予苦不早十載竟
何成

汀上詩初見君懷一往溪情猶感老僕

老僕來云詩下意不爲孤吟死句應誰借秋心奈爾尋自言非木石能不淚沾襟匡山書云讀子孤舟更向之句即木石人亦應落淚

風約方塘好扶筇學種魚閒同鄉里醉懶答故交
書鶴影支香外琴心節酒餘僕歸頻笑我士貴遂
其初

胡三褐公久別予返秣陵偶憶蕉堂作圖相

寄意致幼渺幾于無墨得之狂喜賦此言

謝

焚硯靜看山褐公獨閉關偶然輕潑墨遂落草堂
間意若餘于幅燵爲一半閒此中曾有客久畏雨
聲還

盧雉公年四十始補博士弟子員得靖公弟
字賦一詩寄雉公

家書惟友兄吾弟語津津美爾抽殘筆猶能慰老
親危時無定步小遇亦相珍倦羽應知返江干失
比隣

今年予四十吾弟靖公亦三十矣感賦一詩
寄靖公

賴古堂集卷四

士

弱弟承歡好寒門儉自持交能存故舊文頗悔當
時歸信全無據挑燈各有思兒年三四十曾忍老
親知

郝敏公初度

子長敏公十年

郝公舒嘯處嘉樹晚能香

敏公後香亭在
古嘉樹堂側

互慶雙

親健遙憐道里長溪巖閒借引小句日相將十載
吾何事猶堪珠玉旁

將發劍津病甚扶掖登舟枕上成詩四首

夜雨洪塘岸危檣老病身江風吹藥竈榜子促醫
人亂覺妻孥累衰知性命眞誰憐跼蹐客退路亦
逢嗔

昨歲兼前歲秋風客與期

前歲北行客歲訂難逢
行皆秋冬之際時終中丞寄

一鴈到空學五禽嬉上藥猶能到

時終中丞寄

醫未敢持鈞天樂甚好惘惘欲何之

力疾予何事難爲永夜心閩舟薄似葉蜀藥貴于
金自訝朝昏異由來歲月淡親書猶強寫二豎不
相侵

不失漁人約年年江上游黃花依病客白露冷孤
舟歸思淡秋滿寒潮半夜流健兒明月裏閒唱古
梁州

陳昌箕鄭圭甫許天玉諸君子至江上視予
又是秋冬際遊絲百丈船同人看落落送客記年

賴古堂集卷四

士

年鳥倦惟懷樹魚枯尚畏筌聊憑詒稚子卽此便
成還

醫至

覺與前宵異頻商日後方所嗟難共棹累爾遠攜
囊孤燭環兒女微軀任雪霜見予未返走但道慎
行藏

十三夜次候官颶風突作小舟幾覆予病甚

羣僕拉移他舟獲免

四面風皆具羣帆勢若翻雷耕喧稚子歎語噪長
年遽數平生過難爲造物全石尤君莫妒不是五
湖船

壽張太翁 公選大行尊人

獨有金焦勝先生此地家庚申丹鼎藥丁卯野橋
花酒濁三升借書奇七尺加離枝香可寄令子正
仙槎

楊猶龍寄新詩至

詩愛猶龍健清新足我師函隨明月滿句任好風
吹大雅應誰作腐儒不可爲何因開卷樂驟得使
君知

有介弱弟中殤賦此慰之

殘書誰更受空以傳爲兄問字餘長被謀篇罷短
檠燒魂飛雨亂獨鳥叫墳輕努力承先緒芳洲失

賴古堂集卷四

三

杜衡

贈京口劉長公用星子韻

淵默殊難測示予惟簡編疎厄開嶺月豔賦冷江
天人在曹劉內名應盧駱前霏霏玉塵下海外幾
峰懸

獨卧驗夢菴永夜不寐覓歸無計便寄靖公弟

靜裏籌歸計寒霜透薄衾萬山連夜雨獨客五更
心鳥宿川光暮龍歸海氣森何當一枕上兀兀盡
遙岑

羅星子至自白門得閔伯宗鍾蟠菴高康生

札子諸君南北關同時下第

我友環南北同時淚滿巾人來殘歲月書到舊風
塵不更悲遲暮惟言負老親長貧道所貴相易守
其屯

自劍津發燕江次西溪

雙劍滌洞地盤輿十萬峰雲爭橋上屋水舞石邊
春破壁蹲飢虎殘僧拜廢鐘追呼亦肯到何處勸
爲農

次沙之洋口與子京話往昔盡夜不寐

此地能借至空山夜倍長霜鐘閒過渡野月冷侵
牀頗不強人意誰能話故鄉霏霏煙雨內夢欲到

賴古堂集卷四

西

瀟湘

早發杉口是爲沙永之界

何能暫得寐羣動已晨興瘠馬嘶勞劍寒裝束倦
燈橋危殘月漾屋漏曉煙蒸同伴頻相喚述途意
自兢

尾歷從林際望小舟下急灘

深水羣嘶地吾山不肯平孤篷驅駛馬亂竹點飢
鯨縱送全無忌浮沉別有營難從巖際望一隙苦
相爭

夢與張石平登七臺山明日石平寄詩集至
好句誰爲寄殷勤昨夜顏殘燈挑白雨遠夢縈空

山曾致瀋蘭去遙看錦字還不知千里外何以遂相關

猶記西湖曲酒人不肯還渾忘千里路共上七臺山夢足江天闊書來夜雨閒清詞雲影似冉冉度霞關

石平返里門未幾復過江上此集半是途次作再用還字

頗負衡門約相期早閉關故園居不易作客更成艱戰壘驅車過荒城掩面還鄉心啓篋滿老淚向誰潸

哭魯君寵叅戎

賴古堂集卷四

嗟夫當丁亥戊子之交非魯將軍孰與僕守此孤城哉富沙既陷山海寇競起關以外威敵國無川彈丸耳當寇數十萬將軍兵不滿千龍圖一戰真如鼠穴中卒能驅數十萬寇不能摧枯拉朽功幾矣時耶士庶言非將軍不能戰非將軍不能使將軍輕其身以戰以今思之將軍輕其身耳僕何人能使將軍輕其身哉將軍今何往乎將軍以無寇死無家可弔無棺可殮無墳可葬可賻無子可恤僕將何地哭將軍乎嗟夫當子守無川時外援不至發在呼吸樵之人士羅列稽顙望將軍一戰以永旦夕命而不可得幸而見將軍戰則歡忻讚嘆盡棄榮寵望其顏色以爲古之李郭不足過迨寇退事平而將軍之疲瘵見矣樵之人少怨豈不悲哉將軍縱酒數止數飲醉則少向之歡忻讚嘆將軍之疲瘵見矣樵之人已無大將度子無少酒態性好鞭朴自恣適之百戰以存城終之殞身以撫寇將軍盡始千樵且以死謝無矣使今之爲將者盡

如將軍夫何憾乃身既殞家既破馬革無可裹化碧之地無可尋而吹竽未癡即出之于向之憤憤者之口豈不悲哉僕何人何能使將軍輕其身以戰然非將軍實無與僕守此孤城者將軍即不滿于樵人僕則何敢負將軍于復至樵川之日招其魂而哭之

八月危城內孤忠爾獨持可憐無馬革空自辨難碑戰苦羣心豔魂歸遍體疵重來何處望有淚亦爲私

昔自杉關入人傳癡魯名刀痕遍七尺酒力足三罌欲借今時議同登舊日城穴中聊一鬪餓裏果錚錚

金谿吳士宣不返里門二十載矣比自新峯

賴古堂集卷四

至卽送其歸

人間爾尚在魂定語津津酒境前林滿涕痕昨夢新貧看弱僕傲老更故園親傳說疎山好高風未可淪

馮伯宗下第

又報燕中罷輕舟液雨催嶺頭辭北鴈磧裏認寒梅天上愁難寄人間曲可哀聊張閩勝事獨爲荔枝來

答黃東厓先生

已負錢鏗約清源未敢遺匡床遙下拜奇字敬相推小雨林中酒春風座後詩何當百里外輒爲擬

新詞

飲東厓先生相隱園同林素菴周芮公楊康侯

海上烽煙闊問亭信客來約萍看止水分竹上高臺驛路行無盡梅花見又開清源十載夢更待幾時回

陳開仲至

此地君能至危時重友生孤筇扶倦客敝篋啓殘城雨白燈前足詩多戰後聲江南芳草路厄酒記同行陳開仲存永已丑冬從子遊秣陵

清漳歲暮王勝時誕日酌以大斗

賴古堂集卷四

二十七

王子懸弧日吹笙北海邊寒梅撐小閣濁酒送殘年古道危途重新辭亂後妍雲邊親舍近相勗早成旋

送勝時返雲間

初亦隨緣住經時不忍還兵戈看漸老生死此相關雨黑丹霞驛潮青紫帽山百年難別爾岐路淚空潸

黎媿曾北上寄張遠公

媿曾天下士到即誦君賢不及觀標格時從謀簡編詩能刪世好交或引余前我友懷人去相看意倍堅

不須煩驛騎芳草夢中投鴈到何峰住思從大海浮披帷閒蒔荔向月索筌篹逸致何由見時從我友謀遠公有蒔荔帷集

送臨川支長卿

來去渾難定生平志盡淆亂中無故里老至重貧交濁酒頻須借殘書更莫鈔雲林白馬下余亦有鳩巢

雪舫再送元潤返白門

小閣傳知載長白居士齊名荒園學種瓜貧能堅旅骨交足世寒家人夢三眠柳移情六出花何時芳草岸相對數歸鴉

賴古堂集卷四

二十八

欲去春將暮寒梅綠到枝嶺雲閒杖履江月冷鬚眉頗感重來意難爲更別詩眼中七八載是客有歸期辛卯秋元潤偕子至閩

伯宗歸

親串誰相顧君能託死生相看烽燧路獨爲故人行編性千言愜新詩一字爭應知肝膈好歸計暗相營

烽火君無畏黎關十度過空囊詩篋滿別路柳條多一水春浮穀羣山晚墜螺紙船鳬雁似行矣慎風波

送吳玉府遊黃山玉府曾偕余北上勿勿四

載矣

策馬邯鄲道秋風感慨生十年能幾聚萬里昔偕
行過嶺應逢鴈還家未罷兵何堪天際棹風雨望
榕城

服公自三湘返白下念余久別便與舍弟偕
來爲成小閣醉之

行役自三巴懷人路不遐偶然開小閣爲爾種梅
花危路畱嘉客溪巖借晚霞荔枝香漸熟爭忍便
思家

南北聞黃海炎方望武夷慚無濟勝具總負故人
期如爾成孤往相看惜暫離自矜歸計得瓢笠願

相隨

賴古堂集卷四

十九

寧兒返白門

寧兒方八歲四度過仙霞亦識山川險能爲去住
嗟不知孫在膝可當子還家好應高堂問閩南路
未遐

空隱和尚俗臘

竟歲傳烽火危時自度難焚香充末座種地博長
餐百丈峻嶒立千峰橫豎看無生容易學一指不
須彈

亦欲隨常住浮生境屢遷故人驅北地舊雨夢西
禪和尚居西禪古刹爲
終懷東中丞鼎建拾瓦敲門破挑燈見火然

知公忘伏臘甜自滿中邊

過嶺充行脚迷途七八年衰尤知畏世歸卽勝生
天頗節松霞腹閒隨麋鹿眠如何剎那裏又見草
芊芊

生天良不易選佛亦難成但說慈悲力能銷戰伐
聲病尤甘敗寺老益賤虛名一笑桃花發春風第
幾庚

江曠臣將遊丹霞入潮陽以道阻却返曠臣
天都

人家於
溫陵

烽燧千林滿丹霞不更飛危途無定向橐筆欲何
依病榻春難盡荒城容易歸聞君黃海側舊有釣

魚磯

賴古堂集卷四

二十

賴古堂集卷之四終

賴古堂集卷之五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五言律

史蒼航司李以催科後期去閩賦詩送之
獨幸還家早此中安可爲名山看人載拙吏皺雙
眉始識催科急徒聞父老悲同君閭巷共却賦贈
行詩

哭林徵君異卿

竟歲鰲峰下堆書滿葯房貧猶嘉客累健爲故人
怵露冷江干笛花繁野寺觴諸郎看玉立誰復得
臣狂

賴古堂集卷五

燕趙兼吳越虛名五十年節支花境闊中漉酒痕
鮮剩有幽人致誰爲長者傳冥途無一憾死不見
子還

予還

老友凋零盡斯人不再逢溪厄捐萬累淺屐拉千
峰後事煩廉吏爲中丞郝大參
爲君經紀後事前身信墨農見君

多妙氣亦欲學爲恭

墨竟能磨子百年事盡空柔惟旨酒思堅以布衣
終葉文忠公以中翰
薦君君堅辭不受明鏡不疲照長松下有風夜

臺逢我友幽意一相通謂得山

初作榕城客多君暱餅僮自言如燭武我見勝公
榮高閣尋詩話君從千登樓
川詩話樓虛堂醉退耕得山
室名同

人容易盡老淚向誰傾

兩年來吾友林得山陳章
侯姜如須萬年少皆相繼

世原

又哭林居士將歸反自傷閒披高士傳真見魯靈
光窮巷驚烽燧殘年飽雪霜羨君撒手疾佛酒盡
行藏

洪塘畱別

亦有能歸日好山寧再看晚風堆別路細雨濕江
干人欲畱蕉客臣思署荔官生還衆所異敢怨別
離難

我友曾相送高榕借一卮依然人別境何地夢心
知細雨畱孤棹秋風吹大旗盈盈千尺水倚杖聽

賴古堂集卷五

吾師

畱別榕城父老

福性人難習羣心恕且平真慙無一是送客故爲
榮尚有桑麻約溪憐骨肉情秋飄江上闊相望暮
愁生

壽陸達之

百陶圖書舫時葉榮木爲子圖陶詩百
幅予作百陶舫達之適至嘉客潛相
邀白雨朝移竹青雷夜聽蕉蕉開雷
始長依人烽燧闊
作賦海天遙莫恨歸途晚新詩滿絳綃

維揚人日同稚恭穆倩集友沂桐樓卽席分
得晴字

楚客高樓坐枯桐亦有聲江干烽燧滿意外酒卮輕珍重今宵集難逢人日晴天風吹戰伐莫更賦蕪城

平山堂畱別稚恭友沂穆倩

直北踪無定淮南路未通寒沙迷古驛濁酒紀春風嶺客新呼馬吳兒學挽弓臺前雲影亂何處盼飛鴻

蟬城上元飲同年黃無技齋中同王五采論詩

八年能再過危路怯春寒燈火荒城節塵沙客子餐好山看雪後舊雨夢江干頗藉王生重論詩字

字安

送陳陘山下第返閩

客久成安土閩中若故鄉同君騎瘠馬獨夢舊洪塘短燭三山雨殘書萬荔香修修閒綠裏爲我拂蕉堂

北闕書難上名山未可藏歸懷新戰馬句換舊奚囊曲意憐僮僕卑躬數稻粱亂中人易老再聚是何方

次蘆溝

應恐遺親慮春明到卽還一天雨露闊萬里去來間有福能知載無機不更刪曾餘毫髮憾未看武

夷山予在閩八載獨未至武夷

次涿鹿

去夢又仙霞重來髻已華濃霜開馬足濁酒盡天涯人數黃昏月村迷聚散鴉嶺梅應有意待我始成花

次定興諸生中有從邸外竚立期望見子顏色者感賦

土屋黃塵滿孤臣黯自嗟世猶旌敝帚事盡屬空花天只兼人只松耶與柏耶寧知郊野外立雪有侯芭

次安肅示唐肯堂

賴古堂集卷五

四

曾學漁陽鼓臨風欲亂撾竹修蕉有類璞在玉寧瑕別緒心千折羈吟手萬叉誰憐丹甑裏八載但蒸沙

黃河阻雪同劉公勇登李家亭子予家大梁久爲水沒累欲移家依劉穎上

酒裏軍聲滿荒亭旅思加依人空有約縱渡亦無家瘠柳垂殘玉高凌走亂沙春風消息遠開不到梅花

過清苑哭呂正始是日次大汲

曾作西屏客同登天咫樓可憐今夕過不見故人畱如往迎君櫬知猶爲我憂寒門衰已甚兒女未

堪謀庚寅北上時西屏大恩樓初成予爲需三日申婚烟之約而去乙未正始備兵抗嚴以憤鬱卒於官
抵籍未返

靜治堂贈黍丘張澹明大令

高堂名靜治馴鶴立塔前嘉客樽難罄殘書手自編兼葭三面水禾黍萬家煙明月湘簾下時調燥濕絃

江舟與立三夜話

緩急堪誰托多君念不移眞爲吾道重肯以老親辭習嬾先徵敗貧交晚更宜孤舟連夜雨莫代故人悲

盧長華陸繡聞胡螭贊載酒河干

賴古堂集卷五

五

又送炎方客情人酒獨清難爲連歲別何以慰子行游俠應成傳樓船不罷兵躊躇千萬里此際重王程

高康生蔚生依依不忍別信宿舟中始去

我友皆離別依依淚自零萬千私慰藉一再宿津亭春雪猶成出江聲不耐聽同人能載酒莫更怨伶仃

方與三賦詩相送次韻三首

欲踐閩山約寧辭一再遊眼中人盡老意外路偏悠寂寂殊堪笑茫茫始欲愁望門投客易心恥累朋儔

遂已更新篇今年春倍寒持憂空自逼宿業詎相寬好語安親易垂頭向客難眞慙天下士猶作故人看

尚異人言謬行看消息眞餘生全聖王再到愧斯民別路連朝雨征車客歲春始知傳貨殖太史亦家貧

示
八公洞逢蜀僧若冰出鄭潛菴前輩札子相

巴蜀安能返空山偶結廬八公家有竹一水互爲渠綠共閒門掩香分靜者居寧知空隱士亦重故人書

賴古堂集卷五

六

曾約金焦任風濤不易禁刹那僧俗臘萬折去來心杖倚鐘聲肅風敲竹影淡眞無一念起憐我欲成吟

五福阻雨

一雨催人去遐方度嶺時禽孤垂倦翼樹老淨高姿野渡繁花落荒林獨客悲惟欣春水滿艇急萬山隨

聞宗實和尚久返粵東

欲過西禪寺殘香再拜公何期予去後爾亦返山中海浪兼烽火閩南與粵東全無消息到江上雨濛濛

鼓山西禪華林法海諸開士來相迓云宗寶

和尚有返怡山消息

南浦橋頭別塵沙又一年宗風今日晦實地此公
賢近有郵書至云當爲我旋私慙無適可獨得老
僧憐

維舟洪塘環而雪涕者數千人相與入榕城
猶是尋常至同人感慨多溪卮能怨醉百藥但增
疴可喜蕉猶綠休驚客再過盈盈千淚滴此意足
風波

王師將返閩圍漸解射鳥樓上示諸同事用
生字

賴古堂集卷五

二

競欲平鯨浪囊書學老兵匡圍解後死玉貌重先
生風冷霜依堞沙寒月滿營前軍殊敢戰烽火不
須驚

圍城中獨沈二後去送之

如爾真親串危途肯共淹病憎藥裏重貧畏米錢
添老友看垂盡荒城不解嚴欲歸何地好送客一
身嫌

寇退郊望

海水能飛立殘黎黯自吁千家灰大漠萬鬼溷荒
蕪到日皆成淚關心獨茹茶不知座上客曾憶徙
薪無

寇退出西禪寺見耦耕者

茫然真足喜况復耦而耕園柳能爲態畦苗亦已
生天心終厭亂時事莫增兵新雨連朝足悠然水
一泓

白下訛傳閩省已陷予殉難射鳥樓者遣僕

子歸慰家嚴慈

草色擁連營干戈歲已更危時憑衆志曠日識孤
城臣罪人傳死親憂信寄生誰憐居室客冥莫觸
心兵

南臺萬家無一存者泫然有感

殘城門不開永晝意如昏桑泉經年思弓刀一夜

賴古堂集卷五

八

痕寒風吹白骨陰雨泣新魂始悟身猶在徘徊淚
自捫

寇退後從射鳥樓過神光寺贈幻因上人寺

在射鳥樓下時上人欲遊秣陵不果

湖西閒種柳上人舊任湖西寺
曾爲賦種柳詩老衲舊知名殘郭
圍方解孤舟去未成敵樓當寺面劍響扣鐘聲相
約秋冬際擔經過石城

病中不寐示謝爾將

金石誠多益微軀力不任早眠安倦僕結夢趁歸
心細數寒更亂懸知落葉淡紛然無一是冷淚透
孤衾

月夜同陸違之陳昌箕徐存永陳開仲余子

是謝爾玄許天玉過有介陶瓶看梅

歲事已云暮寒風獨扣門艱虞百戰後痛哭一身
存酌酒永今夕與梅同此園憐君引我醉不敢頌
繁寬

即席再次存永韻時有介欲移家秣陵不果
欲棄家園去謀生鍾阜前途危難自定歲苦不如
先強客寒梅酒移人古竹煙十年嶺外月更見幾
回圓

立春後一日游漢叟過我次簷上韻

愛此林居寂來從鷗鷺盟瓶梅無落意小竹有高

賴古堂集卷五

九

聲芳樹閒爲綠園禽時一鳴酒錢不易得空負酒
人名

歲暮大典禪師以手製香相貽

篋香閒供客扶老出雙林妙氣虛堪宅微風逆可
尋一燈餘寂照枯坐有清心宿火寒更後爲公理
素琴

送僧北上

幾過華林寺十年一指彈相期歸寂寞欲別亦辛
酸遠道風沙易城中次第難子來爾返去得句倩
誰看

心持上人過敢園謝季立居士出艾粿共啖

偶得一詩時持公移鉢安蔬園

荒園能再過乞士獨憐吾說餅閒餐艾教童淨洗
梧向人誰更識覓句竟全枯頗羨長干客蔬安待
爾俱

黃朗伯過訪便欲由粵東入燕趙走筆贈之
黃潛堪將相亮也豈虛諛載氣真同鍊衡機肯讓
珠尋常身未死緩急世終需南北隨君往吾徒道
不孤

送王長子返白門長子舊鎮閩畱滯十六載

矣

措足知何地能歸尚此身花憐嶺外雜酒是故園

賴古堂集卷五

十

醇飛絮茫無者閒雲亦有隣去時城郭改舊侶欲
誰詢

八載予三至支離剩此身誰憐單外客又送故鄉
人米說江南賤烽傳海上頻將軍今亦厭醉尉莫
相嗔

壽客

爭起爲君壽蕭條酒一杯花繁人易老雨舊客能
來海水曾三淺春風第幾回傳聞城郭裏山卽是
蓬萊烏石山宋程師孟改爲道山曾子周記略云
程公謂其可此于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
也

冬夜同陳昌箕毛子儀鄭圭甫集王逸菴大

行此君堂看菊

靜夜能同聚虛堂菊影殘燈涵花蘊藉鶴夢燭平安絮語鄉思闊溪更酒力單寒風蕭瑟甚相勗共加餐

送陳昌箕北上

相知十八年庚辰予從林宗夫子郎中得交昌箕彈指憶從前交自先師訂文憑後輩傳空囊述去住老路不迤邐莫爲孤臣泣春明花正妍

送游漢叟入楚

遂復與君別淒淒望曉湘樓林搖幾葉襍被警微霜莫使傳流寓相期返故鄉予與漢叟俱祖豫章此中鴈影

賴古堂集卷五

二

絕不獨是衡陽

閩山看不厭又發漢江城念室憂危色殘年去住情衡帆隨九面猿淚落三聲好慰高堂慮湖南未罷兵

送爾浮江漢淒然憶九歌擷衡皆是淚噉荔亦成痾老眼風波滿故人遷謫多平臺賓客盡歲晚奈愁何

書裏圖長劍目營時有憂

郭無疆爲叟寫小照借作長劍倚天外圖

厄謀獨醉垂首代人愁客欲明朝去梅看昨歲稠羈臣歸未得心折大江流

前歲冬予求比入閩來灘王來和欲徒步相

從會來和亦有家難予力止之今年夏來

和間關七千里乃抵三山泣語予曰惠州果不在天上小子不敢妄附古人恥宿言不踐耳于其歸賦此志感

白浪河邊路相看轉自哀夢餘萊子國酒盡越王臺瘴雨閒成陣江舟黯欲迴遙憐新荔熟嶺外客能來

舟中與子儀

與君同里巷朝夕一寒河到岸爭相覓挑燈且再過因憐八載聚無此半年多大醉時時去隔船聞浩歌

賴古堂集卷五

十三

病與朱靜一

夢想何曾及艱難累爾行七千多里路六十外殘生聽雨無端淚隣舟望見情加餐不敢勸一夕數心驚

同初荔舟中夜坐

曰沈復曰密爾數爲予箴未自知疎放反憎人靜溪得錢聊命酒意動不能禁鄙性誠如此君當鑒我心

舟中見閩客買棗

四時俱是夏閩客質多柔過嶺衣如葉渡河風漸道寒偏先僕子慮未到衾裯盡賣南天服不能名

一裘

泊頭

共約舟窗并帆開莫後先津風瀕海勁吳酒渡河
鮮礪口珠梅開泊頭紅東船欲停不暫得景物苦
留連

長蘆與葉子尚

舟動不成寐遊絲盡夜牽且斟粗麴酒莫憶早冬
田水闊長蘆岸風高曬棗天魯人閩客語相對各
茫然

天津孫茂先過慰

十年前此過草履倍艱辛一傲平隨僕千奇冷閱

賴古堂集卷五

十三

人塵沙飛北道河海滙天津自顧真衰蹇應爲世
所嘆

臣亮

臣亮質閩日天威咫尺時去來終有意雨露本
無私迎旭蒼蒼照懷風善善吹欲將生動意驟使
老親知

臘月二十日小飲詩朱靜一倡

臣罪誠當比鈞名未易消相期占貫索未敢祭臯
陶薄命憑人借危機自我招春風幾日事曾肯潤
枯條

甲士環相逼身悲有所司空斟殘夜酒暗數一年

詩破硯寒相借疎燈黯自持麻衣渾是淚雨露莫
相私王壽格與
予同居憂

何由同過此定業倩誰翻繪壁畱天問食灰聽客
言吏真能具獄臣自謂無冤雙柏森森外寒風吹
短垣

席舍寒威逼噓聲釀作廳酒難支此夜雪欲到來
朝官罷令詩賤途窮看僕驕獨憐牆外客千萬里
爲遙

與林鍊崖

石鼓鳴相應閩行在爾先予至秋曹兩
月公亦至長卿猶論
蜀充國莫屯田公以議屯田
與武人左風緊飢鷹掠霜寒老

賴古堂集卷五

古

馬鞭寧知車下淚不抵辦裝錢公就建粵人千百
環馬首泣綬騎亦

涕爲揮

祇覺蜚人好臣微未敢清金鷄方下下驄馬正行
行天爲浮萍約秋同敗葉爭貫城星正朗安坐不
須驚

此地亦何寒人來歲已關公以嘉平
廿七日至蒙頭同鼠卧

公膝下書字示予云到此
蒙頭卧三日但不睡耳錐舌待兒看倦鳥水霜

翼羈臣糞土餐憂能傷客命永夜莫長歎

好語傳瓊海人來前歲初公前歲遣使
入閩慰予蕪言予誤

予在閩有少設施公即鐫行語
爾人曰此周生已試之吾聞者蔓草世同鉏我

則難爲惡人誰代上書殷殷雙慰藉肯使到庭除

與爾東西望居然萬里遙一樽新雨雪雙影舊蕭條單外顏何似浮中意互招十年知己淚願借北風飄

強項吾徒賤羣侯勿遽嗔熱官思已熟冷竈恥相因客淚霜前滿天心逮後真芻尼朝有喜一室已回春

漱石上人持雙不借隨子遷間關數千里首

春二日過慰請室中感贈四首

牽比惟僧缺毅然萬里行悲能隨衆喜慈不自忘情我客誰俱至羣觀到爾平爲予勤付囑半偈月三更

賴古堂集卷五

十五

獨任維摩疾寒風逐客舟經錢居士酒呪力宰官讎挑菜霜蒙面敲門雪打頭看君真世外此意欲何求

請室愆叢集空心願自饒單鋪看雪委衲借敵風驕之子真相累如公孰見招自慙初發意定業可能消

梅花開滿寺爾昔坐華林明月生千樹香風透一襟偶然迷仄路於此識平心歸卧團瓢下風霜力自淡

陸達之元夕爲予吉夢秘未相示走筆詢之好夢須錢買詢公吉若何睡鄉天頗大盲子視偏

多枕罪惟微赦蒙霜不改柯形神相接處解凍渡黃河

長安舊傳十賣詩僕賣不止十然皆非所憶

憶惟四作四憶

素壁縣應遍煙雲過眼空據舷餘伎僉啓篋盡靈通好手乖人願名山與世公紛紛傳秘府况復在微躬

得欸頻相就低崇愜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憶盤

螭凍老甜畱雪水奇膩築脂紅兒參錯好慧意足

人思圖章反覆百十皆不失位置匹姬爲予布函中

小閣年年拜險糜風所親心期玄自守畏見爾磨

賴古堂集卷五

十六

人即啜難娛老雖多未寫貧豹囊閒挂壁靜者剝爲鄰墨子歲時爲祭墨之會同人咸有詩

小物奇難測斯人致不窮紅猶畱鬼趣碧自足天

工肉好情惟朴方規意盡融十年慙大索一珮亦

難終小漢王

淚

茫茫集百端枯坐落闌干熱潑三生血寒凝一夜癡纏微連雨濕薦草滴霜殘過嶺猿聲苦經年不肯乾

有目憐雙睂枯槁出已枯多惟堪盥面貴不肯成珠冷澣階前雨悲翻夜半烏三年麻服血得到故

鄉無

壽介壽

陶瓶閒介壽去歲醉君家意外聯翩客春分躑躅
花蘆菴聊試雨土銼但蒸沙却喜年年聚寧爲道
路蹉

半偈度朝昏寒蘆獨閉門一垣如此隔雙足近來
尊酌酒謝僮僕相依盡弟昂生辰垂老惜不爲憶
家園

送紀伯紫遊閩

送我看山去輕舟不肯還臨岐前日事見月幾回
圓馬度黃河雪篷開越嶠煙勞勞頻慰爾正及荔

賴口堂集卷五

一七

枝鮮子丁亥人閩維揚王漢恭賦一
路看山到武夷相送伯紫有作

似踐當年約囊書嶺外行依人畱劍氣作賦重軍
聲瀚海猶飛浪樓船未罷兵詢予閒過處曾負爾
平生

大竿嶺上路幾度聽猿過海外貧交滿山城舊夢
多霞濃扶荔豔雷殷展蕉峩瘴雨懷人處瀟瀟秋
水波蕉聞雷
始長

成行猶數過委曲爲人畱請室踪能密清樽意不
浮桺條燕市雨梧葉秣陵秋何日湖西岸相攜問
莫愁

芍藥無瓶簡芝麓園次

措足猶無地看花只自傷安心存四壁東影就空
房不昧繁華好其如客思長盈盈相對久掌上可
憐香

閏三月補祝林起八

失喜重三月憐君再有生戈前天廣大馬首氣和
平夜雨還家夢春風去國情清樽勤頌禱願到石
頭城

重九有介送菊有介春日數折芍藥贈我

芍藥春風好相貽幾日來蓬門關白晝晚照上蒼
苔老畏新時序天憐舊酒杯隣牆客未去又送菊
花開

賴口堂集卷五

八

種讓閩南異開遲十月中閩南九月無菊寒花北地早鄉

夢故人同旅色難爲夜秋聲半在楓何能奮羽翼
天外和歸鴻

櫓搖花背指鄉思渡河溪晚觸當時淚寒生鉏客
心風霜爭白髮煙雨豔黃金頗愛殘燈下蕭蕭數
影臨

若盧閒亦好不信竟忘歸寂影生遙想羈人看落
暉何時白酒熟相伴紫螯肥却憶東籬外寒風吹
我衣

重陽前一夕同冠五燈下對菊用靜一韻三

首

秋聲盡夜滿風笛更相催鴈欲何方去花能此地
開百年茅屋酒一雨沒堦苔莫隸重陽事鄉心古
吹臺

藥欄隣舍好相隔幾由旬雨作明朝節花憐昨日
春微霜增白濕夕影約黃勻我屋南山下悠然一
畝新

秋事殊方好嚴霜亦作華難稱身是客但夢路無
涯黃菊杯中影青門亂後家更生他日約與爾藝
寒葩

九日李逸客載酒予與逸客別于語溪十三
載矣

賴古堂集卷五

九

老淚濕闌干泥途客意難非謀佳節醉獨慰故人
寒明月荒林動幽花病榻看屬垣多聽子不敢盡
君歡

庖風天外吹敝履曳繁霜人負山中約花矜雨後
粧難對燕市酒再話語兒鄉歲晚書曾寄湘煙澹
岳陽

樵川烽燧滿磨楯說兵時往事憑誰達餘生愧所
知書來霞嶺閣棹解石門遲咄咄人三返曾傳九
日詩

重九同冠五對菊次韻簡芝麓

戰場江上滿老至歎無家一鴈多寒色繁霜有靜

華人來黃葉下倚杖夕陽斜相約還鄉去空期八
月查

五里階前霧迷人不肯開到心桐葉雨垂老菊花
杯秋色千林滿霜鐘一夜催看君眞玉貌畏地共
徘徊

維摩方丈室納納此中寬腐鼠人同嚇甘蕉方任
彈停雲懷友密背雨坐花殘獨愛陶元亮一卮意
已安

服食方全好東籬擷始英酒難今夜醉花識老人
情摧葉霜多力鳴條月有聲祇應塵濁裏枯坐念
無生

賴古堂集卷五

二十

九月十三夜冠五菊影中看予爲詩有作次
韻奉答並簡蘭次

亦是重陽節宋人改此難爲永夜情羣芳無射出
一菊有秋生客思雲霄遠鷄聲風雨平燈花何太
好失喜卜三更

聞說屯溪上花繁吳仲居巖前邀月滿園外看雲
舒沙澈鷗情闊芝田鶴意如此中持贈我一劍外
無餘

秋色吳門外舟聯夜雨中情生孤嶂月語隱大江
風老驥心空在迷途道未窮連宵詩甚好珍重寫
愚衷

九月十五夜瓶菊將殘燈下用冠五韻

重陽幾日事瓶菊已將殘月是隣家好心難此夜
寬低簷垂細雨老病畏新寒瘦盡連宵影稜稜猶
耐看

藥裹貧難覓衰顏看鏡羞蛩聲搖永夜鴈翼冷淡
秋多病心全寂無謀淚暗流不知江海上何處有
歸舟

他日堪相見同君交有神花殘不寐客秋老未歸
人起陸龍蛇舞當關虎豹蹲片時頻徙坐風雨大
無倫

青女行將去霜風淨可憐辱人羞滿世老眼醉橫

賴古堂集卷五

三

天得寐慙歸夢餐花有大年蕭蕭一雨後亦覺此
厄賢

九月十六日望西山呈北海夫子

曾在西山住石闌盡日凭松聲一徑落雲勢半床
蒸客夢林中雪梅花澗上水誰教牆外望只見碧
層層

九月十九日宋人亦以是日爲重九冠五燈

下偶得花寒今十日酒冷古重陽之句子
頗爲擊節走筆奉和四章

白日荒涼甚卑棲此夜長兵戈猶故里風雨更重
陽作意畱佳節遲人悅晚香傳聞災可避又製紫

萸囊

伏枕增遙感隣家吹洞簫清聲真自苦久客忽無
聊老眼風波闊鄉心日夜搖經旬黃菊影生意未
全消

窮鳥無高翼秋風滿畢羅空傳湘客賦難返魯陽
戈黃菊前宵雨白頭今夕歌良時不再借得酒莫
蹉跎

更有重陽會竭來只自憐風塵迥大陸日月自高
天花綻繁霜苦厄擎老腕堅遙看籬落下尚有一
枝全

九月十九夜隣牆有客爲予得吉夢凌晨遣

賴古堂集卷五

三

急足絮絮告予感其意成此

百感盈高枕多公意獨閒一秋如此度永夜苦相
關在目猶佳境隣牆送好顏可憐憑夢寐便欲望
生還

九月二十日同鄉人帥君載酒泛菊卽席同

冠五賦

諸帥聲名久高文滿豫章惟君盤劣馬一羽失長
楊室通憐桑梓情來載酒漿翩翩清論好終是大
家郎

泛菊來嘉侶秋風吹客狂看能畱幾日開卽是重
陽薄醉隣家酒高眠折脚床莫悲狼藉甚吾道不

批糖

負鎖空相訟吾衰未可與當歸憑遠望何處有高
登永夜羣心滿霜風一鴈凌不堪瓢笠外冷盡退
居僧

江上新傳捷寒家信未通且斟秋室酒莫聽夜飛
鴻掠理憑餘子持平仗數公生平多謬誤細細責
微躬

九月廿一日餞菊和吳蘭次

只似溪山住花畱小徑幽羈心一座滿酒力五更
休候鴈迷霜路鳴蟲絮晚秋獨憐擊筑者好與旅
人遊

賴古堂集卷五

九月廿二日因樹屋送秋限韻

茅屋閒畱客寒煙滿竹厨蘋蔬猶可擷粗糲強人
俱秋是貧家好花看雨後殊君休輕草坐一笑向
來無

閒看青女去小几與雲凭明月空相照高樓未可
登鴈聲殘夜露蛩語一簾冰亦有還鄉路烽煙隔
幾層

歲序亦何速寒威入夜真夢同秋競遠樹與屋相
因濁酒懷歸客殘花失意人畱君莫漫去戶外有
風塵

直北經年客東吳萬里舟敝裘空再換鄉淚未全

收月好能爲照雲開不盡浮故園真可去釀酒大
江樓

大風拔茅屋

是物天摧盡相遺一草廬狹猶容坐卧陋尚費躊
躇獨影謀蝸篆寒心倩鴈書庖風勿勿起乘屋自
憐疎

雨風欺我屋四面颶孤舟故故聲東舍遙遙擊北
陬欲掀穩作勢乍緩突相浮童子呼號切老夫無
可謀

席舍如鱗比寒風我處多半空大小翻一帶短長
衰閒極翻書帙威餘到鳥窠隣兒爭作苦忽憶少

賴古堂集卷五

陵歌

亦只崇朝勢胡爲不暫停庇寒隣意好堪賦客心
寧後夜休教雨今朝朗見星天心終愛我一息驟
還青

賴古堂集卷之五終

賴古堂集卷之六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五言律

九月廿三日餞菊限字

一月閒堪住泥人肯遽回相依黃檗塢却返白雲
隈只有今宵看更從何處開憐君獨耐久風雨忍
相催

不爲繁霜苦依然返故園看來真歲月把得當餐

飧小雨催花駕羣寒釀席門膽瓶空自好畱得一

秋痕

敝裘難再著酒盡北風寒約客畱花住相依坐夜

闌鄉心真自切老淚幾曾乾待爾家園裏明年子

細看

繒被裂裏和吳蘭次

廣被誰相借芰荷補未周豔曾煩隸事破尚肯蒙

羞水裂全爲雪水田自界秋層波真曲曲眠或是

浮鷗

襪被無寒暑依人得久要殘針思婦苦惡卧憶兒

嬌委曲風千折荒唐雪一條可憐遮瘦竹猶剩幾

甘蕉

夢至胡元潤家見所餞菊

只似曾過境柴桑處士居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

餘質朴無繁卉蕭條伴野蔬此中真自好肯更憶

吾廬

東籬一二畝約略早秋時微雨侵花檻寒風吹酒

卮主人欲採贈坐客解吟詩將去頻相挽殷勤有

後期

訝予猶未返遠道亦能來自謂初能遂因君晚更

開渾忘新雨雪苦憶舊莓苔頓首加餐飯家園努

力回

亦有生平約煙雲逐處遮半林霜後路一月眼中

花枝較看時勁葉從何日加踉蹌輕別去城上噪

寒鴉

賴古堂集卷六

二

冬夜同冠五燈下兀坐有懷閩南高雲客

客裏逢除夕君初過敢園訂交殘歲月掩涕舊繁

冤心爲老夫連酒憑四坐喧葉華曾不改世豈有

寒溫

十載閩南客心悲晚識君文章真細密慰藉日殷

勤頗愛過從久只如宿昔聞青松臨白水此意不

浮雲

送客西禪寺孤帆動夕陽空傳新涕淚誰問舊行

藏吾子情真切羈人心自傷得書知我在向北認

風霜

吳仲時連榻冠五許生亦比隣介在羈多憶舊懷爾

淚沾巾雨雪溪茅屋塵沙老故人此中殊未了客
到莫相詢

題朱靜一布帳眉

一笏巢癭鶴披帷栢子香熟眠新雨雪豔夢老鴛
鴦氣妙環藜榻神清守葯房起居能自好晚節更
安康

詠因樹屋簡王惟歲堵芬木

老樹有奇幹無因我屋西樓林風上下人烏夢高
低遞陰看茅藉連聲聽雨齊飄蕭黃葉脫真是白
雲棲

咭曲隨公意依違與我偕爭奇驚鶴井甘拙認鳩

賴古堂集卷六

三

柴夜影山垂帶春寒雨漏釵天風吹不盡一宿散
人懷

我屋能溪穩綺疏與樹交低枝斜作牖新葉迴添
茅築土羈人室憑虛乞士巢榻前明月連烏鵲起
林梢

寒色虛相逼吾徒慎所因連林空有伴獨樹許誰
隣省力荆榛客多情種植人天驚風雨久枝葉好
均勻

堵芬木以襟蘭集見示

灼艾誰分痛肩憂力不任人來唯白月夢去但黃
金數武聞聲地五更相望心空憐叢棘裏辛苦認

蘭襟

旅酒

旅酒殊難酌呼童慰苦辛愁將始自我憂恐遂傷
人隔岸歆羣盜依床動野燐潛聲難入寐夢結故
園真

獄事方急梁溪高大澄甫囊無一錢飛棹三

千里慰予悲予及見高來作二詩

不計歸何策蕭然爲我來危途無定信見面有餘
猜夢識銀鐫貌燈搖雨雪盃依依頻慰藉飾喜露
真哀

倉皇衝席舍革履雨聲穿萬念西曹路一錢江上

賴古堂集卷六

四

船醫囊通罪後鏡具弔生前已是須臾客誰能及
兩旋

如皐黃六濟叔人同姓名下叔獄數以篆籀

慰僕僕旦夕齒劍死望叔所在真作福堂

意不忘生與叔此律

意外悲黃老名藏世更分避人封短札撥酒仰浮
雲奇字悔多識殘書約共焚真邀天廣大一得與
公羣

病僮

操作憑人約典義力不任身微醫意懶語好主恩
淡費上前生骨侵苓同伴心生憎文酒客入坐尚

招尋

病樹

太惜全爲害殷勤意已虛相憐心到幾不信客移
疽檣杌空名史素馳自有書返魂香尚在努力更
扶疎

病妓

小雨濕花欹秋山冷到眉開簾明撲鏡解悅暗酬
醫秘藥勻香手奇方登畫帷殷勤喚不轉肯復使
歡窺

病鶴

夜半聲聞息遙天孰與通垂玄風躑躅東白雨糝

賴古堂集卷六

五

甌人欲逢三世形將避八公胎仙那可瘞客已健
飛鴻

病僧

誰任維摩疾空牀黃葉林瓢擎百藥滿衲擁一燈
溪過雨翻鐺火支筇和梵音甘蕉原自健莫覓去
來心

病馬

獨刺椎奇骨支離怯短轅向人知仰秣倚樹憶騰
騫枯草殘蹄卧牙旗落日翻風霜鳴不出誰爲護
軍言

望家書不得與無間望如庭發

無復平安望猶爭一字通計程朝數曆占夢夜呼
僮薄命荆榛路全家霜雪叢休驚親識避畏懼到
飛鴻

天恩緩孤臣須臾死籍臣家及身止兩親柩厝先
大父鴻臚公舊室中遂亦旦夕莫容頃得
兒書竟夜不寐痛哭成此

攢心開遠信萬矢五更餘冷露雙親骨殘灰數世
書奇璞傾到意長物少於車里客猶揮涕先人有
敝廬

送章補臣出塞同田無間王望如吳庭發賦

辛苦塵沙面空囊壯縣餘堅心辭弱子結伴扶殘

賴古堂集卷六

六

書死避壺蘭路生登廣柳車誰憐強項令踟躕認
荒廬補臣舊夢沒於典化遊閩時取道他途
避之後與補臣難者蓋家昭陽異哉

七月十九夜同田無間王望如吳庭發賦

仄地無高夢羈中識早凉家看清濁酒月認雪霜
床獨鳥能爲聚羣心一暫忘河沙愁粒粒遠縱旅
人量

敗筆支蓬屋秋生破硯涼燈搖人聽雨析倦鼠窺
床謹藥悲前疾鈔書續舊忘辛勤兒女信隻語幾
回量

人座聲同寂吟安逐字凉寧知家在夢全見月登
床急析爭人寐枯巢囑鳥忘梧桐葉底淚半落與

燈量

寒風驚旅骨熱淚潑衣涼劍老花盈室衾孤鐵滿床
新詩猶在口舊雨漸能忘躑躅當時客門前著
意量

月黑危痕淺燈淡客影涼親朋難命駕風雨獨支
床薄命滋多口無家得大忘依依惟酒境妙遠不
能量

永夜何曾寐星垂鴈語涼秋風吹板屋老病擁繩
床到鬼身猶在看人意未忘數愁多小僕昔昔爲
予量

庚子中秋與田無間王望如吳庭發賦

賴古堂集卷六

七

可惜佳時節爭爲無益愁月能來板屋人苦記中
秋圓漾一心動明分兩淚流荒唐昨夕夢獨看釣
魚舟

萬棘叢中客真無一念平情憂窺杪木薄影振溪
更甌破家歸夢灰寒酒藉生此中能得聚肯復悵
餘情

好月曾看遍應爲苦月悲多情閒自照微影亦同
羈天際雲難盡危中客有思陰晴無定著仰面共
低眉

枯形依老樹看月竟能圓難作中宵對不如聽雨
眠鴈過羣下露蟲響自爲天百念何曾息雙砧處

處懸

長至日蔡居公至

意外看公在天心轉一陽吞聲人握手失喜淚沾
裳老病圓牆月殘燈板屋霜那堪白首望絕塞有
家鄉

庚子嘉平五日雪初聞欲徙塞外

不覺寒威逼宵來雪影真溪更破壁淚絕塞晚年
人歲好天增瑞寒回帝釀春遙看松枯葉生意已
津津

胡元青將赴當湖訪朱鶴門賦此奉送元潤

常從予在閩屢遲元青不至

賴古堂集卷六

八

阿大曾相約三年嶺外畱寒門於敝硯炎客認重
裘幸見秣陵雪愁君江上遊當湖風日好曾但爲
依劉

鐵崖林公被逮北上侍者粵人鄧猷懷絮溫

公銀鑄日凡數十易左右公患難三年終
始不怠高子雲客爲作絮鍊行予值猷湖
上感而贈此兼呈鍊崖

大力肩吾友泥途昧淺溪柔情傳薄絮苦志斷堅
金一代無雙士三年萬折心羞看無定鳥上下自
爲音

指水尋當世君家大有人吾徒空妮妮之子尚臣

臣毒霧披千里堅冰抱一身相依爲命久骨肉不成親

曹長公蘊昔以母夫人之疾刲股愈親身乃

遽沒羣公賦輓遂滿巨軸予亦續成

滿卷皆風雨君堪泣鬼神刀前非始念死外有餘身自辦尋常事天招至性人空慙居室子一髮不歸親

先嚴慈見肯賤子在請室

吳賓賢爲予至飲汪舟次齋中

亂覺良朋贅君來道路長江風吹敝帽海氣滿奚囊酌酒心爲動論文意轉傷斜陽猶未落及見老夫狂

賴古堂集卷六

九

歌吹揚州地寒梅不肯花人憐關塞返客嘆夕陽斜垂老真相見傳詩各有嗟同君從世好溪夜醉琵琶

聞君買藥至似爲老夫來遽啓殘詩篋休停濁酒盃蒙羞從世網忍死待予回莫便尋歸棹寒花次第開

步韻酌龔半千予北上時半千出慰舟次

我倚秦淮住君家亦石城難歸看客怨漸老論詩平小錄煙雲滿溪巖雨雪并乾坤雙醉眼獨對故人明

悲予嚴譴日敢謂得餘生念室辜難蔽朝廷法

果平羈心迷遠塞老淚濕蕪城却憶舟中語他時見欲驚

半千移家

倦鳥無高翼卑飛又一林小心過逆旅大意失黃金視亦移將破山猶入未溪空聞買字者曲巷費追尋

久客憑人遣衡茅一再遷虛堂開舊雨短褐擁殘年粗糲貧家橐冰霜老僕肩杯溪間失笑壁立幾桑田

不寐步梅花下念宗定九多病鄉居不得數

見東此

賴古堂集卷六

十

不復常相見何如久別離窮鄉惟獨往百藥與身隨亂願交遊減衰憐筆墨危空思盈岸雪送我渡淮時

被逮北上時定九操舫艇追送予

意中常欲到新柳讀書堂新柳草堂定九讀書處未是人千里依然水一方空江澄客夢冷月定花香知爾亦無寐還爲遠道傷

閩中許天玉徐存永廣陵宗定九黃濟叔吳

賓賢汪舟次夜集寓園卽席分得看字

濁酒把更殘相依道路難并州能作客永夜莫長歎鼓亂羈魂碎心蘇塞鴈寒老夫揀一醉明月讓人看

過璚齋訪孫豹人不值見其長君懷豐

相對門堅閉

豹人與汪秋淵對宇

璚垣舊草堂竹西聞鴈早

硯北祝雞忙十畝艱難稅一錢羞澁囊栖栖何地
去令子正條桑

萬卷刪當代迂狂恕老夫一人知己足曠世感寧
無荒憬空增望指紫居公述陽自辦途玄文難盡見幸
得識童烏

吳賓賢力疾爲予至至則病益甚不能數晨
夕賓賢既以病畱邗上予乃先歸

力疾爲予至依然見面疎空江殘歲棹遠夢楚人
廬此地難爲客何時更寄書岐途頻握手五十見

君初

賴古堂集卷六

十一

孫無言于王于一之沒撫其幼子經紀備至

歎古道之猶存也感贈

忍向黃山去應爲好友傷衰分稚子淚夢接故人
喪莫歎交遊絕真增吾道光死生不愧此意豈
存亡

連夕與舟次縱談無不盡兩月之畱獨爲舟

次耳返棹畱別

頗畏汪家仲雄文逼老夫須麋看將相酒食認屠
酤再見心無愧終宵論不殊殘書欣有托肯悵客
舟孤

抵邗關遲汪舟次兼示吳楚人

北去非吾意依違痛定身無風吹老熱待爾拂衰
塵急雨空江緩遙山落日真寧知三數過只憶海
濱人

袁穉菴自書曰走凡詢之曰客有自稱飛仙
者以此對之戲成

七十顏能駐如公勝倜傥新詞柔老腕妙舌縱長
年得在身堪闢知貧道自堅凡夫真具足不更羨
飛仙

寓園畱酌張天任丁漢公劉膚公黃仙裳鄧
孝威

賴古堂集卷六

十二

旅舍頻相過閒堦草木叢甘蕉真壯語楊柳故柔
風夢破人能老書焚賦未工夕陽同失笑天外數
歸鴻

寓園示韓秀才

避暑踪無定多君欵客恭方塘凝海氣老樹肅山
容茗粥能真朴林園任淡濃秋淡或再到隔岸看
芙蓉

泊宜陵秋水菴與澹公

小泊宜陵岸蕭條秋水菴鐘聲高樹肅香影暮煙
涵過雨門前稻流泉屋後潭勞勞畱我坐去路熱
難堪

過沂水從大令杜長虹索得申鬼盟全詩漫

成寄鳧盟兼示楊猶龍

意內鳧盟子猶龍夙有期慙無巴蜀信却賦廣平
詩野縣纏綿酒春風遠近思泥途吾未免出處復
誰宜

十月廿六日城陽寄冠五

急遽青齊別淮徐道路長黃山松影闕建業柳條
香細草吳門棹繁花越客裝遙遙明月夜不識夢
何方

嶺外宵宵聚吳舟刻刻同雪霜三載路荆棘半年
叢兩月雲門酒片時江上風如何經歲別不遣一

賴古堂集卷六

三

音通

高兆虎林返許眉信已真雲客過嶺訪于徐生新

賦鵬存永沒黃老竟成塵叔堵令愁中酒伊吳郎

分外貧茲介阿都兄七同阿建兄六念叔不離屑

亮也隨征旆行踪遍魯齊羈心真似蠟老境漸成
醺念昔身能在謀歸意不迷寄書風雪夜又在穆

陵西予以今春取道穆陵人青

哭黃濟叔

物外能全棄老身萬竹叢濃看高下綠飽飯舊新
紅大翻書猶在小山賦未終寧知江上約一夕盡
成空

喜我更生返頻頻江上來爐雲紛老眼雨雪動溪
杯海嶼書方寄泉臺客不回惟傳臨化去失喜鼓
于懸君化去方飲酒觀伎自

雲門賦送與三

只識黃金重難辭遠道行低顏欵大戶高夢上層
城婉轉安親意依違作客情惟欣風雪滿得句少
卑聲

每得淮揚信開函定有詩空憐金石句不作棟梁
資在難猶娛老能歸却憶兒雲門書到後辛苦更
依誰

同君商出處所嘆事皆虛熱淚還家酒空囊北上

賴古堂集卷六

十四

書煙環萊子國夢遠醫無閭應勝當年別閩南爾
送予

雲門送胡元潤還白下

劣則君能到雲門得暫停須麋空似雪踪跡尚如
萍冷署三竿卧遙山九點青畱人不肯住修竹雨
溟溟

論交真耐久幾日盡成衰雪後同過嶺潮平自渡
離閒身能去住老筆更紛披所嘆稱君友惟工送
別詩

別詩

甲辰歲莫再至都門襖被未解嵇匡侯索畱
山堂詩倚婁東諸同人韻輒得一詩悲感

交集似不獨咏畱山矣反欲畱山和我

黃塵猶吹面辛苦賦畱山思熟知官熱情多借酒
閒好懷新老去惡夢舊生還未信林中客昏昏不
可攀

眞意亭同冠五介茲賦

兩載雲門卧眞看是故鄉忘形隨草木無計穩行
藏老識人情厚秋催旅髻蒼故交書盡絕應爲熱
官忙

哭陸違之

凌冬江上去臨發更徘徊苦口能規我好音望不
來酸風吹廣柳敞篋委荒萊嘆息螟蛉子龍頭肯

盡哀

賴古堂集卷六

五

夕陽坐亭子上

雙扉盡日關遠岫出煙鬟波底窺紅濕亭中坐綠
閒秋偏侵冷署酒不改衰顏何者爲榮辱吾將返
故山

齊河半夜送孤鴈

更深萬影息孤鴈乃飛鳴翼冷生趨夜心單故失
羣搖搖何所適宛宛自相聞顧我真衰落羈愁欲
共分

得高座傳公書計音與俱至

八十年彈指閭浮一去來應知厭世久不奈故人

哀法語畱高座靈光炯夜臺可憐書信到骨已逼
寒灰

親樞勞公護兩先人樞論交四十春當時鉤黨累
未見老僧嘆予爲阮馬黨炊餅畱僧父漚藍寄遠

人忘情容易化枯淚不沾巾

送冠五還黃山

出處吾全誤相憐到爾稀開樓同讀書聽雨共忘
飢忽忽催征雁淒淒判客衣騎驢成獨往老淚不
能揮

去住頻難定成行猶自疑囊空輕雨雪酒濁壯鬚
眉天看吾徒冷江聽一鴈悲年華容易改密約莫

參差

賴古堂集卷六

六

爲予歸頗滯此日不遑巡撲鏡顏全改還家歲已
新寒花看晚艷濁酒對村醇所喜行裝薄老妻未
肯嗔

歲晚悵分攜淒淒客思迷人能還白岳酒頗憶青
齊敗帙搖僮背寒心定馬蹄過時應念我老境夕
陽低

吳仁趾自廣陵過訪

興來齋麥酒大雪涉江干使我成輕薄看人鬪熱
官園荒驚客到老至任書殘所喜君年少狂吟逐
字安

重五同望如坐弘濟寺蒲菴和尚山亭

濤聲高在樹入寺水淙淙茗粥從僧學魚龍望佛
降雲心歸小閣世事靜長江共說義皇好吾將卧
北窗

哭謝仲美

予丙午季秋返自雲門仲美載酒醉我于
歸送堂酒半謂予日向索公一詩久不寄
公歸矣易書一筵出入我懷袖中予諾君
不十日君還道山矣傷哉今日得一詩哭
君却書筵上囑令予焚之靈几前誌吾不
敢負仲美也嗟夫子乃至為此等詩以踐
仲美約豈不痛哉

敢謂交生从我歸爲哭君秋花誰更看破研竟須
焚骨瘦千峰雪情閒一片雲空憐昨日事載酒意

殷殷

賴古堂集卷六

七

丙午溪秋過南鷺峰訪曙公門庭蕭蕭破衲
層披枯筇以外了無伴侶猶夫十載前之
曙公也欽其耐寂爲留是詩

秋聲不暫息入寺得公閒落葉寬於樹低簷靜似
山閉門真有意對客頗無顏雪竇水巖裏誰能更
往還

題李武曾灌園養母圖

荷鋤忘日暮得慰北堂萱人在一方水天留數畝
園讀書知孝貴食力羨農尊閉戶高吟外垂垂雨
露恩

吳玉府過慰賦此志感

瘠馬驅三輔輕舟渡八閩依人少氣色慰我有精
神老豈一朝至貧從此歲真可憐風雨夜涕淚報
皇仁

送羅飯牛之邦上顧見山從江上示余札子

云與飯牛將訪余於恕老堂爲一月之留
既以事阻忽返雲間獨飯牛過我又匆匆
欲往廣陵因步何省齋韻送之

客從章貢到因動故園心畫捲煙雲過樓開海岳
臨清江虛晚眺黃菊過幽尋莫爲秋風苦閒同蟋
蟀吟

賴古堂集卷六

六

虎頭書早寄一月約君留所歎晴江棹難爲日暮
求聽濤應有賦作客莫悲秋歸若雲間去吾將共
一舟

王式玉至自邦江共醉恕老堂式玉五年未

歸矣

歸來投野寺萍跡太無端增病千秋去論交一雨
寒殘棋新白下艷夢古邯鄲酒至爲余醉雙眉莫
更攢

初春陳伯璣郵書相慰細字千言難爲老眼

細書開靜夜燈影苦摩挲文字家鄉賤知交患難
多伯衡謫居其武病沒貧堅新歲月醉理舊風波
紫來憂歸余吏議

知爾勞勞意論詩自養病

冠五歸臨岐黯然而不能出一語送之別十日

得三詩却寄

六十年真至誰能保令名詩書拚一擲勳業竟何成對客無人色惟君有義聲山中不忘我默爲數陰晴

晝夜不能寐起聽白項烏飛飛背月至雜雜向予呼忽謾生遙感所悲匪一途思君爲我卜坐立自踟躕

花事遂將半吾廬似雪圍數錢飛已盡問客到何稀酒濁難驅老春寒易作威君歸惟一我欲語畏

賴古堂集卷六

九

人非

石谿大師六十僧臘大師與佛同日降

惟吾獨尊耳佛生共一天乘風欲離世與雨互參禪伏臘應無量兒孫誰及肩休輕下毒棒易得到公前

皖江與文燈巖

幼頗好奇服聞聲始秣陵赤繩昭古道朗日映層水文域從公開小儒妄自矜空憐四十載此事屬誰能

山是匡廬大江從九道開文章千氣象姓字不塵埃垂老真相見依人只自哀雲林三十六頗欲趁

公回余家金谿雲林三十六峰下

塵網誰教落吉屯隨所招世途真坦易吾道自飄搖老至羈心闊江空酒氣驕論交或不愧彭澤久相要

梁溪成二鴻舊以孝廉訓皖臨江築小閣讀書其間未能遽歸也

江城開小閣閣後盛唐山依隱聊三徑著書滿一間儒官容易罷禿筆不教閒未了傳經事誰能得暫還

何省齋往錢塘觀八月濤送之

盡日間相見驚爲遠道行輕舟空汗漫妙舌更縱橫垂柳如前弱平湖只自清濤聲到耳處心事可能平

賴古堂集卷六

三

從余鴻客乞竹澹心躬送至甫種值雨

不向隣園覓此君意所安移情三數个到眼萬千竿小徑欣高鳥微風起激湍差強人意處昨夜雨漫漫

種樹吾難待栽成喜目前倩爲閒伴侶期得久周旋老友躬相送新枝我見憐恰逢秋雨滴簷際已懷煙

龔半千半畝園

於世殊無事經年合閉門白衣鮮墨汁烏几潤花

痕亂竹三更雨空山半畝園畏人常屏跡感激虎
狼恩

野老閒稱病柴門永日關殘苔生破屢修竹蔽衰
顏得酒看人醉成詩肯自刪夢中頻過爾大月好
風間

萬累已全息荒園足自怡暮邊今態好酒外古心
危妙畫殊無意殘書若有思屑榆亦可飽努力莫
言衰

彥遠今高士武林一畝田約君爲隱侶交我舊忘
年僻地誠難覓同心亦可憐懷人真隔世獨坐聽

鳴泉

旅堂胡彥遠與君有
同志隱虎林一畝田

賴古堂集卷六

三

獨遊吳越畱別次德冠五介茲

閉戶非吾事情生萬境灰讀書真有命飲酒亦須
才寒菊何曾放空江獨舉杯出門殊草草修竹負
新栽

同籜菴酌第二泉竟寺外禮古松肅立久之

得二詩

輕舟能暫泊扶老送斜曛獨樹羣山盡高秋一寺
分何時標楨幹終古謝紛紜立久濤聲發城中或
不聞

孤松驚老眼昂首得懷開翠色殊難已高枝不肯
頽生風畱古吹過雨絕新苔眷此雲霞契他年或

更來

慧山霜降夜雷雨不寐

借舟真不寐一雨壓孤檠宿鷺無乾思飛鴻有濕
聲朝難工老計夜獨爲余清萬感茫茫集輕雷何
處鳴

王石谷四十

幾日秦淮別聞君四十辰吮毫如有得潑墨不知
貧水石恬愉意煙雲供養身黃公傳大耋久與結
爲隣

獨過韜光

寺裏登山易韜光景物偏空林無垢葉絕嘯有清

賴古堂集卷六

三

泉此地真岑寂隨人自往還蕭然茶話後吾意已
歸禪

笑隱老人多情佛子有道文人余聞之亾友

于一者久矣辛亥至日同與三刺舟溯河

于得一見公公七十矣語語必及于一且

顧余曰推襟送抱垂三十年今始一見俱

老矣後會良難念往懷來淚輒欲下余亦

爲悲動久之返舟得四詩

儲崖吾畏友每每說公賢一隱應惟笑此身未許

憐喫茶尋苦恒博飯種荒田却訝忘情久懷人淚

欲縣

笑公吾道侶芳草夢中投此日真謀面寧知已白
頭論文能大雅索句不輕浮但乞無生法何心更
唱酬

到來高隱地鳬外且停舟岑寂畱人坐蒼茫使我
愁客魂千里月僧影一湖秋此際真生死無端淚
欲流

莫更同悲老如公道不孤春風生旅色旭日照窮
途問法竹千个開門水一湖願依末座住吾久恥
爲儒

冠五與子素心晨夕無周星之別壬子重五
後二日冠五將北上此行乃不知再見何

賴古堂集卷六

三

時予老矣患難數年淚未一下念兩日冠
五將別我去通夕不寐五鼓成此放筆之
餘不禁潛然泣數行下冠五至都門幸出
示浚兒使知老夫孤獨特處也

經年迷霧裏我友指朝昏隻立心誰許旁觀目共
存貧行難著意老別更消魂便語單遊子衰親正
倚門

賴古堂集卷之七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七言律

贈膠西張用之

波濤鏗鞳肆聞聲遙集多君富墨兵夢昔莫悲長
劍匣時危且對大珠明大珠山在膠西寒流到榻須眉綠
翠栢當餐齒頰清如此巖居應滿志自忘宿世占
時名

阿丘僧舍坐雨懷人

迷離春雨漲芳洲靜裏懷人意與浮清嘯記通南
欄月輕容憶上柳湖舟翻新換拍鶯啼滑入破迴

賴古堂集卷七

一

身花落柔却恨風流滿眼是不知何處可埋憂
凭高入望柳枝斜風雨移人旅病加宛上無書愁
見鴈清明有客苦思家寒煙澹合荒村竹春水閒
流野寺花莫道相離亦咫尺阿丘城外足天涯
乍依依處柳全低望遠空聞杜宇啼我始欲愁煙
漠漠誰能遣此草萋萋荒城作客三春盡野寺懷
人一水迷宿病未痊寒食近無端更夢浣紗溪
僧寮病肺未全瘳藥裏荒城不易求作客經年愁
自海懷人一夜雨如秋望窮碧落頻揮淚思到雲
邊強倚樓百里宛丘無計去風塵空戀此阿丘

北上畱別馮伯宗

如君豈合老窮廬強說窮愁好著書珠玉或當淘
汰後批糠應在播揚初莫悲弟妹凋零盡須慰嚴
慈衰老餘杯酒飲予前路裏干戈滿眼上公車
經年與子賦閒居北闕相期早上書出處羞予無
一是安危仗爾竟全虛春風送客河流迅別酒遲
人水泮初十載中原民力竭轉轡望裏有公車

浚水陷後送六嚴弟返豫章

黃河直瀉浚城圍吾族其魚更幾人賊退但聞資
水力客來不敢問諸親此中凋敝全如豫天下安
危但視秦莫道流氛流不到江州江上已咍咍
送閔子濬內兄下第將卜居吳中

賴古堂集卷七

二

河南河北寇交訐痛哭陳書書未工別後愁聞三
楚覆到來忍見二東空誰憐遇合風塵外但幸生
全波浪中聞說吳江秋色好慰親漫自泣途窮
警至計偕諸君子咸舍予南去

歲莫隨人欲上書適燕南駕意何如重圍玉貌心
憐爾堅壘金城事愧余空說囊沙排白浪可能隱
几守朱虛渡江莫愛風波穩吾輩彎弓力有餘
巴叅戎西城捷至贈之

虎步淵迴矯拂雲羞將一劍任妖氛十攻藉爾驅
車力九拒慙予解帶勳作牧空傳萊子國撼山猶
易岳家軍桓侯莫謂寧堪語如子雄姿訝逸羣

高澄甫念太夫人跟贈別子去

烽燧驅車返舊廬，逋囚猶負一囊書。何從掩涕風塵內，可奈依人矢鏃餘。羣盜力能環濟兗，殘軍勢已逼淮徐。驚看時事紛如此，忍道江南是定居。雨中招同里諸子社集徐園，李遂臣適視師。

江上

安土難稱流寓客，懷歸共惜雪霜顏。長風送客江舟暮，細雨留人草閣閒。北望烽煙猶未息，南來親串幾相關。故園曾忍同回首，但盡溪巵得小還。已發蟻城復登舟返邗上。

駝頭鷁尾意頻更，竟歲勞勞笑此行。寒菊將開期

賴古堂集卷七

三

且醉佳禾已秀，欲還耕芳洲日暮。漁竿冷故國書

遲鴈翼輕，兩岸猿聲獨客淚。秋風先到蕪城

海陵舟中吳橫溪寄塞上詩至，適長興王尉

遠來視予王舊維尉也。

老樹斜撐聚散烏，虛舟入夜籟全無。岸花照水枝枝靜，漁火含煙點點孤。羈客悲吟傳絕塞，故人薄祿怯長途。十年白浪河邊夢，話到乘城淚欲蘇。

寄舍弟江右用陳古公感秋韻

寒雲漠漠萬家陰，瓜步前頭波浪深。失路難尋五嶽屐，無絃不響衆山琴。孤鴻飛去空看迹，雙鯉烹來未有音。知爾愁予書信到，啼猿淒惻滿匡岑。

陳階六坐中次王雪蕉韻與萬年少

但歌莫聽夜蛩清，亂裏逢人意已傾。天外夢魂今夕話，杯中涕淚故園情。淮流古岸惟餘咽，秋到荒城別有聲。笑爾杖藜何所適，始憐雨雪一身輕。

八寶舟中懷舍弟江右

櫟里人傳足避兵，迢遙弱弟不留行。但欣北望烽煙遠，敢謂南歸戈戟生。灼灼花凝望裏淚，青青草長夢中情。慰親早晚知應到，莫計雲林路幾程。蕪城中秋念舍弟靖公。

却聽長年停櫂語，今年佳節在蕪城。江邊秋月無雙色，客裏歸鴻第一聲。靜夜扣舷他日淚，溪巵俛首故園情。不知時序何由變，忍使燈前念弟兄。

賴古堂集卷七

四

與陳階六期于吳門予未至階六已發雲間

矣

雲間信斷欲何之，水漲毘陵客到遲。野徑花酣迷去棹，芳洲日暮動人思。依違久負看山約，俯仰淒慙贈別詞。爲問水嬉鴟髻子，可曾畱得綠陰枝。階六與雲間麗質宿約故先予去

盱江逢張黃月侍御

江城逢客淚，闌干南北同。驚梓里，殘八口踪時述。去住六年家，一報平安游。山難覓，麒麟脯。時相期游麻姑潭夢昔空悲獬豸冠，虛裏種田頗自好。可能堅卧

更加餐

夜登邵武城樓感懷四首

亂裏凭高滿目愁，悲歌隱約古梁州。
烽煙斷續鄉思晚，瘴雨霏微客路秋。
落日旌旗搖複嶺，西風鼓角動危樓。
羈人莫向城頭望，百折樵溪盡夜流。
孤城戍柝靜寒威，宿霧難開淚一揮。
猶夢故人朝命駕，空憐奴僕暗籌歸。
鐵牛嶺外鴻音斷，竈馬山前羽檄飛。
只此崇墉堪寄托，白雲南望是親闈。
瘴癘宵回逼劍鐔，牙旗拂樹夜森森。
鄉書苦向岐途望，絮語閒從老僕深。
宿昔桑麻農父淚，連綿風雨遠人心。
看山一路間曾賦，遂見東南戈戟侵。

賴古堂集卷七

五

七臺西望擁杉關，鹿水城頭百折灣。
霜冷將無催敗葉，途窮幸未廢看山。
紫雲映日初過嶺，碧玉臨風舊佩環。
戰後誰憐空四野，書生莫漫歎時艱。

南郊揆梅

襍被蒿床老衲同，藤盤筍秀逼山中。
征途歲晚人增念，驛路花寒夢欲通。
須放數枝慰老眼，憑開萬樹醉春風。
亭亭莫遣驚烽火，冰玉條前月滿空。

丁亥除夕獨宿邵武城樓永夜不寐成詩四

章

河山渺渺獨愁予，吹角登陴夕已除。
陸海百年同汨沒，浮生此際識居諸。
荒城戍柝三更盡，孤燭鄉

心萬里餘，永夜懸知兩地淚。能歸勝寄故園書。

先生玉貌許誰稱，隱几囊書愧未能。得老殘編寧

是蠹，微刪綺語已如僧。晨窺粟覓思僮僕，歲驗詩

瓢喜。橐增寂寞年華何處改，尋常濁酒擁殘燈。

拂楯含毫萬緒紛，軍中椒酒意難忻。頻驚華髮隨

年改，剩有羈愁向夕分。山帶遼東西塔雨，煙鬟搖

曳紫溪雲。春風莫吹高樓客，永夜啼猿不可聞。

百端交集夕難除，強飲屠蘇意未舒。下榻懷人同

拜墨，客歲此夕膠西匡九晚黃山程穆倩登樓無

客對，秣陵胡元潤宿子衡齋為祭墨之會登樓無

雨闌風咏蹇予慙，愧勞勞塵土夢十年。此際未安

居

賴古堂集卷七

六

魯叅戎君寵

鍊牛嶺下試征衣，猿臂將軍貌自頽。
酒引歌長看劍罷，風添弓勁射雕歸。
雲中赤羽花迎燦，掌上陰符月映輝。
顧我空餘銀管在，紀君十度透重圍。

戊子上元獨坐舊雨堂感懷四首

春雨春風歲事增，每逢佳節愧愁仍。
水環殘郭城如鏡，山擁虛堂客似僧。
鶉火正中初望月，鳩柴無恙舊然燈。
南油西漆誰能賦，檻外雲寒試一凭。
吹梅笛緩酒卮繁，夜雨空堂此上元。
共異蠶桑新百倍，猶憐燈火舊千門。
春風不為吹鄉夢，好句差

能健客魂莫向梁園懷盛事鄒枚詞賦更誰存
珠閣星樓艷絕辭故園此際不勝思歲時惟驗堯
階層燈火猶煊漢室祠雨過荒城人頽堞梅開子
舍客何之遙知弱弟承歡好試鼓傳柑待我嬉
十年踪跡老兵戈家室平沉瓠子河北望雲煙鄉
信少南來瘴靄淚痕多春燈不向危城燦市酒難
催旅客配莫憶金梁橋上月如霜好句更誰歌

寒食詩話樓感懷四首

視滄浪居
士于上

高樓獨擁萬山前風展牙旗草色芊藥裏羞隨刀
共佩鄉書不與燧俱連天涯作客逢寒食馬上看
花見杜鵑遺令未須頻禁火孤城此際半無煙

賴古堂集卷七

七

到來風雨半周星開遍桐華涕自零病榻惟臨乞
米帖荒城早廢種魚經羽書夜報溪雲黑缺騎朝
馳磧草青不見當年作賦客遙聞新鬼泣郊垌
令節空傳舊綵毬詞人踪跡此高樓葯房難覓青
棠種蕙畝徒看丹棘抽幕府健兒猶白打上河士
女幾千秋食盤寧爲綿山客市地風煙不肯休
更向中宵撫劍鐔繚迴嶂疊故園心突生葦塵須
人刈難覓醪醑共客斟一夜灘聲爭海大萬山雨
勢起秋溪不知時節何從變勿勿閒情自莫禁

初至洪塘感懷

古戰場邊送夕暉還耕直與願相違鄉思厭見迎

帆月歸計先愁逆水磯永夜江平疑世靜嚴城歲
苦遇人稀獨憐子舍經年閭潮落潮生淚滿衣
嚴城戈戟日猶麾韎韐書生黯自悲入市續紛謀
敗帙逢人珍重叩良醫升高頌尚餘千賦俛首歌
徒剩五噫欲學吾家窮太朴二時粥飯趁僧炊
白龍江上客帆孤風雨勞勞慰僕痛古戰場空全
是燧近郊月冷半餘蕪倩尋茅屋如投戍于至未
有官舍
強借殘書類告逋滿郡濃香紅欲墮此來端爲荔
枝驅

七塔燈開第幾層洪塘波冷晚潮凝燒詩漸見奚
囊減問禁愁聞米價增林木千章山鬼淚寒河一
線國殤僂秋風亂吹詞人墓作賦招魂愧未能

賴古堂集卷七

八

馮伯宗至自秣陵

三年瘴癘兼兵燹親串誰能過嶺看冷署逢人添
氣色寒家賴爾報平安亂中來路倉皇問別後新
詩急遽攤滿郡荔香紅欲墮他嶺外不曾餐

海上畫夢八章

姬與子共甘苦者七載餘性悲壯青陽城
上矢死登陣絕命時言子爲情累誓不願
再生此世界幸視髮以此丘尼葬于生宛
丘死維揚咸不寂冥然子魂夢終在白門
柳色中不在蕭聲明月下也郎君城上詩
猶能點識幸書一通并子所和詩置諸左
若婉古墨及子素所佩刀置諸右覆以大
士像左持念珠右握郎君名字章仗佛力
解脫非願再世作臂上環也語悽切人不
忍聞姬王氏父爲老諸生歸余時即能爲

有韻言蓋本之庭訓云隨子宦維揚疾死
署中年才二十又二葬林陵牛首之東姬
志也三載矣不數入夢每為詩哭之亦
嘔咽不能句已丑之夏董師海上舟泊城
頭風波鏗鏘鳥獸悲鳴悲悲交集遂有魂
來握手泣泗儼若生初未免有情不自知
其絮絮矣

波濤鏗鏘客心降遠夢無煩待夜釭芳草路迷煙
漠漠雲車風轉水淙淙木銜精衛寧知闊珠滴鮫
人竟欲雙躑躅詢郎戰苦處烏龍江透白龍江
幼渺天風吹步虛因知仙路死能如全無非是惟
羹綉但有仇讐在魯魚瀚海誰憐驅戰舶草堂空
約註農書瀕行猶道波濤惡何似閒乘下澤車
閨中作賦未曾休玉女新成白玉樓才鬼臨文情

賴古堂集卷七

九

自艷鏡臺有句力偏道瓣香未必畱巫峽杯酒常
懷莫莫愁猶憶微酣譏我語不仙不佛不封侯
有近體詩百餘首
自秘之漸于勿傳

香粉瑩中葬佩刀月明起舞鬼能豪新銘囑記前
金粟小篆歡携舊學陶百雉城高驚白浪孤鴛夢

冷憶江臯依稀更見帷中面玉步聲搖大海濤
自稱金粟如來弟子于有連珠小玉章鑑于名
及學陶字姬沒時囑于納掌中白浪河在北海

西城

危樓城上字青陽一飯軍中盡激昂旗影全開懸

弱女鼓聲欲死累紅妝玉臺咏雜空王卷錦繡塵

迷壞色裳仙佛英雄成底事勞勞亭畔柳千章

海天漠漠旅魂招聚散來潮與退潮莫憶房中調
綠綺猶聞城上擊金鐃相懷馬瘦烽煙直齊魯車
輕雨雪濤往事難從同伴問白楊樹下雨瀟瀟
問自相懷人燕京赴北海時載
道烽煙千與姬策騎數千里

慧刀乞我斷情根柳色誰教戀白門釧上尼珠閒
月指機中綵線認風旛舌刪綺語微存戒膝少佳
兒未若髡城上詩同風雨葬難從劫後釋煩冤
城上諸詩姬皆有和痛定之後每向子誦昔詩未
嘗不唏噓淚下也曠去時猶囑于作小楷納懷中
衆香國裏水仙王薜荔裳垂碧玉璫草色孤墳新
白下簫聲明月舊維揚依違夢不離江渚辛苦魂
能認海航贈爾冰絲千萬尺一絲更莫綉鴛鴦

賴古堂集卷七

十

神光寺看絳桃

寺裏緋桃烏石頭老僧不厭酒人遊開時曾約終
宵醉雨後猶堪十日畱金盞杯深啼鳥亂木魚聲
靜落花柔依稀記得吹笙處和露和煙萬樹稠

鎮海樓望紅白桃花

樓外猶餘幾樹妍繽紛斜伴柳三眠朱絃疏越湘
江女玉步玲瓏漢水娟幕府尋常看錦繡羈人無
故惜福穠武陵歲月渾難記飽食桃花便大年

九日趙君重都閫堂中看菊

雪鴻踪跡偶同淹官酒如飭任客添郭外數峰顛
海大軍中叢菊挾秋嚴長風鼓角吹龍盾明月圖

書靜玉鈴聞道小山松桂好雲開少室更誰瞻都

家嵩室下

煙雲過眼堂看菊送張子京之鄒襄

客中送客更重陽細雨高樓黯自傷秋盡煙鬟閒
劣前月明鴈翼冷瀟湘百年寂寞茱萸酒竟歲逃
離杜若香楚水吳山行即盡不堪重過語兒鄉

重陽後二日林得山退耕堂看菊分得如字

草堂頓首乞農書珍重先生老敝廬逋客加餐悲
晚獲僉夫說餅夢春鉏此中叢菊家園似前夕重
陽風雨如聞道林田無穢盡畱人更醉碧窗疎

周方叔至自莆田

賴京堂集卷七

上

茗蔬珍重拜嘉賓舊雨新詩八十春杖履猶生當
代色兵戈不信老來身尚餘詞賦雲霞艷肯使行
藏草木漣謔杜質魚吾未敢淡厄誰是意中人杜謔

質魚並方叔
厄言篇名

望大梁城寄馮伯宗鍾蟠菴王憲一

瘴癘餘生鬢已皤炎方較此足風波故園但訝良
書少親串誰分冷淚多夢到城邊無澤國人從歸
後悟兵戈啾啾舊鬼環相泣濕魄隨子夜渡河

廩延壁上和雲間娟姬詩

江干弱質濁河邊載得蘭荂艷即仙但種楊枝渾
是絮即開菰葢若為憐花隨鷁尾雲間懼雪洒駝

頭噴裏鞭十載紅顏塞上盡廩延誰更泣娟娟

庚辰與尚海臣汙定交漳河越三年壬午海

臣舉於鄉又六年出爲江夏令又三年以

病歸甫抵里門死矣海臣年甫三十際多

難悵悼出爲世用堂有老親悞悞以沒爲

賦一詩以當痛哭但招其魂焚而告之未

敢示其老親也

連綿兵燹詢良友喜爾生從里社過蘭芷夢魂江

夏口塵沙涕淚大漳河三年宦味猿啼曲海臣宦楚詩以

和像萬里歸人薤露歌但慰老親無一憾夜溪新

鬼舞婆娑

賴京堂集卷七

上

臨洛關懷李遂臣用壁上韻

罷去田園未盡蕪從人序未與刪蒲登臺獨吹昭
華瑄辟世閒攜豁落圖瘴嶺雲開難見鴈青谿客
散但餘鳬海棠花下臨洛酒冷夢重過江上無遂臣

常載洛酒醉
子華花下

有感寄舍弟靖公暨唐肯堂

三冬雨雪辜農望直北塵迹只自嗟冷月偏侵虛
裏酒春風不放馬前花萍浮江左渾難托夢到河
干未有家綰帶故人誰更在空從古道泣荒沙
更來燕趙騎羸馬衣上蠻煙遠是閩不見春風生
野燒空悲薄暮耀青燐百年但欲爲愚鬼倏忽誰

能認眩人看盡黃塵迷不得相期破衲老江濱

中丘贈喬磐石鴻臚庚辰與帳陸可三諸君

飲磐石西園今並作古人矣

中丘老子好神仙密註莊生機社篇自起叩宮青

縹酒公年八十有二善酒自負大戶留人抱月女羅絃公自撥琵琶歌

鳴聲何期舊雨來殘客剩有春風吹大年亂後故

交零落盡多公不信有桑田

邢州道上懷陳階六

三年未寄蠻鄉信淮北海南使我悲鴻鴈不過霞

嶺去春風獨向廣陵吹黃沙冷撲弓衣窄瘡馬寒

嘶劍室卑賴有同行文酒客時從庠舍誦君詩與時

賴古堂集卷七

十三

胡元潤
偕行

臨洛關李浦珠送酒抵邯鄲賦此寄之

梨花聽熟臨洛酒老友關前抱舊醅雪裏鴻飛萊

子國滿珠與子同官萊邑雨中客夢趙王臺桑田略記三爲

海岳枉曾傳再作灰劫後更生能幾見華門肯爲

故人開

寄隆慮呂麟生明府

太行東面黃華寺傳是荆關得意山巖壑每因循

吏靜烽煙不放旅人間時予欲游黃華危途酒濁

書空寄野縣花繁髻已斑白浪河邊塵土夢人子呂離

誰能似爾濟時艱

寒食後一日新鄉道上簡許傳巖

南轅西向濁河邊嘆息危時徑屢遷子應自酸棗渡河以道阻

遂趨新鄉半綻桃花全待雨平飛柳絮欲爲煙散車羸

馬吹新火古道荒林拜杜鵑烽燧十年歸未得却

愁明發渡旃然塞菴先生故里即古鴻溝也

汴水奔崩林宗張先生抱其詩文同長君次

君淪水中季子子顧甫十一齡浮木出子

弟靖公覓之河干三閱月載與俱歸勿勿

十年矣予役返里躬送之至中牟集其族

子懋德輩與其老僕郭明拜而授之紀以

詩

賴古堂集卷七

十四

白雨繽紛覆汴闌河干稚子淚沾巾血痕亂酒程

嬰傳潼汁平流李善身恭敬須常依晶澤張之先世五尚書俱起

波中望爾人

太丘去黍丘咫尺不得晤陳簡菴和來詩寄

之

仍從里舍艱良靚始悟東南雨雪身竹裏惟應微

飲伴簡菴時爲微飲蘆中未必盡漁人簡菴集名還家

夢斷夷門水往事塵迷白下春活火寒水千萬樹

期君共作荔枝民

駕湖逢同年萬允康盧長華小集萬楚人盧

與子同里

學書學劍誤相連歌哭無端盡未還盈數由來推
萬後虛名亦合讓盧前豫人作賦惟思稱楚客懷
歸但認荃莫以蠻江頻慰我樓中煙雨總堪憐

桐江阻漲

甌衢水漲長年苦永日舟膠客思紛江上翻書尋
越絕山城賁酒問桐君冬簪暮集喧如市蚱蜢朝
吹亂若雲幸有輕船能載畫開函與爾醉斜暉
將至嚴瀨用元潤韻寄舍弟靖公

窰然白雨蔽蓬窗敵住潮聲不到江山過錢塘形
更异客來嚴瀨氣無雙輕帆重理經年夢冷淚同
垂兩地缸便欲閒攜鶴笠去雲中獨建法華幢

布帆

江干舴艋認浮萍借得輕帆破小瀟雨過遙捧羣
鷺白月明迥益衆山青雙魚慰遠初無恙萬馬閒
飛盡未經悞我虛名書畫舫子陵瀨下更揚舲

舟中看姬人焙茶

五經一散盡堪忘潰仰眞茶累客裝吟韻思全前
穀雨高雯畏破舊旗槍輕帆翠袖倚蘭色薤簾湘
簾綠雪香十九泉頭敲石火瓶笙聲裏靜相商

江行雜感

難隨白鷺立沙汀高枕殘書擁翠屏一夜濤聲羈

客淚半江雨氣老龍腥朔風塞上同驅馬溽暑炎

方獨放舲勿勿去來無可慰秣陵小弟正趨庭

逐客江干夜寂寥無端鐵笛起中宵溪秋梁苑新

沙積明月清溪舊板橋萬里夢回千嶂雨一帆風

動五更潮草堂空有農書在桑柘如今盡已凋

畏使炎方卑濕侵危檣可奈雨淋淋江邊見塔知

城近郡裏看山覺寺溪老樹衝波迷故道疎鐘引

客度遙岑囊書再借龍丘權斷岸孤舟夜夜心

大末城邊夏木稠拘倅客病欲爲秋岑高鳥引雲

中馭水薄鷗移石上舟過雨看山形漸放逆流挽

纜勢全收鷺蓑鶴笠無難去鄉里惟稱馬少游

須江延醫

南來卑濕意難勝下邑延醫得未曾採藥暫停沙

際棹看方頻就佛前燈寧知雨雪眞爲恙尚異侵

苓盡可憑過嶺人傳多瘴癘六時茗粥自兢兢

自長安返止清湖是爲須江盡處明日便發

霞嶺

萬灘騰擲衆山斜幼渺江流亦有涯小憇悲如方

出嶺頻來直似倦還家五株欲種門前柳千樹空

仙霞關

略盡冬春高下峰離離霞映玉芙蓉竹埋厓下泉
歸竈輪舞灘邊石自春四面水聲聞客袂無多日
色印游蹤自慙襍被塵沙滿賴有看山致未慵
松根竹杪盡窮途逼派籃輿石亂扶萬馬入關悲
九塞一絲過嶺重三吳層披小月看同異薄著輕
煙幻有無酒伴奚囊能漸滿應知岳夢未全孤
漁梁北接大竿長亂水懷煙峽勢張竹杖扶人青
玉戛蒲囊裹飯綠雲香溪聲日夜迷千仞雨氣經
時幻一方巖裏如聞三澗雪不妨草止夢滄浪
高矚應知與帝通雲流一綫日曛曛荒亭坐佛空
泉裏薄板肩人細雨中巖下茶紅燒竹賤峒邊屋

賴古堂集卷七

十七

漏補茅工蠻鄉但有猿啼苦莫向秋風更認鴻

賴古堂集卷之八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七言律

四年七夕詩

丁亥侍叔父酌秦淮同張淑士舍弟靖公
分得田字時隣舟有盲女枇杷聲

星河雲影澹相連桃葉依然舊渡邊盲女枇杷天
寶事羈人詞賦帝京篇寧知此會為何夕剩有新
愁入去年始信情根堪萬劫鵲橋今古不桑田

戊子在榕城飲說餅堂同馮伯宗賦

心驚此夕醉殊方卮酒遙分銀漢光莫惜月明歌

賴古堂集卷八

一

水調可憐花落舞山香小樓客卧溪雲紫野寺僧

尋樹葉黃頗欲寄愁天上去却愁河畔不勝常

已丑佟懷東齋中分得麻姑降蔡經家

歸心一夕滿江鄉梧葉平飛客思涼我輩惟當學

狡獪神仙亦復嘆滄桑未能控鶴分麟脯願見牽

牛渡鵲梁高會既終雲影隔星河陸海路空長

庚寅予重入閩懷東甫出關相值拓浦飲

懷東旅中

卮酒荒城萬綠間新逢往事一開顏依然作客空
歸里若為懷君更入關良會人間難更與微情天
上竟須刪滿浦南浦樓頭雨濕盡江郎夢裏山

署中別羅星子胡元潤

烏龍江上送行船丁水南頭羽檄連丁水起自南

半逐烽煙老萬里新攜冰雪旋累爾遠來無可慰

松風棚下蜜丸鮮為枝名蜜丸者小而無核勝回

不多識予在閩數載僅一遇云

西禪寺畱別

微軀未敢厭烽煙祖帳羣公盡大賢跼足百年迷

畏路酸心幾處醉離筵溪秋野寺黃花酒小雨洪

塘白板船初服卽今猶未遂誰能容易學逃禪

甫自北還卽有汀行舟中寄呈 家嚴慈并

賴古堂集卷八

二

與開也兄靖公弟

汀水南流燧火催灘聲曲曲九龍隈孤舟更向千

山發薄命誰憐萬里回不識當前皆虎豹遙知起

處是風雷岐途踪跡殊難定忍使親心逐處猜

示裴生符剖

聞聲幾度見何曾亂後相思意莫憑海內風流全

黯澹汀南詞賦爾峻嶒為園廢圃難容自穫稻磽

田盡餉僧詩過越州應更好傾囊就我話秋燈裴園

名客自舊

朱竹

初但求之楮穎間頃與伯宗過劍津西山
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著緋

同伯宗各賦二首

高情直與晚楓降，倥傯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爲絳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瀟湘淚盡終餘血，淇澳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柯畔立，支離更見甕中身。亂擗桃花映客醅，斜批鶴頂間青蘿。翻新競比紅兒曲，截笛畱吹赤帝歌。酒醞空城光未定，冠裁薛縣色全訛。遙看巖下爛，扁處或是秋溪相葉多。

長汀舟中有感時 家嚴慈在白下妻孥在榕城

窮巖絕壑盡烽煙，鳥道遙看庾嶺連。幾處夢魂明月路，一林楓柏夕陽船。卽教白下書能寄，那識榕城客更遷。此地西通章貢水，歸心日夜大江邊。

杭川舟中懷陳階六

白下能來信復虛，淮南閉戶意何如。衣裁薜荔凌霜晚，句綻芙蓉映日初。昨夢儼然千里駕，前歸亦只數行書。書船贈我看秋水，略記離觴四載餘。丁未六期于於吳門不值比相期於白門復不果來舊以画船贈于于顏之曰就圖

自清溪返杭川諸子矜有以詩文相質者愧賦一詩謝之

臨汀戈戟日紛紜，堅抱殘書未忍焚。戶外遙投人則遠，車前負鬻意空勤。慙予到已成輕薄，問爾來何所見聞。十載烽煙儒服賤，誰能相對不慙慙。

與同里諸子飲李遂臣海棠下遂臣出北釀

醉客

芙蓉夢冷大江濱，笛外垂楊近有隣。草閣畱人懷舊雨，溪卮引客慰殘春。中原路近歸無地，冀北書遲泪滴巾。酒酌故園齊俛首，不知花發幾回新。

懷京口劉長公長公自太末偕余至須江談

三日夜視予度嶺始別去

曾過太末望龍窠，密雨疎卮小艇中。入世不妨傳客傲，注書若肯許予同。每因朗月思玄度，豈有清流憚惠風。戶外轍溪須早辟，莫教金熱問梁鴻。

夜登杭川城樓有感四首

賴古堂集卷八

四

秋老滄溟夜舞鯨，依然刁斗舊時聲。艱虞剩有囊書坐，飢餓慙看負楸耕。象洞雲迴迷鳥道，龍巖雨過認獐城。郊垌半是槃藍侶，十載汀南未罷征。之錄錯處於度漳潮之間以槃藍爲姓

落日荒城滿目秋，轅門榮戟未全收。方從計吏閒賁素，更倚元戎學挽強。画角數聲人俯堞，烽煙幾點客登樓。書生願賦從征樂，闌外休輕萬戶侯。

若前新月學弓彎，子舍雲邊未肯還。永夜濤聲三摺水，孤城秋色七峰山。都人擁樹曾同鳥，畚客編茅別是蠻。異土臨風須自慰，親心萬里苦相關。初造飲大樹千餘其樹皆山都所居山都有三種下日猪都中曰人都其高者爲鳥都卽如人形而

卑小男婦自為配偶皆身如指鳥都人首能
言聞其聲不見其形人都或時見形當伐木時有
術者周元大能禹步為術術以左合赤索圍木而
砍之樹仆剖其中三都皆不能化執而煮之於鑊
內

漁磯野火夜相望
露涼颺起素商馬首眾山連
庾嶺城南一水過
潮陽荒岑尚有金銀氣
廢圃空聞橘柚香
莫為無衣頻作賦
災方十月不為霜

杭川城上有懷樵川鄭胎聖朱璧符張龍玉

杭川北望舊樵川
復嶺遙看燧火連
載向兵戈尋舊侶
不堪風雨憶當年
五更夢斷寒雲外
千里書來落照邊
聞道崔符今已靖
諸君詞賦正翩翩

杭川署中哭張崧瞻

賴古堂集卷八

五

初傳消息過樵城
弱骨憐君嶺上行
羽檄猶能通近况
危途那復話平生
驚心海嶠常多癘
痛哭汀南未罷兵
不信梨關相望處
搖搖風雨濕丹旌

字樵川時聞君自江北返乃值君極於梨嶺
中得音問此子自北返乃值君極於梨嶺

白骨秋原泣苦辛
西川門外往來頻
蠻鄉獨重生還客
好友應憐後至人
結伴蛩聲猶絮舊
經扶蕉葉更懷新
十年風雨三千士
吹盡東陵陌上塵

裴符剖自清溪以新詩來質時予已發杭川

邂逅中途喜賦一詩

若為琴岡舊雨催
驅車已見白雲隈
巖邊舫自爐中出
句裏人從意外來
但慰城孤歸幸早
不妨棹

返見方纔道旁絮絮衷難罄
疎竹寒梅冷自猜

次館前驛念已與臨汀諸君子別黯然久之

蒼玉亭前夕影移鴛鴦橋
伴客心悲頻營僻事期
來夢更引溪卮尚有思
里鼓初鳴啼鳥墜簷花欲
落暗蛩窺搖搖古驛衷
難定始信鄞江易別離

清溪遇高澄甫即送其南歸計予別澄甫於

白浪河時遂十年矣

兵戈歲晚不教休岐路
為君未到憂舊夢園中驚
白浪貧交亂裏上清流
殘燈笑語全如寐
襍被倉皇遂是游
容易能還鄉里去
寒家亦在石城頭

林得山同次君孔碩招過嵩山草堂看梅得

賴古堂集卷八

六

曾字

退耕老子倚青藤
送客畱子意頗矜
良會亂中能幾與
好山屋後已全登
迎卮月滿人無奈
著樹花繁雪未曾
薄醉長齋家自度
一門詩思冷如僧

與次君俱長齋
禮天竺先生

引客花間醉首楞
先生靜飲學為僧
寒花若為羈人發
少室疑從故里登
酒盡柴門看爾閉
月明杖履傲予曾
堂中四載還耕約
拜硯燒書總未能

四載矣
室看菊今

南溪陳克典以所著詩文見示賦此奉贈克

典著有車塵雜述

青霞笠子白雲裳敗硯殘書意莫當三面環城丁
字水百年閉戶午橋莊雄文每自刪中興國老空
傳養上庠車底餘塵誰與拭蕭蕭白髮更清狂東
五派南流至劍潭合流而下
有丁字水之呼又名南溪

聞馮伯宗下第

易地陳書更未空霜風倦客足人思還家強忍登
堂淚隔嶺空傳感遇詩頗以忘情安友念猶能抱
子索親怡十年放逐歸途晚憶爾慚非鍛羽悲

再過遜園贈米滄菴

高枕農書老泌園違時踪跡竟忘言雖閒亦有桑
麻累卽夢無過竹石繁拂楮煙鬟羣意醉就僧禪

賴古堂集卷八

七

笑兩眉軒橙花落盡誰相問此是城南仁五門
五環溪上紫雲籬扶老閒攜意所之樗社留賓常
被肘豆棚說鬼一軒眉情閒琴欲同山響懶習經
忘與歲治自是君平從世厭頽然吾未信公癡

予以庚寅冬日出臨汀壬辰夏日再至鐵嶺
是爲臨汀界不獲見八邑諸同人黯然久
之賦此寄懷黎媿曾宣巖諸君子

樓林高下水潺湲曾住汀南一月還倦客重來新
白髮故人無恙舊青山羈心欲續秋冬際狂態誰
爲伯仲間未敢再過鐵嶺去危時淨侶頗相關
刺桐花發路漫漫羣盜縱橫會面難故里惟求萬

一夢好山無奈再三看畱髡送客心空醉萍劍焚
書意不酸胃足迷陽何計撥詞場爭似戰場寬

庚寅在杭川賦詩寄懷樵川諸子頃乃復至

樵川竟歲廻環曾無定跡再疊舊韻却寄

杭川諸子

樵川南望舊杭川磧裏烽煙歲歲連偶上層樓新
索莫閒披小句舊纏綿亂中踪跡全無據何處雲
山不可憐冷夢時過劔水去月明又泛九龍船人江順流至劍潭復
逆流而上至九龍

張瑤星寄札并得友蒼開士近詩

錦囊綠字伴青萍棄去柴門但自扁世上空傳高

賴古堂集卷八

八

士傳案頭久失淨名經良書獨許隣僧好句閒
招野鶴聽莫話當年塵土夢松風閣下雨溟溟開在雨花臺畔瑤星
讀書閣上久與世隔

粵客過延津將往秣陵

百角樓頭倒玉缸酒龍夜舞雨淙淙珠來合浦光
無盡劍到延津氣欲雙五載嵐煙迷越嶺六朝草
色醉吳江如子獨戀離支好不買橫塘白板艘

陳章侯繪磨兜堅見寄感其意賦此答之

論交君自邁風塵小幅兢兢寄所親愧不垂簾同
木鶴何妨張口貌金人顧銘頗覺蠅難茹屢悔空
教駟在脣他日青藤山下去暮寫對雨莫相喚

三至蕉堂

亦愛吾廬倦可栖
殘書又向萬山攜
何常蕉葉聞雷長
漸覺黃楊遇閏低
四月橙花香滿郡
六年客夢冷千溪
故園未必能重過
依舊高樓聽鼓聲

將入清漳畱別佟漚白宋轅文郝敏公諸君子

何能斫盡荔枝香
灘水西飛返故鄉
十指全傷猶代斲
六年不去類投荒
秋風襍被榕城路
明月牙旗海上航
莫訝溪山行易盡
閩南地更有清漳

清漳城上感懷四首同唐肯堂作

殘城日落起悲笳
百道旌旗複嶺遮
黑箐吹塵述

賴古堂集卷八

九

綠野青燐照雨變
丹霞陣連虎渡江
千驛烽接龍巖海上
槎戰鼓即今猶未歇
漳南自昔重豪華
海水羣飛驛路遙
行人征旆萬安橋
嶺猿哀嘯千山雨
塞馬驚嘶半夜潮
但負芻茭依壁壘
不堪鴻鴈隔雲霄
郊垞莫訝蠻鄉熾
望裏天狼焰已銷
天寶山前百戰場
鯨鯢浪涌海雲荒
飢魂不丁霏微雨
白骨支撐遠近霜
磧裏角聲吹細柳
沙邊旗影沸清漳
六年瘴癘須臾苦
不信巖關路倍長
戰城南北夜啼烏
墨守誰憐勢盡孤
飢鬼能存桑梓地
流民猶是太平圖
苦將衰髻臨漳水
畏引親心到海隅
却憶吾廬全覆日
此中得似大梁無

今年夏在鐵嶺賦二詩寄懷汀南諸同人冬

初以使事至丹霞亦汀南接壤地得黎魏曾道存鄭健也諸子所刻續懷帖感其意成詩二首再用前韻

地入汀南萬里餘
丹霞飛盡鴈行疎
驅車已徧無諸國
問俗誰過有道廬
漸近巖城增友念
莫從危地寄親書
梅花不發甘蕉老
輦鼓聲中作客初
丹霞北望子雲居
蒼玉庭前賦別初
海岸孤臣驚晚歲
亂中卮酒夢荒廬
殘城鬼哭黃昏月
間道人逃烽燧書
六載閩山看易盡
獨畱太姥更招子

賴古堂集卷八

十

芳則峰示永覺和尚

曲澗幽濤落木稀
高凌絕磴欵禪扉
長空雲捲潮平接
下界風迴雨倒飛
故里書難來鴈足
勞人身合老漁磯
七年踐盡千峰約
底事炎方不肯歸
滄波森森潛秋雲
遙拍螺鬟逐嶺分
萬磴松筠開岫月
半天鐘磬落溪雲
閒看老衲心無外
悔到溪山意倍紛
欲滌塵襟參妙偈
泉聲未許靜中聞

次清風店咏黃芽菜

鬱金芽子晚猶芳
問比侯鯖味孰長
肉好俱融黃殼冷
中邊競釀紫蜂香
莫教鹽豉分楊槎
略帶水

霜薦蜀薑初韭晚菰誠下駟齊驅只合玉爲根
淡畦小摘淡披香守得黃中任世嘗任寺莫教流
敗葉游仙應學煮甜霜方平樂奏麒麟脯姑射人
回冰雪裝始識長安叢至味不因萼美便思鄉

次新樂咏葦簾

先生食力尋常織一束能留水一方暗撲黃塵聲
瑟瑟小垂明月影蒼蒼雪鴻遠拂斜陽翼漁笛輕
傳白露香竹屋紙窗看歲暮焚焚燈火意偏長
兼葭猶帶舊時霜削玉編瓊映曲房通盡寒香高
士袂界殘明月老僧床微風乍盪春前殺秋水平
開雨後湘燕子不來花欲落輸他繡箔與雕梁

賴古堂集卷八

十一

贈樂城謝明府

使君三輔號循良但學鳴琴畫自長肯向故人傾
直酒閒同父老種垂楊烏衣舊事桃根曲紫帽前
年荔子香却笑勞勞亭畔客朔方纔到又炎方樂酒
名直邑有綠柳長廊謝家林陵舊令同安

亭

初雪次栢鄉念明日當過喬磐石老人栢子

市歲廻環萬里程遙憐有客阻予行疎厄隸事瓜
瓢酒磐石善以小雪留人栢子亭滄海能存殘綠
野兵戈悔守舊黃庭亂中故友輕衰落不記先生
第幾齡

二十日次內丘磐石喬公今年八十有九矣

予辛巳凡兩過公乙未春予被召再至昔
日同行並作古人其年冬予被讒復返八
閩幾不欲見公公聞余至策蹇出郭老淚
縱橫慰勉交至復拉予醉栢子亭下子至
是蓋五過公惟此行尤爲難別撫今追昔
不能成語

長者明年九十齡留予絮絮淚交零一過再過顏
空老欲行不行客且停危途事那如初至故友人
誰得再經翹首太行雲影亂孤臣消息未堪聽

次順德涇陽馬元御仲侍昆季已卯與子訂

賴古堂集卷八

十二

交反上越七年乙酉元御令如皐沒於王
事予時治兵淮揚經紀其喪俾返故里乙
未冬過邢臺見仲侍壁上詩悽然有感爲
賦一詩悼元御兼懷仲侍

亂中出處渾難憶土壁蠅蛸念友聲白社更誰開
雪苑青燐猶自照蕪城卑躬引緋江干草俛首懷
人旅舍榮看盡飛鳶驚往事好乘欸段謝時名

過陳簡菴谿南草堂

似曾舊識谿南路此際能來亦自疑兩世殘書留
廢郭百年茅屋穩荒陂何期共引林中酒愧爾猶
存嶺外詩草堂壁上有尚枯欲掩柴門憐過客烽煙

歲晚欲何之

維舟吳門欲揆梅玄墓不果值七建商旅百

餘人相過慰勉涕泗交下感賦一詩

嘉樹堂前事盡更闔閭城下枉班荆登臺索駿羞
餘骨入市吹簫欲變名道是周行難問語客來異
地尚關情梅花不發羈人遠薄劣羞看此送迎

光澤父老相迎答之

編篷半歲亦吾廬寂寞誰憐朽似檣夜雨漫山情
自慶春風盪水意全舒頻來頗習沿村酒多病惟
需傍岸蔬莫挽孤舟頻問信故人消息不如初

錢牧齋先生賦詩相送張石平顧與治皆有

賴古堂集卷八

十三

和次韻留別

寒潮入夜不增波苦憶敲冰渡濁河失路自憐酒
伴少看山無奈淚痕多交情雨雪猶分袂時事東
南未罷戈凍盡勞勞亭下柳那堪重聽故人歌

丙申寒食同張玄洲暨諸同社重登詩話樓

見壁上和予丁亥寒食詩凄然有感再成

四首

閒凭雄堞意交縈夜雨猶聞戰伐聲念昔空憐如
旦暮登樓恰又值清明辦香冷續將殘話一劍孤
懸未下城莫使溪巵催遠棹十年夢寐愧餘生
瞋立遙看竹木森微雲帶雨浥樓林重來故老千

行淚萬死孤臣八月心莫向層城聽劍戟空從楮
墨感人琴棠花落盡溪流淺不奈春風處處侵

守樵川八閩月同時諸
君皆以英年并作古人

又見桐華滿郡妍當年濁酒足留連私慙顧曲殊
多誤獨幸鈔書不是愆耆舊紛紜迎倦客詞人珍
重拜先賢淒風苦雨尋常事歲歲高樓聽杜鵑
峒邊舴艋去來煩每上高樓憶故園嶺外哀猿依
樹密欄前冷淚濺花翻頻遊尚爾關親慮多難誰
能向客言歎息天涯書盡絕空餘明月照煩冤
拿口父老衰米見貽感其意賦此

催租吏不使民流殍裏田荒晚更稷卻曲難通前

賴古堂集卷八

十四

日儘雕蓬肯爲左官謀當饑身欲依仁祖入市名
猶訝伯休共異弓刀齊化憤長犁短鋌滿西疇

上洋口津吏餉新茗

自矜漸不爲人識苦味猶存舊使君小摘平爭昨
夜雨旋烹澹映隔溪雲因悲宿昔桑麻好默感遙
途節序分聞道誤連司并馬素磁相對莫殷殷

竹崎先寄林孔碩

八年更理榕城棹每望并州輒憶君此地新傳三
尺雪伊人尚隔一溪雲斷蓬夜掩江干淚急雨宵
馳海上氛亂裏孤臣容易老誰從幽谷起朝昕
荅榕城士民兼寄靖公弟

洪塘兩岸立多時此會當年未有期巷語難回白
士怒街彈敢爲逐臣悲來頻盡訝須臾老久任私
憐土俗宜慙愧故人容我厚好持此意慰親思

林銑崖從瓊海惠書見慰感賦

卽望寒暄無半字情多海岸尚殷殷種棠未必惟
能合灼艾惟期痛可分念室良書難自展田臺瘁
况不堪聞百年肯下尋常淚拭血頻看意轉欣

王子義移家

亂帙平堆上屋梁葛洪驢背晚風涼一愚苦爲移
山計竟歲難求辟穀方物外偶然傳客傲此中誰
復得臣狂硬黃響榻茶聲老笛裏孤亭字夕陽

賴古堂集卷八

五

儀封曹白公進士冠日夢予過訪自稱今名

時白公實不知大梁有予予時亦非二
名越五年始從鄉牘中得予姓字又二十
年始過白門以詩述其事命舍弟相寄賤
子易名鬼神乃逆知於數載之前誠異事
也賦此以荅白公

不聞鼠穴可乘車遂有形神足接予六候空占一
夜話五旬實際數行書殊慙急遽求吾友近喜紆
回過敝廬瘴海新來消息斷誰當請室定交初

大興和尚俗臘時在烏石山

烏石何緣得再登多公爲客皺眉稜萬山秋響松

翻月半世人憐佛命僧密地施鍼新痛癢瞞天下
棒舊岐嶇迷途未度應難老尊重頻添不盡燈

射鳥樓紀事

紅雲滿眼萬家凋广石舟翻車樣翻畏使漁磯鳴
羽鏃愁聞雁渚擊金鰲鯨聲漸息兵堪洗鷹眼猶
存釁未銷慚愧十年父老淚重來不敢怨狂飈
城南城北鼓聲寒城上烏啼夜入關雁外天高烽
燧闌弓前月冷陣雲殘桑麻忍下窮簷淚刀箭徒
餘譴吏癘亦有空言羞曲突王師無日解征鞍
秋風盡夜響弓鞘候水爭看亂舞蛟大將自能光
壁壘羈臣但學謹芻艾十年含築書空上一夕潮

賴古堂集卷八

六

乘事盡消誰使登陴徒應卒創餘惟願聽金鏡
巖城逐吏學趨跲烏石樓前萬弩張三市幾如華
不注獨存私幸魯靈光陰森夏木號山鬼勿渺青
燐照野俚聞道捷書朝夕達寶刀鏤盡未堪藏
圍暫解送陳立三返里

江干舊雨淚縱橫親串甘從枳棘行老友半生空
作客孤臣末路又圍城岐邊意密眞難別閭外心
煩遠自驚莫向殘疆頻悵望飲章羽檄苦交縈
解嚴後病臥敢園

繩床藥裏澹爲隣伏枕蕭然又一辰灰木心亡如
喪我膏肓疾在未知人閒搜服食窮方士強寫平

安慰老親楯上休矜曾草檄羈臣但合老松筠

延醫不得寄舍弟靖公

戈鋌滿目慘餘身風雨愁看四野燐亂裏弓衣憐
幼弟危途彩服媿雙親醫延海岸雲中馭藥覓荒
城席上珍夢裏江南春事好不知相隔幾由旬

呻吟牀第聞家慈病

襁被誰教又海濱半生踪跡十年閨空啼譴吏城
頭血莫慰哀慈夢裏身願始自慙茅屋穩顏承纔
覺布衣真藁間未必生還客枕上嗚嗚淚滿巾

同門吳曰庸先生徒步自泉州過慰

曰庸吳先生諱第子同門友溫陵人曾爲
竟陵令不五月拂衣歸數年不一入城市

賴古堂集卷八

予宦閩入載先生未嘗以一事相干丙申
春予被謫入閩雖寇氛阻絕先生時惠良
書相念之意溢于筆墨外秋冬之際海水
羣飛驛路阻寒溫差者又五百里始得達先
德化山中信常道者又五百里始得達先
生今年六十又六貧不能謀與騎僅扶一
藤僕徒步旬有五日始得晤予握手涕泣
慰勉交至出數金贈予曰子貧予復貧無
節縮衣食得之者鳴意耳子必無辭予拜
而受之或曰先生意高矣先生曰又徒步別子去
予感先生訪其高景臣知將來無以報先
生敬賦此詩以示予之子若孫使知予居
此等時尚有吳先生從弓刀鱗集使知予居
世紹先生之高
世紹先生之高

意內亦知君必至凝眸實畏道途難能來果使心
同慰握手空教意盡酸千里紆紉烽燧闊廿年出

處夕陽殘可憐患難尋常事獨見良朋不及餐

南望溫陵五百里歲行盡矣遠相求變形欲共逃
林慮放足應須到惠州見後反驚難去住感淡不
覺觸思離憐君海岸身無定莫更臨期爲我憂
王美厥自清漳過慰漳城前歲陷賊美厥僅
以身免

以身免

亦欲知交遠自諱經年消息斷鴻溝空從海外悲
巢谷不爲西行重賈彪客尚幽裝因曲赦垣多聽
子慮崇讎孤城墮後身能在何事江干燕語歌

送季介菴呂素巖北還

百里迷陽萬棘叢前時望豈與君同準當北面圍

賴古堂集卷八

全解客歲寇變兩君鎮
北不西行禍未終雪裏難
尋鴻鴈跡塵中誰辨馬牛風共慙底事閒來去笑
指江干荔又紅

王逸菴大行此君堂看菊時陳孝廉將北上

大行冊封流求以海波未靖暫阻榕城
北客不歸南客去相從無計暫相親疎燈靜炤懷
霜菊冷署閒畱失意人貫月槎迷滄海臨風酒
遠故鄉真甘蕉莫學前宵雨獨使羈臣淚滿巾

賴古堂集卷之八終

賴古堂集卷之九

淩水周亮工櫟園

七言律

亘信和尚俗臘予別和尚于清漳漳城陷和尚移鉢雪峰頃復辟兵來省今日語予曰人秋太平見矣

共在丹霞道上行應知世外亦關情當時只歎山難住別後驚聞寇覆城象骨峰高全帶雪烏頭嶺闊半屯兵如公豈作來朝計喜說秋深自太平郭去問還家未半載復作章貢之行送之

亂後還家慶更生無多日月復成行危時莫定東

賴古堂集卷九

一

西轍安土難爲去住情幾送貧交別故里空餘譴客隸殘城孤舟掩淚看桑柘府帖來朝又點兵

鄭圭甫昔上公車因予與郎山呂西屏使君

交交莫逆也圭甫方期再過西屏而西屏久以憂憤作于虎林矣于圭甫之行凄然有感賦此送之

西屏呂子爲君友記在壬辰夏末間但美情多期再過寧知宦拙不生還良書望遠心終在聖室含婁髻已斑馬上看花薄醉後可能絮酒滴郎山

漳城陷後郡司馬周披雲僅以身免棲遲會城遂踰三載枕上念之不覺泣下爲賦一

詩將以貽同人爲披雲作歸計

十雙田在峩眉下

君峽陽人蘇長公筮其地山亦以峩眉名

餓死江干

亦自憎敝履循牆前郡副空瓢挂壁老山僧得全性命寧云苟卽拙言詞亦未能夢裏雒陽千萬里一錢誰向故人增

有介漫遊遂至江南今日忽返得家書感賦

偶然欲去原無定別後行踪逐處挨歸夢再溫猶嶺外好山相引已江南傳來嘉話眉堪舞說到吾家淚已含頓首故人高義絕平安爲寄兩三函

芝麓自粵返白門送有介詩有加餐爲報周

公瑾老眼秋隨鴈一行之句依原韻奉寄

賴古堂集卷九

二

梅花但夢嶺頭香問比閩南道孰長烽燧三年悲舊雨兼葭一水認新霜羈臣淚自江干盡遷客詩過海外蒼此地猿聲難更聽可憐鴻鴈不成行

安國寺訪心持上人寺前三石甚奇石上獨

茂一松

此中瓢笠眞蕭寂對爾私慙意尚憧寺敗閒畱三片石風清當有一株松蒿牀過雨單痕濕藥徑開雲屐齒鬆四十棒敲春夢破焚香掃地肯相容

除夕前一日高雲客始過我減齋時有介初

自秣陵返

梅花欲落不盡落清酒濁酒且共延殘歲只餘此

一夕羈臣求比已三年好友如君晚乃得新詩脫
手互相傳喃喃莫話長干舊客子移家去復還

雨中聞有介備具過彥遠道山亭子彥遠初
至有介亦甫自秣陵返

道山亭子烏石側門對荒城晚倍寒春事三日五
日雨梅花一枝兩枝殘載酒能添逆旅色乍歸頗
憐作客難老夫銜哀不敢出畏來勝地敗人歡

偶過陶瓶值胡彥遠小飲得酸字

欲坐欲臥聊出戶失意過人良亦難叩門有客成
小飲相見何期得大歡明燈花外搖暮色園蔬雨
後薦春盤強爲羈臣解免切偶然默覺使心酸

賴古堂集卷九

三

與有介

戊子之夏相與友至今鬱鬱未成還亂裏真難此
一日人生能得幾十年江南移家欲更去茅屋分
人賴自全老夫終亦欲歸爾戀君酒美不須錢

寄題南郭草堂

傳聞大隱先生意常在黎陽舊草亭飲地遙商新
酒伴樹書時寄老園丁偶然瓢笠予應到料有煙
霞語未形看盡江南山色好夢中但覺五龍青

花朝登煙雲過眼樓簡彥遠初蒞

泥途亦復惜佳辰百念甘同草木漚望遠不中花
在眼登樓無故淚沾巾乍晴水面全留縠卓午山

容半飲醇北鴈南魚空有約柴門寂寂可憐春

華林寺

越王臺榭有無間帶阜纓轡任客攀欲建小亭延
素月頻移曲几就青山來同僧坐心猶競看到雲
歸態頗閒忽憶家園花事好春風肯吹旅人還

寒食鄭宜今崔五竺高雲客謝爾將過敢園

牆東春色看宜晚含北花開感倍生細雨閒扶蕉
葉轉好風圓吹鳥聲輕燈前家遠庖頻落難裏人
來意易傾折盡後園無數柳可憐明日又清明

清明聞同人各有飲所風雨荒園悽然有感

前年曾買樵川棹詩話樓頭思不禁燧火偏迷羈

賴古堂集卷九

四

旅路清明獨上棘人心客中土銑寒無食亂裏鄉
書貴到金風雨閒園餘我在溪卮欲滿定沉吟

上已集絳月蘭若

高臺入望山能好約客閒看雨後新上已空傳修
禊事百年誰被不祥人虛煙曖曖家園夢磧柳垂
垂海岸春接嶺連灘何計去如今曾媿荔枝民

昨夢簡彥遠初蒞

大竿嶺外須江路歸夢無如昨夕眞病裏煙雲空
過眼客中顏色苦看人感多殊愧情難副誤盡空
思老更新今日便教羈客去吳山越嶠不遑巡

有感做古意新聲

楊白花飛滿四隣誰將進酒不傷神街碑有石空
當口搗臼無螯自受辛京雒煌煌垂手客江皋昔
昔緩聲人離拘莫使歡聞變明月高樓子夜春

與王啓伯總戎

樵川昔入榕城路親見將軍靖海瀾眼底百年誰
與匹關中十八已登壇小山有賦人招隱大樹無
心世任看焚硯寮弓亦自好多公節食勸加餐

南浦橋亭望夢筆山

孤舟更泊前來岸明發應從嶺上行偶過長橋增
別思且畱半日聽泉聲西山夢冷花藏寺南浦人
來雨壓城望裏勞勞十載路不知芳草爲誰生

賴古堂集卷九

五

王弗瑒楊商賢追送予至邗江畱別

遙尋逐吏渡河梁載酒無言意自傷地下遊應從
李杜世間名合讓王楊寒江夢冷家千里故國人
來水一方猶是昔年歌嘯地鴈聲纔過夜偏長

朱思遠羅星子高康生王古直暨予倩王隆

吉遲予于虎林程穆倩宗定九遲予於邗

上舟中賦此志感

直北音傳重客哀幾旬江上待予來萸灣月冷人
初渡瓜步風高鴈欲迴萬里倉皇霜後葉百年寂
寞掌中杯心憐再見渾無地撾鼓猶煩衛士催

舟中與胡元潤談秦淮盛時事次韻四首

紅兒家近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花新
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湘簾緩翠慢歌
輕紈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簫聲只在板橋西
曲曲銀河蕩晚霞蘭蕙玉瑟間琵琶暗潮夜濕依
欄石細雨朝開隔岸花菡萏無心臨翠蓋芙蓉有
意映窗紗雲鬟月底分明盡如殺垂楊一半遮
不分合歡夜不開吹笙無力自徘徊鐘聲漸遠隨
波去花氣將眠過渡來曲曲鴛鴦流艷夢垂垂楊
柳捲溪杯一生明月秦淮好到眼煙雲第幾回
拂水藏鴉弱自持輕寒簾外影離離風吹香動花
無骨露逼歌清月有絲漁笛暗隨紅雨落酒罈閒

賴古堂集卷九

六

受綠陰支鍾山松老雲霞漫近日金陵客不空

過淮南湖心寺弔隱知和尚示首座本融

鷓鴣風俱意莫憑湖邊寺近觸愁仍連天空碧人
浮玉滿地寒光月漾水未信重來反有淚便客住
此亦何能多時黃蘗林中客不記淮南第幾燈

閩人翁陵移家公路浦過予舟與其同里徐

延壽醉

家移不記是何辰鳩杖扶舟淚滴巾問友都隨遷
客到因予又見故鄉人耕田得秫聊謀醉賣字營
錢亦不貧忽去自言無異望惟求老作建安民

板閘與林戒菴

山陽北面清江口大海東頭漾濁波霜逼鴈聲遠
近遠月扶蟲語盡蹉跎名由魚龍聞冷舟來少蒲葦
村荒戶閉多嶺外羈人齊下淚一時點首認黃河

渡口荅有介即用原韻

曾同海岸說黃河不信真從八閩過食較貴鄉魚
米賤衣愁前路雪霜多過時方悟悲良友垂首尋
常看逝波爲語隣船文酒客可能將壽補蹉跎王仲
先生開仲同社皆幸于道將壽補蹉跎劉夢得詩

再次前韻

塵沙漠漠古黃河風雨人催半夜過誰案羈臣三
載外可憐逮者百船多高帆靜吹全無恙秋水平
涵自不波却喜舟灣成聚落趁虛得酒未蹉跎

桃源縣荅宋去損卓初荔

舊聞淮水來桐栢清濁平看盡夜流斷岸數家孤
似鳥長河一縣冷於秋溪燈苦照初爲客襍被難
安不定舟莫使風霜增旅病狂瀾靜處有輕鷗

宿遷菊花同胡元潤卓初荔作

奔渾古道老波瀾晚渡心驚逆水難細雨偏催孤
棹去黃花不耐旅人看一時過鴈舟痕冷半夜啼
螢客意關共憶家園田菊好疎枝短樹滿長干

重九寄鄭宜今將用發謝爾將高雲客

兩制三吳淮北路青齊道上越人心荒城酒濁難

爲客落日河黃易作陰風過草麻全覆地雨垂酸
棗獨成林疎巵欲就離前菊憶我情知一往溪

沛河九日次吳冠五示王壽格若士

渡盡黃河客思涼茱萸山徑未全荒一泓秋水鷗
如鶴數版黃泥棗代桑退約家園編葦屋愁偏雨
夜夢蕉堂高堤且醉蘭陵酒不識誰能忘故鄉朱
山在沛西蘭陵沛東淮南北多以葦爲屋

珠梅開夜雨與鄭羽人陳伯宗

誰教百慮苦相侵鴈滴聲寒淚滿襟緩急恐傷僮
僕意陰晴獨到友朋心敝裘不壓三更清野水平
添一捺溪明發不知何處泊危檣獨聽雨淋淋

溪夜過滄州聞岸上傳呼聲

孤帆入夜不教休岸上傳呼雙淚流風急夢猶迷
瀚海月明人正過滄洲兼葭有意爲霜白鴻鴈無
聲共客愁漁火閒從沙際望蕭蕭一葉脫溪秋

張秋與客

隣舟望見好顏色遠道難爲性命存挂帆又落風
曲折暫泊還移月黃昏越船吳船幾千里江干河
干自一村榜人畏凍連擊鼓夜夜聞前驗水痕

和林戒菴守歲

黃河南面夢猶華于鄉水陷後予復刻霜後何堪
雪復加午夜衾孤生作鐵丁年劍老綉成花關心

鴈外同爲客垂首燈前各有家一歲誰教此地盡
隔牆歸思亂如麻

駝頭鷓尾路頻移賣餅車前累所知故里空傳橘
柚頌長安誰愛雪霜詩嶺梅但覺香仍在北酒生
憎旨不立好句日傳三數弓黃茅屋底舞雙眉

已亥元旦試筆和林戒菴

百好無如歸去身雪鴻踪跡已成陳家依海岸難
爲客天到長安易作春河上空傳三豕渡殿中誰
許一夔隣羣公競試和平字西務遙看柳色新
衆裏嫌持最後杯維何吉夢故園回多時柏葉寒
相逼一棹梅花煖自催塵土偏侵羈客面熱官不

賴古堂集卷九

九

如冷人才荆高去後黃金貴獨爲西山看雪來

再與鍊崖

瓊山使者苦論兵老智專持戰後耕自撫竹竿猶
嫋嫋誰憐鐵意尚錚錚繁霜鴈急聲全咽大水魚
勞尾盡頰磨楯書生匡濟好征車會使鷓鴣行

東公讀以鷓鴣車
名憾無人肯行也

念室傳聞意盡衰淡燈對字足人悲格門閭閨身
雙綫藕孔修羅命半絲謀面誰留車下客回心肯
啓篋中詩寒灰畫盡曾無夢的的生還爾我私

蘭陽王王屋大令斤負高才伴狂自恣不永

于年自誌其墓以坡公誌人之銘有合于

已卽以銘已予欽其達復哀其志曾鐫其
遺集茲系以詩

故鄉人愛王王屋蓋代才如柳柳州共艷陳思曾
傳粉驚傳李固亦搔頭達生墓不煩人誌歡古銘
如爲已留慧命徒存書數卷茂陵無客肯相求

麗人行水上同蘭次賦

桃根桃葉莫相催艷極輕波不敢洄含露花從霜
裏綻乘風人自月中來私心常願銀河結小膽全
疑玉鏡開日暮翠翹無處望珮環聲在白雲隈

寄維縣楊再蓮蔡漫夫于鳴岐

流飯橋頭月滿林囊沙河上樹蕭森長風白浪魚

賴古堂集卷九

十

書遠細雨孤山客夢淡賣餅誰留車下士解驂獨
感座中心自憐華髮垂垂老更對斜陽撫劒鐔
居室蕭然萬慮空羈人自合避牆東箕山高節推
徐幹北海雄姿重孔融千里音書鴻鴈外百年身
事荻蘆中青陽樓上牕牖月肯向天涯照斷蓬

蓬萊閣和吳冠五韻海上春夏之交東南風

緩則海市見

蓬萊高閣俯神州閣外平看大海流望裏仙門眞
可接空中龍勢未全收東南風緩樓臺幻日月光
懸島嶼浮莫話桑田淡淺事波濤鎗鎗足人愁

羈中寄東萊太守鄧偶樵鄧家白門前作郡

清漳與予同守會城

秣陵詞賦舊嶙峋五馬曾開古七閩親見南天傳
露布難從北海奉車塵孔融便去無男子楊震初
來識故人十度閒過萊子國多君鈴閣有陽春

黯然成詩

十年想見林起八栢下微窺躑躅行此地誰令君
亦至意內似謂爾猶生銀鑰滿身故嘔強咳唾頗
喜尚錚錚舉頭連望互掩面欲泣不能月太明
得兒書溪憫其意作此寄之

賴古堂集卷九

上

盡好支離慰祖語能圓蒙頭債子羞無路洒血冤
兒憾戴天善惡不知何所教他生與爾再爲緣

送卓初荔返閩

玉貌先生爲客哀經年燕市白徘徊變形魏邵誰
爭識冒難王修獨肯來狹巷疲驢衝雨雪敝裘土
炕擁煙煤壺中舊有芳蘭約底事依人不肯回
酌酒驚看色累移于君不信有歸期上書無路空
心惻得伴能還亦我私瓊玉滿懷過嶺雪芙蓉一
掬涉江詩孤舟莫泊前來岸雨後垂楊易作絲

送胡元潤返白門

與君同住古清溪五度燕山並馬蹄垂老措身知

仲

坎宮生還藉爾作端倪清尊燂燂春雲亂碧樹參
差夕炤低回首廿年霜雪路全交只剩數行啼
茱萸彎上遠追隨抗手臨岐別有悲一雨愁看燕
市柳十年空檢嶺南詩前期即密踪難定後夢能
尋客尚羈幾度偕行曾共返心憐獨去欲依誰

少保商丘宋公錫謚文康紀一詩與令嗣牧

一言鄭重紀恩光舊澤新垂白玉堂在岳誰能方
岱華于人曾幸識歐陽已卯過雪苑千秋義讓粉
榆重商丘父老一字聲流琬琰香聞說龍池親染
墨如天聖德未能量

賴古堂集卷九

上

送徐存永遊大梁

七千里路苦相依三月長安雪更飛共歎借行人
又去心憐卽別未成歸塵沙北寺羈臣夢風雨黃
河客子衣莫向梁園詢古事鄒枚詞賦近全非
徐孺將行不自知遙憐別路雨絲絲河干作客看
楊柳馬首逢人問荔枝濁酒但澆朱亥墓荒城莫
拜信陵祠寒家親串能相問爲誦羈臣北雪詩

爲詩

醉裏廻綃雨後逢南人珍重北花濃欹來只合朱
欄窄擎出閒思玉手鬆但結雲旗誰並駕豈無膏

沐若爲容阿嬌羞住黃金屋立盡春風致未慵

永夜不寐垂淚與小僕蘭水絮絮口占示之

三冬羸馬寒山路六月艤篷上水船寧意小奚扶

貫索誰容苦語當金錢天邊子淚無從滴病榻親

書動隔年枉說老夫猶強可憐最易受人憐

危牆細雨冷相親爾爾挑燈賺苦吟譴吏殘詩羞

白雪予聞詩北詩皆顏以雪故人溫語重黃金酒痕易散難

爲寐淚漬無多不濕襟枯葉寒花曾未改乾坤納

納看童心

午睡與冠五

恍惚不知此何地胡然夢裏與鬼爭姓名遂爲知

賴古堂集卷九

三

交諱童僕轉輸他人情理生如此亦早富久譴於

世負大聲醒來瞪目自失笑前歲隨客上圍城

白櫻桃

崖蜜勾圓訝未同寫來只覺艷思融蛾眉澹老繁

花外檀口輕安素月中空憶雪畱千顆玉誰憐雨

洗一春紅明珠弄罷渾無奈撒向晶盤影盡空

嶺外麥英雪是膚送春新脫紫霞襦花間婉轉風

團玉月底依微露漾珠自浣絳唇歌白苧任他紅

淚滴水壺艷粧同伴皆先嫁亦有殘脂不肯塗

橄欖高雲客奇

海天親見碧琅玕致此同悲驛路難不爲倒餐知

有蔗應從逆口識如蘭紅顏獨愛南威密白蠟遙
封北地寒自是 聖朝容諍士爭馳諫果入長安

文官果

異種含苞出上方升沉肯使世頻嘗螭盤無意爭
高樹蠅曲棲身就密房待伴同爲湖目冷層綃剝
出蕙心香莫言文露尋嘗滴姑射仙人結夏糧

六安梅花片何匡山寄

眞茶遠寄自潛夫略示山中意味殊綠舌遙從雲
際剪白毛疑是雨前敷分來雪色心同寂落盡梅
花影在無慙愧十年招隱意素磁深夜獨踟躕

蒟藍傳公寄藍產孝陵衛瀆高座池中始成菜

賴古堂集卷九

十四

北地金芽得未曾南來蒟菜比湖菱栢池泉淨尋
高座松磴雲開拾孝陵蒲笋同分三月雨鑿鹽閒
對六朝僧虛慙賦餅梁園客嚼盡寒山綠玉藤

墨菊永壽里在漢時產墨菊時人多取其汁爲書今人但求之緒穎間少所見矣

寂影模糊陶令門玄霜冉冉借秋痕雨中送酒衣

偏白霧裏看花眼倍昏永壽寒尋蒼玉亂南陽晚

映碧潭渾渾就荒三徑歸來後只覺長松獨自存

把得寒英色未倫夕餐只認鞠通身籬前月落情

無奈霜裏燈搖影倍新不識黃金眞燦艷獨憐青

女自橫陳瀟瀟一夜重陽雨玄對羲皇以上人

佛手柑

飛穰小亞碧痕鮮烽燧猶從嶺外傳微顯同標明
月影合開空認寶光懸一心吐掌難爲密數指撩
人不厭駢遙識五輪宣示意雲中金色軟如綿

旅中遙酌冠五

孔北海曰冒難能來者其王修乎已而修
果至予與壽格被難北行抵吳越問于語
壽格曰此際能來者獨吳冠五耳已而冠
五至益已遲予輩於京口數句矣跟蹤同
來無難色相依居室且周星無倦容冠五
非有求於平原者何自苦爾爾今日冠五
誕日壽格與予欲以一厄相慰爲雨阻不
果應壽格命爲二律以鳴歎誠冠五方壯
未敢云祝也

晴時盡日尋常過接雨逢君初度辰欲倩疲驢邀
飢客慙從念室欵嘉賓百年身肯風塵老萬里人

賴古堂集卷九

五

依骨肉親借得殘厄須自把相憐只隔此城闌

延陵君子爲人出家在屯溪第一灣採藥忙猶尋
白醪誅茅閒即說黃山書焚自愜行藏易劍在終
慚髻髮斑耳熱鳴鳴瓦缶狂歌一路不曾刪

介壽以胡彥遠見慰札子相示却寄

一畝田中盡草萊旅堂經歲不曾開只憐風雨催
人別亦有音書到北來塵土那堪歎暑通湖山空
約莫春回懷君永夜神光寺自摘餘甘薦酒杯

旅堂在虎林
一畝田中

意外漁梁消息真懷人掩涕過江濱佳蘭引緋悲
亾友罷露樞衣送逐臣夢裏灘聲猶七里書來鴈

影已三春相期絮酒黎陽郭宿草青青動客輪

公沒於漁梁相期
生還後同往哭公

虎林門外獨相尋十日倉皇淚滿襟在難世應無

契闊多情君自感人琴殘燈襪被雲霄夢密繳孤

鴻雨雪心貨殖未能游俠老生還敢不重黃金

午夜傳聞事盡更當時爾不吝西行傷心嶺外人

難別幾日湖干草又生危路附書能宛轉遙途問

信苦分明畢羅寧爲飛條密慰我秋溪到石城

王勝時至勝時數過長干向兒輩詢南北信

五載懷人淚未乾去來消息太無端洪波迴識南

天關朔雪驚看白日寒夢逐孤鴻過易水時同稚

賴古堂集卷九

六

子泣長干心知北闕書難上獨爲羈臣不及餐

與劉峻度

八月廣陵濤似雷河干送客獨徘徊只驚暈畢催

人急敢謂風波到爾來分樹同聽連夜雨隣牆共

舉隔年杯莫愁短後塵沙滿正值翺材館再開

五月廿九日烈風雷雨聞鐵崖明朝行黯然

賦此送之

怒雨號風半夜驚遙傳我友詰朝行如天聖主

能求舊垂死孤臣得更生事隔十年方見面人將

萬里但聞聲孤舟欲泊頻回首直北星占貫索明

送客南還祝親

去到河西更返輪憐子肯厭往來頻素餽衛友三
千里滌瀟娛親八十春倦羽飛殘猶是客浮雲開
盡敢依人稽山縱極東南秀鄭重慈幃夢裏身

送客遊會稽

渡盡西陵麗颺迷越王臺畔草萋萋舟前月小千
崖競郡裏樓高萬樹低餘韻尚傳修禊帖新詩只
在浣紗谿羈人曾作山陰客道上憑君覓舊題
潘君重九前四日載酒同冠五過我適隣客

遣童子送菊

童子送花寒意滿故人載酒旅情淡迎牆白露無
端色客歲黃河望見心病榻一枝真得伴膽瓶幾

賴古堂集卷九

七

葉亦爲林蕭條自愛秋風好可奈重陽易作陰

宋去損以子累客死都門重九前二日素旄

南返哭送四詩兼貽令嗣峩長

嶺外天書一夜頒河干令子泣潛潛只憐荒憬人
難別敢謂烽煙樞獨還廣柳風高吹骨冷白楊路
遠到鄉艱傷心苦憶臨岐語獻歲相迎入大關客歲見峩長送尊公悲楚過甚予亦爲泣下已而好語慰尊公曰明歲相迎入大關豈知事變至此爾時遂爲長別耶

生死誰教此地分素衣相共泣斜暉慈幃夢老南
悲月弱子書遲北望雲不識千人皆黨士可憐一
代絕鴻文知君鬼路蕭條甚願我生還意尚慙

射堂文酒悔相遇白日心驚大海波鴈引羈人衝
越嶺霜扶旅櫬渡黃河五侯尚索寒鴉賦一僕空
餘薤露歌半面亦爲張儉死生存不識意如何在都門爲寒鴉賦一時鈔傳

引縛無能淚暗揮予時桐棺獨去雨霏霏繁冤未
必邀神聽枉直誰能畏鬼誹一行人添高士傳殘
書夢斷老親機泉臺路值陳家仲開仲沒於虎林莫報羈
臣尚未歸

送程伯建赴滇

大江詞賦傳程伯難裏交情重死生獨測天心安
謫吏敢持公論問廷平西山爽氣空留客南國樓

賴古堂集卷九

八

船未罷兵遙憶妻孥無定在憑君一望石頭城

蕭條請室無人過新雨多君獨往來只訝鬚眉都
白盡不知雲霧幾時開枯槐北寺蟬聲咽古渡西
風鴈影回滿眼兵戈催客去爲誰岐路更徘徊

再賦靜一帳眉

靜公到處好胸襟不看床頭有盡金高枕平流蒼
岳夢溪帷澹連野雲心倦游人老依繩榻薄醉詩
成擁布衾知爾月明圖畫裏撫絃欲響衆山琴

除夕向芝麓借書守歲知芝麓念予甚爲予
止酒罷歡坐客聞此感而代泣予則自慶
且用自恕喜賦二詩用七十老人朱靜一

韻

老友定山殘衲子嘉節念客不爲歡一歲只覺今
宵永到處却憐此地寒何常飛條到我密更持具
獄望天看借書相勸莫還讀夕除人羈且加餐
三十二芙蓉齋裏罷酒作念起長歎緩急何因關
僮僕眠食竟損問平安肝臂嗟余真小命頭目看
人護熱官何時不死真成過悲喜應知太無端

賴古堂集卷之十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七言律

正月四日五更大雪晨起忽念芝麓此時應

悲因樹屋中人作此奉簡

牆頭暮色渾能改林外枯形盡已反一夜壓殘因
樹屋何時白到老夫寃含悽意極空同鳥搢涕聲
乾不似猿爲語寒威須早霽新詩慙負故人恩

去歲冬天全不雪昨霄層積與階齊離披屋角羈
魂黯闌入鴉翎夕影低失意懷人時罷酒得詩強
僕曉衝泥關心十載秦淮事鶴筆逢君市隱西

賴古堂集卷十

臘月雪夜先生醉予
市隱園勿勿十載矣

人日雪霽冠五傳芝麓和予詩至冠五語予

從驢背上讀龔先生詩歡喜欲墮

快雪時晴正七日枯樹撐屋老氣新池邊看梅猶
昨夕牆頭過酒更何人却欣好風早晚吹徒憐絮
語慰藉真開門忽傳驢背字把之失喜淚滿巾

送朱士先還豫章

司李盧公客盧以子累死
於都門士先扶其柩回

盧公正氣傾南北朱子交情重死生豈意斯人爲
我累獨憐好友載棺行風波到眼綢繆惑雨雪環
軀去住輕春水布帆天際望義聲吹滿豫章城

兒子南來壽格移尊過慰靜一老人同賦二

月十六日詩

鷄竿唱徹人爭聽鴉室聲寒我獨悲春色桃花心
半綻月明楊柳影初虧傷心競看卮來滿密語空
憐客去遲完卵癡兒能作念出門惘惘欲依誰

寒食前一日若士壽格冠五風雨集因樹屋

念老夫數日人世酒酣耳熱略述生平時

予所著書影初成故諸君子詩中及之

春風吹客客更生泥舍飢尋舊粥餉二月鶯花欺
逆旅一燈風雨逼清明屋梁書在塵空滿戶北人
來酒易傾後世相知誰訂我行藏肯爲老夫爭

芝麓舫齋字曰春風

賴古堂集卷十

二

偶然飲酒生歸思杯裏微聞欸乃音鶴夢不離三
徑約雁聲直逼五湖心寄愁天上春風閑避世蘆
中秋水溪牽向秦淮桃葉下數株煙柳共蕭森
硯北芙蓉擁蔚藍花前作室舫相參白調雙鶴晨
階寂青惜千峰午夢酣細雨移情過嶺外疎卮逗
客望江南一颿春水尋常事何日眞成坐碧潭

謝大潛初自中都來視我

三十年前白下住謝家子弟共傳經柳邊燈影迴
光寺雪裏爐煙顧曲亭幾見酒人不感慨可憐老
伴盡伶仃能來忍淚無餘話但指西山雨後青

京口王公量在獄投我一詩悲予將不及見

公量答此

若盧閉處尊雙足只似江扉盡日關夢裏煙雲環
北固愁中風雨望西山新詩到手含悽讀舊侶何
時結伴還相約夕陽同命酒隔牆不負爾開顏

南書

重五有感同冠五作時得紀伯紫卓初荔園
一絲兩絲難繫命階前竟韭細細香開函怪人知
我在閉門無事得君狂不分焚林尋介子頗憎當
戶長孟嘗南望故園兒女幼學挿水臺解心傷
五更起坐走筆欲寄舍弟雙燕渡黃河弟句
也

賴古堂集卷一

三

乍然念爾淚空墮已識無家夢尚過酒力難成長
夜寐雨聲偏傍五更多飛殘暑氣霜看露冷到灰
心溺作波苦憶合悽慰我句盈盈雙燕渡黃河

七夕

露下看星老眼倦河邊覓路故園修殘生夢亦三
秋怯獨客心偏一夕悠掩淚城中占貫索從他樓
上望牽牛人間有別渾難見始識年年不是愁

補臣無間庭發望如諸君子見余得家信詩
皆拭淚相和同悲轉觸疊韻再成便寄靖
公弟兼示兒子

黃塵毒霧新蒙面枯葉寒花舊夢餘北寺人能尋

露布南天客莫看爰書覆巢烏繞凝霜樹貼水鷺
驚下澤車後到休悲吾昔有同君一宿過蘧廬

黃濟叔與人同姓字陷若盧一載餘今日得

白賦二詩送其還里同芝麓蘭次賦

黃雲四出人能去狂喜反增淚濕襟驂下漫勞憐
越石杆前別自有曾參因君竟有生還思垂老須
回痛定心倘過寒家煩寄語都亭正賦大風吟
理出煩君頻慰藉棘叢五月共聯牀何能襪被攜
同伴只覺溪巖是故鄉遠信數行孤鴈淚輕舟一
路早梅香裝成更爲鐫今日百劫塵沙願勿忘
今日贈予

賴古堂集卷十

四

朝識適有風異僉擬以疑告適天恩

減罪人死因置疑徙塞外

塵埃蟲臂猶爭見湯火雞飛尚自全續命絲長無
斷梗返魂香好有殘年恩膏此際同淪骨疑贖誰
爲吹上天羊角已扶九萬里故人空賦大風篇
茲受吳公至公以令子漢槎累將徙塞外

衰年更遣度幽遐淚眼平增霧裏花萬里夕陽人
抱病一行斷鴈老無家鶉衣密補關門雪鳩杖牢
扶塞外沙報爾奇寒吳季子窮邊詞賦艷如霞
吳家桂樹鬱芳叢荒憬因留作寓公祇憤誰能容
爾老屠龍枉自教兒工殘書濁酒西曹雪襪被黃

沙絕塞風莫憶松陵煙月好管寧白帽舊遼東

見梅花

冷折誰憐歲暮情閒看空憶水邊橫
心厭見寒葩發月色偏尋壘室明江上雪香靈谷寺嶺頭雨潤越王城
關山笛裏愁難聽更遣幽裝絕塞行

將移塞外先寄龍眠公暨諸同人

龍眠遷客古遼州白髮悲風淚暗流
雪急孤鴻號散魯散魯江通鴨綠水殘瘡馬蹴陰溝入寧古必度陰溝關分田自鑿洪濛譜新至人藉十畝草聊當汗漫游
聞道敝裘難更著不知何計禦深秋開寧古奇冷人秋水雪如隆冬
苦向崇關認柳條征人作賦馬蕭蕭波翻鴨綠江

賴古堂集卷十

五

通藩積擁黃龍海抱遼穴口投刀謀鼠韜招常有形類人能制習愛樂刀于人欲得習皮以刀峒邊投穴口此物每夜出置皮刀邊見報報異死削木刷侵苗刷侵以木忌鐵麟麟日有南來轍始信長安路不遙

焚輪大漠走哀風接踵衰殘馬又東朔雪經年浮古塔老水拖雨塞多洪多洪在寧古半道春夏之交水漫艱涉一家命薄重關外萬里鄉迷夕照中尚有餘生增如口殊方句好莫教通

更從關外理征車鳥道遙看未有涯風緊黃雲新
單策月明青草舊琵琶茗漿密構珍同藥遷客無從得藥
獲敗茗視同上藥菜粒新携玉祝瓜問近有携瓜菜子異去者種亦問生

地人來真足喜開械一笑當還家

雨露美王公也

已傳雨露下楓宸痛哭陳書更有人休美賈彪消黨禍真看鄭俠繪流民平時念動皆軍國半夜香焚聽鬼神荒憬莫悲寒色滿天心觸處易爲春

黎媿曾過慰兒子過西昌時媿曾與大令宣

巖存恤備至

重來欲賦大風詩却值南冠放逐時江上背人開短札舟前雪涕撫孤兒芳洲夢冷燈挑雨古驛情生客罷厄纔見羈臣身又遠漫漫北望重君思均臺消息未分明半夜哀風吹短檠細雨舟停楊

賴古堂集卷十

六

子岸清秋客夢豫章城分悲灑淚述南北動色詢人昧死生古戍雲低芳草歇知君兄弟最關情初聞徙信寄白門羅星子高康生盧雉公方爾止杜于皇胡元潤

柴車毳帳擁風靈區脫天高孰與偕一帶黃雲述戍堡半生明月夢秦淮書殘尚異同心續骨老憑教絕塞埋消息從今難更達溪巖北向重君懷已荷殊恩放逐臣枉君江上待垂綸荷衣蕙帶青門客簾帽柳瓢紫塞人孤鴈欲銜霜後葉哀笳不吹戍前春桃花艷勒宵征馬莫道遼陽信未真王勝時作客淮海寄別

疎燈作客淚難收伏枕長淮盡夜流望遠不迷公
路浦懷人獨上仲宣樓回中日暮沙驅鴈磧裏霜
殘樹咽秋空憶惘川詩畫好半生長計負漁舟
西曹別後客心傷白露誰教更一方笛裏梅花空
自吹嶺頭明月永相望甘從馬質爲遐侶不若牛
醫有故鄉移去動成千萬里音書日夜盼遼陽

寄閩南高雲客蔣用焄謝爾將

鐵幕猶煩勒馬催故園消息嶺頭梅難從酒伴浮
三雅自解詩囊詠七哀作賦久荒庾信宅懷人空
上越王臺閩南自昔無征鴈莫悵邊書不肯來
泣到閩關第幾圖高雲客寄閩人四並洪塘棹遠紀至李雲各爲圖

賴古堂集卷一

七

客心孤南雲有嶺皆迴鴈北雪何人問射鳥絕脉
弓翻榆葉墜于蘭馬望草痕枯公孫尚有餘田在
敝篋新來舊腐儒

重過前岳陽太守李燦辰思鶴亭子赴閩日

燦辰送于東郊涕泗不忍別今忽忽七載
矣

傳聞未定見猶驚却憶東郊送我情一瞬煙雲新
白髮無多松菊舊柴荆重來莫厭終宵集垂老幾
爲絕塞行美爾倦還詩更健枯筇尚挂楚江蘅
傾盡衢尊挽客裝脫籠鳥語夜偏長良書直擬尋
荒戌老眼眞能見故鄉薤簞夢回蒼岳穩瓶笙聲

靜綠雲香負公十載還耕約耻向樓林話雪霜
勞勞下馬自披帷北郭先生隱几時世外懷人惟
是鶴公失雙鶴以思鶴名亭月中鉏藥盡成芝寒梅欲發詩
如水倦羽能還髻已絲大棘城邊雲影亂不知南
去却依誰

南還吳庭發至自毘陵高澄甫至自梁溪王

勝時至自雲間朱靜一至自秋浦申霖臣

至自吳門徐仲光至自盱江相慰感賦

北轍南轅意倍縈羣公千里慰惻惻新還不夢家
曾到再見反疑客更生江上分風吹短棹燈前制
淚約浮萍庭花亦識人來好可奈烏啼白下城

賴古堂集卷十

八

東淘吳賓賢貧病工詩汪舟次手錄其近作

相示頗有同調之感舟次且爲予言賓賢
近札有夕陽殘照于時寧幾之語櫟下生
痛賓賢或真死不及見矣爲賦一詩急令
舟次寄示賓賢

無意間從汪舟次把君詩卷淚交承同調于今寧

幾見斯人當世未有稱老病行藏一徑菊亂離兒
女滿床水頗恐傳聞真卽死新詩呼朋細細瞻

汪舟次每見予輒言賓賢不置予旣爲一詩

寄賓賢感舟次于賓賢纏綿悃切復作此
與舟次

幕得一士朝相告爾與吳生交有神細寫新詩急
示我惟恐當世失此人五字七字聞聲欸清酒濁
酒共咨詢大笑國門多知己姪姪亦解嫌其真

同許天玉程穆倩集許力臣師六宿影亭卽
席分得楓字

只擬良書絕塞通百年卮酒更相同可憐邦上初
聞鴈不信吳江但落楓萍跡嚴霜前楚客蕭聲明
月舊隋宮休聽宿影亭邊雨滴盡南天萬樹紅

十八兄開也左右亮工患難數年于外已亥

七夕爲兄六十初度亮工在請室不能相
祝越三年辛丑亮工南還又一年兄始別

賴古堂集卷一

九

子還里子始和諸君子詩爲兄壽欣感交
集望始不及此矣

關心骨肉耐風波痛定驚看髮盡幡北地夢魂邊
塞遠南天別恨弟兄多寧知請室三年淚得賦華
筵七夕歌莫悵征鴻容易去相期將壽補蹉跎

同唐祖命梅杓司王玉式集任貞生雪礪卽

席賦

幾向柴門認劫灰春風又吹故人來鶯花舊夢長
千臥雨雪新痕絕塞回痛定猶驚天外塔情生欲
罷掌中杯莫慙老眼蕭條甚明日同登周處臺

過宮紫玄春雨草堂

聶公小築古銀灣檻外時看鷗鷺還半畝惟欣春
雨足百年獨愛草堂閒空餘几隱稱南郭未有文
移自北山一過嶺頭十六載聞君歲歲戶常關

客吳陵張天任白延令過慰

荒園薜荔鬱樓林亦識君能載酒尋密雨不停溪
夜棹迥寒久動故人心卮前滄海仍清淺意內浮
雲自古今嘆老嗟卑吾未免相期作伴煉黃金

田雪龕張天任宮紫玄張詞臣劉肅公黃仙

裳陸右臣宗定九黃濟叔宮武承集春雨

草堂次肅公韻

幾逐黃雲出玉關誰教髣髴不成斑仰看大月杯

賴古堂集卷一

一

難盡重到名園致未刪雨過且停觸暑棹人歸爭
認闌霜顏窮鱗頗識羅密夢得金錢欲買山

送許玄若還虎林

空囊半載秦淮住渡口朝朝詠式微豈意文成無
地賣猶欣老至有家歸盧舟送客風偏逆昔酒驅
愁力不威出處相看何處是君還莫做釣漁磯

與謝仲美

好風好月秦淮住同俯朱欄理釣竿幾度鶯花吾
輩老百年蘿薜酒杯寬芳洲襖罷拋書臥絕塞人
歸借畫看但得煙雲常作供不須努力已加餐

與鄒方魯

尊前滿字隱君
以節霞名閣

板橋花隙種桑麻。織屨先生恠惇家。只識前修真寂。冥應知後美。賤繁華。關心明月人千里。過眼煙雲畫一。又肯羨東隣。釜底熟寒門久。已節松霞。

與樊會公又新浴沂

兄弟東園戶。自封不教人世兒。全龍疎燈夢穩長。橋雨破硯欲磨近。寺鐘白墮荒唐胸。五嶽青來迢遞筆。三峰北山雲樹蕭條盡。老去朝朝拜廢松。

與胡元潤元清

君家兄弟予兄弟。二十年前訂古交。眼底何人爲續客。林中許我結重茅。長貧只合終身醉。漸老猶慙百念消。莫憶燕齊閩越路。門前芳草費推敲。

賴古堂集卷十

十一

湯旌三約同鄧萬子登平安山山高峻巔殊

平曠望石曰湖在衣帶間

菱溪曲曲羣山繞。出郭幽尋最上頭。無定松聲千澗雨。半空嵐影滿湖秋。人間頗有清涼地。我意真爲汗漫遊。莫怯巉巖歸欲速。老僧眠處盡平曠。

同湯旌三鄧萬子集馬賓公秀才齋中贈之

小結林亭獨著書。硯田清露滴櫻欄。怡親自釀中山酒。入饌偏宜石臼魚。黃菊正開留客坐。白雲無恙帶經鉏。溪燈共對休嗟老。帙裏神仙字有餘。

從山後倒入無想寺與僧惺悟

陰森枯柏述無路。倒聽鐘鳴有佛場。欲踏高巖看

石曰休捫古碣話蕭梁。敝廬響滴千山雨。破衲新縫九月霜。莫指寒花畱客宿。暮雲哀壑易心傷。

劉素先初度

長君一歲君顏好。喜小陽春五十初。白下花香年少酒。關門月冷故交書。滄桑到眼人空老。將相垂成事又虛。莫爲行藏頻攬鏡。相從且買看山車。

與吳遠度雲林白馬峰予與遠度家在其間幕外青霞自卷舒。依君只似住村墟。枯桐已碎猶爲客。妙畫通神獨示予。過雨閒拖花徑杖。臨風對展柳陰書。溪巖莫戀青溪好。白馬雲林舊有居。

與高蔚生兼示康生

賴古堂集卷十

三

我友高岑國士風。少年期作黑頭公。但悲龍劍猶藏匣。不信虬髯可挂弓。白首人來新雨後。青溪酒盡暮煙中。薛羅兄弟牆東好。一字休教與世通。

將發青齊閩中毛文山孝廉適至卽賦別

白雲同賦義烏詩。却憶湖中撥棹時。明月亦隨人盡老。春風又吹客何之。方慙欲入無溪密。敢謂能來有別離。滿醞青州紅露酒。期君早看上林枝。

青齊得從化孫斯百大令書予與斯百別于此地垂二十載矣

十年我亦住炎方。迭聽聲名遍五羊。政異雉邊童子靜。詩柔花外女兒香。丹樞帶水層層錦。白月犁

田曲曲鴈老眼羞開書萬里懷人又渡古康浪

旅壁步王西樵韻時方憂旱

頗較樽前身後名閒雲冉冉孰爲京三都豈必煩
玄晏五岳無心待向平古道塵沙閒自撲故園巖
壑日相爭雨工遮莫全龜拆一任清涼岸上行

夜過劉藥生長白村莊

石砦南邊淦水頭殘書濁酒爲予畱危橋半度雲
扶客弱柳全垂月覆鷗觸緒家園新燕壘移情筆
墨古鴻溝門前徑徑桑麻好百事輸君夢亦幽

新秋過陽丘見西樵貽上旅壁詩用西樵望

女郎山韻寄懷貽上

賴古堂集卷十

十三

鷓鴣尾曾期春盡還秋風已吹穆陵關那江淨極孤
帆穩灤水源溪永夜爇舊夢依然桃葉渡新詩只
詠女郎山家園共有兼葭色見月誰能放白鷗

夜同王國儒孫河柳高伯羣集馬三如源思

齋中值黃心甫自惠山至聞黃濟叔作古
老去詞名豈浪傳扶輪獨擁布衣權可能真見無
雙色不若閒斟第一泉詩喜濟南來魯伯人悲海
岸失成連山陽笛裂秋雲冷剩有鶯花妒大年

登超然臺望馬耳山用謝在杭韻

層疊蓮峰天外開荒陰冷逼古城臺何能便向山
中住憾不遲從雪後來一拜前修惟命酒但登高

處易興哀殘碑斑剝知誰好嚴齒休輕破綠苔

雨中宿滄浪園示丁魯瞻顯若

雲門客子擁孤衾亂水環亭海氣森委宛懷人三
徑曲參差入夢萬松溪園在超然臺下舊多虬松投簪未許煙
霞臥垂老猶爲雨雪吟莫傍高臺急望遠歲殘單

外欲歸心

過傳逸菴四本堂

烽燧移人迷故里小培杞菊古城灣開畦自種琅
玕稻隱几閒看馬耳山舊德殘書紛裋褐新詩大
海擁蒼顏絳紗帷後傳經士白首登堂淚欲潛

雨中五蓮僧來相期往遊不果

賴古堂集卷十

十四

蓬蒿亂闢巉巖住大冷枯筇爲我來急雨聽爭滄
海闊高僧見當五蓮開能充末座猶非晚每叩晨
鐘祇自哀別去休從雲際望漫漫野馬與塵埃

東武懷古

更遣雲門客渡濰泲淇東下盡荒陂秋風野水韓
王壩落日高臺李相碑石址空鞭山鬼骨桑田亂
墾海龍皮當餐頗憶如瓜棗幼渺仙人不可期
姑幕城頭萬木號波光浩蕩客心勞羣鷗欲往迎
朝旭獨鶴閒來聽晚濤古寺知誰傳伏湛名山應
只隱盧敖能從海厂畱三月不得仙人亦自豪
波濤騰處亦飛塵蜃吐奇懷麗囑新霸氣縱橫秋

雨漫仙風隱約野煙低峰窮碧落爭趨海客到天
門欲問津黔首舊傳三萬戶不知今剩幾秦人
嵯峨巖壑苦躋攀大海南遵第幾灣客况耽頭東
莞郡歸心鴈背穆陵關琅玕赤映方升日泰岱青
分未了山老髯羞慙霜雪滿長淮路近不知還

病肺讀李渭清海鷗集時贈端石

仲蔚窮居漫自哀溪巖許我共登臺不知鴻跡終
何住漸喜鷗情肯下來絕代雄文當七發盈函妙
石愧三災衰殘竟有飛揚思麗帙新從大海開

城陽南望寄舍弟靖公

五陽城郭草迷離亂客登臨意屢移雨過寒河尋

賴古堂集卷十

五

水向夜頭水一名向今月明蕭寺夢花之花之寺在沂州

孤行只愛王修傳朴俗先瞻子夏祠南望自悲

鄉里近青山隱隱鬢絲絲

計斤亭下晚驅車胙土猶傳少昊餘古鼎人空尋

莒父荒祠客自拜朱虛山連斥鹵皆名島地近浮

來好結廬小弟看雲應憶我沐南沐北覓雙魚

哭許有介

冀北淮南昧所之迷陽胥足使君思蠅頭詰曲懷
人札豕腹彭亨傲客詩八閭夢迴霜滿岸三山信
到淚盈卮生還莫謂非吾累心碎寒鴉反話時在君

白雲司作寒鴉夜
話圖子爲補長歌

哭徐存永

維揚別去黯傷神聞說全家盡出閩可憾長沙眞
怨府又來鵬鳥喚詞人存永客死善化雲曹枳棘三年夢
湘水芙蓉萬里身伏地詩成天欲晦僕在西曹存永往大梁僕
伏地爲三十三絕句記君冷淚哭孤臣

哭陳開仲開仲沒於湖上昭慶蘭若

當時我客皆鈞黨悲颯填胸爾不任鶴骨難支蕭
寺雨鵲魂彳亍故園心披帷老蠹號殘帙漬酒窮
交哭斷琴累盡所知身未死風前愧有淚淋淋

穆陵關欲雪同劉公蕃司李用弇州韻

大弁峰高雪意懸髮髮凍柳映寒泉閒雲自逐孤

賴古堂集卷十

六

鴻去衰草難留役免眠馬首旌旗殘歲月溪邊瓦

礫舊烽煙重裘不壓巖關冷却憶南來二月天

過東莞武劉二孝廉載酒談花之寺爲沂之

勝境同楚中劉公蕃賦

諸葛溝前雁影疎寒歸海縣暫停車佳名獨愛花
之寺隱地誰尋石者居胸詞人傳國作石者居于雲黃山中且喜酒
成真是露露青酒皆以露名劉家莫言松化便爲樗

吳雲楚水知非遠二十雙田正好鉏

禮沂山東鎮神祠同劉公蕃賦

青女朝迴曳碧羅沂麓響處萬聲和登封尚有軒
轅跡禮日猶傳漢武過百丈崖懸雲漫滅千年柏

擁雪婆娑靈旗翠羽人天界作鎮由來氣象多

百丈巖瀑布同公蕃賦

雷耕石骨劈巉嶢波詭雲騰百丈高競道春飛花
五色那堪雪定玉千條支分泰岱山容闊勢接蓬
萊海氣驕白日增寒人影肅空巖木葉響蕭蕭

送陸遠之還三山兼壽其七十

陸公七十道氣淡作客不閒愛苦吟秣陵穆陵常
獨去清露濁露時共斟暫歸尚思遊白岳垂老那
識重黃金餘生畢竟鄉園好君家西冷我雲林

送朱靜一還九華

蕭條襍被好客顏七十懷人涉遠山永夜雁聲秋

賴古堂集卷二

二十七

浦棹寒風驢背穆陵關漁樵虛負當年約髣髴羞
慙近日斑半臂九華徒自繪誰能隨意共君還

陸咸一招同陳階六張鞠存楊修野宴集卽

席分得歌字

落盡桃花酒欲波春風作勢吹黃河快心空有丁
年夢苦語偏傳子夜歌幾日知交餘墨藩偶及萬年少并
半生蹤跡艷漁蓑憑君却憶閩南事丹荔

垂垂映客配

丘曙戒季貞招同宋牧仲陳階六張鞠存楊

修野陸咸一張虞山杜湘草諸君子宴集

卽席得鴻字

淮南淮北逐春風異地逢人鳬浪中帆轉湘江家

一到時曙戒白湘詩傳海表客能同曙戒同虞山

飛花豈盡樽前落老眼常從物外空心醉二難情

話好不隨雲影認歸鴻

王珂眉自襄垣過訪以蕭尺木墨妙見貽卽

步見贈韻並寄尺木

對爾飛揚不自持兵戈還授一囊詩柳垂門巷烏
衣暮煙滿溪灘雪棹遲丹荔新香紛小院紅蕉細
雨罄溪厄魯明江上多沉隱能寫雲山寄遠思

陳階六謙六招同孫惟一張虞山杜湘草集

恭恕堂卽席得頻字

賴古堂集卷十

八

青女初回客路迤勞勞又拂去來塵雨餘掃徑看

黃葉燈影含毫憶故人同王雪蕉萬年少賦漸老

難期謀面數將離不厭舉杯頻蕭條河水終年闊

莫倚漁舟好問津

荻江阻風如松菴次張黃岳韻

莫羨僧同笠鶴森平時我亦踞高岑孤松寂寞生
幽籟萬荻蒼茫送夕陰却喜舟中能載酒何人江
上獨行吟老來但學無生樂縱有仙芝不耐尋

何省齋渡錢塘回出冬至前一夜燈下獨酌

見懷詩相示次韻奉荅卽送其先返白門

並寄次德

寒風凍硯渾難開未許含毫試竈煤燈影懷人淡
夜坐雁聲引客大江回前時共約秋初棹幾日相
逢歲晏杯爲報候門諸稚子應知早晚亦歸來

壬子春正渡江汪長玉舟次招同程穆倩汪

秋澗孫豹人吳野人冠五仁趾集玉持堂
卽隔長江跡豈疎登堂更使客心舒猶能共罄重
來酒不復頻思未見書帶水依然繞舊郭條風着
意吹安廬開春老態飛揚甚入座私矜六十初

賴古堂集卷之十一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五言絕

題胡元潤畫定州雪浪石

古雪曾雲根，峨眉天之半。遙聞鏜鏘聲，莫向石中

看

沈休文帶圍

和客未竟

支體不相關，懸車猶未請。可憐衰病翁，瘦盡風流

影

陶靖節無絃琴

抱琴卧北窗，自謂義皇上。如何無一絃，能使衆山

賴古堂集卷十一

響

李太白韓

安能見此輩，不醉復不憤。吾足有奇氣，莫使刑餘

近

將發汀州過順昌燕子巖

何因出翠幕，經歲卧滄浪。亦識風波苦心卑，王謝

堂

閩中諸花皆早發，惟菊經冬始茂。

九月不知寒，寒花無處擷。蕭然籬落間，詎肯因人

熱

毘陵舟中不寐

枕下送潺湲，奇寒透人脊。忽聞欵乃聲，小艇夜何適。

躑躅

躑躅無良步，老兵夜擁門。平時隨意去，不解是天恩。

七言絕

夢墨堂試燈分得浮字

亂後張燈賦，遠游歌當艷。絕易爲憂縱，橫冷淚無從。滴杯裏，濃看客思浮。

課童子插碧桃膽瓶中

遠近頻移態，屢商美人原。只在三湘此，中花事無

賴古堂集卷十一

時節獨有桃花似故鄉

有感次壁上韻

煙中猶夢綠，綠衰衣十載。江南覓釣磯，誰爲飢驅落世網。駝頭不敢厭塵飛。

古道煙寒過客疎，蕭蕭羸馬任殘書。十年七度洛

河水，却夢嵩陽有敝廬。

內人剪綵製芙蓉，燈供大士

浣手龕前繡佛心。芙蓉火底莫相親，鉤間百八珠光好。纓絡垂垂淨梵音。

順昌舟中夢舍弟靖公

颼颼秋風客，暗驚空山夢。爾阻予行，傷心四載三

相見獨有音書是弟兄

大清明曲

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為小清明八月為大清明墓者間小廢無敢大廢者大福山下環皆正赤紙錢過野雪如霞如戲作大清明曲

孤墳亦識歲時更短竹齊挑八月蠟赤壤青松雪色紙鏞州獨作大清明

銀瓶山下展新塋蠻盒紛將橡栗盛敢向春風偏認小長眠人亦畏秋聲

枯骸欲共鐵犁爭閱盡春秋鬼不盲莫嘆雲祔渾忘却舊墳強半小清明

常歲清明兼大小通年亦有小清明可憐風雨今朝望胃足迷陽蟪蛄聲

九龍灘口號

渴龍無數截中流一葉斜從石隙浮解纜戒人咸

莫語齊編竹箬裹船頭昧爽劇飯羣起操舟長年

中人也過峽時尤嚴解纜時畏神知吾往過峽時

則分寸少失觸石編竹若箱裹船頭以拒怒浪實

雪花翻滾浪聲訐十八灘前九曲龍估客到來齊

滅載逆風駕起護波篷舟出水下借篷力以上逆

刑牲載酒拜龍頭安濟祠中苦亂求費盡土梢無

限力過龍便自賣清流買閩舟者利得清流謂其

長年輒以此自多近殊有冒清流者過他灘無辨過九龍敗矣

都將絆索換新樓曲曲防他八面風却笑長年堅

似鐵甘心膜拜土梢公閩人有紙船鐵梢公之謠世相傳咸謂其業舟人入灘例備最能者為之防

舟次桃源洞家人以吳釀至便寄王伯常

一散泉香任拍浮月明錦帳足風流芙蓉十萬峰

龍焙泉清氣若蘭士人新樣小龍團盡誇北苑聲

名好不識源流在建安建州貢茶自宋蔡忠惠始

有士人亦為此之請龍焙泉在城東鳳凰山下

城東先是建州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夷石乳

則但知有武夷不知有北苑矣吳越間人頗不

足聞茶而甚詭北苑之名實不知北苑在閩中也

御茶園裏築高臺驚蟄鳴金禮數該那識好風生

兩腋都從著力喊山來御茶園在武夷第四曲喊

前朝著令每歲驚蟄日有司為文致祭祭畢鳴金

擊鼓臺上揚聲同喊曰茶發芽井水既滿用以製

茶上供凡九百九十斤

崇安仙令通常供鴨母船開朱映紅急急符催難

挂壁無聊斫盡大王峰新茶下崇安令例致諸貴

種武夷真茶久絕矣人黃冠苦于追呼盡所

前狹後廣延建人呼為鴨母

一曲休教松栝長懸崖側嶺展旗槍茗柯妙理全

爲崇十二真人坐大荒若利爲松栢蔽不近朝曠不茂黃冠既獲茶利遂遍種之一時松栢分樹亦都盡後百餘年爲茶所困復盡刈之九曲遂濯濯矣十二真人即從王子騫學道者

歛客秦淮盛自誇羅囊珍重過仙霞不知薛老全
蘇意造作蘭香誚閑家歛人閑汲水居桃葉渡上皆自任以小酒盞酌客頗極烹飲態正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矜許而已不足異也林陵好事者常請閱無茶謂閑客得閑茶咸製爲羅囊佩而嗅之以代旃檀實則閑不重汲水也閑客遊林陵者宋比玉洪仲章輩類依附吳兄強作解事賤家雞而貴野鴛空爲其所誑歟三山薛老亦奉准汲水也薛常言汲水假他味逼在蘭香究使茶之本色盡失汲水而在聞此亦當色沮薛常住芳前自爲剪焙遂欲駕汲水上予謂茶難以香名况以蘭盡但以蘭香定茶見也頗以薛老論爲善

賴古堂集卷十一

五

倍價家家賣弄隔年陳上游山中人類不飲新茶買陳者急標以示恐爲新累也價亦三倍閩茶新下不亞吳越久貯則色淡紅味亦全變無足貴

延津廖地勝支提山下萌芽山上奇學得新安方
錫確松蘿小欵恰相宜前朝不貴閩茶即貢亦只使類以價貨京師所有者納之即間有採辦皆劍津廖地產非武夷也黃冠每市山下茶登山買之時學新安製爲方圓錫具遂覺神采奕奕

太姥聲高綠雪芽洞山新泛海天槎茗禪過嶺全
平等義酒應教伴義茶閩酒數郡如一茶亦類是酒事盡合爲一然與未合無異也綠雪芽太姥山茶名

橋門石錄未消磨碧豎誰教盡荷戈却羨錢家兄
弟貴新街近日帶松蘿蔡忠惠茶錄石刻在甌寧邑庫壁間于五年前捐數

紙寄所知今漫漶不如前矣延邵人呼製茶人爲碧豎富沙陷後碧豎盡在綠林中崇安殿令招黃山僧以松蘿法製建茶遂堪並駕今年子分得數兩甚珍重之時有武夷松蘿之目

再至蕉堂

八月昭陽自荷戈六年踪跡夢中過故人惟有甘
郎在可奈荒城夜雨多

荔琴客子舊蕉民夜夜鄉思淚滿巾再到虛堂全
是雨何如但種欲畱春欲畱春孟夏始開即百葉梔也

榕城夢裏綠氤氳昔昔相期更見君再駕秋聲欺

賴古堂集卷十一

六

旅客從教修竹具彈文

綠天影裏意憧憧種向愁城只自攻一夜雨聲十
斛酒同君戰盡五更鐘

哭樵川趙維川大令趙旣罷邑復過其地以
病死

病死

短兵相接裏新創令尹曾開百戰場所欠孤城惟
一死故教化鶴到遼陽

鼓聲欲死不堪聞夜夜城頭壓黑雲何事書生貪
血戰錯教父老哭將軍

哭樵川門人楊凌廳

萬山擁客客魂銷舊雨曾來新雨遙何事虛堂孤

燭淚瀟瀟竟夜滴芭蕉

城頭磨楯賦新愁未必遺文盡已收一夜雨聲萬點淚悔教再過舊并州

唾地新詞破錦囊高樓君自拜滄浪文人命薄將軍死誰賦城南舊戰場

年年爲客緝遺篇揚子玄文見未全逆水遲留十日話如今始重劍津船

已丑十月予北上凌曉偕朱璧符鄭胎聖送至柘浦

同客嘗荔枝酒客皆未剝荔枝脩以詩

看盡桐花客思侵閩南風味一卮溪雲綃霧縠何由見但飲香名已醉心

靖公弟至

賴古堂集卷十一

七

荒城兀坐對燈殘歸計先愁百人灘爾又遠來余未去高堂清淚幾時乾

清漳送郭無疆歸莆田

亂餘踪跡與心違北雁誰教嶺外飛總是猿聲難更聽故鄉作客亦懷歸

過華林寺壽心和上人

春花秋花亂水隈寒枝難待雪相催倩公頭上千莖白歲歲閒陪幾樹梅

送客過富沙

春風莫更吹天涯黯淡灘頭白板艇爲憶建南春事好雨餘新笋雨前茶

煙雲供養雪霜顏十萬峰巒老筆間料得使君無異好入門便話武夷山

節得松霞客不貧破囊老句近猶新相逢遮莫江南思好月同斟玉帶春

建酒名

海上風齊二月寒詞人愛上大羅灘

灘以昭諫名臨風

倘憶榕城客容易墻頭荔子丹

送郭去問入燕反驚君是北行人荏苒烽煙六載身嶺上梅花看已徧渡河更見一枝新

除夕渡蘆溝

敝車羸馬淚交流僮僕相看歲已過莫訝此回頭

賴古堂集卷十一

八

盡白十年八度渡蘆溝

次真定遙祝家慈

乍復陽和雨露寬遙連堂上拜加餐應知共介齊眉酒更願聞兒客路安

鼓山永覺和尚八十卽用和尚自題小像韻

子癸已冬同趙卧齋直指王襄璞方伯曾

一登芳巖

城裏看山七八年披雲曾得到公前月明朝落無些子只有青燈對老禪

閱盡滄桑又幾年蒲團寂歷萬山前多公收拾無情棒不打書生杜撰禪

次邯鄲簡李浦珠

蕪途衰柳看斜陽祇覺邯鄲道倍長眼底滄桑猶未悟何須夢裏說黃梁

送鄭丞

七十依親事亦稀黃花白酒款征驂揮盃却笑陶元亮終歲閒情看客歸

癸巳冬日過華林寺看梅爲詩壽心和上人

今日同王逸菴林涵齋再過其地乃知上人寂去既已兩載嶺梅欲發客思淒然再

疊舊韻示其首座道目

八年踪跡滿山隈去後空聞雪亂催老友遺言羈

賴古堂集卷十一

元

客到不須著意看寒梅

題梅花再送道目

今歲嶺南不肯雪年前花事已交殘憐公親見寒

梅落又到黃河冷澹看

送王將軍還里暫遲湖上

穩騎驢背看湖山鼓重旗殷似此閒一曲臨江仙

自好錦還未必勝生還

將軍夜起方居室故劍新開又蒯緱莫向平原看

玉貌傷心同上射鳥樓

百戰曾爭半壁安青門酒盡鼻空酸錢塘江上逢

黃闕勛菴燈下休教看箭瘢

土牆葦屋棗床遮午睡方濃日又斜不爲累臣歸未得定無清夢渡仙霞

佛生前一日爲予初度神光西禪諸刹爲予

禮懺走筆示法緯開士

橙花香裏唱經時七十雙親苦憶兒聞說釋迦明

日誕應知此際不慈悲

八年恩怨幾僧存短髮羞慙不盡髡今日釋迦猶

未降且從無佛處稱尊

壽昌塔下示竺菴和尚

種田博飯度昏朝掘土翻坑不放鉞大好山中無

住處自家舉火別人燒

賴古堂集卷十一

十

懷心持上人安國寺

閒綠亭前看夕陰甘蕉弱亦有堅林非關獨愛山

茨好畢竟城中寺不淡

竹枝詞爲胡彥遠納姬賦

輕風襲襲吹蘭船但道錢塘路不遙我有北娘能

說餅彥遠舊納姬唐山涵頭莫更戀江瑤姬涵江人江瑤

喃喃細說細君賢一意溫存百意憐貪得紫香香

到口瞞人牆外遞金錢蕭中荔枝以紫香爲貴欲得一額牆外輸金錢一故

花氣泥人意未舒難教順水囑雙魚侍兒偷報仙

霞信再檢黃河八閘書彥遠黃河八閘奇內書情文備至

蠻粧新樣木蘭陂學得金陵百事宜姬初至榕城學爲林陵粧

莫美江蘋黃石好江蘋蒲之黃石人我儂鄉裏有西施

送宋去損返莆田

上書自附黨人名北海車前賣餅僧却笑羈臣何意緒梅花欲發客先行

次諸同人茅屋詩

汴水低田四十雙桑麻影裏萬心降義皇以上人何似不過臨風卧北窗

禁城萬樹影蒼蒼太液澄波出御牆西務柳邊齊解棹春風獨爲客心忙

梅花過嶺自無雙凍盡霜根意未降爲謝東風齊著力一枝先上旅人窗

賴古堂集卷十一

十一

翠柏寒撐雪霰交仰看高鳥不卑巢他時旭日和風裏笑憶霜臺自結茅

題箬繭書菊壽王若士

偏從道路歷生辰難裏相依分外親共說黃花霜後好輕舟肯醉異鄉人

同人柏臺茅屋成

驚濤十丈拍虛舟一片蘆遮破衲頭誰道此中無箇事酒杯詩卷不曾收

遊仙未必此中間百念難刪竟自刪亦有白雲時去住不知何處是溪山

題羣鴉寒話圖

一天酸話冷霏霏霜雪情多也霽威枯木漸看枝葉好春風獨愛向南飛

鄭羽人以六聲字詩來和之

真茶漬仰吹瓶笙茅屋溫風散粥飭欲煮新泉敲火石羊腸道上聽車聲

室中狡獪憾方平鳥爪羞慙念未萌自是神仙鞭朴巧著來背上盡無聲

湯火雞燴夢亦驚屠酤却肯證無生朝朝四面關心画變相圖成更有聲

鄧艾圖開局未成曾無剝啄到楸枰堪憐黑夜憎騰事置子微聞姑婦聲

賴古堂集卷十一

十一

潞河女子罷紛爭曉角吟風一葉輕不信金函容易得銅臺高揭水無聲

鼠肝鵬背舊忘情方寸俄看五岳生華頂雷鳴聞下界小兒隱隱作啼聲

籠中并命自關情偃僂先生負缺行半載牆頭一見面土花浥淚不成聲

和風煖吹掬花瓊自有春光遍帝京抖擻毒塵千萬斛玉晨共聽步虛聲

王壽格三十初度壽格諚不受祝予亦不敢

祝人得二十八字聊鳴悞憶

身是孤兒猶被繫時壽格方哭太翁年方三十已懸車知

君不戀飛鴻雪應爲慈幃賦遂初

羈室中客因予客歲可憐明日又清明之句

爲數絕句予復用原韻

辟疆園裏舊班荆千樹橙花香滿城好句多堪圖
主客羈人偏只記清明

歲時獨爲客心更七月洪塘江上行駛雨庖風沙
土面此中何日不清明

成都成邑自爲營火伴相看卧滿楹更比上河橋
畔鬧擇端變樣画清明

天雞盡夜有高聲一曜新開古貫城不識春光何
地是銀鐫影裏拜清明

賴古堂集卷十一

十一

敝裘乍脫識衣輕三月驚看雪始晴借得紙錢南

向哭可憐今日是清明

榕城小婦罷吹笙昨夜書來夢未成折得柳條空
掩淚長安有客憶清明

千秋士女戲新晴拂拂香塵畫碧輕莫道風光難
望見春明門外有清明

榻前十笏自經行散漫春風古帝京榆火茶煙曾
未識不知何事似清明

思家動是七千程桃李無言柳未生百十多人連
貫索放聲天外哭清明

空桑有子意惻惻永夜琴彈韻未成三歲母前無

一哭人間獨我不清明

賴古堂集卷十一

十四

賴古堂集卷之十一終

賴古堂集卷之十二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七言絕

題有介畫再送伯紫

鷓鴣聲裏草萋萋沙際舟停夕照低
意內似曾幾度見微茫不記是何溪

一竿兩竿客思長送人只似去瀟湘
到時但飲蓮須酒風雨休過米友堂

有介堂名米友多好竹

東甌香

三月寒威不自持天畱一閨作春期
卽今冀北單裘日已是閩南衫葛時

賴古堂集卷十二

甌香醉卧醒始見前詩以一絕來答之

畱閨當春客意疑半年常住失前期
黑甜溪處隨人喚醉裏歸心雨後詩

採蓮曲

鴛鴦影裏濕羅襟半面爲晴半面陰
折得蓮房閒擲却一絲牽引許多心

再步同人韻送徐存永遊大梁

獨上平臺看夕陽鄒枚賦裏雪猶香
舊時賓客知誰在修竹寒煙認大梁
清明送客可憐春弱柳閒搖陌上塵
日暮夷門空下馬不知誰是有心人

南人新學擁征鞍更比灘舟上水難
倘使秣陵容易到老親仗爾說平安

存永優欲由光固入秣陵

一夜魚龍覆汴城桃花水漲看君行
兔園入聖迷荒草詞賦何人重馬卿

夢華小錄紀東京花石猶傳宋代名
莫向繁臺高處望寒沙落日最傷情

弓衣短袂擁黃塵村酒閒斟客思新
積裏桃花猶未發羈人馬上已殘春

閩雪北雪十載情驪駒在門不忍行
共憐鈎黨無我子變易姓名入帝京

榆錢

賴古堂集卷十二

葦屋蕭條別樣貧交情偏見雨痕新
莫慙逋券誰相荅點點榆錢浪擲人

御溝橋櫻桃

長安俠少舊金吾立馬牆頭自彈烏
無數銀丸都發盡隔林亂打紫珊瑚

重九和甌香韻

平翻松栝大江潮代笠茅蓬小似舸
雙足自慙無著處向天昂首當登高
藜杖空存瓠子壺牀頭錢盡不成沽
奚童遙向籬邊望可有龐通送酒無

重陽後一日寫羣鴉寒話歌賣錢沽酒

誰能隔宿對黃花度盡重陽更憶家欲換青銅沽
雪酒八分小字寫寒鴉
難教去盡外來姿老腕羞慙力不隨方疊共誇官
樣好阿誰解愛邵陽碑

重陽後二日得蕭伯玉許介壽兩家日記喜

其三數行一則易于作輟遂盡數葉

坐作同矜蕭伯玉疎狂獨愛許甌香連篇累幘真
難竟引睡能消字幾行生作見袁本初傳

繁華猶夢東京好凋敝難爲白下情只有數行讀
不得故園舊事太分明子生秣陵長大梁伯玉紀大梁有介紹秣陵事獨詳

宋人有東京夢華錄

賴古堂集卷十二

十月十三大月下步過隣舍

護寒誰是早眠人竹柏陰森藻行真只似當年無
事客承天寺裏訪懷民

叔舉欲醉我反醉我酒去

陳家叔子酒中龍故挈空壺素乃公潑盡瓦盆猶
不去接羅倒著吸寒風

百罰深卮已盡傾如君空負勝公榮老人懷抱難
成醉却倚枯松看月明

芝麓今年試筆卽和予詩更雪中疊韻懷予

題後曰勝于開卷有懷介溪閣老也

慰我新詩逐字真吉祥筆墨履端辰如君亦是炎

涼思首憶傷心第一人

王壽格解杖頭錢買子清明卷復成

輕煙煖散五侯鯖慙愧親調折脚鎗葦屋從來無
節序數錢珍重買清明

再次冠五韻送初荔

莫使啼痕近酒盃愁中次第看人回墻頭聽子雙
家客欲別聲吞不敢哀

憐君欲去更蹉跎弱柳垂垂思若何西務搖椿真
是別同來賓客已無多

六月十日紀事

豹頭山下海波寬對簿聲殘裏箭瘢自分當時填

賴古堂集卷十一

馬革敢煩具獄望天看

成城十萬衆人心遮遮庭前淚滿襟此日若盧同

負鎖當時束卷有甘霖閩士舊爲子鶴人心成城

懋時數月不雨人心惶惑司李公藏于千萬人遮

波平捷獻未央宮業垢辭慙物望隆聞說中丞重

秉鉞應知幃幄重元功子方聽中丞藏中丞乃上

民愛戴語

弓刀痕裏掠枯髀夜夜雲陽市上遊自是

聖恩天廣大可憐猶問射鳥樓

無題

公瑾空傳自飲醇龔黃異政許誰論寧知說餅梁

州客不是當筵顧曲人

小塚怡山荔子林驚傳細碎動天心下殤幸不煩
婚嫁扁鵲空傳肘後金

羈中題畫穉竹

弱枝亦有排雲勢迸石能爲宛轉生共道箬開新
樣好誰憐老雨打乾聲

題黃梁夢壁

九度邯鄲夢未休剎那身世等浮漚先生好夢何
曾學只學雲陽市上遊
舟中載塔夢遼陽不信征車返故鄉痛定自悲真
自痛何曾世上有黃梁

賴古堂集卷十二

五

渡河望中牟讀書處

圃田郭外葦蘆新艇子從人泛早春記得南陂櫓
苑事廿年不敢怨風塵

醉翁亭畔歐公手植梅三月朔猶未落前此
未有也南還閨子璿邀遊一截誌感

笛裏關山動客愁鄉園漸近強登樓故人心共梅
花好爛熳春風爲我留

辛丑清明哭先嚴慈極前

桁楊水火與刀兵不識孤兒幾度生六載黃泉無
一哭人間獨我是清明

邗上重晤黃濟叔見其近畫漫題十絕

憶爾歸成我欲東溪庵望豈更相同疎燈再剪秋

花好却夢含毫板屋中

驢背霜寒客路艱年前此日見君還歸來不索荆
關書得看江南別後山

憑教荒憬永相望願始寧知有故鄉萬劫誰能餘
舊態煙雲一見又商量

不祭臯陶筆亦奇蒿牀薄醉墨淋漓臨岐頗有荒
唐話並擢江山樨大癡

林田菊徑久荒蕪舊日籃輿近在無念爾箴予應
有意倉皇急示五湖圖

好友能歸願未全支筇日夕望征鞭荒涼更莫圖
關塞爲報龍眠盡已還

時初聞龍眠方公舉室南還

勞君北望盼飛鴻鳩杖重扶兩退翁孺子相期胡
不早圮橋更爲寫黃公

夢外逢君淚漸收依然明月舊邗溝當時莫道無
歸思日勸黃癡寫釣舟

關前征雁肯南來誰道窮邊是夜臺待得長征人
到後同君細細寫龍堆

指龍眠

吮筆圍牆雨雪霏煙巒再展事依稀離邊濁酒真
相勸賴爾先還引我歸

題田雪龕小照

里社同君數夕晨蠡臺林木幾經春風波閱盡餘

枯坐誰識梁園賦雪人

長年乞書

長年亦解索書忙春水閒題杜老航潯暑枯毫冰
樣冷不妨載入白雲鄉

阻雪淮陰項永伯以詩集見示漫成

亦識齊州九點煙興闌只似剡溪船孤篷未是寒
威積載得淮南白雪篇

寄野鶴

仙霞嶺外鶴飛還著盡奇書但看山不識塵沙何
自至勞勞客度穆陵關

畫圖曾識雪霜顏諸縣閒門盡日關鴈蕩龍湫曾

未識從君欲見九仙山

再渡潯山泊見西樵壁上詩有懷阮亭

敝車羸馬任教忙野草全枯路倍長惟有墨王亭
畔水空明與客憶王郎

渡淄河

五旬六度渡淄河不見牛山有翠蘿莫憶閩南春
夏好棗花香勝木蘭多

青酒苦澁求之士大夫家咸云乾醉嘉然絕

非廿載前風味矣

廿年常共酒人遊玉碗光承玉露柔頗怪新來乾
醉澁猶叨從事冒青州

章丘追懷李中麓前輩

焉文閣裏舊詞魔自說聞聲泣下多鴉管檀槽明

月夜百年猶按奉常歌公以馬文名閣公常言

下沾襟恐損道心往往往逸去公稱其客有齊南

胡春以鵲管作笛有穿雲裂石聲長于竹聲者焉

觀嘆羨而已于過章丘猶見有

青龍鈔就自矜誇一律勻停譜鐸鈇樓上燭光空

自合錢塘不許唱琵琶公常作寶劍記自言音韻

雁魚錦梁州片四朝元及甘州歌等六七闕為可

餘皆鬆解更用韻差池何至神其事曰作記時燭

擎杯振藻百千函賴得荒唐足謝讒自許臨文非

率易惟將委曲許遵嚴公與樂安李慰欽同有文

時致政歸慰欽致力經學公獨對客調笑聚童放

歌以此自遠于世云公集最夥每學杯屬筆對

客飛翰咄嗟而辦常推王

憑教一笑散窮愁小令元家字字搜南客不知宮

調好虞山近始艷章丘公所著雜劇如園林午夢

藏元人曲有百十種如馬東籬白仁甫諸曲皆手

自改訂付梓又最喜張小山喬夢符小令端刻以

行公名噪于北江以南猶不淡知近虞山

刻列朝詩選始為開揚小傳頗悉公生平

淄河旁土阜童禿傳是牛山

縈纓阜帶足怡顏有淚應揮廣漠間此地蒼然無

麗矚涕痕何處認牛山

六度人會城見貽上韻有感

龍藏猶堪烈照中何人避世古牆東關心却夢江

南好偶遂堂前竹幾叢

沂州東面溫泉

蓬勃環蒸十月天沂山東面水涓涓
羸軀未肯因人熱真冷還思白玉泉

重晤程正夫

不見正公二十年矣甲辰北上公聞予至出郭相視衰髯同蓬使非通姓字彼此莫識矣二絕志感

秉燭真同夢寐中幾年彈指俱衰翁
輸君盡日垂簾坐不信風前有斷蓬

夢裏真州廿載前曾邀彩筆賦江煙
重逢未了殘書約再乞人間二十年

賴古堂集卷十二

九

喜蔣用焄至自閩南

當年枉受布衣恩老眼羞揩舊淚痕
我在君來誰夢想鼓山客子叩雲門

田園淨盡剩奇書賴得先人有敝廬
閩會居室多爲兵子所踞

獨用焄屋宇無恙水火刀兵齊歷盡重逢何苦不軒渠

海水羣飛百丈高同君城上擁弓刀
戰瘢莫共燈前看半夜霜華上髩毛

莫誦從前四泣文長歌且復醉斜曛
多君詩過江南秀欲借濃霞換白雲

別後洪塘滿目前邀公且酌范公泉水車
未罷書難寄再見應知是幾年

青州從事未全貧金露雖濃可薦脣
畱得故人十日醉也當一度過南閩

詩伴次何省齋

將相神仙不可期時違且罄暮年卮
櫻桃花下新芻熟隔水何郎正送詩

初與省齋約共吳船余以事阻公先發數日
舟中有懷

悞人一夜水潺湲想見前頭五兩翻
多事羞慙劉子驥猶從驛路問桃源

第二泉頭坐石巖鴻邊極目望孤帆
雲飛頗逐秦淮事短札朝來也數緘

賴古堂集卷十二

十

順水應難鬪逆風吳船願始與君同
斑魚肺比鱖腮美欲共浮山食肉翁

湖上夜月聽宋郎琵琶

斷橋煙際望梅花歲晚寧教不憶家
今日難攤宋玉賦從人淡夜醉琵琶

每至湖干謝文侯輒爲余寫照辛亥再來余
年六十君亦七十矣復爲余描寫老頰慨

然作此

六十誰教汗漫遊雞皮皺面苦搜求
莆田已逐寒風滅珍重當年顧虎頭

辛亥嘉平五日湖上見新曆有感

七十才開萬念灰蒲團坐定曉風催莫看流水驚
霜鬢却喜寒梅照客杯

一卮一斗任軒渠江北江南少定居久笑殘花飄
落盡寧教此日始開除

湖上畱別

輕舟欲去蕩千回老境頽唐有限杯放鶴亭前聞
牧馬孤山處士不栽梅
欲去梅花着意看嚴風烈烈歲將殘遊人莫厭西
湖水經燠經寒不肯乾

賴古堂集卷之十三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序

賴古堂詩集序

袁菴晉公自稱曰笠僧人率稱曰櫟下生本豫章人籍大梁然公寔生秣陵公好讀書不耐交游性不喜過從人卽有過公者公率意與談談盡輒望其去坐少久輒露不快色去又輒忘其姓字生平所交數人而已不甚爲詩經歲月無一詩或日得數詩或無一夕無詩性既不耐交游故生平無酬答宴會之作欲得其詩者終其身不見公一詩甚

賴古堂集卷十三

一

不知詩又不欲得公詩者公反出其詩強使讀或竟爲作詩有負盛名當世欲序公詩若將與公稱同調或欲序公借公重者公卒謝去詩題中未易入一姓字有詢者輒曰不敢以辱君爲君累也以故人多銜公公詩膚七子幾竟陵蘭驛騎兩家者生平論詩喜前修當使移易不動勿爲馬首之絡語常舉以語人公明白忼爽不合於世又以詩文獲戾當世卒中讒言案驗六年爲公拷掠垂斃者百餘人斃三木下者十數人有司白公冤死道路者一人庾死者二人餘皆論死然無一人誣公者公卒不免有自西安來者言凡有井水飲處皆知

公冤異哉公生於壬子四月七日今年四十有九眉長垂頰上人又呼之爲長眉公公所著同書四卷鹽書四卷相編四卷字觸一卷詩人傳三卷賴古堂文選十卷皆次第行世黃山吳冠五獨左右公難數年輯公詩四卷付其弟亮節子在浚鐫之秣陵然非公志也文十卷冠五云當附此集行

王屋文集序

夫人抱才而厄獨王王屋哉然未有如王屋之才之大而厄之甚者王屋少挺傑姿名滿天下中州之士皆震攝不敢肩背因共傳王屋宕軼亾簡或述其詩間雜以詆嘲不大莊今綜遺音而畢諷矩

賴古堂集卷十三

二

韓斤柳濡紙拂拂子長欲出而天矯猶過之詩則王孟之間狎駁不陳王屋殆極博而軌之於正者豈非齷齪不足語論則王屋有姑爲諧謔者耶至拜兗令十七日而報譴人益信王屋崛抗致戾然余觀王屋手奏氣直辭婉雖一再上咸自尤而弗卑於人嗟乎季方元禮詎真強項者特理不可屈耳且晉兗至劇寇也德民而鋤暴宗至本計也乃卒使不得行而兗終踵晉以圯嗟乎人之云亾邦國殄瘁所厄獨王屋哉王屋竟厄初無貶於其才而嫉才者又何樂以厄厄王屋而益使人歎惜於其才也至王屋鬱鬱以隕復有訾其恣內而戕其

年非達人尚也王屋又自作解亦似有不能忘情者然王屋卽不內嬖而椒蘭之質與枳棘並塗欲求其永年豈可得耶殆椒蘭無永年而枳棘益充道矣所厄獨王屋哉石平張子與王屋同閭里乙酉在白門出此集相視余雖未交王屋而悲王屋抱才而厄嫉才者又以厄厄王屋也因序而梓之

阮太冲集敘

太冲阮先生潮人家於京師積學嗜奇畱心當世之務發爲詩文鬱鬱卓犖博奧亾儔而諒高品峻世莫能京挾策歷燕臺抵薊北爲主麾者指陳機要使以堅攻瑕名轟遠塞長安公卿慕一交臂繹

賴古堂集卷十三

三

絡謁迎冠蓋相望太冲氣澹韻孤意曠曠惡與脂滑者同而顯貴又多面諛腹否知終難行其志浩然返洛下卜山買鄰有終焉之志挈荔載秫授徒於尉以尉固阮舊土也遂家焉暇購祕索幽歌聲類金石方彥先之博物軼玄晏之書淫曠然樂也雖數下明詔徵卒不起益怡暢墳素務興古業天中之士相與喟然師之載酒問玄闔闔查戶或恣游山川間羣弟子爭肩籃輿以從輒數百里罔倦四方賢者依太冲逾元禮太丘凡至洛競交拜唯謹太冲親剪韭以供客卽橐餕屢泊而贈紵解驂絕匪富人況用是名益噪與吾師張林宗先生及

汝南秦京號爲天中三君子迺太冲更意切匡危長林豐草不忘兵謀因上自蚩尤下及烏卜無不備綜著有尉繚子解詰戎踐墨諸集皆握機至祕也每發之詩章多流連三致意焉今其帙多散失惟存其槩昔以詩評籌國步者稱杜少陵然不過寄諷焉耳實足經濟當時則太冲最謂少陵以詩作史太冲以詩作經可也適寇劇洛太冲料寇形勢川谷扼塞圖其略上之當事刈寇千計疾臥據牀猶劃地作策寇懾太冲名掠尉氏力必致太冲諸弟子請亟去太冲諒不忍舍屈寇梓至諸弟子強輿負太冲走已無及遂罵賊死太冲獨爲俠者

賴古堂集卷十三

四

哉太冲入雒之年主於西亭王孫其所著述半皆王孫梓行之西亭沒太冲返尉氏門人張昌祚甫晉實左右之太冲爲文一脫稿甫晉卽爲繕錄梓之甫晉避寇南下盜啓篋甫晉獨抱此集泣幸無恙乙酉余在秣陵索而梓之甫晉終始於太冲者如是亦足以傳矣夫

王于一遺稿序

比年以來歲非龍蛇而一時文人傑士如溫陵黃東崖先生以及中州賈靜子豫章徐巨源白門陳涉江顧與治朱遠公張大風皆相繼厭世而吾邑友王于一則尤可歎惜不置也方于一之遊於越

也渡江過京口歷吳門達于武林以彼其才交遊
半天下所至宜無不合乃棲遲湖上落落者兩載
卒以客舫舫之日囊無一錢至不辦棺殮賴陸麗
京嚴子問毛馳黃諸君子經紀其喪廣陵諸君子
復醵金俾其子往迎其柩扶歸江右又收合其生
平之文哀爲一集俾余授之梓余因得而論列之
于一其先南州人世其尊人太僕公止敬先生家
學少有聲于時自止敬先生歿喪亂疊臻始遊廣
陵遂家焉余時在廣陵知于一溪且悉于一好讀
書爲詩尤工古文辭偶有所得激鬱纏綿瀏漓渾
脫取抒已意而止未嘗輕爲人屬筆人有所求間

賴古堂集卷十三

五

應之不可迫以時日俟其意與興會胥屬而後免
起鵲落一決而就故意之所至滔滔汨汨雖揮灑
累日夕不見其竭意所不至不復強爲甚有經歲
不成一字者問友人讌集卽席賦詩于一頽然甘
金谷罰退亦終無所應其不能爲無意之詩文也
如此及成出以示人必先佈其大意所在而後許
人讀讀未數行則又卒語人曰止此中意復如此
如此也若是者數四而後人得卒讀且更從旁爲
之點首擊節豁然撫掌大笑甚有哭失聲淚縱橫
下者至以金石碑版之言請文成輒睥睨曰此等
文不當以數百金爲乃公壽耶以故鄉里間多怪

之然至其見人之作有當於其意者則亦爲之點
首擊節撫掌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固無異其
所自爲余南還遇于一於武林于一曰公返耶濟
叔無恙耶問濟叔與予偕返則淚下因背誦余若
盧中某詩或某句則聲淚俱下然後知于一之所
爲蓋皆出於至性而人之怪之者固不足怪也嗟
乎于一之人若此可以知其文矣顧于一性豪侈
不事家人產雖數困絀遇有所遺贈不能如筐篋
自守狀見名籍法書圖畫鼎彝諸玩弄物不惜數
十百金購之雖廢朝餐缺冬襦不之恤也以是貲
盡散略無餘蓄不能盡刊其生平之文間有授梓

賴古堂集卷十三

示

者終以不繼未觀厥成今于一舫矣尚不及其時
爲之謀不朽而使其奇文淹落不傳于世顧非爲
之友者之過耶於是合武林廣陵諸君所寄叅以
于一庚寅授余俾人文選中者盡付之剞劂自是
以後天下讀于一之文者亦必有爲之點首擊節
撫掌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如于一之所爲者
而不必于一之自爲之也嗚呼于一可以舫矣惜
于一之詩不多見輯而傳之不無望於二三同志
者或曰于一自刻其文爲之評隲而別以丹鉛則
傳于一之文宜加評點使于一之性情見焉于一
之志也余曰否否點而評之非古也文之佳美讀

者自得之于一之文有目者所共覩也且夫古人之書評騰而丹鉛之者有矣章疏節釋字櫛句比而使古人之意遂止於此焉何其視古人之甚小也以鹿門八家之評有識者尚不能無遺議焉後之人其亦不可以已乎

顧與治詩序

吾友顧與治金陵顧憲副英王先生之曾孫也英王爲大司寇東橋公從父弟高潔自負與物多忤宦成歸里至無以給朝夕臨街一小樓扁曰寒松訓蒙童數人待以舉火東橋性豪放好賓客宴飲不廢妓樂與英王居間一牆招之飲多不赴嘗絕

賴古堂集卷十三

七

糧東橋餽以斗粟亦不受每名鄰家酒徒與之飲典衣沽酒盡三四甕而去作酒隱詩以見志其清尚如此越數十年乃有厥孫與治繼起因以酒隱名堂蕭然高寄有英王先生之風嘗以諸生例得鄉貢不仕著詩文自娛所爲詩清真絕俗別成家讀者望而知爲高人介士之詩也予每見世之工詩者多自矜惜半紙數字秘而藏之以庶幾身後之傳而未必其可傳或詩可傳矣而終至湮沒無聞者往往而然與治爲詩脫手卽逝未嘗存稿生平著作求其編連成幅者亦甚鮮有然一咏纔成人爭傳誦兼之書法古勁妙絕一時天下之真

嗜其詩者既斤斤然務存其詩卽不真嗜其詩者又以書法之妙存其書而詩亦與之俱存以故與治既沒其詩雖散佚終在人間不致遺落蓋藏之者衆也宛陵施愚山先生旣爲收拾付梓屬余友方爾止爲之點定標異賞奇特爲精當與治之詩遂成全璧其傳之百世無疑予獨念與治窮年斲斲專攻風雅未嘗輕下一筆精神凝結可達幽遐獲傳於久固能自信進而求之若別有所恃者蓋與治生平以表揚文士爲己任闡幽發伏不遺餘力南州蘇武子古文妙天下中道夭折予愧不能傳其書與治爲之鐫木世乃知有武子之古文武

賴古堂集卷十三

八

子雖才得與治而名始彰也北平于司直有奇氣傾貲結客至破其家族从秦淮無一人軫恤者與治親爲含殮而梓其遺稿俾海內得識司直而仰其人不衰剩公之及難也禍且不測與治左右之不稍避卒與之俱全剩公旣寂復蒐其遺左雜咏存之今世猶有讀剩公詩者與治力也宋比王之沒與治旣輯其遺稿慙愚李侍御少文爲梓行復走虞山乞錢宗伯爲墓表少文方按閩與治屬少文鐫於墓側會少文得代遂不果越十餘年子爾閩臬過金陵與治又諄諄屬予予令其族孫祖謙勒石歸以石刻示與治喜動眉睫若重負方釋者

費考功筆山家在石阡罷官後無所歸與治分宅居之歿即葬於顧氏先塋旁歲時祭獻酹酒必漬筆山墓草也筆山舊爲福清令刻稿多在閩頗散失予入閩時與治託其嗣弦圖從余行盡收其舊刻若干行於世予爲賦長歌以誌之其平生好義務不朽其亾友類如此夫我以此施人人亦施焉人利賴於我我亦賴焉與治旣好爲詩又輕棄其稿不略爲計畫者固恃乎懃懃懇懇不忍湮沒其亾友之心而有愚山爾止諸君子在身後斷不至冥冥漠漠爾也雖然以億萬斯年之事聽之幾倖莫可必之數不亦危乎予嘗刻林宗先生詩僅千

賴古堂集卷十三

九

百之一二耳阮太冲秦京詩亦落落如晨星所不至盡淪亾者蓋已幾希矣彼世之負高才無聞於時者求如林宗太冲秦京之落落晨星並不可得蓋又不可勝數矣則夫士生於時欲以詩文名後世固宜及身爲之計焉乃曰後世有相知定吾文者豈盡可恃乎哉

向遠林詩序

士生而微賤至資身無策貧無立錐妻孥累其心米鹽搜其慮顧猶兀兀篝火奮筆藻翰間此卽與當世名公鉅卿較稍溢幅不甚中繩削其才氣固已十百于人況摩切當時高談治略以書生而謀

人國出奇計不幸阨於時數同時有權力者卽多方激揚推引之猶懼無以勵其氣奈何摧折之拂抑之或坐觀其通塞以成敗竊議其後甚者卽有片長微譽皆相與錯愕而不之信可歎也余亾友金陵向遠林名陽起家寒素讀書恥事章句歲在甲申以弟子員例得太學生遊京師目擊時政得失上書陳言天子至爲動容褒嘉之以爲可採下當事議權貴阻不行遠林感其遇嘗舉以示人多疑其非實且訾其隸國子無所考時余備官北臺初與定交心知其然而莫能奪也後從如園宋使君監紀軍功終以不得行其志輒散去所如不合

賴古堂集卷十三

十

潦倒疎狂遇有所感及可以自適者輒賦詩以見志如是者有年竟困阨鬱鬱以歿歿之後數年以及今壬寅之歲偶檢殘編於舊邸鈔中復覩天子昔日所以褒嘉遠林者不禁喟然太息曰此可以實遠林之非誣已嗟乎遠林痛哭類賈生得君如漢文幾于爲之前席設使其時無從爲之齟齬者則功業見於天下榮名載在冊書方將景企慨慕之不暇而何至爲之揄揶而非笑之手以是知遇合之爲急而甚難也顧其忠謀至計旣已不見於時所可傳之奕世誌其梗槩者獨生平吟咏之篇耳余日與遠林一二酬唱外又苦未及遍錄會

慙叟出一編授余則遠林易簪時授之者因喜遠林之有所託以存也與慙叟稍爲點次授之梓遠林身修偉美髯鬚與人談論慷慨風生雖數困折而意氣揮斥自喜又喜嘯所謂聲若鸞鳳及冷然成曲者遠林意興所託無不妙合世尤稱爲絕技余因推嘯旨大著於晉人自蘇門先生阮步兵公綏而後千百年間以嘯傳者頗寥寥而遠林曠代繼響豈有所授耶抑乃師心自得耶偶舉以問遠林遠林笑而不答嘗爲余言嘯本噫氣蹙口成聲微若絲竹大若雷霆山谷皆應羣鳥和鳴蓋其胸有所抑鬱而借以抒發其志意不則曠然自得

賴古堂集卷十三

士

而天籟爲之適動也今遠林皆有之而其所託之高妙乃爾自廣陵散絕此調多不彈矣則讀遠林之詩者可以得遠林之嘯而當時聞遠林之嘯者安在不如今日之讀遠林之詩哉可以傳遠林矣

西江遊草序

古人爲詩未有舍性情而專言格調者今人好稱格調而反略於性情此詩之所以不古也夫詩以言性情也山澤之子不可與論廟堂華曼之詞不可與言顓顓其情殊也今無與于頌述而黼黻其貌本無所感慨而涕泗從之以不情之悲喜爲應酬之章句所謂鞞鐸之不中於音也而挾其行卷

謂然曰我盛唐我六朝也余竊怪之而世俗之見鮮與余同惟吾友方子爾止其論詩與余最合蓋余聞爾止之言曰三百篇尚矣屈宋而後足以追踪繼響者惟漢人樂府今觀其戰城南陌上桑孤兒病婦諸行以及焦仲卿妻等篇指事屬詞微言托諷爲後代高曾之規矩而少陵香山其源皆出於此雖氣格聲響不能畫一而風旨所歸先後同揆期于聞者足以感動而後止卽有善析者不能岐兩家而使之異轍也而耳食之士遂以少陵獨步非香山所可幾豈足爲通論乎今使世之爲詩者苟能推白之坦逸以合於杜之雄渾開合頓挫

賴古堂集卷十三

士

自爲一氣方足雄據作者之壇若夫摘裂字句補湊成章至於前後易置不可致詰卑卑不足道也爾止之論與余合若此爾止之詩初出猶爲人所驚怪越數年而漸習又數年王叔尚白與余輩後先倡導之而爾止之教遂大著於天下茲西江遊草出其爲海內所尊信而誦服無疑矣固無俟余贅獨異爾止根蒂前古發之詩歌爲於舉世未爲之日而一旦翕然從之苟非有深識定力當羣議而不撓烏能卓然自立成一家言乎余故舉其所論少陵香山之合者如此以見詩人之卓然自立能成一家言必有所挾持非泛然而爲之也

盛此公哭金冶王詩序

金冶王鼎京口人好浮屠家言年二十餘不娶亦不出應有司試辛未與予訂交白門其人抗厲希古不可一世好爲古文詞自以爲入龍門扶風之室人有購其文者面授之如宿構然選選好雜浮屠家言性不妄交與人交卽以爲性命每來白門惟與吳衆香盛此公暨余往返他客值之瞪目直視卒不交一語強與語輒遭詬厲世以此怪之子性惡浮屠家言見習其言者輒斥絕之冶王好其言乃至不婚不宦豈別有所見歟然非予之所能知也他人不好浮屠家言輒與冶王無所合予見

賴古堂集卷十三

主

好浮屠家言者又斥絕之予兩人相異若此乃相視固莫逆也冶王年二十九以疾卒於京口先是浮玉僧夢冶王來爲寺神明日冶王謝世諸凡從冶王遊暨習浮屠家言者競侈其事至肖貌祀之然歟否歟卽僧言不妄吾終以爲冶王可傳者卒不在是也冶王旣沒此公衆香皆以英壯之年相繼厭世此公有稿子旣鐫行衆香詩文在安陵潛菴鄭撫軍所當不淹沒獨冶王諸古文詞咸散失無一存者蓋其所爲古文詞俱雜浮屠家言予性不好之故當時不爲收拾然亦不意其卽歿也至所著白牛車梵嚴子皆浮屠家言尚有拱璧之者

其可傳與否則終非予所能知也予偶讀盛此公哭冶王詩因悲冶王負尤異之才無以表見於世後世之士誰復知之因爲此以識於盛詩之前又悲此公念我匹友情淡一往羈紲方悲人琴俱沒余反覆其詩未嘗不畱連泣下也或曰冶王性好浮屠家言其於歿生之際寧復畱連則子亦何事爲冶王悲雖然予固不習浮屠家言者則又烏能不爲冶王悲哉

紀顛叟闕里詩序

自漢梅福請封孔子後於曲阜而闕里之蹟益著天下之誦法孔子者以一至其地爲幸故有倣古

賴古堂集卷十三

古

諸侯朝天子之例每三載一率生徒進觀于陵廟者有身旣通顯垂老之年以未得謁孔陵爲愧必傾貲一至始釋然者甚有正命之時精魂所注猶以吉服入謁備禮而行者懿徽不一夫固歷歷可舉也然則生平誦法孔子而不一至其地猶披泰岱之圖而未身躋其巔從讀泐泐之篇而未覩其浩汗豈不重可歎也哉而世之學者以一經成名通仕籍致尊顯周遊天下終不一至其地者固比比也余數往來青齊矣而瞻望弗及至今忽忽猶以茲事爲有待吾友顛叟生江南靡麗之鄉以一老諸生卒能登闕里之堂觀於昔時所稱大聖仁

賢遺蹟累累焉可謂幸矣方慙叟之遊于山左也
涉江淮歷汶泗中經水患繼以秋潦汎溢四出於
阡陌間慙叟驅車遠馭崎嶇險阻者數閱月亦云
勞矣而略無幾微困瘁之色豈非中之所得有浩
然以遠杳然以淡者哉旋軫解裝望其囊中蔚乎
有雲霞之氣急發視之則闕里詩也太史公曰余
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
蓋低徊久之不能去云百世而下苟有咨嗟形爲
詠蹈自非小小駘宕之音所能髣髴而慙叟制筆
清渾遊思淵穆若撫彝勺而憂鐘鏞允允乎漢人
郊廟之章也慙叟爲不可及矣慙叟天才敏妙觸
會成吟賦詩之多前後九十數刻余未得序之序
慙叟詩乃自闕里始夫草生於山惟其所托鳥棲
於木視其所投慙叟蓋常序余詩矣而余序慙叟
詩若待是編始屬筆以補予未至之憾焉豈不大
慰予懷也哉

賴古堂集卷十三

十五

賴古堂集卷之十四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序

陋軒詩序

予已丑過廣陵與汪子舟次交舟次每以制舉業相質時年甚少未嘗見其爲詩也越十三年予復至廣陵見舟次詩而詩又甚工予驚詢之舟次曰東淘有吳賓賢者善爲詩予與之遊同學詩愧不逮也後每見輒言賓賢賓賢不置若惟恐予不知有賓賢者且曰賓賢每把先生詩勿勿不自禁淚輒涔涔下每札至輒詢得先生新詩不聞先生寄

賴古堂集卷十四

一

予詩則急錄之去聞先生近帙至則倉皇大索若追子逋負者先生獄事急則向予曰安得雲中舒金色臂援周先生使不舛再見其三數詩先生固不屑與人同調而又時發虞仲翔之歎以予論若賓賢者可謂先生同調亦不可謂不知先生者矣因出其手錄陋軒詩一帙示予予讀之心怦怦動已又見其寄舟次札子有夕陽殘照於時寧幾之語則不禁悽心欲絕謂賓賢嘗恐不及見予予幸返今乃有不及見賓賢之感矣急賦一詩寄之及退而語廣陵人則絕不知有賓賢者鍾山龔野遺曰吳賓賢家東淘東淘產鹽人擁高貲家不蓄書

間有書輒以覆瓿或以拭牢盆賓賢居陋軒環堵不蔽自號野人野人每晨起繙書枯坐少頃起立徐步操不聿疾書已復細吟或大聲誦誦已復書或竟日苦思數合毫不下又善病咯血血竭髭枯體僅僅骨立終亦不廢如是者終年歲里人相與笑之曰若何爲者若不煮素而固食淡數指目以爲怪物野人終不之顧東淘蓋舊有分司使者署一使者至詢此間有能文士否屬胥對曰某不識能文士何等也見有手一編向之絮語忽作數十字欣欣自以爲得意或者其是乎使者則急請之見數請數辟去辟之不得強與之見見則大悅以爲真能文士士固無出其右者東淘人羣異之以爲是淡食者固可與長吏揖耶自是望野人若不及漸有過其廬者野人終閉戶不與之接嗟乎賓賢如是卽不旦夕舛其終舛於陋軒必矣因彙其前後之作刻爲陋軒詩予受業人昇州吳介茲曰讀野人詩想見此老彳亍海濱空牆落日攢眉索句路人作鬼聲唧唧擲掄時昔宋登春見謝榛詩曰何乃津津諛貴丐活展賓賢詩竟卷如入冰雪窖中使人冷畏嗟乎介茲數言可序野人詩矣舟次名楫賓賢名嘉紀舟次別有集賓賢是集行世會有知之者獨分司其地者能物色野人當非俗

賴古堂集卷十四

二

吏而忘詢其姓氏惜哉

汪舟次詩序

文章知己間世一值賞音識曲自古難之陳思王曰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則夫握管含毫之士鍵戶枯髯摩索而得問之一再傳之後才士接跡考論昔人猶復茫茫不可致詰矧篇章錯出望夫舉世之悠悠者乎而汪子舟次於余則有什百恆情外者方余學爲詩時計舟次尚未寓人間世及予自金陵走大梁歷官燕齊吳閩間崎嶇險阻觀山川之雄秀弔昔人之遺踪慷慨浩歌積有篇什如是者殆三十年而舟次始以詩名及以詩名而予

賴古堂集卷十四

三

遭不偶坐請室中益以詩歌自爲磨耗其所爲多激楚感惻之音不可以怡性情諧觀聽而舟次顧獨好之每傳予一言一詠則與海陵吳野人相顧歎絕或感激泣下甚且廢寢食罷酒茗以永玩之以爲山水花鳥朋友佳麗皆足以助發奇情而櫟公詩顧得之貫索纍纍銀鐙繚繚時耶逮予偶遂生還與舟次野人相見廣陵見則不復相慰勞惟舉余詩某篇爲欣快謂楫等知先生固不歿獨恨不再淹旬朔使楫等多讀先生幾奇句耳予語之曰以足下有昌歆之癖遂欲硬差排老夫長年請室中耶舟次野人則又大笑後予燃枯燼復走北

海舟次以悔齋詩一帙來予以世方相率爲王李調尚氣色而薄奇澹間用其體爲之用質舟次然意雅不欲以此自見見世之爲此體固無佳者因更爲之見余非不能爲此而終不肯爲夫世之爲此者也而舟次寓書于予曰楫意不欲先生與近人較也人苦爲氣質所限塗朱澤粉都不得當屈先生爲王李家言寧不迥異然楫終不欲先生與近人較也賴古諸集何嘗無氣色若干天然氣色外更欲小試神通怖諸作者未必不傳第方寸中不大自在耳添出一分氣色定挫過一分性情舟次之語予若此夫自世尚苟同分竟陵歷下而馳

賴古堂集卷十四

四

者驅染成風諛之者不曰上薄曹劉則曰下掩王孟而舟次持論不少易且規予甚切其所自樹立豈苟爲夫世之炳炳烺烺者哉故其詩蕭遠閒曠得古人之意而淡之以性情世不得以晉魏開天諸品目輕爲擬似獨歎予學詩先舟次三十年間攻苦歷險瀕危迄今不得其畔所止舟次年相半而致詩之工若此使其更數年更數十年歐陽公所云更無人說著老夫者將及今見之矣顧舟次不自矜詡若私幸與予有合也嗟乎舟次後予三十年爲一世古人所不得之後世者而予能及身得之以云相知豈不稱真相知哉龍眠方坦菴

太史稱予知舟次濟南王阮亭使君亦云予知舟次復因舟次知野人不知余之知舟次不若舟次知予之渙也

古香堂詩序

予因汪子舟次得交吳子賓賢讀賓賢陋軒集見其過古香堂詩知有徐子次源每舟止廣陵與賓賢過從未嘗不嘖嘖次源不置口後數年賓賢刻其詩一卷寓書于予曰次源且歿其生平伏讀先生之詩慨然想慕其爲人與望先生顏色不及見而於既歿後請序其詩以傳亦所以慰亡友也予因卒讀其詩而爲之序曰次源之沒豈必重爲之

賴古堂集卷二

五

悼歎也哉予觀古今文士負有才力者作爲詩歌既已卓卓可紀不幸以中道歿而衆人爲之致惜謂使其更數年更數十年其所成就當不止是而予不謂然蓋以人之才分與其年分恆相盈縮樸遯無華者雖窮年皓首不能有所著見而英齡蚤喪有美而不克臻亦其賦材受質如是而止耳惟真能有才者每以才之疾徐爲年之修短故見才遲者其得數必緩衍而見才速者其得數必急馳也但使英華果已颺發則精力既竭而命數隨之雖謂之大年可也使才分必與年分俱進豈能孤芳蚤著有不可掩抑者哉然昔人比之蘭摧玉折

予請易之曰玉以琢器而埋光賢于瓦礫之在陳也蘭以旣花而歇絕愈于蕭艾之久敷也誠如是也宜目之乎尹貞芳矣何摧折之有哉不然才名如李賀而玉樓受召猶在終賈之年豈不備極榮休顧必淹之遲暮安知身盡不爲江淹又何取于浮生百年爲也今次源之詩高者陶謝清若孟王旣已卓然成家蚤逝亦復何憾所虞者無人爲之表著使其文采不彰於後世耳而又有篤友如賓賢者急梓其詩以傳則予方將狂喜歌呼快年少而振修華之不暇而又何暇爲之太息歎歎至不能自壯也乎賓賢爲予言次源爲諸生天都人寡交游細瘦苦吟酷似李長吉歿年二十七適與長吉符可念也然長吉歿有人投其集於溷廁幾不傳而賓賢之於次源收合遺文不肯淹沒其半字較長吉爲厚幸矣今天下之如次源而歿而不及見其文章者何限儻得賓賢其人數十輩錯落其間詎不足爲詞苑光顯且賓賢家落落徒四壁立而能分其饔飧之給爲亡友計不朽不忍見其身沒而名不傳其視世之擁厚貲而不一念其友生者爲何如也予旣重賓賢之爲人而更幸因賓賢而讀次源詩也於序賓賢之後七年而序次源詩

賴古堂集卷二

六

朱靜一詩序

世未有不退且密而能與於文章之事者昔人謂露才而揚己慷慨以任氣爲文章之累似能文之士必不能退密斯言也吾嘗惑焉夫文章者載道之器舟車之微勝非其任尚傾且覆道何物乃欲使淺薄之器有以載之其傾覆先舟車矣故吾常持退密之說以觀近人之詩若文不必展帙妍媸之辨可燭照數計也近人之詩若文非無可傳者患其不聞道不聞道則必不能退密不能退密其才必震動而不返氣必飄舉而難下驟觀之非不洋洋焉煜煜焉周旋觀之嚼蠟矣古人之爲詩若

賴古堂集卷十四

七

文也兢兢焉藏之篋笥待論定而議同遲之又久其子弟門人始爲鐫布焉未嘗有自鐫其集者自鐫其集自近人始近人之爲此也猶曰水火盜賊足虞藉黎藁以永慧命此其人吾不知其聞道與否然其事足鄙其志尚足悲也乃有齒未凋而進方銳者得數百章鐫布矣數十章鐫布矣甚有不必數百十得三數章亦單揭以示人矣朝成也示不及暮句成也示不及篇甚至玄晏之言多於三都之賦諒癡符何由免誚當世哉秋浦朱靜一先生樸貌坦衷與人言訥不出口不知者卽不敢以爲不聞道亦目之爲山澤癯耳不知先生固具英

偉之略而兼將相之才予初與先生同官閩再見於京師三復同入閩周旋杖履前後十三載交不可謂不久世盡謂知先生之渙者莫予若早有以知先生之渙者亦莫予若而不知知先生之最晚無以窺先生之渙未有如予者先生幼而爲縱橫浩博之文中年棄而學劍學遊俠上自流沙乾竺之學中而吐納黃白之術下至壬奇醫筮之微無不洞其源流昔人謂文章棋藝一時將去爲不廉先生有之然先生語一事面輒發亦未嘗沾沾示人也前歲予過先生寓園先生見予至方以一帙納篋笥予固索之則先生十年來所爲詩也累累

賴古堂集卷十四

八

千百章咸予所未見中有贈予懷予者卽事和予韻者亦曾未以示予予曰異哉何先生之退且密如此也先生之詩專尚體裁其持論不事刻露而務和平其謀句不求峻厲而務溫雅無近人號呶之習亦無近人冠履倒置手足錯雜之病蓋彬彬乎得風雅之遺焉先生之爲詩若此可以出而問世矣乃先生卒不以示人卽交先生之久且密無如予亦曾不以示予夫贈人而不以示人真能贈人者也懷人和人而不以示人真能懷人和人者也以視近人亟亟傳布若不能待旦夕者其淺淡靜躁爲何如故對先生之人之詩才震動者能使

之廢然有以自返氣飄舉者能使其意念有以自下先生安可測哉先生二十年前官塞上凡地勢之平險兵力之堅脆節鉞之臣隸幹之士孰冒虛聲孰奏實效孰有才而未竟孰柄用而無當孰冒不自以身殉孰以國事爲僥倖莫不有燃犀之照聚米之觀憾先生不竟其用而事遂不支予幼聞先生紀略一書爲當世傳聞頗有異辭近詢之久已淪水中矣惜哉予嘗從先生遊見一出而爲方伯連帥者遇先生輒泥首膜拜喃喃舊時恩不已有過先生之門值先生遠宦望而涕泣願見其子弟一致殷勤者蓋皆先生舊日塞上喚咻諸健士

賴古堂集卷十四

九

或有爲先生持摯悅者汾陽身繫安危文中門多將相先生無其遇而有其事然非予親見之先生固未嘗以此語人也先生安可測哉迹先生之所爲蓋真能聞道者真能聞道其詩未有不足傳者予所見先生詩特十年來近作耳十年以前出塞入塞諸詩文未嘗以示予予強先生始鐫近作以應索者先生匿笑不答第曰君但爲我序藏之篋笥他日展視如見君也嗟夫予以退密求之近人而不得晚乃得之先生乃知真能退且密者固自有人古今人豈遂不相及耶先生詩似未肯卽出示人而予爲先生序似不能不以示人世卽不能

驟見先生詩因予言而求之先生之人在是之詩在是又何俟登太華而始知其高見黃河而始知其深也哉

託素齋詩序

予非能序媿曾詩者乃予終得序媿曾詩媿曾之自視與所以視予蓋何等哉媿曾負岍異姿童子時能讀等身書卽嗜爲詩師其叔振三先生振三沒惟偕其弟道存互相師友爲詩廿餘年而門以外一無雜交故其詩雖數變紛紜之見終不足以移易之當其歌哭無端離合自驗兀兀獨坐神情屢失時媿曾之心亦良苦矣旣自集之宜有序其

賴古堂集卷十四

十

集者乃自序之越數年自爲刪定宜復有序其集者已復自序之意何嚴也乃予過臨汀媿曾則持其詩示予命予序予因憶昔蜀人有黎生者以其文爲里人所迂濶求南豐一言以解惑於里人媿曾索序於予意豈若是哉予常過汀汀之人士推許媿曾者不置自鄉國以暨四遠又咸翕然稱之而媿曾復落落不肯苟同於俗自信者殊堅吾知其非求解里人之惑者也然予之人與文且愧遠不及南豐無足爲媿曾重將何以序媿曾顧南豐之序黎生者曰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予乎斯言也殆近似之予於古文之道固未及窺而甚傷乎今

人之文之靡思一返諸古賴古堂近文一選務求合於歐會諸大家者以救正之至於詩則又不好爲繁豔諧俗之聲此皆世人所爲迂濶而非笑之者媿曾不與時共詆幸矣顧且索序于予予勉應之而終畏其意之嚴未敢濡筆意予卽不序媿曾當必有爲之序者閱五年媿曾歷吳越渡江淮游燕冀行萬里程交南北之士數十百人而返其間豈無樂爲媿曾序其詩者而媿曾卒持其弓以歸而仍索之迂濶如予者媿曾之自視與所以視予爲何等哉予雖勉爲之序然其意之嚴予實畏之終未敢自爲足序媿曾詩也

賴古堂集卷十四

士

理信存稿序

司李一官顧不甚重矣哉原司李之設所以上承直指之委任而佐其耳目所不及近世罷直指以專屬於御史中丞其委任猶昔上之功令之責成下之一郡之刑憲以及一省之重大無不於司李是係非得其人不足稱厥職而士當未遇時窮愁憤發以爲吾一旦得爲司李庶幾惟吾所爲及其乘時通顯非限於內之京職卽束於外之邑令終亦不得行其志予初筮仕爲令值司李君性偏狹每事與之齟齬雖事關民命一邑所共然者輒故與予左予時爲鬱鬱每恨不得爲司李使郡之邑

吏各盡其才力而黎君媿曾理信州無一人稱冤者六年之間平反諸大獄讞牘幾數千所生不啻千人媿曾猶抑抑若不及而矜恤有加推是道也卽上爲

天子大臣受四方奏當亦未有不天下稱平者於以佐

朝廷宣布德意膏雨萬國有餘一旦以

新命裁司李媿曾遂改授永新令新距信無多道里邑人素仰黎君名願見黎君而媿曾以其不忍枉一人者更敷愛養之政正如挹水於源取火於燧也汪子舟次自邑中來爲言親見媿曾服大布

賴古堂集卷十四

三

之衣如簞屨之奉與山中樸邀小民問桑麻較晴雨酌一絲一粟以不置公家不至爲黎民患苦拱揖立談不啻家人父子邑人戴之惟恐報最去考昔之官制李視令雖差貴然授任之日先後不甚懸故李與令鮮兼爲者媿曾兩服其官以其溪體邑令者見之司李卽以司李時所溪體者見之邑令其所設施誠大快一時稱盛事而尤喜均被之子鄉予鄉不有厚幸哉獨念予與媿曾交有年憶承乏八閩媿曾以詩古文負夙譽顧不以予爲朴陋每過從商賈游心千載以風雅爲勗勵庶幾謬與媿曾稱同調而獨以纍纍絀色綬時未及側跡

司李之末爲溪遜吾媿曾也雖然司李無專職恆以檄移報反判牘申請爲奏績予觀世之爲此言者矣最下襲刀筆之俚詞固然不復知有情理而其上者則又鑿輓於文章爭新一字以爲奇夫讞決何事而以供文人之綺語其失與鄙俚等凡若此者雖日陳其書以告人曰此司刑之玉律也不幾令學醫者人費哉今觀媿曾理信一書質而核辨而不苛淡心易氣期於得情使人一展卷而知入之出之皆有確乎不易之理故嚴斷皆爲慈祥且天下知司李一官係於國家之憲紀生民之利害彰彰如是予昔被謫不理非得司李如望如庭發諸公幾不復生矣予一人何足惜而由予以推庶曉然於司李一官所係之重哉則理信一書誠不可不讀也

南昌先生四部稿序

文章風氣各有盛衰而近數十年以來吾豫章之學獨著於天下溯其源流自廬陵弘昌黎之教而臨川南豐繼之豫章文章之宗派遂定至於聲詩一道晉之靖節筮仕彭澤流風被境內後人相與崇尚遂成風調廬陵臨川之屬亦既獲有兼美故豫章詩古文之盛其來已舊而流爲晚宋乃至於庸杏榛蕪不可復誦亦其氣運漸就衰減有難爲

賴古堂集卷一四

三

繼者也前代名賢起而推挽之勢漸蘊隆相尋至啓禎之際千子大振壇坫而士業巨源茂先武子諸君子相與後先倡道文章遂復炳中天然跡其所爲碑表誌序詩傳銘贊古體與應德遵嚴鹿門震川諸先生相絜量而與七子絕遠歌行近體截句諸篇什與李廸茂秦輩竝馳驅而亦與王李不啻徑庭兩壁爭持若鑿枘之不相入而涇渭之不可與同流也其初亦均推本秦漢導揚風雅而其後各得其一端或出之以澹宕或淡之以瑰奇遂至分道而馳然由吾豫章之說取徑歐王以合軌唐宋固爲適於秦漢之路彼徒事彫績以剽竊爲工者當無以奪其說而漸流漸敝亦有不可救之勢余見數年以來文人競尚八家歎息之音嗚咽滿幅層疊之句反複連篇自以爲韓柳復生曾蘇再見而不知不至復入於晚宋不止亦何以厭向者慕效王李之心彼趨王李而斟酌之去其穢纖根極典要著爲沉博絕麗之文不出數年必將大勝乎爲八家者而八家醇潔簡勁之風反至代受誣呵漸滅不可再振雖詩文異轍揆其大要均之不出乎此也惟南昌先生麟騫鳳舉之姿與電掣風驅之致負質兼優故其作爲詩文清文濁質玉振金聲不特應德遵嚴李廸諸公不能限其所至

賴古堂集卷十四

古

卽弇洲滄溟以下亦無以測其津涯其彰彰可見者當時有湯義初先生爲之師而又有譚友夏吳梅村兩公爲弟子義初生平撰著以六朝爲歸晚年悔其所作乃知宗趣曾王虞山先生所記正與弇洲略同而先生紹述之其文章豈一流之美所可得而盡哉若先生之詩則向者先生之高第嘗言之矣先生典試楚中友夏爲舉首及分校春官梅村太史冠南宮詩教分鑣兩家擅勝彼世所傳竟陵歷下者各樹旌旗不相統一而友夏適竟陵同岑婁江居然歷下並軌乃其氣類之合實皆淵源於南昌則先生之詩又可知矣蓋詩古文之派

賴古堂集卷十四

五

尊壘則又先生之高致達識也是其理學與經濟合儒術與梵教合而圖勵大業與駘宕風流亦無不合者其見之篇章煙雲萬狀魚龍百變如是之不可一美名也有以哉彼拘墟之見驚致遠者鄙證道爲迂取玄悟者以名物爲滯至於流連光景涉趣酣歌則未有不病於學道而謂宜與嗜欲同驅者是何不取先生之書而讀之也誠取先生之書而讀之夫亦知世人之見果不足語於高淡而先生之教爲足屹立於今古矣南昌先生世所稱李太虛先生也聞其聲者先生之人與其文已先時入人肝脾矣則余小子今日之言猶爲贅耳

賴古堂集卷十四

十六

託素齋文集序

長汀黎君媿曾令豫章袁集生平古文詞若干卷寓書於予屬予爲之序且曰先生素知弘非先生無以明弘志因憶予與媿曾交數十年曩遊八閩一時文字交惟媿曾托契最深嘗以詩見質請序于予予遂巡近十年始克一竭其鄙俚今以摧頽放棄之餘媿曾不當時大人先生是屬而復及於予予卒何以稱其意旨乎爰發所爲古文詞讀之有予所經見者如逢故物行所目涉信步而得佳勝有予所未見者層巒疊嶂異寶瓌奇從人不意中忽與睫會而大約蒼茫浩汗之觀不畱一古人

於胸中而使人讀之慨然以淡而奮然以起則無少壯無前後一也。媿曾何以至是乎？歷觀古人爲文字有十年一賦者，子雲草玄亦經年閉戶始成，是其得之靜密者淡也。司馬子長涉江淮歷會稽乃能成一家言，穎濱言與當世名公卿遊聽其議論宏辯觀其容貌秀偉而知天下文章莫過乎此，是其取之歷覽者宏也。以此言之，世未有無所得力而光氣能卓爍古今者。媿曾獨何以至是乎？予觀媿曾家居數十載蕭然一室，讀萬卷書不復知人世毀譽得失，而又有李君元仲以爲之師，曾君弗人以爲之友，又有振三先生爲之叔父相與講

賴古堂集卷十四

七

貫切摩既已伐毛洗髓於其中，莫之窺測及乎登賢書，偕令弟宣巖大令遊豫章，得交吾鄉徐巨源一見契合，巨源推其文章雄視海內，嘗曰：漢陽李文孫長汀、黎媿曾兩君可稱勁敵。而虞山宗伯亦盛稱之。至移書巨源交相屈服，則媿曾學道溪山之力足以取之，而益足以驗其造車合轍之工也已。宜乎文章能卓然一家，上與大家頡頏也。至謬謂予足以知媿曾，予何人斯？竭其黠淺，既不足以比絮虞山巨源，而又非如元仲、弗人、生同里、閔振三倡道宗黨相與琢磨之久，則予之益於媿曾者安在？而又何從知媿曾萬一乎？媿曾先理信州信

亦予里約略先後治績煥在碑謠者，予得言其廉卓狀獨異。媿曾服官後咄嗟揮霍，聲施溢方國，不同於書生囁嚅不前而鞠詞判牘之暇，猶勤勤舍毫弄翰，不稍自逸。豫文益奇，古期必傳於後世，有更進於少年咕嗶之所爲者。媿曾又曷可及乎？蓋其入之也淡，故不以紛繁稍間，而當通顯不淪其素志，其庶幾度越乎古人者又烏能自己也？所尤傾心者，媿曾與弟宣巖孝直事太夫人尤孝謹，備極色養，宣巖守壽春爲忌者所中，媿曾不遠千里從豫章至金陵，急其難，命二子相隨崎嶇燕齊間，惟恐遺太夫人憂，其一門孝友至性過人有不可

賴古堂集卷十四

六

學文堂集序

予杜門待罪者九閱月，既不敢出戶，又無從得見一客，惟日手椒峰先生文一編，如見椒峰子生平，謬有詩文之嗜，晚歲交遊獨得一椒峰，相顧莫逆也。昔爲賴古堂文選，苦卷帙稍隘，不能盡登椒峰之文，然椒峰之文天下後世莫不知之，固不係於人之選不選，況如予者尤何足道哉？憶予以公事至姑蘇，道經毘陵，因訪椒峰於西城，則見蘇文忠

祠於東城則見唐荆川先生祠眉山雖蜀人乞居
常州最久荆川子孫猶有存者夫毘陵之人亦多
矣予獨嚮往於二君者豈非以文章之故哉斜山
不具論荆川子猶以其篇什不多爲憾今讀椒峰
集哀然數十卷況椒峰年甚少其所造更何可量
然多而不工雖多何益椒峰莫不根據六經而出
入左國史漢一篇如是千百篇如是豈不可與荆
川並駕而馳耶謂毘陵人文所以甲天下者以山
水之佳也山最著者曰夫椒水曰具區椒峰適家
其間故能滙其精華發爲滔滔浩浩之文予以爲
不然嘗笑三蘇出而眉山草木皆枯之說爲妄夫
文章之傳其人實有所以傳之之故精氣光怪或
見於當時或見於後世昔韓愈得歐陽修而名始
彰司馬相如歿天子遣使求其遺稿若椒峰在今
日人人已爭構其集乞其一言以爲榮豈非文人
之傳雖先後不同莫不有所以傳之之故而無藉
於山川之助耶天下後世至遼廓文人以三寸管
能使至遼廓中若有聲氣相呼吸此其故惟淡於
文者能知之今而後言毘陵之人文者當以椒峰
稱首雖然椒峰獨毘陵之人文乎哉

賴古堂集卷之十五

凌水周亮工櫟園著

序

何省齋太史詩序

予被廢以來謝客却埽門庭蕭寂惟省齋何太史時時慰存予欣爲執手每爲樽酒之會縱談文字以爲笑樂輒歎文章衰敝持論者往往各相抵牾而太史之言曰東古今人文章使出於一其勢有所不能合古今人不一之文章使劃然各守其一其事亦有所不必也文之有周秦有漢魏有六朝唐宋非必有意期爲是體也亦非初有是體而規

賴古堂集卷之十五

一

規焉有所程量而爲之也質文之相生繁簡之遞變行乎其不得不然而矯乎其不得不止舉數千百年之手筆若一人爲之華實一文爲之源流者豈非兼鎔並茹氣運之流變無方即使更變迭出亦各成一氣運者乎而後世之士惟見已然取前古之製作而衡量之曰若者爲周秦若者爲漢魏若者爲六朝唐宋以至龍門扶風子山孝穆昌黎廬陵諸家紛紛同異共相犄角若涇渭之不可淆而蒼素之不可亂作爲文字規模往轍爲周秦者若不許人更爲漢魏爲六朝若不許人更爲唐宋而通方之論則又曰方其爲唐宋不可雜六

朝一筆方其爲漢魏不可雜周秦一筆因使執筆爲文詞未暇抒思先期嚴體方尺之楮若限鴻溝惟恐一字之稍踰出乎此而卽入乎彼者豈復有凌雲吐虹之致度足以俯視一世者乎太史之持論如此其論詩大較亦猶之乎此也以故才思傑出作爲詩古文詞縱筆所如龍驤霞蔚不可以諸家相繩尺而能卓然自爲一家予旣喜其持論與予合因請生平所爲詩古文集倡導學者太史乃先出詩集一編示予受而讀之興會所至獨任卷舒雨注雲垂藻風奔赴蘇李屬和之篇鮑謝酣吟之響若噴薄出之而大珠小珠相錯落也予嘗索

賴古堂集卷之十五

二

其書見贈之句都爲一卷數年以來詩近百篇繇一卷以縱觀全富浩浩乎放於馳騁之區而莫可止予心儀太史逸才橫逸而尤歎遇合如太史固猶不能無不平之感也太史爲相國孫枝襲麻華胄與兄次德孝廉共讀賜書相爲師友少年成進士躋清華珥筆承明市駿燕臺顧盼爲雄意氣自得旣無單寒困苦之狀足以挫絀其神鋒而高才見忌偶或不合於時志氣亦以是激發昔陳思生享華樂而文章豪逸非應劉可幾少陵終老窮諧而沉鬱頓挫之音每於一篇之中于雲直上兩者各有所得要爲不兼之數而太史生平以榮遂而

問涉憂譏是以互動其憤發之氣而大極其歌哭之致宜其纏綿騷雅才情溢近代罕其儔也蓋若合前後遭際均有以佐發其胸中者然要皆太史天姿獨迥不可羈制無所往而不自見其縱橫也豈必盡關所遇也哉予固不敢以世之爲歷下爲竟陵者讀太史之詩而太史之文將次第行之予不復更爲論次矣

醫學正言序

醫學之有方書歷千年不易矣而論者至謂方不可執貴得其意而變化之卽表裏虛實性情臟腑亦不可以前人之論守爲一定之科此其說近似

賴古堂集卷十五

三

而不可以絜律也夫變化者至微之事也非極精不足以晰理非神明不足以善應使未有與幾之哲而輒欲師心以自用不顧其所安而溫涼補洩之惟我則毫末之差鮮有不至於殺人者反不若守其常經其失或二三而所得猶六七也譬之星命之學不能舍五行生剋周天垣度以爲推測堪輿之術不能離九土方位八卦經緯以爲營度蓋執是恐無以盡其精微而合是則支離錯亂有日趨於誕罔而莫之稽覈者故醫學之有方書猶工師之有規矩矧倫之有律呂也乃一旦等爲陳跡而猥以無定之說勝之豈有幾於至當者乎雪航

王先生精醫學有年其於素問靈樞難經脉訣諸書不啻九爲据三爲摸伐毛洗髓於其中而不可天闕矣猶恐以無定之說惑天下使學者悵惘於無所守於是著爲正言一書自切脉辨症以及立方皆確然有所指俾療者按病而不失毫髮至其總集前人參以己意則皆極變化之能而折衷之者也嗣君東臯又從而補述之其書遂爲當世不可少予獨異雪航之道高天下所活千人不執一方而變化之所不能傳者託之是書以傳遂循循其可守東臯補述先生之書循循其可守矣而用其所學以起生人又實見其變化之能蓋父子相

賴古堂集卷十五

四

傳皆以變化爲神奇而其所執以告後人者則惟此不易之理也後之學者安可以私心自用哉若夫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而已莊子曰將使同乎我者正之夫既同乎我矣又安能正之然則是書之正乎天下與天下之受正於是書詎不在乎神明之人哉予未及見雪航而與東臯交最久嘗爲東臯序胎產保生一編矣蓋東臯之書先生啓其傳而是編則先生之書東臯衍其緒者也皆雪航之教也是不可見東臯繼述之美乎嘗考江寧郡乘雪航爲宋文安公堯臣後以業儒精醫術崇禎時大疫先生攜囊過貧乏家全活甚衆大宗伯薦

爲太醫丞不應避跡赤山尋葛稚川舊居卜築焉
古之神仙得道者流常藉方藥以度世先生殆其
人歟

袁周合刻稿序

吾邑袁聖衣太史與金陵周子仍叔素未謀面也
仍叔有聲諸生間三十年至己卯以第二人舉於
鄉又十六年乙未始成進士先是丁亥應禮部試
受知於聖衣亦以第二人薦主者主者檢闈牘以
二字疵被黜落聖衣竟以是得罪去歸田里著書
二十年無幾微怨至周子成進士初第時以書致
聖衣曰某不才以文字累先生今幸博一第長安

賴古堂集卷十五

五

道上爭相異曰是前十數年大梁袁聖衣先生所
拔而未售之周生也余不喜獲一第而惟可無負
先生知己是慰且先生謬以古文期許某一時羔
鴈資不足獻謹錄其所爲史論數十篇以呈惟先
生教之然終亦未謀而也後數年聖衣哀集生平
館閣之文因念仍叔雖博一第未通仕籍及授職
司李而已賁志沒矣痛惜其人遂以所著史論附
已作以傳謀之剗刪而屬予爲之序予重其諛因
梓而序之曰制科之困屈人豈不甚哉歷稽唐宋
以來以科名貴顯者代不乏人然或數年一行或
數十年一行類皆拔十百於千萬士多白首鉛槧

淹蹇蓬蒿者文章遇合自古爲難也彼辭蔬屨而
宴曲江雖曰榮遇可欣哉求如廬陵之於眉山始
終稱真相知者蓋亦寥寥矣而聖衣於仍叔故已
曠世一遭宜乎先生有得賢之譽弟子獲稽古之
榮發聲揚烈相得益彰顧乃遇不終遇聖衣緣是
老田間仍叔卽遇究亦不謀面以舛也豈不惜哉
然一時稱奇合必於聖衣與仍叔是歸以其不遽
合大著其適相合天下皆曰無兩物之岐也其爲
遇不越尋常萬倍哉予與聖衣同邑里與仍叔爲
二十年舊交既能泝溯一原而兩美必合文章光
氣亦遂如出一手交情金石結之於文字者淡也

賴古堂集卷十五

六

胡元潤移居詩序

胡氏世以畫名其家至元潤尤著人恆知之胡氏
世以詩名其家至元潤而大振則人不盡知之長
白先生知載齋集高秀樸老伯敬當時極推之而
長白未嘗與伯敬同調其詩傳者頗少近虞山先
生接之列朝選中亦弗備予欲爲刻其全集力弗
逮也元潤爲長白從子能紹其家學同予遊者二

十年每遊輒有集然尚不以示予世人安從見之
近時能畫者率不工詩不工詩其畫何等也元潤
詩與畫恆互其意爲之此移居所作遂盡平韻往
往多翔獲之言讀其詩想見其畫勿論矣而能使
人從五十六字中時時見頽然一老坐臥於竹樹
方塘間雖恆饑而克若有餘之態可意而得也昔
人云詩畫貴有品胡氏以詩畫世其家能以貧世
其家也胡氏詎止以詩畫傳乎是帙端伯閱之虎
丘越數年予始閱之惠山非名山水間弗以示人
元潤抑又可知矣

宋去損冰荔編序

賴古堂集卷一五

一

予嘗鑿冰於北矣霜雪交淪層波成凌峨峨皚皚
流離光徹亦既盡冰之變矣然而陰潭半解陽岸
全輕不似向北一結便勝車馬也予嘗噉荔於閩
矣仰歎麗表俯嘗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氣亦既
盡荔之變矣然而向南益茂漸北斯窮在閩已然
每繹上林賦所載答選離支類徒夸言耳實無有
是也冰與荔二者常無由合如此予每妄意綠葉
雲舒朱實星映時照以寒冰沃此活火不獨象玉
比珠必且揚葩炫麗然是二者卒無由合莆田宋
子去損家在楓亭左右故多好荔誌稱一家萬株
鬱爲林麓數里之間焜如星火卽其地也去損既

素習荔然素不謀冰昨年北遊困葦屋中涸寒涸
陰不洩則結葦屋之水較他冰獨堅且厚去損見
而歎曰予荔民固夏蟲也今迺語冰涸寒涸陰多
所感疑爲五七字予取讀之詩有潔以微者於冰
則玉壺夏造遙遙飛雪於荔則瑠盤晨引消如秋
霜也有艷且都者於冰則日華照彩灼爍相明於
荔則紅綃玉膚絳囊頽珠也奇放則如冰中有北
方鼠東海蠶荔中之焦核或似龍牙或類鳳爪也
水之將泮潭墮千門搖春涵綠荔之將實散如朝
曦疎如繁星詩之散朗者近之照壺則虛映月俱
白紅歛乍解清香開肌詩之俊逸者近之子因語

賴古堂集卷十五

八

去損曰予鄉謂冰與荔二者卒無由合今迺見其
合於吾子之詩如是也去損因以冰荔名篇去損
年方壯進未可量此特其北遊之詩耳大江以北
未習荔者觀此帙亦既識所謂臘脂顆水精丸矣
去損歸而以此帙示嶺外人之不謀冰者使知縱
萬里厚千尺作糜而成梁者盡在此中豈不大異
抑子聞昔人有以虎鼠名齋蕭蘭名集者或卽去
損以冰荔名篇之意歟然則去損之意固別有在
蓋不獨越鳥南枝之悲矣

閔伯宗詩序

閔伯宗性簡默意致蕭遠殊不大快人意久與居

處覺欣然如飲醇醪余極服其靜自恨躁動多不及也善詩雅不欲以詩名偶見所爲愈疾吟清妙玄勝大似吾鄉高蘇門時與唱酬一往淡至能開發人之神智一紙詩成大相笑樂間從吾師張林宗先生言詩淡歎伯宗雅曠絕倫爲後來之秀夫中原以詩名家指不勝屈先生獨首肯伯宗伯宗之自視果何如也壬午大梁之變民命數十百萬葬之洪濤伯宗獨逸出不死於賊不死於水千秋之業伯宗勗哉臥疴陶菴中擁被夜話念及曩事邈如隔世不禁相視欷歔也是刻蓋伯宗藥牀茗椀間拾取舊句存之以庶幾無忘夙昔之義今渡

賴古堂集卷十五

九

江而南見山川靈異人物秀傑必更有進於是者國事方殷氣力可任伯宗當復擊劍長歌殲賊草檄吾曹所得爲者事不止此伯宗勗哉

放生社序

余嘗疑釋氏戒殺放生之說護惜物命至於一翮飛一蠕動惟恐有所或戕此其類不勝充而其道或有所窮而其所以期於勿或戕者則又懲於報反之數以爲殺之當有禍應生之當有福應其說至於千百億劫而未有盡毋論生殺之數不可致詰一一償之勢有所不能卽能矣而有所慕而爲與有所畏而不爲一旦有所不應而兢兢焉從善

以去惡之心究至於怠且復肆若此者疑不可爲訓於天下及默坐靜觀以求性命之本然後知其理固與聖賢無殊而儒者之所不能外也儒者之言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推己及人之義也釋氏又從而廣之俾推之於物亦若是而已矣今夫人不必有斧鑕之誅與羅網之解也投之以所愉則忻然喜畀之以所怫則悍然怒而以予一人者安能盡天下之人一一予以所愉去其所怫然不能盡去所愉而謂可不勉去所怫也則由是推之物不能盡生而不可不生物不能盡不殺而不可

賴古堂集卷十五

十

或殺又何疑焉因以見天下之物擊之以挺則亦若欲搏之也刺之以刃則亦若欲噬之也亦如詈人者人必詈之害人者人必害之也就使擊之未必搏刺之未必噬而此搏之噬之之意未嘗忘於中乃以其人當之豈能一刻安反是者又豈有一刻之不安也而況有時而得搏則竟搏之矣有時而得噬則竟噬之矣有時而得翼戴則竟翼戴之矣若是者遂避夫物之甘心於我覲夫物之感恩於我哉以爲不協於物則是我之施於人者未可信而其理有所不通也故夫推以及物卽推己及人之驗也儒與釋同一義也蔡君商玉與廣陵諸

君子既有嬰育之舉因而廣之更立放生一社可謂得其所推矣猶恐人之不明於其義也乃取石遜玉先生醒言一編桑君之增輯者付之梓其說本之推心而問及於報反予懼世之不得其解而流於禍福家言也爲之推原其理俾知釋氏之言報反亦所以明推心斯可以奉而行之矣

金陵覽古詩序

昔余幼峰先生以生平所遊覽金陵諸勝得景二十著詩紀之漪園元介太初三先生起而和之都爲一集曰雅遊篇其後元介先生廣爲四十景景各爲圖圖各爲記記各爲詩想見當時海宇清晏

賴古堂集卷十五

上

薦紳之士閒居嗜古得以其餘力畱連景物託興篇章致足樂也今風景未殊河山不改往修郡乘時予屬高子蔚生取前諸景倣而拓之并諸卷首每一披閱山川勝槩不出几案具列目前一時觀者咸稱爲快緬惟金陵居東南之首面京雒而揖嵩岱納江漢而控甌粵形家者言以爲南龍盡處精華之氣發露已極故其山鬱紆而妍媚其水浩瀚而激鮮其林木菁翠而豐美其人饒蘊藉而好風雅急禮義而薄功名卽遠村近社茅屋短垣皆有桃源雞犬輞水淪漣之致非獨四十景而已前年兒子浚偶作秦淮竹枝詞十餘首一時名彥聞

風屬和麗句芳聲洋洋盈耳如樓頭釵釧欄邊薌澤與輕舟柔櫓搖搖心目間也舉其一端餘可推矣余嘗欲博採舊聞窮按往蹟徵之故老糾諸同心舉此中形勝風俗以及殘碑斷碣法語方言閭巷之謳吟游人之題咏一一具載著爲金陵景物略一書忽忽未遑也余子鴻客爲余友廣霞先生之子世其家學讀書嗜古閉戶城南之竹圃作金陵覽古詩凡六十首補前修之所未備得余心之所同然新情振起逸態橫生展誦未終感慨係之詩可以觀其謂斯歟嗟乎地之靈也實由人傑今風景未殊河山不改亦有窮天人之際出風塵之表如嵇如阮者乎亦有偉抱如瑜績博如鉉抗節如陶尚志如宗雷者乎誠得其人則一巖半壑具足千秋板浦籬門居然名勝其人往矣寒烟衰草徒令嗜古之士頽仰欷歔增其悲愴耳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又覽古者之所當知也讀余子詩以求其人庶幾旦暮遇之

賴古堂集卷十五

上

廣金石韻府序

上古文字樸簡立象以盡意故兩儀八卦而外則有蟲文鳥跡以經緯天地之形錯綜人事之紀莫不繁而有理條而有章與日月星雲同其爛熳也其後篆籀變爲分隸分隸變爲行草遂紛綸悠繆

莫可紀極而世之說者曰象形會意之間亦藉以識記不忌耳苟取辨名當物安在不可踵事以增譬之結繩豈有定質山川草木之未名豈先有是確然不可移易者哉此其說近是而不達於理也夫封建井田雖不可行於後世而興法制者不能不於井田封建是稽蓋得其理則郡縣阡陌可以無失先王之意而失其理則貪暴豪強之害且有至於縱橫肆出而不可復制者是豈先王立制之初心哉今有人焉據案而坐實飯於庖以爪代箸而輒曰吾以行食飲坐立之事也非不可適性而自恣而揆之人情鮮有不羣起而憎之者則凡人

賴古堂集卷十五

圭

之循循於法制而不敢稍爲異說以相高者誠非無故而然矣字學之必衷於古亦猶是也雖然祖龍一炬六經中絕三古以上文書既已磨滅不可復見疑學者不能盡稽古制而碑珉所存鐘鏞所勒其時或未盡毀尚書古文諸書經有心者秘密藏之名山未經秦火者又將後先竝出漢人去周秦未遠多方掇采存什一於千百猶爲彬彬近古故漢制雖已變篆爲隸而令之所著學僮十七能籀書五千字者乃得爲吏則隸體全以篆籀爲變通固不失制書遺意也逮至後世樂簡便而趨陋易率臆師心方言俗學之紛紛得以傳寫篡竊而

不復考意義之源流雖欲正之其孰從而正乎惟許氏說文原本篆體爲折衷其說最爲詳核而用修楊氏宗之兼取衆家遂有六書索隱之集可謂既博且精矣而此書又不廣傳至金石韻府一編海內好古之家所共推爲問字金科者自錫山朱時望采輯至今幾二百年亦以時好不屬漸至湮沒矣予性嗜古畱心篆刻偶從舊篋中獲覩是編喜其如衆書之淵博入元音之總會點畫聲音合而一之較用修所定尤爲遠過因與莆陽林朱臣晉安李雲谷共爲考訂凡九經古文及岣嶓石鼓諸碑莫不取而較勘之下至誌林說部之編苟有

賴古堂集卷十五

古

資於采佐不之棄也以故譌者正疑者析卽所未備者亦間補其十一則林李二子之功不可誣而予得樂觀其成也夫以朱臣雲谷之才素號通敏而予前後於閩者十二載從予商質者未嘗易寒暑閱數年以及於今始得再見成書而加廣焉今從而覆讀之不獨考見字學淵源可無失誣失俗之譏卽勒碑版而誌璽符與金石永其存者一字之微或避繁而就簡或舍易而從難期於配合惟宜考衷盡善咸於是資取之豈非文章與府古事之風華也哉雖然安石中郎之帖清臣爭坐之書皆足冠絕古今而南宮評其有篆籀氣凡以漢魏

晉唐之間以書名者先通篆籀而後結構淳古使轉勁利可以名當時傳後世若鍾王虞褚之流皆達斯與不獨顏謝爲然也然則得是書之旨而存之豈獨象意無譌而已哉書法亦於是盡美矣

賴古堂集卷之十六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序

黃母周宜入七襄序

予少時卽聞閩中黃海鶴先生中萬曆乙酉鄉試與李解元光縉齊名專勤汲古得異書必手自繕寫筮仕後自上海教諭遷南國子監丞遂卜居金陵著作自娛年八十餘猶篝燈誦讀達旦不倦藏書數萬餘卷虞山宗伯著千頃齋藏書記今學士猶能傳之而所以成先生高名者則今俞邵母夫人周宜入左右其間焉宜入既克佐夫子牙籤萬

賴古堂集卷十六

一

軸亦得手自繙繹時時竊聞先生緒論未幾先生厭世長公俞言有雋才已先先生朝露宜入從伶丁荼苦中撫幼孤俞邵於成立能守先世之藏書以文章自表異宜入人之節行可謂加人一等矣顧獨念俞邵事海鶴先生日未久過庭之訓未淡是時海內承平金陵猶以文物顯藏書之家稱盛富者屈指不過數家惟太史焦澹園與海鶴先生最著然太史藏書傳數世漸致散軼獨海鶴先生之書至今若魯靈光俞邵一一考其篇目次第籍記之夏必暴蠹必簡猶時時借人藏錄稽其同異朝夕伏讀以慰宜入備色養則俞邵能事尊甫先生

於既逝之餘稱爲孝子似無以見賢母之教矣而宜入之教實有於俞邵大著者嘗讀虞山之祝宜入六十有曰庚子之役俞邵將鑽筆墨從事棘闈有從兄氏來分較試母詔俞邵於庭曰汝宜引避有先人遺書在當盡讀之勿躁也俞邵謹奉命今俞邵年加進志加篤讀先世書益加博江都天人之學長沙治安之書摩切已淡胸有成略足以應當世之求似無煩宜入之悲勅者而澹然雅遠若不汲汲於功名雖數上書困絀終無戚容惟益遜心蒐討以待時通若宜入之提撕未嘗少釋也今時流掉三寸之管誦數卷之書剽竊餘言高自

賴古堂集卷十六

二

揚詡便謂韓歐再出前無古人不自知其趾高而氣溢而俞邵含英咀華出言有本庶幾千人亦見乃淡自抑抑退然若不欲上人者其視當世輕重大小何如則凡宜入之訓以母近名母恃才母泛交以成標榜之漸者於此可見而俞邵之所以自立者洵非無本已惟其抱才未遇雖有確乎不拔之操無以見宜入人雅訓使一旦致身通顯則寧靜足以致遠淡沉足以任鉅天下食雨膏之福而想望其風采固皆宜入之教也方宜入詔俞邵初讀書時遊覽十乘之編未始不蠶心繁富及徧讀羣書遲之又久而識益老學益精然後悔向者之徒

勞獲羣言之統會今天下侈博之流雜取名物畱思記問弗得其精英何異乎匱積誠能得其至約之旨不外乎澹靜之修則雖六經諸史絜之無所不該故書貴易良詩稱敦厚漢以清流貽譏宋以激成名禍其自京王毛鄭以下諸儒及孟堅蔚宗之流後先推明殷殷垂鑒固不出乎此也而往往多得之友人吾意友人所聞於海鶴先生者博而有要故舉以訓俞邵數十年如一日耳是友人能推海鶴先生之教以及令子而俞邵遂能奉友人

賴古堂集卷十六

上

以嘉平既望爲友人七襄設悅辰子兄子鹿峰與俞邵同硯交今聯姻姪因與諸君子先期以壽言見屬且述俞邵之言曰稷母六十時虞山宗伯寵貽祝嘏之詞距今十年所幸得遊櫟下夫子之門而夫子爲古文詞實繼虞山後儻得一言之錫是吾母邀榮於當代名賢固與年俱進也惟諸君子亦咸以爲宜然予自愧荒蕪無以仰接虞山而述其所得於見聞者以庶幾表章萬一後之祝友人於未艾者其將以予言爲貂之續也夫

祝龔芝麓總憲序

今上御極之二年淝水芝麓龔公復

召拜御史大夫翕然稱治因咸推公出固應太平巍然爲盛世麟鳳後一年甲辰陽至月之十有七日爲先生五十覽揆辰一時名公鉅卿以及海內知名之士操詩歌古文辭介祝於先生之庭者應不可計數卽其所爲詩歌古文辭度必多皇皇喬喬照映簡冊與豐功偉績同不敝於天壤者而以某闇陋不嫻於辭卽欲有所誦述亦何異持竿瑟而奏鈞天之旁又奚取於是之喁喁者哉顧某私心殊有不能自己者憶某自稍有知識時卽能誦先生制舉家言從聲出金石中擬其康宇望若天人以不得一見爲恨某生長青谿之旁攬六朝遺

賴古堂集卷十六

四

勝好爲苦吟每自嘯歌歎誰相知定吾文者比聞先生遊屐所至貽石觴詠於烏衣桃葉之間稱風流勝事心嚮往之而未及一通姓字也後叨一第備兵維揚潦倒風塵下吏中幾不比於人數而先生謬相引重因出向所爲詩一弓奉質則又謬爲許可亦歎相見恨晚時先生典太常歷晉卿貳清夜草疏朝上夕可無不爲天下生民請命至連先皇帝宸眷召拜爲御史大夫某自廣陵備兵後承乏閩臬因歷左右藩望長安日遠凡七八年每於邸抄中讀先生諫疏輒廢餐歎曰所貴爲

天子左右稱親信臣者斯亦可矣士在草野疎賤

時期爲同志凡以此耳豈獨以文章意氣爲契合也哉顧萬里音書惟以詩歌相贈答未嘗一言及時政意勤勤在白門煙月間若將共貯錦囊佳句爲愉快者及某忝從御史中丞後屬先生佐僚先生抗疏言時政得失視昔益力某親見先生日必平反數十事事雖奏當有毫髮疑必推駁至盡至輟七箸展轉含毫獲有生機後已同事或期期不可必運色力爭至再三不厭小暇又輒延某坐芙蓉齋檢韻賦詩或偶然得句書紙上命小奚疾送率以爲常亦未嘗數數言生某人雪某冤也後某被人言在請室凡其可以引手出之水火而登之

賴古堂集卷十六

五

祗席者無不洒血以相明而其實未嘗一一知獨其愛惜慰望之誠隱隱露之聲情託之篇什無風雨或間至見某一時感遇之章靡不用其韻字更相屬和計三年內先生筆墨無一字不及櫟下生卽無一刻不藏櫟下生於懷抱某生平稟氣寡諧遇事便發一時交遊喜者半憎者半卽其喜者亦時爲喜時爲憎也先生獨傾心視之數十年如一日某何以得此於先生哉今先生復登蘭臺而某淪落下吏海尸霜沙須臾幾不復自認遂不能獻觴祝嘏於諸大君子之後顧安能吃無一言默默已乎計某初獲執鞭奉教於先生迄今幾何年先

生歷爵凡幾銜其間後先建白彰彰在人耳目者未知幾豪素之能盡也其當時載筆頌颺未有不歷紀其政事之美與其言語文章之被澤於天下者以爲言而某顧獨表其專及於已者當之無乃疑於不廣而惟其事有相通其專及於已者卽其所以遍及於天下乎特從其遍者言之不如從專者言之之爲深切而自喻深也今夫侈絲絮之好者言其衣被儔衆何如其切予寒者眞乎形菽粟之德者言其飽飫億萬何如其切予饑者摯乎卽先生詩名震環海操觚之士慮無不同心讚誦推爲建安爲開元而於某倡酬諸作乃獨纏綿委折

賴古堂集卷十六

六

不稍去於予衷其亦以自喻者測先生之雅音焉耳持是以壽先生未可以爲某一人之私言也雖然先生嘗敘倡和詩因擬之元白亦擬其氣誼之合耳某才不逮微之而先生豈屑樂天今將爲壽於先生而終一及此者見先生政事言語文章之不朽固皆結根於風雅而某所以邀契合於先生者固在此不在彼也

覺菴兄六十序

今之合族者吾惑焉附一姓之人不問其統宗支派而一以意爲名分顯且貴者得尊稱焉以次而遞降或位相等則分相埒至最下則爲人羣從子

所不恤也豈非亂宗無紀之大者乎以故予生平未嘗與人合族以譜定自天秩自祖固無得而合也惟予先世隸籍豫章之金谿自從祖父移家金陵時予方少則聞宗族中言予族始自金陵始祖宋進士匡公世居白下金沙井後參撫州軍事畱居治所亦名沙井已徙金谿然未詢金沙井何地其中有予族姓或衆或寡散處他所與否及予通籍後萍梗四方不數數過金陵間一駐足則又聞周氏覺菴有隱德其子亮臣以文章名當世然亦以適同姓未暇與謀面也後數年息肩金陵亮臣同學黃子俞邵倪子闇公謬以予讀書識大意每

賴古堂集卷十六

七

命延兒以下咸師事之延入署中坐臯比席指授經雅晰疑義無不洞徹下筆千言煇煇金石而言動不苟一出一入咸奉尺度於吾兄覺菴覺菴亦時時相期勗曰讀書取明理達務通古今爲名儒以待用而已一時小得失固無足較也每與鹿峰論古今成敗得失如指諸掌著史鑑闡微又精易安危休咎至甚細微無不預爲燭照言之往往奇驗顧其天性孝友太學瞻名公生覺菴而嗣其弟明經無盈公覺菴事兩公無異撫其猶子若已子至樂施急難黨里無不推高之先後如一日也以覺菴之積行若此則其不得之於身而得之於鹿

賴古堂集卷十六

八

爲樽酒之會縱談文字而亮臣始時時相過從見其神姿高迥若聳身千仞上者及叩其氏族所自則以爲裔出金沙井云予始驚異之因端叩之覺菴覺菴曰家世自始祖潛山公仕元居金陵金沙井後敬亭公移居宜興中丞公復居金沙井前後居金沙井百五十載至鳳梧公舉明經高不仕之風築園亭于金沙井旁並建金沙菴予聞之始知金陵果有金沙井而金沙井周氏爲予宗無疑也乃出予家譜牒與之質無不符合覺菴與予爲雁行而亮臣稍後予喜得兄事覺菴而亮臣以予名特改字鹿峰云予欽鹿峰才甚高兒輩無與伯仲

子與鹿峰同研席者謀爲祝嘏之詞以進一觴而
猥及於子夫諸君子皆曠代才也屬詞比事制作
不下燕許顧乃不自命筆又不求之當代名公鉅
卿以爲吾覺菴重而問之潦倒疎率之人予既不
習爲諛人之言而於覺菴爲同姓又不敢稱引古
昔徒相誇炫意諸君子或以覺菴之美非可以諛
詞典馥僅標貴顯之人爵秩名號爲光顯故及予
同姓不習爲諛言之人者予因不妄舉一詞第述
其家人絮語以見予與覺菴父子晚合之奇而諸
君子於鹿峰以文章道義相摩切所以事吾覺菴
者同於其親非如世俗聲勢附和者比也諸君子
不以予言爲樸遯乎或亦覺菴之所樂聽也

賴古堂集卷十六

九

壽青溪三老序

歲在甲辰余生之辰方君與三適過雲門爲文壽
予一切雕章績句盡斥不事而獨舉君家與予數
十年之交夙生幼渺在古人文字者恨不多見非
古人不能爲此文正緣古人未經歷此境耳予乃
持觴快讀浮白無算越七日值君初度予亦將謀
一言以壽而鼯蜩百端應給不盡何暇捫腹揆枯
作文人語耶顧竊自念以君與予同燥濕聯肺腑
日者涉患難共休戚今復遠道訪予幸值初度何
得無一言以進顧雕章績句既君所不樂聞而予

與君家數十年之交則君已稱引滿紙矣余又何
從得一言以進耶請即君所稱引投和三章因而
廣之可乎昔予之去遵渚而欲竟尾也莽蜂辛螫
出自意外每有良朋契契寤歎而君從泮浪緯繡
中依律永言信其無他故其詩曰天心歸物望直
道在斯民見何卓也乃予撫躬內訟懼以雉罹之
戚傷二人心復懼以薰胥之譏累及朋儔夫是以
有好語安親易垂頭向客難之句卒遭頌繫君以
蒙不白短垣相屬浮雲蔽之然猶詩筒送來略寄
心語故君詩有曰一牆千里面四卷十年詩晤語
憑吟咏酸辛豈別離至今誦之涕淫淫未雪也君

賴古堂集卷十六

十

既先賦出塞予亦有北徙之議鴻棲指爪憑仗故
人乃爲詩寄之有云風緊黃雲新鬢栗月明青草
舊琵琶又有曰一家命薄重關外萬里鄉迷夕照
中袖手閒吟酸風四起此是何等詩料而君家甦
菴老人涉境多艱文情彌健亦有見答之章其曰
喜定讀來心轉痛路遙望去緒難堪復繼之曰格
老應憐筆共長才多似與數爭奇較牛衣犀角之
句未知天懷孰勝耳迨予生還重過邗上得聞君
家盡室南還之信因題濟叔畫有云荒涼莫更圖
關塞爲報龍眠盡已還又曰待得長征人到後同
君細細寫龍堆蓋狂喜見乎辭而抑鬱未吐之氣

拂拂從十指上逼露矣時君家老人已達潞河因
寄子云重生消息輪飛騎萬里情親見吮毫邗水
秋燈魚字細薊門雪夜雁聲高蓋實錄也壬寅秋
晤老人於邗上老人作詩見貽媿媿數百言真意
肫摯一字一血其句有曰滿腔痛哭聲到顴淚翻
眩但有新刻詩問字商最殿此時此情豈蘇李河
梁之句所能盡其激楚元白酬應之篇所可埒其
聲調者哉絕後重生人皆爲予兩家稱慶而予曰
此不足異也叢棘之寘原可引義自安而出穴之
貞亦可入險不懼卽以詩卜之披臆寫懷具有生
氣豈當向水天雪窖中老耶今年春君來視予首

賴古堂集卷十六

士

出老人詩相示健筆縱橫天絲錯落有曰兒子褰
裳重見面老懷無用說當初頽仰情深感慨係之
乃又曰種種牽腸難舉似老夫畢竟重論詩百鍊
千磨指歸風雅較昔人所云試拈詩筆已如神覺
靜穆之氣悠然令人自遠竄老人之無疆惟休眉
壽無有害也乃今值君初度予終以醜醜糾集不
及按枯索句第能就從前往復之篇拈掇一二覺
在古人詩中亦不多見非古人不能爲此詩正緣
古人未多歷此境耳嗟乎古人亦何必大過人龍
門禹穴近在目前東瀼西川未越蜀道卽子厚之
柳州子瞻之儋耳總歸禹服之中未出圭景之外

然已足高步詞壇千秋自命矣若君之一身俄而
浮山皖水俄而鴨綠黃龍俄而燕雲楚澤俄而魯
服齊疆百折之遇足以發其奇想萬里之遊足以
助其俠氣取材既富用物弘多風雨爭馳雲霞蔚
起實有天助非人力也夫筆墨之精不可磨滅往
往結爲嵩岱融爲睢渙而鍾於人爲大年君今齒
方壯自茲以往宜其遐福蘭臺鸞閣玉璽金鈎黃
髮鮐背琳篆丹書此固理所必有而事之不誣者
正恐古人中未易數數舉耳予且置予與君家詩
而稱引古人之詩則有卷阿之矢音南山之五章
在君亦當爲浮白無算然君方壯予且持此祝君

賴古堂集卷十六

士

堂上兩老人矣

壽汪生伯六十序

生伯汪君以甲辰正月二十日六十初度先是癸
卯仲冬福清八十四老人林邨子從子子家郵中
致予函曰生伯汪君明年六十同學諸子雖不言
觀其意在先生一言兒在浚曰諸君子壽汪君
誠欲得大人言那公言不謬迨除夕前三日吳人
吳玉府策蹇冒風雪度穆陵關入廣固出橐中函
高半尺許首展紀子慙叟函曰櫟公登雲門凡幾
聞登岱應有記汪君生伯明年正月二十日六十
初度同人念非公言不足重生伯公勿辭次王子

幼華曰僕邵陽王又旦也將往遊吳越山水至維揚得交汪楫旦從吾里三原涇陽諸君見公詩若文心益儀之旦雖初交楫然交最淡願因楫先於公旦竊有請楫大人首春登六十壽公交楫父子有年宐有言不待旦請旦固竊有請也吳賓賢寄子詩曰青州官苦貧分我以俸錢持歸盡糴米妻子過凶年詩尾作蠅頭字曰生伯汪君六袞公所知名公生平不爲壽人文然楫嘗與嘉紀雨燈雪茗間對坐楫忽起東向曰安得櫟先生言觴家大人此意公勿忽黃山郝羽吉士儀亦未嘗與子交因

賴古堂集卷十六

七

楫嘉紀長歌寄予中有落日荒城老眼開先生平日重意氣之句羽吉雖未言壽汪君其詩固欲僕壽汪君也吳玉府曰此纍纍者皆欲公壽汪君耶某單外以此至諸公因有專函希先生言此纍纍者亦欲公壽汪君耶已乃解重索出豹人孫子穆倩程子半千龔子爾止方子定九宗子三十四人公函鄭重布几上再拜曰謹致江以南北諸君子孫枝蔚等拜已乃自拜曰仁冒風雪度穆陵關凡十又六日始抵廣固此耳公勿忽仁玉府名也予得書錯愕曰夥頤壽汪君生伯六十乃欲僕言耶僕常見今欲爲其尊人壽者類求當世大人先生

言馳重幣先爲大人先生壽大人先生固未嘗數數爲文率假手能文者復高自位置不輕與遲之數月日始報使壽者得大人先生文固不矚其文從尾視其生平履官銜銜率五六格限又必三數出格限字乃大快登之屏幃聚親串觀亦不先矚其文率從尾視其履官銜曰於都哉乃公功名盛如此壽君得乃公文於都哉僕從以下欣然有得色其稍稍知文字者從旁睨之曰是文吾嘗見之吾嘗數見之易姓字耳時日耳或曰文甚典是非旦夕成者從旁竊錄之去曰畱之壽他君此固不獨韋布家縉紳家更甚壽汪君言不大人先生乃

賴古堂集卷十六

十四

欲僕言耶仁又再拜曰此非獨諸君子意君子玠楫以下七人意也抑非獨玠楫以下汪君辭諸公弗得曰必我壽者非櫟下不可予駭曰是固不可辭蓋諸君子之告予者曰汪君異甚當甲申乙酉間素封家率以貴得官避兵軍中君挾重貲往來楚豫獨避之若恐浼焉靖南侯虎山黃公樹塞關隘聞鹽艘有助興平餉者大怒將盡攫諸鹽艘旅行數百人莫敢前君獨從祭戟中走白黃公曰細民千里貿易利止錙銖比加權稅苦不聊生今將軍罪苛斂之吏將軍之仁也將軍奈何誅求細民欲與興平等黃公掀髯起曰誤矣若前若敢言若

倜儻可任今官若督軍興君固辭不受使君重功名五十時功名已赫赫當世矣何俟今日豹人曰君誠曠遠人也予嘗過君家習知君爲人與其所以教諸子者長玉舟次好古力學名沸大江南北戶外履常滿先生意歎之誠曰吾不願爾曹爲名士名如剪綵鏤棘實不存也爾曹與人交以其文無寧以其行郭泰之異茅容庾袞之敬褚德豈爲名高哉爾曹慎之居恆課諸子率類是君又嘗自言吾生平無異人惟不欺二字反復無愧耳以予觀汪君誠不欺人者賓賢曰君自謂無異人然已事事異人矣夫飢一翳桑之餓夫事何異君築友

賴古堂集卷十六

十五

善菴歲出米數百石爲糜粥而身與妻若子粗糲自如君異甚鼎革之後家勢中落乃整飭餘緒每得金卽贖屯營婦女遘其家又埋齒掩骼二十年來積樁千餘不急治生而急利物君異甚焚契市義排難解紛慷慨者優爲之乃償無券之金不爽秋毫拯無辜之子不畏豪猾君則又異是君之不求異人者正君之本事異人者乎諸君子之告予者如此僕生平固未嘗爲壽人文又不能如大人先生之壽人者鋪揚盛美無少或遺然僕善觀人于所忽生伯嘗鐫感應篇精心闢釋與衆流通予見近今之士所鐫感應篇率百十家書可滿架夫

固太上之篇也羅列事跡稍易首尾顏曰某輯則是一家之言非太上之篇也僕不敢謂鐫是篇鐫止耳然觀鐫是篇者鐫止耳上者僕不敢謂其不力行下則愆尤叢集無可自浣一鐫是篇若似乎可盡浣之或自鐫以外率反之吾嘗手汪氏是書不知爲誰氏輯誰氏鐫掖世之意甚殷而固未嘗一顯其姓字此意甚渙人恆忽之吾觀生伯於所忽蓋甚以此重生伯也人言生伯家數爲神佑夫數爲神佑僕所不欲言而汪氏家實有之名去實存又何疑焉僕因正襟南向再拜遣使以復卬子諸君子曰夫壽者酬也此感應之說也君所施者

賴古堂集卷十六

十六

多知必有以酬之夫天之酬君正未艾予固不侈言之而質言之獨舉壽酬之說以進足以慰同學諸君子矣然予因是竊自幸焉壽汪君宐大人先生言諸君子不大人先生購而購予言夫諸君子固大江南北嶽寄幽介淪落不偶之人也生伯獨願其子與之交予被口語後甘是堙沒漸不爲人所識然僕固嘗躡蹤大人先生後諸君子不擯棄之獨許予雁行其間生伯父子又欲因嶽寄幽介之人必欲予一言然則予雖嘗躡蹤大人先生後猶得與大江南北嶽寄幽介之人爲伍予幸矣夫

倪母朱太夫人七十序

古之傳賢母者必於其子著之顧父之於子猶易母之於子較難卽母於平庸之子猶易於才智之子更難平庸之子無英華可以自見無名譽可以震俗望其稍稍成立足以謹身寡過固已不失爲中材若乃才智之子倜儻非常千人亦見任其邁往則恐取戾於時期其諧俗又虞詭隨挫節而能進之以大道使高自表異不致遺憾於身名自非秉懿徽之質而淩於聖賢之旨者未易幾此也則倪母朱太夫人固有非可常情測者請得而質言之母以金陵望族歸元嗣先生先生爲尚書文僖文毅兩公之裔數世負聞望以及於元嗣先生潛

賴古堂集卷十六
十七

次亦宰府交辟下至東漢黨錮其禍已烈天下畏罪遠患不敢以言語爲厲階而提斧鑕伏闕下請誅十常侍以謝百姓者顧出於太學諸生雖復緣此得罪殄滅其所發舒亦足以伸士氣於天下矣流及近代東士以空名俾皓首窮經不得干議朝政其所號爲制舉之文可以致通顯得行其志於天下者大約取於發抒義理咏歌自適而止而士亦樂以此盡其精微銳意攻苦交相淬勵以務合古先聖賢之所言而馳騁其辭固不少合志同方倡明文教於天下者竟以來斯世之忌致等於攻紫陽爲僞學往者啓禎之際旣已大振其壇坫矣

賴古堂集卷十六
十八

其間英人傑士名公鉅卿往往崛起者甚衆卽一二附和之徒要不足紊衆正而忌者因以爲口實至於權倖得志借以傾陷忠直禍及清流可勝浩歎哉逮至易代之後餘禍猶烈故吳門諸君子復有以筆墨起戈矛幾至蹈不測者乃閻公與黃子俞邵高子康生陶子肅公黃子友臣及子從子鹿峰後先繼起修社事於秦淮四方起而應之皆通經博古之儒以此致身公卿著奇勲於中外不可勝數然終以此致謗議幾至不免十數年以來訛諭漸息猶爲司衡所指目曰是昔之魁杰自命者則夫士生今日旣不得稍伸其議於當世而猶動

有傾危之慮如闇公者豈不可慨之甚哉已酉之役予備員闈中時第二試闇公將納卷同號生豔其名爭畱視之遂爲一鹵莽生墨汚其上闇公以自汚白予同官輩予同官輩美其書重其文辭復素習其名字欲以餘卷令其更書急召之闇公已疾去不復顧矣闇公方傷已不能博一第以慰母夫人而母夫人固幾微無憾色蓋母夫人不以闇公急於遇爲喜平居惟時時切戒之曰無近名無泛交務養沉晦庶保道以永藏因更命之負笈遠游慎擇四方賢士大夫及特立獨行之士相游處以故闇公聲名滿天下終無標榜之嫌顧廚之難

賴古堂集卷十六

十九

可以不作而黨錮之覺不至肇啓於身則皆母之教訓有以保全之也豈獨成就闇公以學行著聞而已哉茲暮春三月爲母夫人七十設悅辰稱兕觥而祝於其堂者趾相錯母夫人顧而樂之多其皆一時賢士大夫及特立獨行之士而不至以聲勢相結納足以爲闇公信也闇公將彙進遠近祝嘏之詞以爲母夫人誦固無一非如椽之筆而闇公乃更及於辱人賤行如予者若謬以予言爲足重予因述母之所望於闇公而成就者固淡於衆人之母而闇公之所以善承母夫人伯仲怡怡於門內者亦可見矣若夫母夫人之懿德淑行以及

家世之詳貽澤之遠予終不能備述之也

賴古堂集卷十六

二十

賴古堂集卷之十七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序碑記

送王庭一入楚序

丁亥入閩僦居聖湖丁時聞比舍兒讀書聲與南屏百八鐘相間漏下數十刻弗息辨明則又然數十日如一夕也心異之以爲此中有人不當復安語急令張子京大索之乃知是王子庭一因得見庭一時方十二齡耳子第二兒在揚是歲甫生已丑庚寅以入賀甲午以量移丙申以入閩對簿戊戌以復入都廷訊凡五過湖上每過庭一輒袖所

賴古堂集卷十七

一

爲詩若文就予正子謂子京庭一詩若文見輒益進方壯何所已耶然甲午以前予之知庭一以詩若文卽庭一睨就予亦以詩若文耳當子戊戌就逮時緹衣閉予舴艋中衛以甲士謠詠之音日夜弗息庭一獨來左右予日夕弗怠簞簾颺發舴艋星馳庭一猶揮淚听側依依不忍去是時揚兒十二齡矣予以此益重庭一命兒兄事之明年爰書具又二年辛丑

先皇帝釋子獄

今上念予守閩功獲宥及於寬政復憫其不閒於訓量授子職予於是年莫春返白門廬居高座秋

往虞山乞先人隧誌舟近毘陵值庭一蓋庭一將往白門慰予便欲從楚省其尊大人嗟乎庭一當予入訊過湖上時敢期今日復與子遇耶庭一乃出予友鐵厓林公送其入楚序示子鐵厓蓋嘗同予先後就訊西曹者當鐵厓南返時予以爲不復與鐵厓見亦不復得讀鐵厓所爲文幸見庭一又得讀鐵厓文前路又行將遇鐵厓喜極而淚復涔涔下嗟乎庭一予與子交僅十五載予一身之變固難僕數子京以急子難沒於都門揚兒以念子歿於家予今年五十雖倖存而兩親見背不及舍殮先人敝廬亦不能保衆傳已歿自厭餘生雖欲

賴古堂集卷十七

二

如鐵厓所言不息交絕遊不邑邑如三日新婦不可得矣子今年二十又七數不得志有司不能覓滌滄娛老親使息足故園子之遇繫可知矣秋氣漸淩乃適入楚三湘七澤之間古之悲區也其聲又恆怨子何以聞此耶且子篋所藏者放臣逐客之文途所值者悲邑無聊之輩雖更生相見欲爲子所然作喜又何可得哉然子有以慰子膠西朱君艾石方官楚其人忼爽好交子雖不足知朱君然在山左時暗中摸索於諸生中首拔朱君朱君卒以文名海內子之知朱君不殊於知子子寧當以貧賤老持子文以眎朱君朱君必有以振子子

行矣子將藉以復吾銕厓庭一久更字古直仍稱庭一者志吾與庭一相遇之久也

送汪舟次遊廬山序

吾友舟次汪子負磊落才今秋不得意於有司別予歸維揚念予寥落忽復渡江相慰登繖山後勿勿有意匡廬里井之士咸疑舟次胸中糾紛縈結膠固不伸藉茲遊以舒其坎壈嗟夫舟次年甚少又夙稱聞道卽不得志於有司豈遂至歎老嗟卑如世之悠悠者哉里井之疑於是爲過矣然予退而自思予老矣旦夕且就木刀劍水火又備歷更生以來何念不當自遣乃兀兀一室與舟次作竟

賴古堂集卷十七

三

夜談酒後耳熱一有所觸尚不禁拔劍斫地若無所容況夫舟次文章妙天下詩歌凌漢魏以其所學詎不宜置身雲霄上乃連不得志於有司垂首喪氣無以娛其老親曾不若鄉里小兒驟能顯赫於世歲行暮矣尚攜襆被訪垂暮之人於江干雨雪淒其又將遠涉卽予甚知舟次亦不能不疑其胸中糾紛縈結膠固不伸欲藉茲遊以小舒其坎壈況里井之士乎則舟次之爲匡廬遊也宜哉因爲二詩送之吾友愚山其武伯衡門士黎子愧曾雖官江右然皆不得志於時者皆往來匡廬下又嘗聞道者舟次試以吾言質之知必有以慰子矣

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彝初周公救

荒碑

粵自警泮水禱桑林以來聖帝賢王不難消彌天變以成盛治者繫一人力哉乃通達下情而承宣其德意惟二三元老是賴今

天子踐祚削平亂略烏耘象耕之區無弗稽顙面內惟天降鑒欲以覺悟

君心亦以見災示警辰已之交山左右赤地數千里而山左亢暘尤甚濟水以西青海以東六郡鱗比野無青草民至食榆皮緩旦夕大中丞周公惻然憂之於是肅壇壝潔牲牷徧禱之羣神修故典

賴古堂集卷十七

四

也周公曰神民之依也神弗福民曷賴焉不可以冥罔不可以文市爰捐二千金爲庶僚倡庶僚以下各捐金有差於窮簷饘粥是繼民稍稍賴全活周公曰是涓涓者曷其有濟哉延數日生耳俾民胥養以生其亟叩之

帝廷乃焚香盟祝草狀以聞

天子因命重臣四人往爲按視公與偕行恐民旦夕不及待暴烈日中不旬餘遍六郡及報命

上爲動容深憫之急發帑金六萬兩米六萬石申命重臣十六人分行以賑賑之日公嚴諭所司覈實戶數務急貧困無飽奸胥橐尤以民稍蘇無以

供正賦再請蠲六郡今歲田租

上念公言痛切 詔如所請六郡之民歡聲雷動咸慶更生夫人臣事君循循奉職盡其所得言然或言矣未必聽聽矣行之未必實則以積誠無素無以感動之也公視民如子視民飢由已飢中夜憂危形之顏色其前後爲民計者勤勤懇懇推赤心映皎日矢夢寐而靡他能籲通

帝命朝上章而夕報可有以也且公之誠感又不自茲昉也初山左撫臣缺

天子念東南咽喉地宜慎簡其人 廷臣咸推公以應

賴古堂集卷十七

五

天子曰往欽哉受事未幾疏請蠲全齊逋賦六十餘萬暨察荒虛額僞增戶口海叛遺產于寇之亂民逃亾土地荒蕪者又不下四十萬有奇他若折漕楫開海禁不憚數數爲民入告

天子曰允若茲克副朕命蓋其精誠交孚於

一人者非一日於茲矣於是百姓咸樂更生曰周公生我青紳士及郡邑大夫請勒石記其功編戶之民咸願輸一錢以竣事者無虛日遂勒石時歲則有秋

天子以公德動天宜晉秩司空懋哉以需後命余既拜手紀其事爰作頌曰

皇帝四載聲教遐暨薄海內外臣服罔二上天眷佑期於長治宜日之中永保匪易先幾而圖灾祲警示雖茲山左人情惴惴自冬徂夏風霾吼吹雪不委陂雨無點漬日出杲杲麥枯於地飢不得食無所逃避時哉周公再生之賜緬昔癸卯 新恩甫灝念茲東土畿輔裏表襟帶南邦控制匪小撫綏之責得賢爲寶咨爾羣工孰應民禱僉謀其同周公是保

帝曰予聞欽哉往造街命東來央央旂旐不知其他民是襁褓衣者得溫餐者得飽三尺童子得訴懷抱不待告訴亦以意曉猶厘如傷中心是悄悄

賴古堂集卷十七

六

是薦飢遍野號啼雖有號啼旋相慰期周公生我必不我遺周公曰噫數郡顏顰自非涓滴所可浥滋匪沛大澤何以溉之匪叩閭闔何以濟茲乃繪流民乃告燃眉露章既就俯首寤思民命攸係不盡乎詞仰望

聖聰居高聽卑何以感格渺不可窺陳之 丹陛天子曰嘻克稱乃職果不朕欺爰 命重臣分出賑施帑金數萬膏澤下垂假手胥役恐實漏卮周公不憚嚴檄所司隨其土地各有便宜稽覈下戶條爲令規務沾疾苦繼富何爲

朝廷德惠益著汪濊猶謂石田曷勝賦稅因賜田

租與民休憩全齊父老扶杖而會皆周公力回天
所逮方入告矣雖止千里尚需時日恐不及俟倡
爾僚屬捐金由已餽粥以繼以待

皇社感動上天霖雨亦瀟先憂雲漢有秋後喜

君恩高厚緣公并被室家如故不覺荒否飢饉所
鍾衣食道窮父難子顧弟莫兄恭雖在骨肉浩歎
徒庸公計朝夕家給戶豐一人請命萬姓其同在
青言青撫我則隆聚族而謀刻石紀功泰山峩峩
海水淙淙嶽猷與并靡有所終億萬斯年奕奕熊
熊傳之後賢永焉可風德飽千祀公心則充公心
則充懷哉周公

賴古堂集卷十七

七

休休道人授書圖記

休休道人者不知何許人嘗一過白門之水草菴
天都望如王先生爲諸生時偶遇之授書一卷命
其歸讀及發視未藏數葉如謠如識了不復明其
所云越數年按望如行事往往輒合因異之及舉
於鄉成進士皆一一暗牒括事後驗之無不卒應
下至小休咎未嘗或爽也至再以所言逆揣後事
則終不可得其了不復知所云猶之昔也又數年
授泉州司理余以閩藩臬備員卿貳時當事誣余
治閩狀疏劾之仍下撫軍對簿因及諸司理先生
與予匪素交乃仗義持公正不媚權貴力白余冤

賴古堂集卷十七

八

以是得禍下司寇獄至瀕死已而得釋患難三載
間關數千里數歷危困取道人之言繹之彰彰較
著不啻燭照而著卜也道人之於先生固如是其
異乎夫漢之子房授書於圯上老人也人咸詫爲
詭秘曰難言哉今當吾世及見之始信事有固然
不足怪已顧獨異世之言推測者必預定其生平
期期於悉合無論其未必悉合卽合矣其所券爲
亨吉者果能安坐不謀自至乎抑將待人爲以赴
之乎甚者知有利而故趨之知有害而急避之夫
避之得免則其術不驗避之不免則其術雖驗而
又何賴於預知之也而道人者固未嘗屑屑明言
之以聽人之自致或東西行或左右矚先生實未
得預計於中以趨利而避害設使其時知以余而
得禍得禍而祈免則其所爲未必盡出於是而其
言反有所不驗而道人蓋亦逆知望如者見利不
趨見害不避反覆以窮其必至之數而不露其機
故言言如握券無不合者由是言之道人之先事
預定蓋非決之於數實決之於理也且夫秉理而
行則雖有時不免於禍變而其氣常伸如古忠孝
大節至於蹈危難櫻顯戮令聞奕奕不敵乎天壤
乃彼小人者自以利必可趨害必可避不憚如脂
如韋以求濟往往至於失身賣國有所勿卹卒之

名既喪而禍敗隨之不則或於其子孫焉此其禍
福之數與余同而其所失不既多乎卽曰聖人每
教人以趨避蓋亦趨避之以理而非趨避之以權
與術也或曰決之以理而其言卒驗亦論其大略
而已乃古之哲人如管公明郭景純推測之精微
至於一隱伏一剋應千百世之遙無不灼然如親
見其事者是又遵何道與曰亦安在非決之以理
也蓋天下之理無常而引伸觸類每不遺於至渺
揆其大而不踰乎理則由大及細如尋丈之至尺
寸尺寸之至杪分毫忽而莫不有是理焉亦必然
之應也但庸人見大而不見細遂謂非理之所格
耳惟靜者見微如其見著豈復有能汶之者乎可
以知休休道人之前知矣雖然道人偶一示現如
天上優曇不令人再見且前知之明不繫施之他
人而惟望如是試也異哉道人固僧跡其所爲又
不得以僧名道人去不知其所之僅聞之望如得
識其爲休休云

賴古堂集卷之十八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傳書事

張林宗先生傳

先生諱民表字法幢一字林宗一字塞菴大梁之中牟人世居鼎澤里宮保孟男之子也先生生不茹葷血四五齡便知結跌稱佛號至二十餘窮極梵典每有詮解不落下乘宮保公爲娶和夫人經十載猶未同衽席宮保公慮其廢舉子業且乏學也累正色責之已乃稍稍爲制藝入內舍云性嗜古文詞落筆卽抗古人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點

賴古堂集卷十八

一

定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卽頽然揮灑如雲煙醒視之自謂有神助生平著述甚富彙帙近百卷秘不以示人友人請以行世先生笑謝之大抵先生古文詞宗韓昌黎詩法魏晉及杜少陵餘子不道也宮保公家固貧先生又好施與家遂中落先人廬舍在夷門內五十年未嘗一葺治然殊不屑屑意中惟愛賓客與人接竟日無情容張睡心先生嘗言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孔北海但有其願先生實有其事益非虛語云先是宮保公卒於白下先生奉柩還里過宋城柩將入郡侯難之先生抗聲上書義意悲盡郡侯愧謝一時士夫傳誦焉先

賴古堂集卷十八

二

生以辛卯舉於鄉十上公車不達年七十志不少衰郡邑大夫有以地方利病詢者人諷先生以葛巾野服見先生曰吾旣以孝廉舉也葛巾野服非孝廉服也吾不能學衆之矯時方舉天下賢良方正同里張東齋諸公欲以先生聞先生曰吾旣以孝廉舉也逆行倒施吾不能學衆之僞郡邑亦徵請恐後先生皆峻辭拒之晚年書法益進詩益工與尉氏阮太冲汝南秦京相友善自稱旃然漁隱又號蒞淵道人四方之至大梁者自王公貴人以至走卒販夫無不以得見先生顏色爲幸先生以應酬頗煩時避客中牟中牟郭外有水泓然蒲津二十四之一也先生剗小舟蕩漾其中有訪者卽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先生集中有南陂諸詩卽其地也嘗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髯蘇半升僅漉淵明酒三寸纔容子夏冠之句乘敗車無頂幔一老特牽之朗吟車中老幼環視如溫公在維上時春日每造郭外老杏下飲輒大醉門人子弟扶掖而歸頽然自放世無由測其淺深好汲引後進孜孜若不逮以故四方從遊之士如金谿文大士輩無慮數十百人中多賢者時予初見先生先生謬語人曰此德器也吾家子弟行當付託之遂使三子問業於予凡八載至卯辰予幸博一第始

辭其家塾別先生去壬午寇圍大梁先生勸當事密檄左寧南趨大梁背北城而陣通黃河一線爲之餉道當事者不行豫鎮陳永福怯欲入城先生以死爭之謂歲凶粟不支入則飽獨兵矣勢且兵與民俱盡當事者不聽卒至搜餉以養兵而民之死者遂不咎寇寇暫却人有諷先生以去者先生曰死則死耳柰何以身爲衆倡時撫軍高公慮城且陷素重先生日命人眎先生城上以占一城安危先生耄矣猶日率門人子弟拮据矢石間不少息以故圍城五閱月士民食盡卒無叛志水灌城先生急取所著詩文若干卷自負之至其內弟和

賴古堂集卷十八

三

王炙家結木筏登之長子允集次子允隼三子允隼及門人文大士輩咸與俱長公子附漂木登西城欲從撫軍請救其父而撫軍已去徘徊號慟賊疑其異欲持去公子曰吾張某子也安肯從爾遂罵賊死先生望援久不至水益大號泣求登筏者益多先生皆移筏救之筏重且沉乃移筏就和氏屋屋上人垂綆相接先生援之上引者援者皆久乏食腕無力數上下者久之而水益至遂沒項背已且濡首矣次子與文大士俱溺於先生之側撫軍命舟來迎戒長年曰不得張孝廉勿返舟至先生已三日矣僅載先生父子兩骸出撫軍哭之

慟並葬之柳園松棺淺土僅免暴露而先生自負之集盡付波臣廣陵散從此絕矣三子允隼時年十一依浮木與老僕婦栖人屋上垂兩日夜老僕婦餒甚欲謀啖公子公子覺急附浮木順流下遇直指雷臣王公濟人舟至號曰我張某子也舟中人素德先生救之得免先生爲德於鄉數十年無長幼弗沾其澤者此其報乎公子流離河北予弟靖公覓之三月始得予時令離遂如離爲述先生永訣言吾生平爲文迄今五十年無一表見今國破家亡吾死兒脫見周子道吾所以予聞而泣失聲今貌諸孤撫於子家子官南臺遍徵先生詩文

賴古堂集卷十八

四

之散逸者彙而梓之庶幾先生血胤不絕而先生之文采風流亦借以存其萬一天下賢士大夫儻亦有進而憐之者乎知必有不朽先生者在予生也晚不能盡識先生行事特述其梗槩如此以俟先生之知交採擇焉又錢虞山曰林宗與祥符王損仲尉氏阮太冲汝南秦京相友善予之交於林宗以損仲也宗尉西亭多藏書予屬林宗購其書目天啓中予以閹禍里居客從大梁來林宗繕寫間關寓予酒間片語皎如信誓林宗之生平爲可知矣

王王屋傳

蘭陽王王屋初名澤久字春脚後更名斤母李氏
孕公公鳴於腹生而敏給善諧謔里中人率以爲
狂士也舉於鄉戊辰計偕度已文必入彀某公方
分校春秋某方與璫涉公不欲出其門論中故爲
詆語首云儂觀天下事未復雜以戲劇事撤棘後
則某果已魁公及閱所爲論始有病狂喪心之評
後某終以璫累里人始知公非狂者辛未公仍以
春秋魁多士除滋陽令公銳自見又倅急剛鯁會
王孫市礫人公執笞獄行立忤諸王孫黨構之直
指弗察暴劾公檻車徵繫公雖廿日令然頗有惠
聲其逮也士民數千人攀轅痛哭白日慘黯遮憩

賴古堂集卷十八

五

緹騎自卯至申不得前甚有矐矐孤貧鳩杖鵠衣
亦視力投金錢檻車贖之且環而稽首緹騎曰無
苦令令清苦官幾日耳且泣且拜緹騎咸爲揮涕
下刑部獄瀕死賴惜公者力爭僅免謫睢陽尉年
三十四憤悲失志歿自預爲誌銘以退之銘人者
如銘已卽取以自銘世共達之公著詩一卷文二
卷詩清婉有致文則力追昌黎柳州倘假之年正
未可量也予憐其志爲序而梓於秣陵

盛此公傳

盛此公名于斯南陵人家故不貲先世有義聲屋
以內多藏書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數齡卽能讀等

身書有聲邑里長肆力爲古文詞雖不中有司尺
度而聲稱籍甚然是時此公但閉戶讀書固不出
與人見也會其尊人捐館舍乃抗俠好交邑里人
才智咸出此公下此公乃以爲無足語去而之秣
陵欲盡交東南士東南士亦願交此公此公以爲
世且亂吾當見天子慷慨言當世事彼經生何足
語會求其人於屠狗間於是益散金結客遂爲廣
陵兒所詒是時邊事急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貲備
公家緩急此公故慷慨欲見天子言當世事乃爲
所中久之事卒不濟而金垂盡嗒然與世無所合
退而返里閨里聞又嗤笑之此公益不復事事產

賴古堂集卷十八

六

益落所爲文益不合有司尺度佗亦無聊多飲酒
與婦人近不數年病矣少瘡右臂詘申不已若指
遂不詘申此公故工書丐其書者輒以左手濡墨
納右指竅中見者以爲苦顧其書則益工時爲人
據石壁窠書好爲詩酒後鳴吟不已間復至秣
陵遵制舉義行之非其志也歲在辛未予自大梁
來秣陵省家大人人家大人好此公詩語亮曰此間
有盛此公工爲詩兒識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
此公獨異予以爲恨不十載前識明年此公目病
數明晦或不能視予竊憂之諷其勿讀書飲酒此
公曰如是不如其遂盲也會目病甚又念母老乃

別予歸意愴然若不復與予見者予私以爲予當復見之意以其盲而止耳孰意遂不復見耶此公歸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耳其名詢之郡大夫郡大夫以盲告公曰江以北其不盲者何限耶於是邑令盲試之旅諸士進於郡大夫郡大夫復盲試之旅諸士進於公公大奇之乃得補博士弟子員嗟夫此公盲矣猶不忌視屈其二十年銳往之氣頗而與邑之黃口兒扶掖予旅進旅退爭有司階前盈尺地而不慚豈不悲哉豈不悲哉試後猶寄語予曰盲兒無以慰老親子母啞予爲悲動者久之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士卽負奇材

賴古堂集卷十八

七

抱異質魁奇特起不俛首就有司尺度他途無由進又慨夫吾師靜原相公能於成格之中破例待人使旣盲之士猶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階前盈尺地與盲士娓娓不休嗟夫此固昌黎代張太祝望之當世而不得者今得之公豈不甚盛舉哉又明年癸酉予自秣陵返大梁聞此公以目久不愈愈憤激家益窘乏無從得醫藥於是遂長盲矣然嗚嗚吟如往昔丐其書者以筆濡墨納右指竅中如其不盲時此公以手捫幅兔起鶻落神采奕奕視不盲時有加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益好讀書危坐繩牀聽他人誦更番不令休入耳

輒記憶不遺有所撰述口授友人滔滔汨汨凡數人不能供筆札常以書寄予大梁至數千言言子當不長貧賤他日擁節江上取道南陵魁湖之北桃源之南予墓在焉子當登我堂拜我老母爲我書石曰盛此公埋骨處予願足矣他則子之事也予何言子得其書忽忽如失者數日知此公將不永矣不數日聞至予爲位哭之會予成進士官山左不能卽至秣陵比至秣陵欲買舟省盛母會亂甚又不果行乃使掾往慰盛母掾歸爲予言盛母年且開八袞妻倍孝謹故無子一女先盛沒一老僕樵以供兩孀婦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敗屋數楹不蔽風雨行道見之咨嗟而爲之友者弔唁闕然嗟夫天乎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予解橐金復促掾往贖其田之易與族人者佐盛母餽粥市石檄南陵令碑其墓予自書盛此公埋骨處從其生時請也西蜀蝶菴陳公時守宛陵公在大梁蓋常聞予數言南陵盛此公不置邑屬公公乃檄令視盛母無恙手書盛此公讀書處爲額懸其常危坐繩牀側復允予請以其行誼補郡乘其讀書之屋蓋已受值期以盛母存沒不能待盛妻也子歸其值祀此公於中俾其老僕世守之此公好爲古文詞旨而無子弟爲之收拾故多散亂其所著如

賴古堂集卷十八

八

毛詩名物攷三十卷休菴雜鈔十卷曆法二卷輿地攷十卷羣書攷索十二卷今所傳者獨名物考耳他皆不傳予遺掾就其家鈔遺書盛母泣而言曰兒著書咸爲人竊去惟存詩若干卷老年人坐則懸之肘臥則枕之老年人不卽填溝壑者憐吾兒並數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托之周君子受而泣因爲之次第壽之梓嗟夫此公能文章而不以文顯好彎弓馳驅而不以將名行誼不愧古人而不以行徵工爲詩而不以詩辟黃金旣盡日徒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疾筦簫未吉嗣續中絕老母寡妻形影相弔生平故舊不爲存問遺書狼籍行

八 賴古堂集卷十八

九

誼莫傳徒存此數卷之詩懸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使不知此公者讀其詩以爲其才且盡於此而知者因其已然想其未然咨嗟太息不能已已嗟夫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夫士旣不能塊然獨處則不得不出而與人交與人交不受其益徒爲所害如此此雖其不慎交游所致然孰非天哉孰非天哉天爲庸流俾長守富貴少爲姱節奇行者必陰摧折之從來久矣予又何憾於廣陵兒哉此公初名錢今尺牘中所傳盛錢侯是也

書戚三郎事

江陰城陷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

儂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糾其臂數被創擁至逼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土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歿楹下足矣然度難歿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旣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歿

八 賴古堂集卷十八

十

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垂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爲比鄰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薑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刃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楹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卽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跋躓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楚若將離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子因念翁嫗歿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樨弟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

者往迹之見三匠踰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樁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帝宮盲無人三尸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樁厝翁嫗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佑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弟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爲成三戚

賴古堂集卷十八

七

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舴艋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戚曰帝示我矣子爲此子覓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德藉君庇以分神貺浮萍斷梗或異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妻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往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

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陷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顧爾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塋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見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疾去戚乃尾其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踉蹌攜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

賴古堂集卷十八

七

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咸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聞者擄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成方與其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灰耶奈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成往甸甸於門郝方立毬塲弄鷹召人成瞪目欲裂譏而前吾成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灰絲粟耳無家灰失婦灰失金亦灰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刀靴中欲

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昧爾金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諸誼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戚跪呼於外曰勿撻夫！但願還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戚與婦相抱痛哭婦益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爲某

賴古堂集卷十八

古

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戊某弟見戚所揭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顧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妻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與戚聽其覓婦小人卽除馬通婦括爰下甘心也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曷爲子言之郝卽趨張所戚亦隨成往張見成許納出廿金子成券券成成以金子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

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我當爲覓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畱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子所賁千金耳成售身倍其金子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卽隨手逸金盡妻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畱公所公但爲我覓妻妻得成之心盡我卽倍費成金無愧於成矣張領之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子母獨侍子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過壞牆閉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曰戚三郎屬子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

賴古堂集卷十八

古

之迫於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牆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隙畱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卽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戚戚乃攜子先懇之郝郝與俱來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卽在府中願憫之張卽詢所繫婦首王氏卽戚婦也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遶爲首約直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宛

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媿媿言
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
贖始贖卽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成售
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平安所得金戚
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趨趨往來哭於父母旁郝
哭張之廝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
泫泫淚下矣哭聲鼎沸間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
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
被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
須金也成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成畱成
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旣還爾婦兼還爾友夫

賴古堂集卷十八

五

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卽爲爾
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
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子我我耄矣無
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
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
尚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
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嫗將
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
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
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
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

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旣安其室復過
某公爲書經塏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
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貴族子利之
戚以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臾其歸戚子亦
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
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成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
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紀之戚盡鐫於
祠右

賴古堂集卷十八

六

賴古堂集卷之十八終

賴古堂集卷之十九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書

與鏡菴書

鏡菴足下僕讀足下詩竊有嘆焉唐以後未嘗以詩取士士之爲是者自適其性情耳性不樂是卽置不爲未嘗有人督之使必爲也自僕有知識時見前修能爲詩者數十年間一二人而已千百里之遙一二人而已然而能者則必傳不能者安于不傳而不強爲其可傳二十年來則人競爲詩工爲制舉業者必兼爲詩卽上不以此取士又無人

賴古堂集卷十九

一

督之使必爲而士若非此無所容于世考春風馬上之氣旣不以易五七字之榮卽置身通顯者他皆不屑與絳灌伍獨一列姓名於詩刻中與寒士雜錯其間則听然喜連須糜是風雅之盛莫過於近今宜有可傳者矣而卒無可傳者僕知其故矣僕嘗見富貴人與其子若弟之爲詩也風雅旣未嘗接目唐人姓字亦未記三數稍知聲律驟而號于世曰今之工爲詩者莫予若而一二飢餓之士輒羣相啖喫曰某也真大賢也讀書目數行下其爲詩直接風雅漢魏尚有所不屑何況三唐是人或于羣集之間間爲寥寥之言以自蓋其醜而啖

喫者又曰某也卽席得數千言使小兒望而舌橋今之爲詩者真無如某若于是數年之間其人哀然成集遂遍寰宇僕常退而疑之旣而嘆曰吾知其故矣是皆聚貧賤士之所爲而見蔽于富貴人與子若弟如此也不然則吾嘗皓首于此中矣求一言之合卒不可得卽幸而得求其哀然成集卒未能何彼途之易而我路之難耶僕又嘗見近今貧賤士所彙布之詩矣貧無事事假聲氣鬻金錢借風雅媚權貴哀集富貴人與其子若弟之詩爲之鐫布某貴宜首宜廣某貴不某若宜次宜簡某昔貴而今謫逋簡之某昔貴而今黜亦驟黜之其

賴古堂集卷十九

二

于富者亦然懼世有以窺其微則間列一二寒賤之士使讀者不之疑甚有望門托足者希諸公餘瀝以自潤則就宦其地者次第列之于是擁高牙大纛者無不家漢魏而人李杜矣僕未見擁高牙大纛者之能爲詩如是也是僕所爲聚貧賤士之所爲而見蔽于富貴人與其子若弟如此也足下家徒壁立甚工詩而世之鐫詩者未嘗稱足下一字勿論人不欲傳卽傳亦必冒大人先生之姓字而後可傳今足下之詩不見蔽于富貴人與其子若弟幸矣欲與富貴人與其子若弟驟有聲稱于世豈不難哉嗟夫以足下之才豈不能致身通顯

使啖喫之士借其一字一句以爲榮而爲此岑寂徒存數卷之詩與迂闊無當如僕者較而藏之曾不若竊貧賤士之所爲者驟有聲稱于世亦何益哉史公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無聊語耳僕未見名山之藏出而行世者何書其人誰氏耶足下之詩藏則藏矣僕以爲終不若擁高牙大纛者不必名山自有其人之爲樂也嗟夫世之工爲詩如鏡菴者尚不能驟使其傳而所傳者非屢爲之卽富貴人與其子若弟之詩耳富貴人與其子若弟力能使世傳其詩而不工爲詩貧賤之士工爲詩而力不能使世傳其詩而富貴人與其子若弟竊貧賤人所爲之詩一時驟傳久而疑之又久而因其人並棄其言焉則近今之詩終亦何由而傳哉

與黃濟叔論印章書

僕沈湎於印章一道者蓋三十餘年于茲矣自矜從流溯源得其正變者海內無僕若間嘗謂此道與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繼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臣才能自振終未免太涉擬議世共謂三橋之啓主臣如弇州所謂陳涉之啓漢高者其所以推詡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聰明智之士盡頽首歛跡不敢毫有異

賴古堂集卷十九

三

同于其間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欵識錄矯之劉漁仲程穆倩復合欵識大小篆爲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雖時爲之歎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北地主臣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實竟陵矣明詩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雖極口詆竟陵然欲其頽而爲黃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飯痛飲讀離騷凜不敢變亦斷有不能故漳海諸君子甘受人符籙之誚毅然爲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有故而執之成理也僕常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製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嘗略近今而裁僞體惟以秦漢爲師非以秦漢爲金科玉律也師其變動不拘已耳寥寥寰宇罕有合作三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邵僧彌顧元方次則萬年少江疇臣陶石公程穆倩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獨石公穆倩穆生耳然三君各有其長亦有所偏求其全者其吾濟叔乎濟叔能以繼美增華救此道之盛亦能以變本增華救此道之衰一燈遠繼秦漢而又不規規于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變而愈正動而不拘當今此事不得不

賴古堂集卷十九

四

推吾濟叔矣

與王先生書

僕久於東南頗識東南士而東南士頗知有王先生折節下士聲滿天下又頗知僕爲王先生至戚肺腑交僕度東南士必有欲借僕以識王先生者遂誓之衆曰吾與王先生約不以一字爲人作曹丘東南士信之亦遂無一人欲僕作曹丘者然僕實不與王先生約王先生且喜見東南士僕爲此言者懼取厭於王先生且恐爲累耳今僕爲先嚴慈襄大事事畢策蹇行矣則此後去先生日遠通問益艱東南諸同人亦不能以此事強僕矣遂敢

賴古堂集卷十九

五

與高康生書

康生足下大江別後七夕後始入三山當事若以

萬里之行爲未足者復進之以杭川杭去三山千五百里獠寇騰擲接壤潮賴視事之日便荷戈城頭自念宿世積何辜愆獨種得危城因緣甚淡舉足便得無煩企及倘世間名酒異書時花美女種種歡喜緣亦復如危城所種之淡亦復舉足便得無煩企及豈不甚善旣不然則儼然食息胡爲者城上柝聲與晚鴉競噪秋螢點點明月如霜毒矢如蝟毛子然一書生念兩尊人遠在數千里外妻孥復旅食榕城元潤星子皆難相從憂從中來淚泫泫下懷中刀點點寒承如血如雪僕卽木石寧

賴古堂集卷十九

六

能堪此夜登城樓得詩四首康生取讀一過知有凄然不自禁者幸并示蔚生

又與高康生

往返萬二千里知與弗知咸曰弗返已見弟卒返咸曰蹇拙哉不宐返卒返然既蹇拙矣欲求不返胡可得然以爲返而少憩不能勝弗返或庶幾有以慰卒返也甫市月卒有杭川之行杭川近江右土瘠民悍瘠而悍盜叢焉江右餘孽又蔓延于杭川以故杭川視邵尤難當事者舊弗愜弟其言曾全邵會當再試杭詭語耳實欲汨之賤眷之在三山者難偕行星子督豚兒甫有緒元潤將適蒲咸

弗隨其隨者仍同困守樵川八月之伯祥耳菊月三日纔解水逆重九日甫行三百餘里十日抵延平十三日始臨汀尚未知何日至杭川也价返恐欲知弟近况聊寄一語

與汪舟次書

得足下書一年將盡之夕也老兵貧道雖無他冗而冗實甚冗稍定孤燈短榻萬感填心念尊人壽期近稍遲必不及竟不成寐枕上默成壽尊人文晨起了元旦一切事始落筆次日始書屏三日始爲詩四日早卽遣使詩文皆不足重白頭老翁元日從被中喁喁微曉不寐次日大雪呵凍作字手

賴古堂集卷十九

七

足皆僵元旦例當謁見賓客一切罷之凡四日始了此念或可存耳僕近詩不能盡刻刻一一小葉寄正文則自以爲佳雖他人說不佳亦終不聽詩則甚疑幸足下同塾人訂之如以爲不佳幸直示之僕卽當改頭換面蓋僕近詩略尚氣色故以此自疑然僕雖略尚氣色而本色自以爲尚存不似他人一味壯聲嚇人僕私意以爲近人詩皆尚氣色却作得不好尚氣色詩亦有好者故略爲數首好氣色詩以敵之見僕非不能爲此等詩向特不爲耳僕卽降手爲此等詩亦優欲壓倒諸公此老夫狂態也然此中終不能無疑故必待舟次塾人

一言以決吾疑若但以好之一字相復辜負千里求益之心矣其以花之名者由淮入青自花之始僕得詩亦自花之始也花之隋寺名僕豔其名故以名詩然二字實實可豔也塾人詩腔板打定矣只看得一二首以作壽文無暇也容細心讀之以復黃心甫到青推塾人爲王孟一流僕向不喜此老因其喜塾人詩遂大喜此老青屬諸城縣有李生名澄中字渭清僕從衆中與之目成亦如在揚之得塾人但渭清詩尚氣色與塾人兩路然却是尚氣色之佳者故僕喜之渭清讀僕爲塾人序而墮淚其人可知故急急令足下知其姓字足下亦

賴古堂集卷一九

八

當說與塾人也秋澗所寄大幅字甚妙已懸之真意亭中更求其書浩然堂三字古超然臺四字超然臺在諸城城內蘇長公賦尖鹽韵地也楊椒山先生曾爲諸城令僕合長公椒山祀于超然臺上浩然堂祀椒山者也二扁若卽得夏妙赤牘二鈔已得八卷再得二卷便可梓于青州足下並塾人肯搜羅兩卷見寄吾事濟矣不悉

與陳琪園書

弟蓋于五月廿六日復入會城履青三月而三入會城炎蒸僕僕深悔此出之蛇足也弟雖不善讀書而強讀書老眼未嘗一日廢書每出則敗帙環

左右必備送一日具明日輒易去駝頭鷄尾率以爲常此來童子請檢置弟度壽良在濟以東以日計役且逋明珠船行將至勿以瓦礫溷乃公遂不命一圖抵金嶺而遽使與賤役偕至黃鍾大呂散璣碎壁燦然吾前童子乃知主人之善置書也于是驛則讀驛途則讀途時衡文者方檄遺士道旁羣措大噢咻曰乃公西行而書聲震震車外亦東海遺珠耶弟亦匿笑不禁弟向來讀先生之書以爲先生是讀書人今載讀先生之書乃知先生非止讀書人蓋聞道人也求讀書人尚不易况聞道者乎先生讀書而聞道此所以能以經術文其吏

賴古堂集卷十九

九

治也吾履青以來求可與語者無其人有淄令楊樹滋可以語此以其知讀書知學道也然去先生遠矣識之先生與琪園皆以經術文吏治才人循吏皆集壽良空乎充東之治异于齊魯也吾服琪園吾且如識之矣琪園之文弟採入賴古堂文選中旅書詩話弟藉入因樹屋書影中獨弟生平無詩選此則藉作枕中秘耳輿中私意吾雖不得即見琪園而琪園之須臾恍惚吾目中琪園蓋和平簡易油油可親人也何也于其詩知之也賴古因樹二刻後當有以請教弟既無詩選請與先生言詩今之爲詩者樹一幟者多一敵夫人而知之矣

其必樹一幟之念非爲詩爲名也詩何事乃存夫名之念歟三百篇中豈無可樹幟之人今觀其詩絕無一名字可尋詩則吾夫子刪之豈吾夫子刪之歟觸斯鳴則已耳如許爲好詩之人而未嘗留一姓名于其間亦未嘗一字論詩即不至如後人中原我輩高自矜誇而亦未嘗有一字自詡即惟恐鄙之相似秦惟恐衛之相似未嘗欲當時後世效我爲詩此三百篇之所以傳也今北地濟南出各樹一幟見人之不似我者怒矣公安竟陵出又從而奪其幟見人之似人怒矣無功令之束而一律自封非父兄之仇而操戈相向夫厲人惟恐其

賴古堂集卷十九

十

似已也而厲人有時而絕螺贏惟恐其不似已也而螺贏轉之無窮矣此豈文人遁相薄哉彼樹幟之時已伏一爭端爭則必奪奪則必變已爭已奪耳與人何尤故弟從來無詩選嘗言欲選詩便當祖述先師刪詩之意盡刪其姓名而獨存其詩如此則名心息爭端絕矣先生以爲然否吾觀先生之詩殆不欲以詩名亦無心與世人爭毀譽故無所不有奪彼與此奪此與彼者皆在先生網羅中任何李鍾譚與今之雲間虎林紛紛蟻鬪先生高座而睥睨之遂使藕孔修羅皆望風而遁然則先生非不樹幟者也蓋能樹千萬五色幟者也一幟

一色拔而走耳樹千萬五色幟雖有大力望而却步矣故吾從先生而知三百篇亦非不欲樹幟者也蓋能樹三百五色幟三萬億五色幟者也弟雖單弱然既不強附古人亦何敢妄合今人讀先生詩不知與弟分合若何而只覺此心之怦怦連也故不禁狂言之謔言之惟先生教之寒山詩于皇既有選本何在南中竟未相示此集甚可觀不必更求增益然大傳則不可不附入以寒山大節吾輩知之世人猶不盡知也弟向讀寒山集謂此公傷于尖傷于多傷于易每一詩一文出輒有沾沾自喜之意故心頗易之今輿中細讀始識此老博

賴古堂集卷十九

十一

大渾渙絕無涯際黃貞父先生名黃山曰黃海謂山不足以盡黃也吾遂欲以寒海易寒山矣大著種種容與會所至草一二序言附以不朽此時正披翻故紙不暇爲也弟詩序者甚多率諛耳益增其醜故槩逸之遂亦不敢求先生序惟先人誌銘欲求識之先生與先生各爲一誄先人所著吉祥相亦欲求兩先生一跋求先向識之先生一言俟還青後竭誠端役以懇非附書悵悵所敢請也瘦鐵吟誠鐵中之錚錚者弟竟昧其人始知天下多異材我輩眼匡有限也金孝廉瑞枝保定人顧茂才華峰梁溪人金名肖孫顯名貞觀星宿之源自

彼得之不敢不以奉聞旅次龍山飲羊羔酒過多沾醉草草都不能文

與王隆吉書

隆吉賢倩解元與骨肉相別久懷念之淡不必言而老年人懷念更覺倍淡愚今年五十又三見敝同譜中齒長過愚者尚僕僕赴公車而東郡新至一大令八十三矣以此論則愚方未老不期今歲忽然老鬚髮莖莖皆雪左右輔車全折年前作字惟燈下用鬚鬚今日中明紙窗下作此等字亦便須借目北人嗜麪愚素亦善說餅今略餐餅餌胸中便格格必火其宮後止右手足漸不仁突然而

賴古堂集卷十九

十二

成七八十老人見者皆駭嘆然此猶不關神明也生平不工詩文而好爲詩文到此踰期纔得十數詩吳介茲去得風前傾露酒雪後看雲門之句迄今卒不成章文僅僅耳拈筆如十石弓略一涉想頭便岑岑作楚家人每遘類當作報章見盈尺寒暄堆積几上無處下手惟對之浩嘆歲首迎春設宴延春入小兒女亦環觀歡笑愚則橫吹甫發彩勝方飄雙淚忽落月夕與浚兒坐真意亭酒數行忽念濟叔坤五年過于愚作古已足人悲存永有介亦忽捐館舍人生不如阿閼耶老淚闌干不能已已老年人懷抱卽易傷何至觸緒卽哀纏綿爾

爾自識非吉祥相屢欲乞骸骨歸而新例以病去者類遣人審視數四略不篤切尚有一縷生氣者審視者以虛誑坐以故審視者不代人病愚緣此求去不得進退維谷宦者類好言遠愚非不欲宦者惟吾婿不昧此意耳婿言維揚舊祠事議頗正愚視之寢耳愚生平宦轍所至未嘗畱一聯一額所以然者懼畱姓名爲後人唾罵耳邳江祠二閩祠三北海祠一當時亦苦口禁之既去則不得不聽之閩祠已盡令改爲書院邳祠在城內者爲豪右占爲歌吹地城外者僅一木位耳所以事復過北海見舊日肖像與木位尚存乃自碎其像而以

賴古堂集卷十九

十三

木位代勞薪語父老曰春風點綴踰二十餘載足矣畱此一塊乾淨地供諸公歲時伏臘飲酒高會豈不爽快他日取道廣陵亦倣此例投木位于邳江聽其從龍君作伴讓堂上數尺盡供九品蓮臺不尤愈于長須廣腹兒攫去唱四平腔飲百花酒耶項汪舟次來索愚在廣陵諸詩文欲入郡乘書凡三至意良善而老人視之夢耳過數年老人入土饅頭中淡松茂柏尚不知愛區區世上名亦復何關故至今未有以應之愚嘗言畏壘桐鄉世所競傳畏壘不知其爲託言爲實事脫有之亦賴漆園數行文字以傳桐鄉亦只臨終數語易感動父

老耳自設官以來不知幾祠幾碑今郡邑誌中所載邑人生祀之者復有幾祠幾碑存耶愚又常過通都大邑見坊石矗矗林立亦強記其姓字不跬步忘矣邑乘中所載諸公姓字亦強記其姓字未掩卷忘矣其存之胸中往往不能去者又未嘗從坊石得邑乘出也以此言之夢耳何益哉見舟次亦復以此語之愚在雲門所作十餘詩曾付剞劂一夕呼浚兒盡劈其副生平受病只是多事近日始知懺悔立意求減便于撒手時沒些沾滯也吾婿見此必謂我作不祥之語不知祥字亦有結著陸達老七十老人終朝爲百年之計見人說一死

賴古堂集卷十九

十四

字便拂然不悅一旦化去畱一屋子大不相干之人愚雖愚諒不至是吾婿天分高肝膽真吾兩人雖以翁婿相愛而實由氣分之合以此時時念婿婿聰明有餘只要溪厚脊梁要硬脚跟要牢成一有品有行人功名有一定不必論也兒子回信筆悵悵奉荅茗筆甚佳在向時看得頗緊要近來亦殊澹作此字是五文錢昌樂筆三分青葉茶亦隨便可啻吾婿以爲若何尚有如許欲語浚兒恐勞吾亦遂止

追報叻友黃漢臣書

櫟下同學周亮工謹頓首頓首灑淚追報叻友漢

臣先生足下亮工聞先生名蓋已有年徒以十年
閩海三載青齊踪跡遐邇有類投荒不及望見先
生顏色比及量移大江以南一水可溯而羽儀高
迥咫尺雲霄惟諷誦高文嚮往不置因藉飛鴻以
陳菀結不謂瑤音過相獎藉若謬許聲氣于亮有
莒歎之嗜者啓予荒蕪意內滔滔欲更作報章以
罄鄙懷而時被飲章旁皇且止何期子廸隔歲書
來遂聞先生溘然之耗能不悲哉聞先生逝距客
歲惠書未及一月秋冬寤想已屬修文追憶前心
惟有隕涕陽月以後亮獲挂冠喜脫樊籠訂商大
業倘異日更過九峰披先生帷而伊人邈矣何以
爲心哉斯文不墜賴有鴻章得良朋子廸爲之收
合又有高足雲翎編緝哀然亮雖薄植表揚之責
竊不敢自後于兩君矣且讀先生良書有云桑榆
殘照亦復何戀而不歸道山流浪人間或當待此
以瞑蓋先生時已抱疴期稍霍然以大集見屬也
不知先生是時已預知必死耶抑一言相訂不必
果見不負所期已信亮斷斷不負所期而于時目
已瞑耶至今先生目其瞑與其尚未瞑所不可知
要以不負所期不致先生之不瞑則亮實自信之
自必之矣先生其鑒之乎虞山之論反覆千言未
能自止幽冥既隔商較徒虛追進報章聊陳衷緒

賴古堂集卷十九

十五

獨悵先生見屬可以無負而季諾一序不能復起
而吮筆也不益爲之痛悼不已哉

復何匡山書

匡山先生閣下閏月九日路守戎至自婁江得奉
手書慰藉殷殷淡佩雲誼弟事初傳在揚候讞繼
則仍在白門初讞雖無沾染但主者以淮風尚急
未敢卽結欲待 金雞之下而信息杳然限期既
迫恐難再滯持平未必有人覆轍行將再及宿世
之業自作之愆于人復何尤哉獨是得良書謂弟
詩酒自娛笙歌不廢真處患第一達觀嗟夫誰爲
此言以欺匡山者哉弟自被蕉彈甘心雙屈八閩
月足未嘗履限外聞外人聲驚悸欲死盡夜不能
寐必薄醉而後就枕少遲酒力不能與淡愁角輒
又醒望窓外又不肯卽明皮肉瘦且枯齒落且盡
鬚無一莖黑面如舊鬼氣息僅屬一二相知故爲
好語歡顏引弟誓喜間或以卮酒醉我而相知咸
貧力不能佳釀每飲皆金陵玉蘭釀惡味撲鼻飲
輒欲嘔而不能不飲此卽弟之酒也數月酒間成
三詩凡兩出韵兩重字擲爲紙毬供小兒戲拈筆
書數十字乃得別字三數章理又無論矣此卽弟
之詩與文也向之故爲好語歡顏引弟誓喜者間
爲予歌然實不能歌兩吳君遠度歌清秋露冠五

賴古堂集卷十九

十六

歌大江東其聲嗚嗚不耐愁人聽又兩君僅能記
此數韵今夕爾爾明夕復爾爾弟聽且倦兩君亦
自厭近且罷響矣此卽弟之笙歌也誰爲此言以
欺匡山者哉生路茫茫死境迫之恐此生無復見
我匡山日矣以淚和墨望雲奉荅倘復念我竚望
後音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尺牘

復高念東

兩過珂里俱以急行不得作竟夕之飲俗吏紛紜自覺可憎然酒清且旨欲飲便飲談野而曠欲吐便吐雖半晌乎猶勝彼低頭淡揖作鄉飲酒禮者千日萬日也別去爲敝門士所畱出柏癭醉我遂而達旦醉中爲作歌字如虬句如螭醒後取觀不識爲何人作啞然一笑卽復擲去然稿卽存亦不堪使先生見也文壇穢雜弟鑒于千子文妖文勦之說思以一選正之去取無當所見又不廣以患難後此興遂闌目亦未編序亦未成有首無尾弟之著述大抵如是幸先生教之不宣

與陳原舒

弟某同原舒生長大江之南相去數百里而遙十餘年來風聲遞聽固時時藏一原舒于五內甚至原舒之飲食嗜好皆歷歷在吾目中然終未嘗與之謀面也某旣家白門旣與原舒相去數百里而遙原舒又時時往來白門白門諸同人爲之友者又皆爲某友某雖老今年始五十又三尚能說餅挽黃間似未必卽死聞原舒飲益豪筆墨之氣益

賴古堂集卷二十

一

賴古堂集卷二十

二

勃勃蓬蓬則亦未必便厭好花大月而行兩人相值自有其時正不必以此效世人作悵悵語獨是某生平嗜畫三十年來積同人筆墨至千餘弓慕原舒筆墨每形之夢寐常從玉式處見所畫一帙欲遽奪去佯謂玉式曰姑再觀已乃從冊中竊數幅入吾巨帙中語玉式曰不知爲何氏竊也玉式亦匿笑不禁原舒固以筆墨妙天下然使人夢寐之而不得至于甘心作穿窬焉度亦其中之所不忍也故某雖素不相識不宐爲未同之言非意之請然與其爲穿窬也則何若爲未同之言非意之請是以冒昧以畫式二幅求教度不忍櫟下生之終爲穿窬也必有以大慰其數千里之誠或言原舒筆墨不求則與求則必不與又不屑與世之齷齪宰官遊夫某非漫然所求于原舒者蓋有所挾而求也所挾何穿窬也穿窬不止勢必貶篋原舒讀書雨花木末之間亦無人跡之地此穿窬又非尋常他倫或將遣精精兒空空兒一空其生平所藏蓄未可知或將遣無畏金剛諸大力金剛以大威神制虎頭妙腕使不得舒卷并不得大塗痛抹亦未可知然則原舒亦當早自爲計哉若曰某蓋常從大人先生遊亦當附齷齪宰官例不得與通則某屈抑甚某蓋負辱人賤行于世者也大人先

生既損之放逐之而酒人詩伴如原舒又不屑于
曾伍然則某終何歸乎原舒雖兀傲必有以處我
矣原舒嬾荅人書故去人雖特遣而不令其往索
報章但冀有以慰我之誠多至千萬幅少至十餘
幅纖微至三數幅惟命或以為櫟下生之言荒唐
無倫竟置之終無一水一石焉亦惟命

與何省齋

晨起得先生惠酒意先生所惠必尋常遂不及
熱急試之果柔甚因思詩人旨酒思柔柔是矣旨
作甘不敢許飲此乃知詩人所謂旨者但嘉之至
耳非甘也古人豈不知飲酒者哉老雨淒風春作

賴古堂集卷二十

三

秋况賴此破愁城矣謝謝先生一厄亦不忘不肖
弟有情人哉

與黎婉曾

家國光至否寒士投清官如水晶鹽貯玉壺水滋
味雖薄氣骨轉徹正未易與腸肥腦滿人道也

與帥君

枕上肉耳而惡夢昔昔鵬之閉目之恐甚于開目
古人欲買夢近日盧得水欲選好夢做僕既無夢
可選無錢可買而念室中凡所與俱者正未必有
佳夢可賣以此連夕不能貼席但危坐求無夢足
矣足下為我得佳夢來為我慶此意可感也輒成

一詩以謝可憐憑夢寐便欲望生還足下讀此當
有潛然泣數行下者以此當買夢錢足下折閱矣

與某

足下所註杜詩約本一味求切求實不事鈎深索
隱僕每見譽人著書者輒曰似郭註莊盲人緣此
遂欲與作者對壘若足下此註不過因世人不見
杜老真面目直以杜還杜耳但約本之名不甚愜
鄙意欲更之曰杜還老杜被學者搏剝殆盡又被
註者摘索無遺不得不襍糞筆路逃之無何有之
鄉直遇足下始得詠生還偶然遂也勿論自來詩
文書畫直當以筆還筆墨還墨而註古人者更當

賴古堂集卷二十

四

以古人還古人得一還字杜詩從此無事矣僕昨
謂朱振公使君安得聚半歲糧閉此君于溪山老
屋中俾早成此書使杜老直從巴峽穿巫峽使我
輩從羌村隣人後早作牆頭觀耶振公亦為失笑

與陳龍季

僕在閩八載已絕生出仙霞之望何意今日遂成
歸客諸同人賦別洪塘者百餘人中獨缺足下詢
開仲知足下微恙不能出郭足下即恙獨別僕猶
當扶掖至足下其有難于臨岐者乎開仲為予言
足下無所囑惟嵩山一編是足下數年來止酒罷
劍性命以之者命僕序僕急納之袖中布帆已挂

離索倍增晚楓堆岸殘月滿林鳥獸悲鳴江聲聲
豁衆客既去獨存足下此篇就燈讀之覺騷意筑
音凄然滿耳益溪客并州之感足下其善于別僕
者乎不然何衆客既去足下乃獨依依逐僕也急
索筆爲一序以報足下記僕入閩行館未定卽爲
詩以哭尊公大江先生出閩而復爲足下序八載
炎方始終爲潁川父子耳放筆黯然惟足下有以
教之

與方與三

既書拙作奉祝復取與足下舊詩錄于文後弟爲
君家所賦諸詩甚夥頗有散逸者亦有稿存而不

賴古堂集卷二十

五

欲盡書者其不欲盡書之意以君家一門父子兄
弟略出長技與標下生一人角人賦一詩便已盈
帙弟卽聚精力以當之終是孤軍疲于奔命稍存
不盡使世之視龍眠標下詩者謂標下未必旗靡
轍亂但全師未盡出耳古人用兵非十萬不可弟
錄其半逸其半以前鋒小隊示不欲戰之意若背
崖之勁尚隱隱在紙背也幸一笑置之

與高康生

足下素不敢涉江今乃渡河勇真可習哉近青卽
駢邑穆陵關在其南聲音之近得毋動故鄉思乎
黃沙白草冷月酸風雖不宦江以南客未必無小

益幸於馬蹄躑躅時悟之相見在卽喜次於曉

又

每展畫冊見蔚老以性命應我使人惶汗畫式一
紙康老便中爲我索同人新作蔚老不相棄不妨
再爲我作之不能作官隨人穿鼻終日作此沒要
緊事每每自笑然不如是則弟死于蠻烟毒霧中
矣康生憐我

又

南國賢書翹跂久矣意我康生此行必得雋也乃
賢書至而康生復康矣是日與伯祥相對黯然淒
然不樂者兩三夕卽弟丙子下第時情況正不爾

賴古堂集卷二十

六

爾也雖然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康生此時有悲
秋之感則三山九曲儘可舒嘯惠然而來是所深
望蓋閩屬此時已成康莊無復豺虎縱橫若如去
歲今時則不敢折柬相邀也

又

鴈到何峰忽自還望武夷詩最多只此便足壓倒
元白豈惟壓倒元白卽唐人集中如此句未易多
得也家君七表弟不敢求世之所謂顯者之文一
二知交知家君溪願得一言幸緘寄借光集中不
小文選煩足下訂其訛字卽一團一點皆煩訂正
足下案頭所見暨足下雄文豈無可以入弟選者

特不留心相寄耳古人成一書多賴良友之力願足下勿忘

與黃濟叔

夜來與冠五小飲遂爾大醉燈下任筆題尊冊不覺無倫無次知不免大方胡盧也蘭次一段自覺瑣屑然古人文字偏于極瑣屑處寫得其人鬚眉生動不孝雖非其人竊有志焉知公不以爲嫌也

又

君有所不足于市石耶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凍則其最下者耳不孝蓄老坑凍最多亦復最善兩年以來盡賣錢糊口買者但欲得吾凍耳豈知好手鐫篆便亦隨之去耶彼買凍者即得妙鐫勢必磨去易以已之姓名故市石之形百年如故凍入一家則矮一次不數十年皆侏儒矣不孝凍章無一存而妙篆反因市石巍然如魯靈光誠哉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也足下苟愛惜妙篆當永永戒鐫老凍專力于市石

又

故鄉酒奉一壺同濟叔隔牆泛蒲方是我兩人一端午亦當我兩人一還家也趁熱急飲

又

此中見大作者俱有南陽劉子驥之思不孝懼唐

突不敢作包攬里長若不拘便褻裳濡足桃源洞恐成河西務也

又

賤造煩質朱公雖不欲先生透露消息然又恐先生不實實說破如此薄命萬一落得一兩句不好話既無救于性命徒多數日愁苦則不如說明博渠幾句甜言落得眼前快樂也一笑

荅濟叔

先生云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有配合之妙得之不孝之詩文謬矣謬矣不孝之詩文近日少少曲折如意者從先生之篆之鐫之詩之畫之寥寥

賴古堂集卷二十

八

數語札子種種悟入耳爲此言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交相譽者第不孝微窺先生所作半月來實實更進數層不孝動筆亦實實略異往昔所以然者吾兩人交相動耳世間絕技源流總同世人所以不可傳者無他坐使人無所動耳不孝得先生一字而心動先生得不孝一字度亦未嘗漫然于中交相動則交相引于幼眇不可測惡有所謂譽哉今人滿部詩文大套印譜細細搜尋總如疲牛拽重車入泥淖中何處使人動及讀班馬諸傳記便欲哭欲歌見坐火北風圖便乍熱乍冷拾得古人碎銅散玉諸章便淋漓痛快叫號狂舞古

人豈有他異直是從千百世動到今日耳先生以爲然不

又

既在濫泥中愈動則身愈陷願先生立定脚跟自有瓜熟蒂落時同汨洪流內不能援落水羅漢以此自愧也

又

祝由科有徙癰法此公得之矣每以尊事語人謂人取名字當極僻極古極堅者方能免禍客曰不然須取極平常者庶禍發時尚有濟叔一輩人頂替耳一笑

與林鐵崖

賴古堂集卷二十

九

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筆遂不顧所安耳他且勿論卽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缺字類作口武王凡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亦缺文也兩君目口爲口字友夏云四口字疊出妙語不以爲纖伯敬云讀口戕口竦然骨驚不知凡銘與四口字何涉豈三代時便學作鍾譚詩耶卽此已可笑何況其他

又

居官而論門戶已足笑作詩文而亦論門戶豈不可駭至父子作詩文而分別門戶豈不尤可駭王

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詩亦醇正典雅至其哭袁相國之墓白王仲子之究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于其子矣乃其少子畱字亦房者略有才情走入魔道附予鄉馬仲良竊名于世近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爲畱序詩者體畱意亦未敢一言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于世畱不屑爲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卽不同調何自昧于人倫如是僕故曰萬曆中以門戶分別忍于推遠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忍于推遠其父者王畱也以法論畱當首誅先生方操選政如畱者應在必黜卽不黜求以僕此語載之畱詩之前使知倫理中有此等禽畜

與胡元潤

賴古堂集卷二十

十

索弟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便堪揮洒綾緞皆不敢書王荊公作字未常輕用縑帛獨于佛語用之大有理千絲萬絲織來一筆兩筆塗去弟詩卽不惡字卽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荅范文白

祝培之以七十老人于徑寸牙牌上書桃源記細髮爲行微塵遮字畱其下爲作圖眞世間奇物原記固疑佛疑仙此器亦似神似鬼劉子驥見之畏此局促應攢眉而去不復生問津想矣此中人

傲然晉魏以上未免夜郎自大鷄犬桑麻放曠太過借培之之筆略略約束之報應之理固當如是耳一笑

復余澹心

填詞一道在昔爲難于今尤甚徐青藤尚有雜出鄉語之誚湯玉茗亦來音韻不諧之譏鄭若庸張伯起後人極詆其開類書之門諸君英英自異後人尚苛求若此况下焉者乎近日新詞競出非不靡靡可聽但賓白益工詞曲益艷其去元人日益遠讀廣霞君集翠裘覺馬致遠喬夢符一燈猶未滅也純用本色絕去纖巧廣霞君不屑與世人鬪

賴古堂集卷二十

士

巧爭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風氣耳三十年來弟最心許者錢塘沈孚中之息宰河孚中名乘雖未登峰造極而一落筆便有證入元人三昧狠心辣手近日博山堂絮花齋皆不及也石巢又勿論矣惜其早死未見其成使天假此君以年沉雄老靠或亦不減吾廣霞也聞此中有解事優人竟能演此旗亭中不乏雙鬟妙女廣霞君遂欲呼天下詞人爲田舍奴矣如尚不行當呼來以一卮爲廣霞君壽

與張宗緒

梨而核而根而幹而盈把而徑圍凡數十年始殺

青而任刀筆竹而孫而龍鍾而斧而漚而粉澤凡經三十五手而成側理始可供印氏人而稚而壯凡數年而辨之無又數年而盡識字必十餘年始解文義乃災梨而鐫穢字造紙而印淫書解文義而逞淫邪之筆具雙瞳而讀非聖賢之書成諸天者如此其艱用之人者如此其易吾所不解

又

古人云有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鑒戒今之爲淫書者豈止一語一事豈止傷天地之和折終身之福慢然爲之全不知警哀哉

賴古堂集卷二十

士

與吳冠五

金秀才式祖評侯朝宗之文曰已自成家惜得名差蚤未暇鍊句耳計孝廉東評朝宗文如以石漱水便成波折差乏風水相遭之趣申隱君涵光曰朝宗才氣雄冠一時然事鮮情實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汪主政琬曰壯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構寧南一書尤酷擬史遷可推近時作者然寧南事皆失實左証魏穢殆所不免無徵不信其謂是欺杜徵君濬曰朝宗後出才俊而根柢不堅火色未老尤好作妄語以行已意此最是文章大病予按朝宗初學駢麗之文壯而悔之一規于大

家其文卓然足自傳矣惟與阮光祿田百源諸書及馬伶諸傳記毒詈匪類妙極形容未常不痛快人心而惟憾發于羣奸既死之後遂不免于杜撰失實致開紛紛之口嗟夫士君子操觚所議諷者既非吾之族類論既正又足以痛快人心似不當刻論之矣而事稍失實即甚惡其人甚愛于我者猶因其文以疑其餘起而訾議之若此彼以鄙俚之詞造無影之談以毀謗諸正人者又當何如哉可以知所戒矣

荅何省齋

米價日騰弟在難食指又甚繁即令得大軫國紫

賴古堂集卷三十

七

米炊一升得飯一斗亦苦不足即使天能雨粟亦必如吳桓王時雨五穀于貧民家富者則不雨而後可若使霖雨則予依然日窺米甕矣公尚苦飢予將奈何

與黃鶴

黃鶴樓以仙人掐橘皮成鶴起舞而名黃鶴峰以峰下多松花鶴背俱黃而名先生是橘皮成耶抑松花撲耶二者居一總太清空但恐空飢殺欲上鶴背先生耳

與倪闇公

李君實曰書家得一好筆如壯士拾一寶刀得一

良墨如統軍者受千艘之餉得數行古蹟如行師佩玄女兵符今贈君自製筆一床小華墨一挺憾無古蹟可贈耳君當含毫吮墨自作數行古蹟贈我

與何次德

弟幼時見傀儡戲二尺許長線索累累任人提弄近則變爲數寸許以木板推之全似自用聰明者嗟夫傀儡亦且漸小何況于人傀儡亦不由人線索而欲自運聰明可畏亦可悲夫

與張瑤星

山中四時皆是妙境而秋冬之際領略更有大異

賴古堂集卷三十

十四

者空山落葉光景更真靜者於此中自有玄契城市中人可想而不可即也得手教承惠木瓜以自怡悅爲我持贈芬芳一室心佩道風矣史挈一書囊括今古之藏約略數編之內學人侈談該博每苦記憶不真得此奇觀頓如指掌真蕪林之要錄也倘先生可以稍待敢畱笥中俟略有餘資當爲刻出以廣其傳生平不敢攘他人之著作以爲己有也

又

甚矣謙者之故難人也我欲緩則必急之欲急則故緩之弟之在湯鑊中者十閱月矣既自服矣可

以結矣而至今尚不與結也心緒如亂絲百苦相煎而舍弟又于七月廿五日卒矣弟只此一弟又復舍我而去撫棺痛哭幾不欲生先生視我暮年能堪此否耶因弟事未已奄奄在堂遂未敢報聞先生聞此應爲我有餘悲矣無聊之極日惟藉選擇尺牘送日奈同人送至者數十葉咸無一足存者茲先生大作遂無一字可逸去者使四方所惠之篇盡如大作吾事豈不大濟已乎前藏弄集逸去之稿頗有足存者弟眼迷五色不免令同人抱屈于故紙今心緒大亂萬不能再爲翻閱共十二冊統煩先生代爲覆閱一過有必當存者幸用丹

賴古堂集卷二十

五

筆大爲標出其中亦有續增入者先生不必論其曾增與否弟爲標出弟自當另爲鈔錄也先生閒極此雖極無益事亦尚有小小韵致非同世俗塵務唐突雲窩知先生不訝其冒昧也石公一札甚妙已授之梓弟極厭無公近筆每作禪語令人望之欲嘔先生所鈔一則筆墨楚楚是此公不多見之筆亦錄之矣惟石公相去既遠不能往索先生有優羽幸代爲言之近得槩菴和尚二十餘札無一點禪和氣真足傳也刻成奉覽近人文集有何人可供採擇即先生無其書亦望示其目弟當托人四處覓之弟一官已矣家又赤貧近並數間屋

亦不可保已無意人間世此事小定弟當攜襆被先依白雲先生度歲俟大定當即削此僅存之數莖長作攝山僧矣以其去先塋稍近也紫峰閣久有買人意今可得否若此地不妥當另爲弟圖之舍弟沒後弟衝耳迎目無非苦境真如坐地獄中以視先生便是衆香國閒禪散聖也悲痛之餘語無偏次幸心鑒之

又

只此一雙眼睛自己有時瞎却迨遇明眼人又還我雙眼珠則先生重閱尺牘之謂也感先生目力不淺尊庭世集叙曾經刪訂二月初五日已刻未

賴古堂集卷二十

十六

刻諸無作盡付咸陽一炬矣葛藤一斷省得許多牽絆然事過而旋悔之始知名根難斷此老不能學道拖泥伴水此一事徵之矣

又

日日欲入山日日不果非人縛我自縛耳念我公壽期不遠至時欲遣一力奉祝恐煩裁荅微物四種特煩震機上人代祝幸恕其褻弟遂六十想亦在公憶念中一物不敢領亦不敢勞爲壽詩但希賦情話軒酌酒與櫟老人歌則錫踰百朋矣

又

遂六十患難中遂自諱其六十然六十矣安能諱

既不能自諱亦遂欲知已小小點綴之然不意遂得如許珠玉也登之屏幃榮寵無盡然而忸怩甚矣石公後我一日弟患難中嘗有句曰却嘆釋迦猶未降應知此際不慈悲先生咏之應有餘嘆矣

又

只四十里便望如天上一札亦難寄况握手耶城中苦米貴苦毒熱山中想復同獨是弟既苦此間之追贖又苦閩地之賠償其苦非恆人所有即使米價平涼颶起亦何濟于事乃公清淨道場不當以此等聞要不可不使公知吾近况耳勝國遺事編輯不難而難于發凡起例但從世人恆見者爲

賴古堂集卷二十

七

之分類割截則世人既恆見矣又何貴後人抄撮愚意一語一事皆人所未見未聞庶有益于前哲有補于後來人謂前哲佳言懿行盡彰彰于世此却從何處搜羅不知先哲佳言懿行遺漏者正無限即如正史中所載古人事跡亦無不詳且備矣而散見于野史者正自鈔錄不盡今日之事斷斷不當求之習見習聞之書明矣弟所有皆習見習聞書也聞牧齋先生手撰前人遺事高至數尺許後煨于絳雲樓先生復以胸中記存者追錄之亦高至尺許宋轅文謂虞山此錄多搜人之短故天燬之若使人人貢諛亦何貴于吾輩操觚哉聞此

書尚藏其猶子家若得借鈔則先生之書不一載成矣玉劍遵聞在兒子處兒子一月內可歸歸時即以奉寄史挈是必傳之書惜弟家破不能爲先生梓若坊間人並時文墨卷諸射利之書亦不能多刻蓋近日不但賣書者貧而買書者更貧北省學子買得一時文彼此借鈔遂已故書買無人不折閱者數年來時文墨卷之外惟老夫刻得尺牘三種恆爲坊賈所笑他可知矣尊著自當畱之意中世間尤異之物出現應自有時節因緣冊府元龜卷帙浩繁從無刻本豈知今日乃遇黃石公輩鐫之尊著且藏之名山名山之外未必無其人也

賴古堂集卷二十

木

結隣皆節縮衣食而成者一部呈覽內中最當先生意者爲某人某人可以刪去者爲某篇某篇諱字某行某字暇中一一示之亦可當山中數日功課也

與倪師畱

非漢章也確乎爲元人印無疑或出趙松雪諸君手亦未可知前季文國博一派實發源于此近人不識印皆言國博繼漢而不知其全不學漢人近虞山先生亦云今人從事印章者侈譚篆籀而忽略元人正如詩家之宗漢魏畫家之摹荆關取法非不高而致用則泥矣先生此語似左袒國博然

未始非確論也僕每言天地間有絕異事漢隸至唐已卑弱至宋元而漢隸絕矣明文衡山諸君稍振之然方板可厭何嘗夢見漢人一筆郃陽碑近今始出人因郃陽而始知崇重禮器是天畱漢隸一綫至今日始顯也漢章唐宋元明絕不談及之卽文國博亦專力于元耳何雪漁輩自以爲漢而究竟不肯專力于漢至薛弘璧汪弘度父子以及顧元方丘令而漢章之面目始復是天畱漢章一綫至今日始顯也誰爲生古人後者爲不幸哉因承詢漢章故漫及之

引書後

閩雪小引

閩無雪八載八閩六出五出曾未寓目洪塘九十
詞人林有道自矜曾三見雪衆即以三雪翁目之
詢作何狀屋上作索索聲霰耳遂至捫盤丙申上
元閩大雪以三尺計越夕始止閩父老訝爲數百
年未有事其年春予復入閩三雪翁與衆迎予洪
塘衆以數百年未有事媿媿爲予言不止予聽之
覺劣則諸峰尚朗朗作玉山照人因笑謂三雪翁
屋上亦作索索聲耶衆匿笑不禁予喜閩人得親
數百年未有事入閩詩即以顏之或曰蕉堂之側
突作雪舫肇自公哉

北雪小引

予丙申入閩詩顏以閩雪閩雪先予予實未見閩
雪也戊戌北上詩顏以北雪閩雪其變北雪其常
也燕雲咫尺舟前冷冷欲雪予未見閩雪行必見
北雪變者予不得而見常者予或易見也櫟園老
人書于北雪舫

陳香初詩小引

去閩會不十舍有義溪焉土人義之予義之老于

溪上者曰羣巒蝟動嶸流相承故蟻溪也土人惡
其蟻而義之義之與蟻予弗能辨也溪上有兩陳
子蓋辨生云長香初次竹逸竹後墮地遂弟之然
漢人以後墮地爲長則香故弟也香竹之孰宜伯
孰宜仲予弗能辨也辨生貌多類兩陳則尤奇自
眉宇輔頰以至咳唾倚徙無弗同伯仲偕母論陳
之人弗識卽其室亦恆弗識憶竹歸自京口來候
予予語以昨語香者伯仲之孰爲香孰爲竹予弗
能辨也兩陳咸能詩皆好爲清婉幼眇之言予目
雖不具瞳固善別詩每望氣輒審爲某某作獨觀
香竹詩但見其清婉而幼眇耳拍四掌皆合十耳

如出一手尚是影言詩之孰爲香孰爲竹予弗能
辨也去年夏香侍筇蘭君北去家靖公見之舟中
謔談白門事刺刺不休香頷之筇蘭匿笑不止蓋
見予靖公于白門者竹也靖公之語香與予向者
之語竹無以異非筇蘭之匿笑卽予亦以爲故竹
也自是而辨其人爲香香在葦屋中多爲詩成輒
質予自是而辨其詩爲香之詩筇蘭語予曰幸竹
未至耳竹至公又敗矣予曰是不難予將鐫香詩
于梨棗以當昔人之別爲衣冠以定其昆季者香
卽善幻有以識之矣然香性固退下以詩質予畏
縮作車前負鬻狀聞予且鐫其詩頗發紅潮予笑

謂香管公明以已年少膽未堅剛懼失精神飲清酒三升而後言鐫子詩以代清酒三升何遽不可因卒鐫之乃箬繭又語予曰香在溪上詩斌媚如美婦女北來詩恆健爽如幽并俠少地爲之歟抑公有以導之也然自予視之弟覺其清婉而幼渺者猶昔耳則孰爲香溪上詩孰爲香北來詩予又弗能辨甚矣予之昧香之善幻予也

刻馬元御賦小引

使元御早獻策當上意其所設施豈有量哉乃使之鬱鬱不得志流落江表不獲已以一令外同時有與元御避賊南下以憤外者李叔則爲合傳之

賴古堂集卷二十一

三

嗟夫元御使君早數年遇或早數月折皆足以自慰今既不然既不然則雖與憤外者合傳之豈元御志哉予與元御交十年僅存其龍橋賦則卽爲之刻龍橋賦予不悲其詩文散失獨悲元御之歎且無以自慰千秋萬世而下誰更有諒元御之心者哉刻成爲之泣數行下

周藩牛左史宮詞引

高皇帝定鼎金陵藩第五子於梁是爲周定王王以仁厚開國以大梁土壙而民瘠草根木葉多有可佐飢饉者購諸野老遊女得甲析勾萌之屬凡四百餘種植邸中躬自辨別察其滋長成熟圖而

注之顏曰救荒本草菜色之民賴以生活不獨博物者資之也憲王嗣立好文詞工書畫嘗集古名蹟十卷手自摹勒名東書堂法帖道麗可觀著誠齋錄及樂府新聲諸集至今人猶歌頌之李獻吉上元詩有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之句蓋實錄也予生也晚不能盡知前王行事然幼從家大人手錄詩中見牛左史王宮詞五章反覆咏之覺雍熙之相猶彷彿可觀江河日下大亂遂形十年以來無復有東平河間之風政出權璫利歸朱邸河南南陽誠有不可問者物極必返以前王之仁厚而不能庇其子孫始以寇卒以水雖天

賴古堂集卷二十一

四

乎然不可謂非人事有以招之也予低徊故苑感往神愴因取左史詩付之梓詩雖五章然可代夢華錄數弓周之子孫讀是詩者其亦有所感也夫左史負雋才以孝廉而傳長沙使人惋惜有集如千卷其鄉人後有來爲是官者爲鐫之署中今其副墨既付之洪濤巨浸並其名字人亦不能復憶左史亦可謂不幸矣然世間才士鬱鬱下位行不表于當時名不傳于後世如左史者正不知幾何人也悲夫或曰左史武功人

題楚西來傳小引

西來之以情外予聞其事於李居貞會居貞亦以

情外汴上且不知有居貞誰復能言西來者在白門見潘景升爲西來作傳傳足以存西來而憾其不備渡江而北與文大士讀書嵩之超化寺大士出太冲先生此傳示予與李居貞語予者合文之古賦亦駕潘髯上予謂大士曰足以傳西來矣黃流没汴並此傳久付波臣比在海陵復見此篇恐其復失也謀梓之汴上慧而俠如居貞輩不知凡幾而舉不傳乃西來獨以太冲傳伎耳亦有不幸如是哉

陳桐雨詩引

牽比而來者多詩人七千道路緣情觸景不能無

賴古堂集卷二十一

五

所作有作不能不示予即不示予眉宇間時露又手拈鬚意予固可泳而得之也予舟中間亦有詩以有介好子詩成輒示之有介坐一舴艋或前子則使小奚刺一舴艋逐之如索逋即後亦不能待復使小奚刺一舴艋返逆之如告前路急舟將維小奚猶呼噪泥淖中不已旁人以爲急符趨視則敗紙上五七字也操有介舴艋者一老嫗怒舟頻開闔輒呶呶或故爲開闔以怒小奚互詬詈弗已客因有譏予之噪競者予弗卹也陳子桐雨絕口不稱詩眉宇間亦不露又手拈鬚意予無從窺之顧其詩則甚工今日宛轉見其詩適而多致恆引

人思予讀之而後嘆予之噪競同人之可以泳而得者猶之夫子也因命有介強付之梓桐雨意遂巡不果予曰急梓之借以分子與同人之過何弗可

書丙申入閩圖後

歲甲午秋亮工由閩左轄擢副都御史明年春再移戶部右侍郎其年夏六月總督瀚閩佟公疏言亮工在閩不法

上初令回奏解任候勘尋左驗在閩須對質而後讞可成乃遣亮工復入閩蓋乙未冬十一月也亮工由豫入吳過金陵一展候家嚴慈倉卒就道一

賴古堂集卷二十一

六

二故人咸星散去時從都門相依至金陵復相依入閩者爲胡君元潤從金陵相依入閩者爲陳君立三子從堂女弟夫吳君子鑑予同堂兄開也丁君念也則立三友也以丙申正月自石頭城解纜由姑蘇由虎林及常玉山入江右之廣建自閩之杉關入樵川抵榕城春將盡矣其年秋事小定郭君無疆高諸君患難相從設爲此圖記之兩白髯飄搖長松下簪笠者爲陳君立三冠偃月者爲吾兄導兩君花徑間者爲元潤拄杖徘徊予者爲予披襟隨予後者爲子鑑却行入山徑中者爲念也凡六人春風拂拂桃李怒開蓋予輩由鄧埠入

許灣時所見立三述其意無疆圖之山川花木無異獨圖中人衣冠甚偉意態舒徐若一無事事者嗟夫子輩當時安得有此立三固恐傷予之意故謬爲無疆述耳予輩涉長途時忌者亦耽視虎林諸君子或隱姓名或易冠服或夜集而曉分或前一二日行或後期至或中夜作婦人泣或四顧無人相與哭失聲已恐人覺復止或一夕數驚相對無人色或共一舟或分舴艋或筍輿筍輿不得或扶掖行相聚得前路耗輒攢眉以告或唾耳語或以手目語或言辰卜吉或否或言簪之野廟吉或否見村落中日者輒舉予所生時日娓娓叩之或

賴古堂集卷三十一

吉或否吉則眉宇間咸作喜否則相顧失色或故爲好語相慰面目黧黑魂魄不自主如是者凡三閱月嗟夫子輩當時意況如是立三恐傷予之意故諱之不肯爲無疆述耳越戊戌予寃既雪上以羈臣未入閩之先案驗與對質不符復逮羈臣入都將就道矣檢此圖尚在笥中念羈臣旦夕莫必其命因識此于後付吾弟靖公度立三必將逆予中途便以付之俾藏于其家嗟夫爲予之兄爲予之親申從患難諍無所辭元潤嘗從予于淮于揚于閩又兩從予入都安則從危則徙去元潤不爲也念也之隨立三則朝夕問字于立三者獨

是立三與予定交蓋在汴上乙亥去今二十四年矣與予交雖久第薑桂成性凡予官地未常一至予亦未常少有所益于君乃聞予難輒奮不顧身不以八十老親爲辭慨然偕行有彪不西行戡終不解之意嗟夫立三何所求于予而昵予如是涉危履險無悔辭事成而歸無德色歸而其太翁見背不及一面立三血泪俱盡然于予終無憾嗟夫立三何所求于予而昵予如是予之抱愧于君不一事感激于中不能形之楮穎輒因此圖以識之或曰此圖當付之君之子若孫使君之子若孫後日視此圖唏噓感慨曰某也爲吾父之友某也爲

賴古堂集卷三十一

吾父友之友某也爲父之兄之戚父在患難賴諸父執驅馳險阻以身左右使周之子孫世世無忘諸君子之德理也今乃付之立三何居予曰否否是故立三之志是猶之夫立三惟恐傷予之意諱言之之意也立三之入閩實獨爲予然立三固言于衆曰吾將以葬吾四世内外之喪耳其無悔詞無德色無憾于予亦庶幾無所彼此于羈臣矣而羈臣乃津津于立三謂吾將不忘君使人繪此圖付吾之子若孫將世世求所以不忘君者勿論非立三之志亦非吾之所以待立三者使予之子孫而賢則相從患難之父執其姓名行事固熟習于

耳其衣冠舉止固熟習于目未有披此圖而生感于心去此圖而漠然于衷者使予之子孫而不肖則羈臣之寃尚不能上書求白羈臣之骨或且不能藏之士雖日揭此圖于前而寂然無所感動于中且羈臣已矣妻孥行且不保勿論子孫之能報故人與否並其能藏此圖者恐亦無其人故寧付之陳之子孫陳之子孫他日披此圖曰吾尊人蓋常一無所爲而以患難偕周某行其人可歷歷指此圖不在周氏而顧在吾家塾從旁觀者或曰金鑄少伯絲繡平原固足千古今鑄金于少伯之家繡絲于平原之里事乃更異若周之子孫不能自保並不能保此圖知立三惟恐傷予之意終必爲予諱言之也無疆爲此圖獨貌立三神情畢肖豈預知此圖終歸陳氏歟抑神先告之歟異哉

書詩冊後與吳冠五

予所爲北雪詩凡二百五十七首皆與冠五一燈半几中共成者予性不耐淡湛之思每詩輒先成又多躁動或半成或得句或得字無不遽示之冠五冠五論詩頗嚴雖甚嫗予未嘗一字恕予于予詩大謬不然者旣顯爲指摘間有弗協者雖唯唯未嘗吐之口角予輒于形色間有以窺之覺此應是句乙此應是字乙舉以詢之無不暗合遽爲更

賴古堂集卷二十一

九

易當則冠五發大噓不則形色間又有以示予予又未嘗姑置之以負冠五之教我也記初冬時予與冠五夜坐爲詩漏下數十刻北地早寒十指木強小奚不得寐輒絮絮露怨言予兩人求茗飲不得又畏小奚絮絮不敢呼之起冠五自往通鑪煤南人故不得生煤法愈通愈滅予復往經畫兩人手口俱墨然後得飲飲已復嗚嗚吟弗止或至心傷則相對泣虞人覺輒互拭面嘗對臥薄板上已解衣臥忽聯句成兩人擁敗絮從口吻中濕不聿露臂爭書薄板躍起短燭撲滅一笑而止頌繫中日夜煩甲士衛疑冠五者曰此亦黨籍中人耶不則何自苦乃爾見予兩人日夜近筆墨又疑此輩欲上

賴古堂集卷二十一

十

題高雲客詩後

自吾負雙腕來未嘗書今人所爲詩若文頃爲陳生駿乞茅屋入白雲司侍其老親頗爲感動賦詩二章示駿駿因出高兆送其入燕詩示予予讀之不禁潸潸淚下母論兆詩之淋漓悲切爲今人所未有而竊嘆駿此行爲可歌可咏也陳氏世號德門曲江一言一行皆有萬石家風此等人亦爲予累予罪不可逭矣當予出閩時方炎暑兆既揮汗左右予行復爲送予詩送觀察程公及四司李公詩送觀察好友胡彥遠詩送諸同人詩復爲送駿此詩復合閩人送予送觀察公詩手書二巨弓以通予與觀察頃復以所爲閩人四泣記寄予恐其不達也手書二紙一時並寄以期必達凡兆爲予所作詩若文淋漓悲切皆如送駿此詩卽所爲送客詩亦語語及予如送駿此詩計炎暑旬日中兆爲詩若文凡數萬言心血爲累臣盡矣嗟夫負大辱如累臣何以得此于兆哉比聞程公之亾也兆爲文哭之復倩郭鞏追摹其小像賦長歌題寄彥遠予皆未之見度其淋漓悲切不減予所見其語及累臣予卽不見亦意而得之嗟夫大辱如累臣何以得此于兆哉予負雙腕來卽未嘗書今人所爲詩若文然予旣悲曲江父子之爲予行復重兆所爲詩因書兆詩于予詩之前以通駿嗟夫兆之

詩若文固足重使予不得罪于閩與兆登岸崩縱觀大海飲酒賦詩致亦足樂卽使曲江父子間有他行兆賦詩送之亦不過臨岐悵惋耳或問及其遠行游覽之樂乃予不自力重得罪于閩致兆爲此等詩淋漓悲切路人亦爲悲動曲江父子又何以讀之嗟夫子罪至此尚可逭哉旣書兆詩漫題此於後以志予媿兆字雲客侯官人

書程石門再遊燕臺詩後

今日爲僕誕生日兀坐請室萬感填胸臆石門以新茗慰予袖其燕臺詩屬予點次僕不知詩安能定石門詩哉僕旣不知詩然讀他詩輒易寐讀石門詩甫一章輒不禁至三數章不禁至數十章旣竟又恆恐其易竟也石門遊於楚而不囿於楚然以北地繩石門亦未足以折其心比見虞山惡詈北地于竟陵尤不少恕西蜀范仲閣起而調劑之然意在李而筆在鍾近日爲兩家驛騎者筆在李而意又實在鍾無父兄宗黨之仇紛紛聚訟僕不得其解也石門詩無所謂北地無所謂竟陵聲調才致雙兼並茂僕常於唐人初盛集中見之卽初盛中但爲膚聲浮響者尚不得其配何有于北地竟陵又何有于近日紛紛聚訟者哉僕三十年爲詩不敢妄與人同而獨心傾于石門故輒爲論次

之僕有族甥唐堂亦能爲詩常從石門遊學石門爲詩堂以左右予入都門得疾臥石門過慰僕卽以所定堂詩示僕將爲堂鐫布去取頗嚴不少爲亾友恕過數日又復袖去蓋恐僕患難中匆匆遺失斷人慧命石門之意何深歟僕自罹難以來平日交遊罕相過從獨石門數數慰藉卽其過僕二詩在此集中者聲淚迸落哀感路人近今無此等詩恐亦無爲此等詩之人然則石門豈僅以詩重者哉錶裏一燈數腕側促飲石門茗讀石門詩哀感之餘忽復振動不能自已小奚見僕如此作笑語曰今日長者誕辰方自悲感忽復振動几上何

賴古堂集卷二十一

十三

家書力能使長者爾爾殆長者生還之兆歟僕感小奚言遂書此于卷後以歸石門然僕實不知詩終不敢定石門詩也

書徐氏所藏張林宗先生舊稿

吾師林宗張先生當丙午時與三山徐興公定交于白下明年吾師返大梁出此帙貽興公踰三十年乙亥此帙蟲蝕蠹朽興公念吾師生死弗可知乃重錄之並大書其定交之地之年於卷端俾其子孫藏于家又十四年戊子予入閩吾師旣以壬午沒于汴水興公亦久捐館舍頃晤其嗣君延壽知予方搜羅吾師遺集出此帙相示予雖先得此

帙于江右然讀興公卷端數語而不勝愧且嘆曰前修之于交遊愼且重如是哉今之卓然以風雅自命者于素所把臂之人唱酬之什見則欽之久而忘焉甚至其人之姓氏已昧徒使吾友精神所在委之敗篋豈不悲哉興公之于吾師別數十年相去幾千里于其一句一字之微惟恐其滅沒弗傳旣重錄之復大書其定交之地之年于卷端俾其子孫藏之于家若予先得江右本則張氏著述一綫賴此不絕矣興公非以友朋爲性命能如是哉予感其誼因書此卷末仍歸延壽延壽能讀父書並能悉父之交遊頃出其先集則舉而示予

賴古堂集卷二十一

十四

曰某篇家先生與張先生唱酬之作也出此帙則又曰此張先生貽家先生家先生重錄之俾予小子藏之于家者嗟夫交友得徐先生詞人之子孫得延壽庶幾無憾矣延壽字存永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一終

題跋

題菊帖後

櫟下生既不能過芝麓先生然常聞先生意而
頰中蓋未嘗一刻置櫟下生今年三月二日見先
生和櫟下生渡黃河詩又用韵作懷彥遠詩又附
錄苦寒二詩五月十日又見用櫟下生韵題介壽
寒鴉圖絕句又從徐存永詩卷前見先生手序亦
旁及櫟下生九月廿五日見先生書介壽卷末復
娓娓及櫟下生則知先生每一拈弄筆墨即未嘗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二

一

一刻置櫟下生也先生以詩文奔走海內所稱能
文之士求一寓名字于先生筆墨間不可得乃先
生獨反覆及櫟下生如是嗟夫辱人賤行如櫟下
生一行之夫尚聞聲唾背何以得此于先生哉櫟
下生北雪詩已出正先生比以九月所得詩別書
此弓顏曰菊帖往呈先生櫟下生雖不得時時奉
先生教然得時時見先生所為詩若文又得間以
所為詩文奉先生教猶能藉此五字七字與先生
作半日談未為不幸也憶乙未之春侍先生柏
臺側先生慮四方獄書悉心披反十指為痛亭午
尚不及飯邸舍勞劬之餘間停不聿與櫟下生為

世外談或問及白門往事嘗語櫟下生何日與君
出坐雨花高座遶卧秦淮水閣垂柳絲絲河風蕩
漾中聽柳叟說古昔事或令胡生撥阮令吳郎歌
吾與君所為小令當不勝此中披翻故紙耶流光
駛速遂復五載先生尚如簷香半浮半沉櫟下生
則已落泥淖中若盧岑寂回憶此語如隔世事嗟
夫當先生與櫟下生抵掌當世時豈意櫟下生今
日耶撫今追昔淚且涔涔透紙背矣先生多情何
以聞此

題與然大師書冊前

江寧孫公無修名自修以甲子鄉薦授陽江令有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二

二

慈惠聲遷貳大同感時亂忽遣兩愛姬棄家雉髮
為罽麟和尚弟子游跡浙中自號曰與然嚴棲谷
汲縛茆于人跡罕至地頗曰懸溪菴浙人多稱之
曰懸溪和尚云肩薪負重以自給其子間關往省
勅斷家事惟以學道讀書相勉而已甲午示寂菴
中同時以宰官化為僧者公同里倪篤之武林金
道隱龍眠方密之三公皆有盛名于時而公沒沒
與草木腐聞公行脚時交游有識其面者公急避
去不顧則公實不求人聞也嗟夫既為僧矣尚復
與愚下人汲汲求當世名豈非逆行倒施哉公為
令日子友葛孔昭之弟育生名如呆者從之遊此

公雉髮葛亦即棄家托鉢爲僧去不知所之公弟志伊名嘉者予幼識其人近亦棄去諸生爲于南和尚弟子行脚匡廬亦不復歸矣公素精繪事聞出世後尚時時點染數峰以自適予見其所作寒梅冊子寄胡君念約者楚楚有致此冊不識爲公僧後作抑現宰官身時作凡十番筆致皆清微幼眇無少點塵犯其手腕觀公于兒女情淡時能拔出愛河毫無沾滯而一時爲之友爲之弟者皆化爲佛子卽其人可知矣筆墨欲不異于流俗得哉黃山漸江上人繪事爲世所重然聞上人一水一石皆脫胎于公云

賴古堂集卷三十一

三

題許有介急就帖

李北海顏魯公碑石多自開以易他手輒不佳近帖惟停雲出待詔手勒故聲出戲鴻鬱岡上然未卷自書者神采奕奕則知此道之不宜借手石傭明矣雙鉤已隔一紙况聽命于勒石傭重僂耳烏足重米友堂帖世共珍之余在三山所見聞多是主人手勒固甚佳而不能多傳米友比入都未幾而陳子桐雨藏本成未幾而此帖復成余聞米友在葦屋中非黑甜則軟飽耳固未嘗有小暇自作捉刀人而京師所號爲善雙鉤者張用之應詔以勒石名者溫庭堅如玉劉雨若光暘用之庭堅

久作古人雨若耄矣比其爲王孟津勒擬山帖如無氣息人強招其肢體者則知此帖非出雨若手明矣雨若既不能爲米友又無暇自爲此帖神采奕卽起用之庭堅于地下亦不能爲則此帖誰爲開之如是之善且速耶余去米友僅一垣隔蓄疑且不自晰凡傳之千萬世耶或言三山郡中舊傳淳化木本福清木本皆倣閣帖用銀錠擗棗木爲之故爲字重而不滯與石刻異此帖疑是米友在閩中撫擗棗木自開之攜入此中以愚人者然歟否歟閩中有高子雲客亦能自書而自開之高以楷名米友以行草名吾他日將從雲客詢之以釋此疑此帖首書浩然亭事因倣馮氏快雪堂帖以浩然名帖首易下誤一字二幀美下首下各誤一字三葉一二行下各損一字五葉古人字不全蘭亭諸本紛紛聚訟予因詳註之使後之得此本者知爲浩然祖石刻云

賴古堂集卷三十一

四

題陳章侯畫寄林鐵崖

章侯與予交二十年十五年前只在都門爲予作歸去圖一幅再索之舌敝頰禿弗應也庚寅北上與此君晤于湖上其堅不落筆如昔明年予復入閩再晤于定香橋君欣然曰此予爲子作畫時矣急命絹素或拈黃葉葉佐紹興淡黑釀或令蕭數

青倚檻歌然不數聲輒令止或以一手爬頭垢或以雙指搔腳爪或瞪目不語或手持不聿口戲頑童率無半刻定靜自定香橋移子寓自子寓移湖干移道觀移舫移昭慶迨祖子津亭獨攜筆墨凡十又一日計爲子作大小橫直幅四十有二其急急爲子落筆之意客疑之子亦疑之豈意子入閩後君遂作古人哉子感君之意卽所得夥未敢以一幅貽人乙未難作諸強有力劫以勢子弗爲動卽有作據舷伎僮者子亦以石家行酒美人視之丙申春子復入閩以此卷自隨念子負學大識者必欲殺子媚人湯燂逼人七尺軀尚非我有况此

賴古堂集卷三十二

五

卷哉又念付託非人負我良友因以寄鐵崖子子友自章侯外惟一鐵崖而鐵崖獨未交章侯子藉此爲兩家驛騎章侯固可以無憾于地下子亦可免輕棄良友筆墨之辜矣

跋顧少宰硃卷

此江寧顧少宰隣初先生試南宮第一人易書之卷也越今百數十年後學某尤及見之論先生文字之精美久與科名並重人人膾炙無俟子爲淡悉獨百有餘年之間風會所趨有可以略觀世變者溯先生起家神宗朝海內承平一時風聲文物號爲極盛而相推爲第一人之文乃獨簡雅醇至

如此豈如今世操觚家馳騁華腴競爲宕往之詞而莫知所止者乎以至一品題也昔則標舉要會多止數言而今則駢章麗句環誦滿楮幅矣一點最也昔則稍分甲乙表見絕尤而今則丹黃襍至圍轉若連珠矣甚則中式之篇昔可頒之學士私爲已有而今則上書下第皆靳不示人豈非世變有不同者乎跡其相因相續垂錯始自何時而漸爲流變差數遂失其初以此推之凡質文之代嬗繁簡之迭移禮樂政教人心風俗之推遷而莫之底亦尤之乎此矣豈獨文章也哉

跋黃心甫自敘年譜前

賴古堂集卷三十二

六

世知心甫爲詞人而不知其爲有道士也君制舉業最有聲當世所遴選文字同人奉爲準的以好爲洗洋自恣之辭不能俛首從時好故垂老無所遇獨以撰述自娛所選扶輪詩集多至三四刻世但知今日詩事之盛操選政者比比不知皆創始于君滄桑後詩文一道幾無人過而問者賴君綿延其間尚畱風雅一綫君護持之功偉矣自扶輪盛行于世因以君爲詞人試觀婁東吳門互建赤幟時四方操觚者無不蛇行匍匐執弟子禮惟謹君獨與抗行且以標榜相戒同人方以爲迂未幾而復社之難作及余鄉寇亂撫豫者欲以宋屬一

邑煩君君堅辭不赴未幾而宋城陷以此觀之君豈僅僅一詞人已哉余以詩交君每過錫山必訪君君亦嘗顧我于雲門止予真意亭中卮酒論文娓娓不倦余返內室君猶挑燈錄予古文辭辨明弗止蓋君方取三百年來古文短篇爲識小錄故隨地採取手錄至數千篇其勤學如是予許爲君梓行舟過錫山再訪君而君早歸道山矣公子長瑜以此譜相示翻閱之餘猶彷彿雲門夜話時也不勝人琴之感因書數語歸之

跋爲與三序詩後

乙未春予爲與三序詩書長幅以貽越十餘年與

賴古堂集卷三

七

三裝成一卷持以示予再讀之文固不足存而當時書法亦頗小遒勁今老矣執筆如挽十石黃間遂不能爲此等字猶記童子學爲文字時取前數月及年餘前文字讀之輒面發赤師必許爲進境予見此文頗不愜予意而但殊矜所書亦足見予年來潦倒疎放懶於筆墨之大致矣獨喜此卷經予患難後都不復記憶而與三遠渡桑乾家藏圖書多所散佚此卷猶復歸然予亦幾幾隨與三作關外客而得覿會白門共對此卷嘆息此皆出自意外人生何事可以臆度取必乎不禁爲之惘惘因書此以歸

題陳章侯畫與林鐵崖

丙申以此卷寄鐵公時公方備瓊海兵戊戌子復自閩赴廷尉質抵西曹不十日而公亦中譏逮至頌繫之地相去數武唾咳皆聞獨不能交語耳當時意吾兩人旦夕且从卽微天幸而貽此卷與藏此卷者漏其一得不从然已不能並活此卷歸他人勿論矣使貽者不得脫藏者獨存何以把此耶庚子公旣蒙

恩南還辛丑子寬亦雪是年秋值公明聖湖出此相視裝潢有加舊觀頓反觀故人手跋皆爲予抱痛予把此卷蓋不禁潸然淚數行下也嗟夫鐵公

賴古堂集卷三

八

當時意我兩人卽萬幸一脫耳豈意貽者藏者不隻从乃得並活復從荷香桂影茗椀爐香間從容展視如是耶嗟夫鐵公東崖先生所謂日影之悲山陽之痛予兩人幸免矣第章侯不免作人琴之感予對此滋戚今日章侯第四兒鹿頭涉江過慰一衣帶水便是老遲埋骨處鐵公固因此卷以交章侯者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題所作八分書寒鴉歌後

已亥重九後一日寫此賣錢沽酒綴以二絕一誰能隔宿對黃花度盡重陽更憶家欲換青錢沽雪酒八分小字寫寒鴉二難教去盡外來姿老腕羞

慙力不隨方疊出誇官樣好阿誰解愛邵陽碑命
童子攜出戶童子笑謂予收此冷淡生活應惟虎
林霍君已而果爲維翰索去攜酒爲予作三日醉
維翰雅好筆墨遂爲童子所知邵陽碑卽不方整
亦復爲人愛老人潦倒塗鴉尚可易三日軟飽皆
足記也

跋宋去損分書卷後

去損分書得之其從叔祖比玉處士而道勁多姿
似又過之近以予累在簾屋中時時爲書自遣輒
爲人取去手腕卽欲脫固未嘗少拂人意然究其
意未嘗肯向人也予嘗謂維翰去損分書會當孤

賴古堂集卷三十一

九

行而獨喜爲君書君當多購之以壓多寶船予但
意去損卽返里門不則出爲世用卽甚喜書未若
簾屋中多暇日耳豈知未數月此語遂成惡識耶
去損沒片紙隻字一時拱壁至有紛然角爭者吾
師退谷孫夫子欲俟去損出書其詩竟不果爲詩
哭之屯溪吳冠五常蓄小弓欲俟去損小暇時書
之亦不及至形之咏嘆兩公不妄許可尚重之若
此他可知矣去損素重其書在閩時不甚爲人作
入簾屋輒肯爲人作豈預知廣陵散之將絕耶重
陽雨後重披此卷會去損素旆適于是日返車過
腹痛潛然書此維翰多情收展之餘亦復何以遣

此耶

宋比玉臨董文敏各體十九首跋

比玉人知其善分書不知其行楷俱登峰造極人
恆索其分書比玉亦以漢隸應之耳其合行楷漢
隸爲一卷者爲六體千文離漢隸單爲行楷者爲
摹董文敏各體十九首千文向在莆田黃若木教
諭家教諭沒命其婿歸予乞予誌其墓其婿以三
斗粟易之林小眉林後以重資歸之孔學憲文在
余曾一見之十九首流傳數處近爲吾友鄭汝器
所寶汝器作分書直駕比玉而上恆爲余言此老
之工行楷不在分書下可謂知比玉者矣比玉自
言臨此卷如撐上水船不離故步予觀其卷直入
古人之室豈第雁行文敏此當是駕長風破萬里
浪乃云撐上水船耶予旣失若木千文得時時從
汝器展視此卷不異我有矣

賴古堂集卷三十一

十

爲林鐵厓題嗎咻吵國畫

鐵厓之中讒始于議屯田然鐵厓罷官後屯議驟
行棄其身用其言猶勿棄也况以民瘼罷官卽言
不行庸吾辱耶鐵厓勇于爲善每不計後之利害
嗎咻吵國人貿易之艦鎮將沒入之賴公得免然
幸鎮將谿壑已滿公因得左右其歸使小人不和
其所有而公然借外叛以加買人公必與爭爭而

不得公必竟釋賢人公竟釋賢人小人直與公難
謂公私于外不上聞而直縱之事不大於議屯田
耶雖公以此罷官亦有以自慰但小人有詞不復
以屯田之美罷公矣小人欲殺君子間有不爲所
殺者終以利在甚矣小人之好利爲福君子而君
子因其好利猶得少行其爲善之志如此也

題老蓮畫與王竹菴

予與竹菴性情嗜好無不同數年以來交遊亦無
少異所異者予長竹菴十有八歲予得交老蓮竹
菴不及見老蓮耳竹菴將返里予出老蓮此幅相
贈據琴人酷肖老蓮疑是此老自圖其貌竹菴收
展之餘應彷彿與老蓮遇也老蓮生平以不登二
華爲憾竹菴雲開立馬時其懸此幅于蓮萼峰下
使此老一慰生平

題畫寄林鐵崖

乙未冬將復入閩牧齋先生送予江上出此爲贈
丙申春得鐵崖先生書無以伴緘便割愛轉貽潤
甫筆墨妙天下此尤其合作僕欲以此易瓊崖沉
筏數片他日舉過亦只焚畫差勝子瞻所云焚牛
也鐵崖想當許我

題宋轅文藏淳化帖

墨黑甚于漆字豐穰有神采無銀錠紋而此卷不

自索字止其爲初搨賜兩府物無疑閩灘險惡希
世之寶蛟龍所妒其慎藏之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三

淩水周亮工櫟園著

題跋 像贊

題黃濟叔摹泰山碑

黃濟叔規李斯泰山碑爲指頂小篆纖微無不畢肖自有小篆來未見有神合如濟叔者間嘗訝晦翁矩步聖賢而其書乃學阿瞞濟叔端人正士而亦撫上蔡書人與事遂大相反乃知世間絕技不能禁奸臣賊子之不傳亦不能禁端人正士之不能學有如此也阿瞞有妓以聲自負而性惡劣瞞乃使他妓盡得其聲而殺前妓是殺妓者非瞞也盡

賴古堂集卷二十三

一

得其聲者也濟叔蓋能上蔡之聲者此帖出更無人道著上蔡奸人慧命一旦殞于濟叔三寸不韋中豈不大快他日學上蔡者第曰吾學濟叔而已惡知其他則生濟叔之後而好爲此技者顧不幸哉

徐存永鈔秦京詩集跋

一言之託遲之數年之久又遠在數千里外尚鄭重不忘如此存永不可及矣吾兒于此等事當銘之于心世人握手促膝許大事反覆披陳尚一過漠然詩文一道益迂闊之矣羊長玉摻羅存永鈔錄其意皆足令人感也羊名璘汝南人存永名延

壽侯官人興公先生子

題許子韶畫

昔人有發蟻穴見其屋宇層構上懸審雨堂額者世多不信以爲荒誕而蟻之能陣則世人所習見也憶童子時每以餌投地致其相爭初二蟻自東西來乍見有餌各疾馳而去若奔告其衆者少焉羣蟻從穴中擁出隨前蟻爲嚮導先後各至餌所相爲攫取環集餌旁者競對嚙如鬪蟋蟀狀或一當一或兩當一甚或三五當一至有委骸地上或折脰斷頤扛持以去者兩軍持久必披靡其一後已古人師蟻鬪而有戰陣豈不然哉夫氣矜如責育而技巧遂不及般輪世未之有則謂之有審雨堂亦空今得子韶寫出可淡入悟世人少見多怪固未能觸類廣之也

賴古堂集卷二十三

二

題汪湛若臨摹黃素黃庭後

子常聞韓古州先生所藏黃素黃庭是鮫綃書綃茂密諦視之不似側理有縱橫跡朱絲界畫亦織成者爲人間第一神物先生寶藏過甚雖風日晴好間以示人亦僅露一二行卽兢兢什襲故世人見者甚少不獨予也真跡將歸 禁苑時湛若汪子操舴艋窮數百里畢旬日之力追尋臨摹不盡不止若古之嬰曰輩知其故人宗祀將絕毅然求

其子孫多方撫之使其一綫不絕者豈不異哉予
不得原本猶幸從湛若觀其形似雖不得仙亦足
以豪矣

題試雨茅弁急就帖

昔人云求晉人真蹟不得得唐人雙鉤足矣今人
並雙鉤不能工况臨撫乎介壽許子以書奔走海
內見海內摹勒其書者並其形似不得憤而爲此
以示之桐雨與許子爲忘形交所藏許子書甚夥
此種雖許子游戲之筆然力能使工爲摹勒者每
見此帖輒槌心自愧曰吾黨之技何由輒進于此
使許子不致以此愧我由此而進焉他日摹勒許
子之書或能于形之外別得其意之所在未可知
也定武蘭亭淳化祖榻雖極貴然尚有子孫傳在
人世此帖所謂教外別傳法中孤行者桐雨實之

題鄭汝器藏李宋合作畫冊

長蘅作畫如獅子孤行不求伴侶許爲連鑣接軫
者比玉孟陽二人而已長蘅常語虞山先生曰余
精舍輕舟晴窓淨几間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
平第一快事虞山笑曰吾却二快看兄與孟陽耳
是冊爲長蘅比玉同在湖上作比玉與兩君極有
苔岑之合使三君鼎足共峙合毫吮筆虞山見之
當復樂外汝器收藏最富尤寶此冊他日當覓孟

賴古堂集卷二十三

三

陽手跡都歸一篋致足樂也當時目三君爲華岳
三峰汝器幸陟其二何難更登其一哉

題姚伯佑梅花箋子

余在閩送郭生去問北上有嶺上梅花開已遍渡
河始見一枝新之句蓋紀江南北花信之不同也
今歲在江南一過靈谷梅尚無信渡河來絕無暗
香疎影惟從瑤星筵上得見伯佑此枝江南河北
一年花事如是盡矣伯佑取鍾山梅瓣加枝幹其
上蓋幻枝幹作返魂香者同人有姚梅之目非謂
伯佑以畫梅世其家意謂庾嶺元墓西溪銅坑外
天壤間又有此種耳予與兩君同家江上同客青
齊折來歲晚看去鄉思誦少陵詩令人百端交集
矣

賴古堂集卷二十三

四

題王東臯冊子

數點墨耳作如此結撰令人愛殺不必更以荆關
董巨相方擬矣予藏數十年以來名賢之筆多至
數十函而未得東臯一帙觀其灑然得意自愛自
賞宜不肯輕落人間一筆正如遠公邀淵明入社
猝不得其溷跡一往也

題許子韶郁李

子韶服道有年嘗棄人間事閉閣學仙則丹青伎
倆宜非所措意而工逸至此然從來無不慧性神

仙葛稚川列籍上真而文詞雅尚瑰麗則一切筆墨靈異不妨爲仙家遊戲謂神仙盡從朴質當不其然今子韶已化去而其妙筆猶常在人間獨有濯濯出塵之槩則謂子韶畫爲畫中仙也可紫陽註詩棠棣郁李也此其是耶觀其素質搖空傾斜不定宜詩人有翻反之嘆

題王東臯畫卷

予與東臯交既久嘗出予所藏恕老堂畫冊共眎則東臯論畫理甚悉指點之下確有折衷以爲與予同嗜好耳及以此弓見示乃知東臯已證此道三昧宜其言之親切也夫古之得趣山水者多以

賴古堂集卷二十三

五

筆墨自奇蓋幽清孤曠之蹟非世緣之所能勝故昔人作畫有登百尺樓猶綴其梯級者期于絕遠囂繁始能經營盡意而東臯精活人之術求者在門迎者在道炎蒸凍雷中濟人無寧轍而其用筆之妙有子久雲林所不能絜勝者始信胸有靜力正不以離事自全耳蓋從籃輿僕僕中無異掩關蕭寺之致此東臯所以別字輿菴者乎昔坡公以畫貽人詢其開看還能飽人使世有凡俗已入膏肓者以此等妙畫示之沉疴當卽立起孰謂開看不可以藥人愈疾歟同時鄭谷口以醫而精篆籀東臯以醫而精繪事白門詢多異人哉

題宋去損八分書羣鴉寒話圖歌

許有介畫羣鴉寒話圖予爲作歌去損取而和之復摹漢隸登之佳繭更附諸公唱和諸絕于後既發予愧乃復以歸之霍君維翰君甚工書詩亦楚楚有致去損書固稱勁敵僕歌何足珍也淳于生將入贅見左右金翠步幃彩筆玲瓏不斷數里生坐車中心甚恍惚雖子華數言笑解之終不自安僕展此卷殆復爾爾

題胡元潤畫冊

金陵畫學秀絕江左近代以來獨胡長白先生時出高古澹遠之筆不入嫵媚一流最得南宗之淡

賴古堂集卷二十三

六

長白羣從皆有家法我元潤尤爲傑出每一落墨矜貴如金所謂逸品在神品之上者也與予交三十餘年相對惟論筆墨間事談畫學者一曰人品高惟元潤不媿斯語頃從棘叢中歸來詢其近作出此冊相示云將以遺子奮高使君子展玩再四如武陵漁人遇先秦人卽雞犬桑麻皆有雲氣不獨爲家學再開生面且駸駸度四家前矣使君精于賞鑒卧遊之下自有神會予欲効據舷役猶不可得也因識數語歸之

書馮幼將畫竹卷後

予與幼將生同壬子月日咸同惟時差異耳幼將

與予定交于大梁張林宗夫子座上時爲丙子予見幼將畫竹卽始于丙子則予見幼將竹于今蓋三十五年矣幼將酒酣弄筆縱橫任意旁若無人墨汁淋漓之致予得而見之淒心入微慘澹經營吮筆含毫惜墨如金不輕著一筆之苦心予亦得而見之三十五年間大而數丈小而盈尺縮而數寸密而叢叢烟雨曠而羅羅清疎多而文湖州之渭濱千畝少而梅花道人之一葉予皆得而藏之然幼將每一落筆卽爲人攫去而馮氏家固無所爲竹也今日得觀此卷是幼將生平合作回憶林宗夫子座上與大士戒公澹生及子弟六嚴環觀

賴古堂集卷三十三

七

幼將寫竹每當其得意時輒歡呼雷動如壁上觀曾幾何時諸君子皆化爲異物而予與幼將亦皆頽然老矣幼將撫此卷曰予將貽兩孫則馮氏家自今有竹矣予見幼將有老冉冉將至之悲亦忽忽有動于中亦卽以所得幼將竹分貽五兒子子與幼將約從此君勿更寫竹予亦不更向君索竹得于情話軒蕭蕭數竿中含飴弄孫無事相對以保此餘年詎不大愉快哉

題徐青藤花卉手卷後

青藤自言書第一畫次文第一詩次此欺人語耳吾以爲四聲猿與艸草花卉俱無第二子所見青

藤花卉卷皆何樓中物惟此卷命想著筆皆不從人間得湯臨川見四聲猿欲生扳此老之舌櫟下生見此卷欲生斷此老之腕矣吾輩具有舌腕妄談終日十指如懸槌寧不愧死哉余過山陰旣不得見公訪所謂青藤書屋者初歸吾友老蓮今蕩爲荒烟蔓草矣卽其子戲呼爲蕪渣角尖者亦沒沒無聞青藤之名空與千巖萬壑競秀爭流而已撫此浩歎者久之

題蕉堂索句圖

丁亥冬初予由江右入杉關抵邵武時寇逼郊圻予困守孤城者八閱月寇小退道路梗塞又不能入會城寓署舊有小堂蕉百本叢之予少爲修飾益種蕉數百本于其中成同書四卷字觸六卷蕉堂詩一卷翼揚二卷成其半于時讀書賦詩殊自適也戊子初夏始抵榕城爲郭處士無彊述之無彊爲作此圖當時皆以爲曲肖逾今庚戌二十三年矣取視之不復知圖中爲誰何氏因題以付延兒藏之延兒今年甫十八爾時尚未生更不知爲誰何氏也撫今追昔嘆息久之記一顯貴見此圖訝然曰堂豈宜蕉名宜公之雙眉日促也更規語云公詩不空作不吉祥語予不能從則予數嬰憂患自取哉

賴古堂集卷三十三

八

又題蕉堂圖

記予作令維邑時邑故孔北海治地予頗退食之
堂曰無事取北海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
事矣語非以地近高密妄擬蓋公也後一令至訝
然曰邑可無事耶亟命撤之于生鳴岐請之藏於
家乃知世不乏諂蕉堂者庚戌四月再展此圖附
識之以博觀者一笑

又題蕉堂圖

許有介作蕉堂種芝圖胡元潤作蕉堂聽雨圖陳
章侯作蕉堂夜話圖皆影似一人未肖予貌也當
時以無疆此圖爲曲肖予貌今視之則亦影似之

賴古堂集卷二十三

九

人耳煙雲過眼人壽幾何諸圖皆分散諸兒邵武
之堂尚存否種蕉尚復聞雷長否此影似之人能
復長存人間世否不復慨然但取濁酒與此影似
人陶然共醉而止

又題蕉堂圖

王伯常大將軍過昭武爲予葺蕉堂予謝以詩有
虛堂能憶我更爲補甘蕉之句送陳克張返閩有
修修閒綠裏爲我拂蕉堂之句再至蕉堂有綠天
影裏意幢幢種向愁城只自攻一夜雨聲十斛酒
同君戰盡五更鐘之句題胡三元潤蕉堂圖有意
有餘于幅烟爲一半閒之句在海陵懷蕉堂有甘

蕉真壯雨楊柳故柔風之句子之纏綿于甘生者
至矣生曾無一字報我倘更漠漠予將嗾修竹復
彈之客有自閩來者微聞甘言公固不耐彈者奈
何以此恐予

題王若谷藏麻姑壇帖

善撫麻姑帖者惟閩人林昇卿林爲予撫一本無
毫髮弗肖予所藏此帖不及若谷然得林書亦足
自豪矣弇州謂顏書骨露筋藏以予所見若麻姑
帖則筋骨俱藏今之學顏者得其郛耳安知其筋
骨之所在我輩惟當學校神仙亦復歎滄桑予
舊咏此詩舉似若谷應爲發慨

賴古堂集卷二十三

十

題漚永和尚小像

直心道場隨意踢弄常不自輕得大自縱誰縛爾
來月明花動一直向前高塔沒縫

題祝培之小像

頂圩瞳方頑仙陸地仙不屑爲爲初發意是一來
人能一切棄公方建刹竿於指端而世方索公于
奇器撒米丹砂狡獪餘戲爲須彌爲芥子吾無以
名君之所肆

題曹星子小像

奇服自好骨相應圖吾疑爲洛浦之美而世乃曰
避世之潛夫西冷雲老孤山客通蘆中人蘆中人

豈非窮士乎

題止菴和尚照

虎藏深霧龍帶濃霞止菴高座遠彼紛華不指一
株栢不筭七斤麻不博飯養閒漢不打鼓弄琵琶
淵哉雷默吾無以窺其涯唼洞口桃花發應知別
有家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四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祭文

祭福建按察使程公仲玉文

嗚呼公之沒於霞嶺也余撫而哭之實絕於地同人相視莫不失聲是時緦衣在道夕不畱行不遑揮涕以陳哀誄既下請室命懸旦夕每一念公輒哽塞不能成語賴公之靈徵天解網沉寃獲雪南奔兩親之喪伏處草土收召魂魄始得走一介以生芻一束告公于宿草之前然已去公之沒四年于茲矣嗚呼哀哉非敢後也望不及此也維余與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四

一

公山川異地冠綬各天無論無柢酒殷勤之歡即欲謀一面通半刺而不可得當余中譏入閩譏人高張天日蔑蔽公秉憲南來始披讞牘漢文巧詆幾於不可聽聞公既爲之色變矣迨庭訊之日屢訊屢異目覩閩人呼搶訟寃無一不與前牘背而馳者乃知譏人迫脅之威法吏羅織之酷若不置余舛地不止也公于是赫然義憤椎案戟掌曰天乎天乎殺人媚人我不爲也率諸郡賢執法諍之中丞中丞不能決上之司寇於是公與余輩百餘人皆纍纍北逮矣既逮之辰閩人臥公車下焚香兩泣呼使君聲殷然屬天旁觀不能仰視公慷慨

語曰勞苦諸父老子弟我以白周公寃獲罪李杜齊名何憾又笑語諸賢執法曰無與公等事

天子神聖我當伏闕以一身諍之聞者無不壯公之神定而志烈也海暑星驅舟車偈仄敷衽接席義命相砥詎意漁梁道上忽成永別哉公初示疾時余就視之吐氣如虹覲張目若有所告余不悟其欲訣也啓手之後無他長物蕭然枕函中一稿存焉則爲余訟寃疏草也余讀而泣泣不忍竟讀嗚呼痛哉然後悟往日之言與其張目以示者公真烈丈夫哉余頌繫幾二載閩人以株累至者詔獄掠治同口訟寃至舛不易曰吾何敢負程公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四

二

郡執法諸賢同口訟寃至舛不易曰程公且舛我曹爲何思焉于是都人士知余之寃無不嘆公之義雖無一面之謀半刺之通亦各激發風騷昌言不諱以至桑林之禱章滿公車朝識之時烈風動色卒蒙金雞之恩不作玉門之客得有今日復爲人子此孰非我公更生之也哉公平日交諸公卿與定山先生稱莫逆定山大風詩有上黨觀察陳義高之句于布衣則友彥遠余嘗寄語胡子倖遂生還當約絮雞酌公隧道何期纍臣宿業彌淡兩親次第見背祝網之日見星而馳致侵前諾負我良友悲夫悲夫余何人斯乃辱公之高義如是

哉設使當日公之遺疏得達

天聽則寃必早雪而公心可慰不幸爲讒人中格徒使瀝血千言塵封司寇之堂公之目其能瞑耶自公沒而余之茶酷有公所不忍見聞者冥冥之中其知之否耶公卽不及知而盧孫二賢泉路相逢必能道之公亦爲余太息否耶若今日之尚得哭公非獨夢想所不至亦我公九京所不及料者也嗚呼哀哉余今者惟先人一抔之計旦夕是棘倘此生未填溝壑則蚺雀之報詎能一刻忘余卽衰廢而余之子若孫不圖所以報公子若孫者有如此日公生氣浩然英爽如在和淚伸紙幸其鑒之

賴古堂集卷二十四

三

祭建寧司李君碩孫公文

嗚呼公生於秦郵文學之邦蚤歲以文章名余僑居白門相望止一水曾不及通姓氏迨余治兵廣陵往來射陽覽社間公閉戶服古固不屑爲陽鱗也余在閩八載公始登賢書午未之間余以內召北行中譏解組載入閩中困于鉗網公初筮仕得李富沙余乃獲望公顏色於執法之庭嗚呼公于余何有哉何以辱公之高義累公以外也當讒人之必置余外地也富沙舊李以身先之煅煉之下外者數輩將以單詞具獄矣乃獄未具而余以質

訊至舊李休讒言迫公論佯示平反以謝與口而

淡文巧詆已淡中譏者之心因驟得美遷去公一下車繙閱故牘不勝義憤遂昌言于庭悉反諸羅織時值亢旱歉甫竟而甘澍大降閩人有束卷雨之謠蓋頌公等也或以舊李事動公者公正色曰殺人媚人以取高位彼何人哉我知有義命而已及入對司寇公抗辨數百言嶽嶽不撓會舊李用事惡其辭直陰謀肆螫焉公與余先後被掠治公執對如故當事亦爲之動容余須臾得不从而沉寃卒以大白者皆公之力也嗟夫榮辱至明也外生至大也公親踵羅吉之後目睹讒人之餘焰顯

賴古堂集卷二十四

四

爵歆之于前嚴譴驅之于後顧頰左右禍福判若天淵而公不之顧秋曹之法酷逾秋荼命懸漏刻使公稍委蛇其口亦可勾旦夕之生而公亦不之顧歷數古今義烈之士安得有如公者哉余呻吟卧請室公以感憤成疾聞余有吉音則一舉箸得一惡語卽終日不食余心憂之屬令嗣日作好言慰公與公強飯亦不虞公疾遂篤也迨獄益急公并却藥餌不進神明湛然意度冲和無復曩日激烈之色蓋公之得于天者定矣嗚呼痛哉公惟不忍余之外也故不惜自生而之外余自分從公以死矣今反倖自外而之生余今顧哭公將何以哭

公哉余不幸兩親相繼見背祝網之後見星而奔不及過秦郵半步將俟居廬之後匍匐而至日者令嗣惠然先顧余于苦塊之間執手哽塞不能成語思公浩然之氣上爲日星余何敢更作兒女常情之詞以瀆公靈所可爲公慰者令嗣德器厚重才華振蹕于公活人高其門閭廉胤負薪乃食寢丘天之報公必在公後若余之耿耿寸心矢所以報公者非揮淚之所能盡惟公鑒之于冥冥之中而已

祭汀州司李若義廬公文

嗚呼公與余同出江右而余以遠條中土宦遊南

賴古堂集卷二十四

五

北未嘗數過里門雖從知交中耳公文章氣諒之名而道里間之余於乙未備員司農中譏解組待臯邸舍公乃筮仕得汀之司李則余之去閩已一年所矣公至閩時譏人之焰赫然彼虎而冠者望風承指慮無所不煅煉以實余誣公正言諍之不得微詞動之亦不得強署公名以上公慨然曰殺人媚人而或爲彼署紙尾非人哉數數移疾終不得請或曰彼人旦夕且顯擢公所知也公不犄之且從而拄之縱不爲官爵地不畏嚴譴耶公怡然曰我獨恨周公冤不白耳以白周公冤獄罪何憾移疾如初會余以質訊至向者射影含沙之說消

沮不行虎冠者爲公議所格乍前乍却公奮筆暴其冤狀於是賢執法之後至者皆慷慨平反如公議實公倡之也西曹以前後議異請逮赴北公以署名後牘與焉西曹見公之先後署也吹索特甚公具白所以侃侃不撓虎冠者適爲曹郎心銜其直又懼撓已之隱也從旁肆螫必欲舂公而後快公體素清羸復抱憤激卒以此鬱鬱致疾嗚呼痛哉公遂于理學義命自安未嘗有希微怨懟之色又旁通天官星緯家言自下請室日夜累疊貫械負鎖不肯脫人詢之終默不荅意中若有所禳如景純故事者余以公神定而天全雖示微疾天必祐之而豈意百身難贖遂至此哉嗚呼脫使公肯蚤從酷吏之言淫刑以逞譏人必悅而立躋之要津不然卽自引前讖姑爲委蛇以諉之後人亦可免于逮繫之列而公獨不邀福于先不避禍于後甘以其孱弱之軀備受榜掠抗論异同之故之舛而靡他此豈人情也哉余自聞公之沒中夜旁皇熟思疇昔旣無縞紵之交又非冠綬之誼公何有于余而嗜義如飴至以身殉也余思之而不得其故豈予昔遊于汀庶無罪悔公以信汀人者轉而信余之生平耶抑豈釋氏所云夙因之說數當相累耶余自分從公以舛志也勢也今倖不舛且得

賴古堂集卷二十四

六

歸而哭公此非勢所能爲亦非志之所及期也憶余在請室送朱子扶公櫬歸爾時恨不能奮飛以從今歸矣謫當匍匐章江自賁鏡具不幸兩親相繼沒于白門戀戀倚廬未離草土遲遲我行職此之故知公能恕余于冥冥之中矣若夫公之盛德必食報于後人余之啗恩惟永矢之沒齒余負公余忍負公哉英爽不昧庶其鑒之

祭毘陵吳儼若太翁文

嗟夫某無狀以一身累任菴公以及我太翁盡人知之矣太翁捐館舍某過毘陵炙鷄絮酒痛哭于太翁靈輻之前人以爲某緣累太翁哭之不知某

賴古堂集卷二十四

七

之哭哭太翁之知我也太翁知我安敢以世俗之詞陳爰以余受禍之源有太翁所不及知及任菴讞獄之難太翁知我之淡有世人所未盡聞者痛哭陳之方余由閩臬備員左右藩凡數載自以爲兢兢可以告無罪旣而擢副憲佐司農而大司馬佟公以總督入閩也余去閩且久舊例非計典無議及去任者余生不辰巧與禍會當司馬之揚帆而南也余北上實從陸相去且遠時撫吳周公罷任歸乘巨艦鼓吹而北司馬之從者遙呼曰誰何氏周之僕從以罷任歸諱其撫吳弟遙應曰周都憲司馬曰是且過我設具以待蓋司馬之族予葭

苴戚也久之巨艦鼓吹益作不顧去司馬赧且怒曰孺子辱乃公于是逢來迂者輒奮詈予浙帥馬進寶者以余晉副憲時欲與予姻會予醉掀髯曰渠安得如許子女遇人乃輒得偶進寶憾入骨知司馬之怒予進曰是常索我金而泉帥馬得功者常帥京口越江陷揚民以盜者七姓予時備兵于揚力爭之民冤雪得功坐是奪帥得功亦偵知司馬之憾予也進曰是常陷我鑄我級故當時有兩馬踏一舟之謠然司馬之意在得予金予固無從得金司馬待予金久不至飲章密告矣賴

賴古堂集卷二十四

八

趣讞者亟治獄時任菴方司理延津太翁以家郵語之曰毘陵道上往還多閩人頗聞周君賢獄或及爾爾任之勿辭然是時獄尚未屬任菴也初讞時司馬命材官健兒屏列讞者後不誣服者輒目讞者曰刑之更不服則瞪目曰重刑之于是有三木夾足更以三木夾木上者有繩其腦睛突墮者有火鐵烙十指指盡脫者然卒無一人誣余詰旦刑如初衆曰公教我証某若干金卽証某若干金於是讞者听然落筆書若干金矣會先皇帝念臣某在都無從定獄復遣臣某入閩質是時獄方分屬任菴公太翁復以家郵至曰未有

舛數人而無一人誣周君可以定獄者爾輩身任之獄必有變于是任菴公與望如王公無間田公奮筆曰亮工無罪某等以身保亮工無罪以其牘上臬長仲玉程公公曰亮工無罪司理言是某官可罷不能殺人媚上官也撫軍執以爲不可是時閩民皆罷市呼籲撫軍前聲且動地撫軍無所適乃請 廷質于是某與白某寃者俱逮而北舟過毘陵太翁語任菴曰恐 廷質耶是非 廷質不白爾既以身任之獄必有變爾毋恐入都凡對簿者七閱月繁桁楊下者又八人卒無一人誣余識者終引余未至閩游移之牘論余及諸公外太翁

賴古堂集卷十四

九

聞之以家郵至語任菴曰未有前後數十餘人無一人誣服可以定人舛者獄終必有變爾勿恐會以風變減戍任菴遣僕子迎春屬太翁又語任菴曰獄既變矣

天恩浩蕩當不寧是爾待之母恐及

先皇帝違和憑几肆赦孤臣與任菴諸公俱南太翁語任菴曰天道足恃也老翁豈誑若者獄既白會當陟用屬諸公好待之明年某蒙

今上錄用又二年任菴與望如無間諸公前後復故物任菴需次返里太翁曰天道好還老翁豈誑若者吾知是獄必變以前此諸公治是獄之輕且

急也輕且急不足成一事定大獄耶人以是服太翁之卓識嗟乎悲哉太翁固卓識者然予何以得此于太翁哉當任菴之白于獄也凡知交無不爲任菴危謂以身徇人良苦乃太翁在堂任菴不聞以親在不敢許人之說稍自退縮而太翁斷斷然必是獄之必變不少爲婦人之仁勸其子以依違兩可苟且功名則雖任菴之生我實本于太翁之知我也今任菴將服官于朝余方欲以報生我者報知我而太翁忽以無疾逝矣嗟乎悲哉余向官青齊迥懸南北今來白下與太翁里第少近蓬窗葦岸一水相望猶可修登堂之敬通尺寸之忱乃

賴古堂集卷三十四

十

自顧七尺瀕危者數矣猶覩顏人世而知我之太翁遂不復見也嗟乎悲哉余之累任菴以累太翁至于如是今日哭太翁痛不成聲而但敘其得禍之源以求見原于太翁並述任菴讞獄之難與太翁知我之深祈天下後世有以共見之嗟夫子遂以此報太翁矣余尚謂比于人數哉爰雞絮酒以世俗論太翁必憾而損之太翁知我或不吐棄我也

祭王瑞芝太翁文

順治十八年正月八日望如王先生被 恩南還明年康熙改元二月二十二日先生扶太翁之柩

將歸葬于黃山其年家子禪服某偕弟某率子某姪某痛哭致祭爲文以告曰嗚呼某遂不復見吾太翁耶某家與王氏同金陵占籍某父與太翁雅相善往往稱王君有隱德後必有昌者及王氏昆季有名諸生聞聲籍甚其兩家兄弟相望然未嘗操雞黍敘通家之歡遇于途莫相識也某以屯蹇歷宦南北王氏爲諸生益有聲某官閩藩而王仲公望如先生成名進士某召長御史臺遷少司農被誣劾復赴閩勘已而望如來司李泉州某聞而嘆曰嗚呼此固吾父所稱隱德王君之仲公也此世所稱望如先生而某曾未識韓荆州也比仲

賴古堂集卷二十四

十一

公至閩之人言王君英邁甚甫下車折獄無遁情咸相與敬之憚之屬某被誣事當面質仲公兢兢奉三尺法庭別之人周訊焉人人極呼籲而王君極詰問必無所遁情而後止以其案上之臬長再推鞠如王君言而某被誣事乃大白某蓋于跼蹐堦下時始仰首識王先生也案既上當事不悅平反蹙然首鼠故爲抑揚仲公曰清議可畏名節所關利害何足怵于是緹騎入閩仲公偕某怡然就道人謂仲公曰子執義不回不貽太翁以憂乎仲公曰吾受庭訓爲法官知爲朝廷執法元祐之碑適足以資達者笑此行寧不

足以披肝 英主正所以承父志也而太翁聞之亦嘻然曰吾子能執法不違吾訓負

朝廷吾豈滂母不若乎否塞何足問時與先嚴過從且以溫言相慰曰事果直子無患

天王睿聖無外直臣者終必白會晤勸勉三年如一日兩老人皤皤白髮曉烟夕照扶杖引領蓋無日不望吾兩人生還也乃先嚴神傷于內溘焉長逝太翁哭之失聲豈可得之尋常友朋者嗚呼痛哉殆黑獄已成 堯心三宥必不從司敗請而僅收其田廬于是仲公三經四庫盡登公府之籍昔人所稱破家以容儉解印以從咨者不幸于今再

賴古堂集卷二十四

十三

見之未幾而太翁訃音至矣可勝痛哉某私念生平積何辜愆積何因業禍之所發上延雙親自受不已乃至貽人遂使仲公生無以見其父太翁外無以見其子亦如某之于先嚴也者嗚呼痛哉某之罪擢髮難數矣嗚呼痛哉某只一弟奉先嚴之命急難都門先嚴之逝也只數弱孫代貌諸孤躡踊于旁且是時某方在刀砧殷棘際家人懼某速外匿不以告越十餘月而始得一呼蹠雖數時鬱鬱猶忍而擁敝絮供脫粟而太翁厭世時長公季公依依在側哀禮備至是時獄既奏成凶問計日而至故仲公之哀毀得以直達其私此其筑筑之

遭余兩人固無擇別而于同一慘怛中猶得以少
慰吾仲公焉嗚呼天下有爲人子而生不能嘗湯
藥沒不及視含殮如吾兩人者哉此某與仲公相
持雨泣伏地失聲肝脾摧裂不願復生也所幸宏
開湯網某與仲公見星而奔某盈篋之書幸白仲
公持平之念卒申則仲公排衆囂而獨立亦但奉
太公之教執法奉公而已豈輕以父母之身徇人
者哉敬輿長孺當年亦不免于放廢然昌言讜論
至今不磨太翁憾不少畱以覩人日 難詔也嗚
呼痛哉仲公祥琴一御自被 環恩而長公季公
六翩已成奮飛有待太翁又不少畱以視于門之
高大也嗚呼痛哉太翁今歸觀黃山先嚴亦卜兆
鍾阜某操卮酒哭奠太翁前太翁與吾父其同飲
地下耶其以兩貌諸孤生還爲幸耶嗚呼痛哉兩
貌諸孤竟生還而兩老人竟不及見也嗚呼痛哉

祭靖公弟文

年月日時亮工弟靖公太學以疾卒至晦日弟以
七日矣疑其不舛乃予親視其舛矣望其復生既
七日矣不復生矣亮工乃率男在浚延建都青與
室人兒婦輩謹修家祭投淚爲文告之弟曰嗚呼
痛哉弟遂沒耶弟素健無疾貌又端好相者言當
多壽卽疾而精力足以勝疾豈知一病遂沒耶疾

始于客歲之夏但淡悶耳尋復愈愈乃復作弟以
爲健足以勝疾不以爲意也及冬以予突挂飲章
憤且鬱逮今春予下吏議又爲予祈之神稽之衆
奔走呼籲無寧日憤鬱益甚過勞于心力疾乃大
作不甚耳醫者言恒以已意治妄男子引草澤醫
來藥不辨方又無主使弟乃自任任之卽予爲調
參朮者數十日亦終自任不任予也然予亦以弟
素健與其或起豈意卽沒耶嗚呼痛哉弟少予十
歲兩尊人以弟晚得又予先通籍心憐弟不能博
一第以自顯恒爲弟悒悒顧弟殊豁達不自悒悒
也恒寄之酒以稍舒其志多從酒人游人多謂疾
胎之酒然罷觴政者近且三載矣胡爲舛耶嗚呼
痛哉弟沒矣予今哭弟無可以慰弟惟以予所欲
言者慰弟弟其聽之黃流沒汴叔父與兄弟輩從
波臣遊者凡十數人親串又難以指計而弟幸無
恙滄桑後弟素所交遊或鋒鏑舛或意外觸法網
舛舛之事不一而得全者少矣弟避難返豫章依
祖宗墳墓又值金王難作吾族之被戕者多矣而
弟幸獨全士人窮年咕嗶白服終者纍纍矣弟卽
不顯嘗補博士員又登成均堂矣士人窮年兀首
求一語足流傳弗可得弟有韵之言頗爲藝林重
且有推爲五字長城者士生仕宦家身不通顯但

思效持籌役儉而弟頗自愛亦頗能自適居六朝金粉地垂三十載不一字通公府佳山水勝地名園月大花酣亦無不隨時領略卽聲歌艷麗場亦未嘗不藉以陶寫四方之士無不願交弟弟亦樂與交以故人多就弟弟雖貧然三十餘年亦未嘗不足供賓客身雖不上壽而幸畢兩尊人之寃安且兩尊人之棄予兩人也予在難弟急于難皆不及含殮予與弟抱終天之恨今弟之沒也妻與子與孫同環繞于彌留之際是我父母不能得之于我兩人者弟弟乃得之凡此皆予哀痛之餘強爲思維以慰吾弟于冥漠中者不知弟有以自慰否也

賴古堂集卷二十四

五

獨痛父母生我同胞兄弟姊妹六人第三妹先沒二姊亦繼亡去歲之春老孀姊又以七十病卒矣今弟又云亡四妹遠在汴上弟之凶問四妹尚不知何日聞之獨餘一我撫棺哭弟老淚縱橫悲我父悲我母悲我弟得從父母于地下而予猶負大誓子影悲號于人間世也雖欲不腸寸寸斷何可得哉何可得哉弟事兩尊人孝待予恭值予南北兩大難皆嘔血從事居鄉里有直聲多惠澤待友朋諒至盡而意常若不足沒三日合內外僉曰如此人乃遽沒耶乃不上壽沒耶乃天之報施不爽必有子孫昌大其門戶者知與不知皆出一口弟

聞此耶不聞此耶弟如聞此則真可以自慰矣亦可以含笑九原矣嗚呼哀哉尚饗

賴古堂集卷二十四

十六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四終

賴古堂集附錄

小傳

廬陵王愈擴若先撰

櫟下先生姓周名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一字櫟園曰櫟下先生者學者之稱也先世自金陵徙居撫州之櫟下最後其大父復自櫟下徙江寧又徙大梁考其世惟櫟下居最久故自號櫟園志不忘也學者稱其志亦曰櫟園先生先生性巖岸居官不肯假借官裏人顧獨喜士自能詩文騷賦以至詞曲印篆書畫通一藝以上者無不折節下之與爲寒素交青紫中有能文章守己不改寒素者則亦以士之禮禮之宦轍經歷自三齊八閩以至江

賴古堂集附錄

一

淮士不遠千里傾蓋投歡與談說古今辨當名物窮日夜不倦或周給其僕賃車馬或獎借之俾得方幅齒遇或身既死而名湮沒不傳者按求遺集表章之或撫字其遺孤或經紀其喪事如贖張民表遺產還其子允集購求天中四君子集及吳嘉紀詩王猷定遺稿皆鏤板以行營盛于斯陸可三林古度林雲鳳陳鴻趙珣之輩其最著者自爲良有司傲歷卿貳周旋方岳監司之間左右遷轉不常所至有政聲不以升沉介意在閩久檠戟遍八郡以文人建武功皆從讀書體驗變化古人已行事見者驚未曾有其出之裕如也戎馬倥忽不廢

賴古堂集附錄

二

講詠邵武詩話樓福州射烏樓皆其與文人遊止處二郡之人至今猶指以相語以治閩功擢左副都御史晉戶部右侍郎尋亦以閩故受羅織迄不爲閩累也在念室因樹爲屋居之若別業然時以所聞見一人一言之善及諸軼事隨筆記之命曰書影務使人於耳者畢聞於後世對簿時猶借伍伯手中筆作送客遊大梁詩其好士如此前後二十餘年再仕再已士亦再聚再散不以爲憾獄解出爲青州海防僉事轉江南督糧叅議愛士益篤他時沒之時士有懷抱奇異過江南者輒自憤曰予恨不及見櫟下先生旁觀者亦或曰子惜不令櫟下先生見也聞先生被論時危殆者數矣閩人士舉旆負鑽思奇計爲白其冤者不下千人至有株累於若盧者卒無異詞吁亦可謂能得士矣所著書多尤以表揚人爲第一義其所輯賴古堂文選及尺牘四集皆此意而或者猶以爲有厚薄其甲乙寬嚴私故鄉人竊謂不然論曰周姓系出成周周公之吐哺握髮好士所由來矣後世乃以此名歸之四公子之徒何耶孔北海座上客常滿猶之非士也貯名夾袋拔十得五乃真能好者櫟下先生從文章技藝中陰求天下奇士其必有所用之矣遭時侘傺茹拔無權惜哉

然微聞後之崎嶇者以所選書逸其文用爲慙恨
遂借叢肆毒蠹其果然耶好士勤表章反以此自
累悲夫

賴古堂集附錄

年譜

明萬曆四十年壬子四月初七日子時朱太淑人
生公于金陵狀元境祖居今所居宅廳事之右食
舊菴卽產公室也

癸丑二歲

甲寅三歲

乙卯四歲

丙辰五歲始入家塾誦讀過目不忘蒙師驚異不
敢以童子視之

丁巳六歲

戊午七歲

己未八歲時經書已備誦雖未盡講述已能識聖
賢大意

庚申九歲是年八月紀元泰昌

辛酉十歲是年紀元天啓

壬戌十一歲是年弟靖公生

癸亥十二歲隨封公赴浙江諸暨主簿任

甲子十三歲在諸暨時隨封公遊于五泄便知愛
戀山水過西湖舟中信筆成詩多雋句同遊見者
咸驚訝之

乙丑十四歲封公爲縣簿多所平反邑人見公喜

曰高于門者其在是矣封公以公事恒與令左久之左遷王府官遂拂衣還白下公是年始與上元高康生阜羅星子耀及族兄敏求南陵盛此公于斯輩互爲師友一時聲名嘖嘖

丙寅十五歲劉遜生先生設講祐國菴公每于講期潛詣聽之數年不輟其所印證頗有心得後遜生著標鮮講義多採入集中

丁卯十六歲讀書恒以夜自更初至達旦方一偃息日則遊行登覽常謂人曰雲影天光皆足亂人心志作此等功業須是一隙不露乃可靜悟耳戊辰十七歲與高康生輩爲文以復古自任不肯

賴古堂集附錄

二

隨附時調豫章艾千子目空一世獨于公敬異之曰此道復振賴有斯人時公始操觚選事有小題血戰之刻一時爲之紙貴是年改元崇禎

己巳十八歲祐國菴有十八瓣青蓮時已九月葉且凋矣同人戲語之曰子能令花復開乎公答曰予年十八花瓣亦十八氣相合必不棄我數日果放一莖同人異之爲作傲霜蓮花詩公作尤妙

庚午十九歲吳衆香開星社于高座寺社中惟公及餘姚黃太冲桐城吳子遠年皆十九吳門林若撫贈詩有慈恩他日題名處十九人中肯見容之句後公與子遠皆登第太冲以明經終若撫老而

貧公宦閩過吳門訪之而若撫以是日卒遂厚遺其子以爲葬具

辛未二十歲公屢與試事咸以北籍不得入院京兆詹公大收日中完七藝列公冠軍人益忌之百計沮公公卽拂衣去後公官御史中丞八座過江南沮公者尚在望見慙退

壬申二十一歲隨太封公赴汴梁視文氏長姊于密縣有遊雲巖宮同文大士姊丈詩

癸酉二十二歲在中州館祥符張孝廉林宗家教其子讀書長欄中公常言年二十三時太封公罷諸暨歸家中落兩親年邁以北籍沮于南試不

賴古堂集附錄

三

得已走汴梁謁張氏者八載每當夜闌人靜孤燈獨照布衾如鐵念兩親在白下身已老大無所成立不覺擲書長痛展轉無可奈何已復拭淚誦讀日復如是故公後雖官至卿貳自奉如寒素每謂馮淑人曰無忘長欄之苦也居恒以此責兒輩曰爾父功名如此之難爾輩身襲溫飽乃悠悠忽忽耶

甲戌二十三歲祥符令北平孫公承澤觀風得公卷大異之曰定非汴人公具以始末告孫公大爲賞識卽取以冠軍爲之延譽又捐金爲公置田公有北海夫子爲某買田詩

乙亥二十四歲邑郡試俱第一遂入祥符學冬娶元配馮淑人

丙子二十五歲秋試下第

丁丑二十六歲遊于歸德有飲宋雨恭先生湖上齋詩

戊寅二十七歲

己卯二十八歲中鄉試公常言在闈中未午已完書藝從隣號生讀其卷皆時尚之調公慨然曰是安可與若輩競耶復更構思乃得今所傳文受知于歸德推官王公世秀聞墨遂爲中州風氣之祖至今天下傳誦之

賴古堂集附錄

四

庚辰二十九歲中會試生第一子在浚

辛巳三十歲謁選人得山東萊州府濰縣令作維社合萊郡生童試之首拔十六人後以進士起家爲名宦者十二人

壬午三十一歲時天下大亂公誓外登陴守青陽樓者半歲城卒賴以全有巴叅戎捷至雪中見無衣陴卒警至諸詩秋鄉試分校易經房拔王公斗樞遂冠東省學士李公呈祥推官劉公毓桂亦是科所得士是年河決汴梁親串故人皆罹水患公遣弟靖公往視露宿河干覓其逸出者載歸厚爲存恤張孝廉林宗闔室被難獨存一幼子公撫之

于家至己丑代觀過汴梁始爲擇配贖其田庄以授其老僕郭明爲詩記之

癸未三十二歲舉天下廉卓行取入京師維人燃香步送至德州千有餘里道中見者以爲未有盛事

甲申三十三歲授浙江道試御史未十日逆闖破京師公投繯爲家人救免時傳聞上已南渡公又念太封公太淑人年邁因與張錦衣鹿徵避于浣花菴越日偕鄭中丞二陽襍難民中逸出遂間道歸白下時江南立弘光帝馬阮用事錦衣馮可宗誣公從賊羅織下鎮撫獄訊無左驗復公官馬阮

賴古堂集附錄

五

又欲公劾劉公宗周始肯補用公笑謝之遂奉兩尊人棲隱于牛首幽棲間不入城郭是歲爲

本朝世祖皇帝順治之元年

乙酉三十四歲王師下江南遂以御史招撫兩淮授兩淮鹽運使以原御史銜改鹽法道鹽道之設自公始

丙戌三十五歲擢布政司叅政准揚海防兵備道丁亥三十六歲擢福建按察使由浙入豫章展鴻臚公墓遂從杉關入閩抵光澤寇亂道阻公遂于邑中蒞任任城守之責土寇李鳳毛自五都出公出奇破之十月抵邵武時盜賊蜂起水陸俱爲賊

踞省會音信不得達城外烽火燭天公督蒼頭奴
子且戰且守城賴以全有自光澤登閩舟夜登邵
武城樓諸詩是年第二子在揚生

戊子三十七歲春夏在邵武叛將熊秦等謀以城
應賊公揆知密授計殲之五月大兵雲集路漸通
公始入省受事計在邵凡七閱月有人閩紀守邵
始末

己丑三十八歲以臬司署理兵備海防督學三篆
冬奉委代 觀赴京道過白下視太封公及朱太
淑人是年擢福建右布政使

戊寅三十九歲朝覲京師還白下六月還閩七月

賴古堂集附錄

六

以代建南道篆赴汀州有尤難爲懷詩在汀州招
撫土寇曾省上游盜賊瓦解

辛卯四十歲自汀州還福州代左轄篆入闡提調
秋復代篆赴延平時邵武有叛卒耿虎之變公單
騎往諭之虎降

壬辰四十一歲是年海逆鄭成功反漳泉八郡震
動援勦大兵駐師泉州時漳巡道乏人巡撫張公
謂公知兵多戰功檄公往署公時在延平聞檄從
金戈鐵馬中馳入漳未幾賊退保廈門漳闡解有
清漳城上詩

癸巳四十二歲寇退復自漳署興泉道篆夏陞本

省左布政使是年生第三子在延

甲午四十三歲在福州秋鄉試提調擢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十月離閩冬抵白下視太封公朱太淑
人

乙未四十四歲正月赴京師都察院任即疏言閩
事又陳用兵機宜六事

世祖皇帝嘉納之後俱蒙採擇行六月擢戶部總
督錢法右侍郎未幾推吏部左侍郎七月福建總
督佟代疏叅公在閩事奉

旨回奏十一月革職赴閩質審冬赴閩便還白下
省兩尊人是年生第四子在建第五子在都

賴古堂集附錄

七

丙申四十五歲正月赴閩質審秋海寇襲會城撫
軍空永貴以人心屬望就邸中請公爲城守計以
射鳥樓屬公公親放大砲擊殲賊渠餘賊遁去撫
軍疏聞有射鳥樓塘報及紀事詩詳其事是年九
月朱太淑人念公成疾卒于江寧

丁酉四十六歲在閩質審初公未至閩奉

旨回奏解任候勘時劾公者以公身在京師大懼
嚴督有司煅煉具獄刑外者三人及公赴閩面質
事皆莫須有于是泉州司李王仕雲延平司李吳
洪滋建寧司李孫開先福州司李田緝馨汀州司
李盧圖龍會審上之按察使程之璿事乃大白時

閩大旱殍具雨大傾注民爲作歌曰束卷雨

戊戌四十七歲五司李旣白公寬臬司程公上之撫軍撫軍不敢任以前後兩讞辭入奏

詔逮下刑部復訊六月出閩十一月至京師就刑部候訊是年十二月太封公卒于江寧

已亥四十八歲刑部訊未結公乃結廬于白雲司日賦詩著書其中顏之曰因樹屋有北雪詩因樹屋書影諸集時獄事方急親友星散獨白岳吳宗信冠五時左右公故集中與冠五倡和獨多是年第二子在揚以思念公致病歿

庚子四十九歲在因樹屋三法司會訊以前後獄

賴古堂集附錄

八

辭互異刑數數人卒無証公者法司仍以辟上

世祖皇帝疑之駁之再後奉

旨減緩始入獄秋朝審烈風吹案牘入雲中

世祖皇帝異之會

太皇太后本命元辰在獄人犯槩減一等遂未竟

朝審案依例改徙寧古塔有聞徙塞外諸詩

辛丑五十歲正月

世祖皇帝升遐憑几之際

詔赦在獄諸人呼名至公大臣云單有綠頭牌赦

爾爾係大臣空向 闕謝恩三月奔喪還白下廬

居城南高座寺是年

今上錄公守閩功部議以僉事用

壬寅五十一歲服闋夏葬太封公太淑人于瑣石村秋遊吳越間十月聞青州海防道之

命是年爲

今上康熙元年

癸卯五十二歲春赴青州任生第六子在青

甲辰五十三歲在青州時青齊大旱公具牘上之撫軍撫軍疏請蠲租賑濟公馳騎隨部臣行烈日

中遍歷諸邑民沾實惠冬代 覲入京師

乙巳五十四歲四月自京師還青

丙午五十五歲以緝逃及額擢江南江安督糧道

賴古堂集附錄

九

公以原籍江寧祖宗墳墓在焉上書大府欲投効

去大府上之

朝部議例無兩籍趨視事八月還江寧

丁未五十六歲正月部議下大府趨視事始受篆

六月代理安徽布政事

戊申五十七歲在江寧糧署

已酉五十八歲在江寧糧署八月入闈提調十月

公被劾去職

庚戌五十九歲在江寧春二月一夕慷慨太息盡

取生平著作與板行者盡燬之十月事乃白是年

公弟靖公卒有祭弟文

辛亥六十歲遊於吳越間

壬子六十一歲春赴廣陵二月歸夏五月偶示微恙六月捐館舍

賴古堂集附錄

十

賴古堂集附錄

墓誌銘

虞山錢陸燦撰

侍郎樸園周公既沒於金陵之踰年其孤在後屬

銘請葬懼不敢承其夏六月觸暑三百里至毘陵

告燦曰葬有日矣先大夫病且亟聞子至金陵急

索子爲像贊詞臥而誦之而喜今必得子銘以藏

不獲辭余惟公之文章事業在人耳目三十餘年

初余讀公所爲河南已卯鄉試文以爲王唐瞿薛

猶見於世已而得讀公詩與古文詞迺知公則今

之韓柳李杜也公真天下文章之士也嚮往願執

鞭丁未春始拜公於金陵公自言早衰矣其議論

丰采奕奕動人於是迺知公非徒文章之士而惜

余不及見其壯然聞之同時之士道公八閩間以

書生領兵事所在城堡常四面火起鉦鼓聲動地

中有一人指揮鹵楯蘭石渠答施設有序手發大

黃應弦燴敵長嘯若神人則公也何其壯歟及其

功成告至口不言勞退而與其屬賦詩酌酒于邵

武之詩話福州之射鳥二樓至今閩人思之過其

處猶指以相語假令得公坐政事堂舉羣策以收

太平之功其事業空萬倍閩也顧久勞公於外泉

平卿貳之席不煖遽讒以出出讒以罷而公亦老

且歿矣此可爲痛惜者也故余敘公始末而於閩

事尤詳凡以悲公之事業不讎其志云公諱□□字元亮號櫟園世又稱減齋先生由河南已卯舉人中庚辰進士授山東濰縣知縣行取浙江道御史改兩淮鹽法道陞海防兵備道擢福建按察使遷本省左右布政使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晉總督錢法戶部右侍郎出爲山東青州道遷江南督糧道公入御史臺罷由方伯入爲中丞爲司農罷御史可言不及言罷中丞言閩事卽坐閩事罷司農可爲而不及爲以罷身在朝廷之上爲可言可爲之官三仕三已如傳舍接浙不及有所裨益故莫得而書焉至其勞於外也任山東者二青之人

賴古堂集附錄

主

思之似淮任江南者三江安之人思之似淮揚自淮揚而遷閩臬以去所部署非一處敷歷暨八年不知公者其謂朝議以閩委公其籌閩也熟其知公者其謂朝議以閩委公實以公委閩其掣公也危閩一方不靖則公不得去閩一方閩一日不靖則公不得去閩一日故臬可報最矣又綴之以備兵不得去兵事有間矣又綴之以海防不得去海無警矣又綴之以督學不得去卽兩廣總督推矣旋議格不得去代覲行矣遷右方伯不得去改左又不得去踰年入副憲迺去入而公可以言天下事矣先言閩事閩人之婉戀於公心也固然亦故

先言閩事以觀執政意云何迺害公者與閩督相表裏卽坐閩事罷公然後人知朝議固未嘗急閩而急公也初公自杉關入邵武去省會七百里而遙斗大孤城萬山環之賊所在蠹居基處搖毒漫瀾不可爬梳公至以兵碎之者什之二三而盡以計取之卒以恩字之縛叛將之跂然魁者悉解四山之黨而民自是恃無恐久之家人婦子帖帖臥榕陰下當是時朝議知公能始議以閩委公而害公者益便以公委閩矣上杭有曾省之亂則委公曰維汀南是守建寧有陳和尚之亂則委公曰以建南討之延平有吳賽娘邵武有耿虎之亂則委

賴古堂集附錄

主

公曰代某守建道而以其兵進戰漳泉急則又委公漳泉曰漳之困歿者七十餘萬人矣不得已以累公公大帥裝身帥敢歿士破圍入漳漳之人憑城而詈曰周公入矣關來凡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越昔而辦圍城者望見公旗幟解而去漳漳平公案放良家子女之陷於圍者至千餘人城以外戰歿無嬰白骨相枕藉公蠲索掩葬之日至十餘萬人漳平移治泉泉治如漳一夕帥府刳公以十四寨助賊寇勦公入而士盡甲矣公入曰奚甲爲若必取此則吾戴吾頭來矣請以易十四寨百萬人命大帥稍沮而公因具言其非助賊狀當是時

閩無所不委公無所不赴公無所不赴閩無所不平其由方伯入副憲去邵去漳去汀泉去延津百姓所至哭聲如壞牆田田然至省城遮迺不得行有孺子泣者謂公活我父母公亦淚下不能收自所治達洪塘三十餘里香煙覆林屋三五步一置筵哭勸公飲公各揮淚酬之而去閩人之德公如此宜乎公之始終不能忘閩在閩則以身殉閩者幾矣去閩則又以閩殉身幸則充國之金城不幸則魏尚之雲中古今同歎也先是公去閩入副憲而閩督乘傳來公問道行矣而督謂其手板必來已而手板不來詎曰手板不來耶至閩方雕琢刺

賴古堂集附錄

十四

求造作飛條以上而公方極言閩事奏疏言之又陛見言之上且側席詢閩事至竟云何賜茶慰勞顧近侍已執奏在旁上微頷之而哂語秘世莫知也而公實爲不知也者而退退而後知所執之奏卽閩事議疏公引奏自白報可特令就第而事下閩撫勘撫重違督而案致公不能無罪於是責公赴閩勘閩人日羅拜公就撫軍訟公枉而承按者相視愕眙未奏當會閩白公去而用兵又急不得已疆起公而撫自往迎公事平敘公功最高撫疏有周某物望素隆士民愛戴手放巨礮擊賊渠三人餘賊潰散之語是疏公功者卽重違督而

罪公之撫也公被重劾至閩其再造於閩如此公之不能忘閩宜乎閩之不能忘公也比撫去而後至者悉載前後讞詞上逮卽刑部訊閩人之哭公而送者如前不懈益勤閩人高兆作四泣記記之前自方伯入爲中丞民喜其還朝而悲其去也今不幸以罪人至再捍閩於艱而朝廷不察其忠俾付緹騎手公雖卒有以自明而吾儕小人不能以明公故逾悲耳當是時以公故連染千餘人在閩考竟者三人下司寇歿者三人有司平反公冤逮捕成道路者一人瘞歿者二人餘皆瀕歿猶千人前後從公對使輿叩首雪公無罪至榜笞刺焚

賴古堂集附錄

十五

身無完者無一言撓敗朝讞之日烈風吹起爰書人雲端移時迴翔乃下於是人盡知公精忠然卒用害公者意鑄級出之外猶尚以閩事也嗚呼閩以公全而公以閩敗然而公之能已見于天下矣公之初令維也維有三大害一臨清米累二櫃書征解三驛馬顧役公下車皆請罷之治灘準是其改鹽法道也奏記招徠商復其業削舊餉行新鹽鹽課用是饒其備兵淮海也禁告密罷營房海陵與維揚之人爭延公駐其邑市爲之開其在青州也青故多黠吏豪民相與把長吏公至奸黨散落風俗大改甲辰大饑蠲租詔下公急奪賦役籍吏

胥手民乃得拜惠如詔條已而具陳民困請捐青連年逋欠撫軍知公至誠皆奏可其遷江南督糧道也至則核積蠹三人置於理於是益飭漕事運弁不得患苦有司旗甲不得苛虐百姓而奸吏不能有所陰陽其間遂懷毒蘊互相波扇以口語風聞而公亦無意于有爲請結竟其獄投効去矣嗚呼八年嶺海之外奔併危亂之中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誰秉國成實執其咎至於可言而扼其吭使不得言可爲而掣其肘使不及爲浮湛外臺用與其分指瑕索瘢旋見罷斥世之勞臣志士其所遭際何可一槩而論也如公者寧不

賴古堂集附錄

十六

悲哉公聳身長面劍眉珠耳吐音若洪鐘行步如山立卽之坦無城府溫然襍易條達福特人也及其志一氣動雄人於九軍殆所謂劉敲學道有神心力精猛足破生死者耶世不得而推測之矣公平生讀書行已以孝友爲根抵其孝也事封公坦然先生朱太淑人終身如孺子時垂老展墓扳松栢枝涕泣不忍去其友也與弟靖公合爨四十餘年子姓漸繁封公乃命析居公割已產萬柳莊與之究煙火相代無彼此也靖公塲公哭之過時而悲焉至其與人交不翕翕熱仕宦三十年家無中人產而朋友之丐貸者不以無爲解大要有三善

一日篤故舊一日獎人才一日揆遺佚如撫馮派魯張民表之孤如營盛于斯陸可三林古度林雲鳳陳鴻趙珣之葬如亟稱高士窮老吳嘉紀之詩如王損仲先生天中四君子集購求汴流漂沒之中王猷定文在武林客死之後皆鏤板行世而致諸其家事不勝書書其大者如此而公皆損衣削食爲之至其自奉如寒素所至闔戶讀書文推太史公班固下到今橫豎鈞貫且數十家詩取十九首陶謝三曹盛唐下到今宿記倒誦又且數十家其他天文地理食貨兵刑儒墨名法至于狗彘草木有益於世者州次部居補綻決塞不效近代諸

賴古堂集附錄

十七

人穿鑿傳會爲也故其爲文章淵淵灝灝學有本原而融液屈折峭博奇麗似韓柳論詩每以切題自道性情爲主而所得矜奇漸老漸熟似李杜詩文之外喜書見余讀書樓記喜篆籀見余印人傳序至其脫屣富貴之鄉譚笑死生之際所謂世不得而推測之者曩坐念室中獄事正急夜雪擁絮方與黃山人吳宗信共爲詩漏下數十刻獄成奏上人謂禍且不測公赫蹏細書與黃濟叔曰今日當得旨束衣待之所謂時至則行也又一札云今日尚不得旨又活一日屬濟叔爲作又活一日印宗信者字冠五公友而濟叔則印人傳中眉目也

卽此論公較之子瞻獄中寄子由夢遶雲山心似
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其度越古人何等哉公
著作甚富一夕慨然曰一生爲虛名誤老期聞道
何尚畱此耶命悉火之公六十謂余曰吾與子同
壬子自此日月甚閒用東西兩聖人之教相磨礪
浸灌婆娑嬉遊不亦樂乎予于是乃知公又不徒
文章事業之士而學道人也故曩贊公像頗及之
而公已掉臂行矣豈非有得于朝聞夕死之旨曳
杖踟躕同堂契勘者哉公生于萬曆壬子年四月
初七日卒于康熙壬子年六月二十三日享年六
十有一公著作僅存者賴古堂焚餘詩文集二十
四卷文選二十卷因樹屋書影十卷字觸六卷閩
小紀四卷同書八卷鹽書八卷蓮書八卷尺牘新
鈔十二卷藏弃集十六卷結鄰集十六卷刪定虞
山詩人傳四卷讀書樓書人傳四卷印人傳四卷
入閩紀一卷耦雋二卷行于世元配馮淑人生六
子長在浚貢監生娶段氏次在揚前卒次在延河
南開封府庠生娶鄧氏在建國子生娶方氏在都
國子生娶趙氏在青未聘女六人孫二人仲舉在
浚出畱舉在延出女孫二一在浚出一在建出其
嫁娶皆名族詳長公在浚自爲狀諸公子皆奇才
世其家學而在浚尤以詩文重於世於某月日在

賴古堂集附錄

八

浚等奉淑人命葬公於江寧縣朱門鄉梨莊之新
阡某山某向先期速銘煤謹考公家世而銘之銘
曰
維周之先遠有代敘初尚蹇連掌故失所爰自趙
宋曰惟匡公起家進士世居江東石城之山金沙
之井條葉芬芳閭閻嚴整參軍江右遂徙蔣山不
定厥邑成源間關成源繼繼櫟下卜宅其山叢叢
其水灑灑孝廉蘭一實畝實樊彼顛者傑茲遜以
蕃孝廉聞孫世世多有肇慶自躬如岡如阜石四
生珀珀又琥生有綿瓜瓞載美世令三塗嶽鄩桑
弧蓬矢遂遊大梁愛其畏壘篤生封公娶于帝胄
聿追祖德是圖是究遙睇江東爰始爰謀以其室
歸順舟乘流匡公厥緒實維再造嫺德娠賢恭服
胎教封公之德簿佐暨陽女寃雪泣婦妬死償于
公之獄必昌其子其子伊何鸞停鵲峙讀書萬卷
談兵緒餘活人百萬載鬼張弧進騎虎尾退書牘
背荔支連枝嶺梅零蒂太平機關護人枋之雖無
日月而有口碑公觀太虛蟻蟻遊下羊意蟻知塵
埃野馬江南之水菡萏所家江南之山乘雲爲車
琢石銘葬文章事業子子孫孫倚蘭奕奕

賴古堂集附錄

九

賴古堂全集附錄

墓碣銘

四明姜宸英撰

故江南布政司右叅議前戶部右侍郎櫟園周公卒於江寧之里第計聞士大夫相與哭於朝曰無與事吾君矣野之父老子弟相與哭曰誰爲活吾者矣而四方之士哭之無識不識曰已矣吾無與爲善矣蓋公以恢廓弘濟之才嘗忘已徇物拯時之艱宜其永爲斯人所倚庇而一旦賁志以歿故其悲思之深如此然公之道嘗嚮用於朝矣已乃屢起屢躋經歷憂患頽歿者數四終困謠詠幾不自免則公之可悲者當不待於其既歿之日也嗣

賴古堂集附錄

子

子在浚日抱其遺書而泣念日月愈遠又懼無以慰悲者之心焉遂撰次行事就廣陵屬某銘其幽某謝不敏則曰子無辭先君之志也謹按狀周氏世金陵人始祖匡仕宋叅江西撫州軍事因家焉其後三徙定居櫟下至公祖贈鴻臚寺序班廷槐遊大梁而樂之因占籍開封遂爲開封人焉鴻臚生子文煒卽公父國子監生任諸暨簿能不卑其秩數以事與令抗德施於民然終以不合解去公年弱冠卽挺拔海內名士餘姚黃宗義南昌陳弘緒輩皆千里定交通殷勤時輩固側目避之矣其天性儻蕩不羈飲酒歌詩意豁如也庚辰成進士

授維令是時山左蹂躪所望無堅城濰被圍久公以一書生乘障親集鏃其身城以不陷事聞會徵天下廉卓行取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京師破乙酉詔起公以御史招撫兩淮尋改兩淮鹽法道陞海防兵備道遷福建按察使踰年陞右布政尋轉左首尾在閩八年其以按察駐節邵武也邵武在萬山中嘯聚彌山谷城外烽火燭天公權宜治軍事募敢死士日開門轉戰谿谷間多所禽獲夜則獨坐譙樓上仰天長嘯賦詩高詠衛士擊刁斗聲中夜與相聞事少間建詩話樓祀宋嚴滄浪其上召邑諸生能詩者益日與倡和境內益安任左

賴古堂集附錄

主

方伯勅州縣嚴絕火耗里正領解至省不時至卽收兌還無隔宿留者後有給發出之封識如故仍大署四木牌堂上示吏民無欺小民受惠至不貲而後謫者猶撫拾不根以相誣陷蓋公名高爲時所忌又骭髒數自負其能失當事旨自爲右藩時屢奉檄歷署建南汀南漳泉諸道皆數反側危地人所畏却不敢就公獨單車往來鋒鏑中百方經略所至輒見紀故自內召出境及被劾還質質竟傳逮復入都百姓皆扶老攜幼頂香迎道左爭奏酒食勸盡觴或閉戶撤橋梁阻行不得則號哭聲動天竟數百里已乃建祠立石俎豆之自其去淮

南時已然而蒞閩最久故民德之益深長老相傳
自來方面使臣去任無若此者閩詩人高兆作四
泣記紀其事初公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徵上章
言閩事報可又密有所建白言激切頗摘抉用事
者驟擢戶部右侍郎而聞者咋舌曰禍始此矣未
幾督臣果飛章誣劾奉詔赴閩勘比到前督已罷
去吏民日守府訟冤者以百千計按察使與五司
理會鞫得其冤狀列狀上中丞時久旱牘具大雨
澍民爲作歌曰東卷雨云復逮下刑部訊秋有詔
朝審部院大臣下及各科道官東西以次列有項
兩吏舉大麓前後獄詞凡數十案滿麓置中庭公

賴古堂集附錄

三

亦自列狀一通出袖中傳示諸大臣諸大臣讀未
竟於是大風從西北起揚塵沙蔽天旋入庭從手
中掣所讀紙直望空去人吏披靡天地晝暝晦人
對坐不見面公獨跪階下叩首呼冤口不得發默
自念曰天豈哀我耶吾死生此刻決矣良久風定
冢宰倡言曰天意如此此獄可疑於是同列者齊
聲應曰可疑堂上下環列數十人無一誰何者故
事獄上可疑者報聞卽釋而是時適傳恩赦凡已
論囚繫減等公反以赦例當隨輩徙塞外待春發
遣緣大行遺詔免尋以僉事出爲青州海防道公
生平喜爲詩凡按部所過山川風俗及臨陣對敵

呼吸生死居閒召客讌飲詠吹彈六博揄袂獻
笑無不以詩爲遊戲心拈口授吏不給書而頌繫
前後數年所得詩尤多方坐獄堂下健卒猙獰立
銀璫纍纍呼暑聲如沸手拳據地顧五伯乞紙筆
作送客遊大梁詩二十截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
驚人素與黃山吳宗信冠五善吳從公獄中其爲
北雪詩序略曰記初冬余與冠五夜坐爲詩漏下
數十刻鳴嗚吟不止或至心傷則相對泣嘗對臥
薄板上已解衣臥忽聯句成兩人擁敗絮從口吻
中濕不聿露臂爭書薄板躍起短燭撲滅一笑而
止其高致如此按青治如在閩時陞叅議江南督

賴古堂集附錄

三

糧道欲有所施設復遭劾解職聽勘事畢尋卒公
材器揮霍善經濟喜議論疾齷齪拘文吏當大疑
難剗斷生殺神氣安閒無不迎刃解者自筮仕卽
在兵間尋擢臺職益欲以意氣自奮不幸遭亂歸
才爲時需十年之間晉歷卿貳然時時與世抵牾
關木索嬰金鐵捨地而呼天者數矣庚戌再被論
忽夜起傍徨取火盡燒其生平所纂述百餘卷曰
使吾終身顛踣而不偶者此物也辛亥冬某遇公
西陵佛寺畱飲歷數其少年來意中得失事拊几
瞪目太息謂余曰吾與子相見今無幾今我六十
子歸爲我作恕老堂酌酒歌而已恕老堂者公所

居著書處也余渡江詩不果作然竊歎公之才其
軼軻歷落而老且衰於此視其中默默如不自聊
將遂已也循公之迹攷公之志則古之大人君子
其身尊名立人望之若不可及而當其壯年逾邁
俛仰身世出處盛衰之故其皆有不自得者乎則
夫世之辭富貴而就貧賤寧獨善其身以寘生民
之休戚理亂於不顧至於老死而不悔者彼亦誠
有所激也嗚呼可以知公矣公好獎與後進嘗寘
一簿坐上與客言海內人才某某輒疏記之諸所
嘗經過雖溪山穴處中物色無不到見少年能文
士觴辭隻韻立爲延譽或數屏車騎過之出其名
字老生貧交相依如兄弟微時館張民表孝廉所
汴水灌城孝廉家皆沒挈其遺孤至家撫視之成
立爲婚娶買田廬而後復之邀陸生同行入閩陸
道病爲文禱於神願減算以易故人之死歟而厚
撫其家刻所知王猷定諸人遺稿七八家掇拾殘
缺手自校讎所以微顯闡幽而冀其必傳者未嘗
不三致意也其爲文溯司馬氏以來及於廬陵詩
宗子美然機杼必自己出語矜矜獲不蹈襲前人
一字剗鉢湔濯而歸之大雅尤嗜繪事及古篆籀
法每天明盥漱出外舍從容談說古今圖史書畫
方名彝器皆條分節解盡其指趣客退則手一卷

賴古堂集附錄

三

燈熒熒然至夜分歸寢以爲常所著賴古堂焚餘
詩文集二十四卷他所編輯數十種公諱□□字
元亮別號櫟園元配馮淑人生子五長在浚貢監
生考充官學教習次在延庠生在建在都在青皆
國學生孫男女四人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
月日享年六十有一將以某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謂莫知耶爲大司農謂逢其時胡蹶而終詭轡
規滑稽乃容余不忍爲奚辭固窮泉山巍巍滔滔
大江文蒸武施唯公子功公之德威汔於數邦肆
我文辭砒鉞警聾萬派千枝於海朝宗如責待棐
如懸待撞晚歷嶽嶽益放而洪誰其司之命彼祝
融悠悠我思蒼蒼彼穹北山之崖嗟櫟園公

賴古堂集附錄

三

賴古堂集附錄

行狀

溫陵門人黃虞稷撰

先生姓周氏諱□□字元亮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先世居金谿之櫟下因自號櫟園學者稱之曰櫟下先生始祖宋進士匡本家金陵以叅撫州軍事畱居撫之金谿先生大父封鴻臚寺序班前山公諱庭槐始遷大梁迨先生父封布政如山公諱文煒復居金陵娶封太淑人朱氏生先生故先生籍大梁而實白下也先生生與羣兒異未十齡已嶄嶄露頭角如山公以太學生主暨陽簿有惠政暨人見先生者咸喜曰高于門者必在是稍長業

賴古堂集附錄

壬

制舉義操筆卽不作凡語艾千子先生驚異之曰斯文不墜賴有斯人新安吳衆香開社白門先生與餘姚黃太冲桐城吳子遠與焉吳人林雲鳳贈之詩有慈恩他日題名處十九人中肯見容之句蓋先生與黃吳年皆十九其後先生與子遠皆成進士卒如所期云居白下厄於小試走大梁受知於祥符令北平孫北海先生郡邑試俱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已卯舉於鄉主司得先生牘曰此非中州士也得雋日引見先生詢知籍於南也顧侍者而笑及程文出海內傳誦其所爲孟子知言養氣義學者至今誦習之時孫先生方以給事中督中

賴古堂集附錄

壬

州餉駐歸德榜發先期張筵坐廳事戒鼓吏曰周生捷音至非時鳴鼓以聞漏四下得報爲浮一大白明年成進士筮仕山左之濰縣理繁治劇祛弊發奸見者以爲老吏維俗相沿有三大害一臨清米累一櫃書征解一驛遞僱役民病莫堪先生蒞事未三月悉除去之癸未舉天下廉卓吏十人先生行取爲浙江道監察御史甫受職而有甲申三月之變先生矢死不辱間關南還定省白門侍兩尊人於家若將終身未幾王師下江南首命先生以原官招撫兩淮先生爰生民之故出而應命兩淮底定初設鹽法道卽以先生任之時廣陵方罹兵燹丘墟彌望商家經屠剪後喘息未蘇而積鹽未徹曰垣鹽者以商散亡皆沒於官先生百計招來請以垣鹽還商俾失業者咸復其舊又請捐舊餉行新鹽商人鱗集國課用裕東南元氣賴焉遷海防兵備叅政方干戈甫戢兵恆弱民動輒乘釁構難先生曲爲調劑俾居人樂業悍卒俯首受法度又爲民贖被俘子女及置義冢掩兵歿之骸揚人祠祀之丁亥擢福建按察使閩地初定山海間反側不常先生由江右杉關入閩抵邵武寇阻不前先生卽郡治蒞任共爲城守斗大孤城烽火四集晝則披甲持戟以戰夜則獨坐譙樓中磨盾賦

詩意氣自若叛將某者以計窮來降窺知城中單弱復與賊通謀以夜四鼓翻城先生廉得其情密戒鼓吏通夜祇二下勅甲士夜半聲礮攻其無備賊倉皇無措殲叛卒三千人四山賊聞之焚營逸去邵武爲八閩上游門戶與江右接壤時方有金王之亂邵武全則江右亂兵不得入而建寧之賊亦不得與江右通八閩以寧先生之功大焉賊退道通先生驅車入會城閩監司方乏人先生以臬憲兼攝兵備督學海防三務端理旁應事無畱滯俄遷本省右布政使時兩粵亂廷議欲以兩廣督府用先生或以先生治閩久得閩人心閩未大定未可去閩乃畱先生而一時閩疆有荏苒警卽以付先生治之於是上杭曾省之亂則有汀南道之委建寧陳和尚之亂則有建南道之委邵武耿虎之亂則有守建道之委最後厦門寇屢破漳泉外邑漳郡被圍數月死者數十萬人郭外三十里皆戰壘大府復以先生署二郡道事先生從戈棘林中破圍入漳治芻粟供軍食遺民稍稍得生又贖良家子女千餘人招使完聚捐貲瘞城外遺骸十餘萬因去而如泉賓禮遺老撫循殘黎惠化蒸蒸焉當是時閩八郡皆先生車轍所至先生益悉民疾苦思有以蘇息之癸巳進秩左方伯乃表率羣

賴古堂集附錄

天

吏一尚寬慈凡一切羨餘陋習悉禁不入郡邑輪餉隨到隨收署木堂皇問閩土始忘征繕之苦甲午天子內召先生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去閩日丁壯號哭老人兒啼不忍先生行爭以酒沃先生先生爲之盡醉既至都慨然念身自閩來不以閩事告是負閩兼負國恩矣於是特上封章極言閩事又以用兵機宜六事上世祖皇帝俱密封下部採擇施行由此益器重先生旋陞總督錢法戶部右侍郎而閩督之事起矣蓋先生入都時閩督某公方履閩任道值故吳撫周公以爲先生也訝其不來謁心嫌之及所言閩事又多不便於已齟齬先生而浙帥某者欲締婚先生先生惡其人却之閩帥某者以誣良爲盜先生雪之致鐫帥級二人亦切齒先生遂合謀撫拾莫須有事飛章上告當先生治閩時鋤豪猾逐貪殘如省會五頭社之類皆頑狡不逞輩縱橫鄉曲爲良民害先生捕治悉斃之三木而一時無賴子從軍來者多求爲假令長肆其貪暴先生悉驅而去之其事雖度越尋常實快人心當事者因塗飾以爲先生罪章下閩中丞勘閩人爲先生訟冤者千百計

賴古堂集附錄

天

上命先生入閩對簿時當事已罷官去承問者猶首鼠不敢公爲先生白久之按察使程公之璿至閩案牘撫几曰乃有是耶奮筆與司李王公仕雲吳公琪滋等列狀上中丞宜公爲先生雪時閩久旱牘具雨大注閩人爲歌束卷雨已而宜公請告去後至者仍以先後讞詞入奏詔逮下司寇訊并逮程公等緹騎至閩人罷市闔城痛哭父老子弟狂奔扶攜解橐助裝或馳詣輦下效舉幡負鎖故事先生由閩而越而吳泊廣陵以達燕齊道中故民人持百錢或數升米享周使君咸爲聲冤至擁舟不前是時株連瓜蔓者千餘人榜掠歾者數輩

賴古堂集附錄

平

具獄上

世祖皇帝微察先生冤故緩之未報而遣大臣慮獄先是先生就訊時海寇乘虛襲閩會城縱火焚南臺煙焰灼天砮礮聲震地鎮帥先遠出求他盜獨中丞在又請告城中疲卒不盈千軍儲無十日餉勢危亟甚中丞計無所出市民倉皇叩中丞馬請以先生任守禦事中丞憮然曰吾幾忘司農率父老急走先生致懇而以城西南壁射鳥樓屬先生其地當賊衝壁壘庫陋可扳援而上人所爭避先生任之不辭登陴定方略部勒偏裨治守具一

日夜悉辦越二日賊來攻甲光鱗集鉦鼓聲震城中先生晏坐自如食頃益薄近乃徐起審視親發巨礮賊中軍甲光巨裂一道如電紅塵熠熠動千萬人一時應聲糜爛三渠帥歿焉詢知先生在行間大驚潰圍遁旦日中丞復帥郡人頓首謝而疏先生功於朝有物望素隆士民愛戴等語及是首詢是事人始知先生功簡在帝心值朝讞又有烈風吹案牘入雲中之異由是冤益白然猶以例欲徙塞外會鼎湖德音釋在繫諸人先生遂以是歸今皇帝立追

賴古堂集附錄

三

先皇帝意錄全閩功准部議以僉憲起用遂拜青州之命先生不以直道屢挫少自委隨青土俗號懷磚奸人多假條次利病操長吏短長人復椎魯輕生往往以小忿自經溝瀆先生捕治諸不法者而委曲開諭愚蒙不厭爲家人絮語使婦孺咸所通曉相與傳說感化悍俗頓易貧民賴傭力以得食而逃人令嚴非操耨鋤者不得爲傭先生治農具數千以施貧民賴之甲辰青齊大旱天子捐租遣大臣賑濟先生馳傳布綸音於屬邑中衢取賦役籍立白中丞民始免黃放白收之弊又單騎從部臣馳烈日中察戶口貧富使惠澤不

虛復請蠲拒定湖通賦以甦民困時撫軍爲三韓
周公有德實知先生故言無不行丙午遷江安督
糧參議先生以生長江南不便蒞治投檄大府請
去不允先生久知諸奸胥蠹役蟠踞糾結漕政大
壞下車卽置積蠹三人於法乃清理弊端上下肅
然運弁始不得苦有司旗甲始不敢苛編戶百姓
實蒙其利乃大不利於諸奸兼伏法之家啗怨相
構市虎成吡投杼致謗當事不能不惑而先生拂
衣之志遂矣先生負經濟才臨事處機以鎮靜釋
危疑以學古應變難當備兵廣陵時告密繁興有
急裝叩軍門言海陵宦室謀叛者先生曰若謀叛

賴古堂集附錄

三

當族然安知非妄姑偵之果叛然後捕治耳越日
偵騎反固黠奴蠱主翁詞也事得解一日戟門閉
矣忽傳撫軍趣議事欲勦某地賊促騎頻繁居民
皇懼無人色先生故徐徐起勅前後植檠戟列炬
如畫緩轡至軍門則士皆殼弩相向白刃夾道立
階下矣撫軍坐堂上恚甚曰賊起肘腋待君撲滅
之何遲遲其行也先生徐曰某地果皆賊乎以某
度之必非是因爲撫軍力剖雪之良久始曰君肯
以百口保鼠輩乎先生應曰諾且請曰某聞命卽
來未晚食願公爲某治具食訖出呼騎吏譙讓之
曰撫軍召我會食向何遽也市人皆安而某地竟

亦無賊閩地居民有結聚自保者計十有四寨界
在海濱每秋穫時海鯨來徵餉民不得已間輸之
以免寇掠一日大帥集將士召先生言諸寨負固
通賊助餉有狀蓋奸人以各寨富實告諸將利爲
之先生具言其非得已且力保無異心因傳諭各
寨具牛酒勞師大帥乃止十四寨百萬生靈以全
初令維值明季板蕩山左無堅城先生矢歿登埤
裏創血戰瀕歿者數敵盡銳來攻城將殞矣天大
寒先生夜以水沃城天明悉爲堅冰瑩如玉壁敵
驚顧不敢攻而退先生一夕被酒舉此及在閩定
變通夕漏僅二下事語稷云此皆昔人已行之法

賴古堂集附錄

三

予從史傳得其意惜世人不多讀書也因縱言當
日嬰城血戰事酒酣耳熱鬚髯怒張唾壺欲缺然
後知世之不究用先生而先生亦隱然負有才不
盡用之憾也嗚呼惜哉先生方頤豐下目光如電
性駿爽事至立斷有言必發事兩尊人備極孝養
當西曹對簿時兩尊人先後卒不及親合殮歲時
酌酒墓下哀泣如初喪與弟太學公友愛數十年
如一日歷官俸餘僅得一莊析產日舉以與之少
以文字受知於中年張林宗先生壬午汴城湮張
先生沒於水先生求得遺孤允集撫之於家俟成
立贖其遺產以歸之復搜集遺文合中州先輩奉

京阮太冲王王屋集梓行南陵盛此公爲髫年交
不得志於時語先生曰余不久人世矣子曠代才
他日必貴顯若擁旄江上題吾墓曰盛此公埋骨
處於願足矣及先生官廣陵檄南陵令勒石墓道
且贖其田供盛母餽粥贖其書屋祀此公於中故
溧水令馮公派魯先生配馮淑人兄又從妹夫罷
官後以貧成遺三喪未葬子震等稚弱無歸先生
爲之畢喪葬育孤幼又令震就學於署學成始歸
之大梁他如葬詩人陳鴻趙珣之骨爲林茂之買
墓田刻豫章王于一遺文及嫁娶故人子女猶未
易悉數而三事則卓然耳目間者先生於書四部

賴古堂集附錄

三

六籍靡不綜舉標新領異務歸雋永論詩文服膺
前脩當使移易不動勿爲馬首之絡之語惡貌爲
八家者每歎曰舉世爭尚歐蘇以掩其不學正不
如齊梁之駢麗尤非空疎所能辦也自爲文氣勢
生動淋漓波折摹寫曲盡大要以龍門爲宗而以
廬陵爲導詩則膚七子幾竟陵蘭驛騎兩家者尤
嗜吟咏不以憂虞疾患廢在西曹獄事方急鐵衣
周羅戶外先生與黃山吳冠五擁絮共爲詩漏下
數十刻嗚嗚不止又嘗於對簿時從榜笞呼暑聲
中借伍伯不聿作送閩士徐存永遊大梁二十絕
句其興寄如此生平喜士如饑渴宦轍所至山陬

海澨有以讀書能爲文名者必枉車騎過之有可
致者卽爲拂席開閣或又令進其所知使耳目間
不遺一士然後快得一善力抽揚之惟恐不及後
生小子一語近道不惜齒牙獎借脩士隱淪著作
不顯著者務表章之所選尺牘三集闡幽之功尤
多海陵吳楚人苦吟海畔人無知其能詩者先生
序其詩板行之天下皆知有詩人吳楚人在濰時
合萊郡士爲文社首拔十六人成進士者十二若
單公若魯法公若真宋公可發匡公蘭馨王公垓
王公如辰皆爲名世壬午分東省闈得王公斗樞
爲省元而李公呈祥尤以氣節著者也讀書好古

賴古堂集附錄

三

外頗嗜繪事及圖章以爲古人左圖右史可以觀
物怡情而印章者借篆籀以考究六書之學故於
二事尤精鑒別當世有經指示者咸成名家然恆
寓意而不畱故稷序讀畫樓詩云先生無破壁發
冢之痴無據舷沒水之溺正如坡公所云煙雲過
眼百鳥感耳皆逝而不畱先生頗以爲知言云天
性嗜飲喜客平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一日
不設酒談諧辯難上下古今及山川草木方名
小物娓娓不倦觴政拇陣疊出新意務極客歡而
去易簣之後遠近聞者咸有風流頓盡之歎嗚呼
惜哉先生臥疴時稷時往起居猶爲稷言生平愛

許有介書法欲爲勒石以永其傳命稷盡出往來詩卷及求之他家所藏以待礪石間一二日偶以事未往夜夢先生如平時云將有遠行醒而念先生病甚斯言得無不祥乎急如先生所而已復晚矣嗟乎斯言莫踐知先生猶念亡友也先生生於萬曆壬子四月初七日子時卒於今康熙壬子六月二十三日午時得年六十有一娶馮淑人太學馮公育民女六子長曰在浚貢監生國子監官學教習次曰在揚場次曰在延祥符庠生次曰在建在都俱國學生皆能世先生之學季曰在青幼六女婿爲壬子舉人王廷棟庠生張質顧淳國學生

戢殘暴則如張乖崖其屢更繁錯乃別利器則如虞升卿其文章名世領袖後進則如歐陽永叔其博學多聞竊按遠覽則如張茂先其風流弘長座客恒滿則如孔北海其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則如陶淵明其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則如朱文季其孺慕終身友愛無間則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希文而遭讒被謫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今大事有期貞珉待勒令子在浚思所以不朽先生者以虞稷夙蒙一日之知屬爲先生狀竊愧不文不足以盡先生但就在浚所敘行述點次其大者著於篇而間出一二覩記於先生者以補所不逮而仰候當世立言君子採擇焉

賴古堂集附錄

行述

不孝孤子在浚述

嗚呼

不孝孤

尚得稱人子哉先大夫見背二十八

日

不孝孤

自北都歸途次始得凶問泣血奔號又

四日始得抵舍撫棺躃踊呼天搶地之無從也

孝孤

尚得稱人子哉伏念先大夫年齒僅週甲子

素稱康健而天奪如此之速俾

不孝孤

不復更承

一日歡即求一面訣親視含殮亦不可得上瞻慈

顏旁顧笑笑諸弱弟

不孝孤

痛欲舛者數矣氣息

奄奄一切不復知所云何獨念先大夫宅兆未卜

無所歸息而又不得

賴古堂集附錄

三

當代大儒鉅公之一言以不朽先大夫於永世則

不孝孤

雖欲從先大夫於地下目終不瞑于是強

自視息默計所以述先大夫行誼始末以當

大君子之觀覽採擇而言之不文又出於肝腸摧

裂之餘幾何能罄先大夫萬一耶

不孝孤

先世自

始祖宋進士匡公世居白下金沙井後以叅江西

撫州軍事畱居治所已徙撫州之金谿麻山又徙

成源數傳至鄉貢進士蘭一公遂定居櫟下至高

祖石四公生珀十一公珀十一公生琥二十四前

山公

諱

庭槐爲

不孝孤

曾大父以先伯祖文卿公

封文林郎鴻臚寺序班前山公遊大梁遂家焉娶

喻太夫人生三子長即先封公

誥封嘉議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如山公

如山公娶故明胙城王朝塗公女朱太淑人復居

白下遂生先大夫先大夫生而目光如電襁褓中

與常兒異見者咸謂先世積累之應未十齡已讀

等身書時先封公以撫顧兩幼弟家貲中落敝篋

遊南雍久無所遇慨然歎曰丈夫焉能墨守章句

少親吏事亦足庇一方必高第自見耶于是出叅

暨陽先封公不以秩卑自解凡事不便民者力爭

於令必得當後已先封公嘗夜出聞戶內女子絮

泣趨詢之女吳興人北里朱某計購之渡江逼與

賴古堂集附錄

三

蕩子夜合女弗從日鞭扑無完膚先封公置朱于

法遣役召女母與俱歸有婦妒妾以炮烙立斃者

屬先封公往驗先封公痛治之夫復欲生婦曰毆

婢無外法先封公謂即毆婢無外法創非刑斃人

固當外奮筆予外後令亦謂毆婢無外法反扑妾

父數千人羣飛礮擊令曰令乃不簿若先封公叅

暨不避強禦有如此其他惠政不可盡述暨人德

先封公不置見先大夫喜曰盛德必昌其後高于

門者在是矣及先封公旋白下先大夫猶在成童

攻舉子業甫落筆便空羣彥時豫章艾千子操選

政目空一世見而驚異曰此道復振賴有斯人異

日功不在昌黎下也又數年返大梁受知於祥符
令今吏部左侍郎太子太保致仕北平孫公承澤
郡邑試俱第一補弟子員已卯舉於鄉時孫公行
取刑垣復督餉中州駐節於歸德發榜日張酒筵
坐廳事命鼓吏曰祥符周生捷音至當非時搥鼓
以報漏四下得捷音公爲浮一大白闔牘傳海內
至今學者誦習之中州文風丕變自先大夫始也
庚辰成進士釋褐得山左之濰縣濰劇邑也事繁
叢弊先大夫以書生受事迎刃而理濰相沿有三
大害一臨清米累一櫃書征解一驛遞僱役先大
夫下車未三月諸弊盡除濰人至今尸祝濰俗多

賴古堂集附錄

罕

推發任俠之雄爲羣盜數先大夫身率健兒躍馬
前出賊各錯愕避去人稱張子高尹京兆復出云
政事之暇獎藉文士無遠近皆以文藝就質因興
起濰社合萊郡士甄別之首拔十六人不六年成
進士者十二人其最著則前秘書院侍講江南布
政使司布政使法公若真廣東布政使司布政使
宋公可發吏部郎中匡公蘭馨前御史候補內府
科王公垓戶部福建司主事王公如辰侍讀學士
單公若魯皆勳名奕奕炳天壤壬午分房首薦王
公斗樞卷當事取冠多士成進士官至戶部員外
郎而翰林侍講學士李公呈祥亦是科所得士夏

以氣節鳴當世是時山左板蕩相望無全城先大
夫誓殲登陴援甲帶劒身中箭創瀕歾者數城卒
賴以無恙癸未舉天下廉卓陳子龍湯來賀夏允
彝何起鳳等十人先大夫與焉行取授浙江道監
察御史甫受職而有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先大
夫急遽投繯家人強救得甦晝夜環守遂與張錦
衣鹿徵微服避浣花菴越夕偕鄭中丞二陽逸出
遂歸白下省先封公暨朱太淑人時南北隔絕道
路荷戈起者林立至德水城上忽發大礮舟不得
進中有識先大夫者曰是公前濰令也記入都時
濰人越千餘里然香結隊哭送於此非好官安得

賴古堂集附錄

罕

民情如此耶遂衛先大夫南下時江南立弘光帝
馬阮之黨用事錦衣馮可宗羅熾謂公從賊論下
刑部一再訊卒無實據詔復故官而馬阮必欲公
効劉公宗周始肯授以職公笑謝之乃奉兩尊人
隱于幽栖牛首間不入城郭未幾

王師下江南以御史招撫兩淮尋改兩淮鹽法道
鹽道之設自先大夫始時維揚方經剪屠彌望丘
墟先大夫百計招徠請以垣鹽還商俾失業者咸
復其舊諸商鱗集請削舊餉行新鹽盡蘇商困課
日以裕

國家元氣賴焉陞海防兵備道憫恤遺黎撫綏凋

療是時地方初定守兵蔑視小民居爲奇貨動輒乘釁搆難比屋驚疑迄無寧晷先大夫身爲卵翼務使人人樂業驕悍俯首受法度嘗爲民贖被俘子女無筭廣儲門外白骨成山置義塚埋之是時告密繁興一日有急裝者自北來叩轅門踞地坐諸將士倉卒不知所爲先大夫直前曰吾奉命來治此地事當告我急裝者揆腰下出一牘背耳語良久則海陵黠奴蠹宦室者反詞也先大夫曰若誠反當族然安知非奸民構陷弟君馬乏且休之命驛騎及吾廐馬以去急裝者喜越日偵騎回則黠奴言果妄事乃解一日寢門闔矣諸將諱曰撫

賴古堂集附錄

聖

軍趣議事且言速命駕一市盡驚先大夫佯臥不起勅前後植檠戟列炬如晝然後起起徐行撫軍催騎道相望轅門殼弩相向堂下白刃夾道立撫軍素剛驚坐堂上見先大夫至悲甚良久曰吏報某地賊起吾待公至將急撲滅之奈何來嫺嫺者先大夫曰以吾料之必無是事撫軍撫然曰觀察能以百口保鼠輩乎先大夫應曰諾且請日適倉卒未蓐食煩公爲某置食食訖出呼騎士譙讓之曰撫軍趣吾會食向驚呼奚爲者市人皆謂傳聞實謬某地亦無所謂賊也撫軍舊有標兵議立營房海陵之民惶懼不知所出先大夫切陳不可狀

撫軍爲罷營房先是兵備道率駐海陵至是奉撫軍移駐廣陵海陵之人相與謂曰我公吾儕賴以生者安可一日去耶相率人然一香奔海陵署願留公永駐香烟繚繞至不辨堂上下平時巡行往來廣陵海陵高寶間舟行至界百姓郊迎數十里外牽舟挽索城中設香案老穉匍匐仰視皆曰我公來矣郡城建立生祠祀之刻石紀功至今過其地者多徘徊不忍去也治狀上司勲

天子嘉先大夫績擢遷閩臬去廣陵日傾城遮留如失怙恃號聲動天地先大夫灑淚以行時

王師初入閩山海之間叛復無常先大夫從杉關

賴古堂集附錄

聖

入邵武邵武去省會尚七八百里在萬山中爲江右門戶又八閩上游斗大孤城無兵無餉先大夫既至進不能達會城遂于郡中蒞任身任城守責城外烽火燭天士民皇皇無所措先大夫日則率健卒披甲持戟戰山中夜則獨守城樓磨楯賦詩吟哦之聲與刁斗相間建詩話樓祀宋嚴滄浪其上拔邑諸生能詩者日與倡和有萬山中詩之刻與叛將秦熊等相持八閱月計窮來降先大夫察其詐恩結之秦熊窺城中無餉外無援者敢戰之士惟先大夫蒼頭百十人餘老弱不足慮乃與其黨謀以其夜四鼓復叛屠城其部下有爲先大夫

用命者日暮叩戟門告變先大夫秘不發惟密戒更鼓通夜祇二下勅甲士夜半舉礮攻其無備賊多在夢中間有甲者炊者擁良人婦卧者驚謂兵從天降未三鼓而殲叛卒三千人四山之賊聞之皆焚營寨逸去邵武遂成安土江右亂兵不敢過邵武一步而建寧之賊亦不能與江右通以故王師得一意收復建寧而無上游之慮閩省既粗定有司乏人先大夫既入會城以臬憲兼兵備督學海防三篆當是時羣盜滿山百姓無聊賴桀驁之徒從軍來求爲假令長星置碁布郡邑間先大夫逐奸吏鉏豪強除侵漁之弊撫綏流亡閩省賴

賴古堂集附錄

署

以安已丑先大夫念先封公朱太淑人春秋高求

代
觀過金陵旦夕省視無何復入閩已遷閩右方伯兩粵亂

廷議先大夫嫻兵事以兩廣總督推會有以先大夫治閩久得閩人心閩亂未大定宜仍留閩而大府有忌者凡閩疆有荏苒警卽以委署如上杭有曾省之亂則委代汀南道建寧有陳和尚之亂則委代建南道延平有吳賽娘邵武有耿虎之亂則委代守建道先大夫惟命是馳或戰或撫所至無不安堵最後海寇鄭成功復據廈門反漳泉間無

全城圍困漳州數閱月兵民死者七十餘萬人三十里內外皆戰壘

王師赴援雀鼠告匱大府復以漳泉屬先大夫時先大夫代守建道奉命卽行從金戈鐵馬中破圍入漳鳩遺民守之治芻粟繕軍實民殆不知用兵者稍稍復業贖良家子女千餘人招民認視不十日皆完聚漳南城外骸骨堆積纍纍先大夫蠲賞令標下守備霍君時御掩埋之限日冊報約十餘萬署泉泉去漳近治泉亦如治漳漳泉濱海負山其中居民各結一寨以聚宗族計十有四寨是時海艦出沒不常每秋熟輒來徵餉百姓爲之困憊以其界於兩岐又不敢不應一夕大帥集將士召先大夫言諸寨負固通賊助餉當屠滅而士卒已具甲蓋奸民以各寨富實告諸將利爲之先大夫具言其不得已狀以身保其無他傳諭各寨牛酒勞

賴古堂集附錄

署

王師大帥遂止十四寨百萬生靈全于先大夫一言癸巳遷閩左方伯

本朝定鼎以來漢人無爲左轄者有之自先大夫始先大夫歷徧閩疆備悉民間疾苦思有以噢咻蘇息之表率郡邑吏一以寬慈爲尚凡一切漏規盡皆除去大署二牌於堂一云收銀不用火耗發

銀卽是原封一云批到卽收銀收完卽領批一時
閩土殆忘征繕之苦省會多狡獪不逞之徒結五
頭社縱橫鄉曲良民受其害有司不敢誰何先大
夫擒治皆伏法甲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方伯
內召亦自先大夫始計先大夫在閩前後八載去
邵去漳去汀泉去延建百姓攀轅卧轍號哭震天
地去省之日至於閉門毀橋梁不使先大夫行有
孺子百餘人望而號曰小人皆公至始生者使公
不活我父暨我母安得有某耶遮道不使去先大
夫亦哭失聲自藩署達洪塘三十餘里香烟不絕
三步五步設酒筵先大夫各盡一觴至大醉不忍

賴古堂集附錄

哭

却至白下拜先封公暨太淑人於子舍初先大夫
在閩以道遠不及迎養請告之書十餘上大府以
無例不肯代請既歸依依不欲行先大父責以大
義謂

本朝漢人

內召自爾始不次之恩大矣奈何以私情顧戀耶
先大夫涕泣承命勉行至都下慨然曰身自閩來
不以閩事告是負閩且負

國恩矣于是特上封章極言閩事

世祖皇帝密封下部旋見施行又以用兵機宜六
事

世祖皇帝亦秘之後俱蒙採擇行之由此漢見器
重擢總督錢法戶部右侍郎未閱月復推少宰當
先大夫入告閩事時聞者咋舌曰禍自此始矣未
幾爲閩督佟代所構是日先大夫適奏事
便殿

世祖皇帝顧問甚溫趣

賜茶見近侍手持章奏顧之微哂語秘不得聞先
大夫出乃知卽譏疏也得

旨令先大夫引奏自白奏上立報可事下閩中丞
勘而先大夫以本官待命於邸蓋異數也時代尚
在閩將以意爲獄毛繫煅鍊無不備至後奉

賴古堂集附錄

哭

上諭赴閩對簿及至閩則代已罷官去閩人擁先
大夫訟寃者日千百計承問者優游不敢決未幾
海寇乘虛入樓船揚帆如蟻并力疾趨以襲會城
縱火焚南臺烟燄灼天砰礮之聲震地時中丞空
公請告而大帥又遠出求他盜孤城晝閉城中疲
卒不滿千無十日之需勢甚危急中丞引官屬坐
睥睨旁計無所出市民聞變倉卒羣呼曰是非我
周公不可中丞左右顧曰吾幾忘司農司農固數
四保全閩疆者事急矣全城之策誠非司農不可
乃躬率紳衿父老致詞先大夫先大夫遂巡讓謂
孤臣待罪不復知旦夕安敢以國事倖中丞屬益

篤固請再三而以西南壁所謂射鳥樓者屬先大夫射鳥樓者當賊衝城又最卑手可攀而上分守諸公所爭避先大夫任之不辭于是相率登陴進長吏偏裨定方略部勒父老子弟守具一日夜悉辦刁斗斥埃如大軍壁壘越二日賊攻西南隅甲光鱗集十餘里鉦鼓聲震城中屋瓦皆飛先大夫晏坐自如食頃益薄近乃徐起審視親發巨礮賊中軍甲光亘裂一道如電紅塵熠熠動千萬人一時應聲糜爛三渠帥外焉賊大潰夜雨賊復合負木扉乘雨急攻先大夫麾蒼頭子弟下矢石身以大黃射賊當賊合圍時不知先大夫在行間至是

賴古堂集附錄

哭

揚言曰若昔所恃惟周公今去官若輩宜早下我先大夫免胄示之賊大驚乃宵遁旦日中丞以下羣詣先大夫謝曰閩人士自今以往之歲月公延之母論吾屬矣中丞疏于朝有物望素隆士民愛戴手放巨礮擊賊渠三人餘賊潰遁等語先大夫遂巡謝口不言功歸聽質之所居久之觀察使者上黨程公之瘡至會江寧王公仕雲武進吳公琪滋高郵孫公開先渭南田公緝馨江右盧公圖龍五司李會鞠具獄詞甚晰程公閱案牘撫几曰乃有是耶據案草牘即日列誣狀上中丞閩久旱牘具大雨傾注民爲作歌

曰東卷雨云戊戌中丞宜公請告去後至者不敢任以先後讞辭入奏

詔逮下刑部訊緹騎至閩百姓爲之罷市闔城痛哭失聲或解囊助裝或請馳

闕下擁緹騎不得前父老子弟扶携效舉旛負鎖故事緹騎亦感動泣下閩人高兆作四泣紀記其事至都頌繫請室中明年卽訊當是時株連瓜蔓者千餘人在閩拷掠外者三人下司寇斃三木者又二人有司平反先大夫寃逮及外道路者一人庾外者二人餘皆瀕外者數矣卒無一人誣服又一年具獄是時

賴古堂集附錄

聖元

功令嚴切所司不敢輕擬賴

世祖皇帝察先大夫寃故緩之不一月遣大臣慮獄首訊先大夫全閩狀人始知

世祖皇帝聖意云

朝讞時烈風忽起吹牘入雲中由是寃益白

廷議猶以例欲徙塞外會

世祖皇帝憑几之際亟沛德音釋在繫諸人呼名至先大夫內大臣曰單有綠頭牌赦爾爾大臣也

宜望

闕謝先大夫嘗謂孤臣始終得不外者皆

世祖皇帝恩也未幾則聞

今上詔冢宰錄守閩功而部議以監司用先是蒙
難日先封公及朱太淑人相繼卽世先大夫抱終
天恨至是奔赴白下痛哭先封公太淑人柩側有
如初沒營葬後拜青州海防之

命青州近濰濰人負老携幼絡繹道中望見先大
夫旌節板車灑涕謂數十年不得見生我者復見
於此如孺子之歸慈母也青故多豪黠走險不馴
假條次利害便空以齟齬諸長吏諸長吏不敢問
先大夫悉捕案治如法諸州邑奸胥每持牒橫索
鄉曲甚且繫其妻子所至騷然愚民不敢白有司
先大夫禁之著爲令甲辰青齊大旱蠲租之

賴古堂集附錄

手

詔初下先大夫慮吏胥上下其賦籍恣中飽遲旦
夕必有以催科致斃者卽馳騎州邑

綸音布諸衢後始聞之有司立取賦役籍白之中
丞民受實惠是時逃人之禁甚嚴而貧民非力作
不得食乃僱役者無由致詰惟視携有鉏具者乃
肯予直先大夫捐俸爲鉏具數千以施貧民民賴
以得直青自是遂無竊盜及

天子憫念民艱遣部臣賑濟先大夫馳單騎從部
臣暴烈日中遍歷諸州邑察貧富虛實俾人人各
得沾潤汜定湖界樂安壽光間產殖葦賦無常額
朝廷遣重臣四人丈沮洳地如冊

勅中丞諸監司嚴覈之先大夫遂請蠲連年逋欠
蘇民困報可而先大夫得行其志者尤在以至誠
感動中丞知無不言中丞亦卽力請於
朝民受其利無筭至若青民強魯輕生健訟甚有
以小忿爭構大釁冒昧叩

闕廷至計無所之甘心一从投繯殞命而不顧者
比比皆是先大夫委曲開導娓娓數千言皆里巷
常談婦人孺子相與傳說感化盡成馴俗青齊平
心錄一書遂爲告條創式而叩

閭及投繯者遂絕有客過濟南逆旅偶言及先大
夫主人涕泣曰是故生我者披帷引客視所奉先

賴古堂集附錄

三

大夫生位且曰不獨小人青齊十萬戶咸如此也
遷江南督糧道先大夫以江南生長地墳墓於斯
姻婭於斯因上書大府欲投効去大府上之於

朝部議

本朝無兩籍例趣視事先大夫忽忽不樂勉強受
事漕餉旣號難治而江南爲尤甚諸弊叢積前人
遺之後人後人復遺之後人不可究詰胥吏易爲
奸僞先大夫下車卽清察積弊置積蠹三人於法
漕政肅然有司積欠漸完十之六七顧督脩急上
供似於地方無責然漕粟率取之田賦漕事旣飭
運弁不得苦患有司旗甲亦不得苛虐百姓百姓

實蒙其利而大不利于奸吏及旗弁諸不法者兼
伏法之家卿怨相構結惑亂當事乃先大夫久蓄
拂衣之志解組日即閉戶不與外事明年事寢方
期不孝輩婚嫁漸畢放懷爲五岳遊以舒數年鞅
掌患難之鬱鬱何圖忽焉微恙乃遂舍不孝輩逝
耶嗚呼痛哉先大夫方願豐下河目珠耳吐音若
洪鐘安步如峙怒而有德容性坦率胸有欲言必
發於口人有以非意干者雖甚至面斥尋即善遇
之如初每以鯁直見嫉羣小始終自信不稍挫也
自少至貴顯事先封公及太淑人備極色養及今
歲時展墓輒揮淚如孺慕與家淑人相敬如賓至
庭訓不孝輩讀書勤學外勅以居心厚接物謙江
南華侈後生輩易爲薰染願爾等勿效之也先封
公生先大夫及先叔父靖公太學公伯仲二人先
大夫友愛太學公數十年如一日朝夕所急無不
先太學公而後自及太學公亦事先大夫如嚴父
合爨三十餘年至先大夫擢憲副不孝輩漸長先
封公乃命析居先大夫生平不問家人產惟置一
庄種柳萬株將爲歸老計至此舉以付之太學公
雖日糴升斗不顧十餘年來雖有析產名實無分
彼此也庚戌太學公捐館舍先大夫一慟幾絕自
爲文祭之屬稿時淚滿紙上見者皆感動泣下撫

賴古堂集附錄

至

舍弟在梁一如已出故溧水令馮公派魯爲家淑
人兄又不孝孤從姑父也罷官後以貧舛所遺三
喪未舉表弟震等藐諸孤無所歸先大夫爲之畢
喪葬飲食教誨俾震得成立入學汴梁有聲庠序
先大夫嘗曰可以無媿親誼矣張孝廉民表先大
夫爲諸生時有文字知汴水覆城闌漂沒殆盡先
大夫命太學公覓其遺孤允集於河上允集甫十
一齡載歸撫之成立以呼
嵩過大梁携返鄉里復其故產之爲人佔奪者南
陵盛此公與先大夫爲垂髫交不得志于時嘗語
先大夫曰余不久於世矣子曠代才也異日必大
貴若擁節江上題我墓曰盛此公理骨處于願足
矣後先大夫備兵廣陵憶其言寓書南陵令爲勒
石墓上贖其田供盛母饘粥又贖其讀書之屋祀
此公其中俾其老僕世守之序其詩文刻之廣陵
金陵茂才陸可三亦垂髫交也嘗從先大夫入閩
行次光澤得暴疾篤先大夫爲文禱於神願減
齡延其生及物故爲之經紀歸櫬卜地葬之爲其
子完姻吳門林若撫老而善詩庚午秋吳衆香開
星社于高座寺社中餘姚黃太冲桐城吳子遠與
先大夫年皆十九若撫賦詩爲贈有云慈恩他日
題名處十九人中肯見容益期之也後先大夫與

賴古堂集附錄

至

子遠俱登第惟太冲以明經終及先大夫官闕中
北上日訂若撫出山是日若撫適病卒因厚遺其
子爲若撫舍殮具又返故人艾千子之喪于豫章
葬詩人陳鴻趙珣之骨于閩爲林古度營窀穸于
金陵先大夫不忘故舊篤于朋友者大率如此其
他振人之急憫人之危貧不能嫁者助之奩外不
能葬者與之賻視人之事如已事不憚忘身救之
以全善類不可更僕數而口不自言人亦未盡知
也仕宦三十餘年官至卿貳家無中人產生平甘
淡薄恆如布衣自奉有人所不堪者而以友朋爲
性命客至必置飲飲必共醉坐間常置一簿與賓
客言及海內人才某某能文章某某敦行誼即筆
之以故溪山窮谷有一長足錄者未嘗不在先大
夫意中也三十年來在官在難每晨興卽離寢所
出外庭盥櫛飲歎畢就其處夜分讀書非漏四下
不寢至於所在官署輒別置一室題曰陶菴圖靖
節像自書歸去來辭於上而祀之故雖服官三十
年未嘗一日不作田園之想會稽陳洪綬以爲出
則爲諸葛武侯處則爲陶彭澤常合而爲之圖先
大夫謙讓未遑也自束髮受書篤好詩古文詞每
歎數百年來此道幾絕謂古文宜以龍門爲宗而
以廬陵爲導而又厭夫佻薄以襲膚貌者詩則膚

賴古堂集附錄

五

七子菱竟陵蘭驛騎兩家者生平論詩喜前修當
使移易不動勿爲馬首之緒常舉以語人記先大
夫曩坐請室中獄事方急先大夫與黃山吳君宗
信冬夜擁絮共爲詩漏下數十刻鳴鳴不止有北
雪集長安爭傳之送徐存永遊大梁時先大夫方
對簿伏堂下堂上譙訶聲如虎榜掠號呼聞者股
栗先大夫據地從伍伯借不聿作詩立成二十截
句句皆驚人見人詩文可存者稱之惟恐不盡而
尤加意於閩幽豫章王于一客从武林先大夫爲
刻其遺又海陵吳楚人苦吟海濱貧病幾从鄉里
相率爲掬掄先大夫版行其詩自是人知有海陵
詩人吳楚人又嘗刻秦京王王屋阮太冲張林宗
詩文爲天中四君子集至于藏之笥中者一字一
句不忍散軼遇有可表揚卽爲表揚之所選尺牘
數集雖三數句必登人多不習其姓名先大夫以
獎勵人材爲急卽一枝一莛之士惟恐其淹沒不
傳喜繪事凡山巔水涯窮巷蕭寺中有以繪事名
家者識與不識無不購致品第論定鵲尾駝頭嘗
載以自隨客至出而誇示或風雨晦明鬱鬱多所
不樂則一展函繙睇怡然自得也晚年擬構讀畫
樓藏之一時名人皆歌詠紀其事精六書之學古
文堙沒謂可藉以識字者惟印章耳故于印章一

賴古堂集附錄

五

道尤精鑒別客有以印章贈者先大夫爲之商較屬易置其點畫繁簡曲直無不憮然自失當閤獄成疏上且不測而先大夫方與同繫黃濟叔辯難字畫攷訂章法往復小札幾百紙紙皆蠅頭細書中有一札云今日當得

旨束衣待之所謂時至則行也又一札云今日尚不得

旨又活一日卽屬濟叔爲作又活一日印人皆謂先大夫有畫癖有印癖先大夫領之而已喜藏墨歲暮嘗約同人爲祭墨之會後以獄急諸玩好盡售去以繼餽粥作四賣詩一時傳誦善書尤好漢

賴古堂集附錄

李夫

隸戲以相字決人休咎每多奇中事詳字觸中先大夫讀書既手不釋卷而鑒識又復種種經濟之餘迄無暇刻每賓客宴集抗論今古旁及山川草木方名小物藝事談諧無不縱橫博辯娓娓不窮日以爲常人人飽所聞而去易簣之後遠近聞者咸曰風雅道息矣嗚呼痛哉先大夫見背之旬日里人有江行者與山左人同舟聞先大夫訃音其人撫膺痛哭里人曰若受周公恩耶其人曰周公兩造山左人皆德之聞其沒不知涕泗之何從耳嗚呼痛哉辛亥歲暮不孝在浚以教習旗塾暫告歸今年春先大夫命偕不孝在延返大梁應鄉試

不孝輩猶依依戀膝下先大夫色不懌立遣行嗚呼豈知遂成永訣耶六月廿五日猶得先大夫手書曰老人平善爾盡心勿負厥職又曰秋闈漸近爾勉爲一戰庶幾得當亦足慰老人墨藩未乾豈知前二日先大夫已棄不孝孤哉嗚呼痛哉先大夫家函字畫必精好是書數言耳又誤書一字心

已怛怛動得諸弟字乃曰偶感風寒幸稍安矣不孝孤詎能一刻安因星夜馳歸詎意途次遂聞見

背耶瀝血填膺不孝罪通于天尚可蒙面人世耶嗚呼痛哉聞先大夫未恙時一夕夢仆僕龔正者腰刀帕首偕儀從甚都跪而迎曰請赴治所先大

賴古堂集附錄

李夫

夫吉服坐堂上吏以牌進先大夫援筆判曰爲初六二字醒而淡訝之龔正者故健僕也有膂力善騎射先大夫每登陴正多在行間前一歲外先大夫時時嗟嘆之至是夢其來迓自謂不祥至初六日疾果篤遂致不起嗟夫韓擒虎一健兒猶云生爲上柱國死爲閭羅王矧先大夫文章功業如許耶生平著作甚富前歲一夕慨然曰一生爲虛名誤老期聞道何尚畱此耶命盡火之今所存者賴古堂文選二十卷賴古堂焚餘詩文集二十四卷因樹屋書影十卷字觸六卷閩小紀四卷同書八卷鹽書八卷蓮書四卷尺牘新鈔十二卷尺牘藏



ZW 21181000824711

2121.7
20d(184)

弄集十六卷尺牘結降集十六卷刪定虞山先生詩人傳四卷讀書樓畫人傳四卷印人傳四卷入閩紀一卷耦雋四卷諸雜著小集不能備載皆行於世先大夫行折三十七諱某字元亮號櫟園又號減齋生於明萬曆壬子年四月初七日子時終於

皇清康熙壬子年六月二十三日午時享年六十有一元配馮淑人故太學馮公育民女溧水縣知縣派魯妹生六子長

不孝在後

貢監生考充國子

監官學教習娶段氏前光祿寺署丞段公廷璋女已酉科舉人一潔妹次

在揚

幼有神童譽聘吏部

賴古堂集附錄

辛

尚書加一級郝公惟訥女未娶殤次

在延

河南開

封府祥符縣庠生娶江西鄱陽縣知縣鄧公士傑女次

在建

國子監監生娶翰林院少詹學士方公

拱乾孫女甲午科舉人育盛女次

在都

國子監監

生娶江西總鎮袁州臨江等處地方總兵官都督同知趙公應奎女次

在青

幼未聘女六人長適京

府經歷王公朝宸孫茂才道浚公子壬子科舉人廷棟次適浙江督糧道布政使司叅議張公天機

子河南蘭陽縣庠生質三適戶部員外郎顧公起貞曾孫茂才竝祚公子江寧縣庠生淳四適巡撫

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佟公國隅子國子監監

生世慶五許字國子監監生王公重子國子監監生者垣六許字提督江南等處地方總兵官太子少保左都督楊公捷子官蔭生候選治中懋綸孫三曾舉仲舉

在後

出畱舉

在延

出俱幼未聘孫女

一

在後

出

在延

出俱幼未聘孫女

不孝孤

少而

童昏不能習知先大夫行事稍長又未嘗一一詳記之惟就耳目所彰彰者稍存槩略伏乞

當代大儒鉅公憐

不孝孤

忍夙而待

如椽之一言其

俯賜之狀誌傳表以不朽先大夫不獨

不孝孤

卿

至

賴古堂集附錄

壬

賴古堂集附錄